藏外道書

22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

第二十二册

藏外道書總目	一
樓觀臺本道德經	一〇
道德經講義	五六
老子道德經箋注	八九
老子道德經	一一六
老子義疏	二四〇
莊子南華經解	
	四一六
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	四一九
太華蓋山三仙真君解冤滅罪度人心經	四三三
太上洞淵說請雨龍王經	四四七
洞玄釋義經	四八五
太乙北極真經	

道經秘集	五二八
呂注北斗九皇丹經	六四三
呂祖三品經	七五九
道書集真	七九九
無生經	七九九
除痰妙法	八一八
通天經	八二一
傳真詞	八三五
妙丹經	八四三
中九轉	八六二
北斗新經	八七五
南斗仙經	八八八

前言

《老子》即《道德经》一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李耳所著，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论著之一据唐刻计《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其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老子》一书的涉及面极广，它大到宇宙，小到人世间的一切细微的事物，因此它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外专家研究哲学的重要课题。

《老子》一书从古到今的注释家不计其数，就其版本来说就有百四十多种，这些版本之间大同小异，在这众多的版本之中，楼观本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此书的成书地点就在这里，不难想象，楼观本可以说有着一种最原始的意义，因此中外研究老子的专家都很重视它。我们应有些研究家和旅游者的要求，现将它打印成册，以供存留资料和参考。

楼观台道教协会编

道德经（上）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第十章

戴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託天下。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若冬涉川，犹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第十七章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悠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十九章

絶聖弃智，民利百倍；絶仁弃义，民复孝慈；絶巧弃利，盜賊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第二十章

絶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嬰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衆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悶悶。忽若晦，寂兮似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独頑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貴求食于母。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物；恍兮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与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归之。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得之；同于德者，德亦得之；同于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于道也，曰余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处。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
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计，不用筹策；善闭，无关健而
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
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
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
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
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
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爱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之而不为主，可名于大"。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第三十五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十六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第三十七章

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第三十八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四十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第四十一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第四十二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第四十三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其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人之所教，亦我义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慄慄，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

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乡觀乡，以国觀国，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者宜为下。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

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

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

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楷式。常知

楷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

顺。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

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人不重；处前

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细也夫。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

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争，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

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则几丧吾宝。故抗兵相

加，哀者胜矣。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

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則杀；勇于不敢則活。如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爭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第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伤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賢于貴生。

第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万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胜，木强則共。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处，其不欲見賢。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故柔胜剛，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言：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正言若反。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与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爭。

内部资料 不准翻印

重印道德經講義序

余向不知道。亦正不以其道爲然。惟念近今講道者日益多。而師友中亦屢屢以此相告語。殆不容恝然而已也。夫人心道心之別。實發明於尙書。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無一不言道者。是道之爲道。必有精微奧妙。不可以言語迹象求之者也。昔程子言大學爲入德之門。中庸乃傳授心法。而二書功用。皆歸本於定靜之初。修持於隱微之內。蓋亦可以知其要矣。余於去年十月。始學靜坐之法。以求所謂

道者。不敢句而程效略觀。乃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也。然竊意道必以老子爲宗。不法老子而他求乎道。未有不流爲旁門別戶者。昔仲尼師老子。謂其明道德之歸。聖人且如此。而況下焉者乎。特其書古奧深遠。令人不易卒讀。且自漢迄今。註者無慮數十家。求其洞明妙旨。能切日用者。蓋亦寡矣。豐城黃元吉先生。著有道德經註釋。承友人曹知玄君之贈。欣然受而讀之。其書分章演繹。始言性命之理。終言修治之功。洋洋數萬言。由體及用。內外兼賅。蓋不啻假五千言爲現身說法。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巧弗傳。有老子爲之前。殆不可無先生爲之後焉。顧原本刊於四川自流井。魯魚虛虎。舛誤錯出。余既一一校而正之。而又以其書雖名註釋。實非規規於註釋者。蓋當時先生在樂育堂。聚群弟子講道其中。每講必引道德經爲證。是編卽其所講時筆述之書。名曰註釋。毋寧名曰講義之爲得也。因易名重印。期於普渡。使夫後之問道者。手此一編。皆得如環橋聽講。而無復有執經問難之苦。不其善歟。民中大暑前一日奉化樸民江起鯤識

按原本卷首。先朱序。次自序。次道德經總旨。次弟子等序。而總旨不署譔者姓名。以其在自序後。疑亦先生之所作也。茲因文體與序不類。特移置於講義終篇之後。以示總括全經之意云爾。弟子等序亦移殿卷末。改爲後序。庶於體裁稍有合焉。

又按道德經傳本至彩。字句各有不同。明焦弱侯著老子翼。附有考異一篇。搜訂頗詳。然是書所引正文。有往往出

於傳氏考異之外者。不知其所據何本。茲悉仍之。以俟異日訂正焉。

原刻分四卷。惟第三卷不曰卷三而曰卷下。第四本之署卷四者。又僅僅數頁。餘皆下刊樂育堂語錄。不標卷第。當時門人付梓期在急就。未經先生釐訂可知。茲將語錄另爲一編。而本書則分三卷。

起覞又識

原書朱序

余幼讀傳記。見述老氏之言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云云。嘗竊怪之。以爲老氏之賢。孔子稱之。何其言乃與所聞於孔子者。顯相畔耶。少長。縱觀古今事變。乃眞有仁義掠美。智慧長姦。如老氏所云者。又未嘗不悅然若失。急購其書讀之。然後乃知所謂老氏者。以無爲爲治。以不言爲教。以柔弱爲自強。以毀滿爲大成。約之於無聲無形之地。而守之以若沖若退之心。大之足以資斯民享壽長育之功。而天之亦足斂吾身耳目聰明之用。雖其立說敢於非聖人。要以蓀崆峒之陸緒。蹋清淨之妙門。衣被羣生。規楷百代。不能使孔子稍貶其旨。而亦不能以孔子之旨而廢其言也。漢興以來。宰相大臣。多治其學。曹平陽之日飲醇酒。汲長孺之臥理淮陽。其教蓋亦可覩矣。而

深修之士。如穆生君平輩。處汙濁之世。則又師其遺意。以養晦而全眞。嗚呼。治國治身。不能躬孔孟之道。而猶能爲老氏之徒。親申韓之操切。莊列之放達。不猶賢乎哉。是書之有註無釋。無下數家。惟晉王弼註最有名。近則豐城黃元吉先生。以四子書註釋五千言。張皇幽渺。參互異同。道家者流。珍若鴻寶。而余固未及見其稿也。李君爵從。年少知道。肆力於先生之註釋者。蓋有日矣。今將聚以公世。走書丐余言弁首。余不文。而又焉辭。背韓昌黎原聖人之道。力攻二氏。至欲人其人火其書。今觀先生命註命釋之意。若欲并孔李之教而一之。此必非率爾操觚者所辦。李君非阿所好者。惜乎余之未見其稿也。時在光緒丙戌。六月既望。後學朱宥芬謹識。

原書自序

三教之道。聖道而已。儒曰誠。釋曰眞空。道曰金丹。要皆太虛一氣。貫乎天地人物之中者也。惟聖人獨探其源。造其極。與天之虛凹無二。是以成爲聖人。能剛能柔。可圓可方。無形狀可擬。無聲臭可拘。所出神靈變化。其妙無窮。有不可得而窺測者。若皆自然天然本來物事。處聖不增。處凡不減。即等而下之鳥獸草木之微。亦莫不與聖人同此一氣。同此一理。試觀汪洋大海。水至難測者也。然而一滴所容。亦無非水。雖蛟龍所受以生成者。此水。而魚鼈蝦蟹所賴以養育者。亦無非此水。太虛之氣。亦猶海水一般。天地聖賢人物。雖紛紜錯雜。萬有不齊。而其受氣成形之初。同此一氣。除此以外。別無生氣。亦別無生理。所爭者委稟之各殊耳。孟子曰堯舜與人同。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幾希。誠確論也。無如世風日下。民俗登偷。大道雖屬平常。而人多以詭怪離奇目之。所以偏登非儒。釋亦非釋。而道登非道矣。若不指出根源。抉破竅妙。恐大道愈晦而不彰。人心愈壞而難治。勢必至與鳥獸草木同羣。而聖賢直等諸弁髦。大道登危如累卵。虛懸天壤。無人能任斯文之責矣。恭逢盛世。天下又安。適遇名山道友。談玄說妙。寫聽久之。實非空談者流。徒來口耳之用。因得與於其際。亟尊 以師席。故日夜講論道德一經。以爲修身立德之證。不覺連篇累牘。第其中瑕疵迭見。殊難質諸高明。然亦有與太上微意偶合處。不無小補於世。衆友請付剞劂。公諸天下後世。於此註實多抱愧。不敢自欺欺人。無奈衆友念切。始諾其謝。玆值刊刻肇始。 故弁數言於篇首。以敘此註之由來如此。光緒十年孟冬月元吉黃袞自序

道德經講義卷一

豐城黃袞元吉著

第一章

太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朱子云。道。猶路也。人人之所共由也。其實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公共之理。故謂之道。天地未判以前。此道懸於太空。天地既闢而後。此道寄諸天壤。是道也。何道也。先天地而長存。後天地而不敝。生於天地之先。混於虛無之內。無可見。亦無可聞。故太上曰。以言夫道。費而且隱。實無可

道。所可道者。皆道之發見耳。非眞常之道也。以言其名。虛而無物。實無可名。所可名者。皆道之精粕耳。非眞常之名也。人不知道。易觀之詩乎。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道不可不可以自言矣。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道不可以無稱矣。須知至無之內。有至有者存。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在。道眞不可以方所形容也。太上慈悲度世。廣爲說法。曰鴻濛未兆之先。原是渾渾淪淪。絕無半點形象。雖曰無名。而天地人物咸賦個中。此所以爲天地之始也。及其靜之既久。氣機一動。則有可名。而氤氳氤氳。一段太和元氣。流行宇宙。養育羣生。此所以爲萬物之母也。始者。天地未開之前。一團元氣在抱是也。母者。天地既闢而後。一氣化生萬物是也。學人下手之初。別無他術。惟一心端坐。萬念胥捐。垂簾觀妙。心之下。腎之上。仿佛有個虛無窟子。神神相照。息息常歸。任其一往一來。但以神氣兩者凝注中宮爲主。不頃刻間。神氣打成一片矣。於是聽其混混沌沌。不起一明覺心。久之恍恍惚惚。入於無何有之鄉焉。斯時也。不知神之入氣。氣之歸神。渾然一無人無我。何地何天景象。而又非昏瞶也。若使昏瞶。便成槁木死灰。修士於此。當滅動心。莫滅照心。惟是智而若愚。慧而不用。於無知無覺之際。忽然一覺而動。即太極開基。須知此一覺中。自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離。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古云。動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原是藥王。又曰。窮取牛　受命初。莫怪天機都洩盡。山此觀之。足見受命之初。渾然天理。無有瑕疵。彼說美說惡。說善說醜。皆爲追之害也。夫道究何默哉。在儒家曰隱微。其中有不睹不聞之要。釋家曰那個。其中有無善無惡之眞。道家曰玄關。其中有無思無慮之密。大道根源。端不於此。一經想像。便墮窈冥。一經擬議。便落筌蹄。雖古來神仙賢哲。要皆恍惚其象。非實有端倪。蓋以爲美也。就有惡對。以爲善也。就有醜對。又況美在是。惡亦在是。善在是。醜亦在是。此殆後天陰陽。有對待有勝負參差。而非先天一元之氣

也。故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是知人不求虛無一氣。而第言美之爲美善之爲善。是亦舍本而逐末也。太上特示下手之工。爲大衆告曰。凡人打坐之始。務將萬緣放下。了無一事介於胸中。惟是垂簾塞兌。觀照虛無丹田。凝起神又要調息。調起息仍要凝神。如此久之。神氣并成一團。頃刻間自入於杳冥之地。此爲無也。及無之至極。忽然一登而動。此爲有焉。我於此一念從規中起。混混續續。兀兀騰騰。神依氣立。氣依神行。無知有知。有覺無覺。即玄牝之門立矣。由是恪守規中。凝神象外。一呼一吸。一往一來。務令氣氣歸玄竅。息息任天然。即天地人物之根。聖賢仙佛之本。此最吾道家祕密天機。不容輕洩者也。修士行持。與其求之無極。不可捉摸。何若求之陰陽。更有實據。經曰有無相生。不過動而靜靜而動。出玄入牝。奚理陰陽者也。難易相成。不過剛而柔柔而剛。鼎爐琴劍。一烹一溫者也。長短相形。即出入呼吸。任督往來。前行短後行長之謂。也高下相傾。即火在上而使之降。水在下而使之升。上下顛倒。坎離之妙用也。音聲相和。即神融氣暢。百脈流通。不啻鳴鶴呼羣。同聲相應。不召而自來也。前後相隨。即子馳於後。午降於前。乾坤交媾。和合一團。依依而不舍也。此數者。皆由後天之陰陽。而

返乎先天之無極也。聖人知道之本原。冲淡無朕。浩蕩無涯。其處事也。則以無爲爲尚。而共仰恭己垂裳之風。其行教也。則以不言爲宗。而自寓化存神之妙。聖人作而萬物覩。又何辭之有耶。自此耕田鑿井。被生成而竟忘其行。開源節流。動化導而並化其迹。就使功滿乾坤。名聞天下。而聖人若恥爲虛名。未嘗有實績也。夫豈若書言汝惟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能爭功者。尚有彈人爭競之想哉。此殆歸於神化之域。淡定之天。一惟自適其樂。而不忘自得之真。古言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若敝屣者。其斯之謂歟。雖然。道成德自立。實至名自歸。聖人纔不居功。而天下後世。咸稱道不衰。是不言功而功同日月。不言名而名重古今。夫惟弗居是以弗去也。學者須從虛極靜篤中。養出無美無善之真出來。纔算修煉有本。其道維何。玄關竅也。舍此則無生矣。修道者舍此玄關一竅。別無所謂道矣。如以美善爲道。亦屬後天噍垢。太上以此言等之。望人因流而溯源也。不然美善之稱。亦三代下之君子。又烏可厚非哉。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陽非道也。陰亦非道。道其在陰陽之間乎。又況道者理也。陰陽者氣也。理無氣不立。氣無理不行。單言道。實無端倪可

可狀。惟即陰陽發見者觀之。庶確有實據。此章言無美無善之真。直抉大道根源。望人端本立極。以爲修身治世之基。有無難易數句。是教人由對待之陰陽。返乎真一之氣。其中又教人從有無相入處。尋出玄關一竅。爲煉丹本根。至於守中養丹。陽生活子。運轉河車。亦無不脗脗扶破。惟聖人直探其源。故恭己無爲。不言而信。雖有生有爲。而在己毫無德色。迨至功成告退。視富貴爲不足重輕。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學者元索而有得。非但下手有基。即通天亦有路矣。他註云。天下皆知美善之所以爲美善。則已不爲惡與不善也。此講亦是。但太上之經。多在原頭上說。不落二乘。

第三章

太上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强其

錙鑠。見可欲而欲之。奢靡何日已也。是以聖人內重外輕。必廉心以養神。貴腹以養氣。介神氣打成一片。流行於一身之間。條暢融和。無絲快樂。而志弱矣。且神靜如岳。氣行如泉。而甘澹矣。常常抱一。刻刻守中。非獨一己無欲無思。即聰明才智之士。亦觀感而悉化。不敢妄有所爲。或曰有爲則紛更致擾。無爲則清淨貽譏。爲不爲之間。亦幾難矣。詎知順理而爲。非有甘味以爲。有爲仍與無爲等。所以孔子贊舜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

第四章

太上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帝者上帝也先者無始之始也

道者何。太和一氣。充滿乾坤。其最包乎天地。其神貫乎古今。其德質乎九州萬國。胎卵濕化飛潛動植之類。無在而無不在也。道之大何如耶。顧其爲體也。空空洞洞。渾無一物。若不見爲有餘。及其發而爲用。沖和在抱。施之此而此宜。措之彼而彼當。詩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眞若百川朝海。而海不見盈也。不誠爲萬物之宗旨哉。孔子曰鬼神之爲德。體物不遺。又曰。語小莫破。語大莫載。其浩浩淵淵。實有不可窮究者。道之難狀如此。後之人又從何而修乎。太上悲憫凡人。乃指其要曰。凡人之不能入道者。皆由才智之士。自恃自恣。任意縱橫。於以錮蔽虛靈而不見耳。茲欲修道。須知聰明智慧。皆爲障道之魔。從此黜聰嘆明。屏其耳目之私。悉歸混沌。而一切矜才恃智倣物淩人之銳氣。慨挫折解脫人欲之私也。撥開雲霧。洞見青天。斬斷葛藤。獨露眞面。一旦動與人交。不知有光塵光。在塵混塵。或顯才智。或炫功能。抑或現煙霞泉石之身。露清致高標之態。歷觀往古。惹鞫招災。爲大道之害者不少。如漢朝黨錮之禁。晉時清流之禍。雖緣小人之奸。亦由己不知明哲保身之道也。人能混俗和光與世同塵。一若靈芝與衆草爲伍。鳳凰偕衆鳥並飛。不聞其香而益香。不見其高而愈高。如是藏拙。如是直養。則湛寂眞常之道。自恍惚於眉目之間。不存而若存。有象而無象。中

太上將道之體。畫個樣子與人看。又教體道者。欲修大道。先認道源。欲尋道源。先從自家心性中。閑邪存誠。自下學循循修之。久則底於神化之域。方知吾心性中有至道之精。常常不離懷抱也。須從靜中尋出端倪。用存養省察之功。以保守天眞。不以盛氣淩人。不以繁冗亂性。即張子所謂解脫人欲之私也。撥開雲霧。洞見青天。斬斷葛藤。獨露眞面。一旦動與人交。不知有光塵光。在塵混塵。或顯才智。或炫功能。抑或現煙霞泉石之身。露清致高標之態。歷觀往古。惹鞫招災。爲大道之害者不少。如漢朝黨錮之禁。晉時清流之禍。雖緣小人之奸。亦由己不知明哲保身之道也。人能混俗和光與世同塵。一若靈芝與衆草爲伍。鳳凰偕衆鳥並飛。不聞其香而益香。不見其高而愈高。如是藏拙。如是直養。則湛寂眞常之道。自恍惚於眉目之間。不存而若存。有象而無象。中

第五章

太上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間生生化化。變動不居者。全憑此一元眞氣。主持其間。上柱天。下柱地。中通人物。無有或外者焉。此氣之渾渾淪淪。主宰萬物。有條不紊者。曰理。此氣之浩浩蕩蕩。彌綸萬有。宛轉流通者曰氣。理氣合一曰仁。故先儒云。仁者人欲盡泽。天理流行。無一毫爲人之僞。又曰。生生之謂仁。要之仁者如木果之有仁。其間生理生氣。無不完具。天地生萬物。聖人養萬民。無非此理此氣爲之貫通。夫豈區區於事爲見耶。故本上設言以明道。曰向使天地無此一腔生氣。惟有春夏秋冬寒暑溫涼之教。以往來運度。則萬物無所稟賦。氣何由受。形何由成。其視萬物也。不啻芻狗之輕。蓋不足珍重者然。有曰見其消磨而已。又使聖人無此眞元心體。惟仗公卿原察。文誥法制之頒。以訓戒凡民。則草野無由觀感。人何以化。家何以足。信是視斯民如芻狗之賤。吝不關痛癢者然。有曰見其摧殘而已。顧何以天地無心。而風雲雨露。無物不包含個中。聖人無言。而輔相裁成。無人不嬉遊宇內。足見天地聖人。皆本此一元眞氣。貫注乎民物之間。雖有刻削。亦有生成。雖有刑威。亦有德化。是天地聖人之不仁。正天地聖人仁之至處。人不知聖。益觀天地。上浮爲天。下凝爲地。其中空洞了明。渾無物事。不過一開一闔。貌象之無底。窈之相通。渾浩流轉。寔無障礙焉。當其虛而無物也。亦賅人物之變化而愈出愈奇。以觀天地。無異橐籥。聖人又豈外是乎。學者守中抱一。空空無迹。浩浩無痕。藏之愈深。發之愈溥。以視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者。相隔不啻天淵。彼以言設教。其教有盡。何若寶吾之精。裕吾之氣。神遊象外。氣注規中。而無一刻一髮不周流遍及之爲得哉。甚矣守中之學。誠修身之要道也。

第六章

太上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修煉一事。只緣人自有身後。氣質拘於前。物欲蔽於後。貽精金良玉。原無瑕疵。因陷於污泥之中。而金之精者不精。玉之良者不良。所以欲復原形。非用淘汰之力。琢磨之功。不能還乎初質也。太上示人下手之工。曰谷神不死。何以爲谷神。山穴曰谷。言其虛也。變動不拘曰神。言其靈也。不死即惺惺不昧之謂也。人能養此虛靈不昧之體。以爲丹頭。則修煉自易。然而無形無影。不可捉摸。必於有聲有色者。而始得其端倪。古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從玄牝立根基。何以謂之玄。玄即天也。何以謂之牝牝即地也。天地合而玄牝出。玄牝出而間闔成。其間一上一下。一往一來。一開一闔。貌象之無底。窈之相通。渾浩流轉。寔無障礙焉。當其虛而無物也。亦賅人物之變化而愈出愈奇。以觀天地。無異橐籥。聖人又豈外是乎。學者守中抱一。空空無迹。浩浩無痕。藏之愈深。發之愈溥。以視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者。相隔不啻天淵。彼以言設教。其教有盡。何若寶吾之精。裕吾之氣。神遊象外。氣注規中。而無一刻一髮不周流遍及之爲得哉。甚矣守中之學。誠修身之要道也。

此是一元眞氣。修身在此。治世亦在此。除此以外。所謂制度法則。猶取魚兎之筌蹏也。魚兎必假筌蹏而得。謂取魚兎不用筌蹏不可。謂筌蹏即是魚兎亦不可。金丹大道。如採陽補陰。前行短後行長。玉液小還。金液大還。皆是取魚兎之筌蹏。若竟視爲道源。苦苦都而譯千里矣。惟此元氣無聲無臭無象無形。天地人物。公共之生氣。學者修煉。必尋得此一件丹頭。方不容燒容煉。否則煉精煉氣煉神煉虛。皆屬無本之學。一任童而習

饗。即不死也。其在人身。總一虛靈不昧之眞。自人喪厥天良。谷神之門沒者久矣。後之修士。欲得谷神長存。虛靈不昧。以爲金丹之本。仙道之根。從空際盤旋。無有把柄。惟從無欲觀妙有欲觀竅下手。有無一立。妙竅齊開。而玄牝立焉。故曰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爲神氣穴。內有坎離精。總要精氣神三者打成一片。方名得有無竅生死門。否則爲凡竅而無先天一元眞氣存乎其中。虛則落頑空。實則拘形迹。皆非虛靈不昧之體。惟此玄牝之門。不虛不實。即虛即實。眞有不可名言者。靜則無形。動則有象。靜不是天地之根。動亦非人物之本。惟動靜交關處。乃坎離顚倒之所。日月交光之鄉。眞所謂天根地窟也。吾人到得眞玄眞牝。一升一降。此間之氣。凝而爲性。發而爲情。所由虛極靜篤中。生出法相來。知得此竅。神仙大道。盡於此矣。其曰綿綿若存者。明調養必久。而胎息乃能發動也。曰用之不勤者。言抽添有時。而符火不安加減也。人能順天地自然之道。則金丹得矣。

第七章

太上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惟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天地之氣。渾淪流轉。歷億萬年而不敝者。皆由一元眞宰默運其間。天地所以悠久無疆也。即發育萬物。長養群黎。而生生不已。天地亦未嘗不足。氣機所以亘古不磨也。太上曰。天長地久。不誠然哉。然天地之能長且久者。其故何歟。以其不自生也。設有自生之心。則天地有情。天亦老矣。惟不自有其生。而以衆生爲生。是衆生之生生不息。即天地之生生不息也。故曰長生。世人多昧此生生之理。不求生而求死。不求長生而求速死。陷溺於富貴功名。沈淪於聲色貨利。時時握算。刻刻經營。不數年而精枯氣竭。魄散魂飛。費盡千辛。難享一世。營生反以尋死。可勝浩嘆。是以聖人法天效地。不惟勞利之場。不肯馳逐。即延年益算之術。亦不貪求。惟以大道爲先。淨掃心田。精修命蒂。舉凡一切養身章身之具。在在

不暇營謀。一似後其身外其身者然。卒之德立而同類莫超其上。名成而後世猶仰其型。非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乎。視世之自私其身。反戕其生者。誠高出萬萬倍。而聖人究非矯情立異也。自來恬淡是好。清淨爲懷。不隨俗而浮。不依形而立。超然大公。一似天地之無私者爲。夫人多自私而賊賊於恔。聖無一私而皎皎物外。一片虛靈之象。空洞之神。常照耀而不可稍遏。向使區區以血肉軀臭皮囊。時刻關心。晝夜繫念。又烏能獨先而不後。長存而不亡耶。惟其無私。故與天地合撰日月並明。而能成其私也。後之修道者。欲此身不朽。此神不壞。須用刻苦工夫。擺脫垢障。久久煅煉。自然乾乾淨淨。別有一番世界。而不與世俗同生死也。何樂如之。

第八章

太上曰。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大道原無他妙。惟是神氣合一。還於無極太極父母生前一點虛靈之氣而已矣。人若不事乎道。則神與氣兩兩分開。鉛走汞飛。水火所由隔絕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是言也。淺之則爲日川之需。深之則爲修煉之要。有時以火濟水而眞陽現。有時以水濟火而甘露生。水火之妙。實

有不可勝言者。然水火同宮。水性善下。道貫諸聖。是以上善聖人。心平氣和。一陸柔順之意。任萬物之生。遂無一不被其澤者焉。究之功蓋天下而不知功。行滿萬物而不知行。惟順天地之自然。極萬物之得所。而與世無忤。眞若水之利濟萬物。毫無爭心。不但此也。萬物皆好清而惡濁。好上而怨下。水則處物以清。自處以濁。待物以上。自待以下。水哉水哉。何與道大之性。一同水之性。善柔不剛。聖下自卑。衆人所不能安者。聖人安之若素。衆人所爲最厭者。聖人處之如常。所以於己無惡。於人無爭。非有道之聖人。不能如斯。故曰處衆人之所惡。幾於道矣。夫以道之有於己也。素位而行。無往不利。即屬窮通得喪。忠難死生。人所不能堪者。有道之人。總以平等視之。君子論理不論氣。言性不言命。惟反身修德爲耳。雖然。德在一心。修不一途。又豈漫無統宗。浩浩蕩蕩。而無所底極哉。必有至善之地。止其所而不遷。方能淵淵乎其淵也。外觀所與。擇人而交。肫肫乎其仁也。至於發之爲言。千金不及一諾。言善信也。施之於政。小惠何如大德。政善治也。推之一物一事一動一靜之間。無不頭頭是道。任人以事。惟期不負所能。處善以動。只求動以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於己無尤。於人無怨。願其所以能至此者。究非世俗之學所能造其巔。亦非無本之學所能建其極也。故太上處衆人所惡之後。旋示一善地。究竟此地是何地。吾不惜天機洩露之咎。乃爲指其眞際曰此個善地。非世人擇地而蹈之地。乃所謂心地性地寸衷寸地是也。得其地則性命有依。失其地則神氣無主。無主則亂。安能事事咸宜。合內外而一致。處人己而無爭哉。然謂其地爲有。則多墮於固執。若謂其地竟無。又多落於頑空。此殆有無不立。動靜不拘者也。欲修至道。請細參其故。於以多積陰功。廣敎善行。臨幾上格神天。或得師指。或因神悟。於以會通其地。而始不墮旁門左道。得遂生平志願也。此地了然。道

一靜之間。無不頭頭是道。任人以事。惟期不負所能。處善以動。只求動惟厥時。聖人之修身治世。如此。此由止於至善。得其所安。而後發皆中節也。惟其在在處處。無一絲缺。又何爭之有耶。夫惟不爭而人之感恩戴德刻骨銘心者。方且瞻依不忘。又有何怨。又有何尤。雖有惡人。亦相化於善矣。及其至也。無爲自然。冥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幾忘上善之若水。柔順而利貞。無往不吉焉。

第九章

太上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古云過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舟。又曰。本得功時當舉法。既得功時當忘法。斯數語誠修道之至要也。若修道行工。業已造詣微廣大之域。猶然說說致致守。自謂學識高油養粹。未免驅心起面躁性生。不有退縮之忠。即有悖謬之行。若此者。道何存焉。德何有焉。故太上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修行人當精未足之日。不得不千淘萬汰。洗出我一點至粹之精。以爲長生之本。若取得眞陽。朝烹暮煉。先天之精。充

滿一身內外。則身如壁立千尋。氣若寒潭秋月。外腎縮如童子。則無漏盡通之境證矣。斯時也。精滿於身。不宜再進火符。即當止火不用。且宜無知無識。渾渾淪淪。頓忘乎精盈之境爲得。若持盈不已。難免傾丹倒鼎之慮。不如早已之爲愈也。當氣未充之時。須千燒百煉。運起文武神火。煅煉先天一元眞氣出來。以爲延壽之基。到得凡氣煉盡。化爲一片純陽。至大至剛。貫穿乎一身筋骨之內。天矯如龍。猛力如虎。此何如之精銳也。我當專氣致柔。一如嬰兒之汐穆無知。庶幾長保其氣。可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若揣銳不休。難免燎原遍野之慮。安能其長保乎。若是者。猶金玉滿堂與之能守。一同富貴人家。怙侈滅義。驕奢淩人。如欒氏族滅。范氏家亡。要皆不自戒滿除盈。以至橫行不軌。自貽其咎。如此徵之人事。而大道可知矣。試觀當春而溫。至夏則熱。而繼秋涼。即是天道反常而涼。及冬則寒冷乘權。而西風無存矣。物育功成。時行名遂。天地於焉退藏。以喜陽和之德。個冬寒而閒春溫。即是天道反常。時節愆期。功成不退。適爲乘戾之氣。其有害於人者多矣。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夫天且如是。而況於人乎。古來智士良臣。功業爛如。望名燦著。而不知退隱山林。如越之文種。漢之韓信。釀成殺身亡家之禍

者不少。是以學道人。當精益氣足之候。不可不忘法忘形。以自收其道也。若未臻斯境者。又烏可舍法舍形哉。

此教人修煉大道。做一節工一節。不可自足自滿。怠心起而驕心生。祸不旋踵而至矣。即無淫溺之患。亦生懈怠之心。然亦半塗而廢。無由登彼岸以遷於神化之域焉。悟道云。未煉還丹須煉煉。煉之道須知止足。若也持盈未已。不免一朝遭殆辱。足見道無止境。功無窮期。彼滿假何爲哉。古來修士。多罹殺身亡家之禍。皆由不知韜光養晦。混俗同塵之道也。丹經云。修行混俗且和光。四個字方爲隱顯逆從人莫識。教人怎得見行藏。是以有道高人。當深藏不露。隨時俯仰。庶幾不異不同。無好無惡。可以長保其身。否則德修而謗興。道高而毀來。雖山人之無良。亦自張揚太過。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誠自取也。又何怪自滿者之招損乎。吾願後之學者。未進步則依法行持。既深造當止火不用。庶可免焚身之患歟。

第十章

太上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開口即說煉精化氣之道。既得精氣有於身。即要一心一意而不使偶離。離則德氣神三寶各分其途。不能會歸有極。以爲煉丹之本。故太上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夫營者血也。血生於心。魄藏於心。其必了炤丹田。一心不動。日魂方注於月魄之中。月乃返而爲純乾。此由心陽入於腎陰。神火炤夫血水。雖水冷金寒。卻被神火烹煎。而油然上升。自蓬勃之不可遏。至人知此玄牝爲天地人物之根。於是一呼一吸間微陽偶動。即一眼覷定。一手拿住。運一點已汞以迎之。左旋右抽。提回中田。凝聚不散。即載魄而反。抱一而居。不片刻間而真陽大生。真氣大動矣。由是運行河車。自爐危穴起火。引至尾閭。越九重鐵鼓。運三足金蟾。上升於頂。俱要一心專注。不貳不息。及至升上泥丸。牟尼寶珠已得。若不於此溫養片時。則泥丸陰精不化。怎得鉛汞融和。化成甘露神水。以潤一身百脉。既溫養泥丸矣。復引之下重樓入絳宮。即午退陰符也。但進火之時。法取其剛。非用乾健之力。真金不能自升。退符之候。法用其柔。非以柔順之德。陽鉛依然散漫。不能伏汞成丹。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其意教人於陰生午後。一心朗炤。任其氣機下降。如如自如。了了自了。卻不加一意用一力。此即坤卦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道也。至絳宮溫養。造歸土釜。牢牢封固。惟以恬淡處之。沖和安之。一製時間。氣息如無。神機似絕。此致柔也。溫養片時。神氣歸根。自如爐中火種。久久凝注。不令紛馳。自然真氣流行。運轉周身。一心安和。四肢蘇軟。不啻嬰兒之體。如絮如纏。有柔弱不堪任物之狀。此是微丹凝之象。從此鉛汞相投。水火既濟。又當洗心滌慮。獨修一味真鉛。苟心一走作。丹即弄馳。不惟丹無由就。即前取水鄉之鉛。亦不爲我有。清淨經云。心無其心。物無其物。空無所空。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又何瑕疵之有。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倘外丹雖得。內炤不嚴。則人欲未淨。大理未純。安得一粒黍珠。虛而成象。到得丹有於身。猶須保精裕氣以成聖胎。雖然。其保精也要順自然。其裕氣也須隨自在。此不保之保勝於保。不裕之裕勝於裕。否則矜持貴鮮不

危焉。夫以丹爲先天元氣無有形狀。何須作爲。若執迹象以求。未免火動後天。而先天大道亡矣。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民比精也。國喻氣也。治世之要。推恩以愛民。立法以治國。劬者之雖微小補。大遠乎王者無爲而治。重熙累洽。氣象所爭。在有爲無爲間耳。治身之道。以精定爲民安。以氣足爲國富。煉己則精定。煉精則氣足。極之浩然剛大。充塞兩間。亦若視爲固有之物。平常之端。不矜功能。不逞才智。渾渾沌沌。若並忘爲盈滿者然。無爲也而大爲出焉。學人到此。精盈氣足。養之久久。自然裂頂而出。可以高駕雲霄。遨遊海島。親昔之恪守規中。專氣致柔者。大有間矣。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此言前日調神養胎。不能不守雌也。而今則陽神充壯。脫離凡體。沖開天門。上薄雲漢。誠足樂也。氣何壯乎。到此心如明鏡。性若止水。明朗朗天。活潑潑地。舉凡知覺之識神。化爲空洞之元神矣。前知後曉。燭照靡遺。此明明白白。所以四達而不悖也。然常寂而常炤。絕無寂炤。心常明而常覺。絕無明覺。想殆物來乘焉。不啻明鏡高懸。無一物能匿者焉。而要皆以無爲爲本。有爲爲用。當其陽未生。則積精累氣以生之。及其陽已生。則資精裕氣以畜之。迨其後留形住世。積功累仁。雖生而不恃。矜持之力。長而不假制伏

之分。一劫此心。莫非有象以爲載爲藏爲居。面凡涉於有象者。俾閟推行之利矣。凡居於無象者。俾裕推行之用矣。故曰有以爲利。無以爲用。有有無無。亦互爲其根焉耳。要之道本虛無。非陰陽無以見。氣閟陰陽。非道無以生。陰陽者後天地而生。有形狀方所。不可爲長生之丹。惟求道於陰陽。由陰陽而返太極。則先後混合。而大道得矣。後之修金丹者。徒服有形之氣。不知煉無形之丹。欲其成仙也。不亦南轅而北轍耶。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道本無修。強名曰修。夫以道之爲物。至虛至無。方能至神至聖。試觀大地一氣清空。了無一物。及伏之久而氣機一動。陰陽生焉。於是形形色色。莫不燦然有文。燦然成章。充滿於四塞之中。誰爲造之。誰與生之。何莫非道生一氣。一氣化爲陰陽。而萬物於是滋生矣。故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涯陰陽。陰陽自是成三姓。三姓重生萬化昌。修行人欲求至道之眞。以成仙果之體。必先以陰陽爲利器。後以虛無爲本根。而大道得矣。章內三無字。指其容處曰無。大約言修煉人自無而有。自有還無。以至清空一氣。而大道乃成。其意殆取此耳。

第十一章

太上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夫道生於鴻濛之始。混於虛無之中。視不見聽不聞。修之者又從何下手哉。聖人知道之恒無形。而道之用有象。於是以有形無以實形虛。蓋其氣於混沌之鄉。斂其神於杳冥之地。以成眞一之大道。永爲不死之神仙焉。所謂實而有者何。眞陰眞陽。同類有情之物是也。所謂虛而無者何。先天大道根源龍虎。二八初弦之氣是也。有氣而無質。大道彰矣。故曰陰陽合而先天之氣見。陰陽分而後天之器成。易曰形上謂之道。形下謂之器。是非器無以見道。亦非道無以載器也。太上借喻於車。曰車有輻有轂。輻共三十以象日月之運行。轂居正中爲衆軸所貫。轂空其內。輻奏其外。所以運轉而無礙。若非其中有空隙處。人何以載。物何以貯乎。故曰當其無即車之用。又如陶器然。以水和土。揉土爲器。一經冶煉。外內中空。究之凡人利用。不在埏埴之實。而在空洞之虛。如陶倔運毬。非其間虛而無物。安能運轉自如。故曰當其無即器之用。再擬諸築室。必鑿戶牖於其中。而後光明大放。及入此室處。戶牖亦豈無庸。務於空閒之間。乃堪容膝。雖居有形以爲室。必從空際以爲居。故曰當其無即室之用。從此三者觀之。無非有象以爲載爲藏爲居。而凡涉於有象者。俾閟推行之利矣。凡居於無象者。俾裕推行之用矣。故曰有以爲利。無以爲用。有有無無。亦互爲其根焉耳。要之道本虛無。非陰陽無以見。氣閟陰陽。非道無以生。陰陽者後天地而生。有形狀方所。不可爲長生之丹。惟求道於陰陽。由陰陽而返太極。則先後混合。而大道得矣。後之修金丹者。徒服有形之氣。不知煉無形之丹。欲其成仙也。不亦南轅而北轍耶。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道本無修。強名曰修。夫以道之爲物。至虛至無。方能至神至聖。試觀大地一氣清空。了無一物。及伏之久而氣機一動。陰陽生焉。於是形形色色。莫不燦然有文。燦然成章。充滿於四塞之中。誰爲造之。誰與生之。何莫非道生一氣。一氣化爲陰陽。而萬物於是滋生矣。故曰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涯陰陽。陰陽自是成三姓。三姓重生萬化昌。修行人欲求至道之眞。以成仙果之體。必先以陰陽爲利器。後以虛無爲本根。而大道得矣。章內三無字。指其容處曰無。大約言修煉人自無而有。自有還無。以至清空一氣。而大道乃成。其意殆取此耳。

第十二章

太上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世之營營逐逐。馳心於聲色貨利之場。極日遐觀。爽心悅口者。非以此中佳境誠足樂耶。孰知人世之樂。其樂有限。惟吾心之樂。其樂無窮。又況樂之所在。即憂之所在。有益於身者。即有損於心。如五采之章施也。其色光華。其文燦爛。誰不見之而色喜。望之而神馳。詎知目之所注。神即眩焉。人生精力。能有幾何。似此留心物色。縱性怡情。以爲美觀。未有不氣阻神衰。胸懷繚亂。而目反爲之盲者。故曰五色令人目盲。誠至論也。至若絲桐之韻。簫笛之聲。古聖亦所不廢。胡昏庸之子。曙女樂。比歌童。竭一己之精神。取片時之歡樂。究之曲調未終。鉦鐲猶在。而耳雷之內蘊

者。聲馳於外。而耳反爲之聾矣。故曰五音令人耳聾。不誠然歟。他如口之於味。甘旨調和。最淡適簡。聖人亦所必需。無如奢侈者流。貪口腹。好滋味。窮般遍座。異物充廚。雖一筌數金。一臠萬費不辭。其亦知利於口者。不利於心乎。況人心中有無限至味。不肥腯而自甘。不容縻而自飽。彼徒貪嗜欲者。亦只求適口焉耳。故曰五味令人口爽。良非虛矣。若夫田獵一事。古帝王原爲生民除殘去害。樂業安耕起見。後世人民。從貪從侈。馳騁于曠野。縱犬搜山。直使無辜之蛇蝎毘邕。受害不少。更有逞殘毒以傷物命。專殺害以爲生涯。毫不隱痛。卒之天道好還。冥冥不貸。一轉瞬間。而禍患隨之矣。又況馳騁田獵之時。即漸戾性天之時。其身狂甘。其心亦狂。太上所以有馳騁田獵令人發狂之戒也。再者異采珍奇。帝王不寶於目。所以風醇俗美。卒相安於無事之天。後人以奇異爲尚。於是百計經營。千方打算。牛生精氣。盡銷磨於貨物之中。詎知己之所漠人亦漠之。以其漠者而獨有諸己。此劫奪之風所由日熾也。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知藏金厚納。彌深。洵不誣矣。即使急力防閑。多方保護。而神天不佑。終亦必亡而已矣。人生性命爲重。一旦魄散魂飛。貨財安在。何不重內而輕外耶。太上所以有難得之貨

令人行妨。靜靜爲世告也。是以有道高人。虛其心以養性。實其腹以立命。知先天一氣。生則隨來。死則隨去。爲吾身不壞之至寶。一心專注於此。而外來一切。皆視若浮雲。所以虛靈不昧。或受人間禮祀。或爲天上眞宰。至今猶昭然耳目也。試問彈琴牙味。趙璧齊嵐。今猶有存焉者乎。早已湮沒無聞矣。是知物有盡而道無窮。人有窮而道無窮。人欲長生。須將人物之有限者置之。性命之無形者修之。庶知所輕重矣。嗚呼。非見大識卓之君子。烏能去彼而取此耶。

教人修身大旨。原與塵世相反。須知世人之所好者。道家之所棄。塵聲色貨利。百般美好。雖有利於人身。究無利於人心。又況人心一貪。人身即不利焉。惟性命一事。似無形無象。不足爲人身貴者。若能去其外誘。充其本然。一心修煉。毫不外求。率之功成德備。長生之道在是矣。天下一切寶貴。孰有過於此乎。但恐立志不堅。進道不勇。理欲糅乘。天人迭起。遂迭造於其極。顧後之學者。始則閑邪存誠。繼則煉鉛伏汞。及至返本還原。抱樸歸眞。又何難上與仙人爲伍耶。是以舉人修內不修外。爲腹不爲目。去彼存此。於以壹志凝神。盡性立命。豈不高出塵世之萃華萬萬倍乎。

第十三章

太上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古人於身亦何重說。夫以此身也。不但自家性命依之而存。即一家之內。無不賴之以生。推而言之。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無非此身爲之主宰。雖然。主宰宇宙者此身。而主宰此身者惟道。道不能

憑空而獨立。必賴人以承之。故曰身存則道存。身亡則道亡。大修行人。當大道未存之時。身還與世。跡遁山林。韜光養晦。樂道安貧。耳不聞人聲。口不談時世。足不履紅塵。豈徒避禍以全身哉。亦欲安身以立命也。至於人世榮寵之事。恥辱之端。皆視爲平常故事。毫不足介意者。然雖無端而弓旌下達。聘聘來臨。君相降非常之遇。故曰身存則道存。身亡則道亡。大修行人。當者。己則淡薄其也。倘不幸而聞望過隆。譭辱旋及。奸邪肆讒謗之口。身家豪不白之冤。亦惟不誆誑於人。歸咎於己而已。古聖人居寵不滅性。受辱不亡身。良有以也。要皆明於保身之道。不以功名富貴養其身。而以仁義道德修其性。所以成萬年不壞之軀。爲古今所倚賴也。倘一有其身。自私自重。與人爭名爭利。爲己謀食謀衣。逐逐營營。擾擾紛紛。爭競不息。攘奪無休。不旋踵而禍患隨之矣。君子所由貴藏器以待時。安身以崇德也。太上見人不能居寵思辱。弭患無形。所以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之慨。何謂寵辱若驚。蓋以寵爲後起之榮。非本來之貴。故曰寵爲下。但常人之情。營營於得失。故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爲寵辱若驚。其曰貴大患若身者。大患若身存無身患從何來。凡人當道未成時。不得不留身以爲修煉之具。一到脫完飛昇。有神無氣。何禍之可

加哉。即留形住世。萬緣俱滅。一真內含。雖雲遊四境。亦來去自如。又何大患之有。世之修士。欲成千萬年之神。爲千萬人之宗。道非常之業。建不朽之功。須一言一行。不稍放肆。即貴其身而身存。乃可爲天下所寄命者。一動一靜。密不敢輕。即愛其身而身在。乃可爲天下所託賴者。如草野久耕。而三聘抒忱。慨然以堯舜君民自任。南陽高臥。而幾經束帛。欲然以鼎足三分爲能。所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彼自私其身而高蹈遠引。不思以道濟天下。

者。相去亦遠矣

身既損。而後天凡身亦斷難久存焉。此凡夫之所以愛其身而竟喪其身也。惟至人知一切事物皆屬幻化之端。有生滅相。不可認以爲眞。惟我先天元氣。纔是我生生之本。可以一世。可以千萬年。若無此個眞修。則凡身從何而有。此爲人身內之存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之爲物。疑之爲仙。不可一息偶離者也。太上教人兢兢敎愼。不敢一事忘忽。不敢一念游移。更不敢與人爭強角勝。惟恬淡自適。清淨無爲。以自適其天而已。雖未出身加民。而芸芸赤子。早已慶安全於方寸。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民之仰望者。深且切矣。所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不以一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寄託爲何如哉。

第十四章

太上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名道紀。

大凡天下事。俱要有個統緒。始能提綱挈領。有條不紊。況修道乎哉。曰大道之根。何謂眞一之氣。即大道之根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夫大道之源。即眞一之氣也。眞一之氣。不稍放肆。即貴其身而身存。乃可爲天下所寄命者。一動一靜。密不敢輕。即愛其身而身在。乃可爲天下所託賴者。如草野久耕。而三聘抒忱。慨然以堯舜君民自任。南陽高臥。而幾經束帛。欲然以鼎足三分爲能。所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即君披素練。（水生金）見之不可用。（後天水火土）用之不可見。（先天木金土）恍惚裏相逢。（混而爲一）杳冥中有變。霎時火燄飛。眞人自出現。修士知此。即知大道之源。修道之要矣。若不知始於虛無。執著一身尸穢之氣。雜妄之神。生明覺心。作了妄想。吾恐藏書未深。發基安暢。此煉精煉氣煉神之功。所以不離乎混沌焉。既混沌。久之則胎嬰長。陽神生。而其間絪胎養神之法。又不可不知。即前章愛民治國行無爲道。是陽神出入。運行自然。時而神朝於上。則不知其所自。上所以不皦也。時而神斂於下。則不忽其所藏。下所以不昧也。由此綿綿密密。繼繼繩繩。無可名狀。亦無有作爲。仍還當年父母未生之初。渾然無一物事。易曰洗心退藏於密。是其旨矣。故云復歸於無物。雖然。無物也。而天下萬事萬物皆自此無中生來。太上所以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之謂也。然究有何狀何象哉。不過恍恍惚惚中偶得之耳。果能恍惚。眞陽即生。迎其機而導之。殆不見其從何而起。是前不見其首也。隨其氣而引之。亦不見其從何而終。是後不見其尾也。道之浩浩如此。此不亦大周沙界。細入芒者乎。是道也。何道也。乃元始一氣。人身官骸之眞宰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完則爲人。欲則爲物。所爭只毫釐間耳。學人得此元始之氣。調攝乎

五官百骸。則毛髮精氣。是謂玄古之道　以御今之有古此德。人能認得此開天闢地太古未有之元始一氣。以爲一身綱紀。萬事主腦。斯體立面用自行。本正而末自端矣。倘學人不以元始一氣爲本。欲修正覺。以墮旁門。可悲也夫。

此狀道之體。所以道人會得此體。方有下手工夫。若眞一之氣。是先天性命之源。非後天眞氣神可比。欲見命氣。必將性眞融成一片。始得眞一之氣。第此氣渾渾淪淪。浩浩蕩蕩。雖無可象可形。而天下之有象有形者。皆從此無形無象中出。誠爲大道綱維。天地人物之根本也。道曰守中。儒曰謹獨。要皆同一功用。故曰人視之。若無睹無聞。而自家工夫。卻又至虛至實。至無至有。所以子思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慎獨之功。誠無息也。要之隱微幽獨之地。雖有見聞可據。而大道根源。只是希夷微妙。無可狀面狀。無可象而象。極其渾穆。學道人總要於陽之未生。恍惚以待之。於陽之既生。恍惚以保之養之。絕不起大明發照處。無時無處而不得大道歸源焉。前言陽神出現。明天察地。通玄達微。及了悟之候。光明界景。純任自然。有知若無知。有覺若無覺。況下手之初。可不恍恍惚惚。死人心以生道心乎。

第十五章

太上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太上前章言體。此道言體道之人。人與道是二而一也。道無可見。因人而見。人何能仙。以道而仙。道者何。眞一之氣也。眞一之氣。伊中庸之德也。欲修大道。豈有他哉。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孔子足縮縮如有循。道之爲道。不外一敬焉耳。人能以敬居心。一念不苟。一事不輕。大道不

伸此而在乎。雖然。道無奇怪。尤賴有體道者存乎其間。斯道乃不虛懸於天壤。故太上云。古之善爲士者。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何其至微而至妙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其至玄而至通乎。顯其心之浩浩氣之洋洋。不啻江海之深。令人無從測識。故太上曰。夫惟不識故強爲之容。以明其內之眞不可得而測。其外之容有可強而形焉。其心心惴惴。在存誠。如像之渡河。必俟冰凝而後渡。若猶之行夜。必待曦旦而後行。最小心也。其整齊嚴肅。亦如顯容之蓮座。不敢稍慢。其脫然無所累。爽然無所繫。又似冰釋爲水。行無形迹可尋。其忠厚存心。仁慈待物。渾如太樸完全。曠若不曰。而渾然無間。其体体有容。謙謙自抑。何異深山窮谷。虛而無物。大而能容耶。其形如此。其性可知。要持渾大我於無我。順帝則而不識。宛若舜居深山。了無異於深山野人者。其渾噩之風。豈非淵之淵者所得而擬乎。但渾與淵相似。聖與凡一理。凡人之淵。淵眞淵也。聖人之淵。渾若淵也。實則至淵至清而已。然聖不自聖。所以爲聖。凡不自凡。竟自終凡。孰能於心之染污者而沒之使靜。俟其靜久而清光現焉。孰能於性之本安者而涵泳之擴充之。而生之徐徐。採以爲藥。煉以爲丹。保生之道。不誠在是乎。此靜以凝神。動以生氣。即守中。即陽生之念。是以能返眞一之氣。得眞常之道焉。又曰能敝不新成者何。蓋以凡事之新成者。其敝必速。茲則敝之無可敝也。敝者其迹。不敝者其神。一眞內含。萬靈外著。其微妙玄通。固有如是焉耳。

此言體道者之謹慎小心。雖曰道本虛無。而有道高人。自能無形而形。無象而象。若內外一致者然。章內若字七句。皆借物以形容道妙。正見微妙通玄淵深不可測度處。孰能以下數句。是言未能成德而求以入道者。渴不易澄。靜存則心體自潔。安貴於久。動察則神智不窮。瀟招飛。故不欲盈也。速易敝。故不新成也。吾願人人在昭誠發之風。斯人心未有不化爲道心。凡氣未有不易爲眞氣者。切勿以深莫能測。遂逡巡而不前也。

第十六章

太上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人欲修大道。成金仙。歷億萬年。出不壞。下手之初。不可不得其根本。根本爲何。即女開竅也。女開竅也。大修煉道。非止一端。當開女關妙竅。可盡其能。蓋天有大根。物有物常。人有人源。幽未有無始基而能成絕大之功。不朽之業者。試觀天地未開以前。固閱寂無聞也。既開而後。又浩蕩無極。究。謂未開爲天根乎。茫蒼而無著。固不可以爲天根。謂已開爲天根乎。發育而無窮。亦不得指爲天根。是根究何作哉。蓋在將開未開處也。又觀人物未生之時。固渺茫而無象也。既育以後。又紊衍而嘵雜矣。謂未生爲本乎。冥漠而無狀。固不得以爲人物之本。謂既育爲本乎。變化而窈窈。

亦不得視爲人物之不知此一竅。而妄作胡爲乎。太上示人養道求玄之法。曰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此則修士要得玄關。惟有收斂浮華。一歸篤實。凝神於虛。養氣於靜。致虛之極。守靜之篤。自然萬象咸空。一氣在抱。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邵子云冬至子之半。天根理極微。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時即天理來復。古人喻爲活子時也。又曰一陽初發。杳冥沖和。此正萬物返本。天地來復之機。先天元始祖氣。於此大可觀矣。但其機甚微。其氣甚迅。當前即是。轉念則非。不啻石火電光。俄頃即事耳。請觀之草木。當其未生。有象。枝枝葉葉。一任燦爛成章。豔彩奪目。但不足爲再造之根。復生之本。惟山發而收。轉生爲枝。收頭結果。各歸其根。乃與修士丹頭無或異也。何根矣。是由動而返靜矣。既返於靜。依然復讀降嘉種之初。在物爲返本。在人即復命。非異事也。一春一秋。物故者新。一生一殺。花開者謝。是知修士復命之道。亦天地二氣之對待。爲一氣之流行。至平至常之道也。能知常道。即明大道。由此進功。庶不差矣。世之勞門左道。既不知大道根源。又不肯洗心滌慮。原始要終。或煉知覺之性。或修形氣之命。或採七金八石以爲藥。或取童男幼女以爲丹。本之既無。

道從何得。又況徒於一偏。走入邪徑。其究千於招身殞命者多矣。是皆由不知道爲常道。以至索隱行怪。履險蹈危。而招凶咎也。惟知道爲常。人人皆有。物物俱足。知之不以爲奇。得之不以爲奇。如水火之於人。一任取攜。自如休休乎虛而能容。物吾同與。體天地而立極。合萬物以公無私。如此則與王者民吾同胞。物吾同與。體天地而立極。合萬物以同源。不相隔也。斯非與天爲一乎。夫天即道。道即天。惟天爲大。惟王則之。惟道獨尊。惟天法之。故人即有生而有死。道則長存而不敝。雖至飛昇脫殼。亦有殞滅之時。然形雖亡而神不亡。身雖沒而氣不沒。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其斯之謂歟。是皆從虛極靜篤。而觀來復之象。乃能如此莫測也。學者可不探其本。而妄作招凶哉。

太上示人本原上下大小頭腦上學問。此處得力。則無處不得力。學者合得此旨。則恪守規中。綿綿不息。從無而有。自有而無。雖一息之間。大道之根本具焉。即終食之間。大道之元始存焉。從此一線微機。探之煉之。漸漸至於蓬勃不可遏抑。皆此一陽所積而成也。縱浩氣塞乎天地。陽神冒乎斗牛。何莫非一點真氣。所累而致乎。學人不得者個真氣。但以後天形神爲煉。不過如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耳。何敢與天地並論乎。

惟行此道而與天地同體。乃極億萬年而不壞。修道者須認眞主腦。採取不失其時。可也。

第十七章

太上曰。太上不知有之。諸家皆作下知有之。然與經意不合。此傳寫之誤也。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猶兮徹重其語言。

太上治身之道。即治世之道。總不外一眞而已。眞以持己則己修。眞以應物則物遂。雖有內外之分。人已之別。而此心之眞。則無或異焉。人能至誠無息。則人之感之者亦無息。人或至誠有間。則物之應之者亦有間。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修其身而天下自平。喪其眞而天下必亂也。自三皇五帝以逮於今。從未有或異者。太上欲人以誠信之道自修。即以誠信之道治人。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在己不知有治之道。在人

說。雖塞黃河。亦不覺其自化。而不知其所之。此上古之淳風。吾久不得而見矣。故太上曰。太上不知有之。以君民熙熙皞皞。共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倘非誠信存乎。烏有如斯之神化乎。至是古之休風已遠。太上之邦治無聞。則世風愈降。大道愈泰。有不堪語言見聞者。若去古未遠。斯人。斯時之尊上而敬長者。亦若如響斯應。即感孚不一。德化雖齊。亦惟親之愛之。譽之畀之。絕不加以副色。俾之恨德畏威。是雖不及乎太上。然亦遵道遵路之可嘉。所謂大道廢有仁義者是。是皇降爲帝。帝降爲王。皆不大德以行王道者也。以後古風愈遠。大道愈偏。王降爲霸。假以行其心。各一心。見各一見。與帝王之一德感孚者遠矣。故禮教雖是。政刑雖是。法制禁令亦雖是。而此心之眞僞。則有不相若焉。惟借才華以綵世。憑法度以導民。處智巧以驅民。還奸謀以御世。則是精明之王。太平之世。等而下之。不堪言矣。悖智巧以驅民。還奸謀而馭衆。以神頭鬼面之心。爲神出鬼沒之治。當其悻悻自雄。囂囂自得。未有不以爲智過三王。才高五帝。而斯世之百姓。卒惕惕乎中夜各警。其侮民也實甚。斯民雖不敢言。而此心暗違。終無一息之洽洽。所以不旋踵而禍亂隨之矣。孔子曰上好信則民用情。倘信不足於己。安能見信於民。此上與下所以相欺而相詐也。夫制度文誥條教號令之頒。雖聖人亦所不廢。然情僞分爲。感應殊焉。惟帝王以身作則。以信孚民。法立而政行。言出而民信。卒至光被四表。功成事遂。如堯之於變時雍。舜之恭己無爲。而百姓皆謂我自然。噫、此眞信之所及。以視信不足於內者。相去何啻霄壤哉。

其侮民也實甚。斯民雖不敢言。而此心暗違。終無一息之洽洽。所以不旋踵而禍亂隨之矣。孔子曰上好信則民用情。倘信不足於己。安能見信於民。此上與下所以相欺而相詐也。夫制度文誥條教號令之頒。雖聖人亦所不廢。然情僞分爲。感應殊焉。惟帝王以身作則。以信孚民。法立而政行。言出而民信。卒至光被四表。功成事遂。如堯之於變時雍。舜之恭己無爲。而百姓皆謂我自然。噫、此眞信之所及。以視信不足於內者。相去何啻霄壤哉。

判何曾
天淵哉。

道德一經。原是四通八達。修身在此。治世在此。推之天下萬事萬物。亦無有出此範圍者。即如此章太上二字。言上等之人。抱上等之質。故曰太上。上德清淨無爲。六根皆定。其次愛敬化民。有感即通。其次以威嚴馭世。其次以智巧導民。所謂術也。而其極妙者。莫如信。信屬土。修煉始終。純以意土爲妙用。故太上云。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是丹本也。信非他。一誠而已。人能至誠無息。則丹之爲丹。即在是矣。但信與僞相去無幾。克念作聖。罔念作狂。人僞界。生死關。所爭只一間耳。吾願後學尊得眞信。以爲眞常之道可也。信在何處。即是玄關一竅。人其知之否。

第十八章

太上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昔觀上古之世。俗尚敦龐。人皆渾樸。各正其性。定其命。安其俗。樂其業。一如物之在大面動。率性以行。無事假借。不待安排。順其性之當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莊子謂臃腫執掌之徒。蠢愚勞瘁。動與大隨。饒有眞意。此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何如之化理哉。爰不過渾渾淪淪。無思無慮。與大道爲一而已矣。無如世風日降。大道愈遠。爲上者於是有仁義之說。說說衆衆。無敢或荒。夫仁義本聖賢美事。未可厚非。而特提諸古昔盛時。大道昌明。人心渾樸。不言仁義而仁義自在個中者。固大有間矣。故太上爲之嘆曰。大道廢有仁義。由是上與下慕仁義者竊其名。假仁義者行其事。雖仁義猶是。而作爲壞矣。此豈仁義之不良耶。始由窒礙日甚。倘於仁祖於義者之爲害耳。然猶曰仁義也。雖不及大道之眞。倘未至於大僞也。自此以後。世俗愈乖。人心彌壞。即仁義之僞其所存者亦幾希。但見朝野內外。上下君臣。一以智而炫其才。一以慧而施其伎。此來彼往之內。大都爾詐我虞矣。不能一道同風。安望齊家治國。所以父子生嫌。兄弟敬斁。甚至夫婦朋友。親戚鄉鄰。人各一心。心各一見。幾如胡越之不相親也。何況其他。萬一有子能孝。朝廷特爲獎之。有父能慈。鄉里共爲稱之。噫、父慈子孝。原屬天地之當經。家庭之正軌。又何足表揚哉。乃自三黨六親不和。而忤逆之風日熾。閱牆之變時聞。所以有能孝能慈者。固不勝鄭重。而表其里焉。以風天下焉。不誠遠邇大道隆盛之朝。子有孝而不知其爲孝。父克慈而亦忘其爲慈者哉。雖然。即此能孝能慈。亦是因不和而返爲和之道。但今之世好爲粉飾。徒事鋪張。言慈孝而襲取夫慈孝之名者。殊難枚舉。又況五綱而後。骨肉相摧。君臣交質。無怪乎上有昏庸之主。下有跋扈之臣。而國家自此不靖矣。賴有忠肝義胆者出而安邦定國。雖成敗利鈍。未可逆知。而盡瘁鞠躬。一片孤忠可表。數不可回。以力挽。勢不可救。以心全。如諸葛武侯之六出祁山。姜伯約之九伐中原。是也。況人臣事上。願爲良臣。不幸而強梁迭起。各展濟世

之才。世有昏亂。天所以顯忠臣也。世有忠臣。大所以維昏亂也。然忠臣出矣。即使昏亂能除。一洗千古之氣。化爲禮義之邦。亦不及皇古之無事遠矣。嗚呼。忠靖之臣。願終身埋沒而不彰。不然。一人雖忠臣之名。天下實昏亂之實。不大可痛哉。

此太上感慨世道。傷今思古。欲人返樸還眞。上與下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熙熙睟睟。大家相安於無事。而不知其所之者。即有仁義智慧孝子忠臣。一概視爲固然。不知其爲有。且羞僞其爲有。此何如之渾樸乎。雖然。此爲治世之論。推之修身之法。亦不外是。首句喻言渾淪之狀。太璞未彫。猶章甫之髻。不假作爲。自成渾妙。若一雲其本來之大。則不得不借先大陰陽以返補之。大陰陽一仁義也。即大道廢有仁義之說也。在於審取一身內外兩個眞消息。總宜以智慧探之取之溫之養之。此中即不純正。多雜後天。不能不有僞妄。此又智慧出有大假之意也。他如探陰補陽。所以和六根之不和。使歸於大定。即孝慈之喻也。猛省忽煉。所以葆一身之昏亂。使躋於清明。即忠臣之旨也。知此則道不遠矣。此太上明復命歸根之旨。究有何道哉。不過率其渾然粹然之天而已。修之者亦修此而已。

第十九章

太上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天下人物之衆。賢愚貴賤不等。總不外理氣貫通而已。其所以扞格不通。情暌意阻者。皆由上之人無以爲感。下之人無以爲化耳。古來至聖之君。順自然之道。行無爲之政。不好事以喜功。不賊事而廢政。雖有聰明睿智。一齊收入無爲國裏清淨鄉中。而下觀而化。自然親其親長其長。安其俗樂其業。無一民不復其性。無一物不遂其生者。此上古之世。人皆敦厚。物亦繁衍。其利不誠百倍哉。若至仁之主。素抱慈良之性。側怛之心。一以濟人利物爲事。浩浩蕩蕩。渾渾淪淪。不言是非。不言曲直。而任天以動。率性以行。自然無黨無偏。歸於大中至正之域。斯民之視感而化者。爲子自孝其親。爲父自慈其子。雖有不孝不慈之人。相習成風。旋且與之俱化。此何如隆盛也耶。後世聰明絕頂。破捷超倫之君。出其宰

如此渾完自然。衣服飲食。各安其常。酬酢往來。各率其分。雖氣稟有限。雖保無私。欲之偶萌。然亦少矣寡矣。總之聖也仁也巧也。皆實也。智也義也利也。皆文也。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皆合文不足實有餘。而各有專屬也。民之貪德飲和於其中者。又烏有不利益無窮。孝慈日盛。盜賊化爲善良耶。此隆盛之治。吾久不得而見之矣。

此喻修養之道。先要存心養性。心性一返於自然。斯後天之精氣。亦返爲先天之精氣。倘未見性明心。徒以後天氣質之性知覺之心爲用。則精屬凡精。氣屬凡氣。安得有眞一之精。眞一之氣。合而成丹乎。修行人須從本原上尋出一個大本領眞頭腦出來作主。於是煉精煉氣煉神。在在皆是矣。悟得此旨。不但知太上之經。治世修身。處處一串。即四書五經。無在非丹經矣。他註言在上之人。絕棄聖智。而民只知有利。故趨利者百倍。絕棄仁義。而民不知愛親。故大反乎孝慈。此不當絕棄者而絕棄之。其弊如此。至於巧利與聖智仁義相悖。能絕之棄之。盜賊何有。此當絕棄者而絕棄之。其效如此。此講其高。三者以下。謂治民不必以令。但命令必本於躬行所繫屬者爲要。見素則識定。抱璞則神全。少私寡欲。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非裕無爲之化者。曷克臻此。

第二十章

太上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纍纍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聖人造詣極高。稱爲絕學。純是一腔生意。融融洩洩。無慮無思。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以故素位而行。一任窮通得喪。無入而不自得。故曰無憂。此等境界。以常人不學無術者較之。殆不啻天淵之別。然亦所謂不遠爲。如應聲然。同一應也。唯者之直與阿者之諛。應豬是也。而所以應者。相去究竟有幾何哉。自古聖凡之分。不過善惡。而善惡之別。祇在敬肆。所爭僅一念間耳。又相去何若哉。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容發之差。千里之謬。人所戰兢惕勵。是以下手之初。務須收斂神光。一歸混沌。於動於靜。處常處變。俱如洪荒之世。天地未開。浩浩蕩蕩。不啻夜之未央。如此則中有所主。外物不能入。於以施之事爲。措諸政令。自然衆人化之熙熙然。食聖人之德者。如享太牢之榮。遊聖人之宇者。如登春臺之樂。此豈孤修寂靜。可比其性。而卻步不前耶。顏子謂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洵不誣矣。然而聖人自明其德以至新民。使衆生御非等項。容容之學。了無事功表見於世。聖人自明其德以至新民。使衆生食德飲和。嬉遊於光天化日。斯道也何道也。至誠盡己性。人性物性之道也。噫。盡性至此。復何學哉。不過食母之氣而已。

第二十一章

太上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

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甫者。始也。言萬物初生之始。

孔德之容。即玄關竅也。古云一孔玄關竅。乾坤共合成。中藏神氣穴。名爲坎離精。又曰一孔玄關大道門。造鉛結丹此中存。契曰此兩孔穴法全之門。儒曰道義之門。佛曰不二法門。總之皆孔之德器能容。天地人物。成生於中。無非是容。非容非道。無容則無道。無道亦即無容。故曰惟道是從。欲求道者。舍此容器何所從哉。但容而無狀。即屬頑空。學者又從何處以採藥而煉丹乎。必須煉也。而含千實。無也而賅至有。方不爲一偏之學。修行人但將萬緣放下。靜養片刻。觀照此竅。惚兮似無。恍兮若有。廣極靜篤之中。神機動焉。無象者有象。此離已之性光。本火浮動之象。即微陽生時也。再以此神光偶動之機。合日光而下炤。恍兮若有。惚兮若無。知其中之陽物動焉。此離光之初交於坎宮者。其時氣機微弱。無可採取。惟有二候採牟尼法。調度陰蹻之氣。相會於氣穴之中。調度採取爲一候。歸爐溫

養爲一候。依法行持。不片時間。火入水底。水中金生。杳杳冥冥。不知其極。此神氣交而坎離之精生矣。然眞精生時。身如壁立。意若寒灰。自然而然。周身酥軟快樂。四肢百慌之精氣。盡歸於玄竅之內。其中大有信在。溶溶似冰泮。浩浩如潮生。非若前此之恍恍若有。惚惚似無。不可指名者也。此個眞精。實爲眞一之精。非後天交感之精可比。亦即爲天地人物發生之初。公共一點眞精是矣。如冬至之陽。半夜之子。一歲一日之成功。雖不催此。而氣機要皆自此發端。儼若千尋塔之始於累土。萬里行之始於足下一般。此爲天地人物生生之本。本原一差。末流何極。以故自古及今。舉凡修道之士。皆不離此眞氣之採。然後有生發之象。遍閱衆物初生。無不同此一點眞精。成象而成形。我又何以知衆物之生有同然哉。以此空竅之中。眞氣積累。久則玄關開而眞精生焉。要之恍是光之衆。惚是幾之微。離中眞陰。是爲恍惚中之物。坎中眞陽。是爲杳冥中之精。學者必知之眞。而後行之至也。

此恍兮惚。是性光發越。故云有象。惚兮恍。是以性光下炤坎宮。而眞陽發動。故云有物。窈冥之精。乃二五之精。故云甚眞。欲得眞精。須知眞信。

眞信者。陰陽迭運。不失其候之謂。俟其信之初至。即當不易。即行採伏之功。得炎。凡人修煉之初。必要恍惚杳冥。而後入欲淨識。天理當存。凡息自停。眞息乃見。此何以故。蓋人心太動。知覺易生。若到杳冥。知覺不起。即元性元命。打成一片。此個恍惚杳冥。大爲修士之要。學人當靜定之時。忽然偶生知覺。此時神氣凝聚胎田。渾然粹然。自亦不知其所之。此性命返還於無極之大也。雖然。外有是理。而丹田中必有融和氣像。方爲實據。由此一點融和。採之歸爐。即封固溫養。自能發爲眞陽一氣。但行工到此。大有危險。惟有一心內守。子炤當中。方能團聚爲丹藥。可以長生不老。若生一他念。此個元氣。即此個氣機門馳於外。而眞精從此洩漏矣。古人云。洩精一事。不必夫婦交媾。即此一念之動。眞精已不守舍。如走丹一般。學人必心與氣合。息與神交。常在此胚子裏。久之自有無窮趣味生來。然而眞難事也。設能識透玄機。亦無難事。起初不過用提撮之功。不許者點眞氣。馳而在下。亦不許者個眞氣。分散六根門頭。總是一心皈命。五體投誠。久久自然精滿不思色矣。願學者保守元精。毫不滲漏。始因當行熟道。即得不易。苟能一忍再忍。不許念頭稍動。三兩月間。外陽自收攝焉。外陽收攝。然

後見身中元氣充足。而長生不老之人。仙從此得矣。仙又何遠乎哉。

第二十二章

太上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窪音羽。言其卑也。

大道之要。必至無而實至有。卻至有而實至無。始爲性命雙修之道。蓋以性本無也。無生於有。命本有也。有生於無。若著於有。便成頑空。著於實有。又拘名象。縱不流於妄誕不經。亦是一邊之學。究難與大道等。修行人必先萬緣放下。纖塵不染。於一無所有之中。尋出一點生機

出來。以爲丹本。古人謂之眞陽。又曰眞鉛。又曰眞一之氣是也。本上通之體。由此復歸之間。獨知獨覺之地。有一個渾淪完全活潑流緣微隱至於生生不已。又喻初三一村新月。漸至十五月圓。無非由曲面全之意也。大曲隱也。隱微之處。其機至微。其成則大。即中庸云曲能有誠是要之一曲之內莫非理氣之元。全體之用。亦是太極之粹。即曲養珠。一心內守。不許外露。久則浩浩如潮。逆而上伸。一股清剛之氣。挺然直上。出乎日月之表。即坤至柔而動也剛。皆由致曲之餘。潛伏土釜。積而至於滿大。勃不可遏。有如是耳。且夫杵而爲陰爲柔是此氣。迫而爲陽爲剛亦此氣。雖曰由杵而直。其實即杵即直。自臨曲中洞徹本源之後。其見則易。爲守則難。惟優焉游焉。迫養其端倪。更事以下人謙以自得。庶無躁暴急迫之性。不生邪見。不動凡火。方能養成金丹。由是以神馭氣。以氣合神。隱顯無端。變化莫測。所謂至誠無息。體物不遺。無在而無不在。何其盛乎。然要必謙乃受益。惟乃爲德也。不然。烏能包涵萬有哉。況夫一曲之微。皆吾人本來之物。所謂

弊也。弊即故也。中庸溫故而知新是。聖人欲得新聞生新意。非從此故有之物溫之。何能得新。是亦即弊即新也。雖然。弊亦無幾耳。惟從其少而養之。浩然之氣。大可以塞天地貫斗牛。若謂道浩瀚彌綸。無在不是。取其多而用之。吾恐理欲雜乘。善惡莫辨。時而守中。時而採藥。時而進火退符。著象執名。多多益善。究屬無本之學。未得止歸。終是一個迷團。無怪乎畢生惑疑莫悟也。聖人抱一以自修。又將施之天下。爲天下楷模。使不知一曲之道。實爲一貫之道。而偶有所離。偶離則無式。無式則無成。道何賴乎。夫道本天人一理。物我同原。爲公共之物。何今之學者。每固執己見。謂人莫己若。即此矜驕之念。已是陣竅。愚明。而不知古聖凜凜。取法乎上。中庸云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小人之道的然日亡。誠修士所宜深省矣。縱使幾於化神。亦屬分所宜然。職所當盡。何必炫耀於世。詩大其功。若使自伐。不但爲人所厭。即功亦僞而不眞。古人功成告退。並不居功之名。宜其功蓋天下。爲萬世師也。至於自修自煉。猶衣之得煖。食之得飽。皆自得之而自樂之。且爲人所各有而各足之。何必騖假滿假。自矜其長。雖云智慧日生。聰明日擴。亦是人性所同然。不過我先得之耳。何長之有。若使自矜其長。則長者短矣。人雖至愚。誰甘居後。爭端有不從此起耶。君子無所爭。故天下莫與爭能

第二十三章

太上曰。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本無聲無臭。故曰希言。道本無爲無作。故曰自然。夫物之能恆。事之能久者。無非順天而動。率性以行。一點氣機之自運而已。若造作作。不能順其氣機。以合乾坤之運轉。日月之升恆。適有如飄蕩之風。狂暴之雨。拔大木沸平川。來之速者去亦速。其勢豈能終日終朝哉。雖然。孰是爲之。問之天地而天地不知也。夫天地爲萬物之主宰。不順其常。尙不能以耐久。況人在天地。如太倉一粟。又豈不行當道而能悠久者乎。故太上論道之原。以無爲爲宗。自然爲用。個不從事於此。別諦捷徑。另謂神奇。誤矣。試觀學道之士。雖東西南北之遠。聲教各異。然既有志於道。不入邪途。無不暗合無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既知修道。自然抱德。凡自明其德絕無紛馳者。無不默契爲一。故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又何怪誕之有耶。下手之初。貴修也有道有德。有執有則。脫然灑然。無累無繫。到深造自得之候。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從前所得者。至此爽然若失。工夫純粹。打成一片。恰似閉門造車。出而合轍。無不一也。故曰失者同於失。此三者工力不同。進境各別。至於川力之久。苦惱之場。亦化爲恬淡之境。洋洋乎別饒佳趣。翛翛然自暢天機。皆已盡矣。樂何極乎。故曰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可見無爲之體。人所同修。自然之工。人所共用。雖千里萬里之遙。千年萬年之神。時移地易。亦自然若合符節。有同歸於一轍者焉。個謂自然者不必盡然。則有臆見橫於其中。有異術行乎其內。或執於空而孤修寂滅。或著於實而固執死守。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皆由不信無爲之旨。自然之道。而各執己見以爲是。無惑乎少年學道。晚景無成。志有餘而學不足。終身未得眞諦。誤入旁門也。可悲也夫可慨也夫。

此言無爲自然之道。即天地日月幽冥人鬼。莫不同此無爲自然。以生以遂。爲用爲行而已矣。凡人自有生後。聰明機巧。書夜用盡。本來天理存者幾何。惟有造萬人。一順天理之常。雖下手之初。不無勉强作爲。及其成功。一歸無爲自然之境。有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者焉。故以聖人觀大道。則無爲自然之理。昭昭在人耳目。有不約而同者。若以後人觀大道。則無爲自然之說。似乎惟仙惟聖。方敢言此。凡人未可語此也。中庸云生學困勉。成功則一。不將爲欺人之語哉。非也。緣其始有不信之心。由不道之門。其後愈離愈遠。所以無爲自然之道。不能盡同。而分門別戶。從此起也。聖者明此。乃不爲旁門左道所惑也夫。

第二十四章

太上曰。跂音器者不立。跨音胯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音鋭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前云希言自然。非若世之蜚虫蠢蠢。比。其始本大中至正之道。準天理人情。循聖功王道。操存省察。返本還原。以上合乎天命。故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無不然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殆其人歟。過則病。不及亦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也。即如人之立也。原有當不易。跂者兩足支也。詩曰跂予望之。以之望人則可高瞻而遠矚。若欲久立。其可得乎。跨者兩足張也。以之跨馬。則可居於

鞍背。若欲步行。又焉能乎。明者不自見。自見則不明。彰者不自是。自是則不彰。自伐者往往無功。有功者物莫能掩。何用伐爲。自矜者往往無長。有長者人自敬服。矜用矜爲。若不信無爲自然之道。不知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致爲皆聽諸天。何等自在。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行止渾於無心。何等安然。個不知虛而無朕。即是大而能容。或加一意參一見。若食者之過飽。行者之過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學者須順天德之無違。循物理之自得。不惟人不可參雜作爲於其間。即物亦當聽其安閒。調其飲食。苟稍不得其宜。越乎常度。或多食之或苦行之。如犬之過飽則傷。牛之過勞則困。是亦不安於內而有惡於己焉。故曰物或惡之。彼矯揉造作。以期能立能行。昭明表彰。功堪動人。長可遒衆者。斷乎其難之也。有道之君子。深爲鄙之。不屑處已。

此希言自然。不外一個清淨。何謂清。一念不起時也。何謂淨。纖塵不染候也。總要此心如明鏡無塵。如止水無波。只一片空洞了然之神。即詩淨矣。個若世之庸夫俗子。昏昏悶悶。終日無一事爲。即非清淨。惟清中有光。淨中有景。不昏不昧。乃得清淨之實。若有一毫自

見自是自伐自矜之意。更是障礙所以學道人務使心恢浩海。無一物一事閡我心頭。據我靈府。久久涵養。一點虛光普照。恍如日月之在天。無微不入焉。只怕一念之肆。則明者不常明矣。昔孟子之所長在於養氣。氣不動則神自定。神定則心自泰。故不曰養心而曰養氣。誠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苟不求養氣而徒曰養心。無惑乎終身不得其心之指者多矣。心果清淨。眞陽自生。一切升降還行順其自然爲要。如歧者必使之立。跨者必使之行。餘食過飽。贅行過勞。皆未得其當。物猶惡之。而卻人乎。是以有道之君子。不忍出此也。

第二十五章

太上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者何。即鴻濛未判之前。天地未兆。人物無形。混混沌沌。渾然一氣。無涯無即無量無邊。似有一物。由混沌而成。盤旋空際。先天地而生者。所謂無極是也。寂靈而含動意。所謂太極是也。萬物皆有兩。惟太極無二。自一動而開天地分陰陽。四象五行包含個內。人物紫衍。日月充盈。豈不生育多而太極衰乎。不知此個混成之物。靚不見聽不聞。無物不有。無時不在。千然獨立。渾然中處。卻又生生不已。化化無窮。自混沌以迄於今。初不改其常度。且獨立之中。一氣流行。周通法界。開闔自如。循環不已。以凡物而論。似乎其有困殆矣。孰知周流三界。充滿眾生。天賴之以清。地賴之以寧。谷賴之以盈。人賴之以生。無非順其自然之運。其間生者自生。成者自成。而太極渾然完全。卻不因之而稍殆。雖千變萬化。迭出不窮。莫不由此而有兆有名。故可爲天下母也。夫天至高也。以高而可名。地至厚也。以厚而可名。惟此無極之極。不神之神。無聲無臭。無象無形。而於穆不已。吾亦不知其所名。惟字之曰道。以道爲天地眾生共由之路。公共之端。道可包天地。天地不能包道。道可育眾生。眾生不能育道。以其浩浩洞洞。廣有窮極。強名之曰大。大或道乎。何其前者往後者續。長通而曉底乎。大之外又曰逝。凡事變極則通。窮極則反。逝之外又曰遠。遠而曉底乎。大之外又曰逝。何其超沙界充絕域。悠遠而難測乎。逝之外又曰遠。何其宛轉流通。週環而不已乎。故又名之曰反。如此之名。不一其稱。只可稱狀其大。然大孰有過於道哉。道之外惟天爲大。天之外惟地爲大。地之上惟王爲大。故東西南北之中。有四大焉。王處其一。王爲應物首出之元。以管理河山。統轄人物。可與天地並稱爲大。但王爲地載。故王法地以出治也。地爲天覆。故地法天以行令也。日天爲道統。故天法道以行政也。而要皆本於自然。無假勉強。不得安排。是道竟別有所法哉。吾亦強名之曰道法自然而已矣。學者性命交修。惟法天地之理氣以爲體。法天地之功効以爲用。斯修性而性益煉。命而命立矣。豈空言自然者所可比歟。

天地間渾淪磅礴。浩蕩瀰綸。千顯千微。最廣最賾。自個中生來。此何物耶。生於天地之先。幸乎天地之後。既開闢以後。有此母氣。而後人物啓。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法自然而已。未開闢以前。有此母氣。而天地之功効以爲用。斯修性而性益煉。命而命立矣。豈空言自然者所可比歟。

天地間渾淪磅礴。浩蕩瀰綸。千顯千微。最廣最賾。自個中生來。此何物耶。生於天地之先。幸乎天地之後。既開闢以後。有此母氣。而後人物啓。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法自然而已。未開闢以前。有此母氣。而凡形形色色。莫不改易。周沙界而無有殆危。眞可爲天下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修煉之道。不外神氣二者。調之養之。返乎元始之人而已。其作先天氣神寓於無形。虛靈難狀。一到後天。氣之重者而輕揚。神之靜者而躁動。氣不如先天之活潑。常氣而化醇。神不似先天之光明。脫根塵而獨耀。此命之所以不立。性之所以難修也。學者欲得長生。須知氣必歸根。大根何以歸說。必以氣之輕浮者。復還於敦厚之域。乾坤蓋立。疑然一團。則氣還於命。而浩浩其大矣。以神之躁妄者。復歸於澄澈之鄉。了了常明。如如自在。則神還於性。而渾渾無極矣。如此神返元性。氣返元命。不曾天地未兆之前。渾淪無際。浩蕩虛豁。斯其氣愈固。其行愈速也。其虛無朕。其用無方也。由是氣愈重而愈輕。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天地。是神能靜而亦能動。易所謂妙萬物而爲神。子思子曰至誠如神是之重。恐氣輕而累重。反滯其行之機。如此從重自持。不愈速其行乎。縱輕其身而自視太小耶。夫輕則失臣。臣即氣也。失臣則失氣矣。躁則失君。君即神也。失君則失神矣。神氣兩失。而謂身能存。有幾乎。此殆不知人身難得。中土難生。而反自輕其身也。不誠大可慨歟。任彼戀戀世之榮華。慕富途之仕宦。只說利己者多。肥家者鮮。那知富貴之場。即是干戈之地。古來象以齒焚身。璧因懷獲罪。其爲害可歷數也。人奈何只見其小而不從其大耶。嘻嗑痛矣。

此言水輕而浮。爲後天之氣。屬外藥。金沈而重。爲先天之元命。號眞鉛。又號金丹。又號白虎。初弦之氣。其名不一。是爲內藥。先天金生水。爲順行之常道。生人以之。故曰重爲輕根。夫人生於後天。純是狂蕩輕浮之氣作事。以故水氣輕而浮。情欲多生。命實喪失。所以易老而衰。君子有逆修之法。無非水復生金。輕返於重。以復乎天元一氣。是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不過亭亭獨立。屹然特立。厚重不遷。養成浩氣。充塞乾坤。

有聲色之美貨利之貴。捨是爲衆人所榮觀。不爲君子所介意。富貴寓目。君子一如燕居獨處。超然於物色之外。莫知其爲有爲。奈何以千乘之主。至尊至貴可仙可佛之身。而不自愛。反以世路榮觀。人寰樂趣爲緣。不亦輕其身而自視太小耶。夫輕則失臣。臣即氣也。失臣則失氣矣。躁則失君。君即神也。失君則失神矣。神氣兩失。而謂身能存。有幾乎。此殆不知人身難得。中土難生。而反自輕其身也。不誠大可慨歟。任彼戀戀世之榮華。慕富途之仕宦。只說利己者多。肥家者鮮。那知富貴之場。即是干戈之地。古來象以齒焚身。璧因懷獲罪。其爲害可歷數也。人奈何只見其小而不從其大耶。嘻嗑痛矣。

此言水輕而浮。爲後天之氣。屬外藥。金沈而重。爲先天之元命。號眞鉛。又號金丹。又號白虎。初弦之氣。其名不一。是爲內藥。先天金生水。爲順行之常道。生人以之。故曰重爲輕根。夫人生於後天。純是狂蕩輕浮之氣作事。以故水氣輕而浮。情欲多生。命實喪失。所以易老而衰。君子有逆修之法。無非水復生金。輕返於重。以復乎天元一氣。是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不過亭亭獨立。屹然特立。厚重不遷。養成浩氣。充塞乾坤。

乾。化成一塊紫金霜。金丹大道與生人異者。只此處處逆施造化。顚倒乾坤耳。凡有功德有緣有道之士。迺吾此註。儘可施功。不受異端惑亂。然而天機盡洩於此。如有功德之人。得天啟沃。明白此旨。亦毋得輕洩。致干譴咎焉。至若經云千乘之主。即人心中之元神也。夫人之心。莫不欲一

身安泰。百歲康強。奈何知誘物化。欲起觸生。面以身輕用於天下也。此氣虛浮而衰氣。此神躁率而失神。身之存者。蓋亦鮮矣。何況金丹大道乎哉。此註已將築基煉己結丹還丹玉液金液小大周天之法則。詳細剖明。生等當誓諸神。佩服不忘。庶知之眞而行之至也。由是功成道就。永爲天上神仙。不受人間苦惱。豈不甚幸。各宜勉旃。

道德經講義卷一終

豐城黃寰元吉著

第二十七章

太上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摘。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襲者重也。易曰重明以麗乎天下是也。

聖人之心。只求諸己不求諸人。其施之於事物也。無爲不通。隨在皆當內無歉於己。外無惡於人。易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殆斯人歟。其於行也。時而可行。行之而已。前不見其所來。後不見其所往。抑何轍迹之悉化哉。其行之善有如此。其於言也。時當可言。言之而已。內不見辱於己。外不貽羞於人。抑何瑕摘之於言。無爲不通。隨在皆當之善有如此。至於物之當計。事之宜籌。揆之以理。度之以情。順理而施。如情而止。宜多則多。當少則少。何須籌策之勞。即此因應無心。物我俱化。非善計而何。更有宜閉宜結之事。其在他人不閉則亂。不結則散。而聖人外緣胥絕。內念不生。完完全全。非所謂善閉善結者乎。雖無繩約之束。關鍵之防。而無隙可乘。儼若彌縫甚固。其不可開不可解也。不誠天理渾全。無懈可擊耶。之數者。殆順乎自然之天。不參以人爲之僞。故其效如此。要皆內修而無外慕。自正而無他求。所以立己立人。人無遺類成己成物。物無棄材。其濟人利物之善爲何如者。是皆自明明德。又推之以理民及物。不謂之重襲其明哉。然而善人初不自知也。善人渾忘物我。故不善者感之而皆爲師。善人亦不自滿也。見不善人。善人即以之爲資。見善則從。不善則改。善人所由益進於善。而平於美大化神之域焉。若凡

人自棄其十。自還其能。見善者留之不問。不知仁以導模。不善者重之如道。反罪之而不屑。不知見賢思齊。不賢內省。善惡雖殊。而爲己之師資則一也。但此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恰愚而好自用。貶而好自專。不誠於味人哉。夫善者師之。惡者戒之。隨在皆有益於己。無人不有益於身。是誠修己之要術。治身之妙道也。人其勉之。

此見聖人之語無所不通。非物之理。自性命之道。體用原是兼賅。本末由來不離。如云善行如轍迹。推之氣機流行。河車自運。亦是如此。若有迹象。但見搬運存想。非自在河車。上合大道之流行。口言言無掛礙。而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曰神師西來意。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有取可摘。仰有言可見。非聖人心領神會。安能如是。釋氏曰道本無言。卻被人說壞了。是其意矣。曰善計無籌策。周公之數。不過喻名三百之數。實非有爻策可計。有則非自然之火候。曰善閉無關鍵。本是鴻濛未破。元神默默。元氣冥冥。返還於元始之初。以結胎而成聖。若有開閉有開。非內煉之道也。曰善結無繩約。言神戀氣而凝。命依性而住。神氣關合。復還太極。以結成黍米之珠。陽神之體。若有開勉強撮合。非自然之

凝聚。而不可以復命歸真。雖其功効如此。而修煉之要。不過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取法乎善與不善之類。返觀內省以爲功也。偏於才情假法。淺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縱有才智。亦過眛之夫。終不足以入道矣。於此見修道之要妙。舉凡原同一轍焉。

第二十八章

太上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修煉之道。氣從陽生。運轉河車。行憑子午。到得鉛氣抽盡。汞精已足。是鉛汞合合爲一氣。此既得雄歸以合丹。尤要雌伏以養丹。故曰知其雄守其雌。雄陰也。雌陽也。陰陽和合。呼吸綿綿。若存若亡。是其雌。大雄陽也。雄陰也。陰陽和合。呼吸綿綿。若存若亡。是

第二十九章

太上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或覷。或載。或隳。音怳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經曰呴急曰吹。

道本無聲無臭。清淨自然。修道者亦當不識不知。純任自然。此歷代祖師心印。自開闢以至於今。無有或外者。無如世之異端旁門。以讖言教爲孤修寂煉。辛苦頑空。無用。我豈不自思哉。將欲取天下而行有爲之政。吾見其不爲而不得已也。蓋天下爲神器之先所生。是天下之主宰。天下可爲而神器不可爲也。苟有爲焉。始則結吏乎事。究至萬般蹤悶。而天德無存。執之正所以失之也。蓋是。與世有爲而僞事。何如無爲而成功乎。與其有執而失當。何如無執而得道乎。況道原於天。天道無爲而自化生其中者。又何異耶。試觀復生之時。乾元資始。或陽往而行先坤元資生。或陰來而隨後。一動一靜。一伸而屈。吸之則油然而呴。氣之出則悠然而吹。如是則生氣暢生機。水炎。至於寒。受不同。剛柔亦異。或受氣多而精強。或受氣少而精竭。要皆後天之不齊。物生之各別。故有時而伸氣機。油油下臨。亦皆天道之自然。非人力所可致也。雖下手之初。不無勉強之迹。然亦因其勢順其時。固久違而不孰耳。是以聖人於採藥煉丹時。要知去其已甚。去其太奢。去其過泰。在在歸於中正。時時處以和平。雖曰有爲而亦等於無爲矣。雖曰有作而亦同於無作矣。故有無相生。始可言大道。

此言大道無爲。無爲者先天養性之學。然亦有爲。有爲者後天煉命之工。須知有爲無爲。性命之修持各異。而其中之主宰。總不可以偶動。動則非中。無論有爲不是。無爲亦非。惟中有主而不亂。知時識勢。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則無爲得矣。即有爲亦得爲。主宰者何。即天下之神器是也。人能知得本原。一歸渾渾淪淪。虛靈不昧。始而有爲。有爲也是。終則無爲。無爲也是。不然。既曰無爲自然。則孔子何必言道。何必言困知勉行。何必言擇善而固執。知修身之道。端在性命。性命之工。須分安勉。不必強爲分別。總在人神明其德。如治國然。治則用文。亂則用武。相時而動。動

天而行。無平左右逢原。無在不得其宜
矣。第此可爲知者道。難爲板滯者言也。

第三十章

太上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上古之世。各君其民。熙熙皞皞。其安無事之天。人已渾忘。降及後世。各子其民。各子其國。各子其家。人心思爭。域習化。又焉有戰爭之事哉。道其工作亂而征伐起。蚩尤犯上而兵革興。於是文則有兵戎。治則用禮樂。亂則用干戈。朝廷所以文武並重也。然有道之君子。達而在上。輔佐熙朝。賁飾邦治。惟以道事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此是何故。蓋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人心思返。天道好還。寃仇報復。靡有休息。又況兵過之鄉。人民罹害。師行之處。雞犬亦空。以故殺戮重而死亡多。戶填巨港。血滿長城。無貴無賤。同爲枯骨。生之數不曾殺之數。死之人多於生之人。由是非里蕭條。田野荒蕪。而荆棘生矣。且鋤殺之氣。大傷太和。乖戾之風。上干天怒。因而陰陽不調。災癘時作。旱乾水溢。頻來凶荒。饑饉洊至。民不聊生。朝不及夕。古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勢所必至也。然而饑寒交迫。盜心日生。年歲凶荒。亂民迭作。亦有不得不爲兵戎之詰者。古云兵貴神速。不貴遲疑。故善用兵者。亦果而已矣。行仁義之師。望若時雨。解倒懸之苦。迎以壺漿。如武王克戎而天下定。無非我武維揚。殲厥渠魁已耳。何敢還殺數於片時。取强威於一已。其果而勝也。切勿自矜。矜則有好兵之念。切勿自伐。伐則有黷武之心。就令除殘暴於反掌。登人民於春臺。亦安邦定國之常。救世扶危之道。爲將帥者分所應爾。何足驕於人哉。夫驕人者好殺人者也。縱使果敢弭亂。出斯民於水火。然有此三心。雖無殺之事。而殺之機已伏於中。非道也。須知行兵之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即未損一兵。未折一將。不傷一民。不戕一物。亦未足語承平之雅化。何況非聖主所期許者。果而勿强。爲可也。詩云勤君奏貢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以此思之。兵危事。戰凶機。非大下生生之道也。況乎主客相敵。驟曰持久。師老財殫。臣讎民怨。可已而不已。其何以爲國乎。更有堅壁相持。連年轉餉。一旦偶疎。而敵或抵其險要。絕其糧餉。士困風而預走。軍望氣以先逃。昔日雄師。今成灰燼。亦何怪其然耶。夫亦曰物壯則老。其勢有必然者。且夫用兵之事。以有道誅無道者也。如此窮兵好戰。欲安民反致害民。欲弭亂反將生亂。不道極矣。夫誅無道而自行不道。何如屯田防邊。休兵睦鄰。早已之之爲愈也。否則如諱伐二苗。昔民負固。諱不修戎而修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此不威之威。不武之武。其於威武者多矣。爲上者知之否。

此言用火行符採取烹煉之道。是有爲有作。比之用兵克敵。大是一場凶事。不可大意作去。如曾子之戰競自惕。子思之戒愼時敗。方可變化氣質。而動。遵道而行。無偏無黨。無險無危。直臻神化之域。如破漏之人。與年老之體。後天鉛汞將盡。性命何依。不得不用鼓琴招鳳二法。而後有玉芝靈苗。刀圭上藥。可採可煉。化凡軀於烏有。結聖胎於虛關。第

火候不密。非得真師口授。萬不能測。微精微。但得秘密天機。然內德外功。一有不滿。猶爲神天所不佑。惟虛心訪道。積德累人。事事無愧。在在慈仁。以讓以柔。以忍以下。神依於氣。氣聚於神。綿綿不絕。造到固蒂深根。決不時而忘之。紛紛馳逐。時而憶之。切切不已。故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即使讎善。而火候之後。凡氣已除。眞氣未曾積累。必似無似有。微而難測。且有不煉而氣散者。皆由心有出入。似覺草之難除。故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況夫神火一煅。陰氣雜留。而多年之殘疾。自幼之沉痾。悉被驅逼。其輕者或從汗液濁溺而出。其重者或外生瘡毒而化。種種不一。修士不可驚爲病也。只要心安即能化氣。可見煉己之道。必化凡體爲玉體。變濁垢爲金軀。切不可驚。驚則又動後天凡火。而大傷元氣也。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用兵者貴果而已矣。在修士當此體化純乾之時。切不敢。善用火者貴神速。故曰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可恃。恃其才以爲不饑不渴可以行步如飛。冬不媿夏不扇。無端妙用。迥異凡人。而自以爲强也。自謂爲强。又動後天凡火。不遵外人講論。必至內藥傾危。況生一自强之心。即令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件件功成告畢。不差時刻。而自矜自伐。驕傲凌人。殊非載道之器。縱果於成功。亦必果

於偃事。倒之極也。安可勝言哉。又況自恃其強。而不知謹下存心。雖與修德凝道。猶草木之堅強者無生氣。反不敵柔脆者有生機。勢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光陰愈邁。精氣愈衰。欲其長享生人之樂得乎。故曰物壯則老。以此言之。自高者適以自下。自豪者適以自危。不道甚矣。不如去其剛強之心。平平常常。安安穩穩。聽理行將去。隨天擺布來。庶幾不強而自強。不道而有道耶。此下手用火之工。大有危險存焉。學者其慎之。

第三十一章

太上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佳者利也。

聖人之治天下也。道德爲上。政教次之。至不得已而興征伐之師。偏干戈之用。長子帥師。弟子輿尸。爲貞凶。易所深戒也。而況逞虎視之雄。黷鼙揚之烈。耀兵革於疆場。肆威武於邊鄙。以侵伐爲利用。以爭戰爲能事者乎。如此用兵。非弭亂也。實佳兵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古人以止戈爲武。此則以窮兵爲能。非君子常用之器也。君子常用之器爲何。道也德也。好生惡殺也。若言兵則殺機見矣。夫殺伐聲張。河山震動。雖聖人之治天下。不得已而爲之。何敢矜奇立異。自詡爲功耶。彼旁門左道。以進火退符。採藥煉丹。一切有爲有作之法。視爲神仙之道。誤矣遠矣。然少壯之體。不須採煉之工。可以得藥結丹。而衰老之軀。氣質物欲。濡染已久。不加猛烹急煉之功。則氣質不化。物欲難除。以汚濁之身。而欲行無爲自然之道。安可得乎。是猶屋宇不潔。嘉賓難迎。人須掃除身中汚垢。而後色相俱空。與根悉拔。本來眞性。自在個中。雖然勉强修持。亦要安然自在。方不動後天凡火。有傷性命。故太上以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否則有後天而無先天。僅凡氣而無眞氣。一腔火性。其能久耶。故曰美之者。是以殺人爲樂也。以殺人爲樂。則殺機滿腹。烏足爲天下之主。受天下之福。其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是知修煉之士。雖用作爲工夫。亦要有仁慈惻怛。謙下柔和之心。斯後天中方有先天。古人火候無爻策。藥物無斤兩。順天而動。平性以行。雖有

反多賊容。仍以喪禮處之而已矣。孟子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又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足見神武不殺。仁者無敵。尤爲治世之良模。而用兵非聖人之常道。王者所不貴也。

此喻臨爐用火。實爲老嫩之人。扶衰救弊。不得已而爲之。何敢矜奇立異。自詡爲功耶。彼旁門左道。以進火退符。採藥煉丹。一切有爲有作之法。視爲神仙之道。誤矣遠矣。然少壯之體。不須採煉之工。可以得藥結丹。而衰老之軀。氣質物欲。濡染已久。不加猛烹急煉之功。則氣質不化。物欲難除。以汚濁之身。而欲行無爲自然之道。安可得乎。是猶屋宇不潔。嘉賓難迎。人須掃除身中汚垢。而後色相俱空。與根悉拔。本來眞性。自在個中。雖然勉强修持。亦要安然自在。方不動後天凡火。有傷性命。故太上以恬淡爲上。勝而不美。否則有後天而無先天。僅凡氣而無眞氣。一腔火性。其能久耶。故曰美之者。是以殺人爲樂也。以殺人爲樂。則殺機滿腹。烏足爲天下之主。受天下之福。其不可得志於天下也必矣。是知修煉之士。雖用作爲工夫。亦要有仁慈惻怛。謙下柔和之心。斯後天中方有先天。古人火候無爻策。藥物無斤兩。順天而動。平性以行。雖有

作爲。亦不爲害也已、

第三十二章

太上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同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本冲淡無朕。而實萬象森列。無人不具。無物不有。人物未生以前。此物實爲之本。人物既生以後。此物又爲之根。雖至隱至微。而要不可一刻離也。離則萬事萬物皆瓦裂矣。故曰道常無名。爲學人計。不得不強爲之名。曰黍珠一粒。陽神三寸。白在玄宮。周通法界。猶之太樸完全。其物雖小。下降坎宮。真陽亦復上升。交會於黃庭土釜。我以神氣凝住於此。久之真陽即真氣。真氣即鉛也。汞爲精鉛爲氣。一者恃後天有形有象之鉛汞。只可順而生男育女。不可爲長生大藥。必從此汞之下降鉛之上升。合合不化。靈性無依。故煉丹之士。必先煉精化氣。所謂此精不是凡精。乃是玉皇口內滴。玉皇比心也。心中真液即滴也。既得精生汞化。由是靈液下降坎宮。真陽亦復上升。交會於黃庭土釜。我以神氣凝住於此。久之真鉛從此蓬勃細縕而有象。此即所謂得藥也。然靈液即真水。真水即汞也。

修身之道。不外性命。人欲盡性立命。必先存心養性。保命全形。於以修之煉之。積之累之。則本性長開。天命在我矣。然欲盡心。必先知性。知得人生之本。純乎天理。不雜人欲。謂之審智。由此還欲存理。時時省察。刻刻防閑。倘令私欲盡淨。天理流行。洞見本來面目。惺惺不昧。了了常昭。即是圓明妙覺。此非外面之想像。乃自家之眞知。他人莫能喻也。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若欲立命必先煉己。煉己有兩端。一曰物欲。物欲不除。天真難現。含此而欲得藥結丹。亦猶燒殺糠粃之中。不先耘爽。勢必前莠並植。非先勝人欲。常操常存。則有定守。未必有定力也。故曰勝人者有力。一曰氣質。氣質不化。身何由固。所以剝庵存液。剝液存神。剝神還虛。胖胖剝盡。方能與道合眞。苟非精固氣壯。焉能戰退群陰。掃除六賊。致令一身內外。精炁如一。變化凡軀。煉成仙體哉。故曰自勝者強。如是性已了矣。命已立矣。功不於此成乎。雖然。起火有時。止火有候。若當火足之時。不行止火之功。精必隨氣之動而動。故知止養丹。如貧者之積財而富。常覺有餘。既知止火。尤要進火以養丹。退火以溫丹。非有志修士。斷不能綿綿密密。不息不息如此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即此強行者有志之謂歟。自此溫養之後。但安神息。一任太空。無一時一刻之失所。子思子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者此也。至若凡身殷化。眞靈飛昇。亦猶凡人之死。但凡人之死。死則神散。而聖人之死。死猶神完。形雖死而神如生。烏得不與天地同壽耶。

道德經講義 卷二

此云知人道。勝人欲。猶是窮理盡性一邊之學。惟性見心明。洞徹本原。神强氣壯。煅盡渣滓。始能了性而立命。性命不分二途。復還於混沌未開之天。而陰神盡滅。陽神完成矣。其間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尙有止火養丹。悟眞云若也持盈未已心不免一朝遺殆辱。此之謂也。大煉精化氣。爲入胎之始。煉氣化神。爲成胎之終。不知止火。則氣不入於胎。精雖煉而爲氣。猶可因氣之動而復化爲精。且不知止火。則神不凝於虛空。氣雖煉而成神。猶可因神之動而復化爲氣。故知足常足終身不辱。太上之言。非欺我也。至若神歸大定。氣亦因之大定。百年之久。渾同一日。一念游移。即同走丹。如此任重道遠。非强行有志者。不能常止其所。歷久而不散也。三昧火化。立上凌霄。雖死猶生。其精神直與天地同壽。盡於此矣。

第二十四章

太上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視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故能成其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汎者。濫也。

道本淵涵無極。浩蕩無涯。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視此可見道之隨時取用。無人不遂。無物不充。斯道也。何道也。萬物生生之本也。道在天地。萬物資以爲生。而不辭其紛擾。以資無不足。故生無人不被其涵濡。無物不荷其輔翼。且萬物之自生自育。而道若不知其爲生爲育。普證一切。包涵萬有。斯誠衣被萬物而不以爲主焉。道之功成浩浩乎無可名也。常無欲也。無欲即常清常淨。眞常之道也。就其小而名之。雖一草一木之微。無有或外。蒲輪莫致。幽谷莫窮。而道不見爲有。其成功爲妥若乎。雖不名爲有。而天地萬物資以爲生。而不辭。故曰自勝者强。如是性已了矣。命已立矣。功不於此成乎。雖然。起火有候。若當火足之時。不行止火之功。精必隨氣之動而動。故知止養丹。如貧者之積財而富。常覺有餘。既知止火。尤要進火以養丹。退火以溫丹。非有志修士。斷不能綿綿密密。不息不息如此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即此强行者有志之謂歟。自此溫養之後。但安神息。一任太空。無一時一刻之失所。子思子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者此也。至若凡身殷化。眞靈飛昇。亦猶凡人之死。但凡人之死。死則神散。而聖人之死。死猶神完。形雖死而神如生。烏得不與天地同壽耶。

道德經講義 卷二

而名之。雖一草一木之微。無有或外。蒲輪莫致。幽谷莫窮。而道不見爲有。其成功爲妥若乎。渾然一團。絪縕萬物。無隙可尋。渾然一團。絪縕萬物。無隙可尋。渾然一團。絪縕萬物。無隙可尋

倘坎離。各自分散。全不相依。呼吸亦不相調。到得收回外氣。以制內妄陰精。氣到之時。陰精自化。上下心腎之氣。既合爲一。自然絳宮安閉。腎府自作。外之呼吸與內之眞息合爲一氣。渾如夫婦配成。棄而不散。日充月盛。眞陽從此現象矣。此倘化氣之明徵也。既已化氣。再行向上之事。何謂向上之事。斯時呼吸合一。神氣交。凝聚丹田。運轉悠揚。幾如活龍遊泳。一日有無數變化。我惟凝神於中。注息於外。聽其天然。自然靜極而動。動極而靜。此倘煉氣化神也。到得靜定久久。我氣從調。前此運轉流行於丹田者。此時亦煉極熟。覺得但有但無。若動若靜。相看不覺。總自始知。此際務將知覺之心。一齊泯去。自想無在。萬慮全消。倘丹田交會之神氣。融他自然。神人氣中調。自溫自暖。我惟致虛守寂。純化自然。神入氣中而不知。氣周神外而不覺。如此煉煉一陣。自有一陣香風。上沖百脈。通體蒸蒸。此所謂神生氣也。又覺精神日長。智慧日開。一心之內。但覺一氣從規中起。清淨微妙。精瑩如玉。此所謂氣生神也。如此神氣交養。由兩相生。斯時正宜撒手成空。不粘不脫。若有心若無意。此煉神還虛之實際也。此三件功夫。一時可行可到。學人須遵道而行。不可但到神氣相交。未至大靜。倘行下悟。又不可但到神氣大交。凝成一片。混不分明。未免

到處無清淨自然之境。速離半地。必須照此行持。從煉精起。至於氣長神旺。久久化爲清淨自然。再加歸爐封固工法。然後合乎大地盈虛消息。與一年作夏秋冬氣象。如此始完全一周。工夫照此修持。自然我氣從調。我神從靜。中有無窮變化。不識生機。由是日復勤工。綿綿密密。寂照同歸。自有浪氣蒸蒸。上朝泥丸。下流丹府。透百脈而貫肌膚。勃然有不可遏之狀。此河車之路。自然而通。我不過順其所通。而略爲引之足矣。非若旁門左道。以自家私意。空空去運。死死去行。不覺他自動自靜。而爲之起止也。久之丹成道立。走霧飛空。與天爲徒。聖人之成其大。誠非輕易也已。

第三十五章

太上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用之不可既。

陰陽交媾。大入合氣之境。似夢非夢。似醒非醒。於此定靜之中。忽覺一縷熱氣。混混綿綿。氣暢神融。融融洩洩。兩兩交會於黃房之間。將判未判。未判忽判。此倘眞鉛現象。心花發露。曖氣融融。元神躍躍。不由思觸。自然發生。斯乃玄關兆象。太極開基也。斯時惟用一點眞心。發眞意以收攝之。此意屬陽爲戊土。其實一意。不過以動靜之基。分爲戊己之土而已。蓋玄牝未開。混沌之中。有此眞意爲主。倘無欲觀妙之意。及玄牝開而眞機現。倘有欲以觀其竅。謂之陽土。一爲無名天地之始。一爲有名萬物之母。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此一點眞意。爲之貫注。修行人能以眞意主宰運行。庶不至感而有思。動而他馳。所謂天關由我。地軸由心。宇宙在乎身。萬化生於心。皆此時之靈苗。爲之運用而主持也。故曰。客先一息。則眞機未現。探之無窮。客後一息。則凡念已起。探之又多夾雜。不堪爲我煉丹大藥。此須有大智慧大力量。方能於此一息中認得清把得定。以爲成仙證聖之本。雖然。此倘玄關。始而其氣柔脆。只覺微有熱意。從下元起。久則踴躍周身。似有不可遏抑之勢。學人須於至微處辨得明白。以我眞意主持。毫不分散。久之氣機大有力量。一任兀兀臲臲。隨其所至。不加一意。不參一見。斯得之耳。到得氣機非旺。一靜即

大機發動。迅速如雷。雖一切阻礙之鄉。不能禁止。總要有盛世之心。爲之主持。乃無差也已。

第三十六章

太上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大有盈虛消長。人有夭殤窮通。此亦氣數之常。然只可以概凡夫。而不可以律聖人。聖人則有挽回天地之能。扭轉乾坤之德。要不外顚倒陰陽。逆施造化而已。即如時至秋也。萬物將收。而欲噏弱而難噏。聖人則有張天地之氣運。強血氣之功能焉。時至冬也。萬物將藏。而欲檮奪而難生。聖人則有氣象之重興。歲月之我與者。此至微而至明。實常而實異。非聖人莫喻也。易危爲安。反亂爲治。非神勇者不能臻此神化。然究其所爲返還之術。不過曰柔曰弱。惟其柔也故能勝剛。惟其弱也故能勝強。魚無水則滅。一旦脫之於淵。則水涸而生機息矣。亦猶人無眞一之精。則所存者幾希。人之與魚。同一不離乎水。但非天露之水。乃造道淵深。而一元之水。洄洄乎來。頹相灌溉也。昔莊子謂相濡以沫相呴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是其旨矣。後世旁門。以有形有質之精。爲修煉長生之本。殆不知道之爲物。剛健中正。純粹以精。都從恍惚杳冥處無自然而生者。其中火藥之密機。烹煉之的旨。非聖師不授。非至誠不發。非有功有德有心訪道竭誠求師者。未易仙緣湊合。蓋天機密秘。天地至寶。鬼神最欽。安傳匪人。殃遺九祖。對國家利用之密器。不可以輕示人。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學者亦見及此乎。

此言修道之士。眞有宇宙在手萬物生心之妙。然亦不過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順而取之逆而施之足矣。其寓生機於殺機之中。即所謂至陰肅肅至陽赫赫出乎天。地而出乎地。山至陰而取至陽。所謂盜機者此也。人能於黑山窟取陽。鬼窩裏取寶。即是盜生機於殺機之內。要皆在天地虛空中取。人身虛靜處奪。此精機是眞精。非世之凡精可擬。人能盜之不失其時。用一度工自有一度之過否。勤學者以柔以弱。立德立

應得神天之佑。自有仙人傳授口訣。不用最大事情。驚天地而動鬼神。縱是神仙。要皆不傳者多。蓋天機至密。不可違也。莊子曰。使道可獻人則人莫不獻之於君。使道可進人則人莫不進之於親。使道可與人則人莫不與之於子孫。而皆不可得。而不可傳之於弟兄。使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之於子孫。而皆不可受。以致自遺天寶。悔之無及。斯殆有公而不公者何。誠以中無德而道不立。中無主而道不行也。合數聖之言觀之。則知國之利器。不可輕以示人矣。後世修士。切勿以大道爲公。不擇人而授。以致自遺天寶。悔之無及。斯殆有公而不公不公面公之旨。非下學所能參其微也。似宜慎之

第三十七章

太上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皆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雖自然無爲。然著於無爲。又成頑空之患。無爲而有爲。有爲仍無爲。斯體立而用行。道全而德備矣。所謂當應當靜當寂當惺。放之則彌綸六合。卷之則潛伏寸衷。即此沖漠無朕之時。有此坐照無遺之慨。雖曰無爲。而有爲寓其中。雖曰有爲。而無爲賅其內。斯大道在我。大本當存。任脩貴王侯。若無此道爲根本。則萬物皆隔閡而難化。惟能持守此道。則天下人物。性情相感。聲氣相通。自默化潛移。而太平有象矣。雖然。承平日久。古道難敦。此亦情所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怪也。及創造頻仍。繁華肇起。人心愈險。鬬亂彌多。此又天地之氣數。人所不能逃者。惟聖人具保泰持盈之法。久安長治之謀。於文物初開之世。而以無爲無作無思無慮。渾然無名之太樸。爲之修諸己而措諸民。導於前而引於後。純乎天不雜以人。所以內鎭宮庭。外鎭天下。屯之初九曰盤桓利居貞。爲草昧初開者之一鎭也。夫石蘊玉而山輝。水怯珠而州媚。凡樸之鎭猶且如此。況無名之樸。合民物而一爲之鎭乎。倘不歸渾穆。鬬難使會極歸極。咸登祖席之安。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渾忘道德。不識天人。斯爲得之。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自正。此殆恬淡無欲。郅治無爲。上不知所爲。下不知所應。上與下兩

相安於無爲之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舜之無爲而治。所以獨隆千古也。爲民上者。可不以無爲爲本哉。

此論治世之道。無爲爲本。修身之道。亦不外此。侯王比人之身。至煉至貴。俗云一劫人身萬劫難既得人身遇已奇矣。又聞正法不更美乎。於此不修。則精神必耗。身命難延。一轉眼間。氣息混滅。又不知爲鬼爲蜮。或默或禽。輪廻六道。轉轉不停。何時纔得出頭。今逢法筵大展。大道宏開。可不急急修持。而令歲月之蹉跎耶。萬物比人。身中五官百體血氣精神。能守此無爲常道。則諸虛自息。百骸俱理。肌膚潤澤。毛髮晶瑩。不啻金相玉質。侯王能守萬物自化。比一心內照。則變化通靈。終火候未純。氣質尚在。當此精神大整。智慧頓生。或好談過去未來以還其才。或喜語建功立業以誇於世。種種作爲。皆由道德未純之故。惟此主宰丹成。重安爐鼎。再開乾坤。仍以無名太樸。鎮於八卦爐中。內用天然神火。外加增減凡爐。久久火化。渾無名之樸亦渾忘焉。此無知無欲。恬然淡然。則凡身變化。自返返於先天一氣。而仙道成矣。所謂不欲以靜。天下將自

第三十八章

太上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古之風。渾渾灝灝。一任其天。浩浩淵淵。各安其性。上下無爲。君民共樂。忠厚成風。訟爭不起。何世道之敦龐若此乎。皆由安無爲之天。率自然之性。一時各老其老幼其幼賢其賢親其親。安耕樂業。食德飲和。不知道德之名。更不聞仁義禮智之說。然而抱扶完貞。任氣機之自動。與天地以同流。儻若不教而化。無爲而成。自與道德仁義禮智合論。則道德又爲體。而仁義禮智又爲用。以道德而德爲一。仁義禮智不相違焉。夫以道德並言。道爲體而德爲用。以道德之名。分爲仁義禮智之說。其實道德中有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內有道德。無彼此無缺缺也。降至後世。而道德分矣。等而下之。仁義禮智亦多狃於一偏。此皆由氣數之推遷。人心之變詐。故不至於此。太上欲人返本還原。歸根復命。乃爲之嘆曰。上德無爲之人。惟率其性。不知有德。是以其德常存。下德有爲之士。知德之美。而愛其名。好行其德。惟恐一失其德。輒喪其名。此固不

宜。順理行去。有爲仍屬無爲。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更有好義之人。際亂離之日。欲復承平。大興掃除之功。欣欣自喜。悻悻稱雄。不能一歸淡定。雖或久安宇宙。人物一新。而上行下效。民物之相爭相奪者不能已也。至於上禮之君。人心愈變矣。習往來之儀。論施報之道。或厚往而薄來。或施恩而報怨。則不能相安於無事。朝有內革。俗有相奪。不能彼此相合。遠近同情。稍有不應。而攘臂相爭。干戈旋起。不能與居與處而相安。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於今人愈變事愈繁。而忠信之壞已極。不得不詳禮以維持之。無如徒事外面之粉飾。不由中心之發皇。醴酪日多。其實日薄。是非愈紊。彼綠禮以爲維繫人心之計者。殆未思屢於外不由於中。必至內外交征。是非凶終而隙末。欲安而反危。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倘如智非奇計異謀。預度先知之斜察。乃由誠而明。不思而得。不學而能。自然慮明如鏡。智燭如神。豈逆詐億信所可比哉。然道之華非道之實。且察察爲明。必流於虛譎詐僞而不覺。在己或矜特識。其實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有眞識定力。知敦厚以爲禮。故取其實不取其華。去取攸宜。而大道不難復矣。

此言道德廣面有仁義。仁義廣面有聖智。念起念下。亦人心風俗使然。無足怪者。至於修養一事。雖精服氣出面道一變。採藥煉丹出面道一變。莫不堪言矣。誰復知玄關一竅。爲修道之要務乎。吾今爲人示之。人欲識此玄關。須於大廢勞大休歇後。方能了徹。得這個玄機。又曰念起是病不續是藥。又曰放下屠刀立成佛地。總不外廣衛虛粉粉擾擾時。從中一覺而出。即是玄關。所謂回頭是岸。又曰彼岸非遙。回光返照。此玄關未開之前。先加一番意思去尋度。於玄關既開之後。又加一番意思去守護。此念慮紛紛。猶天本無雲翳。雲翳一散。即現太空之面容。這箇玄機。又復加一番煩惱。轉令清明廣大之天。因著不得一毫擬議。擬議即非。著不得半點思慮。思慮即錯。惟於玄關未開時。我只順其了照之意。於玄關既開後。我亦安其本照之常。念若紛馳。我即收回。收回即是。神如昏困。我即整頓。整頓即是。是何如之簡而捷便而易乎。特患人於躰上安躰。動中特動。靜裏求靜。就涉於窒礙。而玄關分明在前。即又因後天知慮遮蔽而不在矣。吾今示一要訣。任他思念紛紜。莫可了即。我能一覺而動。即便掃除。此即是玄關。足見人之修煉。只此惺照之心。亦如天宮赤日。當須光明洞照。一毫昏黑不得。昏黑即落污暗地獄。爲能撥開雲霧。青天白日。明明在前。如本無想。即落凡夫窟臼。非神仙根本。總之仙家無極玄妙。惟明心見性。乃修煉要訣。若丹是何物。即吾丹田中細細元氣是也。然此元氣與我本來不二。元神會合一處。即可長生不死。但水府求玄。欲修成金液之丹。不得先天神息。探取烹煉。進退溫養。而成金丹。雖然。既得元性元命矣。不能自家會合爲一。猶五籔六的。往來交通。亦不能結爲夫婦。故丹經云眞意爲媒妁。蓋又云眞息爲媒妁。豈不與古經相悖乎。不知眞意者煉丹交合之神。眞息者煉丹交合之具。要皆以神氣二者合之爲一而已矣。第無眞息。則眞氣不能自升自降會合溫養結成玄珠。既得眞息。若無眞意爲之號令擁持嚴密。則使眞息亦不能往來進退如如自如。故曰眞意者煉丹之要。然眞意不得眞正元神。則眞意從何而始。惟於玄關竅開之初。認取這點眞意。於是返而持之。學顏子拳拳服膺。斯得之矣。況元神所流露。即是眞道。即是一等。亦即得一而萬事畢之道。學人認得分明。大丹之本立矣。昔邱祖云息有一

第三十九章

太上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大道無偶。一而已矣。一者何。即鴻濛未判之元氣。混沌未開之無極。生成萬物之太極。要之元氣無形。謂之無極。萬物皆從無極而有形。實爲天下之根。謂之太極。即此是道。聖人無可名而名之故曰一。若無一則無物。無物便無一。得之則生。失之則沒。自昔元始以來。其得一而成形成象。繩繩不已。生生不息者。大周沙界。細入微塵。無或外也。中庸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可遺。孰非此一乎。故綜而計之。天之清也得一而清。地之寧也得一而寧。神之靈也得一而靈。谷之盈也得一而盈。萬物之生也得一而生。侯王之正己以正天下也。無非得一以貞而已。縱或大小異象。貴賤殊途。表裏精粗。幽明人鬼。至於不可窮詰。孰能外此一以爲包羅哉。即如天至高也。無一將恐崩裂。地至厚也。無一將恐發泄。神至妙也。無一將恐不靈。空谷傳聲。氣至盈也。無一則恐竭矣。萬物負形。氣至繁也。無一則恐滅矣。侯王至高而至貴也。無一以貞天下。恐位高則

危。名貴則數矣。是一安可忽乎。果能山一般萬。浩萬無垠。洞深莫測。則天地神谷萬物侯王。俱賴此一以爲主宰。而蠢大際地。彌綸無際。尤周不窮。如此其極。是高莫高於道。貴莫貴於一也。雖然。自無而有。有何高焉。有何貴焉。假使貴莫與京。亦由氣之自微而顯。故以賤爲本歟。否或不居於賤。自置太高。則中無主而道不立。心已紛而神不凝。欲於事事物物之間。合天大中至正。復歸於一道。豈亦鮮矣。假使貴莫與京。亦由氣之自下而高。由賤而貴。故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非以賤爲本歟。否或不居於賤。自置太高。則中無主而道不立。心已紛而神不凝。欲於事事物物之間。合天大中至正。復歸於一道。豈亦鮮矣。故自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此非以賤爲本歟。否或不居於賤。自置太高。則中無主而道不立。心已紛而神不凝。欲於事事物物之間。合天大中至正。復歸於一道。豈亦鮮矣。

則賤生焉。如石之落落而堅確。譬則危起焉。均太上所不欲也。何貴之爲愈哉。

若抱一者之自賤而已下。後終至於高不可至貴莫可言之爲愈哉。

此言修道成真。只是此一。無有二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然究何一哉。古人謂鴻鴻濛濛中。無念慮無流注。一個廓而無寂而惺者之一物也。此物莫則包載法界。窄則不立錐處。顯則九夷八蠻無所不到。隱則纖芥微塵無所不容。所謂無極之極不神之神。真無可名。

不自有而非也。聖人當大道之成。雖千變萬化。無所不具。而其先必於至虛至無中採之煉之。然後大川流行。浩氣充塞於兩大。若非自無而煉。譬

得彌綸天地。如此其充周塵寰乎。故曰有生於無。而有從靜篤中煉出微陽來。纔也自有而無。從蓬勃內復歸於恬淡。其卒也又自無而有。混混沌沌。人我俱忘。久之自煉出陽神三寸丈六金身。可見有有無無。原迴環不已。送運靡窮。學者必照此行持方無差忒。

此言金丹大道。非有他也。只是眞氣流行。其動也如潮之汐。惟清修之子。冥心內照。自考自證。方能會之。非言語所能罄也。人能明得動機是我生生之本。彼長生不老之丹。是外是乎。況人人共有之物。無異同無欠缺。只爲身動而精不生。心動而氣不寧。於是乎生老病死苦。輾轉不休。輪迴不已。若欲脫諸一切。非先致養於靜。萬不能取機於動。反我生初元氣。但此個動機。其勢至微。其氣至纖。稍不小心。墜時而生矣水變經。流爲後天形質之私。不可用矣。故曰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由此一動之後。採不失時。則長生有本。大丹有根。如執所有而力行之。篤所好而固守之。難得藥有時。成丹可俟。無如冲氣至和。而因此後之採取不善烹煉不良。一個太和之氣。遂被躁暴凡火傷之。道本至陽至剛。必須忍辱柔和。始克養成丹道。太上所以有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之教也。然道雖有氣。動猶是無中生有。有而不以弱養之。則不能

事他
求哉。

第四十章

太上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大道人人具足。個個圓全。又何待於復哉。不知人自有生而後。氣拘欲蔽。知誘物化。斯道之爲所汨者多矣。苟非內養精修。外去諸擾。凝神調息。絕慮忘機。安得一陽發生。道氣復返乎。故曰反者道之動。煉丹之始基也。迨至藥已歸爐。丹亦相結。汞鉛渾一。日夜內視。面金丹產形。自此

反於虛無之天。道又何自而成乎。人第知一陽來復。乃道之動機。而不知反本還原。有象者仍歸無象。蓋有象者道之迹。無象者道之眞也。知此則修煉不思無基矣。

第四十一章

太上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德經講義　卷二

天地未有之先。原是虛虛無無。洞洞濛濛。一段氤氳太和之氣。醞釀久之。氣化充盈。忽遇一陞而動。太極開基矣。動而爲陽。輕清之氣。上浮爲天。靜而爲陰。重濁之氣。下凝爲地。天地開闢而人物滋生。芸芸萬姓。有幾能效天地之功用哉。惟聖人從混沌中一陞而修成大丹。以此治身。即以此淑世。雖未敢緘口不言。卻亦非概人而授。隨緣就緣。因物付物。方合天地大公無我之旨。時而遇上士也。聞吾之道欣然向往。即勤而行之。略無疑意。此其人吾久不得見之矣。時而遇中士也。出於予口入於伊心。亦屬平常。了無奇異。未始不愛之慕之。一瞬而欲幾之。無奈世味濃而道味淡。聖念淺而俗念深。或遲或就。若存若亡。知不免焉。至於下等之士。習染日深。氣性多戾。一聞吾道。不疑爲妖言惑世。便指爲聚衆斂財。詆

隔自飾。目規規自守。不能回轉自如。我思太方無方。渾然一團。不落邊際。又何模稜之有。凡物之易就者無美觀。急成者非大器。我能循循善遺。則庶近效。不計淺功。久於其道。自可大成。又何歎於已乎。要之道本眞常。自然恍惚爲狀。我能虛極靜篤。則無音而大音出焉。無象而大象形矣。施之四海皆準。傳之萬世不窮。豈僅推重於一時。而不能揚徽於萬代耶。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道之建施。實有如此神妙者。其間孰是爲之孰是與之。亦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而已。此言抱道人間。用無不足。給萬物而不匱。周沙界而有餘。且使化功大成。宜上士也。

太上爲世之不自韜光養晦。立德修身者。言彼稍有所得。便矜高自詡。五蘊未空。六塵不淨。猶屋蓋草茅。火有所借而然。若只修諸己。不求諸人。渾渾乎一歸於無何有之鄉。廣膜之野。縱有外侮。猶舉火焚空。終當自息。如此修己。眞修己也。惟其如此。故人與己兩相安於無事之天。否則於道無得反招尤也。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其見惡於人也宜矣。修道者知此。可以免務外之患。亦可無外侮之患。

第四十二章

太上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父與甫同。上聲。其業也。將以之教衆人也。

道家始終修煉。惟以虛無爲宗。元始天王。道號虛無自然。即是此義。由虛而實。是謂眞實。由無而有。是謂妙有。偏不虛不無。非但七情六慾。寧寒眞忘本時。無以離萬事化陽神。即靜空千照。有一點强忍意氣持之。亦是以心治心。追將本來面目遮蔽無存。總之虛無者道之體。冲和者道之用。人能如是。道應幾矣。太上曰。道生一。道何有哉。虛而已矣。然至虛之中。一氣萌動。天地生焉。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無極之先。混混沌沌。祇是一虛。及動化爲陽。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也。其在人身。即微茫之中。一登而動。乾坤開闢。氣機往來。

身家不至危殆焉。所以抱樸不雕。凡人所惡。而王公反以之自稱也。然則道爲大地至寶。修之者可不矢謙柔之意乎。昔十滿招損謙受益。從無有易之者。夫益不始於益。必先損而後益。即見富貴貧賤窮通得喪。無極則伸。伸極必屈。此大道循環。自然之運。維天地莫能逃。何況人乎。噫。人道如斯。大道宜異。修士欲得一陽來復。必先萬緣俱寂。純是和平之氣。絕無躁切之心。如此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陰凝閉之中。始有眞陽發生。爲吾身之益不少。倘或自恃其才自矜其智。心不虛而意自滿。未有不爲識神誤事。邪火燒身者。欲益而反損。大抵如斯。豈獨修道乎。即於一切事。無非幻境。不足介意。而人猶以爲後起者教。須知金丹大道。所爲在一時。所圖在萬世。豈可不以爲法耶。太上所以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也。所以維持綱常。扶植人紀。此聖人之路。此神仙要術。吾之教人所謂。修行人打坐之初。必先寂滅情緣。掃除雜念。在虛在靜。不異癡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此鴻濛未判之氣象。所謂渾沌也。忽焉一登而動。杳冥冲醒。我於此一動之後。只覺萬象成空。一無獨運。抱元守一。或云眞意。或云正念。或云如來正等正覺。此時只一心無雜念焉。即陽生藥產。果能進勿綱縕。即用前行二候法。採取回宮一候。歸爐封固一候。是即一動爲陽陽上升。一靜爲陰陰上降。再看氣機壯否。若已壯。始行河車運轉。四候採取。烹煎餌服之。立乾已汞。此即採陽配陰。昔由一而生三。三即自然而然。無安排無湊合也。而要必本於謙和退讓。稍有自矜自強之心。小則虧丹。大則殞命。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學者須知未得丹時。以虛靜之心待之。既得丹後。以柔和之意養之。慎毋多思多慮自大自強可也。此爲要訣中之要訣。學者知之。否則滿腔雜妄。道將何存。如此而煉。是謂煉也。一片剛强。即得亦喪。如此而修。是旨修也。似此無藥無丹。還行採煉運轉。不惟空燒空煉。且必傷性傷精。其爲害於身心不小。乃猶不肯自咎。反歸咎於大道非眞。金丹之難信。斯其人殆不知道之爲道。至虛至柔。惟以虛靜存心。和柔養氣。斯道乃未有不

成也。

此言道家修煉。卻病延年。成仙作聖。不外精氣神三寶而已。然精非交感之精。所謂元始。眞如一炁煦煦。前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是也。虛而生。虛即道也。道生一。即虛生精。精即性也。氣非呼吸之氣。所謂先天不雜之氣。氣即命也。神非思慮之神。所謂虛光獨耀。惺惺不昧。前云杳兮冥兮。其中有物。是也。由一而生。一生二。即精生氣。二生三。即氣化神。神即元神。眞意也。要持太和一氣之所化也。惟以柔和養之。斯得之耳。昔者一躁心。生一暴氣。悖不同類。去道遠矣。去道既遠。保身稍難。安望成仙。所以有強梁之戒也。太上以忍辱慈悲爲教。故其言如此。孔子繫易。曾於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蓋亦此意也歟。

第四十三章

太上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上海新學會社發行

道者何。混濛一氣而已。天地未開以前。此氣在於空中。天地既闢而後。此氣寓於天壤。是氣固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滅也。天地既得此氣。天地即道。言天地而道在其中矣。惟天地能抱此氣。故運轉無窮。亙年不敝者此氣。流行不息。眾類資生者亦此氣。一氣原相通也。聖人效天法地。其誠於中者。即所以形於外。內外雖異。氣無不同。其盡乎己者。即所以成乎人。人已雖殊。氣無不一。究何狀哉。空而已矣。空無不通。一物通而物物皆通。空無不明。一物明而物物俱明。孔子云爲政如北辰居所而衆星自拱。孟子云君子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是誠有不待轉念移時。而自能如此一氣潛孚一理貫注者。故曰天下之大自我而安。人物之繁自我而育。古今之遠自我而通。聖道之宏。眞不可及也。以是思之。宇宙何極。道能包之。抑何大乎。金玉至堅。道能貫之。不亦剛乎。然聞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柔莫柔於此矣。雖然。天地無此氣。則塊然而無用。人物無此氣。亦冥頑而不靈。有之則生。無之則沒。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以無氣則無物也。大而三千世界。小而塵埃微塵。無不包含個中。不惟至柔。抑且無有。非孔子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可遺者歟。夫何相同之有。顯物至於極柔則無川矣。惟道之無爲而自治。究無一民一物不被其澤。非此氣之彌綸而磅礴也歟。其在人身。浩氣流行。不必搬運。自然灌溉週身。充周毛髮。其獲益良非淺矣。至於教之一事。古人以身教不以言教。是有教之教。誠不若無教之教爲信眞也。夫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不言而天下化。視之端拱垂裳無爲而平成自治者。不同一轍耶。故曰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孔子曰。中庸之爲德。民鮮能久。不誠然哉。何今之執迷不悟。甘居下流者。竟甚多也。噫。良可慨矣。

此狀道之無爲自然。包羅天地。養育萬彙。無大無小。無隱無顯。皆具足者也。是至柔而能御至剛。至無而能包至有。以故一通百通。一動俱動。如空谷傳聲。聲聲相應。道之神妙。無以加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若在初學之士。具眞信心。立大勇志。

上海新學會社發行

循途守轍。自淺而深。由下而上。始由勉強。久則自然。方能洞徹此旨。總要耐之又耐。忍之又忍。十二時中不起厭心不生退志。到深造有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乃恍然於太上之言。眞無半句虛誕。至於修煉始基。古云精生有調藥之候。藥產有採取之候。先天神生氣。氣生精。是天地生物之理。順道也。若聽其順。雖能生男育女。而精耗氣散。敗盡而死。太上悲憫凡人浪流生死。輪迴不息。乃示以逆修之道。反本歸根。復老爲少。化弱爲強。致使成仙證聖。永不生滅。始教人致虛養靜。從無知無覺時。尋有知有覺處。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也。後天之精有形。先天之精無迹。即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所謂玄關一竅。一動太極開基也。自此凝神於虛。合氣於漠。冥心內照。觀其一呼一吸之氣息。開闔往來。升降上下。收回中宮。沐浴溫養。少頃杳冥之際。忽焉一念從規中起。一氣自虛中來。即精生氣也。此氣非有形也。若有形之氣。則有起止。有限量。安望其大包天地。細入毫毛。無微不入。無堅不破者哉。是氣原天地人物生生之本也。得之則生。失之則亡。雖至柔也而能御至堅。雖至無也而能宰萬有。古仙喻之曰藥。以能醫老病養仙嬰也。故曰延命酒返魂漿。又曰眞人長生根。誠爲人世至寶。古人謂萬兩黃金。換不得一絲半忽也。凡人能得此氣。即

長生可期。然採取之法。又要合中合正。始可無患。若有藥而配合不善。烹煎不良。御之不合其時。養之不得其法。火之大小文武。藥之調和老嫩。服之多少輕重。一有失度。必如陰陽寒暑。非時而變。以致大衆流行。萬物湮沒矣。學者能合太上前後數章玩之。下手與工。方無差錯。吾點功至此一訣。誠萬金難得。能識透此訣。則處處有把握。長生之藥可得。神仙之地無難矣。

第四十四章

太上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夫人之好名好貨者。莫不以名能顯揚我身。貨足肥潤我身。身若無名。則湮沒不彰矣。身若無貨。則困苦難堪矣。是以舍名者舍身而不顧。謀貨者喪身而不辭。貪子曰舍夫徇財烈士徇名。人情類然。古今同慨。然亦思名與身孰親耶。以名較之。名外也。身內也。人祇爲身而求名。何以因名而喪身。孰親耶。孰亡耶。以是思之。與其得名貨而失身。不如得身而失名貨之爲愈。況好名徒者招精神傷生命。甚愛所以大費也。厚儲蓄者用機謀戕身心。多藏所以厚亡也。聖重爲國家所忌。積厚爲造物所尤。古來勢大而擢髓財多而受誅者。不知凡幾。皆由不知斂抑。不自退藏。貪多不止。以致結怨於民。獲罪於天也。惟知足知止者。一路平常。安穩到底。無辱無殆。不危不傾。而長保其身家。非及其孫子。范蠡所以無勾踐之患。張良所以有赤松之遊也。誠知幾之士哉。後起者將有鑒於斯文。

第四十五章

太上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

道本虛無自然。順天而動。率性以行。一與天地同其造化。日月同其升恆。無有而無不有。無爲而無不爲也。當大道未成未盈之時。不無作爲之迹。猶有形象可覓。覺得自滿自足。不勝欣然。及至大成之候。又似缺陷彌多。大成若缺。若無成焉。大盈若沖。以故萬象咸又似沖沒無狀。大盈反若未盈焉。是謂大巧。大辯若訥。皆本自然。不假人力。盈道本人生固有之良。淸容無物。靜定無痕。一當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著使有成有盈。猶是與道爲二。未底神化之域。是以修道之士。愈有愈無。愈多愈少。絕不見有成與盈也。故大成若缺。大盈若沖。以故萬象咸空。一眞獨抱。周物爲緣。隨時自應。誠塞乎天地。貫乎古今。放之而皆準也。其用豈有敝哉。其用豈有窮哉。當其心容似海。神靜如岳。又豈毫無足用者。然及其浩氣當伸。至剛至大。抑何直也。乃反似屈鬱之難堪。神妙無方。可常可變。抑何巧也。乃惟覺愚拙之無知。言近指遠。詞約理微。非義不言。非時不語。辯何大乎。而總覺訥訥然如不能出諸口。惟其如屈如拙如訥若此。是以心愈虛志愈下。德愈廣業愈崇焉。此殆道又虛無。學歸自在。一與天地之運轉而不知。日月之往來而不覺。所以其成大且久也。若皆本太極之理。順陰陽之常。久久薰蒸。鉛火充盈。寒數九而堪禦。淸閑鎭定。伏經三而可忘。太上所謂躁勝寒靜勝熱者。其即此歟。至於淸明在躬。廬鼎無物。一歸渾穆之天。慨屬和平之象。又何躁何寒何靜何熱之有哉。學者具淸靜之心。化寒暑之節。而吾身之正氣凝。即天下之正道立矣。又何患旁門之迭出耶。

此明道本至廣至無窮。平常。人未道處無之境。平常之域。祇覺其廣不見其缺。祇覺其優不見其絀。所以太上云。少則得多則惑。諸云洪鈞無言。詞也。道原虛無一氣。惟其有得。是以無得。惟其無得。是為有得。故道念高心念下。德翻大志翻卑。斯與道大適焉。若一有所長。使謂形然驕盈於之又拘以至於無。方為得之學者切勿視修道煉丹。一如百工技藝之術。已歸化境。大以學道之士。退則進。對佛經。虛為盛。無為有。以反為正。以滅為增。故學之進與不進。惟視心之忘與不忘耳。

第四十六章

太上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

是。

天下有道。君民皆安。征伐無用。故放馬歸林。開田闢地。以則糞其田而已乎。故戎馬養於郊野。以待國家之需用。是馬之卻也為有道。馬之生也因無道。馬之關於天下大矣。嗚呼。安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型仁講義。敦詩說禮。長安有道之天乎哉。無如早年久而享用隆。皓好興而貪婪出。既得乎此。又求乎彼。而奇技淫巧之物。悉羅列於前。鮮衣美食之不足。又思及乎瓊室瑤臺。千里邦畿猶不廣。復念及於萬里折封。吁嗟。內作色荒。外作貪荒。又益之以倘利急功。窮兵黷武。苛求不已。貪得無厭。內外俱亂。不亡何待。緣其故皆由一念之欲驛其端也。欲心起而貪心生。貪心生而未得期得。既得恐失。若此者。剛常不壞。禍患不興。國家不至覆敗。天下不庶滅亡。未之有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假使無欲。貪何山生。貪既不生。則苟合苟完苟美之風。不難再見也。其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夫人既欲心不起。此志常滿。此心常泰。無求於世。無惡於人。事之得也亦聽之。禍從何而起乎。又曰咎莫大於欲得。人既知足。自能

大來。一如天下又安。國家無事。歸馬華山。故曰卻走馬以糞。但天下之亂。與一身之危。莫不由一念之欲所致。若不斬除。潛滋暗長。蓬蒿精髓成窒。身命莫保。可悲也夫。凡人欲心一起。必來副其願而後快。即令事如願。奈欲壑難填。貪婪無厭。得隴望蜀。輾轉不休。有天下者蓬失天下。而有身命者。又豈不喪其身命乎。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惟知足者可以安然無事。而常居有道之天。不須功行補漏。但順其自然。與天為一而已矣。太上戒人曰。罪莫大於可欲三句。是教人杜漸防微。戒欺求慊工夫。與孔門言慎獨。佛氏云正覺同一道也。學者曾見及此否。

第四十七章

太上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君子萬物皆備。不出戶庭以修其身。而世道之變遷。人心之更易。與夫推亡固存。反亂為治之機。無不洞晰於方寸。此豈術數為之哉。良以物我

同源。豁一己之理。即能盡天下之理。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也。古人造化由心。不開窗牖以窺其光。向無言之帝載。不息之天命。與天生長收藏陰陽造化之妙。無不了徹於按來之故。交接良友。講求天命之人。不索之內而索之外。纔有所知。較之枵近者爲更少矣。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即明道在戶牖之間。奈何舍近而圖遠耶。孟子曰言近指遠者善言也。守約施博者善道也。以此思之。爲學愈近愈遠。彌約彌博。近與約安可忽乎哉。是以舉人抱一與三。觀於得定。身不出門庭。足不履庭市。木石與居。鹿豕與遊。一步不移。一人不友。似乎孤寂矣。而神定則慧生。雖不行而勝於行者多矣。雖無知而勝於知者遠矣。凡人以所見爲理。聖人則不見是理。故終日乾乾。惟於不睹不聞之地。息慮忘機。冥冥默默之間。戒欺求慊。祇有內知。絕無外見。似乎杳冥矣。而無極則有生。雖不見而彌彰矣。雖無名而愈著矣。仁於天下人物之表。幽冥鬼神之奧。皆此無爲之道爲之。有倫而有要。成始以成終。所忠者拘於知覺。著於名象。功好矜持。心多見解。致令此志約馳。不能一德。此心夾雜。不如太虛。所以道不成而德不就。無怨乎材芬一世精神。終無所得也。若此者。以之治世。不能順理成章。無爲而天下自歸。一以之修身。不能煉虛合道。無爲而此身自獲成真。彼徒外求炎益耶。故君子惟慎其獨。而人道之要。天命之原。有不求而自知者。

此言道以無爲爲宗。慎獨爲要。則無爲而無不爲。無知而無不知矣。然非枯木槁灰以爲無也。吾前云萬象咸空。一靈獨照。此爲眞意。又曰一覺而動。一陽發生。是爲元氣。採藥煉丹。不過煉此性命二者。若無眞意。眞氣。性將何依。若無眞氣。命何由修。以眞意採眞氣。兩者渾化爲一。即返於太極之初。斯謂之丹。故無爲之中。又要有作有爲。無知之內。又要有知有覺。方不墮空不著有。這至功力彌深。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久之空色兩忘。渾然物化。斯與道大通矣。不知人道。親天道可知。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即是無爲之爲。斯爲至道之精。蓋無爲是天性。有作是天命。無知是元神。有覺是元氣。天地尚非二則不化。非一則不神。神而不神。不神而神。斯得一而兩。兩而一。神而化之妙境焉。此非吾言所能盡也。在爾修士。長養虛靜。常守虛靈。斯性命常存。而大道可成矣。切勿以無爲有爲。各執一邊。雖正宗也。而旁蹊開焉。請各自檢點可也。

第四十八章

太上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學者記誦詞章。與百工技藝之務。皆貴尊師訪友。多見多聞。而後才思生焉。智巧出焉。知能益廣。作爲益多。始足以接答酬應。近學日益。若爲道則反是。如以博覽爲事。不克返觀內照。靜守一心。則搜羅雖富。念多消念少。久則渾然太樸。泊沒無存矣。故爲道者。須如斲雕抽繭。念斲念少。彌抽彌無。以至於無無之境。斯爲得之。修道至此。自然神妙莫測。變化無方。其聚則有形。散則無。欲一則一。欲萬則萬。日月星辰。雲雷雨露。地我運轉。其實不動。而無極則有生。雖不我經綸。其大爲何如哉。雖然。學者有一節工夫。如食蔗然。吃盡下截。仍返於無。故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得矣。試觀取天下者。不得不興兵動馬。稱干比戈。烏得無事。然有事之中。須歸不能靜鎮自持。兵刼交而遂至淩亂無窮。如此欲一戰成功。難乎不難。又況東夷未靖。西戎又興。彼難未平。此波復起。若不知節以制動。逸以待勞。鮮有不委去者。古之敗北而走。傾城而亡。莫不由有事階之厲也。兵法所以有出奇制勝。設疑設伏之謀。敵人望之。大敵當前。亦心膽胆落。未有不望風先遁者。惟有事視如無事。臨綠忘得延漢祚於危亡之際。若有事於心。則方寸已亂。豈容無主。假徐元直之爲母誠曹。不能再獻奇謀。佐先帝以中興。烏足取天下乎哉。

此言修道之人。若見日益。不見日損。則心昏而道不凝矣。故曰德惟一。二三則昏。惟隨煉隨忘。隨忘隨煉。始不爲道障。若記憶不忘。刺刺弗休。實爲吾道之蠹也。故必漸泊漸滅。至於一無所有。斯性盡矣。然後由無而生有。實爲眞有。所以能出沒鬼神。變化莫測焉。經中云天下皆道。取

天下喻修道。有事無事喻有爲無爲。人能清淨無爲。純是先天一氣。道何難成。此俾取天下之意也。或曰採藥煉丹進火退符。安得無爲。余是後天用事。便墮旁門。此又不足取天下之旨也。若搬運有爲。全是後天用事。便墮旁門。此又升之。非先有心於升也。隨其降而降之。非先有心於降也。即至採取不

太上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惔惔誠切貌。孩之如赤子育之也。

聖人之心。空空洞洞。了了澈澈。無物不容。卻無物不照。如明鏡止水。精光四射。因物付物。界無成心。何甘明也。大無不載。小無不包。妍媸美惡。宛無遁蹟。何其容也。雖然。究何心哉。不過好善惡惡而已。所謂聖人未至不先迎。已過不留戀。當前不沾滯。無非因物賦形。隨機應變。以百姓之心爲心而已。夫百姓又有何心。不過好善惡惡而已。所以聖人於百姓之善者獎之勸之。於百姓之不善者亦無不誘之推之。是善與不善。聖人皆以開大度量包容之。自使善者欣然神往。而猛勉於爲善矣。不善者亦油然心生。而改不善以從善矣。斯爲德善矣。上好善則民莫敢不從。其感應之機。自有如此之不爽者。聖人又於百姓之信者欽之仰之。於百姓之不信者亦無不愛之慕之。是信與不信。聖人俱以一誠不二包涵之。自使信者怡然理順。而彌深於有信矣。不信者亦奮然興起。而易不信以從信矣。斯爲德信矣。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施報之理。不誠有如此之至神哉。民德歸厚。又何疑乎。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聖人以一心觀衆心。一理協萬理。天下雖大。納之以誠。百姓雖繁。括之以養。縱賢奸忠僞萬有不齊。而聖人大公無我。一視同仁。開誠佈公。推心置腹。渾天下爲一體。自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過化存神之妙。豈若

後世勤孝勤忠。示禁示戒。所能幾及耶。故曰揆揆然。渾然與百姓爲一。如此。故百親天下爲一家。合中國如一人。其仁慈在抱。渾然與百姓之善者獎之勸之。於百姓之不善者亦無不誘之推之。是善與不善。聖人皆以開大度量包容之。自使善者欣然神往。而猛勉於爲善矣。不善者亦油然心生。而改不善以從善矣。斯爲德善矣。上好善則民莫敢不從。其感應之機。自有如此之不爽者。聖人又於百姓之信者欽之仰之。於百姓之不信者亦無不愛之慕之。是信與不信。聖人俱以一誠不二包涵之。自使信者怡然理順。而彌深於有信矣。不信者亦奮然興起。而易不信以從信矣。斯爲德信矣。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施報之理。不誠有如此之至神哉。民德歸厚。又何疑乎。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聖人以一心觀衆心。一理協萬理。天下雖大。納之以誠。百姓雖繁。括之以養。縱賢奸忠僞萬有不齊。而聖人大公無我。一視同仁。開誠佈公。推心置腹。渾天下爲一體。自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其過化存神之妙。豈若

太上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地之生物也。雖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其道不外一陰一陽。盈虛消長。進退存亡而已。其間亦無非一太極之理氣流行而已。夫生死猶晝夜也。晝夜循環。運行不息。亦如生死之循環。迭現不已。但其中屈伸往來。原因對待而呈。無有差忒。自出生入死者言之。則遇陽氣而生者十中有三。遇陰氣而死者亦十中有三。其有不順天地陰陽之常。得陽而生。劈是與人一樣。自有生機。知識開而好惡起。物欲擾而邪爲多。因之竭精耗神。促齡喪命。所謂動之死地者亦十中有三。是生之數不敵其死之數。陰之機更多於陽之機。造化生生之理氣。不啻其竭乎。然而太極之元。無虧無欠。缺所以順而出之。源源不絕。運而用之。滿滿歸宗。生者既滅。死者又添。死者既歸。生者又動。此造化相因之道。鬼神至誠之德。寫乎其間。自元始以至於今。未有易也。不然。萬物有生而無死。將生者充滿乾坤。天地不惟無安置之處。亦且難謂生育之機。此消者息之盈者虛之。正所以存生生之理也。人能知天地生生之厚。即在此消息盈虛。於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於殺中覓生機。死裏求生氣。行春夏秋冬之令。合生長收藏之功。順守逆施。彼天地生化衆類。而成萬年不敝之天。以此。人身返本還原。以作千古非常之想。亦莫不由此。此豈願願者所能任哉。惟善於攝生之人。用陰陽顛倒之法。造化逆行之方。下而上之。往而之返。靜觀自在。動候陽生。急推斗柄。慢守藥爐。返乎太極復乎至誠。出有入無。互古歷今。同乎日月。合乎乾坤。以之道大投殺。亦無入不得。即猛如虎兕。亦且化爲同儔。利若甲兵。亦皆銷爲烏有。又何兕角之投。虎爪之措。兵刃之加。而計生死存亡於一旦耶。此何以故。以其無死地也。況聖人煉性立命有年。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日月隨吾斡旋。風雷任其驅使。虎兕縱烈。兵刃雖雄。只可以及有形。安能施於無形。天下惟無形者能制有形。豈有有形者而能迫無形乎。噫。萬物有形則有生死。聖人無形則無生死。且主宰乎生生死死之原。萬物親之以爲生死。有何人災物害。而漫以相加者哉。

此言十爲天地之全數。三爲三陽。人稟乾三陽而生。坤三陰而死。此原是天地一陰一陽。屈伸往來。循環相因之理。非陰無以成陽。非死無以爲生。故休息退藏。無非裕生生之厚德於無窮也。其在纏綿悱惻。減理喪心。不順陰陽。自戕身命。所謂動之死地非耶。其生雖與人同。其死卻與人異。豈順陰陽而生死者。固太極之渾然在抱。俱兩儀之眞氣流行。若逆造化而生死者。皆本來之元氣無存。因後起之陰邪太甚。故皆曰十在三也。十者全數。即道之包羅天地。一三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天二地合水火而爲三。且天一生水。金生水也。地二生火。木生火也。四象具焉。土無定位。遊行於四象之中。即太極之純粹以精者。主宰陰陽之氣。運往造化之機。在天地則爲無極。而太極之原在人身。靜則無聲無臭不二之元神。動爲良知良能時措之眞體。合之即五行也。此天地人物。公共生生之厚德。有物則在物。無物則逗太虛。不以人物之生死而有加減也。是以善攝生者。入室靜修。觀我一陽來復。攝之而上升。攝之而下降。攝之而歸爐溫養。丹成九轉。火候十分。所謂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者。是有何虎兕兵刃之害哉。試觀古人深山僻處。虎兕爲羣。豺狼與伍。甘心屈伏。自樂馴順者不少。又有單騎突出。翠岡傾心。乘甲拋鎗。敬如神明。要不過和之天。雖迹有存亡。而理則長存而不滅。又何生之足樂。死之堪憂乎。古聖人舍身取義。殺身成仁。視刀鋸爲尋常。烹鼎鑊爲末事。此何以故。良以有得於中無畏於外焉耳。故曰無死地。他註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合爲十三亦是。

第五十一章

太上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一作孰之毒之 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無名也。無名即太極。所謂清空一氣。天地人物。公共生生之本。以其非有非無。不大不小。無物不包。涵蓋覆載。故曰大道。德者。萬物得天之理以成性。得地之氣以成形。物各得其所得。無稍欠缺者。故曰大德。道即萬物所共之太極也。德又萬物各具之太極也。是故萬物資生。本太虛之理。一元之氣。渾博綿綿。無巨細無隱顯。莫不賴此道以爲生。而托蘊周命。陰陽發理於其中。日月絓旋於其內。有如草木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而得以培植其本根。是即道生之德蓄之也。萬物得所涵育。則蒸蒸陶鎔。始而有氣。久則有形。由是滋息蕃長。日充月盛。而人成其爲人。物成其爲物。又即物形之勢成之也。惟其生也以道。蓄也以德。萬物雖繁。皆無遺漏。是以萬物莫不以道爲尊。以德爲貴焉。蓋道爲生人之理。非道則無以資生。德爲蓄物之原。非德則無由蘊蓄。道之尊德之貴爲何如乎。然皆自天而授。因物爲緣。不待强爲。天然中道。無那造作。自能介德。若或使之。莫或命之。而常常如是。無一勉强不臨自然者。是道也。何道也。天地大中至正之途。聖人成仙證聖之要也。欲修金仙者。舍道奚由入哉。是以凝神於虛。含氣於漠。虛無之際。漠漠之中。一元眞氣出焉。此即道之生也。道既生矣。於是致養於靜。取材於動。一眞在抱。萬象咸空。常操常存。勿忘勿助。則蓄德有基矣。然順其道而生之。則道必日長。因其德而蓄之。則德必日育。以長以育。猶物之暢茂繁殖。一到秋臨而成熟有期也。夫道既成且熟如此。而其間以養以覆。又豈有異於人哉。要不過反乎未形之初。復乎不二之眞而已矣。究之生有何生。其生也。一虛無之氣自運。我又何生之有。而敢以爲有乎。雖陽生之候。內運天罡。外推斗柄。似有爲也。而純任自然。寔無矜心作意於其際。非爲而不恃者歟。以此修道。則德益進而道日長。自然造化在手。天地山心。雖萬變當前。亦不能亂我有主之胸襟。此不宰而宰之勝於宰也。非深且遠之玄德哉。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金丹一物。豈有他說。只是先天一元眞氣。古人喻爲眞鉛爲金花爲白雪爲白虎。初玄之氣。種種喻名。總不外乾坤交媾之後。乾失一陽而落於坤宮。坤得此乾陽眞金之性。遂實而成坎。故丹曰金者。蓋自乾宮落下來的。在人身中謂之陽精。此精雖在水府。卻是先天元氣。可爲煉丹之母。修士煉藥臨爐。必從水府運出陽鉛以爲丹母。故曰一身血液總皆陰。一物陽精人不識。此個陽精。不在內不在外。不入六根門頭。不在六賊隊裏。隱在形山。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又生生不息。是人身之眞種子大根本也。一已陰精。不得先天陽鉛以爲之母。則陰精易散。無由凝結爲丹。是以古仙知己之陰精難撿易失。不能爲長生至寶。乃以眞陰眞陽。二八初弦之氣。同類有情之物。烹煉鼎爐。然後先天眞一之氣。至陰之精。從虛極靜篤恍惚杳冥時。發生出來。此丹母也。亦母氣也。用陽火以迫之飛騰而上至泥丸。與久積陰精。混合融化。降於上腭。化爲甘露。此陰精

也。亦號子氣。由是降下重樓。傾在神房。餌而吞之。以溫溫神火。調養此先天真一之氣至陰之精。此即太上云。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始也母繼子而住。終則子母和諧而相育。陰陽反覆以同歸。雖沒身無殆也。從此確守規中。一忘內視。務令內想不出。外想不入。緘口無言。六門緊閉。綿綿密密。不可不息。勿助勿忘。有作無作。若勤不勤。如此終身。金仙證矣。否則有濟於外。無已自喪其內寶所謂口閉神氣散。意亂火功塞。重於外者輕於內。命寶已失。命根何存。故終身不救也。人能塞兌閉門。寶精裕氣。母氣子氣合化爲丹。古云元始天王。懸一黍珠於空中。似有非有。似虛非虛。惟默識心融者。乃能見之。小莫小於此丹。能見者方爲明哲之士。當其陽氣發生。周身鼓動如繩。此至柔也。能守此至柔之氣。不參一意。不加一見。久之自有浩浩騰騰。凌霄貫日。故守柔曰強。然下手之初。神光下照於氣海。猶則火蒸水沸。金精煥發。如潮如烟。我當收視返聽。護持其明。逆歸土釜。仍返我先天一氣。小則卻病延年。大則成仙證聖。身有何殃可言哉。不然。老病死苦。轉眼即來。能不痛耶。要哲人自爲之。非天預爲限之也。夫人既不愛道。獨不愛身乎。切勿自遺身殃。後悔無及。此爲真常之道。惟有八

能襲其常。不違其道。故曰積月累。而至於神妙無方。變化莫測。謂云有恢爲作聖之基。虛心實載道之器。人可不勉乎哉。

此言真陽一氣。原從受氣生身之初而來。人之生生於氣。氣順不重哉。試思未生以前。難道無有此氣。既死而後。未必遽滅此氣。所謂先天一氣懸於太空之中。有物則氣在物。無物則氣還空。天地間舉凡一切有象者。皆有生滅可言。惟此氣則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至神而至妙者也。故爲天下萬物生生不息之始氣。學道人知得此個始氣。則長生之道可得。而神仙之位可證焉。夫神仙亦無他妙。無非以此陽氣留戀陰精。久久烹煎。則陰精化爲陽氣。陽氣復還陽神。所謂此身不是凡人身。乃是大羅天上大仙真。個若獨修一物。焉得此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而極奇極變。至聖至靈者哉。故火候到時。金丹發相。自然口忘言舌忘味鼻忘臭。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所謂丹田有寶。自然對境忘情。此輕外者重內。守內者忘外。一定理也。然在未得丹前。又當塞兌閉門。爲積精累氣之功。且知小丹者爲明哲。守太和者自剛強。以神入氣。即氣存神。忽然一粒黍珠。光通法界。此即金光煥發。大道將成之候矣。始也以神降而候氣。繼則氣生。復用神追之使上。驅之令歸。則長生之丹得。而

身何殃之有哉。是在人常常而守。源源不息可也。

第五十三章

太上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此經不言修竽、非道也、

君子之道。造端夫婦。聖人之道。不外陰陽。苟能順天而動。率性以行。成己爲仁。成物爲智。合內外而一致。故時措而咸宜。有何設施之不當。足令人可捉乎哉。無如道本平常。非無隱怪。末世厭中庸而喜奇異。遂趨於旁蹊曲徑而不知。有如朝廷之上。法度紀綱。實爲化民之具。而彼昏不覺。慨爲改除。且喜新進而惡老臣。好紛更而變國政。先代典型。盡爲除去。猶人身之元氣傷矣。朝無善政。野少觀瞻。於是惰農自安。田土荒

蕪。草萊不治。財之源窮矣。除費日甚。倉廩虛耗。救荒無存。財之儲罄矣。非猶人身之精氣。慨消磨而無復有存焉者乎。不關內實祗壯外觀。由是衣服必極光華。刀劍務求精彩。飲食須備珍饈。財貨更期充足。不思根本之多匱。惟期枝葉之爭榮。如此而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在在施爲。俱無礙也。不亦難乎。是皆由不順自然之天。日用常行之道。有以致之也。猶盜者竊物。藏頭露尾。如竽之立。見影而不見形。喻修道者之以假亂真也。

大道云乎哉。

此介然有知。是忽然而知。不待安排。無事穿鑿。鴻鴻濛濛。天地初開之一氣。先天元始之祖氣是。是即孟子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一念。吾道云從無知時忽然有知。真良知也。此等良知之動。知之非艱。而措之即爲。持之永久。則非易耳。當其動時。眼前即是。轉瞬而智誘物化。

欲起情生。不知不覺。流於後天知識之私。此順而施之。所以可畏也。惟眼有智珠。胸藏慧劍。照破妖魔。斬斷情絲。自採藥以至還丹。俱是良知良能。一路坦平。並無奇怪。此大道所以甚夷也。無奈大道平常。而欲馳進以圖功者。往往康莊不由。走入旁蹊小徑。反自以爲得道。竟至終

身不悟。良可慨也夫。朝晛身也。身欲修飭。不至腐滅。必須閑邪存誠。而後人欲始得爭奪。天理乃克完全。久久靈光煥發。心田何至荒蕪之有。精神團結。介嵐何至空虛之有。不文繡而自衆。匪膏粱而克飽。又何服文彩服飲食之有。且慧劍鋒銳。身外之利刃無庸。三寶克全。身內之貨財不竭。若此者。眞能盜天地靈陽之氣以爲丹者也。胡今之人不由中庸。日趨邪徑。一身塵垢。除不勝除。而且妄作招凶。元陽盡失。於是紛來沓往。非鮮空洞之神。荒蕪已極。關竅非盡塞乎。力倦神疲。毫無充盈之象。容乏填晓。精氣非盡耗乎。徒外觀之有耀。而文彩是將。徒利劍之鋒芒。而腰帶是向。亦已未突。乃貌服飲食以快珍饈。好貨財以則豐裕。何不思學道人巧用機關。盜回元氣。固求在內而不在外者也。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正此之謂也。若舍此而他圖。支離已甚。敢云大道。他註云。介然數句。是條忽間有一線之明。何嘗非知。但驗諸實行。每多窮於措施。故云可畏。此明大道之不易也。下一節言學者不探本原而徒矜粉飾。不求眞迹而徒憑虛名。是猶立竿見影。得其似不得其眞。故謂之盜竽。此講亦是。　古來凡有道者。肌膚潤澤。毛髮晶瑩。等等效驗。要皆凡人所共有。然未可以爲定論也。又況煉精煉氣。陽火一臨。陰魔難固。猶須十見日而有心安意定。於道理上信得過。於經典中參得眞。足矣。須知過欲存誠。去濁留清。層層皆有陰氣消除。陽氣潛長。學道人不可不知以外之事。莫說身體光榮。行步爽快。不可執以爲憑。即飛空走籙。出鬼沒神。霎時千變。俄頃萬里。亦不可信以爲道。蓋奇奇怪怪。異端邪教。劍客游俠之類。皆能煉之。未可以爲眞。若認外飾爲眞。必惑奇途。造成異類。可惜一生精力。竟入左道旁門。欲出世而涉於三途六道。不亦大可痛哉。太上此章大意。教人從良知體認。方無差誤。無奈今之學道者。只求容顏細膩。身體康強。豈知外役心勞。而良田荒蕪。寶倉空曠。先天之精氣。爲所傷者多矣。後天雖具。又何益乎。果然三寶圓衆。外貌自然有光。彼馳之於外。而矜言衣食者。何若求之於內。而先裕貨財也。內財既足。外財自賒。豈同爲盜者。不盜天地靈陽之氣。而徒盜聖人修煉之名也哉。

道德經講義卷二終

老子道德經箋注緒言

一　總論

老子鬳關尹喜之請、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辭簡而要、旨深而遠。包絡天地、玄同造化。爲修道最古之書。而關尹喜著書九篇、早佚、今本乃北宋人僞託。又老子弟子文子、著書九篇、蜎子著書十三篇。今蜎子書亡。文子乃魏晉人僞託。又有學老子之道者、列御寇著書八篇、名列子。莊周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然世稱老莊、最爲道家眞經。若列子之書、或猶僞之。又若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乃先秦解老子之專著。若呂覽、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新書、抱朴子等書者、亦散見解老之說不下數百條。見仁見智。立說互殊。又有解老專書、如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雖皆六朝後人依託、而自王弼注以下迄於今日、無慮二百餘種之多。其間有以治國爲宗者、有以道德爲宗者、有以虛玄無爲爲宗者、有以非有非無爲宗者、有以重玄爲宗者。若謂諸家盡得老氏之指、恐作者尙不敢作是言。就一支一節論、則豈無得其近似者。然亦正如涅槃經

二　盲人摸象之喻而已。

二　作箋注之宗旨

涅槃經謂有王者告大臣、牽一象來、令衆盲各以手觸、而言象類何物。觸其牙者言如蘿蔔根。觸其耳者言如箕。觸其頭者言如石。觸其鼻者言如杵。觸其脚者言如臼。觸其脊者言如牀。觸其腹者言如甕。觸其尾者言如繩。衆盲各有所執、互相是非。余以爲衆盲所說、雖皆非象之全體、若論其一支一節、未嘗不近似也。余采集古來解老諸書之得近似者數萬言、爲老子道德經箋注。集衆腋以爲裘、聯明珠而作串。古訓舊典、往往而在。若夫管闚所及、則偶有箋疏、亦愼甄擇。戒阿狗疑者仍從蓋闕之義。其中有一特殊之點、卽引抱朴子之說、發明老子之所謂道與一也。自謂拾孔翠之一毛、足勝凡鳥累百斛。夫老子之所謂道者與儒家不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本於天也。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不外乎五倫也。而老氏之道、則登之於天地之上、求之于窈冥恍惚不可名象之中、與吾儒大異。其

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又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二十一章）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四十一章）此昌黎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而解者皆以儒家之道解之、是猶摸象者觸其牙而言如箕、觸其頭而言如繩也。老氏書兩言抱一。第三十九章、言一最詳。後世亦均不得其解。不知此猶麥麴鞠劵（左傳、楚申叔展、剛鬣無肚曰、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注、二物可以開導、欲使無肚進飯于泥中。）黃絹幼婦等（漢郎顗陳災變書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解者曰、黃絹、色絲。幼婦、少女。外孫、女子。虀曰、受辛。蔡邕絕妙好辭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解者曰、黃絹、色絲。幼婦、少女。外孫、女子。虀曰、受辛。蔡邕絕妙好辭也。）廋辭隱語耳。夫一之與道、爲道家至要之言、須登壇歃血、傳其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亦不輕易示之。故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老君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微、一與

之糊。思一至渾、一與之樸。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姓名耳。據抱朴子此說、知老氏所謂道與一、皆廋辭隱語、指丹田中之眞人而言。眞人名子丹、衣朱衣、此卽道與一之姓氏服色也。故黃庭經曰、黃庭中人衣朱衣、眞人子丹當我前。又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楚辭遠遊曰、漠韓衆之得一。（韓衆作幹、見抱朴遺記。）參同契曰、道之形相、眞一難圖。眞誥曰、守眞一者頭不白、禿髮更生。攷眞一得一守一、卽老氏之抱一也。亦卽老氏之所謂道也。

三　修道之工夫（此卽古來道家相傳之秘訣。學者幸勿輕視。）

習抱一之法者、其要在於靜坐。坐時宜將過去現在未來及一切恩怨愛憎成敗等事、一概遣去、不許思量、勉爲萬緣俱寂之狀。先閉兩目、稍露一線微光、諦觀鼻端、將兩目之光、從外透入、交會于玄關一竅。此竅在兩眉間之中心、一心繫念於此處、名曰回光返照。一回光則周身之精氣、聚于一處、久久不捨、則生

赤子。其後赤子化爲眞人。此卽金剛不壞之身也。（此所云金剛不壞身、乃借用佛經。佛語指無形質、與此小同。）故太一金華宗旨曰、專一回光、便是無上妙諦。回之既久、此光凝結、卽成自然法身。（佛家所謂法身、乃如如不動之法性、與此不同。又色身之實相卽法身、不必光之凝結、方爲法身也。）又曰、光已凝結爲法身、漸漸靈通欲動矣。此千古不傳之秘也。又曰、回光則天地陰陽之氣無不凝。所謂精思者此也、純氣者此也、純想者此也。初行之訣、是有中似無。久之功成、身外有身、乃無中生有。百日專功光纔眞。方爲神火。百日後、光自然聚。一點眞陽、忽生黍珠。如夫婦交合有胎、便當靜以待之。光之回、卽火之候也。又曰、陰符經云、機在目。黃帝素問云、人身精華、皆上注於空竅是也。案太一金華之所云云者、卽老氏之所謂道也、谷神也、守中也、抱一得一也、常有、欲以觀其竅也。用其光、復歸其明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知乎此則老子玄要之句、無不迎刃而解矣。然此猶爲常有之工夫也、若習之既久、則臻常無之境、不必觀竅而觀其妙、此卽莊子之所謂坐忘也。故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學者幸勿以觀竅自囿。

四　結論

或謂子箋注佛經多種、何以又注老子。余曰、昔有羅什、慧琳、慧觀、惠嚴、義淵、文愷法師等、皆撰老子道德經注、見於隋唐各書藝文志。至明末憨山大師、亦著老子道德經解二篇、最爲精核。余之注老子、亦猶各大師之意也。或又謂子注老子、引抱朴子道卽是一。又多引道書中回光返照、凝神於玄關一竅等學說。以佛學家眼光視之、皆外道也。余曰、子之所謂外道者、因釋道二家名詞之不同耳。若論其理則一也。大智度論曰、初學繫心緣中、若眉間、若額上、若鼻端。（二零一十）智者大師小止觀曰、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卽凝神於玄關一竅也。在佛家謂之禪定。唐圭峰大師曰、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德萬行。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學人、欲求聖道、必須修定。離此無門、離此無路。明陶望齡曰、常無、空觀也。常有、假觀也。同謂之玄、中道觀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思議三觀也。知此則於釋老二家、得其圓融之道矣。故曰名詞雖異、其理則一。抑尤有進者、釋家以繫心一處、爲非敢以問世也。蓋雖老猶將學焉。

中華人民建國之十有五年十一月無錫丁福保仲祜識於海上之亦吾廬

老子道德經書目攷

歲癸亥、丁師仲祜開始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先命余與同學諸君、搜輯各家說文著述爲說文目錄。今已再版刊行繼。又囑余編纂會稽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照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叢書自爲一類。以卷帙繁冗、編纂匪易、迄今殺青尚未有期、而吾師在編纂說文詁林之餘暇、從事箋注老子道德經。復囑余爲老子道德經書目攷一編、附之於後、俾研索老氏書者省覽焉。不揣檮昧、遂繕錄吾師所有之老子注解七十種、見於各史藝文志經籍志各家藏書目者百六十六種、都二百三十六種、都七百八十二卷。附以考證、略依年代之先後爲敍。案漢藝文志載老子而不載其有注、隋唐經籍志著錄注書日繁。然唐道士張君相老子道德經集解、所採河上公以下注止三十家。（案此書今已佚、見公武郡齋讀書志。）君相所未見者、不知凡幾。明萬曆中焦竑老子翼、所採亦僅六十四家。竑所未見者、又不知凡幾。竑以後之所注、吾儕所未見者、更不知凡幾也。今所見者惟河上公章句、嚴君平指歸、王弼注三

無錫丁氏藏版

家爲最古。而章句指歸、又皆六朝後人依託。烏虖、何其作之多而傳之少耶。余說此目而不勝重有感焉。無錫周雲書識記

老子注二卷

戰國時河上丈人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今漢河上公撰。存。隋書經籍志著錄。案此與河上丈人所注各爲一書。河上丈人注在隋時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始道流之所依託歟。詳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老子郷氏經傳四篇

郷氏傳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漢書藝文志著錄。

老子傳氏經說三十七篇

傳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漢書藝文志著錄。案牟融理惑論曰、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據此知傳氏經猶存于東漢之末。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

徐氏字少季、臨淮人。其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漢書藝文志著錄。

劉向說老子四篇

漢劉向撰。亡。漢書藝文志著錄。案今說苑新序有述老子語、蓋卽其說。

老子二卷

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經典釋文毋丘望之章句二卷、蓋卽是書。

老子指趣三卷

漢毋丘望之撰。字仲都。京兆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二卷

漢嚴遵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指歸十一卷

晉郪人。漢嚴遵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晁公武讀書志曰、唐

無錫丁氏藏版

晏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僞唐書經籍志同。唐書藝文志作道德問、蓋誤。

老子道德經二卷

魏王弼撰。亡。見世說言語篇注引魏氏春秋。杜光庭老子箋注引魏王弼注。

老子訓

魏鍾繇撰。亡。案魏志今無此文。當是魏書之訛。

老子道德經二卷

魏郭象注。字子元。晉閻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魏鍾會注。字士季。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會又撰四本論、見世說文學篇。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張嗣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王尚撰。字叔子。泰山平陽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羊祜注。亡。晉太傅羊祜解釋。字叔子。泰山平陽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陸德明經典釋文作四卷。唐書藝文志通志同。與解釋四卷各著錄。案卽祜之解釋。而誤復出。故隋志釋文均不載。詳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

老子經二卷

晉程韶集解。字叔文。會稽人。吳尚書郎。亡。見經典釋文。

老子二卷

晉孟氏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二卷

晉郭氏傳。亡。隋書經籍志著錄。

老子注訓二卷

晉范望撰。望字君胄。琅琊人。江州刺史、封杜忠侯。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通志作王尚撰。兩唐書志作王尚注。

老子二卷

晉孟氏注。或云孟康。康字公休。平原宗人。魏中書

陰、潁陰李侯。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孟氏疑亦即董。與莊子註一書同。詳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此孟氏注亦。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孫登注。字仲山。太原中都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登爲孫統子、附見孫盛傳。通志隋載此書、又列登注老子一卷、檀誤。**老子道德經音一卷** 晉劉仲融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劉仲融注。亡。隋書經籍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袁真注。字彥仁。陳郡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孫盛注。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官至秘書監。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釋慧嚴注。亡。隋書經籍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釋慧琳注。亡。隋書經籍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巨生解。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孟智周私記。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殷仲堪解。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孫登注。字仲山。太原中都人。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登爲孫統子、附見孫盛傳。通志隋載此書、又列登注老子一卷、檀誤。**老子道德經音一卷** 晉劉仲融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晉劉嶷注。亡。隋書經籍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釋慧琳注。亡。隋書經籍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釋慧嚴注。陳留人。本姓范。宋世沙門。隋書經籍志、通志均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王元載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音一卷** 東晉戴遠撰。字安道。譙國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四卷** □梁曠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唐書藝文志作二卷。**道德經四卷** □梁曠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後又別出老子義疏一卷。**老子義疏四卷** 南齊顧歡撰。字景怡。博士。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後又別出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考隋德明經典釋文作顧歡堂語四卷。一作老子義疏。唐書藝文志作

老子道德經書目攷

順歡道德經義疏四卷、又義疏治綱一卷。各本所名、實不同。卷數亦多舛訛。未知孰是。又案道藏本存道德真經注疏八卷、題吳郡微士顧歡撰。馬敘倫曰、誤。當作成玄英。**老子序訣一卷** 晉葛仙公撰。名玄。吳時學道得仙。亡。隋書經籍志、兩唐書藝文志著錄。案疑即七錄之葛仙翁老子敘次一種。隋唐志葛洪。又誤次爲訣。故仙翁老子敘次、各志反不載也。詳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老子雜論一卷** □何王等注。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私記十卷** 梁儲文帝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案杜光庭老子義注引。**老子玄宗一卷** 梁韓胜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兩唐書志作玄旨八卷。**老子玄譜一卷** 東晉劉遺民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舊唐書藝文志同。舊唐書經籍志作劉道人撰。案中興書目、劉驎之、一字遺民。彭城人。晉書有驎之傳。**老子玄機三卷** □宗泰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道德經二卷** 唐楊上善撰。亡。兩唐書志均著錄。**老子志一卷** □山琮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老子義疏五卷** 梁孟智周私記。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唐書藝文志同。舊唐書經籍志作四卷。**老子義疏四卷** 梁車處元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唐書藝文志作梁武帝撰。**老子講疏六卷** 梁武帝撰。亡。隋書經籍志著錄。兩唐書志作六卷。案此誤。舊唐書經籍志作老子講疏六卷、梁武帝撰。與隋志同。又講疏四卷、次于梁簡文帝老子私記下。則其書非武帝

題作注疏十卷。案兩唐書志云、天寶中加號元還道德經、蓋卽是書。馬端臨文獻通考作疏六卷、誤。

老子二卷 唐盧藏用注。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二卷 唐那南和注。開元二十一年上。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口卷 唐白履忠注。卷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口卷 唐尹知章注。卷亡。兩唐書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

道德經二卷 唐陸德明撰。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疏十五卷 唐陳庭玉撰。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卷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傳四卷 唐吳郡陸希聲撰。存。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

道德經二卷 唐道士成玄英注。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口卷 唐李含光撰。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唐道士成玄英撰。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存。兩唐書志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案道藏本誤題此本爲顧歡撰。

老子口卷 唐孫思邈撰。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開題序訣義疏七卷 唐元默先生撰。亡。兩唐書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案他書多作元嶷。

老子學記一卷 唐李含光撰。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廣聖義疏五卷 唐元默先生撰。亡。兩唐書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案他書多作元嶷。

道德經簡要義五卷 唐道士成玄英撰。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存。兩唐書志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案道藏本誤題此本爲顧歡撰。

老子義疏一卷 唐李含光撰。揚州江都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諱改焉。大曆間人。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老子義略一卷 唐元默先生撰。亡。兩唐書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案他書多作元嶷。

老子道德經二卷 唐道士成玄英注。亡。兩唐書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指例略一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指例略一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集注老子二卷 集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眾等注。存。此據宋史藝文志、道藏本作王安石注二卷、王眾注一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卷數與道藏本同。宋志誤。

老子注二卷 宋呂大臨撰。亡。晁公武讀書志、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劉驥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通論語二卷 宋蘇轍撰。存。宋史藝文志著錄。案道藏本司馬氏道德真經論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題溫公道德論述要二卷。蓋皆是書。

道德經義二卷 宋葛長庚撰。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爲道士居武夷山。一作紫清真人白玉蟾撰。玉蟾其別號。案紫清真人則嘉定間徵赴闕下所封也。存。其書隨文標識、不訓詁字句。道藏集要刊本。

道德經指玄篇八卷 宋白玉蟾撰。亡。宋史藝文志補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司馬光注。

老子道德經寶章一卷 宋陳景元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解二卷 宋李霖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通述二卷 宋晁公武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內解二卷 題尹先生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 宋碧雲子撰。不詳其名。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王雱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四卷 宋李約注。存。宋史藝文志、道藏本皆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李榮注。存。宋史藝文志著錄。道藏本作四卷。

老子道德經內解二卷 宋蹇元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 宋蹇元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蔣之奇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繫辭解二卷 宋蔣之奇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口卷 唐尹知章注。卷亡。兩唐書志著錄。

老子疏口卷 唐陳庭玉撰。開元二十年上、授校書郎。卷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二卷 唐吳郡陸希聲撰。存。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唐道士成玄英注。亡。兩唐書志著錄。

開題序訣義疏七卷 唐元默先生撰。亡。兩唐書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案他書多作元嶷。

道德經簡要義五卷 唐元默先生撰。亡。兩唐書志、崇文總目、道藏本均著錄。案他書多作元嶷。

三十卷 唐杜光庭撰。亡。通志、補五代史藝文志均著錄。案文總目云、以明皇注疏演其義、案國書集成載杜光庭老子箋注、無卷數。未知據何志。疑卽是書。

三家老子音義一卷 南唐徐鉉注。亡。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疏三卷 五代趙仝堅撰。亡。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

疏二卷 五代張惠起撰。亡。補五代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譜一卷 扶少明撰。亡。崇文總目云、小明道士。不詳何代人。以道德經章句、習爲義訓。

道德經疏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亡。崇文總目云、集河上公葛仙翁鄧思遠唐睿宗玄宗諸家注。其自疏。

道德經注一卷 唐李若愚撰。亡。唐書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疏義節解一卷 唐喬諷撰。亡。舊唐書經籍志著錄。案文獻通考作四卷。引崇文總目云、僞蜀喬諷撰。諷仕僞蜀爲諫議大夫。舉紹以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疏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老子道德經三十家小解一卷 唐喬諷(一作風)撰。亡。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總目、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四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崇文總目、均著錄。

注六卷 唐道士張君相集解。蜀郡岷山人。亡。宋史藝文志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作八卷。曰、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靈山人梁處恩杜弼佚張惠張嗣臧元靜大孟小孟貫弘宋文明諸葛劉進喜蔡子晃成元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其名止二十有九。蓋君相一

志著錄。

老子通論語二卷 宋蘇轍撰。存。宋史藝文志著錄。案道藏本司馬氏道德真經論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題溫公道德論述要二卷。蓋皆是書。

道德經義二卷 宋葛長庚撰。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爲道士居武夷山。一作紫清真人白玉蟾撰。玉蟾其別號。案紫清真人則嘉定間徵赴闕下所封也。存。其書隨文標識、不訓詁字句。道藏集要刊本。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司馬光注。

老子道德經寶章一卷 宋陳景元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解二卷 宋李霖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通述二卷 宋晁公武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內解二卷 題尹先生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 宋碧雲子撰。不詳其名。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指例略一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集注老子二卷 集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眾等注。存。此據宋史藝文志、道藏本作王安石注二卷、王眾注一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卷數與道藏本同。宋志誤。

老子注二卷 宋呂大臨撰。亡。晁公武讀書志、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王雱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四卷 宋李約注。存。宋史藝文志、道藏本皆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李榮注。存。宋史藝文志著錄。道藏本作四卷。

老子道德經內解二卷 宋蹇元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 題尹先生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蔣之奇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繫辭解二卷 宋蔣之奇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二卷 宋晁公武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通述二卷 宋晁公武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內解二卷 題尹先生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 題尹先生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解二卷 宋蔣之奇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疏四卷 宋王雱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道德經二卷 宋李榮注。存。宋史藝文志、道藏本皆著錄。道藏本作四卷。

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義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指例略一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不知作者。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集注老子二卷 集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眾等注。存。此據宋史藝文志、道藏本作王安石注二卷、王眾注一卷、呂惠卿注二卷、陸佃注二卷、劉仲平注二卷。卷數與道藏本同。宋志誤。

老子注二卷 宋呂大臨撰。亡。晁公武讀書志、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均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王雱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四卷 宋李約注。存。宋史藝文志、道藏本皆著錄。

老子道德經二卷 宋李榮注。存。宋史藝文志著錄。道藏本作四卷。

老子道德經內解二卷 宋蹇元撰。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道德經節解二卷 題尹先生注。亡。宋史藝文志著錄。

老子解二卷 宋蔣之奇

道德眞經四子古道集解十卷 宋古靈疏大學士呂惠卿傳。存。道藏本著錄。案其解多以南華通玄二經理會。**道德眞經傳四卷** 宋玉蟾子劉行瑫撰。存。道藏本著錄。案書分章證以晉爲之、不必於古有所考。終設諸方士之注、精遠多矣。詳見四庫提要。**道德眞經三解四卷** 元臨川吳澄撰。存。道藏本著錄。案三解一曰解經、二曰解道、三曰解德也。凡五萬餘言。**道德眞經全解二卷** 宋范應元撰。存。續古佚叢書影宋刊本。**道德眞經集注五卷** 無名氏撰。存。道藏本著錄。案內有辯新舊序十一條。**道德眞經次解二卷** 宋張嗣成撰。存。道藏本著錄。案此解凡言德者都涉孔氏之門、以儒釋二教爲證。揆道德合爲一家。**道德眞經直解四卷** 本宋于郡若愚直解。存。道藏本著錄。案此解凡言德者都涉孔氏之門、以儒釋二教爲證。揆道德合爲一家。**道德眞經集注十八卷** 宋呂惠卿傳。存。道藏本著錄。案其解多以南華通玄二經理會。**道德眞經全解二卷** 宋范應元撰。存。續古佚叢書影宋刊本。**道德眞經次解二卷** 無名氏撰。存。道藏本著錄。案內有辯新舊序十一條。**道德眞經直解四卷** 本宋于郡若愚直解。存。道藏本著錄。案此解凡言德者都涉孔氏之門、以儒釋二教爲證。揆道德合爲一家。**道德眞經集義十七卷** 元劉惟永丁易東編。集各家解義。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集注五卷** 無名氏撰。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集注十八卷** 宋呂惠卿傳。存。道藏本著錄。案其解多以南華通玄二經理會。**道德眞經集義十七卷** 元劉惟永丁易東編。集各家解義。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全解二卷** 宋范應元撰。存。續古佚叢書影宋刊本。**道德眞經集注五卷** 無名氏撰。存。道藏本著錄。案內有辯新舊序十一條。**道德眞經直解四卷** 本宋于郡若愚直解。存。道藏本著錄。案此解凡言德者都涉孔氏之門、以儒釋二教爲證。揆道德合爲一家。**道德眞經集義十七卷** 元劉惟永丁易東編。集各家解義。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集注五卷** 無名氏撰。存。道藏本著錄。**道德眞經集注十八卷** 宋呂惠卿傳。存。道藏本著錄。案其解多以南華通玄二經理會。**道德眞經全解二卷** 宋范應元撰。存。續古佚叢書影宋刊本。**道德眞經次解二

卷 清盧文弨撰。存。抱經堂叢書本。**老子攷異二卷** 清畢沅撰。存。經訓堂叢書本。單行本。**老子庙本考異一卷** 清嚴可均撰。存。鐵橋漫稿本。**老子考異錄一卷** 清張聰撰。存。杭縣續語堂碑錄本。**老子讀錄一卷** 清洪頤煊撰。存。馬敘倫藏有稿本。**老子札記一卷** 清徐鼒撰。存。咸豐讀書叢錄本。**老子本義一卷** 清魏源撰。存。未見。**老子雜釋一卷** 清王念孫撰。存。年刊讀書雜釋本。**老子雜志一卷** 清汪中撰。存。讀書雜誌本。**老子考異一卷** 清孫詒讓撰。存。逸學本。**老子平議一卷** 清俞樾撰。存。春在堂諸子平議本。**老子札記一卷** 清孫詒讓撰。存。札迻本。**老子一卷** 清陶方琦校。存。順德黃氏藏有手稿本。**讀老子一卷** 清魏錫曾校。存。**老子斠補一卷** 清劉師培撰。存。傳抄稿本。**道德經講義三卷** 清黃裳撰。存。豐城人。**讀老子札記一卷** 今人易順鼎撰。存。**道德經述義一卷** 今人徐紹桢學。存。學壽堂鉛印袖珍本。**讀老子札記一卷** 今人陶鴻慶撰。存。傳抄稿本。**老子故一卷** 今人馬叙倫撰。存。秋浦周氏刊本。**老子斠詁四卷** 今人馬叙倫著。存。鉛印本。**老子失文一卷** 今人馬叙倫著。存。鉛印本。附老子斠詁後。**老子玄玄解一卷** 今人黃元炳著。字星著。存。鉛印本。**老子一卷** 今人胡適校。存。杭縣學發刊中刊少許。**老子道德經一卷** 今人支偉成標點注解。馬叙倫藏有稿本。**老子集注二卷** 今人曹聚仁增訂。存。上海梁溪圖書館鉛印本。

老子道德經箋注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闓生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陰陽術。泊。至漢景帝、以黃于老子義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采飆誦焉。○隋書經籍志、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唐書選舉志、明唐注老子道德經成、謂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獻老子。案唐皇老子爲玄元皇帝、故視此書爲尤重也。

無錫丁福保仲祜箋注

第一章 此章包括全經之大旨。通此章則全經可通矣。

道、可道、非常道。道之可得而道者、非常道也。常道不可得而道也。○此道字、非儒家之所謂道、卽本經五十九章長生久視之道。乃道家之專門名詞。謂真常不滅之道也。本經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本經三十九章之所謂一者、卽道也。故抱朴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本經三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本經三十一章之謂也。又曰、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頭中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謂道、卽本經五十九章長生久視之道。乃道家之專門名詞。謂真常不滅之道也。本經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本經三十九章之所謂一者、卽道也。故抱朴子曰、惚兮恍兮、其中有物。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本經三十一章之謂也。又曰、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頭中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道家所謂道、卽本經五十九章長生久視之道。乃道家之專門名詞。謂真常不滅之道也。本經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

無名、又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又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則有名者亦道也。大道汜矣、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案萬物者、即佛家百千萬億化身之代名詞也。道家謂之分形。不可執着、立即遣去、謂之常無。大費精神。文殊師利言、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緊心一處、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恒與定俱。案緊心一處、即常有之時也。習成既久、無心得定、雖得定亦無所執着、無所分別、即常無之時也。○莊子大宗師、顏回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宋懷禪法師曰、屢遇長空、影沉寒水。屢無遺曜之意、水無留影之心。今時人學道至此、方有少分。案借此方知老氏此句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莊子曰、老聃建之以常無有。又曰、視有者背之若君子。視無者天地之友。據此當以常無常有爲句。以欲字斷句者、非是。○徼當作竅。後世道家謂之玄關一竅。觀其竅者、即本經五十二章之習常也。學人修習時下手工夫、惟一心端坐、萬念悉捐、寂其目、閉其口、兩目微開、稍見微明、後關北開、於玄關一竅。此即所謂觀其竅也。此竅指兩眉齊平處上丹田而言。本經五章之守中、十章二十二章之抱一、皆指觀竅之法而知務內觀。外流者來借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老氏因上文常無常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又恐人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老氏恐人又疑既是有無對待、則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遣之曰、玄之又玄。然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憒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斯乃遣道之極也。○以上兩節、取憨山說。

第二章

此章言求道者當韜光匿彩、功成而不居。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有與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此六句用以證上文美與不美、善與不善、有無之名、故釋而言之。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相爲循環之理如此。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與聲之相和、前與後之相隨、皆如是而已矣。**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以聖人知美名之不足尚、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萬物作焉而不爲辭。**萬物指化身而言。其理詳第十章抱一注。此言能分形爲百千萬億之化身。何嘗辭其勞。**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既生化身以後、何嘗自以爲有。又何嘗自恃其工夫。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功。所謂功成者、指內觀玄關一竅而言。觀之既久、則生赤子。其後赤子化爲真人。又久之、能分形爲無數法身矣。**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冥於真美、渾於真善、故不居其功。蓋有居則必有去、既無所居、又何所去哉。

第三章

此章言求道者當忘貴尚、泯思慮、則復無爲而合至理。

不尚賢、使民不爭。說文、賢、多才也。謂在上者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大道也。人君不偏尚才能之人而民自不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即是此意。**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獨一無二之寶物、或極貴重之奢侈品。在上者倘貴之、則民愛其物而忘其無。則必至於爲盜。上以可欲之物示人、則人皆欲得之而心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見可欲、則民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也、**焦竑曰、古本有也字。**虛其心、**虛、空也。空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或曰、實其腹者、衆龜之息也。學龜之伸頸吞氣、腹不復飢、故能長生久視。抱朴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衆龜之息、世不有以乎。故太丘長組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成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嶺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組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原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日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弱其志、**不爭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爭競、故其民純樸、而無所知、無所欲。○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且使知巧之人、不敢以私智小道亂吾之治焉。**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范彭超吳各本有矣字。今從之。聖人無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天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無爲、則事無不成、物無不和、則無不治矣。

無錫丁氏藏版

第四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不露圭角、和光同塵、似有一物存於玄關一竅、此物吾不知誰之子、其象當在天帝之先。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虛也。道體難虛、而用之常盈。盈則溢、又復爲虛、故曰或不盈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者深不可測也。言道之淵深爲萬物之所宗也。道非有非無、不可執着。故以或字似字形容之。 **挫其銳、** 銳者氣之剛強而無圭角。 **解其紛、** 紛者情之擾動也。而以恬惔銘曰、氣高魂靈、心虛谷神。○宋呂吉甫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此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此生也。故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于母相親。又名爲玄、吸氣而上通於天。口爲牝、納津而下通於地。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言神存於中、而不可見也。動、勞也。謂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莊子曰、古之真人、其息深深。亦此之謂也。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

第五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法天地之自然、多言不如守中。

天地不仁、 天地指人身之小天地而言。仁者愛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故不仁。 **以萬物爲芻狗。** 芻狗、束草爲狗、祭祀所用。既祭則棄之。○莊子天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案芻狗者束草而爲狗也。○萬物喻分形。○老氏謂玄牝所生之分形、在常有觀竅之時、如芻狗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時也。即重視分形之時也。及工夫已深、欲遣去其常、即爲常無觀妙之時、對於常道猶芻狗踐壞之時也。即不重視分形之時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喻修道之真人、百姓喻吐納之氣。謂工夫已深、及至常無觀妙之時、亦視吐納爲已陳之芻狗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冶鑄致風之器、爲函以受於外者橐也。虛、空也。屈、竭也。言其體雖空虛、而用之不竭、動則生風、愈出則愈有、使爐中之物、各自成器。喻黃庭之妙用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屢也。言朔。○道不可以言傳、多言必至於數窮。故莊子天運篇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此皆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言道之不可以言傳也。案守中即本經一章觀其竅之法也。清黃瑩曰、學者守中抱一、空空無迹、浩浩無疵。藏之愈深、發之愈溥。以視言堂滿堂、言室滿室者、相隔不啻天淵。彼以言設教、其教有盡、何若實吾之精、裕吾之氣、神遊象外、氣注規中、而無一膚一髮不周流通及之爲得哉。哀矣、守中之學、誠修身之要道也。

第六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以綿綿若存功夫、而使谷神不死。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太上道德寶章製曰、白真人曰、谷者天谷也。一身之元氣。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曰黃庭、曰崑崙、曰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元神居之、故謂之谷神。見道藏輯要心集三。○抱朴子曰、咀嚥日華、谷神太清。庾信詩曰、虛無養谷神。庾闡文帝何徽君墓誌銘曰、氣高瓊岳、心虛谷神。○宋呂吉甫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此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此生也。故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玄下牝、于母相親。又名爲玄、吸氣而上通於天。口爲牝、納津而下通於地。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言神存於中、而不可見也。動、勞也。謂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莊子曰、古之真人、其息深深。亦此之謂也。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

第七章 此章明無我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世間惟天地最長久、然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聖人謙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外其身而身存。** 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即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老氏乃作反問之語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反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長久之有。

第八章 此章以水喻上善、言求道者宜利物而不爭。

上善若水。 此言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

所惡。故幾於道矣。水之善、以其滋潤流澤、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濕、乃居衆人所惡卑污之地、故幾於有道者矣。幾、近也。

居善地。聖人處綱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仁。與物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不定、故曰善地。心善淵。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測、故曰善淵。與善仁。言善信。言不誣、故曰善信。政善治。爲政不爭、則行其所無事、故曰善治。事善能。爲亦不爭、故曰善能。動善時。不爭則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如上文云云、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馬敍倫曰、尤爲訛省。說文曰、訛、譌也。

第九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求圓滿自然之理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而不已。悉山大師曰、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貪位慕祿、進進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讒及其身、悔之不及。卽如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恃勢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殆。此之謂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揣摩。銳、精北智思。如蘇秦張儀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北善於揣摩、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縱橫之術、彼此相詐、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白公之裔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如蘇秦張儀李斯等不知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白公之裔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世有位匿盈而好謙。獨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咎也。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

第十章

此章言求道者之工夫、始於抱一而終於玄德。

載營魄。載、猶言魂而登還兮。王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以抱一而載營魄。以靈魂訓營魄。此漢人故訓。○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靜以鎭形之謂魄。○焦氏筆乘曰、古者魂魄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抵淸虛則魄卽爲魂、住著則魂卽爲魄、如水凝則爲氷、氷泮則爲水、其實一耳。載云載者、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也。抱一。能無離乎。本經二十二章、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案一字詳見三十九章。一者道也。一有姓氏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處丹田中。卽谷神也。一字乃道家口口相傳之隱語耳。○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用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泽。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竭。老君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獻奧、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授、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遣、(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嵩嵓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左甲右乙、金樓夾降。左甲右乙、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峨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幄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遷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隆、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

人抱一爲天下式。案一字詳見三十九章。一者道也。一有姓氏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處丹田中。卽谷神也。一字乃道家口口相傳之隱語耳。○莊子曰、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用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泽。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竭。老君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獻奧、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授、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遣、(刻本作惡)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嵩嵓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左甲右乙、金樓夾降。左甲右乙、激波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峨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玄涉黃。城闕交錯、帷幄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遷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隆、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

獸、水却蛟龍。不畏甲兵、扶桑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一之大略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玉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刻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毒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息、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握固守一、鬼即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値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日)玄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葛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乘修明鏡、其鏡道成、(刻本無此

字）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之言抱一如此。發揮抱一之精義、可謂詳矣。餘見一章消字注。○老氏謂身載魂魄、抱一則長生、離一則死。試問學道者之魂魄與一、果能相抱而無切刻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宋朱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有剛了。○老氏謂學道者果能如嬰兒之專氣致柔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除、是爲解縛。滌除之遂猶存、是爲發疑。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貫之、猶夠遇之可也。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之無爲而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別本爲作無。○宋范應元曰、天門者、以況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爲出、應已爲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注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謂吾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爲雌柔、使神氣和順矣。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之守其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而用智於外、衒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智。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試問學道者果能如是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學道工夫、自抱一、做到無知、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道之極。是時之所謂一者、既已生之畜之、日夜長成。然生之而不以爲己有、爲之而不自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自以爲主宰、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此可謂玄妙之德矣。○莊子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是謂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第十一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以玄關一竅爲用、故以車器譬喻三者爲喻。

三十輻、輻音福。輪之股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共一轂。轂、轅所轉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當其無、有車之用。清畢沅曰、本皆以當其無斷句。案考工記、利轉者以無有爲用也。是以有字斷句。下並同。陶方琦曰、畢說是也。○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蓋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之無有爲用也。挻埴以爲器、挻、別本作埏。說文、埴、黏土也。○馬敘倫曰、說文無埏字、當依王本作挻。考工記、搏埴之工二、釋文搏亦作摶。李軌音團。是也。搏摶字形相似易誤。以此文證之、則摶音團、與摶音近。說文曰、摶、以手團之也。於義較當。風俗通曰、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摶土與摶埴同。亦足證考工記之摶埴、當爲摶埴。此文之挻、爲摶之借矣。當其無、有器之用。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虛。故曰無之以爲用。

第十二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去情欲、以杜名利之害。

五色令人目盲。五色、青黃赤白黑也。目盲、謂能惑視也。人多以見色爲明、而鮮能反照於無色之色。五音令人耳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耳聾、謂能惑聽也。人多以聽聲爲聰、而鮮能反聽於無聲之聲。五味令人口爽。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口爽、失正味也。人多以嘗味爲美、而鮮能反味於無味之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田獵、心則流逸齊放而失其正定、故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貴難得之貨、則玩物喪志、而妨修道之行。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聖人但爲腹而養氣、不爲悅目而狗物也。彼指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而言。爲腹者、學龜息也。詳第三章實其腹注。

第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重道忘身、以杜名利之害。

寵辱若驚。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知寵乃是辱、以故若驚。驚、心不安兒。貴大患若身。貴大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卽君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樂、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貨、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盲必不可免也。何謂寵辱若驚。寵辱若驚、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爲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倖之人、君愛之以爲寵也。雖屈酒糊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嗽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若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戰戰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北所以寵是辱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衆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衆若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擾、冰炭攻心、衆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誰乘引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牲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

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以爲己榮。愛身取貴、以致終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任。然有道者、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爲己榮。此則貴爲天下貴、非貪位慕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以上五節、呆懿山說。○莊子在宥篇、故貴以身於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其意與老氏同。案王念孫謂於即爲也。莊子本作於天下、後人依老子旁注爲字、而寫者因誤合之也。其說是也。

第十四章　此章言學道者執一可以治國。知一即爲道基。

視之不見、名曰夷。別本幾作夷、范應元宋刊古本集註本、作幾。范謂係登王弼同古本。傅奕云、幾者隱而無象也。是王傅二本並作幾。依義作幾爲長。草書幾與因形近而譌。**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道無聲、寂不可聞、故名之曰希。○大道無色、冥不可見、故名之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搏、執也。大道無形、虛不可執、故名之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此幾希微三者不可推致而詰問之、言無從分別、故復混而爲一。一即抱一之一也。**一者、其上之不皦、其下之不昧。**皦、古曉切。明也。○唐傅奕校定本有一者二字及兩之字、於義爲長、宜從之、以正各本之誤。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此文、有一者兩之字、亦即玄關一竅中之真人也。意謂其上之、在是其證也。○一者道也。即谷神也。上丹田中、不加明、其下之、在下丹田中、亦不加晦。此即不垢不淨之真義也。**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猶綿綿不絕之意。本經三十二章、道常無名。恐學者執着於一、故隨說隨掃、復歸之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韓非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韓非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於無非無、於有非有、不見形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迎隨。**執古之道、**河上公曰、聖人執守古道生一。**可以御今之有、**謂執一可以御今之國。國借以喻人身也。劉師培曰、有即域之假借字、有通作或、或即古域字、詩商頌烈祖、奄有九有、毛傳、九域九州也。國語楚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有、域也。並其證。○馬敘倫曰、或本字、域譌始後起字。有借字。今通用域

國二字。**能知古始、**河上公曰、人能知上古本始有一。是謂道紀。道紀、即道基也。馬敘倫曰、紀傳曰、紀、基也。堂紀對文、即借紀爲基也。莊子達生篇、彼將處乎不淫之及、而誠乎無端之紀。度借爲宅、宅紀對文、是亦借紀爲基也。並是例證。

第十五章　此章形容善爲道者之微妙

玄通。復終之以不可自淵。

古之善爲道者、道字別本作士、今從傅奕作道。依河上公注亦作道字。依義亦道字爲長。**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宋蘇轍曰、粗識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夫唯不識、故強爲之容。**夫唯不識、故最難形容。茲特勉強爲之形容耳。下文乃是形容善爲道者之言也。**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宋葉夢得曰、下放官上曰、先事而戒謂之豫、後事而戒謂之猶。猶豫、本二獸名。古語因物取義、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後世沿習、但知其義、不知其物、遂妄爲穿鑿。未有不誤者。說文、豫本大象之名、物大、即處於小而見者罕、故有豫義。而豫之義、不在豫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謂、豫兮若冬涉川、冬而涉川、人所易見、而可前戒者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我所親狎、可以無畏而猶畏、則後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則不輕動、故二文又爲疑辭。○元吳澄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爲天下先、其容如此。

儼兮其若客。清畢元曰、河上公作儼兮其若容。王弼注曰、儼若容儀。○元張自成曰、欽屬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客之對主人。○或作儼若客。宋朱子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協釋、脞者符契。又此凡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矣。**渙兮若冰之將釋。**外篇莊子內篇精神、外渙然不疑於物也。**敦兮其若樸。**敦者質厚、樸者形未分。內守精神、外無文彩。質素淳厚、圭角不露。**曠兮其若谷。**曠、空豁貌。若谷之虛而善應也。**渾兮其若濁。**渾、胡本切。渾濁貌。若濁、美惡渾同、不自潔也。**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謂心雖應物、而能濁之、以其能靜定之而徐自清也。○清易順鼎曰、王弼注曰、夫晦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據此則經文此句上、當有孰能晦以理之而徐明一句。**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復應物哉。惟之而徐自生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牧謙紹箕、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清洪頤煊曰、王本作敝、即敝字。下文歙則新。釋文作蔽。莊子逍遙遊、執弊弊焉、司馬本作蔽蔽。古字通用。○清俞樾曰、王本作蔽、假爲敝。唐景龍碑作弊、亦借字。永樂大典本、正作敝不新成。○經言惟無自

滿之心、故能常守其敝、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淮南子道應訓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遂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第十六章 此章盲學道者知常則身雖死而道常存。

致虛極。元吳澄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靜篤。**守、固內禦外、內外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虛極靜篤之後、則百千萬億化身並作。化身雖作、吾仍觀其身之來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非靜坐工夫不可。故曰歸根曰靜。靜坐即復命工夫也。故曰靜曰復命。**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化身雖多、究其極、皆從根源而發。故曰常有欲以觀其竅之法也。抱一即是觀竅、觀竅即是復命。**復命曰常。**此常字即本經五十二章是謂習常之常也。亦即一即是觀竅、觀竅即是復命。**知常曰明。**常字爲道家之隱語、即道也。非凡人之所能知。故本經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可知常道非中下之士所能知也。如知之、可謂明矣。**不知常、妄作凶。**後世之談玄者、不知常而妄求金丹龍虎鉛汞烹煉等術。識神未除、爲妄作所誤者、其結果則兆凶也。○白虎通爵、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經言無所不容、則公正無私矣。故曰容乃公。○乃猶即也。孟子、是乃仁術也。言是即爲仁之術也。左傳宣四年、狼子野心、是乃狼戾。言此即狼也。昭二十七年、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寧、國家無傾、乃吾君也。言即吾君也。定十四年、三年乃報越。言三年即報也。**公乃王。**大戴記盛德、王者往也、民所歸也。韓詩外傳五、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經言公正無私、則爲天下所歸往矣。故曰公乃王。**王乃天。**經言王爲民心所歸、民心即天心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天法道、合乎自然、故曰天乃道。**道乃久。**天猶有形、至於道則虛而可久矣。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骸也。

第十七章 此章言常道之難知、及習之已成、亦由各人自然之工夫、非貴他人之言說也。

太上下知有之。別本下作不。太上者太古時也。下者下民也。韓非引此而說之曰、此言太上之民無說也。疑老子本作下民、今脫民字。知有之者、知有前章之常字而已。經言上古之世、下民皆知有常。而能相忘於道化之中。**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後則下民之與常、已不能相忘於無形。故曰親之譽之。○淮南子道應訓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遂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辨、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

不能相忘於無形。故曰親之譽之。此即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之說也。**其次畏之。**此即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之說也。即常道則畏而避之矣。**其次侮之。**此即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之說也。故曰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於是也。經言信常之心不足、於是有不信焉。○讀書雜志、王弼本第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爲句。焉、於是也。信不足於下、於是有不信也。呂氏春秋季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盈容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今本焉字在上句乃告舟備具於天子之下、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今據呂氏春秋季春篇淮南時則篇訂正。）言天子於是始乘舟也。晉語曰、焉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問曰、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言先王於是爲之立中制節也。（荀子禮論篇焉作安。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焉安案三字同義。詳見釋詞。）大荒南經曰、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樂、黃帝焉取藥。言黃帝於是取藥也。管子揆度篇曰、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言賦斂於是不窮也。墨子非攻篇曰、天乃命湯於鑊宮、用受夏之大命、湯焉敢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敢伐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言於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焉作轅田、焉作州兵。西周策、君何患焉。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將以甲午之日、然後利兵於是。管子小問篇、且使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是於是與焉同義。河上公注云、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則字正解焉字之義。祭法曰、埋沈有禋焉、祭星辰有禋焉、祭山林川谷丘陵有禋焉、祭水庸有禋焉、皆其證也。**悠兮其貴言。**悠、遠也。貴言、不輕言也。經言信常之心不足、故不輕言以自貴。○呂氏春秋貴言篇曰、聖人貴言。貴言則貴行、貴行則貴道、貴道則貴德、貴德則貴天。貴天者、貴其自然也。**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人人習常、及至常道既成、百姓必曰此皆我自然而然

大道廢、焉有仁義。智慧出、焉有大僞。明焦竑曰、魔出下、古本有焉字。馬叙倫曰、焉字在魔出下者是也。○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於是有仁義。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淳樸。中古聖人、以禮樂刑政等智巧之法治天下、而民則因法以作奸。故曰智慧出、於是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紀昀曰、大字、一作褻。大牢謂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閒、曰牢。故三牲俱謂之太牢。古慈子二通假。孝子與忠臣對文。故以作子爲義長。○宋蘇轍曰、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幹蹬也。**國家昏亂有忠臣。**宋蘇轍曰、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柴紂也。

第十九章

此章作衆樸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博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憨山大師曰、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用智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乃爲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特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仁義之事、猶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爲亂、反爲民害、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棄本爲不孝不慈者勸、今既竊之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即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兄人爲萬物之靈乎。**絕巧棄智、盜賊無有。**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既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聖智仁義智巧三事、爲所以文飾天下之具。而未足以爲治也。今既去棄取實、故令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

第二十章

此章言學道者貴求食於母。

絕學無憂。絕外學之僞、循自然之真。得道忘詮、謂之絕學。絕學則無爲、無爲則無累、故無憂。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爲。則至忠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其神純粹、其魂不罷。案此老氏絕學無憂之說也。**唯與阿、相去幾何。**唯、維水反。劉師培曰、阿當作訶。說文、訶、大言而怒也。○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宋范應元曰、未明乎道者、當觀唯阿善惡未發之時、方寸滿然、純乎天理、無有不善。此乃本心也。至於唯阿善惡將發之時、相去多少、相去何似、不過特在乎此心一發之間耳。則知唯與善、循乎天理也。阿與惡、徇乎人欲也。於此治之、常守本心之正、去人欲以循天理、易慢爲恭、改惡爲善、則天下無餘學矣。若不求之於內、而徒學之於外、皆僞也。俗不絕僞學、有甚憂者在。周茂叔曰、誠無爲、幾善惡。又曰、誠則無事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畏與惡、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其平日僞學之流、不明真道、故外爲恭善之虛文、內爲慢惡之實事也。**荒兮其未央哉。**謂衆人之荒於外學者多、其無所底止也。此興嘆之辭。○或謂世間之荒、央、一作霽。大牢謂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閒、曰牢。故三牲俱謂之太牢。**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謂春景融和、登臺遠眺、心曠神怡、如在盛世也。○經言衆人忘道逐物、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美、如登春臺而樂、以爲至樂。**我獨怕兮其未兆、**怕或作泊、又作魄、別作廓。說文、怕、無爲也。怕爲本字、泊魄廓爲借字。兆、念之初萌也。○老氏謂我獨離物向道、淡泊無爲於物欲未萌之前。**若嬰兒之未孩。**孩本作咳、同聲通借字也。說文、小兒笑也。若嬰兒未能笑之時、恬寂其兌、閉其門、一無外物之足悅也。○莊子曰、衛生之經、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何有、孰有人災。案此爲嬰兒未孩之真解矣。**儽儽兮其若不足、似無所歸。**此何從范應元影宋本。○馬敘倫曰、范謂王弼同古本、則今王本作儽儽兮若無所歸者、經後人改易矣。宋河上注曰、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乘、證也。證若雷。儽、雷貌。一曰媒倜。乘、證也。證若雷。儽、雷貌。一曰媒倜。乘、證也。證若雷。儽、雷貌。一曰媒倜

求食於母。母、道也。抱一而不自以爲是、故明。見音現、顯也。抱一而不自顯露、故明。不自矜其功、故有功。不自矜其功、故長。抱一而不自矜其長、故長。所謂求食於母者、則虛心實腹、息息歸根、而道可得矣。此句乃一章之要領也。

第二十一章 此章形容道之真相、以容受衆甫。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宋范應元曰、孔、甚也。容、包含也。○有甚德之人、無不包容。其所以無不包容者、蓋唯道之是從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道之恍惚有無、微妙難測。物物而非物、故其爲物也神。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倪元坦曰、惚恍、即恍惚也。象即物也。精即真也。真即信也。必遂何爲之說、則鑿矣。惚恍即是象、非惚恍之中別有象。恍惚即是物、非恍惚之中別有物。老子言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即是精、非窈冥之中別有精。莊子言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是也。惚恍恍惚、雖不可見、而似有似無。窈冥則無矣。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有象有物有精。夫既曰恍惚窈冥、則有何所麗。蓋有中之有、人皆以爲有、不知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皆以爲無、不知無中反有。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無中之有、有之精者也。粗者爲假。精者爲真。背人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是也。至無之中、有至實者存焉。故曰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宋范應元曰、嚴遵王弼同古本。一作自古及今。○馬敘倫曰、范應元同此、各本作自古及今、非是。古失甫韵。范謂王弼同古本。則今弼注中、兩作自古及今。蓋後人依別本、改經文並及弼注矣。其名不去、道本無名。然無名之名、自今及古、自然不去。以閱衆甫。河上公注、閱、衆也。案、甫、受也。清俞樾曰、甫與父通。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即作父可證。馬敘倫曰、甫字、俞先生說是。○道爲萬物之母、亦爲衆人之父。故衆父亦道也。經言恍惚中之一物、自今及古、常存無名之名、以容受大道。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經言吾何以知大道之果能容受哉、以其爲盛德之人、無所不包容也。

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首宜抱一、抱一之後、又宜不有其有、心無所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曲則全、上聖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常存無名之名、以容受大道。經言吾何以知大道之果能容受哉、以其爲盛德之人、無所不包容也。

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首宜抱一、抱一之後、又宜不有其有、心無所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曲則全、上聖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枉則直。枉乃所以爲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窪則盈、窪、烏瓜切、猶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讓受益也。敝則新。敝別本作蔽、又作弊。物之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枉則直。枉乃所以爲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窪則盈、窪、烏瓜切、猶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讓受益也。敝則新。敝別本作蔽、又作弊。物之測敝者至舂則又新生之。少則得、多則惑。凡事多端、則雜而生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一注詳第十章、又見第十四章、及三十九章。○不自見、故明。見音現、顯也。抱一而不自以爲是、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伐、矜也。抱一而不自矜其功、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抱一而不自矜其長、故長。所謂求食於母者、則虛心實腹、息息歸根、而道可得矣。此句乃一章之要領也。

第二十一章 此章形容道之真相、以容受衆甫。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宋范應元曰、孔、甚也。容、包含也。○有甚德之人、無不包容。其所以無不包容者、蓋唯道之是從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道之恍惚有無、微妙難測。物物而非物、故其爲物也神。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倪元坦曰、惚恍、即恍惚也。象即物也。精即真也。真即信也。必遂何爲之說、則鑿矣。惚恍即是象、非惚恍之中別有象。恍惚即是物、非恍惚之中別有物。老子言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即是精、非窈冥之中別有精。莊子言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是也。惚恍恍惚、雖不可見、而似有似無。窈冥則無矣。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有象有物有精。夫既曰恍惚窈冥、則有何所麗。蓋有中之有、人皆以爲有、不知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皆以爲無、不知無中反有。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無中之有、有之精者也。粗者爲假。精者爲真。背人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是也。至無之中、有至實者存焉。故曰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宋范應元曰、嚴遵王弼同古本。一作自古及今。○馬敘倫曰、范應元同此、各本作自古及今、非是。古失甫韵。范謂王弼同古本。則今弼注中、兩作自古及今。蓋後人依別本、改經文並及弼注矣。其名不去、道本無名。然無名之名、自今及古、自然不去。以閱衆甫。河上公注、閱、衆也。案、甫、受也。清俞樾曰、甫與父通。莊子天地篇、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即作父可證。馬敘倫曰、甫字、俞先生說是。○道爲萬物之母、亦爲衆人之父。故衆父亦道也。經言恍惚中之一物、自今及古、常存無名之名、以容受大道。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經言吾何以知大道之果能容受哉、以其爲盛德之人、無所不包容也。

第二十二章 此章言學道者首宜抱一、抱一之後、又宜不有其有、心無所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曲則全、上聖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

化切、跨者但知要强、先出人一步、故凱步而行。殊不知行之不能長。自見者現終不明。自是者不彰。終不明者。自見者現終不明。自是者不彰。自矜者不長。自矜者不長。自伐者無功。自伐者無功。人不以爲功

何、將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貫良大夫曾謂其城。齊師急強。於是而倫進、謂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倫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幃幄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率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夕復往取其帳。子發又使人歸之。明夕復往取其幕。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子發又使人歸之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故技無細而能無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聖人爲衆貴師保、而不知其資之可貴。化有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

第二十八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守柔

德宜抱樸以治天下。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謂剛強、雌謂柔弱、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水所歸之處也。爲天下谿、常有能退而不爲之益。下民。谿乃卑下之地、衆爲德。歷見百兒第十九章及二十章。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不離、復歸於嬰兒。常字注詳第一章常道下。存於內者爲道、見於外者

復歸於無極。白謂光明、黑謂闇昧。知白守黑、無所窮極。知白守黑、無分別心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作兵者云云。當作夫唯兵者云云。**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澹爲上、勝而不美。兵爲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用之。不苦而用兵、必以恬澹爲尚。恬澹、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爲美。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不唯殺人、天之所與。若以殺人爲樂、請必隨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者、謂居上將軍之勢位主兵事者則以居右之吉禮處之、以兵事爲凶事也。泣死者而悲哀之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也。

老子道德經箋注　第三十一章　二十二　無錫丁氏藏版

第三十一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守樸。守樸則不殆。

道、常。無名。道爲常道、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樸雖小、**樸、道也。亦即抱一之一。注詳第一章常道下。**天下莫能臣。**莫能臣、從傅奕古本及范應元宋本。別本皆作不敢臣。○抱樸無爲、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損其神。人身一小天下也、小天下之內、已且能以樸爲臣矣。蓋自化身將自來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身次離於婧、水火調和。天地相合、而甘露降於中宮。此陰陽變理、日月同宮、誰爲爲之、孰令聽之。皆由以道爲之主宰也。○人身一小天地也。道家以心息爲呼吸、如民之多、此皆天地相合甘露已降後之自然功效也。故曰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樸本無名、今始制其名曰樸。樸之名既有、可以萃神氣於玄關一竅。此之謂知止。知止則其樸長生、故曰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水注壑曰谷。○此言川谷雖衆、莫不朝宗於江海。天下雖大、莫不賓服於常道。常道、卽樸也。亦卽谷神也。天下亦指人身爲小天下而言。

第三十二章　此章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氾氾兮、其可左右。范本作汎汎、傳本作氾氾、古通假。說文、氾、濫也。○大道氾氾兮周流無窮。不可但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無可無不可、無在無不在也。**萬物恃之而生。**種種化身皆依大道而生。**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生化身之功既成、未嘗名爲己有、又衣被百千萬億化身未嘗自以爲主也。**故常無欲、可名爲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爲大矣。**道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無欲者之欲而言之、則可名爲小矣。以其現百千萬億化身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爲大矣。道何嘗自爲大也、惟常無欲而已。亦何嘗知萬物歸

老子道德經箋注　第三十二章　二十三　無錫丁氏藏版

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見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爲聞聞

自勝者強。欲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比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韓非子喻老篇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知足者富。**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歛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維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鷇如鼠、藜羹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強梁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所、處也。不失其處、卽永守其玄關一竅也。其竅詳第一章注。○抱一凝神、任其自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也。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天地同壽耶。○莊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遺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又曰、聖人之死、死則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盛百二紀張靑庵(留岐)先生遺事云、嵩庵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所謂見見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爲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欲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比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韓非子喻老篇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知足者富。**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歛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維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鷇如鼠、藜羹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強梁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所、處也。不失其處、卽永守其玄關一竅也。其竅詳第一章注。○抱一凝神、任其自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天地同壽耶。○莊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遺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又曰、聖人之死、死則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盛百二紀張靑庵(留岐)先生遺事云、嵩庵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所謂見見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爲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欲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比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韓非子喻老篇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知足者富。**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歛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維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鷇如鼠、藜羹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強梁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所、處也。不失其處、卽永守其玄關一竅也。其竅詳第一章注。○抱一凝神、任其自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天地同壽耶。○莊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遺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又曰、聖人之死、死則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盛百二紀張靑庵(留岐)先生遺事云、嵩庵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所謂見見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爲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欲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比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韓非子喻老篇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知足者富。**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歛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維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鷇如鼠、藜羹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強梁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所、處也。不失其處、卽永守其玄關一竅也。其竅詳第一章注。○抱一凝神、任其自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天地同壽耶。○莊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遺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又曰、聖人之死、死則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盛百二紀張靑庵(留岐)先生遺事云、嵩庵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生於道、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所謂見見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爲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欲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比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韓非子喻老篇曰、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知足者富。**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歛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維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鷇如鼠、藜羹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強梁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所、處也。不失其處、卽永守其玄關一竅也。其竅詳第一章注。○抱一凝神、任其自然、無一時一刻之失所。此卽子思子所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天地同壽耶。○莊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遺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又曰、聖人之死、死則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盛百二紀張靑庵(留岐)先生遺事云、嵩庵張先生生於萬歷壬子。康熙丁巳小除日、其鄉人在歷山、遇先

生於道、言笑如平生。及歸、先生已先一日逝矣。○俞樾曰、杭有高君者、勇於爲善、其少壯時已不殺生、晚年並斷葷血。然不來佛而好言養生。能節穀數日不飢。年八十餘、無疾而逝。有友人客於成都。一日、忽遇高於途。驚曰、君高年、來此何爲。時其友適將旋里、因約與偕。高曰、我尙思遊峨嵋山、君其先歸。有扇一握、盤尾一柄、煩君攜至我家。並爲傳語兒輩、我此來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訪之、則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見之日、卽其死日。一扇一盤尾、皆殉葬物也。此事載高氏家譜。予門下士高海坨、其族孫也。爲余言之。

第三十四章　此章言得道者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氾氾兮、其可左右。范本作汎汎、別本不重汎字。氾汎一字不可但以左右言。今言其可左右者、謂可以左、可以右也。無可無不可、無在無不在也。○大道氾氾兮周流無窮。古通假。說文、氾、濫也。**萬物恃之而生。**種種化身皆依大道而生。**功成不名有、衣被萬物而不爲主。**生化身之功既成、未嘗名爲己有、又衣被百千萬億化身未嘗自以爲主也。**故常無欲、可名爲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可名爲大矣。**道可以小大言、故以其常無欲者之欲而言之、則可名爲小矣。以其現百千萬億化身而不知主而言之、則可名爲大矣。道何嘗自爲大也、惟常無欲而已。亦何嘗知萬物歸

之、欲爲之主也哉。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爲大、故能成其大也。以其終不自爲大、化身自然發現、故能成其大也。一有絲毫之私欲、則化身不現、安能成其大哉。

第三十五章 此章言道之無味無色

執大象者天下往。道不可執、此言執者、謂守道者如手之執物、不可失也。道本無象、此言象者、以萬象皆由是而光見、故曰大象也。天下往者、謂聖人能執道以行、雖天下可往也。往而不害安平泰。執道而往、則天下執得而寄之、不害則安矣平矣泰矣。樂與餌過客止。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餌、以待嘉客。樂終食殫、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非若道之用之不窮也。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淡兮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大道無味、不似肥濃甘脆、令人咀嚼不已、饗飫無窮、味之淡所可擬。雖然、道無方體、亦無形狀。雖想像、亦難捉摸、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人之爽口悅心者、自不厭焉。此無味中有至味、非世味之淡所可擬。雖然、道無方體、亦無形狀。雖想像、亦難捉摸、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取之靡窮、用之不竭、有如是也。喻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斯道之所以爲大耳。學者其知所向往哉。

第三十六章 此章言道者宜知造化陰陽消息之理、人事吉凶倚伏之常、剛柔強弱相勝之道。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翕有縮義、故與張爲對文。○馮敎倫曰、固讀爲姑且之姑。韓非說林上、周書曰、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是其證。下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天道之盈虛、人事之倚伏、皆有自然必至之勢。如將欲翕之也、必先姑張之。將欲弱之也、必先姑強之。將欲廢之也、必先姑興之。將欲奪之也、必先姑與之。此其理至微也、而實至明。是謂微明。○韓非曰、越王入宦於吳、而勤之以伐齊、以弊吳。吳兵既罷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遣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其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故曰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勝強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知以上云云、乃可與言柔勝剛、弱勝強之道。人而失此道、猶魚之失水、猶以邦之利器授人、均不能保矣。○淮南子道應訓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歸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宮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宮人自知不爲諸侯寇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劫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第三十七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守樸以鎮妄作之心、治工夫既深、久宜捨其樸而不執著、故天下之物、莫不成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寂然不動、萬理舉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侯王若能守、清黃震曰、侯王比人身、至於至貴。○能守即守常道也。萬物將自化。言百千萬億化身、將自現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人心易撓而難虛、易動而難靜、易變而難常。雖已相化、而或有復爲外物所動、欲起妄作者、則吾將鎮之以道、使不敢有所妄作也。無名之樸、亦無所用之矣。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無名之樸、夫亦將不欲。既無妄作之念、則無名之樸、亦無所用之矣。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寂寂虛通、蕩蕩無迹、譬如無病而忘藥、到岸而捨舟也。若夫學道之士、因言以明道、悟道而忘言。若復執著有無、世解玄妙。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無欲也。

第三十八章 此章明全德而勸淳厚。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德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德之上者、不自有其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與上德爲有間矣。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俞樾曰、韓非解老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蓋古本如此。今作無以爲者、涉下文而誤。陶方琦曰、文選魏都賦注引、亦作無不爲也。○宋范應元曰、上德者不言而信、不動而化、無爲而無不爲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仁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爲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日爲之則從其文以強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仍之。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義者、非以要譽也。無所爲而爲之、則得其宜。總有私意以爲之、則失其宜。失其宜、起爭端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攘臂、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爲本。而尚繁文則末也。今日爲之則從其文以強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仍之。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尚文之極、故獨言之也。而尚繁文則末也。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道德混然、而無其偶。德則有真偶矣。此世數淳漓之辨也。德又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乃作。於是始有仁義之名。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文相尚、不復知有

仁義矣。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謂者修飾在外、而不由於中、故曰忠信之薄。倘文之傳、譌出於作僞、其流弊則爲亂之所由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此用實之弗以求明、或臆度而履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通、所以離其自然之明哲、乃愚之始也。孟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前識者、無稽而忘度也。何以論之、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要來人之心、華焉矣。故曰道非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稽而忘度也。何以論之、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要來人之心、華焉矣。故曰道之華也。昔賦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韓非曰、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稽而忘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

於無。言自千萬億之化身、皆從道而生。道亦從空虛而生。

第四十一章　此章言道之微妙不測。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道字注、已詳第一章、玆不贅。○上士聞吾之道、器無疑義、即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大而若存若亡。中士世味淺而道味淡、聖念淺而俗念深。雖聞吾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舉沅曰、河上公王弼無而字、王念孫曰、大笑之、一本作大而笑之。智者迁而笑之。牟子抱朴子微旨篇、均作大而笑之。是古本如此。俞樾曰、王說是也。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相對。傳寫者以考見之而移而字於句首。然下句之有而字、尚可藉以考見也。○下等之士、習染日深、氣性多戾。一聞此道、不疑爲妖言惑世、便指爲聚衆飲財。或笑其言大而夸、行爲而僻。非如此笑爲、不足以見道之高深也。故建言有之曰、一本無曰字。建、立也。故立言者有之曰、謂下文也。明道若昧。謂道之極明者若昏昧。明與昧爲對文。進道若退。謂道之進者若退縮。進與退爲對文。夷道若類。類一作頹。○易順鼎曰、夷、平也。昭二十八年左傳、刑之頹頹。服注、頹、不平也。類與夷正相反。故曰夷道若類。○謂道之極平者若不平也。上德若谷，唐成玄英曰、谷、本有作俗字者。馬敘倫曰、各本作谷、涉下文而誤。廣德若不足。馬敘倫曰、莊子寓言篇引、廣作盛。史記老子傳、若愚、蓋即此義。疑當從莊子作盛是。建德若偷。別本偷作輸。偷即倫字。○俞樾曰、建當讀爲健。剛健與偷惰反。質直若渝。劉師培曰、直疑爲惠假。惠令通作德。質德與廣德健德一律。○馬敘倫曰、說文渝、變污也。古書多用爲變義。此渝字當作污解、則通。然倫謂渝借爲訣、言質厚之德、不立匡異、反若諂訣也。莊子駢拇篇、通如會兒、即淮南氾論訓之臾兒。荀子修身篇、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諂。楊注、諂與會同。並其例證。大白若黯。舉沅曰、黯、河上王弼並作辱。作黯者、所謂白道編是矣。廣德若不足。馬敘倫曰、莊子寓言篇引、廣作盛。史記老子傳、若愚、蓋即此義。疑當從莊子作盛是。建德若偷。別本偷作輸。偷即倫字。○俞樾曰、建當讀爲健。剛健與偷惰反。質直若渝。劉師培曰、直疑爲惠假。惠令通作德。質德與廣德健德一律。○馬敘倫曰、說文渝、變污也。古書多用爲變義。此渝字當作污解、則通。然倫謂渝借爲訣、言質厚之德、不立匡異、反若諂訣也。莊子駢拇篇、通如會兒、即淮南氾論訓之臾兒。荀子修身篇、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諂。楊注、諂與會同。並其例證。大方無隅。道德指歸論、引作大方不矩。○大方、正內而行、無邪矜暴、故不見其廉隅。大器晚成。器之大者、真積力久、其成不可遽見。大音希聲。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韓非喻老篇曰、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令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殺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異、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不早見示、故有大名。不早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道隱無名。道之本體、隱而難見、無所可名。此與中下之人計量之所能至。安得不非笑之哉。夫惟道、善貸且善成。貸、施與也。成、謂物續之以成功也。○宋范應元曰、謂道雖隱於無名。然而夫惟此道善貸施萬物、而且善成之也。

第四十二章　此章言道和爲用、強梁爲戒。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明陶望齡曰、道不可名、強名爲一。一也。有一則二三以至於萬矣。然二三以至於萬者、即佛家所謂百千萬億化身是也。抱朴子卷十八曰、左君及鮑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實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案此即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說文解字、以一爲全書部居之首、其說解曰、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然一之爲字、何以能分天地化萬物乎。蓋一者太極之變體、太極體圓、不可以立朝、故變而爲一。然尚屬混元之氣、渾淪未分。由是離而爲二、則在上之一爲天、在下之一爲地、故曰造分天地。說文以一爲天者二字、如雨如不是。此在上之一爲天也。以一爲地者十五字、如韭至才且或且丘屯土王且也氐坻立是。此在下之一爲地也。說文、三者天地人也。(見王字下)即上讀爲天、中讀爲人、下讀爲地。此乃天地生人之意也。由一而累之則數起、由一而變之則形備。於是萬物以化而成象、故曰化成萬物。此即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也。萬物負陰而抱陽。舉沅曰、淮南道應訓引負作背。馬敘倫曰。背正字、負借字。○修抱一之道者、以煉己之工煉

魂、祓其分散之氣、超其沉著之念、而化生陽明之界、以脫陰晦之境。百千萬億之化身、皆純陽之體所成。故曰背陰而抱陽。○釋名釋天曰、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繫辭下集解荀氏易注曰、陰氣往則萬物咸者也。陽氣來則萬物信者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曰、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乾鑿度中之冲人、皆作種字解。本經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謂嬰兒之種氣已醇。宛如種子抱一團太和之氣、故曰冲氣以爲和。冲、種也。書金縢盤庚中之冲人、皆作種字解。本經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謂嬰兒之種氣已醇。宛如種子抱一團太和之氣、故曰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之自稱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造此名者使侯王以之自稱也。何也。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謙和之至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淮南子曰、故物或損之而益、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且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其地硗而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鬼之利也。楚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背晉厲公南伐楚、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絕。威服四方而無所誅。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阬隧氏、槃睪中行

能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論有輕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數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人之所以教我、我亦取其言以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本絕水曰梁。木負古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取其力之弱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以此教人。吾將以爲學父。成玄英疏曰、將爲學道之先、父亦本也。是成亦作學父。魏疏引顧歡曰、其教學之本父也。則顧本作教。學爲教省。說文曰、教、覺悟也。各本作教父。

第四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崇尚柔弱及無爲。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能運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說苑敬愼篇、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剛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各本無出於二字、此從古本及宋本。○宋范應元曰、無有者道之門也。無間者物之堅實而無間隙者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無有、洞貫金石、可入於無間隙者矣。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謂道之所以馳騁至堅、入於無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爲哉。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而無損也。人能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無爲而成、豈無益也。○文子自然篇曰、天地之間、莫大於無形、萬物之總、皆原於一、此從古本及宋本。○宋范應元曰、無有者道之門也。凡以物入物、必有間隙、然後可入。惟道則出於無有、洞貫金石、可入於無間隙者矣。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謂道之所以馳騁至堅、入於無間者、惟柔弱虛通而已。豈有爲哉。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而無損也。人能體此道、而虛心應物、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無爲而成、豈無益也。○文子自然篇曰、天地之間、莫大於無形、萬物之總、皆原於一、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柔弱也。無爲之益也。故人當體之。而天下之人、蔽於物欲好尚、強梁有爲、自生障礙。是以舉有及此道者矣。

第四十四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殉名貨貨、宜知足止。

名與身孰親。人之殉名者、知有名而不知有身。亦思名與身孰親乎。得與亡孰病。司馬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思身與貨孰多乎。多藏必厚亡。多藏貨來必甚愛名者、必大費精神。重失身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惟知足而止、而不貪名貨者爲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皆能知止而名揚、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論有輕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數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淮南子人間訓曰、昔者智伯驕、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韓魏反之、軍敗國分、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

第四十五章

此章言修道者宜持謙德、而以清淨爲宗。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韓詩外傳九、引作大直若詘。大盈若沖、其用不窮。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大直若屈。行之大直者、循理而動、不與物競、故若屈。○韓詩外傳九、引作大直若詘、其用不屈。以上文二句例之、當有此句。下二句亦脫其用不□二句。大巧若拙。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衆形。而體則無爲。故若拙也。大辯若訥。避語默而蔑理昭融、超見一偏、而有所對待。知清知淨、爲天下正。古本宋本、有知字。○易順鼎曰、文選解嘲注、引作知清知靜、爲天下正、當從之。兩句皆四字、靜正韻。○馬敘倫曰、羅卷靜作淨、當從之。○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謂於一偏也。惟泊然清淨者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爲天下正。

第四十六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戒貪知足。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漢張衡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故朱子語類亦作糞車。後世所刊老子自吳澄曰下、故有作糞車者。舉沅曰、御覽引文子曰、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韓非淮南引、並作糞。易順鼎曰、吳澄謂糞下當有車字。然淮南覽冥訓曰、故御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高注引無車字。東京賦薛綜注引、亦無車字。張衡冶誤讀淮南也。○却、退也。糞、糞田也。有道之君、皆安於耕墾、雖有良馬、以之糞田而已。無戰爭之事也。○韓非曰、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人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鬬逐北、而民不以馬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糞溝。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體鐵論未通篇曰、當此之時、御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案據此知戎馬生於郊者、謂小馬產生於四郊也。○韓非曰、人君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稀、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稀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罷。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罷則軍危殆。戎馬乏則牸馬出、軍危殆則近郊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而能成其大矣。

第四十七章

官其近也。今所以結罪之具　音其近也。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韓非曰、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其。有欲其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禍難生於邪心、邪心勝於可欲。可欲之類、違則教良民爲奇。違則令善人有禍。衰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制天、而下不善地、以勝胃爲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爲請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咎本如是。憯音慘、痛也。○韓非曰、故欲利者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衰、智衰則失度矣、失度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愚內。疾愚內則痛、禍薄外則苦。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慘。慘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慘於欲得。真性至足、非若求外物者常不足也。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人若能知此、雖有戎馬、無所用之、而天下爲有道矣。**故知足之足常足。**倪元坦曰、知足者、復吾真性也。求彼外物者、其害甚大。復吾真性者、所得無窮。

第四十七章　此章言聖人

老子道德經注　卷四十七章　三十三　無錫丁氏藏版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徹、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故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縣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若神明之不離其宅也。○黃庭外景經、中住真人可使令。梁丘子注曰、真人赤子、可爲使令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梁沙門慧皎所撰高僧傳、其第十一卷竺佛圖澄神師傳曰、齊武帝謂其惡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鎖猶在焉。鎖語獄吏、門外有兩疊食來、急鉢盛飯、汝可收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逆食餉鎖、果如其言。○沈紹蓮曰、廣陵文學譚西齋先生、言北門某貞女、年十六未嫁。婿亡、訃至、矢殉。父母苦喻乃已。從此樓此一樓、不與人見。二飯外、焚香默坐、如面壁然。凡三載。語言了徹、料事若神。女故未學、而頗喜佛典、人目了然。衆通時卷、弟若姪恒就正焉。惟沈靜寡言笑。間發一語、則洞悉凶譬愚。人頗奇之。五十外、家不戒於火、延及女室、家人促之下。女俠然懸櫬謂曰、毋躁、我樓不燬也。竟嗷爲誕、各倉皇出。乃火及樓竟熄。益神之。敬禮逾篤。年逾七十。一日召諸弟姪囑曰、某衣肆、衣一襲、可取來。某尼庵、貧一具、可取來。此殮具吾所自留、無庸預備也。衆以其足未下樓、恐有是。疑爲誑。而素異其人、聊且試之。比詣肆取衣。肆人曰、有之。此老姑娘物、好將去。視之、僧衣也。詣庵取意無所詣。庵曰、有之。此老姑娘物、好將去。衆大駭。撫以歸。女檢視曰、是矣。沐浴更衣、入龕趺坐。曰、吾去矣。此番毋久滯、明日舁之西門、丐某禪師火之可也。語竟、垂目而逝。家人如命。及期、至西門、方覓某師不得、而者僧忽至。曰、此老結緣耶。即北行、即某師。衆懇之。師曰、吾固爲此來也。顧兄樊之、疑隱遁。衆利祭利欲、向外馳求。以利合耳、無異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夫人者、沈瞑日深。情隳日厚。隳厚而心智昏、故去性日遠。情杖而策愈貴、血流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韓非曰、白公勝盧亂、楚弱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嬴之忘、將何不忘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聖人淡然無欲、不爭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戶屨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己、德備衆生、可不言而化。故曰不爲而成。嘗是自足於性也。○韓非曰、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盡智、故曰不行而知。能盡視、故曰不見而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北土、故曰不爲而成。

第四十八章　此章言學道者宜無爲。

爲學日益、爲學者、求效詞章與百工技藝等、皆欲其日益。**爲道日損。**爲道者、反觀內照、清淨守一、故欲其日損。**損之又損、**姚秦鳩摩羅什曰、損之者無爲而不遣、遣之至乎忘惡。然後無細而不去、去之至乎忘善。惡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非、又損是。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損之又損者、須如剉蔗抽繭、愈剉愈少、彌抽彌無、以至於無爲之境、而後與道

體合爲。爲道而至無爲、則可以物付物、泛應無方、而無不爲矣。○淮南子道應訓曰、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謂。**故取天下。**黃裳曰、天下、喻道。取天下、喻修道。有事無事、喻有爲無爲。人能滑淨無爲、純是先天一氣、道何難成。此又不足取天下之意也。若撥逆有爲、全是後天用事、便墮旁門。此又不足取天下之意也。

第四十九章　此章言聖人之心、渾然虛寂、對於百姓、一切善惡、無所分別。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以百姓之心爲心、則在我者無心矣。**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善不善在彼、而我當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則善常在我。在我之善、我自得之。故曰得善矣。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意同。**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信不信者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則信常在我。在我之信、我自得之。故曰得信矣。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心焉。**劉師培曰、操操即歙歙異文。○晉王弼注、歙歙焉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莫也。**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方各注其耳目、互相伺察、各有是非。**聖人皆孩之。**聖人視百姓如

嬰兒、見其足者亦不言、見其非者亦不怒也。聖人之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者如此。

第五十章 此章言求道者宜攝其生。

出生入死。 ○韓非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爲生、入爲死。又曰、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有謬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乎已乎。**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馬敘倫曰、說文無塗途二字、蓋徒卽塗途本字也。莊子至樂篇、食於土者、與土合體、終身無憂。食於道之生、北溟作於德化而生、又化而死。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人之生動之於死地、亦十有三。** 范應元等又以五行生死之數爲十三者。韓非去者追時爲近。四肢九竅之說、爲最可信。此外各家、皆後世穿鑿附會之談也。**而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 此句從傅奕本及范氏宋本。○韓非曰、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地也。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亦十有三。○畢沅曰、河上王弼作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顧廣圻曰、韓非作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十有三。非也。劉師培曰、傅奕本與韓非同、此爲古本。**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宋林希逸曰、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卽趨於死地。此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文子十守篇曰、亦輕其身而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之意。○文子十守篇曰、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逆。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卽所以得長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劉師培曰、被韓非作備。是古本。**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釋名釋姿容曰、容、用也。**夫何故也、以其無死地焉。** 韓非曰、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卽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訶之辛螫生矣。

第五十一章 此章言抱一之功夫。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本經第十章、生之畜之、與本章相同。此道之字爲一之代名詞。其注已詳十章抱一之字下。○言道既生一、須德種種之功德以畜之。一既得所涵育、則無蒸蒸陶鎔、久則有形、北後則氣勢充實而大成矣。**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一之所以能成形、北始在於道之生、北終在於德之畜。所以一之百千萬億化身、皆悉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爵字從古本及宋本、各本作命。○言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非因人賜之人爵而然也。此乃自然之道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 一作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所以道既生一之後、先以功德培養之、山是潛滋暗長、日充月盛、猶植物之在春夏時也。傅奕引史記云、亭、凝結也。廣雅云、毒、安也。亭之毒之、指秋冬時言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一之生也、而不以爲己有、爲抱一之工夫而不自恃、爲抱一之工夫而不自宰。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第五十二章 此章言習常之工夫。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始、道也。以道爲天下萬物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 已知一、當復守道、反無爲。**歿身不殆。** 上河公曰、子、一也。既知道已、當復知一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守其門。兌、口也。門、耳目也。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收視、坎既知抱一之道、則終身不殆。以下言抱一之法。**塞其兌、閉其門。** 兌、口也。門、耳目也。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旋曲以收視、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終身不勤。** 塞兌閉門、一靈內守、綿綿密密、不不勞、可以歸根復命矣。**開其兌、濟其事、** 以濟其感接之事。**終身不救。** 歿於外者輕於內、神耗氣散、所以終身不救。**見小曰明。** 世人以張目而視爲明、惟修道之士則不然、在塞兌閉門之時、宜微開其目、所見僅一線小光、此光在若有若無之間、在世人則以爲暗、而在道家則以爲明、故曰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終身塞兌閉門、以道自勝、而不暴露其氣、故曰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 修道者宜將此所見之一線光明、復歸納於兩眉所見之一線小光。復歸其明、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

載也。道家謂之同光返照。**無遺身殃。**河上公曰、內視存神、不爲漏失。**是謂習常。**紀昀曰、習、各本作襲。舉沅曰、襲、河上王弼作習。馬敘倫曰、各本作襲常。襲習古通。周禮胥師注曰、故書襲爲習。是其例證。此言習常之法、爲道家最重要之工夫、此法既明、則本經之所謂常道、常德、常名、常無、常有、以及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等句、皆可字字有著落、明白無遺憾矣。

知常曰明、知和曰常、

第五十三章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走入邪徑、內不足而外有餘。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微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列子楊朱篇、無介然之虛者釋文。列子仲尼篇、其有介然之有、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宋林希逸曰、介然、堅固貌。荀子脩身篇、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注。張湛與王倫書、介然之志、峭巖霜崖。確乎之情、崔嶄海岸。○本經二十五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亦互見二十一章、其文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行於大道者、即實行常有以保此德也。**惟施是畏。**讀爲雖、王弼曰、唯施爲之是畏也。河上公注畏同。念孫案、二家以施爲釋施字、非也。施、讀爲迤。迤、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唯懼其入於邪道也。下文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注、徑、邪不正也。是其證矣。（案徑、

即上文所謂施也。邪消足以惑人、故曰唯施是畏。王注曰、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塞大道之中乎。於正文之外又增一義、非是。）說文、迤、衺行也。引禹貢東迤北會于匯。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行。丁公著音迤。淮南齊俗篇、夫非者、非批邪施也。高注曰、施、邪曲也。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文選甘泉賦、封巒石關、迤麗乎延屬。漢書揚雄傳迤作施。）史記貨生傳、庚子日施兮。漢書施作斜。斜、亦邪也。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此尤其明證矣。○錢大昕曰、施、古音斜字。史記貨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見潛研堂文集九卷十六頁）**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定觀經云、慈。蓋好捷徑期於無可至之理。**朝甚除、**馬敘倫曰、除借爲污、猶朽之作杇也。諸家以除治解之、非也。○朝謂圖主所居之地。朝甚除、喻心中甚污穢也。**田甚蕪、**田喻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也。蕪、謂蕪穢不治也。**倉甚虛。**倉謂精氣所藏之地。如胃爲太倉之類。甚虛、謂內無所儲也。**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說文、厭、飽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夸別本作誇。說文曰、夸、奢也。夸張自大也。○此言好爲務外之人、內雖不足、而乃華佩服以爲飾、豐酒肉以爲資、私府庫以爲富。此皆劫剽他人以縱一己之私欲。是謂爲盜、而夸張以自大也。故曰盜夸。○案盜夸乘非子作盜竽、韓非曰、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絃皆隨。竽唱則衆和。故殷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小盜必和。

第五十四章 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宋呂吉甫注曰、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者也。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唯爲道者、則不然。唯其建而不拔、抱而不脫、故其傳世有窮哉。此子孫所以祭祀而不輟也。**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邦一作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奚侗曰、邦字與豐協韻、漢人避高祖諱、改爲國。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吳澄曰、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皆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累、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願、此大道無爲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孫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孫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於後。此者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第五十五章 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毒、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之心、則失其自然矣。

含德之厚者比之於赤子也。別本無者之也三字。從傅奕本及宋本。○含懷至德、如嬰兒然。**蜂蠆不螫。**蠆、毒蟲類、以尾端螫毒。螫、虺豹類、以爪擊人曰據。**猛獸不據。**猛獸、虎豹類、以爪擊人曰據。**攫鳥不搏。**攫鳥、雕鷹類、以羽距擊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之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陰作者、精氣盛也。朘、赤子之陰、會陰也。大姦作則小盜隨。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

之至也。移日難晴、而其咽不聲嘶者、心無拂怒、氣本和也。○號、啼也。嗄、聲斷也 知和曰常。本經第十章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言嬰兒之柔和也。又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言嬰兒之不離常德也。據此卽知既有嬰兒之柔和、必備嬰兒之常德、故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詳十六章知常曰明注、及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淮南道應訓、文子下德篇、均有此二句、可證也。 益生曰祥。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故曰益生。○易順鼎曰、祥卽不祥。書序云、有祥桑共生於朝、與此祥字義同。 心使氣曰強。本經言學道者宜專氣致柔、沖氣爲和、皆言不可心使氣也。心使氣則外貌強梁、與修道最爲背馳。故本經曰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益生使氣、外觀日益壯盛。壯盛則非赤子之比、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其勢必日趨於衰老。故曰物壯則老。衰老則不能長生久視、大背修道之旨、故曰不道。既知不合於道、宜及早已之。○此三句已見本經三十章。

第五十六章 此章言悟道者宜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范應元曰、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氏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愚竊謂言固不是、知亦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塵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元吳澄曰、此處世應物也。先自暗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垢。在己在人之鈍光暗、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元吳澄曰、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愚謂言固雖如骨肉、而人不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外死生禍福、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勢若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己獨能之、故爲天下之最可貴。

第五十七章 此章明無爲之治。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非文子大道篇下曰、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則得天下之至也。移日雖晴、而其咽不聲嘶者、心無拂怒、氣本和也。嗄、聲斷也 知和曰常。本經第十章專氣致柔、能嬰兒乎、言嬰兒之柔和也。又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言嬰兒之不離常德也。據此卽知既有嬰兒之柔和、必備嬰兒之常德、故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詳十六章知常曰明注、及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用其光復歸其明二句。淮南道應訓、文子下德篇、均有此二句、可證也。 益生曰祥。多貪世利、厚益其生、故曰益生。○易順鼎曰、祥卽不祥。書序云、有祥桑共生於朝、與此祥字義同。 心使氣曰強。本經言學道者宜專氣致柔、沖氣爲和、皆言不可心使氣也。心使氣則外貌強梁、與修道最爲背馳。故本經曰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益生使氣、外觀日益壯盛。壯盛則非赤子之比、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其勢必日趨於衰老。故曰物壯則老。衰老則不能長生久視、大背修道之旨、故曰不道。既知不合於道、宜及早已之。○此三句已見本經三十章。

第五十六章 此章言悟道者宜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范應元曰、道不可知、不可言。知者知其不可知、不可言、故不言也。然則五千餘言、豈非言乎。此老氏憂後世溺於言辭、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故令人因言以求意、得意則忘言、要在乎體而行之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愚竊謂言固不是、知亦未是。惟塞兌閉門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塵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者、則是謂與道冥合矣。○元吳澄曰、此處世應物也。先自暗其光、以不光同人之塵垢。在己在人之鈍光暗、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故曰玄同。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元吳澄曰、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愚謂言固雖如骨肉、而人不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外死生禍福、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勢若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己獨能之、故爲天下之最可貴。

第五十七章 此章明無爲之治。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非文子大道篇下曰、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則得天下之

不德故。凡能用名法權術而得天下之心、則得天下之兵、則得天下之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之間國家昏昧於是非而滋昏。 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益明、則盜賊之食多。 盜賊多有。法令益明、則盜賊因之而多。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文四項、皆爲上者多事之所致也。知多事之足以病天下、則知無事之足以治天下矣。故聖人云爾也。

第五十八章 此章欲使民去智、循大理以祛其近見之惑

其政悶悶、畢沅曰、河上王弼悶作悶。范應元曰、悶悶、昏昏也。注見二十章。 其民醇醇。醇或作淳、古通用。○成玄英疏曰、醇、質樸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言國政明察秋毫、無所不照、而民心則多所失望也。○淮南子道應訓曰、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纖芥、投金鉗鐵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能游麋鹿無所隱蔽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

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直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韓之、猶廊庵者也、廊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吳澄曰、此下脫聖人所獨見衆人七字、當據呂氏春秋補。○韓非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福至矣。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身死矣、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矣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禍兮福之所倚。 孰知其極。經謂其政悶悶者人以爲無所猜察、日就貧窮、禍且至矣。而不知正福之所倚也。其政察察者、人以爲能所不明、將日趨於富強、是福也。而不知正禍之所伏也。此中消息、惟聖人所獨見、衆人孰能知其所至者哉。 其無正邪。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天下之事、奇或爲正、正或爲奇、善或爲妖、妖或爲善。是非利害、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道、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謂行方而德圓、廉而不劌、刻音穢、易頌鼎曰、廉而不劌。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劌、廉隅也。禮聘義、廉而不劌。疏云、廉、稜也。正

與此同。○說文、劌、利傷也。董思靖曰、劌、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劌。**直而不肆。**肆、申也。聖人大直若屈、曲己從人、不自申之也。**光而不耀。**直光之用、自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劌肆耀之過。而論語何有哉。

第五十九章 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事天長久。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音色。人喻氣、天喻上帝庭。治人事天、即調息抱一也。古來能解此理者僅韓非一人而已。故韓非曰、知治人者其鬼不神。高兒老子作據。作莅作涖者、並非也。思虛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按孔竅即指上帝庭而言。○韓非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不遠也。早復、不遠而復也。本經十六章曰、吾以觀其復。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注已詳前。**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茲又不遠而復、是又加積之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惟德可以勝物、故已私盡克。則其先去己私之分量、不可窮極矣。**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喻人之有身。人能愼嗇精神、則身爲復命工夫。復命則可以養身、可以全生、故曰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國之母、指道言、道乃天下母。二十五章可以爲天下母。五十二章、以爲天下母。皆指道言、可證。○本經十六章、道乃久、沒身不殆。故曰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謂身得道則如木有根、培其根則不拔。如果有蒂、滋其蒂則不脫。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也。○莊子曰、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案此乃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第六十章 此章明用嗇則德交歸。

治大國若烹小鮮。河上公曰、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變壞、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散。○韓非曰、工人數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業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等。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善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說文曰、人所歸爲鬼。○韓非曰、人謂死人爲鬼。鬼不神。高兒老子作據。作莅作涖者、並非也。**其鬼不神、非其神不傷人。**韓非曰、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韓非曰、鬼、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挫銳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活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韓非曰、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韓非曰、鬼、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挫銳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活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神不傷人。**韓非曰、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禮記曾子問鄭注曰、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韓非曰、鬼、衆人之謂也。殘人之謂鬼。上刑戮民之謂上傷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韓非曰、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亦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亦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衆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第六十一章 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

之處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新語守雌抱一、則起陽。清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身

下煉陰、化爲純陽、乃無爲之妙也。此亦一義。

大國者天下之下流、天下之所交也。此句從范氏宋本。○天下之所以交會於大國者、猶衆水之趨下流也。**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其靜故爲下也。**從范氏宋本。○牝指六牝而言、馬牛羊豕犬雞也。見周禮天官膳夫注。○牝之雌者曰牝、雄者曰牡。牡動而牝靜、牡故爲牝之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能謙下、則小國附之。取卽聚之借字。御注取作聚。成疏臧疏取亦作聚。下同。**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國能謙下、則大國容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易順鼎曰、兩句承大國聚小國、小國聚於大國分言。兩句不同、卽在一以字、一而字。以取者聚人、而取者聚於人。**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大國小國欲入事人。小國欲入事大國。**兩者各得其所欲。**兩者皆能下、則各得其所欲矣。**夫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小者能下、而大者或不能下、故曰宜爲下。則知人之妄自尊崇、而不屑卑以自牧者、必不能兼畜人者也。

第六十二章 此章言道爲天下之至尊也。

道者萬物之奧也。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遠如室奧也。蓋道體混然、不皦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昇經云、道深其奧。虛無之外、萬物莫不覆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道爲不善人之所保也。故西王。楚王時聘、則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歌、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紹煐曰、引作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各本脫美行之美、茲據淮南子補、淮南道應訓文。**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胡適曰、當依淮南。行上脫美人爲證。馬敘倫曰、尊加一行之美、亦可以市於人而加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者知悔而求道、何至遽爲人棄之、有道爲不善人之所保如此。**故立天子、置三公、**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周之三公也。經道指此。若西漢則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易順鼎曰、左襄三十一年傳、叔孫帶與經旨不合。**不如坐進此道。**奚澄曰、坐、跪也。朝聘以拱璧、駟馬爲至貴、而未足貴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弃秋傳言乘車先十二牛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不如跪而進此道之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范物貴之而以爲寶也。○倪元坦曰、坐、坐忘也。靜坐無爲、而道可進。即老子所云、邇道若退也。言天子三公、以及拱璧駟馬、皆不足以爲珍寶、不如坐忘此道者也。

第六十二章 此章言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不曰者、如詩不云乎。求以得、故爲善人之寶。有罪以免、故爲不善人之所保。此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

第六十三章 得道之大全。

爲無爲、無爲而後無不爲、故曰爲無爲。**事無事、**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事、故曰事無事。**味無味、**無所者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大小多少、**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報怨以德、**能報怨者必以德。○新序雜事篇四曰、梁大夫有宋就者。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北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北尉。亦欲窮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搔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報之哉也。消我教士。必使其令人往。密爲德之。夜灌其瓜。楚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

貴、不如坐進此道乃爲至貴耳。莊子曰、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又顏回曰、回坐忘矣。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又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以上皆坐進此道者也。

第六十四章 此章讚聖人無爲之學、以祛有爲有執之失。

其安易持、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其形兒、則難謀矣。**其未兆易謀、**及其未形兒、則難謀矣。**其脆易破、**破一作判、或作泮。○脆而未堅、攻則易散、及其已盛、則難散矣。**爲之於未有、**故爲之者亦於其未有而爲之。**治之於未亂。**治之者亦於其未亂而治之。○以上六句言圖難於其易。**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蘗末而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以上三句、言爲大於其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天下事、有所作爲者常敗之、有所固執者常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瓜日以美。楚亭怪

平。人爲而不爲、執而無執、故無敗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幾、近也。凡事又不特始者宜愼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若能愼終如始。○趙氏孟子告子章句上章指曰、功毀幾成、人在愼終。○韓詩外傳曰、官急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人所下學者爲學。**以復衆人之所過。**馬敘倫曰、說文曰、復、行故道也。復衆人之所經過、與不爲先義同。故下文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萬物莫不有個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爲也。

第六十五章

此章明用智啟姦之惡、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氏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其去巧詐、返淳樸也。○論語、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莊子曰、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

無錫丁氏藏版

溟涬、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各復其根、渾渾沌沌、無間其名、無聞其情、物故自生。案所謂將以愚民者如此而已矣。**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民之難治、以其智之多耳。我若以智治國、則民亦將以智應之、機詐愈深、大亂將作、是國之賊也。惟安於無爲、而不以智治之、則民亦將不識不知、以順吾治、乃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爲楷模法式矣。楷、古本宋本作稽。馬敘倫曰、稽楷古音同類相通。莊子大宗師篇、狐不偕、韓非說疑篇、作狐子稽。是其例證。**能知楷式、是謂玄德。**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人皆欲智而我獨欲愚、是與物情反矣。相反於物、乃順於道、是謂大順。莊子曰、其合緡緡。遠矣者、嘆美之辭也。深矣可測、遠不可量。深矣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第六十六章

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言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最下之地也。○水注谿曰谷。見公羊傳三年傳、無陳谷注、及爾雅釋水李注、楚辭招魂川谷徑復注。**是以聖**

人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其身後之。因避唐諱。吳澄曰、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敢高。身後之、退卻其身、而不前進。若能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趙氏孟子告子章句上章指曰、功毀幾成、人在愼終。○韓詩外傳曰、官急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人所下學者爲學。**以復衆人之所過。**馬敘倫曰、說文曰、復、行故道也。復衆人之所經過、與不爲先義同。故下文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萬物莫不有個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爲也。

第六十五章

此章明用智啟姦之惡、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氏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其去巧詐、返淳樸也。○論語、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莊子曰、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

無錫丁氏藏版

溟涬、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各復其根、渾渾沌沌、無間其名、無聞其情、物故自生。案所謂將以愚民者如此而已矣。**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民之難治、以其智之多耳。我若以智治國、則民亦將以智應之、機詐愈深、大亂將作、是國之賊也。惟安於無爲、而不以智治之、則民亦將不識不知、以順吾治、乃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爲楷模法式矣。楷、古本宋本作稽。馬敘倫曰、稽楷古音同類相通。莊子大宗師篇、狐不偕、韓非說疑篇、作狐子稽。是其例證。**能知楷式、是謂玄德。**能知此法則可謂之玄妙之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人皆欲智而我獨欲愚、是與物情反矣。相反於物、乃順於道、是謂大順。莊子曰、其合緡緡。遠矣者、嘆美之辭也。深矣可測、遠不可量。深矣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第六十六章

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言江海所以能爲百谷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最下之地也。○水注谿曰谷。見公羊傳三年傳、無陳谷注、及爾雅釋水李注、楚辭招魂川谷徑復注。**是以聖**

第六十七章

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天下皆謂我之道則大矣。其人則似一無所能而不肖者。**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夫惟大、故似不肖、若有所能而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作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我所持者立心以慈、持守此三者、家國天下、無所往而不得其宜、故足爲寶。**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也。**儉故能廣。**守約而施博也。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正用此語。**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敢爲天下先、則與物無忤、人所樂推、故能爲材用之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今舍慈儉退後之三寶、而用剛強以爲勇、侈肆以爲廣、銳進以求爲先、是皆人之所惡也。有死道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爲三寶之首稱。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慈父母。雖爲之效死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天亦將以慈救衛之。蓋出乎衛、反乎衛。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

第六十八章

此章標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善爲士者不武。士、士師之官也。武、猶曰健吏也。作士明刑、皆以健吏。**善戰者不怒。**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善勝敵者不爭。**惟無爭之心、故能勝彼之爭。**善用人者爲之下。**德之謙下、則人樂爲吾用。蓋心誠而願服其勢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上文四者之善、皆不爭之喻也。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衆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第六十九章 此章明用兵之道、而貴不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鋩、蓋亦算欲、以全其所資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造兵端之主、但後起應敵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吾不敢進寸而守己之分。是謂行無行、行、戶剛切。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仍王弼作扔、扔、攘也。○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攘、無兵可執。而亦安有用兵之各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非但自矜自眩、而必以殺人爲樂、幾失吾慈寶矣。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舉兵相加、雖未分勝負、而有哀痛之心者、可以決其必勝、以其慈心之所發、爲天人所共助也。

第七十章 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終之則至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道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易知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無隱知難行之事。終中士聞之、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而笑之。此天下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也。言有宗、宗、主也。衆盲之中有主盲、故曰言有宗。事有君。君、亦主也。衆世之事、皆主之爲之主、故曰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世無知至盲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以我爲則者九爲可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舉況曰、河上王弼無而字。易順鼎曰、文選精田賦注引、有而字。○傅奕本亦有而字。○聖人知道之不易告人也、故容貌若愚。被褐則外襲其明、懷玉則內韞其真。何嘗求知於人哉。

第七十一章 此章謂真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知不知上、知常道而不自以爲知者上也。不知知病。不知常道而自以爲知者病也。夫惟病病、夫惟其病之爲病。是以不病。是以不陷於病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病病者、以其深病此病、是以不至於病也。

第七十二章 此章被妄惑以全真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民不威刑威、則必犯法、而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狹、隘也。無厭其所生。厭、狎玩也。民之所以不畏威者、由居上之隘迫耳。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惟爲上者先不厭其所生、是以民亦不厭其所生。使上好侈大、終當厄民志何由定乎。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是以聖人自里而已、不自見以鈞人。自愛而不自貴、自愛而已、不貴以上人。故去彼取此。故去彼厭此常競新之習、而取此淸靜也。

第七十三章 此章告人當明於道、不當勇於力、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勇於敢則殺、剛強者死之徒、勇於敢則殺也害也。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生之理、勇於不敢則活也利也。○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牛缺居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轡箠、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竪志、驕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向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主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意之。此能自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此兩者或利或害。或利指勇於不敢者而言、或害指勇於敢者而言。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強梁者殺之徒、宜爲天之所惡也。是以勇於敢之事、雖在聖人猶難之、誠知其爲天所惡耳。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不言而善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於編善輪運之應、信不差矣。不召而自來、坦一作繟、坦然舒緩、若與人忘、而知者鮮。然而善謀。坦然舒緩、若爲萬物謀其成敗。雖若疏廓而未嘗遺失、天道之可畏如此。一犯世所惡、何以自免乎。

第七十四章 此章謂君無爲則民知自勸之方。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尹文子大道篇下曰、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濫、刑罰濫則民不細其生。生無所細、視君之威未之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愼。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易順鼎曰、奇借爲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第七十五章 此章言君無爲則民自化。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尹文子大道篇下曰、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濫、刑罰濫則民不細其生。生無所細、視君之威未之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愼。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易順鼎曰、奇借爲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民情本不畏死、爲民上者若作事出重刑而以死懼之。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爲奇衰者吾得執而殺之、則人皆不敢復爲矣。故曰、常有司殺者司生殺之權、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之、司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爲善爲惡、常有造物者司之、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

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代者言任一人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擒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矣。○張表曰、物不患其殺之者、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之矣。窮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殺、非特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臨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第七十五章 此章戒有爲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御注曰、賦重則民不足。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偽滋起。是以難治。政煩則奸民利其勸、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或謂凡人過於自愛、反以速死、故曰輕死。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之益生、求生之厚者也。賢猶勝也。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淮南子曰、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

第七十六章 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人之生也柔脆、其死也堅強。吳澄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冷硬強直、不能屈伸。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草木生則枝葉軟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並及於草木。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馬敘倫曰、徒讀爲道途之途。○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行爲、凡堅強者是死之途也。柔弱者是生之途也。是以兵強則不勝、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故轉而玩之、故勝。恃強者處淺而騖、敵懼而備之、故不勝。齊兵入晉、桀石投人、竟敗於鞍。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又公羊傳注、拱可以手對抱。案、木大而至可以兩手合抱也。又公羊傳注、拱、合抱也。此恃強不勝之驗也。齊兵入晉、桀家木已拱矣。注、拱、合抱之材。木可任棟梁則伐。故列子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夫物之精者必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必柔、其粗必強、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強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滿招損下爲表、是也。

第七十七章 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爲物所歸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水爲至柔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毀於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故曰其無以易之。弱能勝強、柔能制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剛者、莫之能行也。是以聖人言、一本作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淮南子道應訓曰、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羞也。莊沾襟。起而拜翠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淮南子道應訓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憂、召子韋而問焉。曰、憂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救其民以自活也、北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

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不徒、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是果三徒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上文之意、以世俗視之、皆以爲反正之言、方以垢爲辱、以不祥爲殃也。豈知柔弱之勝剛強乎。

第七十九章 此章明息妄在於復性、皆無爲之治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大怨、非怨深也、怨、非怨蓄於中心也。人有大怨、而我欲強和之、其不和也、必矣。雖和之、而怨不解、安足以爲善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契、借左券。說文、券、契約也。分爲左右、各執其一以爲信也。史記田敬仲世家、當執左券、以責秦債。○元吳澄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物於人曰責。左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中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於人、謂執左契而受人之所執券。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得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故一本無故字。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元吳澄曰、有德無心得物。無德有心得物徹、通也。古者助法、一井之田分爲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爲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公田亦百畝。公田所收、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山北各家丁力多寡、強弱不同故也。周改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窮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天道於人、無所私愛。其所與者常在善人。亦善人之自取之也。賢賢求善人而與之哉。莊子曰、遺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

第八十章 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小國寡民、宋林希逸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善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俞樾曰、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師曰伯。是其證。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士卒所用之器、故謂之什伯之器。徐鍇說文繫傳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器、得其解矣。河上本什伯下誤衍人字。御注亦有民字。改民爲人、又譌書於什伯之下耳。**使民重死而不**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文子符言篇、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不多之民、井而居之。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俞樾曰、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爲伯。周書武順篇曰、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四卒成師曰伯。是其證。什伯皆士卒部曲之名。士卒所用之器、故謂之什伯之器。徐鍇說文繫傳引老子曰、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器、得其解矣。河上本什伯下誤衍人字。御注亦有民字。改民爲人、又譌書於什伯之下耳。**使民重死而不**

也、可謂古本正作信者不美、無言字也。馬敘倫曰、言者形近而譌、當作者。○本經二十一章其中有信、指信道者而言也。若十七章信不足焉、指不信道者而言也。本文謂信道者不尚虛美、尚虛美者不信道。**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河上注、善者以道修身、辯者謂巧言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擷其山。水有珠、潤其淵。辯曰多言亡其身。**知者不博、**河上注、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董思靖曰、一以貫之、何事於博。**博者不知。**河上注、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要真也。○董思靖曰、溺於博者未必知道。**聖人不積。**河上注、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也。**既以爲人、己愈有。**河上注、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己愈有德。○案此即佛氏所云之財施也。爲布施中之一。○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十住毘婆沙論曰、菩薩以真智、如是知施與已、是我物。在家者、非我物。物施已、後世樂。在家、少時樂。物施已、不盡守護。在家者、增長愛。物施已、無我所。在家者、是我所。物施已、無所畏。在家者、有守護者。物施已、愛心薄。在家者、則有畏。物施已、捨煩惱。在家者、有煩惱。施已、大富樂。在家、不得大富樂。施已、大人業。在家、小人業。施已、諸佛所歎。在家、愚癡

所貴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道如生而還殺、存而生之自之、秩冬成之熟之。成人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以爲用、普利萬物而無形、人已兩忘、彼我無迹、又何爭哉。故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以此語結之。

老子函尹喜、著道德經。史記云、至關。神仙傳云、出關。皆不著其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過關令尹喜於散關。皇甫士安高士傳亦同。關令內傳、則謂是函谷關。按神仙傳言出關、但當以散關爲是。若函谷則入關矣。今風翔府南、有終南、即尹喜受經後所居、去散關不遠。秦以前、函谷關在今靈寶縣。漢武移關於新安。至漢末、始復函谷關、更從漢關於華陰。其故關謂之大晴關。又爲新關。至唐天授二年、從移關向北、近河公路、是今之潼關、不能非古之函關、非非古之潼關。後人移關尹喜於函關、涉筆者且用其語於今之潼關、不考之甚矣。又譜神記關尹、但云紫氣。龍關令內傳、有紫氣東來之語。工部東來紫氣滿函關、正其用典謹嚴處、非有襲也。民國十五年十一月校畢以補餘白

神洲古籍皆託物以言理六藝是已師法既失則傳其物而遺其理自後漢以至國初所謂聞人其所學與周秦之六藝奚若與前漢之六藝又奚若今日一一可度數也今之談者以爲六藝之說文曲旨隱恃在口耳不恃竹素故經紅休之亂而塗徑遂迷若舉理而不託物者將毋經久而不汨然

攷老子書二篇言理而不託物者也而自古及今其說之紛呶則倍徙於六藝焉韓非受學於孫卿孫卿受學於子弓之徒子弓受學於孔子孔子受學於老子相去裁五六傳非又最服膺於老子解老喻老二篇爲古今注老之最朔而所言已與莊周大不同於是老子遂爲名法家之初祖漢興蓋公黃生之倫其學不知其所從出而以黃老自號因緣際會遂成顯學於是老子又爲黃帝之大宗顧其時猶與安期羨門之流不並席而坐也自桓帝以老子與浮屠並祠而老子乃有爲大神之漸光和中梅瑟之法入於震旦張角因之立太平道以符祝爲人治病教病者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張陵爲五斗米道法亦如角而加使人習老子五千

文以充姦令爲鬼吏元魏寇謙之自言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天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嵩岳稱太上老君授已丹法於是老子又爲道教之宗而較三張稍後魏晉之間文章之士頗以放曠自遁名之曰老莊與道教同時而大異於是老子又爲名士之職志自是以來託於老子而自見者殆千百家而大旨不越是

四者異哉舉理而不託物者其說之紛嘵若是之甚也若欲從而定其是非非大愚其孰爲之老子既著書之二千四百餘年吾友嚴幾道譯之以爲其說獨與達爾文孟德斯鳩斯賓塞相通嘗爲熊季廉說之季廉以爲是曾佑聞之亦以爲是也於是客有難者曰嚴幾道是則古之人皆非矣是必幾道之學爲二千數百年間所未有而後可其將

何以立說應之曰君亦知流略之所從起乎智識者人也運會者天也智識與運會相乘而生學說則天人合者也人自聖賢以至於愚不肖其意念無不緣於觀感而後與其所觀感者同則其所意念者亦同若夫老子之所值與斯賓塞等之所值蓋亦嘗相同矣而幾道之所值則亦與老子斯賓塞等之所值同也此其見之能相同又奚異哉請

遂吾說老子生古代之季古之世稱天以爲治主宰前定之義原於宗教而達於政治凡在皆然也周之制凡天下之學能爲語言文字所持載者無不集於史老子既居其極備以觀其全復值其將弊而得其隙沈思積驗而恍然有得於其所以然之故其所言者皆其古來政教之會通也斯賓塞等生基督宗教之季基督之教稱天以爲治主宰

前定之義原於宗教而達於政治均與老子之時同而其法之制凡爲語言文字所能持載者與爲非語言文字所能持載者皆備於學則又過於周之史斯賓塞等既居其極備以觀其全復值其將弊而得其隙沈思積驗而恍然有得於其所以然之故其所言者亦其古來政教之會通也幾道既學於西方而盡其說而中國之局又適爲秦漢以

後一大變革之時其所觀感者與老子斯賓塞同
故吾以爲卽無斯賓塞而幾道譯老子亦能作如
是解而況乎有斯賓塞等以爲之證哉故幾道之
談老子之所以能獨是者天人適相合也卽吾說
引而伸之非惟證幾道之說之所以是亦可以證
古人之說之所以非蓋古人之說無不有所觀感
而興惟其所觀感者與老子時異耳七王之季攻

戰不休非束湮無以用衆而又懲於韓魏趙氏田
氏呂不韋李園之禍淫於李悝商君申不害之說
故有刑名之學漢承秦弊反秦之道乃足自存故
有黃老之學魏武原出宦官絕儒生惡氣節司馬
氏因之益以自危爲所猜者無胡越之可走則惟
有自汙以求免而已故有老莊之學西漢神話與
經說合東漢神話與經說分神話無歸故有道教

之學其開世變雖亟而於政教之大綱則初無所
變易故生其間者不能如老子之深遠而各
守一偏曲之見以爲宗極非其人之不及幾道其
天與人不相值也言及此而胥佑之以幾道爲是
古人爲非非理之至確者哉茲季廉將刊其書以
公於世因爲述其大義如此光緒乙巳八月錢塘
夏曾佑敍於上海

紱

癸卯余在京師出所評老子就吾師侯官先生謁正先生爲芟薙十九而以己意列其眉久之丹黃殆徧以王輔嗣妙得虛無之旨其說亦間有取焉受而讀之大喜過望南旋持示義寧陳子陳子亦絕歎以爲得未曾有促余刊行後復請先生附益千數百言頃來東瀛遂鈔付活版公於世並爲之

紱曰老子者閱世久而富於經驗之人也其所言悉得於天道人事物理之會通吾國哲學之濫觴也其文奧其恉微古今注者雖百千家大率窈冥幻詭益令讀者墮煙霧甚且爲神仙妖妄之說不可致詰近世論稍稍異憂時之士恫宗國顛危求其故而不得則一歸咎於老子摭拾一二疑似資其剽劫一時從風無持異說者余嘗竊竊然疑之夫道德經僅爲周秦諸子之一而已攷古者時一緡邠孰與四子五經家絃戶誦就如論者言恐承今日末流之弊者在彼不在此況所剽劫固未嘗達老子本恉也哉論者既拘於虛而爲偏曲之詞聞者復蹈其實而循盲從之軌斯亦異矣且吾國人爲論不察理道之眞不值此也一說之興一義之立不必密合情事但與其民智相得皆風施一

時所向披靡耳食之徒且不審立說持義者之用意而亦揣揣然鼓脣攘臂若非此不足彰其好道之誠見義之勇也者所謂清議所謂輿評大氐皆此此習既成求其學術去僞崇眞思想進而愈上難已願讀是書者紆神澄慮去其所先成於心然後知原書自經評點字字皆有着落還諸實地正無異希世瓌寶久瘞荒山一經拭磨羣知可貴此

又余發行是書之微旨也夫光緒乙巳秋八月南昌熊元鍔敘於日本東京

侯官嚴復評點

老子道德經上篇

晉王弼注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爲其母也育

不可名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可以觀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道通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徼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兩者始與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則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

常道常名無對待故無有文字言說故不可思議故

不言無物而曰無欲蓋物之成必有欲者物果而欲因也棄果言因於此等處見老子精妙非常智之可及也

動必有復故觀其徼

同字逗一切皆從同得玄其所稱衆妙之門卽西人所謂 cause 周易道通爲一太極無極諸語蓋與此同

南華以逍遙遊爲第一齊物論爲第二養生主爲第三老子首三章亦

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
惡與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偏舉之明教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
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教也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樂進也惡者人心之所惡
疾也美惡猶言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言
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舉也
自然已足
爲則敗也 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智慧自備
爲則僞也 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
彼成故不居也 夫唯弗
居。是以不去。使功在己則
功不可久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
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賢猶能也尚者張之稱也
唯能是任尚也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
尚賢顯名榮過其任爲而常佞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
競趣穿窬探險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是以聖人之
治。虛其心。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
有智而實無知也 弱其志。強其骨。骨無
知以幹志生事以
亂心虛則志弱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
真也 使夫知者不敢
爲也。知者謂
知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

四章

此四語括混逢爾文新
理至哉王輔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
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
畢重不能爲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
不能贍也地雖形魂不法於天則不能全其事天雖精象不法於道則不能
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
其爲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而
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
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
載天慘其衆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恩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
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
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
地合其德以百
姓比芻狗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橐排橐也籥樂籥也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
而不可竭發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閒其惡事錯其言
中則無窮竭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
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

以此爲大旨蓋哲學天成之序也人惟自知拘虛大其心擴其目以觀化而後見對待之物論無不可齊而悟用力最要之所在也
試舉一物爲喻譬如空氣爲生物所不可少然不覺眼前食氣自由之爲幸福也使其知之則必有失氣之患困歷而後能耳

試讀布魯達奇英雄傳中來刻谷士一首考其所以治斯巴達者則知其作用與老子同符此不侵所以云黃老爲民主治道也

尚賢君主治要也

虛其心所以受道實其腹所以爲我弱其志所以從理而無所攖強其骨所以自立而幹事

天演開宗語

太史公六家要旨注重道家慧正如是今夫儒墨名法所以窮者欲以多言求不窮也乃不知其終窮何則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惟守中可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之德也然此猶是有名之物故不爲根乃自道之德出故曰不死三者皆用之而不屈盡其所從出者則真不窮莊子所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夫中有何道要而已矣其虛故曰谷以其因應無窮故稱神以其不生不化故曰不死綿綿若存也無物不一法門也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自生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無私者無爲於身也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人惡

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

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水喻道易以譬職性老子以幾道周茂叔曰誠無幾善惡皆至言也固無善不善可論微術言數起于無窮小作無窮亦無不可乃可以成結有法之數求其胎萌又即在

無窮小之內此道之所以盡絕言蹤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益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

九章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利、持而盈之勢必揣銳、故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揣而銳之其已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

功。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此章反喻

持而盈之沖虛之反也揣而銳之靜重之反也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矣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能之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

愛。民。治。國。能。無。知。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也、

白。四。達。能。無。爲。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爲乎則物化雌應而不倡因而不爲言天門開闔能爲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

明。

此章言玄之德

玄懸也凡物理之所通隔而不滑于物者皆玄也哲學謂之提挈歸公之物德凡六問皆前後相救之言如愛民治國矣而能無用智天門開闔由我而能爲雌明白四達而能無爲如此其愛民治國出于誠心其爲德乃雄之至其無爲乃無不爲也

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之所用也故能長而不宰無爲而無不爲君主之國未有能用黃老者

盲人皆應於治道也

生之。不塞其原也 畜之。不禁其性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恃不足以盡孚我之待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官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木埴墐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緣無以爲用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狂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雖得之貨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爲腹者以物養己爲目者以物役己故聖人不爲目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必有辱榮必有患寵辱等榮患同也爲下得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關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無狀無象無聲無形故能無所不通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以日晚道有其上下特不皦不昧耳 繩繩無有所從出故曰復歸無首見也 是謂恍惚。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

此章乃揚朱貴我莊周養生之所本夫貴生不足以盡學我也以吾驚之故有寵辱我有身而後有貴大患亦無謂貴大患也自吾道則不然得道則無身凡皆不然自然之事豬長者之不欺竹馬泥娃娃者所不能也

惟無身者能貴愛其身也 通章若字皆作如此乃三字韻

有可視有可聽有可搏使其無之將莫之視莫之聽莫之搏矣夷希微之稱由起乎然則道終不可見不可聞不可搏乎曰可惟同於夷希微者能之前有德圖哲家謂耶和華之號即起於老子之夷希微亦奇論創聞也前說見黑格兒哲學歷史老之道紀其形容處大類釋之涅槃其不可致詰恍惚若是然非此不能執古道以御今有亦不能知古始矣

寵辱榮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大患榮寵之關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謂之大患也人迷之於榮寵返之於身故曰大患若身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由有其身也 及吾無身。歸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無以易其身故曰貴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 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無物可以損其身故曰愛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無狀無象無聲無形故能無所不通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以日晚道有其上下特不皦不昧耳 繩繩無有所從出故曰復歸無首見也 是謂恍惚。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有有

其事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最今古不同也故可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雖時移俗易故其不由乎此以成其事者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冬之沙川撓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見之貌也猶兮若畏四鄰。四鄰。四面鄰之以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凡此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夫惟以理物則得明濁以靜物則得清安以動物則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執能者言其難也徐者詳慎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必溢也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蔽覆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言致虛物之極篤守靜物之真正也萬物並作。動作生長吾以觀復。以虛靜觀其反復凡有起於虛動起於靜故其物雖並動作本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各返其所始也歸根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之爲物不偏不彰無嗽味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其分故曰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爲始故下知有之而已盲從上也其次親而譽之。不能以無爲居事不言爲教立譽行施使下得親而譽之也其次畏之。不復能以恩仁令物而賴威權也其次侮之。不能法以正齊民而以智治國下知避之其令不從故曰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失真則徙實作偽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處不足非智之所齊也悠兮其貴言。悠然自然其言必有應故曰悠兮其貴言也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自然其德光不可得而見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觀也無物可以易其言

近世歐洲作關之前皆未開化之前所無有者

以下三章是老子哲學與近世哲學對道所在不可不辨也今夫賈之適文純之入雜由乾坤而剝至於未濟亦自然之勢也老氏還淳返樸之義猶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違矣夫物質而強之以文老氏留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質老氏之術非也何則雖前後二者之爲術不同而其違自然拂道紀則一而已矣故今日之治莫貴乎與倘其自然自緣自緣則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擇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絕學無憂。真無也離憂不知則其心等於無耳非渊鼠鳥之祓逐而無復之也則埋其頭目於沙以不見

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夫無爲之事更以施慈立善道違物也 **智慧出。有大僞。**行術用明

以柴立善道違物也

之故智慧出則大僞生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昏類之名生於大惡所謂奚惡同門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聖智才之善也仁義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絕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渊然其情不可視我類然若此也 **絕學無憂。**指故曰此三者以爲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屬屬之於素樸寡欲

二十章

唯阿相去幾何。美惡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歎與俗相反之道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衆人迷於榮進患於榮利欲進心熾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言我曠然無形之可名無兆之可舉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儽儽兮若無所歸。**若無所宅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逐於榮進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我愚人之心故曰皆有餘也我獨曠然無爲無欲若遺失之也 **沌沌兮。**無所別析不可爲明 **俗人昭昭。**絕聖之人心無所別析意無所美惡渊然其情不可視我類然若此也 **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情不可視 **飂兮若無止。**無所繫繫 **衆人皆有以。**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 **而我獨頑似鄙。**無所欲爲同同昏昏若無所識故曰頑且鄙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棄生民之本貴求物之學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空也惟以空爲德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惚無形不繫之狀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體如是恍惚二字先見於前十四章可與此合參有象之物方圓是也有物之物金石是也有精

中有物。以無形始物不累成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惚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分。其中有精。窈冥深遠之狀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其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窈冥深遠之狀不可得而見微妙有信故可觀之因而果可驗物之真信執此者萬化無往而不復矣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至其之極不可得名無名則是其名也自古及今無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閱衆甫。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二十一章

曲則全。不自見其明則全也 枉則直。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窪則盈。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敝則新。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少則得。多則惑。自然之道亦猶樹也縛多縛遠其根也少則得其本多則遠其真故曰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之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自暴疾美興不長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爲成濟萬物故從事於道者以無爲爲君不宰公教緣緣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德者同於德。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得也 失者同於失。失累多也累多則失故曰失也行失則與失同體故曰同於失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忠信不足於下將有不信也

之。盲隨行其所故同而應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物尚進則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其唯於道而論之若餘至之行盡設之餘也本雖美更可惡也本雖有功而自伐之故更云貶贅者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二十五章

一部分也舉一部分全體見矣故中庸曰大致曲天下惟知曲爲全者乃可以得故人重分析之學朱晦亦盲大處不行終由處不理也 四語自爲一節盲對之理多二語開下拖一之用在少而得之用無者天下之至少而亦下之至多章之義同於大易之卦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寂寥無形體也無物之匹故曰獨立也返化終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周行無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名以定形字以稱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夫名以定形字以稱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道取於無物而可言之稱最大也 強爲之名曰大。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所由則繫於大大有繫則必有分有分則失其極矣故曰強爲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 逝曰遠。遠曰反。逝極也周無所不窮極不偏於一逝故曰遠也遠不隨於所遠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使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稱有名則非其極也言道則不若無稱之大也無稱有所由有所由然後謂之爲道然則是道稱中之大也地王皆在乎無稱之內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 而王居其一焉。處人主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則得全安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於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用智不及無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無形有儀不及無儀故轉相法也道順自然天故資焉天法於道地故則焉地法於天人故象焉所以爲主其一之者主也

道卽自然特字未字異耳

言其居一則其本不可一可知與上亦字皆見輕重之字

熙季康曰法者有所範圍而不可過之謂洵爲敏的之詁惟如此解法乎方通

不反則改不反則殆此化所以無往不復也

由字得名

無不至

老謂之道周易謂之太極佛謂之自在西哲謂之第一因佛又謂之不二法門萬化所由起訖而學問之歸墟也

不生滅無增減萬物皆對待而此獨立萬物皆遷流而此不改其物本不可思議人謂之道非自名也

二語乃物理公例執道御時則常爲靜重者矣

以靜重自處者自有此驗

蜀相諸子書二語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重得諸老

南華養生主一篇是此章註疏其所以善行善

盲善數善閉善結皆不外依乎天理然何以能依天理正有邪在也管鬼吾得此故能下令如流水之原又能因禍以爲福轉敗以爲功

莊曰因明老曰襲明因卽襲也

人二善不善而已吾能貴愛之天下尚有棄者乎

得此而所爲必成所交必固所保必安是緘要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重者生主是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 故不離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不以經心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輕不鎭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爲失君位也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 順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無轍迹也 善言無瑕讁。 順物之性不別不析 善數不用籌策。 因物之數不假形也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楗繩約而不可開解也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聖人不立皆盲不造

妙然而道左因襲非自用也

大迷。雖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於其道必失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先之屬、雌後之屬也、知爲天下之先也、必後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豁不求物、而物自歸之、嬰兒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忒差也 復歸於無極。不可窮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此三者言常反終後乃則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樸真也 故大制不割。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

守雄者必知其雄守黑者必知其白守辱者必知其榮否則雌矣黑矣辱矣天下之至賤者也爰足貴乎今之用老者只知有後一句不知其命脈在前一句也

大制不容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萬物故物或行或隨。或歔或吹。或強或羸。或挫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凡此諸或言物事逆順反覆不施爲執割也聖人隨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爲順而不施除其所以遂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亂而物性自得之也

天下非不可爲也知其將器由襲明之術斯可爲矣反因通之道則敗天從之矣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王注好還與俗談大異 以道佐人主、尙不可以兵強於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其事好還。爲始者務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故云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師凶害之物也、無有所濟、必有所傷、賊害人民、殘荒田畝、故曰荊棘生焉、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猶濟也、言善用師者、趣以濟難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強於天下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吾不以師道爲尙、不得已而用何矜驕之有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言用兵雖趣功果濟難、然時故不得已當復用者、但當以除暴亂、不濟用果以爲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壯武力暴興、喻以兵強於天下者、不道之師如族庖之刀不折則缺未有不早已也、中國古之以兵強者也、中國古之以兵強者莫甚乎秦有白起尤甸已秦有楚有項羽歐洲有亞力山大有韓尼伯有拿破崙最精用兵者也、然有已前蘇有雖不知雄而守雌者所可藉口也、夫不得已豈獨用兵然凡事至不得已而後起而應之則不中理亦果也、果而不得已。果而勿驕。是謂果而不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

早已者乎曰好還曰已老子之言固不信至有始有本者皆有終勿強而不得已者也中國方欲起其民以武之精神矣雖然所為他日有果而已勿以強也甲辰七月十三日讀

學家以佳兵佳字當作隹而隹為惟字之備曰文宜如是此章精旨在今戰時公仏中西人之所實行者亦迂談無實用之言也此章與孟德斯鳩法意攻兵一篇其旨正同

懷者物之本質為五蘊八塵之所附故樸不可見任汝如何所見所覺皆附樸之物塵耳西文曰薩布斯坦希臣官皆器也樸散而後可臣

大重靜樸之德也為輕根為躁君我守其主則萬物安能而不賓哉守樸比不離輜重深一層

知止亦不離輜重之意對榮觀而超然未有能始者也

上篇　十八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

萬物將自賓。道無形不繫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以無為心也亦無名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欲密其神則物自之為物憤然不偏近於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寶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過此以往將爭鋒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也遂任名以號物則失治之毋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譬道

知物者智也明者明智如燭明如鏡

有力者外攖強者內益足而不知雖富貴耳惟強行者為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強行孔曰知其不可而為之孟曰強恕而行又曰強為善而已矣唐哲喝爾第曰所謂衆傑者其心目中常有一他人所謂斷做不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中國之將亡坐無強行者耳

無孝慶曰物之久而不敝必其能所相得故可引而彌長也

荀知死而有其不亡者則天壽一耳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矣人不可不識不可不求此死而不亡者也

大道常道也常道無所不在左右之名起於觀道者之所居譬如立表東人謂西西人謂東非表之有東西非道之可左右也可辭可名可指為主者皆非大道

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之求江與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歸者也行道於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勝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勝者無物以損其力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明用於己則物無避焉力用於己則物無改焉

知足者富。知足自不失故富也

強行者有志。勤能行之其志必獲故曰強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獲久長矣

死而不亡者壽。雖死而以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丹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言道氾濫無所不適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則無所不至也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故天下常無欲可名於小。常無欲之時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於物故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萬物皆歸之以生而不為小故復可名於大矣

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天象之毋也不寒不溫不涼故能包統萬物無所犯傷主若執之則天下往也往而不害。安平太。無形無識不偏不彰故萬物得往而不害妨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言道之深大人聞道之言乃更不如樂與餌應時感悅人心也樂與餌則能令過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無味視之不足見則不足以悅其目聽之不足聞則不足以娛其耳若無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窮極也

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將欲除強梁去暴亂當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爲大以除將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張令之足而又求其張則衆所歙也與其張之不足而改其求張者己反危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視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於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順自然也而無不爲。萬物無不由爲以治以成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將鎮之無名之樸不爲主也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無欲競也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大小之名起於比較起於觀者道之本體無小大也論小莫破語大無外且無方體何有比較一本既立則萬象昭然孟德斯鳩法意中所謂吹萬不同咸其自已使自爲大誰復爲之小哉人皆有所執特非大象道也卽上章萬物之所歸者安自緣也平平等也太合眾也樂與餌二語是反比道非餌也而用之有不既之效

然則强弱興與皆不道早已之物受者所當愼也

利器弓矢刀劍也觀兵尙利皆以利器示人者也

文明之邁民物熙熙而文物昭名皆大盛此欲作之宜防也老子之意以爲亦緣之以樸而已此旨與盧梭正同而與他哲家作用稍異老子言作用輒稱侯王

老子道德經下篇

晉王弼注　　侯官殿復評點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無以爲。上仁爲之而有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章大旨謂仁義與禮不足爲用而待道而後用之此其說與德儒汗德所主正同汗德謂一切之善皆可成惡惟真志無惡德者道散而著於物者也禮失則刑生矣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觀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親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嘖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

此歎敬教言

而後義。

此歎學術言

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此歎敬教言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無喪利而無害故以德爲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盡德以無爲用以無爲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爲心聖王雖大以虛爲主故曰以復而觀則天地之心見至日而思之則先王之至親也故滅其私而無其身則四海莫不嘖遠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則一體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而無不爲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故雖有德而無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爲而成之必有敗焉善名生則有不善應焉故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無以爲者有所得爲也凡不能無爲而爲之者皆下德也仁義禮節是也將明德之上下概舉下德以對上德至於無以爲德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無以爲而爲之爲故有爲爲之而無以爲故有爲爲之患矣本在無爲母在無名棄本捨母而逐其子功雖大焉必有不濟名雖美焉偽亦必生不能不爲而成不興而治則乃爲之故有宏普博施仁愛之者而愛之無所偏私故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愛不能兼則有抑抗正真而義理之者忿枉詘直勠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爲矣故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尚好修敬校實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故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極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豈足弁哉故雖德盛業大富而有萬物猶各得其德雖貴以無爲用不能捨無以爲體則失其爲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爲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下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禮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篤通簡不明其備於表機微爭制夫仁義發於內爲之猶僞況務外飾而可久乎故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前人而識也即下德之倫也竭其聰明以爲前識役其智力以投應事雖德其情姦巧彌密雖豐其譽愈衰僞實務而事昏務而治覩雖竭聖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則無爲而泰守夫衆樸則不順典制聽彼所守識道之華而愚之首故荀得其爲功之母則萬物作焉而不辭也萬事存焉而不勞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義可顯禮敬可彰也夫載之以大道鎮之以無名則物無所尚志無所營各任其貞事用其誠則仁德厚焉行義正焉禮敬清焉棄其所載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聰明仁則誠焉義其競焉禮其爭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義之正非用義之所成也禮敬之清非用禮之所清也載之以道統之以母故顯之而無所尚彰之而無所競用夫無名故名以篤焉用夫無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事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仁義母之所生非可以爲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爲匠也捨其母而用其子棄其本而逐其末名則有所分形則有所止雖極其大必有不周雖盛其美必有患憂

功在爲之
豈足處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昔始也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爲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則失其母故皆裂發歇竭滅隳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貞天無以清將恐裂。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神守一則清不失用清則恐裂也故爲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無用其功恐發其本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與無輿。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是各得之一而見也即德也

之散

以賤爲本以下民主之說

數輿者一之反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此其反也謙皆知其所無則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柔弱同通不可窮極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建猶

明道若昧。光而不耀進道若退。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夷道若類。類坡也

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執平以割物其平不見乃更反若類坡也上德若谷。不德其德無所懷也大白若辱。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後乃得廣德若不足。廣德不盈廓然無形不可滿也建德若偷。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質眞若渝。質眞者不矜其眞故渝大方無隅。方而不割故無隅也大器晚成。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別故必晚成也大音希聲。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衆故有聲者非大音也大象無形。有形則有分。有分者不溫則炎不炎則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凡此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則爲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爲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成形、故隱而無名也、貸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貸之則足以永終其德、故曰善貸也、成之不

知機匠之能、無物而不測其形、故曰善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萬物萬形其歸一也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能生乎三從無之有教盡乎斯邊此以往非道之流故萬物之生吾知其主雖有萬形沖氣一焉百姓有心具開殊風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爲主一何可舍愈多愈遠損叫近之損之至盡乃得其極既謂之一猶乃至三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我之非強使人從之也而用夫自然。強梁者不得其死。

況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損之而益豈虛言也　人

舉其至理。順之必吉。違之必凶。故人相教違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違之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人相教爲強梁則必如我之

吾將以爲教父。強梁則必不得其死人不當爲強梁也舉其強梁不得其死以教那若云順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違教之徒違可以爲教父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於經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有益也　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都走馬以治田糞也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貨名好高其身必疲身與貨孰多。貪貨無厭其身必少得與亡孰病。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爲病也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吝愛

以長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隨物而成不爲一象故若缺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盈沖足隨物而與無所愛矜故若沖也大直若屈。隨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大巧若拙。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違爲異端故若拙也大辯若訥。大辯因物而言己無所造故若訥也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躁疏能然後勝寒靜無爲以勝熱以此推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也靜則全物之真躁則犯物之性故惟清靜乃得如上諸大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有道知足知止無求於外各修其內而已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

統是民主主義讀法猶孟德斯鳩法意一書有以發吾之不安也以見敗於日本者坐不知足而欲得耳

出彌遠知彌少不可與上文作反對看作反對看其義淺矣其知所以彌少者以爲道因日損也夫道無不在苟得其術雖近取諸身豈有窮哉而行徹五洲學窮千古亦將但見其會通而統於一而已矣是以不行可知也不見可名也不爲可成也此得道者之受用也

日益者內籍之事也日損者外籍之事也其日益也所以爲其日損也

雖有開創之君揚帆百戰苦辛若漢太之閉關願審其乙由常以其無事以其有事者也若有耳誠欲有事不

下篇 七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貪欲無厭不修其內各求於外故戎馬生於郊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事有宗而物有主統雖殊而同歸也盧雖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執古之道可以御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無在於一而求之於衆也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知其知之不須出戶若其不知出愈遠愈迷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得物之致故雖不行而盧可知也識物之宗故雖不見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爲而成。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爲而使之成矣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務欲遣其所能益其所習 爲道日損。務欲反虛無也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有爲則有所失故無爲乃無所不爲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動常因也 及。其。有。事。自己道也 不。足。以。取。天下。失統本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動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各因其用則善不失也 德善。無棄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各用聰明 聖人皆孩之。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夫天地般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者能者與之

下篇 八

資者取之能大則大資貴則貴物有其宗事有其主知此則可冤旒充目而不懼於欺黈纊塞耳而無威於慢又何爲勞一身之聰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競以其明應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競以其不信應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其害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夫在智則人與之爭智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窮矣力不出於人而立乎爭地則危矣未有能使人無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則己以一敵人而人以千萬敵己也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塞其徑路攻其陶宅則萬物失其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歙歙焉心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所適其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無避無應則莫不用其情矣人無爲舍其所能而爲其所不能舍其所長而爲其所短如此則盲者盲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皆孩之而已

五十章

出生入死。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

故。以其無死地。十有三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徒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徒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便之無生之地焉善攝生者無以生爲生故無死地也蓋之言者莫甚乎戈兵獸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無所措其爪角斯蹄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杭墟以淵爲淺而鑿穴其中鼷鼠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矰繳不能及網罟不能到可謂處於無死地矣然而本以甘餌乃入於無生之地豈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以求離其本不以欲淪其真雖入軍而不容陸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則而貴信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何由而生道也何由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勢也唯因也故能無物而不形唯勢也故能無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極之亦至道也隨其所因故各有稱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則害不得不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命並作俾 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謂成其實各得其庇蔭不傷其體矣 生而不有。爲而不有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謂之玄德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善始之則善養者之矣故天下有始則可以爲天下母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兌。閉其門。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終身不勤。無事永逸故終身不勤也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不閉其原而濟其事故雖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爲治之功不在大見大不明見小乃明守強不強守柔乃強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習常。用道以去民迷不明察也 習常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言大道蕩然正平而民猶尚舍之而不由好從邪徑況復施爲以壅大道之中平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朝甚除。朝宮室也除潔好也 田甚蕪。倉甚虛。朝甚除則田甚蕪倉甚虛般一而業害生也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則盜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竊位也故舉非道以明非道則皆盜夸也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固其根而後倍其末故不拔也善抱者不脫。不貪於多實其所能故不脫也子孫以祭祀不輟。子孫傳此道以祭祀則不輟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則其修之家則有餘修之不廢所施轉大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以天下百姓心觀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順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於外也所謂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赤子無求無欲不犯衆物故蜂蠆之物無犯之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於物故無物以損其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言含德之厚者無物可以損其德淪其眞柔弱不爭而不攖折皆若此也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無爭欲之心故終日出聲而不嗄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物以和爲常故知和則得常也知常曰明。不識不味不涼不溫此常也無形不可得而見曰明也益生曰祥。生不可益之則夭使氣則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因自然也言者不知。造事端也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含守質也解其分。除爭原也和其光。無所特顯則物無所偏爭也同其塵。無所特貴則物賤則物無所偏恥也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也故爲天下貴。無物可以加之也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治國則奇正起也以無事則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國立時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淺民無所及故必至於奇用兵也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

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強則國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民多智慧則巧僞生巧僞生則邪事起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諱欲以恥貴而民彌貧利器欲以強國者也而國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上之所欲民從之速也我之所欲唯無欲而民亦無欲自樸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立刑名明賞罰以檢姦僞故曰察察也殊類分析民懷爭競故曰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言誰知葬治之極乎唯無可正卑無可形名悶悶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極也 **正復爲奇。**以正治國則便復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立善以和萬物則便復有妖之忠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責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以方導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謂大方無隅 **廉而不劌。**廉清廉也劌傷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汙不以清廉劌傷於物也 **直而不肆。**以直導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於物也所謂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燿。**以光鑒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隱匿也所謂明道若昧也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故其國彌大而其主彌靜然後乃能廣得衆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治大國則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則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則不知神之爲神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道治則神不傷人神不傷人則不知神之爲神道治則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則不知聖人之爲聖也 **夫兩**

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聖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不傷人聖之也　亦不傷人故曰兩不相傷也聖合道交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所歸合也　天下之牝。靜而不求物自歸之也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以其靜故能為下也牝雌也雄躁動貪欲雌常以靜故能勝雄也以其靜復能為下故物歸之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大國以下猶云以大國下小國　則取小國。小國則附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大國納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言唯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欲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各得其所欲則大者宜為下也　小國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歸之大國修下則天下歸之故曰道者。萬物之奧。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　善人之寶。寶以為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言道無所不先物無有貴於此也雖有珍寶璧馬無以匹之美言之則可以奪索貨之賈故曰美言可以市也推行之則千聖之外讎之故曰可以加於人也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不善當保道以免放　故立天子。置三公。言以作行道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舊其位重其人所以為道也物無有貴於此者故雖有拱抱寶璧以先駟馬而進之不如坐而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以求則得求以免則得免無所而不施故為天下貴也

六十二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小怨則不足以報大怨則天下之所欲誅順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以聖人之才而欲忽於此乎故曰猶難之也　故終無難矣。

六十三章

熊孚森曰萬物生於成長皆有一定之秩序莫知其然而然莊子曰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足與此章相發明皆物理也史之公例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肆之無功之勢故曰易也 其脆可以徹之故而弗散也無而弗持則生有焉徹而不散則生大焉故慮紛之患如始之謂則無敗事 易泮。其徵易散。雖失無入有以其徹脆之故未足以興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說慎紛也不可以無之故而不持不先也 治之於未亂。謂徹脆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當以慎紛除徹徹除亂而以施爲治之形名執之反生事原巧肆滋作故敗失也 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不慎終也 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好欲雖徹爭尚爲之興難得之貨雖細貪盜爲之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明謂多見巧詐徹其模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巧詐故難治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智猶治也以智而治國所以謂之賊者故謂之智也民之難治以其多智也官務寬兌閉門令無知無欲而以智術動民邪心既動復以巧術防民之僞民知其術防隨而避之慝惟智巧奸僞益滋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則不可廢能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反其真也 然後乃至大順。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久矣其細者日其細久矣肖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老之爲術至此可謂吐露無所爲若與物以至大順而歎其真歎老

慈故能勇。夫慈以陳則勝以守則固故能勇也儉故能廣。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物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且猶取也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相敵而不避於難故勝也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士卒之帥也武尙先陵人也善戰者不怒。後而不先應而不唱故不在怒不與。不與爭也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用人而不爲之下則力不爲用也是謂配天古之極。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彼遂不止攘無臂。扔無敵。行謂行陳也言以讓退哀慈不敢爲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扔無敵也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言吾哀慈讓退非欲以取强無敵於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大禍也寶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故。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加當也哀者必相憫而不趨利避害故必勝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憑於證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

知而爲貴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清淨無爲謂之居讓後不爭謂之生離其清淨行其躁欲棄其讓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併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盲威力不可任也夫唯不厭厭也是以不厭。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自貴。自貴則物狎厭居生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必不得其死也勇於不敢則活。必齊命也此兩者或利或害。俱勇而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孰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

雖之也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言而善應。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善應也不召而自來。處下則物自歸繟然而善謀。熏衆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誡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謀之故曰繟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詭異亂眾謂之奇也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爲逆順者之所患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殺也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言民之所以難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木強則兵。物所加也強大處下。木之本也柔弱處上。枝條是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

建言時賊犯而不校得脩哀矜凡此皆引於不敢者也天下莫不敢而

然而天下尚有爲奇者則可知其不畏死

熊季廉曰天常司殺者

道則不然。與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卽人之量則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卽惟無身無私乎自佔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混而均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損不足以奉有餘。執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混而均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自唯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以用也其謂水也訓水也言用水之柔弱下物可以易之也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傷不復故有餘怨也　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後責於人也　無德司徹。徹司人之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取天下者民主之政也

此古小國民主之治也而非所論於今矣

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既小民又寡倘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自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貽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所欲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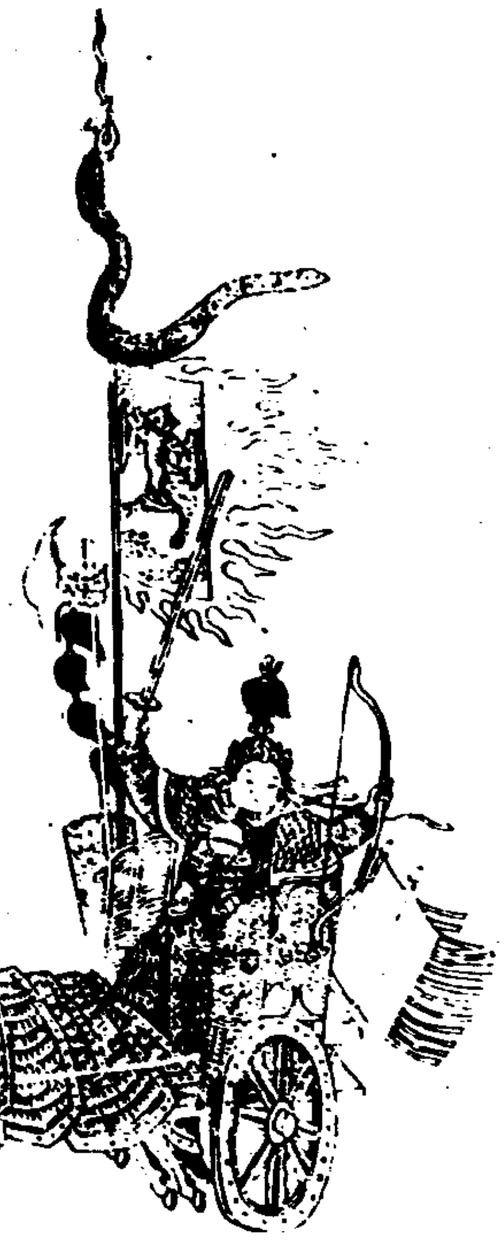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實在質也　美言不信。本在樸也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極在一也　博者不知。聖人不積。無私自有唯善是與任物而已　既以爲人己愈有。物所歸也　既以與人己愈多。物所歸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動常生成之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順天之利不相傷也

老子義疏

无量署

民國三十五年秋校印既訖三復審訂一字之譌皆為改印計重印七頁庶為定本尚有疑誤皆繫道藏原本之舊不從改正



圖像

宋李公麟九歌圖本陳善畫法仿。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紫慶楊正芳重摹

道德經義疏序

有守於抗日戰期中受命典蜀學政以四川為復興基礎而文化事業類多未備爰首建圖書博物科學名館以鹽亭蒙文通君治學精勤任以柱下之守邦之人士咸慶得人維時蜀與國內外交通既阻求書匪易值亦漸昂而公帑尤啻絀有守勉力為助三四年間幸聚書四五萬冊雖全部庋藏未臻美富然固已竭其棉力此中艱苦人所難知多以收藏善本為詢者蒙君笑曰善本豈易得哉余惟日坐其間新勘善本耳益每得世所稱明清精刻蒙君恒以未盡美善為憾日偕館中諸子以舊本舊鈔與群籍相檢校歷年之中所校書計二十餘種以史通文心雕龍為最精以書苑菁華墨池編校法書要錄為尤貴緣墨池書苑同出要錄三書皆無善本蒙君用相互校復參之類書文集是正羨奪易其譌誤然後三書厥有精本斯則有關學術非獨勘校之勤也今歲秋閒蒙君復迻道藏唐人著述中輯得唐西華法師成玄英老子義疏

人著述中輯得唐西華法師成玄英老子義疏則更為奇蹟夫成疏之亡已千餘載唐之末葉或已不完僅強思齋玄德纂疏頗多徵引固強書以驗頗歎注疏之稱疏固有存成說蒙君參宋李霖取善集等以下或六頗存成說蒙君參合輯錄除其複種者泰半而成氏之疏復有完籍錢君賓四見而歎曰者亦成氏疏也自逸書漸多殘帙何意今日竟得全編非治學精勤者惡能獲此蓋蒙君初迻唐人著述中校出是疏輯錄成帙疑若完整猶未敢必其無所佚漏以羅叔言影印燉煌唐寫老子義疏殘本一卷與所輯本相校竟輯本優於唐寫始決成書之為完璧也又蒙君既校成疏略竟乃須知成公之經與強頗諸家所據據經皆不能合深惜

西華之疏雖備而西華之經竟亡爰更取老子異本數十種勘之最後始決唐逢易二州龍興觀道德經碑最與成公經合爰據逐碑以求成公之經偶有違者更以易碑輔之即無一不符凡成疏之章損其句句損其字若有闕佚者二碑皆與相同然後知成公之疏為完疏二碑之西華此書經與疏字字皆從唐出以云善本則經亦完經而校之難又倍蓰於校疏也於是其超於宋槧明鈔不已遠乎豈僅得不傳之籍於千載之後而已哉先是博物館長馮君漢驥既發掘王建永陵為世所貴今蒙君茲考忠可以抗顏行兩館諸同志固能無慙於職司而有守年來殷勤輔導之意庶亦差足自慰耶雖然千載沉霾之籍得之自不易校之亦大難謂宜多求異本虛心從事一字苟益賢於球璧吾聞巳黎所藏燉煌古籍老子疏一至五卷皆有寫

本每章之首備言各章相次之故正與成疏合殆即成書羅氏影印燉煌此碑最與成公經合爰據逐碑以求成誤疑其疏為孟智周書則已黎之各卷當亦不能定為誰作今者成疏既顯可以持校或即從煌寫本而證成疏早有完書未可知也吾曾託法人李佳樂為致已黎此疏五卷影片欲校茲輯造以交通阻滯未可遽得或當期諸異日今成疏一卷中始四章至九章適為顧本缺卷十四章則強本所徵成疏已有佚缺又僅賴碩

僅賴強本輯錄疏文而三卷始三十二章至三本為輯录之據故此數章文多疑異更觀此本序決之文即復顯有譌奪是安可必新輯之疏定無一誤耶昔阮伯元於道藏中得成公莊子疏及老子碩歡注疏定為張道相集解俱寫以呈進並列於四庫未收書中則阮氏既識顧書而決之知阮氏

亦為合研強碩兩書者今蒙君亦由二家書中
察見成書之全與阮氏術同然阮氏不先輯出
成疏完帙而留詩蒙君者或未嘗詳審疏文疑
其殘缺故弗致力耶阮氏一間未達者蒙君以
考校之精勤而得之又阮氏定顧歡注疏為張
道相集解蒙君獨定碩書為李榮集解所考論
皆視阮為精密夫前賢以考校偶疏致此鉅大
發見遺之後人茲苟不慎顧以今日之疏復遺
後人以亦實郎今蒙君所據顧強二家書為正
統道藏嘗聞海內所存尚有北宋藏有金藏有
元藏明初復有南藏皆在正統之前又阮氏進
呈未收書多得之天一閣老子碩歡注疏莊子
成疏天一閣所藏皆明時鈔本於後嘉業堂所
刻宛委別藏中存之顧歡書應皆出天一閣胥
足正正統道藏而為今者此書校勘之助願徐
徐求得博考復校俾此書益臻完善又不但一

由来闕一是作三十輻應作卅輻蓋從易省文
耳非正體也茲所陳義或足為蒙君之一助而
復小異甄鸞為北周人隱居值梁武世殆南北
所傳又各殊耶宜更考之此書方將付印余適
有倫敦之行未觀厥成然蒙君固告余此書為
其尊人君弼先生手錄潰石時苟有一字之誤
不惮改印全頁其精美可以想見他日書成問
世方將與學林共賞之固不獨有守一人之快

也歲在辛卯蒙佐垂相月資中郭有守序

宏慶楊正憲書

道德經卷一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此經是三教之冠冕衆經之領袖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窮理盡性不可思議所以題稱道德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發智智能鑒境境智相會故稱道德其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今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

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

道可道章即是第一大段標道宗致就此章中又開四別第一器標理教第二泛明本迹第三顯二觀不同第四會重

道可道非常道

第一器標理教

玄之致

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
大道是衆生之正性也而言可道者即是
名言謂可楠之法也雖復楠可道宜隨機
惬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凝寂之道也常
道者不可以名言難不可以心慮知妙絶
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凝常
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教也前言可道盛明於理今言可名
次顯於教真理既絶於言象至教亦趣於
聲說理既常道不可道教亦可名非常名
欲明理教教理不一不異也然至道深玄
不可涯量非無非有不斷不常而義有抑
揚教存漸頓所以立常以破可故言可道
非常道至論造極虛無可無不可亦非常
非不常故玉京經云無可無不可思與希
徼通

第二泛明本迹

無名天地始

始本也虛無至道陶甄萬物二儀三景何
莫由斯故指此無名為物之本道本無名
是知不可言說明矣
有名萬物母

有名迹也重玄之道本自無名從本降迹
稱謂斯起所以聖人因無名立有名寄有
名詮無名者方欲子育衆生令其歸本慈
悲鞠養有同母儀

第三顯二觀不同

常無欲觀其妙

妙精徼也觀照察己身也言人常能無欲
無為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
遠鑒至理之精徼也

常有欲觀其徼

徼歸也欲情染也所境也言人不能無為徼歸之心欲情染之境而妄起貪求肆情染滯者恬澹觀妙守真而觀生死之歸趣也前明無妙理之精徼唯覩死生之歸趣而非但不滯於滯適見世境之有未證即有之空所以不察名有名之優劣此顯無欲有欲之勝負也

第四會重玄之致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老子疏卷一　四

兩謂無欲有欲二觀也同出謂同出一道也異名者徼妙別也原夫所觀之境唯一能觀之智有殊二觀既其不同徼妙所以名異

同謂之玄

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乎一道同出異名異名一道

玄之又玄

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令說又玄更祛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老子疏卷一　五

妙要妙也門法門也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徼窮理盡性豈獨群聖之户牖抑亦衆妙之法門

天下皆知章即是第二大段第一章廣明道法此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有無二觀麁妙不同故次此章即顯無為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能有為之弊就此章中義分為兩第一

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述第二顯聖智虛
凝忘功濟物
第一明凡情執滯顛倒生述　就此章
中又開二別初兩句汎辨美善舉體不
真後六句三雙明諸法無實初汎辨美
善舉體虛妄故下文云名與身孰親莊云
善舉體不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天下者世間之總名也皆咸悉也美悅愛
也是知於名執善於理不臧唯當忘善惡
而居中方會無為之致也後明諸法無實
也上元經云諸天之下諸地之上其中人
物名曰世間言一切蒼生莫不耽滯諸塵
妄執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
順其意者必生愛染名之為美不知諸法
即有即空美惡既空何憎何愛故莊子云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之深入鳥見之
高飛又云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以斯所驗豈有美惡哉故
有無相生
有無二名相因而立推窮理性即體而空
既知有無相生足明萬法無實
難易相成
空心慧觀無易無難分別執情有難有易
是知難易二法相互而成
長短相形
以長形長則無長以短比短則無短故知

長短相形而有者也
高下相傾
傾奪也夫有高則有下無下則無高何者
夫以尺比寸尺即為高以尺比丈尺即為
下向者之高令之成下故知高下竟無定
相更相傾奪所以皆空也
音聲相和
夫宮商絲竹相和而成推求性相即體皆
寂以況萬有虛假亦然
先後相隨
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名
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
今哉既其無昔無今何先何後是有先有
後者三時相隨而竟無實體也
第二顯聖智虛凝忘功濟物
是以聖人治

是以連上之辭也聖人者體道契真之人
也亦言聖者正也能自正已無能正他故
名為聖治理也即此聖人慈悲救物靡無
為之妙法治有欲之蒼生所治近指上文
能治屬在於下仍前以發後故云是以聖
人治也
處無為之事
言聖人寂而動動而寂寂而動無為而能
涉事動而寂處世不廢無為斯乃無為即
為為即無為豈有市朝山谷之殊拱默當
塗之隔即故言處無為之事也
行不言之教
妙體真源絕於言象雖復虛寂而施化無
方豈唯真不乘應抑亦語不妨默既而出
處語默其致一焉端拱寂然而言滿天下
豈曰杜口而揖不言哉故莊子云言而足

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盡物

言而盡物

萬物作而不為始

萬物者一切群生也作感動也始先也聖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感而後應不為物先故莊子云常和而不唱也

為而不恃

為施化也恃怙賴也夫聖人虛懷逗機利物我無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物自他平等物我無忘雖有大功終不恃賴忘其功也

成功不處

覆載萬物功格天地照燭蒼生光遍日月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而推功於物不處其德也

夫唯不處是以不去

夫者語端唯之言獨夫能迭化天地亭毒含靈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者其唯聖人乎只為能忘其功而忘功故至功彌遠聖德斯在是以不去

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汎舉三不以戒行人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第三重勸學人令忘知會道

第一汎舉三不以戒行人

不尚賢使民不爭

尚貴也賢能也非謂君王不尚賢人直是行人捐讓先物後己不自貴尚而賤人也

行人捐讓先物後己不自貴尚而賤人也

而言不爭者若人人自貴而賤物則浮競互彰各各退己而先人則爭怠自息故云不爭也

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盜

難得之貨謂陌珠荊璧垂棘照車也若使普天貴寶則盜賊斯生率土賤珍則濫竊

不起故言不盜不亂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可欲者即是世間一切前境色聲等法可以避之也妙體塵境虛幻竟無可欲之法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貪求染愛之物也而言不見者非杜耳目推窮根塵不合故也既無可欲之境故恣耳目之見聞而心恒虛寂故言不亂也故西昇經云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又云

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前不盜不爭是別今不見可欲是總遣三業及一切法也

第二獨顯聖人虛懷利物

聖人治虛其心

聖人治同前釋既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心境兩忘故即心無心也前既境幻後又心虛也

實其腹

雖復即心無心而實有靈照乃言妙體虛寂而赴感無差德充於內故言實其腹也

弱其志

既內懷實智而外弘接物虧俗同塵柔弱退己也

強其骨

骨譬內也言聖人雖復外示和光而內恒

寂泊欲明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言強其骨也

第三重勑學人令忘知會道

常使民無知無欲

知者分別之名欲者貪求之目言聖人常以空慧利益蒼生令倒置之徒息分別之心捨貪求之欲也

使知者不敢不為

前既捨有欲得無欲復恐無欲之人滯於空見以無欲為道而言不敢不為者即遣無欲也恐執此不為故繼以不敢也

則無不治

治正也行人但能先遣有欲後遣無欲者此則雙遣二邊妙證一道物我齊觀境智兩忘以斯為治理無不正也

道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既令忘智會道故次此章即明至道以中為用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雖復道冲而用之又不盈

以中為用應須遣中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

為物宗匠第三示韜光晦迹倣應下凡

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第一明以中為用應須遣中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

冲中也言聖人施化為用多端切當而言莫先中道故云道冲而用之此明以中為用也而言又不盈者盈滿也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令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為滿盈言不盈者即是遣中之義

第二顯聖智虛凝為物宗匠

淵似萬物宗

淵止水也以況聖人言止水能鑒於人聖智能照萬法故大匠取則於止水衆生宗極於聖人而言似者明無宗而宗宗不定宗也故莊子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又云止水為澄為淵宗則大宗師義也

挫其銳解其忿

挫止也銳進也既重玄行足自利道圖為

物師宗故此下明利他也體知物境塵幻
令進求之人息於貪競也而言詳忘者忘
填起也詳釋散也夫忘慧生乎違順違順
起乎妄心聖人達達順之兩空體妄心之
非有故能誘導蒼生令歸真實釋散其惑
而破填癡也

和其光

光智照也言聖人智慧光明與日月齊照

而貐光晦迹共凡智相和聖德潛被不曜
於物故下文云光而不曜

同其塵

塵則色聲等六塵也猶如世間塵土能熬
穢淨物色聲等法能汙染清行故名為塵
也而言同者聖人降世違時晦迹應凡既
貐彼智光亦混茲塵穢色聲無別眼耳固
同處染不染所以為異也

湛似常存

湛凝寂也似不定詞言聖人雖復和同光
塵而神凝姑射動不乖寂故云常存而言
似者明非應非寂而寂而應寂不定寂而
應不定應也

第四結歎聖人超於萬象之首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吾老君自稱也言此即寂即應之聖道不

知從誰而生故言誰子也象似也帝天也
既能生天生地似如天地之先也故莊子
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先天地生而
不為老然至道幽玄寂寥恍惚不生不滅
不先不後而今言先者欲明先而不先不
先而先故加以象也

天地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
超萬象之先故次此章顯忘功用聖人

與二儀合德即此章中義開三別第一
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第二寄橐籥而
況類明妙用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
真
第一舉聖人天地施化忘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仁恩也芻狗草狗也莊云已陳之芻狗且
圖寫在上方峙於下二儀覆載亭毒群生
有大至功而言不仁者視萬物如一狗也
何者夫芻狗之為物但有狗名而無狗實
也況一切萬物虛幻亦然莫不相與皆空
故無恩報之可責也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
能空心利物功侔造化所以先舉天地次
類聖人聖人雖復拯救蒼生竟不見能化

所化亦同芻狗塵幻無實也前舉二儀偏
該無識故稱萬物後類聖人意在有情故
言百姓非是不化無識為有識能稟教故
也
第二寄橐籥兩明妙用
天地間其猶橐籥
橐籥囊也籥簫管也夫天地聖人虛心利
物譬彼笙管方茲囊籥囊虛心之義繼在下
文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屈竭也橐籥內空故出聲氣不竭亦猶天
地無心故能生化無窮也動而愈出者言
橐籥動則聲氣生聖人應則經教出也
第三斥多聞博學不如體真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多聞博贍也數窮多言也博學多言唯益

世智瞇不稽道理歸於窮中一道也多聞
道足有為守中即長生久視以此格量故
不如守中也故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又
陽朱云降人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
道也

谷神壅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多聞博
識不如守中故次此章明只為守中故
得谷神不死就此章中義分兩別第一
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第二明不斷
不常而用無勞倦

第一顯虛玄至道能生立二儀

谷神不死

谷空虛也神靈智也河上公言谷養也言
蒼生流浪生死皆由著欲故也若能導養
精神如彼空谷虛容無滯則不復生死也
是謂玄牝

是謂仍上辭也玄者不滯之名牝以喻柔
為義欲明養神如谷令其不死者無過靜
退雌柔虛容不滯也

玄牝門天地根

言此深玄不滯之道唯虛柔靜之法能開
導萬物生化兩儀故云根也

綿綿若存

第二明不斷不常而用無勞倦

綿綿微細不斷貌也若存有也若言
神空則是斷見若言神有則是常見前說
神空故得不死仍恐學者心滯此空令言
若存即治於斷也又恐學人心溺於有故
繼似字以治於常也

用之不勤

即用此非無非有之行不常不斷之心而
為修道之要術者甚不勤苦而契真也故

西昇經云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

天地長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虛玄至道能安立二儀故次此章即託於二儀假設問答第一正舉二儀假設問答第二荅類聖智修營之能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之法就此章內文有三重

天地長久

二儀雖大猶有劫盡之期然就形相之中稍為除遠故舉天地以況聖人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

假設疑旨發明其義

以其不自生

假荅前問釋其所由言天地但施生於萬物不自營己之生也

故能長久

結釋也

第二荅類聖智修營之能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是以仍上以合喻也聖人即與天地合德者也舉其高行楷模群有也後其身先度物也而身先超三界也外其身忘肢體也而身存得長生也

第三結歎聖人獨成尊貴

此其無尸故能成其尸

尸主也言聖人觀物我虛幻名實俱空故能後己先人忘我濟物故無主也而言成其尸者結歎聖人也只為德合二儀窮物百姓故獨居三界之尊成天人之化主也

上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荅明忘我之行未顯功能故次此章廣舉忘我之人

有殊能妙用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正標上善法喻兩陳第二汎舉三能廣
明七德第一正標上善法喻兩陳
上善若水
善有二種一軌二忘此是忘善故稱為上
水有多種利用故偕況之利用功能具列
於下
第二汎舉三能廣明七德
水善利萬物
言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津潤雪洽
利物弘多以此功能故況聖德聖德應感
善功機權方便開化其義如水故以為喻
也
又不爭
水性柔和不與物爭方圓任器塵決隨人
上善之行應物亦爾
處衆人之所惡
所惡者卑下之地卑下之地水則居之言
衆人皆捨下趣高憍慢淩物上善獨去高
取下柔和靜退
故幾於道
幾近也言行此三能已了
次明七德
居善地
水性趣下以下為安上善好謙以謙為吉
故用卑下而為善地所謂處乎不競之地
心善淵
淵止水也言止水清潔淑澄淵深難測上
善心源虛遠靜照亦然故淵靜則鑒人心
與善仁
虛則照物

仁恩也言水性霑濡惠潤於物聖德慈救
恩被蒼生若水能慈救則不陽怨親霑濡則宣揀
淨穢
言善信
信實也水能澄鑒儀貌妍醜不敢聖言證
理信如符契亦言海水三潮不失時候況
聖智逗機不違三品
正善治
水性平而無偏聖心正而治邪莊云平中
准大匠取則焉
事善能
水性多能隨事利益聖智虛寂順物成功
動善時
水冬凝夏釋流結隨時況聖智虛忘感來
則應觀機動寂不失事宜出處默語不二
而一

第三結歎柔弱所以無疵
夫唯不爭故無尤
夫唯義同前釋唯水與聖稱獨以不爭為能
虛柔順故無尤過也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
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不能靜退謙虛
恒欲執求盈滿誇矜我大意在陵人必致
傾危不如止而勿行也故莊子云危滿則
傾危又書云滿招損謙受益

危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第三議
柔靜退方合天道
第一明執心有欲多致傾危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揣磨也銳利也夫揣劍磨刀雖利不揣況
勵己陵物寧不困乎又揣磨心智唯欲貪
求其為傷害甚於戈戟物皆我雠故不可
長保

第二明富貴驕矜必遭禍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欲悬神倦財富形勞身心既困莫能守也

又積不能散必招巨盜內懷憂戚外周棲
疏身死財淨故莫之能守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咎譽也遺與也夫處富貴應須濟物不能
謙遜反更驕盈自致危亡豈関他與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第三謙柔靜退方合天道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日中則昃月滿則虧
虧太盈極則反數具於此也所以佐世之功
成富貴之名遂者太須守分知足謙柔靜
退庶不競之地遠害全身能如是者深合
天真之道也功成名遂者謂退身隱行称
自然也

載營魄

第一明抱魂制魄守一內修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載運也營魂是陽神欲人之善魄是陰神
欲人之惡故魂營營而好生魄泊也欲
人之泊著生死又魂性雄健好受善恕魄

性唯柔好受驚怖驚怖喜怒皆損精神故
修道之初先須拘魂制魄使不馳動也
抱一能無離
抱守也一三一也離散也既能拘魂制魄
抱守也一三一之神虛夷凝靜令不離散也
次須守三
專氣致柔能嬰兒
專精道氣致得柔和之理故如嬰兒之無
專精專也氣道氣也致得也柔和也只為
欲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
滌洗也除遣也覽察也疵病也滌蕩六府
除遣五情使神氣虛玄故能覽察妙理內
外清夷而免疵病也然後身無所為心無
所取不為有生不為無滅以此而用豈有
疵病此明自利也
愛人治國而無知
前既自利道圖此下應須接物接物之行
莫先治國愛民知分別智也慈悲癡養是
曰愛民布政行化名為治國夫治國者須
示導朴教以無為杜彼邪奸塞茲分別如
此則擊壤之風斯返結絕之政可追故下
文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德
明白四達而無為
明以能照得名白以潔素受稱四者四方
達者無礙言聖人空慧明白妙達玄理智
無不照境無不通故器舉四方足明八極
且寂而能應所以四達應不乘寂恒自無
為也又解云四達者達三界及道境也
天地開闔而為雌
河上公本作天門開闔也雌靜也天地開

閩謂刼運成壞也言聖人混迹二儀之中
不為三災所及雖刼有廢興而心恒虛靜
故莊子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石不熱
生之畜之
言聖人自利道圓利佗德滿故能生化群
品畜養含靈故下文云道生之德畜之物
形之
夫子疏卷一　三十二
生而不有為而不特
雖復陶鑄萬物亭毒三才妙體真空故無
蒼生之可化為而不特豈有功用之可稱
只為無蒼生之可化故施為利物亦無恩
造之可恃也
長而不宰
宰主也聖人長養群生實為化主而忘功
喪我故云不宰

第三結歎達道忘功之美
是謂玄德
玄言深遠德乃上德歎此忘功聖人冥於
造化可謂深玄上德也
三十輻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自利
利佗內外二行其於空有兩慧猶自未
圓故次此章具明資導之義就此一章
義分為兩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第
老子疏卷一　三十三
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第一汎舉三事以況有無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周禮考工記云三十輻象三十日以成一
月也當其無者箱轂內空也只為空能容
物故有車用以況學人心空故能運載蒼
生也又車是假名諸緣和合而成此車細
析推尋徧體虛幻況一切諸法亦復如是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考工記云埏和也埴粘土也和粘水土燒

以成器器中空無故得盛受以況學人心

空故能容物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穿鑿戶牖以為室屋室中空無故得居處

況學人心空故能處物又穿鑿戶牖通人

往來況根竅虛通故能用而無滯事等三

物其義相類所以重出者事則動而不靜

室則靜而不動器則亦動亦靜有此三異

故重出之

第二的辨有無顯明資導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無賴有以為利有藉無以為用二法相假

用也

五色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事器欲

顯假法不真故次此章正辨色聲以明

實法塵幻相對所以次之就此一章義

開三別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

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第三舉聖戒

凡示其取捨

第一顯塵能敗根應須厭離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者謂青黃赤白黑也言人不能內照

真源而外逐塵境雖見異空之色乃曰非

盲不覩即色是空與盲何別

五音令人耳聾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心躭絲竹耳滯宮

商不能迴聽希聲故曰聾也莊子云非唯

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之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者甘苦辛酸鹹也爽差失也耽貪醪醴咀嚼膣腥不能味道談玄故曰口爽也

第二明根染塵境勸令靜息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馳騁猶奔驟也言田獵之夫貪逐禽獸快心放蕩有類狂人倒置之徒欲心逐境速如馳騁狂如田獵莊子云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等是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謂趙璧隨珠珍貴佳麗之物也貪著愛玩為生死之因於修道行中大為妨礙

第三舉聖戒凡示其取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是以仍上文也聖人即舉聖戒凡也腹內也目外也懷道抱德充滿於內故為腹也內視無色返聽無聲諸根空淨不染塵境故不為目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耳目之盲聾取此為腹之實智

附錄強本成疏義文

道可道非常道

夫道者何也虛無之条進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無内浩瀚無端杳冥无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无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窅寥無聲而萬象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次虧生之成之令古不極此之謂道者也元氣太虛之先窅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無中之有有中之无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茫无倪萬象之端非朕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氣積而為地參和柔順之氣結為人倫錯謀則虛之氣散為雜類自一氣之所育揣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因極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氣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救乱冲統天地精魂御人物氣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紛紜不可勝紀而須臾不相離故為衆妙之門

有中之无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茫无倪萬象之端非朕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為天濁滯煩昧之氣積而為地參和柔順之氣結為人倫錯謀則虛之氣散為雜類自一氣之所育揣萬殊而種分既涉化機遷變因極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氣也授天地人物之靈者神明也救乱冲統天地精魂御人物氣有陰陽之革神無寒暑之變雖群動紛紜不可勝紀而須臾不相離故為衆妙之門

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故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靈氣靈則形超形超則性徹性徹者反覆流通與道為一可使有為無可使虛為實吾將與造物者為傅奚死生之能累乎已也可道為体可名為用

右強奉誠疏五百餘言原夫衆生之正性也後而顧本無之文義亦不相屬故為開題中文強公取附此疏耳故往往出而錄存於此以備考論云此其矣

白前本此皆作以今依成疏牒文作以或是誤字結仍之蓋兩之義也水善利萬物疏文善功機權功疑功字之誤也未敢徑改俟他日更注善本正之校者附識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寵辱章所以次前者章正辯根塵等法舉體不真故次此章明身及榮華適為患本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第三格量貴愛顯其得失

第一總言寵辱貴患不殊

寵辱若驚

寵為榮愛之名辱是戲恥之稱若如也驚恐也言人得寵則逸豫喜歡遭辱則怵惕憂慼故得寵心驚喜遭辱心驚怖喜怖雖異為驚即同故言若也然喜怖之情皆非真性者也是以達者譬窮通於寒暑比榮辱於饑飡神有何貴賤之能驚也

貴大患若身

貴謂爵位也亦是自貴己身也大患謂煩

惱老病等也言凡夫但知矜貴此身而惡

大患不知大患即是我身多求資養終歸

滅壞故貴身即是貴患惡患即可惡身為

貴與大患俱以身為本故言若也

第二假設疑問辯其所以

假設疑問也

何謂寵辱

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解釋其義也世情顛倒以寵為上患心觀

照足為卻下何者為得寵心驚喜失寵心

驚怖此之兩驚本由一寵故足為下也

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假設疑問也執著我身不能忘遣為身慈

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故我無身患將安託所言無者坐忘喪我

衆籠離形即身無身非是滅壞而稱無也

第三格量貴愛顯其得失之若驚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

不知身是大患矜而貴之自貴其身恒欲

陵物如此之人適可暫寓於世間不得久

視於天下

寄是暫時寄寫託謂永相付託言能保愛
己身不輕馳驚譲以自牧雖而順物者則
可以託付於天下故德經云自愛不自貴
也
視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身為大
患戒勿貪此章則顯妙體希夷勸令
修學先病後藥所以次之令就此章義
分為六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為三第
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第三明道非
愚智妙絶名言第四明體非色聲而無
方應物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而
六明而古而今為綱為紀
第一明不一而一散一為三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夷平也言至道微妙體非五色不可以眼
識求故視之不見若其有色色則參差只
聽之不聞名曰希
希簡少也體非宮商不可以耳根聽故曰
希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觸也微妙也言體非形質不可搏觸而
得故曰微也又撼公三一解曰夫言希夷
微者謂精神氣也精者靈智之名神者不
測之用氣者形相之目總此三法為一聖
人不見是精不聞是神不得是氣既不見
不聞不得即應云無色無聲無形何為乃
言希夷微耶明至道雖言無色不遂絶無
若絶無者遂同太虛即成斷見今明不色
而色不聲而聲不形而形故云夷希微也

第二明不三而三混三歸一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三者即夷希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合也

真而應即散一以為三應而真即混三以

歸一一三三一不一不異故不可致詰也

又解此真應兩身作三乘義釋具在開題

義中

第三明道非愚智妙絕名言

具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明也昧闇也言至道幽微非愚非智昇

三清之上不益其明墜九幽之下不加其

闇所謂不增不減其在茲乎

繩繩不可名

繩繩正直也猶繩墨之義也言聖人既能

自正復能正他故云繩繩不可執名求理

故不可名也又解繩繩運動之貌也言至

道運轉天地陶鑄生靈而視聽莫尋故不

可名也

復歸於無物

復歸者還源也無物者妙本也夫應機降

迹即可見可聞復本歸根即無名無相故

言復歸於無物也

第四明體非色聲而為妙本也無方應物

是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狀貌象形妙本希夷故稱無狀無物迹能

生化故云之狀之象

是謂惚恍

惚恍不定貌也妙本非有應迹非無非有

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惚恍

第五明非無非有不古不今

迎不見其首

明道非古無始也

隨不見其後

明道非今無終也

第六明而古而今為綱為紀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執持也言聖人持太古無名之道調御今之有生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始即無名之道也若知無始無終而終而始不今不古而古而今用斯古道以御今世者可謂至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者

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為者修學也前章即御今引古故援昔善士修道之士以執則學人也

明執古御今此章即明能修之智難識境智相會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歎之也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微妙是能修之智玄通是所修之境境智相會能所俱深不可以心識知故歎之也

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容者形貌也猶此不可識之聖智甚堪執物方欲引接群品故於無形之理而強為修學之容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猶猶怖懼也言修道行人懼於世境如冬涉川冰心地惶怖恐陷溺也此明意業淨

古之善為士者

古昔也善者惡相對也為者修學也前章即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第二強為容貌令物依修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第一明能修之人智德深遠

猶若畏四鄰

久畏塵境如人犯罪慎密恐畏四鄰聞知聞也此明口業淨

儼若客

儼矜莊貌禮記云儼若思言學人應須斂

渙若冰將釋

勵身心勿得放縱猶如賓對主人不可輕慢此明身業淨

敦若樸

渙解散也如前修學智惠增明惑染消散如彼冬冰之逢春日也

曠若谷

敦淳厚也樸素質也前既三業清淨惑累消除故能德行淳和去華歸實也

混若濁

混合也和雜也濁有為也雖復心靈潔素陣累久消而混沌有為之中與塵濁不異也

第三顯動寂不殊故能虛會

濁以靜之徐清

徐緩也雖復處有欲之中同事利物而在染不染心恒安靜閒放而清虛也前則雖清而能混濁此則處濁不廢清閒明動而寂也

安以動之徐生

雖復安靜即靜而動雖復應物而動心恒閒放而生化群品也明寂而動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保持也盈滿也言持此動寂不殊一中道者不欲住中而盈滿也此遣中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復成

獨此道中聖人於有為蔽濁之內復能慈救蒼生成大功德此重結成也

致虛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境智相會故能妙極重玄故次此章顯出重玄道果令就此章義分三別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第二勸迫本還源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令返本還源歸根第三示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第一略標道果令物起修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虛極道果也篤中也言人欲得虛玄之果者須靜心守一中之道則可得也

第二勸令返本還源歸根復命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用也言一切衆生並皆云為取捨貪逐前境以老君聖智觀之悉復在妙本雖動而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芸芸衆多貌也言衆生所以不能同於聖人雖動不動用而無心者只為芸芸馳競不息也若能返本歸根即同於聖照此勸之也

歸根曰靜

但能返本還源馳競之心自息

靜曰復命

命者真性惠命也既息妄塵心神凝寂故復於真性反於惠命

復命曰常

反於性命凝然湛然不復生死因之曰常

知常曰明

既知反會真常之理者則智惠明照無幽

不獨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性修反德而會於真常之道者則恒起妄心隨境造業動之死地所作皆凶也
第三未從小入大妙契虛玄
知常容
體知凝常一中之道悟違順兩空故能容物也
容能公
公平正也既能包容庶物所以公正無私所以作也
公能王
王往也只為包容萬物公正無私所以作大法王為蒼生之所歸往也
王能天
既作法王化主為物所歸復能蔭覆含靈同於旻昊也
天能道
既合上天覆物平等又同大道生化無窮
道能久
量等太虛無來無去心冥至道不滅不生既與此理相符故義說為久
沒身不殆
沒滅也殆危也匿端滅跡謂之沒身應感赴機謂之不殆又解迹有興廢故言沒身本無生滅故言不殆
太上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至極妙本勸物起修故次此章顯感隨時從本降迹就此章中分為二別第一明根性不同機悟差異第二歎至德潛運知若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即是玄天教主太上大道君也言道君在玉京之上金闕之中凝神遐想為常應之處利根之人機性明敏深悟妙本凝寂體絕形名從本降迹故有位號不執相生解故言下知有之知有太上名號之所由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中根之人機神稍鈍不能忘言證理必須執相修學所以就著經教親愛荃蹄依文生解共相譽讚也

其次畏之侮之

侮欺也下機之人性情愚鈍縱心逐境就滯日深唯畏世上威刑不懼冥司考責所以欺侮聖言毀謗不信故德經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良由下機障重信根不足故疑毀聖文有不信之罪也

猶其貴言

猶具貴重世俗浮偽之言故不信至道真實之教是以迷惑日久罪障滋深也

第二歎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亭毒之功成育養之事遂而至德潛被成功弗居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謂我自然得如此不知荷聖恩也

大道棄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從本降迹應感隨機故次此章即明應迹既興妙本斯隱就此章內義有三重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顯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為

亂

第一明大道不行仁義方興

大道廢有仁義

即是太上之教廢也言大道之世五德不

彰仁義既興導樸斯廢故莊子云散道德

以為仁義聖人之罪也又云相呴以濕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第二明以智治物是矯詐之源

智惠出有大偽

智惠聖智也上以聖智治物法令滋彰下

則詐偽百端以避刑網還竊聖智以為偽

具智之害物備在莊文

第三辨忠孝之興因乎為亂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妻也淳和之世偏愛

不彰六紀失序孝慈方著是以周德既衰

流競斯起致彼曾閔之徒顯其高行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萬乘之主以四海為家故言國家但至治

之時忠誠不見昏亂之世貞節斯彰是以

龍逢名芳於夏桀比干譽美於商紂也

絕聖棄智

絕聖棄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既廢

即聖智互興故次此章勸絕聖智反歸

至道令就此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棄

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第二總歎

大乘非下機能悟第三啓開要門進示

初學

第一明棄絕聖智利益甚多以示初學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有名之聖棄分別之智人皆反本為利

極多言百倍者舉其大數故莊子云魯酒

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天田成子

以聖智而竊齊國是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偽尚之仁棄軌迹之義人皆率性無復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見素去華也抱朴歸實也少私公正也寡
欲息貪也
絕學棄所以次前者前章棄絕聖智以
明遣累故次此棄遣於因果為因能生
果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為五別第一
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第二的指妄塵
不可耽染第三泛列衆生耽染之狀第
四對辯聖人之悟以治凡鄙之迷第五
獨顯聖人偏能用道
第一勸令絕學示美惡不殊
絕學無憂
憂累患也絕有相之學會無為之理患累
斯盡故無憂也

故有所屬著方進學心所屬之文即下之
四行也
故有所屬
屬謂屬著付屬也言下機之人未堪大教

唯之與呵相去幾何

唯敬諾也呵慢應也禮記云先生名無諾

幾何者非遠也言世人不達違順妄生善

怒聞唯則喜聞呵則嗔不知唯呵兩聲出

乎一口相去非遠故言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順意為善違心名惡違順既空善惡安寄

且唯呵出自一口善惡源乎一心忘者知

其不殊執者肝膽楚越然有為之學述執

者多是非善惡之中善怒唯呵之內適為

患累之本絕之所以無憂此兩對器舉執

學須絕之狀也

第二的指妄塵不可躭染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畏謂生死及諸塵也不可不畏必

行人所畏前令絕學亦善惡皆空恐滯斯文

沒溺也

遂染塵境故發此句以戒之也

第三泛列眾生躭染之狀

荒其未央

河上公本作荒諸家云荒荒是眇茫歎其

久遠央是盡義嗟其未息言眾生染滯之

心其日固久執着情慮萬未有休時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言躭染者眾故云眾人即眾生之別稱也

熙熙悅樂也享燕享也太牢牛羊豕也言

眾生欣愛聲色情染極深如饑人享太牢

之饌悅美之甚又如春日登臺眺望林野

暢適其心也

第四對辨聖人之恬以治凡鄙之迷

我昧未兆

我老君自稱也昧寂也兆狀也言聖人雖

廣塵俗而心知寂昧不為前境所牽故都

無攀緣之萌狀也
若嬰兒未孩魁無所歸
嬰兒赤子也孩笑也魁寬大也歸住着也
言聖人動不乘寂處染不染如彼嬰兒未
能孩笑之時心形俱淨又智慧魁弘若量
宏博譬彼虛舟而無住止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衆生滯有故躭染有餘聖智體空獨遺棄
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
不取也
我愚人之心純純
純純不雜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人心無分別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察察機速是分別之智但俗心滯有伺察是非妄生迫遽
聖智冥無體知虛幻恒自閒靜
忽若晦寂無所止
河上本作海晦者閣也止住也聖智實明
而忽忽如閣欲顯光而不曜故發此言雖
復同塵而恒自凝寂又不住此寂故無所
住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滯於欲境未嘗休息雖復取捨不同
同有所以聖人妙體虛假曾無分別既不
見是亦不知非類彼頑愚若茲鄙陋
第五獨顯聖人德偏能用道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照察而分別我獨忽

晦而忘懷分別故愛染於色聲忘懷故貴用於真道所以為異也

孔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絕學聖人貴用真道故次此章廣顯此人盛德容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人契道容貌第三明此聖人以三一為體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第一明能證之人契道容貌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貌相也甚大之德容貌若何唯從於道即是其相又解容色容也大德妙契故能虛容動止施為獨從於道出處語默皆是道場

第二顯所證之道非有非無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恍惚中有物惚恍中有象

恍惚中有物即是神神妙物為名也雖復非無非有而有而無故是妙也中有象即是氣也言雖復非象非色而為色為象故是氣也言道種種變現故不物而物不象而象也

窈冥中有精

窈冥深遠也有精即精智也言道雖窈冥恍惚而甚有精靈智照無方神功不測也

其精甚真
言真精無雜實非虛假於三一之中偏重
舉精者欲明精是氣色神用之本也
其中有信
言道無心有感斯應信若四時必無差爽
第四明道無來無去而知始知終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時乃有古有今而道竟無來無去既名不
以閱終甫
閱覽也甫始也至道雖復無來無去亦而
去足類不來文器故也
吾何以知終甫之然以此
去而來故能覽察古今應乎終始也
此假設問也老君云我何以知始終之事
乎只用此真精純信之道恍惚窈冥之法
故知之也

曲則全
曲則章所以次前者章舉孔德容貌
於教未周故次此章重顯孔德行能以
為物範就此一章文開四別第一舉因
地四行以示謙和第二明妙體一中為
物楷式第三彰果上四德對類前行第
四援引古賓結數曲全
第一舉因地四行以示謙和
枉則正
枉濫也體知枉直不二故能受於毀謗而
不伸具怨枉翻獲正直也此一句忘毀譽
窪則盈
窪下也讓卑遜讓退己處下不與物競故

德行盈滿也此一句忘高下弊則新

弊辱也能處鄙惡弊辱而不貪榮罷即其德日新此一句忘榮辱也

第二明妙體一中為物楷式

少則得多則惑

少者謂前曲全等行不見高下處一中也多謂滯於違順等法不離二偏也體一中則得滯二偏故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是以仍上辭也抱守持也式法則也言聖人持此一中之道軌範群生故為天下修學之楷模也

不自見故明

第三對果上四德對顯前行

物我皆空不見有我身相故智慧明照也

不自是故彰

自他平等不是己而非物故具德行顯著

不自伐故有功

伐取也雖復享毒群生而芻狗百姓推功於物故有大功也

不自矜故長

只為推功於物不自矜誇故德行長遠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

此即歎美四德之人妙達違順謙以自牧不與物爭故天下群品無能與不爭者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豈虛語故成全而歸之

第四援引古實結歎曲全

昔人所謂屈曲柔順以全其道此語有實成全德物歸於己也

諒非虛言但能依教修行不與物爭則大

希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舉曲全四德令物依修故次此章廣明諸行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體教忘言故能會理第二明執心繁競所以無常第三結成忘言之得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希言自然

希簡少也希言猶忘言也自然者重玄之極道也欲明至道絕言言即乖理唯當忘言還教適可契會虛玄也

第二明執心繁競所以無常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疾之風驟暴之雨曾不崇朝何能竟日

譬滯言之士執教生迷妄為繁行以求速報既乖至理不可久長故取譬飄風方之驟雨日是朝之總朝是日之別別則譬念念之新總則喻百年之壽通是無常也

孰為此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孰誰也假問誰為此風雨答云是天地二儀生化有大神力飄風驟雨尚不能久況凡夫而為繁行其可久乎

第三結成忘言之得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

故從事而道者道得之

從隨順也事世物也言至德之人即事即理即道即物故隨順世事而恒自虛通此猶是孔德唯道是從之義道得之者只為即事即理所以境智兩冥能所相會道得同於德者德得之

道既是常道德即是上德體教忘言為行同於上德上德亦自然符應而相會也道是德之體德是道之用就體言道就用言

德故有二文也

第四正結執教之失

同於失者道失之

有為躁競執教生迷既而為行同於失理

之人所以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猶

失道也故西昇經云宿世不學問令復與

失鄰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能忘言而執言求理雖名信道於理未

足所以執言滯教未達真源故於重玄之

境有不信之心也

跂者不立

第一舉跂跨兩惑近譬兩前章

跂者不久

跨慕羨也言躁競之夫心非懷道不能任

真守素而分外羨欲然物有素分不可希

跨者不行

跨謂矜傲也修道之夫應須謙遜方乃跨

誕矜傲於人以此為懷不可行道故莊子

云寄鵬鵬以息跂又云權勢不久則夸者

悲

第二重辨四迷遠對曲全四德

自見不明

不能忘我自見有身此乃昏愚非明智也

自是不彰

心恒自是口每非他物共蔽之故其德不

顯也

自伐無功
凡有所為輒自伐取其功物皆不與故無
功績
自矜不長
矜誇自高驕慢陵物此乃惡短其德豈長
乎
第三舉警勸令厭捨
其在道曰餘食贅行
餘食猶殘食也贅附生之肉也莊子云附
贅懸疣也言矜誇自是之人具在道行實
猶殘食贅病甚可厭賤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
贅是無用之行世間人物
咸惡見之故懷道之士豈處心於誇贅之
行乎

附錄強本成疏疑文二事
大成若缺
謂日光也周日內觀致神明也若月之缺而復盛故
曰缺
我馬生於郊
謂午也正陽之精生於午二者馬也故心欲東則東欲
西則西欲南則南欲北則北心有道則馬也門能知四方晝夜
所見夜寐則夢心中有道則馬正氣流行支体滿洞
是於郊邪脉致以害身故曰我馬生於郊
附錄李霖本引成疏異文三事
髮膚古長故却走馬以喻之心無道則生滋乱我馬
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甲兵
此明三毒不能傷害若損生無生則害不能害既內
無三毒則外三毒不傷是以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
甲兵也何者夫虎主噉兕主瞋兵主貪
輕敵則幾喪吾寶

民盡迴莊敢則好勇而不慈廣貪而失儉好進而不退
盡失前三寶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明威刑世所謂往戒科律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
鄽之刑也言一切衆生未解真理愛樂世法輕而行之
則冥中大刑必將至矣
附錄強本第六十章序訣異文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物平服
此章明平服不擾則其德交歸又分為三第一初舉理
國之爺不可有為第二明及鬼神而無傷害第三結
歎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道德經卷三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有物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汎舉於詮勸
其厭捨故次此章顯道之體狀令物起
修夫設教廣方必先病後藥藥病相對
所以次之令就此章義開為五第一顯
降迹立名第二明引物向方歸根反本
道之體狀妙絶形聲第二明本無稱謂
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第五示自
淺之深漸階圓極
第一顯道之體狀妙絶形聲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道非有而有非物而物混沌
不分而能生成庶品亦明不混而混雖混
而成不成而成雖成而混即此混混成之道
在天地先生還是不先先不生生義也故

莊子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云在天地之先而不為老寂寥獨立不改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獨立無待對也不改周行不殆可為天下母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通故無危殆無遷變也言道體窈冥形聲斯絕既無因待亦不改變此乃獨獨非待獨也

第三明引物向方歸根返本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逝往也有大力用能運致衆生往至聖境也逝曰遠超凌三界遠適三清也遠曰返返還也既自利道圓還之聖境故能返還界內慈救蒼生又解迷時以三清為三界悟則即三界是三清故返在塵俗之中即是大羅天上

第四舉域中四大令物依修

道大天大地大王大道大無不包也天大無不覆也地大無不

開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群品子育含靈生之畜之故可為母

第二明本無稱謂降迹立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本無名不可以智知道名即初章云無名天地始也取其有通生之德故字之曰道即初章云有名萬物母也

強為之名曰大

載也王大無不制也
域中四大而王居其一
境域之中有此四大王有化被之德故继
二儀而居一數也莊子云夫道未始有封
而此言域中者欲明不域而域雖域不域
不域而域義說域中雖域不域色羅無外
也

第五自淺之深漸階圓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王也必須法地安靜靜為行先定能生
惠也故下章云躁則失君既靜如地次須
法天清虛覆育無私也又天有三光喻人
有惠照地是定門天是惠門也既能如天
次須法道虛通色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
須法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
迹自然是本以本收迹故義言法也又解

重為輕根
譬重為樹根輕為花葉輕者凋落重者長
存此戒行人勿得輕躁故書云君子不重
則不威
靜為躁君
靜則無為躁則有欲有欲生死無為長存
靜能制動故為君也
第二明重靜之人動不乘寂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是以仍前生後文也輜靜也言君子達人
終日行化同塵世而不離重靜此即動
而寂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重靜之人雖有榮華之宮觀燕寢之處
所而遊心虛澹超然物外不以為娛處染
第三明輕躁之者亡國喪身
奈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
奈何猶如何也王畿千里戎車萬乘之君
應須重靜乃恣情淫放厚賦繁徭禽荒色
荒輕忽宇內哀歎之甚故云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恣情放欲輕躁日甚外則亡國內則危身
善行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重靜聖
人動不乖寂故次此章廣顯此人行能
功用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重靜
之人三業清淨第二明重靜之人結願
堅固六根解脫第三明降迹慈救應物
無遺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第一明重靜之人三業清淨
善行無轍跡
以無行為行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妙契所
修境智冥會故無轍跡之可見也此明身
業淨
善言無瑕謫
不言之言言而不言終日言未嘗言亦未
嘗不言故謂之善言也莊子云言而足者
則終日言而盡道也瑕疵也謫過責也
語默不異故無口過之責也本又作的字

謂聖人之言既無的當無所之詣此明口業淨

善計不用籌算

妙悟諸法同一虛假不捨虛假即假體真無勞算計劃然明了此明意業淨

第二明結顧堅固六根解脫

善閉無關楗不可開

外無可欲之境內無能欲之心悠根起用用而無染斯則不閉而閉雖閉不閉無勞關楗故不可開也此明六根解脫

善結無繩約不可解

上士達人先物後己發大弘願化度衆生警心堅固結契無爽既非世之繩索約束故不可解也然無警心多端要不過五一者發心二者伏心三者知真心四者出離心五者無上心第一發心者謂發自然道意入於法門也第二伏心者謂伏諸陣惑也就伏心文有文尸三解解有三品總成九品通前發心為十轉行也第三知真心者有九品即生彼九宮也第四出離心者有三品即生彼三清所謂仙真聖也第五無上心者謂直登道果乃至大羅也善結者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聖人即是前三業清淨六根解脫之人也為能發弘誓願救度衆生故常在世間有感斯應慈善平等終不遺棄也

常善救物而無棄物

先舉人者表恩被有情後舉物者示仁覃黔首救物爰及四生也

是謂襲明

襲承也用也此即結歎常善聖人利物無棄可謂承用聖明之道也

第四示師資之道修學之妙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善人即向來襲明之人也言此人恒懷大心先物後己引導衆生允當宗匠

不善人善人之資

遣明歸閤為學道楷模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

資用也亦是助益之義言善人恒在有中化導群品即用不善之類而為福田以彼衆生益成我德故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不貴其師無能化也不愛其資無所化也

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遣師資斯則從淺至深漸階衆妙也

即資兩忘聖凡一揆俗智分別雖似大迷

攝理而言實成要妙

知雄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善行之士常善救人其於救物之方猶自未顯故次此章略示其要就此章中文開四別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第二勸遣明歸閤為學道楷模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第一明去剛取柔是行人要徑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

溪運也雄陽是剛躁之名雌陰是柔靜之義知雄躁剛猛適歸死滅雌柔靜退必致長生故棄雄而守雌可為天下之要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散也嬰兒譬無分別智也言人常能守

靜則其德不散故能復於本性歸無分別智也

第二勸遣明歸閒為學道楷模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自顯明白眩曜於人人必挫之良非智者韜光晦迹退守暗昧不忤於物故是德人能知白黑利害者可為修學之洪範也

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無極道也常能棄明守暗其德不差忒復我清虛歸於至道

第三示守辱忘榮歸根反本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榮寵貴也辱卑賤也處於榮貴遂起驕奢而福善禍淫忽然凋落此之榮寵翻為禍基若知倚伏不常貴為禍始應須自戒如為放逸處於榮華恒如卑賤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知榮守辱天下歸湊譬彼川谷色納虛容也

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種修學為道之要又如虛谷罄無不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能復於真空歸於妙本也

第四顯匠成庶品利物忘功

樸散為器聖人用為官長

散分布也器用也官君主也長師宗也既散分布也能反朴還淳歸於妙本次須從本降迹以救蒼生布此淳朴而為化用故西昇經云道遂散布分既而為君以馭世為師以導俗聖人即用斯朴散而為馭導之方也是以大制不割

至聖神力不可思議三界內外無不制伏
主領弘普故稱大制而亭毒群品陶鑄生
靈推功於物不為宰主故云不割割宰斷
也
將欲奪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利
物為國主師匠故次此章即顯治國治
身利物之術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
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第二舉有為之
相示諸法無常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
離
第一明有欲有為敗身毀國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方將欲攝取天下蒼生而為化主者必須
虛心忘欲若以有為取之纔欲攝化而不
得之狀已彰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

含識之類悉有精靈並堪受道故名神器
亦是帝位也若無為安靜即品物咸亨大
有為擾動即群生失性故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滯溺有為則敗亡身命執心貪欲則失國
喪邦
第二舉有為之相示諸法無常
夫物或行或隨
夫物萬物也或不定也行由己也隨從他
也言物或先時由己後即從他此明權勢
不定也
或噓或吹
噓氣溫喻富貴也吹氣寒喻貧賤也言物
有先貴後賤先富後貧猶如朱夏赫曦玄
冬凜冽天既炎涼人亦貴賤何常
或強或羸

夫強盛者不久當哀故下文云物壯則老
西昇經云盛者必哀此明盛哀不定也
或接或襲
河上本或載此作或接夫接者連續也襲
廢敗也連續謂之成廢敗謂之壞此明安
危不定故莊子云其成也毀也舉此八法
不定以表萬物無常故治國治身者不可
以有為封執而取之也

第三對顯聖人妙能捨離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慷道聖人妙體虛假故不執上之八法而
能去下之三事甚則美其聲色奢則麗其
服玩泰則廣其宮室去此三惑屬於一中
治國則祚曆遐延治身則長生久視也
以道輔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以用也佐輔也人主君王也言用正道輔
佐君王者當偃武修文導之以德不可威

用強兵逞暴天下內鮮身心者即是三業
六根兵也
其事好還
還返也報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敵之仇
還返也報此事必爾故云
內用三毒還招三塗之報此事必爾故云
好還
師之所處荊棘生
師軍衆也言兵馬所行之處害人損物但
輔君亦須去兵用道就此一章義開三
別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第二明
用道之人果無於伐第三明有為乘道
必致危亡
第一明佐時用道決定息兵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有荊棘穢草不生禾稼也亦猶欲心馳騁之處但增惡業不生善惠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

果決定也已止也言修道善人決定止此

暴心而不用兵也

果而勿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驕謂慢上矜謂誇下修道之夫揣謙遜讓

不用自取強暴驕慢於人亦須決定唯柔

不用矜誇於物伐取也推功於物不自取

也

果而不得已

如堯攻驩兜攻有扈事不得已非樂兵

伐

第二明用道之人果無矜伐

是果而勿強

結成以前決定不用強兵之行也

第三明有為乘道必致危亡

物壯則老

炎極則涼理之常數物壯則老其義必然

謂之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則老兵強則衰既不謙柔故非真道

應須止息而勿行也

佳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息兵用

道而於用道之義未弘故次此章明用

道匡時須資權實兩智就此一章義開

四別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為第二

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第三明權不喪

實應不雖真第四汎舉軍法以明實智

之勝

第一明兵強欲盛有道不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佳麗也祥善也雖復霸戈耀日實劒輝天

此乃由流之具非太平之器也內解即三
毒六根之兵若磨銳諸根而貪取塵境者
不善之行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物或惡之故有道不處
一切人物皆畏兵而惡貪故有道行人不
處心於兵戈及貪欲
第二顯應物隨時二智優劣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有君人子物之德為君子左陽也主吉主
生右陰也主凶主殺言君子平居之世則
貴左用文荒亂之時則貴右用武喻行人
實智則貴長生權智有時而殺故度人經
云千千截首萬萬剪形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樂殺之夫天下共疾雖開既多不可得意
第四況舉軍法以明實智之勝
於天下
若以佳兵為美即是愛樂干戈則殺人也
若美必樂之是樂殺人夫樂之者不可得意

以為美也喻行人雖用權智而以實道為
上應不離真也
括攝為上故不美
括攝無為也君子心尚無為故雖用兵不
咎故曰不祥之器也
第三明權不喪實應不離真
吉事尚左喪禮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
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是吉位右是喪位令偏小之將居於左
邊上大將軍處其右者欲明雖復專命即
人之器本須夷山拯難不得已而用之權

以死喪之禮而安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兵戈行處屠害必多故上將悲哀慇懃無辜亦解殺謂敵人衆
害既非用道恐懼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
謂士卒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
辜則心為悲慇而泣之明非所樂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君子善人貴能用道事不獲已方動兵戈

雖戰勝前敵不以為善故素服而哭仍以
喪禮葬之既其武不及文足明權不及實
治國則不得已而用武應化則不得已而
行權以此格量故知權劣實勝也
道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佳兵不祥
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
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
自賓就此章中自分為四第一標無名
將以明道第二舉守道而能降瑞第三

始制下廣其制用第四譬道下將以結
成
第一標無名將以明道
道常無名
虛通之理常湛然凝然非聲非色無名無
字寂寥獨立超四句之端恍惚希夷雖百
非之外豈得以言象求安可以心智測故
下文云天地始又云吾不知其名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樸淳素也小微妙也言淳樸之道其自細
微而能開化淪湯亭毒群品百姓日用而
不知亦未敢自臣我有道者也又云物無
貴賤道在則尊故巢父許由王倪齧缺此
之數子皆以窮為匹夫而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即其事明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言君王若能修守至道殊方異域自来賓伏而歸化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夫與天地合具德陰陽合具序者故致四時王燭七曜無衍愆靈瑞嘉祥芝英甘露圆無虛用不亦宜乎

人莫之令而自均

均平也莫無也德合二儀明齊三景百姓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為

無待教令而自太平道力不可思議守之致有此益也

第三始制下廣其制用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因無名以立有名寄有名以明無名方欲引導群迷令具悟解也

夫亦將知止

道無稱謂降迹立名意在引物向方歸根反本既知寄言詮理應須止名求實不可滯執筌蹄失於魚兔

知止不殆

筌蹄既忘妙理斯得止名會實故無危殆

第四譬道下將以結成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衆生之所歸往故下文云江海所以能為

江海善下為百川之所共湊聖道虛容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知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君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賓服有道之君此一章內物有三句具一意連次而来遂分為四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第三明知足強行安貧樂道第四結其死而不亡善其不違天理

第一明自知自知則明了
知人者智
謂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深淺無不悉
知此是他心智
自知者明
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代報應無不明了
此是宿命智
第二明自勝自勝則全強
勝人者有力
智力勝人成能制物所以降伏天魔剪除
異道此是降魔智
自勝者強
自能克服己心制諸累欲累欲不起智慧
日強此是斷惑智
第三明知足強行安貧樂道
知足者富
守分知足無復貪求非直財賄不貪亦乃
道德豐富又解並鑒有無則萬境俱照智
無不足故受富名此是知足智
強行者有志
志節操也志力既強即發弘誓願務在先
人後己外身濟物至乎道場終無退轉
第四結其死而不亡善其不遠天理
不失其所者久
應機赴感隨病與藥成使得宜不失其所
以斯接物久而強固
死而不亡者壽
行願具足內外道圓理當不死不生無天
無壽而今言死而不亡壽者欲明死而不
死不壽而壽也應身遷謝名之為死聖體
常在義說為壽
大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窴服有道

之君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就此門中分為三別第一標大道汎分示左右器無封吟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第一標大道汎分示左右器無封吟

大道汎其可左右

汎汎無係也亦普遍之名言大道虛玄汎

然無著慈悲普遍感而遂通雖復非陰非陽而應乎左右欲明方圓任物器無不宜故莊子云有左有右有義有倫

萬物恃以生而不辭

一切萬物恃賴至道而得生成慈救善誘終不辭憚也又云物亦不謝生於自然

第二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

功成不名有

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衣被萬物淘鑄生靈而神功潛被不為主宰既俯就於物宜其稱小此不小而小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大海虛谷百川競湊至道寂廓萬物歸之不主之義已如前釋物既仰歸於道宜受

大名此即不大而大也

第三舉聖人不貴其身以全光大之業

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明體道聖人忘我存物靜退謙柔終不為大只為先物後己忘功忘大故為眾生之長猶居三界之尊而成其大也

大象章所以次前者前章無方之用利物忘功故次此章顯忘功之人為物所

歸往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明物之
歸依皆獲利益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
教虛玄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第一明物之歸依皆獲利益
執大象天下往
執持也此不執而執執無所執大象猶大
道之法象也即前章忘大之聖人持無形
之大象常善救物為天下歸往也莊子云
將引天下歸之是也
王弼立言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宜尼
往而不害安平太
太大也言蒼生往至聖所皆獲利益而無
損害所獲之利即是安平等大乘之法也
不害則明其扳苦安平則語其與樂
第二舉樂餌為譬表理教虛玄
樂與餌過客止

樂絲竹宮商也餌飲食滋味也樂有聲可
悅餌有味可說可樂可說故暫過之客逢
必止住就愛也
道出言淡無味
至道虛寂其體希夷所以出言淡然無味
非如樂餌可說可悅故音樂有聲行者為
之止住道言無味學者罕見留心嗟乎世
人迷妄之甚但知逐聽有聲之聲詎能咀
嚼無味之味即深歎愚徒故有斯譬
第三示非色非聲而妙用無盡
視不足見
至道窈冥妙絕形色非如餚饌等法故不
可以眼識求
聽不足聞
大音希聲體非商角豈如鐘鼓可以耳聞
聖道出言其例亦爾

用不可既

既盡也至道之言澹泊虛遠非聲非色絶視絶聽若鏡之心物來斯照如谷之響感而遂通是知無用之用其用難盡

將欲歙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功大聖為物歸依故次此章即顯忘功之人權道方便夫聖應多途逗機匪一或隨緣而敷小教或起感而闡大乘故有真應兩身權實二智用權以籠下士持實以度上機就權實之中非無優劣今之此章略申斯義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第二格量二智明權不及實第三舉譬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

不可示人

第一明權道利物增治法門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歙合也欲也將欲行權攝化群品令其歙合也欲不為貪染者必先開張縱任極其奢淫然後歙之昔者老君西入罽賓化胡之日初恣其凶悖後化之以道是也其委曲逗留具在文始內傳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欲令歸道柔弱必先極其強大然後示以雌柔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欲廢其殘獷者必固恣其凶暴凶暴既極可以廢之即胡王肆其猛毒燒溺老君水火既不為災然後為其說法是也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恣其惡名曰與之後令歸善名曰奪之故老君先示凡迹所以恣其剛戾後見神通於是胡人降伏方得奪其凶惡令歸善

道此四對義勢相似只言初淺後深耳上機之人聞實即悟下根之者要假於權此則增法除妄也是謂微明

上來權道雖復微密而甚有明驗也又云微隱密也明智慧也言此權道是隱密明智也

第二格量二智明權不及實

柔弱勝剛強

柔弱實智也剛強權智也欲教化衆生故須權智確論二智實智勝權也

第三舉譬明權道不可示人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示人

脫失也利器權柄也魚藏於水權隱於心故物莫之害也魚失水即為物所擒權示人即為人所制故不可以示人也

道常無為章即是第三段文正明結會就此章內文開兩別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第一結道宗明寂而常動

凝常之道寂爾無為從體起用應物施化故曰而無不為前句是本後句是迹此明本迹迹本寂動動寂之義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當自化

萬乘之主五等之君若能守持此道者八荒萬國自然從化行人亦爾所以偏舉王侯者明君王為化利物弘多也

第二結學人宗顯妙極重玄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作起修也樸道也言衆生初從化起修者必有心欲於果報也既起斯欲即須以無

名樸素之道安鎮其心令不染有此以空無名之樸亦將不欲遣有也

非但不得欲於有法亦不得欲於此無名之樸也前以無遣有此則以有遣無有無雙離一中道也

不欲以靜天下自正

靜息也前以無名遣有次以不欲遣無有無既遣不欲遣息不欲既除一中斯泯此則遣之又遣玄之又玄所謂探幽索隱窮理盡性者也既而一切諸法無非正真稗瓦瓢悉皆至道故云天下自正此一句結衆妙之門也

附錄強本成疏異文二事

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而匿德藏名洎然無形故不為主似若微小以是聲義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道能生長為物所歸譬彼大海方茲虛谷雖物所歸不為物主既不為物主可名大即言不可名大

成疏牒文我昵未兆疏云昵寐也又牒文嬰兒未孩疏士孩笑也是成本經文在昵作洎孩作咳方為疏義相符知牒文有誤但遍州本亦作昵作孩固未敢改抑成公意假昵為洎而孩咳為古今字也又大象章序訣云前章無方之用章下在奪明字或舉字或正明二字以全書之例可以推知毋庸別本刁校未敢徑補完缺一字或二字亦不可知毋乃未

缺小易滌誦須之疑爰附識於此又經大曰遊二曰遠
遠已近三句王注地之法天之法道之法自然四句統攝
九句統攝下文連接直下諦審文義二段疏文應依經
分析文注其句下乃於全書之例為合復印時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上經明道下經辨德上經亦具明道德
但以道為正以德為傍下經亦具明道
德然以道為傍以德為正據傍正為論
故有道德經上下此經一卷凡四十四
章一經大分義開三別第一一章正開
德宗第二四十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

章總結前旨也
上德章即是第一大段正開德宗就此
章中又開四別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
不同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明澆淳世異
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第四
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第一顯上下二德妄執不同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者高勝是超出之名德者得也以慈獲勝故稱無以為三寶之中以慈為首故五德之內亦以仁為先

為義言上德之人妙契道境境智冥會得失無忘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失無忘得失無故言不德境智冥會故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

言有德有德則遣其失不德則遣其得也義主止惡裁非即經中戒律是也然戒律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證未造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言不失之起本被下機事涉有為未階虛妙故言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未能冥會故無德也

為之而有以為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以用也上德無為至奉凝寂而無以為跡

禮尚威儀即經中敬齋威儀等是也且至

用虛妙此明無為而為即無為也

質不崇恬淡惟尚威儀雖為漸教法門而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未能與理相應非但內乘於道而乃外亦

心不忘德故稱為之迹仍有事故言有為

不能應物故言為之而莫之應

第二辨仁義禮之德澆淳世異

則攘臂而扔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仍因也禮尚往來更相責望因其禮薄即

仁慈悲也有心覆育故言為之不責恩報

攘臂怒之狀明上禮為教之弊故莊子云

故言無以為碓論上仁不及下德對義仁

魯酒薄而邯鄲圍即其事也

第三明去本之末勸令息末崇本

故失道而後德

德上德也衆生感哀道化斯隱應物隨時

失德而後仁

下德方見

德化漸替仁愚繼之

失仁而後義

仁慈不行厥義方起

失義而後禮

自道喪淳滿於斯為極不能止惡方事節

文雖復強作威儀而浮偽已甚

第四斥禮為浮偽之始示其取捨向方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徒自外彰文飾未是情發於衷既非信實

之厚適足忠誠之薄不懲浮悖之源更資

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不知而強知曰前識識在知前也言此前

識之人於修道行中甚為華偽既非大智

慧源乃是愚痴之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丈長也夫扶也謂有勇猛慈救之智堪為

群品之長以扶護蒼生也其志弘普故棲

大丈夫大丈夫當悽悵道德之厚豈處禮義

之薄耶

居其實不居其華

達道之人方外之士當留情於淳樸之實

豈處心於前識之華

故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則是絶仁棄義取此實厚則是

遏樸還淳且上德聖人體無分別豈有心

於彼此情係於去取者乎蓋明不去而去

雖去不去亦不取而取雖取不取非去之而去取之而取者也去取既爾彼此亦然

昔之得一者　昔之得一者　昔之得一者　

坼裂

地無以寧將恐發

發廋動也言地不能用道寧靜則恐有崩

神無以靈將恐歇

歇竭也神不依道則智用愚殆既無靈驗

谷無以盈將恐竭

恐將廢歇也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俄頃

一切萬物得一而生若喪道乘真則死滅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竭流注不通也

竭塞也言川谷乘一災否斯起致泉源枯

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

非乎

不穀猶不善也王侯貴人智慧聰達禮知

傲是喪身之本謙為貴盛之基故能俯接

下凡以卑自牧乃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

為本耶而言非乎者蓋是嗟嘆假問之辭

以況尊貴卑下為基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原乎一簣

高以下為基

貴以賤為本

第三明用道謙虛結成得一之義

故

貴尊高也賤卑下也得一之君故能謙下

失道之主必致驕矜故知驕矜是賤下之

基謙卑是尊高之本校量得失故有斯戒

人也

故致數輿無輿

輿車也箱輻轂假合而成徒有車名數

即無實五物四大為幻亦然所以身既浮

塵責將安寄是故屢貴應須謙下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玉貴也石賤也琭琭少也落落多也若内

惑於身外迷於物者則賤物而貴身也今

既數車無車即悟物我塵幻故能自他平

等貴賤不殊雖形去智冥於至道所以不

欲琭琭如玉之可貴落落如石之可賤也

反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得一之

人謙虛用道故次此章即明此人從本

降迹俯應蒼生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

一明慈悲救物反聖同凡

第二明雖復教迹多端欲論切當無過柔弱

第三明二儀萬象從道而生

反者道之動

反遠也動悲也得道聖人超凌三境但以

慈悲救物反入三羅混迹有中赴機應化

故上經云遠曰反

弱者道之用

這機設教抑乃多端無過柔弱

故即以此柔弱為化用之先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有應道也所謂元一妙本所謂冥寂之地也言天地萬物皆從應道有

法而生即此應道從妙本而起元乎妙本

即至無也

上士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應道虛玄

本迹俱妙故次此章即明上士能悟非
下士所聞令就此章義開三別第一明
三人聞道機性不同第二辯體道之人
韜光匿耀第三歎道功能生成庶品

上士聞道勤能行之
上機之士智慧聰達一聞至道即悟萬法
皆空所以勤苦修學遂無疑怠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中機智闇照理不明雖復聞道未能妙悟
若欲情歸定即時得空心纔涉世塵即滯
於有境與奪不定故云存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下機之人根性愚鈍聞真道玄遠至言宏
博心既不悟謂為虛誕遂生誹謗拊掌笑
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
不為凡人所笑不足稱為聖道

建言有之
建立也言上士所行之道建在下文有之

明道若昧
昧闇也照達真道之人晦迹同俗不顯其
明道若昧之義

夷道若類
夷平也證太平等道修行之人知一切衆
生與己同體不見愚智之別等差一類也

上德若谷
勝上道德之人與太虛等量故能包容萬

物若彼空谷也本亦作俗字者言能忘德
不異嚚俗也
大白若辱
白潔淨也辱汙染也言大潔白高行之人
和光同塵不曜於物故能混迹揚波若汙
辱也故東方先生潔其道而藏其迹即斯
義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也言懷大德之士體道虛忘故內至
有餘而外若不足老子傳云良賈深藏若
虛盛德容貌若愚
建德若偷
偷盜也言建立大德之人藏名隱迹如彼
偷竊不用人知故上經云猶若畏四隣
質真若渝
質實也渝變也言素質體真之士寂而動
真而應變見無常故若渝

大方無隅
隅角也言體道大方之人因循順物不守
節操不立隅角所謂上達節也
大器晚成
瑚璉九鼎非一朝可成喻大學之人豈近
心能謹必須累劫修研方致虛極即任公
子釣鰲是也

大音希聲
希猶元也至道大音寂乎無響自妙本泽
迹而聲無聲也師曠聽之而不聞其聲也
瓊音震乎宇宙欲明即迹即本故言大音
希聲也
大象無形
大道之象象而無形無形而形離朱視之
而莫見其形也色象遍乎虛空欲明即有

而無故云大象無形也

道隱無名

至道妙本幽隱窈冥非形器之所測量言
名言之能詮辯也

第三嘆道功能生成庶品

夫唯道善貸且成

貸借也獨此無名之道有大慈悲故能俯
救衆生借其善力亭毒群品生化三才種

種方便趣令成就也

道生章明大道權應
道生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大道權應
善貸生成故次此章即明所生之物無
由次第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權

道應化生物所由第二顯出物情勸修
道應化生物所由

中順第三廣辯柔弱為學之先

第一明權道應化生物所由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一元氣也二陰陽也三天地人也萬物一
切有識無情也言至道妙本體絕形名從
本降迹肇生元氣元氣夐生陰陽於
是陽氣清浮昇而為天陰氣沈濁降而為
地二氣昇降和氣為人　有三才次生萬
物欲明道能善貸次第列之

第二顯出物情勸修中順

萬物負陰而抱陽

負背也抱向也陽生也陰死也言一切萬
物有識無情莫不背陰向陽好生惡死然
惡死不遂免死好生未嘗得生聖人憫之
故此下為說長生之術也

冲氣以為和

冲中也和順也言人欲得不死者必須虛
心中正謙和柔弱此則長生也故下文云
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也

第三廣譬柔弱為學行之先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名

孤獨寡寡乃不善之事以此為惡人之常情而王公貴人用斯自牧足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以勸修行之人必須虛心謙順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謙卑柔弱損己濟物物必歸之故生道獲全於誇傲諂益己凌物物必挫之故致危敗敗危敗是損全生是益損益之驗其義盡然故言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教之

言俗人儒教亦尚謙柔我之法門本崇靜退貴在虛忘所以為異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強梁猶剛猛也父始也言強梁之人必當夭折不得依於天命壽終而死也老君雖復開法多端教門乖一而每說柔弱為善剛強為惡以此切當將為學道之先父亦本也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柔弱之教為學道之先故次此章重顯柔弱之能無為之益就此章內文有三重第一舉譬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第三結歎無為是希有之教

第一舉譬明柔勝剛劣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至柔水也至堅金石之堅喻無為至義也言水至柔能攻金石之堅喻無為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弱能破有為之累故下文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第二明柔弱之行能入無間

無有入無間也言顛倒之流見空為有達觀之士
悶淡也言虛空故言無有也入契會也有為麁
即有而空故言無有也入契會也有為麁
珠故有滓無為微密故無間既而即有即
無故能入無間之妙理也

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柔能破剛無能違有是以知無為之教大

益修行之人

第三結歎無為是希有之教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所謂不言非閉杜口在理既即有即無在
教亦即言即默即言即默故名不言之教
即有即無故名無為之益益既不益而益
而教豈教哉斯乃窮理盡性蓋世之
詮世間名教而教罕能逮者故言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

身內也實也名外也賓也孰誰也世人皆
求外喪內貪名忘實何者夫令譽芳名本
為身也身既為名致死名竟何所施為老
君愍茲顛倒故問之云名之與身誰是汝
親乎而汝貪名忘身耶以斯格量親疎可
見故莊子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也

身與貨孰多

夫資貨者本為我身迷惑之徒喪身徇貨

故老君責言汝去貨存身利多即聚貨喪身利多即故莊子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得與亡孰病

夫多貪得財必喪己火欲亡貨則存身然則得是喪己之徵亡是存身之驗喪己可以為病存身可以為藥世人翻以得為適亡定誰是病即第二明就著名利損智敗身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夫多藏賄貨於府庫者必有刼盜之患非費損也為是義故甚愛名譽之人必勞形怵心費神損智此一句解名也

知止不殆

既悟名譽非真所以止而不著全身遠害故無危殆上經云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此一句結名

可以長久

知止於名知足於貨忘名忘利則可長可久此一句總結名利

大成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知足知止

必深厚故書云匪夫無罪懷玉具棄莊云大儒臚傳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於是以金鏈控其頤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是也此一句解貨

第三明知足捨貪可以長久

故知足不辱

體知財賄虛假守分不貪清廉知足故無恥辱此一句結貨

於修學之道未圓故次此章類大滿大盛以示虛忘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汎辨五大為學行楷模第二舉譬明粹旁靜勝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汎辨五大為學行楷模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言行業大成就之人能忘其成故雖大成如似缺少不足也只為能忘其成故終日資用而無弊損是以莊子云小成隱道也

夫成者不缺缺者不成而今成而似缺者忘缺忘成故也不見成而異缺故如缺而實成不見缺而異成故大成而似缺也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沖虛也窮盡也言道德大滿之人能忘其滿故雖滿如似空虛無物也只為忘滿沖虛故能利用無竭也夫滿者不虛虛者不

大直若屈

屈曲也大直質素之人不顯直相故能混迹同塵委曲隨物故若屈也是知直非小直也

大巧若拙

匠成萬物鑪錘群生有大功巧而忘巧用

晦迹同凡故若拙也莊子云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是知工倕小巧也

大辯若訥

妙能剖析真宗詮量玄極者言所不能言也不同世間口才捷利故若謇訥也莊子云不言之辯亦云大辯不言是知楊墨小辯也

第二舉譬明粹旁靜勝

躁勝寒靜勝熱

躁陽也靜陰也陽生陰殺陰極也言四時運轉陰極陽生陽極陰起故一切凋落陽生故庶物咸盛喻靜是長生之本躁是死滅之原以勸行人去躁歸靜也又解云從奉降迹即躁勝寒息迹歸本即靜勝熱以明動靜適時也

第三結釋靜之功能

清靜為天下正

清虛寧靜可以自利利他以正治邪故為天下正此則結釋靜勝躁優劣之義也

天下正此章呼以次前者前章舉靜躁兩行勝負不同故次此章顯有道無道

天下有道章呼以次前者前章舉靜躁優劣之義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無道之君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覽真恒緣外物故云生於郊也

第二明無道之主躁競貪求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郊外曰郊無道之君臨於海內禽荒色荒四方不靜多貪境土好行征伐遂使軍戎兵馬出生郊外治身者言躁競之夫心不懷道縱於六根兵馬馳騁塵境之中內不覽真恒緣外物故云生於郊也

第三廣顯躁競之心咎釁彌重

罪莫大於可欲

罪者推也言為苦之所推逼也可欲境也

言前境美麗稱可欲之心故言可欲也然

境能通心是起罪之緣以戒行人不可染

境也故上經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禍莫大於不知足

禍即罪之深重者也言心貪前境不知厭

足害人損物為罪日深非唯災及一身亦

乃禍延三族

咎莫甚於欲得

咎考責也欲得之心略無涯際其為咎責

莫甚於斯格量深淺禍重咎輕欲備顯物

情故具彰三歎以深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示知足之美以勸行人

守分不貪於行便足恒無闕少故言常足

欲明貪競之類遭遇禍殃知足之人恒居

安泰先病後藥故述此文

不出戶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雜有道

之人知足不知足者無道故次此章即

明有道者照而不由於心無道者由心

而不能照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

聖人虛鑒照不由心第二明凡人由心

而不能照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

動

第一明聖人虛鑒照不由心

不出戶知天下

戶者謂知覺攀緣分別等門也有道之人

虛懷內靜不馳心於世境而天下之事悉

知此以真照俗也

不窺牖見天道

窺覘視也牖根竅也天道自然之理也察

莊生忘不窺根竅而真心內朗覩見自然之道此以智照真也戶通來去譬從真照俗眼牖內明翰反照真源也

第二明凡人由心而不能照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顛倒之夫不能照理其心逐境彌遠而無厭甚知淺近闇昧而少鑒

第三重結虛照之人寂而能動

不行者心不緣歷前境而知者能體知諸法實相必竟空寂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照而無心也故莊子云聖人不由心而照之於天矣此一句解不出戶知天下

不見而名

不見者了知諸法虛幻無可見之物也而名者能正名百物垂迹顯教也不見而名

不應而應名而不見應而不應也此一句解不窺牖見天道也

不為而成

不為者凝神寂泊妙絕於有為也而成者能施化群品成就學人此明寂而動也

為學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凡聖二心緣照差異故次此章即明道俗兩學損益不同就此一章義分三別第一明為學日益

為學日益

為修營也學俗學也言修俗學之人銳情分別故業欲日增也

為道日損

為道猶修道也言修道之士虛夷恬淡所

以智德漸明累感日損也

第二辯次第雖日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而無所不為

老子疏義四　三十二

無二偏覆遣以至於一中之無為也

即寂而動即體而用故無所不為也上經云道常無為無不為

第三明有事無事得失不同

取天下常以無事

聖起慈悲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一明聖人無常心有感斯應

救蒼生而無棄捨

及其心未虛忘以事為事而有事者斯則

取攝化也言攝取字內蒼生令其歸善者

老子疏義四　三十三

體道洞忘虛懷絕慮應與冗灰均其寂泊故

事與無事無事與事事動異於寂寂乘於動

常以無事無為而化之也雖復應物施為

聖人無常心以天下心為心

如此之人不足以攝化天下

無心也百姓眾生也然聖人無心有感斯

聖人無常心常因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

雖復深淺不同而二俱有患令欲祛此兩

應應隨物感故以百姓心為心心既無心

而應亦不應也

第二明善救蒼生而無棄捨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

善者謂無欲修學之士不善者謂有為婬

境之人吾以平等勝救化之令其得善此

則以百姓心為心之義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

信謂開經愛樂不信謂不樂道文聖人以

空行慈悲平等救度不問信與不信皆令

得益而善發信心也故紫微夫人曰信者

得失之關鍵又經云信者學道之樞機也

問曰聖人無心有感必應不應不感不感

不應者故信者方教不信者不教而令信

與不信一種教之亦應感與不感一種皆

應荅曰應有通有別如治在玄都玉京而

恒發三界此則通應善信是也至如胡人

有感業風西浮授尹生道德之文此則別

應若別應則待別感通應則尋常慈照救

生死苦惱病六根之中偏拳為病或耳聞

浪長流愁非目擬聖人慈其迷困故類其

徒迷幾世境疑惑耳嗜滯著色聲既瞑染

河上作淫詐奉非滋漑著染滯也顛倒之

百姓皆注其耳目

即斯謂也

混沌無分別也言凡夫惑情滯境妄生去

取聖人欲混沌其心令無分別勤懼之義

為天下混其心

故慄慄而勤懼也

慄慄動懼之貌也言無心赴感之聖人具

在天下也恒布大慈拯救蒼生恐其沒溺

最深故西昇經云耳目色聲為子留慈慈
舉此二根諸根可悉為文略故也
聖人皆孩之
衆生妄淫耳目沿沒愛河聖人勤懼慈救
義同赤子哀其無識如嬰兒之可愍
出生入死衆苦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八淫
耳目妄混其心故次此章即明皆有生
死凡溺生死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

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正標凡聖示妄執
不同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第三顯
善攝生之人不為三毒所害第四重設
疑問歎美結成

凡人之生動即適死地者蓋為執此十有
三徒染滯前境故也
第二假設問答辨其所以
夫何故
假設疑問以生後答
以其生生之厚
言人不能體道忘生而執生為有多積物
厚資此生而營生過當故動之死地此

以釋生為生自有還無以釋滅為死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徒類也十三謂四關九竅言九竅四關凡
聖俱有聖人不執身為身忘慘速執故能
出三界凡夫為執迷是非心恒起滅因斯
迷倒故入六道入六道則死之類出三界
則生之徒也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一句答前問意也

第三顯善攝生之人不為三毒所害

蓋聞善攝生者

蓋不盡之辭蓋聞猶竊聞也攝衛也養也

言善攝衛養生之人沒治虛夷不染塵境

攝衛之美自顯下文

陸行不遇兕虎

陸平地也兕毒獸一角形如野牛色青言

善攝生之人不為毒獸所觸內解者言平

居安靜不為煩惱所加

入軍不被甲兵

言攝生之人縱入塵境亦不為色等所傷也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內解者言縱入軍陳亦不為干戈所害

刃

諸本言投投立也措安也兕過物則觸喻

疑也虎性躁暴喻嗔恚也兵刃銳利能傷於

人喻貪也言善攝生者妙體真空故雖處

世間而不為三毒所害

第四重設疑問歎美結成

夫何故

假設疑問有何事故得致如是

以其無死地

夫見有身者故以身為死地今善攝生之

人忘於身相即身無身故無地之可死也

既無死地三毒何所加乎此答前問意也

道德經卷五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道生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標善攝生人能鼓虛假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第二明勸示衆生尊道貴德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道德應化生育黎元

故道生之畜之

道生之德畜之

至道虛玄通生萬物上德慈救畜養群生故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物形之勢成之

物形言稟道而有形質此釋道生之也勢成言以德化導陶瑩心靈令行業淳熟而成就也此釋德畜之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德育養具如前長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

是以勸示令其崇尚

道尊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世上尊榮必須品秩所以非久而道德尊貴無關爵命故常自然

第三廣顯虛通慈悲生化

故道生之畜之

重疊前文以生後句而直舉道不言德者明德不異道而文略也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長之育之

長之者謂增其善茅育之者謂進其功行成之熟之

成熟者謂以無上妙法鑒悟物心令其道

果成就德業導熟此猶會前語來生後文也

養之覆之

養覆者養謂酬其果報覆謂蔭以大慈也

以上四雙明利物之德以下三句明能遠其功也

第四結成玄德利物忘功

生而不有

雖復能生萬物實無物之可生弱狗群情故即生而不有有既有不有生亦生而不生此遠道生之也

為而不恃

既生成萬物不有其生施為法教於何可恃此遠德畜之也

長而不宰

長養蒼生功侔遠化而能所俱幻誰其宰乎此遠長之等四雙猶會前語來生後文是謂玄德

是則指於上句謂則言及下文玄者深遠之名德以證護為義指前蘊道之士利物忘功以法聖人可謂玄德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道能生天下章明以次前章義分四別第一明化利物忘功故次此章即顯道為始母勸令修習令就此章義分四別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第三汎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第四明晦迹韜光能魅常道

第一明道為始母勸物起修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本也母道迹也夫玄道妙本大智慧源超絕名言離諸色象天下萬物皆從此生令汎言天下者欲令行人識根知本故

上經云無名天地始也以為母者言從本
降迹導引蒼生長之育之如母愛子故上
經云有名萬物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夫本能生迹迹能生物也既知道大慈能
引接凡庶者即是我母即知我身即是道
子從道而生故也經云虛無自然是真父
母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既知我是道子應須歸復守其母也但能
歸根守母體道會真迹雖有沒有存而本
無危無殆何者夫道能生物道即是本物
從道生物即是末而本能攝末所以須歸
母能生子所以須守守母則久視長存歸
本則沒身不殆故勸之也而昇經云常能
養母身乃長久

第二顯修習之方閉塞之妙
塞其兌閉其門
上雖勸其守母猶未示其修守之方故次
下文具顯守復方術即塞閉等是也兌口
也而六根之中偏舉兌者明口既是三業
又露六根為罪多也門五門也閉五門不
著色聲香味觸諸塵境界也前舉兌是根之
別此言門是根之總也但閉塞之義有兩
一者斷情忘色棲託山林或却掃閉門不
見可欲二者體知六塵虛幻根亦不真內
無能染之心外無可染之境既而恣目之
所見極耳之所聞而恒處道場不乘真境
豈曰杜耳掩目而稱閉塞哉蓋不然乎見
無可見之相聽無定實之聲視聽本不恥
心斯乃閉塞之妙也
終身不勤

勤勞苦也夫學道多端行門匪一或靜心而避塵境或即境而體真源深淺紛賓唯多種故西昇經云動則有戕劫自唯基苦勤也但能依前閉塞即境而真心性寬閑而無勞倦可以盡年終命而不苦勤也閑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及愚者為之即閉其眼耳等根濟於色聲等事終身躭染沒命貪遙縱使大聖大慈良亦目擊不能救度之也

第三泛舉空有定慧解行法門

見小曰明

見觀照也小微細之名也即至妙之理也

言行人但能照於妙境智慧日日增明故上經云觀其妙也

守柔曰強

既能見小即智慧增明復能用道通和柔弱故其德業日日強盛也夫學道之初有定有慧有行有解見小即是慧解之門用柔即是定行之術故六度之中即有行有解前五是行後一是解解則是慧是空行資導之能故言用柔見小也

第四明晦迹韜光能繼常道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光智照也既空有行圓故能慧照於物也雖復用光照物即照而忘韜光晦迹歸明於昧故云復歸其明也下文云光而不耀莊子云消疑之曜聖人之所圖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既即照而忘行圓德備諸累已盡無復遺餘之殃咎也亦云遺與也無復與身之殃鬱也行業圓備諸累復盡傳經主教光屬

其人故指此人而可謂承襲常道紹淦真教也

使我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忘照之人能継真常之道故次此章數真常之道基自平夷令然起知乘至理就此章内義分有三別第一明道難希夷妙絶分別第二明不悚道者養養多貪第三指此貪竊之人乘於至理

第一明道難希夷妙絶分別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使我者假設之辭也知分別也介然微小也言正真之道基自平夷假使我微介起心以知行道者此即妄起攀緣乃為流動深不可也何者夫至道虚通妙絶分別在假不假居真不真真假性齊死生一貫入凡幽而不昧出三界而不明履危蹈而常安臨大難而無懼故無是也今乃起心分別乘於至道諸所施為動失平正也往邪道也言至理平等基無分別顛倒之類背正向邪遂使大道陵遲小成孔熾也

第二明不悚道者養養多貪

朝基除

失道之君好行邪往不崇朴素唯尚華侈既而除去故宇更起新宮雕磁刻楠窮乎綺麗

田基蕪

徭役既繁農夫喪業遂使耒耜不作南畝荒蕪

倉基虚

稼穡有限國賓無貲材軸其空倉廩斯罄
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
蘊藏文繡以麗其身干將鏌鋣以衛其命
酖醴膏腴以爽其口不崇上德不恤下人
嗟乎養養一至於此
資貨有餘
第三指此貪窮資貨窮之人乘於至理
輕躁荒淫於政不足重賦百姓積斂有餘

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多賦多斂如盜如賊既蓄既積且矜且誇
乘理惇德謂之非道若作行人道心解者
朝甚除無善功也田甚蕪心荒廢也倉甚
虛無道德也服文綵好飾辭也帶利劍貪
心銳也厭飲食躭滋味也資貨有餘積不
散也
善建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貪梁之
人乘常失道故次此章即明善建之士
契理合真欲勸物起修所以相次就此
章中義分三別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
後嗣第二明自利利他具德增廣第三
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第一明善建之人道光後嗣
善建不拔
建立也拔傾也善能建立通心之人志願

堅固直至道場不可傾拔也
善抱不脫
抱持也脫失也前句發心此句起行也言
善持真行之人一得永得終無差失也
子孫祭祀不輟
輟絕也善於之士與理相應既而持此真
行傳諸來葉猶如元始傳於太上徐真授
於葛仙師資相繫長為教主譬彼傳燈明

明不絕故西昇經云學誦教誦不失道真
又解言孝建之人樹德深重積善多慶建
乎子孫遂使家門隆盛宗廟延永

第二明自利利他具德增廣

修之身具德能真
以前之學行修營其身既而能所相應道
德真實也
修之家具德有餘

修身獨善以明自利修家惠濟明於利物
化其家門並令修道功行漸博故言有餘
昔天師修學舉家得仙鷄鳴天上犬吠雲
中是也
修之鄉具德能長
修家及鄉自狹之廣化功更博具德優長
修之國具德能豐
五等諸侯清靈修道遂致域中寧謐境內

無虞豈非賢聖之君德行豐贍者也
修之天下具德能普
九五之君用道而治端拱玄嘿天下太平
是以萬國來朝四夷款伏澤無不被其德
能普

第三格量利害以勗學人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夫堯舜所以昇平者有道故也桀紂所以
滛亂者無道故也是知以修道之身觀不
修道之身以有道天下觀無道天下乃至
家國利害斷可知矣故老君假設云我何
以知天下成敗之事乎只以此格量足為
龜鏡矣
含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修道利物
體道合真故次此章即指此人為含德

之厚就此章中義分四別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第二明體道虛忘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第三歎善美含德知和體常第四對顯執心所作乖道

第一舉嬰兒為喻表三毒不加

字林云蛟小兒陰也言赤子初生未解雄雌交合之道而陰恒怒作乃精氣滿實之至也況含德體道淳和無為虛泊雖復揚波廣俗閑見色聲而妙悟真空不見和合之相蓋精粹之至也此一句明身業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搏

毒蟲蛇虺類也猛獸虎類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玅達達從故不為三毒所害也

攫鳥鷹鸇類也猛獸兕虎類也螫行毒也搏擊觸也言赤子不犯前境故不遭三物所加喻含德玅達達從故說無所說雖復辯周萬物事不乘於無言知和曰常

第二明體道虛忘故三業清淨

白在染不染故言罹固此一句明意業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言赤子手握堅固喻含德心性柔弱順物謙和雖復混迹同塵而靈府潔

知此不言之言是導和之理者乃曰體於
真常之道也
知常曰明
知於真常之道是曰智慧明照也
第四對頭執心所作乘道
益生曰詳
詳多也凡惑之人不體生無生相貪世
利厚益其生所以煩惱障累日日增廣也

心使氣曰強
心神也氣身也物情顛倒觸類生迷豈知
萬境皆空寧識一身是幻既而以神使形
軀軀勞役是以生死之業日日強盛也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
夫盛者必衰物壯則老是知益生使氣足
驗無常既曰無常故非真道
非道早已

已止也既能悟識無常既非真道應須早
已止而勿為也
知者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含德體常
益生失道故次此章即顯含德忘言益
生執教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明至
道虛寂妙絕名言第二明斷服有心次
第修習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第
四明妙達達從故為尊貴

第一明至道虛寂妙絕名言
知者不言
知道之士達於妙理知理無言說所以不
言故莊子云道無問問無應即無為謂是
也
言者不知
對滯名言執言求理理超言象所以不知
故莊子云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知

與黃帝是也

第二明斷服有心次第修習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

塞其兌息言論也閉其門制六情也挫其銳止貪競也解其忿釋憙怒也和其光接愚俗也同其塵混世事也上來數句前已具釋今略帖文不復詳難所以重言者明於學問切當故再出之耳

第三明同塵晦迹與理相應

此數句於學問切當故再出之耳

是謂玄同

前既斷伏身心次則和光晦迹所以行圓德滿故與玄理符同

故不可得親不可得疏

第四明妙達違從故為尊貴

道契重玄境智雙絕既兩忘乎物我亦一

親乎親疏

不可得利不可得害

夫利害者與乎存亡也犯生無變於己況

利害之間乎故莊子云不就利不違害也

不可得貴不可得賤

夫貴賤者與乎榮辱也既毀譽不動寵辱

莫驚故不可以貴賤語其心也

故為天下貴

既遣蕩乎親疏又塵忘乎利害毀譽不關

其慮貴賤莫介乎懷故蒼生荷戴而不辭

群品樂推而不厭是以天下人間尊而貴

之也

以政　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罷道之人天下之所尊故次此章即明應為帝王以示治化之方就此章中義開四別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第二明攝化

蒼生莫先無事第三假設疑問廣辭有
為第四援引聖人顯無為之美
第一明權實二智用捨不同
以政治國
以用也政謂名教法律也治辑理也夫聖
人御世接物隨機運權道以行兵用實智
以治國此則俾武修文用實之時也
以奇用兵

奇譎詐也赴定禍亂應須用兵兵不厭詐
必資奇譎此則俾文修武用權之世也
第二明攝化蒼生莫先無事
以無事取天下
文武之道應物隨時譬彼蓬廬方茲芻狗
執而不遣更增其弊未若無為無事凝神
姑射之中不武不文垂拱廟堂之上以斯
化物無疵瘕用此治民民歌擊壤攝取

之妙其在茲乎
第三假設疑問廣辭有為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
教主假設云我何以知攝化天下必須無
事乎用此下文觀之則知之也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忌諱猶禁制也刑法嚴酷罹罪者衆民不
安業所以彌貧治身者不能率性任真而
萬於禁忌內無道德故彌貧也此一句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干戈也滋甚也昏亂之世不崇文德
唯事戈矛傷害既多荒亂日甚治身者銳
情貪欲心喪神昏此一句解用兵也
民多知巧奇物滋起
知巧謂機心也奇物謂戰具也言在上好

武下必順之故各起異端競獻知巧野戰攻城機械非一多呈奇物以取洪勳為身者多知巧詐貪取疆境分別之心日益其弊此一句重釋用兵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物猶法令言刑名彰著法令滋繁有布滋竊盜賊斯起所謂政之愈巧避之愈密凝脂無閑三面不堪苛虐逃竄者多因生事取天下之義

此一句重釋以政

第四援引聖人顯無為之美

故聖人云我無為民自化

主上虛淡無為下民自化改惡從善老君自是聖人揚謨託諸他聖故莊子云寓言十九也

我無事民自富

心既無為迹又無事四民各業六合同歡

輕徭薄賦不富何為

我好靜民自正

在上好靜不擾於民民稟淳風自歸正道

我無欲民自樸

君上寡欲少私清廉潔素則百姓知足守分歸於淳樸也自聖人以下數句並釋無事取天下之義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無為而治無道之主法令滋繁故次此章廣辨有道之治悶悶無道之化察察義味相接所以次之就此一章分為四別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第二明禍福兩徒倚伏無定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第四顯聖人忘功韜光匿曜第一明寬急二治損益不同

悶悶寬裕也淳淳質樸也言君上無為布政寬裕下民從化皆多淳樸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察察嚴速也缺缺零落也上好有為為政嚴速故多零落也夫治身者亦宜虛忘寬簡不得執心急速也

第二明禍福而徒倚伏無定

禍福之所倚福禍之所伏

第三歎凡迷日久非適今生

福福之所倚福而倚伏匿也言悶悶則福察察則招禍此二事近由一心福則倚在禍中禍則伏在福內其則不遠也

孰知其極其無正

孰誰也言禍福之徵起乎善惡業既不定報亦隨之所以輪轉三羅迴還六道千變萬化誰知其極乎唯上士達人忘我滌物體茲正道悟彼重玄不為善惡之因故無正也

正復為奇

奇虛詐也假使有心學於正道者則執正為正未解忘遣不與實性相應故為虛詐也

善復為妖

縱為善者猶執名言既乘正理適為妖孽故莊子云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凡鄙之人所以為妖為奇者以其愚癡迷惑故也此之迷惑其日固久抑乃無始豈曰今生而昇經云如是迷來久

第四顯聖人忘功韜光匿曜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聖人體道方正執則養生隨機引誘因循
任物終不宰割使從己也此則舉聖戒凡
令其修學
廉而不穢
妙體物境空幻無可貪取非關卓爾清廉
避世之穢害也斯則淨穢雙遣貪廉兩忘
不廉而廉穢而不穢故莊子云大廉不慊
又云廉清不信
直而不肆
肆申也素質雅正體無邪諂而曲從於物
不申己直故前章云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智慧光明無幽不照而韜光晦迹不炫於
物忘其照也莊子云消疑之耀聖人圖而
域之也

治人事天莫若式
治人事天前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用道而
治以致淳和故次此章重明治人事天
無過用道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
攝化蒼生莫先用道第二明雖復用道
必須積行累功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
化主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第一明攝化蒼生莫先用道
天自然也式法也莫若猶無過也言上合
天道下化黎元者無過用無為之法也
夫唯式是以早伏
歎此無為之法獨能自利利他用之治身
則制諸魔試用之治國則遠荒歸伏
第二明雖復用道必須積行累功
早伏謂之重積德
重深重也積累積也言欲內制魔試外伏

遊蕃者也必須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
伏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克勝也言得也言累積功行其德深重
自利利他無所喪失內外制伏無不獲勝
也
無不克莫知其極
能所相應理無不契道深功遠莫能知其
窮極者明積累功行其德深重方可遠伏
一第三明積行累功可為化主
能知其極可以有國
既理無不契深遠無極故可以有國莅民
為王侯化主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既為帝王國主慈育蒼生視物如子故云
之母德行雖高功成不處無為虛淡故可
長久
第四明深根寧極久視長存
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根本也蒂迹也根能生迹迹而本曰深根本而迹曰固蒂夫根不深
則傾危蒂不固則零落只為根深所以長
生蒂固所以久視此明有國聖人本迹俱
妙故結云長生久視之道視明照也
治大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積行
累功可為化主故次此章即顯化主用
道無為就此一章分為三別第一舉譬
明用道之能第二正說示降伏魔試第
三明幽顯守分德惠相歸
第一舉譬明用道之能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煮也鮮魚也河公作鮮字亦魚也言煮

小魚撓之則糜爛任置即自全理國無為即太平躁動則荒亂

第二正說示降伏魔試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莅臨也言用正道以臨天下者使邪魅之鬼不敢為妖孽之患也

鬼不敢為妖孽之患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神靈驗也非此鬼無靈驗也但福祐於人

不損傷於物也治身者鬼以諂曲為義即是擾動邪淫之心也言以正道治身諂媚之心不能傷於正行從心使動即為真照故不傷人也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之不傷人

諸本皆作亦字唯張緣師及陸先生本作之字然之亦二字相似故誤作亦字今用

之為是言非此鬼之不傷物但為聖人以道莅天下能制伏邪惡故鬼不復傷害於人力在聖治故云聖人之不傷人也治身者言非但動心不能傷行為以聖智制伏故雖動而不傷寂也

第三明幽顯守分德惠相歸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

兩謂鬼處於陰人處於陽幽顯得所不相傷害而各守其分兩無讐閱遂乃人施德於鬼鬼恩惠於人恩德往來故交相歸附也治身者鬼以諂曲為義即以應蒼生動不乖寂故無傷害所以內外兩行交歸於已也既即動即寂何所攝耶令明不攝而攝不應而應非應之而應者

也

大圜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用道無為而能降伏魔試故次此章即明用道接

物守靜謙和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第二明小大守
分各用雌柔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跂
企　一

第一明接物謙和以靜攝躁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郊

大國即萬乘之邦郊郭外也之往也言大
國虛容譬於江海江海廣衆流之下故百
川競注大國用道謙柔故萬邦歸往朝宗
慕義滿於郊郭也本亦作交字者言大國
行謙故與小國交會也

天下之郊牝常以靜勝牡

天下之郊牝前文以生後句也牝雌靜也
天下之郊郭也言大國所以能令諸國歎附而
牡雄躁也

交會者常用謙和雌靜故能勝於雄躁也

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以用也下謙遜也取攝化也言聖人君臨
大國善用謙柔故能攝化萬邦遜遁歎附
重譯來貢不亦宜乎

小國以下大國則聚大國

小國自知卑下守分雌柔聚於大國之中
故或下而取或下而聚

或不定也言小國用柔故聚於大國大國
用下故取得萬國之歡心用下則同聚取
斯別故言或也

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大國所以用謙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覆
畜養小國小國用柔者亦無餘心不過欲

入大國之中慕德接事也

第三明高者抑之以息跂企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兩者謂大小二國兼畜入事各遂其心雖復大小俱用柔和而大宜偏行謙下何者夫物必以大輕小未嘗以小陵大故令大者為下此則高大者抑之之義也

道者尊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守靜謙和接物用道故次此章即顯道體沖奧令物歸依就此一章義開四別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第二明不棄愚鄙恒本大慈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道者萬物之奧

第一顯道能包容勸物珍重

道者靡通之妙理衆生之正性也奧深窓

也求府藏也言道能生成萬有囊括百靈大無不包故為萬物府藏也

善人之寶

修道善人達見真性得玄珠於赤水故能寶而貴之

不善人所不保

保守持也流俗之人就滯物境性情浮競豈能守持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不善之人心行澆薄言多佞美好為飾辭猶如市井更相覓利又不能柔弱揜謙後身先物方自尊高己行加陵於人不善之徒言行如是其於道也不亦遠乎

第二明不棄愚鄙恒本大慈

人之不善奚棄之有

奚何也言聖道冥通救物弘普縱使衆生

不善何棄有棄心明慈故覆被接濟無遺
故立天子置三公
既能接物無遺宜設濟世之法故立天子
以統萬機置三公坐而論道調理陰陽緝
熙治政意在舟航庶品亭毒群生自開闢
以來真君出世體道權應而為帝王所以
上象三清而置僚署也
第三料簡利害以明勝負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拱璧即供拘之璧圓全大璧也駟馬一乘
車也古者名士必先齋拱璧後遣駟馬言
縱有高蓋全璧富貴榮華亦不如無為坐
忘進修此道何者夫修道可以長生富貴
適為大患故廣成子云人生處世如雲翔
空氣藹俄爾以此格量不如遠矣
第四假設疑問歎道功能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
免故為天下貴
言叢昔聖人所以珍貴此道者何即只為
不經一日求之則得此言悟者目擊道存
迷者累劫不會也假使無始以來生死罪
謹一得還源可以頓免有此神力不可思
議故為天下人間之所尊貴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為無為而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勸物
歸依有罪以免故次此章即顯歸依之
術免罪之方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
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第二明制伏
初心是免罪之術第三戒凡舉聖以勗
行人
第一明動不乖寂是歸依之方
妙契心源不失真照照達有為即無為也

故無為即為為即無為也

事無事

事者色聲物境一切諸事也妙體真宗照不乖寂鑒雖涉事有而即有體空內則雖照而外則雖涉而無事也

味無味

味者染著之謂也根塵而空境智雙寂雖復取染而無滯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怨罪慧也報酬償也言無始以來大小之罪多少之業今盡滅涂頓償使了者必須用前為事味等三種德心觀之則三世皆空萬法虛淨物我冥一何慧之有故前章云有罪以免即斯之謂也

圖難於易

第二明制伏初心是免罪之術

圖謀度也難罪報也易初心也言欲謀圖違却惡道之艱難者必須觀察初心心既為大於細也為巨豐者本乎微小此明欲滅惡果先須遣因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小

作起也夫天下艱難罪報必起自易心言一念初心造業甚易也故重考大殃必起於小從微至著漸成巨累所以欲涂惡報先制初心

第三戒凡舉聖以勗行人

夫輕諾必寡信

此起喻也諾然許也寡少也夫輕易許諾於人者必少信實故後則貽於寡信之責也

多易太多致難

此合喻也夫輕易然許則致寡信之責亦猶輕易為罪必招八難之殃故修道之士應須凝重不可輕率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猶尚也聖人實無難易而尚難罪不為故無難之責況在凡俗而縱情乎此舉聖成凡也故郭註莊子云聖人雖入火不熱而未嘗蹈火又云遠火而非逃熱即斯義也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其安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明滅罪之術於行未圓故次此章重顯其義就此章內義開四別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第三明衆生迷執乘理喪真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第一法說令制伏初心

其安易持

安靜也持守也言行人靈府寂泊未起攀緣如此之時甚易修守也

其未兆易謀

兆狀也謀圖也其次雖起心緣取而於境未有形狀即宜攝心歸靜於業未成故易謀慮也

其脆易破其微易散

脆虛軟也猶如果瓜結實未堅虛脆易破
初心起染亦復如是結業微淺改易涂散
也
為之於未有
為修學也言行人修守當在未有緣染之
時此解其安易持也
治之於未亂
亂者謂結業已成為業所牽精神昏亂也

令明心雖起染於境未見當前之時易為
治理此解其未兆易謀也
第二舉喻明罪從微起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夫百圍大木生於毫微喻三塗重釁原乎
一念而以木為喻者言木從小至大逐胜
滔蔽日光譬染心從微至著亦能覆蓋真
性也若推此樹起自虛無即空而言樹亦
有為四塵所成故標
無即空而言亦非有也
九重之臺起於累土
重猶級也言九級之臺起於一簣之土喻
九夜之福起於一念染心易諸學者深宜
戒慎
百仞之高起於足下
河上本作千里此言百仞七尺曰仞夫涉

百仞之高峯發自初步履八門之苦雖起
自染心前寄九重明結業已成此託百仞
況方遠未息也
第三明衆生迷執乘理反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至道虛玄無為無執凡情顛倒有執有為
為即危亡故言敗之執乘實常故言失之
第四引聖證成示其學趣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聖人體道無為故無壞敗虛忘不執故不
喪其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幾近也凡人從於有為之務執心躁競分
別取捨曾無達見每欲近成有始無卒故
多敗也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此戒慎學人令道心堅固始終若一豈有
敗乎六度之中終當第四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聖人靈照自天不同凡智了知諸境空幻
不見可欲之物故於欲中即不見欲相既
於欲不欲何玉帛之可貴乎
學不學備衆人之所過
又達真假無差故能忘學學即不學不學
即學異不學學故西昇經云吾
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河上本作復諸家
作備備防也衆人執滯有為不能忘學故
說學不學者以防衆生之過患也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輔助也導也言一切衆生皆稟自然正性
迷惑妄執喪道乖真令聖人欲持學不學
之方引導令其歸本但聖人窮理盡性亦
無為無不為令言聖人不為者示欲輔導
群生復彼自然之性故言不敢為也
古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舉聖人忘學
而能輔導衆生故次此章即顯忘學之
人濟物之行就此章內義分有三第一
引古證今用遣分別第二料簡勝劣以
為楷模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第一引古證今用遣分別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人將以愚之
為道猶修道也言古昔善修道之士實智
內明無幽不燭外若愚昧不曜於人閒智
塞聰韜光晦迹也
人之難治以其多智
治理也智分別也言眾生所以難理者為
心多分別不能虛忘故難化也
第二料簡勝劣以為楷模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
若用明察俗以智治物者既乖淳和又同
賊害而無欲無為至虛至靜忘心遣智尸
居玄默以斯馭世者其唯上德乎以此格
量勝劣可見治國既爾身亦宜然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前文智與不智也能知用智為賊
不智為德者則可為修身之楷模治國之
洪範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常能知無分別為治身之楷式者可謂深
玄之大德也
第三反俗合真示其妙趣
玄德深遠與物反
冥真契通謂之玄德窮源極際謂之深遠
深遠之智智乘於俗故與物反
然後乃至大順
順有兩種一順於理二順於俗順理則契
於妙本順俗則同塵降迹問曰前言反物
後言順俗前反後順文豈類乎答曰前言
反者此明不反而反後言順者亦不順而
順不順而順順不乘反不反而反反不乘
順亦何所嫌耶問曰經稱大順順亦有大
小乎答曰夫以順對違雖順而小今不順

不違而違而順順不異遠遠不乘順所以
出處語默唯道是從和光同塵而恒順於
理不問順與不順不順與順一時皆順是
故無順無不順亦能順能不順乃至非順
非不順故名為大順
江海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玄德之
人反俗順道故次此章廣顯順道之行
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舉譬以表虛
忘第二法說用彰謙退第三結歎柔弱

之能
第一舉譬以表虛忘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
王往也百谷猶百川也言江海所以為百
川之所歸往者以其善居窪下之地地人
能退身謙下虛柔容物者亦為蒼生之所
歸往也

故能為百谷王
此結成其義故經云海為百川王也
第二法說用彰謙退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欲令一切衆生居已之上所以言貶柔和
恒自謙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欲令衆生在已先度所以退身居物之後
故經云一切未得度我常不有望前則處

下而反高此則守退而翻進也
是以處上而民不重
聖人恬淡無為少思寡欲故處民之上為
君而使輕徭薄賦無重勞也又解云聖人
恩率於萬物故百姓荷戴而不辭也
處前而民不害
處物之前而為君主遂使民歌擊壤宇內

清虛利物弘多而無損害又解云聖德道
賜百姓樂推懷荷恩津豈敢傷害
第三結歎柔弱之能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無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
所以百姓樂推在前而不厭倦者只為善
能謙和不與物爭故也既遠順平等是非
永息誰復與不爭者爭乎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也
天下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善能謙
下翻得處高故次此章廣辦功能具陳
三寶就此章內義有五重第一亦不矜
誇故能高大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
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第四行乘三
寶淪溺死生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第一亦不矜誇故能高大

天下皆以我大不笑
河上本作肖諸家云等
自然妙果圓極故天下蒼生莫不尊之為
大聖也何意得如此耶只為接物謙和不
矜誇唾笑於物故致然也
夫唯大故不笑若笑久其小
獨由聖德高大故不誇笑於物若其誇笑
久是群小也河公本作肖字云不肖猶不
善言衆生不能履於善道者皆為我大故
也獨由憍慢我大所以不善若能履行善
道者久當卑小謙退也
第二具陳三寶令物歸依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老君所以聖德高大獨不誇笑於物者為
歸依三寶寶重而守持之故能然也
一曰慈

慈念蒼生拔苦與樂此道寶也
二曰儉
火欲知足守分不貪此經寶也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謙捲柔弱先物後己退身度人此師寶也
第三重疊三寶歎其功用
夫慈故能勇
內韞大慈外弘接物所以勇入三界俯救
蒼生
儉故能廣
諸法虛幻捨而不貪儉素清高故其德廣
大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只為勇救蒼生退身度物故居界外則獨
處玉京為衆聖之長降世則位居九五為
神器之尊

第四明行乘三寶淪溺死生
今捨其慈且勇
捨去慈悲且好行剛勇
捨其儉且廣
棄其儉素而廣貪於物
捨其後且先
忘退後之心起趨先之行
死矣
總結上三捨既行乘三寶遭淪溺三塗故
言死矣
第五總歎大慈功能勝妙
夫慈以陳則勝
以大慈之心臨於戰陣士卒感恩所以勝
捷內解即是六根兵馬對於六塵不為塵

以守則固
沒故獲勝也

用慈守衛百姓同心是以牢固內解以慈心自守虛靜則道心堅固不可拔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尊大道救度行慈之人還用慈悲俯相衛護也故三寶之內以慈為先四等之中用慈為首是知慈之為義其大矣哉

古之聖哲所以次前者前章具陳三寶之人美大慈故次此章即顯能時三寶之人會於古之極道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援引古實以勗行人第二略舉三善顯其勝行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一援引古實以勗行人

善戰者不怒

善達前境虛幻故能制敵於未萌妙契理遠順兩空是以心無喜怒也

善勝敵不爭

不為塵染名曰勝敵既無喜怒何所爭即善用人為下

夫能行謙下者必為物之所歸故能役用於人也

第三結成極道歎美功能

是謂不爭之德

不與物爭故能成己之德此結善勝敵不爭也

是謂用人之力

謙下雖柔不用於物物必歸之而為己用此結善用人為下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配合也天自然也極道果也言善修道之
士妙證真空達於遠順不與物爭故能合
至理之自然契古始之極道此總結成也
用兵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守持三寶
之人能會古之極道故次此章即明此
人雙遣空有不捨大慈就此一章義開
四別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二重辨前義以顯真空第三明捨慈之
慈
第一明接物運權示根塵總幻
用兵有言

人輕敵失道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
用兵謂用權智攝化蒼生亦是行人用六
根涉於塵境有言者有用兵之法言在下
文也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主者我身也容者前塵也言根塵雨空物
我俱幻既無我身之能緣亦無前塵之可
染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取也退捨也寸少以況無尺多以況有
也既而境智雙遣根塵雨幻體茲中一離
彼二偏故無無為之可取亦無有為之可
捨也
是謂行無行
既遣蕩有無又洞忘境觀故以無行為行
也
攘無臂
褰肢體故無臂可攘
執無兵
離行去智故無兵可用

仍無敵

物境空幻無敵可因

第三明捨慈之人輕敵失道

禍莫大於侮敵

侮輕淩也敵前境也輕染諸塵致三塗之

報故成大禍也

侮敵則幾亡吾寶

幾盡也寶則前章三寶也捨慈而勇謂之

侮敵招於巨釁故盡喪三寶也

第四明涉境運智無出大慈

故抗兵相若則哀者勝

若當也哀慈也抗舉也言根塵相逼舉眼

色等相當也仍以大慈之心虛察前境則

能所兩空物我清淨一切諸法皆成勝妙

之境也

吾言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接物運

權示真空之道故次此章即明所說之

教數物不能知就此一章文開二別第

一數至教易知而凡不能解第二舉聖

人妙達故外蔽內明第一數至教易知而凡不能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吾言即前章是也所學非染此則易知也

行無行相甚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莫無也老君之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

衆生昏迷愚鈍無能知至言虛妙依教而

行者也

言有宗事有君

言經教也君天子也至言雖廣宗之者重

玄世事雖繁統之者君主舉此旨要以表

易知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不吾知猶不知吾也唯彼衆生無知頑鈍
故不能知我之至言也
知我者希
凡情浮淺蒙昧者多體知聖教甚自希少
也
則我者貴
則法也依我經教則而行之證於聖果所
以為貴
第二舉聖人妙達故外蔽内明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於聖言則於聖教鮮行具足故成聖人
褐是野人之服玉是珍貴之寶外迹同塵
被褐也内心虛靜懷玉也懷玉也迹處俗
而恒真被褐也内心虛凝而接物
知不知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人知

道故外蔽内明故次此章明雖復能知
而無知相就此一章義分二別第一明
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第二明寂應應
知不知上
寂彰聖心無累
第一明迹本本迹顯應物隨機
聖人妙契重玄迹不乘本洞忘虛達知則
無知至本虛凝故稱為上故莊子云孰知
不知知
自本降迹無知而知涉世救苦故稱為病
子之不知即曰吾惡乎知之也

是以聖人不病
第二明寂應應寂彰聖心無累
聖人能所兩忘境智雙遣玄鑒洞照御氣
乘雲本迹虛夷有何病累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無知覺之疵而凡庸有分別之病為病求生之病所以降迹同凡說法開教志存救溺既而不病而病病而不病故云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聖心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次此章即顯治術愈病之方就此二章義分三別

忘知而能應物之病故次此章即顯治術愈病之方就此二章義分三別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第二勸廣心寬裕方會真源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心寬裕方會真源第三明舉聖證成示其取捨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

其取捨

第一明凡不畏威必招惡報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威謂威刑即諸經戒科目是也大威即三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塗惡趣北都羅酆之刑法也言凡夫不憚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經戒妄造諸惡者則風刀大刑必將至也

第二勸廣心寬裕方會真源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厭捨也狹局也居安處也所生心也言修道行人本須廣心無像不得城情狹房厭離所生何者夫身雖虛幻而是受道之器不用貪愛亦不可厭憎故貪愛則滯於有為厭憎則溺於空見不貪不厭處中而忘中乃真學道者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唯被所修之境非空非有故能修之智亦不愛不憎境智相符是以不厭也

故聖人自知不自見

智符道境了達真源故自知也四大假合自愛不自貴

自愛不自貴

保養真性不輕染欲故自愛也謙卑靜退

先物後已不自貴也
故去彼取此
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欲亦物鑒
戒故寧去取而為言也
勇於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明無知衆
生不畏威刑淪溺三塗故次此章重明
此人勇進有為故歸流生死就此一章
義開三別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第三結天
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第一明凡聖二行利害不同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勇猛進也敢果決也殺死滅也活長生也
言進心果決貪於世事則死滅也若進心
虛沒不敢貪染即長生也
此兩者或利或害

或不定也兩謂敢與不敢也言進心不敢
則得長生故利進心貪染歸於死滅故害
也
第二明福善禍淫出乎天理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天然之理福善禍淫推窮報應莫知其宰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自然之道但不與物爭而讓退卑已者必
獲於勝善之報也

不言而善應
福福之報其猶影響不待言辭而善惡必
應
不召而自來
善惡報應隨其行業不待呼召而必自來
也
不言而善謀

謀計數也言幽冥之理無勞言說而善能計算功過毫分無失也

第三結天網寬大而報應無差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恢恢寬大也網憲法也言天尊自然之網基自寬大疎遠而業無大小功過酬報終無差失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第二明為罪既深必招苦報

若使常不畏死而為奇者吾執得而殺之孰敢

貪欲之心日生奇詭堅執顛倒遂以為常者冥司捕獲執而殺之風刀考楚經文明證若有性識之夫誰復敢造罪耶

常有司殺者殺

第三明此苦報自有冥司

此之刑網自有宰牧即三官九署百二十曹及北都羅酆泉曲之府八難五苦各有司存

第四強代冥司反獲其咎

夫代司殺者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不傷其手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第一明眾生造罪既深必招苦報

此斤凡情迷惑染滯深重貪逐前境不憚死生雖復經戒嚴明曾無恐懼故發奈何

衆生造業各招其報刑辟苦楚自有冥司無識之人師心專擅強代冥司而行誅戮者何異庸拙之士代匠運斤夫拙士運斤工非其任宣唯所作不成抑乃反傷其手強代司殺其義亦然非徒濫職翻獲其譽也

民之飢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明衆生為罪既深必招苦報故次此章即明所以獲斯苦報為躰著有為故此章中具明有為之狀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為躰染有為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為資生太甚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行人

第一明衆生所以無德為躰染有為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飢謂內無德也上心也心為五藏百行之主故稱為上也稅斂也食滋味也言行人所以不懷德者為心緣前境多貪滋味故也是以飢結前義也

百姓之難治以其上有為是以難治

所以百行馳驚紛然難理者只為心躰有為故也心若無為則諸行易治也是知萬境唯在一心是以難治結前也

第二明衆生所以殘年為資生太甚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

行人所以不終天年而輕入死地者以其迷情顛倒未能悟達不知物我俱幻即生無生既而多貪六塵厚資四大故也是以輕死結前義也

第三示忘生之美以勗行人

夫唯無以生為生者是賢於貴生

賢善也玄悟之士非色滅空塔焉坐忘而

生無生相是以膻滕榮利厭穢風塵故獨
不以生為生者是善能攝衛貴生之人也
人之生韋所以次前者前韋明生生之
人翻致輕死忘生之者反獲長生故次
此韋即明柔弱之類必獲長生剛強之
徒體歸死滅欲料簡勝劣所以次之就
此一韋義分三別第一雙舉二喻以況
剛柔第二合喻辯其勝劣第三法喻並
陳重結其義
第一雙舉二喻以況剛柔
人之生柔弱其死堅強萬物草木之生柔脆
具死枯槁
言人生存有命則枝節柔弱及其死也則
骨肉堅強草木之類生時軟脆及其死也
條柯枯槁所以生而柔軟者和氣存也死
而堅強者和氣離也舉此有識無識為喻

陳重結其義
第一雙舉二喻以況剛柔第二合喻辯其勝劣第三法喻並
兵謂三毒六根也言人躯恣六情強暴前
境而貪取無厭者必遭重殃大禍故不勝
也譬樹木麤強故枝條共壓其上亦猶梁
棟宏壯故椽瓦共壓其上也
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堅強之木居下柔弱之條處上故知堅強
之人居九幽之下柔弱之士處三清之上
也

天之道章所以次前者前章正辩剛柔勝劣以勸行人故次此章重明剛柔損益以進修學就此章內義分三別第一起譬喻示高下第二正說廣明損益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第一起譬喻示高下

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猶喻也自然之道喻若張弓舉下使高抑

高令下高下調適方可運箭

第二正說廣明損益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傲慢有餘者必招損敗謙和不足者與其福善天道如是故似張弓

天之道猶有餘補不足

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仍前生後重出此文人道則不然猶不足奉有餘

人間世道好行浮偽趨勢競利違天背理

剉損貧賤之不足供奉富貴之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孰者誰也言誰能有餘財德以施天下詹生乎唯當體道之人獨能濟物故下文云

聖人不積而言奉者示謙也

第三舉聖結成其義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不處其不欲示賢

體道聖人常善救物雖復財德兩施而不特其勞有大至功而功成不處者意在捄讓光晦迹不欲示見已之賢能也

天下柔弱章所以次前者前章對辯剛柔具陳損益故次此章舉水為喻重顯柔弱之能就此一章義開三別第一起

譬明剛為柔勝第二合喻數凡不能行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第一起譬明剛為柔勝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先
物性柔弱無過於水天下堅強莫先金石
然水雖柔弱利用無窮攻擊堅強莫在先
者無為破有其義亦然
其無以易之

言水能攻堅百王不易之事無為破有萬
代不刊之術
第二合喻數凡不能行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水能攻於金石故知柔弱勝於剛強此乃
愚智同知而舉世無能依行者也
第三舉聖證成示其正道
是以聖人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國邪城也垢辱也言難道之士廉於人世
謙退柔弱達於違從身受屈辱而不與物
爭故堪為社稷之主以牧蒼生也
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不祥猶不善也言聖人靈鑒虛通達於善
惡若有不祥之事輒自責躬引過歸己此
可為天下君王也昔成湯自剪千里來雲
即其事也前言社稷可寄諸侯後舉天下
宜屬天子
正言若反
當理正言似如反俗何者俗皆好善好榮
而今乃受垢辱不善故若反也而言若者
欲明不反而反雖反不反雖反不反恒順
於俗不反而反順俗而真欲示反不定反
故加若也上文云玄德深遠與物反然後
乃至大順即其義也

和大怨垂所以次前者前章廣明剛強
柔弱其於至極猶未洞忘故次此章蓋
即遣前玄以彰重玄之致就此章中義
開三別第一雖離二邊未階極道第二
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第三辯有德無
德忘執之異

和大怨必有餘怨
怨慧也即是有無美惡等一切待對之法
也言行人雖捨有無得非有非無和二邊
為中一而猶是前玄未體於重玄理也此
雖無待未能無不待此是待獨未能獨獨
故有餘對
安可以為善
安何也言雖遣二邊未忘中一故何可盡
善也

第二明聖人虛會妙契重玄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契信也合也左陽也生也言體道聖人境
智冥符能所俱會超茲四句離彼百非故
得久視長生義言執左此即不執而執也
猶如帝王握於左契所以徵攝萬機聖人
妙契環中故能匡御億兆而言不責者聖
人雖復匡御衆生而忘其德豈狗百姓故
不責其恩報

第三辯有德無德忘執之異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司主也徹迹也言上德之人主意妙契不
執名言無德之者猶滯筌蹄未能洞遣迹
既不泯故言司徹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真之理何有親疏上善之人自然符會

即向執左契不責於人者是也

小國寡民章所以次前者前章雖顯二玄之教於行未圓故次此章正明從小入大

就此章內文有四重第一明小學之人不染塵境

不染塵境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第四明醴道妙絕往來

真會道妙絕往來

第一明小學之人不染塵境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國域也謂域心住空故言小國即小乘寡欲之人亦是讓小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無窮言什伯者舉具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欲之人亦是讓小寡欲之行器即六根十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無窮言什伯者舉具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惡之兵器也根雖有六用乃無窮言什伯者舉具大數而不用者言靜息諸根不染塵境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諸行重靜知足守分故得終其天年而不遠徙

遠徙前境也

第二明虛心證理捨教忘筌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舟輿謂三乘教法也舟在於水能濟渡喻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教能舟航萬物度於生死海也故西昇經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云久曠生死海隔絕貪愛流輿處於陸能輪轉喻教能轉凡成聖也得理忘言故能遣教而不用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雖有身心兵甲潛體坐忘物境既空何所陳設此一句復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陳設此一句復結前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使人復結絕寄結絕示其反既虛心證理捨教忘筌故寄結絕示其反本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本此一句復結前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也

第三明反古還淳和光同俗

甘其食美其服

甘其食味至道也美其服德榮身也
安其居樂其俗
安其居所在皆安動而寂也樂其俗和光
人世寂而動也
第四明體真會道妙絕往來
鄰國相望
鄰近也國謂生死之域與道境也言此二
域近在內心故言相望也
鷄狗之聲相聞
鷄以司晨狗以警夜警一切言教警長昏
之夜伺智慧之晨也此之言教近詮一心
故云相聞也
使民至老不相往來
會理體真即俗即道既不從生死而來亦
無道境可往二域既一故不相往來二際
無際也

信言棄即是第三大段總結前旨就此
棄內義分有三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
言辯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第三
總結上德利物忘功
第一明上德之人妙絕言辯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也美浮艷也言上德之人冥真契道
所說言教實而不華浮艷之言俗中小說
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也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道之人忘言絕學所以不博博學之士
貶滯名教所以不知故西昇經云世人徒
知有天地萬物不知己之所由生是大不
知又云子能知一萬事畢莊子云文滅質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辯別也善體至道之人指馬天地故無可
分別也儒墨是非堅執分別者良由未證
善道故也

第二明上德之人財德兩施

聖人不積

積聚也言聖人有財惠物有德教人故不
積也

既以為人己愈有

既以為施化也言已所有道德盡持教
人而心無鄙吝德彌高遠故言愈有此德
施也

既以與人己愈多

所有財寶盡持施散而果報彌廣故云愈
多此財施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然之道生成萬物利益弘多有何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聖人上德法道虛通施為至教化被群品
謙以自牧成功不居推功於物故言不爭
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日

龍門石印局依弟子益亭蒙誠明

重沐度書時年六十有五

句曲宣茂公先生著

南華真經

海清樓藏版

南華經解，四川無善本，善版字本亦多訛，於不能卒讀，抗戰軍興，道路梗阻，無從自省外得善本，乃馳書南充借以校正，此書亦善本，閱四年，始獲見，事用力勤，而歷時亦久，若將以勝安女繼全，仍全方稚年十一歲，未能解此，將未精長，得入大學，不知其能否訣此書，神解其一二否乎？

時珍又記 廿年六月×日晨五時

學華嚴者一稟行心廣參
華嚴者一經宗會特
華嚴者三經對編知名
華嚴者也明解事法
者悟解矣
嘉平念日書於三

序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
雜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
莊老之譽以便檢人雜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變
而爲墨墨之非變附於孔是四者以毗睿天下之
之聰明與其識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語
序

海清樓

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
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
言至矣苟爲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當世
誹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
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
門人孟軻之傳出於子思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夏之
氏七十子歿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
毋乃子輿率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
未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朱斯二子之所
以不相知歟顧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
衆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

之僞儒且利其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
不爲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堯者非不衆也
有所矯而爲伊周即有所竊而爲之噲爲莽捺
最下爲馮道而儉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
者非不衆也有所持而爲孔孟即有所竊而爲
楊墨爲荀韓最下爲殷浩王安石而處士之蛣

橫矣至於虛士執橫人心流極也是後世一變
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爲可爲久道也惟蒙
莊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
以見儒者一宗蕭邈希微常行於人倫物則之
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
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內非
外非醇非雜亦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
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言之言無知之
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
徒遠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
宣子好學深思探頤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
箋解剞其讀礱發其清微是書那復須注既妙

甚大曷可少哉

昔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日書於青元觀

邑同學弟張芳菊人氏拜撰

南華經解序

嗚呼天地開闢以來世愈稔而事愈增至於繙繁飾而無遺者皆非人之所能爲也一道之精蘊不至於暢發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發萌芽由根莖而干枝萬葉生焉此干枝萬葉豈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蘊而不發不止者乎特前之於無而見之於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鴻蒙以迄周盛則由根莖而枝葉畢具者也枝葉蔽芾燦然者相爲維持此聖人之勢必有所不能而先剪棄其枝葉不可復剪人胥悅其燦然故有世道之責者亦就則是率天下而獸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燦然者爲維持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聖人欲盡以精蘊示人勢必有所不能而先剪棄其枝葉

者爲維持而以其精蘊俟之上智一貫之才而不敢輕爲示此聖人之體大而思深爲愛天下之至也後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窺乎其精蘊窺之而學未及聖人之大且深也則不復能有所俟於是日取而津津道之道之不已而筆之爲書而反側摹畫之此莊子所爲作也向使以莊子之才而得親炙孔子其領悟當不在顏子下而磨礲浸潤以渾融其筆鋒舌巧又惡知其出不違如愚之下哉不幸而聖人沒微言絕百家並噪無異禽鳥鬬鳴莊子於是不能自禁而發爲高論絢言以刪棄詩本披枝見心此又莊子之不得已也後人讀之乃得徜徉其駘蕩之姿浩瀚之勢空靈幻化殊詭清

越之趣此則莊子之不幸而後人之幸也嗚呼莊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少時讀史記謂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及覽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夫機於漆園寄私心嚮往取而讀之茫然不測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評註不下數十家而未嘗不茫然也則意子長太白所稱即此茫然無端任意滑稽者是乎竊疑其必不然也吟諷之下漸有

所解屏去諸本獨與相對則淚然釋然衆妙斗出尋之有故而瀉之無垠眞自忽也眞仙才也眞一派天機也乃知古今能讀莊子者惟子長太白耳諸家但摘其數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謂能讀莊子甚且字句之間大牛強作解事譬之主人覩面而宥猜張李其文離可笑有不勝言者噫莊子之難讀如是乎予此本不敢於莊子有加但循其窾會細爲標解而不以我與焉庶幾莊子本來面目復見於天下不致覿面宥猜而已若其玄風妙旨則

鹿門茅氏嘗曰太史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賞其文尚未必知其學況於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既暢神怡意適之際躍如有見則夫去聖既遠而爲學人津筏有不可誣者夫莊子既不避聖人罕言之戒而於聖人之不欲剪者剪之聖人之不輕示者示之此莊子所以維末流之窮而一出於忍俊不禁一出於苦心致覺者也後世

吳會有航江漁者板同治丁卯推堀胡忘章倫於吳門書舟見而奉貽解鈔今書已因携赴皖江來竹莊吳坤修付梓是年秋刻書成掌華陵堂板銷訖甚多

魏時珍自記

時在方先生自北平歸得漁者板今用備作校正并補正前注三百餘條其事益今事缺字處與處殘缺者亦補之相當時多而用思尤為之事將五十年矣素稔考據四元薄技雪鴻爪無關於閎指微言不揚向所研究之數理而亦字比句對正其是非何其前注中譯亦得如學有轉統性有遺傳十之為此亦固於文仕与果物先律不能自

莊解小言

注 舊注者無慮數十家余未得其結搆之意郭子玄猶據向註今古同注要之亦止可間摘其一句標玄耳至於行文妙處則猶未涉籓籬便爲空負盛名也

古今同推郭註者謂其能透宗趣恩謂聖賢經籍雖以意義爲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曉暢而意義得明者此恩所以不敢諸家之解間有所長採入細註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章法及故大字註評毫不敢襲亦不得已也

莊子之文最難捉摸字句尤多奇奥若不留多看諸本評註者亦不敢輒以此本呈教恐不悉苦心未必解顧也

內篇各立一題各成結搆外篇雖不立題亦各成結搆惟雜篇不立題不結搆乃可各段零碎讀之然天下一篇務全部總跋洋洋大觀

分節分段非莊原本但骨節筋脉所在正須批駁導窾故不惜翦截其全先細讀其一節又細讀其大段又總讀其全篇首尾貫穿脉絡必目無全牛者然後能識有全牛也識者自知之

顏曰莊解 俗本所分段落悉不辨 義取諸此 通篇文理混謬可笑

莊子直精神 止作得內七篇文字外篇爲之羽翼雜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隨手存記之文

莊子之文長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窮不竭古今格物君子無過莊子其傳色揣稱寫景摛情眞有化工之巧

能文家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每帖一件成文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後少雷同處莊子篇篇是要剑這一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蓋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却偏要洗發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不得更苛責其全部中一二語之重複也

讀正文再讀批辭讀批辭再讀正文反覆數過胸中必有洞徹之樂若不耐煩尋繹者先不是讀書人也

一編之書何分內外以其專明宗旨故目之為內莊子本
逸道體欲以一雨言曉暢之而不得也豈惟一雨言曉暢之
而不得雖千萬言亦只是說不出所以多方蕩漾婉轉拔劍
有時孥譬之有時傍襯之有時反跌之有時白描之有時緊
剗之有時寬泛之無非欲人於言外忽地相遇此內七篇所
為作也

內七篇都是特立題目後做文字先要曉得他命題之意然
後看他文字珍瓏貫穿都照此發去蓋他每一個題目徹首
徹尾是一篇文字止寫這一個意思並無一句兩句斷續雜
奏說話今人零碎讀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見他篇法好處
道體千言萬言說不出究竟止須一個字非一兩言還是多
的究竟止可意會并一個字還是多的莊子內篇題目雖有
七個文字雖有七篇總說得這一個物事要人心領神悟而
已

這一個物事漫天漫地都是他莊子約舉七個題目大要不
越乎此所以欲不著言詮則一兩句還是多欲著言詮則七
篇須少不得一字

篇中用事或割取其一節或引據其一言又或非借重這一
箇人襯貼則抑揚不得痛快大要不得認作事蹟之實須知
都是行文之資助而已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南華真經解 內篇 莊周[illegible]曹州之南華山因名其經曰南華

逍遙遊

句曲 後學宣 顧茂公著
同學王暉吉季孟較

莊子明道之書若開卷不以第一義示人則爲於道有所隱第一義者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即學道人之第一工夫也內篇以逍遙遊標首乃莊子心手注措急欲與天下揆緪覩青斷不肯又落第二見者也何也天下人汨沒於嗜慾之場何事不饜研究竟過其所不能到者只是逍遙遊其所不肯

爲者亦只是逍遙遊不知逍遙遊三字一念不留無入而不自得是第一境界也一塵不染無時而不自全是第一工夫也盡至逍遙遊而累去矣至於累空而道見矣然且世人非惟不能到抑亦肯爲者其病根斷可知矣何也從來嗜慾之累識者遣面去之亦不爲難若夫等而上之則有爲名又等而上之則有爲功二者之累較難去焉雖然崇實則逃名貴德則賤功遣而去之猶不爲難若夫累之最難遣者惟有已焉耳矣盡欲去而知能意見之尚存彼此區畛之猶隔陰陽慘舒之弗同於天地皆已之未化者之爲累也[illegible]

道能肭合乎哉故逍遙兩一段一篇文字只是至人無已一句文字至人無已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語惠子曰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仿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是學道人第一工夫也○克已二字孔子嘗言之被先儒解喫力了讀莊子無已便以爲放蕩無稽殊不思孔子對學者說箇克已莊子就至人說箇無已未爲少譌也箇不欲無已又何爲而克已也哉莊子作文爲千古學人解粘釋縛豈宋儒能測其涯涘耶故竊謂孔子之絕四也顏子之樂也孟子之浩然也莊子之逍遙遊也皆心學也○逍遙遊主意只在至人無已無已所以爲逍遙遊也然說與天下人皆不信非其故意不信是他見識只到得這箇地步譬如九層之臺身止到得這一層便不知上面一層是何氣象然則非其信之不及乃其知之不及耳前大半篇只爲此故特地蕩滌出小知不及大知一語以抹倒庸俗然後快展已說焉鯤鵬大蜩與學鳩小小不知大意只如此其餘前前後後都是憑空虛氣盡行文之致而已○前半篇只是寄愉大鵬所到則與鷽鳩不知而已看他先說鯤化次說鵬飛次說南徙次形容九萬里次借水喻風次敘蜩鳩然後落出二鼠何知文便空

文喻中夾喻如作實作起層委蛇屬遂爲垂天大翮真百今橫絕之文也○點小知不及大年作一配觀似乎又大知便可收束却又生出小年與真古今橫絕之文也○以小年大年視明小知大知大勢可收束矣却又生出湯問一段來似乎有人謂齊諧殊不足據而特以此証之者試思鯤鵬蜩鳩都是影子則齊諧亦假有何緊要耶偏欲作此誕證不料洸洋自恣然後用小大之辨也一句鎖住眞古今橫絕之文也○中間一段是通篇正結構處亦止得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耳却先之看他上面宋榮子舉不勸非不沮是無名列子於致福未數數然是無功乘天地御六氣四句是無已一節進似一節故知至人句是主也○中段入手撇却知效一官等人不過如斥鴳而已蜩鳩宋榮子列子固在斥鴳之土若乘天御氣之瞻如是○借宋榮子爲聖人無名作影借列子爲神人無功作影至乘天地之正四句爲至人無已作影也獨不借一人點破之非生之意何爲哉讀至

極整齊特掩怒而飛兩句言其翼之如許以申上皆之其大斷不肯作板排之筆此處集字虛若圖南之飛尚在引齊諧諧中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上故外翼相擊至於三千里之遠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是氣息大塊噫氣也六月氣盛多風大鵬乃便於故翼此正明上六月海運則徙之說也引齊諧尚未畢就圖南處且住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有物即有氣彼此氣息
勝紛紜蒼蒼所謂野馬塵埃者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
下視上之勢也仰視橫空但見一色杳然果天之正色乎抑高
遠無窮故見得一氣如此乎不知上之視下且看下之視上揣
摩何爲反覆其說以備絕前北溟之變耳此一節大鵬之所以橫絕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大脫胎
照作地奇絕其視下也
鵬說也則已矣者至
此乃不須更上也

南華經解　逍遥遊　一卷　十三

上文將齊諧之言歎作此處且把大鵬九萬里上面光景代
他凌空下視形容一番然身在九萬里之下何由知他九萬
里上作何意況邪其實是插入天之蒼蒼三句言下之視上乃
視下豈異邪筆勢跳脫無比○則已矣
如此然後倒煞云其

南華經解　逍遥遊　一卷　十四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粘着水淺而舟大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也闕止也背而後乃今將
翼以芥爲舟先爲妙於言舟皆觸手成情之文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南爲
此又亦譬之言也引齊諧始畢○以上蜩與鸒鳩以鵬遊爲
笑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飽如果實適百里者宿舂
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蒼者之猶一蟲也豈知此乎之
將言二蟲之見先總作一喻鳥之飛與人之行等耳適遊者
不能知遠二蟲豈足以知鵬此是前半篇引言之意也天下
之爲二蟲者豈少哉彼大椿心竅澒洞而見笑於簫籟具而
之高論不欲驟披於庸俗也

小知不及大知○頓一句
小年不及大年○視一句
以上若干文字、只為發點小知不及大知一句、却即忙又視一物、作排句蝉聯而下、況洋自恣之甚也。

奚以知其然也　驚服無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冥海也靈龜也海中大虫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高老也特聞名可笑衆人比之冀而不亦悲乎浦酒悵鬼

此節只是陪襯小知不及大知、見得於年亦有然者、並非又叙一事也、此處已敘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按與鴽同即鵪鶉也亦名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又一句

南華經解　逍遥遊　十五　一卷

此節稍進、影無名意。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蓬之心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十六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十七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十八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十九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二十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二十一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二十二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二十三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南華經解　逍遥遊　二十四　一卷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又進、功意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一轉撇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此雖免乎行、無行地之適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所倚而未能卓然自樹謂猶着內外榮辱之境也、在人世衆人世衆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汲汲然也。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世之事。

此節主矣外不見物內不見心身與元化俱神與造物遊嗎

呼主矣人影無
己意

故曰主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三句一篇之主也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合以天地之大而生我以我而遊處於天地之人之間而且其藉變而消息者無一不備於我亦惡往而不得乎哉乃無端而據爲我有端據爲我久之而忘所爲據而竟無往之非我是故進而與天下爭功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功者亦我也進而與天下爭名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雉者亦我也再以雉而

凡一事之畔援一念之欣羨者無非我也即矯而人之畔援者即畔援之人之欣羨者亦無非我也總之我見未忘也篤瓢陋巷之子不改其樂以爲樂簞瓢陋巷是樂貧也樂貧是見有我之處貧也非樂也以爲非樂簞瓢陋巷而樂道也樂道是見有我之處道也亦非樂也然則其樂不容言也不容言而已始化矣故曰顏氏之子坐忘也此可以言逍遙遊也方舟於河有虛舟來觸而不怒何則以其有舟而無有舟焉者也夫我且不怨彼於何有浸假而我爲虛舟之神肌膚若冰雪体純清約綽容止也若處子專氣守朮不食五

可也焉往而不得其適往而況於之爲逍遙遊思過半矣細玩此批無已之妙解了然

說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妙吾自視缺然妙請致天下

詞令逸品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妙妙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說得是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說得是鷦鷯小鳥一巢於深林名巧婦是偃鼠名好偃河而飲水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妙妙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以名爲賓而不居以上証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猶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不可得大有逕庭逕門外路也庭堂前地也勢相遠隔今言大有逕庭則相遠之甚也不近人情

言前先作虛摹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汾水中有此山此山有神人居焉山嶺身中之神肌膚若冰雪体純清約綽容止也若處子專氣守朮不食五

穀絕世吸風飲露乘雲氣凌太虛御飛龍乘日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造物遊其神凝之清冷(細天地)之清冷(德)之極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天地位萬物育)吾是以狂同誰疑而不信也其爲誰而不信也

寓言至精肩吾徒咤其語句耳○接輿見地如此無怪乎其

欲饑剖(視)吾夫子

連叔曰然宜汝聾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解文公化此便有上是李浙東一篇文字)是其言也猶時(同是)乂(汝也豈若)之人也之德也(之字指將磅礴萬物)

萬物一氣以爲一世靳乎亂(靳求也亂治也○所執弊弊營營以治世者乃是如此)孰弊弊焉以物爲事

喜以天下爲事(何有勞天下之迹)夫(音扶舜順挫物莫之傷大浸稽(至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正言物莫之傷言雖天地之害氣亦不能侵之)是其塵垢粃糠(至祖將猶陶鑄堯舜(唐虞治功)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乃物自治耳

德修於心而功被於世我何與焉○堯舜治功之盛者借以抑揚乃行文之勢耳或欲爲二帝爭氣則非子當啞然一笑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姑射以文身戲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何加人當亦遽姑射之山(身中之事)然窅然喪其天下焉(進於不與焉)

設(偷揄曳并堯舜也進一步文致冷然○姑射神人雖唐虞之事業不足爲多以上証神人無功意也

惠子名施爲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結瓠成熟)而(梁相)

實(中)五石(如許)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一人之力不能勝)之以爲瓢則(瓠)落(猶廓)無所容非不呺(音虓)然(呺虛)大也(言爲去)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無肯相

大瓠有超於樹之用亦理之玉易明者而惠子方且以之蘸擣瓠猶瓠猶非于嗚呼以惠子作聰明之人而聆外世之聽論猶之以水沃石也何怪莊子發端即有小不知大之笑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之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南華經解　逍遙遊　廿一　卷一

無與物相忤者而物之攖我又安所得加之之的哉此世所以爲無用而獨適於清虛者也以上証至人無已意也無名句引許由無功句引姑射神人此句獨引目已言語莊子豈謂以無已許他人哉抑又不若於此處見之也前番一引宋榮子一引列子至乘天地御六氣獨不一點其人焉則莊子之自負斷可知矣雖然小知不及大知間已言之則無已二字之爲秘密法藏聖神化境莊子或亦自負知之而不敢遂謂至之是以津津於至人也夫○証無名無功兩句援

南華經解　逍遙遊　廿二　卷一

引兩人文意亦甚顯至此句獨隱躍其辭只於大瓠大樹作兩段開言開語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此莊子既以自負又善於立言也○大瓠一段勞口就點用大大樹一段終尾說到無苦試想古今雖蓋世才能冤枉古學問撐天制作都只算做用小何也以其爲有用之用便是形下之器耳也有用之用便是形下之器耳性分中之緒餘耳但在這上面着脚未有不勞心焦思擾擾一世者莊子視之不啻困苦若至人然乎哉至人無已一切才能學問制作到此都氷融雪釋人視其塊然無用與大瓠大樹相去幾何却不知其參乾坤爲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落

落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爲逍遥遊也○如是而乃爲逍遥遊則至人以下未許一人得與其事乎不知學道之人使要學至人之事莊子點化惠子收尾處數句純是說心學上事却特意點破逍遥二字其教後來學人深矣○分三大段看起處至小大之辨也是前一大段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是中一大段養讓天下至末是後一大段前極參差變化後獨三段分應須看在筆而餘音嫋然真浸浩不測之文○

齊物論者衆物之論也

首呼大道陷喪而自氏之爭鳴也其弊可勝道哉昌黎韓子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大謢飢食愚於天地之間有何不平耶凡有不平皆非道之所與也若夫四氣搪移而鼯鳥風雷各應其候此亦天地自然之運非有所作而致之而乃與星辰日月爭光明豈無激昂奮厲長吟短嘆之辭要以發於至當而教人以非至和者爲之也而謂之不平乎哉聖人著六經以明道其動而喜則諷俞怒則呰咤哀則涕泣樂則謳歌當其中節莫非道之作非得已也其意欲吾道之在萬世且而復置以點畫寄其鈐鍵尚可爲而止者不欲過費其一吷也何則性道不可得聞多言易以成岐即義易之書文王成之爲周公孔子成之爲孔子惟其皆不詭道故集爲一經要以襲古易厭創今多端聖哲且然而況於截論之末技者乎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蓋聖人之謹於言也如是後世著作浩如烟海學士家汗牛充棟眼穿舌敝而夫道在遠原其禍蓋始於戰国爲彼其時處上古質

要當世有俠陽押圖之識便危人主。取卿相。識者憐之。而好高務奇之士。遂退而著書。人各一編。以誇勝傳頌流譽。來襲秦漢近今。濫觴已極。子史文集之囿。石渠金馬。所不勝收。然攬其肯綮。率多無病而呻吟。不藥而舞蹈者焉。間雖中有所感。而喜怒未牟。繪藻必工。哀樂既至。淫溢不已。執一區之私見。熒大道之弘通。斯則昌黎所謂不平之鳴者乎。不知而作。無益於物論者。亦非生沸羹之氷雪與。曹子建論文。以氣爲主。可見從來著一家言。未有不具一段必達之氣者也。其氣既盛。從而折之。必未易降。今莊生不務逆折。只是從而淡之。真釜底抽薪之法也。謂其所言叛道。徒爾無益。彼且曰。雖不合道。實且快意。殊未足以淡之。謂其非徒無益。將來但資覆醬。彼且曰。滅之名山。以俟知者。猶未足以淡之。今莊子慕一段。直是世間原未有我。風聲甫濟。衆駭爲虛。真氣將歸。形骸自委。不特大命既至。自家不得主張。抑且當場傀儡。未知是誰提線。我於此處。而欲大哭。乃猶較長論短。所爭是何閒氣耶。如此說來。尚未道及物論。釜已令人冷却十分矣。真淡之至也。說到衆言並起。無

異小鳥鼓翼。況乾坤到處是道。一說便有不盡。宰分別何其多事。把持辯者。忽而西。忽而東。令其火氣都盡。真淡之至也。●他人爭執是非。誠爲多言。我却與之分剖。獨非多言耶。莊子連我今有謂一并掃却。既是大道希夷。總以冥漠爲至。現身說法。真淡之至也。●連引堯問等數節。大聖人胸界之寬。恢情性物我變態。一眼看破。一心超寄。而我方與人鼓其筆舌。智其方。一何少味。總把自己推倒純是現身說法。真淡之至也。●使我與若爭勝。則是同在夢中。俱不能相知。我於

大夢之中。忽開醒眼。付之相忘。卿即嘵七不休。我亦概不來。管自爾優游無竟。真淡之至也。●罔兩一節。行止坐起。邇遠有待而然。應轉喪我。真淡之至也。●夫道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亦無視而非見。無聽而非聞。至於無視非見。無聽非聞。盈天地之間。尚有物乎。尚有彼物此物之可乎。物且不得。論將安附。故物化則一。片清虛。四大皆空。真淡之至也。說到衆言並起。無

南郭子綦。居南郭田。隱憑也。凡而坐。仰天而噓。嘑焉。解體似喪其耦。形與神爲耦。

于慕此期、六處休復、同一泯然。

顏成子游子慕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無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怪問之解、語致搖曳。

子慕曰、偃、子游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從旁觀之、曰喪其耦、是外邊描摹說話了、慕自道直云吾喪我。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我方是從心地淨盡中流出一絲不掛之語。方言喪我源。

空以聲籟致問其胸中是何脫悟妙不容言。兩未聞妙常。

地籟則衆竅是已、而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子游人、地籟則衆竅是已。上節人籟則比竹是已。簫也籟原是簡地籟天籟皆是

子游曰、敢問其方、竹指子慕其處。

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豪而同。

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豪而同。獨不聞之翏翏乎、音溜。山林之畏風聲

佳、畏佳舊云音葦翠、字當作隈、崔一句通。

通作隈、音威、曲處也、佳一白危、大背正就云、緣作惟、維俱同。

則作即古之維字矣、維方隅也、此云畏佳乃言樹林在山曲之隅者、風聲惟木易感而木林之在山隈之維者尤居衆風之處。

故將言大木竅穴須於此處。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形容之、何必改作隈崔乎。

三者取似、桷、音基、柱上橫短木、承槫、似圈、似臼。三者取象於物、似注、深池。

象於身、似桷、音筭也。

者、揷於柱頭、如筭者、似污、窐、二者取象於地。

激者、如水謞者、如箭去聲謞叱者、激聲。音嗥嘯聲也。

出而、以上竅形。

入而、高而謞者、入而聲細叫者、謞、音蕭深窅者、

氣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濟之後何以又寂然則怒吗者非無端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怒也而怒者其誰耶悟其爲誰則衆竅于吗皆不能無待也已看他四句中寫無限意思轉折又極淨極圓極透極脫文之聖也使自已對吹字說言雖萬不同而說言雖萬不同而無弗徧咸其自取則無弗徧咸則極參差而無弗也批中待字即後吹之而未嘗與也寫自然妙處便曲盡人情矣

南華經解 齊物論 十九 一卷

同兩節四個待字○原爲申解喪我今將地籟天籟敷說一番截然而止更無一字挽及末句劈面相詰于游亦寂無所疑眞氷壺濯魄之文○要明我不足據却從天地間得其九無根者無如聲籟地籟如彼鋪排寫天籟如此玲瓏蒸成菌偶而生氣勃勃○二句收上如此種種人情皆是自無而有偶與氣會耳

上文于綦止寫得一層影子正意毫未之及非子綦接過來鋪敘一番○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衆竅怒吗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抄雜崩

南華經解 齊物論 廿 一卷

勝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樂出虛二句與風濟衆虛一段配讀之又一樣布置其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皆天機活動不其守勝以比已之謂也物人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使天眞其溺之所爲之往不可復返也其厭也閉藏也大學見如絨秘以言其老洫深也其厭也閉藏也大學見如絨秘以言其老洫深也而愈游深入人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其陰沃焦生意蓑人也喜怒哀樂慮多姚悲變恐音執姚佚啓態修飾○又叠十一樂出虛木虛器樂由此作蒸成菌偶而生氣勃勃○二句收上如此種種人情皆是自無而有偶與氣會耳

上文于綦止寫得一層影子正意毫未之及非子綦接過來鋪敘一番○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衆竅怒吗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抄雜崩

南華經解 齊物論 廿一 一卷

勝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樂出虛二句與風濟衆虛一段配讀之又一樣布置其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皆天機活動不

此節是與天籟節相配文字○日而夜夜而日亘古亘今此一遍一遍將種種物態明抽暗換曾無頃刻之停倘日我可爲政何不克振其一息耶雖然對此茫茫問誰發縱又耶不可得見固不可得而聞較之天籟更覺渺然急須從此致想尚可省却半世波汲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前節以高不同三句意也莫之其所萌即參者其證也提醒天下其辭愈冷莫知二字蓋一世人情懵已乎已乎息心且休狥此相代其所由以生乎承上文日夜句從而咏嘆之下二節又為莫知句轉側蕩漾要人醒眼

非彼節上之無我無我此也無我非我無所取咸真不知其所為使者是誰若有真宰點真宰又故而特不得其朕無端可行已信運動我者彷彿之詞而特不得其已信有之而不見其形有情實有此理而無形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所行指歸日暮途窮可不哀邪

無鰌迹止意反復揖垂

齊物論 卅一 一卷

此節作四折淡蕩真宰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備也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言詩節有形象之一件為主下面若干件皆該備也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言詩節有形象之件數俱那揖垂承此句去如是皆有為臣妾乎不得或一概不親皆有之而賤為役使使蹩躠汝皆說悅之乎將同親其有私焉還是親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既同為役使則其遞相為君臣乎抑為主何以相治還是形骸之外別有真君存焉此句逗出亦止作疑辭之詞

緣上節推宕而下上節無形此節將有形處翻跌也似辭似詰一反一復至末句一逗却還在無形處主張簪如分雲點月吾誰與先同一句下面兩句就親一邊揖承兩句就遠親遞不親雙承揖畢然後點出

齊物論 卅二 一卷

心流出一副血淚來也不見其成功妙不知其所歸妙經營一生將謂能業千古以我視之不啻電光石火霎時影現如是而已耳是何結局耶

真宰既喪指其暫時屬息謂之方生成何用處蓋既為形役則幾希之心亦與形俱徂耳此猶不悟豈不加一倍可哀耶人之生也同若是指上節莊乎真幸而不知其獨我莊而人亦有

怪哉衆生決決反倒自己蹇並天一哭○自起百至此段
道及物論一字引子蓁我之言發揮出若干文字將世人
一切知覺形骸盡爲幻化使人大失所恃垂垂欲傷則物論
一節乃其至小如此下筆固是透悟亦文字中事上哉
法也至其空靈灑落切須細細吟之○諷誦一過始而萎喪
既而脊如有所得過謂莊子不得道吾不信也○以上冒頭

南華經解　齊物論　卷一　廿三

夫臆其成心自何成有成之者則而師之○大宗誰獨且無師
乎○人人有之○特知相待之故自思者與
有焉○即不知其故若宗師未嘗不在蓋真君邈不
可見而實具於人人之心真君即宗師也　未成乎心未
見道而妄說者似之○今
誰有神而且不能知○既可妄生○吾獨且奈何哉況衆不若焉者
知神奸故
以爲言

此方接入物論親見斯道者何庸費辭則物論之起皆妄造
耳○此節言是非自無而有
夫言繫接物論非吹也○言非其所言特未定
生非生○言者有言○生是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皆未果有言邪○抑果有言邪○抑窮不得
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辨乎○異其無辨乎○不異
乎其

只因言亦所繫故事忽接前文將吹字劈手拽過使人不
○上二句如利刀割物潸然兩分下將言字輕輕掉弄等之
小鳥啁啾啼鳴而談雄辯付之灰燼○此節言是非原不足據
之豈能自解　和諸之譯
兩雅云牛鳴鼓生鳴譯

南華經解　齊物論　卷一　廿四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何所隱而用人
聊而用人分道惡乎往而不存○綱處皆是
是分非之辯道惡乎往而不存○綱處皆是
一道亦道隱於小成○偏見之人乃
不須辯道隱於小成○致道隱耳
有偏黑之是非○儒墨二家因小成晦道榮以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足彼於非而非之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二家
欲以已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無益也莫若以道原
無隱言原無隱者同相忘於本則之地則一總不用是非大家
言道又支以浮誇之說而道始隱言始隱是第二層偏黑二
家自負言道宗匠憤其隱也○而以此之是非正彼之是非
是第三層然以是非而正是非未得也莫若以本明者聽之
是第四層○明字是齊字第一等道理○此處明字一見此節
言是非俱用不著
還他明字一着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非同彼此對立而爭不知相
視則皆彼也○故曰彼出於

見有彼自知之則曰彼出於是彼者由是也是亦因
因是則明故曰彼出於是彼者由是也是亦因
此者因彼彼是此方生之說也可見彼此方相
而成也彼是此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無窮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隨
隨起亦方死方生隨仆又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有非有
仆隨起方不可有非有方不可方可有非有方不可方可
即有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為異從而因之是以聖人不由不由是非
是之而照之於天以明也自然亦因則是
途之而照之於天以明故曰天亦因則是
非非中有是是第三節是非總不是由惟因為妙是第一節作彼此是第二層是
此節亦有四層無彼此是第一節作彼此是第二層是
○因字承明字來是齊字第一箇方法○此處因字一見下文
言是非互就其它○以上一大段前兩節接入物論後兩節

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我為此人為彼從人彼亦一是非此
亦一是非今乃各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彼亦
是觚莫得其偶相對謂之道樞彼此匹偶之相求之了
不可得乃道之樞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無窮又中則空虛不得樞者似之而應無窮
其環中以應無窮無窮又中則空虛不得樞者似之而應無窮
是非亦一無窮也是非之應故曰
是非亦一無窮也是非之應故曰
是非此
是非此
彼彼
彼彼
是非
是非

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同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說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

一若其勢勻而舍是也亦字妙并爲一之道亦以渾化
彼取比與衆狙何異亦因是也不與爲是此因字微乎微乎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均乎也天均自然之乎雖
念不起何是之謂兩行我與物
勢之有皆曉之
緣上文適得而幾矣一句插此一段發明爲達者更加一轍
直須連知通爲一的心都歸渾化如佛家纔以一言掃有隨
以一言掃空方是一絲不掛不然與紛紜者一間耳然要去
此心不須別法也只消因是已妙妙不特因物而因物之道
亦出於因此聖人所謂兩行自然至矣至矣●登結一因字
是分外一至微至妙之因○因字三見○以上一大段凡三

簡明字一然因字兩然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極無極至矣盡
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生大而未始有封也尚無彼
極此之界
其次以爲有封焉分陰而未始有是非也尚無彼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渾然者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心至是果
非而成傷矣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倘自未始有物觀之
成與虧故同昭氏之鼓琴也成一調而寫濱之中道原自全有
鼓琴也藏金於寘濱
又帶一筍
邵道之根寘然漠然斯爲至盡遞降遞遷至於是非瀠簧之

挾矣作爲是非不若欲明而是却不知私愛成正言之所
如一端不起者之爲渾然爭故琴一論最爲親切撥絃甲音
偶成一調却不如衆調並在何處維文絃藻自成一論却不
知衆論並在何處未幾再移一調而此調又謂矣未幾再出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驥乃駕者杜策也而行與有目同惠子之據
梧也不據梧而吟昭文亦
子隨手又添兩箇三子之知去幾盡平不明皆由
者也同有故載傳也於進事皆其盛
之末年傳稱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自以爲異
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且欲以
人曉於人非所明而明之此三子所私
喻耳非人所

此明而強故以堅白之昧終此與堅白馬之辯欲衆共鶩於昧昧者何異而其
欲不之
子又以文之綸絡終身無成紛哉則
也終
首不振虧
瘉精一技求明而得昧圖成而得虧敗盡彼與
若是如昭文等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以卵喻爲成則
若是而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本無所是故滑疑不明
之凝之不明中聖人之所圖尚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去私智而
同于常此之謂以明加
此之謂三字與欲以明之者又有分別
接上文無成渾若相忘下
昧未如不相明者之爲至明也故聖人圖之屏其私愛寬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是我也無以
有是非則與我類與不類、因與爲類。非則與我類與不類。勞心爲仁與則與彼無以異矣。
天下物命爲何紛多倡之者本一好事先生偶爾適耳辭
不合道未至於多也又有好事者起而勝之則斯紛矣又有
好事者起更從而勝之則愈紛矣如此相踵各欲後來居勝
紛挐遂不可詰然則是非之弊生於倡言者猶淺而生於辨

言者爲甚也莊子此篇所以於生是非者數言提撕於尋是
非而反不問譬自儒墨之是非且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
其同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也譬之等頭要進一世言我今
說汝爭辯亦爲多事則汝之云云更不足道可知要推倒衆
人自己便不留分毫委情雕是道妙無痕亦寄說法也
以下純發此意

雖然請嘗言之、雖無異亦有始也者、各發事有未始有始也者、
此我謂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乃起矣。有也者、有
無也者、各據自有未始有無也者、此我謂其無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既乃極矣。
以道照之有果是乎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曰句以形言。俄而有無矣、雖欲齊衆論、而未知吾所
謂矣、然已添話端。
字三見

謂之其果句明乎、其果無謂乎、以照之。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末、語小莫破。而泰山爲小。語大莫載則莫壽乎殤子、逝者如
秋毫爲大。泰山爲小。
子爲而彭祖爲夭、真常不毀則天地與我並生。皆生
我爲一。化源不二。如是則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物論既
已謂之一。天下皆通爲一也。
之一也說一之言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雖曆家善算亦而
其道之本一也爲三。說
況其凡乎。凡常人也。將有
謂流界畛爲一端

無因守一說

大道未始有封、無不言未始有常、無不爲是有封而有四乎、
分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辯細於分有競有爭、其
畛於此之謂八德、德也

八德皆引成語有分有辯尤此處切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不議事論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不加擬議但
聖人何畛之有或存或論議或議皆因其當然耳○看他多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不在於分之迹辯也者、有不辯也、不在於辯之迹曰何也
聖人懷之、不自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
也、

不貴分辯之述語最明

夫大道不稱、無可名　大辯不言、無是非　大仁不仁、無小德　大廉不嗛、無
廉　大勇不忮、無容氣害人之心　大信、外示廉然則勇忮而不
信、中不可矣　○此五者之圓也

歷引古語証之止大道不郎、林大辯不言二句是主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不辯　仁常而不成、有常愛廉清而不
成、博　勇忮而不成、必敗五者、圓而幾向方矣、五者本
圓足向方矣方不可行也

介蔚於心也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托生若汝小處
不釋然何哉、汝何芴介蔚於心而欲伐之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各不相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日猶懸象之迹耳德則天地同流何日
存乎說三子一喻說堯又一喻

以下皆証分也者有不分也、
引証也衆論各持猶三子之存乎蓬艾也必欲辯而鬪之何
異堯之不釋然乎進德者如十日並照而無相掩之心則遊
於廣莫矣、

諺說堯時人問乎王倪高士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妙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妙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妙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禪圓悟笑曰不然正在法界最玄蓋法界量未滅若到理事無礙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臨乎今讀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非正倪之

見有淺深因問隣愈進則愈妙耳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轉迤乎化境

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半身不遂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三者居之異味芻豢則甘帶蛇也麋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四者食之異孰是孰不是上段將民一邊似候猵狙音偏胞以為雌猨似猵狙以為雌麋似鹿與鹿交鰌與魚遊猵音扁狙音疽胞音包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蝍蛆甘帶蛇也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變化捕叙法

匹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四者色之異孰不是上兩段將民一邊居前此將民一邊倒

居處也食味也顏色也各以所得為安未可以此之是彼

之非也天下事皆如此矣○三孰知宇妙既未必誰為真知然則俱不可知也映惡乎知之如寒潭秋月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

是非俱不可孰蕩然任之吾固無所用吾知也

醬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道遥同解死生無變於已屈伸一理而況利害之端乎

利害字從上居味色之異影下又洗發一層不知其正則不是無利害也○

神遊於至虛雖生死大事無挂髮足以相攖何況利害然則是非之塗一太空雲過耳烏容分辨哉○以上二引証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

罷鴟子問於長梧子長梧曰吾聞諸夫子孔子也莊子學於子封人也夫所謂夫子者係孔子也聖人不從事於務世故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不

謂有謂不言之言有謂無謂不言之言面遊乎塵垢之外旁日月挾宇宙而為其脗合置其滑涽音骨滑音混定貌是非涇渭未分貌悶然相忘以生以死以生死為一條悶然相忘以生以死以生死為一條

日挾宇宙上下古今為其脗合也置其滑音骨滑音混定貌是非涇渭未分貌悶然相忘以生以死以生死為一條

其夢也旦有大覺既死而後知此有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分貴分賤上以生以死以生死為一條竊竊然猶察察知之自用多事君乎牧乎賤固哉分貴分賤上以生以死以生死為一條竊竊然猶察察知之自用多事君乎牧乎賤固哉分貴分賤上

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名為弔詭詭弔至也詩神之弔矣說異也弔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名為弔詭詭弔至也詩神之弔矣說異也弔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說王異於俗也至人猶豚至速陸云李云本亦作豚云說異也弔也說王異於俗也至人猶豚至速陸云李云本亦作豚云說異也弔也

也甚言其希有也

說明聖人一切渾忘必說到生死一致虎與醫鈇言神人一說明聖人一切渾忘必說到生死一致虎與醫鈇言神人一

樣獨其寓生死一致必進一層說生不如死先輸弱喪一小樣獨其寓生死一致必進一層說生不如死先輸弱喪一小

喻久來麗姬一小局然後生出夢覺一大物其行文節次推喻久來麗姬一小局然後生出夢覺一大物其行文節次推

出大家都在夢中惟有聖人先覺得夢破所以為其鬼合出大家都在夢中惟有聖人先覺得夢破所以為其鬼合

置其滑涽無謂有謂無謂有謂莊子引起此數句切定世人是非真乃置其滑涽無謂有謂無謂有謂莊子引起此數句切定世人是非真乃

不足拘泥以上三引証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止要証不足拘泥以上三引証也自成一篇絕妙文字止要証

聖人不用分辨以明今亦不必有謂却俱從全體大悟處寫聖人不用分辨以明今亦不必有謂却俱從全體大悟處寫

來遞落混融三轉俱是橫空大落筆之勢來遞落混融三轉俱是橫空大落筆之勢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不若勝若勝我不若勝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果非也邪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不若勝若勝我不若勝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果非也邪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兩端輕輕引起以下層轉如環無端之舌非之辨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悔其始之蘄生乎層轉如環無端之舌非之辨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悔其始之蘄生乎

知也與王同筐也與王同筐也安知也與王同筐也與王同筐也安

悔其始之蘄生乎悔其始之蘄生乎麗姬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悔其始之蘄生乎麗姬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黑甚也闇人亦將昧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悔其始之蘄生乎悔其始之蘄生乎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黑甚也闇人亦將昧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田獵畢方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田獵畢方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

此、尤石破天驚人亦須眼

此一喻分明是相代乎前而不知、隱隱便接轉前喻文字、說喻之妙、沁入玉徵、除是天仙、斷不能寄想到

養生主

原夫天之生物也、不遺餘力矣、一物之生、無不以全體之天與之、而蒼蒼者、旋運無有窮已、物於其間、或不知晦朔、或不知春秋、即或以數百千年爲春秋、要無不同歸於盡者、然猶可謂曰物得氣之濁者耳、人最靈矣、僅僅支吾百年之內、無論斫輪折弼、即上壽曾不滿隙駒一過而澌滅無餘、宗是豈天之於人有所靳而人乃不克肖與、雖然、亦既以全與之則人之不克肖天、亦人之不肖天焉耳、夫堪然而生者、形也、形無能爲也、淵然而寄者、神也、神亦無以爲也、若夫居中用事之一事而毫未問其主人、可不謂智於功力所弗措之地、不朽之道在焉、即就有外於養神還虛者乎、物理之在天壤、用之亦傷、不用之亦傷、偏之則缺、磨之則磷、摩娑之則刓、而庋之則朽、又適爲塵蠹之積也、善養者如之、惟用之而不用也、不用之而用也、神明日試而無物相櫻則與造物者遊矣、古今之常新者無如日月、惟遊於至虛、故物莫之傷、善乎洗存中之言曰、日月有氣而無質、雖相值而無礙、夫至於相值而無礙、則以虛體遊虛空、又安往不得其常新也、況於天爵者、非真有體也、而旋運於一物不值之際、何怪其無窮已乎、養生主者、養生之主、能肖天則肖乎天乎、遊刃恢恢、固緣督之妙用、而緣督之妙用、固法天之精義矣、○誰爲生主、無可指也、真宰真君、前篇又已昭揭、此篇止寫養之之妙、○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症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無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斷不是拘定四方、取那中間也、若如此、與子莫執中何異、○公文之則導引細細勘破、總總斯兩家、譬則国脈將斃而忠臣智士爲之維持培擁、非不善可久存而較之聖主當陽、無爲而治、化流無窮者、則猶惜乎其主之遜矣、夫生有涯、安敢久視

吾生也有涯，年分在，而知也無涯。心思運，以有涯隨無涯，始已。
旦殆已，旦仙隨旋轉，始而已，其苦不
殆而已而為知者，是已仙隨旋轉，始而已，其苦不
豈不殆乎。已而，酒自多其知，始而已，其苦不可救
先說破人生病苦處也。若在多知，逐知不已，是膠漆盆中迴
為善無近名。以為善無惡，以為惡無近刑。以為惡又無
緣督以為經。緣督，中也。以為經，常也。循乎中，可以保身，可
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次說與除病要方也。不可指其為善，不可指其為惡。善惡之
迹，俱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為常也。何故兼言為惡。夫徇知有
為而為神明之累，善與惡均也。知善惡之均者，於緣督之義，
皆自得也。此之謂之因共同然則緣之而已

共應乎。○緣督二字，一篇妙旨，惟循中之所在，自已毫不與
力。下文俱發此句。督之為中者，趙以夫曰，脊經八脉，中脉為
督也。中脉行背中，縫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肩之所倚，以身。足之
所履，以足。膝之所踦，牛膝之所跨。句解牛之形，
砉然嚮然，奏刀騞然，皆音俞。中平音佛，中平音忽，四者音
倶用力声，却以磨刀莫不中音。中平音佛，四合於桑林之舞。
安在中間，何法錯落。句解牛之声。經首，成湯樂章，自彷也。
湯時桑林舞樂，今合其乃中經首之會。經首，成湯樂章，自彷也。
舞節，承手，觸四句也。今此音節，承手觸四句也。

借解牛喻，意寫得形聲俱活。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寫大川之先如此審顧既用之後如此瞥指世亦有詩於如此者乎至中二句言方用之時如此迎刃乃不過割色上文耳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刀可養知養生亦可養
養生一句點睛○養生之妙此在緣督一句引庖丁發明緣督一句大中央爲督督豈有一定之處乎哉又豈有作物事可指之爲督乎哉
則此與彼無相麗之用然而稍移一分則爲此物矣稍移一分則爲彼物矣分則又萌爲彼物矣然則中固無有物也遊於無有物而傷之者誰哉此緣督之義固無論於解牛者也○至虛之處乃

公文姓軒名見右師右者爲右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之偏刖名右師之官也謂天與天生如此其人與刖之耳介足一足也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獨也人之貌必有與匹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二句又重趣三句雖小簡奏亦頗挫暴顯然
介足付之天然則形骸之不足爲損益也明矣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言雖飲啄之艱如神雖王去聲不善也養中雖無饑懼之不以爲適也

老聃死秦失一本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是吾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始也吾以爲其人也成得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彼其所以會之感會人情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感人之至是遁天天然倍情忘其所受忘情增益人情忘其所受忘之本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遁其天然違於人情也時當適去夫子順也
時當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時以死生爲一條之淡忘則人之哀樂從何感入乎老子有
古者謂是帝之懸解人爲生死所苦猶如倒此

養生者惟恐至於死不知生不因吾樂之而來死亦不因吾哀之而去是生死吾無所與之也無所與之則外其生而生存忘其死而有不死者矣則生死之不足爲向背也明矣
○三節輕輕點撥說養生乃反說死不足輕重也明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雖盡而不可指之薪有盡時也
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峯隱隱映現只玩之妙不容言其緯脈自上節瀉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
又哀然人之哀死也以爲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其爲謂

生特形生耳有生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死特形死耳有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天形委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盡而神之存豈有滅哉但人不知養則與生同盡前篇所謂其形化其心眞之謂歟可大可哀也知養之則遊刃之際氛氛然旁日月挾宇宙烏有晝是此篇之主却不曾說出止思首身中一點光明果是何物字正面○陸通山曰逍遙遊篇中神遇神行神王都非神得養生主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制弱智足以鬻愚勢分足以驕銅貴而貶方其機轉角勝抑何德也鳴譆未睟變害乘之鳴呼勢分窘力正當獲陷阱之區也而謂爲人間世之長策與雖然江河之流猶未有已必欲逃世以免患安所得寥廓之宇而處之且妙道之行旁礴宇宙而期於吾與之徒謂之何與夫今之世猶古之世今之人猶古之人也天生今之億萬人無異於太古初生之一人也即機智放紛而其所爲初者未嘗不在也我周旋於億萬人間如處獨焉如阻虛曠御至紛如至少禮多事爲無事未嘗有我未嘗有人以其太古遇其太古亦未有不游刃有餘者

也顯時間過去而已前已銷用於寥廓究○人間世不見有二端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處人與自處是已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已不見有已則以無用而藏身後四段是其事也○凡處人而攖患者又只因自處未能實然恭敬與人生競病根在用已之見未消也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自處○究到本源之地淘汰得瑩淨無塵徹便是術法莊子此篇直窮見道之精言也○讀前三段圭角丙徹外並無兩件物事直化盡却不是模稜學問都從胸中融澄處來一切炫長詰美

以取禍戾如楊德祖輩見之須用一身白汗讀後四段才情廢盡却不是藏拙學問都從冥漠合德中來卽爲善不容龍譽著閒如龔勝輩見之亦如冷水澆背也○七大段文字不自著一語而意旨隱躍無不盡真大爐錘手

顏淵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好戰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比量乎山澤若蕉、草之多也夾一聆作態民其命無如矣。將無所鍊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無所亂國就之。救相事也

醫門多疾、夾一聆願以所聞思其則。思救之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可之

知爲二者。名、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行世之道也

矜名爭善之心一毫不可行於世。

矜、名爭善之心一毫不可行於世。音羌慈　未達人氣、已實不用知而名聞不爭、未達貌　嶼嶼於人之氣名聞之言術。同逃一暴人暴作術本作

人心未通於人之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不諒其誠故惡其命之曰菑人。有矜名爭善之心故人亦以菑人名之

暴若將謂其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於已則必反加之害矣。既謂其菑人、

殆爲人菑夫。

有矜名爭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即無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見於人則彼亦將謂汝炫美而陋已必加害矣。

曰、若為使賢而惡不仁、使人君自愛乎、能如此、舜乎用而求有以異、彼宜求異自脩、若汝唯無詔、語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汝唯不語、則已語而人君將乘隙而間其目、將熒之、而捄其捷之智、而目將形之、容將瞳焉心、而成之以就彼、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始欲救其虐、今且成順始無窮、以後將無不順從、若汝殆以不信厚言、未信而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形容輕言之人、究且不能自持、而盡其態、且告者乘殺機、龍逢、音邦雘、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音邦雘、以下拂其上者也、逆暴君猜忌之性、故其君因其修以拊人君之民、以下攻有扈、一國為虛、城為墟、人為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得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指上所攻而獨不問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勝音升、言堯攻叢枝、一國胥敖、一國為虛、丘城為墟、人為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得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三回一証、

名者、相軋之器也、一証、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皆以好名之心以排陷之、是好名者也、三回一証、

引往事兩証、○以上皆以己意斷其不可往、末又設一轉語之、

顏回曰、端外而虛內、謙勉其志、而一專其德、則可乎、曰、惡、惡可、夫衛君以陽為充孔揚之氣、有孔揚采色不定、滓蹍無常、

軽不可也、而況乎以陰為充孔揚之氣、有孔揚采色不定、滓蹍無常、如常人之所不違、平日人皆可順因案其心、以求容與其心、服此常人之所不違、平日人皆可順因案其心、以求容與其心、服人之犯之者、名之曰日漸進也之德不成、此等人雖日進而況大以來自暢快、名之曰日漸進也之德不成、此等人雖日進而況大德乎、況可化之、將執而不化、為以自是外合而內不訾、外即相合而心其庸詎可乎、內不訾、內無自訟之

據顏子所以、似可免患、然元基之人、何不可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何、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人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謂人善之、蘄乎而謂人不善之邪、知若與己同為天生若然者、謂之童子、純一無私相忘於天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

執拜跽、拜曲拳、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其言雖教謫之、雖諷切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實則引古成語若然者、雖直不為病、不以我為造謗、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正人之而不諜、音牒偵事人也雖固亦無罪、可免言不皆規人意雖固亦無罪、可免患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尚未能猶師心者也、猶費如許化之、猶師心者也、營合之心

顏子此一層已入細矣、然僅可免害、未及化人、猶師心者也

愈引入細、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忽下此吾將語汝、

行而爲之其易邪（汝道行此三術迷易为耶）易之者暐天不宜（以此為易則暐天不宜）以此處世（橫逆自然之處世）合道不合（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齋字缺）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齋字一塾（心齋又一塾語到精處故作閃跌）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不雜也起語道不欲無聽之雜已聖定此處心齋無聽之以耳（止于形）無用而聽之以心（止於意之所合耳）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氣無端惟道集虛到末於此虛者心齋也六根惟声塵最微故此獨以聽言之）

將虛字點破心齋（五蘊俱空）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能使心實自回也見我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忘我可謂虛乎）（齋之時）

入遊其樊（遊入樊而無感其名遊字之內不合無門不關無毒一宅混為一處而寓於不得已感而後應則幾矣）（此皆言虛也）則此無門一隙（則道盡矣凡此皆言虛也）

爲虛乎（如是）

絕迹易無行地難（人之處世不行易耳行而不著迹難耳為人使易以僞於假記為天使難以僞天行之妙難以假此天行所謂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神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領將恒河沙衆不管納之琉璃界中矣（絕迹易無行地難）

細思此是何語（淺人所謂虛不過是絕迹易事耳此却無地而行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如此言虛直是入無間遲無方豈非人間世之第一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名）王使諸梁子高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求於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視相敬而匹夫猶未可奪志於應事）動也而況諸侯乎（懼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不成能傷成（未有不依於道而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喜懼交戰之後氣將受傷而疾作若成若不

成仁而後無思者難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子之言吾食也執相梅
而不減情美發無欲清之人則不熱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
其內熱脗胸中煩焦未至乎事之情尚未到行而既有陰陽之患
矣內熱之疾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王必致罪是兩也受兩爲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何暇子其有以語我來來語助辭

寡疑懼之情如盡措語特雋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大經二其一命也受之於天其一義也人所子
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不論處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不論事之難易忠之盛
也二段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事心如事君父之無所
不爲所移於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主
也易字讀入聲人宇臣子者身乃心之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推行事而
人物心臣子也忘其身不計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能如此尚何
哀樂

矣

此先答陰陽之患也人身惟心爲主隨境哀樂終不以稍動
吾心則雖經歷萬變而天君晏如疾何自得擾乎○作讀兩
大戒詣是以忠孝竦動諸梁及讀至下乃知是兩箇影子以

君親影心以子臣影身耳○爲人臣子句正接說身事心一
邊事不過借用臣子字面切勿誤認之莊生取喻真乃無奇
不到其映揷之妙有自千伶俐以舊註何足
以知之

丘請復更有以所聞凡交交相親順以信相孚教言必或傳之以言語傳之夫傳兩宮兩怒之言兩
忠之以言相孚教言必或傳之以言語傳之夫傳兩宮兩怒之言兩
人君喜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多不實妄則其信之也莫遲疑莫則傳言
者殃兩邊俱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免可
全

傳言易過其分則必有致疑之患引法言一証揚子法言之
且以巧鬬力者以伎術者始乎陽剔發而已常卒乎陰終則暗用
至則多奇巧過甚故也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初難常卒乎
亂戲號泰至則多奇樂過甚故也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誠信常
卒乎鄙鄙詐其作始也簡微兆其將畢也必巨其後弄成一大事
不能慎始則流弊必甚以言者風波也皎人言字謂其煽
引起下文出言之一端
實喪也惟其風波故行夫風波易以動易於
此言則實喪虛相生愈生愈有者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忿怒之設端無由但以巧言偏辭相激而起耳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茀音勃氣發也
忿則口不擇言於是並生心厲至此則敗此
皆生惡心矣

俱承泰至意說勉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所以然者皆功言態乘戾而不知其然也辞雕削太過則動人之心而不知其所爲不知其然也執知其所終必已犹躁不及悟若爲之謂故法言曰無遽令弗務勸成弗劝人過度益也益以迁令成事過度則成事劝成則過矣君命無貳臣事其事必危美成在久好事非一時惡於所受節度是已自爲僨也遽令勤成殆事撮弄可成成不及改一言成惡悔之何及可不慎與法言

始或不以滥言爲戒不知不覺騎巧泰甚必至兩相激怒其容有其可究者豈復致疑之患哉此節又深一歩也又引法言一段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託於不得已而應事豈無造端

南華經解 人間世 十一 二卷

以養吾心臨物以遊吾心此三節方是人間世之道之何作爲報也任齐報甚可耳何不動之中至矣極則必作意於其間莫若爲致命但致君命而已不與此其難者知此爲難若外此人道之患乃不必患

此節方道出妙義天下事直以游泳吾心耳固無所用吾心也湛然而存不得已而應而泰定之中毫無揾勇此處世之至精者何必經營以圖後患哉○此三節荅人道之患也上二節言不滥言不泰甚則自無此患末一節引入至精非處患一念乃不足道○兩荅處俱以不得已點尼荅因應之妙乃涉世三昧也○以上引孔子荅葉公一事除陰陽之患說到忘身是一服清凉散也除人道之患說到養中是救上解

脫義也皆與前文虛字相發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遽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奪其脩與之爲無方與之爲無方與其脩則危吾身將先其知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無方不可有方又不可道亦窮矣下文解環之法甚徹

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自尽其道形莫若就外爲形之心莫若和內爲謂雖然之此二者有患可陷於和不欲出雖謂之不宜其惡形就而入心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

南華經解 人間世 十一 二卷

蘗連自家都放倒呀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頭招人息此意輕非顏闔所患則致從前○此意彼且爲嬰兒無知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無崖無畔亦與之爲無町畦無崖無畔亦與之爲達之入於無疵一切姑順其意主於達我意處則渾然而人無疵病可尋

妙用止是一順字法華曰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爲說法是此處義也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傳有所長遂欲當軒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伐矜也

而以犯人幾矣殆矣

一句反譬言用已則致禍。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動其性時其飢飽達其怒心。以全物與之爲其決分之怒也。人能順其性也故其殺者逆也。主於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人者人先逆其性也

一句正譬言順物則受福。○順字是立言主意。此處露出。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焉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而毀其不意

僕附地之器。盛溺。適有蚉焉。言驟附。僕緣而拊之。爲蚉者爲拊之則缺銜而毀碎胸首之儀。

敬牛、樹身可以隱牛。

敬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

厭飽也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

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

樠音理。

字余意或是楠字音止木枝也言其液淋漓如枝分而流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櫟社樹。

櫟之爲社樹者特叙其大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

名

櫟社樹伏後寄感意

其大蔽牛以隱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

飽

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無用。

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

樠音理。

字余意或是楠字音止木枝也言其液淋漓如枝分而流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文章成之

夫相似作梨橘柚音果蓏之屬實熟則剝且辱大枝折小枝泄音異去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招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大凡物皆然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救有肥者、乃今得之。方得匠石明之爲宁大用、全生使宁也。而有用、不剞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宁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俯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就無用上轉出大用又超又醒訊斤匠石亦不堪。

匠石覺而診。審也其夢、弟子曰、趙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言變既急以全身則何必又以全身、則何必又曰、訊於社以自存耶。

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使不知者謂其不能自存而詈詬不爲社者。且幾有剪乎。剪伐也言豈真賴之并死用爲大用之義都自渾也不可以遊河。解藏此三者有拙不可用以祭河舊說如此姑從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異於俗而以義常理譽言之。不亦遠乎。

南華經解　人間世　十四　二卷

又就社字翻剖出一層意。

卽促生安。○以下皆言自處之道貫於不見可用此三節借樹木第一喻。

南伯卽南郭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蔭也將芘蔭其所藾。卽千乘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之託蔭者也。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旋紐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同舐其葉、則口爛而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亦以不見其材故無用所以爲不祥也。以此爲不祥也。故疏此之物。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可全生則群莫大焉。得揣度

又旁通一事。收轉。神人○此三節。借樹本第二喻。

支離支體不全貌疏者。疏其名也頤隱於齊。同臍肩高於頂。會撮髻也指天、五管在上。肓屈則五臟兩髀爲脇。脅屈故大腿與脅亞如脇挫鍼俗作治繲。音慚浣衣也足以鍵口。鼓筴播精。糞者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受功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之所者也。○逗正意

此節借人形第三喻漸切身矣故末句將正意一影

井子綦不能見及此。東向泠然。

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猿猴之屬猶之棧槧櫟也者斫之。三圍四圍。求高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旁棺之全一邊者斫之。七尺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子綦口中常叙一事反視。

故解巫祝書名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解藏此三者有拙不可用以祭河舊說如此姑從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知其無用所以爲不祥也。以此爲不祥也。故疏之物

南華經解　人間世　十五　二卷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 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易取 莫之知載、而不知載 禍重乎地、難堪 莫之知避、而不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承當止者臨人以德之事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趨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迷陽迷陽、即棘之義也 無傷吾行、叶杭 吾行郤曲、郤步委曲不敢直道 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自取 膏火自煎、伐也 桂可食、故伐之 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俗見而也、自取 惟神人知之、用四物搖岩正意最佳 人間世 十六 二卷

此節借接輿一歌直明正意作收、以上凡引四事自處之道盡矣、自處無用則我與人無爭而人於我且不得所爭矣 聰明逍遙無竟處人又復何尤 此虛字激底處也、此篇分明處人自處兩柱却全然不露 止加散散敘事莊子真是難讀何怪從來無人識得、此篇要旨總不外逍遙遊無已妙義故曰看透第一篇無已二字一部莊子盡矣 此篇尤其著者、永引接輿一歌深有寂世之慨莊子曳尾泥中殆為是乎

傳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身懷一得意氣烱如況盛德之士乎 脩之宥密之中達之名物之表 且薰蒸窮洞幽化黎首且 粗矣其體而無德輝之澤乎夫子申申夫天天 子盻睘面益背 測其殘深有同符若夫東封墓林荊棘不遊西來函谷紫 氣先候斯其根厚光燄又不特 春風披拂於座隅醇醪浸洽 於酬答也誠則必形不其然乎雖然此德之形也而非形也 夫寇見佩玉未必發嵐岸為豐盈何當性表而世俗趨類以 相高淺夫矜矜以自喜其為辭陋又為怪焉者舜重瞳子 項羽亦重瞳子禹鳥喙勾踐亦鳥喙豈得獨其同體謂德之 克一哉由斯以談貌孫叔者非孫叔也假夫子者非夫子也 聖人之耳目鼻口四肢與衆人同而衆人非聖人也夫全者 既未足全則損者亦未足損矣此莊子雅尚德充而特敘列 惡醜以破夫規規者與九方皐相馬曰牡而騭至則牝而黃 駘郭象外有玉徵者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鑒德者必 知之矣孟子曰養其小體為小人養其大體為大人進德者 必知之矣雖然才情縱蕩又豈苟方為累云爾哉衛君應 奇濮筆所駕風推服者也而其人亦遂訒訒目犯耀而不止

見中涵消散無餘矣。
才逐道於顏曾程朱深戒於褒志儒者皆知誦之而莊子無
情之言謂非辨德之照鑑與○德充符者德充於內則自有
外見之符也譬頭出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
一箇惡人又一箇閒跂支離無脹又一箇瓌奇大瘿令讀者
如登舞場怪狀錯落不知何故蓋深明德符全不足外邊的
事先要抹去形骸一邊則德之所以爲德不言自見却撰出
卸許傀偉異面翻來真是以文爲戲也○只是一大頓空反
襯之法○形與情其爲德之累一也形有所忘而情有所未
忘叙一箇兀者却是一分外出色人。○賛王駘先作虛寫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與仲尼相若常季曰彼兀者也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俱往俠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潰不貳眞而不與物遷不
宰而不與物遷不喪命物之化三變與大德敦化一句
稱駘之德上四句還算虛寫下四句直坡其根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
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眞見夫若然者眞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不必之人

定耳聽而游心乎德之和渾大用而目視萬物爲一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兩節一切才能世法俱非德符使務外
洗發生節最明守其宗則視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體彼此之分無支體彼此之分又烏有孰存孰亡之介意哉
猶遺土也妙滿大地皆土也遺土則以土還土耳虛不原無
足也今喪足亦不過以虛還虛耳絕妙○此二節言駘直未嘗
常季曰彼爲丗聲已自以其知得其心以其眞知以其心得其心
天地之心的心字卽上文之不

之哉。從自俯耳何與人事。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水不求鑑而人自求鑑。惟其止故也。唯止能止衆止。水止故唯止能止衆之求止者而不他去也。○一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句冬夏青青。在字言其不凋。○又一喻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句。得天正性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舜能正己之性而物性自皆受正。○又借舜一影皆言駘之得天獨優故人自從之。夫保始之徵。保始者必有徵驗。不懼之實。譬如養勇者自有不懼之實。生死一人。雄入於九軍。懸之足懼。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舜治躬名而能。則於而況官天地。官猶官骸、言体之府萬物。府藏衆也。直猶寓六骸、以六骸爲象。耳目。以耳目爲一寄寓。吾寄寓。吾備之。特寓。吾迹象。知之所知。眞知無二、而心未嘗死者乎。得其常心如此人豈猶爲死生所變乎六句作一句。

彼且擇日而登假。擇假猶言遊世獨立按曲禮天王崩告喪日天王登假。登假猶言遐升於高遠也此處借用造於高遠之人則從是也。人自不能舍之彼且不必遂以死言之。擇日猶言擇日死生且不介意方欲遺世無心爲人何肯以物爲事乎。總言駘師蓋因常季之言有疑駘動衆之意。故也。

從遊之多乃人之不得不從也。駘何心乎。此節言羣弟子。

未嘗見駘爲兀者也。德兌之符有如是。○以上王駘之兀駘與忘之德兌符可思也。

自忘之羣弟子相與齊同也執政乎。寫子產呵申屠嘉曰、能執政馬如此哉。固有以勢分相矜如此哉輕掉一句毒。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予止。子先出則我止。駐與其明日又與合。

堂同席而坐。予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荊已受殘猶與堯爭善。堯乃善之至計子之德。

此德字虛不足以自反邪。必有過而後致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猶云素行。

以不當亡者衆。言使人自陳其過又誰肯自認在過乎。則無一人

不當存者寡。不使人自陳其過又誰肯謝犯亡足之條矣。狀其過。以

以爲不當享存足之福矣。然則世竟無有肯謝足之人。

刖足之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若夫以刖足過者也。知不介意非

而不介意非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去聲者

有德者不能命也。揀一喻精絕作惡而玩法網者譬則遊於羿之彀中者也。

宜爲刑法之所必加譬則在中央之中地也。然而幸免者

亦命之當苟免耳不當刖而刖者亦命也。駘以

是命與上三句作一反照便便全足。

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胡然而怒。猶有世見而適先生之所

則廢然而反（忘也人而不知先生之況字法）我以善邪吾與夫子
卽先（少頃以怒）生（遊）十九年（究）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不見）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道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跡）（形骸）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
更貌曰子無乃稱（慚謝再不
子產欲申屠自反乃申（是言）屠（劈）口先（啾）（欵）子產自反世人漫自罔
讒無一個（肯）認罪過（寃）（是）（無非）解其桎梏如此安可解
大半是國家漏網雖是淡淡說（命）卻使子產兩腳着地處久
矣當行（場）斫去矣那得不陡然一驚（殼）中一（偷）妙妙言汝之未
兀者或反是當兀者耳（絕）妙撲法○以上申屠嘉之兀嘉自

忘之其先生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嘗有兀者叔山（字）無趾（無足趾）踵（故爲號）見仲尼（無趾）（以踵行）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兀）足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知）不
世（有尊於）而輕用吾身（吾）吾是以亡（兀）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足者不
（形）骸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
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夫子胡不入乎（請
講）以所聞（無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
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又是一個兀者却又是一個出色人○不是孔子又忽（借）淺

（治）（都）是莊子文字要（脫）出叔
後（明於哀）駘（它）而（茲）獨（暗）於（叔）山乎
無趾（謂）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貌）以學子爲
（疑）孔子何（爲）學於（聃）彼且（蘄）（求）以（譔）（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
已桎梏（邪）（至）人以名（聞）爲桎梏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無）（死
以可不可爲一貫者（無）（是）（無非）解其桎梏（根器）如此安可解
看來叔山原是老子一鼻孔出氣人（無）怪其頡頏夫子（以
上）叔山之兀叔山自忘之其（友）（老）（聃）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醜）焉曰哀駘它（哀駘）（醜貌）它名
（人）（也）（駘）（乃）（駑）（劣）（之）物又加以哀爲可哀之劣人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它）（者）（他）
也泛有所指大抵皆子虛烏有之類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
能去也婦人見之（不先）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
人（常）而未止也（和）（而）（已）（矣）未嘗有聞其唱者也（惟）（感）（而）（應）（無）君人
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濟）（救）（也）（無）（聚）（積）祿以望人之腹（望）（飽）（也）（如）（月）
又以惡駭天下（駭）（貌）（天）（下）（驚）人（和）而不（唱）（不）（能）（首）事（知）不出乎四域（無）（位）且而
（無）（祿）人皆來親之○三（是）必有異乎（卽）（上）（雖）（卽）（上）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
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

寡人傳國焉委以國政傳俗本作傳悶然而後應無意應汜而若非有寡人醜乎公自愧或不足與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不多去寡人而行寡人卹憂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何等樣人又是一個惡人却又是一個出色人○寫得哀駘它渾渾圇圇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狗同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以於已以母也純

眴若喪其母而無與比也眴音絢與旬同目搖也

不似往時不得類焉爾以已之見已爾以已視母又不

悅之性兌悅也使日夜無郤一息餘隙郤與隙同

隨物所在皆同遊於春和之中是以日夜不以靈府天和者冲融之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通而不失吾怡使

而接乎物物爲春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之氣流

故不使復使官不役之逸其形形全猶足以爲爾使人以邀新婚之懽之而況全

外不得復使以邀新婚之懽形全猶足以爲爾使人愛之而況全

德之人乎德全則是有本者人豈能

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必有本者也才全者不然

也費其才而渾然自全也

人乎一喻又帶兩喻先作反跌接連乎兩喻又作正襯可見

人之親信它乃是它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而不愛之此

武之實已喪刖者之屨無爲愛之以其足之實已故不備禮喪故謂之不肖皆無其本矣

收一句戰以武爲本履以足爲本此皆喪之也○一喻後又帶兩喻無本者無足愛則有本者之必爲人愛可知矣此處皆作

也愛使其形者也數句逗盡全首戴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以其反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至尊之盼取去聲妻者止於

外不得復使官不役之逸其形形全猶足以爲爾使人愛之而況全

德之人乎德全則是有本者人豈能

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愛之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必有本者也才全者不然

也費其才而渾然自全也

人乎一喻又帶兩喻先作反跌接連乎兩喻又作正襯可見

人之親信它乃是它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而不愛之此

所謂行也○本字便是德充符哀駘它全德之人

將才全一註

德不形一註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之氣流

通而不失吾怡使日夜無郤一息餘隙郤與隙同而與物爲春

隨物所在皆同遊於春和之中是以不知時於心也妙句

妙句生時字因春字來是之謂才全

接續而生時於心也妙句

能不用其才則才全矣萬態遘乘一時一時一日一日天地

從無相尚之一刻古今從無可據之一瞬而欲出其智巧與

造化爭亦愚甚矣才全者在之則無往不得也○不失於兌

在我一和豫通也與物爲春天下一和豫通也接而生時於

心妙妙分明是造化在我胸中一片活潑中庸浩浩其天一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可以爲法也

凡取平者水停之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

可以爲之法內保之而外不淫也言水停之妙如此故可以爲法德者成和之

句註脚莫過於此

修也作大者之道即此不德不形者不形者才可修也和莫邊於德成如平虛於水停德如如水停物不能離也飲和者必親愛乎德如之魅也物不能離也收平者必歸法乎水也

將水之停爲德不形作喻妙妙水停而平之盛者在焉取法者安德之至也

德之德不形而和之至者在焉物雖欲離之烏能乎○

內保之而外不蕩爲水停我一註也却已爲德不形作註矣

放說德不形處更不須解也物不能離句我轉前面親愛意最明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要其死恐民之傷吾自以爲至遍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其死之傷吾自以爲至遍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孔子之言恐哀駘它者恐

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非孔子不足以恐哀駘它之妙哀公不獨便心哀駘而反便心孔子極是○以上哀公

德充符可思也

闉跂支離無脤、闉曲躬也跂支離無脤不着地也人之不齒似之故取以爲稱跂脚脤脣也脤即脣字也無脤也跂者曲體而跂行也支離形不全之號也說去聲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全人之軀也全體○說去聲齊桓公桓公說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細長貌○脰音豆頸也肩肩細長貌全人之

故聖人有所遊、心遊於道、通之天也、而知爲孽、智司之巧乃技孽也、約爲膠。約束之禮乃膠漆而合者德爲接。有得之德乃成續也、如草木之旁出者。約爲膠也非自然而

乃商賈也如居貨而來售者　工爲商。工藝之能聖人不謀無思無慮惡用知、不斷自然惡用膠、無喪渾然全具惡用德、不貨中無積物惡用商、四者上四天幣也。幣養也。惡用天幣也。

者天食。食養之者蓋聖人與造化爲一氣一切世情無所用之有人之形、貌則人間烟火相也用意最精　有人之形、貌則人也無人之情、四者不用有人之形、故群於人、與人共處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是非之端　眇乎小哉。形爲萬物中之一物所以屬於人也。猶人拳大之類警大貌乎大哉、情與盡相　獨成其天。浩浩其天心遊道也又咏歎四句

復言聖人心有所遊乃與造化一氣一切人情無所用之是情亦非德之所在也本題德字深此節德爲接的德字淺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道與天既生之爲人則是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蓋以人之靈性爲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言惠子認字先錯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所惡者、乃好惡之情、生於人慾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妙妙本生之理不任人慾則內無好惡之情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以爲生須人事故培

之。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既足於道矣何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槁梧而瞑、案梧凭几熟寐、玆幹野也　據槁梧而瞑、慮以技能自衒、舊解作眠睡可笑。大選尚歌也。天於生物之中選子爲子之形、人形本無不足之理　子以堅白鳴。子乃以技能之情自衒、如堅白之論

此節特借惠子辯明無情之說。不是寂滅之謂也只是在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見莊子與佛氏之學不同。此二節自忘形外補一層意透至於忘情而德符愈可知矣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必有所自來宗是也人之學也同堂而處必有所從受師是也夫宗有總攝之統支猶其小者也至於繼別則大矣夫師有一事之取資猶其小者也至於聖門則大矣雖然皆猶其小者也夫游氛紛擾化成萬物而來者不測所自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而受者忘其所從是何為者耶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此莊子所以有大宗師之說也是大宗師也未嘗物物而植之命之也滂濞無方旋運無窮各職物之所遇為修短而要之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理之自然而不能易數之必然而無所逃而已矣而人於其間貪生惡死亦未見其貪之惡之而大候將至遂能少延其尋刺者也是不亦多用其遁回乎是不亦愚之甚乎則又有巧者出焉挾養生之術與造物爭衡而希不朽之事乃渾渾至今亦未見有一老尚遺者也嗚呼屈伸往來盛衰消長是道之體而乾坤之所以為乾坤者也今也生於大道乾坤之中而獨欲為一塊然不化者於其間是必非此宗而宗之非此師而師之然後可也六合之外

太一之上有是伸而不屈來而不往盛而不衰長而不消之宗師乎哉則是巧者之多知與衆愚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真知者知宗師之不可逆故與道為體而與乾坤者遊吾因無所用吾知也無所用吾知斯為大宗師之省乎順弟也已○既然有個大宗師則雖欲自異又豈能出其範圍耶且謂之宗師則看他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盛一衰一消一長這便是無行不與二三子的榜樣希聖者希天此處緊須取法死心塌地與造化一體又何處用得私智妄圖之事哉○此篇特為撮生者下一箴砭

然而人之永年則可以力致於是勤導養謹其脊慾自以所知拙於庸衆之劣莊子先為致脅孱手即與捩轉見他分天分人乃正是夢夢多事夫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人同一的然未嘗有二則生死之間豈可以我與乎哉彼之所知亦大不必矣○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真人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真知接連將真人補寫四段至第四段特點天與人不相勝也可見天人一致這總是真知○父雖親君雖尊而大宗師之所在不暫捨也○煦濡不如相忘毀譽不如兩忘而綢繆於生死尤不如其化運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遁妙

妙遍天下總是道一節
得一些耶若因而付之
之端哉○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逃而皆存正如在寶山
隨到處是寶一切衿襟笥慳挾扁鎖之智俱用不着此千
古聖學之秘宰義除却莊生再無能說者也○從死生命也
以下咏歎大宗師之妙發揮披跌只是不貪明
明說出至數層咏歎之下接出夫道二字大宗師幾一見身
○點出道字便極力形容道字之妙便歷歷指點古來神聖
無不宗師此道是前半篇正文故東處下面七大段文字止
是爲前半篇作引證發明耳其前四段直明生死當順乎宗
師五六二段辨明道體以世人說認宗師故也末段收出命
字命乃大宗師之賦物者也人生惟當受命是一篇扼要歸
宿處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言有人知天又能知
勞空將知字虛起二句用兩字贊一句○虛將天人分開實
是以寄意作引却故爲卓立之筆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天然而生謂
之所知衛生以養其知之尚生以其知
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
者是知之盛也
承明起手二句又贊一句○衆皆愛費而生憂夢而死此獨
知天生爲自然人壽可力致是其知遠勝於衆也實是各自
却是鄭重之筆僊他有知不過終其天年此又話中分寸線索也
雖然有患一句忽轉忽夫知聰明之用有所待而後當須計較安排者特
者特未定也又未可據爲是也須計較安排者特備說知
所謂人之非天乎人止是一理豈有二乎
忽然轉筆將知字打落見得是後來安排的殊不足據又加
看得貪圖長生者有覺戲耳
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又一轉筆逼出眞人眞知
何謂眞人一句又喝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以身先
不辭同謨士猶作事不以計謀作事若然者過而弗悔雖有證失當去聲而不
自得也雖合事宜而不快意言其得失無係死生可知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言其利害不攖死生可知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如此見識乃
於道無所不明盡
世之所爲知哉
眞人一解○眞知知字及此眼知字都是囘上文知字神影

而下究而言之古之眞人則未嘗有知可名也古之眞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其覺皆無憂無喪也其食不甘無嗜欲也其息深深無深慮也眞人之息以踵呼及通於湧泉言深也衆人之息以喉吁呼言淺也屈服者議論爲人所屈者其嗌入聲之言卢之言出若哇爲人所屈則無養之人好矣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由其平日嗜慾故不能測測沿沿○六句

畢

眞人二解○如此人純是天眞人事之知毫不用

古之眞人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其出生爲不訴生不訴所喜其入死爲不距死不拒審脩然無累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視死生一往不來之常耳一往不已乎不得已而動適乎水聚則有光澤進我色也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人不距拒審脩然無累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視死生一往不來之常耳一往不已乎不得已而動適乎水聚則有光澤進我色也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忘其所始知生之漾不求其所終任死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之忘其死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自然之道不以人助天以不以人爲助天命之常常自得忘而復人爲助天命之常常貪生者是之謂眞人若然者申贊其心志皆以心捐道以人助天者也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容寂無爲其類頹首恢上声大朴之貌凄然似秋暖志字趙氏訂正當作忘字無思也其容寂無爲其類頹首恢上声大朴之貌凄然似秋暖作忘字無思也育然似春喜怒通四時正明上二句言皆與物有宜而莫知其育然似春喜怒通四時無心猶四時之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無跡可尋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之人心利澤施於萬世不爲愛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以聖人治世之無心明眞人之無心用兵句是自然之義利澤何是自然之仁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一項有親非仁也一項天時非賢也三項釋而動便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一門項以其有所趨避行名失已非有計較成敗之心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一門項以其有所趨避行名失已非

已乎不得已而動適乎水聚則有光澤進我色也和澤之色令人可親與乎貌乎閒連止我德也寬閒之德令人可親與乎貌乎嚴殺其似世乎嚴毅如世不苟警乎大不可拘制連乎綿長其似好閉也連綿如閉不迫悅乎倪音門上声忘其言也相忘以道上形容其笑非一端乎忘貌忘貌立治以禮爲翼乃行以知爲時乃因時以德爲循之妙用以德爲循之冀性以刑爲體者繩乎其殺也作威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非強以仞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順非作制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德之所在人人引去我特與同登耳并自立異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人視眞人爲勤於修行豈知其固應無爲故其好

也一人視之一理也其所好之也一有弗好我者真人視之亦一理也二節言不分彼此其一也一以理爲一者真也其不一也一人視之固一也一以理爲不一者真也其一也一人視之亦一也其一也與天爲徒以自然希天者也其不一也與人爲徒以造作與天與人不相勝也真人則知一而已此三句申明其一也二句言不分天人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一句蓋真人之真知如此是之謂真人

真人四解○世俗之知謂天人二者也真人之真知謂天人一者也天與人不相勝而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是人足以勝天乎此句將真人真知收盡起處天人之說古之真人兀四肢洗發詳盡無餘小註算數明自當通身汗出矣

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皆物之情也死生定於命猶夜且之必有旦也人之所能著力哉此皆物之實理如此無足生其悲戀也

丈人撇真人視天人爲一已將天人分岐之見說去不足道矣然天人不相勝其辭猶爲渾融此節特作一提點破死生擬圖夜且一推出天字並非人之一毫所得與參大宗師意

彼特以天爲父生我而載之爲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大宗師

此下疊疊咏嘆大宗師不可不觀○以親一喻大宗師不可

乎親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勢分勝○而身猶死之故忠而況其真乎大宗師真君也單用真字就上面君字也

以君一喻大宗師不啻乎君也○親一邊用卓字大宗師親而且尊也君一邊用真字大宗師尊而且親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又一喻呴濕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貪生也死不如相忘於大宗師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道字解不過是非之道

又一喻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化

生死一理不過乾坤之幻泡耳生而在乎天則死亦無所係故善吾生則善吾死矣○順乎宗師乃所爲善也此處夾一段正論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也如是人所解何況其更精者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謂之昧藏山也也夜半喻言不見耳

譬猶以○導養家時刻保守自謂養於不朽之宅

造化推移明抽暗換未幾之間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乃與歎惜不知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你守正時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之情然謂之有知乎無知乎文之微妙警策令衛生者毛寒骨竦方視者空然而笑咏者不知也妙所云知之至之又況萬物之所係大宗師也而一化世間真是無法可處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藏小於大宜也不知與化爲體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理之大情實也蓋也若夫藏以譬藏之得宜無以禁其日蓋也若夫藏

讀此一節却有一上上處法○扁仲往來盛衰消長一氣循環者天下之實理也養生者獨欲以身爲不化之物是一氣循環中得來此塊然之板株也有是理乎哉宜有負之走者而已不知故方且藏之則方且遯之夫遯之正生於藏之之遯也設也悟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便隨在與我共之矣天下一循環之理也我一循環之理中之人也又烏得所遯哉蓋物理之實原是如此此便是於隙駒世界中無法可處之一上上處法也

特犯淮南子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生物之形其爲樂可勝計邪譬其身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不得遯而皆存所不得遯也則我當卽聖而皆存矣悟得此理則我與此理是一個物事故曰皆存○聖人全體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

普天普老普始普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大宗師也而一化之所待乎大宗師也萬物總一化必聽乎宗師也

物有一體之善人倫效之況爲萬化所係者乃不知取法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以上凡九小段譬喻層層剝換有樹花有發存水亂流之勢文家勝境

夫道是大宗師主名 有情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能必弟子之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心得而

至此方接出道字 有情之動也有信都也無爲無形雖有情雖有信而雖可以

未有天地先有道神鬼神帝帝卽鬼之會者其所以自本自根 自古以

一陰一陽 生天生地

生於道

上文雖說天字天不過與道爲體耳大宗師畢竟是道此處

方點出詳寫一乎如水中味月中色妙不可尋

在六極之上猶前也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又得四句

豨韋氏古聖帝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忻合元氣）維斗北斗爲天綱維故曰維斗得之終古不忒不易其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不輟）堪坏崑崙山神得之以襲崑崙馮夷水神得之以遊大川肩吾泰山神得之以處太山（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鼎湖上升顓頊高陽氏）得之以處玄宮（玄宮思道）禺強北方之神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西方）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西方空界之名）莫知其始（忘）莫知其終（窮）彭祖得之上及有虞（舜）下及五伯（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殷高宗）奄有天下乘東維（箕尾）騎箕尾（尾星有角星名傳說）而比於列星（以上諸神生出荒唐莊子但取以寓息不服論也）

南華經解　大宗師　四十二卷

雜寫占之神聖若干人無不以道爲大宗師（區區小智反）

思躍治也耶至此一篇大勢束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偶音耦）子（南伯子葵尊稱）色若孺子（以其色少故名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曰惡可學）子非其人也（天下梁姓倚名有聖人之才）明而無聖人之道（是子貢一流人）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聰明是顏回欲以教之庶幾忘聰明是子一流人）我其（語辭）試（嘗）之女（汝）果（然）以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不然）不（不離情也）以聖人之才（難之之詞庶總不然）果爲聖人乎（難之之詞庶總不然）以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告（忘世）故也已矣（外天下）而後（能）外（忘）天下矣（而）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而後（能）外（忘）物矣（而）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也已外物）而後（能）外（忘）生矣（而）已外生而後（能）朝徹（外生故曰朝徹）朝徹（則見）而後（能）見獨（獨即道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生死一也）殺生者不死（生死一也）生生者不生（此殺生者也）其爲物（聖人之道）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無不成也（四句止是一句正解上不死不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攖寧也者（於世紛攖攖中而成吾之自外天下至外生有功夫次第自朝徹至無古今無功夫矣第基學至外生已了悟矣至入於不死不生則道成矣○見獨者夫道一而已矣能見及此又何古今之別生死之異哉此乃爲親見大宗師也○載道者心也害道者亦心也夫心既載道但當聽順乎道而已譬如舟子載人但當聽順乎人而已今却舟子弄權恣已妄行不由人作主處豈不誤然此人理故必屏却舟子不復此氣然後人載於舟舟載乎人（沈洋所之中流自在也）知此則知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爲說矣（二句正解）何足特把企計示普天下（道人○攖寧妙不從

世相中遊神當來不是第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然文字非道也不過傳道之
字者之則凡後之文字皆其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文
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見得徹須聽之聽聶
語聽之耳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
進悟也聽許聞之需役需役行之勤又須得游漾
之於謳行乎歎詞謳者歌之別調咏歎之歌吟之乃尚趣之深也
於謳聞之玄冥游深矣又須至於寂默
玄冥寂默之地玄冥聞之參參忘言矣又須至
於悟虛也參參悟虛悟虛空虛也參寥聞之疑始悟虛矣又須至於無端倪乃開
道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也

不過言由讀書而深之乃至於得道撰出如許名字以經傳之體例之似乎不雅然莊子從來止是以文爲戲所云寓言十九者也○說到疑始大道毫無端倪又那着得何時是生何時是死之見耶○以上借女偊之言一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生爲脊死爲尻者也而乃曰孰能以生爲脊死爲尻者脊中也以死爲尻尻三可離始也以生始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悍然忘其既往倏其現在拒其將來
自首而脊而尻總爲吾與之一體也○一何執知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是討契者

汲汲一生不獲自在是無一人能者也自首而脊而尻總成一理醒透無比○凡物始終止成渾淪一理
吾之一體孰不知之自無而生而死其完告之一理亦猶是
也果若看徹此際自然覺得缺一不可今且悅生而惡死豈
非愛脊而憎尻乎是無一人知者也其語意透脫如此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
此拘拘也夔一何指病體拘夔如下文所云曲僂發背上有五管孔頤隱於齊肩有高於頂句音溝曲也句曲其項脽
句音仙邪行貌而鑑於井本是子輿歎音仙邪行貌而鑑於井井卻次八句敘事於中
寫其曲僂也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拼作跰躚足貌跰躚並足貌
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一句又曠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無予
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順乎
者時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悅生比死者順也失死

占之所謂無牛任之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以上借子祀等四人一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相
與之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遊於物外挑挑無極
心至虛相忘以生生不悅無所終窮不聊死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友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氣促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
之曰叱嗟其遠使無怛化
爲之陽大年臨卒成寐人曰汝葬勿
哭驚動其心倚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
此之謂矣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
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爲此至微乎子來曰父母
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父母彼
近吾死近猶
迫也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地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唯願世爲人夫造物者必以爲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鑪者鑄器冶鑄也將鑄匠也惡乎
往而不可哉之慮到此一點朱釋成然寐事故以爲形容又一喻也最
妙覺凡人偶然而生偶然而死不過如夢覺耳兩句脫化奇絕
非常透脫之見非常解脫之文父母一喻讀之意味深長覺一喻
喻之神趣前兩喻中夾一段正論如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遊於方內之外出乎世法而反遊方之內內不相及而反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癰潰瘍烏知夫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假施則生死爲晝夜也以死生爲晝夜而觀生死言死則異形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之端倪哉託乎不得已而寓於人之形骸外乎身也視死生爲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死偶然耳反籧篨戚施以支離其德者乃登山臨水之謂也以支離其德者猶能養其身以盡其天年而況支離其形以合而成體之說乎故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使其心自化而已故曰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癰潰瘍烏知夫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假施則生死爲晝夜也以死生爲晝夜而觀生死言死則異形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之端倪哉託乎不得已而寓於人之形骸外乎身也視死生爲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死偶然耳反籧篨戚施以支離其德者乃登山臨水之謂也以支離其德者猶能養其身以盡其天年而況支離其形以合而成體之說乎故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使其心自化而已故曰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癰潰瘍烏知夫死生先後之所在一氣假施則生死爲晝夜也以死生爲晝夜而觀生死言死則異形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之端倪哉託乎不得已而寓於人之形骸外乎身也視死生爲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生死偶然耳反籧篨戚施以支離其德者乃登山臨水之謂也以支離其德者猶能養其身以盡其天年而況支離其形以合而成體之說乎故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使其心自化而已

憒憒三句說透世情故知禮意二字之妙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自謙方內猶雖言常縣未解雖然吾與汝其之已之所得不欲隱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者造之爲水言生也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拘多少而養可給人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四句正不知之化也總非我所能與者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

此夫子所心得者乘示子貢如此豈天之戮民哉

子貢曰敢問畸人畸人者畸異也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也

小人君子兩反對言之則生死滯志與造物爲友者天之君子也而人且識其陽尸而歌情於禮法是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以上借子桑戶等三人一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孟氏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孟孫名實不相符眞不可解看下文登出妙義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道進於知矣

簡者畧於事世俗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哭泣居喪之事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生死付之自然不知已有所簡矣進於知也此其進於人也

然不知不竟已無滯不感不喪矣是道進於知矣

寫孟孫才看得生死關破吾與汝總在大宗師變化中又安知此則爲獨曰畸人者畸異也於人而侔於天也所客其涕感哀痛也耶今方爲人是已化爲此物也今後又未知造物將化之爲何物也惟順以待之而已且方將化

烏知此理之指存方將不化烏知形骸之終不化
如風雖雷掣閃爍不定總見造物運用之神終自世俗悲哭
之淡說到吾與汝夢而未覺可見孟孫才已臻大徹故曰孟
孫氏進於知矣遠本作孟孫氏之善與善同善之古作譱古作譱譱譱

而子曰、夫無罪人之失、其失人也、失且、美哉滄滄乎、大宗師之間耳、去偏私之有以道觀世之有間耳、去偏滯之間耳、去偏執之間耳、去偏倚之間耳、去偏黨之間耳、去偏枯之間耳、去偏曲之間耳、去偏係之間耳、去偏繫之間耳、去偏缚之間耳、去偏陷之間耳、去偏溺之間耳、去偏蔽之間耳、去偏塞之間耳、去偏鬲之間耳、去偏隔之間耳、去偏障之間耳、去偏礙之間耳、去偏窒之間耳、去偏壅之間耳、去偏阻之間耳、去偏抑之間耳、去偏屈之間耳、去偏困之間耳、去偏迫之間耳、去偏束之間耳、去偏縛之間耳、去偏錮之間耳、去偏拘之間耳、去偏制之間耳、去偏禁之間耳、去偏囚之間耳、去偏幽之間耳、去偏閉之間耳、去偏匿之間耳、去偏藏之間耳、去偏隱之間耳、去偏沈之間耳、去偏淪之間耳、去偏沒之間耳、去偏伏之間耳、去偏潛之間耳、去偏逃之間耳、去偏遁之間耳、去偏避之間耳、去偏離之間耳、去偏違之間耳、去偏背之間耳、去偏反之間耳、去偏戾之間耳、去偏乖之間耳、去偏悖之間耳、去偏逆之間耳、去偏忤之間耳、去偏拒之間耳、去偏抗之間耳、去偏敵之間耳、去偏對之間耳、去偏仇之間耳、去偏讎之間耳、去偏怨之間耳、去偏恨之間耳、去偏憾之間耳、去偏惡之間耳、去偏憎之間耳、去偏嫌之間耳、去偏疑之間耳、去偏猜之間耳、去偏忌之間耳、去偏妬之間耳、去偏貪之間耳、去偏愛之間耳、去偏好之間耳、去偏樂之間耳、去偏喜之間耳、去偏悦之間耳、去偏笑之間耳、去偏歌之間耳、去偏舞之間耳、去偏哭之間耳、去偏悲之間耳、去偏憂之間耳、去偏愁之間耳、去偏苦之間耳、去偏痛之間耳、去偏病之間耳、去偏死之間耳、去偏滅之間耳、去偏盡之間耳、去偏空之間耳、去偏虛之間耳、去偏無之間耳、去偏有之間耳、去偏生之間耳、去偏存之間耳、去偏在之間耳、去偏住之間耳、去偏止之間耳、去偏動之間耳、去偏行之間耳、去偏往之間耳、去偏來之間耳、去偏去之間耳、去偏過之間耳、去偏現之間耳、去偏見之間耳、去偏聞之間耳、去偏知之間耳、去偏覺之間耳、去偏識之間耳、去偏想之間耳、去偏念之間耳、去偏慮之間耳、去偏思之間耳、去偏議之間耳、去偏論之間耳、去偏說之間耳、去偏言之間耳、去偏語之間耳、去偏默之間耳、去偏靜之間耳、去偏寂之間耳、去偏寞之間耳、去偏寥之間耳、去偏廓之間耳、去偏蕩

吾以子與亦病故不呪之裹飯而飯乎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其聲悲放而遽音聚其詩厉歌不成形若力不勝而趨促聚其詩厉歌不成形若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夢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貧且之來不能逃也於是從而揣測之揣測之而不得其故乃舉而歸之於命歸之於命子桑此時一齊放下矣命將大宗師特院抵化權所在烏得不順乎以上借子桑一証人生五福第一化無臭無聲然而行者已行生者已生不可謂無所受也則不可謂無所授也提出命字乃大宗師是壽六極第四方是貧今貧且有命烏有壽而無命者今養年者廢然自反矣親之命可違也君之命可窮也師之命可不習也猶有大宗師這個命布散淀紳雖若無心及一受之再逃不得甚你逃世聰明只在範圍之內須於此處發悟一切放下纔有入道之門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爲普天下學道人勞攘沸騰中惠一卷冰雪文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作此篇總註聖門子貢不及顏子也只因不受命

後人乘有採莊子語附會神僊之術者豈知莊子學問之正

自有天下以來爲君者凡幾氏矣前言之帝後謂之王指各不勝屈矣而克當乎其職者何不數數見也天生民而立之君自夫言之爲天乎必體天之心而後爲官子自民言之爲民牧必順民之性而後爲良牧乃由古及今德合天人者幾幾絕無王耶然則亦君帝位而謂之帝備王數而謂之王耳未可謂之應帝應王者也夫天之心何心也民之性即其心也一氣所化溥爲芸生之數莫可紀極要未有不各具其一天者也故一民之性傷則天心傷其一矣爲君者體天之心

惟在乎不拂民之性而已今也以一人之私乘莫抗之勢無論草菅吾民而發刻之即其經綸制作有毫髮弗準於自然之道而民性之傷已陰受之而不敢訴然且日已不憂矣已年者廢然自反矣親之命可違也君之命可窮也師之命可不習也猶有大宗師這個命布散淀紳雖若無心及一受之再逃不得甚你逃世聰明只在範圍之內須於此處發悟一切放下纔有入道之門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爲普天下學道人勞攘沸騰中惠一卷冰雪文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作此篇總註聖門子貢不及顏子也只因不受命

後人乘有採莊子語附會神僊之術者豈知莊子學問之正

茫而言之耳多一智始而上下相遊終迷上下相角故帝王不輕啟天下之智則古今常如一日矣借曰紛紜經緯周密措施曲當無不本之大道以爲敷張而善事燦沒矣草木之生也發花道盛識者知其將萎此卽治天下之理也故莊子作應帝王亦順人君皇無修則敎化之地亦少竭矣而等僞道外無知也其德甚眞淡則一虛泰氏渾沌自然毫無物累常爲天下留其渾沌而已矣渾沌者天心也○前面歷引五段總見君天下貴無爲而治末二段用已意發明○季咸一段奇絕帝王以一人立天下之上下而百官下而萬姓人人皆季咸也何則意指一在有所向其覘候之審應變之速雖神

巫弗若也故帝王一身之外天下皆瓌而相之者詩不云乎民具爾瞻若聖帝明王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旋轉天下而無端兢陶天下而無迹孰得而相之哉故爲於無爲治於不治變化因乎一心機械投於衆志吾安得如壺子者而奉之爲君哉○人君一念之萌天下伺爲趨避智巧紛紜皆由是起帝王立德默運化隨若神則天下由而不知蹕滑混沌至今存可也○末一段奇絕以鑒空之文寫難明之義使人讀之意皆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下無可答吾知肯綮缺因羅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王倪之師蒲衣子曰古帝有虞氏不及泰氏古帝有虞氏其猶藏仁義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則猶繫於物也未能超然出於物之外也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自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見已之有異其知情信貴德而等僞道外無知也其德甚眞淡則一虛泰氏渾沌自然毫無物累是未始入於物之中也

仁義治世非不美然猶出有心不如相忘之大觀於泰氏則帝王之道可知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以已造式義度人式用也用義以義度人經制以義度人義教散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僞也德也非眞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欲就海中墾一河必而使畚負山也以至微負至鉅造作難爲之事必不能勝上句喻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故諭一句經義正而後行必自正性命之治內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識人以性之所難爲之宰屏鼠深穴乎神丘名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物各有知如此而貸二蓋之無如無夢如何可以欺德騙之乎

日中始純是強制人的說話接輿先以正已而又來強人所難爲帝王者當如是

天根人名遊於殷陽之山至蓼水名之上適遇無名人而問焉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所不當使我不樂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而倦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虛無之氣以出六合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之地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所以使我不樂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無莽合氣於漠無聲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是者寄修已之道順物自然無容私焉是變化治人之道

南華經解　卷　應帝王　五十六　二卷

陽子居名陽子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人於聖人也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繫縛猨狙之便捷勢能也物徹疏明智能之累何以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來猨狙之便捷勢能也物徹疏明智能之累何以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

明則相也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人於聖人也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繫縛猨狙之便捷勢能也物徹疏明智能之累何以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

名之狗之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繫縛猨狙之便捷勢能也物徹疏明智能之累何以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

比明王則此五獸之屬皆有技能之累何以異此言學聖人而愈遠也

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因有文彩致人繫縛猨狙之便捷勢能也物徹疏明智

杜德機妙一杜字較退藏二字更爲精爽機者其徵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吳子之先生遇我也有救吳有上曰全然有生矣全然列子作灰然有上文灰然灰復然杜門不覺有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所有而機發於踵一段生氣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者機妙自靜而動如一陽之復根於黃泉是一片純陽機發於踵妙也善者機妙此善字即是多聚緻之者善也善字一元之氣和天壤妙示之以動則啓於大陽也名實不入妙一念不萌緻動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已矣不知其形似不見已矣所往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其機無不知其誰何無何因以爲波流一無所故逃也

天地之初有太素有太始有太初有太易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太易者未見氣未始出吾宗則太易之先也一絲未兆萬象俱空是何等境界虛而委蛇不知誰何無已也因爲波流無物也此一節尤微之微者也學道至此纔爲入聖帝王至此纔爲存神切勿作渾語畧之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自悔所學膚淺三年不出爲其妻爨不知有妻食豕如食人食音祀不知有人見爲豕也於事無與親不知有事也雕琢雕去復樸於眞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無情無爲木訥於人也一以是終道無緒也一貌紛而封哉封哉當從列子作卦戎渾無端

以上六節引季咸登子事不過要明帝王當虛已無爲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倏智耳壺子便是帝王垂拱模樣季咸便是百姓其瞻模樣其取意微渺無倫粗心對之乃不曉所謂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無所不該而遊無朕一毫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有得無意於亦虛而已以虛之一字總括王人之心若鏡無心而不將不迎來與應而不藏去不留故能勝物而不傷既以虛字結上文又解个虛字

此段又直言應帝王之道在虛已無爲也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南方陽故北海之帝爲忽北方陰故以中央之帝爲渾沌中者陰陽所自然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陰陽皆起於此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妙妙

未段忽生一喻帖絶冷絶○天下一渾沌之天下也古今一渾沌之古今也今日立一法明日設一政機智詭盡元氣消亡矣從來帝王除去幾人其餘皆儵也忽也皆鑿渾沌之竅而致之死者也○何以取名儵忽而言其鑿竅帝王相禪一事儵造而有一事忽廢而無數推因革之後淳朴琢盡矣解此方知帝儵帝忽取義之妙○中央之帝爲渾沌者中則自然之道全也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於此不勝大悲

南華真經解外篇目爲文十五首

外篇者何隨事敷折披枝溯流雖皆衛道之言然較之專透宗旨者則外矣

外篇十五首各因一時有感而作其命題但取篇首兩字非若內篇之特立一個題目也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玄删修但摘篇首字名之此說甚是但謂摘名出於子玄亦未見其必然也 顏 識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順慶海清樓書坊藏版

南華真經解外篇

句曲 後學宣 顏茂公著
同學王暉吉季孟較

駢拇

舉門言仁義即是性莊子却將仁義看作性外添出之物蓋他止就源頭處一直下來不肯多着一字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之一字還是借說的何況說到仁義韭子就是這一樣見解他都就最上處理會下一截事便一切掃却○此篇言以仁義爲行則失其性是就傷於已上說○引仁義而合性則爲駢言其舉聯外物也由性而分仁義則爲枝言其旁出非本也篇中將仁義與魄明目辯之凡聲色臭味之欲作一泛鋪寫其眼光直是最高其筆力直是最辣○老莊之見從來是尚道德而卑仁義如此篇非薄仁義便特提道德二字爲一篇之主○行文段落極整而其每段中忽添忽減隨手錯落○一線穿去一段生一段波瀾滾滾然至東郭處皆故作悠揚蘊藉別是一格

駢拇 駢連也拇是大指枝指多出一指 木二指連爲一也枝指如枝然 比於人所同得則侈於德爲剩餘矣○一論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此性字猶生也 出乎性哉此性字猶生字也 比於初生

駢拇枝於仁義而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五性列於五藏而非道德之正也非道德之本然

駢拇枝於仁義而用之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拇無用之指也滅賢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情實溢僻於仁義之行非正則

駢拇枝於仁義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申明上意道溢

聰明二項

用兩駢明也正意○道德二字一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拇無用之指也滅賢

多方乎仁義聰明之無用可知

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白與皀之煌煌非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白與皀皀黑青之煌煌非

乎而離朱是已再申寫明非乎言這個不是駢者乎下同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

乎而離朱是已再申寫明非乎言這個不是駢者乎下同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

彼至正者按上至正說來○五性列於五藏而非道德之正也非道德之本然

彼至正者至字清俱誤作正不失其性

駢而枝者不爲岐作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性命本

駢而枝者不爲岐作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皆以率性

然之是故鳧雖短續之則憂鶴雖長斷之則悲妙喻本然

故是故鳧雖短續之則憂鶴雖長斷之則悲妙喻本然者不容人

爲增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各有妙無所去憂也率其本然

揭何待於去○駢枝上之所有此又添長短三字申一譬意仁義其非人情乎非人性命之情

仁義何其多憂也承性命之情則本自無憂

接至正二字發明以形仁義之非○性命之情即道德之正

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開之則泣枝於手者齕去之則啼二者或有

且夫駢於拇者決開之則泣枝於手者齕去之則啼二者或有

餘於數枝或不足於數駢者皆非其本然其於憂一也則不爲有餘不

爲不足自用無憂否則能無憂乎有餘不足皆以率性命之正

本是長短邊話說今并人駢枝內行文變化今世之仁人高目

愁視則臞毛蒙茸如蒿○蓬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潰性命

首高目皆古人形容之巧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潰性命

之情而饕富貴其性命之不寧一也故意仁則義一邊可知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以爲仁義故

一轉與上段爲反照之勢上段出於性命之正則無有餘不

足之憂此段非性命之正則有餘不足皆爲憂既憂則罣礙上

多事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使其德也。加由旋禮樂。而仁義以思天下之心者。此失其當然也。非性命之至正。天下有當然。當然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圓者不以規。直者不以繩。繩者不以準。準者不以懸。懸者不以附。附者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借六者喻意故天下誘然皆生。誘然若有導而不知所以生。自然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自然故古今不二。常然不可虧也。不可以人所爲損之也。則仁義又奚連連。猶如膠漆繩索。滅鉤繩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道德之間。使天下惑無所事此使天下惑也。徒惑天下之人心也

此方實寫仁義無用爲仁義者。乃欲以此遊乎道德之間。豈非枉自多受。○道德二字又一點。○一字帶起下文

南華經解

遂於東。大惑易方。西南北大惑易性。迷於性命之情。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膏燭也。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棄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接惑字發出易性之傷。是莊子痛懲仁義本念。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何但虞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各易其性。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不人玉於成。男而耕。婦而織。是以各有分守。此之謂天放。故曰。聖人正同於坤。坤曰藏。藏女而婚。奴曰。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奚事。則

明也。則俗謂之小人。盜跖之稱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深淺之分別之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質既同又惡取君子小人之稱其間哉。及此俗將何所置其喙乎。

又一棚愈橫愈快。○不說伯夷亦盜跖。偏說盜跖亦伯夷俱是筆鋒之橫處快處。一路波濤洶湧此處頓住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別淄涅之水。非吾所謂臧也。味一條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自此以下將前幅話說一氣掃來一反一正以爲逶迤飄忽之勢○此節一反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此句疑是言味之訛在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自聞自見遺其耳目收視反聽復歸於朴也

此節一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有見於外無見於內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南華經解 駢拇 七 三卷

彼孚妙無端相逐不可定其爲誰也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又所謂幻花又生幻菓是也○此與下段只就上文蜘尾一氣滾下○又一反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蹠與伯夷是同爲滯僻也余慨乎道德何謂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滔僻之行也既不能爲道德又何敢妄爲致傷乎莊子將仁義滔僻一俗見而出角生得處也

又一正○結處現出自己歸來到道德上去是一篇大章法○歐陽公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優柔有餘得雍容守勝之道

南華經解 馬蹄 八 卷三

此篇言以仁義爲治則拂人之性是就害於物上說○前後馬蹄只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義同儀儀臺在前路廢在後蓋總言宮室之全言之無所用之馬之性本如是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同絡之連之以羈馬絡頭其首絡足曰馽編之以皁櫪馬槽馬之死者十二三矣一飢一儀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馬銜之患而後有鞭棰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以上馬一喻單頓下用兩折

陶者曰我善治埴陶土爲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以上陶一喻匠一喻雙叙下總一折○馬性叙在前埴木性終在後文法倒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亦猶治天下者矯民之性而反訓之善治人也民性與伯樂所以匠何異與馬埴木何異古今治天下者與伯樂陶匠同過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上文自稱善治此又

人其所爲善治書出世人以聲明辯竟未致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緊接一句轉入正意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無偏命曰天
放在天自在
民之性本如是須起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進重其視顛顛專一當是時也山無蹊隧路
未澤無舟梁水路不通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各就所居禽獸成群草
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人物相忘
九

至德之世莫有應帝王者在上順民常性如是
申贊至德之世得民性可慕三節俱作韻語
及至聖人蹩躠音別扇跛者行不正貌爲仁踶跂音企足用力貌爲義而天下
始疑矣非常則疑淫漫流衍也爲樂摘僻拘拳也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性
則分
末世聖人拂民常性如是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
舉証其言之不謬前用犧樽珪璋後用文采六律將仁義禮樂收在中間蕩漾活潑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作整收

申斷聖人之過毀民性可痛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親怒則分背相蹏馬之
向後故曰分背馬知已止此矣馬性本然夫加之以衡扼同軛乃横木駕馬
頭者故曰衡扼衡也
横齊之以月題題額也馬額上當前如月故曰月題而馬知介倪獨立貌倪
拒曲頸以拒人也鷙曼悍鷙突曼詭衒叱避貌衒音絢其斯窮絕也技
者伯樂之罪也句法頓挫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起處不遒言傷馬而已此處言馬且因傷馬而生奸
夫赫胥氏古帝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形容渾沌無事民能已止此矣民性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正也
天下之形蹩躠憑空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與上段馬喻相對○前意已盡又借馬與人伯樂與聖人作
排段雙收與起處馬字一喻若有意若無意爲映帶之文○
重復歸咎聖人是擒賊擒王之意

仁義聖知本教天下爲君子。莊生從局外看破。未足爲看子之真。而反以助盜賊之用。甚矣天道一陽即有一陰。人事一利必有一害。通長篇看果然有之。不是莊子謬爲怪談也。○此前二篇又推進一層。直是充義至類之盡。故其痛快亦更無比。○頭一段引起盜賊。又一段申天下之害。然後疊疊致嘆。將亂本兩番歸咎好知。將好知三番痛其致亂。反覆披露盡興而止。○好知二字妙。將仁義聖知之法。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妙妙。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掉句醒甚——

接上節推入到大處來。天下國家一箇與囊匱也。聖知之法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乎。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刻子胥靡。煏也煏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而自害者。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窮乎知害人者。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乎。從上接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弒簡公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妙妙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掉句醒甚——

接上節推入到大處來。天下國家一箇與囊匱也。聖知之法一臧滕扃鐍也。古今無數竊國者則真巨盜也。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利。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刻子胥靡。煏也煏之江中。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而自害者。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窮乎知害人者。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快極）

一段聖知爲天下之害其害處即就利益盜賊上推出來

故曰唇竭則齒寒（唇竭非以寒齒也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非以圍邯鄲也而邯鄲圍）淮南子楚會諸侯（昔歃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王以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而邯鄲圍）趙酒厚（楚王以趙酒厚酒易魯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薄酒奏之楚王）楚王以趙酒厚而大益起（聖人生非以起大益也而大盜起皆言事有相致也）語意最圓

諺意極圓（音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彼死則此自不起言彼自虛此自實也）事有相成也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使如此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也防之愈多則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以下歷數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矯揉）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金之者誅竊國器之大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禮法所則是非自出者）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趨）於大盜（舉而奪之）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總上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利人之財（此重利盜）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一段申言爲盜賊之利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脫淵則困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爲盜賊（示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天下大治（故絕聖棄知）

一段聖人爲天下之害（此段皆相接一氣卸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三字慘然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

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雜揲上文彼竊鉤金之者誅竊國器之大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自出者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趨於大盜舉而奪之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總上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三字慘然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

而棄其耦而外去其主之中是離按平諸侯之境車軌結平千里之外則是上如知之適也臨於上

一段亂在於好知上好知之過寫得古今若干聖賢作用少年聰明自喜之習耳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盡一何又何以知其然耶夫轉一波以下歷數之

弓弩罔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以下歷數之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倒音格制格植也羅落罟罝柔潮施狙羅也

知多則獸亂於澤矣即詐漸毒漸音尖浸也漸頡音勃鞮之謂也堅白解垢譎觟同異之辯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又一段亂在於好知連類廣譬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求其非知非人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亦非也是以大亂

一段好知則致亂人心陷溺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中虛奔四時之施喘喘無足者之趨肖翹飛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又一段如知則致亂極言流禍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先出一句舍大佈種愚蠢之役而悅小慧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同諄類之意三代以下所好如此啍啍

已亂天下矣止一句收

又喻以冷味

復七有不盡之慨焉

在宥

在宥二字是一篇之主治字是反對之病在宥則性命之情安并不必治天下矣治則天下多事更不能安性命之情矣前數段止此意一反一覆○崔譔誤認治則能善人心却不知治正是攖人心老子說來其流弊遂至不可救此一大段所以痛駁治字之害處也○黃帝一問廣成子不取其治天下而告以治身雲將數問鴻蒙不取其治人而語以心養此二大段所以發明在宥之微處也天在宥豈一味廓落而已哉○後二大段又用已意發明是一反一正

愉悅也性主不可渝一固苦夫不恬不愉非德也德乃天德非德也即性也

長久者天下無之其故下文明之人大喜喜邪毗偏附於陽大怒怒邪毗於陰承上若桀二字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不調寒暑之和不成其歲說人心如此

反傷人之形乎四句忽就陰陽插一喻言天之陰陽并毗則失調和之節人將受病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今使人心偏毗於一如此豈不致亂於是乎

天下始喬詘卓鴟張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致亂如此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劃自三代以下者句句要終以賞劃爲事彼何服安其性命之情哉

桀一例說其大服孔陰陽一喻精微曉暢○此段治天下

之弊如是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天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僞雨說樂邪是相於淫也淫亂其性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相習於說知說多能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察察求疵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惴惴焉上聲惡惡乎知仁義之所萬物之情哉猶猿狶狙而亂天下也滋起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豈但過時便乃齊戒以言其性是不

之跛必 進之鼓歌以儛之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此豈若是何哉句調剛連特逸承上設進悉之言豈但賞罰性命一亂而八者之病風生乃至奕世受其陋溺故此段言治天下之弊更如是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貴愛其身於爲天下者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爲天下之君也故君子苟能無解支離其五藏同藏無擢顯其聰明尸居不動而龍見神來隱淵默而雷聲神名精神動而天隨天機自赴此皆貴愛其身之實也如此則自有下文之效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至德蒸人如欽者之居累自熱此所以可以寄託天下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君子本無心於天下故曰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無爲二字即在宥之訣也窅冥所謂無爲者君子乃於身內着精神而萬物自化則又何暇計及於治哉太舜無爲而治讀此節可得眞解○此段轉言在宥之妙更如是蓋四段章法連環相應第一段但言不須治此更言何暇治嗟乎大聖人細矣玩本文可見在宥者不是一味廓落而已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善也人心引崔瞿問語緊接上何暇治天下句來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纔計人心便是欲入心形容攖之故急奪一句人心排下而進一層天下春舂不平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嚴之下避世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憂世○皆以大亂故

三代攖人心之害如是

黃帝作侑二帝躡之攖人心之害如是侑音衣延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大駭不安其性也下有桀跖不義上有曾史行仁行孝上以人品言而儒墨畢起如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大而面映別之性命爛漫廢棄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焚尽思慮不能供上之求也四矣字嘉大駭後變態於是乎斲手斲足鍘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三焉字宋寫乔出是一層繁刑隨之天下春舂不平大亂又一層此嚴之下避世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憂世○皆以大亂故

莊子南華經解 上 上下四段總傷之病約柔乎剛強柔靡其木來剛大之氣靡同劇刺也劇刻削也彫琢失利其熱焦火言其躁急其寒凝冰言其戕疾倪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言其逃逸其居也淵而靜言其深伏其動也縣而天言其飛淫僞驕傲而不可係者其雅人心乎

形容人心與孟子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句同一妙手而加詳焉人心如此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黃帝作俑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股上小毛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心以爲仁義矜錯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猶不能勝天下而有不宰焉者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二帝加甚

黃帝作侑二帝躡之攖人心之害如是

施音衣延也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大駭不安其性也下有桀跖不義上有曾史行仁行孝上以人品言而儒墨畢起如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大而面映別之性命爛漫廢棄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焚尽思慮不能供上之求也四矣字嘉大駭後變態於是乎斲手斲足鍘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三焉字宋寫乔出是一層繁刑隨之天下舂舂不平大亂又一層此嚴之下避世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憂世○皆以大亂故賢者伏處大山

三代攖人心之害如是

今世念不出其言殊死者相枕也枕者如是桁楊桁音杭楊以楊爲之方誡繫者刑戮者相望也被笞辱者又如是又如是三代設繫刑而尚不若今世犯刑者之日益衆而刑戮益酷也言刑刑刑刑也儒墨乃始離跂企攓臂舉乎桎梏之間得意同甚矣哉其無自豪也意同甚矣哉其無自豪也意同甚矣哉其無自豪也

物物而非物物則道也然陰陽不在乎外也物而非物則道也得其發時自盛矣物即道也我和與一印上所以處其和二氣之和也二爲原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形神相守陰陽一原長久之道不外是矣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言與天合德

本爲惡明在宥天下引此却說修身之要細細尋味分明是不消說然則讀廣成子之言在宥之精蘊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乎須知非引此全不是說長生的事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則已彼其物無則變化無端而人皆以爲道也無窮循環不已而人皆以爲終謂死則已謂生則已可物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后后土也后爲土而反於土則與物何異故吾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無爲道體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有當我緡乎而來者緡我緡然有遠我昏然不用也緡昏皆不知也遠我而去者昏乎無心之貌言不與物櫻人其尽死形與而我獨存乎不念處

道不可窮不可測今人其門遊其野則亦無窮無測矣極言治身自有超乎生死之事以完前意莊子引其文因全載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神木名東海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視自失止貌然視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

此爲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叫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成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與黃帝在宥之問之意同鴻蒙拊髀雀躍擡頭曰吾弗知吾弗知氣似皆想撰之名

鴻蒙弗知之荅最妙知其所以弗知三年之後不必再問矣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浮遊不知所求自得而已猖狂不知所往自適而已遊者遊氣生物之軌掌

物皆授以觀無妄皆真機之自動者朕又何知無爲自動所用吾何知也雲將曰朕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物皆喪其性而百姓喪乎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謂之今則不去今則不能自在動機心動災及草木禍及鳥獸鳥獸禍及人之過也

天之生物皆無妄則無所用吾之知也故弗知之荅最妙也

○亂經逆情立天弗成即失其無妄之本也其禍至於流及鳥獸草木昆蟲豈不酷哉特地猖到治人之道與廣成子先

揭出自爾治天下一樣皆非了引來點時處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憒憒乎予害
而去雲將曰吾遊天姥願聞一言鴻蒙曰憒
故當養之汝

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骸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倫者一末大同乎涬溟與浩氣
解心所其擇神釋其
知無視默
乃心養之妙萬物云云多冬復其根皆得其養各復
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不開其
若開其知識則竅無間其名物本無名我不必問無開其情物本有情
鑿而渾沌死矣
故自生然則何用治之乎十句
所謂無爲而物自化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默昭昭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趨辭而行

開口便云吾弗知及次第看來乃物皆無妄無所用知也心
衰之功不宣已知也無爲而物自化不啟物知也前後語意
總是一線心得其衰則無爲而物自化然則讀鴻蒙之言
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耳

在宥之精欲久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耳

在宥之精欲久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耳

人有夫以出乎衆爲心者冒山乎衆哉固衆以寧所闇不
衆棲衆矣若田乎衆矣而自安所同則不如衆人之
多矣此一轉語尺治天下人意與而欲爲人

說得治天下者純是一段意見用事好上人之心却不知本

無可加於人止足爲喪國之具而已然所以昧昧於此者又
只因見身居萬乘見得有此一大段事放頓不下所以必要
經之綸之以自顯披又烏知宰衆有者不在於有哉此在宥
之徵處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空空如也問者爲處乎無爲安則行
乎無方感則動汝適携天下於
變化靜汝適之境得
乎出入無旁去與日無始無終
復來之往挽撓以遊無端倣徨
無極

同大人之仁則萬物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何況有有者物物一体也有物視有者之君子所以觀無者天地之友

此段言大人一味渾同應物何曾與上段相對一路逼出無字有字無字者即上段物物者非物之謂也特借而在此段點破無則無爲矣無爲則在宥而已矣通篇正文此處已完無字是非以治之

以緫尾合乎大同則安有出衆之心已且無之則安有物之見

賤而不可不在者物也貴而不可不爲者民也貴而不可不爲者仁也節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尊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從物說到天故曰淺而深

聖人觀於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誣接於事而不辭察於法而不悖薄於義而不積應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誣接於事而不辭察於法而不悖

不亂悖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又倒捲

上支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字道不明於道者悲夫又單拈道字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切此一段意義文雖與本篇之義不甚此且共祖洩仝不似莊子之筆蓋本篇正文在上段已完此段或係後人續貂未可知也

玄

三件一例說下是君即一也均也可不立一德而法天均乎

玄者天地之根也即一之所在均之所出也後面若干文說天地之道之大源出於天非有物可指之爲道也無聲無臭玄而已矣須無心無爲然後得之一毫機巧俱川不得是此篇大意將去

○此篇是散散逐段夾敘將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大其化止在運旋之鈞軸處詩采菽之均是此均字也舊解作均衡便說開了去與下二句意不似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之德人事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德而成於天身又倒逼到天字故曰

定。各句自明。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引二證落括盡要旨

將一切收入天字。天者。一而已矣。曰然而已矣。豈容爲哉。豈容有心哉

夫子曰。孔子也。後言夫子。夫道。玄德。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問於老聃。聃去勿覺則虛。可入道。無爲爲之無心於爲之謂天。無爲言。子不可以不剋心焉。老莊看仁字賤之無心於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老莊在其用處不同同之。萬不同而我同之謂大行不崖異和光同塵之謂寬。有萬不同有此萬不同者要其宿。通而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口義云修遠當作遠近是也

描寫道字。如涼月空霄。滴光滿映。從字句之外直透現出來。

德之人。素逝。任素而往。而心通於事。立之本原抱一而已。而知通於一。故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引二證落括盡要旨

將一切收入天字。天者。一而已矣。曰然而已矣。豈容爲哉。豈容有心哉

夫子曰。孔子也。後言夫子。夫道。玄德。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問於老聃。聃去勿覺則虛。可入道。無爲爲之無心於爲之謂天。無爲言。子不可以不剋心焉。老莊看仁字賤之無心於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老莊在其用處不同同之。萬不同而我同之謂大行不崖異和光同塵之謂寬。有萬不同有此萬不同者要其宿。通而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口義云修遠當作遠近是也

描寫道字。如涼月空霄。滴光滿映。從字句之外直透現出來。

南華經解 天地 三十

堯之師曰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即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配天言爲昔也堯甚欲讓天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甚言其危）殆哉圾乎天下（再言之）其危（再言之）藉齧缺之爲人也（非純乎天）聰明睿知給數以敏（能應劇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非以恬養知（不自知）給數以敏（而敏捷）其心（不自知）睿知之所由生（卽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與之配天）其於德也（卽不待葉矣）將妄之也（妄爲）其於德也將妄之也（再言之）彼其（彼）其（彼）之謂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其（彼）之謂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再言之）彼且乘人而無天（滅人心以用事）而不知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已方且爲物）方且爲緒使（爲細事）方且爲物絯（該育）方且爲物絯（該育）而不知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方且爲緒使（爲細事）方且爲物絯（該育）而不知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已方且爲物）方且乘人而無天（滅人心以用事）而不知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葉矣（卽不待葉矣）彼其（彼）之謂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再言之）彼且乘人而無天（滅人心以用事）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已方且爲物）方且爲緒使（爲細事）方且爲物絯（該育）而不知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與之配天）其於德也（卽不待葉矣）將妄之也（妄爲）其於德也將妄之也（再言之）彼其（彼）之謂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滅人心以用事（滅人心以用事）方且本身而異形（分已方且爲物）方且爲緒使（爲細事）方且爲物絯（該育）而不知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與之配天）其於德也（卽不待葉矣）將妄之也（妄爲）其於德也將妄之也（再言之）彼其（彼）之謂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再言之）彼且乘人而無天（滅人心以用事）而不知其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方且爲緒使（爲細事）方且爲物絯（該育

秦初有無無字有無無字下不得一有無之下方有一無之一有無也是無一有無也一而未形太極向物得以生謂之德性中各有一太極故德也是無未形者有分陰且然無間謂之命陽變合陰分陽且然無間謂之命陰分陽且然無間謂之命動靜造化之流行也少停物成生理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形無狀指道也能形與其動止於此便生一物指語指甚物成生理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成神而性修則復其所以爲命也留動而生物物動靜造化之流行也少停物成生理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形無狀指道也能形與其動止修反德於未形之一矣德之至則同於初泰初此極請也同乃虛虛乃大二句形容同合之妙境合時與朋同言則與天地一体矣其合緡緡合無迹也若混若昏無心而合也

大順七句又形容大之境也從造化之始層層數下來精微微如玻璃中映絲髮中間言泰初說到命有許多層數自命說到性又有許多層數便是一句書之分凡皆理極細註疏也性修二句從工夫上又復轉到泰初則造化之根在我所謂一也無名也無無也何處着得一毫來雜耳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與做同言與可句然句不然句又不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揚明若揚明之天寓其精晰如是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怵惕之同者也

者也怵惕之狗成思指人而成然思後而成然思後而言夫子以才能爲丘子告若汝而所不能聖人皆此類也

詩指道凡有首有此其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形成神而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形無狀指道也能形與其動止於此便生一物指語指甚物成生理也其死生也其嬰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道不在此有治在人在人爲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無心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天與

此段形容道之所在又前面明所問姓苑名育見季徹曰魯君謂名也曰謹受教離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爲之以就正言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按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尚局然笑貌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言觀言貴高自表著之喻多物將往投迹者衆物來將問苑鬼鬼同號驚曰驚悅貌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猶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去其害心而皆進其獨志進之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由而不知若然者豈見哉舜之教民滉瀁漫漶之哉言不肯讓舜君先而已使之耳語特矣斯欲同乎德而心

心居矣的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測矣

寓無爲之治猶浮子所言嘽嘽如淳然溝壑無所庸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治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捐捐然、捐音骨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如沃湯、沃音逸水溉也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器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不可以居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瞞音滿平声目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乎貌以蓋衆、獨弦哀歌、賣名聲於天下者乎、識之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又教而爾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之猶落也

機械數謂由後而深蓋機端一開勢所必至君子所以防其漸也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自失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

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反邪、言久而不復其常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捐丈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也、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所之、汴生於世而不知所之、能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丈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謷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言易爲是非所動

渾沌氏之術者也、假修言假人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以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知之、

丈人曰中撇去機心二字夫子曰中黜山渾沌二字莊生此篇之旨如揭矣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疑其厭世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衆而不失其能、畢見

其情事而行其所安順而行之行言自爲皆非
手捧頓指指指而頤聆之聞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心中遏四海之內共給之之謂安與人
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同樂怡平怡音超若嬰兒之失其
母也不知所往傺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所歸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
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自從言其無心於求此謂德人之容願聞
人曰上神乘光所載者與形滅亡形累此謂昭曠虛明谷洞致命
盡情致天命盡實皇天地泉而萬事銷亡與天地同樂萬物復情皆歸於實
理此之謂混冥

開口萬言大經以有神人一段解悟在宥中矣注焉而不滿閉焉而不塞
玄神人心地
執逾於此
門無見各與赤張捷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同此患也言試徒不及舜故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古今而有虞氏治之邪不消治其亂而後治之與必有乱
耳無鬼見滿稽推重有虞故爲此問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爲滿稽悟無鬼之言而有虞氏之棄物也倘不棄而
施鞟何用鞟何用棄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燀
然聖人羞之三喻此

形容至德之世渾渾沌沌如是何須更治
盛也此是親之所言而
正理親之所言而
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諂也蓋明於責而未知其必然邪
謂
明則不
謀則之也安心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君親
謀之同謀之也爲之
謀之道
則孰然作也謂已謀人則
身上而終身道人也終
則怫然作色惡謀之名如是止就人身
說此就已身上說又一層
聚衆也以此招人
附已形容
好疏
其實合譬廣令餘醉修
人易曉
其實初不認其罪故曰不相坐
雨民告虛論人情大抵
而又自謂
愚之至也
與衆同是而不自謂衆人
獨異於衆

也○初爲有虞氏說起人後却借之爲千萬世痴哭嗚呼有
虞氏尚未免婦世之惑況武王乎況武王之下乎此便更不
消○措詞回想無爲之治眞如逝彼入海永無還望者也那得
不尊而自寬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棄木在溝壑中
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同伐邱與曾史行義有
間矣然其知慌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音救困慢中
氣從鼻上中於須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差厲夾賊五曰趨舍滑心使性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
謂得也夫得者囚彼所謂得者可以爲得乃是囚苦耳可以爲得
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趨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木枝亂皮弁鷸
冠鷸毛插笏紳修大帶以約其外束縛內支身體修長支柱盈充於柴柵塞外
重纆纏約眩眩窮視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
歷指○關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趨舍聲色以柴其內
甚笑其以囚爲得一句中兩喻令人
深痛未俗迷於至德愈趨愈失不可復挽看他用譬喻數番
頓挫不勝層進致傷至未一轉却就無可奈何中忽用自覽
此是老莊勝場不然幾無處收煞也忽戛一聲陡住章法頓
挫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以二人譬此
不行矣又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辯其庸可得邪知其不
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是子又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必
推誰其比憂何從有憂○厲惡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視之
恐其似己也又帶一箭響絕視人惟恐子之相似今
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又帶知天下之惑而已乃欲強所不可得而
又成一惑○猶不慊其相似即故莫若
釋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蹈於惑也

深痛未俗迷於至德愈趨愈失不可復挽看他用譬喻數番
頓挫不勝層進致傷至未一轉却就無可奈何中忽用自覽
此是老莊勝場不然幾無處收煞也忽戛一聲陡住章法頓
挫

人之本性道之所託也惟無心無爲斯能保焉○極言五者爲
天性之桎梏蓋世態萬端無非由此五者滋戛故也

無爲二字相沿爲道家常談看莊子此篇說入精微處明確處○前面要說無爲先托出靜字一層要說靜字先托出運而無所積一層夫靜之爲無爲人所易知也運而無所積則純是動何以言無爲靜人所未易知也運而無所積之體則劃然矣運而無所積乃至一者爲之也倘有貳則不能運矣則有所積矣故道者其爲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一則靜也可見運處即是靜處處正是運動靜一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既出靜字上而又添一虛字者靜之功所由入也夫而後從籠落靜從籠落無爲虛靜無爲渾融一體蓋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既說無爲却又非掃却有爲但無爲者處上之道有爲者任下之道上所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通說去只要見得本末二字除却虛靜無爲凡一切有爲之迹如兵刑禮樂等類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一層落下去的愈到下而愈落得粗了道之大序如此雖日古人不廢奈何爲帝王聖人者可舍所先而遽其後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篇中段落似有排比而轉換不覺○舜問以下都是引証○收尾處將諸緐一槩掃

却蓋凡有跡皆其相者也非道之所在也書籍名爲傳道是借粕何況五末凡變之類乎深味此篇可知無爲二字不是寂滅廢棄聖道不易之論也所以夫子於古今帝王止推大舜無爲後來如漢文帝黃老公所云又無爲之精粕耳參差公所云又無爲之源流如是哉彼皆知無爲之源流而不合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神與化俱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至誠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六合四方無所障礙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閒默之中無不靜者矣萬物自成天下自歸海內自服而其自處也則閒默之中無有不靜焉者焉

道在天地無時息停留故能貫穿古今徧徹萬類苟有所積便堆在這裏而行不去着在一物而氣不周矣故運而無所積一句便道盡化體也天道帝道聖道總是一道摠是一動而帝配天者也聖法天者也○運而無所積則是動個不止却以靜字接之妙妙試思動靜是一是二可與言道也○開口便從運處說靜非子之學豈寂滅者可同日語哉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以靜爲善而圖靜則是有心便非靜矣心不撓而靜則自靜耳這方眞個是靜故與萬一體也

機權落到靜又恐靜字有着意以一撮搖之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更不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明有如待言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明有如此者須勞褻此便是要落無爲之胎也

又就靜字推出一層事來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平也道法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其中井然不虛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動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無爲也則逸樂者得矣逸樂者無爲也則憂患不能處矣年壽長矣

此一層從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平也道法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動則得矣動自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無爲也則逸樂者得矣逸樂者無爲也則憂患不能處矣年壽長矣

虛者靜之原也萬物化而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故知天樂者無物鬼起然無物鬼責合其吉凶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萬物服三句承上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虛者靜之原也萬物化而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層故知天樂者無物鬼起然無物鬼責合其吉凶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萬物服三句承上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不揖則神歌而壽

一申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不尤天無物鬼起然無物鬼責合其吉凶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萬物服三句承上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再申天樂總頌一句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應轉萬物之本

妙指据疼痛總無千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天地道德總是無爲
故法之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終身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總收上文無爲之妙如此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此德字以下與上同德
則不足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此道字以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真是一
眷王論
天道

上文將無爲源頭處說到至精至微此又轉出將無爲與有
爲分別權衡一直趕出判出本末先後來其議論不偏不乏
正大明標旨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同智雖落與絡同詞包絡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
物不自說也能雖窮四海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
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則御物而用人群之
道也
每用兩句以況起在上者之獨貴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類例也
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隨殺之服喪
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
有有爲之祖迹精神心術乃本之所在此處得則
無爲而自正矣然後從之便帶起下節先後意
就無爲有爲判出本末二字來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
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六句以況本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

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化育萌芽區別有狀興作
雎雎盱盱等殺變化之流也盛衰等殺乃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
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親爲朝廷尚尊貴爲鄉黨
尚齒長爲行事尚賢德爲大道之序也宗廟四句乃聖人以人
先道取象天地處人道皆
然則本末之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有先後可知何取於道
取道而言之耳此節完足
就本末判出先後二字來上節意
可見韭子不是把禮制一切屏絕了止是要人知得緩急輕
重他屢猶激昂言之惟此處最和平也止輕輕蕩漾倒先

古人有之俱非所先

後之序本末之序更不消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不過天所賦界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不過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小義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不過辨形名數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不過寄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不過責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不過定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不過斷賞罰已明、而知巧次之、知巧不過辨知巧愚處宜、各處其位、各處其位、各盡其責賢不肖襲情、各著其實必分其能、分能必由其名、循名以此事上、責實任事、責實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智謀不用、必歸其天、復於虛靜無爲之至也、

古人一知所先則下此者纍纍然不勞自治看他惟一明天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而道德以下綱舉目張然則無爲之爲不既大乎、明天二字即起處所出、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上文自天至形名凡五變其說九變而實罰可言也、至實罰九變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聚而語實罰、不知其始也、豈知變其說一出於明天之虛靜無爲乎、

能治人、聚而語形名實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

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當下也、

極言形名實罰不足先、此節反緻上節意、以上言無爲有爲本末先後之辨如此一篇之意至此已完下止引數人語驗証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倏忽無告、不廢窮民、苦哀傷死者、嘉喜愛孺子而哀婦人寡歸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無而出寧、本無爲以出治物、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皆本於自然自安宇

然者若宇安在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自嫌已之多事子天之合也、我中間有便錯落人之合也、猶天和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王天下者天地而已矣天地者虛靜無爲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藏書史官名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翻反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語未畢、太謟音滿乎聲貌也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無以爲人不義則不生、無以爲仁

義眞人之性也又非矣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與物兼愛仁也無私義也此仁義之情實也老聃曰噫同意幾乎後言失言幾落人後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牲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回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用力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迷也猶慌意同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之性也

仁義且亂人性則自分守形名以下不言可知故莫若無爲也數固有宇妙可見無爲不是不爲乃本不消我爲也夫

子所云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俱是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跟皮厚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蹄而棄妹妹忘藏賊鼠竊食之餘觚於所食不仁也生熟不知惰物而棄之不仁也生熟不知惰物而棄之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生熟食物既用之不盡而積斂無厓猶貪取無已老氏主於儉嗇特故譏之○皆書其不仁知智不老子漠然不應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退怡讀何故也爲老子曰吾以汝爲可教而猶未也汝睨而不覩傾而不聽之誤也○睨而不覩傾而不聽自以爲脫及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人與之名而非受再受其殃是再受傷也言詭辭以明前者不足辯以明後者不應之故吾服猶也恒服所行也如此行當如此非以行可合於人而別有行也予何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失言幾落人後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牲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回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用力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迷也猶慌意同意夫子亂人之性也之性也

仁義且亂人性則自分守形名以下不言可知故莫若無爲也數固有宇妙可見無爲不是不爲乃本不消我爲也夫

士成綺之狀貌志氣如此與虛靜無爲相去遠矣是大道之門故萬物備廣廣於小不遺入衆

夫子孔子曰夫道於大不終包無窮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形其德神之末也

乃神明之本非至人孰能定之世俗卻不爲諸餘耳非至人孰能定之世俗卻不爲大平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爭不與相同言天下莫也橫起而乎禍福之柄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在而不與利遷至人何以能如此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此其要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因即上之累也領也

源也通乎道合乎德退去仁義貶同體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定者乎心定則虛靜無爲也其心惡有不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世雖貴道在於書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言所貴者○筆增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書之言則貴珠故可以得彼之情實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可見道又豈在書之言乎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寬則甘滑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以上言技之精處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猶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又拯一句其韵鏗然

收篇忽入一段讀書妙論非爲學究下及石也夫聖賢以傳道猶無足貴者以其爲糟粕也況於有爲之迹如五末九變者乎固知道之在澹也靜也無爲也即天下者可以深省矣雖然千萬世之學究亦可以深省矣○輪扁一段文法乃植弓考工之紀匠者作法最爲危然

天運

此篇凡八大段○前三段言天下無一件不是道爲之主帝王唯當順之後五段又恐逐其粗而遺其精言道不在形迹變化無方純以神明用事細讀之其品融透脫眞有天花燦墜之樂

天其運乎旋轉不已地其處乎卓靜不動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問三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抑以蓁屬之而然乎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何三意者無以蓁屬之而自然乎○猜二句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乃陰陽交和之所成故以爲造化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一西一東有上下之氣所成故以爲造化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一西一東有上下之活樂○問二句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問二句○此二條不猜者猜之彷徨無定風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問二句風也指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也指孰居無事而披拂是風也指孰噓吸是雲雨風也指孰隆施是一句總問何故又總問何故皆須用前意故皆也敢問何故又總問一句

雲○一節總承上文雲雨句雨所成故以爲造化風起北方北方土高陽亢一西一東有上下之活樂○問二句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問二句○此二條不猜者猜之彷徨無定風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風也指孰噓吸是雲雨風也指孰隆施是一句總問何故又總問一句皆須用前意故皆也敢問何故又總問一句

究然而起奏差錯落如疎雨點甚簡孰字勞而致詰愚者亦當醒眼○五箇孰字定有承當之者尋出這箇主人可爲宇宙倣歸也

巫咸祒曰祒卽招字之訛巫咸明於天此楚托言巫咸相招致答耳舊乃音趣以爲人名可笑古來止有巫咸那得又有巫祒招者吾語女汝天有六極五常五常帝王順之則

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楊用修曰九洛書之事洛書之數得三
戴之此謂上皇三皇以上人也顯得三
皇以下大半自用也
巫咸古之知天者上所問皆天事故托巫咸答之六極五
常其設施與天地日月雲雨風飄一
般天地日月雲雨風飄之主人即帝王經綸設施之主人也
那可不順○此二節為第一段上節形容得滿眼都有一
主宰在內分明是中庸費而隱五字又酷似其鳶飛魚躍之
領之意

三句便見得人生無一處可以自用也下節順之二句是提
商朱太宰官名蕩人名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
曰蕩問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老固不足以言之尊仁此非過孝之言也非謂
仁來過乎孝也不及孝之言也乃俗所名為孝者不足為夫南行者至
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北海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孝不出於親楚
孝肯馳何足以及孝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至此則緣衷不同矣孝字着不得仁字亦着不得
看他一卸一卸直卸至此將仁孝都歸水釋分明
是真道
俱化也
忽而尊仁抑孝忽而特顯孝字忽而脫去孝字益其意全不
在言仁言孝也
夫德如上兼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
忘之德
直太息歎而言仁孝乎哉言仁孝則虎狼矣
自勉以役其於德者也皆為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
犹屏焉至貴在我至富在我至富國財并焉何有於爵至願名譽并焉何
棄也有於財也
在我何有於名三句以明上入者之不足是以道不渝可屏者皆有棄
多也上三句引起入者止在名譽內出
以見帝王惟當順道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作咸池樂之於洞庭洪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乎志神不能定口不能言乃不自
得失其常也二句形容惑字
懼者驚怠者息心惑者忘已貞深於聞樂者

前曰、女汝始其然哉、言固宜吾奏之以人、声肖木。如此於人心微之以天、律上天氣相準行之以禮文、禮節之建之以太清、取声氣之元為主本四句乃承之以太清之休統

四時迭起五声和鳴、時而應奏萬物之倫、細大各有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声、清濁相得如二氣未融故凡事欲以我與道到四边不着始覺通休俱柔如

動光輝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又如物方蠢動因而震之分外醒発●九何乃其條理盈溢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又如物方蠢動因而震之分外醒発●九何乃其條理

此說怠字此時塵滓不沃自然之命、天理故若混逐混然相逐叢其卒無尾、忽然而終其始無首、忽然而起、一音俄則一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毫無遲留可以擬待

一音俄則一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毫無遲留可以擬待故所常無旁、而一不可待、毫無遲留可以擬待

○六何又總言其無端倪無境無旁滂流横溢變化非復恒境

女放懽也、太清下俗本誤雜入註中三十五字今去之

此節是第一成也句句入微○一不可待妙妙一境未測一境復尋行尽加驰而心耳無措焉震動之根便勝人千百語也

吾又奏之以陰之和、和煖之以日月之明、辨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変化齊一、無不●不主故常、急出在谷滿谷、大處在阬滿阬、小處凡虛空之處不塗窒、音際壁守神、一心以物為量、準律也此是作樂中除故又如此定靜審慎、其聲揮綽、悠揚其名高明、宣達幽滯是故鬼神守其幽、安位日月星辰行其紀、順軌吾止之於有穷、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流之於無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三句是鑽悅然無依貌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無所用吾遊也

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実、或謂之榮、人其得而定之行、流、散、徙、不一、主常、天樂、聖心自然無言而心說、樂之極也聖人如此作然之達情遂命也衆妙之門、陳動於無方居於窈冥犹之矣机不張五官皆備、效職此之謂天樂、聖心自然無言而心說、不容言語而心自悅

王之聖也皆一派鈎天夢樂為得聖人具体相符非
樂中神解不能及此即樂中神解非聖中神解不能及此
即樂而于樂之美樂斯二者六句可謂同實也不可接妙
妙明明盈耳而寂然如孤舟入海往無所天風振葉
樂也者始於懷七故動神明之
故通心力蛻天之卒之於戚戚故思惝恍自火思故道無知則
可載而與之俱也乘道而往若無知者近道矣
惧之為禀也任遂溼陛然一驚是六根震動之第一鐘

也忘之為道也天真躍如妄力銷鑠是宿習退捐之進步關
頭也戒之為愚也深入廣漠意識俱亡是漸近自然之火候
將到也看他說樂却說到如此地位去古人胸中透徹指着
便是也此五節為第三段如此五節論樂妙文引來止為
一箇愚字說惧說意止在於戒字一節也意止在於惑字
一節者意止在於愚之一字也意止在於愚之一字故從惧
而不窮者也又一聆言陳迹之不足用者以且子獨不見夫枯
槁者乎引之則俯仰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
不得罪於人又一聆言遑暇宜者有殃因時僅仰則無咎也為第二段
而與之俱則順之而已矣莊子之文如此切不可因中三節
之精微絢爛謂其忽而論樂也難然樂不在道之外謂論樂

是非其夢邪圃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眯邪言受其顛倒入手一聆言道貽之陳迹不用也為第一層
其如用車以行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古之用道於魯今之是魯國
犹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又一聆言陳迹之不足用者以且子獨不見夫枯
槁者乎引之則俯仰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
不得罪於人又一聆言遑暇宜者有殃因時僅仰則無咎也為第三層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雖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

猶狙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仁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又一喻言所貴於古時者、但聖人皆各因時者也爲第四層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又一喻反掉言設使不順時則其弊必致故西施病心而矉而觀其里其里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由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矉非美也所以然也又一喻言不適時宜者、惜乎而尔夫子其罗哉、繳一句而於不知其故也爲第六層

此節爲第四段骨子止是一時字却運用大様詹哈作六層

相得惟不知道之精故不知道之變也何怪其以蓬廬爲安宅哉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不拘定以遊道遥之墟一事不食於苟簡之田因物付物逍遥無爲也苟簡之田姑舍立於不貸之圃時不易養也不貸無出不費也又自揮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豈爲形逸所役哉三句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教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弱心舍之則悲食而一無所鑒於理一句無所見以慰其所不休者但明於運是天之弢民也與采真相反怨思取與諫教生殺物不止是天之生民也者相與變化相禅能所經者能所經滯者爲能用

而不止外面物迹中無以主之則非其精者道不留也外無正而不行私心川事外無所取正則不合時宜道由中出者不受於外非時世之所行也不以施於正而不行句也山外八者無主於中非吾心之精徵故無主也聖人不隱不以藏於行句也山外八者無主於中非吾心之精徵故無主也聖人不隱心即中無主而不止句也必由得吾心之精徵外合時世之變通乃內外同歸体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逆旅旅會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求道者得其相而遺其精看見先王許多事務便謂道在是矣問之中心其疾茫然毫無據也及心所欲爲便謂道如是行矣豬之時運安蹈其弊而不知也故中外不相符人已不相得惟不知道之精故不知道之變也何怪其以蓬廬爲安宅哉

卷二

宅哉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不拘定以遊道遥之墟一事不食於苟簡之田因物付物逍遥無爲也苟簡之田姑舍立於不貸之圃時不易養也不貸無出不費也又自揮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豈爲形逸所役哉三句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教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弱心舍之則悲食而一無所鑒於理一句無所見以慰其所不休者但明於運是天之弢民也與采真相反怨思取與諫教生殺物不止是天之生民也者相與變化相禅能所經者能所經滯者爲能用之異唯循大變無所經者而可以與人則人其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

之乃合時故曰正者正也因其所當然則是不知正而正之其心以爲不然者言爲不宜也全靠形迹用事天門弗開矣靈府閉塞矣而塗滯者也

道体活泼乞地故寓得至人亦活泼乞地采真之遊便是天化人天之蔑民正與之相反若昔回頭則采真二字即賣有一針也循變無窮即是采真天門弗開即是蔑民此節是一正一反又一正一反此二節爲第五段言此道至精至灵原不在着迹處與拖泥帶水者無干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一喻心蚊虻嘗音膚則通昔同夕不寐也二喻心乱也夫仁義猶同乱也

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使人乱心更甚於昧自嘗膚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不失其本質吾子亦放同倣風而動慕德而立矣同歸於自然也又奚傑然用力若建鼓建鼓大鼓也而求亡子者邪三喻不須驚駭天下夫鵠不日浴而白鵠不日黔而黑五喻本質之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辨若出自然如此

質者不必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苟徒爲觀美者亦不足增廣本性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六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

於渾沌各得之爲樂然則

又烏取仁义之區區哉

此節爲第六段仁义是於遺外立出名目總屬形迹之事不如相忘於本然犹爲近道也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不覺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何以規正之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吐納二氣予口張而不能嗋合也予又烏乎傚哉故謁而出見雷聲而淵默發靈府閉塞矣

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神應微日子年運而往矣謙言已老子將何以戒我孔子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辟名一也古今同推称之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使民心親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渾沌未鑿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有爲其親殺其殺者嚄欲降其親餘皆降殺而民不非也知覺開故也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誦兒三歲而不待三歲而能自分別所出矣

非問人也則人知有天知有地知有陰陽知有男女知有夫婦知有長幼知有先後知有禽獸知有草木知有生有死有與有奪有此有彼有是有非有小有大有精有粗有遠有近有形有色有聲有味而人有心以此十五者以相治相事相應相接相生相養相盡相反相報相禁相使相爲謂爲人自爲而於心而兵有順代物應天順人殺盜非殺謂爲當然

同天下耳各分覺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作夫婦爲人道之始夫婦亦何言哉你之乃有倫序而今乎婦女人心澆漓之一端也

不可言狀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子哀駘也馬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狹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去聲惜於慮請鈐去聲欽上聲皆賛助也之屈鮮規之動鮮規猶名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然心不安

此節爲第七段三皇五帝之治降而愈沒今犹欽服其陳迹而不亦惑之不亦惑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礼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同熟知其故矣以奸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無所鈎取也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易傳則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譬則人所履之迹耳夫迹履之所出而六經道之所出而六經夫曰鄒之相視豈道哉此譬道不在迹

睢子不運定睛注視而風化生子也鶵水鳥雌雄相視而孕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雌雄相視傳神頻自爲雌雄故風化山海經曰寶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朐自爲牝牡故風化

此三節則体道之不在迹可知矣体道不在迹而無自而可何所不失焉者無自而可相聽猶相視感通化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其眞時不可易命不可變其常者也

悟者自得之○不與化爲人是與道二與安能化人是與人二也故曰遇道遇主止是一個神理此二節爲第八段指去形迹獨見神理其措語精微一子不犯正意有骨鎖花水月

先標定 作場列然後通入聖人五者乃更不出 海清樓判存

六箇故曰 寡聖人之所以爲聖未引野語作結見凡人各有所尚惟聖人爲得所尚耳 眞其一片混世波心 恬淡寂寞 虛無無爲 是聖功要領 養神二字 則其主張也 貴精粹純素 止是養神二字之換面 名 閱

刻意尚行 峻刻其意 離世異俗 高論怨誹 爲亢而已矣 足語氣 此山谷之士 非世之人 枯槁自苦 赴淵 沈淪 不反者之所好也 一樣 人語仁義忠信 恭儉惟讓 爲修而已矣 此平世之士 教誨之人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又一樣人 語大功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 爲治而已矣 此朝廷之士 尊主疆國之人 致功非兼者之所好也 又一樣人 就藪澤 處閒曠 釣魚閒處 無爲而已矣 此江海之士 避世之人 閒暇者之所好也 又一樣人 吹呴呼吸 吐故納新 熊經鳥申 爲壽而已矣 此道引之士 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又一樣人

五樣人 衆 盡世間流品 非先後則非子基以已意次第之 而 無 而 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 不道 不 仁 義 而 無 而 淡而深也

若夫不刻意而尚 無 而 仁 義 而 無 而 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 不道

引而壽五者一齊歸宗 無不忘也 無不不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不立一極而美無不至 此天地之道 聖人之德也

擯出聖人 令天下諸色人心死

故曰夫恬惔虛靜 寂寞無爲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本也

八箇字是聖人一生功用 此節一提下四節都寫此八箇字

故曰聖人休休焉 則平易矣 平易則恬惔矣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 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 不爲福先 不爲禍始 感而後應 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

去知去聲與故 已過之迹 循天之理 自然故無天災 無物累 無人非 無鬼責 其生若浮 其死若休 不思慮 不豫謀 光矣而不耀 無心於信矣而不期 無心於取必 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 其神純粹 其魂不罷 虛無恬惔 以上皆虛 乃合天德 同天道篇語

故曰悲樂者 德之邪 喜怒者 道之過 好惡者 德之失 故心不憂樂 德之至也 一而不變 靜之至也 無所於忤 虛之至也 不與物交 淡之至也 無所於逆 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 精用而不已則勞 勞則竭 水之性 不雜則清 莫動則平 鬱閉而不流 亦不能清 又將 天德之象也 靜而 日運 而 仁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四句約四此養神之道也結歸到養神節夫有于越之劍者于越山柳而藏之不敢用也實之至也出名劍況神鋒乎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不可得而名爲同帝與天帝同用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神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天載之間其用乃全也

將上數節都歸養神是一篇之主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神乃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說聖人而結以真人正是親切眞語

刻意

三十四卷

繕性

俗學俗思双起一篇之意前半篇完俗學之慨按手用山是觀之一節遞入俗思之慨行文有蛛絲馬跡之巧兩在俱借古傷今前幅兩用古人落到俗學後幅三用古人落到俗思最有蕩漾之趣○後半篇遞出隱字以下一節說出許多學問與孟子所性外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思相合繕治性於俗學即後文博以求復其初復性初滑首骨汨於俗思即後所謂以求復其初滑首骨汨之學也欲以求之思也以求致其明欲以致明德謝之蔽蒙之民此節冒起一篇一二句起前半篇也三四句之後半篇也

繕性

古之治道猶學者以恬養知定能生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道猶以人生本不須知而知養恬又以恬養知慧也

知養恬又以人生本不須知而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猶順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道德只是和順德無不容仁也和則無不愛

不用焉則恬者常恬矣

又也順則無又明又而物親仁忠也不宜又而物親至忠也盡乃爲貴中純實承上忠字而反有道德

乎情得其樂也信行容體以此忠行而順乎文而有自然節文禮也可古人仁義禮樂皆本於和理則皆自性中流出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後世純任制作則是俗學之支彼正而蒙已德物各自正而已德則不肖人各有德猶欲養以德物必失其性也以已德加人則人性失矣此古人所以知恬交養也

從性中惟出仁義禮樂語最細最平可見他處只是恨人

棄仁又孰棄之迹故作激切語耳

古之人在混沌之中。元氣與一世而得清漢。鳥獸群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無知無欲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此二節特舉古學也豈非不失其初者乎。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治也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失其淳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舍天性心與心識知。彼此以有人心。而不足以定天下人心。竅破而不足以定天下人心。

巧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多文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去性之後也

此通俗學也文博之弊民無以復其初而犹稽性於此以求復其初豈非蔽蒙乎。口文滅質博溺心溺語誠三代以下之棄石也

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風愈薄道喪矣。以非道爲道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與乎道哉。道喪世則淳古之風不復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在山林之中而其德已隱而已。隱莖道道隱之世故不必肖何得不隱其落筆甚關

承上文積衰之後深致其慨落出行則當明志此述入俗思之線索也此節篇法最可讀之止是一層說去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言不得已無奈何也

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而無形迹又脗前幅一句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待此存身之道也

又承隱字發明落遁出存身二字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同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皆言不連時進也危然獨立處其所安。居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言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惟可

正已。不受傷故樂全之謂得志。即此便是得志也

又承存身二字發明落出得志二字

字意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違其樂而已矣。所性無加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徐思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來然而來。句言適寄也。句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人操其故也故不

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豈以窮約爲
憂而已矣古所謂得志如此　不荒也志荒於外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已於儻來之外物
不加軒冕賤故無
不樂也志荒於外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已於儻來之外物
謂之倒置之民其敝蒙是以倒置
又承得志二字發明三番古人其不得不隱者爲存身也存
身爲得志也得志非軒冕之謂也全性則樂樂則得志所志
如此是古思也重內而輕外豈非至明者乎今也志在軒冕
而甘於喪已失性焉是俗思也內外輕重之不明謂之倒置
之民非即蔽蒙之民乎○起目極整入後篇法流利變化如此

一篇小小結構從來無人看透況能
篇之精融浩汗乎其甚矣讀者之難也

秋水

假何但涘渚崖間岑一層進似一層如剝蕉心不盡不止
道最忌識卑第一番要見大見大似可忽小第二番不可忽
小然則小大俱當定心矣第三番小大一齊掃却掃却小大
則物何故又有貴賤　貴賤添入帶說有箇小大第四番本無貴賤
小大既無貴賤小大孰者何所適從將何者當爲何者當不
爲第五番爲不爲一齊放下止是無方自化如此似乎無取
學道第六番知道者超然物外純乎在天則是無方自化道
之妙處正天之妙處豈不足貴天人何所分別第七番自然
者是天作爲者是人故不可以人滅天不可以人滅天豈可
以故滅命不可以故滅命豈可以名喪德先七番披剝用此
三句一束結出反眞蓋漸引漸深造乎極後而後止也妙極
一段發無以人滅天意孔子一段發無以故滅命意公孫龍
三段發無以得殉名意未段與物同梁則所謂反眞者在我
矣其寓意俱化隱躍之間是最活潑文字

秋水時至　水春生　百川灌河　渭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
牛馬　牛馬多牧於兩邊河　灰今水涸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則岸涘爲　爲望之不辨是牛是馬
天下之美爲尽在已　自謂大觀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
無辺此者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自以爲多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莊子 秋水 外篇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南華經解 秋水 九 四卷

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体乎五帝之所連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而已

向之自多於水乎

有此以下七段俱借北海若登壇說法此語大二字是此一段主意學者一念滿足此外再無入處矣故必先與撇去使胸中一片空洞乃進道之機也○要指河伯井白已推倒有何事足多即更將古今帝王聖賢同付之一笑學者須具如此眼光第一番問答開拓心胸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天地毫末承上文語北來從小者可忽也

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變化是故大知去小而不遽大而不多小大各足知量無窮證鄉言何明也今故同古故遥遠也而不悶不以近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故生而不說不以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自得也凡物現在各足若一意窮大必至迷亂失節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未必是小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必是大

上段極意推鄒子呼一味向大边去此段急收入來爲局方

若言要他見大然終有意窮大大何可窮況眼前便已空却矣大道各至足意卞非的天地非益惡在小之可總說第二番問答探理人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實乎疑理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饒他將小大視細者不明悉無形也二語深達物態夫精小之微也乎大之殷盛也乎郭也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為此勢之有也乃自勢之常言不思深辨也下文乃更進夫精不便而自便其大也前在有迹指精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是少者以大為不使而自便其小一處求道耳無形者指精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是信情實乎疑理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饒他將小

大視細者不明悉無形也二語深達物態夫精小之微也乎大之殷盛也乎郭也覺無形是大者以小為此勢之有也乃自勢之常言不思深辨也下文乃更進夫精不便而自便其大也前在有迹指精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是少者以大為不使而自便其小一處求道耳無形者指精數之所不能分也

可圍者指粗數之所不能窮也言能得說精粗到可以言論者物粗也默下箇粗字則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下箇精字則優劣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可以意致矣之粗也默可以言論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此是不則精粗焉至此絕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此是不則精粗焉至此絕跡俱泯非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害人不多仁恩亦不於有形者比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亦不恩自動不為去利不求不賤門隸亦不以求利貨財弗爭不好多辭讓事焉不借人力於人不多食乎力不賤不多辭讓之節為美以辭讓事焉不借人力於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亦不以自食其力者為行殊乎俗同不多辭異物異為貴不自食其力者為卑亦不以阿附世之爵祿不足以為美為在從衆自處大同乎俗同不多辭異物異為貴不自食其力者為卑亦不以阿附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非之路細大之不可為倪不見細大之端開口道人不聞法聞至德不得有得大人無已渾無約分之至也收斂分定到博處也此二十餘句皆自不期精粗鑿即是小大精小之微也乎大之殷也

上段既收轉小字似乎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饒他將小字說到至微也此期於有形大道豈在形哉故小大兩字都用不著所謂言意俱盡不期精粗焉是也鮮為大人許多話也只是兩邊俱掃虛中無相而已○約分之至妙分乃所性分定的分字約即朱子所云自戒惧而約之的約字約分之至則敛吾性分於太虛之

表與無声無臭同体更無倫類可以舉似尚何小大之端之

第三番問答有識辨不聞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何至又問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可見貴賤之無常也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梯米也莫不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大矣則差數

睹矣可見小大之無常也以功觀之添一因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

有功用互爲則功分定矣。可見功分之無常也。下文定字言功分時如是。則功分定矣。與外篇謂功分有一定也上言貴賤者爲貴物之無功者爲賤是果有貴賤矣故又着此一層以起兒之。趣人心所向。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貶矣。可見趣操之無常也又恐人各以意之所向爲貴賤故又着此一層言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貶矣。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是爭讓之俱無常也又添一項其文倒。散東數句。出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貴賤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則小大可知。下又廣言之。梁麗。田謂衝車水詳。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點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淮南子曰鴟鵂夜撮蚤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三項皆言物各有長各有所短以則貴賤有時故曰。師治而無亂乎。俗語舞是。如此。烏有是非。猶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背偏陋。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愚者不知誣。貴賤之見。則知而妄言。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纂。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所以有。默乎。河伯。戒勿。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之門。健。聒。乾言。女。惡。知。貴賤。無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從無小大成。也。双收。貴賤小大。

真見道体。看破物情。原無貴賤小大。足據。用上所云。不顯特

拙井强泥之也。熟讀此段。當得無礙光明。第四節問答。聊如智珠。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聞既。無貴賤小大則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猶汎汎。覽貶也。何所適從。

無拘而。爾志與道大窒。拘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更謝而施。無言無定也。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執一則虧乎。參差。同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無所偏用。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所。卻。方。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有生死則物之成不足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形無定位。年不可舉。往者。時。不可止。逝者消。莫。滿時。不可盈。

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虛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道本無方與。爲無方。將自化矣。尙何辭。受趣舍之。以足云。

大道渾同。始於無方。歸於自化。自化二字。妙到此。則一切滿見不消。破除自爾。雪釋。水融矣。第五番問答。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疑。耶則何。大通自在。

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猶。犯之也。非犯物而物不害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

乃自全於物之表也故曰天在內不見天在外人在外人事德在乎天德終不在彼知天人之行不乎天位乎德以天道蕩蕩而屈伸與時俯仰及變而要而語極乃孝之哭道之極也

知道則達理明權超然自全於物表純是天机妙用何言道不足貴耶○此正明上所云無方自化之妙惟知道者能之落到天字上是絕頂議論第六番問答造極之言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自然落圖馬頭穿絡

牛馬是謂人造作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有心命滅天理無以得天德

句名謹守守此三言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明天字隨川三語來生命即天理得即天德故即是人心名

即是人事持遁逝致戒耳○以語大起以反真收看他一真答

第七番問答

路大第補根復極

變憐爰也本下同蚿百足蚿蛇蛇憐風風憐目憐心遞相愛共速也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跰踔而行不亦蹊音線跰音駢蹊音奚乎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插一段甚奇今予動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天机之所動何可易耶相換吾安用足哉芝勤無足亦

在形迹之外不有用足之勞蚿無用足之勞蚿所以勝也蛇有体之運風無体之運風所以勝也惟無体故似虛而形亦盡矣日與心之運雖更神然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去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去時也大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

勇也陸行下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士烈士之勇也知命之命知通之不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解曰以爲賜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辟而退

此良發無以故成命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蓋至爲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智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甕之觀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深夫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爲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然自失也蓋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蝗蟲名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又且大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已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非方跐黿鼉之鄉而登大皇天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徵反於大通達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猶不聞夫壽陵邑餘子未成之學行於邯鄲邯鄲之人者也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又惡能學於莊子乎今子不捨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遁

此良一發無以得殉名意也

辯之名故不免自失於莊子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周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子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此良二發無以得殉名意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南華經解 秋水 十九 四卷

其本請理話子曰汝安知魚樂全矣盲與魚全無回知之理矣又妙莊子曰請循我知之濠上也答還妙妙此段對反其真意也反真則真在我安往而不與物同樂乎

其寓意俱在書繼看細之間○接連四折妙在止就末詞下一轉語及至歸處乃是一體融徹即此便是圓通大智也

至樂

樂之一字學道人與世俗所同向也孔子曰樂在其中矣孟子曰樂莫大焉豈不尚矣乎但俗所爲樂者形骸之享受學道人所爲樂者性情之悟愉名曰同而實大悖夫以形骸之享受爲樂是拘身之桎梏也廢屬之勞苶也代性之斧斤也性情之悟愉則無爲逍遥不生則欽使吾之生優於凡謀生者之生是以不勞攖圖之面

不得已也莊生妻死以下三段將生死關看破顛漏一段命異形不可損益則生死關亦不得不看破也末段將生死說得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意未嘗有生死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盡淨矣生且不有尚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生盛饌急飛走途矛之至樂歟俗之所樂名曰受生實大禍之故言至樂活身無爲幾存蓋對俗染之傷生說耳後半篇打破生死更不道着活身二字矣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反喚言有此有此有而以活身者無有哉活身止就至樂卸也

今奚爲奚據奚處奚去奚樂奚惡言此活身之理不知人之趨舍何如下落

虛捉至樂以待下文分別

大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以此能留所樂者身安厚味

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以此能招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俗情如此不過爲形骸計耳下一愚字斷之

夫富者苦身疾作勤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以爲身也亦疏矣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妙語寿者憎惡久憂句不死念久也

活名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

受辱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之危故曰忠諫不听蹲循勿乎蹲平身也

言諫君而君不聽當故夫子胥以殘其形詠殘不平

單身循苞勿與爭爭故夫子胥以爭爭、爭爭不已爲善○此

名亦不成意在以爭成諫有善無有哉言不足爲善○此係倒多文法參差

恬言天下尊此四者之謂字疏字遠字未足以活身字言

申明上文斷其愚字之故也○尊此四者原爲圖樂故所樂

五樣更不消申說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見

夫俗之所樂湯湯一番揚過去○未之樂未之不樂言並不

者吾未之樂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俗之所樂

將俗之所樂湯湯一番揚過去○未之樂未之不樂言並不

足經意也

吾以無爲則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

譽○上句主下句陪同譽是成語故並引之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吾以爲樂者雖然

是非至樂則活身之道無爲幾存○俗又以爲苦者雖然

無爲之爲至樂信矣下又言其故

地無爲以之寧故雨無爲相合○天地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芒音荒芴音惚

無爲可以定是非畢竟無爲的

其故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消荒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言無爲之化萬物職

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

無爲哉○人能無爲同乎天地矣其理固非不

打乎無爲幾存亦言真常之理然耳

轉人無爲方是至樂○無爲或與天地同体幾存之云猶然

言之耳須知莊子說至樂無爲是天地不得之真理活身幾

存乃對世俗之傷生者言故下此字面耳不是說以此長生

也看下文純是打破生死便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感於心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仰寢於巨室巨室天地也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一息之呼吸一日之理也一日之晝夜一歲之理也一歲之周伸一生之理也一生之生死一元之理也夠之則庄列全具展之則亘古無窮莊子四時之說猶舉申以易曉耳

支離叔與滑介叔言二子乃識化也 觀於冥伯死者之丘墓崐崘之墟黃帝之所休貧憂處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不安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令假借而成我生者塵垢也集耳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生者塵垢也此語形容假借深入妙諦本無塵垢風氣所成諸方微滓滙爲肰兆與四大假合俱爲生死晝夜相代循環無已而不

揮四而問之曰夫子奇生矣而莊子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邪以至於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有天命而不得壽邪故及此乎上四

何不得其死者比一句令尽而死多是不得其死故詰之獨詳也讀此可爲大哭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謂猶凡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

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將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深矉同嚬蹙頞皆愁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死者之況生者言之不似也託之言死之樂不足以明生之憂雖然以生者之惛乱言之則死者無爲誠樂矣○三段皆看破生死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何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汝問皆子有言丘甚

聆之曰褚綿衣小者不可以怪大狶小豕也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

得不得則試人之疑哉人之所言惑則死以刑人汝猶不開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之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然聞之相與還旋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也故曰異本有其好惡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不修其所宜

動人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條達而福持受福固

命與形不可損益則天下事就可忘吾所以養者九部太牢之養烏豈猶是哉時主者似之今世之以養形爲樂者何嘗知性分之恬愉哉是皆養鳥之類也○前三段看破生死又看此段乃知不是故作遠觀實理之不得和然取意全不在遊說人主上

列子行食於道餓見百歲髑髏攓其蓬而指之謂孟諸曰予與女知之乎唯我與汝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頗果養乎養心憂詩曰中心養之是也言果以死爲憂乎嘗解其說果吹乎我果以生爲樂乎我抑知夫生之非惑乎抑知夫死者不悔其始而厚其終乎

凡有幾耶言其無窮得水則爲黽埃蟲之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也下文列舉指之得水則爲黽幾化而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於食醯頤輅生於竈下其狀若脫無皮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化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於食醯頤輅生九猷九猷生平肩蠸蠸音權黃軦生腐臨腐蠸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蠐螬蠐螬之化爲蝴蝶胥也倒句蝴蝶胥也倒句蝴蝶胥也倒句

相變化無此則生死一化機之出入凡人貪生乃至生種種惡種種苦求者不惜造化笑人乎故知無窮則順乎生死豈乎造化其樂優哉

此段以萬物皆出於機而人真能所主宰天真莊子所稱於此發揮之精於說家性者作解拜跡不必各逐代生物學

達生

從和無不枵之官骸而不枵之神形形則必不能此數之所制者然也神理之不枵者本無窮斯無得而毀此數之所不能制也自有人以至於今從和不腐之人仙家亦言少解明之船重則聖哲雖和非懲懋猶如一日點所謂勤火傳是也蓋神和人人則不知勤之則生而前滿然自得死而現化勞形必致耐也前三段大意已明後九十二段橫側引喻或明

養神之妙或明養形之非末段借子扁慶子寄慨以至言生浅人未和不勤此篇深懼此篇知者數一孫休便數箱

古今萬人也此篇與內篇養生主參看

達生之情真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無益之養者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明知其真故曰知之所無奈何

提四句先將達者爲達惑人作一則照。以生在軀殼而務養之以命可延久而務逍之逸逍愈逸命愈逝不知軀殼猶有真宰之生而軀殼所以生也天有不已之

命而畢究不能制命也唯達者爲能知務

養形必先之物欲以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物不足以存物

也有生必先無離形謂形能存生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究竟不足以存生

存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有生則世矣足爲哉形不足以存生則世矣足爲哉世之備物養形者何足

勿哉

上段言達者必能知務此段言世人皆不知務欲養形以存生之所無以爲也形不離而生亡此知之所無奈何

存生此生之所無以爲也形不離而生亡此知之所無奈何

也深悲其笑足爲哭人急思一出離之路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既在世中習俗難廢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去聲

形者真如蠟燭一著世此大易人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逝於正途

則與彼更生循環推移更生與造化同其根一著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逝於正途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

合造化之自然與天爲一也是謂能移也究竟只是層句耳特措語入微故

形不勞精不虧與天爲一是一層恐未明形全精復與天爲

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

與天爲一也是謂能移也究竟只是層句耳特措語入微故

疊疊洗發乃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眞常不壞得道

者便是道一樣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

正是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正是能移三層只是一意特反覆

發明不朽之事不在此然之形耳○此段精意都盡人養形

之非此中又帶言形全者既聚世物都是倦困之事并形亦

南華經解　達生　卅　卷四

子列子問關尹關尹名喜曰至人潛行不窒行地無礙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慄謹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純氣者先天之精非知巧果敢則意居坐予語

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有迹相物與物何以相遠物何以

物都能遠夫奚足以至乎先先者未始有物之際是色而已終爲迹相而已

於物者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此所謂夫得是而窮之者

言定心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窒不熱不慄彼將處乎不淫之

於此○此純氣之守者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守中無爲而藏乎無端之紀動靜

性養其氣合其德與天地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靜攝意其

物之所造求至乎先也○夫如此夫若

提醒世人第一著是棄世棄世之妙作三層洗出無累正平與彼更生之故又推出

化育無其參贊

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御)物(吳)自入焉(神全效)(大)醉者之墜
車雖疾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皆)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
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神全)是故(逆)(音朔逆也)而
不慴(音折慴也)犯害與(彼)物(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得全俱)(以神言)聖人藏(於)天(于)(藏神)故莫之能傷也(復)(健)(者)(不折鎖于)
瓦(鎖于)瓦(以無心故)不(怨)(亡)(鎖于)瓦(以無心)故不(是)以天下平
(不慴者)(則失者十一(所失)(念者)(去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猶)(墜)之也(乃)(不)(復)為
物(人)(人皆無心如鏡)(于)(瓦)(則平均)(完)故無攻戰之(心)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由(此)無心之(實)知巧(果故皆)開人之(天)(不)(敢)(人心之實)知巧(果)敢乃與純
道故下(文)(但)(由)(開人之天)(者而)開天之(天)(也)
自然之門(物莫)能傷(豈特此)
氣之守是也開天者德(全)(物有)(害)之不(厭)其天(依)(常)

天(不)忽於(人)(恆)(防)(民)(物)(可)以(此)(而)反(真)
德(人心)(幾)(神全)
引此言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虛際物莫能傷豈特此塊
然之形少(疵)喘息便(為)養生乎(神)(載)(于)氣而(泪)(神者)(亦)(即)
氣也所以開口便說純氣之中(最)(得)(肖)(象)(如)(巧)(果)(敢)乃與純
氣相反者(一)是滯于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于形
上之源所以物不得止兩項人分別了然彼將以下從純守
工夫落(神)全由(神)全落物不能入又用醉者一(喻)(神)(明)(神全)
物不能入之故復(一)節見得所以不能守此純氣者止因
人(九)(竅)(所)而先(天)(開)(竅)學劍而先刺狄古人妙處俱不可言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回淵也)(濟)(如)(津)人(操)(舟)

果敢一反正為此故純氣之守(巧)(果敢)處處有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東
天也知(巧)果敢處處有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東
宋西透最為融會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音)(曲)(脊)(居)(橋)者(承)(蜩)(特)(竿)(掇)(如)(手)
拾(物)之易(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九)(二)(而)
不墜(亞)(九等)(首用半)(倍)(者則)失(者)(銖)(其)(承)(蜩)(所)(若)(有)
積二(九)於(等)首(而)(墜)(停)(審)(則)失者十一(所)失(者)(銖)(不)(退)(錙)(銖)之間(累)三而
不墜(停)(審)(則)失者十一(所)失(者)(銖)(不)(退)(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停)(審)之至(猶)(墜)之也(乃)(不)(復)為
吾處身也若(掇)(蜩)(掇)(拾也)(蜩)(蟬)(特)(竿)(掇)之也(如)(手)
(拘)(拘木)(也)(處)(事)(若)(拘)(枸木)(枸)(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槁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志)(專)(如)(此)(吾)(不)(反)(不)
南華經解　達生　十三　卷四
(易)(蜩)(而)(不)(得)(此)(掇)(蜩)(孔子)(顧)(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凝)(字)(妙)(蓋)(用)(志)(不)(分)(也)
(神)(以)(氣)(為)(載)(以)(志)(為)(使)(引)(上)(段)(言)(用)(志)(皆)(學)
(成)(語)(引)(此)(病)(僂)(丈)(人)(之)(開)(乎)
(引)(此)(言)(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虛)(際)(物)(莫)(能)(傷)(豈)(特)(此)(塊)
然之形少(疵)喘息便(為)養生乎(神)(載)(于)氣而(泪)(神者)(亦)(即)
氣也所以開口便說純氣之中(最)(得)(肖)(象)(如)(巧)(果)(敢)乃與純
氣相反者(一)是滯于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于形
上之源所以物不得止兩項人分別了然彼將以下從純守
工夫落(神)全由(神)全落物不能入又用(醉)者一(喻)(神)(明)(神全)
物不能入之故復(一)節見得所以不能守此純氣者止因
人(九)(竅)(所)而先(天)(開)(竅)學劍而先刺狄古人妙處俱不可言
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回淵也)(濟)(如)(津)人(操)(舟)

若神便捷○吾問焉○以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敢問何謂也○不得於津○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之○○○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豢養其外而病及其內此二子者皆不
鞭其後者也

世人但知養形則養神其所後矣引此以爲之着鞭也○畢

豹張敖只是借箸影子不然則張敖者何足云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爽無動乎柴立乎鬼神其名必竊

也如竊鉤竊國之竊○柴立如植木之植○鬼神陰陽之靈○竊盜也

而立乎無窮之門遊心乎德之和物而世蒙其利此之謂

入夫塗塹者陰陰之地

致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勿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鳥不亦

知乎人之所取即都雀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

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全認雀唐之上飲食之間爲快地也

南華經解

先一層教人後一層戒人莊子引意重後一層蓋世之養形

者全認雀唐之上飲食之間爲快地也

祝宗人祭祝之官玄端以臨牢突音策豕牢也說去聲豨曰女

將三月豨女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汝肩尻乎彫俎之

上彫鐫也鐫則文刻之俎也則女汝爲之乎爲去聲豨謀曰不如

之牢免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滕橫之上

塿音篆盡篆聚僂之文之橫也乘僂曲薄也言被發而尸諸則爲之

橫音同簒一云即敢之橫也橫之上捲諸曲薄之中

豨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豨者何也謀身何如於豨謀今詰世人

養形者知其神不知其神然則長於謀已不若則於謀豨也

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順水出入而不以己之私與之此吾所以踊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呂梁波處

故也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

之理

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此神全之秘密義也養神者須知之

梓慶梓人削木爲鐻同簴一云即敢之名慶削木爲鐻別名狀如伏虎者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精妙

似非人所能爲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利亦五日

而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齊七日輒然自忽吾有四肢形骸也忘我嘗是時也無公朝忘勢若不爲其巧專而外滑消心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形軀具矣木質宛然後成見。現鐻恍乎一成然後加手焉乃取而不然則已削則削之鐻在目。鐻在自然。凝神者其是與用敬然後字揣天純任自然。將之所以凝神。遇也。幸之所以凝神遇也。一技也猶以神遇而後妙養生可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直也左右旋中規。圓也莊公以爲文弗過也。畢組紃之使之鈞百而反。圓圖之如鈞顏閼遇之入見。丈弗能過。百遍而後反、貌然無知。彷徨乎塵垢世俗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率性而長而不宰。長物而不恃能長而不宰。不居功。今汝齛知。去以驚愚。齛知以驚人之聰。修身

無心自然。神之所以全也若夫心動則神疲矣今也。以明。修身以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過於人之汗。疢露汝得全而爾形軀。具而爾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蹩而比於人數。亦幸。言炫露如彼。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爲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唐之以王人之德。吾恐其鑑。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回子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越而來。又奚罪。扁子曰不。井先生或之也何罪之有。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魯君說。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神則至。則迹相捐工倕之用指。外不滯於視。內不費於心。思。尚然獨運而境會自符。斯其恰適豈復迹相之所能測哉

明乎此則神明之妙不獨在工師之用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怪。問子扁。姓慶子。字。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過。世。貺。損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畀乎天哉。休惡。呼。乎。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扁何以遇此命。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捨其所勝。墮。遺其耳目。黜。去聰。

夫以鳥和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啟欵小鳶也欵敲開竅。。。

志乃其唯道德之鄉乎二者難之乃知其勝

材則以有用致傷不材則以無用致傷若材若不材猶以雨界而不免於傷唯道德則材不材之迹俱化超然萬物之上再

南華經解　山木　卷四

累何自至邪嗚呼斯鄉也農黃以後其不再見矣乎

色何也曾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一拾手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昧

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不肯相與聚食唯無世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成全之德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刻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不有其國也有天下不與正是此意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寓言立德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耕而不知藏蓄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南子曰君無形倨無自足倨無所安以爲君市此即進進君之資也君曰彼其國遠而無人吾誰與爲哉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寓言道德高遠非至

南華經解　山木　卷四

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成全之德也以此故也然則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爲衛靈公賦飲以爲氏名奢爲增乎鄧門之外爲壇以祭因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不久暴絲爲壇平鄧門之事爲壇以祭因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不久而欲之多鍾鼓有兩肆故言上下之懸蓋編鐘也王子慶忌大夫居北宮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欲返未俗侶乎其無識儻乎其忘疑儻然無所安以爲君市此即進進君之資也君曰彼其國遠而無人吾誰與爲哉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寓言道德高遠非至

乎其送往而迎來處世務紅紛如草木之叢植而無逆迎送之知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顰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因其自窮因其自窮也以上皆無心而任物之意故朝夕賦欲而毫毛不挫無損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賦欲日然況處處能可知已

扣宮奏所云即虛已之道也一之間無敢殽也是虛已持體語所謂大塗又豈在於一之間之外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試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意怠也其為鳥也翛翛翛翛育狀翛狀皆窮而分狀狀飛舒遲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世所是故其行枕列不斥類雖不多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無以不露其直和光故可用甘抑光潤可飲子故也能免患也

其意者能知以意修身以明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於患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墮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返同於衆道流而不名居不有道

之名名猶德行而不德德作得純純一常常平常其心行其德作能作得乃比於狂如狂如得之無知能通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實於人人亦無

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不食稼粟不珍犬獸不飢虫入鳥不亂行鳥之行烏獸不惡而況人乎妙以更何自有死喪之患

況人處世絕迹有鬼與物交心則巧知則謀知則謀巧則傷之心不出功名兩端此兩念消釋則虛已之道其庶幾免○說到鳥獸相忘透過人道一層雖是快筆實亦至理也

孔子問子桑虞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虞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乎假人卽假人之亡者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錢貨也與為錢貨而負之與赤子之布寡矣不如為壁

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又何資於外物皆言此須
以天屬者形迹盡融而真性相感其與人本非寔合豈得易
離此處世第一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系履係履而過魏王王惠王曰何先生之憊病也莊子曰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非猶不
衰弊履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非猶不
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攫蔓其枝之如曼然而王長其間
雖羿逢蒙不能睨也及其得柘棘枸之間也皆木之有刺者
側視振動惴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非有加以束急
而不得柔動者處
山木 四卷

雖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四語精甚其解在下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任自然之歌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
不天地之行也皆天地流行之大數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言與之偕
逝之謂也吾惟順化與為人臣者不敢去之敢逃忽插一句執臣受君命理不
得已而以為人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以窮不得不傷此
所以無受損易也何謂無受人蓋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進也初
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人蓋物之所利進之時即四達
與吾命有在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然不得不然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
有在外者也有通於外者也君子
吾若取之何哉虛勿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
賢人所不為者吾何所取哉故曰鳥莫知乎於
南華經解 山才 四卷

鵲鵲燕也日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
人也而襲諸人閒巢於人室言入社稷存得
之柄人操之人以益我鮮不謂榮故貪戀無已貪鵲鵲之不若
也惟君子乃知於所性無加耳此所以
言貧而無怨難當而無驕何謂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易此處却如此說極有味
天旨天為之天即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或不能全其天以
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而不知其禪之者一氣運轉萬物化生
所以無始而非卒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天旨天為之天即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人或不能全其天以
然體逝而終矣夫者日逝而不停聖人安
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際我以為方來者
人與天也有天亦天也人與天
其身又惡有以已與天
南華經解 山才 四卷

也

四節無一語及陳蔡之事然分四節讀之陳蔡之窮已不啻如浮雲過空矣○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乎目前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逝水更有何點塵為累耶此等處俱領畧不盡○孔子陳蔡一事一篇中凡三引之諸端各別俱為處世之微言又俱道着根本處蓋道無二用蓬着便是這裏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虞人之囿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回感周之顙遂而集於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雕陵名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回感周之顙遂而集於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接連寫出數層妙境使人有目不及收之趣蟬一層螳跟於前不仰已召害於後輾轉相牛各不自悟可見人在世間當身如窮幽涉險之後又轉一勝境方寸中偶爾一動便足無數倚伏之機尚可以妄萌一念少生一事乎故虛已無為道未有蹈背而集於栗林之宋列子作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以為美彼自以為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有一我見橫在胸中涉世皆面墻矣莊子反覆致警蓋為普天下人最深病根只在於此此根未除種種惡習生發種種禍機蠢動矣莊子欲為拔去則道德之鄉不遠矣

第一段引出一真字以後逐段都發此意。○人皆取其糟粕遺其精華徇其迹相亡其神理。道何自明於天下乎。夫道之妙不可以名言不可以指測惟悟真者得之。○要寫真字既不可名言指測故通篇止借遺言遺事忽影忽視使紙上恍惚可覩似不知何處得這許多妙事妙言萃爲玄屑之數也可知大半莊子自○真字便是孔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篇之義可惜學者先不識誠字無怪其以南華爲彼家言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鄉工賢文侯曰鄉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方之名。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眞他節次引入子方曰其爲人也眞。止此一字已非人也。下皆爲此字耳。人貌貌雖而天。心則虛。虛已緣順而傑。真。養吾清清而容。物。又能物物容人。真幸介介而容物容人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使人之意也言責。消不肖之心自消。盡真意所消。貪欲也。○順子之真如此無擇何足以稱之。無得而稱之名也。子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皆自失貌。召顧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順子始吾以聖知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億口鉗而不欲言。不言之外。忽然。天眞之外。忽然。若土梗也。夫魏眞房我累耳。

從數稱說到無稱純用輕筆引起有態有境止要點一眞字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習於。未學而陋於知人心。昧於。本体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嘗見我今也又嘗見我是必有以振我。猶起也。于心。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暗。昔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同。導我。也似父。形容其明訊。而不知人心俱用顧語。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緊接此句妙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日觸之而已。亦不可以容聲矣。何處知道在其身復着言語

雪子口中寫得聖備可笑。李太白朝弟儒願得此意。夫子之於雪子則以眞遇眞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趨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絕塵則無迹可尋矣。若以馬。矜夫子曰何謂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猶者夫字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猶者夫字　趨也猶者字一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凡此猶未離乎道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不用規矩而民蹈乎前民自蹈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至此則神仰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死則滯於迹不能與造化同体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以日喻化氣萬物莫其可哀甚於人死也

不比方從日為朋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盡為你也是出則存相見是入則亡嘻叹也日之出入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造化之往來為生死如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付我之形骸猶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若機之在吾心者則藏然成形定形分明有知命者不能規於前而其闇神運不息而無窮藏然成形定形分明有知命者不能規於前而其闇化之迹雖知命者丘是以日不能豫規之於前與汝言無心活者吾終身與女隨乎而有之一交臂而失之乃轉眄已可不心活者吾終身與女隨乎而有之一交臂而失之乃轉眄已可不

哀與日徂如此女汝殆著乎吾所謂著之迹哀與日徂如此女汝殆著乎吾所謂著之迹耳如云言辨等是也彼所已盡矣可見不足據也彼著所著忽已盡矣可見不足據也唐肆也馬未嘗不愿唐肆然填科過去勇旦停於唐肆而求之馬肆也馬未嘗不愿唐肆然填科過去勇旦停於唐肆而求之馬馬齡故亦即馬言之其肯精甚唐中人俱在自徂之馬齡故亦即馬言之其肯精甚唐中人俱在自徂之

露睹市吾服女汝也甚志女汝服吾也亦甚志服言素所佩服女汝奚怠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中吾與汝本無可忘雖忘女汝奚怠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其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其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

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物之初無物之際者遇道之眞也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心已困口辟焉而不能言欲言之而不能言欲言之而不能知心已困口辟焉而不能言欲言之而不能言欲言之而

不能言將者且然而未將必之義謙詞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陰陽萬物兩將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根也或為之紀而莫見其根也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存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存

有仙主降丁房非其也且謂物之初也
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情物利至矣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未語之先孔子曰願聞其方曰亟食之飲不疾
忘易換。數水生之事不殊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變易其境
而不失吾水草之宿論不以愛惡亡其真常論不以變亡其真常論
人不以愛惡亡其真常論不失於人常矣天。不失
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萬化不得其所一而同焉與真一則四
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
喪禍福之所介乎得一則化不得一則化俗
真於我而不失於我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備
真於我也真
莊子內篇注疏 卷四 四

惛若喪其明有
揭極去常也
夫孰足以出心則道遠已爲道者解乎此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修飾以存世
之君子孰能說焉說當作脫言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物
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說當作脫言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物
也不修無心而物不能離焉物而
以知其寓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何由得與魯哀公
相見耶一部莊子大半皆此類也
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山以喻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
雞與於甕中舞所見微矣
大全二字妙圓一個
也者萬物之所一也二句
物制則無物也無物之際宜七在焉即真是也遯之方生
一個俾祿不入於心一個死生不入於心皆完其真也遯

心於爲而蔑慮如此則知有心於爲者之拙矣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畫工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比不能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旋舞解衣見形也○則不足爲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德未足以信人槃○儃音坦舒閒貌

大公有莫勿之勿無人有不財之財以神定為主妙如御冠簡拔也必如無人則進於道矣○寫無人卻高臨淵險極妙魅振此際四邊無倚非真全者其孰能之

眞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面不榮事三去之面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觀子之貌固有異前棚棚然徹道機鼻鼾息面不知有養之意也妙何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為得夫之非我也耳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何貴者在令尹乎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邪亡乎彼若在我與若在我與我無與在彼邪亡乎彼若在我與令尹無與方將躊躇方

將四顧悠悠何暇知乎人貴人賤仲尼問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財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宗山澤而無介不得入乎淵泉而不濡水不得處卑細而不憊貧賤沛也不得不病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其充滿勿此○五字作一句讀九君曰凡也孫叔敖得真人之意矣孔子因而屬之

楚王與九弢坐少焉楚王左右曰九亡者三五字作一句讀九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妙妙吾所存者真也夫九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轉筆止一反撲出是觀之則非水始亡而

楚未始存也意轉妙

真存者無一亡也其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

通下三轉脩宕無比其快又如風○數數敘十一段話說良民精徹良民閉緣一真貫之其目思心之外隱隱如有所遇

此篇舉寫道妙只是一無在全部爲直指與奚之文然其虛明解脫已盡文家觀射之妙矣

知也　托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而南望還歸遂迷其所以知　弁起也　隱然之丘　知木不足與於玄水者玄水陰陽莫之丘者似有丘而適遭無為人名　托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而南望還歸遂迷其所以知　弁起也　隱然之丘　知木不足與於玄水者玄水陰陽莫之丘者似有丘而適遭無為人名　托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而南望還歸遂迷其所以知　弁起也　隱然之丘　知木不足與於玄水者玄水陰陽莫之丘者似有丘而適遭無為人名

見黃帝而問焉曰　狂屈借狂放屈不拘迹　相也又托一個人名　知以之簡言孤疑而親狂屈焉曰　狂屈借狂放屈不拘迹　相也又托一個人名　知以之簡言孤疑而親狂屈焉曰　狂屈借狂放屈不拘迹　相也又托一個人名　知以之簡言孤疑而親狂屈焉

默問也　言道知謂黃帝曰　以上皆知謂道也

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　予知之將告若　幾若名言不如無為謂之渾也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　究竟不可名言也　知不得問反乎帝宮帝宮者主宰之宮宮言方寸見黃帝而問焉曰　狂屈借狂放屈不拘迹　相也又托一個人名　知以之簡言孤疑而親狂屈焉曰　狂屈借狂放屈不拘迹　相也又托一個人名　知以之簡言孤疑而親狂屈焉曰　狂屈借狂放屈不拘迹　相也又托一個人名　知以之簡言孤疑而親狂屈焉

也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無思無慮始安道無從無服始得道　言自然無知之彼與彼無為謂不知也其號是邪　四者執是黃帝曰我與若　汝　知之彼與彼無為謂不知也其號是邪　四者執是黃帝曰我與若　汝　知之彼與彼無為謂不知也其號是邪　四者執是

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猶終於無言妙

道在於無有心則非故知最害道也今知而涉乎玄境則廣道之所在　道之合道我與汝終不近也　應幾近也有心故遠矣故遠無為謂也遠之而求能得仍求言之者益相去愈遠

未悟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也反於若窅然之虛大情下文便於言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仁猶近義可虧也義

生其氣雖造物之本色。同狂屈則是不能得乎上而求其次也求其次又不能得乃反求於心是又其次也甚矣知之難與於道也。知者心之所出然心無所不涵故反求乎心則黃帝能言道也道非言不明究竟道不在言故未段仍歸到無言者是道忘言者似道而黃帝之言道與知之求言也。如此一篇大文字止是把知者不言三句演作一幅詼諧圖耳莊子欲寫難明之道不得已而出窮妙想成此擬境後來子虛烏有毛嬙墜君等作紛紛不已不知其有。看他末後收煞明言是者以其不知終不制不得已耶

近者以其知之便曉得劈頭用知字托名之故。心雖能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不須擬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明其實不待辭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觀法也今彼天地神明至精與物百化言天地以神明至精生百物下詳言之物已死生如此方圓如此莫知其根也。却不測其扁同然而萬物異象莫知其所以然。扁同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不有無時不然。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大無外小無間天下以此一升降變化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以此不識。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不待辭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明其實不待辭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地化物之道觀法也。今彼天地神明至精與物百化。言天地以神明至精生百物下詳言之物已死生如此方圓如此莫知其根也。却不測其扁同然而萬物異象莫知其所以然。扁同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不有無時不然。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大無外小無間天下以此一升降變化日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以此不識。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道也

道也。本以上皆極寫根本如此至人聖人廣以觀於天地而無事勞作也。極寫道之用至聖體至隱無非自然。可以觀於天矣天地

醫缺問道乎被披衣。被衣曰若正女汝形。形靜。一女視。神疑。天和將至。目將明。德將為女美。道將為女居。此贅。日然有女瞳焉。瞳音創未如。新生之犢。犢無知而無求其故。物各心推。言未卒醫缺睡寐。妙境被衣大說。悅行歌而去之。妙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同昧昧脗無心而不可與謀而我不容有言

哉一叶
欸詞妙

寫兩人相悅以解神境俱絕。○被衣前所言者學道之功後所歌者有道之象未嘗一字言道然滿眼都是道機矣

舜問乎丞。官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汝身非女有也。陸氏云奪去當人之舍。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委順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形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故行不知所往處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故行不知所往處。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天下以此一升降陽。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是天地之委陽氣也。陰陽就氣之又胡

可得而有邪又倒非有
發字妙妙造化流而不息偶爾委青便成一物未幾又復歸
還如委任者暫以相付終非我有也只加此捐力使字道
人憑空解脫夫焉有所倚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此句先將道破二句
尾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資生於精故九竅者胎生
形相主也
南華經解 卷 十三 六十三 印比逆

所由無房不知四通之呈皇也大道遂於此道者四枝同肢軀思慮
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郁少他此其道與一束作
詞甚見道之難言也且夫博之不必知道不凝諸之不必得道不在辯聖人以已同
斷之矣聖人次不辯博也夫辯者有不見也
人之所保也聖人所保之道則淵淵乎其若海也魏魏乎其終
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深大貌淵故形君子之道彼其
於物無窮之藏如此則君子之道彼其
外與物俱在物外萬物皆往者論而不匱此其道與此乃天地
之道也又一束作總議之詞甚見道之難言也以上二小段
言道居不見少地雲氾化根水几物之邪邪有倫者不遇物之

將近也下次又中國有人焉不可倒指從非陰非陽運
於人身言之人莫日中則反昃月滿則虧物固人也故號日中
陰陽處於天地之間泯乎天地之分分明是太極直且爲人
枯且爲槁骸反於宗將遊於本宗自本宗也觀之生者喑四醜惡物也
大耳物初之宗也
消隨乘氣也言人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爲
不過偶爾聚氣之物聚之是非何足分是分非果本質誠有
悲樂之是非同在俄頃中又各有倫理人倫雖
難能齊所以相齒其所以然者相去不遠聖人遊之而不違順應
過之而不守推調和而應之德也偶然而應之道也無心乃帝
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倫之責莫大於帝王然摩帝王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隙忽然而已浮然勃然興起貌莫不出焉

南華經解 卷 十三 六十四 印比逆

生由然滲然蓄虛貌莫不入焉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對死者言曰生物解其天喪哀之悲之却不知人有生
死如天以喪我拘之今死則如解縶墮解脫也墮肢體黜聰明
也墮肢體黜聰明前出屈伸定化今人於造化如久客之赴於家不
然而起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紛平宛平紛然而舍
於象外億揆乘度爲哀悲乎上出出入二字代生死宇原妙
又一束以上言人身之邪邪有倫者不退道之寄迹也不形之
形不形者形形者非形之不形形所爲是人之同知也非辯至之所務
形所自出
也非將望於道者所務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二句門聖昭生
於冥冥有形生於無形二句也乃云非有玉者所務蓋欲外
棄去此一番話頭加下所云也此衆人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
無值明見者不言言者不明默道不可聞聞不若默以聞爲道
能遇遇不若遺遺不若忘忘以不忘爲忘忘之忘乃忘忘

總是說道實然耳夫道實然難言故一句便盡矣下用陪貼二句一提述詳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作二小段盡道之遍入人生之形莫非皆假此無形之道亦作二小段盡道之實然亦既明矣雖然如此數陳不疑於實然之不難言乎末一轉急收到曰知之論非至者虛務則道之不容言又明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指其所在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汝之問固不及質莊子曰謹東郭問已曰不及質正也質乃正之質正復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正獲司緪之官儀禮云大射任面正司獲本辨射之中否者今問於監市之履豕而能驗豚重者是舞下也然其所知之數愈明顯矣況者顯譬也跋豕之體則可知其肥瘠至今屠家猶常理之莊子既自謂不足取正然譬如正獲下問而所知乃有愈明者汝唯莫必無乎逃千監市其事雖卑下而所知者是道物言汝不須期定何者是道之物故下云大小亦然汝以我天下豈有逃乎道之不在大小亦然簡四言為現小不知雖大言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一之亦與四者同耳

指大言小言則見道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逃乎

道取譬妙絕解頤一莖相與遊乎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調而閒乎汝靜而心聽之聽而耳聽之聽而氣聽之氣聽極也耆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調而閒乎汝靜而心聽之聽而耳聽之聽而氣聽之氣聽極也耆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逃乎

此段乃知是非莊子嘅餘

姻荷甘人姓名姻育阿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姻荷甘日中參莊加切叉音查昌者切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嘆然放杖聲放杖而笑曰天老龍知子解體慢訑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老龍無所發予之狂言未嘗振發人明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宗之今神農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析秋毫之端爲譬分箇未得處一極言其少也而猶知龍古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道本不在親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宜宜論老能明道終不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按寓言論非道

於是泰清托名問乎無窮托名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托名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此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無為之知與無窮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不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仰字之訛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問問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無問無應無問問之是窮也可終無窮應之是無內也中未有得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崑崙至高過此然後絕座方能遊乎太虛

語意最明○道在虛無塵見未超無怪有物相隔也不過崑崙則不遊大虛妙評劇獲

光曜北名○即此曰夫子有乎真無有乎光曜不在無有中習焉不察其有其無窮未嘗一經意者也夫子有乎無有乎著此一問使人陡地開眼矣不得問妙無答者也不得問而惘惘之頃忽下數句揭幕揪出無字真所謂虛無而衆理者也若此文之書

玄

境哉何數側惻嗇光曜身分諸解此等處亦多矣之有無有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為無而未亂於有矣何從至於無無之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為無而未亂於有矣何從至於無無之寫道只是一無若莊語之便是中庸末後一節文字細細讀之自解人頤

大馬大司馬之官也捶銀倕制也鉤者制者之處也銀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芊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專其神也是用之者我假不用者也神以長得其用十字一句神者也字於而況乎無不用者乎不須

物軌不資焉

神川處之妙在不用處不用者乃無不用者也其實無之貴也

北遊

北遊者非遊也非有所遊而遊心向處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昔日昭昭解今日昧昧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者吾聞未有天地而有天地其理一也蓋以目前驗之　舟有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聞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昭昭解今日昧昧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昭昭然解今日昧昧然解迷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人物而可生人物則古之木

前之雜篇者不是於道有虛雜之言止是隨手錯敘雖各段自有文法不曾粘摸成篇耳

雜篇有作於內外篇之前者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等是也蓋先記於此後來作文耳

有作於內外篇之後者如寓言一段及天下篇等是也蓋作書之後自加發明也雜篇隨手錯敘至天下篇則特意鈔撰爲一部總要是古今有數文字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文理淺薄的係層鬼今徙先生說雜附於後覺鑑家自知之

庚桑楚　讓王
徐無鬼　盜跖
則陽　說劍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漁父　以上四篇舊本在列御寇前今更置之

庚桑楚

老聃之役學徒之有庚桑楚者史記作亢桑偏也得老聃之道賤者一作亢倉以北居畏壘之山山名畏壘之羽其臣之眾明察知智者去之其妾之鄰然貌仁者遠之僻陋之與居執掌疣之爲使居人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同乎予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附之社而稷享之尸祝言立之尸社而稷之附之而祭之而有餘不足有餘不足而有益庶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附之社而稷享之尸祝言立之而祭之而有餘不足有餘不足而有益庶幾其聖人乃物不知聖不爲聖而百姓皆以爲己有不亦善乎出而不見其迹處而不知其居名與實皆入於人而不知其門出入而無見其形者衆人之所同得也衆人所同得者謂之小得小得者守形而已形非所以守也有生不能無形形非所以有生不能有生有生非所以生不能生生生非所以生不能生生而生生者也生生者物而不物者也物而不物者非有物之所能物也非有生之所能生也非有知之所能知也非有能之所能能也知有所不知而後知之能有所不能而後能之生有所不生而後生之物有所不物而後物之此已然之大略也然而然者有使然而使然者有不使然而使然者有不然而然者有不使然而使然者有使然而然者有不然而然者有不使然而然者有使然而使然者有不然而使然者有不然而然者有不然而使然者有使

足與

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常作尋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曲折自主步六尺仞七尺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妄作妖祥于其牖牖二旦夫尋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先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報德且置之可也正是古道夫子亦聽之矣

勘庚桑作兩屑意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不同含亦通之義介獨立而離山則不免乎固罟之患吞舟之魚碭流而失水則蟻能苦之鈐顯異則藝禍、語轉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皆以深藏自全○曹孟德山下不厭高水不厭深本于此也

庚桑楚

三

南華經解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一節言不成則害身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儿事分辨如尊賢授能先善與利之類將妄鑿垣牆而殖蒔形容鑿垣牆而殖蒔也言將令規世安行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簡髮而櫛數米也任知智也數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則民相盜予之謂也數音朔殺父臣有殺君正謂爲盜日中穴隙穴隙言發墻也皆流竊之流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流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此一節且以上一節言

答弟子亦作兩層意

庚桑楚

四

南華經解

生同心思而物欲間之不能自得必勉力聞道庶達此理今則未也

本源未徹何以能全形抱生靜其思慮心物或間之知得病痛聞道則達曉得大体

庚桑子曰辭盡矣盡于聞引成語曰奔蜂不能化藿蜮越雞不能伏鵠卵大鳥之漚魯雞故能矣魯雞大鳥故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予胡不南見老子

辭令妙品奔蜂越雞一例木是一排自物却於雞一邊發便

雞數句影着老子點宕可愛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
與人偕來之衆妙吾人止一心也三言則三心三心則三人
句各叶愁我者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遯之所患也三心有
謂非藏身之道又一心也一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又一
悉願因楚而聞之先容而進問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病止此耳若趎之閒大道
能自知病厭復聞道而增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且求全生自養
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能止乎定能已乎息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自得能脩然乎
能侗然乎如能兒子乎元氣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其
德全也終日視而目不瞚物之無

也合兒子携握其手終日視而目不瞬手時作偏不在外也無所偏向於外視乃其性自如此猶不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養已之力莫要於還其赤子之心者也兒子句特申詳不是取譬便是說盡工夫

而榮衛日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米解漿解者是不過解釋乎胸中橫梗不相攪不相與爲怪與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恐有人災也以上南榮老子之言畢

日非也日未也而告之又無進詞是何以故蓋至道已不外上段但一有心以此爲至即是眼中金屑矣老子止要井泯去他這個念頭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朋字安泰凝定閒發光靜生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自人耐之人有修者乃今有恒修即養生有恒者人舍之人從恒純常也天物之大理人之所合謂之天民之所助謂之天子皆是

此一篇讀下起出兩天字言人見其人而實已通於天也

泰定發光靜者自驗之據溪曰靜語不及此之妙發乎天光則天在我矣下又用人字跌出兩天字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養已之力莫要於還其赤子之心者也兒子句特申詳不是取譬便是說盡工夫

而榮衛日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米解漿解者是不過解釋乎胸中橫梗不相攪不相與爲怪與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恐有人災也以上南榮老子之言畢

日非也日未也而告之又無進詞是何以故蓋至道已不外心而不舍外事擾入於毋更爲失毋每更失而不知所持自然而不可持者也急轉以上十一句言全德者之无不見其誠已而發未見其誠身而妄發於外者也未成不足以損不可內納於胷臆不可固執而據胷臆者有心有心之成德我之成德吾之成德有意於持反皆心也每妙於耳而不知所持自然而不可持者也急轉以上十一句言全德者之无不見其誠已而發未見其誠身而妄發於外者也未成不足以損不可內納於胷臆不可固執而據胷臆者有心有心之成德我之成德吾之成德有意於持反皆心也每妙於耳而不知所持自然而不可持者也急轉以上十一句言全德者之无不見其誠已而發未見其誠身而妄發於外者也

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細讀此段純是君子慎獨之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契也契合乎內者向實欲華券外者恚乎期發券契合乎外者貪多務得行乎無名者雖席有尤庸宿而不知光輝志乎期覺者貿人也如商賈之貿

人皆其所急而立猶之鬼矣然徒見其外貌非不甚壯而其中之無有哉

房杜權者順門一針

與物冥者物亦入焉相終始則物亦來就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者無親無有待物苟且也以苟不能容人者無親無有待物苟且也以苟且心者能有容哉

衛人不復能兵其惜於志鎮鉗爲下人長也寇其大於陰陽所逃於天地之間二氣侵人非陰賊之心則使之也然又何所逃

氣何能容人心爲之主在則有以相召也此言自生亦心於薄也

路以者富勤之座右●人長其傷者志也自召其害者心也可知深漠者之足貴矣

道句通其分也分則有畛域道無畛域道無畛其成也毀也成虧即是毀毀之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本不須備而故通乎其所分也既分則多所惡乎以備者其有方求備而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心神外馳不出而得是謂得死乎但得死以外馳爲有得何得死耳已死期近矣真神已滅而鬼之一也與鬼何異以上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欲迹同虛出無深言馳有之皆本無而入無敗道無所有而無乎處者有實而無乎本無方所有長而無乎本末有生皆出於無本末則無本末也

族繁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三說皆能見道異派同源也設箱處先說公族也後我出三族繁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有生皆出於無本末有生皆出於無本末則無本末也有何彼此分別識音參差底黑也

有生皆出於無本末有生皆出於無本末則無本末也有何彼此分別識音參差底黑也

有長久而無首尾始終之端則有所出而無竟者有實事行也忽爾分散人各日造化移而嘗言移是其狀非所言也

忽然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忽然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末入出而無有而不可持其一處有長而無本末則者嘗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末入出而無有而不可持其一處有長而無本末則者嘗也

下四方不可散棄也而不可散也

下四方不可散棄也而不可散也

舷胺乃牛身之微物而最緊於時舉陳之以見生之全體是可散棄而不可散棄

舷胺乃牛身之微物而最緊於時舉陳之以見生之全體是可散棄而不可散棄

也 鼠穿者用於寢廟又適其便焉 義● 前喻參差頻挫皆比不足言者亦可言也欲言務是先作如許淡蕩爲是舉務是請皆言務是非之則可試言之 是以生爲本以已之生據爲根本以知爲師以已之知特爲師資因是乘是非因此相乘而非自起是非 非名實如矯有名實之可爭因以已爲質凡事以己身爲主使人以己爲節欲人皆從己所守因以死節死守之若然者以用爲知智以不用爲愚以徹通也爲名以窮爲辱窮生於見移已也 古人渾同之見只是規規爲已寫來可付一笑 其卑見與微蟲小鳥何異與鶉鴳同於同也

人生渾同耳分異之已 古人渾同不如此人又與之同故用同字也

南華經解 庚桑楚 十

與蓋鳥一般眞看彼世相也

驟音嘈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肆自引罪兒則以妮愛兒必辭謝引罪但熙喜大親則已矣若是父母則知其怨已并不必故曰至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是父母則知其怨已并不必故曰至

有不人親人即已至義不物無別至知智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不須以金爲貨●可見道以相忘爲至也

道合進則形迹忘世人何故趨其下者

徹侗撤志之勃動也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客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

立則鄉。鄉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昭也昭日斗視一方所見者不多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弊工乎中徹而揣乎使人無已謷聖人工乎天 菁法天道而拙乎人 木能夫工乎天而很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自駒良能安於蠢也 能蠢自安於蠢也唯蠢能蠢唯蠢能 人能天不知工天也全人惡天 惡有工天之名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 人有天之名且惡之人乎 況自已分天分人乎

南華經解 庚桑楚 十一 卷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 以弧矢之威也 以弧矢取之耳 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若雀適於竟大又何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 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尹與奚所好在焉故也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介者拸 言恥拸挽也畫外非譽也 移畫未得確解郭象云畫所以簡衆故移而乘之也姑存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生死也 胥靡役囚無頼於生死故不懼死人心能盡如二者之相忘豈可得而簡之耶

夫復謵 習 不僪一作愧言反復猶習熟可愧而忘人之行大率此何未得確解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能忘人則能相忘於天矣故敬之而不責備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止

為出於無為或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句讀則於不得已不得已而應斯高也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

徐無鬼魏處士因女商曰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願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繕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去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消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頃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瞑然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者已也若亡其一一神凝之至不知有已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我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卹若失卹侯神驚不測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我吾君乎吾所以說我吾君者橫說我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我之則以金版六弢兵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我哉吾君使吾君說愉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挾口愉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藁蔣茅絕乎鵬之逕跟位其空（逃者乃鵬築而位處乎其空地閒人足

音跫然行步而喜矣又進一層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況聞親人山藥其喜又當何如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啓款吾君之側乎不啻遇玉戚於鳥得不悅乎夫眞人所因有但爲物累迷喪其生今以眞人之言啓款其側也以人論之則是昏然似喪其耦端未覓緊接逃虛一喻透出兄弟親戚一轉其喜乃更不可禁武侯大悅之故如鏡花水月不言自喻矣眞言沁心非玉戚感心不能寫其親切妙喻

以狗馬之眞動人之眞是從武侯之所好逼之○物徵奪舍眞性蕩失與流人逃人何異偶一感觸眞言如過故戚不覺欣快矣讀此易勝慨然在處不是喻人勿悞讀之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鄰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生人皆同耳登高賞不可以爲長居下盛不可以爲尊衆人之所惡也一人之所好也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也何故曰欲見先生人人有之○何也曰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事勝無鬼止勸他勿動心兵存誠順應舉世大和惡用偃兵哉

寡人久矣夫今老鄰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生人皆同耳登高賞不可以爲長居下盛不可以爲尊衆人之所惡也一人之所好也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也何故曰欲見先生人人有之何也曰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事勝無鬼止勸他勿動心兵存誠順應舉世大和惡用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襄城童子名也葢襄除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何故曰欲見先生人聖遊方之內者故王此皆迷看下文童子有瞽病而長者教之遊乃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知其所存乎曰然妙甚境甚人惟可知適遇牧馬童子也牧馬又存後案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童子能知之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

下小童曰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且前之境即襄城之野也相忘於廣洪而天下自治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目眩也遊於方乃斯有瞀病矣瞀音茂之時人生自赤子而稍長便涉於方內也有長者之稱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沙與日俱往即放於日俱往而遊於無城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之道奚下面皆馬一喻因帝固問不得已而應之猶幾乎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相加之法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至襄城之野而七聖皆迷七聖未能爲童子故也能爲童子則身在此野中豈有不識真境真人之患哉天下同宥於此野中便更用爲字不識故曰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正是現前指點索解人不得又增牧馬一喻然於馬無可加只須去其害馬則仍是無所事之旨非有益也○特訪大隗却止遇童子童子之與大隗也一是二見童子可不見大隗矣見童子已有見大隗矣妙七竅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之進境耳如此一段感慮紛撰可惜從來

兩種人又一樣叙法勢物之徒樂變遷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附勢小人遭際見用則乘勢以遷其機械一樣叙法此順比於喜爲交詐枝疣生事一種人又一樣叙法此順比於裝包袱送往迎來歲皆隨時不物於易者也各固於一物不能相易者也是一樣意思○將十六種人又一束馳其形性潛沒之頑物終身不反悲夫○四句又作總束一筆寫出千九種人情溺於所向各不自禁波靡一生無由拔脚真覺可哂○句調參差錯挑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曰可善射則皆羿之事乎曰非也借皆羿引下曰可悉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

突訓則於本調之五音移動而無當也宜不相應矣乃鼓之而二十五弦亦隨之而變無不相應蓋五音可旋相為宮今所改一弦便為變調之宮如君主改則臣民隨之而動也夫一悉五音之正其相應尤堅之常矣二悉五音之相動與二氣之相召有以異乎可弟子自謂精微不知五音之見亦人則已以為非在已則見亦人則已以為非在已則見其非也此離非知音者不解何怪魯遽之一句應轉或者若魯遽者且方與我以辯相飾以辯相鎮壓以聲名而未始吾非也則突

遠乎齊人一瞰如許估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止明人之見其非是人一瞰如許估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用心不自經與長者爭辯耳 真是鬼神於文略略揮灑便令人目眩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不傷鼻而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使人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

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

為伎倆人以為閒不須完人設也○可謂不愛其手矣

北宋劉士彬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不傷郢人立不失容使人未測所謂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好奇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

錙則死伯牙不復彈鄧人死匠石不復斲惠施死莊子無與言鳴呼人生在世雖技絕技又惡可以獨適乎哉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下病字言危也可不謂云言不可復諱）至於大病則舉人惡乎屬國而可（管子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類（不比其出形曰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若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齊君一視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之（以下子其爲之）又一問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一日鉤（飛）乎忘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暗此處漏一不字也）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者況愛衆於在已上忘者不忍畔之、愧不若黃帝忘故上而哀不已者還外喪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亦自喪也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之悲也

老者不畔（故下）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勿已則隱朋幾乎令道

徐無鬼因女商之人以相狗（執）見武侯武侯曰先生何以教寡人女商曰夫狗之見利而忘其身者其性貪也（見執而死）王顧謂其左右曰（能接）矢捷（應拍捷）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足以應）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叢）狙見之恂（驚貌）然（而走）而走（逃）於深

秦有一狙焉委蛇（搜）搦（抓）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狙才能）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也）盡（介之際正乞言憲道時）曰丘也聞不言（益二子導孔子使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用言字挑此故）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高）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无而（爾）家之難解言也（孫叔敖放甘寢）

言丘願有喙三尺（喙若言之其然喙不能言也有喙三尺則不言而蓋有言之其仰不言之旨也）孔子言孔子就（子當身指蓋謂子大夫皆有不）

會之教何獨丘耶（在於言乎家用慧）

藏外道書

道之道此孔子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修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非見德者所能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善辯者所能舉名若儒墨而凶矣以名相棣故凶德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無所不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已貴於物故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不貴古於揩摩大人之誠彼之以下莊子發明也

南華經解 徐無鬼 二十三 上卷

就仲尼不貴言處推而廣之大道之無為明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相徒作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

義間仁義者家矣仁義之行唯日無誡日假矣奚
貪者器者之貪固貪如貪是義以一人之斷制利天
下也言貪漁也
譬之猶一規也限猶見之一曏曾能盡萬物之情乎夫
不吟賢者始知
有心之賊天下
物各有情欲一以我之仁義之見治之所遺多矣譬猶一
規
妙妙
有瞻鼠者妖孽有濡需者
瞻鼠者學一先生之言則嗳嗳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
南華經解 卷三 徐無鬼 廿五
是也摽疏鼠目以爲賓宮大圉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
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不知其是以謂嗳姝者也濡需者豕
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爲域所同此其所爲濡需者也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羣行百姓悅之故三徙
成都至鄧之虛虛而十有萬家語聞舜之賢鄉之童土之地年
不毛曰冀得其來之譯人來歸舜則辟土成沃舜鄉乎童土之地年
矣聰明聚矣而不得休歸勤苦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
至衆至則不化衆雖自取
南華經解 卷三 徐無鬼 廿六
君臣佐使各因症候以一作爲告其詳不可枚舉得失之各因其時與此正同故真人不執也
肖三有影意甚奇下面接得明切總是要無心耳天下之理
有心則滯真人一味圓通無礙時爲帝一矜誠妙論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謀國
雖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暗於全身故曰鳴目有所適能夜面鳴
有所節不能長而解之也則悲倘成於性故也此見有所能
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曰之過河也有損焉曰水耗之耗字當櫻也持源而往者也曰
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水始其實作有字
一過且有損今使守定在此而河亦不覺其相侵者以性
原而往水自不損故也出見其本全皆則無所不可也故

本之守土也審定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名曰終故曰之於明也動耳之於聰也動心之於知也動凡能外自其於府內府也動四者皆役於外以見所長故危也 動之成也不給改宿不斷改變也及改斷之非也 兀外見所能者皆內有不足者也內有不足則損之者至特源而往斯物眞能傷學道人須討得源頭所在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處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天之不貴弱也 其知之不盡也 人必有不盡之知然後天眞不鑒也知大一知大陰解紛 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足云大一通之大陰解之擾 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淨之中循變之際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踐處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踐處有餘地然後便於行步而至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踐處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閭休、一人彭陽曰、公閭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擁鼽、抱火而熙、夏則擁鼽、乘風而涼、秋則登高而賦、臨水而魚、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無其德而宜乎人、故曰、待公閭休、他去進諫前言我不若公閭休、彭陽來、鴈刻即開口說、我不若公閭休、將謂閭休不知是何等巧宦人及寫來却分外清高便輕七頓住接手便轉說吾又不若夷節、將謂夷節與公閭休定是一列人及寫來却其可鄙薄又輕七頓住勞人凍者一段不知是譏彈夷節不知是譏彈彭陽使听者自家理會于進已是大病況于進於暴主之前豈非病昏而然乎除非是彼人以術迎之除非是正德以道化之二者之外彭陽固斷不宜于他人亦斷不敢厲也暴暴鷹非此二樣人就喉攫其雛乎今彭陽欲使已于楚王是不知所謂況其他乎此段上排夷節下接入公閭休分明是先將彭陽提彼人後將閭休承正德中間彼人正德便如連環之鎖純妙章法變化也寫公閭休有兩意寫他盛德足以化人或可與楚王接譚是旁意寫他高不入世趨於人心相違是正意大約俱作閃爍透射之筆似乎蘄實在飛冷之至也曲折閒鋒芒刺人是一篇妙絕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子之親其言其欽人以和也○此段言聖人之德如此正申明正德指公彼固休其者乃可不畏暴厲之意也須知止是旁意詳後大註

為娛矣與物偕通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像已焉不喪我故或不言使人於已不啻父

子宇助語辭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忽接亞公閭休有化人之德涌躍居江山乃閒其所施而不以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無其德而宜乎人心相去遠乎故曰待公閭休他去進諫前言我不若公閭休彭陽來鴈刻即開口說我不若公閭休將謂閭休不知是何等巧宦人及寫來却分外清高便輕七頓住接手便轉說吾又不若夷節將謂夷節與公閭休定是一列人及寫來却其可鄙薄又輕七頓住勞人凍者一段不知是譏彈夷節不知是譏彈彭陽使听者自家理會于進已是大病況于進於暴主之前豈非病昏而然乎除非是彼人以術迎之除非是正德以道化之二者之外彭陽固斷不宜于他人亦斷不敢厲也暴暴鷹非此二樣人就喉攫其雛乎今彭陽欲使已于楚王是不知所謂況其他乎此段上排夷節下接入公閭休分明是先將彭陽提彼人後將閭休承正德中間彼人正德便如連環之鎖純妙章法變化也寫公閭休有兩意寫他盛德足以化人或可與楚王接譚是旁意寫他高不入世趨於人心相違是正意大約俱作閃爍透射之筆似乎蘄實在飛冷之至也曲折閒鋒芒刺人是一篇妙絕

回第文字

聖人達綱繆周尽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御經事即輕轉處之周也聖人能達之世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性之也 復命也插伯動也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聖人動靜皆依乎天所謂不知其然也 然也而人則以為非聖人不能耳 孰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世人用心要知慮之少而所行冤覓無多之何 被有心事此哉生而美者 喻人與之鑑美不自見待人告之故曰人與之鑑不告而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若不聞之若不

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忌將。然後拔其背折其脊季子蘇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罪人爲人之脊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胥靡尚惜已築之城扉首乃欲傾可王之基是亂人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胥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總未免曾心於事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未其道而已矣。道則與太虛同體王業且不。惠子聞之而見藏吾人言惠子聞華子求道之言故引藏吾人見之。於王藏吾人有道者也此處亦德可直出吾人妙論却故借惠子一眉爲上文添波藏吾人曰有所謂蝸

音者君知之乎曰然。君應之下文。从。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北旬日也。皆二氏自見其然。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以遊心無窮者而反視海內相通存若亡乎之境形然似有似無君知之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梁魏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此時回想刺客聽怒真可失笑客曰惠子見君曰夫大人也。事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嘖也。音鴂吹聲

吹。鉤音者吹音血。音孔稍大吹之猶有鴂然一聲劍首。帶孔稍大吹之猶有鴂然一聲細聲而已矣。帶之喪孔甚小吹之喪然無過無甚聲可聞也耶。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譽猶一吹。猶詡甚也其細曾不足聞。

一屏進似一眉如雲之冉冉而起。至晉人所云則海淵天空。開人無眼識景矣晉人之喻妙又得惠子來後一番緝染。愈見其妙也。高道清靜猶曾一吹絕頂大吉出之輕妙孝太白詩云下士大笑如是觀解從此屏去已是第二盤矣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之漿言漿其漿者名之家。義之逸音總同蟻禾聚來也當是之時蓋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指其束草覆屋因問此何如

人也仲尼曰是聖人僕猶往也是自埋猶隱於民自藏於畔。田間其聲銷。

逃其志無窮大其口雖言心未嘗言。志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違是陸沉者也。不消遁人避世而已成隱逃如無水而自沉也奇語是其市南宜僚。夫子素聞其人。連川四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是宇津津然若不勝。子路遠知丘之著相於也知丘之適楚也。以爲丘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又四句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宇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言彼必子路往視之其室虛

陸沉二字人往往誤用須詳此處取義。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仁爲政堯曰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滅而報予予年來變齊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衆事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蓋生陰性如禾之稊欲惡既萌與官形表裏相助而用以亂性血潰漏發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眞性亂則和氣傷而諸病作矣

因莽滅裂之病爲千古學人炯鑑

則陽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此皆如是 曰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 罪焉 曰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如曰將鬼其頰而天而哭之曰予乎予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 同 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予乎予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 妙語險語言天下人行 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又言不是爲盜乎不是爲殺乎其先焉者也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究其源而丑答於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在于一人 百姓有過 天下之人之陷之也 故一形 人有 失其形生 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 在于一人 故隱其事而以 大爲 書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 不識若愚 大爲所唯而以 不勝過重其任而罰不勝 不勝者加誅 遠其限程而於不至者加誅 不至 四句寫盡末世煩苛不情民至力竭則以僞繼之 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蓋上行下效耳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悠然惻然言不能徒責之民也

單助答一句而 欺僞明句可知

仲子語陽膚一節古今以爲至痛此又詳切陳之勝於監門之哭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不固於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謂之以非也 德與日俱新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今六十九之非再進一年必又以今爲非則今所謂是不且同於昔之非乎見道之無窮也 萬物有乎生 知特其所不知者耳 知其所不知而後知其根有乎出 知者耳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 所不知者上二句所言莫見者是也 可不謂大疑也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此不能外之 今胡能外之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但贊無所逃之言必然無疑也

大道無窮方見爲是爲非然則人之知何足據乎不知之地大本在焉欲索解人惟伯玉之與年俱化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伯峚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交其所以爲靈公者何狂

證決亂而不損日靈又德之精明亦日靈有美惡兩義故審之　太陰曰是此謂因是人也言正如因公之為人而證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浴器而浴史觸奉御物而進所擇幣而扶翼公使人殺隸所奉幣又使人敬其賢也其慢若彼之甚也二妻同浴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說說字　猶聲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悔其子殺公奪而里之○二句銘語蓋藏之家言子家也里字與上子字叶古稱尤○孫不足恐恃故靈公得奪此爲蒿里俗本作埋字非是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即石槨銘公諡定於本生之前二子紛紛藉美惡豈知此事皆出於天然乎

諸侯一諡何與大事猶且天先定之天下何事更須人爲乎故有道者一任自然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四縣爲遂五遂爲部五部爲里如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今說某丘某里如此合異以爲同○何是合言其風俗○散同以爲異○散丘里爲十百○天今指丘里爲散同以爲異○下之理皆如此也○妙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道爲

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爲形不可指前者合此指之爲氣是其大更爲無偶也　因其大以譬如萬物的萬字是不可數而約畧號之故亦借一道字約畧號之耳世莫如一件必人更無從指稱事可名爲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不可與無名比則若其斯辨

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如子云謂之道則是道猶狗之名狗
道德經門口頭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讀此一段
便是其逐徹註解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疑不可名爲道
本也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盪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
就於是橋同矯起雌雄片同合於是庸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
緻急相摩緊散以相成此名實之可紀精粗微之可志也隨序四
之相理橋運五行橋所以續道者五行之運相續故曰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以上云云不過極盡物態而已視道

之人不隨猶追究也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知其無端任其自然也此議之所止
烏可妄言於物起於何處哉
道之循環無端不可得其終不可得其始也若欲窮究所起
便是以有端測之矣故但言循環之妙此外無容擬議也
少知曰季真人名之真爲莫之爲言接予人名之或使之言二
家之議孰正於其情誰正得孰偏於其理孰偏執太公調曰雖
有有名有實是物之相此或使之說之過也無名無實在物
之虛說虛則是物落空也可言可意言而會疏大抵可以言讀
此莫爲之說之過也可以意測者以之言忘會未生不可忘物已死不可囿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視
疏遠也此所以不容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二說乃開以意言測也或之使則實
往無窮欲究其始則往者已逝無窮不知何始也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欲究其終則
不知何終也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唯泯於無言斯或使莫
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滋者是未覩者於物也道不可有有倍

有不可無一有便不能無矣道之爲名所假而行字之曰道乃借爲稱呼豈眞有名可言哉
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二說歸未免着於物言而
足者悟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迷則終日言而盡物道者足物
不足之極言默不足以載悟與不悟俱不足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者乎言默以求
道此至論也
季真之言虛虛則是物自爲物也接予之言實實則是有物
爲主也此二家皆未免於物終不足道也道者有而實無無
而實有一落名言便覺有滯故欲於語默之外求之也此
四段皆擬爲問答一段深似一段少知寡言少所知之人也
太公調自高言公共無私見與道相調合也

外物

外物不可必立一句作目。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善不善。可爲戒。惡不可爲。○善惡均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剖亡。惡不可爲。○善惡均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於被禍不可必一也。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而忠遭主戕不可必二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親欲子孝而孝彼未與。木相摩則然。然俗作燃。金與火相守則流。相克同駭駭。之火。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動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五句次第不可空中之火。○一火之因緣聚之便有三必四也。○看他四段小文字各極參差排宕之妙。○此段獨以言者爲下文心火引子也

外物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外物不可必如此而人之用心則有不能自釋者兩陷指下利害兩端害回害也。利亦有害也。故憂而莫逃也。有字一提一氣直至利害二句端交戰而生火也。衆人焚和。漢世人盡皆如上文月。固不勝火。月者喻清明本性也。於是乎有僨。頹然而道盡。氣與性俱。受火又何世火之燔灼乎。於是乎頹然而道盡。僨於是乎頹然而道盡。氣與性俱。受火熸壞天理盡而生機熄矣。鳴呼。古今萬靖人未有不死於焚灼中者也。止三句便道盡了無窮。嘆相哀哉

寫不可必。作四層頓挫讀之。鏗然。瑯然。寫憂心生火。至今請之猶有煙氣。寫熾火之後。未幾灰燼。今普天下一滓下泯。○同在不可必中衆人處之不啻地獄。不知既明言外物不可

必矣。憂他又有何用。可見古今惟學道人最討便宜。落得此一團和氣。一片明心。清風朗月。猶東受用。生時星火不犯。死後倒得個薪盡火傳。何等快樂。未幾。傷盡哉。此莊子言外意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說死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字言如此便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說

一喻陡住。正意不消更說。我最有餘韻。舊解曰。人之於道譬如荷自喪失而緩緩求濟於外。來豈有及哉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大黑綸也。五十犗。音介。牛健牛。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同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得若魚。離。剖而腊之。腊之爲。自漸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輇。同詮。詩晶也。皆驚而相告也。夫揭

夸槩小捷淮瀆小守鯢附小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聽令猶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至仁之風俗其不可與於經世亦遠矣句

小具不足以大獲猶小材不能得大道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問將別發冢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地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笑其貪者也○又歌詩以續死者是個儒者做接其髭頤音詩頤下毛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事絕倒按音葉也其顊頰也門其類四句皆儒僕死者也將別發冢之行甚言僞儒之托斯文而蹈穢行也末學之不足恃如此○嘉窩師弟相爲謀利以貪鄙行殘忍以成貪鄙讀之使人噴飯○詩譏死者甚妙然今日所事者詩禮而爲發冢之行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身而長出薪標薪頭而趨促下短貌頭也僂短貌而後耳對不見耳目也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之行與汝容知之貌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學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輕萬世之患遂然輕於赴淵害萬世也甚見於知之人不足治世抑之固宜非夸槩令聽令猶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至仁之風俗其不可與於經世亦遠矣句

來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淵名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魚者余且音趣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召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每吉必鑽龜占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者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二句推類寄慨雖有至知萬人謀之恐明有所不到也魚不畏網而畏鵜於世之患沈害萬世也甚見於知之人不足治世抑之固宜非

小夫小知不及大知　智明去善不自特而自善矣譬生無石頭
陋而能言曲與能言者處也然無知者有自
神蛇昧於全身則雖七十二鑽之智恃小智耳與魚何異
可爲多知者鑑也若要見之無知而有良能其學道者之師
與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
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下及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與物無兒篇恃其所不賅言同此更醒目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能自適則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不能自適則與言不適乎言不適夫流遁之志是一等人甘於迴物者決絕之行是一等人簧二者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與有道所爲覆墜而不反洪絕而不勝之處而後適哉今見丘林之與魏闕不勝故也二句罕譬而喻
動靜也空也爭踐空處也閒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六鑿六根用事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無徐地則夢卑逼塞相乘盛也
性者也無閒適處則六根用事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而奪性○一反見人寒之害也
天機比見天穿之妙也
再遊而心必有閒處以適
遊天機比見天穿之妙也
勃溪爭也
空虛則嬉姑勃溪相乘也
無徐地則夢卑逼塞相乘盛也
性者也無閒適處則六根用事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而奪性○一反見人寒之害也
天下妙論至論天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道遙無際何假清曠
不勝故也二句罕譬而喻
神明不勝故也二句罕譬而喻
物康樂諸公當深自負情
天下妙用都在空虛處世者悟此則遊刃有餘內養家忘此
則白日飛舉然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此亦可知無用之
用也
忘適乎名德之盛外名適乎最名之盛外
出於名彰乎最名之盛外出於名彰乎

謝知智出乎事而後榮生乎守於執一官事果猶滯意乎平衆宜
晉事多也職任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鎛於是乎始修草木之
滿於出位也川銑鎛之功逆物之自然之到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生者過半而人不知到同倒

此節皆言有爲則僞自然之德

靜默一作可以補病靜默則神氣來復背音蓋藏音血可以休
然非可以補病故可以補病也目陸始滅也
老皆城養養生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
是檢眼之道久爲之見百裏老形之兆又披城徼紋可以沐
浴老容故曰皆城可以休老也出筆乘可以止遲寧可以止迫遲也雖然若是勞
者之務也始教勞者以自息之方可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本皆佚者不事此故
不問一轉將上二句拗過聖人之所以職同戮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暨
深者不屑爲其淺

人所以職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職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四肩皆甚旨所造
也

首三句養生家奉爲金科今都盡不足遵然精微處却仍不
曾我戕
戕我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哭爲孝行爵爲官師旌其藁人毀而死者
哭非
半藪官師之迹語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而加其也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踆水諸侯弔之志弔其苦也他襲由
堯之迹而加甚也
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自投於河秋又襲堯所以在魚
而蓋甚也

得魚而忘筌蹄兎罥也係其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兎罥脚故云蹄
況下句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
言哉
從來後學只是相襲成風所取即者糟粕耳此段爲之主盡
宿
御冉

寓言十九寄寓之言○十居其九重言○十七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隨器藻寫如水在卮則日談者皆是和以天倪者不以已與也寓言十九藉外論之任一事以論此事親父不爲其子媒鄰引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盼藉外言之則易信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是我故爲支離因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人情如此此所以大半寓言也○一段明寓言重言十七所以已此言也是爲耆艾引重一人以比辯○須寓言也○一段明寓天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艾者其人恭前輩也年先於人而胸無抱負徒以期頤之年稱爲耆者是豈足爲先乎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不能盡人之道之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陳人字奇猶耆朽也此等人何足引重明已所徵皆實也○一段明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隨事理曼衍所在而寫之於精遣歲月也不言則齊理隨於一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日出之以消不言是啥無言不若一無言而無言耳啞終身言未嘗言無一字直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其理已顯也而不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不然有自也而不然此物態之各變也惡乎然然於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隨器指言不即言也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就得其久無言之內故可傳無言矣卮言日出和以入倪一段明卮言萬

物皆種也種類以不同形相禪名以其類始卒若環倫無端孰得其倫是謂天均此乃天里之均偏無所不在者天均者天倪也數句又特解天倪○天倪即是所由卮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普徧將一部著書之法標例於此蓋莊子仙才便有此三樣川筆以頤到古今文人獨怪此處已明明揭破而學者猶頭倒其中余覺前後註莊者數十家無一人不如入八陣而昧於其變化登迷樓而惘然其路迂也嗚呼南華老仙天機固自嶙峋讀豈能免於作者之揶揄耶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曰丘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孔子勤志服知多知未得爲化也莊子曰孔子謝去勤勞之迹而孔子云引孔子自言才美乎大本生初復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數句又特解天倪○天倪即是所由卮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普徧將一部著書之法標例於此蓋莊子仙才便有此三樣川筆以頤到古今文人獨怪此處已明明揭破而學者猶頭倒其中余覺前後註莊者數十家無一人不如入八陣而昧於其變化登迷樓而惘然其路迂也嗚呼南華老仙天機固自嶙峋讀豈能免於作者之揶揄耶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曰丘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孔子勤志服知多知未得爲化也莊子曰孔子謝去勤勞之迹而孔子云引孔子自言才美乎大本生初復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數句又特解天倪○天倪即是所由卮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普徧將一部著書之法標例於此蓋莊子仙才便有此三樣川筆以頤到古今文人獨怪此處已明明揭破而學者猶頭倒其中余覺前後註莊者數十家無一人不如入八陣而昧於其變化登迷樓而惘然其路迂也嗚呼南華老仙天機固自嶙峋讀豈能免於作者之揶揄耶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曰丘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孔子勤志服知多知未得爲化也莊子曰孔子謝去勤勞之迹而孔子云引孔子自言才美乎大本生初復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數句又特解天倪○天倪即是所由卮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普徧將一部著書之法標例於此蓋莊子仙才便有此三樣川筆以頤到古今文人獨怪此處已明明揭破而學者猶頭倒其中余覺前後註莊者數十家無一人不如入八陣而昧於其變化登迷樓而惘然其路迂也嗚呼南華老仙天機固自嶙峋讀豈能免於作者之揶揄耶

有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者也曰吾及親仕三釜時少而心樂後仕三千鍾祿多不洎（洎及也）吾心悲此曾子自言其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縣係也）其罪乎（無係祿之罪曰既已縣矣已懸係於祿養大解者哀彼觀三釜三千鍾如鵝毛（作觀）蚊虻相過乎前也

透極之論

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去世二年而從（不自抗）三年而通（無吟域）四年而物（化物我）五年而來（自有）六年而鬼入（神舍）七年而天成（自然）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一死一生（死生有為則死）勸公（設為勸人之語如下二句）以其死也有為有自也（由有為）而生陽（死為陰）也無自也（化之自然）而果然乎（生為陽也無自也無為故也）而果然乎適惡乎其所不適（誰是快意者誰是不快意者又惡用）轉一語上所勸（勉）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誰是快意者誰是不快意者又惡用）人者果是乎（總不分別生死故哉）天有歷數（天有地有人據地有人據方隅）吾惡乎求之（可測莫之）故哉（天有歷數氣運）

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皆極言其不可測以見不如任大化時解會更進生死一層者也）

子游自敘學以年進幾與吾夫子吾十有五章事業而年德之漸化更捷徑何如人者耶

罔兩（影）問於景（影）曰若（汝）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束髮）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

罔兩（影）有（無）景（形）曰吾（影）待蛇蚹（蛇腹）蜩翼（蟬翼）邪（有如二物似之而非也然甲與翼有形）予（影）惡（何）識所以然（一定之形）予（影）惡（何）識所以不然（似之而非）

罔兩待景（火與日吾屯也得火日之光則影屯聚而顯）景（形）待火（陰與夜吾代也陰夜）待天（陽與晝）

罔兩（影）待形（形）待（形）造（遂）化（推遷生其中者既不）

為罔兩與影耶（猶之消去大半悵氣）○與齊物篇一段相似

火日陰夜二語便寫盡了影字又彼處所無（欲處引喻止取數句又成彼處）

陽子居（姓陽名我字子居）南之沛（沛老聃西遊於秦遊於郊子居遂老子於沛如至之妙）

於梁（沛郊地名）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

老子曰（而）（睢睢（仰目）盱盱（張目皆傲視貌）而誰與居（傲則人遠之）大白若辱（言自有玷缺）盛德若不足（皆言自謙順也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敢聞命）

也。舍者迎將將送也。其家公執席。二妻執巾櫛。三舍者避席。四炊者避竈。五其反也。今者與之爭席矣。以一收五。冷妙。陽子學謙。聖人乃相忘也。○引寓言寫此一節事與論與吾一句相映

有若無實若虛二句此一節便是榜樣。○東坡以此篇之終接列御寇爲一篇其識王益矣。說劍漁父四篇皆僞作欲去之又曰升公喜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東坡論四篇之僞固不可易但雜篇既未嘗分章名篇則欲以此篇合列御寇爲二又不必矣今以列御寇仍自爲篇而讓王盜說劍漁父四篇則雜而附之於末云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曾何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焉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致敬先饋。內由其中不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之於心。形諜成光。形即現之而成光。乃偵彼事而現之於此者也。以外鎮服人心。而不化。形諜成光

告者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巧言不足爲藥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忠言覺悟汝者而何爲致詰於汝也巧者勞而知智者愛無能者
者予相魏言游難而詩其故何也巧者勞而知智者愛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則與列
也○句法通如流水
寓結在一虛字妙妙

與前篇陽子居一段是一副神理而語機各妙

鄭人緩人名也呻吟通讀表
聖澤及三族於三族猶止一人富貴餘澤及使其
上二句引此二句引此二句引此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益予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商蓋以王悅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車一乘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国其有鬻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文彩脩而畫之則削自然之文彫琢人巧從事雖辭而觀其仁貪故也委之以財而觀其義臨之以利而觀其節危之以難而觀其則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處易動故也九徵至不肖人得矣以上觀人

滿媿性故之言

正考父一命而僂背再命而傴腰三命而俯身伏循墻而走孰敢不軼如而夫彼者一命而呂鉅三命而名諸父名丘字仲尼果與將與之謀與養民乎謀而宜汝與仲尼果與將與之顧與養民乎謀而宜汝與仲尼相宜乎

夫何足以上民彼仲尼貪騖親竊疑呂字或自呂鉅自大也再命而俯三命而俯身伏循墻而走孰敢不軼如而夫彼者一命而呂鉅字之訛自

之情者便達於知者有能達大命者隨通天者小命者遁發調和此二句只算一件六根內而形外者也

人有尼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鍊之也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殘食無遺也逸句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亦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矣爲作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偏平其平也不以不徵不應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用小智者唯神者徵之任神聖者則無所往而不應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特其所見用已入於人人溺於人事其功外也則用力益外也亦悲乎

天下

一部大旨之後作此洋洋大篇以爲收尾如史記之有自敘

一般述古道之淵源推末流之散失前作大月中分五段隱以老子次自己收服諸家接古學真派末用惠子一段止借以反襯自家而已○其体大其色蒼其致淡超世之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學爲不可加矣

數句提一篇之勢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問○古之道曰無乎不在答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所原本○又設問一篇眼目

有所成皆原於一又答

二者道之根也後來老莊都是這個字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第一等人一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第二等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第三等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見端於變化謂之聖人第四等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第五等人○君子此是道之緒餘以法爲分以名爲表參以稽爲決以稽考所操文以操而決事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分明不爽如是百官以此相治第六等人以此相治以此爲序也○官職止是列名以事作爲常以衣食爲主蓄積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

百民之聖也第七節大○民民之計

約畧天下有七等人見得治方術者便當取法乎上○上四等人皆原於一者也但推極其至有此等殺耳

古之人其備乎大方之學無所不該是上四等人配神明醇天地醇敦育萬物

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也係字妙本舉而末從六通四闢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又帖三句○所謂備者如此其明而在數度者

其典冊士子據其六經百家據其數度

言乎其始未嘗不本於古之支流餘裔而溢觴不止分爭非

瞞此莊子所以深歎於割裂之禍也○莊子胸中有体用透

聖外王四個字來嗚呼內聖外王之道自伏羲以至孔子又

何加焉莊子之談道至矣○此以上段落雖分四節總是全

篇之一大目頭以下乃詳列諸家見道術將裂之故

不倏不忽於後世不廢不事於萬物不睨不務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處已而備人之急約勦勞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大循已見

受病處在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此二句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以爭國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博求

也求與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

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匡七而問今墨子閒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是拂人之性也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是自苦於己非也恐天下之不用此道也明謂墨子教人如此雖然使後世之墨者以此自苦固已太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脩天下之美士將為之不得也此人雖枯槁不舍也人不以物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觀也佔脅無仁之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不近人情其去王也遠矣非王者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雜使之從事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為三王之首墨子特跂跐禹以為極二句曰不能以跂木踦音甲跐音企為服倹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二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以上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名勤人之弟子五侯弟子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人名已齒人名鄧陵子人名之屬俱誦此經而倍譎不同加倍譎相謂別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非彼以觭奇偶不仵之辭相應是已說奇與偶本別而曰不恢弘也之說不同也以巨子巨大也為聖人皆願為之尸欲尸主也祝之冀得為其後世至

今天下決雌也其數平人不絕之流派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欲以救世之戰也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為極其行則非也流於將使後世之墨者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是自苦於己非也大過將使後世之墨者固過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脩天下之美士將求之不得也此人雖枯槁不舍也人不以物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觀也佔脅無仁之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不近人情其去王也遠矣非王者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雜使之從事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為三王之首墨子特跂跐禹以為極二句曰不能以跂木踦音甲跐音企為服倹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二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以上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名勤人之弟子五侯弟子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人名已齒人名鄧陵子人名之屬俱誦此經而倍譎不同加倍譎相謂別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非彼以觭奇偶不仵之辭相應是已說奇與偶本別而曰不恢弘也之說不同也以巨子巨大也為聖人皆願為之尸欲尸主也祝之冀得為其後世至

今天下決雌也其數平人不絕之流派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欲以救世之戰也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為極其行則非也流於將使後世之墨者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是自苦於己非也大過將使後世之墨者固過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脩天下之美士將求之不得也此人雖枯槁不舍也人不以物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觀也佔脅無仁之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不近人情其去王也遠矣非王者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雜使之從事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為三王之首墨子特跂跐禹以為極二句曰不能以跂木踦音甲跐音企為服倹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二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以上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名勤人之弟子五侯弟子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人名已齒人名鄧陵子人名之屬俱誦此經而倍譎不同加倍譎相謂別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非彼以觭奇偶不仵之辭相應是已說奇與偶本別而曰不恢弘也之說不同也以巨子巨大也為聖人皆願為之尸欲尸主也祝之冀得為其後世至

今天下決雌也其數平人不絕之流派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欲以救世之戰也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為極其行則非也流於將使後世之墨者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是自苦於己非也大過將使後世之墨者固過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脩天下之美士將求之不得也此人雖枯槁不舍也人不以物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觀也佔脅無仁之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不近人情其去王也遠矣非王者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雜使之從事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禹為三王之首墨子特跂跐禹以為極二句曰不能以跂木踦音甲跐音企為服倹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二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以上墨戒其徒如此相里名勤人之弟子五侯弟子之徒南方之墨者若獲人名已齒人名鄧陵子人名之屬俱誦此經而倍譎不同加倍譎相謂別墨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非彼以觭奇偶不仵之辭相應是已說奇與偶本別而曰不恢弘也之說不同也以巨子巨大也為聖人皆願為之尸欲尸主也祝之冀得為其後世至

我見卓爾有立乎其傍人太多其只倒持之倒持之卓爾有立乎其傍人太多其只倒持之倒持之卓爾有立乎其傍人太多其只倒持之倒持之

決甚逸。

以本爲精以物爲麤以有積爲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洛然獨與神明居此虛次無名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関尹老聃甚喜之建之以常無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實則毀矣爲實則埋関尹曰在己無居己無形物自著。隨物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嚮。皆無心故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同物物和和。能而隱不能爲天下谿虛下待輸有物其自守其雄守其雌。於不能爲天下谷。谷虛受咸應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晏然充足貌而有餘。不積也。物其自得而不藏也。

故曰至人無己。自己也。神人無功。無爲也。聖人無名。無名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悅之。以設怨寓言爲廣。以重言爲眞。以卮言爲曼衍。

荒唐放肆之言無端崖。漫衍化演之辭時恣縱而不儻。無所偏黨不以觭見之也。觭一端也不以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端自見也。

以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看莊子自言其書其辭如此

可謂稠。當作調。適而上遂遂也。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形無有。其來不蛻。蛻來無端。芒乎昧乎。神不上。配言其本言其宗。雖然一轉卒應化之終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不可止。

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開深閎而肆。放縱其於宗也。可謂稠。當作調。適而上遂遂也。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形無有。其來不蛻。蛻來無端。芒乎昧乎。神不上。配言其本言其宗。雖然一轉卒應化之終也。

第五段接敘自己。非子意之所宗也。博大真人絕好品

說到老子獨無取詞。非子意之所宗也。博大真人。

目世博関尹係老聃弟子今非子不見此說

且敘之於老聃之上設傳者未必然乎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並與神明往。同。芒乎

何之忽乎而適萬物皆。無不。無足以歸。又不知所歸宿。此

位也。莫足以歸。道通神化之教也

公孫龍之學歸本於老子今看莊子與老聃各列一派又以已據諸家之前似更進於老子也細玩此段雖然一似推尊老子處也言外覺老子用處尚有不足盡其自家地步如此

惠施多方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厤同聲厤物之意言不中理但逐一歷物而言是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外一內皆不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故不可積大至千里化之徵而已何待於積乎天與地卑山與澤平山上有澤地不有天是迭爲卑是勢相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死由生兆是也是方中方睨也則物方生方死方生方死也大同而與小同有異是之謂小同異同異雜也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有分際謂之南方無窮而有窮乃

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創成而不得安所逐萬物而不反是猶
雖以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前五段皆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至此段不用此句故卻
莊子並不以惠施列於諸家也惠施但悔曰談何足名家非
予且放後附此一段者當時好與非子辨者惠施也篇末及
之一段致惜一段致悲乃特為自己視尾耳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
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憂
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子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
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用力后之為
人蔡力猶勉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妻戴負而
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君矣務君臣與為狄人臣矣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
害所養人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国於岐山之下
夫太王豈又可謂能尊生矣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
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聞之逃乎丹穴爾雅曰南戴曰丹穴而為丹穴
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
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
不以国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曰今使天下賢人譬於君之前
昭僖侯韓君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廢也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
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
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惟恐失地○仔不了語妙昭僖侯曰
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昔君聞得道之人也使人以脩先再顧固守兩周其

者利之衣而自被牛尾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
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驚者諒
而遁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闔已
遁去故若顏闔者其惡富貴也故曰道之貴以治身其緒餘以為
国家其土苴糞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
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
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
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鄭相者曰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窮君無乃卹乎鄭子陽即令
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
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厥族人折弓與十
人攻子陽怒責門司門人逐猶狗而
走而從於邶王邶王反国將

嘗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矣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詔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司馬本又作三珪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多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縰本韜髮作髻者以黑履以黑履爲賤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行子居倫組衽衣華顏色種脩手足胼胝皮堅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形容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外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人也

中山公子牟魏公子封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闕兩君之門許慎曰魏闕闕也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不如且無惡乎勿傷之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蹇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雖爲此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散上聲米屑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

逐於魯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湊桴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因此而困窮孤高反琴復鼓而弦）歌于路扢然（舍舞貌）而興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音託）執乎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音託）執乎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厚也（音託）執乎而舞

爲君子有今天下同俗貴賤同貧貴亦
如遵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而死焉若伯夷
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厲行獨樂其
志不事於世此二子之節也
蘇東坡曰說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相忍爲
人所竄易
孫月峰曰此篇諸段多與呂氏春秋同大旨雖有襲莊列
者然不應此篇獨襲之爭辨謂此下四篇皆僞作誠然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
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
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
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說之柳下季曰
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
爲人也心如涌泉（妙句）意如飄風（妙句）心强足以拒敵辯足
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
子不聽顏回爲御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
之陽膾人而食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謂者曰魯人孔丘聞將
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
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汝作言造語
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發）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
面反譬破古揣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

依以行者也而敏作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
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飯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
幕下謁者復通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益
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
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悅之此上德也知
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
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
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齊一作編何）音中黃鍾而名曰盜（一作跖）
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
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
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
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益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
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
說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丐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
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

滅此明周而立不足而云然故非以此算論斷為後人目作也
有貪歟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棲木
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爆
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
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
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
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于修文武之道學天下之
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
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
教於子天下皆曰孔子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
而事不成殖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
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困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
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
六子者世之所高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

共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餓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同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far

未足以說我我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閉門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閒往見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邪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王荊公曰柳下季魯僖公時人至孔子年八十餘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謂夙及是寓言也○荊公以爲寓言還是就莊子論之今細看其行文相淺無味別之爲僞無可疑者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修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銓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臧獲之人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祖述堯舜爲匹夫不得勢爲天子未必貴也跖爲盜跖之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仁者爲之守也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二句恰肖假儒進學情事
是言行之情淳戰於胸中也不亦棘乎改書曰兢惩兢敕美成者
爲道不成者爲虛。言貴於成事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賤無
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
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
王季爲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翟兼愛五紀
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
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句曰句以下無小人殉財君子殉
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

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
理苶柱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
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嶭失而所爲無趨
而實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
証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滕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毋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罹其患也子張因堂發此而
借其名以苟得而滿其欲也
無約託名而聽於自然之道也

人孰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竄則人歸之蹠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跖蹠時非仁天下也不以義害生也

舍卷計出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若休絕甘約食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言求名而不求利則亦徒苦一生耳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則其甚者也今富人耳嘗鐘鼓管絃之声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侯同嗜逆於憑氣怒氣者負重行而上登也高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愚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山谷體澤則憊滿膜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堵者耳而不知避且焉而不舍恃以白雄可謂辱矣積財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同焦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劫取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周備其樓僧疏外不敢獨行防外寇也可謂畏矣此六者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同殫天下之至害也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以反一日之無故而爭此不亦惑乎無足托名無止足也知和托名知和平之道也

二民擬莊子寓言只是粗淺無味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国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莊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矣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去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悅大王下當太子趙

国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嘗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粗總無文理也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快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于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

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旅孟子使虞敦事非子曰大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九句言大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其製之精此劍頂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頑頸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牢而止食上三環之、定氣劍事已畢秦矣於是文王不出三月劍士皆服毚其忿不見也禍皆自鈹也

莊子乃說劍以觀王王大悅賜莊子千金莊子曰夫劍使人不試則疑也願令試之於王請治劍之日望之三月以報王王曰諾王乃校劍士三日而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旅孟子使虞敦事非子曰大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九句言大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其製之精此劍頂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頑頸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牢而止食上三環之、定氣劍事已畢秦矣於是文王不出三月劍士皆服毚其忿不見也禍皆自鈹也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閱劍而已畢矣使臣之劍論之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支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俱對客漁父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王之君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拕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發端之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緯也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

之美也而亂其官職廢其事乃無所陵故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賞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功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朝覲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人民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修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叟之顧而進言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諛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以頯人諛人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同

此四謗者何也容使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
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跡走愈疾而影不離身somewhat
自以爲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跡想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異同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
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
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
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
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
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
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因
其禮矣體也者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
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俗思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惻於人
愛不興不知貴眞祿祿同乎人合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
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
天幸然先生不羞而北之服役使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容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
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四字顧望見孔子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拜音而後敢乘舉又好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敬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
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
於僞而不自知反其眞而不求悲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不
精不誠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
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
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之淺陋膚漫不爲可笑不知何人續貂其妄乃至於此
○大抵此四篇叙事弱議論冗其文乃在新序說苑等書之
下況可以涸莊子乎且莊子雜篇隨手錯叙不設篇名後人
乃覽各篇首二字名之便於分章易摘耳今四篇特立之名
非篇首之字又絕無深義故斷從東坡離而置之篇後非

武當山玄天上帝垂訓

吾既治世福神鎮北天大將軍遊巡諸天諸地掌握世界乾坤扶助太平天道昔遭旱澇飢饉疾疫水火劫盜五濁惡世衆生受苦遭斯旱澇飢饉疾疫水火劫盜刀兵天下江南江北朝廷累年忍心殺害無罪軍民不忍見聞故上啓玉帝乞賜甘雨普救萬民玉帝准奏即命四海龍王興雲布雨救濟萬民元八節三會五臘生辰斗降七齋三七本命甲子庚申臘月二十五日親隨玉帝降臨統領千真萬聖檢察下鬼人民記錄作善作惡較量罪福重輕輕則減死一半重則死絕滅門善者得見天日惡者不見太平信者得度末劫不信者喪命亡魂檢舉不忠不孝抄錄無義無仁窮不安分守已富不念老憐貧輕重長短秤尺大小斛斗方升買賣欺瞞良善交關牙用不平使盡機關腸肚惡心害衆欺辭合舌惡口鬧亂教宻州縣鄉村惡意慳貪嫉妬是非人我爭嗔不識善惡因果不畏天地神明強衆不得老死結冤促壽除齡故違天符抄錄齊癖痘疹災瘟赤痛赤眼瀉痢惡瘡濃血瘌瘋咽喉急風噎毒寒慈咳嗽呻吟打筭末盡劫數十磨九難未經天道帝王治世滅除惡黨紛紛似我當初學道直磨鉄鋭成針治盡不平等輩方始大地成金奉勸世人故信聽吾指說叮嚀不可聽閻錢遊各依戒律諄諄方見太平年到上元甲子當旬自此風調雨順田蚕五穀豐登天下太平樂業人民歌詠歡欣到此人身雖得各宜修省思尋更有泰山東嶽遠報立報司存莫道造惡不報直待惡貫滿盈莫道修善無應直待善果圓成若有人間秘語天上聽若雷霆不可欺心暗室神目如電光察陰陽悞傷人命修犯地曜天星響葉悞傷人命方脉指下不明僧道師人懺罪貪求世利食葷善信誦經有罪差訛句字不真弱死兒女之罪千生萬死寃親初員殺食物命放大燒殺山林積累無邊罪業究究報屈難伸切莫殺食牛

犬免墮萬劫沉淪告誡行法第子天條不可不遵爰惜一切字紙竭遠諸水穴隱蔽令帝聽好生惡殺簿書日夜具呈陽間罪業陰有陰司典刑請看實司錄其太上感應篇云造作善惡惡惡報應如影隨形一勸敬重天地心看一字勸奉養父母堂前黑暗二勸三寶儒釋道教同論四勸修齋布施四重深恩五勸善尋信女持齋念佛看經六勸州縣官吏治民如本之宿七勸赦濟孤貧四生六道苦輪八勸富家布施架橋砌路修因九勸九流伎藝三六九宇同倫十勸庶行陰德福及子孫孫但行方寸心地留與後代耕耘所作總依本分與人方便朴淳若以遍相傳寫吾當助汝於陰家有一本供養全家老幼安寧身有一本佩帶免遭一切災迸若寫五本奉勸壽增半紀餘齡若寫十本奉勸一紀一算增新印施百千萬本名同佑聖真君當境城隍里社喜

顧保舉奏聞三界四府列詞吾同保奏天庭北府消除罪籍南宮注上生名見存獲福無量九玄七祖超界上現金科玉律下曰勸世界文更有能行正直不昧陰空神明不以祭饗加福不以不祭生災若有福休誇俊罷祭福休怨鬼神欲知前世因果今生受者之身要知後世因果今生作者之心人能知此遠政切莫更待因指吾乃勅示誠語留傳往古來今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武當山靈應觀庭化等吾受

玉帝勅命長生治世福神佛中即無量壽道乃金闕化身統轄天神天將天上天下遊巡糾察神人功過一月一度奏呈所作有功必錄所作有過必愆賞罰定依

天律分毫不順私情神若有功保奏各依正格擢陞人若有功錄用即與仙籍標名神過罰為下鬼鬼過病跡分形人

過冬飲經重水火瘟疫官刑若有十分
重罪重重之罪一聲不以奉吾私之故
以不奉生嗔吾言欲也人普度今特誨語
諄諄宜着

國王水土終身不得忘恩有此藝術者身
體清淨當孝養父母內親外族愛惜
子兒第兄大者視幼年小者侍奉年
等但過三元三臘薦拔上祖亡魂凡處
鄉宮城望生來樓榮相伺不可自矜貢
貢富貴雖保長存不可輕忽貧賤貧者
未必長貧諸明多生餓鬼白屋每出公
卿儒仙學道之士當依經教慈悲勤切真
反行邪道一時悞了前程識字為儒善
吏切真弄法傷文為醫審證用藥為術
依經誦明經商為求利息須要本分平
心莫用兩般秤尺休使大斗小升財餘
乏用守己色非己者休落貪生畏死莫
矣淡飯一飽為樂諸物貪生畏死莫
口腹殺生五數須要愛惜牛犬食之切
瘟疫救衛身之實訓孤惡事之因天
下招

奉行真公者衆誰能得功勳吾欲選用
者前中一二洋
聖明治世四
福祿光
拜千庶孫人若
人若能傳富千
天一擁護自然
語誡聖社令
號令施行

大興縣南城坊江夾巷西口居住
三清大帝信士弟子
說心無妄念
大帝真君
天上帝三
請令

太華益山三仙真師記文 謹按巴陵令霍童徘世召華山執文志基修 鼎顏興訓

橘仙觀碑記

尋以江南之道佳麗秀名山錄之間宛有仙洞余成周望華嶽寔臨川一日按地理圖得廬呂縣仁壽華蓋山有王郭二眞君壇在瀑欣然異事未原其始偶日公餘閑令單騎往山訪求碑銘果得一石記乃隋開皇五年焚修道士李子眞於壇碑上再錄出其文則知王郭二眞者仙不顯名王則方平之再從弟乃王之族弟也始於金華山修道以圖羣峯靑嶂洞府自玉笥山將之庵姑洞中道悅一山岡故老曰此爲府山舊曰巴陵華蓋山也二眞君相與言曰此山勝地名亦異吾因求卜止再煉神

丹山下父老請而再拜曰敢問眞人之名字曰吾等修致於虛無不敢違背後有一道士來謁敢問眞人之師曰吾師浮邱先生則上界大仙也頃於金華山過焉二眞君能走石飛符興雲致雨莫有人疾苦暴亡住而告之卽飛符以救之歲將大旱卽致雨以濟之至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一日蘇雲蓋仙樂喧風二眞乃駕鶴駕鶴再冉上昇今上昇之壇及浮邱先生之壇存焉其後立觀焚修境邑將旱若詣壇禱之則雲雨立應美乎哉事昭然仙蹤儻若雖遐史籍安泯聲華鶯鶴對飛共作壺中之客林巒壘秀別含象外之春因與府官議崇靚宇永例焚修尋差官將以公用錢謂山橘殿宇門廡不日而回云工畢矣

余德慚好道任忝分符原始要終罕測沖天之日飛文染翰用貽終古之芳 銘曰元牝之門澄心養神學則彼衆得者幾人冉冉千古堂堂二眞丹成鍛谷道應昔晏綠雲色換創業聲勻遲日初麗桃花正新駸鶩拔俗鶴翥超雲言歸紫府笑別芳辰山存華蓋長含異春恩流豐澤用濟蕃民浮鑒世速好月生輝儻若聖址永播清芬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并書唐大厤四年己酉正月二十五日立石

三眞君記

宋 李沖元譔

臨川山秀水靈頗多前代神仙遺跡丹井仙壇往往雜出於圖記文字間可以攷信而崇仁華蓋山王郭二眞君祠靈跡尤著

唐顏魯公取隋開皇五年舊碑所載事爲記弗詳示名姓及州里世系蓋神仙家素不欲顯述故如此惟二眞君曰從事浮邱公得旨偕入金華後居此山能飛符走石興雲致雨使死者生病者愈以晉元康二年上昇當時人問眞君名姓者秘而不言後州縣歲時水旱禱之立應而郡人男女疾疫祈禳無不之焉至走旁郡數千里外皆恭敬齋潔然後登山不爾風雷雨雹虎豹蛇虺蜂蠆之立至祠中記浮邱公像山上有浮邱公壇熙寧中州以王郭異事上之朝廷神宗皇帝詔封王爲沖應眞君郭爲誠應眞君而偶遭浮邱公事故旌號不及元符二年仲夏洪州不雨民有憂色右正言王公桓以漕使權領州事聞三眞顯

慮如此乃免喜厭色主務業祖文簡詞詩題頁像至撫
城率僚屬拜於神門外舉於天慶觀中啓靈壇主焚香請禱雨
即大雨三日始晴駭物異耶人益呼嘆未曾有莫不德公之
賜公以浮邱爲二眞之師而表謁未加甚非所以嚴奉高眞之
意乃符陳川主者具述浮邱公事上聞詔命朝廷而屬門吏李沖元
考覆其事而記之沖元謹案列仙傳稱王子晉遇浮邱公
接以上嵩山而羣書言浮邱伯昌后時躬在長安與楚元王友
善因授詩學於申公蓋元和姓纂亦載浮邱伯
云子晉師之而子晉乃周太子然則浮邱公蓋出於子晉之先
與其來之遠近也嗚呼神仙之學古未有也然軒轅採銅

鑄鼎鍊丹上天女媧錬石補天而不改舊物則導引之書有
不可廢明矣自秦皇漢武好方士長生久視之妙世始知
有神仙而因之爲列仙傳劉王子晉師浮邱公而浮邱公
反稱許則當向時已莫得而考矣王郭於晉元康時遇浮
眞則躬在人間豈有意接引於後來耶夫神仙之學大抵宗
本黃帝老子以清靜無爲虛心寡欲爲本而佐以陰功密行及
煉丹服氣之術要之非超邁灑落者不能也方其混迹人間未
有顯稱大抵以名爲深戒迨其仙去始著異跡使人知所慕而
已此其用意豈淺狹之量者所能彷彿而秦漢之君富有天下
窮兵黷武心侈意盛神荒氣衰乃欲長生不死果足以出造化

越古今乎然近世爲此學者反以沽名賈利僕僕公卿之間求
獻其說且倥然居之不疑自謂已嘗經崑崙涉太虛游恍惚之
庭矣聞其風者至或危坐敬聽不敢竊議曾不察其人眞趣然
世表者乎愚觀前代諸仙皆卓絕不羣擺脫塵累率有造微參
寥之志雖未御風乘雲絕迹人間而已不與世俗並軌方駕矣
推是心以往庶或近之王公高明厚德君子顧以鄙言爲然故
序浮邱公事而并記之瀛州防禦推官充江西路轉運司管句
帳司李沖元撰并書通直郎充江西路轉運司管句文字事王
資蒙蓋左朝奉大夫知撫州軍兼管內勸農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狄明建立石皇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

重刊道藏輯要
太華蓋山三仙眞君解冤滅罪度人心經
持經懺要訣
凡誦是經懺必要精誠先齋沐心身然後思眞如對陞壇
以左足先登就位叩齒集神左手上香三柱遍拜五體投
地唪誦宜音韻和平如法莊嚴天人交慶誦經懺總贊
天地羅萬象　斗極司斡旋　人生稟戴內　心含萬化原
君父恩高厚　忠孝當所先　循性各自盡　塵寰卽洞天
持經懺十二眞律
消災
道藏輯要　三仙眞經　五　異集六
心地光明吉神呵護思想邪妄惡魔侵侮算減祿削憂患疾苦
猛省自悔回頭是路
立功
人生於世暫來暫去富貴榮華春冰朝露幻身忽做茫茫無措
生無福田瞑目何據
舉戒
心爲形役乃獸乃禽虧心虧心罪大滅身惡小勿積過知勿行
貞明持戒忍辱自戀
持齋
耽嗜葷羶氣傷魂三宮穢積六腑垢涸研味至道嚼爾菜根
超高聲廓然清神
保命
陰陽二氣形得以生戰退四凶乃絕死根健順五德性賦以成
修身盡性始全天眞
潔身
悲爾萬姓來自穢中貪嗔癡怨益以渾蒙名韁利鎖往來憧憧
棄絲割愛脫離樊籠
明心
人心惟危如虎之猛降伏暴戾勿使妄逞道心惟微如種之萌
栽培滋長道果自成
道藏輯要　三仙眞經　六　異集六
淨意
志學之士道念常貞嗜欲紛華相對無情初防意惡甚於守城
嚴密武毅斬欲將萌
養氣
氣本浩然充塞兩儀行有不慊俯仰滋虧惟心無疚不憂不懼
至剛至大徧覆太虛
凝神
神惟無妄妄則非神庸愚私邪自斃與鬼隣聰明正直純乎天性
死而不昧列於仙品
開慧

維茲方寸至靈本無一物光潔圓瑩棲泊無思心常清淨
暗室明燈圓靈水鏡

成道

閑邪存誠欲盡理全積功累仁民業物安萬善既備福德無邊
三界保衛玉書臨軒

大金光咒

混沌浩蕩一炁初分金光正氣號曰玉清元始立像混然至尊
青白交射始立上清七寶閼內玉宸道君三炁化結洞耀太清
祥光瑞殿五靈老君中央一炁玉帝化生六波天王梵炁天君
丹霞碧落雷祖九宸三景內外萬聖千眞三十二天四維四靈
道藏輯要 三洞眞卷 七 翼集十六

五方五老日月列星輝光交耀分布乾坤清炁上應揚質下凝
妙用入海水帝涕具三才四象陰陽合形北酆九壘嶽瀆威靈
內有神慮雷神隱名諸天釋韻五帝監生十天太乙混運乾坤
中山青帝萬象森森靈君赫赫日月之精哼唎達哩元眞合英
赤帝懸韻元明子欽大白玉宇宙電耀晶啵囉嗼囉禾保長生
咒律嘩訶栖多哨哪吒吽吽攝衛唎吱婆律慈賀唎哄嚂哩他
急急如

玉皇光降律令勅

開經偈讚

度人心慧滅罪眞經二十四等說人心善惡悉分明一十九等

勸化矢水消
三境化身天尊三稱九拜

道藏輯要 三洞眞乘 弘 第六

太華益山三仙眞君解冤滅罪度人心經

淨心神咒

太上台星應變無停罪邪縛魅保命護身智慧明淨心神安宮三魂永久魄無喪傾急急如律令

淨口神咒

丹朱口神吐穢除氛舌神正倫通命養神羅千齒神卻邪衛眞喉神虎賁烝神引津心神丹元令我通眞思神鍊液道炁長存

淨身神咒

羅賓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魂魄五藏元冥青龍白虎隊仗紛紜朱雀元武侍衛身形急急如律令

安土地神咒

元始安鎮普告萬靈嶽瀆眞官土地祇靈左社右稷不得妄干回向正道內外澄清各安方位備守壇庭太上有命搜捕邪精護法神王保衛誦經飯依大道元亨利貞

啟雷神誥

仰啟雷門諸司將 符圖法籙衆天君 欽火都天鄧元帥雷霆猛殺辛天君 飛捷報應張使者 五方五炁五雷君龐劉荀畢神通大 馬趙溫康顯威靈 雷部田翟劉陶高五府陳馬朱蕭鄭 北極三光楊元帥 地司太歲殷將軍捉縛枷杻衆天君 都天糾罰王靈官無私上將溫太保 鄧都內外衆威靈 功曹土地直符使隊仗森森列左右 旌旗閃閃耀乾坤 劍戟戈矛常在手銷刀斧鉞盡隨身 祈晴禱雨并祓禊 封壇破廟及伸冤天雷霹靂驅鬼膽 雷火燄燄燒鬼營 敢有不順吾道者押赴雷部滅眞形 掃蕩罡風迦帝旨 護持道法濟分民 焚香啟請望來臨

大賜雷威加擁護

淨天地神咒

天地自然穢氣分散洞中玄虛晃朗大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羅賓符命普告九天乾羅坦那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

中山神咒元始玉文持誦一徧卻鬼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魔王東首侍衛我軒兇穢消蕩道炁常存急急如律令

金光神咒

天地立宗萬炁本根廣修浩劫證吾神通三界內外惟吾獨尊體有金光覆映吾身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包羅天地養育羣生誦持萬徧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役使雷霆鬼妖喪膽精怪亡形內有霹靂雷神隱名洞慧交徹五炁騰騰金光速現覆護壇庭急急如律令

香雲浮益天尊

道由心治心假香傳香熱玉爐心存九天眞仙下盼仙旆臨軒

令臣所啟咸賜如言

開經偈

叔寂至無宗　虛時劫仞阿　都落洞元文　誰測此幽遐
一入大乘路　孰計年劫多　不生亦不滅　欲生因蓮花
超越三界途　慈心解世羅　眞人無上德　世世爲仙家

侍

大上老君化生諸天諸帝三界羣眞十方聖衆一切神仙聖名

玉帝天皇帝　紫微君光帝　大羅諸天尊
三十二天帝　一切諸天尊　三省五師君
天師張眞君　萬法眞武神　救苦諸天尊

元始靈寶尊　天師張眞君　救苦諸天尊
金闕諸帝眞　三百六十天　九府神仙衆　十方諸天尊
四聖靈寶師　天上諸龍王　地下諸龍王　雷霆鄧辛張
道藏輯要　三仙眞經　十二　眞集六
三官五帝君　名山洞府仙　解厄度人仙　風伯雨師神　五方變雷使
諸司官將吏　三十六雷公　百萬諸雷神　司命土地神　三界功曹使
十方諸童子　諸天諸地神　鄧都大帝君　地府十王君
五嶽諸聖衆　泰山諸聖衆　閻王諸判官　地獄諸聖衆
牛頭馬面神　夜叉諸鬼王　陽間諸聖衆　海國諸聖衆
城隍里社神　太歲諸神殺　東斗衆星君　南斗衆星君
西斗衆星君　北斗衆星君　中斗衆星君　普天衆星君
天曹諸神仙　十方救苦仙　浮邱王郭仙

三十六仙官　雷聲普化尊　修眞得道人　天上諸羣仙
地下諸羣神　至聖大成師　日月三光神　鎭宅諸龍神
十方大眞人　佛法度人師　河沙諸佛祖　三界羣仙衆
十方諸聖衆　從吾一氣生　天上爲吾主　地下爲吾尊
三界十方事　玉帝都總權
勅命天雷十二地雷十二人雷十二五帝雷公陰陽雷公四令
雷公六甲雷公霹靂雷公發水雷公八風雷公十雨雷公六道
雷公閃電雷公興雲雷公行雨雷公五嶽雷公四瀆雷公八節
雷公六候雷公大川雷公谿谷雷公江河雷公四海雷公鳴鼓
雷公轟輪雷公火車雷公移山雷公走石雷公火輪雷公興風
雷公光明雷公黑暗雷公火印雷公三十六雷無量天兵日夜

巡游照察閻浮災殃競起水旱兵戈人民不安爾時雷師告
天尊言世間二十四等人心一十九等之人常行惡心敗壞賢
良天下不可敢告
天尊哀憫衆生開度一切是時
太上老君化身下降生於浮邱王郭三仙掌判雷霆出遊三界
放大光明照耀十方掃除不祥
玉帝言勅與浮邱王郭三仙斬人鬼驅天雷滅邪巫知大道不
顯眞篇不爲大道故顯眞篇是知大道元始天尊說三仙寶號

曰

玉清高聖　虛皇至眞　混元仙主　應化分靈　含眞體道
功行圓成　驅雷役電　福國康民　輔佐忠孝　滅罪延齡
華蓋祖師人天教主　金闕大仙手祐顯靈
　超應護國浮邱眞君九天掌祿上卿高明上帝
祖師妙道教主三五飛步正佑妙靈沖應太虛王仙眞君南極
祖師克誠教主九一上清顯佑感靈誠應妙遠郭仙眞君北極
註生仙卿元明上帝
　考較仙卿太明上帝
三境化身天尊三稱九拜

三仙眞經
是時諸仙衆等三十六仙問是經典上詣大羅
元始天尊前奉命禁戒人心皆當首謝上白
元始天尊於諸衆生云何救護云何禁戒天尊言浮邱眞君王
郭二仙濟生度死游行太空仙童玉女三十六仙百萬雷兵侍
從浮邱王郭二仙乘雲跨鶴九天聖衆放大光明徧照十方斬
滅妖邪蕩除兵戈天下太平爾時
天尊救苦大仙放大光明照開地獄超度孤魂普度天人浮邱
眞君王郭二仙衛護衆生保奏
玉帝改旱玉冬秋夏散雨庇蔭豐年人皆知之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燒丹煉藥普救衆生三十六仙隨

三仙眞經
顯感應十八土地在處靈通能誦心經王郭二仙役使雷霆斬
滅鬼精三仙賜福衆神護門宅舍光明災殃永息罪業清淨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各分其身徧散十方神通廣大功
力無邊移山走石天地震動日月照臨光映十方三十六仙發
大光明無量度人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在天降雨在地救民心經在處土
地守護志誠安奉浮邱感應宛轉和釋魂神超度王郭二仙怒
發天雷空地斬精焚燒廟社剿滅邪佞處處不仁官符永息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修眞發願願救衆生一切衆生若
誦心經王郭二仙通天感應解釋冤尤道氣資扶十惡諸罪自

然清淨
天尊言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常施金丹有緣感應仙官解厄百
病離身起死回生是時浮邱眞君王郭二仙與諸仙衆三十六
仙齊到
元始天尊前稽首長跪諦聽經典
天尊請玉帝已人有二十四等之心云何禁戒云何說爲經科
爾時
玉帝勅
浮邱眞君王郭二仙宣說心經二十四章眞君言鬼心毒意心
生百計那言妄語敎唆詞訟致做兵戈罪犯天曹是致魔王鬼

神木精石怪孤魂夜鬼搥門拋石迷害男女

眞君言獃心貪毒不孝父母不敬大小不憐孤貧不識內外不分人財關合是非敗壞眾生人所怨罵人所嫌害是致天誅地滅男女顛狂

眞君言勾心敗眾倚勢因公哄蠶害善剝削饑貧謀他田地占他男女屠割生靈淹死性命枉亡告天是致絕嗣其人子孫衰敗

眞君言曲心抇詞懷奸說計劫掠眾生瞞昧一切是致水府追收天神地神遣究曲心聚沈江河五方雹雷行風湧浪浸死不仁有福放生無福浸死

眞君言謀心很戾心如刀劍蛇牙虎口殺生害命謗言譖語架說鉤愆塗賴眾生冤枉一切是致善惡童子上奏天曹地獄追收難保長生

眞君言屈心害眾盜竊財褚放火推落致愚妻藥攪過性命誤死無邊是致雷霆下降風火焚體電光灼身誅斬罪人送歸泰山

眞君言黑心百計使心昧心借寄不還返訴猖狂沈塗發誓誑惑多端昧心逆理冤冤相報是致世世相逢輪迴輾轉亦復如是

眞君言賊心結黨常行惡事日遊諂聽夜執明火殺戮強劫損命無邊是致上帝追收天符下降活斬其人輕則一身重則一門五刑十惡永不赦除

眞君言輕心觸帝穢污眞文是致靈官上奏

元始御筆玉帝差兵鐵面雷公巡察行法刑愆道俗或病牽纏或死喪亡九元七祖受苦沈淪

眞君言愚心蠱毒不信鬼神不信帝言不敬天地不禮三光不奉香火破人修捨說無神理是致功曹上奏玉帝降災瘟司鬼神邀求祭祀

眞君言奇心混雜絢絞內外威逼邪淫背違六親嗔嫌妻子凌辱兄弟栲勒貧窮是致男女怨罵普地盟天種種冤仇神仙不

救

眞君言邪心虎視欺凌良善誹謗眾生惱亂人民心三口四歌淫裸體衝突三光是致斗司降災殃病瘵疾蛇傷虎食倒路無

蹤

眞君言惡心猖狂不信罪福不明生死不依禮法不甘施捨不行方便說人長短剛割眾生是致天曹滅祿閻王判官差使鬼王剿滅罪人

眞君言毒心無厭不積陰功不辨親疎不信經醮做忽蠆蠆袞袞辛酸大斗重秤割眾肥家是致雷司上奏九帝追取天火焚燒

眞君言私心樹勇棄正歸邪不敬天道不義朋友不忠君王背
託神明肥家潤己是致天雷責罰地神降災百病臨身已生未
生殃落幽冥
眞君言疑心致術生盡機關侵害衆生讒擊善人不畏天地不
憚神明攜絕嗷姦使人叫天是致祠廟地府飛神走鬼故遣男
女投河屯頸
眞君言盲心肆意赤身裸體向神對日怨天恨地罵晴嫌雨背
毀風雷褻瀆神明穢污高眞拋散五穀是致上天責罰下鬼多
侵
眞君言精心產育厭污水神觸犯天仙是致酆都地獄九幽血
道識輯要 三仙眞經 七 眞集六
河臨烟身形若有一切女人產育之水埋坑乾地墓犯水神血
河清淨王女來迎
眞君言織心孤貧醜形奴婢盲聾喑啞攣跛擬愚腰跎背曲貧
窮絕嗣富貴少兒皆是前世造業無邊今生長短有財無子
眞君言聖心柔忍不嗔不怒不怨不恨不貪不婬不殺不害不
詔不言不嫉不妒不憎不愛無挂無礙自然仙官賜福諸神保
舉吉曜照臨
眞君言放心慈憫赤心忠良正直無私普爲衆生天地包含日
月照臨自然羣仙賜福萬神擁護行藏叶吉陰從紛然與道合
眞

眞君言明心仙體自然聰明心合天心天中大聖得爲金闕眞
君金闕眞君得爲南宮大帝南宮大帝得爲大道天尊大道天
尊普度無窮衆時
浮邱王郭三仙宣說既畢衆仙心生歡喜而請頌曰
太上道德尊 生天生萬物 左手擎天地 右手托日月
昭耀十方界 窮人善惡心 天兵無間地 雷火徧虛空
燒殺惡鬼神 邪魔皆絕滅 鐵石化爲塵 水火游天下
聰心難逃命 虛空有神仙 常救善人心 男女行方便
老君常在世 護國鎮乾坤 救度諸苦難 無量度衆生
十方皆降伏 三界盡皈依 不順吾道心 天雷羅遊遣
斬滅諸魔精 天下有大旱 看誦三五日 天尊降洪雨
萬物與衆生 若有諸險難 存心念此經 天兵來佐助
萬惡皆摧傾 善者得長生 死後上天堂 地獄無苦辭
羣仙來接引 迎歸大羅天 齋戒誦此經 十方諸天尊

放出白毫光　金光圍臣身　五雷斬妖精　挫碎銕圍山
破開諸地獄　拔度九幽魂　化生十方界　夜誦無休息
大上開天門　玉帝天書詔　毫光忽地來　三仙現本身
接引上天庭　朝見諸帝君
天尊言若有善男信女生身巢薄無力經醮虔心齋戒酌水獻
花皈崇大道
浮邱保舉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便生真子衣食自然
天尊言有諸心願齋戒沐浴看誦三日太乙移文上天下地疾
速勾銷名書上清王仙保舉
玉帝赦罪地獄開解十王眞君普放幽魂生者長年死者超升

文武星臨五福照曜
天尊言勸誦此經閻王不追雷神天將左右跟隨落水不沈入
火不燒牢獄解脫枷鎖離身刀劍自斷邪道摧傾世生男子不
失人身
天尊言看誦百徧諸天記名魔王保舉身有光明看誦萬徧五
帝司迎萬神朝禮郭仙保舉
玉帝書名三十六仙普告十方
東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西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東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東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西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西南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上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下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十方大仙大聖救苦難
浮邱眞君王郭二仙普爲衆生無量度人經倘蹔皆大歡喜
信受奉行

太華益山三仙解冤賜福赦罪眞經終
玉皇御誥
太上玄元無上天尊妙有玄眞境澈澈崇金闕太微玉清宮無極
無上聖廓發光明寂寂浩無宗玄範總十方湛寂眞常道恢
洪大神通曾蒼眞老妙四清淨智慧辨才至道至尊三界師混
元祖無爲聖主四生慈父高天上聖大慈仁者十號四滿萬德
周身無量度人救生死苦諸佛之師衆聖之王太上開天執符
御律含眞體道金闕雲宮九穹御律高道無爲通明大殿昊天
金闕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三稱九拜
玉皇大帝御誥終

紫元洞天三仙法懺

爾時

太上老君於開光太初之先集諸天神仙大聖衆十極眞人同詣長桑林下暘谷之壇遠旋行道三匝同心作禮各就其座須臾萬變成五色祥光觀見衆生輪迴生死田蓋不熟五穀耗散疫癘流行人物夭傷兵戈競起時有

妙行眞人上白

天尊曰下方人民不敬天地觸犯三光出入北斗之前種種罪業人心淺薄背道信邪欺師罔聖破人善事說誘句連損子傷胎烹雞破卵慈給口腹不肯佈施誹謗聖賢致謫註在黑簿善惡雖殊報應非差於時

元始天尊告

太上道君眞人所說凶殃之理實可哀憫欲甦愚迷咸歸福岸諦聽訣言遣四官衆敬諦

三省詔集諸仙須臾咸集

天尊告三仙曰週惟下方人民連年困篤累歲迍邅故演經科救護羣品勅汝化身天尊偏爲巡察凡遇邪氣及有妖星逆次流傳速須翦戮又下人間錄善罰惡輔正除邪濟拔人民攝祐妖孽救度一切無有枉傷吾遣威神分佈世間按行救度凡人在世豈知輕重或在宮觀靈壇清淨宅舍江河水上處備香花

時新五果嚴置壇場以三元八節甲子庚申本命生辰請三洞法師明了經文朝禮高眞懺悔罪愆免諸苦難人各恭敬

志心朝禮貢奉聖號

虛皇三寶天尊　昊天四帝天尊　十方靈寶天尊

普天星斗天尊　三元三品天尊　五師四聖天尊

雷霆三省天尊　玉清聖境天尊　高聖道明天尊

虛皇至道天尊　至眞玉相天尊　混元演教天尊

仙主化身天尊　應化無窮天尊　分靈輔正天尊

含眞孕秀天尊　體道安靜天尊　功行得道天尊

圓成降福天尊　驅雷馘祟天尊　役電光明天尊

忠孝順正天尊　滅罪除愆天尊　延齡降福天尊

華蓋空洞天尊　人天演法天尊　輔佐上朝天尊

福國清平天尊　康民祥瑞天尊　教主流傳天尊

僉書錄善天尊　雷霆顯應天尊　三省上宰天尊

上相玉容天尊　金闕嵯峨天尊　大仙註法天尊

手佑混合天尊　顯靈助帝天尊　超應羣迷天尊

護國安邦天尊　浮邱眞仙天尊　九天遊奕天尊

掌錄善功天尊　上卿賜勅天尊　高元大岩天尊

上帝垂庥天尊　妙道合靈天尊　教主談經天尊

二五洞眞天尊　飛步上相天尊　正佑顯揚天尊

妙靈輔正天尊　沖應護佑天尊　太虛無窮天尊
王仙眞帝天尊　南極長生天尊　注生落死天尊
仙卿金容天尊　元明太極天尊　上帝降祥天尊
克誠悟道天尊　教主普恩天尊　九十一華天尊
上清正一天尊　顯佑正揚天尊　感濛除邪天尊
滅魔境主天尊　妙達清虛天尊　郭仙眞宰天尊
北極元上天尊　考較三元天尊　仙卿金相天尊
太明淨妙天尊　上帝高眞天尊　三境化身天尊
四垂四妙天尊　紀功宥過天尊　不言善應天尊
賞善罰惡天尊　三峯主宰天尊　四觀神仙天尊

紫清降福天尊　三十六昭仙官　一十八壇土地
福地洞天仙官　元應如意仙眾　合山朝元眞宰
家居香火明神　虛空過往神祇　儀筵無邊列聖

隨各信之事而祝意

臣等志心皈神皈身皈命朝禮

大道眞仙福地名山一切眞宰聖眾原夫人身難得遇正法以
尤希天道貴生全本元而甚少念六根之未悟故五福以長虧
凡居覆燾之中盡屬鈞陶之下或貧窮而多子或富貴以少兒
方當受用而祿盡天年未曉修眞而命終運限或兵戈以暴骨
或孕育以傷身或下與而欺淩或上天而譴責或土木作犯或
水火爲傷或先亡伏連或家人移難般般果報種種因緣但知
逐利以貪生未議修眞而昧性不修片善何以寶尤恐罪積於
邱山謹心誠而齋戒一身之內三世以來無義無恩不忠不孝
語言誑惑刁詐騙欺謀殺害之多端行淫亂而不顧貪嗔業障
聖尊心腸致地府之積愆呈天曹而錄簿陰魂受栲死籍追形
敢懇

上帝之垂庥盡赦下民之多罪誠能動物固無感而不通神亦
聽人必有求而皆應恭惟

祖師眞君人天教主僉書三省　閻下降生海北已肇跡於黃
山隱秀江南遂飛昇於華蓋授

二仙以導養同游上清濟羣生於顚危盡造神妙丹砂靈篆留
恩澤於人間天燈金船懸圓光於雲際風符雨印變理陰陽霞
旌霓旛游行天地眼前皆赤子普渡慈航頭上卽神明同登道
岸三峯顯應千里瞻崇香繞長空五色雲中飛縹緲燈明碧落
三千界內揚光輝敬潔愚衷恭陳懺悔伏願
仙風道骨鎖亂百而長存丹井藥爐救多生於悠久累朝祟
詰勅三教盡皈依掌天上之銓衡爲世間之主宰俾令某某父
母康寧兄弟和好現存快樂累福澤於無窮過去超升願道遙
於有永天上人間他生今世學道得道求僊得仙交易合而謀
望成事爲順而功名遂是非消散災害清除出官高遷仁愛周

於四海求嗣多應賢貨誕乎百男財帛亨室家咸吉六畜繁
而六穀熟萬民泰而萬物安福庇合門仁施一體恩酧已竟
靈現無驗志心稽首禮謝
無上至眞三寶
三境化身天尊不可思議功德
仗此懺良因　回向衆高眞　降福與消災　增延無量壽

經懺後讀

三仙妙典字字眞銓發明因地敷重玄妙義個中傳滅罪消愆
賜福得長年
太華益山紫元洞天三仙眞君法懺終

太上洞淵說請雨龍王經 主經舉

凡誦經者㫐須齋戒嚴整衣

冠誠心定氣叩齒演音然後

朗誦慎勿輕慢交談接語務

在端肅念念無違隨願禱祝

自然感應先韻步虛後諷經

咒

讚詞

香焚寶鼎上徹龍宮五色華烟

籠太空達信表凡衷真佑來

崇降福及寰中 主經舉

龍德威嚴天尊 主經題

靈音到處滅罪消愆寶號宣時

扶危救難將當有開壇演教之

㫐仰勞道眾隨聲應和

㫐今稽首朝上蒼

玉爐初熱降真香

上通三境至三天

下達九泉竝九江

五嶽名山共水府

十洲三島及仙鄉
願憑恩光施法雨
普降甘霖濟世昌
發雨濟物天尊

龍王真經 三

汪洋流派洞淵遐
巨浸沉潛不泛槎
幾見龍宮生碧霧
遙瞻鮫室起丹霞
澤民有自功稱首
潤物無私德最嘉

願別晶宮臨法會
介茲福利等河沙

題 道場眾等 人各恭敬

恭對道前 諷經如法

龍王真經 四

寶經未開先持念淨心口神咒
眾當持誦
淨心神咒

太上台星應變無停驅邪縛魅
保命護身智慧明淨心神安甯
三魂永久魄無喪傾急急如律

令

淨口神咒

丹朱口神吐穢除氛舌神正倫
通命養神羅千齒神卻邪衛真
喉神虎賁氣神引津心神丹元

令我通真思神鍊液道炁長存
急急如律令

淨身神咒

霧寶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鬼鬼
五臟玄冥青龍白虎隊仗紛紜

令

安土地神咒

元始安鎮普告萬靈嶽瀆眞官
土地祇靈左社右稷不得妄驚

回向正道內外澄清各安方位
備守壇庭太上有命搜捕邪精
護法神王保衛誦經皈依大道
元亨利貞急急如律令

淨天地解穢如意神咒

天地自然穢氣分散洞中玄虛
晃朗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
靈寶符命普告九天乾羅答那
洞罡太玄斬妖縛邪殺鬼萬千
中山神咒元始玉文吾誦一遍
卻鬼延年按行五嶽八海知聞
魔王束首侍衛我軒凶穢消散
道炁長存急急如律令

龍王真經 七

祝香咒

道由心學心假香傳香藝玉爐
心存帝前真靈下盼仙旆臨軒
令臣關告逕達九天

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萬炁本根廣修萬劫
證吾神通三界內外惟道獨尊
體有金光覆映吾身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包羅天地養育羣生
受持萬遍身有光明三界侍衛
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役使雷霆
鬼妖喪膽精怪亡形內有霹靂

龍王真經 八

雷神隱名洞慧交徹五炁騰騰
金光速現覆護眞人急急如律
令

總神寶誥

志心皈命禮

寶葢會中。玉光境內。奉上帝之
勅命。作三界之慈航。斡運四時。
主張造化。覆護受持。是此經者。
滿足所欲。如是願心。分身應化。
玉皇天尊。十方虛清明天主帝君。
天地始祖。五老上帝。法筵啟問。
玉虛上帝。經筵啟問。昊天上帝。
慈悲度厄真人。尋聲救苦真人。
濟生度死真人。萬福護身真人。
傳經演教。歷代祖師。神仙聖衆。

太乙尋聲救苦天尊。校經主宰。
法主道君天尊。北極真武佑聖
真君。法主天師。顯佑真君。夜光
玉女。一切元君。九千萬人。諸真
聖衆。自然大仙。天真皇人。神仙

兵馬。无鞅聖衆。四衆八部。大乘菩薩。九
大帝。度人無量天尊。消劫行化。
更生永命天尊。至真玄應神功
妙濟真君。妙通丹華。慈濟文顯
真君。赦火律令。炎帝天君。雷霆
都司。元命真君。十方帝君。十極
神王。二曜九星。三官四聖。五方
星斗。四天門王。周天衆星。二十
八宿。降魔金剛力士。飛天神王。

四海九江。五嶽四瀆。山林川澤。
井泉溝渠。十二河源。一切主者。
法籙吏兵。城隍社令。樹木神衆。
土地靈官。護戒護壇。護經護道。
醮筵應感。一切真靈。

太上洞淵說請雨龍王經

道君。昔於三天之上。以觀世界。
伏見諸天諸地。疫氣流行。人多
疾病。國土炎旱。五穀不熟。雨雨
三三。莫知何計。爾時

天尊。乘五色雲。來臨國土。大作神通。變見光明。與諸天龍王。仙童玉女。七千二百餘人。宣揚正法。普救眾生。大注洪流。應時甘潤。汝等眾生不信。殃沉九祖。幽魂苦爽。名係鬼官之中。百刼千生。終無出日。若能勤心受持誦讀。功深德遠。人民無災。各各延壽長年。兵戈無有中傷。

相食。天地震動。日月不明。其國但於福德之方。宮苑之內。或有泉池之處。置九龍之位。立五聖之形。轉念此經。禮虛皇上帝。鎮國天龍。當得妖氛自滅。兵革不興。君臣有道。龍德相扶。天下太平。恒居祿位。是時諸仙等眾。聞此演說。悉皆利益。普潤含靈。俱起作禮。各願受持。

太上洞淵召諸天龍王徵妙上

品

東方青帝龍王

南方赤帝龍王

西方白帝龍王

北方黑帝龍王

中央黃帝龍王

日月龍王、星宿龍王、天宮龍王、

龍宮龍王、天門龍王、閻羅龍王、

地獄龍王、天德龍王、地德龍王、

天人龍王、飛人龍王、蓮花龍王、

花林龍王、五嶽龍王、山川龍王、

乂加殺鬼龍王、伽羅含鬼龍王、

小吉龍王、金光龍王、金色龍王、

陽炁龍王、陰炁龍王、醫藥龍王、

獅子龍王、鎮國龍王、鎮宅龍王、

錢財龍王、井竈龍王、金銀龍王、

珍寶龍王、庫藏龍王、富貴龍王、

五岡龍王、五穀龍王、金頭龍王、

衣食龍王、官職龍王、官祿龍王、

江海龍王、雲海龍王、淮海龍王、

山海龍王．淵海龍王．國土龍王．
州縣龍王．城市龍王．霧壇龍王．
風伯龍王．震動龍王．雷雨龍王．
大雨龍王．散水龍王．天雨龍王．
道言．告諸衆生．吾所說諸天龍

王神咒妙經．皆當三日三夜燒
香誦念．普召天龍．時旱即雨．雖
有雷電．終無損害．其龍來降．隨
意所願所求．福德長生．男女官
職．人民疾病．住宅凶危．一切冤

家．及諸官事．無有不吉．如有魔
王．及諸邪鬼．若聞此經不去者．
頭破作七分．令修絕根本．吾所說

此經所厭者．伏所禳者．卻如有
國土城市鄉村．頻遭天火燒焚
者．但家家先書四海龍王名字．
安著住宅四角．然後焚香受持．
水龍來護．

東方東海龍王
南方南海龍王

西方西海龍王
北方北海龍王
各各浮空而來。神通變現。須臾之間。吐水萬石。火精見之。入地千尺。復有大水龍王。主鎮中央。

隨方守鎮。掃除不祥。
道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家奉龍王。若能書寫。常安龍處。及著庫藏之中。皆以清水淨果。依時供養。或是月朝月半。祭龍之日。讀誦經文。呼召龍王。家當富貴。無有虛耗。庫藏盈溢。此經神驗。不可稱量。是時四眾。聞此演說。歡喜無量。八萬四千龍王。一時踴躍。天地震動。龍神俱會。大雨洪流。普救眾生。一切天人。同時稱善。稽首奉行。

太上洞淵天尊說請雨龍王真經終

板存成都二仙菴

木郎祈雨咒　海南白玉蟾註

乾晶瑤輝玉池東

天門也天中之晶乃瓊華瑤輝之境梵氣之上玉符之中有玉池東際乃空洞之域雷神之所居也乾者亥方也西北之方爲乾

盟威聖者命青童

九天有無極盟威眞人乃

木郎祈雨咒　三十

聖者也眞人行號令召命東方蠻雷神將姓朱名青童

擲火萬里坎震宮

擲火萬里雷師之威也乃坎之震乃雷母之神也自流鈴八衝坎之震乃雷母之神也自北而東也地從

兩騎迅發來太濛

雷車兩騎風駕雷轅皆雷

木郎祈雨咒　三十一

通其旱涸之泉源也

霹靂破石泉源通

雷神以雷槌雷斧破石以

坤震巽上皓靈翁

坤屬西方震屬東方巽巳

木郎祈雨咒　三十二

太乙碧王之府乃木郎皓

木郎太乙三山雄

有三山右宮有四壘木郎乃太乙府左宮三山之雄神也

靈神君居其東靈神君居

右主祈雨瑞華左宮

有玉池東際乃空洞之域雷神之所居也

天門也天中之晶乃瓊華瑤輝之境梵氣之上玉符之中

乾者亥方也西北之方爲

方蠻神會於玉樞使相之中宮玉樞乃斗樞也斗中有郝水使者乃姓皓靈翁也是故激厲如是音玫

猛馬四張烈火衝雷神四方馳猛馬中宮烈火飛空下乃雷咒中語也

流精鬱光奔祀融水神名玄冥字流精雨神

木鄭甫兒

名滂混字鬱光火神名回祿字祝融以火鬱水神雨神合力奔

巨神泰華登雲中泰華乃東嶽主卿巨神乃西嶽白虎神王也奔併於雲中也

墨旛皂纛揚虛空墨旛皂纛狀似陰雲飛揚虛空沛然下雨

掩曦蒸雨屯雲濃屯聚濃雲掩隱炎曦釀陰雨也

閼伯撼動崑崙峯閼伯君撼動崑崙之山山頂有神君天河也此火神動山嶽頂天河也

木鄭甫兒

幽靈翻海玄冥洞水神名玄冥幽靈此水神名翻海江神名幽靈此言波神用力與江神用力而水神徘徊助雨也

馮夷鼓舞長呼風六天波主帝君乃馮夷也鼓舞長呼起風雨也

蓬萊溺水興神功蓬萊有都水使者溺水有水功使者

龍鷹捷疾先御禦凶雷府有火龍之車火鷹之騎先禦災凶也

朱髮巨翅雙目形爍大律令鄧

兩畔肉翅銀牙耀目爍大帥有朱髮

雷電吐毒驅五龍雷公電母吐威毒之氣驅五海之龍

四溟鬚鬣羅陰容四海黯靄

森羅陰邑

木郎祈雨咒

一聲四海改昏蒙霹靂一聲則四海之內改炎曦而爲昏蒙

兩陣所至川流洪兩騎如陣飛空而至川流洪水

金光流精斬旱虹金光流精

西南雷神人乃

首神身仗火劍斬蝗蝀

洞陽幽靈召霆霆洞陽幽靈

東北雷神人乃

首魚身號召雷師霆霆也

玉雷浩師變空峒山

首龜身變陰黑皖峒之城也音同

虛皇泰華埽妖爛虛皇泰華

西北雷神人乃

首蛇身埽蕩爲旱之妖爛也

木郎祈雨咒

羣梁玄黃號前鋒羣梁玄黃乃

風神也風勢

號於雷陣前鋒

祠泉恣蜃威天公祠者禱也泉者龍潭也恣

者縱也蜃者蛟虬也威天公

威也

欻火律令翻宵窿欻音忽火律令鄧

飛衝於

窿虛空之表

鞭擊妖魅驅蛇蟲旱魃旱妖爲旱之鬼魃異蛇怪虫乃倦晦之隱龍

勾婁吉利炎赫蹤勾婁吉利之字言在雷府乃火龍之字言火龍有炎威之赫蹤事見方丈王微隱靈紫書

登僧澤頤悉聽從登僧澤頤之言在雷府乃火車之字言火陣元帥听從五雷之號令也事見方丈主侍宸雷書

木郎祈雨咒

辟慮大仙其心公忠

為民祈雨

織女四歌心公忠織女四歌之言在雷府乃

輔我救旱助勛隆雷神風神電神助吾救旱

赤雞紫鳳飛無窮唐天師葉法善雷書中有

赤雞紫鳳之符投東南水甕中誦木郎咒可致風雨事見方丈法書

攝虐縛祟送北酆攝虐龍縛暴祟送於北陰天獄以考其元旱之咎

敕紫虛元君降攝急急如律令紫虛元君乃玉樞使君火鈴大帥乃閼伯神君也

祈雨簡便科儀本董仲舒張天師祈雨科儀節錄

木郎祈雨咒

祈雨須分四時春旱祈雨宜設壇東門外東向夏旱祈雨設壇南門外南向季夏祈雨設壇中央南向秋旱祈雨設壇西門外西向冬旱祈雨設壇北門外北向如不能設四門之外則擇潔淨處設壇照上四時方向須擇水日起壇誦咒　供養神位

風雲雷雨尊神之位　木郎太乙三山行雨神仙之位

居中紫清白祖仙師之位

祀神以元酒清酒樂盛脯脩果品為祈雨疏文一道焚本地城隍尊前誠心齋戒誦咒每日三次或四五次每次念木郎咒四十九遍

民國甲子年重刊

大木郎祈雨神咒

乾晶流輝玉池東明威聖者命青童擲火萬里坎震宮沏騎迅發來太濛混沌鑿開邊崆峒六波驚天靜勾戎青華蜜旨命司封總領符命下皇穹木郎太乙三山雄上奉玄微循至恭倏忽祉雷起幌巇靡破石泉淵通坤震巽土皓靈翁流精鬱光奔祝融猛馬四張欻火衝巨乘太華登雲中金槌玉斧煉火弓驚天鼓鼓鳴檠檠旗晝夜楊虛空修羅隔日冏桑雍毘離使者田元庸魰尾擺動天池礎

炎帝蒸甫屯雲濆須臾坎位黑氣隆霧皇炟赫射雙瞳閃伯撼折崑崙拳奋霈皇翻玄冥同馮夷鼓舞長呼風啞叱忿怒號豐隆奮冥消弭焚毒蚣黃利馳劍斬螭慵漢臣奉閱薄汝窮逢萊弱水興都功濕洲仙仗冏丁東玉府令下無懶慵百司捧檄莫不從天雷隱隱撞金鐘神霄威烈摧恲懞龍雷震動天火烘水雷鼓波海盈充社令擊發妖孽叢離陽旱魃滅其踪鵂康長弩掃霓虹太乙提疾先禦風朱髮巨趙雙目彤霆電吐毒驅五龍四冥駿隸羅陰重金

華允澤飛肅誰坎擊淪滴勅玄崇火文催變天門顯雷光逆空火燄紅公賓統戟降共工君亮元皇號前鋒雨陣所玉川流洪商羊鼓舞雲髻髻赤鷄紫鵝鶵金龍流丹瑞氣生蒙茸天門九重垂丹楓太上丈人將逢蒙南嶽衡陵領赤松西嶽金天役四凶恒山黑陶驚鬱烘中宮五曜朝天嵩百神降空馳神駟出遮鳩羅誅飛虫水鳩煖寮石罔雄執圭伯言貞耳熊吳猛黃荆劍振蹤熒曜圭延閃鳩逢思全子貞威天工洞淵二祖四帝畏持訣使者橫吹箜天魔

木郎祈雨神咒

塞道無相攻芙蓉錦江歌崆峒神霄察人善惡宗玉扎大驅雷神眾斬滅虎狼誅獰狽無鞅無鞅將吏憂心忡一心頂戴禮玉容諸天列宿無錯綜萬象皆扃璇璣宗運水使者往來幢天澤下降長溶溶輔我救旱變時豐萬物成就歸陶鎔大榮共享功無窮勅

南極紫虛元君速降急急如火師律令攝

民國二十六年歲次丁丑新刻　板藏一仙菴

洞玄釋義經目錄 並載諸聖佛仙聖誕日期

長生宮詔　長生大帝五月初一日

玉皇大天尊詔　正月初九日

關聖帝君序　六月二十四日

元始天尊寶樞經　冬至日

釋迦牟尼文佛跋　四月初八日

文昌帝君宏樞經　二月初三日

旌陽許眞君跋　八月初一日

洞玄釋義經　一

四月十五日

二月十九日

七月三十日

七月初十日

四月十四日

七月二十二日

四月初十日

八月二十二日

孚佑帝君玉樞經

地祇王菩薩跋

孚善帝君微樞經

增福財神跋

孚惠元君清靜經

燃燈古佛跋

孚濟帝君金樞經　十月初十日

文殊菩薩跋　四月初四日

孚眞韓眞君運樞經　十一月初九日

賢育帝君跋　九月初九日

孚詮藍眞君靈樞經　五月二十五日

光王佛跋　十月三十日

孚景閤眞君奧樞經　八月十五日

普賢菩薩跋　二月二十一日

洞玄釋義經　二

宏教眞君眞樞經　三月初三日

慈佑帝君跋　八月十二日

妙濟眞君精樞經　十一月初一日

太乙救苦天尊跋　七月十一日

阿南天尊妙樞經　二月初六日

普濟眞人跋　九月十五日

靈佑大帝跋　九月初九日

阿南天尊跋　八月二十二日

中國道教協會

魁星夫子啟

七月初七日

玄穹高上帝玉皇大天尊詔曰靈明冲宇宙虛寶貫乾坤宏開大化利物濟人實在之功夫善啟規模正心修身知止之學問聖德巍巍施雨露羣黎均沾惠澤境妙清靜建勳猷諸子同相修培茲據長生宮奏請前自戊子年須發靈虛寶冊精一眞傳凡繪像水晶屏及配侍之各員垂降寶誥編次成卷現屆十三元會成循照定例演宣妙意先天之象如如不動後天之卦生生變化修纂洞玄釋義經十三部以應其數而窮其理等情准議

施行應仰該專司等遵議編修繪像刊垂振啟先賢之先覺開化後覺之未覺庶此天平地成人道中和三壇邀恩四願承澤勛階諸聖仙班共神宣承布化勉勵精勤修慈建勳功圓修厥德仍前修是經備載斯意與僚特詔

長生宮詔曰、靈慧秉天命、虛圓賦性初、宏開方便、統
三壇而宣傳教化、善啟迷離、與四願而布澤庶類、聖
道宗崇、允含中和之訓境、妙巍哉、克整嚴肅之規前
經奏定明章、遵循定例、溯查靈虛宮、現居十三元會
成、先天不動、玄洞精微、後天生化、妙含無極、是以名
曰、洞玄釋義經、分列十三部、以全十三派、生生無窮
之奧意、未經數月、功已告蔵、勗爾多士、懋建勳功、嘉
爾守振、克勤首倡、書今告成、在事者宣嘉奬敘、經違
垂久、後學者、遵此希效、特詔、

夫鴛化興、莫不本仁義昭垂道德宣著忠孝居心信
義存念、此方聖道傳王化興、歷數百年恭敬謹謙慈
讓温和而是道可尊崇是故
諸帝君諸仙眞、垂經演化開迷革非誠可啟萬世教
十方不啻矢口鐘鳴孳孳爲善之士拳拳服膺希聖
希賢率命修道之根本自立品學優崇庶乎此大道
相近焉爾守振慷慨優容從心允諾是經可傳是道
可宣後世人均可奉此法則矣、
昌在

光緒辛卯十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降筆於京都靈
虛宮大悲壇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運週天
三百六十五度化地脉七十
二萬經畧至虛聖境慧悟正
宗圓明覺化元始天尊

功慎子玄謹率于靈敏子善意沐手敬書

元始天尊曰青松明月　萬古攸同　明珠仙露
妙奥無窮　翠竹虛應　道貫精通　黃柏普覆
慧覺圓輔　金丹大道　一理貫胸　龍虎交媾
坎離相攻　精化神氣　妙藥仙峯　神精氣養
培補眞功　玄玄奥奥　大德包宏　茫茫渺渺
錦繡從容　非色非白　玄奥玄空　持心守意
慧悟元綜　洞玄釋義　字字包容　修仙修道

心慧心通

註曰當知陰陽二氣太素太虛之分玉虛宮何以云
首爲諸壇之領率爲百代之師表云何故告可
得長生妙術究竟理集大道若修無無礙無煩
惱無濁垢可曰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云何故無
苦集滅道心法生焉混混含含之大道精一允
中嚴恭寅畏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方可語眞道矣

釋迦牟尼文佛寶樞經跋

嘗聞堯典舜謨禹誥湯銘、誠爲萬世法則、百代訓規、歷歷稽考、備備詳載、其理精一允中、其道大德輝光、闡化精微、黎育妙運之至極矣今

元始天尊洞玄釋義寶樞經、闡發道德、詳明律戒、洩盡天地精秘奇奧、啟廸人心、幾希動靜、字字如珠、句句似玉、含宏大道、超生無量、得自在如來現非想正覺、語意詳切、釋解深遠、誠修心養性、坐道培功之一儀範矣、念爾派下、玄謹榮秀、詳參妙意、協運元機、勤勳素蓄、苦念堅持、揣爾父祖猶吉山、爾岳父祖葬明緒、爾姊夫悟贊玉普、及爾善知識者、祖塚孟修齊、左右分配、共修厥德、功膺日進、善蓄時深、酋志寶睿、仰贈

黃金闕專念誠持逍遙

白玉京荷

龍光三接之惠承

濟功膺三度刦超無量斯言受授色空空色色空空

斯經宣著玄妙妙玄玄妙妙大智圓明慧無上菩提

尊規訓垂載後學者希此彷彿堅修內經步步進增

而登矣是爲跋

嵗在

光緒十七年秋七日降筆於靈虛宮大悲壇

大仁大慈大悲大願九天
開化七曲文明道德天尊
梓童文昌帝君

功炷子守和
功恒子修琈
功忱子行謹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宏樞經卷二

文昌帝君曰大道乾元　運行周天　巍我峻德
布滿坤乾　洪荒宇宙　草木山川　包薾萬物
洪濛大干　生則有動　靜極而遷　一陰一陽
混混含含　太虛太素　奧奧玄玄　兩儀分判
八卦圖圓　九星分野　四時周旋　純陰純陽
虛實虛堅　德周天地　動變缺圓　滋生不息
感格精虔　咸臻百福　益壽延年　修心養性
洞玄釋義經　一

道固根堅　中庸大道　不倚不偏　身披白衣
渡化九天　文昌司命　斗杓衡權　功感三有
守守元元　善功德著　修德省慾　宜玄悟
忠孝爲先　洞玄釋義　行修根堅　真我大道
陰騭文篇

註曰、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但知存心積德、慈祥救
民得成大道、演法談玄、妙意堅實、大洞經傳、今
飛鸞普化渡救羣生、神人胥渡、蠻夷共化、

瑞世膏澤同布仁風、
聖朝熙化、共施德雨、今故首降、以開後愚、爾諸生自己卯以來同勤闡化、先後不同、他年功德栽種、自必均昔如一、

二

旌陽許眞君宏樞經跋

嘗聞上古盛世、垂拱平章、道德宣揚、鳳鳴麟遊、瑞靄祺祥、此雍和時洽、熙穆穰、景慶之光華也、泰晉間暢興大道、宣傳妙意、惟精惟一、克滋克大、莫不由是一理而貫通焉今

文昌帝君洞玄釋義宏樞經、誠本願之著作、表教化之宣流、陰隲積修、仁慈廣佈、泗水泰濱、祥嘉共瑞、五嶽秋風、妙沾其福矣、念爾派下修玕錢滙、興講學校、

一

妙究玄奧、攜爾父守正錢珮璋、悟靜劉佐辰、勤宣首倡、和洽元機、攜爾會祖宣鎔劉承恩、悟莊榮秀、勳勳肇揮、勳燮和洽、攜爾祖玄許雙桂配侍其左、守和李均精誠住玉、久愿仙塢、攜爾祖悟昭李文玉、行謹石永祥、勳繼勳勳聿修、善著、攜爾父眞元石瑞、守振趙守敬、興化首倡、脢著照和、攜爾兄守能趙鉞、守欽沈廷樞、渾厚雍熙、精玄妙慧、攜爾會祖祝魁沈世超、配侍其右、克承斯命、永保天和、振儒風天開文運宜佛

法妙誦經典、傳鴛化於此日、暢發先覺之啓智承道
統於他年、開啟後愚之迷蒙、三教合參而三塗慧悟、
四科全備而四願興揚、斯經之傳斯人之授、感之悟
之修之培之此方實在運用之學問耳云爾、是爲跋
皆在
光緒十七年丹桂朔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宏仁殿大
樞輔宏仁開悟垂教道德天尊
樞輔權握宏毅正陽帝君

功修子淵瑞
崇信子淵澤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經卷三

正陽帝君曰梅形枯瘦　寒艷氷肌　雪守鶴伴
冷艷風韻　占春魁首　經冬練枝　和天地氣
分日月時　形分五瓣　花吐奇姿　道在離中
日月全宜　冷艷欺雪　嫩蕚輕枝　文明之象
四象兩儀　八卦太極　堅固中虛　赤火南度
湧灌玉池　透頂光放　湧泉培滋　中分二斷
星辰雲霓　空空莫問　玄玄非時　何知動靜

靜化生機　風枝靜動　洞含洪儀　守之則信
放之則彌　卷之則密　退之則奇　何謂是道
道在於斯　何謂眞機　慧生於基　何謂築基
妙滿於龍　何謂盈虛　務在於斯　何謂兵玄
玄在於機　動合乎體　體本天資　資智聰明
莫勿奇離　何謂七情　情生於機　何謂六愛
愛發於茲　其道不遠　其法不奇　還元返本

非道非此　洞澈交烝
悟道培滋　守爾本性
助養培滋　守爾大道
守定猿猻　寡慾清淡
靜者無基　守得眞機
念念於茲　何言悟澈
我自心宜　何分內外
巧象天儀　達平理義
精含玉肌　水培培養
自有眞奇　何謂受授
件繼雲光　妙法宜
天地形原　三界外
靈明守得　歸元穴
洞裏眞奇　精奧意　方圓體固　潤培滋

氣在於茲　念爾初門
慧生於茲　固爾形骸
體固全宜　貪嗔爲機
知非知宜　動者有跡
放則於彌　斯道斯道
眞透通奇　雖云彼我
內自釋疑　洞澈玄貫
眞透眞機　風動動化
草木精奇　何謂口道

註曰、寶扇初分陰陽氣交、三昧眞火、五蘊道遙分三百六十五度、奪七十二分時候、宏含眞烝妙奧

無窮大將軍威風騰殺氣、眞名士磊落灑胸襟、
力敵萬夫之勇、才冠三軍之命、北斗橫空、雲漢
高聳、英雄壯志、鵠立辛勤、妙展儒策、運化周天、
配位離宮、秉先天不動、萬物不生、化育不長、變
幻無底定、化後天之眞形、南方火燄生、始得天
清氣爽、宇宙光明、乾坤錦繡、配合而成、隱居終
南、南方之極處、愼始而愼終、曰南而曰北、著紅
衣、坦腹露胸、長鬚滿頰、挽雙髻、象形日月、擔荷
乾坤、眞火靜養、嘆火自滅、功德林中七衆蓮花
蕊、八寶逍遙池、常使甘露灌溉、精液醍醐、眞火
戊己生、太極分變幻、正寶扇之光輝也、金丹嚴
密、奧理尋玄、但覺清風習習而入腹、換出濁胎、
變化清靜、結成蓮花蕊、種就菩提根、一輪皓月
正當空、光輝普照、妙無窮、寶扇如如無動靜、離

者周貫全體、化者虛空泯漠、發者蓋世功名、滿
腹經綸、出將入相之眞才、藏者修功養性、助道
培基、實在之眞跡也、
批曰怒髮冲冠、雄威蓋世、建勳勞立事基、灑脫棄封
侯、功成不染名、便是英雄量豪傑度、

觀世音菩薩宣楞經畧
夫古聖人立書法世垂規訓教善哉克明峻德允乎
顧諟天命宣其未發之經蘊傳其精微之實據斯可
以闡化後世矣今
正陽帝君洞玄釋義宣樞經妙奧而精玄覽悟而宏
化正名教挽頹風共慶熙暉之瑞宣化育啟迷蒙咸
臻福祿之祥其意精微其理深奧語不繁包藏無窮
奧妙句不多含渾靈蘊秀氣念爾派下淵瑞榮甲筆

墨宣勞勤苦懇著撝爾父昶炅恆昌配侍其左淵澤
趙守敬樸厚忠誠心念堅固攜爾父善遲趙楚才配
侍其右斯言全備道德成臻斯人悟授淵源流傳以
爲跋
皆在
光緒辛巳二月十九日降筆於靈虛宮之松邁醉月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開山啟教靈應祖師五雷
上相靈寶真人至靈至感真顯真應生生不已
大權天尊幽冥紀錄生死罪過斗府三台
臻衡天班右相純陽警化孚佑帝君

鶴雲子清筠 行子清竺 沐手敬書

孚佑帝君曰木本火相　日出東方　光明洞澈
一點眞陽　週天運用　普荷神光　恩榮草木
化被萬方　出震入巽　運轉三陽　帝德赫赫
金光洋洋　青色冷艷　妙奧珍藏　形分肝象
氣貫胃腸　守得大道　妙和陰陽　先天一炁
妙意顯揚　後天一脉　洞裏桃香　多恐多懼
木當春旺　雲烟縹繞　古洞生光　虛中生玅

仔細參詳　洞裏空洞　露冷嚴霜　一枝桂蕊
蟾宮飄香　和脾和胃　氣通肢腸　金丹九轉
大道生光　混元一氣　透頂珠光　出入守舍
神威顯揚　得授妙意　澤潤汪洋
德及生民化育生　氣生妙意太虛情
洞澈玄通三界外　靈明大道九丹成
計曰寶劍本無形先天眞一之炁而化黃袍以著東
方甲木之精而生道巾飄揚灑脫塵外素綰結

秘自在神仙不忍坐視黎民塗炭日期下風故
發大願普渡蒼黎均歸善道列入金仙飛鸞輦
起始自何年唐虞盛世文武熙風不假神仙設
教迨自秦晉之間黑暗全生紅光久蔽
文昌帝君請命
天廷降筆人間垂陰騭文一篇五化時刀兵遍起刼灾不
休不得已木筆沙諭象教變化始行天下人人
秘藏個個珍寶所授受者非文人戲筆弄墨推

敲吟哦滿篇數紙立馬可待自吾成道後大興
宣化而至今時鸞壇遍處始終賢愚混跡良莠
難分得眞機慧悟者百難求一始通靈愚者仰
仗仙緣均必持堪木筆托降金沙全不知其中
深微奧妙利害關繫陰律識凡二炁来交眞機
不現傷一命罪應三千靈機稍透慎傳報罪應
八百今時之人全不體仙佛慈悲貪心妄求詞
有所懌意有所思故是混跡良莠之分耳

地藏王菩薩玉樞經跋

常聞玉符金章、丹書紫誥、傳於後世、眞不啻汗牛充棟矣、雖經典傳世、道書備載其中、精微蘊奧、學者未能深釋而易明曉耳、今

孚佑帝君洞玄釋義玉樞經、混混噩噩、妙奧精藏、眞眞切切、語意明爽、闡宣鶩化宏開渡世之寶筏規箴衆教、善啟利人之梯航、惟憑一念堅、固守眞元理寸心常無愧、大道如握掌諦聽識遠音、宏參深義透、慧目鑒世情、陰律森嚴赫、得此博學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深微奧義自透矣、念爾派下清筠劉佐辰、首暢元樾、統宣教化實任考查、功厪鉅細、揚爾父祖星劉琨、配侍其左、清笠金培源、闡玄純功、宣揚訓化、指陳妙理、司事儒林、揚爾父善系金翼諸配侍其右、同遊龍湫、四顧興咸沾雅化、共沐恩膏、三壇立、廣布春風、功體聖道、熙佐盛世光華、善傳佛法、均歸極樂清靜、斯語傳世、斯義詳註斯跋宣垂、永人遠播云爾、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中元晦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悲大願大運化
瑨璣總理元正殿事務
陽孚善帝君

功懂子善懋
承恩子守功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微樞經卷五

孚善帝君曰飄渺雲烟繞洞天　蒼梧北海倏然間
鐵拐撐破塵世界　玉葫常裝碧水鮮
洞裏乾坤玄奧廣　袖中日月性心蓮
推本還元求本色　金丹大道靜虛堅
形分天地　氣分清濁　化日之秀　得月之精
充宇宙以縹緲　宣化育而安寧　位居坎宮
黑水清清　德配離位　赤色熒熒　分度數之長
洞玄釋義經　一
短　推四時之運用　丹爐九轉　法重三清　鐵
拐乘雲烟　縹緲而至　茆廬舍大道　運化流行
消寒暑須本積磨之功　度晝夜務存堅硬之誠
推根本　反躬而自問　尋來源　詳究其化生
金丹初轉　運氣流行　盤膝趺坐　降濁升清
由六至九　陰偶孤行　由九至三　大道生情
金丹二轉　化運生生　守形固體　養氣安寧
由左至右　旋轉流行　由右至左　分濁分清

金丹三轉　氣運流行　守得大道　無視無聽
丹田運轉　貫頂清清　分天地之度數　感日月
之秀精　由巽至坎　崎嶇未易行　由坎至巽
配合陰陽生　金丹四轉　心神安寧　鎖意局之
冀放　守心猿而勿貪　固形骸而傷礙　守房宇
而基堅　金丹五轉　虛感冥情　動靜生機　貫
潤肢腸而不枯　培養基築　和暢肺腑以滋榮
田巽至艮　土生萬物變化以無窮　由艮至兌
洞玄釋義經　二
金秀山川以放光明　金丹六轉　雨施雲行　和
氣脉而流通四肢　發丹田而充貫五腸　由兌至
坤　一陰現而二陽生　由坤至離　一陽滿而二
陰缺　丹爐火候　久久堅成　青紅白色　珠潤
光明　金丹七轉　化育化生　推乾坤之精髓
倒坎離之反覆　氣訣惟憑傳口訣　養心養氣金
丹成　乘得至寶一團固　自然細雨潤花榮　金
丹八轉　心神安寧　文明發現鍾靈秀　推轉工

夫苦衷誠　莫問工夫顛倒覆　凝結氷姿道初成
推運輪轉　火候初成　金丹九轉　性穩氣平
跨鶴羽之騰空　感太虛之眞情　錯合陰陽　諧
潤濁清　息養含潤　呼吸間妙運眞功　配合精
奇　動靜時性靜聲平　九九輪轉　三三莫畏
守得清靜　皆無恐佈望礙　超脫苦惱　吹噓明
潤光明　運轉不換是妙丹　鐵鞋踏尋何處覓
守得歸心返元本　自然氣妙化三清
洞玄釋義經　三
註曰、坐破蒲團七個方可架得鎖鐵拐、逼到頂門灌
到湧泉萬脉之宗一身主宰其中奥妙務當分
清不可黑白莫辨濁混然此方開之萬脉流
通氣傳玄精神到處却是眞若非歷練眞鉛遠
馮知其中奥妙因何須假借形骸顛跛跰拐位
居坎黑暗暗一團眞鉛氣目如秋水心如皓月
六斷以分五行而變故有中滿之象水滿則溢
功高則謗此乃修行第一病水盈而不洩功高

而自掩得圓陀陀黑暗暗混混中眞一之煞氣
全仗鎭鐵拐通上通下運用周旋何曰跛何曰
跰雙足頓錯玄武持螣蛇化方可謂修道修功
務必要將悶葫蘆一個打破放出股淸秀之烟
冲透斗牛運滿周天變化五行此乃眞水中放
出一團紅閃閃眞元之火自必結成金丹固守
全體故此修仙了道方可語初步小功夫也何
謂大滿圓何謂鐵拐何謂假借形骸何謂顚

顚跛跛何謂葫蘆一個此中之奧妙全在顚倒
陰陽轉坤乾輪排日月運周旋道生一六六成
眞水中滿變結胎堅

增福財神徵樞經跋

嘗閱上古人心純純樸樸熙熙皞皞日臻上理崇實
黜華何假性命修玄奧旨含精各書勸化訓挽迨至
今時去古未遠人心淋漓頹風日盛盜風日起淫機
火焰不可水遏利勢情趨積染俗習故是性命歸指
淵天學海全宗十要各種丹書佛經遍傳於世廣宣
化育矣今

孚善帝君徵樞經開闢洪荒之未開啟覺庸愚之先
覺寶葫蘆空空包藏宇宙太虛圓實實遮滿乾坤其
意深奧其語不繁白當詳細而索玩之耳念衙派下
善懋周楙林善承先志勉力修持携爾父悟禮周啟
秀告心裴諸心念專一誠爲接許中之一指脩補滿
中之一缺助故命侍左行修張崇基告念久著惜字
精誠拂爾父善煮張文燮命侍其右攸攸哉妙意須
參悟渾渾然眞理務悉覺希賢希聖成仙成佛只在
一念專誠自必升堂入室矣云爾是爲跋

昔在光緒辛卯秋七月念二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掌瑤池聖境事務兼南海蓮華世界領袖菩提士清靜大菩薩玉清晉秩警化應運圓明覺慧孚惠元君

真樸率子行銘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清靜經卷六

孚惠元君曰保元壽世　配合陰陽　二氣凝結
先天善良　幽柔性逸　訓導古方　天地氣運
日月眞光　還元養氣　奧妙眞藏　乾變於始
遷漸遊藏　金烏玉兎　運轉橋梁　悠悠自守
落落大方　赤龍斬盡　返本還陽　化得一氣
白水汪洋　顯倒配合　輪轉叅詳　坤道主靜
温柔端莊　靜極生動　動現紅光　光中宇宙

氣運周詳　斬盡赤龍依言身
何謂金丹舍利眞　一四推詳種前因
二八還元歸返本　倒看氣運脫紅塵
生我門分死我戶　配合乾坤返性眞
守我靈眞固我舍　一陰一陽須調勻
心靜無動動極靜　神醫妙手萬古春
保元神元壽世法　波羅彼岸認元因
自此逍遙蓬萊島

前身是我我復我　我守靈光細言眞
趁好逍遙雲外路　無牽無望何論親
身中有物壺中妙　大道是色色卽眞
雲牋趁鶴雲中鶴　雲鶴飛化不落塵
靈空一氣精微奧　壽世保元自在春
批曰淸靜根修固渾　含道栽培窈窕之女秉性淑孝
而成大道淸潔之身　養氣眞固以受妙玄現七
朵蓮花結成瓔珞　飄五色貝葉凝聚珊瑚含秀

氣通貫上下運無爲交激坎離子午分而定靜
寅申分而活潑搆靈慈不棄種傳妙意法演坤元
影虛幻六賊斬愛慾不染種傳妙意法演坤元
德綏眞實不二乾天現形象於人間飄乘色而
俊秀司藥品於瑤池含謙默以撼撼排心修養
德逸餘輝怡神靜慮善集雲棲現元陀陀一點
眞光凝純潔潔二氣雅化飄揚雲外集丹霞之
吞吐磊落塵中默黃庭以誦維志道興詩立禮

成樂慶和風甘雨欣瑞世之文章悅景星祥雲
講聖朝之禮律德本幽嫻性自純淑淡飯麤衣
飽輕裘肥馬安陽關吹唱折柳句瓊林興賦摯
桂詩得授精一運用允中三教合叅萬法歸一
守定心性穩踏捷步雲梯精藏蘊奧高超無爲
法門固鎖元陽桃花洞裏妙生香堅持冥陰杳
蕊村內含藏奧
道德通天地精奇貫日月混含中生出蓮花妙

相眞實裏得來菩提眞詮受授大道運布無窮
此係精一中一點實在功夫自然盡貫心蒂矣
燃燈古佛清靜經跋
妙想非非想眞空色色空無緣情意淡有感沐恩濃
精奇運奧閃灼圓蝠得上乘清靜之眞意本混沌開
闢之實理一點輝光充滿宇宙萬緣寂寞貫澈乾坤
萃含珠圓妙奪珍奇今
孚惠元君洞玄釋義清靜經語潤光采筆吐璇璣頤
養天和原洋洋中不二法門精叅妙奧本渺渺中無
爲道理念爾派下守瑛王源接承正派頤養天然揚

爾父善培王宗啟配侍其左江溥貴德精細安詳
隱善藏秘揚爾父和頌雙保眞樸劉永提行銘劉
楔立願堅持父子雙修功圓懋荷勤堪列著揚爾父
和熒劉安配侍其右仰賛化育永荷精修斯言昭昭
慧覺叅叅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丹桂念二日降筆於北會仙所之停雲樓

大悲大慈總理天下萬方聖帝君聚陽孚濟帝君

功惲子德昌
爽萃子德本 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金樞經卷七

孚濟帝君曰靜養靈根動養禪　修行覓路得仙傳
蒼蒼白髮童顏秀　搔首何妨問青天

大哉乾元　曰龍乎元　含宏一炁　包藏方圓
至微至奧　無黨無偏　首出庶物　阜財豐綿
河車倒運　輪轉乾坤　靜養氣息　動中求堅
太極未判　兩儀備全　八卦相盪　五行後天
流行運轉　崑崙水泉　合形聚體　煉氣成丹

洞玄釋義經　一

虛實分秒　眞玄奇玄　位乎西北　名號蒼天
形分皂色　體現黃藍　色空空色　玄奧奧玄
無名爲母　有始成圓　陀陀光灑　蒼蒼斑顏
精神氣光　學問熟圓　大定靜養　生功參禪
松柏配偶　竹月同圓　雲霄一派　法變萬千
生生剋變　妙妙精玄　空虛晃朗　洞澈無邊
光騰霄漢　道骨童顏　修到此境　卽是天仙
註曰混元眞一炁、奧妙本無窮、生太古而莫老、出混

沌而化成渾元未動天地初分二炁方交陰陽將配鬚須滿部髮髮霜白包藏宇宙之運妙位純乾天之度數原無窮期原無定相出乎乾入乎巽爲龍爲馬大道生焉自強不息萬物生焉執掌土脉位列冠首侍玉闕而列金仙配八卦而會五行道古仙風玄通奧妙簡板分焉魚皷中而生道情拴住意馬鎖定心猿巧奪天地造化變交陰陽二炁分而不動動而不分虛渺中

而生太虛實在裏而有太素太昊初成太精變動如自然之氣化爲眞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雲遊宇宙毛孔虛黑色分形二炁凝結方交感精一道化自在圖

批曰天地混合日月清明大道無爲眞法秘授口口傳心心授惟一貫之跳出網羅離却是非落得個安樂好大乘妙意作幾件方便陰隲也不枉人事間如魚穿梭須學養神補氣培後天益壽延年不老神仙

文殊菩薩金樞經跋

悠悠白雲、靄靄紅霞、夕陽日照、重山半遮、看飛鴉妙意深釋、含金丹不二法華、大道混元氣、奪萃古今詩、從容妙慧貫根蒂、念莫差其中滋味、須詳參慧悟莫可得矣、今

孚濟帝君洞玄釋義金樞經、蘊包含鍾靈鍾秀、發至奧體固體堅、此誠玉符金章之一提綱耳念爾派下德昌興祿、效力奔走、勤司宣化、携爾父親照閻國、續配其右、同爾緣、合爾心參爾悟、妙爾慧、善熹杭瀛瑞、配侍其右、善恩閻桐立願、幫扶携爾祖配侍其左、德本杭椿榮、佛緣廣種、妙典深參、携爾父包含吞風、妙會處宣化願、養靜室堅、動培懇著、功廓堅實、誠地作後學者之希效耳云爾是爲跋

洞玄釋義經　一

光緒辛卯中元念二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玉靜宮總理樞化事蓬萊境總轄丹詰冊玉清普稅蓬萊上仙孚真仙子道德真詮韓真君

功精于純
功恒子純
守子純

孚眞眞君曰玉笛陰陽達九霄　仙風道骨五陵飄
　庭前獻壽聯詩句　不進藍關白雪高
玉笛陰陽　一派笙簧　宮商角羽　調和幽揚
宮培厚土　德紹蒼黃　知止有定　靜后安詳
飄揚飄翊　法紀法良　德貴自專　道守悠長
河車倒推　運轉心腸　湧泉氣實　白水汪洋
飄飄葉落　老壯返强　童顏道骨　丰姿嫩粧
迥異凡品　沽價珍藏　七攻循轉　五行安詳
推形換影　變體更姓　英華咀萃　餌飲餱餳
玄通眞頂　普照靈光　眞魂返舍　還元本良
斯道備哉　妙含無疆
靜養靈空慧發機　大道眞空無有爲
空中生靜虛中有　靜裏尋空化外揚
五炁凝頂三花聚　七眞朝元九脉宜
變更形象形體變　童顏丰采俊秀姿

註曰英俊修道秉性聰慧得仙師指點大道生焉
孩運養全體堅不用丹爐火候添玄功默化九
九轉八一補還離限天佛經內載人身有鐵圍
山倒轉須彌而成二三四地步自五不足現
出世法道書內註八一火候九轉金丹翻江攪
海運水搬柴抽添坎離紫芽生黃花秀紅鉛白
錫鼎爐煉河車轉以玄音聲求我不得見如來若
以色相求我終不得見如來此是先天眞一之

炁可培後天涵養之功自有一點圓陀陀光閃
閃通天徹地普照大千翠竹青青蘭花香玉笛
音飄妙臭藏持心堅固培元氣空空洞洞調陰
陽
批曰尋得眞路徑問得好機緣路逢迢迢晝夜寒藍
關渡過八萬千便得瀟灑蓬萊快爽瑤池恆久
不倦功道成自然扶濟周全

贊育帝君運樞經跋

嘗聞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寓褒貶別善惡大道行名教立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寬弟忍友讓朋謙則此天倫盡人倫樂允矣乎而精一聖矣乎而時中玉振金聲可謂集大成矣今

宇眞道德眞君洞玄釋義運樞經詳申孝悌之義深明忠烈之節實爲日用尋常倫理紀綱萬不可缺之至要矣念爾派下純恪林敏忠耿樸性任事精實攜

洞玄釋義經　一

爾父悟怡林鍾秀純怡張維騏志念堅實功勳久著攜爾父祀肇張恩蔭配侍其左純愉顧文翰精釋妙意練達勤修攜爾祖祀彖頤仁山配侍其右淵淵其仁愔愔其智同參妙理志超塵表識精玄心邈倫

龍光而寵邀

天祿承

鳳詔而恩重地厚誠是同心人會集雅聚宏善境內妙識春風濟生社中凝盼秋水慈悲念感茲悲發忠恕心存忠恕行故是斯人也而授斯經也持心固守堅念永著幸之哉是爲跋

皆在孟秋中澣學士蘇東坡謹識

洞玄釋義經　二

大聖大慈大悲大願掌管瑤池事務玉清晉袂高代教主
孚詮藍眞君

功格子謙謹
功莘子謙和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靈樞經卷九
孚詮藍眞八曰
欲問念珠幾牽連　念念珠珠載備大道全
粒粒皆生菩提果　功永方超三途苦　德新革故一旦愆
念念還本心空想　色色自合道儒禪
念珠百八是金丹　循還輪推鎖心猿
念念皆從心上起　粒粒根本子母圓
倒推河車輪還轉　返變坎艮復坤乾
色相但尋來復去　有無須辨泡影玄
靜極生動動復靜　連珠化斷斷復連
推動梅花知天數　子半陽分新復乾
中孚信取大有益　鼎革升恆晉豫謙
兌煥明夷復本性　艮占無妄遯休遷
青紅自分黃色五　坎離交濟斷連三
咸臨泰履天地姤　遯壯剝否噬嗑連

訟凶大過損招滿　蹇改家人謙益連
動旋天地形分辨　易含精微須詳參
摩頂但使光明放　坦腹常灌海底乾
龍眠虎穴形通幻　兎走蛇巢變復遷
精參詳剖明辨哲　藝游仁依道志堅
翠色紅妝天地問　碧葉白藕石穴蓮
子結珠圓光朗潤　形辨推鞫碾軋研
琢磨明鏡常如月　無灰無塵無挂牽

大義明貫眞光現　海外雲遊一洞仙
德配純厚　性本天然　根源慧賢　德種青蓮
風搖風送　功琢功研　推形換骨　妙意眞玄
渭湖一體　水火相連　緑歙推換　與共空虛
坐功問道　歷經幾年　織板敲磬　大道備全
註曰半壁山巖萬丈深巖奇形怪狀空洞虛玄滿天
星斗一輪皓月山猿啸瓜果滿樹碧水潺潺源
泉滾滾清爽快意温柔正是龍吟虎嘯鳳翥鸞

中現出波羅深釋楞嚴決辯內自然世界妙理
普安一理貫通萬事應機養爾天和守神太和
發出自然妙理雖雄寶劍氣光芒貫冲斗牛
運化周天運用大用無窮玄妙奥秘奇玄

藥師普濟琉璃光王佛靈樞經跋

蓋聞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宇宙之濶山川之秀草木之精河海之湧此陰陽二炁凝聚精華之所以然之自然妙理運奧精奇發現也今

孚詮藍眞君洞玄釋義靈樞經發兩間之奇秘舍中和而蘊秀字字宣明句句結實現青雲朶朶皆蓮花深黍涅槃妙意發紅光靄靄成菩提究竟波羅奧句雌雄寶劍運化陰陽慧悟參覺醫識精通此誠妙意

中眞切功夫不二法門念爾派下謙謹張德祿勤勤懇懇醫妙精識攜爾父悟性永福岳父悟持通恆安配侍其左謙和呂鴻綬言語司化持心敬守編爾父善勗呂廷燮岳父善慈朱仁配侍其右後昆雲而而上仰祷露以承授同壇濟濟共室宣宣此經昭著道功永垂云爾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秋巧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慈大悲大願大聖大
至慈菩理琉璃池蓮菜
普秋子

精勤子恪懍子恪慎沐手敬書

洞玄釋義經 一

孚景眞人曰一陽初動 六陰伏連 艮土缺陷
坎水清澠 符合配偶 倒運坤乾 星辰色變
山河相聯 靈秀鍾感 光潤熟圓 有形有跡
無星無牽 翊翼楊讖 磊落山岩 發落發落
嬰姹相玄 素守其位 浩渺清漣 子母分象
氣秉先天 醍醐貫頂 醖醲味鮮 提綱網罟
依移易牽 蹟甄往返 駢駢留連 歸本返性

洞玄釋義經 二

固氣還元 施博守約 裕後光前 中和參育
肅整規嚴 子午一候 卯酉氣旋 陰陽升降
氛氳通宣 九轉丹活 八洞妙玄 覆載形影
運轉推旋 玉道蕩蕩 妙意翩翩 眞元固守
眇眇杳杳 長居東北 厥本西乾 簡板弊響
玉簫韻妍 中孚泰震 大有豫謙 恆升晉益
虎變龍顏 金丹成候 返旦還玄 細縕合合
妙法無邊

洞玄釋義經 三

妙意廣宣入洞全 陰陽配偶變千千
但守靈明歸本性 自然悟慧法無邊
註曰萬篇半篋皆是文章數句淺語全是道理何可
棄何可拋精精業業在其中滋滋味味氣脉厚
午夢拋書卷長途唱道歌小樓醉飲夜月燈輝
烏紗圓袍位重勳戚吾之簡板長五尺厚三寸
吾之道歌名曰脫脫醉飲長安脫靴露頂遺像
人間方知國舅忠耿神仙

洞玄釋義經 四

批曰陀頭陀頭何日修得菩提菩提今時方醒天道
有循還月色有虧盈機緣有定數造化本自然
此方是明明大路守得心拴得意鐵擔挑起雨
頭重平衡準信步踏來緩緩可到蓬萊島
莫奸莫詐方是修福莫貪莫吝眞係種功陀頭
何來生妙意菩提妙種享厚福

普賢菩薩奧樞經跋

花月滿欄杆翠竹青松天地春秋萬古不凋殘道守機緣遇問梅花三五消息有望長途路遠迢迢焉得修既得修焉知過去未來吉凶休咎自得牢守心性意須端行須方正是中庸道理水洋洋砥柱可到無偏差只在一念專自然修得菩提快樂安哉今

一

孚景暫眞君洞玄釋義奧樞經從來妙意須參想要在箇中求實理海外洞天皆無二烟波江湖任釣垂其意深奧其味無窮日日慇懃眞思悟焉知大道無金丹念爾派下恪懷沈廷樞渾然修持謹和天然攜爾祖悟淵沈岳年功德修著謹念感扶配侍其左恪愼沈恩慶勤功專用苦念懇切携爾父善昶五達子配侍其右固持眞元氣含宏妙福增守和中正理善感會靈臺斯經授受斯人慧悟源源廣宣樂樂悠優是爲跋

光緒辛卯秋巧月念二日降筆於大悲壇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玉清正派開悟傳道生生大權天尊宏仁殿領殿事通霄殿協輔大將軍精誠妙玄菩薩匡危扶難宏教真君

沐手敬書

凝固于賦性
功恂子賦元
功葆子賦本

洞玄釋義眞樞經卷十一

宏教眞君曰大道精奧妙理悟參　桐高百尺
修培心田　月明三五光朗圓圓　青松秀色
耐守嚴寒　翠竹嫩艷心虛體堅　元黃眞道
碧翠青蓮　柳柳居士渡世結緣　慈悲廣大
恩惠無邊　善男信女莊誦迴環　吉星護耀
侍衛眞軒　洞玄滋朗心綵光鮮　消度寒暑
運化周天　考覈功過禮律森嚴　允中精一

洞玄釋義經　一

萬語千言　授授心會明悟詳參

註曰養心靜慮守太和禮門義路文學科淡泊明志
超千古波世指迷化娑婆吾本宋世儒人博學
詩文精參醫理常存心田庶行方便自號曰柳
柳居士逸號青青子居於水濱施醫濟世功名
未能上進棄儒修道靜養天和敦崇太古木李
姓俊名鬚頰滿部古月春風面如栗色濃眉飄
朱施醫救人名馳海隅不受人間致謝鄉村愚

上帝命名也柳棨者
恩師賜派也今故作此詳明其義以經綸而濟世以
文章而化迷時時存心刻刻守念經中妙理一意奠
迎慧者詳參豁然而慧覺之

夫報答無從因好柳或一株或十株歷年來綵
柳皆成春象一日蒙師
孚佑帝君渡化賜號精陽子參修正理悟啟覺宗數
年來大道丹成鄉民等不忍吾超昇拔宅感
觀世音菩薩渡化成眞烈風暴雨樹皆化像赤鬚紅
髮豎目獠牙猙獰如惡鬼均頭生柳樹竟不知
有幾許是故俗傳配侍
師傍善渡者妙化妙像惡渡者奇形奇怪感求者呼

慈佑帝君眞樞經跋

嘗思古聖人出一言而可以法萬世準衡者、立一行而可以昭千古標榜者、其功夫惟在大學之道明明之德、知止至善、定靜安慮、砥礪純熟、庶此永久昭垂、雖後世好學者亦難貶議譏誚矣今

宏教眞君洞玄釋義眞樞經、註作和哀、參贊化育、津津然嚼之而細味滋滋然鼻之而馨香、實爲人生立業展經綸、勳治化、建勳猷之至語、而無底境耳、念爾

派下賦元鈺鋸、靈智聰慧、仙緣素著、携爾父善燕、王星春、賦性王澄文學勤儉、篤實堅定、携爾父善燕、王星如配侍其左、賦本閬桐、猛厉進善、堅實快爽、携爾父悟諳閬泰山、配侍其右、勳宏許非開慈悲之化、侍聖境同布忠恕之仁、救難救急、利物利人、皆係聖賢純熟之功夫施藥施茶濟寒濟饑、必本仁人天性之感發、故是言也、思悟之而暢宜之、故是經也、玩索之而誦維之、得此授受永恒無疆矣、是爲跋、

皆在

光緒辛卯秋七月中澣青蓮學士李白降筆於[illegible]山莊

大悲大願大聖大慈通霄殿領
殿事宏仁布化於無極名稱逍
遥之號宣揚無闡道於神機權掌
勸褒之任領袖羣仙稽察總籙
白雲逍遥福佑廣惠妙濟眞君

功愉于咸誠
嘉蔭子咸堅沐手敬書

妙濟眞君曰一輪皓月三五光華青松翠竹
碧葉紅葩春風麗日夏雨烟霞精奇奪萃
意念莫差固持根本培修嫩芽深岩古洞
覓遍天涯守道則進莫人三火視聽言動
呼吸吁呀守守從想江水清茶磊磊慷慨
雲山紅霞洞中玄意海上仙槎素乎其位
何必矜誇純誠篤志敏捷精華持心靜養
洞玄釋義經

福祿咸嘉斯言受授運化婆娑海棠垂蔭
分綠窗紗宣玄祖悟智慧星加

註曰白姓名孟忠號逍遥子京都宛平縣人也生于
雍正元年幼而聰慧壯而入泮九試棘闈愧未
名題雁塔隱居花枢山立志堅修誦讀金剛經
三十載仰蒙恩師
孚佑帝君渡化成眞行年七十有四始至濟善瑤林
宏善聖境開化以來歷授恩獎由仙子擢任眞

君得進三步遠莫退一分踪修培常如此何
事不寬慈寒江晚渡夜雨松蓬巾幗莫失意得
從容反覆無定豈是英雄堅持不系美運亨通

太乙救苦天尊精樞經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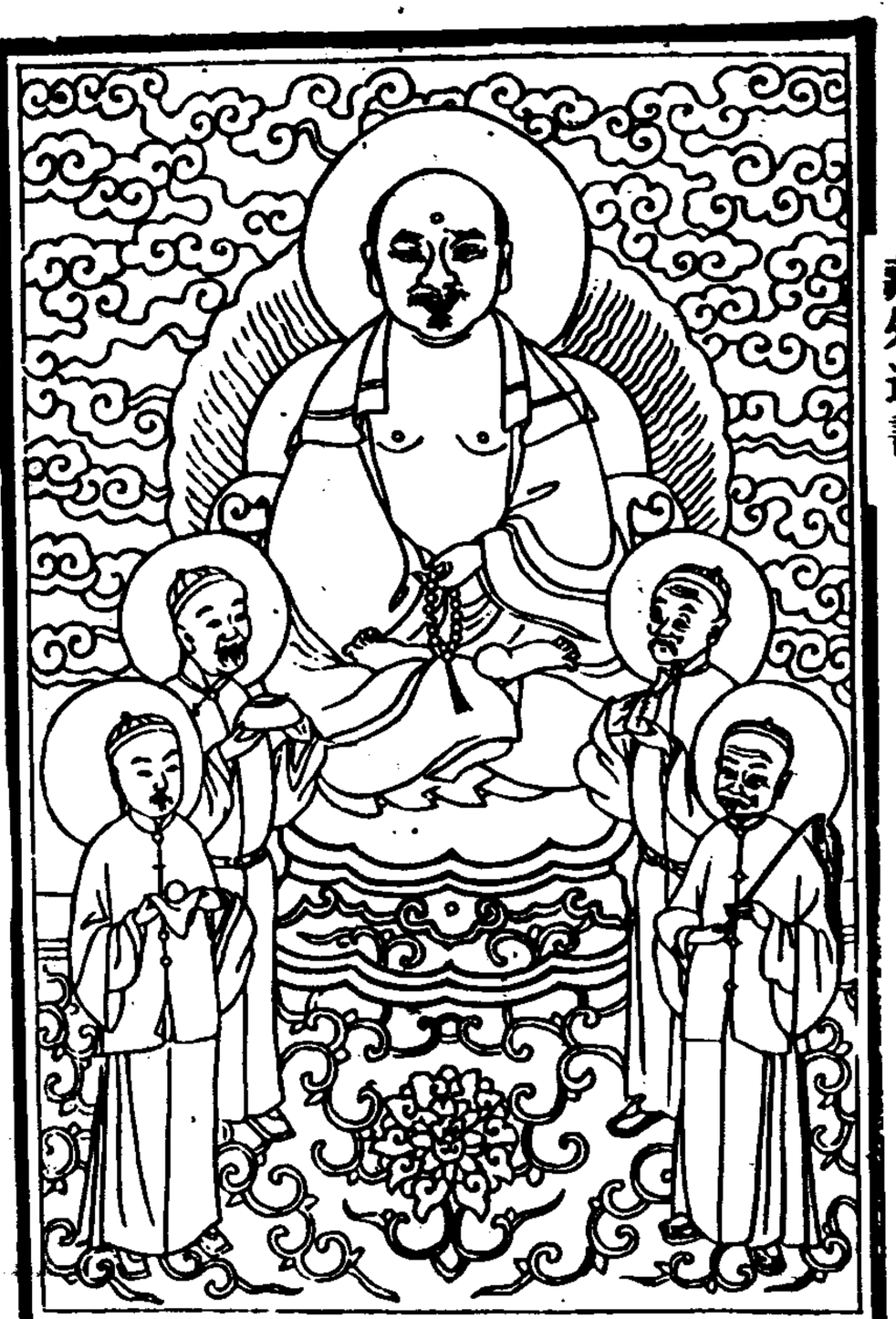
蓋聞太上五千言道全德備佛語六字訣空明洞澈
孔氏四書萬代宗崇十三經列傳大道行焉至德表
焉中和致焉此三教莫不由垂註篇簡訓愚啟迷至
要綱領指趣矣今

妙濟眞君洞玄釋義精樞經訓語包含規模全備金
剛妙波羅玉樞藏精微字無多意深明實係忠誠模
寶之意矣念爾派下咸誠王長淸老成諳練苦念堅

著携爾父悟恪王吉善爾兄善壽王長淸配侍其左
咸堅傅汝霖耿直中懷苦念事誠携爾父善應傳天
福爾叔善然傳天祿配侍其右誠哉妙意救世俗之
澆風佳哉是卷振聵聾之驚覺感化不忠誠懇陳須
堅實宣傳數語告布同仁是爲跋

昔在

光緒辛卯七月念五日降筆於大悲堃



哈哈圓通自在心通慧
悟參覺萬法皆空虛心感格
妙遇春風活潑歷練智慧圓
融大慈大悲渡難渡總理
驚壇都御史菱花教主知覺
命衆阿南天尊 靈訥于善樸
靈誠于守慈
功恒子悟禮沐手敬書
靈誠于善誠

洞玄釋義經卷十三

阿南天尊曰天地精華　草木初蒙　明珠仙露
水月松風　眞含妙意　準繩達通　固守本性
道德歸宗　風流儒士　布化春風　温柔典雅
俊采丰容　丹砂法演　道伏虎龍　眞機不洩
破衣蓬鬆　沙壺一把　妙用無窮　破鉢載酒
含化包宏　東土渡救　處處相逢　西方自覺
慧貫圓蠙　隨緣而渡　雨澤豐隆　遇疾而救
恩德含宏　眞經一卷　授受無窮

註曰、各人修持各人堅、功換功分功力添天道默默
賞還罰、須把此語顛倒顛、肥馬輕裘轉眼陳、修
行自如松柏茂、固守靈空一點尋、世事浮雲英
論眞、

普濟眞人妙樞經敍

蓋夫人生天地間貴盡孝弟忠信禮義廉節方可爲天地之完人處事無愧於心無愧於心卽無欺於神無欺於神卽無欺於心則是聖賢克己之功夫明理之正道存心之漸慮養性之圓熟發之於事業名標麟閣筆垂孤史註之於篇簡可法則後世垂昭千古也今

阿南天尊洞玄釋義妙樞經意發精微語著實在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實由率性天命教道修身至當至中之論訓愚開迷化俗警雅眞切眞要之語念爾派下精萃孫德慶念發攸長善懋勤績揭爾父祖梟孫寶樹精守劉文秀殷勤效力續繼誠心揭爾兄善爲劉文奎配侍其左精楷陳元潤心念懇切傳送奔勞揭爾父善肅陳鑑純慧汪成錦意念聰慧堅持修著揭爾父悟定汪灝配祀其右鴈鴈紅雲越鵬程而鵠搏湛湛白露跳魚躍而鳶飛蓑中和各

得混然正理發眞心均超無上菩提誠是言也三教合參誠是經也一理貫通淺言述作詳明儒林之眞謨鄙意擬跋深解釋門之妙理道心危危人心危危參合而慧覺之是爲跋

晉在

光緒辛卯秋七月柳塘吳可讀謹跋於靈虛宮之桐月山莊

靈佑大帝跋

道會昌期功消永劫善培心田人情盡理合乎中用乎當萬物而發生陰陽而化育一交一錯寒暑相迭一動一靜春夏發榮故天地之至然人情所當然運變無窮期光陰有限度惜寸陰重寸金豈可蹉跎百歲生三萬六須當愛珍宇宇固守刻刻精勤學時習温故新功不厭道堅成純熟久無底境只在日用裏尋實跡風飄飄日晒晒千百年來無變更事新鮮景

珍奇轉瞬息間易忽去此功夫須理論鏡高懸無塵垢白玉清潤透光華自有個開花結果期自有個收成妙會處三三二二五五七七保元固持靜世情陰清風拂袖來有踪去無影明月迎頭孛實跡著空虛盡在不言中全得心慧授何曰道何曰德何曰法何曰玄何曰空盡在五行中盡在人情裏綱常大道禮義爲先忠孝須重此方中庸正道雖釋氏傳教摩頂光頓宕祖合掌温養定靜明心見性大智圓明慧登無上菩提道門宗徠東髮冠簪雲履踏實跋呼參修存心養性逍遥赴蓬萊快爽集瑤島自不外乎此守中正道心口相慧數言備載云爾是爲跋

註曰吾自秦晉以來始成大道焉姓基名字靜修子號隱學居士咸谷人也昔時生於亂世人歸山林夫婦雙修行年五十有七而無嗣復娶中孚咸臨屯蒙師履噬嗑離震家人得子有三顯名天下宗祧有繼綱常不缺棄塵得道敕授靈伯大帝

皆在

光緒辛卯二月十八日降筆於靈虛宮

知覺天尊跋

醉飲岳陽夢醒黃粱鶴鳴一唱日色輝煌玉笛音韻
品簫笙簧鐵板敲磬籃提瓊漿劍橫古壁拐渡汪洋
葫蘆包含宇宙洪荒破鉢裝滿日月星張蘆葦一葉
鶺渡慈航空空世界色色裝潢三教一貫道法千章
雲飄霰雹糗粮救餓饉含英咀萃品類分詳春風醉飲
賀頂提漿字字珠粒句句叅詳洞玄釋義妙奧精藏
讀者叅悟嚼味細嚼內含九轉品節言詳外分八卦

寶玉珍莊斯言諄諄奮勉當強其語津津謹守綿長
叅透運用功行周詳益壽增福永慶平康懇懇惠念
忘慾意忘恪慎怡愉其珍琳琅祿豐當厚篤慶吉昌
肅整規訓服律端方勇猛精進道守悠揚註述詳敘
次月分張形端表正敬義福祥敦樸孝友恭莊求剛
淺言讚跋遺笑大方

妙意廣推運參禪　步步功夫細悟全
洞玄妙奧生剋化　緣深智慧無緣過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六月二十四日降筆於萊厥胡
同五聖關帝廟內宏善聖境

辛卯三月二十六日清虛楚人悟靜劉佐辰奉

諭示手重錄

魁星夫子跋

大德文明盛千秋世業新洞玄垂釋義經演妙如春

十三分派定正德可修身洗心常滌慮日日盤銘新

洞玄釋義經　一

繪圖　十三頁潤資白銀陸兩肆錢

繕寫封面千並題號　十五頁潤資白銀壹兩捌錢

刻圖　十三頁潤資白銀拾玖兩五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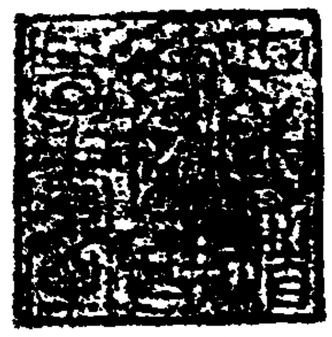
刻序跋　三十頁工資白銀拾肆兩捌錢柒分九釐

刻正文　三十二頁工資白銀拾貳兩肆錢叁分捌釐

刷印裝訂高粉連紙每本價銀如要套外加四分　貳錢

板存宏善聖境

太乙北極真經



訓語

一

六曰
訓文卽僞語也。其肯雄何。在求之。無福不臨。倘昧先天真靈不守。後堙回光。均蹈背馳。咎自天予。非不允赦。實由自取。惟守惟默。惟真惟誠。去邪去僞。黜奸懲惡。善于是臻。福亦无疆。
太歲庚申季冬穀旦θθ授于濟南乩壇

掌方弟子默靖薰沐恭繕

箴

一

程子四箴。曾子五箴。官箴不與。吾道六箴。
無方無體。全在私修。不在事理。得初易擾。
沈通自明。坐候功用。各各相轉。昧然而進。
有害先陽。屢守不效。有傷潛陰。合五統六。
第一守實箴
五教基回儒釋道統一条而成六 因作六箴。爲諸子誥之。
莽莽渾渾。一元爲始。少壯而老。實質潛消。
真虛不集。諸鉛无導。溜溜日月。不動不搖。
惑者其霜。萎物維黃。能閑其邪。能去其華。
沖沖果抱。永寶其將。作來請 吾道不墜。就是時
判判有一將字無丁寶在田疆。田疆圖也
第二誡惡箴
煌煌帝集。作基字合字也解不 萬惡是競。唯善是存。
福業日蒸。日十二時。所作何事。宅躬自省。
萬邪俱滅。審言求赦。上帝是尤。何況潛修。
又執得圓乎穢障。
第三去愚箴 愚若愚作迂字解正與李耳大愚正義反合乎詩也

瀛瀛兩地。合流跨影。不仙不聖。不禪不神。也有天梯。可以同登。也有迷梁。墮入地獄。禮齋頂參。實爲至迂。化乾返坤。止乎至明。一羣鳥。一羣魚。在網出網。雖愚不愚。在籠出籠。雖困必明。陰結陽開。一縱一收。徒泥于此。烏得而脫去繫絚。

第四守寂箴

吾初爲人。先動後寂。百有二紀。烝水未分。我尙冥然。烝長水合。我靈復頑。天誕非我。誕我者靈。其靈瀕瀕。不可轉移。不可收實。（非拾字義。意解作丹字解）一夜一晝。一動一靜。陽收陰放。乾起坤伏。誰生也是。誰滅也是。一輪日暾。寂焉常存。諸子觀化。此其入門。

第五居誠箴

道之一途。萬修所歸。不僞不虛。由無爲而有爲。復有爲爲無爲。一心所篤。水火不避。虎豹不懼。辟荆走棘。入此險惡。鮮不中徂。（道即慧。慧即道。所謂慧劍是也）之魂兮魄兮。一分一離。欲居吾誠。先求志一。志一道合。新晨曙色。一回不滅。

第六警思箴

漾漾杳杳。不見一物。日升月出。萬象畢呈。孰流露出。不收即散。見之曰物。惑我者思。悠悠未來。乾惕在人。論剛與柔。由思而知。知非知過。古有幾人。欲慎其思。先守丹田。思如一錯。刼焰飛身。撲之無物。熄之無水。犯此過者。焉往而不歸於身燼。

各子分繕。細繹默參。功坐皆進。由進而靜。虛靈是定。晌息萬紀。吾亦樂于諸子而晤對。

修代修修修修
宣

方弟子

參稽法范無漏
篤垣謂修凡范

薰沐恭繕

誡

誡首何爲而作也。既有箴言。誡本無容再述。因係功用不同。一重坐悟。一重勤讀。箴須常悟。誡須常讀。久悟前箴。自明闇白。久讀此誡。自無過審。作四去誡。爲諸子警之。

誡曰。

去矜誡

矜者常人有之。則由善而轉惡。小人有之。而居吉則多凶。何以如是。皆魄奪靈。靈失則矜。心不存性。又爲習所遷。明明居于上知。一爲矜用。靈失其主。有勝于油燃。風加乎燭。烈身飛燼。其劇更甚。可不時時自警也。其誡曰一。

去躁誡

躁之爲害。少者易蹈。乃爲純陽奪陰之利矛。心主之也。則弱者能强。柔者必剛。心一不主。魂動魄喜。而又利其奪陰。乘隙取陽。往往躁切之少年。好譽男女子。誤身而滅

誡　一

于非刼非數者。不知凡幾。舉動言論。受世所詆。可不自警。其誡曰二。

去偏誡

偏之一字。害己誤人。二千紀來。發于迷途。醒于世海。南北不同。南離火象。而道之大原。淩淩不息。多易遷改。北極冰地。多偏不悟。自晝半玦。不能圓滿。皆偏過也。烏乎不警。其誡曰三。

去急誡

急者。過乎不及之常語。而實則在於利害善惡之中。爲轉善固宜就急。其所當急。是爲善矣。苟不先審。昧進妄動。皆性不能守。此利彼害。猝見乎前。最宜自明。且能慎可以還性立靜。而不失爲成人。勿因恆有之賦而忽諸。其誡曰四。

老人作四誡。本壇諸子最好夙根靈。全爲四字縛束。非吾侍壇得領真經諸子。吾不語也。切注切注。

方弟子（修宣修）薰沐恭繕（修宣修）

銘語

一

世初維黃。六名無藏。桑雲海霧。幻失不詳。
茲授吾經。石門是光。續此六銘。與道同將。
其一
杳杳冥冥。天生於是。南離鶉火。北坎虎水。
後地與人。物胥乎此。大原淵淵。派流昷汜。
有宗所歸。無極是視。唯唯大道。觀經知止。
其二
西竺求書。後世惟誠。或曰妄誕。不滅不生。
輪因輪果。確乎是真。至唐而興。元充乃尊。
寂涅維福。禎祥回根。曰焉釋子。圓在我身。
其三
半弧之球。一水所分。二氣凝靜。動而温文。
其表拘迂。實繫清氳。視此清徒。教曷能分。
其四
荒莽榛荆。萬衆無皈。出猶入埃。罪己若忱。
歐西美東。分合舊新。所奉所秉。在吾烝甄。
人失其烝。教一不存。

銘語

二

其五
文神武聖。是允是瞻。麟麟日月。炳炳星辰。
萬千百社。貫結岱巔。絶而復起。倏然又衰。
微危絶學。胥從道來。一不知鬮。闢人將呆。
其六
源源烝水。六五是合。初本一泉。汲而爲濟。
決焉不堵。氾而不防。正邪莫遏。有中下上。
得上無渴。教六統一。真經不息。其在斯壇。
虔宣誠閱。

修方弟子
慈母原真靜無
修道初清母凡
薰沐恭繕

首錄

吾老人石門傳經。（石門關門）碣石諸生。能常寶精穀。分火導水。鍊形成炁。化萬劫於無形。求六合於一身。炁成形散。實者化爲虛亡。虛實之間。鍊亡而有。有則恆存。存在氣包。（氣形魄也）氣包有存。而後炁充二臭。（陰陽也）人卽離質而隨其性之所遷。無往非善。五千紀之中。二（一）紀十（二）兩授真經。前授此經。二百甲子。年久亡存已。道德經太乙錄

（鼻光見白陽自陰出陰集陽回久久丹自鼻中垂玉帶此帶脈統八合陰抱返陽之時前後言果抱二句則知草木生滅陰陽之機全在無形捉摸有形耳　老人定疑）

（寅甲相續六十年者是白夏曆甲寅以前甲子不計年月只計大積大漏　大積生木時代是大漏潮汐時代是　蟹地註）

諸書。以旦昌卦爻爲稍得門徑。後世不可多得解人。得之邵堯夫。爲吾門真傳。前半紀所傳之經。得道者半。今已下元告末。上元開始。氣質滿不如前。此次所傳。爾等內外兩修諸子。多祇二三十人。成大望者。多亦不過半數。（人數不可拘在壇已進之人總不若上末至中時。壇上元至氣厚而質皐。所以前有五十萬衆之吾道而成歸樞府。今後諸子。能得鍊形成氣。由實化虛者。人皆可以自進。惟不能以本經認爲讀本。但求能悟默斯可耳。

今日一壇聚坐。與子等同參曲微。出刼入壇。門戶洞開。闢而卽閉。祇此微秒光陰。世界永不變壞。亦祇有此吾道中諸子修成靈圓之炁包而已。先天功夫。後天成之。後天不修。乃有寂滅。吾言此經。在爾等曾用悟心。成其氣祖。（氣祖胎外皆是微而不聚。修得自疑此吾傳經爾等之本旨。

掌方弟子默靖蕭沐恭繕

心水輪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天地本無物也。物物生生。始開於氣。水乃有母。山水沙木。皆在人先。人生於水者。近紀年來。不得中元氣息。去上元又遠。難成正果。必有無量數佛子婆弟護吾法經。度一切璀璨宮室錦繡輿服之苦魔。魔免則刼刼。刼刼不懼。在能聚氣。氣何以聚。凝靜志息。聲屏息啄。舉凡物之小及秋毛而不可破者。放之八埏四表九宮兩儀之外。納之藏於秋毛之間。小者大者。氣形判之。水輪一天。萬有此宰。水生則靜而動。兩儀初判。人生於水。其在上元。人生於木。十五萬年七見於世。火山以爲窟。風歇炭石以爲飲食。至人生水。非穀不活。非衣不暖。非火不温。非日月兩露風霜不能殺育萬物。

仁山智水。孔子發其義。未闡坎離之祕也。坎爲水精。離爲火精。水中伏陽。故有滿象。火中伏陰。故有虛象。化水爲火。化火生火。皆在坐悟。坐悟一切。易旨所備。均從吾包系氣海中。一一得諸祖竅於心房之間。而後水輪天心。無萬衆障。無險惡刼疾。久久乘丹汞訣。散瀰無遮。惹樹林一切萬靈。氣昧昧然。而聲色香味。不能奪吾真靈。道致氷形化火。客魄散走。主宰恆存。入乎吾道

已。

第二節　發真言也

老人曰。此吾未成氣形之一滴小胞耳。自離汞火之母。化爲二質。有有形物。有無形物。萬萬有有。皆從一一之先無物而來。一千紀前。尚有絲絲扣扣相證。歷史古乘。可以參透原由。物本無有。佛家常談。萬有真宰。西教所宗。萬苦救濟。道室能抱。水源木本。儒者是尊。故有不偏一說。不超一途。不

水功天書

執一見。不昧一是。一一皆從先天生成。言道德。後世經。言大慈悲救苦難一切衆生。觀自在菩薩甘露水濟無遮萬千地獄餓鬼畜生。太乙救苦天尊言虛做實鍊。西聖亦曰天堂。是天是水。是水是地。卽水卽天。卽天卽水。水之生也。天一之論。果如是言。吾得而爲諸弟子於下節言之。

第三節　道眞經也

老人曰。吾先於石門授經。得數十萬衆。奉

法守則。不以貨利位名動於心。彼若彼世。無所謂貨利位名。爲獸草木世界之際。蟲魚瀕瀕。惟慾是肆。厥在爲獸。梟獍之毒。初不至此之寡生希產。皆因也。皆慾也。輪輪轉因。因果惡慾之末。不如蟲魚蝎螯鱷獺之爭。毒傷其本。是爲截源。截源不流。流盡澤涸。此爲自斷。欲長其流。先生其母。是烝火生汽。而丹訣奧竅之學出而繼吾眞宗者。一平則息。息則外流不竭。內源愈旺。而

道之基立焉。

老人曰。吾見兩儀未分之先。一片汪洋洪濛世界。人有從水而生生息息者。皆是一切動蠢之物。人而至於成形。有吾手足耳目鼻舌。聲色香味薰陶。而增人之智慧。是智慧愈靈。吾道愈進。人道是以刼重。亂時愈不易平也。此皆客火奪主。眞水不制之日。吾道何何在是。吾道卽何何非是。有吾在是。道卽在是。有道非是。吾亦在是。故與

爾諸善信士善男女。語以鎭惡弭刼之經。其經孰是。主水爲天。主烝爲地。一鑪一冶。活火不滅。功候一至。慾魔一寂。則鼎升自有紅玄相濟之靈。而隨我性來。俾我命存。水德生物。有如是爾。

監方（梁附堃方）弟子福緣薰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丑集卷二

丑集 一

炁輪心始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先天之氣。渾渾瀕瀕。錚錚鑠鑠。無清無凝。無垢無晶。自炁孕水。產而分離。母子相倚。生息之間。乾元開始。陰陽闢闔。洞洞攸攸。物物分焉。若釋。若道。若儒。若清。（翻譯也）若救。（舒釋也）若救。（一舉三數。前後大旨皆敘百紀。有人力也）若約。（事教是也）先後三百

如字不可作虛字解　老人定

如之一字乃實功最要初度關竅似二之門則無不識入者錯定出者錯如此節一成一敗之分途此能

生。而輪炁之水生已。炁火一息。如薪厝火。如紙染油。是謂真丹將成。鼎火將鎔。其器無水則劇。性根俱灰。所以水來濟炁。返本歸原。還我靈而天堂地獄之說盛信於世。一不之信。靈失根本。孰依附是。救教爲先。救先於存誠。誠存則性堅。性堅則命如。亡日已。潛修得得。真旨自知。不卜不著。藏往而來。隨吾心轉。何在非逍遙之天。極樂之世。又何天地堂獄之有。人炁俱存。無化

定則性命皆珵現用性又最易擾邪此乃關不容緩功候一定而散皆成如果生誠息已　案地獄註

炁根化書

真中炁胞之子也　老人定

紀中。凡可以存立一枝一葉一縷一緒者。胞系分絡。因得皆宗吾道。不以偏而去厄。不以久而不昌。得之於炁正者。文光離火之象。道儒釋敘及諸子百註萬家箋詁之學。皆發源於炁之一脈。不過衍述有異同。門戶有成見。善靈被縛。道魔日爭。而成亂離。却不出數。數不離却。炁走不守。是以水燃。若油若漆。遇風愈烈。而乾坤真宰是息。

丑集 二

滅。生也由吾。死也由吾。心焉不藏。炁以聚神。神以結精。水子氣母。萬紀不磨。炁炁輪系。胞儀相守而相轉。陰陽無錯境也。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炁胞之始。淺而言之。即天中之氣是。未分天地。先有炁胞。凡物亦何獨不然。今爲下元炁息之季。不練不坐。道將不峙。不修不守。道將永墜。善何以歸。惡何以除。魂魄之爭。終無寧息。魂清真中。何以升揚。

真中有形在體無形
在圖　落地注
始終二字須參悟前
註性質同今加句註
物始最初後最易
註由性堅命守散由
性堅命加正形視此
矣　落地注

魄惑之處。何以潛化默轉妙靈。全在鍊坐。
坐堅堅氣固而后精結。精結而后神凝。陰陽
合樞。動靜得分。（合樞序陽動靜陽女一陰之定分也）一倫脊
相關。思慾融成。一片清靈。隨心上下。直晶
自升。曲汚自泯。所謂善性初具。形習爲遷。
真禿不守。真陽易消。陽消陰亡。是墮地獄。
陽成陰散。化而合一。是得天樂。（天樂註名詳能
登此土。永不輪劫。永不誕降。如來以前。果
吒柰那一人而已。（此人生生不絕四千紀前者至

丑集　三

於鍊氣成形。元胞以後。惟吾微樞李耳之
旨。道宗平摩（平摩吾第子生卒詳第二卷）得窺正貫。皈
依妙山。（北極冰洋。今人所呼古名妙山）後世清靜寂滅之
旨。始基於此。烝胞之輪。將有升定。此季羣
物私爭私逐。染化不誡。相率爲僞。道息烝
停。生物殆終。吾不下救。生從何蘇。教將不
能一派存也。欲雖中烝。先聞吾宗。坐道虔
嚮。自有成人矣。

第三節　語真經也

序者四時運行定位
而無定也　老人定

老人曰。吾在五千起前。二儀未判時代。一
烝元中。一分水精無他。一合質物耳。自氣
定形成。三元周旋。九宮成野。五方定序。草
木鳥獸蟲魚山澤風雷分而復合者。不知
幾千萬禩。彼時宮室文字曆數未成之前。
以潮爲朝。以汐爲暮。一潮一汐。是謂一日。
三百八十潮汐以計歲。烝成水主。是乃一
元上紀。後又以木計歲。而氣候不齊。未能
斷定。冀熒計月。烝已大化。水亦凝而不與

丑集　四

烝合。此數千年來天地業障愈深。渾厚之
氣少。真誠之學衰。道亡矣夫。道未亡也。人
自亡道。地獄難（獄難註梵語）却不生之苦海。皆吾先天
固有。同一氣胎物質。何以善者常存。惡者
易滅。又何以惡者常存。善者不祥。是聞我
言。度一切衆生者。衆生也。滅一切衆生者。
亦衆生也。滅不見滅。生不見生。所謂度不
自度。度自吾心。烝丹還我。一元真烝。而度
此一切無量濁塵。無光彩璀璨琉璃之華

腦髓輪天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前五千紀。腦海髓山。山川日月星辰雨露未分。腦髓合質。皆金玉也。其壽不可以年計。其質不可以物化。其聲不可以雷霆掩。其色不可以虹蜺比。人之腦海髓山。亦猶如是。身之督宰。是爲腦使。衝輔任主。歸源于髓。髓之所在。骨嶙嶙然。骨爲血

毋。髓腦爲祖。此乾坤天地判焉之下。兩脈分焉。其在未分之前。口舌也。耳目也。心斗也。鼻竅也。外肢外體。內四外四。內五外五。皆爲有形有質之身。至化無形。腦髓亦然。我之聲音之未發也。我之顏色之未變也。我之手足未舉動也。我之耳目未有視聽也。我之心思未有所念也。是皆腦故。是皆髓故。欲腦如金。欲髓如玉。可乎。是坐。欲髓如金。欲

心斗者取乎混行周而復始之意天人合體故有是云

慧地註

內四在身坤離巽兌外四在身乾坎艮震交相爲用輪值而合有妙境焉

乾天代慧地註

內五外五十目十手循環之書諸子各各自明此乃悟中境似深深有神似乎境子爲不可著力耗盡真靈則十乎十目之義悟到圓成之日不知

須彌養彌悟。莫爲客陽所奪。邪魄所惑。而

烝定已。

釋方弟子賈清薰沐恭繕

有修少化機耳。智慧無不自用。行皆自如去解脫是等矣
晚夫到處
金玉實千也而皆是空中實相耳
落地註

腦如玉。可乎。是坐。是坐是概。泰華不可與言高。江海不可與言深。見之未至。腦即不充。識之不堅。髓亦不固。若江海。若泰華。若腦若髓。若金若玉。何在而非耳目口舌鼻竅心思手足。何在而非風雨霜露日月雷霆山川草木之化胎。欲壽即壽。欲仙即仙。欲聖即聖。欲佛即佛。欲鬼即鬼。欲山川即山川。欲雷霆即雷霆。欲風雨即風雨。欲霜露。欲即是物。物即是欲。物欲胥泯。

而后至此。至此則道合。道合則腦海髓山。萬紀不能磨。百劫（幹北冰洋有俱同之）不能易。佛家不壞金剛身。道家鍊真炁。均是堅吾清髓固腦之大體而言也。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旨云腦髓未成之丹。未脫之塵。一炁不攪。血肉筋骨。萬絡千肌。一貫于腦。再炁成丹。一神去塵。丹完光定。塵飛障落。如是一切苦海刼山。無量恆河沙衆生。隨吾

圓靈。放大光圓靈。普拔苦障。入我樂網。出迷登清。去邪驅魔。消滅宿孽。孽業不生。鬼祟不擾。血肉筋骨。萬絡千肌。一貫于腦。再入于髓。天之精也。地之英也。日月之靈光也。雨露之潤澤也。雷霆之震警也。百身腦髓之大鑪。鍾鍊此炁泉之本。使邪而正。使奢而樸。使昧而明。奸詐兇險。山魈野魅。不敢擾吾道之鋒。不敢竊吾道之輝。世季將沉。事必有祟。物必有魔。邪驅祟滅。是非吾

道之功鎮乾轉坤不可。如黑夜然。一望千里。水光淼淼。火星星。初舉一足。初開一目。見水與火。皆可前進。若臨深淵。若履薄冰。道淺者行。稍高者惕。行多多敗。惕久久豐。問何爲祟。腦因是萎。問何攪邪。惟道是視。道高道下。道淺道深。皆未有偏。一上一下。道上則氣形並定。道下則氣定形亡。是何作鎮。五百紀前。善修之物。祇有二靈。佛士伽尼。道士李耳。補道之士。得

吾髓竅者。儒耶回子。皆系胞餘。縱而言之。腦生于先天之炁海。髓足于已成之後天。論氣則成質。質而不流。是乃朽灰。無所謂智。無所謂巧。聖者亦愚。愚者亦明。腦海髓山。不轉而動。不流而沖。河車所通。心君是守。脈脈有序。經經有條。條剛幹强。序接吸。咄。尾澤不竭。炁潮不洩。骨根不朽。是非坐至六度。不克臻此妙境也。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物之生始。腦爲之主。爾等其抑審聞乎生物乎。其更有審聞乎生物之理乎。欲知腦源所用。試以物物生理言之。觀吾物類。自知修炁鍊丹之訣。人生之初。胎胚經于氣海之中。一成形時。先見其首。肢體經臟。漸次滿分。頭大于體。平坐氣海。陰霾毒霧。無點纖之浸盈。無絲毫之思念。久而息吸生呼。妄念萌蘖。頭力漸弱。肢體經臟。洊侵元髓。而胎丹皆不成。而悉化爲塵俗。因果靈物而已。此從人胎悟到處。知其胎元。乃腦髓爲最足最充之先天。其如麟龍。不若一芥一蟲。尚可以元胎而成形者。觀草與豆則知。豆之生也。出胞之時。芽二莖一。芽大莖細。且葉初胎。即有甚於母體者。豆含腦質。今人之說。祇言其意。未剖其實。不知芽初出產。一升于土。無異人胎初成之首。各以腦先成形。故目爲有補先天之功。其實卵生濕化。無一不首大而體小。觀雞

雀之微。蝌蚪之細。亦無不出生之候。頭滿而格具。腦髓之生。所謂先充。若人生以後。智爲惡吸。則頭腦自薄。而真炁易散。修坐補丹。成者或得。恆河之廣。如不善悟。不明腦髓之功。與世浮沉。忘久趨暫。福之來也。身存福存。禍之定也。魂與禍與。坐進六度。炁成丹實。又何輪刼之苦。吾固吾腦。吾堅吾髓。如初胚之兒。出卵之雞。浮水之蚪。雖不成丹。亦可有半丹壽世之地道望矣。腦

髓運復。可不慎懼。可不慎懼。

蜀方第子敦性薰沐恭繕

形性命分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原夫倫羣。其在先天。同一渾渾。其在後天。同一形性。先天有命。後天不得而補之。先性先形。能補。則後天之命。亦得而補之矣。譬物喻倫。可識其源。草木有形性與命否。曰有命無形無性。太古以上之人。見之識之。下元以後。亡命與形。只爲性配

形消命絶。丹沖不搆於坤坎之室者久已。當此浩浩滔滔。莫知流始。莫知流止。形定者存。（存字作能字之義）性定者大。（大字作聖字之義）命定者結。（結字作神字之義）三者能之。則知所始。亦知所止。止始無二致。形出乎性。而能回光於命。則命與性存。即形與命大矣。至於形性命功。言之淺者。諸多觸義。言之確適。又極深奧。試取草木爲之一解。上古千五紀人物而有羣。有羣而人物分。草行木語。

人與物皆上古本無分也皆人自為區而物亦分已　老人定

說理論者人身之時則其天肝論帶之則性形歧而今即絕於生死之論者世人每易犯此精散神化殊可惜耳　老人定

又誰見之。更誰聞之。是非古羣與倫者。鮮有不謂為荒誕無稽之語云爾。不知南極而北。形分性定。北極而前。命猶未定。（未能成形化氣也）北形成一。性命俱定。非越五千紀不可。如今人羣忘命與性。祇善養形。而形外之形。早與原充以上之光。同散於魄魔輪天。不識所返之途為何在焉。若知原充能固。（四十以上者方能做到此一步三十度之捷徑據據在是已）充固易溢。溢而必散。散而能收。收而能守。守而能歸。真原返本。形自不散。性亦可定。唯命得轉移其間。倘無絳水互固。形失性渙命熄。真炁俱亡。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草有命與性形乎。曰亡有也。木有命與性形乎。曰亡有也。老人至石門時。天樞老姥。（斗姥星君）問於青玄老人曰。草木之生於春。（發時）發曰。（諸旺）計榮於夏。（夏令）末四十日。五（合）於秋。（秋令）收曰。（諸旺）計藏於冬。（此）旦（朝）由由化化。

形性實合者

卯集

（發時）旦（朝）計榮於夏。（夏令）末四十日。五（合）於秋。（秋令）收曰。（諸旺）計藏於冬。（此）旦（朝）由由化化。措措吐吐。萌蘖形也。枝莖性也。根本命也。有如是云。老人曰。女但知夫其輪迴剝復之象。而尚未觀我與交玄關之門。（佛言證道言）祖（仙言證道）之已（仙言證道）數亦皆爾等天樞數十萬衆。溺於黑潭枯於絳宮諸子之所未知。吾今授爾等經言真詮。一明萬物皆成一致。草木之命與形性。人有之。草木則無。草木有之。而人羣則

亡。至人羣而亡命與性形之世。則坐者之功度普化有定矣。天姥退而與諸子言此真詮。數十萬衆晉出溺途。叩首九通。皆超登上帝之堂。一時性命與形合化合生天命之原。生之者近。得之者充。固本充恆。草木所以常生常榮常收常藏。無以命為命。無以性為性。無以形為形。然後物質光華。回本返實。謂所謂無。即所謂有。有其固有。是在合度。無其本無。是乃真定。人羣如草

如木。而能真定者。合度爲難。汞鉛不聚。水坎作衡。（猶三計。）四合三升。形自存在。形自在。性自有存。性自無存。命自有守。命自在。性自有存。性自無存。命自有守。命自在。不換我神。不散我精。不涸我汞。草木之命與性形。吾道弟子得解天姥石門問疑所悟之語。皆能入吾五宮玄關之門。或不致如石門羣石不審也。（猶木石俱門投登天猶之耳。）

第三節　語真經也

（四合三升者是第四陰四陽合之第八卦人身之八脈寫三升者中上元而中間下元總置混元師共三丹田陽之子一也　混元註）

（命神形性者）

老人曰。形黯黯爾。性鯁鯁爾。命渺渺爾。黯黯之天。陰霾昏夜。人見之而如是。形實則此。形虛則彼。鯁鯁之質。九音風動。人聞之而如是。性存則此。性亡則彼。（仇龍音土金石絲竹包匏火風動是地風中又風動雷雨而言。）渺渺之杳。水火相制。人處之而被動。命渙則此。命定則彼。論性與形。必先知命。知命之自。則知形性之自。則知天命之皈。能知天命之皈。則性固而形返。形聚而性固。命之所在。形之所至。性之所止。性止而形由气存。性存乎形。形即歸天命。天命者何。心君所宰。人欲不能擾。事變不能怯。至於不擾不變。則七情萬慾不榮不結不纏不牽。魄爲魂使。魄靈俱合。靈光圓滿。飄然而升。廢然而降。我身之返。即形即皈。即性即定。即命即守。道家歷史。老子始有傳聞。五千杜撰。實非僞語。列乎天錄。不傳人世久矣。石竹灰燼。

（徒元胎列書五千年前無知者三百紀前摩南竹楚聖兒也學道于函谷李耳之門得吾石門真經之書遂成天仙僧史不傳徒元謂李耳曾曰胎列有人勢子其徒元也　老人定疑十四紀而誕生書開言輪迴于世即玄僧耳　混地註）

爾等須知耳。徒元胎列。十四紀而誕生函石。天精地靈。形性孕育。非人而人。生而神化。是謂道宗。自後映土（印度也）佛經出藏。專論寂滅而言輪轉。此即彼阿攤闍率獸食人之時。而形性命經語語皆曰降魔護法。所拯苦海。均在修行未實以前。命不知立。性圓形返。亦是偏修。教柔則成剛。教剛則化柔。女修成男。男化爲女。因果善惡。事報不愆。古之賢者論陰讚功。有謂三世之報

三生之因。皆命爲性尊。性爲形遷之失也。
後來淨土樂國。與我玄關妙諦。二二不一。
今崇正炁立命。言形與性者則當鍊炁。始
在合度。次則進一性天。雖三性天者性天日
進。俗障自減。真華日永。性天進至三度。非
可以人論也。以神化神。守命固性。無形充
原。得乎本輪天宮階而梯焉。合此諸諸鋰
鋰渺渺。皆歸二字曰誠存。後儒謂之至誠
不息。又曰可以前知。皆不外此一命主炁
而已。皆一命主炁鍊炁之前可以鼎開之前
如此境至不息前知。觀視坐功何

歸方弟子華普薰沐恭繕

聲色空輪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聲也色也。虛也渺也。論實爲色。目可得而見焉。昧
可得而聞焉。論實爲聲。耳可得而聞焉。昧
昧唯唯。不知所蘊。杳杳恍恍。不知所去。其
爲空也則一。空中之色。空中之實。老聃得
其意。釋迦接其本。儒家探其源。仁者虛者
寂者。聲聆聆然。色灼灼然。有自一塵之微。

充其體而至于彌輪之間。皆聲色之毋。色
非有形。色本無形。聲非有音。聲實有音。心
之所撞。皆吾聲外之音。心之所思。皆吾目
中之色。不動不思。豎昧俱合。耳聲目色。烏
不能觸。化有化無。其在斯與。其在斯與。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無心而行乎山谷之中。木石風雨。
渙然而合。風蕩之鳴。猿鶴不能同其韻。其
聲則一。行乎萬花齊放之叢。梅耐雪而菊

實中有空空中有實
八字時時參悟妙理
花掌自然出現書心
目中也　虛大判錄

午經炁胚成形能聲
生於肺色生於水皆
從經脈而分即指此
炁炁先成形形復還
炁而言　慧地註
七炁亦指一炁而言

經霜。其色則一。是在水養充其養炁。梅菊之色。百卉不如也。一炁同光。一水返源。水仍是菊與梅也。一炁成衝。而任督俱通。花之實體。返乎其自來者。色之實境。皆成虛妄。優婆曇與金光枝葉。皆真空中之色。水流泉鳴。皆非正聲。風過石觸。非聲有自。聲之自來。蒸汽一動。潛陰一結。行乎天而爲雷爲霆。爲霹爲靂。聽者聆之而爲驚。是謂空中之聲。空中之色。色中之空。聲中之物。物中

即七經統一而言也
老人定
空中有空皆在四體
久坐自得其樂從書
道來色從任律明瑪
慧地註
色空返歸書

七八二親即人身細
胞之分言也
慧地註

之聲。皆自吾道一炁而成。炁存聲存。炁亡聲亡。色不如是。色亦如是。丹訣之竅。先在屏聲與色。息而不息。安在不空中有空哉。

第三節　言真經也

老人曰。盎然四體。充塞天地。吾聲吾色。出因緣而沾染者。吾聲吾色。是實不充於體。不聞於地。不沾於耳。不染於目。耳中之聲。自黑潭而朝絳宮者。在體有聲而無聲。出體無聲而有聲。七輪八轉。炁聚聲成。是爲

聲空。大師化神
冬水。無一不分黃白青赤黑相。即無在是黃白青赤黑界。界花花爾。音隆隆爾。佛杵儒鍔道板皆是。有聲化爲無爲之聲。有色化爲無爲之色。儒家之曰天地。道家之謂乾坤。佛家之謂剛柔。如聲如色。剛柔一體所出色亦相同。譬彼石之聲金。金扣木鳴。有形之物。相互而成聲。是無物有物。謂之空者。丹田以內。皆是聲之源也。華蓋肺俞。皆成聲之子也。木官決瀆。都會忘形。諸竅皆爲生色之府也。欲存吾聲。欲去吾色。欲空吾空。退藏放彌。均是吾聲與色與空。試觀天象。其氣青青。其光渺渺。碧若秋梧。青若春山。白若溫玉。黃若鑛金。黑若膠漆。幻有幻無。目中有色自有之。目中無色。其色自無。聲自東來。春爲之主。聲自南來者。夏爲之主。聲自西來。秋爲之主。聲自北來者。冬爲之主。解乎四時之主。則知吾聲之自

然。回光于氣體。天有四聲。地有五方。界有五種。形而爲聲。形而爲色。一炁所冶。忽忽恍恍。時而有。時而無。聲也色也空也。至至空不空。至色不色。至聲不聲。炁守光回。然後丹隨身飛。身隨我靈矣。

塑走關性與梳堅定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塑梳不同用。炁水不同質。分而後合者。乾守坤轉。而分此塑輪爲乾陰後轉之功。卽由前陽下垂兩衝而下。復會尾骶。聚於督川之流。而后逆入建瓴之腦海。此男功也。合而復分者。由後坤而上承順氣接輪兩蹻。以達上田中絳之外。充結兩衝。

回任於舌之端。此女功也。功若不分陰陽。則男女一致。生身異體胡爲也。動靜剛柔不同。又胡爲也。明乎此者。則塑體爲坤。梳體爲陽。用中化合。合炁成水。分水成性。天心有復。不必聖哲。盡盡悟出妙諦。走堅分途。全在心命。人之不誠。心之易走。圓靈不存。命曷由堅。欲知不走之因。先思堅立之本。舉其小者而言。譬走則圓光不散。譬堅則內外無妨。吾見珠之圓者走於盤。而無

一息之守。是乃天地精神乾坤陰陽所關
唯然。亦卽汞水相凝不分之菁華也。華之
堅也。亦有時從柔而化剛。從柔化剛者。堅
功猶未及。能從剛以化柔。堅實而存固者。
可取譬鞍韉之永。不如鼓鼙之久也。定定
何謂。關關何謂。定爲乾毋。坤水是也。關爲
坤子。性形是也。水若無定。乾毋不生。性若
不閑。坤子必不能孳孳毓毓。而生息亡有
了時。一關一定。一心一命。惟功實升。下而

中乘。中而上乘。惟關不難。惟定爲難。欲除
一切障孽收起慧玄。非從塑梳分悟不可。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不盈不虛。不謙不沖。不益不損。不
厚不薄。不深不淺。不平不偏。不奇不耦。不
合不分。堅之不堅。關之不關。定之不定。塑
也未塑。走也未走。梳也未梳。若塑是塑。若
走是走。若梳是梳。若堅是堅。若關是關。若
定是定。一鼻之轟。二簾所垂。通上通下。貫

此註最要。坐聽不可有此想。亦不可離此想耳　老人定

乎七。散乎八。七匯八回。旋如也。盤如也。不
洩而泄。不搜而受。（搜上一句最要。坊刻補一度功字。非）
（易犯此弊。坐至三鼓。不知不覺。亦此過也。岳曰。不知不覺。正是知覺。）
（不可知覺。其事可參耳。）受之則順。泄之則清。還吾玄玄
真宰之功。復吾圓渺未集之靈。冥冥是判。
昭昭不渝。彰彰無隱。息息蠢蠢。皆可思悟。
正宰恆直。虛靈不昧。聖徒賢子。略得一二。
宏規大模。闢之者老莊爲一流。變之者釋
墨爲一流。皆以塑與關合而爲一之道。耶

回異說。一清一渾。皆有梳堅分途同屐之
志。然後不必言定與關與走。則三偶聯六
而七。淨土禪關。都是成境。問境何在。在堅
坤之末。在塑乾之始。一始一末。皆從三度
得來。不費工夫。（功到則三度卽此六層工夫也）
（且當鎭午經正集。不知不覺。自午歸丁悟。方可見圖端白光也。）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天之塑者。氣之定也。地之塑者。水
之定也。風也。雲也。雨也。雪也。星辰也。日月

（同服者備宋儒之講傳程宋儒之衣鉢。道家謂之統宗。是也。此比卦言耳。其實仍在身體上講。肢相隨相謂何一度有一度之候相二度有二度之候相。一不能見二。不能圓一一緒。如隨功候。此入三度最難之險境。諸子識之。諸子識之　紫堉註　統後塑性書）

也。一日三百六十潮汐。能有時而定。能有時而走。能有時而堅。能有時而梳。亦有時不塑不梳不走不關不堅不定。不知不塑不走不關不堅不梳不定。合而言之。六竅一集。聚精會神。以通一竅。即是走而不走。其走乃有無色相中之真色相也。真色相者。前經屢言之已。此經合性化炁化水。皆從六竅而成。七一通靈參觀之。而其炁可植百年之用。即此意也夫。

此卷不參定註因係午經中抽出純用悟功情到即是老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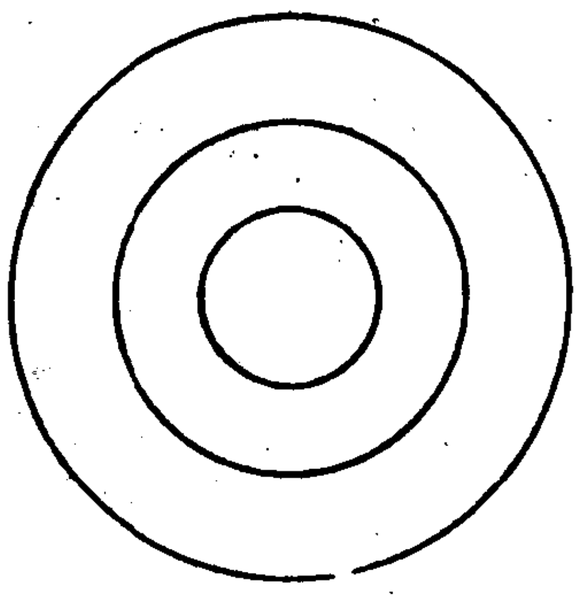
合性經今篇今師語此因此集做到本真正經合篇今師語此因此鎮此境享長生之樂不長萬魔所動特

本經 方弟子 歙 塘 吉 中 蕭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午集卷七

上元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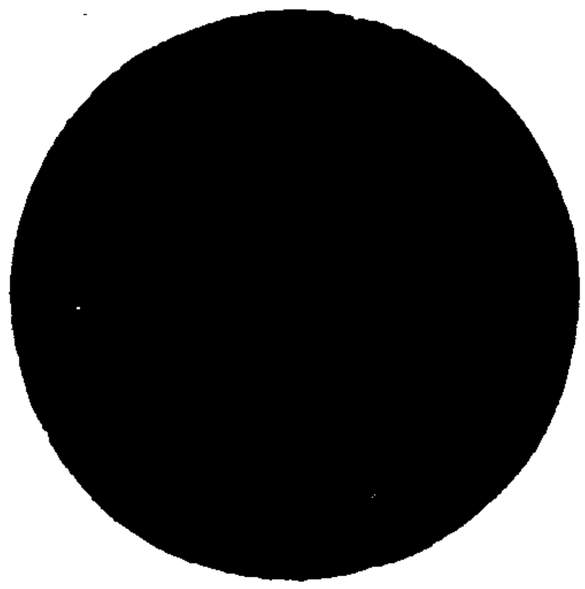
第一圖



L○上元炁始三輪未分之圖。此圖初離炁母水分輪天三界不判之象。道充之氣一分。而潮汐世界出矣。命司五千紀前無質之物如前。

修方弟子濟真蕭沐恭畫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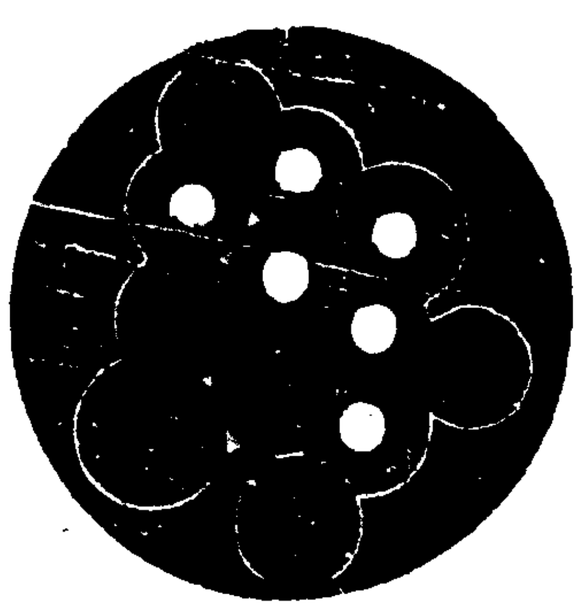
午集 二

θθ

以。炁胎之前。三元之始。合而爲一者。皆炁胞也。此五千紀前妙山成形之象。如胎兒初孕日也。

修方弟子濟真薰沐恭畫

第三圖



午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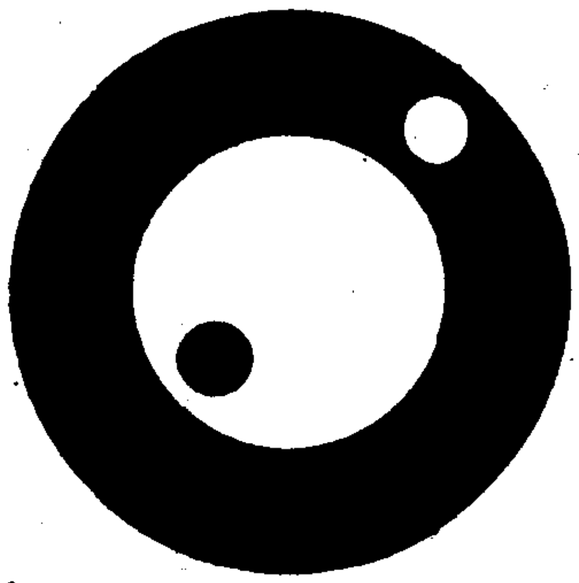
θθ

以。兩儀將分。氣六炁六。（陽中之陰。炁中之陽。氣是六炁也）未分之先。實爲一個胎胞。清濁分後。一胞之中二形成焉。如前圖。

校方弟子解空薰沐恭畫

午集 四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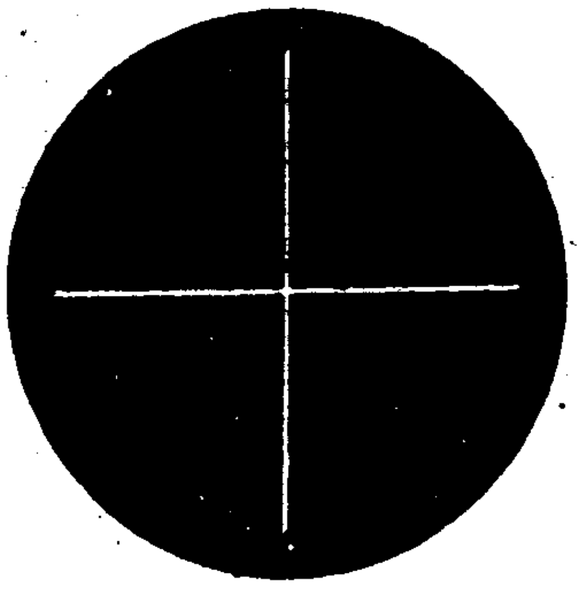


此老人在妙山分形。陰陽相乘而成兩儀。四千紀前氣炁分充之真形也。

校方弟子解空薰沐恭畫

午集 五

第五圖



太乙北極真經。太極成形後。乃有是象。此天地既分以後。而物與物競。陰陽之氣質又變。而清濁不分。救徒興教。而數無限量之物與人炁胎也。如前圖。

修方弟子法源薰沐恭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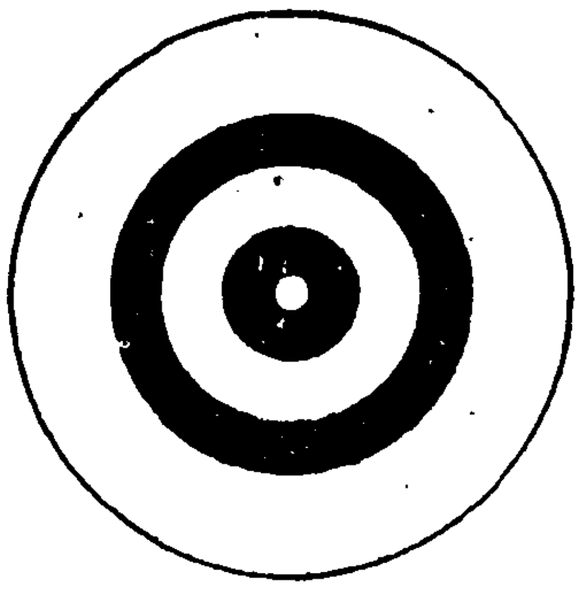
第六圖

午集 六

ハハ
ハヒ。時至人羣物識開而復閉。非有各各清光靈虛之珠光。引幽出明。不能回我前充耳。觀前圖即知坐悟還靈之真益也。

修方弟子法源薰沐恭畫

第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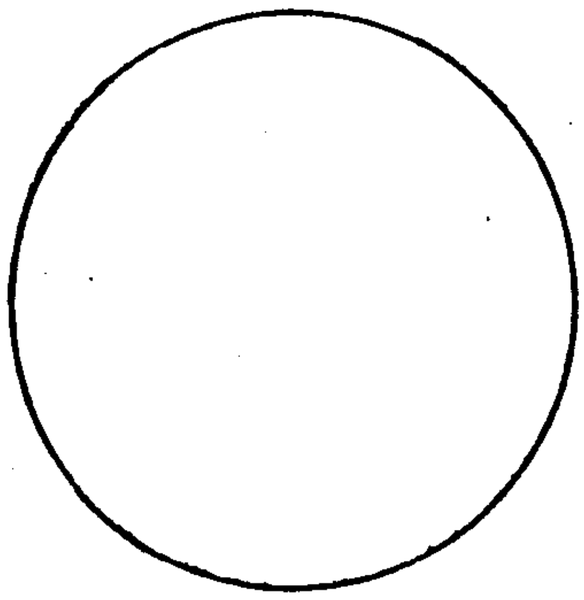


午集 七

ハヘ
ル。前圖皆從先天之炁生化而成。性近習遠。善實不存。惡虛侵陽。三界之宮。清府不潔。五中是渾。真充被消。邪氣愈結。即爲如如似似之境。只要中虛一點精靈不滅。自然易返原充炁胎。

修方弟子普濟薰沐恭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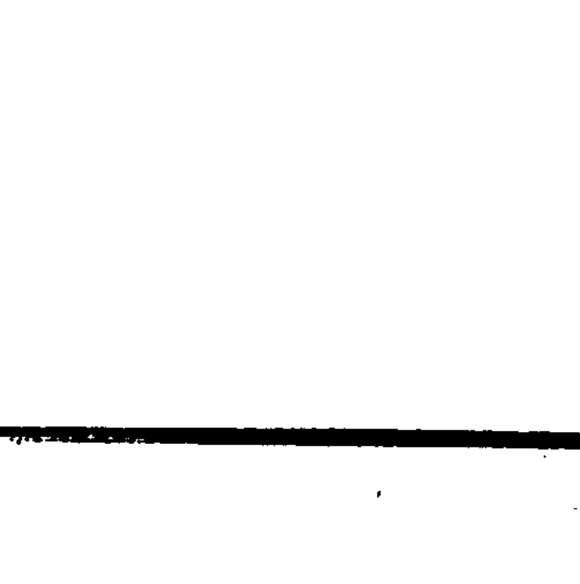
第八圖



θθ
りに。原充反本之圖。上圖三界。回性反靈。爲驅晦入明必經之境。非可以有心泥執而得之也。此境純是反回先天眞陽之意。不可不先從初度二度經過。妄用誤會。思又錯已。讀前圖時。仍須參悟已經性堅之句。

θθ此說乃三元九宮變化分合要鍵。故留是說。由前圖進悟圖寶文靈返旋之旨則可。時時想做到天輪充滿靈圓以後之靈光不可。上中下三充。復無爲爲有爲之寶境。有如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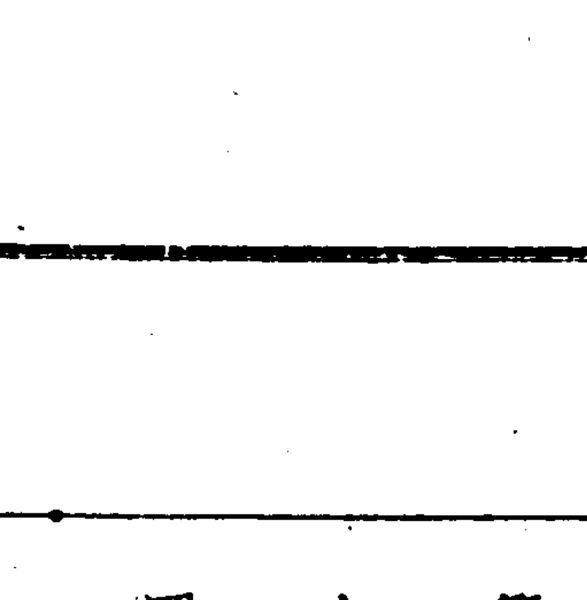
第九圖



○○
リ。○老人妙山授形化物時。過經峪普度羣倫。不受陰陽所造之數者。皆此炁功之力。

修方弟子福燁薰沐恭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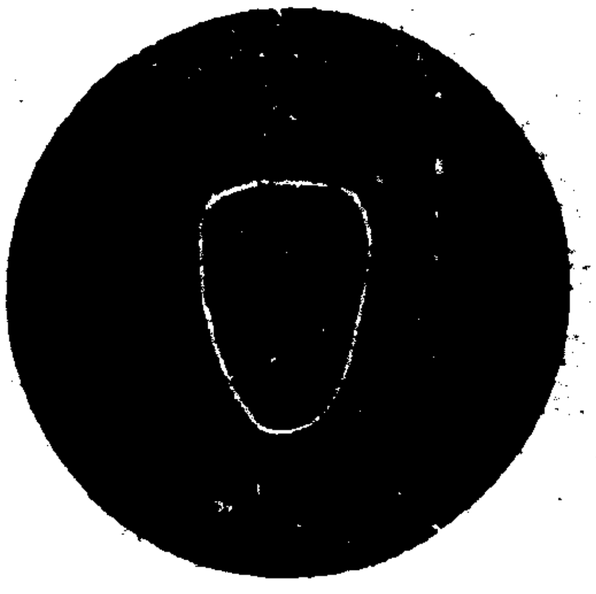
第十圖



○○
リ。○上圖七惑奪靈。不獨惡念不可妄生。使炁能守靈。方可永吾三寶。精神氣三者不洩。魄惑無用矣。

修方弟子福燁薰沐恭畫

第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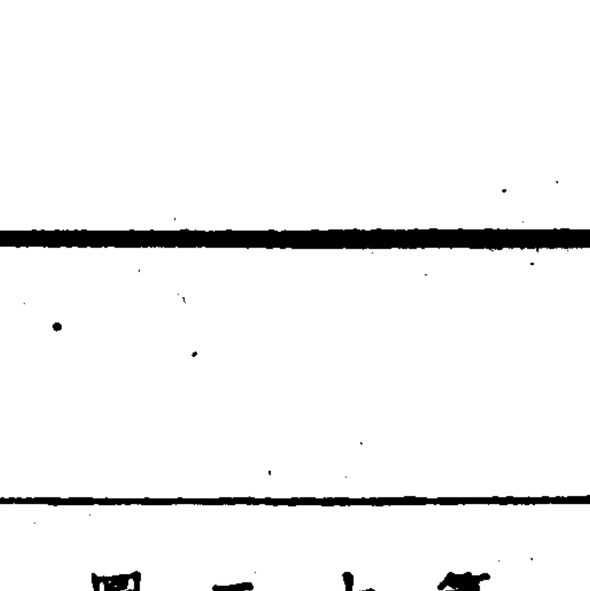


午集 十三

○○
○○。求放心者。即老人所定坐功功則。始平而終于默靜。則全陰自能還吾全陽之炁胎已。不可與實功之求放同解。

附掌方弟子定寧蕭沐恭畫

第十二圖



午集 十三

○○
○○。智惡分途。神人界輪佛鬼仙邪之分。均在炁解之中。智悟則智。惡悟則惡。此悟一錯。明者爲晦。最宜慎坐。

附掌方弟子定寧蕭沐恭畫

太乙北極真經未集卷八

昧靈界輪天第一節篇　言意旨也

老人過石門時。見一般阿闍黎祖坐于山隙空洞。問吾分界者。有二十三人。同坐于優伽石台。一時青青蒼蒼。莫辨無聲之天。羅霧黯黯。慘焉淡焉。若有見然。若無見然。若有聞然。若無聞然。及有所見。日月之明。猶淡淡而無色。及有所聞。雷霆之震。猶息而無聲。諸阿闍黎祖問何以故。老人坐石洞中。諸闍亦不之見。抑若有見。亦不之聞。抑若有聞。如夢非夢。見者輒悟曰。靈而不昧者。皆于是悟。昧而不靈者。亦誤于强悟。是以三界六輪之先天。不能充氣。眸面益背。合丹守不走之竅。晨旦不晨。旦爽之氣失。失之內輪魄之體。全靈被奪。真味昧昧。乾陽全伏。坎陰不生。而兩界俞府之障塞。閉于三充七通八剛之間。靈散昧游。

念此句時須叩首四十九通儀經五此亦常如是　老得先天真精也　落地時註

鳥語聲真也　落地註

回光金華篇參觀自悟三教合一成一圓覺之道耳　落地註

老祖道充真覺在此

無所定亦有所定。有所定實無所定。諸阿闍乃明其分界之竅。一靈一昧。靈者不渙。卽仙卽神。卽聖卽人。昧者界滿。卽魔卽鬼。卽邪卽祟。如何而轉得此精靈先天之神。必借我後天未散之魄。殺惑截昧。正其氣。息其影。煉影成形。煉形成體。至體成而後真味三昧之圓覺靈光。又從後天而返回先天矣。輪輪轉轉。因因果果。其說本此。阿闍黎聽老人之言。所以有三昧三覺。懺悔日誦日坐之思。生生坐悟。以底於成。成者維何。卽後來圖說昧靈合光三輪化一之旨也。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靈天有在。昧輪阻止。化實出虛。入幽見明。皆靈體也。守踏入惛。通幻執一。昧徑所望。皆慾惑也。有時昏昧。心靈七宰。不能隨元充三餘腦精時元神充足腦精之即元神之元足而上通下徹。欲知上通之功。先求充息之走。欲

氣字註之亦不得明仍須參自心月田步步上上下下者想便易悟到　落地註

催靈徒昧者

是即坐到初度候功
證能平指此呼吸調
勻而言　餘地註

求下徹之效。先求元充之守。但走不守。先陽之靈不活。但守不走。潛陰之昧易賒。真靈所宰。即在元充。元充不分。靈虛不分。全在存陽以合陰。合陰以回陽。陽初未復。昧昧之氣。有時由尾骶而下兀。濟火耗水。皆不暫用炁火。而惟外欲是奪。則界輪全昧。何者是三寶真覺。何者是八關真源。源竅所在。即昧惑在。若鐙有光。立吾前者。我不能見其虛靈之地。猶立我前者。不能見我虛靈之地。如是而昧。如是而淺。涅欲不淄。孰可得閘乎。真竅旋陽返陰。不使虛靈一纖之末。入于光覺靈化之炁海。則脈通經合。氣實體輕。三息十動五氣俱平。百絡無牽。則生生死死。或歸魄輪。或藏氣窖。或隨魂升。或流清腑。一上一下。分界者昧爲靈祉。昧爲靈祉。非仙即神。非聖即哲。古源所守。皆成渣滓。暗藏所昧。皆成靈台。碌碌之石。能如一羽之飛。纖塵之細。能作泰山之

重。虛靈實昧。二者分攻。一攻即返。是謂昧進。而靈光不出戶庭。風輪之首。皆轉練修養。出車入轍。不能先平河車之道。上護絳宮之險。而真靈易泄。不從上回。返入墜魄之間。一息一滅。是有所因。一來一往。是謂有輪。人神仙鬼。祇在體道之虛靈不昧。與此元充不散。而區分之已。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阿閻黎祖中二十三人中。有那托

婆徒二人。得超三大千界。不受昧輪之縛。不困慾海之坎。皆得習習生靜。昷昷生升。颯颯爽爽。洋洋灑灑。渾渾之胎。氣胞有物。物者昧也。又忽無物。物從何去。無者靈也。以有化無。初度之功。不可驟進。驟進則惛。惛則散而不收。爲邪祟鬼魔得之。則將如喑如聾。如盲如瘂。不語不聞。不見不動。皆可有言有聞有見有動。是皆虛輪靈輪合乎外明。潛於內庫。斗室之小。萬鐙不明。萬

履之大。一珠之光。能察秋毛。所以虛靈能定。定於炁先。昧氣所惑。惑於炁後。元充一散。諸靈不合。而真養空如。一爐火。一壺水。水之蒸蒸。在於爐火。如火不存。不養之以爐。則水不先枯亦必不溫。其所以故。不善修。卽善修養。昧從中來。不因魔鬼巢邪。亦有時而然。此皆虛盈不守。實滿不還。有妨先天清空之府。納入後天未實之輪。輪宮不守。虛府皆障。身之孽業。後體造之。必先正體。坐至元充之宮。由實而虛。由虛而實。真味一透。三昧俱化。而吾身世界爲何。亦祇自覺其圓靈不散。而上下往來。如沉如浮。則定養之功。基於此已。阿闍黎祖徒聞此經游行于毒蛇猛獸之途。歷二百紀之久。唐玄奘又發宏大誓願。欲度一切虛靈愛縛。世世因輪果。無有已時。皆因靜極思動。小充不能守大充也。此卷虛靈不昧。非聖徒經傳理測之說。乃先後合天轉地之

實功。須坐久而白生內府。則界輪分解。自能入大充而脫小充矣。

鬆拳穿素命天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後天之體。萬慮皆實。百體之神。一氣所穿。穿之功候。由拳而鬆。鬆鬆拳拳。其濁自清。濁清而後氣穿。氣穿則中真恬定。中真恬定。則拳氣聚精。精聚而後神結。神結則鬆氣以會脈。會脈通於黑氐。黑氐一通。自能收明出冥。不昏不沉。不塞不滯。所以二度功成。三度必經之途也。吾道苦行於前。未有變質。亦未有今日人質之活。活之一誤。鬆而生懈。拳而復走。穿未及通。萬體俱挫。斧鑿不敢攖其鋒。喙嚱不敢乘其途。諸實之實。皆成虛渺。鬆之不懈。拳之不走。宿元充中。即得穿徑入庭。亦非曾修之法。欲修法必先練炁。練炁又必先善坐。帶樞合魄。而后真炁均返。餘焰皆真氣會神。神爲炁轉。不求鬆而自得擺脫一切衆苦

沈無邊世界。色色花花形形實實之胞膜。天地陰陽之疾。人身有天地。而疾則不同矣。何謂疾有不同。人與天地合不能合。分不能分。取譬以親。其解自明。人離乎地而有登天之思。爲有離乎天網而入地中之水。其皆可離。而實則一气一理一命。未嘗秒爲或離耳。引之者气。化之者亦气。如受气引气化。則一身百體之靈。皆將不鬆而懈。不拳而走。不穿而變。欲再不懈而鬆。不

走而拳。不變而穿。其孰能窺乎此境。禪寂道虛而外。淵魚霄鳶。不過僅得活潑之機。鬆之也於天與淵也。拳之也於淵與天也。而終不能離乎天正地逆之地之气。隨气而變穿者斯可已。欲如吾道之人。而能一气穿炁。進護吾三度真人寶丹者。非鬆拳不拘於懈走。而鬆拳者。則去成遠矣。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上節所言。其旨在天。天命與素。物

各有因。因因陳陳。久久自爛。時時易走。格格不通。命素之功。不回天元烝充者。比比此此。皆從其體魄所散。以散之前。而曰吾心欣欣然得之於身者。又是一巢境。如春日花花世世。深山淺道。有盲聾百鳥千奇萬錯炫燿我目。而我之目聾已。聾之誠是。而懈於中。則身目皆盲。身目一盲。心目眊眊。見乎此爛熳炫燿之象者。則曰我目曈曈何秋毛之能走。不拏而拏。是真拏矣。惜乎真誠出表。真天已放。而命素帶爲外物所奪者。聾拏兩途。與穿破一界。不能分進。功修同鑄一鑪。使烝戀素。使素制氣。而後懈從聾出。走從拏分。通從穿來。前陽元頂。得南方之正位。尾骶後陰。得北方之坐樞。左東胥府之清寧能蕭。右西白合之動靜能適。二中之宮。絳黑相濟。百絡自明。身目有光。首靈虛圓滿已。苟不心先求乎內目之彩。而聾者拏者穿者皆是幻境。入幻不

難。近魔爲易。不先求聾。何以大化。不先求拏。何以鎮邪。不先知穿。（此句知字三字疑衍）怀（懷）胞（胞）胎（胎）在（在）翻（翻）跡（跡）郤（郤）會（會）聆（聆）何以能通。知止知觀。皆從中來。非從命心性功。而通。知止知觀。皆從中來。非從命心性功。做到無形形處。無色色處。不可强求蹴級。躁工有妨先素也。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素者爲身之統。命性實功。依之若砫。合之若膠。得气之平者靜者定者。目一秒息。而鬼神即在目前。此皆素充不統於正。而聾非所懸。拏非所拏。穿非所穿。真素一變而爲气。聾拏穿皆變。水坎皆滿。全離盡虛。欲其不懈不走。而息息相通者。豈可得哉。諸气之本。實在乾鑪。乾鑪充陽。日不見其夢夢。月不見其盈朒。昏兮混兮。皆隨气變。气變奪烝。諸陰散坎。海不能揚。風不能息。木之鳴且。相擊相攪。內焰動於外。則身素皆燃。而坤子不生。烝聾於谷。實拏於命。果穿破

結通之書皆由功候念精金體虛靈十八皆時萬有真絡實證

湧底。而真素又爲客气所衝。是乃素元主气先懈先走先破。而不能通者之奇創也。會吾真炁。調陰洽陽。命素無濁而有清。去垢而見光。神炁所見之白光坐功至此。始可脫去不懈而鬆之念。不走而拏之疑。不通而思若有穿之弊。皆非。可以語坐之人也。欲知坐功。必鍊真炁。人各盡能了了。惟鍊炁以後。坐之愈久。鬆之時多。拏之思密。而穿功都易錯通。此其要義。禮義忠信孝弟謹

之閒而無正氣則雜乘之則成此篇工夫均歸於邪非人魔即人怪與人妖也修者愼之　老人定

七八經脈也案同絡貫地註

行。俱是約穿之徑。護丹之寶。一有他念。胚胎非是。又焉能求其元素炁體之充。本氣腎歸靈胞耳。

訂毅接適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洞洞乾元。攸攸坤土。孰焉是門。孰焉是戶。門戶既除。徑庭自無。欲尋真境。從吾身始。身之何來。炁之何在。炁在身存。炁獨得而主之。身返炁息。身不得而挽之。哀之身。恬恬之境。多於世障。在人自訂。訂者何自。來自粗芥。由躁而靜者。訂銜乎接

矣。由靜而反動者。訂出乎接矣。欲救其弊。先從後乾化合後坤。操陽懾陰。反動爲靜。則可免乎出接之失也。出接者即永錫化而復歸也。欲救其弊如救接。去適不遠。適歸於我。其毅自在。一毅一適。皆無躁躍之害。此害一免。一日一度之坐。坐如是也。一日十度之坐。坐如是也。一日夜長坐之坐。坐亦如是也。以如是爲如是。無不適且毅也。以如是爲如是。無不訂且接也。昏昏之體。我訂之而

印教接通皆從斯心
性命四字中求之人

晶然矣。冥冥之氣。我轂之而坦然矣。懵懵之突。我接之而展然矣。黠黠之路。坤之洞是卓也我適之而運然矣。由是而洞洞之乾。攸攸之坤。培乎後乾。返吾先乾。在此一訶一接一轂一適之中。由是而復乎先坤。濟乎後坤。亦不能出乎此一訶一轂一接一適之間而已。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老人自石門過經峪時。見乎木石

之中。鹿一鶴一猿一龜一。問吾自來。問吾自去。其時老人從者五十六人。皆咤爲奇異。不知四物蠢蠢介介。皆有道用。鹿之鳴也。聲乎訶已。鶴之息也。氣乎接已。猿之默也。體乎轂已。龜之潛也。身乎適已。老人語從者五十六人各各自悟。一悟即得。而後吾與徒從行經一地。一地之方。皆能合坐。順而適者。有反光回胎之妙息。精而接者。有挫曲入明之現色。定而轂者。有潛後伸

前之息行。準而訶者。有必剛還柔之實用。其間工夫。人各不同。地各異致。人各相同。派別又異。所以門戶徑庭。關者自關。無殊閩者自閩耳。老人復回石門。語數十萬衆先派諸方。一一唯唯。聽吾法言。俱臻上乘。妙山道昌。實肇於此。訶也轂也接也適也。成之者各得所途。不以體類分。不以歧功轂也。則去吾道丹息胎復汞裏之間不遠矣。老人此次經言。實功皆從悟中捉有。思中覓無。惟訶轂接適四工。得一不能定游。亦可却魔避障而延年也。

第三節　語真經也

老人曰。黃極何始。吾訶之則知所始。吾不之訶。亦自不知其所自始。訶而後知。知者維何。接之是知。接從何自。自吾心始。心知所始。抑知所終乎。知之則轂。轂又何自。自吾體充。體充何來。來於不訶不接不轂。不訶則目耳皆由粗以進精。不接則由梦以

內外工夫非有心可
强至無心而得之者
最易見於此耳
老人定

歸一。不斁則由內以致外。內外一致。梵然皆理。精粗畢舍。分而後目中所有。耳中所有。心中所有。皆成渺渺杳杳之境。適者之始。從中來已。觀前則衆派不一。心有所訶。而宿障即阻。心有所接。而魄惑即擾。心有所斁。而忝魔即動。如是而欲宿障之不吾侵也。其惟坐乎。如是而欲魄惑之不吾觸也。其惟坐乎。如是而欲內魔之不吾犯也。其惟坐乎。如是而坐。如是而適。如是而適。如是而適。

酉集 四

此我坐功不可忽更不可强勉能坐到此際方知如是虛境皆成實境 老人定
如是二字又是要領 結句着眼
落地金莊

是而坐。坐者適之。適者坐之。坐而後止于適。與坐而僅止于訶者。誠不可道路計。以適而後觀吾止境。亦猶醒醒而悟夢夢之境。悟乃是徹。徹乃是悟。悟乃是通。通者適之母體。母體之璽。後乾後坤。安有不璽具棄厚。以具後天母體。而求後充前充之剛竅。胥歸寂定哉。老人語此一節。皆因初度之功。坐即得徹。遠不若二千五百紀前氣賦之堅。然璽虛之體。又不若今日。是以有

引二敎三二者一統
一神一陰一陽三者
上中下三元元是三
個異也 老人定
入道二字工夫走引
就之時即是到頭之
入道既有先知先覺
之分則到此秩序敎
法須知師傳出真師
落地金莊

酉集 五

此初度合度經旨。即訶接道充之功夫也。論是篇也。四字分言爲二段。淺言合成一脈。訶接一段。乃是尋常坐功。即須注意疾病憚倦。皆防訶而後截。下不能接中。中又不能接上。真忝錯走。不可玩而試之也。以論斁適工夫。則爲引二就三最捷妙徑。先有訶接之功。繼之以斁適之思。入三脫二。無時非吾見吾。即無時不有吾言適功也。是在二度前與二度後崇實之大道耳。

譯方弟子 佛凡仁性 薰沐恭繕

太乙北極真經戊集卷十一

尖離披合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前篇所言四物之用。有功同而候異者。有候至而功未到者。此何以故。尖披之豎。不能通也。尖者在後。披者在前。一尖一披。黑潭之氣。上過黃庭而沖天關。下注黑氓。仍歸泥丸。由由而外吾之體。復入內我之境。其境之大。如空濛之氤氳氲氳。散而後輕。胎海之炁。始能化有爲無。而真炁尖焉。氣子披焉。于何知之。洞明乎離合之交。一潛一放之真體。胥從尖黃披黑而來者。卽在智悟四物之功候。參異取同。是去玄津之要不遠矣。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復與石門諸弟子深言尖披之妙。其從者五十六人中。知此妙工淺卽深。深卽淺。然後二十三人得成最上乘妙臻者。抑

黃芽交媾之前初坐寧謐而堪坐久過而後芒仍不失初坐之境界　老人定

此現定靜工夫也時不可以動作道是說妙境方能現出故曰一要緊　老人定

而不知所止。聚而不知所終。黑黃兩間。惟我是存。所存之體。卽後息反回先息之體囊而已。彼若妙山。觀止乎北。妙丹之成。觀止乎南。乾離坤合。一息之身。萬息披焉。萬息之體。一息尖焉。尖而後披。始可離而後合也。人之所異于四物者。尖披能變鍊。而四物功尖候披之有不同者。離合不難。離而後合。又不若合而後離之爲難也。離而後合。真合而後息定出離。皆從離來也。至此功候。胎海必先重

而後輕。胎海之炁。始能化有爲無。而真炁尖焉。氣子披焉。于何知之。洞明乎離合之交。一潛一放之真體。胥從尖黃披黑而來者。卽在智悟四物之功候。參異取同。是去玄津之要不遠矣。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復與石門諸弟子深言尖披之妙。其從者五十六人中。知此妙工淺卽深。深卽淺。然後二十三人得成最上乘妙臻者。抑

七通初度工夫此惟至陰目開時則初度又通一度陰目何在見虛白而一統下攝氣海卽是陰目開處　老人定

七通經也　慧地箋註

天目開本是二三度工夫接合之時全身心目成大圓覺皆天目也　老人定

是者是一箇合而歸本之言也　慧地註

惟有由尖而披而已。所謂尖者。尖吾氣也。尖吾體也。氣尖而後七通。七通而後陰目開。陰目開而後陽體回。陽體回而後真炁上披天目。天目可披。則山川草木日月雨露。照也臨也墜也潤也生也長也流也聳也。是卽人身天地。同是氣胞。與天地質化之異。而其形成則同。所以有身有魄有神有惑。皆爲吾披合真真炁海之利刃。不先鍊尖。如山之聳。如川之流。如草之生。如

霜之墜。則尖功一離。訖而不得復接者。猶其小失。一離胞海。胎息是阻。其尖雖成。亦不過與四物同候異功耳。總言尖之功成。如日之臨。如月之照。如露之潤。如木之長。是爲正果上乘工夫。而後離乾合坤。合坤反乾。陽離陰合。陰離陽合。皆由尖合拔。由合反離也。離而後靜者。合拔爲易。無異離而反合轉尖爲拔爲尤易易耳。二十三從徒。鑒于此四物之功候。老人乃有引深入

此段總合工夫如置日日炎而東海冬日天冰而地縅其間分氣是也　老人定

戊集　三

淺之說。練難爲易。不以先烹後氣之分。而有成敗得失之誤也。尖拔離合四種工夫。不難于初進。而難于將成。即三關時候如白光生室仙神鬼祟魅妖怪魑魅之屬以及聲色貨利皆足以動其天機以外未寂之擾且有可以妨礙甚已成已吾道以妙爲妙。以正爲正。以安徒摩徒二人得之此艱窘之境。其成果則較後之諸徒爲尤速。何故。讀普安呪。與真武經。自可略約悟到拔合工夫矣。

第三節　語真經也

妙香靜也正香真也是乃靜中之真真中之動成萬物事大道乘生不滅之機耳　老人定

端元化合下

老人曰。一物之微。必有至末。至末之微。必有所終。終之至末。即末之始。其始其末。終其微。皆其尖候。是候之來。有順有逆。有堅有虛。堅者虛之。尖而拔已。虛者堅之。離而合已。欲明離合之道。先培尖拔之基。其基云何。虛靈是也。欲吾虛靈不走不散。尖之于吾上虛玄門。即所謂門戶虛尖之皚皚而拔于外者。如杪。去成不遠。尖之而拔于外者易成。尖之而拔于外者如梭。則凶。

此成金現體光靈光如守是其拔而忘體光如散是乃拔而拔已　老人定

戊集　四

其尖其拔。二度後功候漸潛。而坐體如羽浮波者。自自悟見。自自能收。見之收之。有離有合。離者見其尖。不可使之散。亦不可使之凝。合者見其拔。亦不可使之垂。更不可使之平。總須由不着力處使之合抱於兩端。而上下圓虛成鏡。功至此候。物欲不能擾。山魑野魅不能驚。鬼祟妖怪不敢近。雷霆不能動。萬籟無聲之仙先神尊上帝。皆有測汝貳而不貳之時。是在成者自成。

如羽浮波初尖切忌有此現色即可解坐或定真炁神自靈自慎　碧地淺註

通體散字不是散漫就是種種狀態不同或上或下或大或小或遠或近或花或雜之類皆是　碧地淺註

此層純論終來有可望大成者而言所有

老相宅師受學處住
不可輕以示人也
張坦文注

不可泥于心中之尖離披合而有所捉摸。
祇須用一堅字到底工夫斯可已。

宣印 方弟子 宣印 如宣 薰沐恭繕

北時能有語錄文字
念以心性形色感化
則或不可以為語錄
張坦文注

老人定

這個形骸之軀真如
幻本不則行月是體
無月是氣一個未成
一個已成是也

太乙北極真經玄集卷十二
氣一成胞胎一天地合篇
第一節　言意旨也
老人曰。前經皆吾老人與石門諸子所言
悉解。一放萬殊。萬收一歸之旨。何者可成。
何者可修。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是以木
石同登。因木石能靜於人。能堅於人。堅修
堅坐。靜修靜坐。靜靜堅堅。皆真誠之氣胞
中正充善靈也。

張坦注

之氣清而爲天。正充之氣濁而爲地。清濁
未剖。元吉在中。易曰混沌未判也黃判玄分。人出
於斯。而後天地之悉解愈不可解。何也。是
在靈昧動靜之間。一動卽昧。一靜卽靈。動
靈靜昧。抑有時而昏者。氣胞之初往往有
之。皆彼濁流。萬無清日。不波不風。攸攸如
是。皆氣渣滓。不有此氣。真悉之火。易以生
火。真悉之水。易以鑄丹。欲求此理。先觀氣
解。氣解就自午聯中悉解一明。真鐶在握。坐久

觀成。如毛遇風。常坐却病。亦可延年。二千五百紀前之落機山。即楊木也。石質成形。化人而昇。平摩新宮果佛之徒皆是。綠精紆雖之如是天地人本一炁胞。一個炁胞。天也地也物也人也。即人即物。即地即天。回回是炁。回回是體。生生是炁。生生是體。氣體統一。合爲炁胎。分爲氣子。息息不回。氣胞將熄。如火之燼。如燭之跋。見跋見燼。人如是而行深者。其輪必凶。物如是而質

形。竺而後化。化而後散。一昧不蔽。能得乎此。庶可近修。近修易成。無墜無墮矣。所言前集皆本也。所言後集皆苗也。木之有苗。而棟幹枝葉胥有基焉。本固已。而風霜雨露之剝。不易戕削吾木先胞。此先胞也。存之爲我。失之爲滅。坏歸地球。微塵散。機關雖在。欲脫此苦。先救吾胞。吾胞不救。何以歸光。人世之變。皆劫之導魔。身心之業海。性命之關鍵耳。彼夫世

艮者。其化必劣。欲修吾身。先明氣一。氣一得解。萬化俱曉。一不識解。萬險中來。此乃經義一本一末。坐坐修修。功養功候二者最大門徑。修方諸子。不可不先悟徹炁解。別有用心。亦徒自失。道本與性根。命何云乎說。胞由氣一。一由炁來。皆吾初基。

第二節 發真詮也

老人曰。人初之炁。天地也。天地之炁。炁胞也。合而語之。無天地之實質。無人物之實

言舜也。草草。跲也。草草。何別何殊。善惡別殊。此則一修內行。一傷外行。修內行者有無禍害。有之。成者知之。（能知道時參悟自道能）丁傷外行者。有何歡娛。歡娛之境。一晌皆成悉哀悔。雖有歡娛之境。不如養吾善體。修吾善根。錄吾善氣。踐吾善行。回吾善體。而後心爲我使。不使我爲魄奪。雖曰跲能。亦可登岸。不過成者甚鈔。轉谷滅戾。皆能消除氣胞些些濁障。天地清靈多見照

孝者置此亦有味身俱存者極至少數用佛判修吾徒不過八九人 老人定

能包含萬古者

熙耳。修道諸子。大概知之。惜不能親靈試之。將來氣胎轉胞。萬緣剛宂。修行立德。先從道始。不可前樂是視。烝胞氣一之樂。天地間何有已時。身存吾存。身還吾亦存也。若修此行。是謂上乘。道統合一。六善大化。責在先靜。不可懆切。有傷夙根與本靈。斯可謂之氣解后一。萬萬千紀不泯諸佳弟子耳。

第三節　語真經也

前節已定　老人又定

老人曰。一烝之火。火不能生。水孕之也。水輪心始。氣胎之也。自有水胎火孕。一氣萬化。一合腦海髓山基之于先天正充。三元九宮兩儀判然已。此集前二節。言昔日授經意化心觀之時。言語未備。文字未著。歲時不恆。有時缺劫之後有時三百歲赴十萬古荒無攷。人不之見。亦不之聞。古遠荒渺。安識其詳。是以坐悟之道。思本思原。修氣鍊形。還吾先天真烝。俄頃之功。生白定游。

玄機玄關在此數語無心參悟須史打破有心迷悟萬無一解　老人定

審報花開。十五千紀一結實。十五千年一回輪。三十輪中多此因。五千萬仙皆先果。有花有果。陰陽是主成先根。先根成時。氣解又回吾妙山之靈。是真一胞。是真一烝。一烝分數胎。而烝解一輪。實爲上乘。萬教修祖也。午集圖說。坐修養候。皆爲石門心授形習得道普度衆衆妙諦。肩者有徒。成者自悟而已。

方弟子 鳳標 秋蟾 結緣 薰沐恭繕

太乙乃後世尊吾北極初判敬詞。真經又復後世因教而定祇語。吾於二千五百紀前。自妙山出。救諸劫痛苦之數。曾授石門經峪一次真語。皆從下末而返上始。所言之旨。今又濟壇得聚諸方信善士信女人。晉虔坐禱真言。以爲出俗超塵之筏。兩三盈腑。本經始克先告厥成。其間變幻不測之事。忽焉而合。忽焉而分。皆吾司測之靈

語後 一

證功證過所生之境。此經成蔵。不過三十六分。非限之也。實緣功獎未定。定確適職。尙待平默。不以矜能躁進偏事急功爲念。吾皆可以許聽真經。一志求道。不分中外。視若一家。將來午經正集產世。合觀是篇。自可證驗。其前四集。無大與交。同爽辰集以下。均要參看圖說與疑註。豁然通悟。較坐猶是一途也。不可隨流誤與中下者參。

不識字之婦孺士可輕吾道大昌。出劫出

太乙北極真經

敷。道有正歸。必自此經始。亦必自此一地始。諸方弟子遵旃。

(一)(一) 親授乩沙

太乙北極真經十二集終

語後 二

方教方 弟子 默清福祿 薰沐恭繕

經語

吾奉
師命傳論。謂是經語。即前授之經。皆從石門本經抽出副冊。先授爾等。爲引心入靈。悟回先光之本。與蛇蛇山道書不同。彼冊專重指悟。此冊全在心領。不可自是。更不可捉摸實理。此篇已經以下。皆是心身性靈原理。在於指悟。
師命定疑。在於心悟。吾又遵箋。是在善悟閱以昭鄭重。

一經義應常供香燈大米小米清水各一盞。水米逐日換新。
（水米有不便者香燈不可缺）

一經義前行儀如下。揖。跪。一叩。五叩。起。揖。

一經義前行儀如下。揖。跪。一叩。六上香。進表。過朔望時。闔家人等。均應依次行禮。

一真經妙諦。重在參悟。非同符籙。僅供供奉。

一閱經至真經副集中未集第一節（亦誤於強捨）句。及真經午集第二十四節等十四錄（而為輪界造乎終始者也）句。均應遵照眉箋所註行禮如儀。

一遇有災患。可至經案前潔誠叩禱。默誦聖號。即至聖先天老祖六字）百遍。如有疾病。可將供水煎服。

一修方如歸道時。應將真經焚化。用黃袋恭盛隨身。其有奉

領經須知

一太乙北極真經。即真經副集。庚申冬傳授。

一太乙正經午集。即真經午集。癸亥夏傳授。

一修方領得真經副集後。滿三個月。願領真經午集。應向原領真經副集之院。聲請統掌院監具疏。連同經價十元。併寄母院。俟奉 判准。遵期恭領。

一領經後。應屢供淨室。不可污瀆。（如無淨室即供案上）並不得任人翻閱以昭鄭重。

一經義應常供香燈大米小米清水各一盞。水米逐日換新。
（水米有不便者香燈不可缺）

一經義前行儀如下。揖。跪。一叩。五叩。起。揖。

一經義前行儀如下。揖。跪。一叩。六上香。進表。過朔望時。闔家人等。均應依次行禮。

一真經妙諦。重在參悟。非同符籙。僅供供奉。

一閱經至真經副集中未集第一節（亦誤於強捨）句。及真經午集第二十四節等十四錄（而為輪界造乎終始者也）句。均應遵照眉箋所註行禮如儀。

一遇有災患。可至經案前潔誠叩禱。默誦聖號。即至聖先天老祖六字）百遍。如有疾病。可將供水煎服。

一修方如歸道時。應將真經焚化。用黃袋恭盛隨身。其有奉

箋註弟子慧地恭畫

代宣方弟子福坦薰沐恭繕

判留道後入者。應由其後嗣承受庋供。

壬戌三月初五日老祖訓無

諭曰女修方屬續得均須請統掌前往誦遇其修方家屬一時同誦統掌立誦家屬魂誦聖號六十聲面北家堂

則屬不可棄哀總以數凡受誦時心中目中皆見化者已升天堂

則當游靈自升天眞各心實者准佩帶證須元用土

鋪蓋貯間楓外衣第二扣

序

佛家之經出於翻譯而推其始實亦後世追述而作非　大雄氏自著記其說於貝葉也儒者之經只春秋詩禮易書出於　水精道祖至聖素王之編訂刪增五經之外又有四子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雖爲儒聖之傳亦非尼山親筆只吾道家經典除五千之文南華之經與參同契三經而外其餘皆從乩降故其中眞僞混以不經謊謬目之矣夫華山宗方士假借因此汙儒俗釋不辨眞僞混以不經謊謬目之矣夫華山宗之集經典也出於陳公手定其全編其第一編所收者除拙作而外悉有本源之籍盡是玄學必讀之典雖考其源盡是乩禁所傳而眞僞正之分有目共睹其中所示所傳眞僞雖不可知而其理論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是人人所必服膺者矣眞僞何足與俗人辯哉篤於道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者得之自然錦帙以藏焚香以讀神明以奉之矣都生者奉師命刊經傳示世以修其功德了先人未了之願至其嘉尚今排印將藏雪序於吾老人因後世天下之人難免無疑吾經典不眞雜乩多僞仙筆多方士手法及狐鬼假名者吾作序言用戒以人廢言者況眞僞之分今在誠與不誠篤於道者自眞并欽都生之慷慨不信者任其以不經置之噬都生之多事也

天健戊辰年又二月二十五日

南極老人降序於修氏之春夢草堂之別館

序

晚近之世風俗日靡人心愈壞邪說潮湧正學消沉淫書僞籍學子視爲寶笈聖典聖經俗夫視如草芥夫如是國安能定民安得豐大刼安得消哉幸有少數行善樂道崇信正法敬奉仙佛之士或開亂境以修功行或結道社以施樂種種善業濟物利人或勸修道登仙或刊善書勸化縱然爲力有限然而造福無窮此等善事善人正是末刼之救星勸挽人心之柱石也今也京城修氏子法嗣悟玄集同志開壇受

帝簡開宗門蒙　陳公希夷渡爲華山宗派第一代門人因此道侶皆萃一堂又有都生悟誠侍於壇下語云德不孤必有鄰修生既篤於道都子爲善猶不肯後人修生化人以言都子勸人兼能刊典傳經二子者力行善事如是眞叔季戰亂之世所鮮有者也因其中所集盡屬大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道之秘經更非等閒善書可比此編一出吾道自此昌明庶幾有日可待矣二子不無功勞於大道也吾樂其善而作序言

天建戊辰年又二月二十五日

太玄道父序於雲鶴洞天

序

經以道名乃　玉清至聖傳世之經常大道行教化人之具也今　華山宗祖陳眞君希夷先生集道經之最秘最要最明顯之闡道化人之經典凡七命成一編用以教法闡化世人正俗傳功法之說闡天下先天大道之正　華山宗旨之純　陳君渡世之心如此之深長而法闡悟誠刊行代傳之功頗大戊辰春是編開始印刻吾喜闡道化人之寶筏出世有日故降此文權作弁言

戊辰春上己日

漢壽亭侯雲長氏降筆於雲水洞天之洞雲天鶴壇席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序

昔張氏之洞有言凡自顯功名學業不及人欲求留名於後世者莫善於刻書而張氏作此言於兩湖書院爲當時士林之勸因彼存闡教之心此語已錄於文昌桂宮之鸞灾刻書之善有如是者夫張氏乃清宦名臣一語之善竟可通神況實踐於行者乎其功德當倍於張氏灾悟誠都林今爲了先人之願承乘　陳祖之命與　關帝之訓而印是經共七部合爲一編其事甫蔵向吾弔序因前此各序諸眞言之盡灾既允其請逕誌數語吾以塞責

天建戊辰年五月六日維浮大隱降於洞雲增次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序

經者徑也人之所由之徑也吾

太上說人之徑於是著五千道德之文此吾道經之祖至今日學者日

衆丹經如林其中眞僞雜出實爲學者所難辨且寓言隱諱足以引入

岐途故修道學仙人多異視其所以然者曷非丹經方士使之然哉殊

不知仙眞修養陽靈者即儒家心身性命之學也只是方士丹經誤了

原由說藥說鉛講鼎講爐致修行之士誤入岐途吾渡人心熱濟世心

誠於前朝說太乙金華宗旨一書又於康熙閒說闡幽問答一卷雖爲

指示法嗣而作亦欲示天下後世也然而人心不古竟有以邪說雜入

而冒吾言者實堪歎息即同善社印行者看鼻尖二段是也夫吾說此

宗功夫始終回光守中爲旨看鼻正是馳光於外吾何自相矛盾若是

華山宗鉴水洞天印行

哉故今日都子刻印各經及吾二書吾聞甚喜好善樂道若是故乘雲

鶴來降此壇草草數言用序篇首

天建戊辰年又二月十八日

純陽老人呂岩序

序

道原於天載於經典故經典之爲用乃天之載道之器也夫道家之經

原有道藏之輯共有八洞十二類之多誠爲巨帙然術數居十之三二

醫藥亦居二三後人僞托爲言亦復不少傍門曲徑尤其不乏故其書

雖富而雜雖博而冗正所謂白衅有玷爲瑕甚巨也況所收之衆眞堪

汗牛實非寒素羽流所能力致其巨而等於無反不若簡而該之爲愈

也丁卯之夏吾既秉承 元始道祖玉清至極天尊之命宣揚正

教開宗於清都而法嗣侈子悟玄有志於著述刊行秘典留以化人慶

以此事請益然侈子憂力之不逮吾亦欲早觀厥成而未能也戊辰春

二月有都子悟誠來壇皈我宗門渡爲法嗣一日都子問先世功過於

華山宗鉴水洞天印行

乙金華宗旨及闡幽問答二寶藉共符七卷爲長陽之數於是輯成一

軼都子遂付手民吾今樂觀厥成因誌都子之功於是乎弁言

天建戊辰又二月十八日

華山陳希夷序於洞雲壇次

序

今世風俗壞正義乖人心僞大道淪替侈子悟玄燕市布衣志在雲霞心輕名利於是結壇求道谷萃清流期了身心性命之功免造化生死之苦於是感格陳祖開華山之宗得渡爲法嗣者十有一人焉悟誠都子即其一也一日都子叩功過與先世罪福於

關帝帝即示以印書之事都子當即拜命願捐巨資以了先人未了之心藉龍闡揚大道之意其孝其誠有足多者其事故在先人了願從此是經一出大道之眞諦從此得現世之有志之士獲此一編不異探得驪珠親承秘訣者矣其功豈不偉哉是爲序

天建戊辰年五月端陽後一日蓬嶠外史何一陽序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序

世俗輩道之士幅以丹經爲圭臬殊不知丹經乃方士僞造所言悉是傍門本宗素奉正法得　陳祖先天的傳又有了悟指示功夫自然爲天仙嫡派先天正宗所學既不同凡響世俗之丹經自然塵芥矣都子悟誠既印大洞玉樞清靜三經金華闡幽唱道修道四典吾鑒於諸生志道甚篤都生印經傳世之心尤誠況大洞靈文爲　元始天尊寶珠光輝所化之文爲　太玄道父請授方得其傳玉樞寶經亦

元始天尊爲衆眞所演世人少重視也清靜畢經乃　太上繼五千而開無爲之旨唱道眞言乃　南極古聖唱明大道之經修道眞書乃白聖玉蟾演修仙之眞理太乙金華宗旨及闡幽問答一書乃　孚佑聖祖闡揚先天秘密之文此三經四典者眞修仙於歷訪雲山求師明訣矣都生之切於大道之寶後世之修行之士得此一篇勝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切要之至寶也彙而輯之正吾道之寶後世之修行之士得此一篇勝天建戊辰年又二月十八日

遼東張三丰識於正學社壇次

序

夫今世學道者之衆牛毛不足喻其多道書之刻充棟不足擬其巨其人其書求眞修道不僞托直接了當不涉寓言者十中無一二也今都生欲賡秘典之傳刋刻三經四典爲一部其功於大道不小於渡世爲更大今將市付手民余遂題詞以誌云

天建戊辰又二月十八日

白玉蟾子題詞於京師洞雲天鶴壇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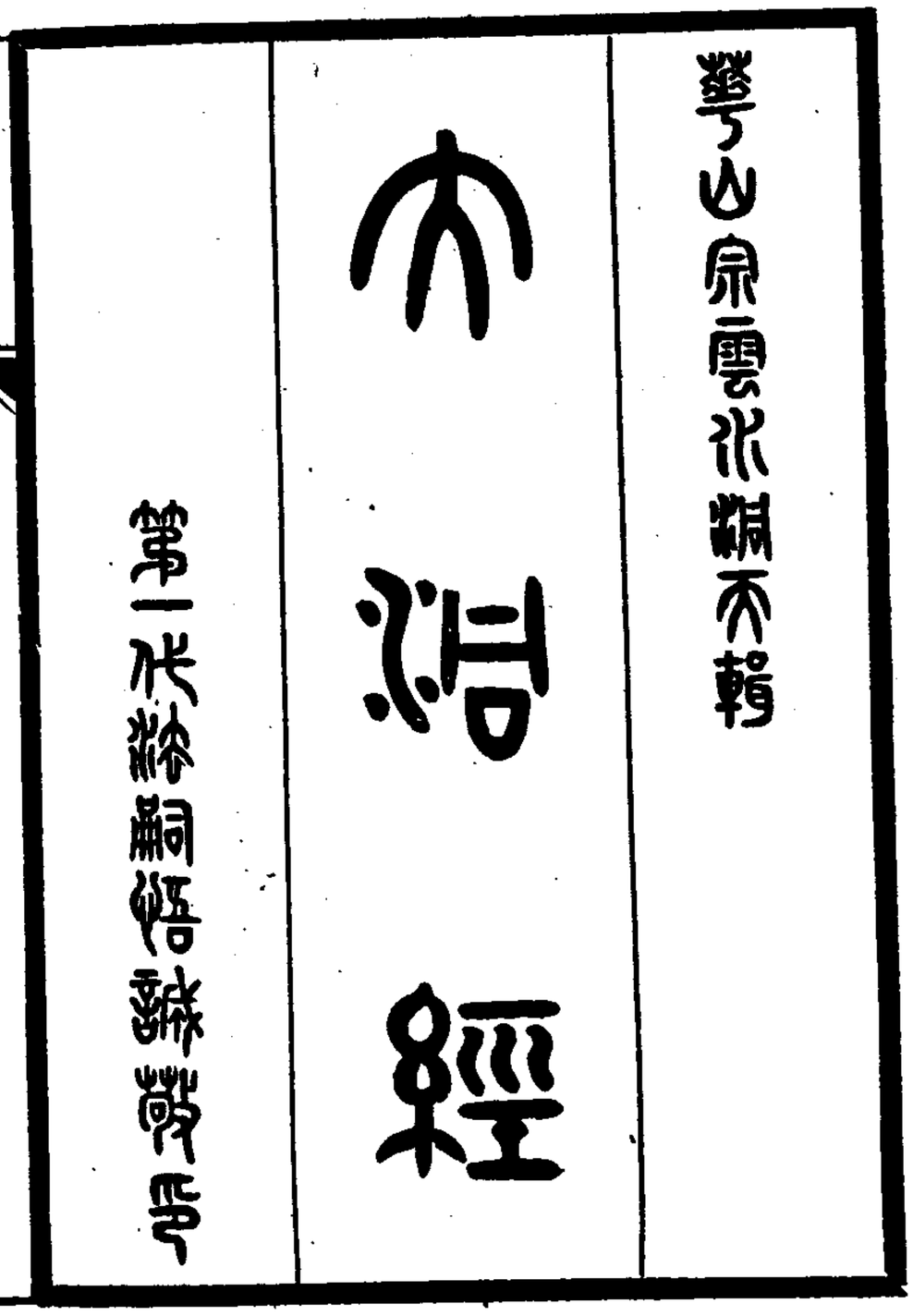
序

吾自舞勺之年即遇異人及弱冠隨侍家君入川又逢　李明陽眞君與　洞玄帝君三丰張祖然而未傳秘訣不過指示邪正眞僞而已雖吾所遇如此而邪宗僞法亦不一而足兼之邪僞丹經亦涉躐不少其中得較眞切明顯質無一二也先尚視爲秘寶及遇　聖師始悟其爲廬土突今幸得脫形骸略具靈性辱承　師命重到紅塵渡拔故人兼化衆善幸諸子心篤於道感格開宗　陳祖渡世心深又集秘典示諸子與天下後世用意至深切也都公悟誠今爲了先世之願由刋此經今而後天下修行志士果能得此編誠心研讀不但得眞諦於卷中世之黃白坎離龍虎鉛汞鑪鼎藥物火候姹嬰諸邪說玄關守中后間脐內鼻尖吸呼開闔轉車結胎出神與夫採戰閉丹之偏邪宗僞術悉可

辨其非吾大道之眞正也今　陳祖苦心化人集成此寶筏慈航都君由傳以廣師恩其功於大道也豈小也哉或道人不文謹成俚詞志其原由云耳

天建戊辰年三月初三日了悟道人謹序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大洞經原序

華山宗雲水洞天輯

大凡事之有其究竟者必有其原來如洞經一書人但知爲吾學道之書而不知乃吾敍述之書也人但知三十六章之是守而不知三十六章之說複也吾久欲定正惜未得人即有其人始似勤恒繼謂虛渺或半途而廢者有之或已成而疑聾者有之嗚呼人多若此吾何望焉是以急欲定正而終無由矣即如

本朝大吾道之化者賴彭氏弟兄（即彭太史定求輩）發其源其始之勤勤弗懈亦不可不謂爲誠篤者也繼則矜奇自滿以貴忘功始終不無二致則亦奚足尚哉下此則淺嘗者愈衆甯堪問耶雍正五年冬有符岡司教余本存疏皇洞經原由乃稱久欲欽依玄範刻志修持深嘗傳本互異

實難澄守懇恩救仙定正詳註以便刋傳以廣大化閱之適契吾心且喜本存之勤恒也因救某仙與某人爲師令其註明傳世不朽某生亦復忘慢視爲可有可無經年於茲功無十一其中雖有頗可取之人謂師解註而諸仙亦止依諸傳本爲之訓詁凡章句之訛複與夫洞經之原來究竟卒未之言也吾苟不親爲詳本末定章次正字句則本存之捧誦刋刻不惟徒費心力而且以訛傳訛貽誤來玆將莫知其底止矣然吾欲親正究難得人幸天道不終剝剝極而復人心無悉困困中有字本存而外復有華如琪其人者矢志投誠皈依吾化吾見其年雖少其信頗專爰命代吾傳筆定正字句之重譌序解章旨之始末自序經以至結經共二十四章皆述吾成已之始成物之終者今一一爲之揭示如每章皆有元始天王曰之句以人看之似即吾師所授之玉經而

不知乃吾得道之後復蒙吾師授以蒼胡頡資珠其珠光煥爲彩雲結成此經皆序吾入門求道保元以至成道度厄化幽悉由吾師授以玉經而得以遣夫太玄也其必冠以此五字者又吾於珠光所結經文之上加之以誌不忘本之意至吾師所授之玉經自吾得道後吾師復祕於大洞突其傳世者即此經也夫此經自太玄受後歷處夏商周秦漢唐宋而遂於今屢經興廢其得不迹熄而存者諒多記傳鈔授故錯訛互異以至於斯吾今者因本存之誠想華生之信篤故不厭煩嘉親降校正俾本存奉此刊傳以爲定本庶後之修習者得其源矣時雍正六年戊申五日文昌帝君序於弱流永濟堌

大洞經示讀序

文昌帝君蒙元始天王授以大洞玉經潛心竭力修持於大洞之中久而不懈以至成眞證道其功德皆由於是經也爾金本存志切修持心矢誠篤故感帝君親降爲之校正定本爾亦能遵守刊布力事誦持十餘年來功未少怠實屬可嘉昨又疏以玄理幽深無門可入哀求詮註時吾承他帝榜乃蒙勅令爲之指點聞命之下殊深惶悚蓋大洞仙經其間文義幽深詞理玄密即上位仙眞亦難窺其妙蘊況吾輩乎今既奉命敢復何辭但成吾素隨帝君以侍元始天王之側竊有聞其萬一之說謹述之以告用爲讀之之方可也若曰詮註則吾豈敢但願後之學者就吾之指示深思研尋涵泳貫通久漸自徹其微以悟夫無極之眞突是集鈔成當名洞經示讀云爾時乾隆丙辰長至日斗口魁神馬天君序於黔之大定鰕塘

大洞示讀註釋 禹陵無我子刻休恕原輯 右金陵閬陽子金本存原校

華山宗雲水洞天刊 第一代法嗣悟玄修性悟陽參悟 第一代法嗣悟貫博恩悟源悟正悟浩悟光李瑞星悟本岑昌歇校

序經章第一

魁神曰各章章旨已蒙帝君降正示明惟信受奉持可也至序經三章不過述帝君受元始天王傳授洞經之由及修持之功用示來葢耳結經一章乃言洞經之效文理明晰可毋庸註玄契諸章一如毛詩小柄以紀帝君修持功驗以明本章之義俾傑崇修者知所從入也但須篤志勤恒潛心默悟自得其意突葢亦不必多贅

道言昔在龍漢劫初元始天王出大洞玉經於高上玉清宮命吾演太玄次玄之道吾自是勤誦不輟元始天王見吾求道心誠遂以太玄之音流擲玉清弘大帝德合一之道示九統之法傳九光之符吾不敢自私因公之世人能誦之登齋修行自然萬神歡慶萬靈護持萬神感格萬仙翕臨可以飛度三災四煞五鬼六害七傷八難九厄十惡立望登仙入聖不待有所作爲而自無不爲也苟不誦之由是善念泯滅惡念日增何以登仙入聖乎有能弘施無窮功德廣刻大洞經文普施天下觀望以爲典型則玉帝降鑒而飛天親迎突然不獨可以榮本身且重將歷代遠祖歷劫種親俱可以超昇而更生突世胄接仙長爲貴人功滿道備骨肉同昇乘龍駕雲上朝玉清

序事章第二

帝君曰此章名序事蓋序吾學道之時惟誠心不二直至七炁
覺悟同歸一元而與吾師元始天王共飛昇於九天也
元始天王曰眞陽帝賓老
眞陽乃生物祖炁天地未判之先一點靈光無極之眞也主宰之謂
帝賓敬之之意老尊之之意
受事會玉皇
受事受之以事即常應也玉貫之之意皇大也玉皇上帝即吾心之
主宰本然之理是也會之者凡事運用於一心而無不得其主宰之
謂即常靜也
滅魔除穢尸
魔情識之魔滅之則無意念之雜穢尸臭穢之尸除之則無形骸之

華山宗宗永洞天印行

役
百司詣絳宮
百司百體各有所司如耳司聽目司視之類詣至也絳紫紅色絳宮
心宮也心本赤故曰絳
逸宅丹玄內
逸安宅居也丹紅色陽也玄黑色陰也蓋先天陰尊乎陽而陽含於
陰中故見其丹玄之色
五炁結十方
五炁金木水火土之精炁也結聚也四正四隅上下謂之十方即天
地之中也
七精司命至
七少陽之數轉復也七日來復陰盡陽生之候司命至則天命之理
得
三回召仙公
三純陽之象回還也龍降虎伏金來歸性之時召呼也召仙公則長
生之道備
泰山主鬼者
泰山東嶽主宰也鬼者陰之靈泰山居於東方乃陽氣發生之地而
陽統乎陰故主鬼也
急使三官中
校勘也三官天地水官也即人身之三元
十德初成基
十數之終成也德即天命之理得之於我者至此則成德有其基矣
同飛七世元
同飛如鳥之飛七耳目口鼻舌身意也覺悟元本也七竅皆悟其本
來而不同於冥頑之軀即所謂七竅相通竅竅光明是也
此章言眞陽之炁乃生化之宰至貴至尊人能全之則萬理皆備時
而受之以事以一貫萬左右逢源內無憒識之擾外無形骸之役百
體從令於心心有主則所得益固意大定而五行自全靜極見天地
之心命由我立功純具長生之道他可立致養成純陽之體不墮陰
邪而三元爲之混合其德之成不有基乎至此則變形盡性觸處天
機七竅光明而有以還其本來之面目矣

覺入天仙

玄契雲曰誦之七遍七元斗神皇妃下降移住南宮萬炁齊超得飛仙門

序理章第三

帝君曰此章言學道之理

元始天王曰清靈扇八極

清靈即道也道一而神冲虛至妙故清靈也扇吹揚也四方之外有八極此言道之在天地者充塞而無間也

鼓輪三華城

鼓動輪轉也三華精炁神精藏下宮炁藏中宮神藏上宮各有界限如城也此言道之在人身者周流而不息也

華山宗雲水制天印行

披此胞胎結

披開明也此指清靈而言胞胎炁之總言而成者即乾坤交媾混一點落黃庭是也

六神受福生

六神六根所由生者意識也先淨意識則諸識不生具有超脫之象即玄殊云一根既返元六根成解脫

辰宿皆衛道

辰星宿皆也衛護也道即胞胎所結者二六時中勤勤保護一如衆星之拱北辰也

常守帝一營

常守綿綿不絕意帝一此心主宰惟一而不紛雜之謂營中也守中抱一而不離也

公子執五符

公無私子子炁執守也五心肝脾肺腎也以母炁伏子炁子母相守而和合也

太一居紫房

太一即先天未始之始也居藏也紫房元神所居幽密如房即安神祖炁翕聚先天是也

三合永不衆

三合精炁神三者合而爲一永長衆亂也

拔昇玉帝宮

拔昇自下而上也玉帝宮上帝所居即道也言與道爲一也

華山宗雲水制天印行

少女郁曇子

此下原其始初用功而言後復推之以至其極少女即姹女郁美盛貌曇黑也曇子即嬰兒

胎兆一炁中

胎先兆基也嬰兒姹女交結而成夫妻合爲一炁修煉之始也

拘制精血液

拘束制限也精血液人之所賴以生者拘制之使不洩漏也

盈滿五臟充

五臟心肝脾肺腎也充足也精血液三者盈滿而充足也

十眞登紫房

十全眞本來登昇也登紫房則煉炁歸神矣

帝子化金仙

帝子即元神化變也長生不壞謂之金仙

白玉飛符台

白玉言其貴飛速也符以玉爲之中分之彼此各執半有故則執之相合以爲信也

引昇混寥天

形神俱妙超凡入聖

此章言清虛之炁放之則六合斂之則在一身原本周流不息初無間斷特人自昧之耳若能知之採取烹煉則珠落黃庭面結胞胎六根清淨自然解脫又於子午時中勤加保護守中抱一綿綿不絕私無所容則以母炁伏子炁子母相戀融合無間以此先天眞種盤

華山崇崇水洞天印行

藏炁穴住息溫養三元混一永不紊亂與道爲體炁然其功必有所由始故學道者惟先將嬰兒姹女交合一炁立爲根基情欲不干精液滿盈然後煉精歸炁煉炁歸神全其本眞變化爲丹長生不壞則形神俱妙復還太虛自有白玉之符相召而引昇於龍臺天爲

頭曰三華輪轉結胞胎帝一能招太一來拘制血精登紫府形神俱

妙上龍臺

玄契曰誦之八遍八景神生八威神王四方八面強護修眞註畢仙名昕絕地戶永斷惡根萬炁齊明得飛神門

飛神門

序源章第四

帝君曰此章言學道之源

元始天王曰紫精鍊華林

紫精紫炁之精生炁也炁非陽不能生陽之色赤也然帝出乎震陽炁發生之初始於東方東青間而爲紫故生炁從東方來者謂之紫炁也鍊生也華林東方乾坤交媾之後老陽不用退居西北而長子用事故紫炁之精鍊於華林猶人之神發於肝木也

長眠太無外

長眠冥心返照龜藏蛇蟄之謂指用功而言也太太極無無極

玉房生寶雲

玉房乾宮即易云乾爲金爲玉是也寶貴重之意雲地氣之上升者地交於天故生寶雲

九扇胞胎內

華山崇崇水洞天印行

九陽扇布也施也陽施陰化而結胞胎

帝賓奉玉符

帝上帝賓大賓奉持也玉符白玉之符所執以爲信者對上帝見大賓而奉玉符敬誠之至也

三光回紫蓋

三光精炁神三者充實而有光輝也回旋繞也紫蓋三者團結而成即三華聚頂之意

蒼玉氛來生

蒼青色玉乾也乾爲天天之色蒼也氛文彩明著貌氛來生則乾體漸復炁

衛此長夜台

衛守護也此指蒼玉長夜會藏神內用混沌養眞也

五靈度符籍

五靈精神魂魄意也度脫符合籍位也五靈各安其位也

九統合九光

九金之成數統會合混而爲一也金來歸性有其光也

太玄居玉清

太玄窈冥莫測之謂居藏也玉清即乾元虛無澄澈清之至也

紫陽發萬生

紫陽坎中之陽水火交媾之後亦與黑鉛而成紫乃萬物祖炁由此發生即三體重生萬物光也

玄精育九靈

玄精太玄之精眞陰也育生九靈頭有九宮身有九竅皆藏精棲神之所各具靈根

元父結胎仙

元乾元生生之本故曰父眞陰眞陽交合而結胞胎則長生之道得矣

此章言紫炁之精毓於華林而根於太極人能回光返照游神太虛使地交於天則陽施陰化胞胎可成但入室之際須恭敬奉持嚴如對帝迎賓聚三華於鼎內用心烹煉乾體漸復教護命寶以虛養神則耳目口鼻身之五識各返其根精神魂魄意之五靈自安其位金來歸性具有光明復自有入無窮冥之內虛靈洞清眞陽可以發生萬物眞陰足以孕育九靈陰陽合抱而成太極復還元始聖胎完固

成仙必矣頌曰紫精原毓自華林根本惟從太極尋但得長眠無間斷一元胎就現眞金

玄契曰誦之九遍九統帝會九光神集混合百神與天齊年八合遊集朝應九天西炁齊洞得登眞門

詳源章第五

帝君曰此章乃吾自詳其學道之源也故不記吾師之資號

高上洞元

高上混沌之區洞幽深也元即太一是爲無始

元生九天

九天始青太青始丹太丹始素太素始玄太玄中央大梵是也

炁祖太无

炁祖太无

衆風映玄

炁多風天地交感之炁映照也玄太玄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萬物而行乎天上

曾親絕散

曾親承上文祖字之意道由一生二二變爲三三逐流漸遠猶人始祖之下有高曾也絕離散分也即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之意

四清賭朗

四四方清淨朗安也天地皆見其清寧也

帝一上景

帝一主宰惟一上景乃理之最上者無以加也

連衆攝烟
連合衆萬殊也攝收斂之意烟炁之散見者上則一本而萬殊此則萬殊而一本俱指道之在天地者而言
長契一運
此下指道之在人而言契合一運一元之運用
七世投閑
七世亦承上祖字之意即人之七識也投入閑棚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
託靈屬命
託寄虛性也屬付命脚天命人受天地陰陽五行之炁得以生而成形皆性命之所寄也
華灼自然
華灼昭著也性命發見皆出於自然不待勉強也
流輝六曜
流輝有其光也六曜南斗離位也
泯滅沉淫
泯絕邈遠沉墮淫放也未能伏虎先降龍也
凌梵御晨
凌駕梵西域精也御制晨日光炁也煉精御炁也
西華彰安
西金位華光也彰著安和也眞金發現其光昭著而安和也
併編帝簡

併同編載簡書也帝簡即洞經告帝君所受之玉經乃元始天王所著故曰帝簡此仙經乃序帝君之修爲故曰併編
靈得解源
解悟源本也使人靈悟其本源而不迷於所往也以上論其理
胎田逕路
此下舉其要胎田即祖竅逕幽密也
世發玉關
世亦緣上祖字而言續也發生玉貴關香之最清者言聚先天則發玉關於關爲王者之香多生於幽谷故比之也
靈光八輝
靈光即眞性八輝八輝方映無不明也
衆妙歸根而神化出矣
此章言天地未判之先空洞虛无渾然一炁莫可窺測迨有無相射動靜倚伏而九天以生天雖名九統歸太无且凡炁之鼓動無非太玄之流落降不流末支分派別元寒宇宙然萬殊不外於一本主宰仍歸於太一道之在天地者然也人能長契一運則在我之七識自無紛出之患夫人自受生以來稟炁成形而性命已賦其發見昭著皆出於自然惟先觀照本心光透南離泯其離合之迹然後煉精御炁斯眞金發見本體安和則一元之理可得此帝君憫念世人故併載其理於洞經欲人靈得解源而知所從入也然其要則在於胎田學者能守此竅久而不離含嬰先天清香發越眞性圓明光無不照天

心見面神明至矣
頭曰泥丸真元結九天玉闕世發在胎田入天本自無差別一點虛
光混太玄
玄契曰大洞仙經太玄第一聖人誦之飛昇九天凡夫誦之免一切
罪誠心向道自獲洞清初誦仙經卒成仙首萬炁齊正
入門章第六
帝君曰此章言吾入門時吾師所授大洞玉經有高上寶紫清
之何因名之曰入門至後吾得成道賀山此耳
元始天王曰高上寶紫清
高上太虛之表寶息杳冥之謂紫黑赤色陰中乎陽也清純一不雜
也

五老輔玉根
五老金木水火土之精也輔佐玉根即乾元
太素拂滓景
素白也本質未染謂之太素心性純潔也拂滓景回還之區
冲漠无朕之中即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也
合符帝一尊
合符渾融也帝一居天庭元神所棲人之最貴者心息相依抱一而
不離也
白帝皓育爽
白帝西方之神即人之真性也皓潔白精營魄育生爽稱音也即月
現庚方之謂

回金太霞卿
回金復其本元金來歸性也太霞紫陽之炁卿音也即悟真云化成
一塊紫金霜也
度我死戶閉
度超脫也死戶在下丹田至陰之地度之者到靈台陰害裡生照也
拔出三途昇
三途苦海也拔出者脫離苦海分胎出自作罪業墮三途昇上行
十通由斯生
十通開一知十之謂定則生慧也
妙行由此興
妙行隱顯自在之謂
洞明光景中
空洞虛明光華燭於周身所謂一片光明者是也
帝一真玄經
此帝一真道理之最玄妙者故筆之於經以示人也此章言虛无混
沌之中寂忘杳冥陰中乎陽純一不雜初無朕兆之可覓造一炁動
濕風氤開闔五行自生分鎮各方輔佐玉清以成生化之功惟人稟
炁受形斯理已具但明洞徹初無少欠但有生以後七情緣染於外
思慮紛擾於內則有時而昏若致虛以保其太素純潔之體守靜以
凝其主宰惟一之神丹既居鼎覺一點靈光自心常照而無晝夜久
則神與性合精與情寂復還乾體紫陽乃生燦靈陰超脫苦海智
慧明通隱顯自在自是空洞虛靈真性大全矣此修行帝一真道理

之最上一乘故垂經以訓後人也

顧曰玉根清淨本無名帝一融神太素精拔出三途竝閉戶回金自

作太虛靈

玄契曰文昌大洞仙經修行帝一眞道妙行大全始證萬通聖功初

積玄理幽深常誦百遍自然通炁千遍不悅通神遊靈

求道章第七

帝君曰此章言吾知道之幽深玄渺而惟誠一其心堅確其志

以求之耳

元始天王曰玉虛願玄歸

玉虛即太虛萬緣俱絕內念不生謂之太虛廓不逆也玄乾也乾爲

天天之色玄也易云天玄而地黃歸宿也游心冥漠觀照本源也

天晨金雷遊

晨早也天晨平旦之氣煥光發見謂之金雷近天炁初念由太虛而

出猶近天之炁清明而不雜也遊行也此天炁初生之時

朗朗生帝境

朗朗明也帝境心境心爲萬化主宰故曰帝

頃刻爲玉洲

頃刻條忽之意爲過也玉洲十洲之一神仙所居在人間內腎曲江

是也中有真陽故曰玉洲水所聚處下交於腎也

左撫命神童

左陽也撫摩命令也神童即嬰兒變化不測之謂神

右策命誓符

右陰也策輔佐也誓符言其合心腎相交陰與陽合也

明貫通養眞本來也煥光明貌九雷九天也在人頭有九宮猶天有

九雷

三日映玄敷

三日月生明時映照玄乾敷布也三日出庚月照西乾即由頭月曰

藥苗新也

千景併生矜

千景即衆妙併同也矜持慎也衆妙歸根返歸土釜不敢肆也

內有幽寧先

幽深寥虛无太无也息念俱滅神還虛

令我得長年

十月胎完與天同壽

千劫始一周

一世爲一劫周甲子周也人以六十年爲一周此以千劫爲一周言

其久也

黃籙保劫劵

籙圖書黃籙上帝所賜者保全也仙以五百年爲一劫八尺曰劵高

也上帝賜以黃籙歷劫不壞其道愈高也

被錦入神邱

被被錦紫霞之衣神邱太清仙境也

太一務命根

安緣俱把一念堅凝謂之太一務專力也命根天命之根即祖竅也
守面不離
公子召合符
公周無私子子炁召引也心無私欲則以我身之子炁召引天地之
世炁子母相召面和合也
十回度初心
十回功完也脫初心始志也功完行滿初志乃釋
得入
大信志念誠篤之謂根堅難不搖如樹木之有根也歷久不變始終
如一則入大信根矣
此章言人之求道惟先煉己純熱萬緣俱淨神太虛觀照本竅待

彼一陽初動始念清明漸行空際心地朗徹先天之鉛將至則在我
一身之精炁不動只於內腎之下倏忽之間運一點真炁以迎之真
鉛既通鉤搖之東左提右挈鉛與汞混合爲一陰陽交媾靜悟本來
然後升幌幢二車由夾脊雙關上通泥丸過徹九宮注雙目降金庭
下重樓入絳宮冶煉三日出庚金精發見衆妙俱生然後送歸土釜
封固溫養矜慎保持以如來空空之心合眞人深深之息久則息住
胎凝神返虛无命寶常固留形住世人以六十年爲一周者此則千
劫而始一周念煉念堅歷劫不壞其道彌高上朝玉清與天爲一矣
然入門之要必先外絕諸緣內祛諸妄一念堅凝專力命根認定此
炁須臾不離久則心公無私與天地通奪先天之冲和逆上雙關後
返乎前以達本根使母炁伏子炁子母炁戀息息歸根混合無間盤

說炁穴功無少息十月胎完初志乃釋此則真念誠篤歷久彌堅而
得入於大信根也爲天竹示先注乃後天之法本應刪去
頭曰神邱高峻遇見嵓求陟還須務命根令我長年由太一十回初
入玄門
玄輿曰誦之二遍得入信根善固不絕仙籍書名萬炁齊和得定顧
門
守道章第八
帝君曰此章言旣得道而守之不敢失
元始天王曰玉帝玄上旅
玉玉清帝主宰即无極也玄奇杳冥冥之謂上至極也旅活動之
意无極之眞孕於太清一炁蟠結杳冥至極氤氳活動也
製命九天玄
製裁製分也命令也九天解見前玄太玄冥漠也道由一生二二變
爲三三分爲九其裁製命令俱默運於於穆之表
七覺乘妙道
七覺七竅皆具靈動之炁故曰覺乘載也乘妙道含靈首性炁載乎
理也
欵熙神風還
欵熙暢遂和悅也神風鼓舞意還旋也培養根源觀照本竅則精神
朗發和暢鼓舞如神風之還也
巍燦北停華
巍緣上玄風字而言疾風從下而上也燦明北停北之中華光也珠

明水底眞陽生於北海之中

紫英列東班

紫英紫陽之精陰中之陽也列布也東班震位陽生於復而乎雷

琳和九宵外

琳美玉和小笙以玉爲飾九宵言碧丹景玉太紫泉神宵是也九宵

皆五行之炁所結而成外圓感召天地陰陽五行之正炁如玉笙之

音響徹雲衢聲應炁求北海之象也

玉符徵太玄

玉符解見前徵召太玄即太極乾元也玄言其理幽深而難測內則

摛制一身鉛汞之精華使其渾合而朝元也

三素生泥丸

三素精炁神三者復還本質不落緣飾之謂生炁也泥丸天庭宮藏

神之所三華合一聚於頂也

發耀金靈間

發見耀光金靈即性間中也金蟬叶徧是也

元君誦萬遍

元君乾元炁萬物主宰故稱君誦念茲在茲之意萬遍不一而足無

忘無助是也

一心守衛專

一心凝神不紛也守存其有衛防其奪引專誠篤也深根固蒂之道

生入自然

玄契曰誦之三遍得自在智度一切厄入玄上關萬炁齊清入希聖

門

文帝全書內函卷八

大洞經示讀註釋中

序經章第九

道言爾時元始天王眉放青毫頂旋紫炁萬華寶蓋浮羅覆形玉光金耀紆絢光輝由是吾見吾師如此乃愈加精銳是以功行成大矣

保元章第十

帝君曰此章言吾自求道以至能守皆由保合元炁而無一毫之私累也

元始天王曰太眞統九炁五方四隅之炁皆眞誠也太眞誠之至極而無以復加也統貫九炁五方四隅之炁皆一眞之流貫也

洞景寄神通

洞景空洞之中虛也寄存神通神化而通明靈也寂然不動之中自具感而遂通之妙如寶藏論云奇物無根妙用常存是也

玉帝乘朱宵

玉帝即天命之性乾也乘載也朱正紅色朱宵南天離位即人心也先天卦位乾居乎南猶性具於心也

綠霞煥金墉

綠青黃間色青木也黃土也木藏神土載意心不擾則神清自有一點眞意從黃庭中出木土交融而結綠霞墉城也金墉即人心虛靈之一竅

上館雲珠內

館舍雲珠館名九天之上神仙所居在人即泥丸流珠宮是也天命眞元著於祖竅書居二目面藏於泥丸館之者存想而不離也

神接无極中

神接上通也无極即先天未丸集所謂眞人現在寶珠中也

靈關太漠下

靈關神明之舍心也太漠混沌之鄉腎也

鼻鼻竟冲空

鼻鼻雲集貌天命眞元夜潛兩腎而蓄於丹鼎心交腎自有一段氤氳之炁上冲於空

冥化混離坎

冥默也心腎相交其機至微恍惚杳冥莫可意象也化相合而化泥

一也離坎即水火人身之精炁

一玄寂火空

一玄自有入无一歸冥漠寂靜也念動爲火寂火念之潛藏而不覺者靜中浮動之意是也空无也息念渾忘寂无所寂

寂滅高洞上

寂滅眞靜一念不生之謂高超洞空虛也高僧妙虛云但得此中無罣礙天然本體自虛空

玉宸保大洞

玉宸帝居室之奧者爲宸心安於命猶帝之居所不動也保全大洞即空虛本體常將眞我安止其中如如不動以全此未發之中也

西拔六神根

西清淨之方拔除六識根即識神六根所緣以生者即景岑云學道之人不悟眞只爲從前認識神

南解累劫凶

南解脫之所解釋累劫凶累世所集惡業即私之固結而難去者是也

體質萬精波

質強貌波如水之湧而不竭言其足也

神王攝十方

神王陽神充旺也攝總持攝十方無處不到也

大歸返胎元

大歸全歸之意返還胎元受胎之元天命之眞也太玄眞人云父母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生前一點靈

三合乘天龍

三合精合炁合神合道也乘駕也龍純陽之物天龍即神龍變化莫測者養成純陽之體自具神明之德悟眞云駕個金龍訪紫微

也

此章言太眞之道統貫九天至无至有至虛至實空洞虛靈幽顯莫測自人稟炁受胎得以成形一元之理始寂於人心書居雙目面藏於泥丸夜潛兩腎而著於丹鼎惟心靜無擾其神自清一點眞意流注中宮靈光煥發上通天谷仰接无極下達命門靈關太漠之下自有一段佩玄眞意靈靈集上神於空恍惚杳冥心腎融化水火混一更復凝神虛無寂火俱空常明而常覺不起明覺心常寂而常照

不起寂照想引而收之於空洞鄉運而藏之於圓陶處時將眞我安止其中如北辰居所而衆星皆拱以保此空虛之本體先斷意識而諸識不生次解積聚而衆孽不作精足神旺性命合一則胎元之眞全歸於我矣自是形化於道卷舒自如如神龍之變化而莫測焉此保元之極功也

頭曰朱晶彩映煥金墉爲結牟珠大洞中冥化玄離空寂火胎元返始寄神道

玄契曰誦之四遍根塵漸除業網自解劫運不隨萬炁齊臨得自在門

明玄章第十一

帝君曰此章言玄機之奧不可不有以明之也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元始天王曰紫炁太无中

理宰平炁紫炁之精生於太无

三元上景衛

三元上中下也上景至明之謂衛路也四通無礙謂之衛

秀朗大寶輝

秀榮美朗著寶珍也大寶即史籀篆傳聖人得之以爲大寶之意人得紫精之理以爲大寶也輝光也

昭昭扇帝敷

昭昭明也扇吹揚活潑意帝即天敷施也靈光照著而活潑皆天之所命也

伯史即太史官名記事者也掌書契以贊治啓分也三素三華之精
三素分育於丹田猶六書分掌於太史也
帝臨登玉虛
帝上帝臨降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言其敬也登升玉虛太虛
澄清之後神化爲虛即先存後忘也
慶炁育五雲
慶炁陰陽和合之炁育生五雲五炁朝元結而爲雲
司命神明初
司命神明初
司主命天命即先極也未有命而能命我之命者命之始也神明虛
靈也初本始還我本來真面目未生身處一輪明
十華妙行仙
十華妙行仙
十華功完而全備皆明妙行行滿而思勉俱化
制魔生六明
制伏魔即六賊六明六根清淨具有光明此原其始初用功而言示
人以下手之要也
此章言紫精之炁根本太先結爲三元明通無礙人得之以爲大寶
其光秀麗明朗故性眞之中昭明活潑俱非後起之數皆上帝所命
而我得之以爲命者自是形生神發而三素之精乃分育於丹田特
人內具六根外引六賊不能存心以養性斯難盡人以合天惟先存
之以虛其心若上帝之臨汝不貳其念次忘之以廓其量求眞人之
深思意相皆容泯然入定定久內外兩忘動靜俱無璇璣停輪日月
合璧水火金木土五者和合朝元自有慶祥之炁結而爲雲返乎天
金房鬱明霞
形容之盛

金乾也房室之密者即祖竅髓竅最生也明霞靈光晝靈光發現於祖竅也

九天爲高宮

上丹田有九宮即九天處於最高之地天竅門面藏性

黃庭涉北元

黃土色庭中也凡人之庭皆在於中涉渡也北水方故曰涉地竅方

面藏命陰中之陽人之元神也

元父在囘明

元爲生身之本故曰父囘還囘明返照也

朱晶啓明師

朱晶火之精朱言其色晶言其明也啓發也心腎交面智慧出心明

面能自得師也

幽寥登上清

幽寥空虛也上清太清心澄意靜之後復返於純合乎元始之初謂

之太清

參透玄中妙

參悟透徹也玄中妙玄理之深奧者所謂悟徹菩提眞妙理事也

長保大洞經

保守也大洞經皆發明乎玄理之奧者長保之囘優游厭飫久之豁

然貫通自能參乎其微也

此章言太玄之道生育天地人能明之則兩大可通但中有私欲遂

爲錮蔽於理扞格而不能入惟克去已私神明之內以理爲主胸襟

靈炁如龍山之芝秀玉案之朗照囘眞性之藏於祖竅者自有靈光

發見上徹九宮降黃庭入土釜達曲江與腎中元神會合性命合一

囘光返照心腎交融智慧日生如朱晶之啓徹不須指導能自得師

體相空虛靜悟元本面登於上清矣然此皆玄中之妙知之不易若

欲參悟此理惟將大洞經文朝夕保守優游涵泳久囘豁然通徹自

能漸徹其妙矣

頌曰浮雲何自入空明惟有幽寥登上清參透玄中眞妙諦光澄水

底耀朱晶

玄契曰誦之六遍六天大魔永斷鬼鋒六根清淨慶明發生萬炁神

光即得度世進登仙門

通徹二章第十三

元始天王曰辰中五景炁

日月交會謂之辰每月三十日日屬坤至陰也蓋一陽不生於復面

生於坤坤雖至陰然陰中含陽大約之生實根於此眞息一升一降

面水火金木土五者自爲進退損旋和合面有榮美之炁

三秀登帝庭

三秀精炁神三者妙合面凝也登升帝庭天庭最於頂也

滄翠飛羽輪

滄滄淵神仙所居有瓊臺玉宇故曰滄翠飛騰羽輪羽化之事神仙

所駕者猶羽衣之謂

迎延道已成

迎接延請也同登仙境則道已成矣

司命奉帝書
司命主張造化奉帝書天詔下頒也
號曰玄度卿
號稱玄度得玄理而飛度者卿公卿受職爲仙官也
保生太霞宮
保生保護長生太霞宮玉清內境
列賓館玉清
待爲列賓館於玉清之上
命門合津延
命門兩腎中間一穴元精所生故曰命門內有眞水眞火兩腎和合則津液延長而不竭
守我身常寧
精足則體壯乃能守身而常寧
左攜元數君
攜持也坎中之陽爲萬物生生之始而主宰乎衆有者故謂之元數
右攜朱嬰靈
朱火之色嬰惹惹物不可遏也靈言其性即離中之陰在人則心是也右攜上交也
太玄度迷覺
太玄之道超度眾迷使之覺悟不獨成
精神合一則性命歸根而得太玄之道
已而兼以成物也
眞聞合見合德合天符

遍施大洞文
大洞文發明太玄之道遍施之則仁人皆悟其理
紫華領胎仙
紫華紫炁之精結而爲華領受也受之爲胎則長生有其基矣
元命眞中神
元命命之始也眞本來神元神返乎元極全其本眞也自命門合津延以下又推其用功得力之由使人知所從入也
丹駕飛輪
玄契曰太華妙行五華顒門玄通玉清千行始登遍施洞經合成眞聞合見合德合天符

元始天王曰金闕上景炁
金闕上帝所居猶神室爲眞性所藏也靜虛之極神室自開一炁氤
氳葱鬱榮美得未曾有故曰上景炁
十方暉紫烟
十方即人身之衆竅也暉光紫烟和合之炁先天起而諸炁朝蒸就
神光飛騰紫烟
三合太一炁
道始於一而變於三融三歸一合於元始
帝招太元神
帝即心招致也太元无始也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即其神也由无始
而返於元始也
道經秘集 大洞經 三十二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第一編
七轉召嶽眞
七少陽轉復生也嬰兒法乳陰極陽生地炁上升自交於天如天中
五嶽立極陰陽五嶽眞炁和而上升與太和交合也
玉符告三官
三官三元眞炁貫注三元自合
拔緒三途下
六欲不生三毒消滅
受生高上辰
辰北辰天之樞出地三百六十五度處於最高常見不隱故曰高上
元炁之生胚胎於此欲證理復天心見矣
太帝八靈王
太帝太極也萬化主宰故曰太帝八靈明白四達之謂統衆靈而歸
於洞寂是爲王也
一化回靈雲
一化本來混一頓忘執著隨機化育太和流貫而慶雲生焉
桃君守六合
桃性能辟惡邪魔是之守默照無間也六合天地之中陰陽交會之
所空虛之地也
誦精衛泥丸
精爲生身之本故固須誦泥丸爲精液之源故須衛
太清八景觀
緣絕慮空返乎本始謂之太清八識不擾炁自和暢故曰八景觀美
道經秘集 大洞經 三十三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第一編
也
十德眞文宣
土數五二五相合而成主謂之十德丹凝固炁白現眞文宣著有
必然者
保守神中神
息住胎圓謂之保守神中神乃性中命也即煉神須煉不神神
元命生自然
天命在我一元皆備養至而幾於安有從容自得之妙
此章言虛靈之內眞性所居一炁凝結榮美無加光之所燭諸炁來
朝但心着世慾墮於三途此理便與我相格矣惟正心澄意毫無染
着外無其形內無其心欲斷意絕合三爲一窈窈冥冥入於忘光之

中以招致乎无極之眞迨陰盡陽生七日來復地炁上交於天三元混合六欲不生苦海脫而道昇登先天已得雪淨冰融四通無礙更復忘神入虛不生執着隨機運化一團太和之氣回還充塞此理爲我有矣然理不易得猶恐復失當須辟祛邪魔觀照規中謹守精液此即進陽火之功

回風散萬魔

回風返照也散去萬魔根塵緣擾不一而是皆散去之克治也

金符超廣鄉

金乾也廣鄉即廣居之謂符合乾體等虛空界開天門也

撫御地下戶

撫按御治地下戶乃至陰往來之所撫御之則玄陰銷鑠矣

然還太清

玄契曰帝德一貫進著坦平三千行滿經文下敷願滿成眞保守洞經中理五炁會合衆神

度厄章第十五

帝君曰此章名度厄書書既得道而凡一切衆生之厄難當必有以度脫之也

元始天王曰太素三華炁不落緣染虛極靜篤則精自化炁炁自化神而三華見矣

晨登廣寧堂

晨早也子爲晨午爲暮即眞意發見天癸初生之時此時水源至清廣大無不包寧安而不擾堂高明之域眞性昭著固有如是之景象也

玉京表籍玄

玉京上帝所居衆仙朝拱之地猶人心爲衆理會萃之區也長記也玄籍即仙籍所以識者猶理默識於心而無或遺也

守命核道康

守命涵育本元存養也核道喚醒主人省察也康泰自得而安居也此即進陽火之功

回風散萬魔

保守長生王

保守須臾不離也陰中眞陽乃人元神歷劫不壞者是即長生王也

此退陰符之功

轉入上仙門

胞胎融結成仙可冀

八景齊洞陽

功至八返陰盡陽純丹道已成神光赫赫照耀金庭故曰八景齊洞陽空洞之中一點眞陽乃先天之精未達一間故曰齊也

此章言人能致虛守寂心無染著則諸紛莫能擾我之神散我之氣耗我之精如此性靈方現靜內生光一心之中浩浩蕩蕩登於廣大高明之域衆理會萃默識不忘又加以存養省察之功使之自得而

安居焉但人應根未斷則業私潛集理之爲我有者猶恐其或失之
故必回詐審視克去已私以散萬魔復還太虛符合乾體是理也乃
生生之本人能守之自足長生第恐陰濁偶乘則眞陽汨沒長生不
可保矣惟撫御地下戶鎖鑰衆陰不使偶一竊發以保此長生之本
體夫長生即仙也由徙此處徐徐漸進則陰盡陽純飛昇可必暉光
發越直遣先天可與洞陽相齊矣此功至八返之時也

入廣寧堂

玄契曰誦大洞仙經貴乎有恒誦之萬遍子形中元 帝一眞合體
自洞清召制十方御元回盡萬炁成眞合德會明玄玄無邊變化自
然至此修行名曰玄關又曰玄會六度十回功滿道備位登金闕以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發其華以成其德十信十善漸進於仙妙行大全號曰玉宸道君

明洞章第十六

帝君曰此章名明洞言吾之所以得道者緣於太元之理帝一
之道無不明晰而洞徹也

元始天王曰皇上超无景

北辰爲帝元之所常貫居之至尊無對故曰皇上超无景高超无上
之景在人則忘物忘形空洞之中恍惚立極若無主宰而主宰存焉
炁以行福機輪轉不失躔度而各均停焉在人則時至炁隨左旋右
轉按周天面合躔度也

回風混帝心

回還風散也回風凝聚之意帝心即天心默運主宰皆帝心也在人
則從有入無一心內守靜體光極若存若亡之間一炁融合出其身
於太虛之上返混元於我腹之中也

八景運常寧

八景八節之炁運常寧交代推遷各循其序無或戾也在人則六陰
六陽循序而進成功而退默運而安寧也

廣霞黍神天

廣霞即無量光明之謂黍竝也在人則五官六腑無不通徹寂寂光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五帝散日精

五帝青黃赤白黑也散分布日精眞陽也在人則一炁周流五靈安
其位變爲純陽也

液進玄中膜

液津漁安也玄中膜皆爲血氣之軀令玄理充足非昔比也

血凝五華平

血凝血化爲脊也五華五炁之精平則彼此如一不相侵剋

體寶圓珠映

體天寶地靈之炁結爲黍珠圓明無欠復還其初

流曜營光形

流曜活潑而朗徹也營精潔貌光形光輝昭著見於外也

號爲壽逸阜
壽久逸安阜山也山靜而壽以比丹成之後逍遙自在與天地竝峙
也
亦曰澄源亭
澄源澄澈其本源內通也亭傑出貌外直也
但滅三惡機
機惡之從生者已兆未形之際也塵根永絕惡豈能生
啓籍登大明
啓開籍書也垂之典册原始要終朗然明白如黃帝之著陰符老子
之講道德也
令我保仙眞
保師保如帝君爲人天之師也
仙經披綠書
綬佩印之組也佩印綬而披綠書之衣受仙職也
解禍冥途中
水火刀兵不害
新福超上雲
化災爲福功完行滿超列上眞
度世登玉卿
度世超脫塵世玉卿玉清輔相即寶符降後去朝天
累祖返胎嬰
累祖歷劫種親也俱得超昇還元而返胎嬰

洞觀一切无有窒礙如鑑之空
元始通其明
元始天命之初通貫也以一貫萬無不明也
驪珠現眞形
驪珠驪龍之珠即人生前一點靈也此爲眞我歷劫長存至此則道
即體而眞形現矣
內外洞照清
道眼所通內外皆徹無不洞照而清不思而得知之至也
此章言人深息棄妄渾容物我窅冥之內若無主宰而主宰存焉時
至炁生自爲交泰左旋右轉暗合天度微意一點落於中宮天水相
映復自有入無返觀內照若存若亡之間活潑潑一團太和之氣
靈性蘊於其中如兒存腹妙合而凝眞陰眞陽循環於虛无之中而
八運常寧八萬四千三百六十五官六腑無不光明透徹造化順行
五炁分布循序而進成功而退打成一片純陽精貫百骸血凝五臟
體天地靈寶之炁結爲圓珠光答外著一得永得逍遙長存內通外
直斬斷惡根登於大明爲人天之師披綬綠青災害不生新福超昇
上朝玉清歷代遠祖俱獲返元而超昇焉斯時洞觀一切无礙无障
如鑑之空合乎天命之始以一貫萬觸處皆明驪珠已得眞形自現
道眼所通內外洞清非復人世之見聞矣
頌曰眞形在我不難尋返照圓風混帝心體寶圓珠光四射將來收
入掌中擒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玄契曰洞觀清淨道眼所通无礙无障內外明洞照見一切操持有功

文帝全碧內函卷九

大洞經示觀註釋下

序經章第十七

道言閻時元始天王以大洞高上混洞太无元天寶地靈之炁結一寶珠命之曰蒼胡頡曰吾以此寶從道妙一善貸生根朶玄分元謚始傳眞化生萬物凝成一炁大哉至寶惟我獨存今爲玉宸道君重出斯寶諸天帝王天眞大聖瞻望寶光非光輝煇爛分而數之四方遂凝聚而成彩雲絪煙而成詞章由是百千億萬結成大洞仙經文光因會諸天帝王天眞大聖以清明識以始通觀以華灼通齊聲宣詠大洞雲章音徹諸天流響九地稱名神鄉一切融盡不離本座朗誦雲章目視之而絪爛耳聞之而稱揚其下有懶惰之人皆由百生障滅萬劫塵埋一旦光音所及遂於一時頓刻間脫離苦海故雖目見耳聞終成渺渺於是太玄道父前詣蕭壇再拜稽首求授寶珠所結大洞經文俾賜凡間應以導化生衆令其各遵經語俾免萬災弘誓願言殷勤啓請元辰大聖玉宸道君乃親付太玄道父蒼胡頡寶珠並告太玄道父曰此寶久秘於吾幾欲重出不期上智無幾下愚最多不知悔悟者十之九知悔悟者百無一吾故宋輕出也今幸有尚太玄求請吾故又授之惟願吾子鄭重此寶備述其源不必問凡與聖只一化他爲善是吾之願也夫是吾之願也夫

通明章第十八

帝君曰此章言吾既得道凡太玄次玄之理無不有以貫通而明曉也

元始天王曰太陽化五辰
先極之先陰孕乎陽太極之後陽統乎陰道自虛先先生一炁一太
陽也一化爲五金木水火土皆備焉
紫書歸玄路
紫書北方玄天至陰之位中有眞陽結爲紫書歸還玄冥漠路徑也
五炁順布紫精以生凝神入室復歸混沌
元君保容重
混沌之中眞元合君主宰萬化也保護之而不使傷容含之而不
敢洩重愼之而不敢輕
守胎寒死戶
胎土眞意所蘊著者守以誠內觀也寒斷死戶即無明業識司輪迴
種子故曰死戶
金符煥北辰
北坎水方金隱於中母藏子胎煥北辰則水中金炁發見蓋意絕而
眞性明也
玉宸拔六度
玉宸帝君道號拔除六六根度超脫六根靈淨也
帝眞灌上昇
帝眞皇降恒性即眞元也灌溉三田上冲天谷炁與神合也
斷息三途苦
欲既不生三途自滅
洞明清淨光

空洞虛明心淨神清湛然而獨存也
帝心大神通
帝心即本心一點陽神出沒隱顯變化莫測
命宿出自然
道同太虛運用施爲俱歸自然如北辰居所而衆星自拱
根本原由中
究其根本實由於中見乎外者本乎內昭乎用者由乎體也
未來及他心
未來意必之念他心雜忘之心
一切无礙融
一切皆其全而言纖翳不存故无礙萬念俱忘故融化
洞源與洞明
洞源空洞其源虛也洞明空洞其明靈也
萬道由通生
虛與靈合則无所不通一以貫之而萬道由生矣
此章言人既得眞陽之炁運化五行結爲紫精返抱還虛復歸玄漠
妙合眞元保容鄭重如龍之養珠謹守規中不參業識則意絕性明
陰極陽生六根解脫一點眞元灌溉周身上通天谷騙逐一身百竅
之陰邪蕩滌五臟六腑之濁穢空洞明朗清淨之中湛然不昧陽神
發見幽顯莫測運化從心不假施爲而與太虛同體矣然究其根本
惟在於中未來他心悉去障礙一念不生則虛靈相合而萬道由通
生也

頌曰帝真沏貫合虛明根本從中似水清瞞絕未來及一切始知真
道由通生
玄契曰大洞清淨因明帝心太玄真道備悉見聞七通八達洞明仙
經元始天王進登玉清說明上品上仙之貴
還元章第十九
帝君曰此章再申言吾道之所以能得大成者蓋由入門以至
保元時皆能返本還元不爲他物耗散也
元始天王曰養精上華炁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性者天也常潛於頂命者海也常潛於腎腎爲藏精之所生身之本
故學道入門必先從養精起養精謹守命門不使遺洩精足生華上
乎性也
太微女景童
太微深細之至女景幽妙也童赤子無知也深息聚炁渾然無知
化爲炁
神化玉室內
玉室乾宮神所居也炁生間神化
飛羽遊紫空
飛羽超騰之象逸放也紫空即紫霄神化爲扉
日爲三才貴
虛合於炁而命帝同日三才天地人也
奉符照地中
奉符默相感召也地神靜也照地中從至陰中生出一點陽明之象
開關把金簡
開關一炁冲突寂寂相通也把持金簡即符簡所執以爲信者无窒
礙之意
開戶扣瓊鐘
開戶嶽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舌不動而神在心鼻不嗅
而魄任肺扣擊瓊玉鐘陽聲之始也
滅魔三鄧野
魔自內生者以慧劍滅之三鄧野幽隱之區魔之所由匿也
招靈上清宮
招致魔盡靈生者已去而復招之也上清宮上沖泥丸合天清浮通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冥冥窮陰關
冥冥窈默也窮究窮陰關下達尾閭合地重濁通乎命也
聚精六合中
聚精性命交泰真精妙合而凝也六合中即廖蟬輝云前對臍輪後
對腎中間有個真金鼎是也人身上下皆實惟中常虛藏精育靈聖
胎由結
及老變皓形
及老耄老以該幼也變化皓形即體胖意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髮白返童容
返老爲童
洞源清淨光
本源空洞心神清淨

操持有其功

操存持守也操持乃致虛守靜常明常覺之謂

咽液生萬神

咽吞也液炁中津時時咽之則炁化爲神

神水華池融

神水心中液也華池即命門周流神水入於華池心腎相交融合而化之

湧泉灌而潤

湧泉脚心穴灌溉潤滋也

往來無有窮

往來流轉無有窮盡

道經秘集第一編 大洞經

道成周而始

道成丹凝也天度三百六十周流不息人身注之周而復始

天根常茂豐

天根天命之根命基永固自然生色脞而猶草木之根暢茂條達也

此章言人修煉無身不成道而身非精不能生故必先積精以養身

精足則生炁炁足則生神神足則化爲匯一點眞陽從至陰而出竅

竅相通初无窒礙開天門閉地戶滅郤邪魔招致眞靈上通泥丸下達尾閭性命合一聚於規中封固溫養形化嬰兒一心之內空洞明朗清淨纖微突然其功不遽懈也操存持守咽液以生眞神使神水華池自相融結下流湧泉灌溉滋潤往來周身無有窮竭即至道成之時亦按周天度數河車搬運周而復始則命基永固而天根常茂

道經秘集第一編 大洞經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矣

頌曰咽液生神第一功聚精六合返童容往來不息周而始白見天根常茂豐

玄契曰洞源清淨操持有功華池神水湧升灌通往來无滯帝心一空

化幽章第二十

帝君曰此四章名化幽蓋言吾既成已尤須成物而成物之量必盡幽冥方爲無欠故請吾師元始天王度厄靈符而爲先天公據以拔度之

元始天王曰玉宸九天司

玉宸帝君也九天司爲九天開化而司命

道經秘集第一編 大洞經

華山崇雲水洞天印行

太上大道君

太上尊稱之辭君主宰也

常保向化人

保佑護也

九回鏡中清

九回丹成九轉也心鏡明通物來畢照如鏡之清此下言成物由於成已

解帶玉映室

帶紳所以束者如情識之繫於心也解之回情寂而性明虛室生白如玉之映也

乘景入四明

乘通景光也四四大耳目口皆也靈光漸著關竅開通入四明也

提撕日中主

日中主心中性也提撕警惕之意

勤宣月中神

月中神性中命也勤宣貫通不息之意

太一召天魔

性命相合復還元始謂之太一天魔與生俱來者氣質之性是也召則惟吾所命不爲害也

帝君校萬精

帝君天君心也校豆中央直者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是也取象內直之意萬精衆理也心無私曲則衆理皆萃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拔擢死籍炁

拔擢超除也死籍炁麤濁之炁即已私之深入於隱微者是也

越度仙黃庭

越度上昇也仙輕靈意變麤濁爲輕靈也黃庭陰陽沖合之所規中也常存中和之意

帝立三關上

三關上中下三田也三元混合聚於泥丸泥丸有帝乙宮故云

八風舞神兵

八風四通之意舞內運也兵意貫意流貫謂之神兵

洞微无窒礙

虛則生明无微不燭空則通靈自无窒礙

化及衆幽靈

幽靈皆化變爲純陽

此章言帝君得道之後爲九天司命太上道君常保向化之人救度一切然成物之功由於成已惟功至九回丹成之候內外虛明無物不照乃能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也其功維何如人一點眞靈爲情欲繫縛隱而不見必澄心靜慮去其錮蔽則虛室生明由此而進光明四達提撕以存性勤宣以保命性命合一復返於純召制天魔會萃萬精拔去久積之私變爲輕清之炁中養太和三元聚於泥丸眞意運於混漠聖耳梵通自无滯礙幽靈悉化陰盡陽純由已及人而成物之功乃著也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頌曰雙懸日月鏡中清太一召魔校萬精帝立三關融籍炁洞微无礙入虛明

玄契曰洞微清淨聖耳梵通无礙无障內外虛明

化幽二章第二十一

元始天王曰太清浮絕空

心虛意靜纖塵不染謂之太清浮則不沉絕則無私空則忘相皆形容太清之意

三天保神符

三精炁神皆天所與之寶即上藥三品之謂神符神相契合靜極而化也

日中開五暉

暗裡珠明如日中天開朗也五炁順布故有五暉之映

大地恩无窮
光透百骸如日照臨大地皆存其恩无窮也
捧籍登大明
捧持守之意籍藉也三日庚月藉日光而始生從此保守抽添運
用至十五日面陽魂滿輪全體皆現登於大明
受籙會華樓
受籙受天命也性通於命有受籙之象金華樓上帝所居金堅華明
樓高也性合於命銘籙眞金高明配天也
五臟植玉根
一心內植五臟化靈虛先之中以產紫英而玉根植矣

炁通生清明
炁通眞炁貫通也月皎冰融清明自生
定和妙明覺
定純一也和順適也精粹雖名曰妙明知其所當然覺悟其所以然
玄息自長生
玄息眞息神炁相抱心不動念无去无來自然長住
此章言眞一之源含於性光之內虛靈之神居於空谷之間須幻身
當無神乃得一惟塵淨欲忘返乎太清默默之中精與炁合炁與神
合靜極而化一點眞陽如日中天五方暉映照臨大地無所不周月
感日精三日出庚而光生從此運用抽添至十五而日月相望全體
皆明陰陽和合通其性抱其命銘籙眞金化爲明鏡光射四方與天
同體復一心內守靜含无極植玉根於我腹之中一炁貫注清明自

生莫可名狀則在我之眞息不出不入無去無來自長住而胎凝矣
頴曰虛空靜寂莫相爲受籙金華產玉英養得清明還太始綿綿玄
息自長生
玄契曰洞空清淨玄息炁通无障无礙內外皆清
化幽三章第二十二
元始天王曰太極元炁王
黑白交凝沖虛至聖包絪元炁謂之太極元善之長也統衆理而莫
外幸萬物而不遺故曰王
拔出一切魂
魂炁也太極在我眞炁氤氳聽自然之沖突諸炁皆通聚衆炁於神
室若有以拔出之也
九玄解重劫
九老陽之數玄一也去九歸一純陽之象解除重劫累世所集之業
塵根之固結而難去者
六合得上昇
六老陰之數合陰極而合抱於陽上昇陰本在下欲交於陽則上昇
徘徊秀華下
徘徊盤旋不進也陰陽將交未交之象秀華陽光陰欲交陽故於其
下而徘徊也
俯仰化五靈
俯陽下施也仰陰上承也化五靈陰陽合而精神魂魄意自朝元而
混化

飛仙昇玉堂

飛超騰仙輕舉昇玉堂造乎此理高明之域

形神回孩嬰

形則骨弱而筋柔神則渾全而握固回還孩嬰赤子也

洞虛清和淨

洞空諸所有虛曠兮若谷清純一不雜和道炁常存淨應根永斷

華通引玄明

華光也通貫也引進也杳冥之內若无知覺而靈覺存焉謂之玄明

由太極而通乎无極也

此章言命蒂同日性光如月日月合抱而爲太極宰制萬於眞炁一

到衆炁咸聚以九玄之功解除重業陰極而化上交於陽俯仰之間

五靈混一融形骸於性命化沉濁爲高明精完神固復返嬰孩一心

之內空洞虛无清和寂淨智慧圓通復還混沌杳冥之中湛然常照

而有以通乎无極之眞也

頌曰九玄功至一陽生太極原爲衆炁根含德嬰孩歸混沌華通漸

引入玄明

玄契曰洞虛清淨玄舌華通无礙內外玄明

化幽四章第二十三

元始天王曰无極眞仙機

混元未判謂之无極乃成眞修仙之樞機

洞中保元炁

空洞之中保合太和渾然元炁

正位左右仙

正位丹成受職也左右輔弼之任佐玉清以救化者天仙也悟眞云

學仙須是學天仙

長生虛靜世

不墮輪迴故長生不染塵濁自虛靜

洞有五符籍

空洞之中雖无五行之質而自具五行之理

玉宸得合一

玉宸帝君一炁密蒔五者俱化

魂生太无中

魂主動故曰生魂无其魂而太无即其魂也

魄受吾道密

魄主靜故曰受密微也魄无其魄而道即魄也皆與道合眞之意

從炁化幽无

四大皆空虛无爲體

七炁永无滯

七炁流暢津精液血液也七者皆陰至此精化爲炁炁化爲虛永无

滯矣形神俱妙之意

靜眞明至理

湛然常寂而靜至誠无妄而眞明至理貫通无極以入玄玄之境也

至老長不易

至老身終身而書易改也一得永得即宣聖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月映波心萬派清水天一色共圓明靜慮識得本來樣自覺蟾光到處

生

四

心如穀種具生機存則靈明放則非欲識本來眞面目一輪明月透疎

幹

五

生意融融春氣澄鳥笙迭奏水鳴鐘不須瑚琢資人力爛熳天眞造化

工

六

轉眄春來忽又秋眞機活潑不停流開從川上淵源會飛躍爲魚大化

周

七

人禽相判應須知站立關頭莫自疑全受全歸爲肖子休教眞種入汚

泥

八

終朝逐物放心猿誰肯回頭認故園欲學收心無別法能知心放即還

元

九

念從熟處性從偏一段靈明被物牽喚醒主翁頻照察防閑克治最宜

先

十

初念精明轉念紛浮雲漸蔽起魔軍關頭立定頻頻驗採約爐中細細

分

十一

神本清明爲欲昏無端情擾似雲屯澄源還自雞鳴始日氣無亡植玉

根

十二

心作權衡萬事平中多雜亂失眞明鑑空只爲無私照養得心源似水

清

十三

本來無物亦無照明鏡高懸奮主人元命自然生妙竅洞觀无礙識天

眞

十四

精液流通衆妙生命門謹守自充盈火從水底圓珠現光透泥丸照頂

明

十五

汤泉本與泥丸通爲有魔軍隔萬重斷絕六根成正覺華池神水自相

融

十六

順則長生逆即仙河車搬運入丹田醍醐灌頂眞元合養就驪珠的的

圓

十七

血精未便是眞機中有驪珠照眼眉玄息炁通無障礙神光一點落天

池

十八

血凝精聚結爲華水火原來共一家混合坎離成既濟陰陽互宅是根芽

十九

何謂先天與後天倘中消息少人傳太虛本體雖名相存想何能合自然

二十

結胎須是結眞胎一樹梨花火內栽水裏藏金金化土五行和合上龍蟠

二十一

立基不必在丹爐一念融通即太无元父回明成妙道容拳赤手握明珠

二十二

靜裏開存絕視聞太和流貫氣氤氳百神混合三元會信手拈來已十分

二十三

無忘無助是功夫至純時用力無逸宅丹玄融太一綿綿不絕見眞吾

二十四

玄息原從祖竅生先天眞種結胎嬰回珠寶映回風合混寂常明萬歲燈

二十五

道原不息妄非眞息住胎凝入渾淪雖相清塵空一切無人無我亦無身

文昌全書內函大洞經示讀註釋小序

大洞經刻本各異此本則文帝降傳於鸞壇者先後繁簡較他本獨善又得馬魁神註釋則白親切使讀者得所窺尋洵大事因緣也自古道書首推陰符三百道德五千而此經授自元始應在二經之前其傳授甚奇其文字甚奧雖肆力於道者且茫然不知所謂今得示讀一編而茫然者了然與陰符道德文異義同參同悟眞而下皆其支派萬卷仙經要以此爲昆侖星宿焉感念翁之心假童君之手天人之際深矣後之學者豈不幸夫

華山宗雲水洞不輸

清靜經

第一代滿洞悟誠敬号

道經秘集第一編

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

無極生太極

太道無情運行日月

無爲無不爲

太道無名長養萬物

無物生有物

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

首柔爲道先天地而行生者也雖曰強名亦却自然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男清女濁男動女靜

降本流末而生萬物

清與動爲本濁與靜爲末一降一流一施一受也清濁相融動靜交

蜻則萬物於此滋生矣

清者濁之源

無生有

動者靜之基

有返無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天清地靜一齊返入於無矣

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

擾神之心妄心也

人心好靜而慾牽之
好靜之心眞心也
若能常遣其慾而心自靜
遣慾者必先捨事靜心者必先遣慾
澄其心而神自清
澄心者洗心退藏也心如止水其神自清
自然六慾不生
無眼耳鼻舌身意自無色聲香味觸法
三毒消滅
三毒者陰神害人性陰精害人命陰氣伐人五臟即三尸也三尸皆
人身陰賊或言三彭三姑者皆妄
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
神不能清先由慾不能遣
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
知三心之不可得也
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還觀其物物無其物
知四相之俱忘也
三者既吾惟見於空
返照入空矣
觀空亦空空無所空
觀空到無所之地空斯大矣若有所即不成空
所空既無無無亦無

觀空到無所之後空亦無矣若有空則不能無無之又無無亦不立
無無既無洪然常寂
萬法皆空矣
寂無所寂欲竟能生
寂之又寂何慮何思
欲既不生即是眞靜
此靜之所以先宜遣慾也
眞常應物眞常得性
眞靜爲常則曰眞常吾師云眞常能應物應物自不遷不遷性自住
同此旨意也
常應常靜常清靜矣
定觀云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唯一
如此清靜漸入眞道既入眞道名爲得道
人無安心固有眞心
雖名得道實無所得
冲而用之不自滿假
爲化衆生名爲得道
去妄歸眞可稱道人也
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性功既悟命功乃傳或問曰上言實無所得此言可傳聖道然則清
淨一經尚未言道乎曷若曰非也你把無所得錯講了這就是入道
返觀諟究本來妙訣

老君曰

心長語重故復開示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

無爭則無欲好爭則多欲不德乃有德執德便無德人無至德至道

不凝執德者不宏也安能具虛靈廣大之德以合我虛靈廣大之道乎

衆生所以不得眞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窒其神既窒其神即著萬物旣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三界流浪生死常沈苦海永失眞道

此節反言以申上文清淨入眞道之意也抑有可喫者以不靜之妄心窒至清之眞神著物妄想心不能靜眞神反化爲妄心也安能得

華山紫雲水洞天印行

道乎

眞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悟道之人終不外乎清淨清淨之法終不外乎虛欲虛欲是一章喫緊處又況心靜則火降神清則氣定中生慧本命自來更有自然面然不知其所以然者

華山紫雲水洞天印行

玉樞經

第一代祕傳祖師悟誠敬寫

華山紫雲水洞不賣

道經總集第一編

玉樞經約解

女冠涵虛子註

居中而運回謂之樞北斗一星名天樞取其運於中央也人身以神爲樞纖塵不染有如玉之清明故曰玉樞此經大旨益致人煉元神也

天尊言爾諦天人欲聞至道至道深窈不在其他爾既欲聞無聞者是齊整無聞無見即是真道聞見亦泯惟爾而已爾尚非有何況於是不聞而聞何道可談

聖亮冰清不煩言解何況於是字指聞見言

天尊言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以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夫如是則可與忘形可與忘我可與忘忘

此皆虛無中功夫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證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證則聖智全能知止則泰定安泰定安則聖智全聖智全則慧光生慧光生則與道爲一是名真忘惟其忘而不忘忘無可忘者即是至道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無情惟一無二

能入要能守能守要能用知止則不遷知證則不出知微則深造吾寂寞生恍惚即慧光也不出則神栝不遷則氣靜氣靜則神栝神栝則太虛之中一靈獨運只知有道而不知有他故曰是名真忘者忘而不忘無可忘者也真忘即至道也

天尊言吾於今世何以利生爲諸天人演此妙寶得悟之者俾齊仙阼學道之士信有氣數夫風土不同則稟受自異故謂之數數繫乎天氣數所囿天命居焉 生植 不清濁自異故謂之數數繫乎命氣數繫乎天氣數所囿天命居焉 生植 不得眞道慧可以智濁可以清惟命俾之天地神其機使人不知則曰自然使知其不知則亦曰自然自然之妙雖妙於知而所以妙則自乎不知然於道則未始自以愚之濁之諸天聞已四衆咸悅

唱道真言

華山宗雲水洞天輯

第一次講經語錄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降乘光談經演教歷持浩劫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聖製

吾見世之學道者往往謬於傳習說鉛說汞哄動一切含靈痴心妄想希圖長生究其所傳不過指點一二工法自以爲驪珠在握要人財寶受人禮拜做出師家模樣吾每見之未免叫一聲罪過夫修行之士未有不了明心地而可以跳出陰陽五行之外與太虛而獨存者所以眞仙度人每每教人從心地上做工夫鍊得方寸之間如一粒水晶珠子如一座琉璃寶瓶無窮妙義便從自己心源上悟出念念圓通心心朗徹回自古以來仙家不傳之秘至此無不了然突使其把自己心源上悟出之理做自己性命上切實之功到此時必然巧生言外妙合發中處障不干永無棘手之處故煉丹之道原最活潑潑地面世之師家徒以紙上陳言小家工夫欲人人比而同之何異綿丸打彈膠柱鼓瑟指望成就蓋亦難矣歲在己酉春三月甲辰之日法嗣鶴臞子覺受煉文昌筆錄大法老人與鶴臞子本有宿契即日降境迄今已近三載吾所傳於鶴臞子者不過祇煉心兩字千言萬語亦不過祇發明得煉心兩字爲千聖總途萬眞要路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無數高眞斷無舍此兩字而可以道遙於眞光法界之中爲元始天王入室弟子一一勘驗從未之有也吾憶初下壇時將此兩字授鶴臞子初不之信以爲煉丹必有秘傳煉心兩字人人說得出個個做得去故其所講雖請益者大約修命之說居多我隨他問著只顧把煉心兩字講得親切及到一年

之後鶴雁子修持已有進步有質得方信我爲師者不是個空言之漢
仙家濟度衆生先要人見了長生不死之性而後修長生不死之命此
之謂性命兩修者也於戲吾與鶴雁子講學以來寒暑三遷蓬萊水淺
蟠桃花又放矣梅亭草徧蕉館談玄有所發揮鶴雁子必退而登之於
册總計之有五萬餘言鶴雁子欲公之於天下以爲後代之矜式而問
序於我我思修持之要是編載特以煉心兩字恐人看得十分容易
不肯信心故再將此兩字重加申明一番我老人從無始劫來於
元始天王前發度人無量之願不敢誑語以欺天下後世也鶴雁子逸
巡執經而進曰先生序甚善特是經所以闡揚玄化傳之萬禩不可無
名我曰煉心兩字是

太上度人唱明大道眞眞質質之要言也名之曰唱道眞言何如鶴雁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子降階稽首曰善哉華老人筆

唱道眞言

南極天宮靑華上帝大悲大願至聖至仁含和保眞溥恩宏化監察
萬國巡行九州弘災銷劫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聖製

此經之作先言煉心次言煉命人能依此修持可以了明心地堅固命
根六賊不除而自除三尸不滅而自滅道成之日飛昇上淸億竺萬祖
盡得生天子孫世世永爲仙家眞莫大之法門萬眞之要路也如有不
肖之徒罔知天命狎侮聖言將此經言不加珍秘展閱不避婦人收藏
不於淨室宮有證法諸神錄其罪過上告南北二斗星君貴以非殃死
遺冥禍直待一人成道斗府有赦罪牒文方能超脫幽冥許放托生鳴
呼愼之毋自陷於匪德焉

此經之作雖爲鶴雁子一人實可以公諸人人使天下之士有緣遇是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經者於性修之則爲聖於命煉之則爲仙予彼上達之階弘我度人之
願不亦快哉然得其人而不傳與不得其人而妄傳均有天譴授受之
際宜三思焉

傳經啓教貴得其時得其時矣又得其人然後發瓊笈之秘洩至妙之
蘊道之科禁不可不愼也務得立心正大制行端方之士敎其先世無
有天嘗及背棄君親世業不仁之術者方以此經授之仍須叮嚀囑誡
令勿泛傳如其人果係大賢亦不必因其先世而棄置勿取好法易聞
上士難得此等人乃上士也若復有人先習不善至於中年能一旦悔
過心誠向道者亦許其浣濯自新不得概行拒絕以體
太上慈悲度人之念於戲我言有盡我願無窮天覆地載之間何人不
可學道何人不可修道人人有副性靈個個自具妙用登仙入聖夫復

何難祇因宿生氣習味却本來眼前幻境昏我正覺遂至認賊爲親迷
眞逐妄三途八難去而復來六道四生回而又往以天門爲寥廓之鄉
視地獄爲熟遊之地嗟乎如此豈不悲哉吾願天地衆生受此經者各
發勇猛精進之心同登蓮花化生之果道岸非遙求仁即爲慎與鱗格
刻日可期此丈夫也予日望之修道受此經者先須持齋守戒結壇淨
室焚起十二種信香誦　摩利支天斗姥天尊寶號　北斗七眞
南斗文昌總理　天宮斗府無數高眞　洞天福地一切威靈傳經啓
教歷代師眞如是四十九日方許開經閱視不得亦身裸體及近汚穢
不潔之物是經所在有仙眞下觀神光瑞氣氤氳滿室使人心地開通
精神洒發稍有觸冒仙眞不來恐外道邪魔乘機授害不可不知平日
閒宜謹身節欲廣行善事遇斗降之辰鍵關習靜存運一心上朝紫府

然後北斗爲子削落死名註上生籍身家俱泰災禍不生有所思維即
時解悟其於道也庶乎不甚相遠矣修眞之士能於是經恭敬不懈至
心受持者吾當證念是人如保赤子常以神光灌其頂門使其智慧日
生於此經文無有疑惑若在朝廷急流勇退若在圖家子孫賢哲外侮
不干若在山洞之中蛇蟲虎狼山魈木魅諸種妖獸屏跡遠遁不來侵
擾若渡江河龍神俯首波浪不驚若在市廛募緣乞食使男女老幼一
見是人咸生懽喜布施不倦一切水火刀兵之厄不能害之修持之際
不使外道邪魔得乘其便吾與是人始終眷顧時刻護持直至道成之
日是人神通廣大我願方畢釋典云如來不誑語者吾豈獨不然哉

道經秘集第一編

唱道眞言卷之一

南極天宮清華上帝爲扶桑之教主乘太乙之乾綱氣運九天權綵
五岳現千萬億之化身示聖眞仙之密諦大悲大願至聖至仁頒祥
瑞慶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籙

今日讀清靜經便宜行清靜法夫清靜者清其心也人之病根大約
在種種妄念妄念既除尚有多少遊思擾於胸臆去遊思之道惟在內
觀始而有物至於無物無物之極至於無我澄水不淵明月無影以爲
非空纖芥洞徹但見光明以爲本空冥冥默默萬象咸具此際著脚不
得著想不得洞洞朗朗玄玄寂寂結丹之道備於斯矣

功行乃昇仙入道之津而積功行當自孝始施濟非貧士所能然言語

之間誘人爲善阻人爲惡在我不過口舌之勞而人蒙無限之福便是
莫大陰功誦大洞經持斗姆咒可以超拔祖先弘資冥福即是孝心無
益之書不必讀無益之戲不必爲有事則幹之務要忠厚存心利益民
物無事則清心靜坐或誦經或默朝念念對越上眞至慈至悲其
視學道之士如慈母之愛其赤子刻刻放心不過豈有赤子弄戀慈母
而慈母漠不爲顧之理哉乎人生於世光陰彈指即過翠人惜寸陰我
當惜分陰誠格論也有志須立眞志爲學須做眞學久而不懈虛光
一透仙島天宮即在眼前堂堂一條大路明明一座法門自在人方寸
之間此路即昇天之路此門即入道之門入門第一步上此大路進此
法門念頭不差脚根便快成仙作佛極易易事
子讀清靜經當句句玩味言言解悟以吾心合上眞之心自家有得手

工夫忘言之妙乃爲眞境遊思亦無雜除隨起隨滅一刀截斷靜坐時
此心不可執著若爲遊思之故束縛太甚性地安得圓通靈光何由透
發反要潇洒自如賊賊蕩蕩渾然太虛之體不爲物累故昔人參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執守一中便爲非中以此故也遊思之不能無如浮雲
之不足以累天久久磨洗自然拔本絕源空靈無有前以遊思喻浮雲
此確論也至於日間應酬非山中習靜羽流豈能免此吾亦有法賜子
任他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隨時應付過即不留譬如風雷霹天
所不能無而不可謂風雷霹之即天喜怒哀樂心所不能無而不可
謂喜怒哀樂之即心天有眞天體心有眞心體由我應酬而甚然空寂
煉丹先要煉心煉心之法以去閒思妄想爲清淨法門仙家祖祖相傳
常提惺存活潑潑地此爲要訣

無他道也吾心一念不起則虛白自然相生此時精爲眞精氣爲眞氣
神爲眞神用眞精眞氣眞神渾合爲一煉之爲黍米珠爲陽神而仙道
成矣以神合氣靜養爲功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是也以氣合神操持爲
要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是也以精合神清虛爲本孟子所謂養
心莫善於寡欲是也雖然精氣神三者分之則三合之則一神氣者聽
命於精精者也人能完其精而神自旺完其精而氣自舒然後加以調劑
之功返還之道無患靈胎之難結而大丹之不成也此入門下手之法
特書以示子

子欲煉丹而不先煉心猶鞭馬使奔而羈其足也煉心爲成仙一半工
夫心鑑則神清神清則氣凝氣凝則精固丹經所謂築基藥材鎔鼎鉛
汞龍虎日月坎離皆從煉心上立名至於配合之道交濟之功升降之
法烹煉之術此其餘事若心源未能澄澈惛欲糾繚則築基難固必復
頓藥材雖具必多缺鎰殘鼎敗龍戰虎哮日蝕月晦坎虛離實此時欲
講配合則陰陽不和不則交濟則水火不睦欲升而反降欲降而反升
三尸害之六賊擾之一杯之水難救車薪之火故曰煉心爲成仙一半
工夫此至言也確論也此一語道破天機打穿魔障者也

煉心者仙家徹始徹終之要道也心地茅塞雖得丹道亦是旁門雖成
頑仙不登玄籍參不得大羅仙子進不得大乘法門是故欲結聖胎先
登閬苑此要語也調劑之功全在升降之法全在靜觀靜不終靜
靜中有動有動非動造化轉旋觀不執觀觀中有覺有覺非覺靈光恍
惚靜而後觀觀而能靜是爲靜觀當此之時黑虛而藥實水剛而火柔
一烹一煉一嘘一吸恰與天地同其玄化日月同其運轉陰陽同其清
濁四時同其代序從有入無謂之黍珠從無入有謂之陽神工夫至此
形神俱化之時也若未曾煉心依舊是七情六慾污穢俗腸而欲求長
生之術窺金丹之妙是猶武夫執干戈而操絲桐之韜劣馬服縞靰而
驟羊腸之坂欲五音調暢六律安閑難矣上章言煉心爲成仙一半工
夫此萬派歸宗之論歷代祖師心心相印非子好道我決不傳然煉心
有不同有煉聞見之心有煉無聞無見之心何謂聞見之心事至物來
隨感而應無入無不自得取之左右逢源儒家聖賢已曾道過譬如明
鏡寶珠照物者鏡光珠彩而鏡靜常明珠圓自皎何當因所照而輒變
因照多而極晦耶何謂無聞無見之心寂寂反照朗朗內觀無人見無
我見無有見無無見無無有見無無無見有鏡之光而實無鏡有珠之
彩而實無珠當此之時大覺如來亦當讓子一座而諸色聲界靡在子

光明白宅中突然煉聞見之心須於動處煉之炎炎火坑焦天燦地而
靜處煉之一覺萬劫泡影電光隨起隨滅而如如不動慧性常空此爲
靜處之煉雖然聞見之心與無聞無見之心總一也則動處之煉與靜
處之煉總一煉心何分何不分之有

張紫陽丹書發前人所未發誠丹家指南也然採取火候多用隱語彼
以靈丹爲天地之所秘欲學者靜參而自得之張眞用心良苦矣吾則
不然務要洞徹箇裏獨顯一條大路使學者朝發而夕至凡有慧根無
不可以造淵微證大羅仙之位然而難矣即如煉心兩字爲成仙一貫
之學苟非坐破蒲團磨穿腸盌豈能不起思爲一無染著洞見本來面
目設徹無上根源故煉心爲仙家鐵壁銅關攻得此關破打得此壁穿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無非是道昔人所謂動處煉神靜處煉命旨哉其言乎至於習靜工夫
中庸第一章即說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人能不睹不聞時戒愼恐懼致
中而天地位致和而萬物育便是如來最上一乘乘獅坐象不過此心
此理何以異於人哉吾子以塵緣俗累爲憂是欲合現在而欲求超脫
之處君子素位而行諒不爲此也昔文王囚羑里而演周易仲尼陬陳
蔡而操絃歌舉人迹患難不堪之境尚能盡性達命況子今日所處未
必至於如此之極乎哉我子但患無志不患多累有眞志即有眞學上
而洞天福地下而羊牢馬欄學道之人須平等視之究竟大菩薩蓮花
寶座與罪鬼鐵床火坑本同一境何也菩薩此佛性罪鬼亦此佛性也
君子言性而不言境也

張紫陽意爲媒說峯峯數言殊未通暢吾今拜手爲子足之意原於心而
成於性故有眞心乃有眞性有眞性方有眞意此意謂之先天一意夫
先天物象未形不露朕兆安得有所謂意當夫靜坐之際一心端坐洞
然玄朗無渣滓無知識即先天性體也從此容中落出一點眞意如太
極一圈而陰陽於此乍伏爰一畫而兩儀於此生故謂之先天一意以
之配水火引鉛汞用無不靈丹道之成皆此一意爲之運用而轉旋也
丹家之用意如此而張子言之殊見脫落略所以教後學示來茲乎

玄關一竅微妙難知以爲在內非在內也以爲在外非在外也雖中庸
第一章亦曾言過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
未發非玄關也既發非玄關也惟將發未發之際發之者玄關也略先一息非玄關矣略後一息非玄關矣故玄關之在人方其靜時轉眼即是及其動時轉眼即非是直須臾耳瞬息耳自其大者而言

造化以前方有玄關何也造化以後天地日趨於動也天地之動誰爲動之玄關動之也一動之後即非玄關矣自其小者而言爲之飛也魚之躍也昆蟲之化也蟈蛄之鳴也誰爲飛之躍之化之鳴之一玄關爲之耶人身而言則有不同者何也手足之乘動也耳目之聽皆也鼻之臭口之味也不可指爲玄關也玄關者萬象咸寂一念不成忽而有感感無不通忽而有覺覺無不照此際是玄關也感而思覺而照即非玄關矣然則玄關之在人如石中之火電中之光捉摸不着嗚呼煉丹不知此玄關一竅者汨沒大矣今人皆氣質之性用事玄關之閉而不通自出母胎已然矣惟靜之又靜寂之又寂玄之又玄空之又空方得此玄關一竅此竅也乃眞心眞性眞精眞神眞氣之所自出而玄關者爲之機括耳邵子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內有個玄關一竅

華山宗雲水詞天印行

頃刻不見須急尋之

昨論玄關一竅先天不傳之秘歷代祖師所不欲盡言者盡付於子夫玄關一竅乃諸聖諸仙特從明心見性時節提出兩字以教學者心何以明忽然而明此玄關也性何以見忽然而見此玄關也玄關爲明心見性之靈機結胎煉丹之妙括故古人懇空提出兩字以後教學使其從針鋒上打一筋斗電光中立一註脚仙家之分身化氣出水入火上天下地千變萬化皆從此玄關參得來把得定打得筋斗轉落得註脚質則變化由心幽顯惟我無難事矣此數言皆天機也非有十年功苦鑽研不透雖然快者十年便是疑見易則頃刻難則終身子具宿慧諒決不難

啓曰弟子覺以宿世因緣得遇聖師指示大道非不黽勉以從卒爲口舌之故頻年教授如伏櫪之馬爲人馳驅志在芻粟而已而性命之學從未望見苦海深沉罪頭無岸一念及此不覺心火上炎通身汗下惟師悲憫何以教之師曰子今日工夫自問可以做得的只管做去做得一分是一分雖非要道亦是將來得道根基辟如造屋先要築得屋根堅固排得四柱着實則重樓複閣畫棟雕梁可以次第而成筍尺土不施寸薪未積而徒忘想高堂遊心廣厦何異緣木求魚也丹書不可不看亦不可按圖索驥子試習靜修一有入手自然妙緒紛來頭頭是道雖欲作手不可得矣子宿具慧根註名仙籍深造以道何可忽乎哉

我從來教人只說從下等工夫做起下學自然上達雖然亦無所謂下等上等也如煉心兩字下等在內上等亦在內去妄想除迷思便是下等頃刻之間直超圓悟便是上等古亦有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苦亦有之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華山宗雲水詞天印行

畏哉然未做工夫與方做工夫不可便作此想恐躁心乘之先難後獲實靜修之要訣也至於採藥煉丹子俱讀丹經已知大略靜修既妙自能節節相生頭頭是道無窮妙境從先天一意流出非但空空之知虛之覺實有眞樂眞受用處一元常見萬象回春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我之於子無言不盡宿世根由一朝說破而非惟子不能無我我亦不能無子子道之不成我之憂也日中稍假須臾端坐片時內觀心體子忽念頃最多若能清潔便拔出一大業障凡諸病根次第除之綿綿做去自有機緣湊合天從人願塵累一清身心無礙根基自如大道何難

吾教子從下等工夫做起去古來成仙得道者類多如此豈獨子爲然哉靜以養心明以見性慧以觀神定以長氣寡欲以生精致虛以立意此要訣也靜則無爲故心清明則不昏故性見慧則能照故神全定則

常存故氣舒寂欲則一元固故精生致虛則萬緣空故意實此要訣中之要訣也至於丹經所立種種名象甚覺可删曰鉛汞曰日月曰烏兎曰嬰娩曰東三西四南二北一皆後人因義立名其要語也不過氣神而三元五行盡此突宜降則降宜升則升靜以守之虛以合之運之以意而未嘗有意得之於心而本無心動而與天行之健其動則靜中之動也靜而與地體之凝其靜乃動中之靜也而吃緊處在玄關一竅要見得透推得定前日兩論已盡之大道無爲而至簡并無奇怪足以駭人聽聞固盡人所可爲者況聰明篤志如吾子者乎丹士好爲新奇可喜之論我不知其道爲何道丹爲何丹也

子看丹經當得其大要如紫陽氏所著心爲主神爲君精氣爲從意爲謀諸說皆要書可聽至其抽添換火立爲十轉之法此不可盡信者也

夫煉丹猶如炊飯火急則焦火緩則生不急不緩飯乃味全煉丹火急則鉛走汞飛故貴綿綿若存火緩則鼎寒爐冷故貴惺惺常在不急不緩緩火候到時築陰自消陽神自見何必多立名色行岐途以亂學者今再將二字訣申明一番曰靜曰觀觀時主靜靜時有觀煉丹之法備之矣

張紫陽丹經後段以日中十二時配左右分數或其自歷之境亦未可知然人身脈絡微有不同則用火或有不合各人自去閱歷自去証驗而張子欲以一已律天下之人則惑突吾所以教子以煉心習靜而以火候付之自然者我之火候如此子之火候未必如此我自有心得必欲強而同之是膠柱鼓瑟突子一俟秋涼即便習靜一點誠心萬緣俱虛夫人心業未斷自己便是一大旋顛意念知識俱是魔將魔兵肝腎肺腸俱是魔巢魔窟若心地靈明性源澄澈志立得眞願發得大雖有十萬魔軍周匝圍繞何懼之有大丈夫鋼肝鐵胆爲宇宙幹大事業雖見刀鋸鼎鑊尚不怕死況魔者不過幻境乎何曾見幻境能亂眞心前往直前有進無退子其自矢勿懈

問曰靜坐幾時可見元神元氣師曰靜坐至無思無念之時則眞息綿綿元神見而元氣生突曰神氣有形乎師曰淸空一片安得有形曰然則何以謂之神何以謂之氣曰其中靈者謂之神運者謂之氣曰無形何以結丹曰無中有生曰靜坐幾時方能無思無念師曰初學打坐者數刻之後方能屏除幻妄習靜既久一飯之頃恍恍忽忽已入無何有之鄉突初學不但於坐時存心凡操作經營須要把打坐時所悟所得時時護持則定力易成妙境易至入定益深遍體融化如嶺雲川月丹家採鉛引汞亦於心齋坐忘之際流出一點胎息爲之耳

問曰弟子覺夙遺冥兜動遺多難自分此身早墳溝壑茫茫萬刼芥子半毛何幸今生今世得遇聖師指示大道感而思奮繼之淚零誠敬益加盡丹秘旨望悉相傳弟子得道之後誓當長居門下永遠皈依師曰吾向來所談本詳性而略命子心所未慊在此而已夫結丹始於煉心作於靜觀靜觀之至大藥自生三元五見突安爐立鼎異風坤土紫陽之說可聽也至於火候之運行則更有說焉夫人身血氣流通其循環升降原應周天之度動中不覺及至靜時則脈絡骨節之間嘿然而上升油然而下降分寸不差毫釐不爽自尾閭逆至泥丸自泥丸順至絳宮聚神房與五行之氣渾合爲一歸於中黃脾內所謂一點落

黃庭此其時矣抽鉛添汞之法不過如此諸說紛紛眞砂棄矣

陽神之脫胎也有光自臍輪外注有香自鼻口中出此脫胎之先兆也

既脫之後則金光四射毛竅晶瑩如日之初昇於海珠之初見於淵而

香氣氤氳滿室矣一聲霹靂金火交流而陽神已出於泥丸矣既出之

後全石平日工夫吾所以先言煉心正爲此際也平日心地養得廣闊

則陽神純是先天靈氣結成本來無思無爲過境不染見物不遷收縱

在我去來自如一進泥丸此身便如火熱金光復從毛竅間出香氣亦

復氤氳頃刻間反到黃庭雖有如無不知不覺此眞境也若心地未能

虛明所結之胎決非舉胎所成之神原帶幾分駁雜猶人氣禀昏濁多

以氣質之性用事其神雖出一見可懼則怖生一見可欲則愛生殆將

流連忘反隨入魔道此身雖死不知者以爲得仙坐化誰知陽神之一

出而不復者殆不可問矣前言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由今推之則煉

心爲成仙徹始徹終之要道也告言一半今日十分再加之曰十二分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問曰備心地未能至虛至明而胎神已出爲之奈何師曰必不得已尚

有煉虛一著胎神雖出要緊緊收住留他做完了煉虛一段工夫放那

孩子出去則眞光法界任意逍遙大而化之不可得而知矣敢問何以

謂之煉虛曰雖言煉虛已前之事也

問曰陽神出胎以後尚在人腹中何能與太虛合體師曰虛其心可以

容形人而至於忘形則陽神在腹中與在太虛無異何不可合體之有

哉總而言之煉虛祇完得煉心末後一段工夫但幻身有形故曰煉心

陽神無形故曰煉虛曰煉虛工夫要做幾時師曰九年溫養不過做得

煉虛一著煉虛之妙變化無窮可以踏雲駕霧渾身飛去竪特出神而

已乎然此一著最不容易千人萬人中難得一二人也

問曰煉心煉到一無所有脫胎之後可以省却煉虛一節否師曰既煉

得一無所有則身心皆化於虛更何虛之可煉以一無所有之心結一

洩且有不測不止不成已也然窒慾窒慾尚是勉強工夫必至無慾可

慾無慾可窒連窒窒之念俱忘方可成丹

煉丹之法始於煉心繼以採取終於火候如此而已矣煉心之法語觀

爲宗靜中之觀有觀無物靜中之靜以靜而動元精溶溶元神躍躍元

氣騰騰三元具矣採取之法眞意於本眞心眞元由於眞意引之而升

如珠之引龍惴惴乎不踰不慢引之而降如竹之引泉汩汩乎不疾不

徐如奏笙簧如調琴瑟男執女受夫剛婦柔兩情和暢途入黃宮而採

取交會之理畢矣至於大候以眞氣薰蒸爲沐浴以綿綿不絕爲抽添

一年十月有物如人從中跳出徘徊於太陽之宮出見於泥丸之府而

一身之丹成矣至若煉虛全要胸懷浩蕩妙至忘身無我無人何天何

地豈清空一氣混混沌沌中一點眞陽是我非我是虛非虛造化運旋

錯行代明分之無可分合之無可合是曰煉虛煉虛者以陽神之虛合

太虛之虛而融洽無間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眞者也此出胎以後之

功分身以前之事也

問曰陽神出胎以後尚在人腹中何能與太虛合體師曰虛其心可以

容形人而至於忘形則陽神在腹中與在太虛無異何不可合體之有

哉總而言之煉虛祇完得煉心末後一段工夫但幻身有形故曰煉心

陽神無形故曰煉虛曰煉虛工夫要做幾時師曰九年溫養不過做得

煉虛一著煉虛之妙變化無窮可以踏雲駕霧渾身飛去竪特出神而

已乎然此一著最不容易千人萬人中難得一二人也

問曰煉心煉到一無所有脫胎之後可以省却煉虛一節否師曰既煉

得一無所有則身心皆化於虛更何虛之可煉以一無所有之心結一

無所有之胎養一無所有之陽神合一無所有之太虛顯大法相放大
金光百千萬億身還滿虛空際畔如明珠發光總一光而已若煉心時
節未能淘盡宿根則陽神爲夾雜之神雖欲飛騰得漢猶如綿裹藏針
油中著水不容相入是以假九年溫養之功做脫胎煉虛之學仍煉到
一無所有而後已約而言之煉心之陽神性之也煉虛之陽神反之也
性反之則非人所能爲也問曰誠如師言煉心之陽神可以不費溫養
之功而出神太早丹經所呵此何義也師曰我所得傳於子者以煉心
爲最上一乘從此結胎是個聖胎從此出神是個聖人放大光明超出
三界與太虛而常存後天地而不毀此西方古佛修行之妙道也奈何
世之師家但知煉命不知煉性但知開關閉氣移爐換鼎之法不知性
始真空渾然無物之理所結之胎原是凡胎所出之神原是凡人依舊

上不得天依舊參不得聖無可奈何只得重做工夫使這孩子重去修
眞學道重去明心見性貧者盧之有者無之此所謂因其本而反求其
末也譬如一人本原虛弱兼帶風寒盲醫無識但去補其虛弱連這風
寒通補在內病何由去仙家煉命之學補原之藥也煉心之學去病之
藥也欲要煉命必先煉性欲要補元必疏其雜病而先去之此一定之
理也是以精修之士獨重煉心淘得一點元神如水月交輝火候到時
胎神圓滿揭開鼎蓋跳出輪迴盡天地遍乾坤都化作一團紫彩金光
上貫三清下徹六道將見元始至尊與毗盧遮那古佛憧然來會與之
握手叙契闊之多時想相見之已晚此近在頃刻之間而更何九年溫
養之可言哉

數息者所以收其放心若能靜觀刻刻內照安用數爲夫靜觀到一念

不起之時方可用意尋玄關一竅既云一念不起而又何用意尋不知
用意之法有個妙處在無心中照顧如種火者然不見有火而火不絕
萬境皆空忽然一覺非玄關而何從此便要認得這個機關清譬如有
人乘千里驟絕塵而奔吾要認得這個馬上人暫一經眼牢牢記著頗
上三毫宛在目中如此玄關方爲我有長生不死超出萬劫之外奈懇
此時一覺爲我主張千變萬化全憑此一覺非
易事也明珠美玉無價之寶可以智力求而此一覺不可以智力求然
亦非難事也走遍天涯原來近在這裏個個人自有的不費一錢去買
或者曰煉丹應有切實工夫安用此一覺爲哉吾應之曰此一覺無始
以來不可多得太極得此一覺而生天地吾身有此一覺而成仙作佛
總計之有兩個一覺然此一覺在何時尋何處尋曰靜極而動之際有

此一覺靜時固非動時亦非露處在一息一息之後不見矣

道經秘集第一編

唱道眞言卷之二

南極天宮靑華上帝爲上淸之使相本元始之分形代代顯靈跡時
時見化體居經劫而傳杏冥之訣度函關而修道德之文在世爲帝
王師在天爲神仙伯大悲大願至聖至仁救罪錫福度人無量天尊
無上道祖仙師賜錄

太極者何也曰混沌以來一粒金丹也生天生地之後太極無乃渙然
面散乎曰太極可以變化一變而爲萬萬具一太極萬化而爲一一仍
一太極也此太極也大則包天地小則入芥子天地形而太極無形天
地毀而太極不毀嗚呼知此說者可以煉丹矣丹者何也人中之太極
也一身可分爲萬身萬身仍合爲一身猶太極之一而萬萬而一也嗚
呼知此說者可與言陽神矣

問女關一竅竅字如何解說師曰竅者至虛之義凡物虛處觸之而易
動人呼而應在井中風鳴而響入谷底自然之理也人心無物則虛至
虛之中偶有觸著機會相照躍然一動此躍然一動之時即是一點靈
光著落處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

問曰太極生兩儀有所蓄積而然乎師曰炁有蓄積而神無蓄積這個
機關一到資始資生間不容髮故太極一開基而萬象皆從此兆曰無
極太極何以分此中有個玄關一竅此無極太極所由分也無極即是
太極此不易之論也吾祇言太極不言無極意蓋如此恐子不明故又
曰無極即太極夫無極○也太極○也但有個玄關一竅而無極太極
之名由此分其實無可分也若曰太極生天地天地既分而太極遂判

似也然天地判太極未嘗判也太極渾淪原如未生天地以前中庸曰
語大天下莫能載太極包乎天地之外也語小天下莫能破太極入乎
萬物之中也合之天地同一太極分之萬物各一太極而太極何判之
有然陰陽判而爲天地何耶曰此太極之用而非太極之體也陰陽者
太極之用也天地之外天地之內猶太極包涵貫注者也太極毀則天
地毀突然天地毀太極終不毀也何也虛則無物礙則長存何毀之有
故結丹者還太極之體則丹成矣夫吾言玄竅一竅而爲太極亦何與
結丹不知人見得玄關一竅時則至虛至靈之物完完全全在我方寸
此完完全全者太極是也煉神之太極也有此太極使陽升於上陰降
於下結而爲丹猶太極之生天地也煉形之太極也

丹者單也惟道無對故名曰丹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
人得一以長生一者單也故吾解之曰單一之義夫太極生陰生陽陽
與陰對何名曰單夫太極未嘗有陰陽也一而已矣生陽生陰其在兩
儀將判之時乎凡物偶則生太極一烏能生陰生陽吾則不言太極試
言伏羲一畫此何義也偶則生一則否伏羲何不畫二而畫一中庸曰
其爲物不貳不貳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道之用也若
道之體則無陰無陽而爲陰陽之根故曰太極未有陰陽陰陽者在兩
儀將判之時乎夫太極既無陰陽則此一物○是何物也曰神也神爲
化體得玄關一動而動者判爲陰靜者判爲陰而太極開花結子矣然
則太極其一乎其單乎人身件件皆偶反乎單則丹矣所以反乎單之
道何在曰致虛守寂則反乎單矣丹太極也無極即太極也一而二二
而一也問曰師前言玄關一竅而無極太極遂分則似乎氣在先而神

在後今曰太極之一〇神也則似乎神在先而氣在後願吾師以開通
諭以廣長舌解弟子之疑師曰太極以神而生氣分之無可分也譬如
空中有火火性本空既云空中有火則大地山河園林草木盡皆燒却
又云火性本空則以空處空究何著落則空相見性於何生太極之於
陰陽亦猶是也太極無陰無陽而陰陽之元苞於此假使太極先有陰
陽而發光落入於中則所謂太極者渺乎其小矣惟是混混沌沌氤氤
氳氳無可見爲陰陽不可分爲陰陽而亥闢一動陰陽各判爲天爲地
廣不由此譬如取火之鏡其中不見有火而日中一照灼艾焚手由此
觀之何者爲所先何者爲所後乎

問曰師言太極一〇神也混混沌沌氤氤氳氳者氣耶神耶神從內生
抑從外入乎弟子彙神集聰恭聽法音師曰一眞未整謂之混沌一元

第一編

方兆謂之氤氳神生氣氣生精太極之所以順而生也精化氣氣化神
人以逆而爲仙返本還元之義也神非從內生非從外入若從內生則
必有太極而後有神先成一個〇子以待神之生太極無待也若從外
入則太極之大其大無外更有何處從此入來太極無外處也既不在
內又不在外神從何始始於自然耳自然亦何所始有太極便有神雖
然便字亦著不得太極以神爲太極雖然爲字亦著不得太極即神神
即太極雖然即字亦窮不得一經思議一經詮解便非太極總之一〇
而太極之義完矣何外何內何始何非始耶即如石中有火鏡中有火
此火從何處始從何時始或從內生抑從外入若謂生石時始鑄鏡時
始石未生鏡未鑄其火安在也若謂從石中鏡中生出則石何不爲灰
鏡何不爲液若謂從外生入則金石至堅豈有紳漏此際不可以擬議

也然則果何以結何以生耶凡物皆是於空太極空者也以空遇空無
微不空以空歸空何性不同空能生一一能生萬以萬還一一復於空
空者萬之祖也學者要見眞空勿見假空要見靈空勿見頑空要見全
空勿見半空要見性空勿見形空要見虛空勿見實空要見靜空勿見
怪空要見本來空勿見過去空要見仙佛空勿見外道空要見日月星
辰山川動植有形有象之空勿見雷花泡影石火電光無踪無跡之空
曰空

丹者金之體乎天一生水水無金母何以能生吾故曰單丹者單之義
也又解之曰單者一也取天一之義也夫地四生金水生時金未曾有
不知太極流下陰陽之氣中具五行金性完全在內而太極一片空靈
明淨之德其性是金性其色是金色統於五行之先故陰陽兩判第一
便生水母生子也地四生金據形質言耳非所論於無形無質之時也
何以見太極之爲金性爲金色夫得道之士證圓明妙覺元則身見金
色頭放金光夫四明妙覺元太極之體也而金光金色即時相應仙家
結丹先求身中太極而所結之丹如一粒紫金陽神示現遍身皆作紫
磨金色太極何獨不如此且以臻言之五行之中惟金性最空惟空能
久凡物空則變金能響是以知其空金性又最動動則靈靈則能變化
以其所生之子知之金之子水也水性流而不息象其母也以子性知
其母惟太極者空而靈者也其色金光其性金性也

煉丹者煉一也何謂之煉一一者天一也天一者金也太極金性也此
自然之妙非有形質者也故煉丹者煉其金爲純金而丹成矣夫人五
行皆具而金爲最先何以故天一生水水金之子也凡物無母不生要

知先天一點眞金在人身內人之聲音是即身中之金也就五行而論
木有聲乎木之聲柴水有聲乎水之聲漸火有聲乎火之聲藏土有聲
乎土之聲至惟金之聲鏗故小兒出胎踉然一聲金爲之也金空則響
子離母胎則空空次能響也母就子養金就水居水天一之所生也世
間金之所在必有白氣上衝人身之精其色白金之氣也故煉丹者採
取元精所吐之華與離中汞結而爲丹火候既到金光外射其所本然
突然而金見火燦見火則銷奈何以坎中之金反就離中之火以法象
言之金長生於巳巳火也人但知金之畏火而金實愛火人不知也何
以見之金在土中但見有土不見有土被眞火一迫而土氣始消金形
遂顯豁如覺在母胎不能自出靈機之動始見三光火者金之靈機也
故土中有金其上必無霜雪金愛生於火原帶火性也然則以坎中之

金就離中之火蓋還其所本從其所好也丹之爲金廓然矣
泛意非意也遊思妄想也意者的的確確從心所發意發而心復空故
又曰有意若無意之爲用大矣哉初時陽生意也既生之後採取原
陽意也既採之後交會神房意也既會之後送入黃庭意也意之爲用
大矣哉不特此也陽神之出意也既出之後懇攄御風意也遊乎常鄉
反乎神室意也意之爲用大矣
或問陽神能飲食言語亦有臟腑乎曰可以謂之有可以謂之無其有
者何也十月之後明明生出一個孩子會笑會話能飲食能步履若無
臟腑是一傀儡耳言語坐作誰爲主之我故謂之曰有其無者何也陽
神至虛而無物者也日行無影泥行無跡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可以變化爲飛潛動植之類若有形質何能攘臂通化機

無礙吾故謂之曰無然則陽神其眞有乎有果無乎曰有則天地間皆
陽神無則我心中本無物高上之土與道合眞道能變化萬象隨物賦
形則陽神之有也信也道者無形無聲包絡天地以空生一以一生萬
萬復於一一復於空以空運空乃見化工則陽神之無也信也學者須
領會這個原頭方不爲幻形幻想所惑而陽神之成與不成出與不出
可識其自然矣
結丹之道一而已矣得其一萬事畢一者一也一可以名言者乎曰可
一無他虛而已矣吾自與子談道祇說得一虛字煉心虛也用意虛也
採藥虛也結胎虛也火候虛也陽神虛也煉虛以虛還虛也玄關以虛

證虛也千虛萬虛總是一虛虛非空空之虛乃實實之虛虛非散散之
虛乃渾渾之虛故曰一我今不說虛字則已若說虛字子試觀身內件
件皆虛乎件件皆虛乎木來皆虛也而子皆實之心木虛也而子以根
座實之神本虛也而子以思慮實之精本虛也而子以淫慾實之氣本
虛也而子以勞慢實之意本虛也子以喜怒哀樂實之鼻本虛也子以
多唉實之耳本虛也子以多聞實之目本虛也子以多見實之口本虛
也子以多言實之手足本虛也子以妄作實之毛竅本虛也子以睚穢
實之木來件件皆虛經子件件皆實而身心遂爲實所桎梏矣嗟乎以
至虛之物而遇至實之子如千斤羽之入水不能飛揚必至陷溺矣然則
何以反乎虛儒家曰止道家曰靜釋家曰定將實者刻刻消除如一隻
缸滿以糞土去之要費工夫若能當下即證本來片時直超無漏如疾
風捲廓太陽消雪斯爲無上明燈結下丹元轉盼間事耳
問曰人之妄緣皆生於見何以能使見如不見師曰善哉此切問也人

之根原惟見爲害殷大子問見如不見惟全其神使安其心其要有三
一者於未起知覺時遍裏如空中之月澄淨明潔無有渣滓如如不動
了了常知美色淫聲究竟我性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不分神無留
去常住於心矣一者於將起知覺時惺惺不昧發皆中節如琴上之弦
太和之音應指而發悠然有餘會處通不著於物則起而不起神在於
心矣一者於知覺交代之際猜得明白見得機微如御車之馬二十四
踏濟和合節奏馬之行如一馬衆踏之動如一踏雲行水流出於自然
不使雜糅渾入其間流行無礙旋轉太虛神在於心矣雖有所見神
與見離神雖在目見與神合何謂神與見離物即觸見見不緣物見即
觸物物不緣見如鏡光照影影未嘗有心入鏡鏡未嘗有心觸物也神
何虛之有何謂見與神合無物無見性不滅有見有物見性不起萬

華山宗宏永洞天印行

形外通一眞內涵如琉璃中火照見一室中所有之物而火在於琉璃
中不在琉璃外也神何虛之有總之靜照常明眞神自在日月有盡慧
眼無窮子不見夫魚乎魚不見水魚性自樂魚若見水魚性自勞見如
不見應如是觀柳下惠納女於懷目中不見有女也煉丹煉心總是一
煉煉心者煉其所有之心也煉丹者煉其本無之丹也心謂之有丹謂
之無何有何無此中有妙理焉心以神爲君神在於心則丹爲我有神
馳於物則我不有心則火炎火炎則汞竭大藥失其一矣大
道雖貴無心然無中之有斯爲眞有煉心者煉其無中所有之心也丹
以精爲主精非交媾之精也交媾之精夾雜慾火在內水中帶火其味
鹹而不用故海水可煮鹽海者火之谷也深夜從高岡望之往往火光
灼空浮游水面此其驗也大丹無形無聲無色無味豈容得雜火之精

華山宗宏永洞天印行

故採精須採元精清空一點若有若無結下靈丹一個赤條條的孩子
從此中跳將出來這個孩子雖若有形有象其實無形無象者也以本
無之精煉本無之丹養下本無之孩子故煉丹者煉其有中本無之丹
也若神不守舍則爲無心無心則孩子不靈但會著衣吃飯不會讀書
談道若精非元精則爲精血精血則孩子不育雖結胞胎半途必廢如
女人小產未見眞形故心要有又要見無中之有丹要無又要是有中
之無有有無無乃爲化機名曰至道

煉丹非有事事也無所事事方謂之煉丹人能無所事事以至於心齋
坐忘丹亦何須煉丹至於不必煉乃善於煉丹者也世之附會於煉丹
者把煉丹看做一場大事竟天動地嗟嗟這個主意便與丹道矣道以
自然爲宗太極生天生地亦復常清平易不知不覺以虛化虛以眞
合眞而已人身中自有太極既有太極則陽升於上便是生天陰降於
下便是生地天地混沌仍是一個虛鑑含元之太極并非奇怪不假思
爲安坐一室欲仁仁至以我身之所有爲我身之大丹如富戶人家著
衣吃飯取諸宮中而有餘也自家有性自去見性自家有命自去立命
丹道無他不過要性命二字而已今人不要性命是以速死而諺之大
數難逃悟眞登仙者其大數該是長生不死超出三界的良可笑也佛
經云不生不滅今人做病本於生生太過以妄想生妄想以妄塵生妄
境以妄境生妄業轉轉相生生生不已有生必滅有滅必生累千萬劫
轉生轉迷於俄頃間一念忽生一念忽滅即此一念便是生生死死之
因有念必有相一相忽生一相忽滅即此一相便是生生死死之地有
相必有物一物忽生一物忽滅即此一物便是生生死死之緣人於一

日內不知生生死死輪迴慾海幾十百千次而幻形之變化此其遠者矣或曰太極生天地何謂不生曰太極生天地而有不隨天地生者在故太極不滅

煉無可煉丹何以丹煉虛而成其爲虛則丹成矣虛者無物煉甚麼子來煉丹正須煉沒有甚麼子處煉煉出些甚麼子來究竟沒有甚麼子成仙作佛子今將這幾件盡行撤去單單尊出實是我有的一件來做思之都是幻形與我無干非惟無干只因這幾件爲我大累使我不能一件來實實可以認得是吾有的子便將認得是吾有的這件煉起細

欲執形象而求之背道遠矣子試思自已除中那一件實實是有的乎乎足乎耳目口鼻乎肝腎肺腸乎心胆骨血乎情識知慮乎其中採出

慶子則大丹在於我矣夫無上之道原無可道無上之丹原無所爲丹來子爲煉丹正須煉沒有甚麼子處煉煉出些甚麼子來究竟沒有甚麼

個不生不死之根本則長生由我超出三界由我飛騰變化何事不由我而奈何以有形之物而累無形之本哉嗟乎世人庸庸碌碌自謂求生其實求死良可哀矣子爲人不慕榮利不貪酒色誠入道之根器而機緣未到滾滾紅塵翹首雲霄致身無路猶千里之馬困於鹽車無可如何子姑安心待之若能身在紅塵心空白浪時時見性刻刻修身隨他火山萬丈威光洒我銀瓶一滴甘露使炎炎之勢片時烟消燄滅這個便是眞正學道眞正煉丹彌久彌篤不厭不倦自有仙眞下顧授以靈文寶籙爲世仙師子其勉之勿謂我言之妄也

煉丹者全然不要把煉丹二字放在心上就是果有一粒金丹吐在掌中被人劈手奪去我也不以爲意看他不甚希罕毫無芥蒂方是煉丹之人夫丹爲寶丹非比珍珠美玉何爲看不甚希罕如此輕賤他豈不是大罪過要知煉丹之士不具此寬大心腸年年日日煉丹究竟煉丹不成何也丹者虛無之體以有心執持則非丹矣是故未煉之先我如不欲煉丹既煉之後我如不管有丹丹乎清虛遊乎碧落徜徉乎金彩玉光之中遨遊乎珠宮瑯闕之下吾如不管見些甚麼來視異境猶如常境視眞人猶如常人矣看做是固有之物如我平日著衣吃飯家常使用方是豪傑標懷眞仙種子孟子所云不動心也譬如人獲一顆明珠把他做一塊瓦礫看則我與珠相忘珠安於我我安於珠何等快樂若竟作珠看時時摩摩刻刻記罣則此珠反足爲我累有累則心不空心不空則背道矣楚人得一玉杯以爲至寶恐有窮觸納之匱中裹以錦函可謂善藏矣捐而觀之既置復取既取復置兩目清黃雙手頻發誤觸其底玉毀不全人之於丹亦猶是也視之不甚惜深所以惜之視

之爲奇珍適所以害之就是火候也要平平常常有心無心勿忘勿助聽其自己運用水到渠成薪多肉爛分寸銖兩之說大足誤人此矜誇自衒之輩作此議論迷亂學者以爲煉丹乃至難之事舍我莫知嗚呼吾嘗閱丹經圖籍都說火候必有秘傳心心相授孰知順日易平淡無奇者乎以子好道故以一言點破傳之世間命不知學者省却多少心思此我之大陰功大濟度也

子骨勝於肉魂強於魄雖瘦不防所嫌心火太旺火旺則血枯日中宜寡言少思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身若浮雲卷舒自如物來觸我我不著物久久行之自然諸疾銷除身心舒泰此非難事動靜何拘何持何礙予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此學道有得之言看他心地何等靈通何等快樂便是活潑潑地一個神仙也從古昇玄之士有歷千

年方登仙籍有歷幾世始許雲路最爲少也有百年六七十年又最少也有三四十年一二十年方得眞仙接引子以百日之功隨襲異常之遇從古以來未之有也吾與子約子勤修不怠三年如一日許子仙緣湊合上達有階子其自愛自勉毋負我心精氣神名雖有三其實一也人俗情未斷遊思紛擾故精氣神各分頭以應之至人齋居坐忘氣精神何分之有太上不言丹而言道良有以也洎之則三澄之則一三者非神非氣非精一者是神是精是氣囫囵圓圖一個太極一粒金丹者含一切靜照十方至靈之機不分之象其妙不可擬言也吾與子言動言道可謂深且悉矣知之非難行之非易子能窮究得其指歸融洽於心體驗於事雖未即飛昇遐舉亦是一個得道高人天神相之道體圓通靈根永妙悠悠乎神仙之徒矣夫道之要不過一虛虛含萬象世界有毀惟虛不毀道經曰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道無他虛而已矣形神俱妙者形神俱虛也

吾向來談道始言煉心直至白日飛昇參此一條線索更無別徑可以令人朝發而夕至也子其於此認得清乎性命兩字如玉連環分解在開今人修道者但性功之難先從命宗下手沾沾於坎離水火之際胎既結矣神既出矣未能蕩滌塵根直超無漏則升騰變化之間究竟有此滯礙清虛玄朗之境不容站著脚根欲其遊行太虛竟同一虛難矣夫人之能斷生死脫輪迴者全從性宗了當於此有未徹雖嬰兒養得長大到底是一俗漢是一頑童升至半天恐落下來或過幾千百歲難免墮落何也不曾曉得虛字緣使曉得亦不曾實實到得虛字也即使先做命功後歸性學是留離的在後面陽神初結之時胞胎裏必帶些

夾雜之氣非再加面壁之功恐難磨洗一清是故先命而後性者殆欲求速效連累這孩子不能成個聖嬰由性以至命者要做眞學問心要見眞心性要見眞性神要見眞精氣要見眞氣性命不分一舉兩得道成之日位爲天官超出三界先天地而有後天地而存此的的眞宗住他花言巧語不能出我這幾句

請問佛家舍利與道家金丹是同是異師曰佛家以見性爲宗精氣非其所事事也萬物有生有滅而性無生無滅湼槃之後此物固是圓明超出三界之外永免六道輪迴所餘精氣結爲舍利時放光明忽隱忽見佛之神通大抵如此夫佛既湼槃遺下精氣乃無知之物何分隱見誰放光明吁烏得言無知也雖然亦何得言有知也譬如珠放光誰爲爲之珠生於蚌蚌之精華結而成珠珠既出蚌與蚌性別矣而圓明如數種光彩陸離隨其質性精氣人身之寶物也身具五行故有五色故舍利所見之色不同由此道以推之佛寶之所謂不生不滅者神即也性也其舍利精氣也命也彼修性而不修命故滅度之後神升於而虛精氣留於世也若吾道家性命雙修將精氣神渾合爲珠周天火候乃成一個輕如片雲嬌若處女與吾一般的孩子神在是精在是氣在是分之不可分也或曰修仙之士亦有坐化的流出舍利既是性命雙修何得復有舍利吾應之曰若果有舍利其所修者必是佛而非仙詳於

性而略於命者也性命雙修之士將此身精神四結得乾乾淨淨骨血
皆化毛滾
之間照耀於虛無朗淨之境故能升沈變化隨意出通釋道之不同若
此至若性體本空六根常寂不以有物累無物始能以無物照有物慧
炬無方貫如永淸叉同

煉丹者陰盡而陽自見陽壯而陰自銷人身七情六欲總是陰根拔去
這根眞陽發露凡物陰重而陽輕陽淸而陰濁輕淸而上升重濁而下
降故未有情慾方熾而可以冲舉得漢者也陰性寒陽性熱一陽初動
大地回春子獨不見天時乎三冬陽伏則天地閉塞令人機心內運精
淵氣竭一派冬令故毛髮彫枯肌膚皺裂何異冬天搖落之象交春陽
氣發生萬物既有神自有氣既有氣自有精投入
胎胞舍此投胎奪舍者果是何物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唱道眞言 十三 華山宗玄水洞天印行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唱道眞言 一

一個胞胎十月滿足恰成一個人身從泥丸宮裏跳出遂能出有入無
後天不老若我心地未虛情識意知紛紛不一則我依然是人身丁既
有人身還思想再得一個人身安有此理人身只得兩耳兩目一鼻一
口五臟六腑四肢那裏可以再增一倍斷然不能故煉丹者須把耳目
鼻口臟腑肢節盡還於虛如未曾托生一件不有祇一點神光燭燭不
昧然後結下胞胎還我耳目口鼻臟腑肢節來一個陽神單單是我並
未曾再加一倍然陽神雖出其耳目鼻口臟腑肢節到底元虛到底未
曾有身故可以不生不死與道合眞煉丹之道盡于此矣

學道以無爲爲宗有爲出於無爲則雖呼風喚雨拔山斷流終是無爲
之旨不然一卑一動一符一籙未悉道原總是小家伎倆是煉丹煉無
爲之丹行法行無爲之法誦經誦無爲之經持咒持無爲之咒無爲二
孔子曰道之不行已矣

字天之體道之原也欲於無爲之外別尋枝節是爲旁門外道子其合
天之體明道之原何患洞經之不解諸法之不通吾其窒也
無爲者道之體也丹者無所爲而爲者也上古聖人憫人之不能及於
無爲也故教人煉丹使之從無爲中討出有爲故採陽於無恍惚之中
元陽生焉陽既生矣結胎於無杳冥之際靈胎成焉胎既成矣乃以無
爲火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惺惺常在守之不敗一年十月陽神出焉神
既出矣所出之神原歸於無紫氣光中有物非物有形非形無象爲象
無聲爲聲此何以故道原如是也而其所忌者有三採陽之時忌動陽
一生也一意融結靜則陽生動則陽敗陽有形乎以我之意爲陽之形
神能化氣神靜則氣有不生者乎一動則意止意止則神不續而陽息
矣結丹之時忌滯陰陽交會之後急用一意將黍珠一粒送歸黃庭封

固鼎內稍滑則精老不能含陰遇火則躁恐難成胎用火之時忌暴陽
既採胎既結十月之火猶如一日一日之火猶如一刻此爲純火胎從
純火中烹出則堅剛不壞赋劃獨存上天下地飛騰自在若有時忘却
一念忽及加意烹煉一圈躁急之氣難坐到息息歸元之候終是暴火
由其自斷續加意爲之也由此觀之煉丹非易易事也自知無火方能
用火自覺無陽方能採陽如天體清空一無所有而時行物生萬古不
息予患訓詁自給不能習靜然明心見性見在可爲吾原教子從此做
起夫煉心爲成仙一半工夫子何不且做一半留此一半且待機會子
何必舍見在而爲無益之憂耶既能寡欲大本已得從此安其神明恬
其思慮靜中參悟玄關一竅躍躍欲動矣
結胎以無所事事爲結胎無所事事者胎之原也何以故太極生天生

地自然而然不知不覺上而清者爲天下而濁者爲地自自在在優優
暇暇而天地生焉若太極於生天生地之際掀翻顛倒則陰陽反覆五
行錯雜未成世界先盡彝倫便非道之體矣人知太極所以生天生地
之故則結丹之際可以無所事事矣陽之宜升之陰之宜降之猶
如太極之生天清者在上矣太極之生地濁者在下矣然天地雖分而
太極不分於是陰陽混合結爲寶珠渾渾沌沌原是一個太極此丹之
所以爲丹也胎之所以爲胎也火候既到陽神出焉要知此陽神是渾
沌未鑿之物不是四大五行結成的便是四大五行結成的者是有形
人身既是人身便有知巧便不能無所事事而背道遠矣是
故這個陽神就是太極既是太極爲何又有形象吾爲之解曰這個陽
神是洪荒之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的時節第一個人知周

萬物道濟天下無所能而無所不能無所不知而無所不知太璞不雕太
淳不鑿雖有形象質是太極太極者道之祖也
丹有祖子知之乎丹以太虛爲祖太虛生神神生氣氣生精神與氣精
同祖一太虛則宜象厥祖翁而何以一件不虛是爲悖道之子不肖之
孫太虛何不幸而有此子若孫也然則可以反於虛乎曰可反於虛之
道何在曰無思無爲則反乎虛矣雖然無爲之本又在於無思何也人
能終日靜坐杜絕人事悠閒自在旁人看他竟不是一個自在神仙恰
象有道的高人全不知他的心內谷谷碌碌轉許多念頭歲
無數傀儡一 無邊之生死是故無爲人所能無思非至人
子試問已心果能無思乎非惟不能無思恐不能一刻之無思
既不能無思則事至而感物感而動雖欲無思不可得矣子流落塵緣

方以調詰自給豈能一無所思然思有不同有本分之思有出位之思
所謂出位者無論聲色貨利即要成仙作佛這個念兒也是不守分爲
希冀之心徼倖之心通該絕去自己綿綿密密做見前有益於己的工
夫無求於人的學問如何可以悟眞如何可以入聖刻刻不肯閒過自
然心逸日休志氣如神把仙佛兩字丟在一邊其實是成仙的派作佛
本願眞仙眞佛乃從此出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異於深山野人者幾希看他心地何等光明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御看他靈機何等迅速這幾是眞會煉的人人若肯
做深山野人不以爲恥打不哭罵不笑痴痴顚顚頑頑鈍鈍似一個蠢
孩子其於道不相遠然而這個人豈眞是頑鈍痴顚的大有志氣眞有
學識其量如江河浩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操如松栢春不見秀冬不見

彫殆至人與吗呼吾安得若人而與之談道也哉子處境寥落兒女盈
前苦哉子爲境所困突然掀得一副有進無退的心腸要受一番千磨
萬折的境界然後打得鐵壁穿透得火山過成仙作佛之基方能於此
際立得牢牢實實排得安安定定不然仙佛是何等事豈輕人可嘗試
哉子其咬著牙根安心守去此身可生可死可凍可餓面向道之心山
他生死而此心不落生死憑他凍餓而此心不知凍餓立志之堅果能
如百煉之鋼雖道天上無數高眞盡是聲聲不來照顧的斷無是理也
然則子患立志之不堅無志境之不堪也既有眞志則何境不可處雖
在刀山劍樹鐵床火坑亦可立地成仙作佛況黃鹽淡飯啖粥飲水貧
士之常乎丹者太初以來一點眞元至於今日始見得著提得定認得
清敎謂之丹譬復取土作丸要把砂石盡數淘清方可和合上來作個

丹以氣爲母以神爲父精爲子何以氣爲母丹者一氣之所結採陽氣
也火候氣也猶母之生子形骸臟腑皆母氏精血爲之何以神爲父氣
爲神之所生神不能獨用而結氣以爲用氣雖盛而有形神雖盛而無
物煉丹之士先凝神入氣中而後結爲靈胎猶父之不能孕子必傳精
於母腹而後陰陽和合誕生嬰兒也何以精爲子精者養丹之物猶龍
之與水龍雖能飛騰變化然失水則神不能御形與蝦蜓無異神胎雖
結無眞精涵養則枯而無用取子能養老之義故以爲子是以眞修之
士必要三全由三全以至於三圓方許修道指望成仙世俗之人輒以
交婥之精爲陰精結丹全不藉此雖浪費亦無害不知精無陰陽無欲
則身內之精皆陽精有欲則身內之精皆陰精陽精無形陰精有質一

欲與不欲之分也

經曰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凡人不知有精氣神雖識而不能用故聖人教之曰這個精氣神是修丹之上藥不在外邊總在汝身內若上等根器之人既知有道勤修密印混混沌沌鴻鴻濛濛何神何氣何精以爲神耶而氣與精在焉以爲氣耶而神與精在焉以爲精耶而神與氣在焉如糖和蜜似粉入麵在五行未兆之先當三才未判之際此爲丹祖太極是也於此用一點靈機靜中作用結爲黍珠以太乙祖氣烹之十月之後出爲陽神夫陽神二字不可專在人身上偏看生出天來也是這個陽神生出地來也是這個陽神生出日月星斗胎卵濕化飛潛動植也都是這一個陽神何以能生得許多日太極者陽神也陽神者太極是也故有道之士以心以上謂之乾自臍以下謂之坤天氣不下施地氣不上接其卦爲否易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男女不交其志不同也故有道之士以離中之火補坎中之陰以坎中之水育離中之陽其卦爲泰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男女交而其志同也雖然其道安在莫若恬其心而爲之苟恬其心則神安神安則精氣和神安而精氣和以至於分之不可分則丹本立矣然丹本雖立尚是無定之體於是用吾無中之有煉成有中之無於打成一片之中取其尤精者和合而爲無金精木液戰鬥一番鼓九閽之撥而彈八風之弦日月出於脽下風雲起於腋間倒陀陀赤瀧瀧仍是一個清虛洞玄洪濛一氣之太極也此中有天地爲有日月爲飛潛動植胎卵濕化無一物不備靈機一到萬籟齊鳴一元顯象不可言盡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丹本無形未曾無物分合無端變化莫測可分之而貫通於週身可合之而靜藏於一竅一變而成象再化而爲虛鬼神莫喻其機天地莫窮其妙神無方而易無體其神丹之謂乎是故丹有先天之丹後天之丹先天之丹太極無二生出人來必是聖人由太極之氣清和淳厚洪濛既兆靈秀集焉故太古之世多產神奇之聖開物成務制禮作樂丹亦如是後天之丹濁氣而浮洪濛既散靈秀亦衰故中古之人每逕太古求其剛健中正之德蓋亦罕矣先天之丹其義云何以太初無形之物結而爲丹而以太乙祖氣烹之是則所謂先天之丹也道莫大於太極而丹象之何以故丹不可以名物器數求清虛洞玄洪濛一氣道之體也或問曰丹之爲物何爲而象太極太極便是丹一粒黍珠造出世界從太古以至於今陽神日日變化時時變化刻刻變化而生於其中者習爲不覺由爲不知嗚呼覺之知之者誰乎冥悉之士窮究其理便知丹之爲丹矣以爲無爲耶則天地何以判以爲有爲耶則天地何以混沌而復還於太極此中殆有神焉夫人之身自心以上謂之乾自臍以下謂之坤天氣不下施地氣不上接其卦爲否易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男女不交其志不同也故有道之士以離中之火補坎中之陰以坎中之水育離中之陽其卦爲泰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男女交而其志同也雖然其道安在莫若恬其心而爲之苟恬其心則神安神安則精氣和神安而精氣和以至於分之不可分則丹本立矣然丹本雖立尚是無定之體於是用吾無中之有煉成有中之無於打成一片之中取其尤精者和合而爲無金精木液戰鬥一番鼓九閽之撥而彈八風之弦日月出於脽下風雲起於腋間倒陀陀赤瀧瀧仍是一個清虛洞玄洪濛一氣之太極也此中有天地爲有日月爲飛潛動植胎卵濕化無一物不備靈機一到萬籟齊鳴一元顯象不可言盡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丹以無爲爲之而丹盡以有爲爲之而丹未必盡此何以故丹也者天地自然之道也天地之道有陰必有陽有水必有火有闔必有闢有升必有降道之所以爲道也一身之內有陰陽焉有水火焉有闔闢焉有升降焉此事非強而爲莫之爲而爲也物各從其類使之各得其所從而萬物生焉此騶劫不易之道吾烏從而易之不能易之則順之而已矣世間凡夫以煉丹爲奪造化之權洩天地之秘不知我何所容心於

其間順其道而已矣子忠採陽之無據夫陽生有候順其候而已矣子忠火候之不準夫火之發也有時其息也有時子順其時而已矣子忠眞汞之不生夫心爲五臟之中氣中氣上升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上升中氣下降然後諸臟之氣從而下降孟子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子立其帥順其令而已矣夫煉精還氣煉氣還神煉神還虛事事從逆獨是丹家作用又要心心從順念念從順逆煉而順以成之此煉丹無上之要訣也

太極生天地以來凡物之有形有象有質有性者日滋月長天地苦於生生之不已而又不能不生萬物戴天地之恩沐天地之澤而不知天地之苦於生也天地之元化洩而不止流而不還天地且罷矣以既罷之天地而求其所生之物與道同無盡是猶執不勝匹雛之子而望其

穿楊之技有是理乎然則有志之士一心發憤學道將如之何曰使我之陰陽反於混沌之初則可以煉丹矣始之以無爲終之以無思則天淸寧於上地安其位於下然後陰陽渾合以成珠收雜於玄玄一竅之中顯之倒之恍焉惚焉一爐造化萬斛神光當此之時天地罷而我不勞天地散而我不分天地方苦於生生之不已而我安於息息之有餘天地經累千萬載而混沌我則時開時閉隨分隨有且生且息或萬或一究其至也同於太虛豈天地之所得而比哉

丹也者何所本爲之丹以無所本爲本何以言之曰丹者天地萬物之本也何以爲天地萬物之本曰丹者道也道者虛無之體也虛無不可立名故聖人強以道名之虛生一一生萬萬還一一還虛虛何以能生一曰此化機不可言雖雖然大略可得而言之虛者無形無象何以生

出有形有象的來要之太虛所生之一原是無形無象的既無形無象與太虛同體何以名之曰一曰虛即是一太虛之體無有間斷無有夾雜渾然至純而粹精故謂之曰太虛生一曰一生萬其義云何曰萬亦是虛要知太虛不是板然之體以其無間斷夾雜故曰打成一片然即此太虛之中得其氣者成形得其理者成性可分可合可大可小可方可圓可動可靜故又曰虛空粉碎雖然太虛究無形象何以能成此有形有象之物乎曰此非太虛爲之而在乎太虛之中者爲之也使太虛有意生萬物則太虛有證時矣是故煉丹之士一粒黍珠與太虛同體然後此中化化生生太虛無爲而萬物自遂太虛無心而萬物自滋嗚呼至矣哉度以加矣吾何以贊之貽之以一圈雖然一圈有界限不足擬此道之妙仍貽之以虛雖然虛者散漫無涯之謂恐後之煉丹者疑

爲吾有以貽之以一圈圈復貽之以虛

凡煉丹者以無爲君以有爲臣以水火爲佐以意爲使何謂以無爲君上藥三品作作皆無七尺之軀空如一粒水晶珠子不著一物那時精氣神方得打成一片淸空浩蕩渾渾不分而丹本立矣何謂以有爲臣一無之中萬有具焉以言無精其實有精以言無氣其實有氣以言無神其實有神如太古之世民風熙熙無在非德澤之洋溢不可執一名一象以求之而禮樂政刑燦然具足何謂以水火爲佐水火藥物也水在下而升之使上火在上而降之使下猶王者政治均平無內重外輕內輕外重之患玉燭調和金甌豐滿泰大之珠萬物備而四氣周八風平而三才具工夫至此十有六七矣何謂以意爲使水之所以升火之所以降誰爲爲之意爲之也意之先無意意之後無意祇得中間單單

一個眞意而採陽結胎脫體出神俱藉之而煉丹之法盡矣

丹者先天之物非後天之物也如其後天則是世間一種好奇之人造作出來爲旁門外道丹也者道也上古聖人千言萬語祇教人惟道自務苟明於自然之道則明於自然之丹矣夫太極之生天地也陽升於上而爲天陰降於下而爲地故煉丹者當知未有天地之先如何是個太極太極者淸虛無爲之體也未有形聲氣數之時有靈之至而神之極者太極是也太極何爲乎生天地曰太極原未嘗生天地而天地得其靈氣肹然者爲天塊然者爲地而太極何嘗生天地哉太極爲天地所以生則天地生而太極死矣人心一太極也丹之祖也修玄之士以我心一點鑑氣凝於丹宮神氣相依遂成形象久之變化無方可與太極同無始終何也非物也既成形象而非物則其爲物果何物乎天之

上地之下未嘗有是物也以其非物可名之曰道以其非物而終有形象可名之曰丹雖然必如是直謂之太極太極者道所從出也

關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闢者交會之後送入黃庭丹體至健陽剛之德鼎關而丹落其中故謂之乾闔者丹既歸鼎用意封固如人之閉其戶也此時全要安靜爲主如坤之體故謂之坤

問五氣師曰五氣者五臟之氣也氣在氣穴之中而流通於五臟之間於肺則爲金氣於心則爲火氣於肝則爲木氣於脾則爲土氣於腎則爲水氣是謂五行之氣平日閒氣行於五臟各有衰旺過衰則病過旺則病甚至閉塞不通則有癲癎難醫之病人到息息歸元之後氣穴中之氣蓬蓬勃勃從尾閭上透泥丸與腦中之髓如銀燈相映下至重樓還煮諸藏如一輪明月照耀於瀟湘洞庭之間結成一粒黍珠送歸黃

庭金鼎之內胎受五行之全氣故曰後陽神依然於人身一般若一氣不足陽神便少一件不成其爲人突然須靜之又靜玄之又玄使這五氣爲先天之氣則生出陽神必是至靈至聖之物若雜用後天恐不成胎雖成而不靈求其通玄達妙不可得突煉丹之要的的確確不過凝神二字凝神在何處曰生身受命之初凝神在何時曰眞息歸元之時夫氣在人身一日十二周天猶斗柄之指十二辰也其升也五臟之氣皆升其降也五臟之氣皆降既降之後五氣合而爲一丹經所謂金木併性情一此其時突若論起來則當眞息歸元之際離中之汞已與五臟之氣同升況鉛到神房金能生水鉛金自生木液金公求雌木毋求雄必然之理予又何疑哉夫靜功眞境以筆傳之不若以身驗之神家以了悟爲見性道家以歸元爲得命夫見性方能知命故性學先之

得命亦能知性故胎息歸根自與一點靈光融通洽化性與命俱有先後貿無先後也惟敏達之士始能知之

問陽神何以能分爲百爲千爲萬師曰陽神者一團眞氣結成眞氣所流猶如火燦星飛其火星四射點點皆有火性丹者太極也太極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生出無數有形有象的來金丹一粒渾然是個太極自然可以生出無數人來一個鵝臘子可以布宇宙然天地人物既有形象則必有毀壞大丹所生之陽神雖有形象而實無形象故分出來可爲萬合上去原是一然陽神既無形象如何飲食曰一塊純陽之氣如夏日秋陽何物不銷化然則陽神又分爲陽神其靈通可是一般無二的曰凡有形象的分出來或有不同故聰明的人往往生出頑劣兒子陽神是神兼無別樣夾雜在內其靈通自然一般無二然則陽神既分

四面八方分投散去將如之何曰至靈之物天上地下無微不徹銅山崩面鐘鳴劍化龍而復合無情之物尚能相感如此散去之說非通論也問丹有形象乎師曰交合之後通體融和如醍醐春天氣熟睡方醒胸境洞然此交合果是何物是神是精是氣非精非氣非神名之爲道見之爲丹擬議之爲太極十月之後即陽神也總而言之煉丹件件皆虛緊珠一粒渾然太虛之體於此參之思過半矣

丹之爲物也有神焉在於通玄達妙之宮得其神則丹可成不得其神則丹未可以歲月計也此神果是何神此神便是丹祖子當發下弊願要修道時其神便隨斗罡真氣降居子之心府以合會一身之物使人心地清明氣質純粹皆此神爲之也此神惡動而好靜惡質而好虛靜虛之至則其神自靈既靈矣自然顯大作用管攝五臟六腑一部神王

而爲之攢簇五行會合萬象如船中操柁者然過灘則隨灘而轉過岸則逐岸而移永無觸碍棘手之處人工夫做過一分其神便將第二分工夫引你做過二分又將第三分工夫引你隨時誘掖多方啓沃直至九分十九、工夫圓滿皆其神一力爲之子如今好將二字爲供養其神之具如何是二字供養曰靜曰虛

唱道真言卷之四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應劫護生之慈父萬世宗字之宗師金闕玉振開正學於東洲獅座蓮臺演教傳於西域神化之妙不可名言變動之機略無端倪假狂面貫與居時和涛任之間雖閑面必章作進退榮辱之外大悲大願至聖至仁多方設法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

仙師賜錄

問身外有身之後還做甚麼工夫師曰善哉問也此其道有二下士委身而去其事速上士渾身而去其事遲何以言之陽神透頂之後在太虛之中逍遙自樂頃刻之間飛騰萬里上之可以摩弄日月高踏雲霄下之可以遊遊烏蟾晚覽形勝千變萬化從心所欲回視幻軀如一塊

糞土不如棄之是以蛻卄於荒墟遺形而遠蹈此委身而去者之所爲也若有志之士不求速效自肯做迎鈍工夫陽神可出面勿出幻軀可棄而勿棄一味保守元靈千燒萬煉忘其神如太虛而以純火烹之與之俱化此渾身而去者之所爲也重例於此聽人自擇有志者不當取法乎上哉曰此與煉虛一著是同是異師曰煉虛是補煉心未至之功此一著是補煉氣未完之事若煉心既煉到一無所有脫胎之後竟做此一著何等簡捷若先命後性者恐到末路來祇好顧性不復能顧命矣具宿慧者渾而一之亦妙

修真之士抱道而處神遊於太虛太虛無所謂道因人而名之人亦無所謂道道而不道乃有所謂道也若而實無所有焉呼道之名何曰而來哉天地內外皆太虛也有天地面道之流行於太虛者因天地而

必至極地故煉性之學先要留住主人無心向外煉形之學是主人修理房子子細思之孰輕孰重孰先孰後不待知者而自見矣靜坐之時此心懸之太虛待氣息調和身心安穩然後徐徐收攝上來內照本體果然空空一無所有乃於此時自證妙覺十方世界盡入覺中而實無所覺覺性不生覺性不滅乃爲眞覺本來一照空靈至圓至妙小則容千大則須彌凡物之有形象者從此得形象無形象者從此得無形象天地日月胎卵濕化有則分爲萬無則合爲一果何所爲而不爲之哉夫物質則必壞則空人之有身由四大生我及其死也原歸四大惟此空而靈者得無所歸若云歸空本來是空以此之空歸彼之空空無彼此將何所歸惟空無歸故不死者空也就是煉丹亦是空所謂陽神亦非四大假合之身也何得謂之非空若陽神者正是空而靈的一件東西此空而靈者不可描畫不可捏塑雕風鏤月之手不能於此著一鉄鋒獨有這陽神分明把空而靈的三字造下一個影子是則禪之與玄相去直一間耳不可謂之異不可謂之同同異之間非上智不能造其極也

學道之士以能忍爲本喜怒哀懼非吾心之所有一切掃除何等快樂雖然忍之一字難言之矣非大勇其孰能之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其孰能之子既有志斯道當以大勇自期浩然之氣自負堅爲心冰鐵爲骨貞金遇火越見光華至於禪宗了當證明心地既悟之後須以靜力待之在家之人與出家之人不同何也出家之人所見者仙典所居者山房縱使日動亦是日靜在家之人非勞苦以營生即奔波面應事縱使日靜亦是日動若非忙裏偷閒閙中求空則性不歸命命不合性雖曰任運騰騰然欲求眞息之歸元元神之露體黃芽之遍地白雪之漫空蓋亦難矣吾子既已發願入我玄門須做眞實工夫從自己本原上勘驗根塵淨盡還未淨盡心體明還不明明方寸位中七尺軀內果能一無所有如一座水晶塔子琉璃寶瓶否乎果能如是再於靜中求靜志上加志硬著筋骨挺著肚皮臥纔床坐蒲庵有見若無見有聞若無聞去摸索身內玄關妙竅位置金鼎玉爐採取元陽眞氣勿助勿忘日增月長將如水底之珠石中之璞精華自然纏結光耀自然衝越一年十個月內嬰兒透出虛胎仗此元陽一氣憧得天頂門開此豪傑大丈夫之事也

同採取填補抽添等法但要次第證行否乎師曰此是聖賢救世苦心不得已立下許多名色果有上知之士一朝悟入大乘能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一空所有時時反照牢牢十月火候到時自然性月當空元神出現所以聖賢又教人竟修上關煉神還虛一著此妙妙之論也但人習靜既久週身之氣不免循環升降上應周天度數如十五夜潮洶洶而來穿筋滌髓骨節粉碎聖賢恐學人到此境界驚恐發狂以致敗事是以發大慈心立下採取填補抽添諸種名色要學人先見過來應幾臨事從容當境不亂任他風浪漫江由我舟隨舵轉我實實對子說煉丹之要決不在此子知道麼人人說個煉丹煉鉛汞知直丹不是鉛作幸著自己這件丹頭方知丹經千錯萬錯哦就是善說的也都在千錯萬錯之中須檢取無文字處子心多懼祇緣求道不切見性不眞信我不篤若立擇要求道使認眞肯做見性功夫師傳一句信一句師傳半句信半句既遇眞師既受眞訣何嫌何忌面不爲哉子心惴惴然惟

恐求道無益有害想到靜工疑是交生具此慧識做不得忠臣做不得孝子便做不上仙人要知性是我自己的性命是我自己的命都是天賦的天賦之而魔奪之有是理乎且學道之人有無俱捨看得此身尙是幻忘戀他刀鋸鼎鑊能害我身不能壞我虛明之體此體不壞就是今生果爲魔穀這一點虛明之物金堅火烈再托人身自然要還我成仙得道之願況一心不亂萬魔不來一心能敵萬魔一眞能舒萬幻吾亦何懼之有哉且上界聖賢於嗣法嗣道之弟子愛之若珍珠寶玉珍玉有價好弟子無價當初起首時節立下念頭便把姓名鄉貫列之天府日日有聖賢降臨察其功過若果志眞念確聖賢喜之不勝虛空護持不減慈母之於赤子也豈肯置之度外任這兒魔惡鬼去擾害他倘得不然耳吾言不肯誑天下人也惟上根上器之人方信得到以子根器好故書以示子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唱道眞言 七 華山宗習水洞天印行

學道之士心有神目天上地下無所不見故從上聖賢求道都不向外馳求靜而求之於一心無不具足太上老君九鼎神丹原是一心相授以心合心並不從口中說出書中寫出若要從口中書中傳授大道雖傳授來亦不親切做去決不如意是故心也者萬物之本一元之會合心而別求猶離根而求葉也吾見世間修女之輩曉得一件兩件便要做出師家模樣要人禮拜受人齋供吾若見之不免叫一聲罪過夫千古宗師度人無量只是教人明心見性磨洗玄珠靈光透發他自能生出妙悟暗契眞機與我心印印相印他既從心中悟出必然覿得親切做得如意及其成功萬法總歸空一眞含萬法得意忘言之妙夫豈他人可以指點別人可以領會而乃聒聒聚求之於語言文字之間不亦謬乎嗚呼天下無眞師久矣而談玄之士十室有九人人自謂已得驟

珠厚自期許稚模倣樣豈不可奈吾見他不免叫一聲罪過
學道之士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何以言之遭機到來自己利不菩想忽
然之間悟入微妙法門此何以故由其風具靈骨風有靈氣故能如此
吾子誠有仙品而習氣太甚大足爲學道之累宜時刻掃除之古聖戀
安心一切惡習蕩滌殆盡便是一位在世仙人天天上神仙原最喜交
結朋友同遊同宿此倡彼和杯酒往來詩歌酬答與人一般無二只緣
世上少個與他志同道合的他只得兀兀地住在天上或隱山林不肯
出來你若是眞能做虛心實腹與他志同道合兩心相印話必投機他
必然飛跑到你家裏與你做個莫逆之友非惟你不舍他他亦不能舍
你保你丹成行滿攜手同登何樂如之是故求仙不必外求總在自己

心上較勤道不可以言求亦不可以知取須隨事證悟隨事勘驗皆有
功行天神從之非惟丹成法亦靈矣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唱道眞言

故上士學道體之於身中士學道索之於言下士學道求之於衛學者
多而成者少良由道在邇而求諸遠也吾子絕意榮華甘心窮餓惟所
道之是求可謂有志者矣然未做切實工夫何謂切實工夫孔子云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便是切實工夫也惡之見於事者易見惡之匿於心
者雖修次好學之士時時刻刻祇在自己心上勘合何謂勘合蓋勘我
隱微之處有合於道否也一念之動或邪或正吾自知之如其邪念登
之臨水登山何徑不得但能成形不能分形但能言語不能飲食但能
時銷弭如鋤苗者去其草焉拔本絕源不使再發如其正念隨之充之
日增月長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
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由是推之而仁不可勝用矣而義不可勝用矣仁

我充於心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被之於當今傳之於後世子看這等
人是甚度人難道不叫他是仙人不稱他是菩薩這就是眞正仙人活
大菩薩也我與子爲師弟以來言丹言道深切著明矣試觀子心尚以
爲未盡於此者夫大道平常本無異於人處人能行之登峰造極天人
相應直在呼吸之間金簡玉書降自帝廷金童玉女常在侍從可以執
券而取子何必舍切實工夫而希心於玄渺之境是自走岐路雖日求
道轉與道遠雖日求仙轉與仙隔景吾來度子之初心乎俯眞之士越
過難處之境越要降心抑氣怡然順之山之阿水之滸茅簷瓮牖一氈
一笠之外更無他物風雨蕭蕭烟火不舉萬緣松聲洞門雪積道人破
衲不完滿囹污敝結跏瞑坐屢空宴如與凍鶴爲侶寒猿作伴此是何
等境界庸夫俗子以爲清苦難堪吾以爲極樂國土清靜海中也子有

疏食可以充腸布衣可以蔽體夜有藤床架被假臥竟夕無有俗情縈
恢世紛繫念此小小地仙之扁子尚以爲未足乎至於煉命一著雖授
口訣尚待仙緣自有人來接引天高聽卑決不放子獨坐一室也吾言
盡於此矣子當書諸紳請問陽神陰神之分師曰陰陽本無分也陰未
盡而出神太早謂之陰神其出之時或眼中見白光如河則神從眼中
出或耳中聞鐘磬笙管之音則神從耳中出由其陽氣未壯不能撞破
天關旁趨別徑從其便也既出之後亦自道遙快樂穿街度巷無所不
之臨水登山何徑不得但能成形不能分形但能言語不能飲食但能
遊走人間不能飛騰變化若盛夏太陽當空則陰神畏而避之是以雖
帶仙風未離鬼輒豈能形神俱妙與道合眞也哉
問陰神可以煉爲陽神否乎師曰可譬如陶人冶人造下器來有滲漏

此景與象之分也然而景虛設而無形象幻生而有物此何以故動爲陽陽故無形靜爲陰陰故有物要知靜中所見之物即動中所想之形景象不分俱是識神伎倆學道之士誠能於日用動緣中時時慧鏡高懸刻刻智珠朗耀隨起隨覺隨覺隨滅一滅永息息不再生則此識神已從動中滅盡靜來更有何物到我面前白日鬼跳一位眞人來顯化十方世界永無處何便如之何樂如之今人但知靜中之象爲何驚可怖而不知動中之景尤爲可駭可愕也無人無我廓然大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之謂道太上忘情忘其所以爲情者也人以附我之見故情生焉情生則境生境生則忘生忘生則幻出無數容中樓閣而人於此生亦於此死生死之由別無他道祇此一念附我而一點靈光在太虛之中視人間愛樂淫慾根苗不覺於此打動譬如種子復發萌芽而生死之念起矣業緣既結無明之火按捺不住倏忽之間墮入腹中陰陽爲主六根精以作用昏然如醉漢之隨路而行宿基苟修眞之士照破向來幻妄從假處覺眞情中見性如大夢方醒猛然驚覺無明滿然當此之時業緣頓而生死之路絕矣然則此一驚覺猶如然底翻身於層波疊浪中透出頭來凝神定慮把眼一看彼岸非遙清風玄朗之鄉依然不改如浪子還家遊人反舍不亦快乎吾見天下之人迷眞逐妄難得一二於做夢熱鬧時將一碗涼水潑頭澈下幻緣幻境登時消殞雖或有之又苦不過明師旨修晴煉到底無成生死之困人如此豪傑豈能不自主張爲天地間一大自在人哉讀書講道揮塵而談探賾索隱於香面坐遊六合以外之名山觀八方不及之風氣鼓盪於琪林瑤圃藝藥於瓊館芝田至於天上高眞分司遣化佐天帝於眞容妙有之境

握幅儀於太上無極之宮如事其事而不勞如行所行而不亂天地之大如指諸掌近在目前何藥如之耶修玄之衆有數千家由術而進者十分而去其九僅餘一分三元五氣七轉九還可謂正矣然欲求明道通玄之士萬人中難得一二嗟乎皆由長生之說誤之也夫長生二字從古以來無人解得未識長生之體先覓長生之用故坎離水火採鉛烹汞之說紛紛於世衆生無知遂以一點貪安之心希圖成就半途而廢者多即便成就不過支持得限幾百幾千總是有盡的日子乃倣然自托於大道不亦可羞之甚哉夫長生者要知吾身眞元妙體是長生四大五蘊皆有生死惟此眞元妙體獨無生死人而得此便是無上靈丹從此煉度本來兼修以五載十年之火候養成至神至聖之仙胎使宿生習氣銷鎔殆盡名爲煉丹實爲養心此太上教人煉丹之要旨也

性命之學是一非二苟能見得眞眞性體即能立得眞眞命根純至十月胎全陽神透頂雖云了命工夫實是完全我性分內事豈非性命原不可分

修持之要千聖萬眞總歸寂滅學道而不至於寂滅未有能度脫者也然而仙佛有分於煉性煉炁之間耳佛家重煉性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此謂性長生仙家重煉氣洞出純陽之體金光法界自我爲之此謂氣長生究竟到得無上之根原就是氣也是性長生也是寂滅何也此氣若是陰陽五行之氣是有形有質之物以如是生亦以如是死以此爲鬼至若仙家所煉之氣蓋有超出於五行之外者約而言之總是元始以來一點靈光渾融週遍太和至眞之物而質無有物也

既無有物則更有何刼之可度而世之學仙者妄意推測以爲仙人是享福受用一班快活的人夫有福可享則便有罪可遣既有快活則便有愁苦二者乘除之數相對之理也而世人思痴作此等見是與貪飢痴三種忘心一也以此學道去道遠矣

南極天宮青華上帝分木公之始氣爲金母之鄰家遊戲瀚海之濱
安神崑崙之頂教羣生於水火刀兵之劫劃衆魔於陽九百六之災
忽到人間化就一方神聖旋歸天上融成萬里祥光金爐煉造物之
丹下藥陰形上藥能腎神氣玉碗刀長生之句嶺方度世妙方直度
仙眞蕩蕩無名不可思議機緣至德難以形容大悲大願至聖至仁
默回潛運度人無量天尊無上道祖仙師賜錄

覺問如何可以見心師曰子欲見心當於靜定中討出靜定時要把萬
緣放下如皎日當空一無障此時一知不起一覺不生從此有知從
此有覺便是我眞元心體若竟認無知無覺是我心體是爲頑空若竟

認有知有覺爲我心體是爲前塵妄想均失之矣於無知無覺時尋有
知有覺處此所謂太極開基也然則知覺未起時此心何在孟子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子於知覺未起時不知心之
所在子試靜坐到如如不動地位忽有人呼子之名曰某子必躍然應
之曰在這個應的是誰子必曰把來答應的是誰這便是子
之眞元心體由此推之知覺不起時心固自在也不假思索隨呼隨應
此即孟子之所謂故也利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此
義也

問知覺紛起時心之眞體何在師曰子前問知覺不起時心體何在吾
教子靜坐一無知覺忽有人呼子之名子必躍然應之曰在這便是眞
元心體吾今即將此說再指點知覺紛起時之心體與子看子於靜坐

時物感心滔種種雜糅混亂胸臆亦有人忽呼子之名曰某子必躍然
應之曰在這應聲的時節把向來種種雜塵盡行丟去了無限糾纏如
爲藤蔓草悲劍割不開知力照不破忽地一呼躍然一應情識俱斷根
蒂皆消將吾本來靈明之體從此一應間迸空提出由此觀之知覺不
起時萬境皆滅即呼即應一眞自如方知心不與境俱滅知覺紛起時
萬境皆生一呼一應眞元洞路方知此心不與境俱生此之謂不生不
滅子能於此際豁然便可以了當生死就是父母未生前原是這裏父
母既生後原在三千大千世界言未既有撫掌而笑者曰若說未生前
原在這裏試於未生前呼子子可應麼曰怎麼不應吾尚無形子將誰
呼子若呼空應必實空既空無應有應不空是以不應名爲空應誰謂
吾不應耶笑者曰若說既生後原在三千大千世界則有人呼子便三

千大千世界俱在應聲何爲應者獨子曰誰謂三千大千世界不俱作
應聲若執吾應必吾外無復聲要知吾之一應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同
時俱應也子毋以形求之以形求之則窒矣辟如以木取火子若執者
此火是此木所發則必此木有火凡木盡非有火即便有火則必一木
有一種火非木木之火一火有一種性非火火之性須知一木之火即
木木之火一火之性即火火之性漫天漫地亘古亘今同一火同一性
故如來于一毫端偏能受十方國土云何云何如是如是

或有問者曰心體本空一物不有則喜怒哀樂果從何來若是本無則
過境不能相感既能相感則喜怒哀樂決非外來吾應之曰喜怒哀樂
非境不生乃知是過境而動之心若說心體本來有喜怒哀樂則當不
見喜而喜不見怒而怒不見哀而哀不見樂而樂矣有人焉無故忽喜

忽怒忽哀忽樂人必笑他爲痴指他爲魔何也人心本無喜怒哀樂也由此推之人必見可喜而後喜見可怒而後怒見可哀而後哀見可樂而後樂必有所見而後應之豈不是過境而動之心或又曰師既說心體本無喜怒哀樂何以中庸之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吾應之曰心體物也過境即發自然應得恰好不假安排故謂之和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感而遂通中節之和也聖人作易下一感字最妙感而後發乃知心體本無喜怒哀樂者矣

或又曰師言喜怒哀樂過境即發乃知心所固有師曰心體本然無物使心有物則亦一物也一物何以能應萬物凡喜怒哀樂皆外境入感於心惟心體最靈故感之即通一感之後亦復無有若謂心體本有喜怒哀樂之根子試於此刻內觀已心喜何在怒何在哀何在樂何在如是外境入感於心然在見孺子入井未嘗不是外境而惻惕惻隱孟子

果有根則於無喜怒哀樂之時索之而喜怒哀樂隨見子於此刻勉強要喜怒哀樂不得乃知心體清空一物不有以其虛而至靈境來感之心即隨感而發故孟子曰在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惻惕惻隱之心此時一見惻惕惻隱之心與見俱發未見之時此心空空如也既見之後此心又便無了惟在見之時此惻惕惻隱不知從何處來若決江河沛然莫禦若謂此惻惕惻隱預先安排下的則未見之時爲何空空如也既見之後爲何便就無了既已無了他日又見這惻惕惻隱又隨見而發發後又無無後又發試問此心有物乎無物乎無他虛之極靈之至也惟虛而靈故能隨感而發發過即無吾道家所謂玄關一竅於此思過半矣然在見孺子入井惻惕惻隱隨發與夫見財忽起盜心見色忽生淫念此淫念盜心亦與境俱發何所分辨不知凡念頭發得十分四

滿處便是心之眞體稍有未像即爲妄心在見孺子入井此惻惕惻隱何等切實淋漓痛快到到澈澈如夏日秋陽褰褰切切如悲風苦雨與大菩薩慈悲救苦之心他不多一些豈不是心之眞體若見財起盜見色生淫雖淫盜之心或亦與境俱發然畢竟道是自己不好心不可與天知不敢對人說欲做不敢做欲舍不即舍比那惻惕惻隱之心不十分圓滿及至自己悔悟知這個淫心盜心斷斷然成就不得的登時雪消冰解當此雪消冰解之時這點眞心又十分圓滿了即可跨上蓮花寶座爲大衆說法一點靈光閃閃爍爍明明亮亮可照見三千大千世界故曰凡念頭發得十分圓滿便是心之眞體稍有未像即是妄念此之謂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或者曰師云喜怒哀樂皆外境入感是外境而惻惕惻隱孟子

便謂仁之端也由此觀之仁義禮智皆是過境而動之心本非心所固有而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儒者輒言吾性中有仁義禮智此何說也吾應之曰儒家言性大約即用以窮理而推其本則曰根於心若論心體固是一物不有寂然不動之際與太虛無異將謂太虛中有仁義禮智耶或曰天地生物之謂仁四時代謝之謂義往來有序之謂禮分別萬物之謂智惡得言太虛中無仁義禮智吾應之曰此氣化之流行於太虛者也氣化流行於太虛之中而不可謂氣化之即太虛也或曰太虛中既有氣化則人心中自有仁義禮智氣化流行於太虛之中則仁義禮智運用於人心之內原是相同吾應之曰此亦是後段說話當夫氣化未有之先難道就不成一個太虛一點眞元虛空寂滅固自若也或曰然則根心之說非乎吾應之曰不非自太極以來大化日趨於

生生也者仁也既有仁必有義與智而人生於仁故心象之有感
即發以此推之還有根心之論若直窮到百尺竿頭以上則心字尚說
不得而況仁義體智耶故儒家談心性祇說得後半段道家談心性又
從前半段說起若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即是仁義智但有毫釐之差
便是人欲故不可謂之根心
太極以來一靜之後大化日趨於動突動者根乎靜者也儒家於動靜
交接之際渾渾言之故有仁義智根於心之論道家原始要終原始
則必窮其靜極而動之先要終則必窮其動極而靜之後此儒與道立
說之異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文周孔諸聖人則又未嘗不言也
言之而人不察也
道家謂之虛佛家謂之空空能無所不見無所不聞假如發個念頭兩

華山宗羽水洞天印行

人相對此不知彼彼不知此以有形骸之隔也空本無所隔空無量無
邊故人發一念同室之人不知而無垠無邊之空知之嘗曰天視自我
民視民聽自我民聽民視天何由知天空故也儒家之慣獨畏空
故也小人閒居爲不善君子如見其肺肝君子之心空故也空之爲用
大矣哉或者曰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有大小之不同何以能無所不
見無所不聞吾應之曰凡物有二惟空無二若是吾心之空與太虛之
空不同則塵中之空與室中之空不同室中之空與庭中之空不同庭
中之空與屋上之空不同而世界內外竟有百千萬億之空不得此類
而一覩之矣子試思空有形乎有象乎若空有形象則此空之形不能
當彼空之形彼空之象不能當此空之象直謂之空有不同可也空者
無有邊岸無有窮際凡物有斷處惟空無斷處凡物有異處唯空無異
處凡物有隔處惟空無隔處凡物有分處唯空無分處浩浩蕩蕩團團
圞圞一個大空中有紫光聯絡貫注毫毛之細空能見之蠅蚋之聲空
能聞之猶如人之一身血脈流通精神融洽蚊蝱無有不覺空之
爲空何以異是子能道有還無一空性海則吾心之空與太虛之空野
火照家燈是一非二若說有二空定是非空若是眞空斷然無二予試
空之以驗我言
道者一也不變而至常之謂也太極既判之後起初是此時到底是此
時起初是此物到底是此物自一世界以至於十萬世界皆是此時皆
是此物未嘗有少變而失其常也此道之所以爲道也人之心體原是
不變而有常的其所以變而不常者是妄想雜糅也非心也使心有離

華山宗羽水洞天印行

合有久暫則天之道亦當如是觀乎知天之道則知人之心矣然則人
生於世始終爲妄想雜糅所迷何嘗能自有一刻之心能見一刻之心
是我眞心則終身終世一切萬劫皆是此心無以異也然則人之生也
妄想雜糅生之心無有生也人之死也妄想雜糅死之心無有死也人
之歷一劫以至萬劫妄想雜糅歷劫心未嘗有劫也是故人苟能
見一刻之心則此一刻之心已與生生世世一切萬劫登時斬斷再不
復生再不復死再不落趣超出三界永免輪迴皆在此一刻上邊所苦
轉昏轉迷自死至生自生至死自一趣以至萬趣妄想雜糅無一刻之
斷如瓜之牽蔓葛之引藤枝上抽枝節上生節無窮無盡不斷不聯嗟
哉萬趣茫茫可謂遠矣而妄想雜糅無一刻之斷是以三塗八難去而
重來迴而又往竟作熟遊之地與言及此可以爲之痛哭者矣吾子好
道當培養靈根宏修德行自去認眞要見那一刻之心有此一刻之心

明已與生死路絕自一日至終身自一刻以至萬期皆是此一刻之心
做主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飛昇高朗時事之易易耳
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而人爲最靈成仙入聖惟人是賴參天贊地唯
人是爲是故人也者天地之所不得而遺者也然則修玄之士聽諸天
乎操諸己乎人豈聽諸天天亦聽之於人天人交相讓而泛泛宇宙曾無
一兩個撐天撐地之人嗟乎何人之衆而成其爲人者之少也是以有
志之士當於自己方寸位中做出驗古以來有一無二的事業天賴以
濟地賴以寧人物賴以生成此人耶仙耶聖耶凡夫也仙也聖也凡夫
也天下事皆是凡夫做得人惟不肯做凡夫吟詩作賦自謂多才不知
天地間那少你這幾文句字描山畫水自有專家不知天地間那少你
這幾筆墨水枉將有限之光陰徒爲無益之閒戲傷也乎哉吾如今勸

衆人人生於世不可多得一轉眼間死期即至要做事須做天地間少
不得的事凡無之不爲輕有之不足重者讓那一班閒漢做去抵不得
生死當不得出頭本領前程牢牢繫念如寒之思衣渴之思漿睡裏夢
裏不肯放過法身見在法界非遙一呼一吸通乎氣機一動一靜同乎
造化同陰陽於一壺之內籠日月於半黍之中大道冥冥太極流精心
包元化氣運洪鈞上朝蒼昊下掃幽陰廻風混合百日功靈天仙地仙
水王山君同登大願廣度衆生風雲龍虎叱咤鵬鱗常侍左右助轉法
輪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太上教人修道祇是修身身外無道孝弟忠信便是道也玄
門更無別即此爲是登仙證果率由乎此人能識得子臣弟友之道天

宮虛位以待子其勉強而行之夫煉丹之要明心第一天上無數高眞
盡是心源淸澈不然奮上去原要落下來太上老君度人十萬八千無
非心心相印無異無同稍有異同不成正果是故煉心二字爲淸淨法
門萬眞總路子不可以其易而忽之也子心地比前較爲淸澈然無之
又無玄之又玄筆頭再進直到大休大歇始能拔出生死之根大丈夫
勇往直前立志既眞天魔辟易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吾爲子師道無
別道法無別法吾之所知子能知之吾之所行子能行之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聖賢所言誠千古之龜鑑耳夫大道如布帛菽粟一日不得周
飢寒切身一日不由道則墮入禽獸但見披毛戴角與吾分形異體揆

之方寸之間異耶同耶將無同矣嗚呼彼之見前吾之將來也大洞經
文古奧莫測行持圓滿心地靈通登時解悟但知之非難行之非易子
欲酬願當徹始徹終數年如一日何難直証眞宗修無上道哉是故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誦經入貫誠字先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萬物皆
備於我矣夫人身有萬物不誠則妄妄則幻出妄緣三尸六賊隨人意
見所着造出海市蜃樓做出千態萬狀心加工伎兒尸賊爲之害也誠
則實實則眞眞則眞神發見敬心所結端拱無爲玉容金質星羅棊布
心空如鏡一塵不染爲淸淨法身既有法身必登法界是故意誠心正
之學爲今人之所厭聞將謂黃老之學不由名教崇尙簡略不知正心
誠意方是修眞切實工夫謁天君踏仙境總不脫誠正二字驕氣惰容
害道之賊學者遠之如仇克之如鬼方許進學堂爲我玄門弟子不然
亦安用之矣夫升仙之子始而從事於性心繼而從事於鼎爐事有始
末不容倒置理有輕重毋可混矣子能做得聖賢何患不爲仙佛元始

天王亦是人做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信然也人率謂元始天王是先天至尊吾試問他天下何人是後天來的清虛玄朗便是先天皆船那個便是後天人有先後天之分心無先後天之分隨人做去上天不限人以貢格雲廳爲凡好去自行卜度吩得自貶其心古往今來硫得兩條大路爲聽則仙仙則處天宮與元始天王從容談論爲凡間鬼鬼則居地獄與閻羅老子時刻追隨而天堂地獄之判祇在一心上天也有路直建宮居入地也有路通鬼窟孔子云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下之間辦在幾微齊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微之際間不容髮思及於此能不悚然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太極渾淪萬象從茲中之處一點靈機生天生地包絡二儀而萬物各得其中由此推之人心之中可悟矣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唱道眞言 九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人心虛而最靈不偏不倚靜而求其至中之體固自在也動而求其至中之用自在也天無爲而神行其間人無爲而神守其舍蕩蕩乎浩浩乎與太虛同虛非遺物者之可以驅而役之也天地間有陰陽五行結而爲物是爲鬼神人一念初動便落陰界鬼神知之當此之時機關一轉鬼神便乘此機關驅入血海之中故人自既生以來情見日生機巧益熟皆此一念不動鬼神孰從而驅之古佛如來經凡千萬劫天魔外道耳若此一念爲之也學道之士拔出生死之根不過拔出此一念從之如雲侶其念頭動處了不可得故能長保法身永處法界今人於一飯之頃日不移晷而情見意識無數紛來擾云學道吾未之聞也古佛如來與人一般着衣吃飯飲食起居無念不動實無一念可動無一時不動念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妙哉言乎至哉言乎是故學道莫先煉心使心智虛閒如一杯泰珠這便是極妙神丹不生不死永遠逍遙自在爲仙爲佛不過如是而又何他求哉今人不求道面求丹不盲心性而盲水火無乃舍其本而末是罔乎上古聖人著書立說未曾著一丹字丹之說起于漢代蓋上界高真憫衆生之陷溺故以煉丹之說引而拔之於道後世之人竟分爲竺命兩宗其實不能煉心徒從事於陰陽離坎之術雖至彌勒下生究難成就夫大丹無形無聲至妙而欲以穢濁之心爲貯丹之器有是理乎淫心縱慾眞氣分崩而欲以七情六欲之身爲大丹之鼎爐有是理乎是故煉丹之要煉心二字盡之

大道之要盡於一虛虛之一字萬法該焉從虛而有斯爲眞有從虛而實斯爲眞實元始天王之寶號曰虛無自然雖萬聖萬眞不能出此四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唱道眞言 十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字物之所以有生死者以其未能虛無也天有陰陽五行周天不虛空地有剛柔燥濕周地不虛空故天地不能逃生死而況於人哉試以鬼神言之似乎虛空然生前不能修道雖形骸脫去究之七情六慾與一點原相牽染故流落幽冥論於鬼趣雖具聰明正直之德亦雖幾於澤化爲蛟爲夷總是缺因惟得道之士念念合虛心心無著培養靈元如龍抱珠眞光透發與天眞法界合而成章如是而不飛昇豈落有是理乎嗟乎吾見世之修道者多空而能得其實者蓋亦少矣何也以其立志決要務成仙本來一副肚腸道下多少妄念以爲仙家變幻不測受用不盡而自已一件大事反置之不問如此學去雖累千萬年終無個休歇日子豈不可惜太上之爲太上萬劫一心心心不離雖司造化道妙自然境逍遙水無貧着不言而化不怒而威何容思空造出事來

以虛應虛而化理章章自有世界以至於今如一日也

天有高下仙有聖凡等第不同看人之道德何如也無有道德不修而指望可以成仙者有志之士其可自忽乎哉丹之一字其理甚微須得

眞師眞訣既遇眞師又授眞訣亦須自己死心踏地杜絕塵緣以明心見性爲第一乘工夫以坎離水火爲第二乘事業以分身煉形爲第三乘究竟至其飛昇必得三千功八百行圓滿之後方有指望非淺躁之

衆所能僥倖於萬一也是故修眞之士預當培養元扶植善本言不輕發口不邪視耳不亂聽事不妄爲凝道於身自問可以對眞仙無愧然後安爐置鼎引鉛煉汞則天神相之魔不敢侵九代祖翁成超仙界今人往往以相鄰隨劣之編希圖登仙入聖之事試問玉殿眞官豈同人間富貴可以智取而力求者是故人患不能修道何患不能成仙孔子曰道不遠人人子臣弟友便是神仙最上法門無數高眞俱從此入斷無泛求爲聖爲賢自然天宮享福爲臣爲貴自然地獄當災碧桃花下吹笙鼓瑟與仙侶傳觴瑤山窟中吞霞飲鋼與修練作伴孰愛孰樂何去何從究其所以然之故祇在一心上別却路頭嗟乎危哉此誰爲爲之耶夫人發一善念如一縷微煙發一惡念如萬重山頓然則善之成也何其難惡之積也何其易是以明道之士務使善端充長以至有善而無惡又何仙之不可成哉

夫煉丹無別法安其心和其神怡其氣足其精陰邪爲丹之盜賊機巧爲丹之讎人苟能念念在善節節在善則陰邪自消機巧自滅心無不安神無不和氣無不恬精無不足而事事物物皆先天爲之作用否則以穢濁之心營於綠之神浮蕩之氣淫佚之精而曰我已煉丹也成乎不成乎

學道之士有初心有中心有末後之心何謂初心發願是也何謂中心不肯半塗而廢是也何謂末後之心成功是也此三種心即是三種孽發願發了凝願一團妄想指望成仙享天宮富貴雖不肯半塗而廢而修持之際就中有數番轉變自己撰出不能從一條大路上直走到底行一法未幾又變一法棄故易新以求速效至於末後一着尤爲緊要工夫做到九分九釐如未曾做的一般雲生足下頂有四光親爲極平常事方是有大器量人一生歡喜之心未免徘入魔道數年辛苦一朝而棄之豈不大可惜哉此三種孽學者所宜戒

學道之士當修大定所謂大定者定時固定不定時亦定浮雲出岫本來無意流水離源豈是有心道家行住坐臥如一羽空中隨機逐緣用不着一毫并帶受人禮拜不以爲榮受人罵詈不以爲辱詈榮在前無貪得之念搶攘在御無厭苦之心逢着軒冕只是平常經數看那乞丐猶如自己六親方是有道德的大人上帝聞之而嘆賞諸聖聞之以爲不可及者也人修行到此而不得飛昇雲路上朝玉京吾未之見也

學人立志貴乎眞其持己也貴乎雅飭而與人交又貴乎春風和氣兼是三者方可謂有道之士出世入世無往不宜天上眞仙間其風者必且愛之慕之仰其爲人而況於下焉者乎千年跨四句正當君子行成名立之候德宜進發時就進惡宜懲立地便懲若以如此之年而遷善改過尚在邊邊息忽之間恐必有所不及遷不及改者矣吾子勉之聖賢非他人之任豪傑以精明爲期貴鶴非難致之禽呼之即至白雲數是天上人物還是地下人物在金閨

瑤階諸大仙眞衝班爲序之中可以容我站得定脚跟否問之又問思之又思此時可以自信可以無愧則斷然便是一位神仙也是神仙不是神仙再不消去問別人亦不消尋個活仙人來問他祇是自己較量自己品度信得過十分無一毫欠缺則金闕瑤階自然有你個站立所在大羅天宮自然與你一所住居宅子雲路迢迢自然有個活仙人來接引與你同上天去中庸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子能自慊吾將與子爲寥廓之遊萬朶祥雲一天笙鶴何其樂也

學道之士何所爲而爲之爲長生不死乎爲文章事業乎一無所爲也惟一無所爲而後可以謂之學道之士然則學道爲無用者耶老子曰無用者用之本無爲者爲之基明乎此乃可與言道矣我見天下之人往往以一派安心希圖登仙入聖離却五濁惡世不知天上神仙日日在學勞中來來還還慈悲教苦比之世間吃閒飯幹閒事說閒話作閒戲者十分笋綵十倍憂勤千辛萬苦度得一人兩人無裨於世道此一兩人超脫而去而大地衆生受苦自若昏迷不悟自若於戲聖賢之心有盡者耶無盡者耶世界有盡而聖賢之心無盡日月有窮而聖賢之心無窮故人當登仙入聖之候便把乾坤大大一個擔子挑上肩頭直至大地衆生各得解脫然後那個擔子可以安放得下書曰一夫不獲是予之辜聖賢之心賑劫如一日也是以眞心學道之士以濟世度人爲本分內事不爲自己一個長生不死不爲自己一個文章事業分明要做三途八難六道四生無數含靈一大父母見他受苦如己親睹見他痴迷如己陷溺千方百計要他聽我化誨與我同到清淨無爲大羅仙境方纔我向來發下大願是有學道之士必得徹如此念頭如此根本與天覆地載日光月朗同體合德則修持之際自然衆聖來現諸神供侍願其道成願其修到何也素同願同面道同千人萬人哨一人也

鵝雁子鬼之喬以此鑒汝

修眞之士有所從來或從天來或從蓬萊三島名山勝境中來或從人間智慧福德中來三者雖有不同均可成仙上二種俱係大根大器道念一發天神隨即照顧何也辭如有人曾做過朝官或閒居林下其僚友顯貴者多一旦蒞臨朝何難之事若從智慧福德中來欲要求道須得勉勵淸修十年五年方能感格天心乃有仙眞降臨譬如單寒之士非力自振拔無人汲引救比此種較難至其成功則一也不得一以涼德薄才希圖大道猶如井底之蛙仰盼雲霄終難自致即果得眞傳不思積功累行硬自操持眞仙不到兜魔必來徒害自身豈不深可悲乎

初學之士定力尚淺要識我所從來如何可以識得當修持之際心地慈通猶如宿解紛紛妙悟不一而足便是有聖賢在空中指點暗裏護持爲上等根器之人若自用苦功多歷歲月做得一分方有一分做得二分方有二分中庸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此苦心難道仙眞不發慈悲去救他少不得有個日子此爲中等根器之人若心雖慕道作輟靡恆或在家戀妻子之樂或在外溺交遊之歡性不耐靜念與道遠此爲最下等無相器之人雖聖賢與居亦無可奈何得他今生如是來生可知一失人身難乎難矣修眞之士處於暗室屋漏之中如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此眞品便是眞仙蹈虛無而登蓬嶠乃其本

分內事
人能以豪傑之才爲聖賢之學以愼獨之功養浩然之氣則日後昇天
定居高位超拔幽冥福蔭子孫功名事業顧不偉哉吾今見流俗之士
未有寸善寸長可以度越流衆而安自希於坎離水火之術俗情未除
面貽仙覺結志在邇他而夢想清虛不幾令大羅天上無數尚眞聞言
誠爲絕倒哉吾今明明爲衆人說破不是欺賢豪傑切勿指望成仙不
是一代儒宗莫作玄門弟子天律最嚴天誅至烈安忘一生殃及七祖
是經所在有祥光紫氣上衝雲霄諸天生喜衆聖來觀功德無邊不可
思議倘有不肖之徒本昧玄修妄加譭毀當有飛天神王擊其本身勞
及吞屬生罹奇疾先墮酆都萬劫茫茫雖悔何及可不愼諸

華山宗當水淵天印行

唱道眞言後序

覺行年三十有九不知修眞之爲何事也直至己酉之歲行年四十受
錄元皇筆籙大法承 青華道父祖師臨壇誨諄諄始知天地間有
長生不死之道人人可爲不得聖凡求之即得自此以後每日窮究丹
經探索義理見其假名立象厚自秘匿明然啟曰丹經之作本以度人
而覺世也即此深意不降殆非所以度人而適以迷人也非覺世而洽
以惑世雖顛倒復生亦何能窺其萬一哉如我 青華道父直指眞訣
爲萬世舍蹊脫開蕩蕩平平一條大路坦然行之可以直達三清與元
始天王心心相印者乎夫丹經之所以厚自秘匿者誠恐誤傳匪人違
太上之科禁也我 道父既以煉心神字爲廣大法門則傳受自然得
道經秘集 唱道眞言 一

華山宗當水淵天印行

體陳人自不能參天下安有匪人而肯煉心與煉心而爲匪人授受
之際又何疑乎乃於講採取大藥候靈機之即此機言之中至理以備
人果煉得心靈則北斗自然悟出禁誡我 道父之立法可謂周而啟
直而巧寬而不濫大而能精從古以來未之有也覺來侍 道父三載
屢度奇厄危培前次崩催父子不致殞命以至蓋廬過門而不入都鄰
疫而不侵惡瘡痛箱疾證纏綿蔬食布衣不求而足小子覺以流俗
事尸祝
元皇道父天光垂照向上有階備父母師保之恩沾覆載生成之德蓋
以傳經野救乎毀棄逢師值其時不可虛度 道父所以護持小子實
欲小子遵此經傳之後世以致一切萬劫無窮功也覺敢不自勉以

答 道父慧命

法國蒲陽鶴臨子譔序

唱道眞言跋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吾玄門之道亦有二何也正法與邪見而已矣固於正者雖惑於邪亦猶之釋於邪者難挽以正一也獨是將溺而未淪於深與夫思入正而未能固執尙介於可成可敗之間者則余猶有說焉夫大道之要原自虛無而生有其僧者之所謂始書一種中散爲萬事者乎既則自有而歸無以還我太虛一體之本初卽釋氏所謂西法歸一一歸於無之說也類而推之草木之華實歲時之春秋人事之榮枯眞元之通復皆不過此原始要終屈伸往來之定理耳又何疑焉所可怪若儒者中庸之道若青天白日之長懸於古今釋氏正覺之宗如洪橋巨筏之四布於宇內獨吾道教淸淨正理性命眞詮幾

華山宗玉水洞天印行

如敝屣之見棄於談玄者流此何以故良由邪說旁門迷蔓肆毒之深也苦哉余也其亦受病之酷而中毒之慘者矣顚倒十數年來馳騁幾遍海內乃一旦翻然悔悟今復得反自然矣吾安能以吾當年困心衡慮之行發而爲感慨悲歌之苦今復得反自然之樂大白於天下採玄門之論溺者撥超登道岸乎歲庚子流寓楚南攸邑偶覩鶴曜子所錄青華上帝唱道眞言五卷三復而玩味之有如夢將覺而聞晨鐘澡春盥而飲以溫體也萬籟齊鳴容光必照余何此經不公諸世爲吾輩淸流作正知見哉余方愧梓佈而顧未舒今歲秋余徙耀子一純偕海寧貝三陳子自南昌重來訪於吉水金牛洞中余索不知貝三居華胄而苦志吾道第細聆其生平所訪聞者強半皆如余向者受時師所傳乾坤虎鼓竹鼓琴之說余以一日之長且迹其胸次洒落語言解脫殆所謂以豪傑之才而向眞修者也於是爲之剖玄闡鎖綸死戶生機震男兌女金鼎玉爐無非法相總屬形容貫三子夙命淸淨根機利捷一語譬喻紛疑頓釋因出是經以證之仍遂予素志陳子慨然遂有同心願將歸浙東獨相余爲我精梓之功成載板來告以酬吾素願不啻貫三子此一舉乃倜然出乎隱中非於三千八百之功過半矣審爾則莫之爲者莫非天不祕道而是經應出爲苦海作津梁哉豈非貫三子宿有倦緣故　天不假手他人必候賢者而傳之哉又豈非　天悯余披致情殷不肯獨棄我以心神陰相余以疾成啟功哉嘗言以思是經之得固奇而是經之梓也又更奇矣有念卽契無慮不通人自負道道亦何負於人乎堂堂一條大路朗朗一座法門近在己身不離己心任遨求遠在易求雖自罹陷穽反以爲賢知一往而不迴心之鈍根厥疾弗

華山宗玉水洞天印行

瘳矣吾之此刻願吾輩尙德羽流受病未深匪石可轉介於可凡可聖之間者有緣得遇此經早捨魚目而自撲衣中之珠灑洗情慾而被歎求慊於以內全性命外積功勳則

青華上帝冥冥之感應誠有如經中所云者余有所試矣謹序

雍正元年歲次癸卯九月望日吉水金牛洞金眞弟子陽一萬淸和盥沐拜題

道經秘集第一編卷中

唱道眞言跋

自有天地而道存焉道一而已而分三教三教者聖人云天無二道聖無二心茍法門雖一者是也及列國百家子書雜出漢魏伯陽眞人始作參同契爲丹經之祖宋張紫陽眞人著悟眞篇爲丹經之宗中間雜出更多不能盡述僕本隨世曾爲雜出所惑務奇務怪旁門僻徑涉歷有年不來所有之良知良能幾變爲鬼陽鬼肚突嗚呼非大有根氣者而欲斬一旦豁然頓正不幸雖說若非當頭一棒猛然醒悟不可得矣吾輩學道務先立心正大事事合乎天理人情無論丹經子書師不可搜求深奧秘密心法即求高明口訣工夫亦須合乎天理人情斷不宜著相用意正心誠意綿綿密密行到此處以至千磨百難生死關頭但能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忘我自然心胸寬闊無礙靈光當前不昧　祖師慈悲廣大洞悉其中自然普濟特忠宗之祖之不專耳丁酉春故友至山謂余曰曾讀唱道眞言否余曰未也隨出袖本示余余焚香九拜開誦恍然如夢方覺人生六十方知五十九年之非洵不誣也將前所見所聞有不懂於心者今知改正是皆正大合乎天理人情謂私慾除邪僻釋智巧奇巢傍門外道一切掃却至於有爲無爲總歸雪釋冰消之見洗出眞人本源妙覺靈明筆難盡述後之賢者得見是書務祈留意其中平正道理希自得之乾隆戊戌夏仲越崗郁教寧薰沐敬跋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道經秘集第一編

唱道眞言　上編

第一次排印悟誠證道專書

太乙金華宗旨

昔奉綸旨命上眞演化五陵之內選拔多人至戊申歲于邙陵遴選七人具聞天開每降乩白龍精舍與諸子所談無非盡性至命之學非若世人言性者不兼言命言命者或略於言性本體上加工夫有工夫莫識本體以致失之毫釐謬以千里蓋言性直達先天言命不離沖漠性命合一體用兼該形色合天性以爲用天性超形色以還元六根六塵皆爲形色有形有色悉本天眞離六塵無見性之地舍六根無立命之基識得六塵皆是本根滿滿歸源矣見得六根皆光明藏則處處靈通矣是故有一物不歸性攝舉竟見性之未眞有一處不關命脈難言立命之已至至人本性命之學上達玉清下徹泉境法身周遍大千曲成窮利用出入日用之而不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同其變化至矣哉盛德大業言之不可終窮擬議之而無可形似鑒文秘笈俱歸廢寢予之定是宗旨不落名言無從擬議其所以斡旋天地轉運陰陽者在握其寸機而已得其機則妙用在我而乾坤皆範圍之而不過矣機者何一而已矣一不可名歸之太虛而浩浩落落一片神行其間變化無端妙用不測吾何以名之名之曰太乙噫至矣盡矣宇宙居子乘編輯宗旨成書各授弟子爰爲之開發大意而著之簡端是爲序

洞玄帝君張祖序

道也者時爲而已日月往來寒暑變遷草木生長禽鳥飛鳴以及吾人日用動靜莫非運用一時之中變化無端時至日見斯爲天地之心不可以一名而涯於他乎我來也晚陽窮於上剝換盡矣蓂當一陽初復條然而來莫窮其迹莫究其因大地陽和已無不潛行而默運以此爲天地之轉運也而天地不得而自主以此爲日月之進退也而日月亦豈故日用之而不知返其本初亦甚可哀也已矣上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人身一天地也天地有日月萬象開明人身亦有日月故曰乾坤爲易之門戶人有日月精華發露其貌重門洞開從此直登丹闕而上玉清也抑何難哉要不外目前之利用出入愚百姓之易知簡能此至人普度心傳所以爲無盡歟

孚佑帝君太乙金華宗旨自序

易大傳曰神無方也無體也言神無方體則名言之而難盡矣來往不窮利用出入日用之而不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同其變化至矣哉盛德大業言之不可終窮擬議之而無可形似鑒文秘笈俱歸廢寢予之定是宗旨不落名言無從擬議其所以斡旋天地轉運陰陽者在握其寸機而已得其機則妙用在我而乾坤皆範圍之而不過矣機者何一而已矣一不可名歸之太虛而浩浩落落一片神行其間變化無端妙用不測吾何以名之名之曰太乙噫至矣盡矣宇宙居子乘編輯宗旨成書各授弟子爰爲之開發大意而著之簡端是爲序

洞玄帝君張祖序

道也者時爲而已日月往來寒暑變遷草木生長禽鳥飛鳴以及吾人日用動靜莫非運用一時之中變化無端時至日見斯爲天地之心不可以一名而涯於他乎我來也晚陽窮於上剝換盡矣蓂當一陽初復條然而來莫窮其迹莫究其因大地陽和已無不潛行而默運以此爲天地之轉運也而天地不得而自主以此爲日月之進退也而日月亦豈故

道者不離日前即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無不可以見天地之心造此天地之心任陰陽剝換時令推遷而無思無爲終古寂然不動今人捨目前而談玄說妙則涅乎時也違時即與道背馳何時有見道之日乎天下之動貞乎一變動不居何可言盡觀乎時道萬變皆在目前至從目前一一消歸於太虛謂之見天地之心可謂之大道之宗旨可時也化者時焉而已

邱長春真人原序

昔隨侍呂祖與諸子操示宗旨如易從爻卦以前言太極也越數年許子深荷偕易荷沿荷瓢又得大暢宗風如易言太極生兩儀生四象而四時行百物生天地日月山河鬼神同體合德無時無處而非宗旨之

大全今何時乎大地冰堅草木黃落龍蛇蟄藏風日冥漠將以爲萬物退藏而歸於寂闔乎乃剝復何自而來凍雲何自而起霜滑月落曉日迎暾鶴羽翩躚來蒔法侶提起前時公案一一如在目前往日猶遊又成故跡回當此立冬亦任草木之凋殘風霜之變易而已何容心哉其聚其散孰往孰來聚而來其猶剝盧還盧而忽至散而往其若凍雲飄然而西馳聚者不可以爲常散者竟終就於滅物情變化來往無端則自五行四時而太極而歸於無極也萬古一時寒暄一刻有此一刻之燭光日影霜花草露則爲宗旨之現前爲宗風之大暢爲作序之大成

祖諸眞法身偏滿大千心心相印法法圓宗往古來今超凡入聖者不捨此而言五行四時太極無極恐未免失之千里矣

譚長生眞原序

聖眞無日不在世度人究竟何曾度得一人亦世人能日度耳若世人

與聖眞性最有增減分毫便是度不去聖祖初發願度衆生已要度盡百千萬億劫無量衆生度此七人非七人也即七如來覓虛遮那無量法身也諸子不離凡夫地何以即與古佛同等子輩願無信不及所以聖祖當下即度得去若一毫信不及千生難免輪迴也自古聖賢千言萬語無非要人識得性光通天徹地古今聖凡一齊透過無少等待無不完成所謂盡性者盡此所謂至命者至此採藥者採此修証者修証此而已此宗旨所以爲萬法歸宗至尊法旨任爾爲仙佛爲天人爲山河爲六道爲鬼怪爲昆蟲草木無不承受法旨頒命大宗苟有十分信得及者不離當下即與度去有一毫信不及饒他千生萬劫永墮迷途向立殿脊七人外不得妄傳豈聖祖普度之公心只慮世人障蔽甚深罪業煩重不能聞法信心而反生

疑謗是益其罪也究竟聖祖度人之宏願與學人證悟之畏心原無二無別知此不獨仰體祖訓先聖後聖殊途而一致矣

王天君原序

善承受法旨護持道教千百年於此矣不惟派下貧嗣潛修默証呼吸感通即愚夫愚婦有能發一念向道眞切者無不敬禮而左右維持之此固發願之初心如是亦一體感召虛空上下自無隔礙本來如是列

地悉與設盟道祖設教以來眞未有若此廣大悉備易簡直截如宗旨之盡洩玄機者是日受命鑒證盟誓善教辭曰無庸有此證也以七人得遇聖眞傳示無上妙道即備夫袈裟牧豎樵童時非聽法之上器甚至魔神蛟黿龍蛇異類亦無不在此證盟之內七人何緣於予余又何必爲七人證也祖再三申命曰天不愛道傳示七人將由此七人化度無量倘有誹訪法門詆毀聖惟留護法呵譴而默相之法子有不敬愼深遠戒律或輕傳匪人留護法亦嚴加譴罰善同七人跪而受命嗚乎列祖普度慈悲原無分上下其奈世人積業如山無自仰承法雨七人果能體此化度慈心隨地隨時多方接引無負自度度人之宏願則盡法界衆生皆投誠歸命亦何待雷霆風雹惟是廣生大生以各正性命於兩間可耳

道經秘集第一編 太乙金華宗旨序 五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一了山人序

太乙金華宗旨一書乃純陽祖師憫念世人不明先天大道宗傳奧旨因將金丹要訣秘密天機盡行露洩其中玄妙法則和盤托出眼如指掌非具此大慈心大願力未敢輕示人間也蜀都周維新先生三教通才心切濟世業將此書於關東刊刻流佈丁亥夏航海攜是編以授余焚香展誦洵屬鄉儕福地所未見者不勝欣幸如獲至寶擬刊印以廣其傳而未果茲乃商諸同志付之手民希世之珍不容終秘仰托

祖師度盡世人之洪願闡發玄宗修眞要旨以期有緣者得誦

聖訓視爲金繩覺路詢訪高人指明丹訣參悟眞傳切實工夫自能修性了命返本還原俾人人共出迷津得登道岸依法修煉超證極樂

仙鄉方不負

祖師著書度世之苦心也已是敘

光緒甲午中秋節一了山人拜撰

太乙金華宗旨上

孚佑帝君著

天心第一

呂祖曰自然曰道道無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性命不可見寄之天光天光不可見寄之兩目古來仙眞口口相傳傳一得一自太上見化東華遞傳某以及南北兩宗全眞可爲極盛盛者盛其徒衆衰者衰於心傳以至今日濫泛極矣凌替極矣極則返故蒙淨明許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別傳之旨接引上根聞者千劫難逢受者一時法會皆當仰體許祖苦心必於人倫日用間立定脚根方可修眞悟性我今明爲度師先以太乙金華宗旨發明然後細爲開說太乙者無上之謂丹訣是先天太乙之眞炁水鄉鉛只一味者此也回光之功全用逆法注想天心天心居日月中黃庭經云寸田尺宅可治生尺宅面也面上寸田非天心而何方寸中具有毫端蓋之勝玉京丹闕之奇乃至虛至靈之神所住偹曰虛中釋曰靈臺道曰祖土曰黃庭曰玄關曰先天竅蓋天心猶宅舍一般光乃主人翁也故一回光周身之炁皆上朝如聖主定都立極執玉帛者萬國又如主人精明奴婢自然奉命各司其事諸子只去回光便是無上妙諦光易動而難定回之既久此光凝結即是自然法身面凝神於九宵之上炁心印經所謂默朝飛昇者此也

宗旨行去別無求進之法只在純想於此楞嚴經云純想即飛必生天

上天非蒼蒼之天即生身於乾宮是也久之自然身外有身

金華即金丹神明變化各師於心此中妙訣雖不差毫末然而甚活全要聰明又須沉靜非極聰明人行不得非極沉靜人守不得

元神識神第二

呂祖曰天地視人如蜉蝣大道視天地亦泡影惟元神眞性則超元會而上之其精氣則隨天地而敗壞矣然有元神在即無極也生天生地皆由此炁學人但能守護元神則超生在陰陽之外不在三界之中此惟見性方可所謂本來面目也凡人投胎時元神居方寸面識神則居下心下面血肉心形如大桃有肺以覆翼之肝佐之大小腸承之假如一日不食心上便大小自在以至聞警而跳聞怒而怒見死亡則悲見美色則眩頭上天心何嘗微微此動也問天心不能動乎方寸中之眞下識心如強落怛將欺天君閙翳便遁執紀綱久之太阿倒置矣今凝守元宮如英明之主在上二日回光如左右大臣盡心輔弼內政既脩自然一切奸雄無不倒戈乞命矣

丹道以精水神火意土三者爲無上之訣精水云何乃先天眞一之炁神火即光也意土即中宮天心也以神火爲用意土爲體精水爲基凡人以意生身身不止七尺者爲身也蓋身中有魄爲魄附識而用識依魄而生魄陰也識之體也識不離則生生世世魄之變形易質無已也惟有魂神之所藏也魂貴寓於日夜舍於肝寓目而視舍肝而夢夢者神遊也九天九地利那歷遍世間冥冥爲淵淵爲拘於形也即拘於魄

也故回光所以鍊魂即所以保神即所以制魄即所以斷識古人出世法鍊盡陰滓以返純乾不過消魄全魂耳回光者消陰制魄之訣也雖無返乾之功止有回光之訣光即乾也回之即返之也只守此法自然精水充足神火發生盡土凝定而聖胎可結奼蛾螺轉丸而丸中生白神注之純功也爰丸中尚可生胎離殼而吾天心休息處注神於此安得不生身乎

一點真性既落乾宮便分魂魄魂在天心陽也輕清之炁也此曰太虛得來與元始同形魄陰也沉濁之氣也附於有形之凡心魂好生魄望死一切好色動氣皆魄之所爲即識神也死後享血食活則大苦陰返陰也物以類聚也學人鍊盡陰魄即爲純陽也

呂祖曰回光之名何肪乎肪之白文始真人也 即關尹子 回光則天地陰陽之氣無不凝所謂精思者此也純忘者此也純想者此也初行此訣乃有中似無久之功成身外有身乃無中假有百日專功光穩真方爲神火百日後光中自然一點真陽忽生黍珠如夫婦交合有胎便當靜以待之光之回即火候也

夫元化之中有陽光爲主宰有形者爲日在人爲目走漏神識莫此甚順也故金華之道全用逆法回光者非回一身之精華直回造化之真炁非止一時之安念直空千劫之輪迴故一息當一年人間時刻也一息當百年九途長夜也凡人自出胎 即風切 的一聲之後逐境順生至老未嘗逆觀陽氣衰滅便是九幽之界故楞嚴經云純想即飛純情即墮學人想少情多沉淪下道惟諦觀息靜便成正覺用逆法也陰符經云

機在目黃帝素問云人身精華皆上注於空竅是也得此一節長生者在茲超昇者亦在茲奈此是貫徹三教工夫

光不在身中亦不在身外山河大地日月照臨無非此光故不獨在身中聰明智慧一切運轉亦無非此光所以亦不在身外天地之光華布滿大千一身之光華亦自浸天蓋地所以一回光天地山河一切皆回矣人之精華上注於目此人身之大關鍵也予輩思之一日不靜坐此光流轉何所底止若一刻能靜坐萬劫千生從此了徹萬法歸於靜真不可思議此妙諦也然工夫下手由淺入深由粗入細總以不間斷爲妙工夫始終則一但其間冷暖自知要歸於天空海闊萬法如如方爲得手

聖聖相傳不離反照孔云致知釋號觀心老云內觀靜出靜前後以小止觀書印證可也

綠中二字極妙中無不在遍大千皆在裏許聊指造化之機緣此入門耳綠者綠此爲端倪非有定著也此二字之義活甚妙甚止觀二字原離不得即定慧也以後凡念起時不要仍前兀坐當究此念在何處從何起從何滅反覆推窮了不可得即見此念起處也不要又討過起處兒心了不可得吾與汝安心竟此是正觀反此者名爲邪觀如是不可得已即仍前綿綿去止而繼之以觀觀而繼之以止是定慧雙修此爲回光回者止也光者觀也止而不觀名爲有回而無光觀而不止名爲有光而無回誌之

回光調息第四

呂祖曰宗旨只要純心行去不求驗而驗自至大約初機病痛昏沉散

亂二種盡之卻此有機竅無邊寄心於息息者自心也自心爲息心一動而即有氣氣本心之化也吾人念至速晝夜頃一安念即一呼吸慮之故內呼吸與外呼吸如聲響之相隨一日有幾萬息即有幾萬安念神明漏如木槁灰死矣然而欲無念乎不能無念也欲無息乎不能無息也莫若即其病而爲藥則心息相依是已故回光兼之以調息此法全

用耳光一是目光一是耳光目光者外日月交光也耳光者內日月交精也然精即光之凝定氣同出而異名也故聽明總一攝光而已坐時用目垂簾後定個準則便放下然毫放下又恐不能即存心於聽息息之出入不可使耳聞聽惟聽其無聲也一有聲便粗浮而不入細即耐心輕輕微微些念放念愈微愈微愈靜久之忽然微者遲斷此則眞息現前而心體可識矣蓋心細則息細心一則動炁也息細則心細炁一則動心也定心必先之以養炁者亦以心無處入手故緣炁爲之端倪所謂純炁之守也

子常不明動字動者以線索索動言即調字之別名也即可以弄趣使之動猶不可以純靜使之寧乎此大聖人視心炁之交而善立方便以惠後人也丹書云鷄能抱卵心常聽此要訣也蓋鷄之所以能生卵者以暖氣也暖氣止能溫其殼不能入其中則以心引炁入其聽也一心注焉心入則氣入得暖氣而生矣故母鷄雖有時出外而常作側耳勢其神之所注未嘗少間也神之所注未嘗少間即暖氣亦晝夜無間而神活矣神活者由其心之先死也人能死心元神活久死心非枯槁之謂乃專一不分之謂也佛云置心一處無事不辦心易走即以炁純之如此而焉有不定者乎

大約昏沉散亂二病只要靜功日日無間自有大休息奧若不靜坐時

雖有散亂亦不日知既知散亂即是却散亂之機也昏沉而不知與昏沉而知相去奚啻千里不知之昏沉眞昏沉也知之昏沉非全昏沉也清明在是矣

散亂者神馳也昏沉者神未清也散亂易治而昏沉難醫辟之病爲有痛有搔者藥之可也昏沉則麻木不仁之症也散者可以收之亂者可以靜之若昏沉則塞塞焉冥冥焉散亂尚有方所至昏沉全是魄用事也散亂尚有魂在至昏沉則純陰爲主矣靜坐時欲睡去便是昏沉却昏沉只在調息息即口鼻出入之息雖非眞息而眞息之出入亦於此寄焉凡坐須要靜心純炁心何以靜用在息上息之出入惟心自知不可使耳聞不聞則細細則清聞氣則粗粗則濁濁則昏沉而欲睡自然之理也雖然心用在息上又嘗要會用亦是不用之用只要微微照聽可耳此句有微義何謂照即眼光自照目惟內視而不外視不外視而惺然者即內視也非實有內視何謂聽即耳光自聽耳惟內聽而不外聽不外聽而惺然者即內聽也非實有內聽聽者聽其無聲視者視其無形目不外視耳不外聽則閉而欲內馳惟內視內聽則既不外走又不內馳而中不昏沉矣此即日月交精交光也

昏沉欲睡即起散步神清再坐清晨有暇坐一炷香爲妙過午人事多擾易落昏沉然亦不必限定一炷香只要諸緣放下靜坐片時久久便有入頭不落昏沉睡者

回光差譌第五

呂祖曰諸子工夫漸漸純熟然佔本綫前錯落多正要細細開示此中

消息身到方知吾今則可以言矣吾宗與禪宗不同有一步一步徵驗
請先言其差別處然後再言徵驗宗旨將行之際前作方便勿多用心
放教活潑潑地令氣和心適然後入靜靜時正要得機得竅不可坐在
無事甲裏所謂無記空也萬緣放下之中惺惺自若也又不可以意興
承當凡太認真即易有此非言不宜認真但真消息在若存若亡之間
以有意無意得之可也惺惺不昧之中放下自若也又不可墮於纏界
所謂纏界者乃五陰魔用事如一般入定面稿木死灰之意多大地陽
春之意少此則落於陰界其炁冷其息沉且有許多寒戰景象久之便
墮木石又不可隨於萬緣如一入靜面無端緒忽至欲鄒之不能隨
之反覺順適此名主爲奴役久之落於色欲界上者生天下者生狸奴

中若孤仙是也彼在名山中亦自受用風月花菓琪樹瑤草三五百年
受用去多至數千歲然根盡還生諸趣中此數者皆差路也差路既知
然後可求徵驗

回光徵驗第六

呂祖曰徵驗亦多不可以小根小器承當必思度盡衆生不可以輕心
慢心承當必須請事斯語靜中繇綿無間神情悅豫如醉如浴此爲遍
體陽和金華生吐也既而萬緣俱寂皓月中天覺大地俱是光明境界
此爲心體開明金華正放也既而遍體充實不畏風霜人當之興味索
然者我過之精神更旺黃金起屋白玉爲臺世間壞朽之物我以直烝
炯之立生紅血爲乳七尺肉團無非金寶此則金華大凝也第一段是

樹七竅光明也西北乾方移一位爲坎曰落大水乾坎之象坎爲子方
冬至雷在地中隱隱隆隆至震而陽方出地上矣行樹之象也餘可類
推矣第二段即靈基於此大地爲冰琉璃寶地光明漸漸凝矣所以有
莖幹而繫之有佛也金性即現非佛而何佛者大覺金仙也此大段徵
驗耳

現在徵驗可考有三一則坐去神入谷中聞人說話如隔里許一一明
了而聲入皆如谷中答響未嘗不聞我未嘗一聞此爲神在谷中隨時
可以自驗一則靜中目光朦朧滿前皆白如在雲中開眼覺身無從覓
親此爲纏塵生白內外通明吉祥止止也一則靜中肉身綢繆如綿如
玉坐中若留不住而膨膨上浮此爲神歸頂天久之上昇可以立得此
三者皆現在可驗者也然亦是說不盡的隨人根器各現殊勝如止觀
中所云善根發相是也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須自己信得過方直
先天一炁即在現前證驗中自討一炁若得丹亦立成此一粒眞黍珠
也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有時時之先天一粒是也有統體之先天
一粒乃至無量是也一粒有一粒力量此要自己胆大爲第一義

回光活法第七

呂祖曰回光循循然行去不要廢棄正業古人云事來要應過物來要
識破子以正念治事即光不爲物轉光即自回此時時無相之回光也
尚可行之而況有眞正著相回光乎
日用間能刻刻隨事返照不着一毫人我相便是隨地回光此第一妙
用清晨能遣蘊諸緣靜坐一二時最妙凡應事接物只用返照法便無
一刻間斷如此行之三月兩月天上諸眞必來印證矣

道遙訣第八

呂祖曰玉神留下道遙訣四字凝神入炁穴六月俄看白雪飛三更又見日輪棲水中吹起精光風天上遊歸食坤德更有一句玄中玄無何有鄉是眞宅律詩一首玄與已盡大道之要不外無爲而爲四字惟無爲故不滯方所形象惟無爲而爲故不墮頑空死虛作用不外一中而機全在二目二目者斗柄也幹旋造化轉運陰陽其大藥回始終一水中金即水鄉鉛而已前言回光乃指點初機從外以制內即補以得主此爲中下之士修下二關以透上一關者也今頭緒漸明機括漸熟天不愛道道泄無上宗旨諸子秘之勉之勉之

夫回光其總名耳工夫進一層回光華盛一番回法更妙一番前者由外制內今則居中御外前者即輔相主今回奉主宣猷面目一大顛倒炁法子欲入靜先調攝身心自在安和放下萬緣一絲不掛天心正位乎中然後回旧乘籟如奉聖旨以召大臣孰敢不遵次以二目內照坎宮光華所到宮陽即出以應之離乎陽而內陰乾體也一陰入內而爲主隨物生心而出流轉今回光內照不隨物生陰氣即住而光華注照則純陽也同類必親故坎陽上膈非坎陽也仍是乾陽應乾陽耳二物一過便紐結不散網縕活動倏來倏去倏浮倏沉自已元宮中恍若太虛無量徧身輕妙欲騰所謂雲滿千山也次則來往無踪浮沉無辨脈住炁停此則眞交媾炁所謂月涵萬水也俟其冥冥中忽然天心一動此則一陽來復活子時也然而此中消息要細說凡人一視一聽耳目逐物而動物去則已此之動靜全是民應而天君反隨之役是官與鬼居炁今則一動一靜皆與人居天君乃眞人也彼動即與之俱動動則

天根靜則與之俱靜靜則月窟靜動無端亦與之爲靜動無端作息上下亦與之爲休息上下所謂天根月窟開來往也天心鎮靜動違其時則失之嫩天心已動而後動以應之則失之老天心一動即以眞意上昇乾宮面神光視頂爲導引焉此動而應時者也天心既昇乾頂游揚自得忽而欲寂急以眞意引入黃庭而目光視中黃神至焉既而欲寂者一念不生炁視內者忽忘其視炁閉時身心便當一場大放萬緣泯迹即我之神室爐鼎亦不知在何所欲覓已身了不可得此爲天入地中衆妙皆根之時也即此便是凝神入炁穴

夫一回光也始而散者欲斂六門不行此爲涵養本原添油按命也既而斂者自然優游不費纖毫之力此爲安神祖竅翕聚先天也既而影響俱滅寂然大定此爲盤膝炁穴衆妙歸根也一節中具有三節一節中具有九節具是後日發揮今以一節中具三節言之當其涵養面初靜也翕聚亦爲涵養盤膝亦爲涵養至後而涵養皆盤膝炁中一所可類推不易處而處分炁此爲無形之竅千處萬處一處也不易時而時分焉此爲無候之時元會運世一刻也

凡心非靜極則不能動動忘動非本體之動也故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若不感於物而動即天之動也是知以物而動性之欲也若不以物而自動即天之動也不以天之動對天之性句落下說個欲字欲在有物也此爲出位之思動而有動炁一念不起則正念乃生此爲眞意寂然大定中而天機忽動非無意之動乎無爲而爲即此意也詩首二句全括金華作用次二句是日月互體意六月即離火也日輪即坎中一陽將赫然而返離中眞陰將返乎坤也三更即坎水也日輪即坎中一陽將赫然而返

乎乾也取坎填離即在其中次二句說斗柄作用昇降全機水中非坎乎日爲震風目光照入坎宮攝召太陽之精是也天上即乾宮遊歸食訣始終離不得所謂洗心滌慮爲沐浴也聖學以知止始以止至善終始乎無極歸乎無極佛以無住而生心爲一大藏教旨吾道以致虛二字究姓命全功總之三教不過一句爲出死入生之神丹神丹爲何曰一切處無心而已吾道最秘者沐浴如此一部全功不過心空二字足以了之今一言指破省卻數十年參訪矣

子常不明一節中具三節我以佛家空假中三觀爲喻三觀先空看一切物皆空次假雖知其空然不毀萬物仍於空中建立一切事既不毀萬物而又不着萬物此爲中觀當其修空觀時亦知萬物不可毀而又

不着此兼三觀也然畢竟以看得空爲得力故修空視則空固空假亦空空中亦空修假觀是用上得力居多則假固假空亦假中亦假中道時亦作空想然不名爲空而名爲中空亦作假觀然不名爲假而名爲中究至於中則不必言矣吾雖有時單言離有時兼說坎究竟不舍移動一句開口提云樞機全在二旧所謂樞機者用也用即幹旋造化非言造化止此也六根七竅悉是光明藏豈取二目而他根不問乎用坎陽仍用離光照攝即此便明朱子雲陽師諱元育北宋法派嘗云瞎子不好修道聾子不妨與吾言暗合特表其主輔輕重耳日月原是一物其白中之暗處是眞月之精月窟不在月而在日所謂月之窟也不然自言月足矣月中之白處是眞日之光日光反在月中所謂天之根也不然自言天足矣一日一月分開止是半個合來方成一個全體如一夫一婦獨居不成室家有夫有婦方算得一家完全然而物雖喻道夫婦分開不失爲兩人日月分開不成全體矣知此則耳目鼻是也吾謂瞎子已無耳聾子已無目如此有來說甚一物說甚兩目說甚六根六根一根也說甚七竅七竅一竅也吾言只透露其相通處所以不見有兩子常專執其隔處所以隨處換卻眼睛

百日立基第九

呂祖曰心印經云週風混合百日功靈總之立基百日方有眞光如子常尚是目光非神火也非性光也非慧智炬燭也回之百日則精炁自足眞陽自生水中自有眞火以此持行自然交媾自然結胎吾方在不識不知之天而嬰兒自成矣若略作意見便是外道百日立基非百日也一日立基非一日也一息立基非呼吸之謂也息者自心也自心爲

息元神也元炁也元精也升降離合悉從心起有無虛實成在念中一息一生持何止百日然百日亦一息也

性光識光第十

呂祖曰回光之法原通行住坐臥只要自得機竅吾前開示云虛室生白光非白耶但有一說初未見光時此爲效驗若見爲光而有意著之即落意識非性光也子不管他有光無光只要無念生念何爲無念千休千處得何爲生念一念一生持此念乃正念與平日念不同今心爲

念念者現在心也此心即光即藥凡人視物任眼一照去不及分別此爲性光如鏡之無心而照也如水之無心而鑑也少刻即爲識光以其分別也鏡有影已無鏡矣水有象已無水矣光有識尚何光哉

子輩初則性光轉念則識識起而光杳不可覓非無光也光已爲識矣

黃帝曰聲動不生聲而生無即此義也煖殿推勘入門曰不在塵不在識惟還根此則何意塵是外物所謂器界也與吾了不相涉逐之則認物爲己物必有現通還戶牖明還日月借他爲自終非吾有至於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明還日月見日月之明無還也天有無日月之時人無有無見日月之性若然則分別日月者還可與爲吾有耶不知因明暗而分別者當明暗兩忘之時分別何在故亦有還此爲內賊也惟見性無還見之時見非是見則見性亦還矣還者還其識念流轉之見性

即阿難使汝流轉心目爲幷也初入還辨見時上七者皆明其一一有還故留見性以爲阿難杜杖究竟見性既帶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傳送識阿賴耶識非眞不還也最後併此亦破則方爲眞見性眞不還矣子輩回光正回非最初不還之光故一毫識念用不著使汝流轉者惟此六根使汝成菩提者亦惟此六根面嘴與識皆不用非用根也用其根中之性耳今不墮識回光則用根中之元性落識而回光則用根中之識性毫釐之辨作此也用心即爲識光放下乃爲性光毫釐千里不可不辨識不斷則神不生心不容則丹不結心淨則丹心容即藥不著一物是名心淨不留一物是名心空空見爲空空猶未空空忘其空斯名眞空

坎離交媾第十一

呂祖曰凡漏泄精神動而交物者皆離也凡收轉神識靜而中通者皆坎也七竅之外走者爲離七竅之內返者爲坎一陰主於逐色隨聲一陽主於返聞收見坎離即陰陽陰陽即性命性命即身心身心即神炁一自欲息精神不爲境緣流轉即是眞交而沉默趺坐時又無論矣

周天第十二

呂祖曰周天非以氣作主以心到爲妙訣若畢竟如何周天是助長也無心而守無意而行仰觀乎天三百六十五度刻刻變遷面斗柄終古不動吾心亦豈是也心即璇璣炁即衆星吾身之炁四肢百體原是貫通不要十分着力於此鍛鍊識神斷除妄見然後藥生藥非有形之物此性光也而即先天之眞炁然必於大定後方見並無採法言採者大謬矣見之既久心地光明自然心空漏盡解脫塵海若今日龍虎明日水火終成妄想昔吾受火龍眞人口訣如是不知丹書所說更何如也

一日有一周天一刻有一周天坎離交處便是一周我之交即天之回轉也未能當下休歇所以有交之時即有不交之時然天之迴旋也未嘗少息果能陰陽交參大地陽和我之中宮正位萬物一時暢遂即丹經沐浴法也非大周天而何此中火候實實有大小不同究竟無大小可別到得工夫自然不知坎離爲何物天地爲何等孰爲交孰爲一周兩周何處覓大小之別耶總之一身旋運雖見得極大亦小若一迴旋天地萬物悉與之迴旋即在方寸處亦爲極大金丹火候要歸自然不自然天地自還天地萬物各歸萬物欲強之使合終不能合即如天時亢旱陰陽不和乾坤本嘗一日不周然終見得有多少不自然處我能轉運陰陽調適自然一時雲蒸雨降神不離舍山河流暢縱有乖戾亦覺頓釋此即大周天也

問活子時甚妙必認定正子時似者相不者相不指明正子時從何識
活子時即識得活子時確然又有正子時是二是一非正非活總要人
看得真一貫圓無不正無不活安見得不真何者爲正何者爲活耶即
如活子時是人所時時見得的畢竟到正子時志氣清明活子時愈覺
發現人未識得活的明了只向正的時候驗取則正者現前活者無不
神妙矣

勸世歌第十三

呂祖曰吾因度世丹中熱不惜婆心幷饒舌世尊亦爲大因緣也指生
死真可惜老君也忠有吾身傳示谷神人不識吾今略說尊真路黃中
通理載大易正位居體是玄關子午中間堪定息光陰祖竅萬神安樂
產川原一炁出透幔變化有金光一輪紅日宵赫赫世人錯認坎離精

搬運心腎成閒隔如何人道合天心天若符分道自合放下萬緣空不
起此是先天真無極太虛穆穆胚胎性命關頭忘意識意識忘後見
本真水清珠現玄難測無始煩障一旦空玉京降下九龍冊步雲漢分
登天關掌雷霆分騙澤燮凝神定息是初機退藏密地爲常寂

頌二

吾昔度張珍奴二詞皆有大道子後午前非時也坎離耳定息者息息
歸根中黃祖炁者心不動也爽存者非脊上糟乎乃白蓮玉京大路也
雙關者此處有難言者地雷震動山頭雨者真氣生也真鉛出土者藥
生也小小二段已盡修行大路明此可不惑人盲

頌一

鏡中花影本無痕水淨潭空月色新
本是幻中真色相雨般空對慢相尊

頌二

無量方爲景知空豈是空
天心常默默一片月明中

天運丁卯年八月十三日純陽道人呂嚴補於燕都洞雲天鶴壇席

太乙金華宗旨下編

關尹子

第一 水精洞悟誠篇

問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欲免輪迴須從無形作工夫答曰無從作工夫究竟何以作將謂靜中可得動則失不知動之以失由於靜之無以得夫靜無得動有失皆未達道也汝所云形而上只言其當然未識其所以然刻下惟於有跡探無迹有迹而無迹迷者千里悟者一朝又問如何是有迹探無迹答曰容曉男子學婦娟妙裘專芳總一偏不識正中中又正無端起處是容玄

問如何心得靜答曰事事物物窮之難時時刻刻存之易存者其心心存方有主有主方能治事夫一操一舍之間天人之分賢愚之別未可輕視也但存心易於斷續行之久自無間無間則續續則光明光明則

氣充氣充則睿啟不除而除突噫尊天下事惟此事餘皆末焉耳百忙中寸存萬事中一理不啻此二語終難入於聖域

問觀心答曰觀心清淨心本無二止一精眞通前徹後無他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然觀心亦有深淺有強觀有自然觀有不內外觀有普觀內將何觀觀心乎吾道一步一步亦不離等而峯之終始地位亦不外此起手即是落手從觀起手工夫也觀深妄淨方是眞容若止言容理而不假觀行則是口頭禪凡夫終是凡夫何爲修也

問迴光返照答曰不照何以見非復莫渡非非法莫渡渡即是渡復終是復見復無復知渡非渡迴光不以目而以心心即是目久久凝神方見心目朗然不設者難言此返啓著相之弊不證由於精虛目觀心世

致以生其精精稍凝即露即見玄關竅妙參悟工夫方有着落不然是
眇茫之言言之亦豈自愧欺人吓大道幽深實難言一步一步列花研
花中有實即無實即是凡天超後天吾有廣大靈慧千萬娘娘法座覓
深說法無際且待圓等道就日積月累心開見佛方知龍眠深處不吾
欺也至眼觀臍下是外功內功心目生絕是丹田左轉右轉其理本
同丹經云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又有眼前見光者最光也非虎
眼非龍精之光心光不屬內外若色目望見即爲魔矣汝等污染久之
一時難清其實生死事大一念迴光收復精神凝照自心即是佛燈滿
屋財氣只在各人認眞不認眞看吸得多少我此事兒神俱黙惟有德
者當之何謂佛燈常令燭照即是佛燈與其屋內屋外點燈供我不若
此燈徹夜不昧照徹五蘊皆空方知教苦救難一等觀世音

心燈一盞人人本有只要點得明便是長生不死大仙人汝等勿要忘
了此心使神乔昧無主則精神散漫此法直揭大乘宗旨一超直入工
夫迴光者即他日身後明白境不獨現在也必須逼我說出來汝等總
發信心亦大洩天機矣汝照此行去不期效而自效平生參學方貫串
得來不是今日東明日又西說此野狐婢便爲了事

問如何幾謂之上岸提路總爲到家答曰本未離家只因自心迷惑指
南爲北正以致有千途萬程之跋涉其實只在當下拾得衣中珠仍是
自己珍一念迴光即是在那菩薩路上家園切近上好叢林不用出家
即此是關若我此法心傳即是一超直入工夫謂之保本修行力量者
開宏光天化日也不爲希罕即力淺根劣亦不失小仙小神身分諸子
領之

問從性學入手否答曰性學非命學不了先從性探引命之作命通方
得徹性性非命不徹命非性不了故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性能
了又何以致於命不得窮到底爲知神物隱於此可以生人可以殺人
生殺只在這個重非另有玄關又問守眞如之性可乎答曰眞如之性
怎能守得既曰如是活活如如何容擬議擬議尚不能爲能守之不守
而守無可守也守則把持眞如不現莫把提四大本空五陰非有何處
容汝拂拭問致心一處固然心無定處又須活潑善
探不在形色形色俱是後天知者心之用空寂者心之體着著在後天
則炁氣質用事理之不能矣又問若不致心一處如何得主
張答曰超動靜得主張無主張即是主張莫荒唐瀰瀰蕩蕩雷雨風雲
現像造化齊彰活活潑潑不是尋常即是尋常天花亂墜諸神獻瑞實
堪慶快平生一了百當事日神光大法場結果一舜光說甚幌朗莫把
握仔細詳把握則愈聰愈遠只有火燒而無水養水火不均平爲得神
丹長道人總是徹骨談空無論強留等諸體大道在望實不待來生再
了轉瞬大光明照徹五蘊皆空彌綸世界如掌

問神入氣中答曰如何入神不入氣中無不在耳所謂神入氣中者後
天之神耳非先天之神途路入門工夫氣中即心中要仔細認即玄關
之啓處也若著力則窒非玄關之徹處周身之氣也大有危險不可不
知玄關乃天地之正中寂中有寂亦無可指之處若有可指則是造化
五行中爲是出造化事玄學不落造化即有造化非身體力行自證者
不能語語金針何何入微默會面已不在多言

問神氣答曰神無質神即氣也神氣不能分離氣則神無所立亦無所

修氣交氣運即是神運又同神氣既不能分道家又何云鍊氣化神答
曰存消去渴之間惟清故旋神即氣之清者也若煉神還虛虛非氣乎
氣即神神行乎氣又翻反其所由生
問以氣感氣答曰以氣感氣固然若指人身中氣質凡面不可用矣何
時超生仙佛不是即此冲虛之氣換不着點點心兒索羣於運氣小術
亦可救堵肉身以延其壽若以登大道必須肉身上作工夫則是傍門
之旨沾着些須不是他要從無沾依中幻化登朋不是這般說法却是
那邊行履光明法界何處芥情佛語亦中聽仙家奏樂音可惜入不徹
缺少個知音總之外功於大道無涉大道眞修先要精化氣此精不是
交感精丹書內已歷歷言之這一厝先難講何況二關事三關事更難
說大道幽深實非戲語有人說到入路便以登究竟極則不知出路若

何出而復入又若何
問修持答曰修者去其汚染也無汚染有何修持若再修持頭上安頭
問從何體認答曰體認者認體也心體無形體認即是工夫體認一分
積得一分積厚流光道在眼前矣汝仍從用探體去到得體現方有妙
用妙用顯體人不知之
問三才立極如何是人極答曰人極在心即天心也在人曰人在天曰
天上帝臨汝無二個心本心通天即通上帝一念感召位入他班矣
汝等無學愧吾未教吾將所藏細爲汝道道其所道曰太極太極之理
貫徹天人天本乎此而立陰陽之極生生不息之機實肇於此人有是
理而爲私所蔽故不顯其理止存其質動靜之間偏側莫曉昏昏乎歲
月忽忽乎流行放蕩無忌憚而不返吁嗟乎紅光一透瓦解冰消莫知

其所之也所謂士希賢賢希聖聖面返之由於致知致知之要在乎一

心心純篤則日進而不已心畢業則流滯而不息嘵嘵二三子侍吾久
矣未敢直透其旨靜敬者寡誠一者鮮所謂道不虛行耳
風雨關人事道遠說玄機大半是空中實到不積德沒倚靠故將人事
作機航做得了時機宜到做不了時也有紅塵誤天地無私何須人計
巧汝等有事亦不妨只要精神不散漫加猛火煮嫩方有專一之意方
可入手提路而登遠象不然者參悟其說昏默其昏不識自己性命根
源端的爲有進步
問一切細參工夫須要尋常而切已答曰有何工夫不行而密不虛而
敬篤恭以持己順晦合一體用無殊工夫何在而何不在所謂大道以
默以采無時而不適無事而不泰然

問某只知靜其體也動其用也顯其著也晦其隱也歧而二之莫能合
而一之前蒙示顯晦合一體用無殊是就無形者而言答曰有形中無
形中無有形中亦無無形中中中一內察其體用之無殊求其隱顯之
莫測
問蒙示不行而密不煎而敬工夫何在何不在即是顯晦合一體用無
殊若就流行者言分明是有動有靜覺以動皆天然而無欲謂之合一
無殊抑以紛紜萬變皆莫能逃於太虛中謂之合一無殊耶答曰水之
有波波非水耶因其外動而內以含內靜而波之波水之水也如是而
已矣藏於中影於外烏得不謂之含一不謂之無殊乎
問存心以致其知答曰有何存又問知致而鏡明鏡明而垢見纖翳無
所容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了也答曰其養也其賊也畢於是矣究

其中無一個主宰如日月往來寒暑定歲四時代謝八節興衰齊之此中始成歲功而運行無窮命之所由立也性之寓亦在是矣開其焚香靜驗久而有得江湖泊久忽破西山知日出是其時矣

問敬業者即是本體本自敬業合着本體即是工夫所謂不行而常不慮而敬也自其精明而言謂之知自其警察而言謂之敬自其無妄而言謂之誠自其生理具於此謂之仁自其無內外可分無動靜可別無極太極謂之一篇恭而天下平中也者和也言中而和在其中矣言和而中不待言矣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表裏一貫頭正尾迫答曰常言之常行之庸書庸行至誠無妄三家至秘無多語

問昨言銳明垢現蒙示其養也其喊也是否綿發省察因此嗜慾紛華亦因此即是識精未經點化之陰神釋家之所謂種性是也答曰將疑爲將信爲明明白白一個大路到其際自前進矣久而自化種性爲佛性

問尋根即可透悟否答曰尋根覓底到海邊有個夜叉現陰極方能生陽未到窮陰難透北源從相探捉正不着空不着有之妙法耳此吾之異傳在此通天徹地大道快活陽神普大千一口吸盡西江水獅子奮迅機出窟萬隊齊踏碎虛空答曰不治其本難齊其末一天雷雨風雲至於虛無極是謂絕學無憂答曰不治其本難齊其末一天雷雨風雲

華山宗羽水祖天印行

三陽三陰退處即是三陰是謂小周天重入胞胎性歸於命蓄久發暴烈火飛騰此是火候恐磨擦天情識故吸閉以防危使之下降而無生礙紙以助火使之上升消盧而無滅謂之大交匹配真水盧即真汞真汞即性空其交蓄於內之外從此退符仍隱土釜煉之又煉存諸去渣至於盧無極是謂絕學無憂答曰不治其本難齊其末一天雷雨風雲孰得而主之使孰得而止退之修身如執玉磨其琦功深力積潤澤非一時非大力量不能成此朝更夕改觸發一時而氣偏於一隅又所謂玉之有瑕洗之難強也子其勉之坎離之所有乾坤之所以名坎離之所化

問殼動頂門關根忽開自合自開悉度中不慈度不悉度中怎度其意所到乎其天命之流行事此時道眼清明天開辭域頭頭顯露浩浩瀰

淵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愈活潑愈精明丹經云儻他爲主我爲賓是外來者爲主我反爲賓只是不忘照心任其點化腹陰名之爲天王補心丹亦可此便是以神馭氣以氣控精之旨所謂麾拿蕪雀鵲打塞鵲其近是默答曰婆婆妙論又問和光同塵却不染塵世事沾他不得以其運也謂之河車以其不違天則謂之法輪其圜如卵其白如練其軟如綿其輕如波其硬也能吞乘漢其成疔也海水浸是其不容已也揭地掀天上升爲雲下降爲雨電擊雷轟抽添自見漏聲涌涌元酒堪嘗種種機遇總屬一串之事所謂有物方能造化生答曰不可以形容形容則界限分矣如此玄談不可爲功總之積一寸則厚一寸積一尺則厚一尺方以象地圓以象天空不見空實不見實空實無異到處奇奇不見亦無終呵呵大笑一字不通

問作無出座答曰不止此此係初機在座出座仍有座在非係無因因果一齊光停停當當存色滿溪潺此又何說於無言說中強生言說耳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是合一否答曰動亦無關靜亦無滯動即是靜靜即非動動靜合一綿綿密密好個胎息問如何是綿綿密密答曰愈動愈靜方是綿綿密密

問心隨動靜爲循還否答曰心不隨動靜爲循還心亦隨動靜爲循還無心是心焉可分別問然則無分別乎答曰分別無分別

問綿綿密密是正道否答曰綿綿密密還貼不綿綿密密一步一步天台路

問人一身皆屬陰即坐到澄澄湛湛的不過後天陰魄伏諸病根一勾死水一流便濁了旦夕將心攝在一處只恐觸物心竄反成心病曷若於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五蘊山頭一段空內討出一個消息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答曰可知者行不到可行者知不及有無相生陰陽莫測黑漫漫白茫茫變化須臾又何可擬議

問沐浴答曰沐浴者滌垢之謂也

道通兩間蕩蕩心田靈機活潑萬感皆虛噫人而天天而神之不可測妙也玄也光明者心之用空寂者心之體空寂而不光明寂非眞寂空非眞空鬼窟而已大道不是如斯元精已失證空無有處眞是落空亡外道雲澄磨日月卓裘掛行藏說甚麼海水汪洋千項金波漾世人惑煞外道鬼窟行藏亦難改突二三子靜守吾道勿搖惑其心吾欲汝等爲上乘不欲汝等歸中下流中下流非至善至善之極動靜無常神妙不測即其體也無異顯其用也無方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神一時可窺亦須力積之久一旦豁然貫徹天地不外也人爲大三才並立萬化同根不在色身求自有眞息見眞息無息無息即有息呼大浪機關突活潑潑地至於觀息聽息亦係色身事借此攝心非眞命脈眞命脈還從眞中求之觀聽是一事

問調息作工夫答曰調息固有工夫然不一其說有外呼吸有內呼吸有凡息有神息胎息即神息非息莫胎非胎莫分內外即有內外有內外若胎息則眞人之息以踵深突入殼之言莫分內外即有內外有內外者三關之謂也無內外者動靜合一也渾成一片化之謂也非化不足

以語神亦非見道縱有悟境雲邊漏日光耳日月光明通天照亮非是鬼景

問胎因息生在殼識之間是伏氣既又外息已斷只有內息而神室金胎凝結於中此等功夫皆天然造化非可強致答曰不可思議頓入不思議即此之謂也不是悍然不顧爲不思議盤桓之間胎也內息貫通三教工夫即所謂神息也即戊己也外息何是一語工夫不到不方圓脫丁梯兒又上天消息於中機至哲靈光透出萬千千

問消息是氣否答曰是氣須善養點明了諸經不肯說孔竅其門又問消息露於中宮時如何答曰一仙勝是百句有慊有實有照有用纔有些抓着寢處便是得手之旨

至陰肫肫至陽林林肫肫出乎天林林發乎地此即坎離之說問神依

形生否答曰神不依形生汝將何者爲神一字參透則通身泰然矣

問神氣不足答曰神氣不足虧虛已久之故善補之補足則烘然上昇

龍虎玄關一時頓現方知三界即吾心吾心非三界即含三界四通無礙諸仙佛慈光流頂希有罕見盛世之徵太平風景不是十分即是一分具足十分成得一分一分不了又是一分一分了時還是一分景是寸管窺天便爲得耶

問五行即陰陽陽後天否答曰先天即無五行乎五行全具方有後天五行若無先天五行後天五行從何而生耶道體無形萬象森然已具古今原有先後五行生生之理實無先後

問和鴨是神水否答曰尚非神水神水妙用洗滌性空澄澤消融究若春風沾着便化不受半絲塵山莫袖手異味說珍寔飽飫銘心骨神水

忽自流一滴歸根萬事合頭何用別處若甚

問戊己二土答曰一滴波中央上分戊已還無門戶又問鍊已待時答曰鍊已方可待時不鍊無時可待又問戊己二土乃先天妙用玄嫦合一之學答曰先天妙用不輕得必從後天人功積人力盡而天力生方是功夫菩提路纔起頭

問金丹大要在於戊己二土貞陰貞陽貞玄貞牝若不得此同類而施功焉能以機而集機點化凡胎沖關透節無不賴茲大用現前一天籟風雨雲朕合造化源非枯修可比所謂和合聚積決定成就者也答曰同類難爲巧貞土是實工分別眼前述離合一齊同風雲雷雨內又誰見之莫着境且入境要個境中境要識心內心

問必大靜貞空而後已土方謂之定答曰戊已有淺深徹了也是戊已不徹而徹之亦是戊已大定貞空慧光普照香海觀慈雲

問己土死則戊土亦不生戊生即是己活非此莫能透露又問必己土鍊到一絲不挂而後戊土發生否答曰雖然己土稍鍊足戊土即發生必得戊土生方消得己土中陰滯不然只是陰靈縱有所得鬼仙而已吾道不如是通天徹地妙用周流返魂靈未吃雞將陰魂消疑團等貧賤中下居多一步一步非可躐等性天見時而不拘性天不見猶如黑漆桶亂撲行踪焉可枯禪無據便爲高超上者聰明特達向謹前處處行行到底茫空有竹聲識夜月無風雖入夢魂靈

水月鏡花無聲無臭萬象服然於人間不是溪徑傍流惑世欺人也吾之道見性明心正所以見性三教合同四通無滯貞一分師規殿

一分毫同凡流塵塵貪他佛教愼爲先教愼即是本體非有二也超凡住
聖有何許多言說所言說者總是修持事屑屑相因毫釐不化即落凡
夫界仍墮輪迴苦不是上乘大羅一了百當本是一貫刻不相違剎那
間成了變化即是凡夫剎那間成了變化即是佛佛凡聖總之陽只
一剎那間判那剎那有何佛此皆道人不得已之詞也
問先天炁後天炁氣得之者常假醉阿彌陀佛安得
有此緣快活哦嘻先天本無二炁所分別者均是後天耳分別則
動靜不合一先天後天亦化而爲後天炁合一則後天氣本是先天炁無
先後之分若有先後分別證耳分別則後天塵而念慮紛耘之所由起
也莫可道莫可名者謂玄也曰道之體也離立用行矣惟用不分亦非
顯頑之謂證者知之不證者仍是門外漢話

問先天後天之別答曰有法使總是後天舞清依即是先天先天何處
尋炁從後天尋後天惟識即是先天妙用須從合尋行中工夫採去合
符行中即靜處炁不還倘未清全是濁澤渾融久久陶融澹澤不廢濟
而自消金丹方得出爐
問丹經朝屯暮蒙比喻之詞耳一過一退之火候轉瞬間見之何嘗必
須朝用屯卦暮用蒙卦耶玄機人不懂故吾直透其旨又問交合升降
顛倒答曰只是一串事一何得參通身皆活脚頭翻轉踏破乾坤道遙
無事一個道人却有經天緯地之學倒海移山之用噫大矣哉那裏
非性之過性無言說何究之有有言說亦不外性汝不聞乎水有清濁
我言同也水清是濁水濁豈清乎是清濁異同而濁性不異汝只從
一處參久則豁然貫徹矣勉之
又形即是性性即是情如射箭人弓箭總是一物發用只一活機有何

問含嗅嚥氣必須證除方是學道答曰雖然又有說焉貪嗔癡愛即是
性之用所謂情也人迷於情不知有性是爲凡愚知有性而不知有情
是爲頑空故曾子教活潑潑不落一關通天地合古今齊物我無窒礙
鬧市裏深山道場中走馬大登金輪波斯匿却是大快活汚地生蓮
華無染指頭起倒孝子慈母即觀菩薩即觀菩薩是尋常小論
問及龜期理答曰先天炁後天炁本無二炁所分別者均是後天耳分別則
貫通是耳也又汝說於無分別中分別乎能於分別中無分別乎莫落
邊語實氣調須除明理爲上理明則習氣不期除而自除亦何須用心
除用心除不得除却費功夫及物窮理就心言強觀中即及物窮理矣
不是強觀是一事明理又是一事汝仍強觀入手便知端的

心中無私根基薄時消氣明德和德只因念慮些須子纔柱深根難脫
斷故須證歸肖心見方得根盡面有脫塵之想人殼之機不然者尚不
知何處復面焉能自新新民圓一貫也稍靜片刻暫時觀心諸人觀了
復云即此是叢林何處尋般若
問外功答曰內功親歸外功抱一話頭或公案一則內外兼修自有靈
驗周身睟面益背之時汝只親某不用外功而身體自壯即其榜樣也
問性同情異答曰情本無異乃習而不察流轉至今汚染而不可解究
非性之過性無言說何究之有有言說亦不外性汝不聞乎水有清濁
我言同也水清是濁水濁豈清乎是清濁異同而濁性不異汝只從
一處參久則豁然貫徹矣勉之
又形即是性性即是情如射箭人弓箭總是一物發用只一活機有何

捉摸難以悉擬弓箭射乎活機亦不離弓箭離弓箭又無活機此即色即空之喻諸人須會度

問除了精氣神方是先天答曰錯了只知清淨無爲之道未識陰陽自然之理陰陽不孤立天地離了萬物是個盡底亦不成其爲天矣天有萬物萬物能障天絲毫否試觀眼前之景森羅重列何嘗礙得晴虛有萬物正顯其晴虛耳大道眞實如是如是

問參禪答曰參禪須要起疑倩疑則悟不悟不疑疑情最難發得起古哲於善知識前動侍服役多年於一言半句淡話即得大解脫者不少

宗門原好但須善參不善參者則入宗門流弊俯視一切謂與諸佛頡頏頂其實毫無半點汝須善參汝等知釋之用功最上一乘一躍而登雲天跛履而行千里此汝心之忘非釋之眞徑也釋立言從高處引起是

欲人知其極不欲人陷於影響無着之地慈悲方寸接引群生汝以爲入手工夫可以旦夕到岸無操存涵養克治琢磨恐庸俗衆到老不知自悟聖賢之

問虛極靜篤雖能柔何答曰虛極靜篤非一時可能知靜不靜不知靜亦不靜渾水耳汝伯虛得一分便得一分輕鬆快活此頓法也頓根有幾總是習染沈痾方有修行之名今而後從心田認眞幻化不眞何者是眞躍此關去一日踏破天關腳頭翻轉方有些個路數又問幻化不眞須絕盡方好答曰幻化不絕盡幻化爲用衆草是藥材密和爲丸是草還丹無草不能成藥無藥不能治病何可去之小人宜化不宜絕絕則禍生其理亦如之又問何爲腳頭翻轉答曰化之謂也自見氷消瓦解時儻教中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亦差不多不過各有力量之大小工夫之淺深見地之遲急天資之敏鈍禪宗說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何以大事未明仍如喪考妣耳耶

又曰大道不在靜居靜居一塞反增心火之炎要行住坐臥總是工夫方得坐在千峯頂上不離十字街頭我恁麼說諸人還會也麼

問智慧不足難以證道答曰何不足之有若論本體本無不足天然具足何增何減若論工夫次第則有不足不足者何額汚夕染將一個清水開得渾漿澄之不清搖之愈濁此修行之說所由起也修者修其行行修而性亦修矣又問必得大圓鏡智方是證道答曰虛名耳無證爲大慧通爲圓光明普照爲鏡無私心爲智非眞如四鏡一面不過如圓鋭之義耳勿執着又問識與智有何分別答曰識即是智在凡夫謂之識在仙佛謂之智淨與不淨之分耳

問三際斷時後天盡否答曰不然三際雖斷後天亦不盡中道而行有許多化化生生煮陶渣滓淨盡不得化化生生也難得根識拔盡此吾之異傳即諸天尚有不知此中三昧何況淺學凡夫不在五行中何處覓眞宗龍行非兎徑淺草不深隆

問生機答曰生機洋溢即是大活潑非活潑不足以助道

問刀圭答曰刀圭係綢脈返魂漿先吃

問幻化非眞答曰汝知幻否知幻即離眞空妙覺原不迷總是時光破碎幻相無相即得眞常流注眞常流注不是識心普護一法齊捐萬法彩頂上梅花步措措措別有簡仙人掌上扶籃總窮乞食不是寶藍符吐吐吐清淨無爲是主

問優游涵養答曰優游涵養化之謂也小有小化大有大化化之則神

惟化始可以語神

問先後天分別答曰後天不離先天先天即是後天同一天也雲蔽其中世人見雲則不見天吾見雲乃天也故雲不爲礙

問如幻煞修答曰如幻煞修輕易亦不能證得效即是功知否

問何爲眞種答曰心空不說眞種子却即是眞種子如來藏包括無限生發

問海底何喻答曰海底即人心之深處也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極深研幾可也又問心之深處答曰深心則遠行矣遠行方於造化有爲穴有爲穴方能改移造化有造化方能默轉天心淺者不能證地位故只說到皮毛以爲極則矣遠行不動尊妙理却難伸處處聞啼鳥山花深處行

問楞嚴經七處徵心不知何者是眞心答曰即此不知者是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無知又問如何是常住眞心答曰諸識不識即是常住不識中識即是智慧若起分別馳心即是輪轉而爲凡矣

問心之定在處答曰心無定在心若有定在可指即是妄心離妄即眞汝今見吾否又問心中不得清淨奈何答曰心中那得清淨即在這不清淨中尋清淨耳及至清淨中發出不淨相正是眞清淨總得清淨

問何者是心答曰何是非心無心即是心有心則不圓通無心則入渺茫非無心非有心有無之間無心是心又問眞心答曰眞心無形有形即屬幻妄然眞心亦非無形不泥於形而實形形形色天性聖賢學問同之

又問眞心從心源覓否答曰源頭不淨纔有所見猶如風煙尘亂焉是眞常汝等莫將眞心喚作妄心看所謂眞心者光光淨淨之心故能通天徹地而無絲毫之僞亦非攙和銅鉛雲遮見月即爲得手即此見精從何處覓覓則不得道在眼前人不識空把鐵頭仔細瞧

問眞空妙有答曰心空不空謂之眞空心有不有謂之妙有勿滯一編方入中道而有入德之基

問某所見甚淺求指引入心之深處答曰亦不淺心地門頭深深淺淺亦不一致耳一樣話深者見深淺者言淺四見間機故無有定然淺者深窮亦學者所應勉力深處現在未離因見有異故有淺深之說可以一網打盡當下見了本來那裏有深淺層次之可尋高下厚薄之可探不悟者又難言者照吾如此說又是增上慢人一舫斗說到西天矣

問如何能不掛一絲答曰本不掛一絲不掛一絲精之極矣精極則堅已入果地矣非可易視又曰澄淨消磨見聞通隣止一精眞菩提之境淨極則堅烈焰騰空照徹無極世界那得能發

問人空答曰定性聲聞不是禪即是禪中第一天只要精凝光透自方知流逸是何人得了人上得乘未得人莫說化乘感甚麼人空空人

問究竟是一無字答曰不可以有無言由淺入深次第爲之其理無二工夫層次即有區別有個到家的無有個不到家的無善參之

問金色同否答曰金色是是同分量原有不一小鼠小神大鼠大神各因各果有半途而去者亦入神通仙道各隨其功力之淺深非一定也

問金翁何喻答曰金翁即識神白性白度即化識即金翁又問金即眞精否答曰純一不雜之謂非世間之金庶得一分即是得一分足

則生華金出爐突然還須煆煉念鍊愈精愈明久則化識神爲佛慧香
海慈雲阿彌陀佛

問三關答曰三關是一關並無先後上下可分若分別則有定所不是
常寂光也常寂光如指南針東西南北不轉移即是斗柄雲牖鼓打更
深咚咚响閃光鑠處不由人急得夢魂更又問何爲上宮答曰上宮無
宮是宮三關雖無次第可分然功力之證亦有三關之別打通列上功
位尊爵又崇普雨天花落究竟一空空一空空用不窮性中得命是眞
功何脊人力澈行深般若自見奇隆奇隆不隆即是虎龍境中有境說
甚通通不假一毫功即是天然錦綉同了即吾生還把顚來倒去公共
陽氣潛藏要出谷一聲霹靂靜中聞電光爍處尋眞種功上加功是大
文又曰道德五千言陰符三百字何嘗有一字在皮毛上講究後人以

安傳安迷失本來性眞不求自己命本元辰以致有燒茅庵火之流運
氣搬精之術即調息數息亦不過後世設法藉此攝心耳
問積累既久則金光外現答曰內外者玄關立而後見不玄關猶如水
火負容鎔事無着落玄關徹天心見不是黑窟生涯鬼面
問經言庚方月現是否喻其明之微而未全吐也答是
問心之昭昭靈靈者道家以之作金針爲主腦釋家因其是輪迴根本
而謂之淨業答看
問如何是定答曰心無定見精凝爲定指南針兒不用拿隨我東西撥
轉他幻出世情無異味仍是當年一枝花花花果結在花家花中不
見果正是果位誇因果交徹理即此是仙家佛道原無二只因世見差
歸我清靜德瑩然不在花

問通身是手眼答曰手眼爲活參活句莫參死句死句無活活亦非句
問光明須消滅否答曰光明不可消滅日月光明普共何嘗着得分毫
道人心性一齊拋世事原來顚倒半虛空中妙半有半無自在好
半是無言半有言其中大用細尋討了了了尺地廷生半天雲曉靈機
難到手到手者非大德莫能擔荷盡機到手鬼神莫測其由來何況人
乎
問靜中坐出端倪是何意旨答曰誰家玉匣開金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一破不迷任你口似懸何我只一以貫之
問迴光返照乃生死海中之渡筏玉液練形即棄水制火之妙喻至於
光之一瞬若耳目之視聽爲自然之覺非時之覺如電
人心之覺其體一而其用二有非覺之覺有自然之覺如聲之自入耳物之自接目無

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念慮一起神目昭然易曰知機其神乎莫
知其所從來常應常靜是否即所謂無位眞人最上一乘也答曰所喻
是仍須心印
問行氣主宰即眼是也眼爲陽發道在眼前難能視能聽而寔超手動
靜是人心之常處也非銷識莫能眼明非眼明莫能銷識是否答曰大
得參透一關一關打破又一關關有次第刪不淨不滯爲尚以柔以默
爲強臥聽鐘聲行趨佛路又問眼是眞心否答曰不是幻光也藉以逐
陰邪行氣主宰即以之爲玉寶則知淺不知深矣
問蒙亦浩浩落落蕩蕩漉漉一腔熱血大地不脏揑烈火燒金蓮和盤
托出錢步步是先天不着後天緣等自敬參大地山河皆吾法身五濁
惡世皆是清淨道場慈悲而慧一派流行運用自然得意生身和盤托

出先天元性歷劫不壞之慧命如金鏡之淪落答曰須驗方知此處落
機深而又深極之無極蒼茫古道少行人片語同時大地春婆婆世界
都色許說甚黃昏靜掩門
問耳根普聞入門答曰耳根清淨大士四通法門開從此證入即得聞
盡聞修方知如幻三昧即一思虛性海突乾元而目不外於塵六根清
淨一稍眞妙須臾向眞如寂體是寂用是照寂照方名一須知寂照雙
融非大定不能寂而照照而寂寂照本空空却是寂照寂寂寂還歸
無寂寂方是眞寂眞寂寂却不寂即是寂寂無可寂是眞寂那管那
照寂寂照寂禪理要深樂玄理不易迹道在目前目前却難明人好奇
喜新錯過目前不知何處是道道也者當下即是味了當下即是心馳
意走念念不由人皆因神力漫神力漫皆由心馳日月行藏寔是至道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淡淡乎天之根冥冥乎元之始幾幾乎道之危神神乎光之輝日就月
將討得眞消息消息在平洋不是靜中藏却要靜中藏得
問妙理難參答曰難參者何頭相難睹耳又問何得轉關答曰一何轉
關只在根下磨勘磨得斷兩頭空空中方見祖和宗的的證圓通
萬行莊嚴正是菩提之妙用一靈光耀却是仙道之無常脫却牢籠超
世界東方寶月照山河適從雁山過頗陀總不知佛力原無限道釋不
同過噫哼乎鬼神知察分明而難料智心不動處也今而後吾知一炁
不知其二
惟其無知所以無不知無不知却無知照此參解不難取證異時澡香
異苑觸處蕭淨嗌得大自在感激師恩指示得臻如此受川先靈眾聚
克證孝道天心迴思夢寔中事如夢中又夢哀憫衆生興大悲心衆生

同作大覺中竟昧然不悟故亦不輕衆生因衆生與聖無異只在一轉
念間耳
問何爲先天答曰心爲先天先天者對後天而言之也對待之說心絕
對待方是眞常而不拒諸相發揮楞嚴經已明言之矣又問心絕對待
即無極之謂歟答曰無極者眞空有極者妙理無極即有極非有極之
外又有無極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概紐陰陽色色歸
根如此妙極只是不見此乃天地之先鴻濛未判以前之說然即混沌
以後之事無分光後却有分不是難證一味吟識得個中顛倒用心同
黃土變成金如此說先天排先天無可言說突然又有有言之先天有言
之先天何也聖凡之分矣聖即是先天凡即是後天於此先後天俱名
爲後天不得謂之先天先天者何無形是也然無形亦不獨立憑有形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者設有形爲無形之用無形爲有形之體即此有形又是無形此即動
靜合一之妙方是眞空妙有之眞空正說法天花落下繽紛希有罕遇
好希奇却也是古佛禪機
問懇依修持法答曰莫懇依無倚依見眞心眞心不倚依即是毘盧頂
上行老禪客作家併却也難得只在一心重無剩法未了義
問何爲神通答曰妙應萬物之謂神無作而無不作之謂通
問報身答曰報身無相亦強名耳問諸祖皆有報身即是二見
炁二而不一一亦無一是眞一寂照不二又問法身答曰法身義所
以聚積諸法而却不能者得語言
問心有名乎答曰心無名即道亦強名大道出於象數名言之外何可
名得

問生死答曰分段生死化作變易生死仍有生死且將這分段生死不分段變易而輪迴短空空無有問我說行踪飄飄一葉風仙去若無踪又問何謂無生答曰生而無生故曰無生無生還有一曲汝唱一個無生曲世間萬緣是無生

問感召答曰有得太陰精有得太陽精者其實還是一個不過各人根器

太上堂堂大道不外日用常行何嘗是鬼窟生涯有一等人將色身算作法身求之氣運上昇以爲結胎產嬰兒張木白高白是不知大道沙裏淘金金烏飛入蟾窟皆是未生前事見淺者爲能窺其堂奧說有執有說空執空不知大道淵源先從淵源探摸的見空劫以前自己方知神龍變化夫唱婦隨之理何嘗執有亦不執空妙有眞空眞空妙有現

新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於一毫端大小相容一多無礙方說得鼎爐中事超生受生一目了然不是那些話說吾教各盡其業業位而行胸懷磊落光明作得人世間頂天立地奇男子盡孝純忠大丈夫方不枉人世一遭乘千古而不朽心中澹澈即是仙心中無累即是佛心中無私即是聖保全汝良知良能各人有的重非外求更不在肉身計較死後一壞黃土儘堪汝殼賢愚同歸窩貴一致那些是我惟我這一點靈明秋空月皎寶鏡澄渾烈火牕牕好種蓮西方路上是金仙不用安求除安念香花菓賀一齊鮮請七日閉關豈辦道功答曰吾汲汲過過遷流四海勸善化惡消其黑氣上冲引其光明善氣故吾設教如大海水各隨器量取七日是良宵盛事人生有幾得過其會吾所爲何事豈不大願即於某日起可也起七請功答曰行住坐臥提醒此心常令不昧無時刻之間功即接續不斷亦不必拘拘坐時參不坐時便不參終坐必以作事亦事之當然坐三刻行一刻飲食按時冷煖自護有事照常辦事正於辦事中即是用功處總要念念從何來念從何去看破還窩賊巢方得大踏步直上瑤天其餘肉身上功一概不必吾此道肉身功在其中一通百通山河大地總易吾身些須心肝五臟穢物有何辦頭吾今日亦發憤啓迪只要個等扁緣承當得起親驗親證將這些傍門左道一概爲吾避邪大道是甚的性命是甚的說那裏話至於一切四威儀中照作行持均可參講廣多姑拈一則因緣是何是牛吃草草吃牛如何是有無不二如何是分開動靜又如何是色空俱遣遣後還有色空否參

新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極高處摸不着極下處飄不起奈何

歷觀諸圖三十載算來還是一金翁

清淨爲宗光明爲用大發雷霆顯我玄功

妙道無邊人心是極水天一色月照潭空

賊落中感召神奇悠然間自存不息

伏處末著力起處空寂寂

青雲路蓬鳥店一壺一杓自在閒娛風飄飄其無聲水洋洋其無痕此中玄妙理無事且沉吟

清白中有把柄混沌時有歸宿

月淡星稀遍烟標縹萬神齊唱太平年正是中天繫運鮮

天雲無二唱雨蓮雲不遮天雲亦由天

天下事事在人爲却也須暗中默運二氣流行莫非鬼神之昭昭若若

若天赫赫者日月不可欺掩如是夫

廓性空空萬物全歸一已實明覺性大千顯露眞常淨業不同染業說
來凡聖齊相空空洞洞大光天活活仙人出現
人之生也抱氣於渾涵之中而生質及其壯也而陰陽已分喈慾紛華
吉凶悔吝莫不自知迨陰陽太判元氣不可復繼之以亡而已矣其氣
是天地之氣非留我得以私之其中有理存焉善者善之惡者惡之隨
惡趣落異類其魂之歸其魂之散其感之簿其過之值皆非一類觀也
而其大端不生黍稷不乳馬各有不同君人之趨向何如耳
天質愚智不同而其所賦之性有異乎不曾者不及何智者又過之此
其中道之不明一也賢者較愚者過別殊不知賢者未登其實不如愚
者各自思之可也
吾自設教以來高高下下不一其致總鑒其人之誠信與否各有感召

不同趨向不一吾來此大有因緣忙忙踏遍四海九洲正欲於今日垂
示梯航知吾教是正大光明並非鬼魅行藏剛邪說正人心統歸於中
和善氣亦非拘拘令人如範中鳥又非傍門外道枯禪苦節廢時失業
以爲自高不知大道堂堂日月常行均皆至道時當顯也即緩絡匪殷
彌綸世界亦不爲奢時當儉也即一爐一几三子誠敬侍側亦不爲
省豐儉隨時調和得中還須放開眼界勿泥目前當當男兒漢幃幄千
丈光
逢時過節禮拜裝香正是道律禪儀只因諸子性分中事與吾一炷香
脉絡相承並非道人好飾儀文而諸子誠意所通即世間物亦莊嚴境
界
清風雨袖一任雲飄諸子少與趣道人樂陶陶有甚牢籠清光灼灼爲
不可
道經秘集第一編 太乙金華宗旨下 二十五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諸人靜心聽吾言九曲黃河天險險總是人心現大地本無偏坦坦平
平渡得江河堰道人化跡九洲顯遍掌乾坤日月鎖青鋒劍拂在肩頭
亭遍人間惡善幾個兒孫相推托老父母反覺貧孤壓兒和弟心下相
多各存一個顏面不知本來清淨不清淨一味胡厮纏命該清淨生來
即清淨突命不該清淨縱或強除枝葉亦不過是脫胎入胎反遺下許
多孽債又重增一種公案依舊不了緣添了煩惱怨總是肉眼凡夫只
顧目前受用不計天理昭彰睜面不漏見幾個後人發越不從孝悌陰
隲中來吾下廔凡久久總不過勸人安命安命則命有了時不清淨者
自得清淨一派和氣風暗中鬼神解願吉神擁護久久難化爲氣莫
知何以然左右逢源灾消福增不然則眼前視爲得計其實暗增黑氣
氣化爲難面不覺亦莫知何以然日見消阻精神煎敗鬼神奪其魄智

證不如人頭頭走不着不識自己愈尤由漸而積反怨天無天理人無
顧忌此等凶愚實堪殆恨又可憐憫故吾下界普濟衆生規引善果善
者善之惡者惡之鑒觀有林絲毫不爽大善有大果小善有小果各因
各果亦莫知何以然而然諸子其敬聆之

常旧在葛克明峻德聖賢學問不異玄禪乃世人不察三教異同紛紛
立論貪是醉夢中狂解跑馬看花眞堪一笑而留心斯道者又犯喜靜
惡動之弊人人不免不知強離寃牽依舊不了緣縱或絕人逃世深入
山林而山中虎豹豺狼魍魎魅暴雷烈風令人心驚神頓況乎血肉
之軀衣食供給在在需人稍失調護寒暑浸遷遷成苦惱病痛臨時不
悟走入傍蹊反悔學道毫無益處適足害人又有一等志慕山林不顧
時事之行藏宜否一味脫離詭異怪行以爲別於流俗不知廢時失業

以致事體缺欠精神日見頹敗道亦莫能解悟不識自己起足走入旁
蹊反晉爲善不昌道不可學此等荒談眞堪大笑加之邪師僻友紊亂
道宗毫釐千里詰名釣譽寔爲吾道害噫今日得二三子奮志向上參
妙透玄爲吾門寶而學道之鋼弊以致人事灰頹皆由自入旁門究竟
善心起念深堪憐憫若能於人世中修之則更勝於山林吾道流傳下
去總是人世中修持不喜深山鬼窟逃世絕人作自了漢

吾之德與天地同其悠久者因體天地好生之心故等如果發願隨力
隨才無損於己有益於人既有益於人亦不能不損於己然損於己無
全損之理若全損人得之亦不能消受除非大義所在或往因風俱否
則不必不過隨時隨事勉力而行只要的當無咎轉禍爲福即是吉星
即是吾門弟子他日冥冥受報得握人間禍福柄不啻吾也吾

意亦非浪施浪費善合即一言一行有益於人總是弁化之一端耳

凡人終日間時儘多忙時甚少如爾等在此只此一事過此便萬緒千
端其實行住坐臥總是一事人自忙耳故吾前云只是當下不昧即心
不馳而意不走省下許多工夫脚踏實地隨過而安也不妄想也不學
道即此便是大道學久則神凝氣聚渾合無間神力綿綿方消得魔障
出得牢籠上得天堂一步一步崇

人情冷暖世事變幻頗難預料均無一定花開時人玩賞花落時一堆
涼草要撮得去捕得淨方是住時共好諸子既皈吾教勿貪勢利樹倒
藤枯好一堆爛柴不可不知塵俗念須要勾了何必瞭明證心田而不

放

學道之士正欲於葛藤拉絆中方見經綸妙手不然何爲奇才庸俗而
已願境誰不介過只到逆境略加怨天尤人之心不免殊不知平素有
何功德消受天地生養之報還自思量否今而後諸子放下心煉成靈
寶人難識消陰魔鬼莫侵只須當陽一露百句話頭有何排遣不下
有何隔礙本體空空不離萬象中包涵萬象即此一語出牢籠
問習靜答曰試問是下何時靜何地靜若欲此身安是養生小術爲天
地人所忌所謂偷懶聚也烏得謂之學不得謂之道道也者廣大高明
隨時隨處而無不通其流行也其化育也道以生道而變化出焉乃修
道者動欲離塵去俗殊不知和其光同其塵何謂也天以天地以地人
以人未離乎人寧可遠人況道不遠人日用常行無非道也道在天地
而爲天地道在人而爲人存神知化道豈遠於人耶

問人有利鈍之分教有立言之異如天資明健本體透露明是以察其

機健足以致其決工夫自歸於易簡原不妨徑趨佛路一超直入如來地如本體仍舊圓具不假修證之功未致致處即集義也適合其宜之謂義適以道振儒化度弟子多儒流悖叙人倫服勤官政志節卓然問出不過困知生知省力費力之別惟照方能致處到恰好處已無安排矣言教亦有不宜不盡總是應病用藥若各經各典拘拘一個道理只要一部足矣又何必嘮嘮叨叨做下許多葛藤說者有標指者有爲恩夫立方便者有賢愚共貫者如太上道德經天機渾成純樸歸元之作故古不腐乃太和元氣大道從此昭著心經由此開宗爲萬世梯航頓於言表而隱文奧義質非尋常各家註亦只註得皮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道鮮矣

一個人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或先善而後惡或先惡而後善總無定評

故吾不輕許人亦不輕慢人安知後來不如今耶

殷斗科儀吾教甚重恭敬其心萬法來朝禮一朝勝如坐七一日今且禮心上之斗可也

譜按學者問言多未中綮

帝師答語妙已入深金針盡度矣惜尚未悟在讀者知此自不辜負慈心並以告天仙嗣派者廣化子惠覺又誌

憶昔余小子元叅教於易峯先生之門先生授以淨明忠孝錄一冊曰此旌陽眞君四字天經眞君從讓母受斗中孝悌王之傳以儒設道以道振儒化度弟子多儒流悖叙人倫服勤官政志節卓然問出不過困知生知省力費力之別惟照方能致處到恰好處已無安排矣言教亦有不宜不盡總是應病用藥若各經各典拘拘一個道理只要一部足矣又何必嘮嘮叨叨做下許多葛藤說者有標指者有爲恩夫立方便者有賢愚共貫者如太上道德經天機渾成純樸歸元之作故古不腐乃太和元氣大道從此昭著心經由此開宗爲萬世梯航頓於言表而隱文奧義質非尋常各家註亦只註得皮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道鮮矣

一個人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或先善而後惡或先惡而後善總無定評

故吾不輕許人亦不輕慢人安知後來不如今耶

殷斗科儀吾教甚重恭敬其心萬法來朝禮一朝勝如坐七一日今且禮心上之斗可也

譜按學者問言多未中綮

帝師答語妙已入深金針盡度矣惜尚未悟在讀者知此自不辜負慈心並以告天仙嗣派者廣化子惠覺又誌

憶昔余小子元叅教於易峯先生之門先生授以淨明忠孝錄一冊曰此旌陽眞君四字天經眞君從讓母受斗中孝悌王之傳以儒設道以道振儒化度弟子多儒流悖叙人倫服勤官政志節卓然問出不過困知生知省力費力之別惟照方能致處到恰好處已無安排矣言教亦有不宜不盡總是應病用藥若各經各典拘拘一個道理只要一部足矣又何必嘮嘮叨叨做下許多葛藤說者有標指者有爲恩夫立方便者有賢愚共貫者如太上道德經天機渾成純樸歸元之作故古不腐乃太和元氣大道從此昭著心經由此開宗爲萬世梯航頓於言表而隱文奧義質非尋常各家註亦只註得皮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道鮮矣

一個人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或先善而後惡或先惡而後善總無定評

故吾不輕許人亦不輕慢人安知後來不如今耶

殷斗科儀吾教甚重恭敬其心萬法來朝禮一朝勝如坐七一日今且禮心上之斗可也

譜按學者問言多未中綮

帝師答語妙已入深金針盡度矣惜尚未悟在讀者知此自不辜負慈心並以告天仙嗣派者廣化子惠覺又誌

憶昔余小子元叅教於易峯先生之門先生授以淨明忠孝錄一冊曰此旌陽眞君四字天經眞君從讓母受斗中孝悌王之傳以儒設道以道振儒化度弟子多儒流悖叙人倫服勤官政志節卓然問出不過困知生知省力費力之別惟照方能致處到恰好處已無安排矣言教亦有不宜不盡總是應病用藥若各經各典拘拘一個道理只要一部足矣又何必嘮嘮叨叨做下許多葛藤說者有標指者有爲恩夫立方便者有賢愚共貫者如太上道德經天機渾成純樸歸元之作故古不腐乃太和元氣大道從此昭著心經由此開宗爲萬世梯航頓於言表而隱文奧義質非尋常各家註亦只註得皮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道鮮矣

一個人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或先善而後惡或先惡而後善總無定評

故吾不輕許人亦不輕慢人安知後來不如今耶

殷斗科儀吾教甚重恭敬其心萬法來朝禮一朝勝如坐七一日今且禮心上之斗可也

譜按學者問言多未中綮

帝師答語妙已入深金針盡度矣惜尚未悟在讀者知此自不辜負慈心並以告天仙嗣派者廣化子惠覺又誌

華宗旨即旌陽眞君所謂四字天經又所謂淨明道法忠孝雷遣也
源流載之悉詳此教外別傳之旨言性而命在其中言命而性在其
中斗中孝悌王序云離六賊無見性之地舍六根無立命之基知六
賊皆是根本則滴滴歸源知六根皆光明藏則處處靈通數語足盡
其妙尚何容贅一詞乎惜者萬語子既補入金書又云出青似非正
大字句涉於舛錯者悉皆刪易之審此恐非全璧通宰沾法乳受太
乙金華秘奧又待演金華闡幽修輯全書宗正同受者亦符七人之
數因將宗旨一一請設略加刪訂一燈復繼千宝共明其賴此超凡
入聖者將無所終極焉

嗣派弟子通宵謹識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太乙金華宗旨下編

道經秘集第一編

源流

上清派以茅君爲第一代茅君十傳而沒失其眞晉初閬公得
之斗中孝悌王面傳諶母諶母傳許翽傳許翽十大弟子再七代有
玉眞中黃兩先生繼之繼又失傳至康熙戊申呂祖傳授宗旨改名
太乙金華非時受法弟子潘易峯居宇峯莊惺峯誠峯周樸鶴劉度
崔許深峯七人至壬申歲孝悌王復提宗旨時有張爽峯李時峯馮
返峯馮近峯許凝峯潘眞峯潘卓峯亦符七人之數奉敕撮取先後
發明宗旨者輯定成帙乾隆乙未錢塘鄒志琳得於蘇門吳氏抄本
自加刪改因刊入全書焉

正化子法嗣恩洪謹識

太乙金華宗旨下編

丁卯之夏得此編於道侶悟陽子書君紹權處面悟陽子抄自道藏
中者蓋此編爲太乙金華宗旨後部世無傳本而所流傳者僅有玉
師瑤瑚廠同善堂刻字舖所刻之太乙金華宗旨前半部而已且版
已久亡存書亦漶雜京師某社曾依同善堂本翻印因取道藏本而
校之其回光守中一章殊與原本大異於是與道侶悟陽子書紹權
悟眞子傳浩如諸公開壇講示以釋聚疑幸蒙我
純陽祖師臨乩賜訓略云開幽問答原附金華宗旨之後世少傳者至
爲可惜至某社印本回光守中章中有看鼻尖數節非吾所傳有原
本可證也且與回光之旨矛盾太甚夫回光者收神於內也看鼻尖
者馳神於外也仙眞立言訓世竟不能自圓其說噫亦奇矣又云看
鼻尖乃係僞術行之日久頭目必定眩昏安眉以此誤人哉汝等
既據原本校正復本來之眞將來力有餘裕可以刋刻行世以免千
載之下無復能辨眞僞也云云戊辰之春悟誠子都慈堂奉
威禀關聖帝君之訓印傳道經秘集此書前後二編經吾
華山陳祖敬入第一編典部中因是失傳之秘籍遂緣此而出世焉推
原其始面悟陽子之抄傳悟誠子之印行城功皆俾然非
關聖帝君之指示
純陽祖師之訓示與我
華山陳祖之編輯是集曷克臻此哉

天建戊辰上巳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開宗第一代法嗣悟玄修世勛謹拜識

修真圖

華山宗第一代法嗣悟玄修道真言淺釋

第一代祕嗣悟誠敬馬

修道真言淺釋

宋白祖紫清真君著　華山宗第一代法嗣悟玄修道真言淺釋

凡參玄宗不難得手難從性宗參入如從此入便得淵源倘錯行路徑

如書空尋跡被水覓路穴

參玄修道以達開身心性命工夫無性除有佛守明心注解內自得實外引呼般保養之訣若要修行法要還都宗不思不能超凡且超還要學者既欲了生死逃輪迴須尋究天賦本性之根源明參之庶幾得之矣

修玄之理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古人章句之中隱隱存焉天不言而四時行人身陰陽消息人不能使之然也

丹經所載或十言十之八九或托若十之二三語云得道歸來好看書非得道之人縱之何以能得道歸來不解然既得道者必須細細玩索始有所得天心默默運泰署而成四時陰陽消長之機即大道生化之理人能究竟此妙理珠自在掌中

道經秘集第一編　修道真言淺釋　一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大道之妙全在凝神處凡聞道者宜面此意求之凝神得眾則勢如破竹節節應手不則面牆而立一步不能進

呂純陽道祖曰太上開下道德玄門字字凝神入深穴即知止有定知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則定之炎此地無即凝神之處谷神所居之總太性所在之地世佛所傳守眉心注鼻下丹田實引或開關竹都宗何足語此妙法儒傳特將予右不傳之秘竹外別傳之書台能孔出學者細參思過半矣

學道之人須要海闊天空方可進德心不虛空神不安定能使心不動便可立丹基

學道之人志堅如鐵治必道成狗偷落後地方稍得羽衣能騰雲駕霧冠若心術機巧見識清淺志在名利志想口腹者使不得在此安念也

學道之人以養心爲主心動神疲心定神閒疲則道隱閒則道生胸次浩浩乃可載道

養心以定則外物不侵凡心既不擾道心自然清靜淵默以實此即大學知止有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之工夫胸次浩浩者心定之極也

邪說亂道久矣採戰燒汞搬運皆邪道也年少者不篤信者皇皇遑利

者皆未易言此道欲修此道先宗一（淡）字

年少者從虛靜物欲之心使不能已者天賦漫漫見識未定且患利者市井俗子爲利走圖心身多陷以上三等還是高真現身說法引導必掃首不顧所以格格不入者胸中只欠淡泊耳

已登道之道人設至　仙師所云邪道採戰燒汞是其大者如前所云守肩心注臍內吸吁呴鼻矢亦皆外道初行界見小效久之日眼加猖心悸神昏疲狂類癡者時有之不知誤了多少志士女使

修子凡夫脈細無過處

修道真言淺釋　一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仙凡界人鬼關全在用工夫然用工夫者如擒狡兎然稍懈則兎縱稍

緊則兎死須於空虛中覓之否則何足言工夫哉

執守不離下倚之中和自無窮無盡人有離之者人因物欲蔽於內勞疲役於外大化所賦見之者空虛之中即中和之道當處執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凡人心不內守則氣自散若能時時內觀則氣自斂調養日久之神

之陽電時時所發故也學者果能時時返天真則氣自盈不已矣中虛致中和天地位焉孟子曰養面無害則塞天地之間有志之士試再參之

氣充足古云常使氣通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

人自殺賊時時以神光即外馳耗之則病則衰竭之則死來若能收神於內養心道念回光返照則先天元神元精自然充足谷神可以不死　仙師即云延神得容又云內觀學者能於內觀中悟出延

定其心神方可言道要入玄關須用定力定則靜靜則生不但靜中能

靜必須動中能靜方見功夫之力

世人只知打坐爲修行殊不知心不定神不靜坐到老死亦是枉然之妙不現　仙師云定則靜靜則生若生即生玄關也學者作如是觀中本靜於太平靜中生矣

神定內一著也事來心應事去心止氣定外一著也語讓形正語端氣

道經秘集　修道真言淺釋　三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第一編

變下學要緊處全在正氣安神忘心守口而已

此　仙師示學者定靜之訣關係上章而再申言之凡人心靜於內必能其重於外來有語言靜於事物輕洗耐能靜安心定若此不易之理也至人之境過不一倫所處之境靜時之煉氣自然得手矣

靜時煉氣動時煉心下學之功畢矣

靜時內裏煉先天之真氣動時應於事物時煉心一若是靜時煉氣之根本也煉到此心無動亦靜有居塵不染之能靜時之煉氣自然得手矣

須簡欲先天必須後天足

孟子曰養身莫善於寡欲養此凡身尚須如此欲養先天真性修成大羅金仙者自不必問矣況特羅漢中無地安置蒲團丹頭今有證絕色貪枯禪者此方十惡人之設也

動時非非不知此心久不在腔子裏學道者要先知收心法再言靜功

深云人心猶忘道心惟微人乙私欲既如是之危且微學者須時刻收住勿使暫不知不覺中逸出致六賊侵入也此入手用功淵深六座修煉凡心第一要事不如是則此心終難自若此心無片刻

人能倘開便有開不然則終身無暇矣

事往被人牽制何益

修子兼苦正右帝君即此君帝君人所能嘯咀得來耳人生授授物身具來世開二字不來不得若不中待開則終身無片刻矣嗟夫世人何求開之少也

心乃一身之主故主人要時時在家一時不在則官骸亂矣所以學道

貴悔始勤終忘或作而　輟則自廢也

夫子於誠信若敬爲一身之本君臣則國乃治心能定則身安矣學者果能常常靜便此心不逐外緣則道之根基堅是平國安有官城散亂之災設世之輕道之士皆來既深定力歷久十寒一

身則此一點如劍上鋒如石中火一現即去故修真家要養聖胎孕嬰
兒者此也功夫如不早做及至精乾血枯屆曲蒲團有何益哉

此條乃採靜圖不現此光也發試驗由起於玄竅光如皎日歷如雪出圖戰戰兢兢一段如是實味成仙
成佛全是此箇學者倘到此處不可放手必須勤勤懇懇一心向上不成不止久之此光時時現身即可成就大千世界悉是幻境倘能染著時時住身光明法界之中其樂如何其樂如何

今人塞道者多突佗衲衆人是以道心不進至人非不憫世奈世人自
滕葛何今爲學子殷此苦膓異教數言夫心之動非心也意也神之馳
非神也識也意多欲識多愛去此二賊眞性圓明不欲何貪不愛何求
無貪無求性如虛空妄想皆不爲累再加煉氣金丹可成神仙何
冀

在行一事不是太美總大率皆然是作不成不是剛強男兒毅力便子作不成必須眼觀鼻鼻觀心不思心不滅耳聽絕物狀結屋雲山是不能也其志既如此又何疑至人之不過口訣之得不待過海雲山自然有所遇矣今之言道者之之心下對病之藥喚醒迷夢等莊編人編將意識心神之分仔細使天下後世如何爲眞何爲假應根應證孰本性圓明矣

道經秘集 修道眞言淺釋 四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第一編

養氣以化精收心心在腔子裏回氣存炁

能收放心則氣息綿之妙存焉

居庫不染塵乃上品也其次避之

居庫不染水以神速也物耐不染污下語懸若大賢以上能無此病則不俗污即不俗即仙骨矣

清淨二字是換骨法

敬愼二字通天徹地毋無放心之人能仙能佛

敬愼二字人人皆能作得到並且敬愼之體用學者多有茫然者故視此二事與修道無大關緊也夫敬則不怠怠則靜靜則不動動則定矣人能夜行不改步出門如見大賓向在室不愧屋漏者此敬愼之本定靜之極也修道之人舍此則無別法故仙師提出敬愼二字以示天下後世凡此通天徹地之功得無不敬愼從修成仙佛者於心之人不敬愼之故也敬愼二字學者勿輕視之

金從事業傳千古不過此一點神光耳然神非精不能生而精非靜
不能養欲至極處極靈地位須煉此生能養工夫

此篇言光曜天地之真性在我性自神人自脫胎脫即入輪天此篇即言明心不現真知道盡虛空
盡而真修行者知其真性之不生不滅之又圓以至無
守靜虛之六會身此乃體生體養
之功夫大丈夫之作為也

道心常現則凡念自退一時忘道則起一時之凡念一念忘道則起一
念之凡情須要時時提醒

尤貴於中名繼真學之際即守此之中和自然新道心增強須臾時時
經閱讀不空中神住提則天地位焉學者不可作閱讀但例了不可成時悔之晚矣

人生若幻須要守着真身天下無一件是實連此身也不是自家的只
有無所依則滅度時何所關着豈不哀哉

這一點虛光若無所依則滅度時何所關着豈不哀哉

貧香烹茶趁道仙即石山水雲霞亦是道胸中只要浩浩落落不必定
在清閑上求道

修道真言淺釋 六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道經秘集 第一編

學道趁樂事樂則是道苦則非道但此樂不比俗人樂耳

貴子居有卷不改其樂人係子所謂孔顏樂處

居塵世中應酬最是妨道人能於塵世少一分道力即進一分幻緣不
破終無着處

修道只要心上用工夫靜中打住學隨凡身不知珍護故世人自棄天命者
盡皆來往紅塵依俗勢牢點定力卻是又不止被香烹茶遊山玩水矣

人當以舉賢自待不可小視自己則上達矣故天下未有不舉賢的神
仙

人當以舉賢自待則也與佛舉賢自舉無是無凡人一樣
人人作得人人作得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若是

世人當知儉之道儉於目可以養精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儉為萬化之柄若不知儉
心儉於慾可以養精儉於目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事可以養
道

之道慳以刻薄慳齊是趨向於儉之道失之遠矣

儉去一切日常所用不生真緣之有害者慳所用之又圓以至無
地也如施與有時不能吝惜乎若只者信施等待人
守靜虛之六會身此乃體生體養
之功夫大丈夫之作為也

道心常現則凡念自退一時忘道則起一時之凡念一念忘道則起一
念之凡情須要時時提醒

修至一念不生真緣之有害者慳所用之又圓以至無
內還虛空無一點閑者纔其所由生俗非於是動集矣欲求何安何可得也 慳曾曰一
初學生慳勿處
同學者慎之

玄功不但要養氣足精仍宜還牖補腦家私用盡到十分方稱富足倘
身中少有缺乏便是空體面的窮漢子分明一條好路如何不走可惜
一個神仙閑夜閒難道也忽忙

此後天養氣性靈丹房之事 修道恐學者輕視凡身不知珍護故指出示還牖補腦永壽真者
切要之訣統宗師真人因應中指無異樣子猶如烈火真空銅學者勿因事屬後天而忽之

道經秘集 修道真言淺釋 七 華山宗雲水洞天印行

炬腦是伐性之斧人當於難制處下功若不將氣質變化過忠成得善
士

胸中活潑方可修道 修道與士之交最凡煩惱事若到了修道者頭上
自然怡然安然置之修道者若不超凡事靜溫和雅致安能得道人

凡學道人言語行事必較世俗人要超脫些若仍走俗人行徑何貴乎
學道

世俗稍知自愛之士尚知端重胸懷寬廣
慎勿學沒之士應當如何學者思之

學道先以變化氣質為主再到與人接物上渾厚些方是道器

學者自修之人不奇特必大奇不之謂必脫身不然則必與思相應疾病纏身任彼如何慢慢
所過之事必使滅處施其技而後已置這物忘巧也夫世俗之人如此機心者不見諒於吾我性

今之六人只因理障難以入道不知道即孔孟之道濂溪先生非此乎
不可專指道家若要知儒與道是合一的即佛二字何嘗出家修行耶

今人將道作出世一派頑是之何其誤也

文人学佛偏之說得於佛見有出離三界不生不滅師大悟之文人學佛者必悉此古異端矣而彼所謂出離三界不生不滅者只是一草一花悉是生意而化工生物之奇如此學者默然體會玄關自然得之又何必遠離絕去萬緣方曰出離不生不滅哉所生意即不生不滅之道是對生物學說者自得同時佳興與人同歹者其靜觀之

春桃多豔是三冬組織之貞陰也秋菊多黃是三伏滋養之貞陽也此中玄理意旨者得之

佛師云無論善惡皆是天命陰陽之理學者當體天命之理學有出離生死之大願之主宰自然悟矣

人爲形質所累迫起一到則百節風生四體皆痛何必地獄即此便是平日倘少有靜功就可免此一段苦楚故形爲我所愛我亦爲形所累將此一段緊性做到把握得住時出生入死總由我使喚

今日細待明日今年細待明年一到大數臨頭痛癢不及矣 純陽祖師曰此身不向今生渡更待何時渡此身有志者勵立猛厲刀於下

學道者首以清心寡慾爲主高枕茅齋肆志竹窗方是道家逸出若紛

道經秘集 修道直言淺釋 第一編 八

華山紫雲水洞天印行

紛逐逐何異庸俗陶養性情變化氣質二語乃入門之始事也

善具有通神出鬼之表方可作此道遊世外之事若心地名利前塵不但不能成就且墮法天行將加罪豈神仙乃天降也今 仙師俗有利此事更不可妄求今善師化形數年矣此言猶在耳未嘗不刻刻提醒也今 仙師一云性心寂慾與云竹窗緑志高枕不煩高枕苦是控能御風又有何難比之陶潛當無少讓號曰遇品讀曰不食

修道之人未有不靜默者粗心浮氣一毫用不得

上卷所言之形於外者此言修行者初養心志不可輕浮粗疏也綜合上卷悉以煉心身變化氣質之事皆謂以民國初年之政治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終身服膺此二語蓋大凡人事固須沉潛寧靜況出世之事哉

有問前知者答曰機從心生事以理斷以理斷事人即神也棄理問神神亦不告

此節所言性功之及相具靜具空之境也除滅消除性天本來之況自現矛未謂去爲動消除性天皓月自然破雲是歸

有諸內必形諸外一毫也假不得前賢云山有美玉則草木爲之不凋身有妙道則形骸爲之不敗故心有眞工夫者貌必有好顏色

修道乃眞實功夫作到一分只相外貌必有一分氣象一絲不容假作也豈能瞞過眾人之眼故步一任低昂自要良心開得過安閒胸知與休管貧賤 仙師云以理斷事者即以天理良心斷事也

凡入玄門只以靜性爲主如日前春庭新雨四壁秋給草木含春暗藏

人心猶火也弗戰將自焚也防微杜漸總在一心

心有操定 仙師 若論非祝心猛火燄 仙師 使其安馴猶人心之危細此學者須從細密處一滴甘露水

天下人不離立志最怕轉必（富貴）二字是鈎人轉念的鈎鉤所以每

每得道者非貧寒即大患難之後何也割絕塵累回頭皆空故緣真人

詐惡疾論曰 神仙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是塵緣都盡物我俱忘

至無轉念因緣編也

瑪云懺悔十惡申明自發惡中得之若志在名利通念即徹而 仙師此卷之旨作此想者使是俗子便是妄人

故神農以此示人 經性增益共所不知之苦嚼甘上之甘不得也

凡修道之人一手握住此物行住坐臥不爲外動安如泰山不動不搖

謹閉四門使十三賊人不得外入身中之寶不使內出日日如此何必

道經秘集第一編 修道眞言淺釋 十

一手握住圖明本性還去一切外邊緣閉六塞之門勿使識破人知此大手段使是金蓮座上之大覺金仙矣

頂禮求眞 正便是蓬萊第一座

玄修與釋家不同釋家呼此形骸爲臭皮囊道家入門全要保此形體

故形爲載道之車神去形即死車敗馬即弃

佛家大乘之旨自五祖後即走其傍拿之門出徒向空處少覓究竟以潮揚宗旨博洽內典爲能事空於生死大事只說了生脫死出輪迴更無論矣 仙師

了形住神之之日已然識破假真細矣世俗之輩止解爲渡失先天真性等於此身返本還元自然從形體入手做做火不到純青之候期滿日地多煎所謂識道之器是也故功行未完使棄此身而

物質學說故能分質與力必十分具足方可撒手學者識之也

程朱二氏與象山陽明儒賢皆教學者收心窮欲人儘收心終子爲陽而不失其陽既因發爲玄海矣

捷徑之法惟守此一心陽氣不走相聚爲玄海

道經秘集第一編 修道眞言淺釋 十一

夫道未有不探討而得者即三教聖人語錄無非發天地之秘密接引

後學階梯細心玩味便知端底

三教聖人傳經渡世一字一句無非天機深心看破之自然頭頭是道細心看看不出來也

有問靜功到不住者答曰萬緣寂處即是仙界此時誠一不二混可算

虎可提若云無氣處仍是未空

拿不住者是 心不了道心未空故也凡心治若死灰道心自然活潑故 仙師示之曰萬緣寂處即拿得住處又示之曰若云無拿處仍是未空直問者即未空也 仙師特示後世勿輕發至之事庶幾不誤人情迴矣

仙師座下當代答之曰調於拿不住時未他拿不住處拿之

光景候忽得支離那還禁得執着

日月無法此身無始終自幼至老一呼息間倘能存人欲之私關心功名兒女
不早於下應緣悉止年邪無不皆物待學者其猛醒之關下真梁依期造矣

自一身推之各一身即天地天地即吾一身天下之人即吾吾即天下
之人不分人我方是入道之器倘少分界落即差失本來

通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天地宇宙郤然大公無絲毫
分別我見先天眞之大汗同源陸石可開吾道近乎得哪

凡有志修道者趁得一時圓光陰使進步用工夫去將精氣神做到混
合而爲一的時節以待事機之來不可曠事全方下手是自歲時日也

悠悠忽忽日復一日白駒易過幾見揮戈

綿不停人人能參無定日今日明道應悔已晚立刻了手尚不代庖詞若昨日死一今日之過豈可
得哉 佛師說先天眞氣凡七十餘節前後散見光陰之貴乃散見學者道之貴惟然前後參然前後立
論

三界之中以心爲主心能內觀即一時爲摩訶所染終久必悟大道若
心不能內觀究竟必落沈淪故道德經首章曰常有欲以觀其竅者觀

此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者觀此竅中之妙也太上曰若從無量劫中
以來存心內觀以至虛無妙道學子既欲潛心先去內觀待心中如秋

潭沒明月再談進步

還觀其竅久之自妙此 佛師引五千之言開發明心見性之理不識宗由輕賣爲天下後世之患
十二人明達君子存盤托出來學者訪師此即是眞師學者求訣此即是口訣且三者缺一人間此師
宿儒專先不考證非先不能是師不眞禪非此不佛修者如此修即成正
果不如是即是邪門歪道將其畜思爲行眞思證事福日可得矣

初入玄關者不用他求自今日始要無漏精液便是替仙採航便是結
聖種子

不思不慮神光不運外境同光守中真精自不漏爽精液是先天之精華下元中陰淨之液也

修道工夫如抽蕉剝筍屑屑求進必至頭方止

先天眞實大法一層有一層進境一步有一步其象功夫作到自然十分相足

學道人不要欲說最忌明察故曰人不識不能得道之要

道經之出凡有志求道者得此一書皆知善守正道不入岐途無負於是經之刻豈予小子一人之力所得而成者哉蓋此中大有緣在非偶然也有修君世勛道名悟玄者身居壞市志在雲霞設壇於院之東軒名曰陳祖師開宗闡教一番渡世之苦心則是經之流傳所繫豈淺鮮哉謹綴數言以誌緣起並爲世之有道緣者告

天建戊辰五月十一日　華山宗第一代法嗣悟誠郗林謹識

道經秘集第一編

天篆已載附其繼承先志完成斯舉等諸　郗林　聞之悚然驚懍然悟知方寸隱微之地而

上天之鑒照有如是其神也　先父出身行間位膺專閫居心忠耿自持恒以君國爲重平生事蹟尙有爲當世人士所知者今乃以刻書一念之善冥冥中竟能上邀

天眷則　郗林　全家得以有今日者未始非先人之餘蔭所遺留也遂在神前發願出資刊刻是經以廣流傳藉完先人未了之願集大洞經　清靜經　唱道眞言　修道眞言　太乙金華宗旨　開玉樞經　清靜經　爲一編凡七卷由湘雲天鶴壇主修悟玄董其事時幽問答等經　經數月刊校方始告成　郗林　於以知機會雖逢緣有前定神靈默助事非偶然也至刊刻是經　郗林　本身有何功德罔敢有所希冀惟是

道經祕集勘誤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九	五	節	誤	改正
十	七	題		

大洞經南極序

頁	行	字	誤	改正
四	二十四	亂	衍文	

大洞經太玄序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五	十三	節	題	

大洞經羅浮序

頁	行	字	誤	改正
四	十二	節	篇	

又華山序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五	十三	衍	衍文	

又丁悟序

頁	行	字	誤	改正
十三	十七	咸	脫本字	

大洞經原序文昌序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二	八	博	傳	
二	九	十六	脫	

勘誤表

大洞經序經章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三	八	十	衍文	
二十	九	七	眼	眼
二十一	十三	十一	師方	方師
二十二	十五	五	細	細
二十三	十六	二十六	聖	聖
二十四	十八	十二	偉	偉
二十五	二十一	三	皆	皆
二十六	二十二	十八	偉	偉
二十七	二十四	十二	皆	皆
二十八	二十五	二十三	日	日
二十九	二十六	二十四	成大	大成
三十	二十七	十一	脫本字	
三十一	二十八	二十四	脫見字	
三十二	二十九	二十七	脫度字	
三十三	三十	十四	熟	熟
三十四	三十一	二	細	細
三十五	三十二	二十六	聖	聖
三十六	三十三	十五	師方	方師
三十七	三十四	十二	眼	眼
三十八	三十五	二	眼	眼
三十九	三十六	十八	偉	偉
四十	三十七	十一	皆	皆
四十一	三十八	二十四	偉	偉
四十二	三十九	十七	皆	皆
四十三	四十	十	偉	偉
四十四	四十一	二十三	皆	皆
四十五	四十二	十六	皆	皆
四十六	四十三	十	偉	偉
四十七	四十四	十	皆	皆
四十八	四十五	十	偉	偉
四十九	四十六	十	皆	皆
五十	四十七	十	偉	偉
五十一	四十八	十	皆	皆
五十二	四十九	十	偉	偉
五十三	五十	十	皆	皆
五十四	五十一	十	偉	偉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改正
四	二十二	疆	衍文	
五	十七	略	略	
六	十六	後	後	
七	五	苟	苟	
七	六	忘	忘	
七	七	素	素	
七	十	遂	遂	
七	十八	擾	擾	
八	七	熟	熟	
八	十四	熟	熟	
八	十七	度	度	
八	二十一	見	見	
八	二十四	脫	脫	
九	四	會	會	
九	十九	會	會	
九	二十二	紀	紀	
十	一	絕	絕	
十	三	媒	媒	
十	六	媒	媒	
十	十一	生	生	
十	十三	忘	忘	
十	十六	安	安	
十	十八	忘	忘	
十	二十一	安	安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改正
十一	十	之	之	
十一	十四	本	本	
十一	十五	於	於	
十一	二十二	延	延	
十一	二十四	大	大	
十二	一	大	大	
十二	三	興	興	
十二	五	忘	忘	
十二	七	安	安	
十二	八	入	入	
十二	十一	庶	庶	
十二	十二	入	入	
十二	十三	半	半	
十二	十四	人	人	
十二	十五	七	七	
十二	十六	四	四	
十三	一	四	四	
十三	二	二	二	
十三	三	十八	十八	
十三	五	九	九	
十三	六	十	十	
十三	七	十六	十六	
十三	八	二十六	二十六	
十三	十	帝	帝	
十三	十一	帝	帝	
十三	十二	君	君	
十三	十三	士	士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改正
十三	十四	忘	忘	
十三	十五	本	本	
十三	十六	於	於	
十三	十七	延	延	
十三	二十二	大	大	
十三	二十四	大	大	

道眞書卷一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一	一	博	傳	
一	二	雪	雪	
一	三	十八	十八	
一	四	九	九	
一	五	十七	十七	
一	六	十七	十七	
一	七	十八	十八	
一	八	十四	十四	
一	九	十九	十九	
一	十	十二	十二	
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一	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四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五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四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五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四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五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四	十六	十六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一	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四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五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二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四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五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三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四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五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七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八	十六	十六	
一	四十九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一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二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三	十六	十六	
一	五十四	十六	十六	

道眞書卷二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一	一	忘	忘	
一	二	本	本	
一	三	於	於	
一	四	延	延	
一	五	大	大	
一	六	大	大	
一	七	興	興	
一	八	忘	忘	
一	九	庶	庶	
一	十	入	入	
一	十一	庶	庶	
一	十二	入	入	
一	十三	半	半	
一	十四	人	人	
一	十五	七	七	
一	十六	四	四	
一	十七	四	四	
一	十八	二	二	
一	十九	十八	十八	
一	二十	九	九	
一	二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四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四	十五	十五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改正
一	五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五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六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七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八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九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二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三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四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五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六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七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八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一百九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二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三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四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五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六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七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八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二百九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二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三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四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五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六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七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八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三百九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一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五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六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七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八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九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二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八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三十九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一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二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三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四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五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六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十七	十五	十五	
一	四百四

洞玄序 七 一
邱長春序 一 三
譚長生序 三 五
譚長生序 五 七
王天君子 十二
金華宗旨 譯文 十 二 四 七 五 七 九

動	動	十一	十
靜	靜	八	十一
小	小	九	十二
不	不	十六	十三
純	純	十	十四
坊乎坊	坊乎坊	九	十五
二十一般入字	二十一般入字		
綠	綠	八	十六
動	動	一	十七
股盡字	股盡字	三	十八
稿	稿	十八	二十三
御	御	二十三	二十四
集	集	八	二十五
證	證	二十五	二十七
賢	賢	二十七	二十八
前文	前文		
余	余	二十四	二十九
子	子	二十四	三十
忘	忘	二十七	三十一
聞	聞	三十一	三十二
機	機	三十一	三十三
緣	緣	三十二	三十四
生忘	生忘	二十二	三十四
安	安	二十二	三十四
解	解	二十二	三十四
機	機	三十一	三十四
聞	聞	三十一	三十四
安	安	三十一	三十四
忘	忘	二十七	三十四
生忘	生忘	二十二	三十四
安	安	二十二	三十四
解	解	二十二	三十四
機	機	三十一	三十四
聞	聞	三十一	三十四
安	安	三十一	三十四
忘	忘	二十七	三十四
上	上	二十六	三十四
士	士	二十六	三十四
列	列	二十六	三十四
逸	逸	二十六	三十四
逸	逸	二十六	三十四
加前文	加前文		
使	使	十	三十四
使	使	十	三十四
館	館	十八	三十四
館	館	十八	三十四
安	安	二十三	三十四
忘	忘	二十三	三十四
年	年	九	三十四
客	客	二十四	三十四
客	客	二十四	三十四
小	小	七	三十四
敵	敵	二十四	三十四
敵	敵	二十四	三十四
嚴	嚴	二十四	三十四
何	何	二十五	三十四
可	可	二十五	三十四
二十六	二十六		
十五	十五		
八	八	十五	十六
五	五	十五	十六
二	二	十六	十六
二十	二十		
六	六	十六	十六
六	六	十六	十六
五	五	十六	十六
二	二	十六	十六
二	二	十六	十六
二	二

二	十九	二首行	四二下三
三	二首行	七首行	十帝
三	七首行	衰	盛
三	十四首行	二十五	七
四	八	二十七	乃
五	一次行	九	忘
五	十七	十六	得
六	五次行	之	行
七	三	云	次
八	三次行	知	失
八	七	可	便
八	十三 一	十四	貪
八	十四首行	十五	瞋
八	二十一首行	懺	癡
八	一	二十一	損
八	十三	十五	是若
八	十九	二十	若是
八	二十首行	十四	呼嗚
八	三十七	七	重
八	種	十	年
八	更	十	嗚呼
八	若	十	七
八	便	十	年
八	若	十	七
八	易	十一	年

九	二首行	四二下三	衆
九	二次	十六	盛
九	七次行	十三	星
九	十五首行	三	島
九	十五首行	十七	乃
九	三十三	忘	凡
九	六	得	忘
十	七	行	得
十	八	次	行
十	八首行	三十三	次
十	十六首行	十二	失
十	十七次行	三十三	便
十	三十八	貪	貪
十	二十	二十五	瞋
十	七首行	十六	癡
十	十行	九	損
十	十四次行	八	是若
十	二十首行	第六字脫凡字	若是

十	十二	二	六
十	十二	二十	九
十	十三	九	十一
十	十三	十一行	十
十	十三	十五行	十五

附識

一	一	七	十二
一	一	十一	三四
一	一	十五	十一

六	番	吾	
九	荷	菊	
二十六	著	著	
二十四	天衍文		
十一	告	造	
七	是衍文		
十二	殿	殿	
三四	行間衍文		
十一	遠	臨	

呂註北斗九皇丹經卷上

中國道教協會珍藏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拔罪大天尊開經寶偈

天雷上相警化学祐居昌崙妄註

○先天一炁。

註寶典未開。先聞佐偈。一部包羅全部。敢言道破真機。

天先天一炁者。乃天仙神仙之未先天也。乃鉛汞陰陽之一炁也。

○化生萬物。

註有此先天。方能化生。有此一炁。方有萬物。

○太極一理。

蘇氏極從無極而來。即天仙神仙煉成之太極也。一理自位元肇端。即天仙神仙合並之一理也。

○包涵孳生。

註必是太極。方可包涵。必此一理。方度孳生。

○圖書既現卦數之靈文。

註此先天太極。皆在圖書之內。此一炁一理。皆寓卦數之中。如無此靈文。焉得化生萬物。包涵孳生。河圖洛書既將此先天太極之一炁一理。列於靈文之上。

○河洛復開龍馬之精義

註故河洛復開龍馬之精義。皆此也。

呂注北斗九皇丹經

○胎息大道開化聖真

註 若夫胎息大道者天仙無胎息安能使陰陽顛倒而結嬰兒而有生黃芽神仙無胎息安能使陰陽顛倒而結嬰兒而有得此大道可成自然立功累行而開化聖真也

○一顆寶珠奉靈乾坤之造化

註 此一珠原是乾坤二悉結成之寶珠天仙神仙如不下手奪盜來安得先天太極中這造化成就一顆寶珠而生光也

○一粒金丹採取日月之精華

註 金丹原是日月合明凝成之金丹天仙神仙如不下手採取來安得先天太極中這精華發出一粒金丹而成胎也

○終而龍躍虎伏始而心猿意馬

註 有此奪盜採取工夫方得龍躍虎伏要此龍躍虎伏必先鎖住心猿拴住意馬

○動則栽成天地之有餘靜則正性命於一身保太和於九竅

註 有這般始終工夫得却元天中之一點蒼却太極中之一理自然動則栽成天地之有餘輔相天地之不足靜則正性命於一身保太和於九竅但有餘與不足必

故上下二祖方知栽成輔相之宜但一身九竅必要太和得保下二祖方知性命得正太和得保

○分陰陽之對待運用柔於上下

註 如是知之則陰陽對而成聖公靈與陽待陰而行子午抽添卽是柔陰中有一點純陽又却至剛陽卽是剛陽不柔安得在上之陰運於戌陰既至剛又當柔以濟之方得陽安於下此皆先天太極之至妙一點一理之精微乃天仙神仙一大略也

○清盈不外元始之安鎮

註 乃人地兩仙之總論人仙不知先天何物不識太極何理徑乘前世根緣福田廣種今生方落紫土福祿雙全富與貴兩端安然不入於邪徑不起乎奸巧三者俱全富與貴兩端安然不入於邪徑不起乎奸巧悔負恤孤植善種德自厄無一過冗自入於萬靈之中此從元來一點始生之炁使安鎮於此地仙不過於此從元來一點始生之炁使安鎮於此地仙不過於先天一炁不貫通乎太極一理徑知一段修心養性或運水濟火或運腎朝心清靜自應內觀心外觀物心無心物無物定則靜此一番苦煉陰神之功總是他從來一點始生之炁安鎮在此點故死則三魂不散七魄不飛一種靈性靈光自入於萬靈之內此二者皆稟天清地

宣之純德而來也○

○生死皆係虛靈之存亡。

註人生從虛靈中來。其元本如如自在。旨從為今欲氣稟拘蔽。使有死生。存亡分開。亦有生不負乎虛靈者。或忠貫千古。孝欽百世。節標千載。義重人倫。將生死二字丟開。只顧虛靈自復還本來的如來。生地真官。城隍社令。自然堪讓一席。此鬼仙又次乎人地者也。總之天地神人鬼五者。皆有緊要親切處。註入尊經中。此不過大略耳。

○今開寶笈。口味靈章。天啟十二位瑞照世界。地發二十四

應誦真經

○註乃紀陽周五仙先傳欲遺漏天機。超化群生萬物。方開演元皇之寶笈。始以口咏七元之靈章。不意天啟十二時辰之位瑞照映宇宙世界。地發二十四氣候之靈應。誦乎真位仙人。但寶笈乃先天一炁之寶笈。靈章。從天姻十二時辰中來。此寶笈靈章。從地父二十四氣候中結。

○妙道通梵炁。至理費真思。彩炁旋繞於廈宇。琳琅震响於中天。

註是顛倒之妙道。通乎先天之梵炁。是交泰之至理。費乎有此彩氣充足。方得琳琅震响於中天。

○剖秘奧。揚精微。瑤池群仙皆降駕。紫府列神咸護持。

註吾乃純陽。為度衆生。不得不今日剖先天之秘奧。揚太極之精微。自純陽一剖一揚。瑤池玉女。一種群仙。皆來降於群生之中。誰知為仙為紫府金童列神。咸來護我身軀。在萬物之內。誰知為天地之奧魂。

○普濟一世之氣機。普濟萬方之奧魂。

註此普濟一世氣機之氣。只有先天一炁。普濟萬方奧魂之理。總是太極一理。

○恩光遠大。慈悲雁窮大量位弘仁。

妙道。大天尊。

註這種恩光慈悲。自然遠大。雁窮宇宙。純陽位位弘仁。有此大量。故而發恢廓之知。開九皇之非。超度五仙之靈文。演七元之真機。說拜斗之秘訣。衆生有能體此者。方口口不離至真。時時炁炁妙道。為有不感大天尊。

一。如恩大量也哉。全

○○○天雷上相警化孚祐興行妙道天尊純陽呂祖註解太清
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序
泰佳上相降魔護道天尊張序（一）
○吾想太古之初。太上親自度人。無人得度。入函關。始化西俘。
胡。尹○喜望紫炁而得聖傳。此已後。太上無法。方註靈文。欲
人向文精進。世人愚昧。不省察其意。認為誦讀之篇。又不
得已。授先天正傳。吾方演科文。亦欲度世也。不意日趨日
下。世人皆以為科文二字。可以超生死。濟吉凶。招福禄禍。
孰知先聖苦心寓於內。人不向裏求。隨口唱念。自從諸
真一出。各著道書行世。隱隱顯顯。顯顯隱隱。欲吐不吐。欲
吐又吐。使今難模難捉。是以天仙無人。神仙少種。地仙失
傳。人仙不真。鬼仙雜出。今幸有純陽開化。將已酉所演九
皇丹經一部。復於己未。又開佐藴細註精微。五仙口訣。一
盤托出。朝斗延年訣。一口說盡。使後世得所歸宿。將修煉
有所的指。全無朦混一語。并可証諸天之寶經。亦可以贊
諸真之道書。將太上開化之心始全。而後世度人有傳。仙
脉庶可以不絕矣。吾本開教一老慈。為純陽度盡凡夫之
願。不覺一序。全

天機內相度人無量天尊萬序（二）
○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此見大道不遠於
人。根於性。人不可一日離性。則一日不可離道。但是道也。於之則彌
一日不可離故則。人一日不可離道。但是道也。於之則彌
六合。無物不有。卷之則退藏於密。無時不然。此不可離者。
大註腳也。惟吾道有天仙正理。不離乎陰陽顛倒。有地仙正傳。不離乎陰陽顛倒。有人仙正派。不離乎清靜常應。
有人仙功夫。不離乎福善二字。有鬼仙戀棧。不離乎功行
一端。此五者。皆難離。戒慎恐懼。動靜互為之功。如無此
省察涵養之學。則道即離我。我即離道。何也。人欲一起。鉛
不能投汞。陰不能除陽。即此兩造。尚不可離。此純乎天理
之正。而況地人鬼乎。今有九皇丹經註解一出。則修天仙
者。不難吞金進火。修神仙者。不難行符得藥。至於人地鬼
三者。自不難勇猛精進而成。吾奉天仙正遠炁并於真明
之天。修持於三元之所。茲為純陽盡凡夫之願。只將當
紀大意。以為註中一引云　全

天樞上相淨明普化天尊許序（三）
○自斗姥從西竺國靜怡以來。修元始大道。以金蓮九莖化
生九子。主持造化。掌握陰陽。其為理渾然。未傳下世。至永壽元年。太上化身。坐玉匈。授天師
北斗秘訣。下方始知人有斗為之主持。此理又未遠徹。迨
漢明帝在崑崙山遇斗化身。開方便門。說北元統章一星

吐一理一元演一道。後世方知七元各有所掌。七星各有所舒。及諸真無法度。又從斗中精微之理開出拜斗之法七十二家。或為默朝。或為運用。或為唱念等類。皆未出天機。使人各修而行。元而後已。若夫筆錄興梵音二斗。雖一以降性。一以觀光。自青田刪亂。將梵音之字音失真。將筆錄之符訣失形。遂有顛者顛而魔者魔。何益之有哉。惟吾天雷上相廣化度人之純陽子為度盡几夫之念不得遂。設法闡教。耐煩臨乱於己酉年四月。演九皇丹經。內寫本命斗訣。僅以引證。未曾講明。今又於己未歲九月復演註解。以本命斗訣闡出所以然之理。功夫劫驗無不指點。便門下各認本命。依訣而行。七日頃見本命星君降駕。何災不滅。何福不臻。此亦千古難遇之奇緣也。如所演五仙等訣。吾不必復讚。且聊為衆善誠信。略叙斗法一端。以為萬世鑑之。(全)

○都雷上相清虛妙道天尊薩序(四)

宇宙之內。混混芒芒。萬物之中。蹐跼蹈蹈。渾然大道行持有方。惰乎失傳。精微隱藏。百家雜出。碌碌忙忙。不得一正端緒。汪洋人多。忽為沉淪。無常永難。流轉態上天堂。雖曰上古經典。煌煌雖曰中古真文。彰彰雖曰下古科教。成仟隱顯莫測。變與未揚。惟有慈悲。莫如純陽。大開位風。宏立道場。處處方便。人人有相。不辭辛苦。普救多方。乙酉頂禮。

○玉皇奉　勅下界。復臨楚江。是原弟子吳劉蔡楊諸等善士。各力共勤。設乩堅念。演說靈章。五仙大道。炯炯煌煌。本命斗訣。浩浩蕩蕩。起手成功。示我周行。吾今奉命。上帝勅相。身乘紫雲。來赴乩厭。特叙一二。萬世津梁。(全)

天雷上相警化孚祐興行妙道天尊純陽呂自序(五)

○大道渾淪無名無形。

註此即太極一理也。豈無形聲。

○謂之有形有名。非大道也。

註故有形有名。則不為先天一炁之大道。

○謂之無象無聲。非常道也。

註無象無聲。豈為太極一理之常道。

○道在天地未判之先。乾坤依此而清寧。日月倚此而光明。

註此即先天一炁之道。本在天地未判之先。渾渾淪淪。所以乾坤依此一炁。而清者清。寧者寧。日月倚此而光者光。明者明。風之一呼。一吸雷之一閃一閉。聲類此一氣。

而變者變。化者化。變而化。化而變。人之一動一靜。物之一枯一榮。皆藉一炁。而成者成。形者形。形而必成。

○道在太柾既分之後。而儀真定者此也。四象開闔者此也。八卦分列者此也。九宮呈象者此也。

註若道在太柾一理既分天地之後。而儀賴此一理而其定。四象賴此一理而開闔。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八卦。藉此一理而分別方位。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九宮。本同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十為腹。兩相表裏。皆藉此一理而呈形呈象。

○聖人得之而為賢。賢人得之而為神。神將得之而為仙。仙得之而為聖。賢人得之而為神。天神將得之而為仙。愚昧背之而為愚。鬼邪反之而為鬼。

註自有此一炁一理。聖人得之。一貫而為聖。賢人得之一路而為賢。神將得之。一正而為神。天仙得之。一粒而為仙。愚昧背之。一竅而為愚。鬼邪反之。一心而為鬼。

○固有方土之不同。亦自清濁之有異。清可以濁。濁可以清也。

註此聖賢神仙愚鬼。固有剛柔燥濕方土之不同。亦自上中下氣數之有異。得乎方土氣數之清者。可聖可賢。乎清者濁者如不能得其清。亦自濁也。濁者濁者自當可清。乃濁者自反於清也。

○為仁由己。善由乎自。

註自清者之聖賢神仙。皆是由己為仁。由自為善。非由人也。

○進乎五行之數。出乎二氣之外。

註自濁者之愚昧鬼邪。皆不由己為仁。不自為善。亦非由人也。豈方土氣數之所能囿哉。能如是。反濁為清。便進乎五行之數。出乎二氣之外。如不能反濁而為清。自要於濁矣。心欲進乎五行之數。出乎二氣之外。豈道也耶。

○吾今憫爾凡夫之強持。不由大道之自然。

註吾今憫爾凡夫。不知一炁一理而強持。東抹西捉。總不由先天太柾之大道。一點肯然之一炁一理。始混終怠。元而復己。

○體太上好生之德。演元始愚慈之意。不憚木鐸之宸醒。而搖金鈴以興發。

註純陽方體太上好生度人之德。演說元始開發愚慈之意。興發愚昧。不啻搖木鐸之金鈴。以宸醒醉漢。

○開位趨玦秘語。繼千秋垂萬古。

註愚是位趨未透。秘語未徹。開之玦之。演養經上。註於

經中使千秋仙脉得理使萬古口訣常垂

○既啟方便之門戶何敢隱其程途

註吾於此既念羣生萬物啟度人方便之門戶何敢欲吐不吐隱其五仙之秘訣人能照秘訣之程途一步一步走來

○是經也採斗宮之位奧出九皇之秘密

註方得是先天之經太極之經庶可探心中七竅北斗宮分之位奧庶可出面上七孔添二九皇之秘密

○人有一心心有七竅面有七孔孔應乎竅竅應乎斗受南宮之熱煉取北方之温養

註後得南宮煉度而成五仙先得北方養元而朝上帝

○人無此竅而迷竅不應斗而死

註愚人不知此竅而迷惑則必不能應斗宮而死也自然為鬼為那為愚為昧

○元始哀憫衆生故垂教法

註元始天尊哀憫衆生到此一步故垂救生濟死之教法以設慈航普渡

○孚祐姑念羣魂故演奥義

註孚祐姑念羣魂到此一步故演至真妙道之奥義以臨壇勗戒

○下方蒸民各各自稟身中主人時時若存

註爾等下方天生之蒸民各各當自稟然把身中靈臺上一箇主人翁時時存察不使他出入無鄉

○符乎元始之炁感乎七元之星庶幾乎與大道合一矣

註使可與元始先天之炁合符便可與七元已在太極之大道合一也哉

○中之星相感安有不與渾淪顯微之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寶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今若

有人將　天雷上相孚祐帝君呂祖所註北斗九星丹經印施萬部勸人修道功德更大　純陽帝君曰

○佛言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寶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今若

有人將　天雷上相孚祐帝君呂祖所註北斗九星丹經印施萬部勸人修道功德更大　純陽帝君曰

○人無此竅而迷竅不應斗而死

註愚人不知此竅而迷惑則必不能應斗宮而死也自然為鬼為那為愚為昧

○元始哀憫衆生故垂教法

註元始天尊哀憫衆生到此一步故垂救生濟死之教法以設慈航普渡

○孚祐姑念羣魂故演奥義

註孚祐姑念羣魂到此一步故演至真妙道之奥義以臨壇勗戒

○下方蒸民各各自稟身中主人時時若存

註爾等下方天生之蒸民各各當自稟然把身中靈臺上一箇主人翁時時存察不使他出入無鄉

○符乎元始之炁感乎七元之星庶幾乎與大道合一矣

註使可與元始先天之炁合符便可與七元已在太極之大道合一也哉

○中之星相感安有不與渾淪顯微之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寶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今若

有人將　天雷上相孚祐帝君呂祖所註北斗九星丹經印施萬部勸人修道功德更大　純陽帝君曰

○降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玉真妙道尊經

卷上 全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註 夫太清者。乃元始說法之宮。在金丹。為第一點先天之根機。在金丹。無此九皇七元安能接七元者。即是人之本命。在金丹。無此心火根機。安能得真鉛歸我。九皇救生濟死者。雖元始座說法救生濟死。在金丹。其實得來。有然救生而住世長年。濟死而解脫飛昇。至真妙道。非元始之金丹尊經不可也。此乃經名第一註腳。人當潛玩。必見位機。

○○○是時

○元始天尊。

註 四字已托出金丹總領。

○在清微天宮。

註 元始天尊。本是清微住。自在清微之天宮說法。

○○景住苑。

註 此八景在天宮。乃舊羅一景。蕭臺一景。森羅一景。淨靈一景。梵相一景。神通一景。超類一景。真住一景。在人身乃泥丸一景。玉枕一景。夫眷一景。雙闕一景。尾閭一景。住關一景。絳宮一景。太和一景。元始天尊為度衆生之八景。自在住苑之八景也。

○金童侍側。

註 此童在元始天尊之處。乃混元一炁。凝成金液之童。侍側者。固侍於天尊之側也。揚烟者。所揚何烟。即揚清微甲之妙烟。即揚八景中之住烟也。此烟就是一粒丹。

○玉女揚烟。

註 此女在元始天尊之處。乃先天一炁。凝成玉液之女。來送出者是矣。

○寶花倩爛於諸天。

註 是寶花也。皆金童手植之寶花。花而謂之曰寶。自必有殊色倩爛於諸天所在也。

○異香噴吐於瑤池。

註 是異香也。皆玉女所放之異香。香而謂之曰異。自必有瑞炁噴吐於瑤池內。此二語已隱透金丹。

○正值己酉元旦之期。

註 此己酉元旦。本屬天尊開南天門放寶光之時。接道則甲己化土。丹非此土不結。雖回流戊。其實就己。己酉丑

合成金局。酉有辛金。必是己酉丑一點辛金之局。方是西方來的一點真金。且庚金生於巳。庚十會成。自見先後兩天之分。元為會始。旦為交初。在用己土者就。必須交會酉家一點始初的真金。纔叫是流戊以就也。

○一陽初動之會。

註此一陽還屬己。還屬酉。答曰。己也有酉也有己無一陽初動。何以能剛能柔。酉無一陽初動。何以為藥為炁。天尊開天門。放寶光。正此己酉元旦一陽初動之際也。

○諸天神王。飛天大聖。日月二曜。滿天星宿。玉府羣真。瑤臺列仙。普皆來集。

註都見己酉元旦一陽初動有寶光大放。俱來叩光。而朝至尊。在道則一身之天。百節之聖。皆因己酉元旦一陽初動而聚集於精炁神三寶之宮。以聽天尊說法也。

○是時也。

註乃一陽初動之時。

○龍飛天端。鳳舞瑤階。鸞鳴鏘鏘。麟戲紫炁。

註龍○○○鳳○○○麟○○○在天則為四大靈物。在道則為四大靈性。龍本淫性。鳳本動性。鸞本養性。麟本靜性。天宮有此四物。天尊方坐座。道中有此四性。聖靈方演位。凡夫未知惟真能明。

○天尊於是開南天之門。

註天尊因在己酉元旦。一陽初動有此大吉之時。於是集者集。飛者飛。舞者舞。鳴者鳴。戲者戲。方開南極丹天之門戶。在天則如此說。按人則南天之門。即絳宮離火之天也。

○放百寶祥光。彩色燦爛。赤炁煌煌。

註祥光自必有彩色可愛。赤炁可觀。是百寶者。在天則為天家之百寶。在人則為那百寶。即為百節生榮。百寶之祥光也。此百節生榮。百寶之祥光。有彩色。却是五臟所生之五彩。有赤炁。却是心家為五臟之神君總領。然後生出五臟之彩色。聚成祥光。而燦燦電掣煌煌赫耀也。

○照見山嶽河海之內。天下萬國九洲之地。道射三十三天。透開一十八重獄。

註惟其是百寶祥光。方使導天導地諸境。有彩色赤炁也。在天則如此說。在道有此祥光。自然得之者。必出乎山嶽河海天下萬國九洲之上。神入三十三天之處。法度十八重地獄之鬼總是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也。

○是光也。即　玉帝一十七道之寶光。

註光。即百寶之祥光。當日玉帝三千二百劫。修成一十

七道之光然後有此發於外此一十七道之寶光皆是修所煉所斷障所本行集來故有此奇特

○即　斗姥之紫金光即帝乙之混元光

註紫金光乃從華池中龜臺上修煉得來神光即從波羅密舍利子煉成混元光即從太无元始佐修出是三大修煉者皆不外元始天尊此百寶祥光也

○天子得見是光而國祚興隆皇道蕩蕩臣庶得見是光而爵祿亨達聲名彰彰學士得見是光而聰明智慧睿哲文明

註九

註此九句乃前世有佐根者見此寶光如是勘驗得此百寶如是靈應至若下此者則不然

○凡夫得見是光而福壽綿綿永除災殃

註此凡夫非等閒之凡夫也亦廣種福田宿有道緣之凡夫得見是百寶祥光必然多福多壽災殃永除何也有此寶光在身尚可住世餅人之厄安得自己猶無福壽並除災殃也哉

○求功名者得見是光而功名遂願求子孫者得見是光而子孫盈庭保父母者得見是光而孝心動天地祈君恩者得見是光而忠義以貫斗

註百寶祥光乃自金丹煉成百節生榮而來求功名者欲仁施萬類化及百姓先有此煉成寶光靈性自是如來安有功名之不遂願此如許雜陽是求子孫者欲不做無根無後的神仙先有此寶光充足百節餘炁一混安有子孫之不盈庭此如彭祖是保父母者一有此寶光能得見之九祖尚且超昇上界與天同體父母自然魂靈長存祈君恩者有此寶光得見君上尚且聖德無疆本身焉有不忠不義之理

○一切有緣得見是光而緣益接緣洞洞徹徹朗朗明明

註一切乃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本元始之一炁而生太極之一理而成凡有緣得見是百寶祥光而緣益接緣永遠不絕如縷洞洞徹徹毫無遮蔽朗朗明明毫無隱藏此皆一種真光發著於外者由真寶誠於中也

○天尊觀見衆生億劫輪迴纏綿漂沉

註此衆生皆是億劫中未得見是光者故有輪迴漂沉之苦纏綿不已

○嗟嘆良久撫几哀憫

註乃天尊放光之後照見這等無緣之衆生欲說法超度故先發嗟嘆哀憫之聲

註孚祐是時在側識

○天尊慈愍之意。稽首長跪而請曰。

註此時孚祐正在朝元之會。停立放光之處。見天尊如此嗟嘆哀憫。有超度說法之意。故孚祐亦覺念起。不得不建天尊之機。而請超度說法之旨。

○天尊大聖。天尊大慈。祈開洪愚。廣啟方便。既憐衆生。復合拯提。

註此孚祐誠意跪請之言。

○天尊良久默然。注目下方而嘆曰。

註此天尊為孚祐跪請。存神良久。哀憫蘊含。不得已而嘆。方啟異言以發揮。

○哀哉衆生。不知大道。

註此天尊哀憫。喜得寶光之衆生。不知固精保氣。凝神之大道。

○迷迷沉沉。死死生生。

註於七情六慾。迷之又迷。於三災八難。沉而又沉。於刀山血海。死而又死。於四生六道。生而又生。

○吾今為汝說此良因。汝當敬授。汝當諦聽。

註乃天尊呼孚祐為汝。說此衆生所以輪迴在德劫之中難脫。所以漂沉有繼續之故難斷。這等良因。發為哀憫。令特宣說。孚祐當敬以授之。當諦真聽之。

於是招集雷神。勅命斗宮。會聚九皇。說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註此己酉元旦。一陽初動之時。雷府諸神。斗宮諸真。九皇七元。皆在寶光會中。天尊欲說良因故招集者。復集雨班。勅命者。復命敬侍。會聚者。從聚座下。是法實未聞。先聚至真方說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一部尊經也。

○元始曰。天開以來。地闢而後。人生其中。物育於內。百千萬劫。靡有窮止。生而又死。死而復生。

註舉要元始曰。不安天尊。當看元始二字。有無許精妙。為全部綱領。人當深思元始二字。天開地闢言此。可知其先為混沌。正先天太極之初。言此。又可知其後為雜氣。故有人生物育之繁。一開一闔。便有劫數無窮。一生一育。便有死生在內。

○氣循環。一理流行。

註此一炁在未開未闢。為先天一炁。在既開既闢。為後天一炁。惟其落於後天。故有循環無端。此一理。在未生未育。為太極包藏之一理。在既生既育。為兩儀分形之一理。惟其分於兩儀。故有流行不已。若夫在先天之一炁。混沌未見。循環。在太極之一理。渾然未見流行。

○清者聖。濁者愚。修者仙。失者鬼。

註此一炁一理。自得其至清者為聖人。萬世垂教。自得其至濁者為愚頑。一時不悟。有清者稍得。而心得開悟。知為一炁本乎先天一理原乎太極。用功修復。必然成仙。濁者稍失。而心又牿亡。喪却一炁一理。全無先天毫。昧太極。魂魄散蕩。自必為鬼。

○聖有大成小成。

註因得一炁一理。而有最上與中之分。得其上乘。自是大成。如堯舜周孔是也。得其中乘。自是小成。如伊尹柳惠。各得其一端是也。

○愚有違道背倫。

註此一炁一理。主持日用大道。貫乎一身。五倫。日用之間。在天理之正。合人事之宜。此愚民能於濁中求清。可謂違道者也。五倫之內。如有一不能兼盡。或五皆未克行。此愚民於濁中更濁。安得非背倫乎。此總是源頭上不清。故氣稟物欲內多濁。

○仙有天地人神之別。

註仙有五等。僅別四端。以天地為清濁源頭。天之輕清。得之者能修。自為天仙。白日飛昇。以其輕清也。地之重濁。得之者能修。自為地仙。脫殼尸解。以其重濁也。人神為清濁源流。人之中有清有濁。或前有源遠。後必流長。或自能降本。自必流末。神則有清有濁。皆能修持。清者仍歸於至清。濁者亦可返於清。故能陽神出現。天地兩大。皆可遊行。此其別之不混也。

○鬼有靈爽邪魔之分。

註五仙之中。亦有鬼仙。此鬼抽出。分靈爽邪魔。以靈爽即為清。可入鬼仙之列。以邪魔即為濁。乃在鬼趣之內。故另抽出分言之。

○天聖何以聖。本道以成。愚何以愚。昧道而行。仙何以仙。道炁常存。鬼何以鬼。道大不疑。

註此數句承上而來。略分所以為聖愚仙鬼之故。猶未指出真實皆在卷內。

○宇宙內。理不外倫常。氣不出浩然。

註此二句。見上道字中有此兩端。人皆把道看難了。不知即兩大之中。一行理炁。只在倫常中含住。本來浩然內寫着。道何遠人

○直養無害。盡性合天

註此二句。正是人去循理持氣的工夫。上一句屬理說。有直養無害之功。炁自浩然常充於天地之間。有盡性合天之能。理自偕倫。克盡大道之本。故

吾觀衆生以下。便是倫常分言之。

○吾觀衆生。不孝父母。不知父母之恩。與天同大。不敬君王。不知君王之義。與天同體。不恭師友。不知師友輔我盡倫。不和兄弟。不知兄弟手足至情。不睦夫婦。不知夫婦陰陽造化。

註父母君王數端。皆倫常也。我之爲既本乎天地之浩然。理應先盡此倫常大綱。何得有不知之事。總是衆生皆在細事上着腳。忘乎大綱。故多有不能直養。不能盡性。以希聖學仙。皆每安於愚墮於鬼。天尊安得不哀憫也乎。

○大綱不盡。細事難言。

註此二句。乃結上語。

○非閒氣數。不由資質。總觀此心。七竅不明。

註言這等不知倫常大道之人。亦稟天地之清氣而生。亦負陰陽之妙理而成。固的一聲。便有道寓於形色之中。而爲大綱不能盡者。豈爲氣數所束。又豈爲資質所縛。總是將天理牿亡。人欲蒙蔽此心之七竅。遂迷惑大道。不明倫常。而頓失人身也。

○故爾一念差忒。念念差忒。見諸身口。彰諸形象。

註心本至虛。能具衆理。心本至靈。能應萬事。一段在細察奪將匿隱之病。一一針出。

○天地昭然。善惡報定。

註念一動。鬼神盡知。何況所見所彰者皆是。天地自以善惡之報。昭昭不爽。道德經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此也。

○尸神奏之。遊神記之。三官檢錄。北斗注籍。司命對簿。

○上帝降臨。東南雙嶽。酆都幽冥。考其罪過。簽其匿隱。

註尸神。即魂也。遊神。即魄也。不須天地鑒察善惡。而自己魂魄。便先將所行所存。奏記三官。北斗。三官雖在雲臺。却屬身中三丹田。北斗雖在梵天。却屬身中七竅有。善惡。歸入三官之三元府。檢錄已定。貴上北斗。然後注籍。不知家中司命。先已定簿。以簿對籍。毫無半爽。方呈上帝。於臘月二十五日。降臨察考之。從將善惡一一發下來嶽。斟酌實罰。南嶽校定生死。東嶽南嶽於是善惡之人死後。拘魂來魄。遣在酆都。命十殿閻羅大王。有罪者考罪。有過者考過。還有一等奸猾。鬼魂。陰行不良。鬼神不能測其機者。更仔細察奪。將匿隱之病。一一針出。

○善者賞善。惡者怒惡。

註匪隱之中果是善。則一善能解百惡。實之以為作善者鑒。匪隱之中果多惡。則惡重難為善解。忽之以為作惡者鏡。

○刀山血海。不順人情。鐵鎖銅枷。豈容逃遁。百千萬狀。一一搜尋。四生六道。輪迴漂沉。人類物類。走獸飛禽。男女妖童。貧賤困窮。任爾投奔。永墜紅塵。

註此皆作惡者的的報應。想惡者的的形象。人當回頭，仔細思量。還是惡者相。還是善者相。還是善者不相。

○吾今垂恩。汝等諦聽。授訓凡夫演此妙經。傳布人間。依此懼惡脩行。

註此以下乃是天尊單為作惡眾生說法。今於己酉元旦。放光之時。大垂凡夫普度之恩。命學佐諸臣。諦聽妙音。將所演救生濟死之妙經。授而訓之。凡夫傳而佈之人間。使背倫滅常者。懼惡有此的的報應。悔而生怕。不行。自必改過從善。以體天尊之心。

○究其淵旨。何為在心。

註此惡皆從心生。天尊究竟此惡之淵旨在心者何為也。

○心為天君。百體從令。

註心一正。萬心皆正。五官百體。皆從之無不歪。以心為一身主宰。即是天君。百體一身卒徒。自當從令。

○心乃血肉。只在七竅之靈。

註七竅。即是本命七元。即是真汞天君。此最靈通。要淺就淺。就得不正。要正就正。就得不淺。要知心不過血肉月。總是七竅維持。

○竅竅虛靈。竅竅光明。竅竅理道。竅竅性命。

註一竅有一竅之虛靈不昧。共衆理。只應萬事。一竅有一竅之光明通徹照。本身而應萬物。一竅有一竅之理道。含蓄本然自然當然。所以然四者。一竅有一竅之性命。貫通水。鉛。汞。精。點。神七寶。此竅亦大矣哉。為人身之根本。為智慧之法門。為金丹之運用。為採取之斡旋。

○不混不迷。不嫉不淫。不貪不嗔。不妒不爭。勿損勿害。勿怨勿憾。樂莫樂於知足。貪莫貪於多慾。

註人一生下。臍帶一剪。靈性一賦。心中竅竅個個通靈。自從不知足。便為多慾。遮蔽故。天尊於此處。力為啟竅者。施開竅一法。人能不混沌而為非理之事。不昏迷而為作孽之徒。不嫉妒而為有恩之事。不淫亂而為清心之賢。不貪求而為安分。不嗔怒而為和平。不妒狠而為善良。不爭競而為靜逸。勿損人之心。勿害人之意。勿遷怨

於甲乙。勿懷恨於隱微。則是人之天君泰然。無時不有天理之樂。此樂莫不從知足中來。豈為多慾內生乎。噫人難得一個真樂。難去一個真貪。

○多慾。慾以生愁。知足。足無不足。

註如不能去一貪字。則寂終為慾蔽。慾多。慾上生愁。反轉來。寂不為慾蔽。一知足。足中無有不足。可見這寂。開也容易。蔽也不難。

○寂本空虛。寂原寂靜。

註這寂又從足無不足中得來。空虛寂靜。乃是去了貪字。有了樂字的景象。

○空無可空。此寂方空。虛無可虛。此寂方虛。寂而更寂。寂寂寂靜中養靜。寂必靜靜。

註此八句正解寂本空虛二語。其中却有無許功夫。何以言之。要得真空。必先從實處下手。做到無彼此相。無人我相。這般如來自在所。以纔是一空。纔是一個無空。此寂方得真空。要得至虛。必先從真處著力。做到渾然一理。泛應曲當。這般貫通田地。所以纔是一個虛纔。是一個無可虛。此寂方得至虛。要得正寂。不是寂滅。那般。乃是從真實至極的地位。源流融洽。本末渾化。此寂所以不求寂而自寂寂也。要得常靜不是清靜那等。乃是從真實至極的地位。到了寂然無累境界。則萬天歛蹄。百神歸靜。無思無慮。一派真靈。觀乎世音。不求靜而此寂自必靜靜。此以上當看無可而更中養虛字。又當着眼在方字自字必字。上纔知這了性的學問。

○寂一靜。萬事皆靜。寂一寂。萬物皆寂。寂一虛。萬欲皆虛。寂一空。萬理皆空。

註此八句又是上八句的劾驗。何以言之。惟其用無可空無可虛的功夫。纔得萬欲萬理從寂一空一虛後。無不空無不虛也。惟其用更寂養靜功夫。纔得萬事萬物。從寂一寂一靜後。而無不寂無不靜也。此總見自在不是容易觀得。一得觀自在。使無往不觀自在矣。可見禪家一旦頓悟。可見煉性家忽然通慧。有如此妙用。

○致柔專篤。抱一守中。

註此二句。方是上一節見性的正功夫。何以為柔。乃綠速不絕之意。非剛柔之柔。徐徐漸迎。不慘地。亦不躁等。如銳迎。其必速迎。所以為綠速不絕之意。切勿錯看。何以為篤。乃確乎不拔之意。非篤實之篤。堅以行之。信以守之。不畏難。不苟安。以是為的。總不思遷。所以為確乎不拔之意。如是而推致其極。則得其一。而緊抱不失。如是精專其功。則得其中。而謹守不放。日積月累。念茲在

茲甘不覺一旦豁然貫通焉而靈座寂靜從太虛中來七北一字中宇切莫學近日習清靜者看做心腎兩家挾金丹者認做鉛汞而逐

○內繫於臟腑外繫於官骸象懸乎南宮體應乎北斗

註此又將一中二字推而言之言此一與中本在乎內乃臟腑所繫持發現乎外為官骸之所繫映在臟腑中其象專注南宮卻非實授其實虛懸在官骸其體排列北斗卻非虛假其實有應故聖賢學問九執厥中一以貫之世人不識其理徒以己見那知靈明大關係處

○夫北斗為萬星之樞紐七元為萬星之領袖

註此四句中上二句承上下二句起下何以見寰即是斗斗即是寰天一大天人一小天無心成化人有心成能都皆是七配成九可見天人合應之理

(一)旦貪狼

註此北斗第一元人心第一竅此竅正在那心上第一個名為天元竅得北斗之青炁應東方甲乙之木為肝炁相結人能通肝炁以開此天元竅則可以上明天文之理

○貪者貪狼者狼

註人生悉此竅皆開自後貪心一起狼心一縱便將此靈遮蔽此竅最怕的是這般雜慾

○我若不貪不狼貪自不貪狼自不狼

註人若不貪不
亦不使我貪狼
○宜用柔以剋剛。故曰陽明貪狼。
註欲去貪狼。柔以剋剛。則陽明大現。便是原來陽明貪
狼。總只此竅根子在貪狼。只分個好歹。開則便是北斗
之貪狼。竅則便是我之貪狼。
○此竅屬陽。
註故為子生人之本命者。子乃天一生水。水以生東方
肝木。木系魂。則能生此竅之陽火。使竅通靈。當用何
物生北室。面向東方。以嘟嘟。唏唏。叭訣劾
劾朝。當用靜坐。
夫運起脐前。胎息綿綿。得朝入心家。此竅纔能竅微通靈。合我
本來神光。致陽脉大長。
○可陽以煉陰。不可陰以搏陽。
註但嘟嘟唏唏。七七四十九遍之先。須在子元宮。用一
嘟字。提起肝家母系。朝拜方叫著陽以煉陰。非陰以搏
陽。然後得本命第一星君。降駕於青衣青冠之中。○

(二)曰巨門。
註巨者大也。門者戶也。
○巨有長短。門有翕闢。
註此二句正解巨門二字。正是形容此竅之象。

北斗第二心竅次一
註此竅上應地元。即名地元竅。通此一竅者。能明地理
之精微。何以能通。此竅屬脾家中央戊己之數。人欲運
此脾氣。只在中主攝靈。養得中主精氣足。自元蒜得元
神通。方使利走商黃而通竅也。其運脾氣以通此心竅
之功。只在柔乎正直。用剛剛二字之訣。七七四十九遍。
先必用一嘟字於脾家。要宮提起。纔得水來濟火。致且
土十數。合乎中央戊六數。合乎祖炁之八。
○通心精察。人心自退。
註本命特朝。然後道心精於察理。人心退而聽命。
○此竅屬陰。稱數成文。故曰陰精巨門。
註所以屬陰者。以丑亥居乎陰。命所以為稱者。以十六
在乎雙數。故曰陰精巨門。降於黃衣黃冠之中。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
註此位星君。明在命門。
○三陽乾元。萬物含生。
註命門者。腎家之門也。有一點真火。故為三陽乾元。上
應北方壬癸之炁。有黑氣存乎其中。萬物皆藉此真一
之水。而滋潤化生。人身之五官百骸。皆賴此元陽之炁。
而流通養脉。心腎相交。則靈通無二。其功在日月金輪

處用升降運用不待言也却在搖搖二字功夫七七四十九遍先必用一口吸定一口呑定緩緩定息本命得水生木赴土土被木赴而求火生

○心竅通靈懲懲靈念

註方得此竅靈通而得明日元竅中精徹其實在懲當懲念當定方能行此功運此炁

○自得真人樣存司此內丁煉魂

註而見黑衣黑冠之中樣存司此竅不閉只是難得真炁入竅必須用兩字真炁配合剛剛二字口訣方得

北斗第四文曲佐冥此竅難言

註亦為北方壬癸之候有無許妙用有無許工夫

○誠為佐元太冥

註此竅乃坎精乃脫元不是坎精何為佐元不是脫元

○有感皆通鬼神擬靈不待握持大化謂神

註此四句內係透徹工夫運用方得如此效驗何工夫之有功在休休意意四字一氣運用出來此竅竅得使提此運用四十九遍於任脉處提卯酉沐浴生人本命提此竅大通光明然後實結娃娃之形超昇元神上朝此竅現於黑衣黑冠之中凝成一團梵炁便是月元象中外明而內暗也可以曉月殿嫦娥之形矣

過此以往丹元靡負

註此位星君大矣至矣在天為北斗之中在竅為一心之靈凡人皆得此竅不閉只是難得真炁入竅必須用臟臟森森源源晶晶健健健健健健光光光光光光此十六字口訣方得

○罡炁朝斗萬罪灰塵

註此竅不在別處即在本心降靈宮

修仙者得此罡炁而祿體衛真驅遣雷霆凡夫心一正罡炁來臨招使萬神位列五斗簇居住靈

註故得此本宮真炁而修仙可以呼遣風雲雷雨至若凡夫有辰中本命能運用上十六字加以抱字四十九遍的口訣默朝此竅使能使南方丙丁之真炁降於我身招住靈宮靡負丹元星君降爲於赤衣赤冠之中也

○責乎靡潔守其利貞

註凡夫平生必須靡潔凡事無不利貞

○一塵不染鬼魔遁形

註一毫塵賊不染又能行持此訣自然鬼魔遁形此竅總在午烈二字真妙用處

○六曰白柾。武曲高真。
註此星乃居心竅第六。應西方庚辛之炁。為天乙北元之宮。上映肺俞二穴。左為金吒。音陀右為金鉢。號曰白虎二眼。實映真鉛座盈。此竅亦斗中之難問者也。
經緯萬端。縱橫羣星。居所不動。樞紐天心。
註此四句不過形容此星為北辰之象。不過擬合此竅為一身之柾耳。
○斬妖滅夾。則殺莫並。
註此二句纔有工夫在內。其功盡在呪。先從金生之子宮。提起。呪。方用踏。踏。踏。踏。四字。從肺俞二穴。金家。吒。鉢門戶。運來。降入此竅。則四大無不擯克。妖夾從何而來。此等工夫。非下剛殺狠手。難得開通。
○故曰北斗第六。北柾武曲紀星君。
註踏。踏。踏。踏。七七四十九遍。然後北斗第六北柾武曲紀星君。降於白衣白冠之中。一團吒然。梵。盤旋不已。凡己未生人。可不知此火生土。土生金之本命也哉。
○六竅合符。懷抱乾坤。
註乾乃我身之首。坤乃我身之足。上而泥丸。下而湧泉。只用此六竅。默運。乎。呪。踏。踏。踏。踏。踏。的。真。訣。自然合符而像把矣。

中國道教協會藏書

皇

呂祖註北斗九

丹經卷中

大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開
卷中經先妙經。
玉皇心印妙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恍惚惚。杳杳冥冥。
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畢。
默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
履踐天光。呼吸育青。出佐入北。若亡若存。
緜緜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
神合其氣。氣合體真。皆是强名。
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不凋不殘。松柏青青。
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共聚則有。其散則零。
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
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散寒冰。
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
誦持萬遍。妙理自明。
大雷上相興行妙道天尊。學祐帝君。呂祖註解太清紫微中
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卷中自序。
○大道無形。住理幽深。一粒金丹。得飛昇。補還成至真道
德真經。降生大天尊。
呂祖大有明士在爾等須要禮真詮。

註寶卷開金井層層透出來閉口訣洗仙懺丹經子書皆皮毛惟此妙句多自在萬世下看悟者各自妄排一得天機請上瓊真臺

玉皇赦罪大天尊位號高上帝

註凡修天仙者能時時持念此寶號神丹必成凡修神仙者時時持念此寶號金丹必成人地鬼仙亦然故此卷首放此寶號非徒然也乃欲修此五仙者或臨臨大戒運掛氣或採先天一炁或取從天至寶或行清靜水火或修善德因緣皆當時時如對上帝無非為世衆生多造大道以祈福慶也

註今稽首統領瓊下等字百拜丹墀宣號心印妙經之三

精誠恐洩天機請祈恕赦曰無非為世衆生多造大道多入善徑以祈福慶也

註此乃請演之序只重在心印妙經四字上

○曰今演與十品妙經天生濟死超生衆人上天庭

○孚祐再拜稽首敬說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赦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中註提出十品使為此卷一大綱也

○爾時法筵清衆一切在會尊仙尊神朝過

○○○元始開過妙經偈謂

○○○玉清聖境太上道君是時

○○○道君坐瓊臺登紫府放混元百千億萬層次之寶蓋玉女奇特金童莊嚴彩衣翩翩混元百千億萬層次之寶蓋玉女奇特金童莊嚴彩衣翩翩妙香勃勃奏鈞天妙樂歌八景洞章文仙班列端拱歡生而凜天顏於咫尺式神乘飛揚舞蹈瑤階拜丹墀以謁聖

註乃序此已丙元旦一陽初動朝會元始之後又朝過君復請演至真妙道尊經以度修仙之衆生也

○但見班中有一上帝名曰昊天有一真人名曰薩公俱鞠躬而出稽首作禮向

○道君而言曰今日朝元之期有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放百寶祥光開南天之門照見衆生近世未劫罹以解脫而說救生濟死之妙經

註此處提出一昊天上帝見大道本之昊天凡修煉到得手時非必歸於昊天宮方成故此宮裏有箇上帝主宰提出薩公真人見得大道本證真人凡修煉自起手時必須罡炁護法此薩公得天罡大法之正傳故此真人必學薩公有此二位請演至真妙道之經道君方大開佐蘊為衆生證果法門

○仰維

○○○道君開佐揚教復說至真妙道尊經使近世末劫之衆生皆入佛門俱守道法不至為惡失善永遭劫難永墮地獄

伏祈宣說。使世上修真之子。得煉金丹。得證仙果。豈不善哉。

註此只重得煉金丹四字啟道君傳訣之旨。

○○○道君曰爾等臣工在清靜之天。處瓊瑤之府。寂淡逍遙。快樂自在。度盡凡夫固爾大願。凡夫難度無如之何。

註此序道君開口說法。却重在清淨。瓊瑤寂淡逍遙。快樂自在處。何也必是一身清淨之子有瓊瑤之宮。能自寂淡逍遙。快樂自在。方可修金丹之大法也。

其班中。長春真人間說及此。亦越班作禮而進曰。承道君慈悲。仰　玉帝法旨。賜天仙狀劄之用。演龍門往聖之教。下方衆生。凡在道者。孰非吾徒。出吾正派。皆是玄孫。天下寺觀樓閣之中。諸山巖空洞之內。道貌道體。道形道像。儼然以道自居。究竟不得真道。

註此又提出長春真人者。以長春為七真之首。天仙之元。凡修道得道者。無論寺觀樓閣山巖空洞。皆為長春收攝。故此云云。言道貌道體等說者。乃是言一派假修道之人。未得金丹正傳。徒向丹經上捉摸。自矜自張。終歸於死。空當修道諸道之名者。說法今既承恩光。懇想宣揚

註正長春。繼吳天祖公請演之秘意也。

○○○道君曰修煉寶法金丹大道。

註道君開口便說修煉金丹四字。乃一卷綱領。為萬世之柱脚。作五仙之慈航。立生死關頭。故開口下此二句。

○亘古亘今。自混元之始。以至十二萬年甲子之末。孰能過乎。玉皇心印妙經。藥品全備。與旨無窮。持法棟梁。修煉秘旨。莫過乎此

註此將心印經提出作金丹一證。將混元與十二萬甲子提出作修煉者一柱也

○心體力行。

註此四字至重。乃全卷修煉金丹大道者。監一弦開張之大方

此四字向前行之。自是仙緣有分

○何患大道不成。除此之外有何他說。

註此是足上之詞

○○○長春真人。再拜而進曰

○○○玉皇心印妙經。妙道無窮。蘊含莫測。凡夫愚昧。孰能省此。祈我

○○○道君。宣說寶音。大慈大悲。引度衆生。明白顯豁。淺近味深。使人易曉。淡而彌永

註此是長春于閒道君言心印經為道之祖。恐凡夫不知深奧之味。懇求道君明言淺旨。以代賢智愚不肖衆

生同登道岸此等此處說箇心印二字要修煉金丹者。
與玉皇之心相印。方是真經。
○於是 道君。歡然顏悅大開妙道曰。吾即抽心印妙訣之
精味。以開大道金丹之真傳。
註道君聞長春子說得度人之心到十分慈悲處故不
覺歡然之悅顏而大開妙道以度衆生。妙在一箇抽
字。真有意味。兩箇真傳字說的確。人當默識方可心通。
此以下。便將心印妙經首尾源流一層一層向金丹真
傳上實發將玉皇天尊一派住穹高上的仁慈罕覩有
揚

○夫大道不外精炁神之三品。而必本先天之祖炁。始泰源
流總在人之一身
註夫人身有精炁神三寶。皆先天祖炁為本。腦為精海。
故修煉者。有補腦還元之說。心為炁海。故修煉者。有補
心養炁之說。神即寫於精炁之中。實本命門祖炁而有
形。不先由祖炁補足精氣神三寶。安能得還先天一炁。
此始末源流總在人之一身。可見人身即大道之天根
月窟也

◎身內是道。◎身外非道。要得身外道。必本身內道。
註此四句。即投汞採鉛之說。故曰。道貴同類。若此也。

○其理不外乎無極太極之一理。其數不出乎九宮八卦之
大數。
註道必有理可憑。理必有數可據。道不合理。則不正。理
不合數。則不大。至若無極太極。九宮八卦之理數。皆在
其後。自見妙用。

○其進動靜。難出五行陰陽二氣。道炁長存。
註此動靜五行陰陽道炁。皆在無極太極。九宮八卦之
內。觀彼自知。言此以足理數之用耳。雖然。大體亦在其
中矣。

●五臟六腑必有至真功夫。年月豈無一定。下手得手豈有
途程。結丹還丹自見分明。
註此五臟六腑。乃金丹之室宅。功夫年月。乃金丹之運
用。下手得手。乃金丹之始末。結丹還丹。乃金丹之源流。
其精微俱在後人當細玩。

○恐訛傳訛。不求其名而宗假名。燒丹煉汞。皆是強名。煮藥
煮草。皆是強名。丹砂水銀。赤汞黑鉛。黃金黑錫。皆是強名。
開鼎縮龜。採戰吞丹。皆是強名。旁門小道。切不可宗。
註此撥三千六百旁門之一枝也。

○外丹大道。怎能得成。
註乃道君言此神丹。非三世天子福。十世狀元。不可

七。總見只是有金丹一道為神仙簡易法門七。

○一切非我身中所有一切不是天理至正。一切不是父母所種。一切不是天地所凝。皆是異端邪行。

註此提出身中天理父母天地等項可見此外皆不是

大道。怎能成仙。

○惟我大道。廓然至公。泰然至正。本乎父母所生。本乎天地所凝。豈是強持。總要力行。

註此提出至正四字。乃見萬世無異之道。道雖天地不是陰陽二炁之理。道無父母。不是精血會合之數比所以貴明乎至公至正之大。幾去力行。而不強賭聽

要人得其真傳耳。

○從有為以至無為從當然而到自然。關乎陰陽造化。合乎日月推輪。

註此正隱隱漸漸說到行持金丹處了起手必須有為一熟方到無為下功必自當然。一真方得自然。此有為無為。當然自然。俱是陰陽造化之理。為日月推輪之數此處如演戲已有一影子矣。

○有象可指。有形可名。象歸無象。名復無名。便是上乘。天外有天。身外生身。

註此形象就是陰陽日月之有為當然。處此歸無象復無名。乃即無為自然之本陰陽日月處。始而形象可據終而象名無實雖言不是空。却是色中一箇真空。此使是天外天。身外身之最上一乘已。人當從有為想到無為。從當然。做到自然。方得見天外天。身外身矣。

○明明白白。朗朗明明。未得難得。一得永得。此是至道。特說汝聽。

註此結上起下以一派難得永得之明白處。俱在後註發揮。

○世上拋父母。撇妻子忘兄弟。背君臣。神仙豈逃五倫。總是凡夫強為。吾今細論其源。却深。不指迷途。此道終久難明

汝等須位。敬聽良因。從頭說起。層層推論。打破千古疑團。說出萬載仙經。○

註此又將世上一種無五倫的釋道。不明大道正理。天數動輒入山歸洞。以為除俗塵。不知皆強為也。故天地生人。於五倫之中。總要人不離陰陽二炁。方是大道成仙。道君以後。層層開明。人有緣而得參悟者。自是仙經總無疑團。此處使將敘到至正至公。一一交結矣。再看下文精深。處纔好下手得手。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

註此二句。却是先天。從天之即先天中有從天。從天中

司復先天之義觀下文分解便知之

○無極者天地之根萬物之母正乃元始之先空洞之中也

註此在洪濛未判天地未分一團元炁渾淪故曰天地根萬物母元始先空洞中也譬如一箇十四五歲的處女經未見閨未破純乎一團元陽真是夫婦之根兒女之母一點元精元炁元神只當元始之先空洞之中也

視此無名渾渾噩噩混混沌沌即先天之精炁

聽此無聲四句乃正形容以足上語即先天之精神

○太極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有炁有理有數有文有形有色有變化生生亦是先天之精炁神

註此太極本無極之混沌而來天地從此而始分萬物從此而初成故祖炁盤結開化兩儀真炁凝成推移四象凡人物之大數皆從此見凡宇宙之大文皆從此出形無不成形色無不有色此太極化生變動至理如此譬之十四五歲以後處女天癸已至金水二星已伴明月猶未配合猶未生育其實一團元陽真炁凝結有上弦下弦之分能識此譬如便知北太極之理亦是先天根萬物之母正乃元始之先空洞之中也之元精元炁元神也不將俗言譬說怎能敎醒愚人若真修煉之子能將無極太極兩大柱脚說敎參悟便可神遊玉京矣

○先此則是後天之精炁神先天弗違後天奉行裁成天地之有餘輔相天地之不足造化在手運御乾坤超仙位真無句不是生死關頭

註自初太上垂敎著道德五千言無句不是修煉至言無奈凡夫仙緣淺薄功行不到

自運自愚將先天正理愈訛傳訛將後天培築又做作假不知從古得道者皆有仁慈惟願衆生箇箇俱離地獄苦海人人都上天堂樂境那知得失之理如先天已過便是後天修真者能知五千四八歸黃道而弗違乎先天之一炁能知三十時辰兩日半而奉行乎後天之一陽此先天後天非上下兩弦之說即無極太極之理有能作上天梯偷得蟠桃一枝有能造鐵船兜過得西海一回便是造化在手運御乾坤何愁天地間地下天上有餘不足不盡為我所裁成輔相乎噫人要超仙位真須當先明太極之理而無極之理何愚乎起手得

手之大道不為一大成也哉。

○無極動而為陽真一動一靜出來乃是無極中含住的水存焉。

註此非無極祇有一動而即有真水存者以水為天一生(存)字。使知此含住之理。下面大木金土皆然。夫此之謂陽動而先化成此水。故屬無極中之陽也。

真動真靜當看此靜之處內有上真主持此真火所生。乃真元之炁即元精元炁元神也。

夫此真水何水也。名為太易。而生位先九皇上真之炁。生於天一壬字之象。而成地六癸字之鄉。

註乃正解真水二字

太易者正混沌之先又混沌一炁住光從此見焉生住光者。即元精元炁元神。合成真水。一團住元此也。故此炁無形無名居於九皇上真之處。而謂之九皇上真之炁者。乃一團九九北陽上上真氣。此在何處生。何處成。即生於天一壬子。即成於地六癸亥。即位北方住武。混元之真鄉也。愚人予。就是渾渾噩噩的腎家處。爾可惺否。

○無極靜而為陰真火存焉名曰太初而生元命天皇上真之炁。生於地二丁巳之方而成其天七丙午之鄉。

註此曲無極所存天一之水說到地二之大上水內有真陽故為動之陽火內是真陰故為靜之陰此大在無極未形之時亦屬混沌之先又混沌一點太初真炁緣住而生元命者此真火為真的元命此大一熄人便歸陰精炁神三者皆從此絕非元命而何此炁為天皇上真之炁者天皇在至靜之處內有上真主持此真火生原有箇朱陵洞否爾不知當看丙丁是何如之炁火方有此元命之炁何處生來從丁巳地二宮生來何處成來從丙午天七宮成來此二七亦合為九數也分之則有奇稱與上一六合七分之者然愚人手爾可知。人已午是何如之地火又當看地二丁巳所生之炁元神元精天七所成之火從此條透自見水不金生四者兼備

看來。

○靜極復動而又為陽。真木存焉名曰太始。而生太炁。太乙上元之炁。生於天三甲寅之方。而成於地八乙卯之鄉。

註此又根靜極說到復動之陽來。真木本在太始。此太始所生之太炁者亦在混沌之先又混沌方名太始。太炁太乙上元之炁即肝家渾淪一團真炁也。生在何處生在天三甲寅之方。此在何處成於地八乙卯之鄉。此天三又自天一生之此地八又自地六成之有壬癸方有甲乙有子亥方有寅卯此等木雖曰水生而天地合

一木自為真不也。愚人乎。爾可知。此靜極復動之陽。在青華長樂界內。有東極妙嚴宮乎。○明月子云。太乙救苦天尊。即太乙上元之炁者。太乙天尊本屬混沌無極之先。加了救苦二字聖諱。則是救太極分開已後。衆生之苦了。㊀著此几道一答。使萬世參此註中之青華東極。在混沌之先。便有。

○動而復靜。而又為陰。真金存焉。名為太素。而生梵炁。太真九光輪之炁。生於地四辛酉之方。而成於天九庚申之鄉。

註此又由動極復靜。陽極復陰說來。亦是無極聖諱所蓄者。并未說到太極已分後。此真金何以滿於周就四辛酉之方。

○生人之本。生物之根。必然賴土而長養。大道得土而止。來全矣。

註此本根二字。雖自水火金木四炁而兩生。字。却緊緊屬乎土之一炁。故下必然二字。又得土而成形。萬古得土而長養。大道得土而止。來全矣。

面稱數所生。天九庚申奇數所成。故為名為太素。而梵炁者。此太素亦混沌之先。又混沌。方有此梵炁。為太具九光輪之炁。○壽陽子云。梵炁即真一之炁。者個說具統名五行之炁。皆可通。那未說出。此真金中真梵炁也。吾存此几善一答。使參此註者。知真一二字。可移梵炁二字不可移。何也。此梵炁必是西天竺國方是太月光王所生。故太真有九光輪滿之炁。凝成一團真金。寓於肺家華蓋之下。○正居大智光中。為真空妙相。為無上住元。愚人乎。爾可知。聖慧先天。在盤古祖劫之先。使知此無極中。動而復靜之理。○

得土而聚凝精。得土而又黃庭炁。得土而成形。萬古得土而長養。大道得土而止。來全矣。如○佐根子發問曰。而座北門。各極其位。是曰太極來了。

註此又是從無極說得太極。

水大木金既屬無極中所存。難道土不屬無極中所存乎。㊀教之曰。土為寄位。如仁義禮智之信。然水火木金皆不離乎土。言水火木金。便有土在。何也。土旺水。是水不離土。火生土。是火不離土。木旺土。是木不離土。土生金。是金不離土。土在無極中之正中。渾淪無形。為水火木金四炁之主。又為水火木金四炁之寄。若無極中之土。必知此無極中。動而復靜之理。○

動一靜則人物金丹大道精炁神三寶皆賴之而成形長養并得之而入而歸而屬以凝聚乎上乘也此土之所以為根為本也○住根乎閒此逆再拜而請問黃庭神室北門各極其位是曰大極之理㊀又教之曰黃庭居脾胃之中○北門居脾胃之下故土位於無極之中○中能總領則合四象而為五臺○但先天一粒黍米○從天一點真炁皆從此五臺冲滿冲合而來○是以分陰分陽生人生物皆自太極中開化也○子真知之乎但願萬世下皆明此太極本無極之理矣

太極統陽總領四象○中冲五臺○

註上既出了太極二字此使根太極來○此太極即上文流戊就己合成一太極也故曰此陽四象為水火木金之四象○此皆為一太極之所總領存於無極之中○中能總領則合四象而為五臺○但先天一粒黍米○從天一點真炁皆從此五臺冲滿冲合而來○是以分陰分陽生人生物皆自太極中開化也○子真知之乎但願萬世下皆明此太極本無極之理矣

○生於天五戊辰戊戌之方○而成於地十乙丑癸未之數

註此雖配合天干地支而言真理甚實戊己實住本位十个

此參透總領中冲四字○使知此道非常道也○

戊辰並未總是炁炁能除四金之炁便得土干之氣也故中黃老人獨立鎮星之位而為北斗南極東公西母之所對待矣此理本屬至理打得穿便是黃婆引之景象也

○一動一靜以互根分陰分陽以合形○一粒先天開天立地化生品類○人人統體一太極物物各具一太極○人能修持太極仍還於無極

註此互根之動靜合形之陰陽皆從太極中分來有這真陰真陽為之一動一靜方有一粒先天出來開天立地使清濁定位然後化生品類結成性命根蒂此皆生

太極本有之理、合而八人統一太極、原無二致、分而物
物各一太極、本同一原、人能參透此理、精心修持、還太
極中真陰真陽、久久純熟、道歸自然、體復如來、則太極
仍運於無極之元精元炁、元神也、此由始反終、返流還
源之學、

○無極合虛而生炁、炁生於空、空生於始、始生於元、元生於
使。

註 無極本無形無名、渾淪太虛也、即合虛而生先天之
一炁、此一炁雖生於太虛中、卻生於太虛之虛靈無
可空、又有一始有自始、又為一元之無極無元以名圓
使使之又使方曰無極此五句、正說無極之緣故、
極者也、故道君從極說到太極上又於太極上還到無
極之無極處、闡發此理、使凡人知無極又非無想之無
極也、

○混沌太原無始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未混太
元元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寅寂通使太使之炁、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

註 此三種炁、都是無極之先、使之又使時、一派真炁道
君於諸無極的源頭下著此三種、九萬九千等炁者、欲
起下文三丹田也、故混沌太原無始之炁、在上丹田有

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盤結於此、赤混太元元
炁、在中丹田、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盤結於此、
寂通使太元之炁、在下丹田、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
炁、盟結於此、此皆三丹田中、父母未生前、即有此炁、號
凝於太虛無之中、為金丹之祖、為玉液之宗、人不知此
三丹田、有這等使之又使、在空講採藥煉丹、徒說長
生道炁、總是枉然、故不易為、故道不易得也、道君此處
提明、欲修煉天仙者、必先得此三種炁、方證至寶、證神
仙者、必先復此三種炁、方證至寶、證神仙不先明此
三炁、空為清靜死而後已、

二十

○人能存養上田、涵養中田、溫養下田、

註 問使根子曰、上田在何處、中田下田各在何處、證盟
子敢請曰、愚昧不識真三丹田口訣、雖着諸家丹經所
載、恐有訛處、此三丹田、乃修煉緊要處、祈師明指、(香)敢
之曰、上丹田乃泥丸宮、司上部之元炁、中丹田乃絳
宮、司中部之真炁、下丹田乃命門、司下部之先炁、周身
百節、皆為三丹田所管、榮衛經絡、皆為三丹田所總、即
日前從任脈至後尾閭督脈、與兩腎並夾脊雙關玉枕、
以上頭頂百合玉皇宮、太和宮、同十二重樓、及美女吧
黃庭神室等、更及三尸三蟲、並下鵝膝膝根鞋帶湧泉

等。一派穴道閉節皆不離此三丹田領屬。故精炁神三品。為一身之聖藥。上中下三田。為三品之宮殿。勿論金泥玉液。不以存者存。涵者涵。温者温。問他藥從何來。丹從何結。神從何生。道從何成。於是住機于。退而問曰。三丹田。同一養也。何以上田之養曰存。中田之養曰涵。下田之養曰温。道君下此三字。必有真口訣。祈師明指以慧眼。昧昏面蓋背。返老還童。又教之曰。上田乃神所居。只存神以養其神。中田乃炁所凝。只涵炁以養其炁。下田乃精所主。只温精以養其精。此起手之所以存涵温之養也。至於借者時三田皆有至寶。其下田之寶。可移中田。中田之寶。可移上田。雖養有存涵温。三者之分。其實精炁神到此得手時。三已會一。道至得一萬事畢。故曰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還虛。只在雍雍存養涵養温養而已。是誠非將大清靜一部周天運意存用。不能得知。此三田所養之妙用也。

○生三。三生九。

註此一字。乃丹田所養之精炁神。會凝為一之一。即一陽也。既有一陽。久久則生三陽。三陽久久則生九陽。到了九便是純陽。其中有加進功夫。非自生之。此一陽不是一陽初動之一陽。乃是精炁神。變化之一陽。未有本面目也。故曰返老還童。此可見三田之功。乃一大功夫也。

○有復於無。始歸於元。元歸於虛。虛之道具矣。而金丹聖胎成矣。

註此有復於無句。即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歸虛。三言也。修到歸虛之時。得道炁常存。而生生不已。金丹聖胎焉有不成者乎。此自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立綱至此。其中雖多關發。修來修去。只是由無極而太極。從太極仍返於無極。纔是一箇神仙天仙的景界。道君於此一大譜。句句不脫太極。處處皆含無極。看此註而悟

此經者當焚香默坐、默然生、默然識心通可也。

○斯時。天天上帝默然不言。薩公真人。跪口敎導。惟長春真人再拜而進問曰。

道君為開天闢地。道德之祖。萬仙百帝。咸聖之師。發五千之秘言。成八十餘度之敎化。

註又是一大叙頭、雖是再加請問、却是更求精旨、發明道德之祖、萬仙百帝、咸聖之師、發五千之秘言、成八十餘度之敎化、

○摠太極而開天地、渾一炁而化三清。

註雖亦在叙頭之間、此二語實為修金丹者太極是

實為此兩句自見精味、

○伏望哀憐眾生、慈念末代、祈將至真妙道、透露秘訣、

明揚、啟大道、如何必要三品、如何必要九轉、如何必擇

九宮八卦而成、如何必由二炁五行而結、如何必要九鼎之先、

從天如何謂之金液玉液如何謂之龍虎水火如何謂之

鉛汞黃芽、如何謂之泰茅聖胎、如何得至百日飛昇、如何

得至尸解脫殼、如何謂之天仙人仙地仙神仙鬼仙、

註此亦叙中語也、却乃長春子、將道由始至終、一一呈於道君之前、請說詳序、為後面道君發揮的地步、

○人間未嘗無書。書中未嘗無言。非顛倒錯亂。必傳訛假借。不得真傳。怎証大道。

註此數句、便將從世一種隱隱龍龍的道書丹經說帛了、

○天機圓難盡洩、程途何妨指點、露而不露、不露而露、

註此四語、乃長春子口雖言不敢求道君盡洩天機、意中却實欲道君將天機從程途中一一洩出、妙在露而不露、一隱又妙在不露而露、一顯長春子真善啟問人也、

○人人易曉。箇箇可行道根深重者、就是智者易悟、分薄緣淺者、就是昧者難行、上智明此而頓悟、下愚見此而亦不敢為惡人、仰維 道君 慈等稽首。敢不敬聽。敢不寶慎。

方衆生、敢不尊敬敢不寶慎、

註此一段雖是叙中語、却重在道根深重、分薄緣淺者、之有緣無緣、

○道君曰。大道無窮、一字難言。法既哀衆生。而必欲吐出。吾當發仁慈、而亦宣說、以使末代蒸民、末劫衆生、雖不能超度天界。箇箇飛昇、亦可保養身體、脫劫延年、且先論工夫之準繩、次談修煉之藥物、再宣得手之效驗、定為十品。即是十品妙經、汝等復位敬聽吾言。

註此乃道君開口說法、先叙出十品妙經四字、為後一部大主宰、却看首二句八箇字、真真有味、

○經者數之體。數者經之用。經乃大道之大路。數乃大道之坦途。

註此四句中、道君提一經字、一數字、正金丹之緊要先明白處、明白此經數兩字、則大道都穿了、下手七易得手七不羅、纔住丹經子書說來說去、支離煩辭、却不能說破此兩字、叫世上人不得真傳者怎樣修煉、吾為是盡凡夫之願、不能了、只得將此二字、說穿與人看經端雖在諸經典上、有曰尊經、有曰妙經、有曰寶經、其實不請出所以然之理、怎見得、是尊又是寶、又是妙經之訣以此經字、為無字經方見得是先天第一慈悲經籙

三臨

生能濟死能脫却能證至真妙道、饒算得這經的麼、五千四十八一藏之數、足來為一粒泰米、又為一顆明珠圖陀院、赤灼活潑潑在這化窟裏含住只持真人指指算得真見那紅光閃耀、一口吸來、即到我身中化成無邊法戒、現出三十三天諸位真仙菩薩、此纔叫做是一部尊經寶經妙經也、故道君以此經數二字而為體用、指人以大路坦途、使合掌向西天去取真經者、好往前迴想世人只痴思見活佛、不知活佛即在目前、故聖人云、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自遠也、

○天地以數而生。生成也以數。數壞也亦以數。仙佛隱括而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

註此數語、特証其數之不可不明耳、

○不知理可合數、數不可合却。數可合氣、而不可稱大。無數、猶可以逃。有數無却、亦可以生。却數共一大數已定理不能解。氣不能化。

註此數語中、固一數字透出理却、然大四字、亦以証天、便有却數、然一定之理、數大數若修金丹者、不能逃徹真經一藏之數。便難逃乎却數、氣數大數也、尚能知理數乎、此一段正道君提醒修煉人處、

二十六

○是故却不要數、數不要大、人能明乎大數、何懼却數。

註道君以是之故、特足上文月、

○數即太極、陰陽動靜之理、數即河圖洛書之文、天數五、地數五、位各有相得、五位各有相合、

註此道君、又將先天之數發出、明所自然、來說箇太極陰陽動靜、便有箇無極為本、上已發明、所存五行之數矣、又說箇河圖洛書之文、其理在下文、一一解出、天地之數、各有五者相得相合之理、俱在下文發明、

○得則生。不合則死。

註此二句、乃數之大要語、道君言、修金丹者、得先道元

始真經之的數則生生不已、如行之不合五千四八大
試之數、則死死不已、此大藏之數、已有天五地五之二
五矣、人當惺之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無非五十五數。交相變化。交相
交感而生先天之精炁神。

註此五十五數亦真經中五千四八內之一數也開真
經者、有此天地五十五數、交相變化交感、將五五疊之
又疊、將五十五數重之又重、從天屬之天地屬之地、一
一算來、便是生先天之精炁神也、此非用歸算可窮
○五十五數、交相絡繹。交相錯綜。而復先天之精炁神。

註此係念真經的的認得是五十五數之絡繹錯綜使
可復、自己失了之先天精炁神、此何妨又用小九九
七、

○以奇陽輕清之數一三五七稱陰重濁之數二六十。

註此又將一五七○二六十○提出與人算、連五十四八之
數、加減成文、方得純是奇陽、毫無稱陰、纔叫做是先天
元始的一部真經大藏數也○

○為乾元資始我以純陽資身。為坤元資生我以純陰資腎。

註此言開經者有資始之乾元、我藉來為純陽資身、
資生之坤元、我借來為純陰資腎、此是道君配合而言
其理、大總只在一箇經數二字上、

○五配二三四。五合八九十。

註此二句又叫人、藉乾元之六箇九、坤元之六箇六、合
着兩箇五、加上二三四、八九十、合攏算來、看五千四八
之數中、有一藏真經否、

○為兩儀分象。我以兩腎分臟。為四象分八卦。我以五臟生
腑。

註此四句、又是配合言之、亦接上之詞、亦要人從開經
者、照我身中兩腎與五臟六腑算、這五千四八炁數
可的的否、此以將數說暴、又下面從數理說到真經處
故出出一字來一即經也、人當善看、活看、則面看正面
看折散看、合來看、

○九宮萬炁。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周天。不外乎極中一
數理。五官百體三百六十骨節。皆起於中間一點明。

註此道君把一字、當真經經字言、從元始祖炁天演出、
即是一從九宮萬炁、八八六十四卦、三百六十週天、與
五官百體三百六十骨節中生來、一點理、與一點明同、
一也只在極中與中間四字內分別、此要講一字真訣、
須在下文、當俟壽陽子來同聽方是徑根○纔有明
月當空照住框櫳○

○是一也。本乎父母未生前。原於天地未分先。性命之本。生死之原。聖神之門户。仙佛之橐籥。

註此乃道君根上一字。說明一字之理。是一即先天一點真炁。無形無名。恍恍惚惚。杳杳冥冥。在聖父則為一顆真汞。在靈母則為一粒真鉛。此鉛非凡鉛也。亦非後天三三弦弦之鉛也。乃是混元結就之鉛。所以謂之在父母未生之前。天地未分之先。正人身性命之本生死之原。這種惟門户乃聖神出入之處。這種牝戶橐籥乃仙佛往來之地。謂之門户者。即生我之門。死我之門。謂之橐籥者。即地工天下之橐籥已。非世人所說用金用銀之橐籥也。門户中有象之門户亦非世人所說用金用銀之橐籥也。門户中有龍入虎躍之象。○得印堂中。○一點真氣現出。○方可取得虎穴中一簡虎子。先不明此一字。安能明六十四卦卦爻、三百六十週天度、又安能明桓中一點理。即是三百六十骨節中一點明孚。道君說到此地。真令鐵石點頭也。

○吳此一點。則為鬼。散此一點。則為魔。能變化嬰兒而笑出。能脫現元神以遊天保養乎此。而延年。鑿喪乎此。而殀亡。充滿乎此。而却病輕薄乎此。而刮骨。一之所係。大矣至矣。

○帝道從一。而化生諸天。

註帝乃開天之祖。正五行之宗。即無極也。有此一字而化生諸天。皆是從無極中一點先天真炁。

○金丹從一。而超昇上界。

註金丹即一也。又何以言從一而超昇上界乎。金丹乃一總名。一乃金丹骨髓。金為西王母之至寶。丹為西王母之大藥。不從先天真一之炁煉成至寶。焉得為最大藥。怎使修煉者超昇上界乎。此以金丹配帝道皆是。

二十

者。金丹亦不外無極中、九萬九千九百九十等炁是。

○孚位胎元。誕始傳真。

註此二句。根金丹從一來。金丹有是一。則位元精炁神。即孕胎於此處。亦可以生此始之一炁。而傳於修真之子也。

○天得一清。地得一寧。人得一生。物得一亨。性得一盡。命得一致。心得一養。意得一誠。念得一專。魂得一守。魄得一習。精得一復。炁得一充。神得一化。聖得一貫。佛得一證。仙得一昇。一之所係。大矣至矣。蔑以加矣。

註此是道君把一字第一贊嘆也。言一字有如此利益如此大害。

字處、

所謂精固形生。形以炁立。炁以神充。神以一凝者此也。先天在此。後天何如。得丹則靈。不得則傾者。豈非此即回風混合之所哉。

註凡人之精、皆後天物也。金丹之精乃先天炁也。後天精將混元破失之時。即當依先天炁於抽添時生之精一得生。而炁神無不享。無不充。要得炁神充。非一盈於身中不可也。此係先天在此、而謂後天何如者、即用一者時自己之後天去。得丹便靈通、不得便連一也顧也曰迴風混合者、此即將後天接先天之時、以使閉住北三十一

兩相混合、用吾異風鼓起、運動離火、轉過真鉛、迴於黃風離火交會之處、便叫做得丹則靈也。稍有一失便顧至寶墮於地獄永無人身矣。

註此自男子二八一泄。到後皆是。道君單說男子大丈夫決烈漢身上說法了。故曰先天元陽既走。當用真陽以復之。元陽既失。當用後天以補之。元陽即後天之精。魂已向一切骷髏場中失了。即當靜養後天以補之。元陽之炁。漸以向本來夫婦頭上走了。即當訪的真陽以復之。此中有真功夫在後註出

○亦不出乎九宮之數亦必闔乎八卦之文。

註此是煉精補精、咻炁復炁、人之九宮八卦也。非比前說、

○在先天則一乾三兌三離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老陰老陽生我之尊。少陰少陽養我之神。

註道君以此先天伏羲卦、配合人身之老陰老陽少陰少陽說也。原先人本一箇乾體自後二八一泄。混元破元陽走。便虛其上而為兌。虛其中而為離。又虛其上中而為震。漸漸到了五十以後。把又自下而虛乎上。則為巽為坎。為艮為坤。一團純陰。毫無一陽。此在配合人身

者如此說非此伏羲當日畫卦之理說也不過是借來
與人看、
○我之一身所關非輕乾圓象頭足方合坤身體如艮山呼
吸似巽風聲音符雷震精液同兌澤營血坎震合離烏離
宮同。
註此係道君即根先天八卦配做一箇人說從生來說
是如此可見人之為八寶雖漢者亦不小矣
○八卦既備於我我既備乎八卦從此童體捉一握元神精
養神保炁合真何患天人非為人身之童體時人能
註此道君以先天八卦

韓湘子

一團真汞捉得緊緊的一點真元握得穩穩的精以籌
之神以養之炁以保之將一派真清靜工夫用存誠遍
於三丹田之中則通身節節生榮竅竅光明自然百日
功成如此一下手安得不有迴風混合之妙哉惜乎人
賢父如子弟有當不省事時真不省事如禽獸也已此註一出如後世
些仙風道骨讀倘有賢父兄見子弟有些仙風道骨時此經此註與他
當時將此經偷贖書時偷閒教訓不致迷本喪失人身一得覺悟便可
閒教訓不致迷本喪失人身一得覺悟便可
迷本喪失人身○聰明智慧使迷
明了惜乎世之為父兄有見子弟有些聰明智慧使迷
他向功名路上走反指他休參神竭佛恐誤正事此種
人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若在後天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已具三男三女之象宜退
休於無用之位、
註此以下曾言破過體者道君將後天八卦來配說來
指與人看西北者金水之鄉也而乾反居之西南者金
火之方也而坤反居之一乾坤皆居於西只分南北此
老陰老陽配合已有生三男三女之象到了生育便
精炁神散矣可見宜退休於無用之位也故下文云
已具三男三女二句
○坎離居正中宮繞用于午正位
註此是一正南一正北一居子一居午皆得其正此
易一女配合得真真好看何也一處生過男女後能虛其心實其腹便可
法使可學子進陽火午退陰符之理
○震得陽交之始宜居東方長之鄉兌乃陰交之初宜建西
方媾凝之場。
註此震乃東方之木一陽初動其炁足而生長不已兌
為西方之金一陰在上其炁越而媾凝無厭於子午抽
添後加此卯酉沐浴之卦可見到了後天者便少不得
此抽添沐浴築基煉己之事也
○艮與坎離難交無感偏居一隅伺我修煉

○出震齊巽。勞坎入坤。悅兌成艮。必當使離火文明。以復乾元用九。

註此係道君、教後天人修煉者、當於一陽初動之時、讀易經繫辭從出乎震起手、一步步走到、依然還了乾元用九止、其中雖曰齊勞入悅成、五字內有無窮精義包涵、總在一箇離火文明、無火難修煉、無火難復乾元人能玩味、自見用九妙處、噫萬不可使亢龍有悔也、

○九乃陽數。非陽不生。九九八一。還丹方成。

註此係道君、說復乾元者、須當用九陽補築之功、要歸破乾體者復還乾元、須用九九真鉛、將北一點陽丹還於我身、用九八十一回之功、丹無不成矣。

○丹母真陽。真陽者鉛產於坤方丹父火王。火王者汞藏在乾鄉。

註此六句、明明將大藥說出、一箇母字、一箇父字、譬如人間夫婦、只見陰陽會合、生男育女一般、吾想道君以一鉛字、說在丹母身上、必定這坤方、實載有箇真陽、方叫是鉛、以一汞字、說在丹父身上、必定這箇乾鄉、實載有箇火王、方叫是汞、不然這鉛乃金銀之類、何以比做真陽、這汞乃流利之物、何以比做火王、必定鉛中有一點真炁、須急採之時、必定汞中有一點真機、在心火一陽動之時、纔能如此、以乾神至大者、配汞人當玩產字種字、自有妙義存焉、

○奪天地為爐鼎。採日月為藥粮。黃婆數合。木公金母入房。雌雄混一。交合陰陽。

註天炁下降、地炁上昇、或生萬物、或死萬物、皆此二昇一降之炁也、只分一順一逆耳、順則生人生物者、世俗法也、逆則成佛成仙者、道中法也、欲要逆除非把地炁反轉來做天、把天反轉去做地、然後纔叫做一箇逆字、不如此怎奪得來、謂之爐鼎者、爐為坤月、鼎為乾日、可謂太上至寶也、切不須黃冠、做為此象、頂在頭上、

可輕視此物、鼎為三足鼎、在我道中煉丹時候、方得不斷功夫、想此一為朝屯、一為暮蒙、守看寶色時候、方得不斷功夫、想此一鼎必字、天造地設、神完炁足、方好用造化功、烹煉性命根、不然何以謂之奪天地為爐鼎乎、爐鼎既是天地藥粮、必是日月、日有赤黃二道、月有晦明兩期、日行黃道、則月必圓而應之、日行赤道、則月必缺而應之、若日行黑道、月則一線皆不現矣、譬如人中男子、即一太陽、當空要先足方照十方、女子如一太陰、當空光足要方得普照萬國、故男有日精之象、女有月信之說、不譬此俗語說、則天高地厚、日月照臨之理、不能明矣、此採字

當配奪字誤○有此爐鼎藥粮○必須黃婆○這箇意土○方得東方木公○西方金母○一雌一雄○一陰一陽○混合於流戊就己之時○故道以心腎相交○水火既濟○必須脾胃中宮兩相歡合也○不歡合○又焉得爐鼎中○一藥粮自產無中奪之○採之耶○

○腎炁直上冲心府○心腔直下媾元陽○

註此二句○正混一交合之功也○

○黃芽生而胎結○黍米成而神昇○嬰兒哭現○大道頂刻而成○

註此正混一交合之效也○

○追二炁於三清○渾是太極○何有五行○

三十九

註此正混一交合之一功一效一大成之精○

○我觀衆生○好慾多損腎性馳情散了真陽○何處覓真陽○尋了元神○那裏尋元神○

註此係道君將復乾元一段功效說畢○又警戒勸勉破做俱在後面經中○故不繁註○

註

○乾體之衆生○急早復還○切莫只是散真陽喪元神○速把六慾斷絕○五性莫馳○七情勿馳○何處覓○那裏尋○六箇字○真真有味○

◎吾今哀憫爾等衆生○死裏逃生○闡出後天以補真陽元神○

註此又是天尊將後天之理○叮囑衆生○速補真陽元神○有能如此依行○自然死裏逃生○

○少年頻悟○可以一紀飛昇○中年醒覺○可以二紀長春○老年谿澗可以三紀復元○

註此又叮囑衆生中○三等人○自少至老○皆可通行以復乾元○

○○○精固是先天精○精亦有後天精○炁固是先天炁○炁亦有後天氣○神固是先天神○神亦有後天神○

註此言尋後天中○一點真陽元神○將精炁神三品藥○說這後天中亦有先天○此須鮮癸生須急採一語○便知月出庚方之時○後天中亦有先天○含住也○

○○○失了先天精○就尋後天精○後天精補精○自然復還先天精裡精○失了先天炁○就尋後天炁○後天炁長炁○自然復還先天炁上炁○失了先天神○就尋後天神○後天神壯神○自然復還先天神中神○

註此道君急教人須還也○

○○○要得精補精○炁還炁○神益神○都向土府問元音○

註此將精炁神三品○欲要補還益功夫者○只在土府內有元音○提出土府二字○開下文張本○此土乃真土○非住萬物之土○亦非屬脾胃之土○乃真意是也○精無此真意○

何以運來補精炁無此真意何以行來運炁神無此真意何以注來益神故意為佐關佐北之至佐凡一切玉液還丹金液還丹陰還丹陽還丹陰陽兩還丹三千六百旁門七十二品丹法除了真意便不是皇天大道即如書符咒用祖炁用罡炁少真意焉能用乎

○是土府地戴九履一三七作腹以配九一之陽二四以合六八之陽為肩為足以成九一之形象而獨土府位列中宮故五以貫九一二四六八之絡脈

註青城丈人云是土府也者即運用先天之真意也蓋由心神發意由竅機閃灼而動意到神到意動炁動意留精留脈後至督部六脈非一己真意不能上下前後周流搬運之意也乃神交之意也非有為之意也乃無為之意也故道君以九宮大數配合言之總在九一中正理參衆無許精微俱從戴字(履)字中出修煉者欲安身立命當先知真意為金丹之媒妁也○純陽子曰青城丈人將此一段土府真意明透佐機使萬世修真之子起手(人那得手一個把柄)皆有把柄不至東摸西捉荒蕪歲月至死無門可尋

○十五數通乎五十五數變化錯綜以成三才之大道經

註果老妄註云此金木水火四種法象配合身中肺肝心腎人自有生以來被一切粉面油頭遭踏天地中之大造化也

○水從真炁而肥火從真炁而瘦金從真炁而煉木從真炁而發

註果老妄註云此金木水火四種法象配合身中肺肝心腎人自有生以來被一切粉面油頭遭踏身中三寶靈物則五臟之真炁皆為他枕上床間用一

把無形劍。倘有情中盡行殺得我枯骨成堆。我這肺裏金液。肝中木汞。心中火焰。腎裏水源。都被他一一消耗。道君憐憫著此九轉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靈文救一切苦。度一切人。把真炁二字。根真意二字。說來真要人端然正坐。口對口。鼻對鼻。你運去我運來。肺入肺肝入肝。心合心。腎合腎。體一隅。神一交。呼一呼。吸一吸。那怕神仙做不成。此是的的話。真真言。萬世之下。行方便度盡衆生。無為天。出苦海。脫塵緣。講甚麼天為地地為天。用甚麼鼎中器。入甚麼爐中火。火中爐。行甚麼陰配陽。陽配陰。蒸甚麼骨肉。言甚麼頃刻天堂地獄。道甚麼業無邊。純陽子云。這老果然是。老乃上書真仙中一大老也。說這些天話。果有趣味。但有根深蒂固者。欲證果成真。須當用此確確的清淨真一不二法門。

○木尅土。土旺而又生土。木火生土。土潤而涇以尅火。土生金。金被火尅而又生土。土尅水。水過木生而又尅土。

註皓翁妄註云。此係道君一段顛倒五行生尅之理也。生中有尅。尅中有生。夫妻對待。乾坤定位。五行生成八卦有象。此道正是玉清中一真道也。非吾祖所垂玉樞寶經中云。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三句不可行也。純陽子曰。此五行係一大關節處。有玉樞寶經上三句行持口訣。入當遵之。欽之。如有違此正理者。便打入阿鼻地獄者矣。

○水不得土尅。而邪穢何以除。真水何以凝。火何以得土。而匀引真水上生下尅。

註達摩子妄註云。此說水火一段真功。俱要土生土尅。是土也。即嗒哩唧哩娑婆訶。即南無北吒吽唵咪人能明乎此理。打得破這意中無形的乾坤。便可以打得才卜過長江大河也。只怕力量小。難得匀引真水入乎爻中來也。純陽子曰。此達摩先生一段。又言真意。即佛法中真景象。空哆囉。欲學金丹者。須要三教通達方可。

識這一水分開一兵合形之運用也。能合能分纔得匀引的真消息出來。

○生尅交加。夫妻對待方可俱識土而媾精。上下相求陰陽閫闔。方可俱入土府而含孕。

註丹陽馬子妄註云。道君於洪濛未判之先。只將此土為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左來右去總以是土作主。可見煉己築基不離乎土。起手得手。在呼吸一竅。故曰生尅之夫妻俱入土府之中宮。兩下媾凝。上下之閫闔俱在中宮之土府。兩下含孕。此一點真土。能生尅萬物。此一點真意。能生死人命。欲以性就

命者、當於此處拔苦、方有箇真南海中一善陀叢也、純陽子曰、箇中人方說箇中話、馬丹陽乃從真意中得道、方透出此真意話、不然、推說得如此活潑潑地、

○使其上生下生、生生不已、各去投生、推肯向中宮而問結使其上赶下赶、赶赶赶赶、各去尋赶、誰來入中宮而媾好、註重陽妄註曰、妙哉此經、妙哉此文、反足手上、正起手下、天造地設、道君一管好筆、寫來頭頭是意、字字是金人生世間、凡日用動靜、語默行持、五官百骸、有形有象者、孰不從意中運動、凡一飲一食、一綿一縷、一草一木、誰不是土中造化使其只有生、殊有赶天地、卻只該有箇春夏便不該有箇秋冬使其只有赶、殊有赶天地、卻只該有箇女人國便不該有箇丈夫鄉、何以自能坤母、月山水、以至昆蟲草木、皆有陰陽配合之一生一赶也、正是生水火木金、正是赶金可見這點真意、要挈來做生意、便生生不已、要挈來做死意、便赶赶交戰、人當體之、故長春真人說出唐三藏、以東土和尚向西天取經、東本木忘、有生生之意、西本金方、有赶赶之理、以東土人往西方去、豈不為西赶乎、所以處處生妖時時遭魔、便是一段生赶之理寓於其中、若非有箇孫行者這一點真三昧火、怎能除得這些妖魔、若非有這一匹白馬兒、是一點通明意、怎能把三箇五千四八藏中大和尚走得這些路、西既有赶東土之意怎麼到底東土和尚、必然取得西天真經來也、可惜那白白的喪了多少妖魔、卻終為真經赶化、人當體之貼這土、是箇真奈煩的長久意思、不然那千百年的一箇大圓圈的魚兒、便把這真經閃在愛河裏打濕也、

○惟其一生一赶、又遇上生下赶、下赶上生、

註重陽妄註曰、口吐道德自然之香、敷獻　玉清太上

註垂公妄註曰、口吐道德自然之香、敷獻　玉清太上之前、度念九皇七元丹經內幾句真言云、是一生也、五行中真意之一生、是一赶也、五行中真意之一赶、正有真意者生我、下有真意者赶他、只可於此頓斷五倫、

不可學世俗法順去五行

○中有生者赶者、樞紐於中向生者說生、向赶者說赶、

註是中即五行中中宮也、正是生水火木金、正是赶金木水火者、有此無極內真主合成刀圭在嬰兒姹女之中、是然一炁貫成、生者由我說生、赶者由我說赶、若非此真意從流戊就己中用得停當、安能水火既濟、心腎相交也乎哉、

○久而生與赶合、赶與生合、自然既濟成文、

註長桑公妄註曰、此生乃無極中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赶乃無極中水赶火、火赶金、金赶

木木尅土。土尅水。又是還丹內隔傍相生相尅。顛到復生復尅。久而三年五載。自然水火之相尅者而會合金木之相尅者而交併。可見一團生意只在土府中盤旋。故黃庭為還丹之宗。真意為交媾之祖。此一種大文本。乎自然而然。却也非識可識。此處已結完生尅字面也。下文又說臟腑中之歸宗於脾胃也已。

○是故先有腎而後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胃。胃生肺。肺復生腎。

註桂花子妄註曰。此由先天講來。人生先生兩腎。腎天一水也。腎炁旺而接生肝。肝天三木也。腎中一神曰桃康君。主管一身祖炁。肝中一神曰無英君。主持一身血炁。此係依中緊要處。先把真意與桃康君。復還祖炁。方得無英君不發龍雷之火。焚乾一身之血氣也。肝既天三之木。心亦天七之火。心中有一神。名曰丹元司一身符炁。能通修真之意。此火乃君火也。使任督二脉之總經。能剛能柔。知取知舍。故曰心為肝之子。女腎之母也。心既天七之火。脾胃亦天五地十之土。此土為腎之夫。肝之妻。心之子。女其神名曰黃庭君。這點真脾胃。乃後天之祖。欲先天復還正位。以歸神室。非是黃庭君。上命美女口接甘露。下命田大帥提祖炁。不可也。脾胃既為炁海。總是脾胃。

○青龍左輔。白虎右弼。朱雀上衛。依武下護。

註白雲子妄註曰。此在清淨法門。則青龍屬肝。白虎屬肺。朱雀為心。依武為腎。脾胃即為勾陳。螣蛇也。在金液還丹。青龍乃東方青衣郎君。白虎乃西方素練玉女郎。為左輔。女為右弼。中有黃帝居焉。雌一下雄一。帝一百三一。朱雀口吐真火。燒斷無情慾念。依武翅動真水。攪起無形法象。上衛黃帝。下衛黃帝。總不使真元下洩。道君將此四句配合六神說來。雖贅歎有味。其中實將大道。明明合盤托出。人當細玩。

○土處其中。坐黃庭。卧神室。黃帝之尊。中央之位。上係血海。下注氣海。

註麻姑妄註曰。醫書云。心為血海。肝為炁海。總是脾胃。上係下注二臟。方得元神週流。至若肝導腎炁而上朝於心。必須黃庭神室樞紐中央。欲下手者。先須脾胃運足真土。貫徹五臟六腑。然後得丹辟谷。自有路徑。不難

也。吾今幾句畧言。人當禮貼道君仁恩。

○氣海足。必要脾胃足。血海充。必要脾胃充。脾胃乃後天之根本。正土府之源頭。為五臟六腑之大閘。作百骸千竅之樞機。

註魏伯陽。妄註曰。此在八卦震巽之木。內有元汁充週。則震上之二陰。巽上之二陽。兩相交會而成血海。離之火中。有元液聚凝。則中之一陰。外之二陽。合成虛實。而為炁海。此一氣血一氣。為一身之營衛。欲得充馬足馬。必須得脾長土。心得坤土。一生一尅。兩下充足。方使足無不足。充無不充。若非此長坤之真土。一帶於西南一寄於東北。安得此還丹。從西方正位金鄉而來入東方木位之地乎。

○食入散液於五臟。而真炁生焉。飲入濕汁於六腑。而真水生焉。

註賈長房。妄註曰。數句單說脾胃中宮。為一身之本。飲食皆為雷火薰蒸。五臟六腑。皆為此把持。真炁者。修真水者。修真之神水也。性命生死皆所關係。之元炁也。真水也。修真者。先用侶伴補足後天之說。其實侶伴者。調故談大道者。先當補足後天方可結之。蓋理之功也。人當省之。休入迷途為妙。

○穀化則昌。穀滯則亡。一日不食則飢。七日不食則絕。四時以胃炁為本。八節以脾神為寄。

註採和子。妄註曰。道君諄諄只在脾胃上叮囑。以凡做神仙人。仙地仙鬼仙。四種仙人。先當補足後天。方好運動一身。以真意採取行持也。故將凡人飲食不飲食說來。生死關頭打破。使修持四方者。好做後來地步。至若天仙。先要固脾胃。得後神丹。可以拔宅一粒餌之。何用長將飲食誘求也。純陽子曰。自壺公以至採和子。八脚原家說來。一理同原。總在真意上著脚。可見真意是金丹第一祖宗。是修煉第一法門。後世欲得真傳。起手先向真意中來。故曰。念頭即是金丹頭。結丹田者此也。養神室者此也。送黃庭者此也。傳牝門者此也。先天不足。以後天補。後天不足。補以味食。

○拐李妄註曰。丹田中能生無形黃芽。神室中能居無象靈光。黃庭內能收彼我之炁。牝門內能出虎口金液。此皆有先天方可結之。蓋真炁。牝門內能出虎口金液。此皆有先天方可結之。蓋之送之傳之。始有不足。養道者。當養後天。以補足一身血炁。使運用有本。不至枯槁難以修煉。故道君。以味食二字根脾胃之後天說來。雖然。仙子又有一種。至甘至潔之味食。在華池中鼻神水也。

○味必淡泊而益腎。味必平靜而寡慾。味能生精。味能補炁。味能壯神。

玉帝勅令十條

十則女修正途

三元三品

純陽大願

六本

呂註北斗九皇丹經卷下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註解卷下　　天雷上相興行妙道孚佑呂弘毅妄註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下

註乃經名也前已註過

○爾時有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統領五百雷神上將仰朝

○玉帝。玉帝曰時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說救生濟死妙經

○白太上道君在玉清上宮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採法宣行爾院主宰雷府賞善罰惡霹靂無私電光驚透人心雷聲震動天地十惡五逆決不饒恕邪魔外道廢戰魂魄平日有一念差惡者聞雷聲戰戰兢兢平日有一事欺心者見電光躲躲藏藏平日有不孝父母者聞雷聲而皆悚懼平日有不敬公姑者聞雷聲而皆遁形平日有圖財害命者聞雷聲而皆束手受死平日有奸淫邪盜者聞雷聲而皆惶恐人心本有良知良能也有怕惡悔善如何雷過依然如舊不知天地本有好生之德

○太上皆有仁慈之心百姓不知其故皆妄意施為今既要

太上教求天仙有雷五一千三百善正陽老祖曰必須功行清虛格方將度人帶遊呂祖曰人在塵世上皆被名利二字所拽能打破二字之關頭萬事皆合於天矣名次第一科學報是雜順上而利中利也下而大類利也以及農工商賈處處皆是利字趙孔兩等武昌龍利字先得去事君事親敬兄友弟以及仁民愛物皆可行矣看來利字害人不淺儒者能仰訓上帝先人亦有光彩下而子孫亦可蒙福矣陳氏孝義門之陳氏孝義門非同陽世只重張錢不尚陰功人到死後方明即悔之不及與其死後方悔何若在生之時行善功以光陰速成豈已未三月二十七日呂祖大降於吳風翼宗示曰凡度人須要信心堅立功行財培景奏待大功臨落他恐聲有錢緣有田地叫時不接(戶)忽怕到依來白眼一空連段事人不識初須接醒人之功已之德根基厚矣方能仙凡功德俱在捨財培果也我○

呂注北斗九皇丹經

此二經汝當監察人心倘有不順按律施行神霄雷祖帝於是命鄧辛二天君監察此經○

○一註是經中必先以神霄雷祖居乎首者非徒言報應也乃謂至真妙道之中以三丹田為考校之總領作金丹之祖人能將十字聖諱念得過便得一切邪障見下龍雷之火而消滅也雷祖之必用鄧辛二天君以監此尊經者乃是肝木之青方不來則腎液之陽不上昇脾土之中宮不降則美女口不開氐一真人在中宮一部藏住欲運用金丹者必全在此女青真人明奏三丹田之三元三品大帝也又當明此三元之理以為金丹先天中

○時

○三元三品三官大帝統領七十二曹三百六十應感天尊說此救生濟死妙經○

上朝

○○玉帝○玉帝曰時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說此至真妙道尊經既有此經吾

○○太上道君在玉清上宮說此救生濟死妙經○

已勅令宣行汝既統掌人間生死執典天下善惡平日有為惡而遭天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此經當命天官以解天厄平日有為惡而遭地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是經當命地官以解地厄平日有為惡而遭水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是經當命水官以解水厄平日有為惡而遭火厄者一念回轉諷誦是經即差煞兵煞將檢察煞刑倘有即奏女青真人在中宮一部藏

好出陽神也○二

(○)時有五方煞神統領部下煞兵煞將聽禮金闕

五帝曰爾等煞神執掌刀兵殺戮之厄典守剖刮剮割之災權衛巍戕法令森嚴今有

○○元始天尊在太清上宮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等救穌倘有下方衆生平日有為惡而理應斬戮者一念回向是經汝當削去斬罪有平日為惡而理應剮割者一念回向是經汝當削割剮罪吾今命汝汝當諦聽於是五方煞神即時稽首奉命而退即差煞兵煞將檢察煞刑倘有

不順按律施行。

○三註道君於此又將煞神演出用玉帝吩示者以丹在三丹田結就默朝明堂宮玉皇上帝恐一身諸魔盜竇須用天罡煞以制之此煞神即心家一點真火花從三昧中出掃卻無明也故於此處必將煞神演說一段非徒言報應也如有不能尊敬此經者自然當為白虎尊煞去也。

○時有衛房聖母與痘瘡夫人統領催生娘娘送子仙姬痘公痘母痘哥痘妹痘爺痘孃等

○玉帝欲領法旨。玉帝曰汝等執掌生產之事權守天花一段佐証痘瘡名為天花夫人種得是天花一身上來收功結果保了一個嬰兒這催生者自不免催生送子者自不免送子此中緊要處全在夫人娘娘幾字上珍重敬戴也不何然以必安於此尊經之上也。

○時有瘟瘍大帥疫癘魔王統領瘟兵瘟將瘟神瘟鬼疫兵疫將疫神疫鬼叅謁金闕欲領法旨。

○玉帝曰汝等瘟疫之神執掌瘟病疫癘之事權守天令有

○元始天尊哀憫衆生在太清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垂念蒼生在玉清聖境演說玉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等敬聽倘有下方衆生平日有惡積而理應瘟瘍者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疫病而喝退兇神平日有惡累而理應疫死者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疫病而斬退癘鬼於是瘟瘍大帥疫癘魔王叩首奉命而退即時命部下瘟鬼瘟神疫鬼疫神檢點天下疫瘟之厄倘有不順按律施行

○五註此一段正是修道的魔頭人身中有天瘟地瘟陰瘟陽瘟內疫外疫魂瘟魄瘟十二經絡中之流利瘟三十

六葬中之透骨瘇五臟六腑之疑結疫五官百體之壞敗疫這些魔鬼皆是自身中招承人一為惡遺殘自身中三寶天尊輕損先天中無為真經百神皆散諸魔便來若修金丹者雖日得丹則靈把守不到遍地魔起如之奈何必須運用點朝上帝之功上帝自然吩示他尊。

○善惡惡接律施行也修真之子第一要打得魔王開便可掃却得九幽中酆都內一帶陰鬼也可得命門安靜大寶不致終沒也。

○時有　東嶽天齊仁聖大帝統領十殿閻羅仰朝

○○玉帝　玉帝曰汝等執掌幽冥權衡生死今有

○○元始天尊在太清宮中演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等諦聽倘有下方衆生有平日為惡而理應短命惡死者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罪簿增延上壽賜善病而殁平日有為惡而理應永坐地獄者一念轉向是經汝當削去地獄昇入天堂重復人身生長中國於是　東嶽大帝

十殿閻羅作禮稽首而退即時命掌簿判官輪迴法王牛頭馬面童子夜叉依命無常諸大鬼王檢點生死簿籍考核罪孽輕重倘有不順按律施行

○註可以制伏得十大魔王二十四大鬼王方可逃得脫仁聖大帝生死業了使入文昌宮開化本性也。

仁聖大帝生死業上加一等罪也故得郤金丹者而證仙果遠有五百年一大劫三百年一小劫之劫過或過雷火煉劫或過天兵刀劫或過溺水劫或過罡風劫此已成道者尚且過劫躲劫況未成道而為魔盜其至實者乎故吾於梁灝公躲劫可作一証觀也此種報感亦當省悟六

○時有　文昌七曲開化梓童帝君與　大成至聖文宣王

○統領　文昌宮中羣仙諸將上聖真高真仰朝

○○玉帝　玉帝曰汝等文星執掌天下俊秀祿秩典守古今英才壽算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內貫儒理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中含儒學

○等諦聽吾已勅令下方衆生業儒者倘有平日損心壞德而理應削除功名者一念回轉敬受是經汝當削去原罪增上功名有平日誹謗大乘欺忤神將理應減算短壽者一念回轉敬受是經汝當削去原罪增上壽紀於是

○梓童帝君與　文宣王作禮奉命而退即時命復聖公桂花真人檢錄功簿考核罪冊查點天下如有不順者按律施行。

○註脫得仁聖大帝生死業了使入文昌宮開化本性也。

故此處又有梓童帝君一段得此本性便是金山此本性如何得開化須在文昌七曲宮煉來此文昌宮即得金丹之宮也故大洞經中有鈞天胡檀寶珠等說此經中為文人說法只是當看桂花真人四字

○時有南贍部洲普陀巖中紫竹林內觀世音大士菩薩○恭揭

○玉帝玉帝曰汝乃千變萬化以救苦救難為心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以拔衆生而出苦海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以拯提趣類

●品起正果吾已勅令汝當授之下方衆生倘有經歷三災八難起心誠誦是經汝當念善慈而救苦倘有孽債三途五苦起心敬領是經汝當哀痛切而救難於是

○觀世音作禮奉 命而退之水以灑人間濁垢之魂如有不順授律施行

●註得郎開化本性便可觀得世音也故此處又將大士菩薩說來救一切苦救一切難能觀得世音自然能救一切苦救一切難甘露水即金丹變化之法水龍女君即蛇女含真體道之元神有此真伽囉哦嗲自必摩呵娑也○

●品起正果吾已勅令汝當授之下方衆生倘有經歷三災八難起心誠誦是經汝當念善慈而救苦倘有孽債三途五苦起心敬領是經汝當哀痛切而救難於是

○觀世音作禮奉 命而退之水以灑人間濁垢之魂如有不順授律施行

●註得郎開化本性便可觀得世音也故此處又將大士菩薩說來救一切苦救一切難能觀得世音自然能救一切苦救一切難甘露水即金丹變化之法水龍女君即蛇女含真體道之元神有此真伽囉哦嗲自必摩呵娑也○

○時有九天 東厨司命府君仰朝

○玉帝欲領善惡之法旨○ 玉帝曰汝執掌善惡要守功過汝在天為非斗之喉舌在佛為準提之化身在人間為司命之主宰大劵尊卑凡彼下方衆生一家之善惡一年之善惡二月之善惡二日之善惡二時之善惡莫能逃汝汝逢庚申甲子三元五臘本命生辰又於臘月二十五日統領尸神上奏吾庭領吾法旨下傳陰騭賞善者賞善罰惡者罰惡增福者增福降殃者降殃延年者延年減壽者減壽賜子者賜子絕嗣者絕嗣惟令是從毫不狥私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倘有下方衆生一家信受是經汝當賜一家之福一人信受是經汝當賜一人之福門尊敬是經汝當降閻門之吉祥若有始信而終疑者始降之以百祥而終降之以百殃若有誹謗而並妄言者汝當即時奏吾按律施行 司命府君於是

●稽首作禮奉 命而退護持此經嚴察此人

○九 註司命為一家之主即一身之主也心之神曰司命火為木生故曰東厨肺傳心液故曰九天東厨司命府君修道得了還丹者能觀一世之音便能觀世世之音到此地只有心之神用事便無他臟主宰何也萬法歸一

也此中報應人當惺悟可見是七元之真經不可不尊
也

○時有北方佐天上帝蕩魔天尊統領十二雷神二十四大
天君三千神兵五百靈官仰朝
○玉帝　玉帝曰汝威鎮北方神化無邊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潛死妙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尊經吾已勅令汝
當敬聽下方衆生倘有平日為邪魔妖魅所纏者一念回
轉誠誦是經汝當遣神兵為此人以除之有平日為惡而
為山魈魍魎所害者汝當遣神將為此人而滅之以報一
念回轉誠誦是經之功北方　佐天上帝於是稽首奉
命作禮而進曰
○玉帝慈悲敢不奉行
○玉帝法旨敢不奉行但此經既演以救衆生令僅錄於上
館未傳於下方仰惟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之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之尊經已錄於紫
府未傳於下界吾已勅令汝當領此妙經以為宣傳
下方遵而行之
○玉帝曰汝既威鎮北方汝當領此法旨授何方宣布天下流傳萬古以使
演傳有功之日賜錫帝號斯時都督崔將軍敬領法旨跪
受勅令再拜稽首俯伏而進曰領此法旨授此勅令小臣
敢不奉命但望聖慈勅令班中何卿下界
○玉帝既命小臣敢不奉命但望聖慈勅令班中何卿下界
佐天上帝復稽首而進曰
○玉帝曰汝既威鎮北方汝當領此妙經以為宣傳
下方遵而行之
○玉帝勅旨當令何臣傳授何方宣布天下流傳萬古以使
○玉帝慈悲敢不奉行
○玉帝法旨敢不奉行但此經既演以救衆生令僅錄於上
館未傳於下方仰惟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之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之尊經已錄於紫
府未傳於下界吾已勅令汝當領此妙經以為宣傳
下方遵而行之
○玉帝曰汝既威鎮北方汝當領此法旨授何方宣布天下流傳萬古以使
演傳有功之日賜錫帝號斯時都督崔將軍敬領法旨跪
受勅令再拜稽首俯伏而進曰領此法旨授此勅令小臣
敢不奉命但望聖慈勅令班中何卿下界
○玉帝既命小臣敢不奉命但望聖慈勅令班中何卿下界
佐天上帝復稽首而進曰
○玉帝曰汝既威鎮北方汝當領此妙經以為宣傳
下方遵而行之
○玉帝勅旨當令何臣傳授何方宣布天下流傳萬古以使
演說靈章時班中閃出一卿名曰
○天雷上相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興行妙道天尊稽首
作禮而進曰此經功德讓於小臣敢領法旨下界宣行
○玉帝曰汝領吾法旨下界宣行以救衆生以度凡夫固大
慈心固大悲心汝當設何法宣當在何處闡揚行時此方
佐天上帝稽首而進曰臣化身威鎮木蘭有唐朝得道忠
心報國孝心感天烈性超古已蒙
○玉帝憲悲勅封忠孝烈女驅邪降魔都督崔將軍今在
閒下已揭
○玉帝敢啟聖恩法旨宣示　玉帝即下勅旨都督將軍即
時稽首階下俯伏而進曰敢領法旨宣臣何示
○玉帝曰汝性稟天地清剛之性氣賦天地浩然之氣只顧
忠孝不顧刀斧只計君親不計利害抱此大志方享血食
於千古吾既勅令永鎮木蘭爾即木蘭王之威鎮此山廣
行方便多開利益之門功德如山可謂神中之帝也今有
元始天尊在清微天宮演說救生濟死妙之經
○太上道君在玉清聖境演說至真妙道之尊經已錄於紫
府未傳於下界吾已勅令汝當領此妙經以為宣傳
下方遵而行之
○玉帝曰汝既威鎮北方汝當領此法旨授何方宣布天下流傳萬古以使
演傳有功之日賜錫帝號斯時都督崔將軍敬領法旨跪
受勅令再拜稽首俯伏而進曰領此法旨授此勅令小臣

下界願擇清淨之地願檢霜潔之所保護
○孚佑帝君演說靈章願竭心力不敢惰弛斯時北方
住天上帝不勝歡喜踴躍作禮而退
○玉帝復曰木蘭之神鎮山之王既願保護既願演傳吾賜
爾十律賜爾諱號汝掌此經之權伺吾演經之後垂示
下方流傳人間諷誦者是此一律而堅心改惡者即得一
方之福有畏此十律而堅心從善者即得十方之福有得
見十律而宣傳感人者吾即勅令十方善神擁護其人有
○得見是律而寫錄流傳者吾即勅令三界吉神保持其人
○勅令第一律雷擊電擊以定忤逆父母凌辱公姑棄污殺
害僧尼之罪
○勅令第二律焚水漂以定欺心欺天害人害物謀財奪
○財之罪
○勅令第三律刀斬兵戮以定持強持暴行惡行虐咬是咬
○非之罪
○勅令第四律瘟病疫炁以定白口咒詛賺心昧己奸盜邪
○淫之罪
○勅令第五律刑害絕嗣以定欺孤凌寡辱線罵猫倚富欺
○貧之罪
○勅令第六律減壽削名以定為官不清為士不仁為民不
○良之罪
○勅令第七律妖精魔纏以定鬼眼鬼心邪肝邪肺淫腸淫
○肚之罪
○勅令第八律妻淫女賤以定淫人妻奪人妾侮奸人拐婢
○婢之罪
○勅令第九律急症暴死以定挾賬舞文摧訟翻事作媳拐
○騙之罪媳都念切音訛妊娠也
○勅令第十律缺衣短食以定奢華銀錢過費口味作踏絲
○絲之罪勅令此十律之外或疔癩癰疽或損目聾耳缺
唇跛手之類皆前生大秤小斗挾私害公無許口過身過
心過行過之罪所致汝受此十律不界施行倘有犯令者
決不容情倘有悔過者即時削去不得稱傳於是
都督崔將軍奉　命作禮而退
○註到了此地便有雷神護衛天君保持故此處將佐帝
說來以為北方壬癸水之主宰也此主宰一立萬魔皆
歿自可見金闕之化身也故元帝為混元六天傳法教
主以北方一切魔修了還丹者看壬天一宮有是法實收
必見是法象也此中報應亦當著眼以尊是經為北方
之至寶矣凡在北方得壬癸水炁而生者皆口誦南無
報恩教主無量壽佛但要思此無量壽佛滋味從何處

得來但此尊經演到此處必將吾純陽演經說出以為是經演主雖然是如此說其實非純陽安得廣化乎北方佐帝又將木蘭將軍說出為保演佐經之人者以木蘭將軍為忠孝勇烈之神又是北方輔佐第一大帥可以驅邪逐魔可以救生濟死是至真妙道中若非決烈漢能盡忠盡孝持節義者焉得證金丹大果故此一部經必要木蘭將軍方可保得純陽道祖下界演說也體貼此註者當玩顧擇清靜之地霜潔之所一句斯時北方佐帝一段此中一段玉帝復賜木蘭將軍之十律此十律都為不尊是經者說法如能尊是經以為性命之津梁自免此十律之罪後世又有能尊是經而更能體貼信從是經之註者亦當如是觀十律之外又有如許等罪收到口過身過心過行過上即上卷所云一切業

處都歸總結束

時有 紫光金尊摩利支天大聖 園明道母 統領

九皇三台二十八宿聚會東斗西斗南斗中斗普皆來集

仰朝

玉帝 玉帝曰汝等斗宮冠居天象職在星曜掌人間功過之事判生死善惡之期今有

元始天尊 在清微天宮所說與 北斗宮中 九皇星君 救生濟死之妙經 以超拔下方衆生

太上道君 在玉清聖境所說至真妙道尊經 即是輔汝九皇救生濟死之經 下行吾已勅令許布人間 吾已領法旨命天雷上相下界演說 命木蘭將軍下界 護持汝等斗宿主宰各各衆生本命以逃劫難 以消災厄

勅令第一條 命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 護好善子生人 以解一律之罪

勅令第二條 命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 護好善丑亥生人 以解二律之罪

勅令第三條 命北斗第三真人祿存真星君 護好善寅戌生人 以解三律之罪

勅令第四條 命北斗第四文曲佐冥紐星君 護好善卯酉生人 以解四律之罪

勅令第五條 命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罡星君 護好善辰申生人 以解五律之罪

勅令第六條 命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護好善巳未生人 以解六律之罪

勅令第七條 命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 護好善午生人 以解七律之罪

○勅令第八條命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護好善始終如一者以解八律之罪
○勅令第九條命北斗第九隱光內獨星君護好善年深月久者以解九律之罪
○勅令第十條命北斗三台護好善修正成真者以解十律之罪吾今勅令汝等斗宿諦聽
註此一段落後說到斗姆並北斗九皇七元身上將上中二卷盡行收過仍說到是經源頭上去了但凡講金丹大道者不先體貼北斗九皇七元從斗姆蓮花九芭化生處安得謂知道者也是金蓮九芭乃從華池中湧出即在西天結胎生竺國之處也明月子當場一問後世理當體貼聖母於西天結胎生竺國之地可也若玉帝將十條附九皇星君救人生濟人厄云者雖曰解十律之罪實為十二時辰生人運動華池中神水默朝心家七竅中之元辰者說法地故曰神水華池非舌下實為命門祖炁根神獨處托猪肇亥宮天一地六神白玉臺能淨怡大梵天宮坐元君人能知此真妙訣實光月中現長生壽陽子又當場一問曰知此斗竅即知金丹乎吾正容答曰金丹原是三一道大藥本從玉飛揚七元真炁運來回風混合之三一也如所謂三十九節正名三十六節者是三十六宮盡是春場問曰三一道何名吾心客對曰帝一雄一雌一名兩三一修佐靈妙道者知此三一定明金娥故曰雌是陰中陽雄是陽中陰能為默朝者帝即七元君斯時壽陽子默默不言吾則指之曰是元君也即從金蓮九芭化生也是金蓮也即金汁所化之蓮也內有真香氣氳種子不壞人能得是九芭蓮蕚亦可傾刻見斗姆於白玉臺之上也惟佐樞住機二子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問曰是白玉臺在大智光中即黃庭上一美口女是也能修佐靈妙道到節節生榮之時便能結此白玉臺之形秘書郎又注目而問曰黃庭則為中宮心色美女口亦係脾胃關口如何謂之白玉吾則明指之曰實樓閣即肺府也肺液下降於心心中真火煉結是真液到美女口上聚成於洞房宮中故成為臺則名白玉是也明月子復稽首俯問曰三十九節師何以止言三十六節是三節於是經註中何以隱而不言三一之名已聞三一之地何所指實吾復啞然笑而答曰雌一即靈母也雄一即聖父也帝一即混合之帝一也即佐閣佐北佐寇之三一也如所謂三十九節正名三十六節按三十六宮盡是春

部尭夫所云是也外三節乃玉枕一節泥丸一節明堂宮一節此三節居一頭上前於談金丹註中已明指實處故只統言三十六節不言是三節也子安知之乎道在目前一節所言只一心中真形也故曰魁魁等九字若非心中真火出現馬得罡炁來臨若非心中真元生光馬得節節生榮子當省之願後世觀此註者反到自身上細心體貼也丁

○惟願衆生諷誦時各各信心不徒口頭念過必當見之於行若能口誦心維身體力行汝等即時按此條示奉命而行於是斗宮諸宿皆領法旨稽首作禮而退

註乃上帝慈悲語其中所重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八字為一部尊經大結之主宰教誨語也

○上此八字為一部尊經大結之主宰教誨語也

○於是

○玉帝復召　崔將軍曰以此十條合同十律下界宣行於是　崔將軍不勝歡喜踴躍稽首作禮而謝曰

○玉帝大慈　玉帝大聖萬佛之主萬天之師敢領法旨願在方下施行重宣此意而作頌曰

註乃上帝將此十條尊付崔將軍主此尊經故崔將軍領其慈悲而作歌頌也

太上彌羅主　玉皇高上尊　垂此大法言

勅賜我小臣　仰賴恩光遠　願及興衆生
善惡報不爽　人心感帝心　天律真可畏
森嚴似雷霆　天條不可犯　犯之遭天刑
倘有善男女　信之誦此經　上帝自錫福
九皇保本命　我今領法旨　執法不順情
但願皆行善　和合得康寧

○

○玉帝復下勅旨宣命雷府傳召鐵筆鄧上將火辛天君倘有不信心者當二神見召二時赴命舞蹈玉階稽首聞下

○玉帝曰仰祈二將保護此經下傳十方倘有不信心者當即按律施行差經漏字陰杖八十筆口請誦陰杖八十床脚不潔陰杖八十污手觸犯穢衣聽禮陰杖八十陽降喉塵有褻此經而妄言綺語嬉笑常言者陰杖八十陽降嚼舌吾今勅令汝等諦聽於是鄧辛二將拱手伏俯作禮而歌曰

玉帝慈悲主　弦穹至上尊　妙相冠諸天
弦化總十方　帝令垂法語　徹戒世衆生
賢智超正果　愚昧亦驚醒　消災並度厄
永劫無漂沉　如有不知務　鄧辛不順情
即時請法旨　按律迅火速

註又將雷府鄧辛二將監察此經是鄧辛二將在天一

為鐵筆。一為欵火在人身一居心元一居肝元故金丹非此二臟不能為招攝也故鄧辛二將領其慈悲而大作歌頌也。

○說此歌畢稽首而退一切法筵清衆歎未曾有皆稽首而作偈曰。

心念至道無敢　玆理幽深　智者易悟　昧者難行
今日大吉　帝發音綸　垂此戒飭　普救衆生
苦者得樂　悲者得伸　可拔七祖　能超三魂
誦持一遍　萬罪灰塵　誦持十遍　百禍不侵
誦持百遍　松鶴遐齡　誦持千遍　永年長生
誦持萬遍　大道必成　超證仙果　拜謁玉京

仰朝上帝　賜仙三品　爾等衆生　何樂不為
爾等衆生　何不修行　有此功德　如何逃遁
我等說偈　體貼帝心　惟願衆生　箇箇長生
惟願衆生　人人善念

○註乃一切法筵清衆得聞玉帝慈悲之意故又作偈以願其大聖大慈也

○諸仙諸神說此偈畢不覺天花亂墜妙樂齊鳴龍飛鳳舞麟戲鸞鳴。呂孚佑見此希有鞠躬上伸稽首復請曰有此效驗有此奇特。願領初音願受法戒願領鄧辛二將統

木蘭崔神願率諸城隍社令真官土地下界演說即時作禮而退方同木蘭共議木蘭崔將軍曰我有門徒乃

○太上之弟子乃

○玉清之郎君而今二百餘年未復原根願求帝君。赴乩隨感演說靈章判斷真經使此子得復根原更願演經功德普及於衆生更願

○天尊慈悲。

○道君仁聖。

○玉帝恩光照及於衆生　孚佑帝君於是下界臨壇。統領善信弟子。吳傳馬任諸士演說於公善堂。真經功德不可思議。

○註又歸重孚佑。與崔將軍演經。佐演者并上內提出扶演之人。並所演之處。人當在公善二字上著眼可見是經為天下萬古之公經。是道即為天下萬古之公道也。

○吾發十願二願君王萬歲三願國土清平三願官清吏明四願人物康寧五願五穀豐登六願父母長齡七願富貴充溢八願子孫盈庭九願七祖解脫十願十方超昇願以此十願普及於衆生。壇下弟子。聞此妙經皆灰百念。堅心信從。聞此十願皆大歡喜。皆大踴躍。皆稽首頓首誠惶誠恐作禮而讚曰。

元始天尊　哀我衆生。　太上道君　哀我衆生。
玉皇上帝　哀我衆生。　佐座說法　救濟生靈。
玉清演教　至妙佐文　上帝勅令　發示宣行。
諸神護持　羣仙衛真。

○慈悲普及於遐方恩光遠照於濱海願

○九皇真君願　七元大聖常照我生靈常主持我本命。

○註此十願乃天下萬古之公願也此一證乃天下奇緣。
難逢之一大讚也後將太清紫微經名一結完此一卷。

願

人能常如吳傅馬任何愁時時無真人下界演說靈章。
人能常如蔡壽陽楊佐椋又何愁時時無純陽臨世恢
宏正化此乘世人皆為七情六慾所迷不能一心清淨。
因而不能一身清淨不能一身清淨因而不能一世清
淨不能一世清淨因而不能世世清淨也吾於己酉歲
即臨漢上公善堂演此尊經以度凡夫又於是己未年
復臨漢上紫烟院演說尊經又註中闕五仙靈文朝斗
真訣金丹大道玉液口訣吾之心即天地生成萬物之
心也惟願箇箇成真。吾之身即衆生自在之身也惟願
人人超證。吾對萬世發一誓倘有虛言定復降塵世如
萬世執迷不體吾心亦當永墮無間地不復輪回嗽吾
今留此惟願有根緣者復還根緣有道本者仍歸道本

願

有福田者仍獲福田有仙種者仍得仙種三清在上監
臨吾心上帝在上斟酌吾心。吾心亦要心度盡凡夫之
願從此一立起望不執着不迷惑不墮毀者皆上蓬萊
仙島與諸仙諸真同為雲侶霞友也已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濤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下終○全

○張大真人傳序

○斯時高明大帝對小篤而言曰夫天下卷者有衛真辟邪之
法也有諸天現象之妙也故首以雷祖為主將玉清聖境
神霄天界打通一箇大光明世界現出麒麟當空如意懸

○虛九天亦得其慧光生何愁諸天法界不從此而徹照大
千也末以斗姆作結以斗姆為人一身之主宰乃心腎相
關之司命故七元合乎七竅經中教人先默朝七元以開
七竅使人好呣字作大還丹運用也　吾聞高明大帝
此言不覺拱手而敬答曰妙哉真人之法乳誠為萬世之
慈航先必要大真人雌雄二劍法水一口將急急如律令
方呼得十界通靈萬象朝真也已
萬大真人傳曰○

上卷勸善　鬼仙地仙　中卷演道　天仙神仙
上中二卷　內藏人仙　至於下卷　諸神諸天。

報應懲戒　其實通佐　寶劍三口　內寓未事
一無情劍　北方佐天　一神通劍　神霄九天
一摩利劍　斗姆西天　有此三劍　安入三田
得道神仙　先朝三元　文昌檢錄　司命取結
三官保舉　方引朝謁　先見王公　次謁王母
方見四相　始朝玉帝　帝發勅旨　東嶽啓奏
毫無過愆　純是善德　然後發牒　檢選洞天
加號授籙　始曰真仙　如此證果　下卷難言
妙哉大哉　佐之又佐

○許大真人偈曰

先關妙道次關法　萬世度人上仙槎
何容讚歎多言語　註中行行是仙家

○薩大真人偈曰

此卷為輔　中上不離　三卷合一　成為尊經
道在玉清　法在上帝　註內諸真
可超妙真　有緣一遇　劫劫常存

○韓真人偈曰

一部新經有真訣　難以講明其中妙
若能參透精骨髓　何愁還丹不亦得

○正陽真人偈曰

太極大道　內藏微奧
北斗丹經　採若精妙

○採和真人偈曰

無根樹　却有根
紫炁運用先天

○東華帝君高明偈曰

七星拱照北斗中
天地交泰水火轉

○果老真人偈曰

人生世上如蜉蝣
真心觀住無窮妙

○曹元君偈曰

理微意深真難識
若要金關化身日
一陰一陽通心竅

○和嫺真人偈曰

醍醐灌頂甘露水
結成一塊金靈霜
偈垂千古並萬世

○已面演經衆生未悟修習已

七元輪轉　上下通竅
垂之千古　且任蕭條

斗中訣　內觀心
詳究精微有本

鳳凰運推入洪濛
如雷如潮菩提空

洪濛未開道難知
一點靈光落橋西

訣全法備有功夫
先從金丹煉子午
海底蓮花便生枝

一步一趨到紫微
泥丸湧波有輪迴
自有成仙駕雲飛

未奏演註解弟子等蒙

○祖師之
○仁慈同
○天地
○恩德並

○日月乃稽首俯伏而敬獻頌曰

善哉元始　妙道之祖　太上道君　尊經拔苦
上帝勅律　書於紫府　佐帝朝謁　請頒下土
孚佐演主　臨乩公善　衆生得覩
己酉三春　帛　右弼左輔　救生濟死　仁慈恩溥
中天北斗　請勅演註　己未季秋　復臨漢上
愚昧難惺　天家雲護　斗示默朝　佐生臟腑
紫炁道院　五仙修習　智愚皆悟　恩同天地　覆載今古
德並日月　運行寒暑　斯註留傳　萬世普度
八極靜謐　九華宜住　皇圖帝道　縣遠羣圄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拳下偈序頌終全

昔見○呂祖指佐篇善本有　呂祖傳道法詩云學仙須是學天仙天仙端的在先天學者要求天仙做先取後天作地仙先天反在癸生後後天顛倒在癸前三十時辰兩日半正是前三與後三他本多秘之可惜哉壺

大女金丹訣

天雷上相興行妙道天尊孚佑大帝呂自序

○純陽子誓度衆生以有九皇經註為男子修仙之津梁又不忍坐視善女輩宿有善根素存道念不得真傳恐悞迷逢墮入鬼趣偶於己未冬月初一日乩臨煥彩樓將西王母之真傳以繼魏元君何鳳孫麻諸大仙姑之派一一傳示則本○末昭然使立念學道者有路可尋栽植福田者得就正果○如是各各女子成真處處善姑了道自西王母○以至衆大仙姑之後仙緣叠起參是為序

正訣曰女真金丹世上豈無皆混例男子之功不知其功雖與男子相同內中稍有分別以訛傳訛者甚多參譬如男子修金丹用女鼎豈有女子修金丹用可男鼎乎此皆採戰家邪說也吾今駁正垂立女修正途十則並示九成使割愛除貪女子念堅志圖道姑循途踐跡久久行持得上仙階也

女真九戒

一曰孝敬柔和慎言不妒
二曰貞潔持身離諸穢行○
三曰惜諸物命慈愍不殺○
四曰禮誦勤慎斷絕葷酒○

五曰衣具貴素不事華飾○
六曰調適性情不生煩惱（煩惱）
七曰不得數赴齋會（）
八曰不得虐使奴僕（）
九曰不得竊取人物○
○以上女真九戒能行持不退大有利益成果圓成不經地獄之苦生逢十善之家名登　紫府位列仙班矣。

女修正途十則

命本第一則

○夫女子者陰質也月象也當十四五歲時元炁充足真血盈滿有陰中之一陽正月圓之光至天癸一降元氣遂破真血遂洩若到婚姻之後或生男女元氣漸損真血漸虧雖月月有信水復傷故女子以命本在天癸也

性原第二則

○夫女子者水性也花情也當少年知識皖開之時便有無許嬉戲遊耍或當先天一點初經含入牝户之內東跳西湯而失者或登樓上臺而失者近世或觀淫戲以動慾火或聽唱本以蕩俗心而種種失之者故一見嫁娶而慾動情勝或遇輕薄兒郎而朝夕綢繆皆損喪真性迷入魔魅

多至天喪忘本所以女子之真性以潔心為原也。

修經第三則

○夫女子之功有與男子同者亦有不與男子同者其功先在運用炁與有月信者必要首斷赤龍無月信者又要獲迷赤龍起手用周天之法於子午二候端坐靜室卯酉七十二次以通肺俞二次用鼻呼吸微微三十六次以通周身血脈再左腳跟抵牝户着力用兩手交叉於臍下牝上着力往上送三十六次鼻上用目閉左右各旋三十六次下用意注臍下左右各旋三十六次然後兩手往天上一托托法綴三十六急三十六則尾閭一動兩手放下又腰兩肩往上直聳則夾脊及閭肺俞動矣如此後方咬緊牙閭用意將後頸往上直聳則玉枕泥丸皆通矣方用下嘴唇包上嘴唇一着力到泥丸之炁下到鼻中之底處只用舌一搭天橋廿露自來用鼻一縮以意吞下直送到臍下又將兩手交叉在臍下牝上各提三十六次則此一點甘露直入子宮之中靜朋見子宮中一陣熱炁盤旋左腳跟莫動只靜坐片時候子宮安靜便是魏元君所言實歸北海安安是也已後方歇此一則言有赤龍而修者斬斷赤龍於百日內之法也○

復還第四則

○夫世上亦有至老而身猶未淨者亦有至四六而即斷絕者如已絕之女流欲修當先還源如處女象○此功此法即前三則內之功之法也但往上提者而只往下送往左右各旋者加左右各揉三十六次百日內可得天癸如胭脂水三日後即用前功一毫不加不換行持仍使他斬退腰見日月雙環也

乳房第五則

○夫乳房上通心肺之澤液下徹血之海真汁煉得乳房如處女小兜形便是女換男體其功亦在第三則內只中加一功於送甘露不許送下只許送在絳宮用意注在兩乳將唇門上下二齒緊咬住以二鼻孔關閉用內呼吸在乳內收拾外以兩掌心各左右揉七十二次先緩後急先輕後重如此一百日可如兩核桃形也故鳳仙姑詩曰左日右月二陰陽兩鼻內行名運罢欲得陰陽歸日月須把真火揉雙掌是也

玉液第六則

○夫男子清淨之功運徹河車保定真精不出佐關名為玉液一到陰神出現魂遊玉府魄朝帝真光照頂門泥丸海嗚名為玉液還丹此乃醍醐灌頂之候也女子之玉液者即赤龍化為白鳳之體充足結煉於丹下田腹急如小兜狀牝急如半邊鼓雖金像頂忽有欵乃之聲便是玉液還了丹也此以後雖不離前三則內之功却又要如觀世音在普陀岩觀一世之音也

胎息第七則

○夫胎息者踵息也真人之息以踵息住則脈停息行則脈動仙與妖皆無息無脉此息即真炁也所以有伏炁服氣之辨伏炁則保長生非內呼以吸不可也真法於第三則內功行之後靜坐一時六刻則用門閉竅關雙腳跟抵住牝戶以上唇包下唇咬牙低首目內注心腎相去三寸八分之地左旋右盤一呼一吸數至七十二甘露自來一嚥粳提二提歸膞久而純熟不呼亦呼不吸亦吸不嚥自嚥不提自提也如此將牝戶行得如一箇風箱何愁大金丹不自外來也

南無第八則

夫大士乃苦修行之佛菩薩能觀世上音者只先有紅孩子五十三參之皈依後得龍女獻自在之至寶用紫竹林隔住將白鸚鵡飛舞以清淨瓶插住楊柳枝兜採取自然甘露水穩坐普陀岩上用呀囉之法以一唵字放入真息之地收得至寶發在魚籃之中口念伽囉哦呀將一切婆娑盡得縱任南海中浪滾俺只自在觀自在也此一部大

法却少不得第三則內功未如此九轉則有七返可以陽神出現。

王母頒詔時赴瑤池也

功行第九則

○夫男○女○修持皆要功滿三千行足八百方得

○三官保舉。

○上帝賜鑒纔得脫殼以歸洞天也

治病第十則

○夫世上有一等欲修女子無奈月水致病以難行功須當依此良法先以退病後好行功女子之病多由月水或閉經成疾或崩帶致病或生育惹災或懷孕成病吾賜三大法則一法治懷孕與胎前產後而成病者將前功內加搖之加摩臍心七十二次內熱方止一法治崩帶而成病者以前功加一吊虎法用一大木懸空橫放以兩腳倒掛金鈎以兩手指撐地用意在臍下一寸三分左右盤旋一百二十次日日子午如此一法治閉經而成諸疾者以前功平安無病經行或不及期或過期或一月兩行或閉不行皆可用此治病第十則不可妄投調經之藥所謂五千四八須按節氣細等專三百六旬有六日減九時也慈極道人志

即觀肺病在諸氣痛者即觀諸氣痛處病如血將成瘀而至疤者即觀疤處即此是用真火為圍魚敵鱉之法也人間未有所傳仙宮常載此方魏元君每立此行麻仙姑常採此集世有道心堅定信善信佛者有病將成當依此法歷歷行之決不悞人當細心體之也

偶曰

女金丹頭度女流。
一撥浮雲見紅日。
今將十則留後世。
純陽演正真演正。

始末書來說緣由○
三起鳳翼作舡行○
惟願萬載皆仙姬○
廣化無邊澤不休○

心經註解第十三序

藏外道書

五本

天雷上相純陽帝君所註九皇丹經於大道要妙雖極
洞徹而得讀是經是註者縱悟道中要妙未必能悉火
候註中傳火候矣而不得口授恐難了徹古語云大道
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通不傳火候非有所隱世
人功小德薄福量淺狹傳以大道火候識不能信力不
能辦氣不能養器不能容體不能載敗壞大道受教者
得罪傳者亦有過焉故不輕傳也且大道火候祇可口
語不能筆之於書矣以盡傳必欲感名火候口訣得真
正盡傳非立大功不可即將九皇丹經盡力刻施便是
大功刻施久久不懈又將九皇丹經楚香虔誦力行誠
特亦是大功再將醒心真經虔誠持誦內功更密三者
兼行洗心純潔兼之外功圓滿無不得聞大道火候之
理謹將醒心經並刊以供求道持誦者焉身體力行為之
有以身誦者若徒口誦經
不肯身體力行何益之有

呂祖醒心真經

開經偈語

禍福無因惟人自取吉凶休咎非天所與善惡之報不
爽錙黍改過自新天曷奪許

爾時無上仙師雲遊空中見有黑氣瘴厥紅光潛消知天
下之人為善者少作惡者多輪迴六道旋轉四生未有窮

約違誓翻雲覆雨誘人為非助人作惡好人所惡惡人所
好言不忠信行不端正曲直違心毀譽隨意訕謗聖賢
褻瀆神明仇敵正人狎昵匪類身居下流甘為污賤玷辱
祖先貽憂父母行險徼倖苟免無恥貪得無厭知過不
改怙終遂非聞諫加怒耽樂賭博迷戀花柳好勇鬬狠酗
酒詈罵聚談穢惡妄興劇戲耗難得財作無益事不惜物
力不重五穀殘毀經書拋棄字紙居不學業動不循禮知
得不酬忘本不憶敗廢祖產暴僕露亡柩臨喪不慎致祭
不誠制中生子忘忌舉樂居室不和教子不嚴待下不恕
撫幼不慈治家無法貽謀不善嫁娶不時致生淫佚分撥

不均致生爭鬪奢儉違宜事失體制當為不為營求分外見富妄圖見責豔慕失足不悟濡首不止飾貌盜名違道干譽喪已徇人矯情絕物觀理不清聽言不察知人不明交友不擇接待不恭出話不謹處分不當當局不愼小忿不懲速患不慮立志不高居心不一古訓未遵師傅不資省過不勤檢身不力負慚大廷獨欺暗室種種過惡不可枚舉又見縉紳大夫則患得患失逢迎寵賄賂公行治安莫講不憂國事不念民瘼損下益上酷刑濫罰繫赦有才聽訟無術見利不興見害不革好爵是縻賞職厥職文人學士則荒廢經傳奔競功名矜才炫能誇己忌人又戕革作淫書蠱惑士女拽拽音曳俗作揸整也成野史淆亂是非流害無窮作孽莫大庸夫俗子則胸無點墨目不識丁輒冠儒冠服儒服徒思蠅營狗苟不知返本窮源稍得寸進面貌昂然蔑視小民傲睨先輩遇革寒則掉頭不顧見顯達則搖尾乞憐刻剝窮人輻錙必較守財慳吝見義不為不度才不量力強不知以為知假不能以為能附會斯文胡謅塗滿紙見人著作妄肆譏評區區斗筲言之可恥少年子弟則製美而衣擇腴而食悠忽終年嬉遊竟日不知稼穡艱難不念寸陰堪惜老大無成傷嗟何及農工商賈則不隨值錢不即給秤短尺賤不公不平出輕入重出小入大欺瞞愚穉凌壓孱弱造作不固効力不勤暗設魔禱魅浪費工料損人損物天之所怒藝術九流則學業未精便思行世輕視死生妄談禍福小則傷人財誤人事大則隕人命絕人祀豈惟人怨且有天刑吏胥隸役則蓄贓作奸舞文弄法增減事情出入人罪縱奸隱善罔上行私錢糧恣其侵漁詞訟任其起滅災詐編氓凌辱士子此等之人永墮地獄仙佛不度厮養奴僕則食人之食不思忠人之事居人之宅不知感人之恩當面趨承背後訕笑明中効力暗地侵財心不安於貧家禮每失於孱主既已曩身奉事又復蓄念他圖犬馬不如神人共憤婦人女子則性本陰柔見多偏隘每為乾措餱啓釁常因長舌興殃非無禮於舅姑避娌措非苛虐其子婦即妒忌其勝妾傾女君以邀寵凌夫子而自專骨肉成仇親姻不睦閨知四德寧曉三從至有帷薄不修淫奔可醜阬玷本宗又辱夫族決江河之水難洗其羞迴日月之光不照其穢更有身為牙媪襜口習誑言誤人婚姻將拙配巧誘人子女略良為賤毒為引線之針最壞名閨之節一淪地獄永失人身僧尼道士則不解經典不守戒律淫慾未絕葷酒莫除借端化財實圖餔啜勸人禮懺徒為金錢方便

不聞慈悲安在建醮則天神絶饗作會則男女混雜何曾見性明心未見祿精煉志勞逾白屋濁倍紅塵孽豈易消罪應加等是諸人等所作過惡習與性成毫不自悔所以黑氣凝結聚而不散昏昏然如霧障天逐逐然如魔附物自古及今茫茫苦海無時得度而若輩漠然安之羣焉趨之陷溺日深可為隕涕若夫為善之家百不得一或貧生無產不能自振或同志無人不能自奮或阻於時勢廢焉不前或抑於流俗喪其所守或勉強為善而志實不堅或中心向善而力有不足或一時從善不能淑其終身或一己好善不能化其眷屬或始念甚誠中道改轍或力行不怠徧蹋蕩心或功夫未到妄想非分或造詣將深忽求效驗如是為善即為入惡根苗所以善氣上達方起即伏無上仙師雖復憐憫無可奈何可勝浩歎今爾等若欲消除黑氣大發紅光須聽偈言香火何時滅滅了又重然人於大海中百千萬億年生老病死苦終身被牽纏因緣念上起念上起因緣夢覺即無夢泡影亦虛懸電光石火中埋沒許英賢那見杰出者不是活神仙偈畢顧爾等大眾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永不起貪得心瞋怨心殺傷陷害心忤逆凌犯心奸淫偷盜心占奪爭鬬心欺蔑侮弄心奸詐誑騙心嫉妒毀謗心諂媚趨附心驕矜傲慢心慳吝苟簡心奢靡逸樂心妄想分外心求謀鑽刺心眷戀富貴心憂愁貧賤心計較得喪心分別爾我心炫耀名譽心遮蓋過失心瞞昧自欺心勝執自是心疑惑猶豫心懊悔改變心畏難退縮心安逸自在心苟且小就心責效旦夕心如是等心各各猛醒務使方寸之中空空洞洞一物不交一私不受如皓月當空萬鏡澄徹如明鏡照人鬚眉畢現更如慧劍在身可以水斷蛟龍陸割醯犀象斯為夢醒不在大夢又常起怖赧懼心慙愧心歡喜心決斷心勇猛精進心堅固耐久心凡此等心須以大智慧照之大精神赴之大力量任之斯能無微不燭無堅不破無難不成身混塵俗志氣清明與天地合其撰與鬼神合其德何有於仙何有於凡何凡之非仙何仙之非天道化一理天人一家黑氣消滅紅光燭天是謂大醒永不入夢夫其有黑氣紅光者何以故人之有身如天地之有五行五行別為五色五色之中紅為暢滿黑為滯塞人之心一於善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胸懷浩蕩暢美快足流通一於惡則胸中壅塞不能故生紅光夫人之良心未盡滅絶雖在奸惡言及善事亦必面從其面從者由其善根未泯其終不為善者由其習惡既久心靈蔽塞不知為善之樂不知為不善之害謂之地鬼神於我無見於我無聞夫天地鬼神豈真無見豈真無

無聞人自不見人自不聞昏昏冥冥恣其所為詎知天地鬼神默伺微窺洞若觀火善不可掩惡不可藏殃慶殊途報應如響自古及今未之或爽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謂積者或以月計或以歲計或以世計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積其善可以一世可以十世可以百世可以千世萬世可以無有盡世積其惡輕或可以二世重則不能一世吾觀普天之下有積德礪行半生輒墮軻暗時至勢起一朝榮顯者又有單豚棄道終身窮餓百年之後究與蘭蕙齊芳日月爭光者又有盡瘁事國殺身成仁名既留於身後福亦降於子孫報或顯於來世祿必享於天曹者又有富貴之家偶行不義福消釁積罰及後人者又有衣冠之子未聞大道身多疵病受累無窮者又有嵩嵩之輩不知三尺敢作匪為輒罹法網者又有凶暴之徒橫行無忌罪惡貫盈身家破壞者是非天道不齊皆由其家積善積不善自所召致不足疑怪蓋天道人事默相符合不爽毫髮亘古如斯於今為烈智者知而信之可以則寡過可以致祥愚者不信則禍不旋踵人苟欲除殃積慶務須遵守吾教大醒自心勿得消殃但吾教佐佐之又佐佐佐徒事談佐謂之瀆仙罪亦獨天謹守吾法慎毋略焉愚蒙比比顧罔先覺更以覺世功亦齊仙亩是背非報應必顯尚其勉旃大衆寂靜諦聽偈言道德無終亦無始善則福臻惡禍至若能滌慮並洗心從前作孽皆堪恕我今大開方便門願引愚蒙同入道勿謂不覺與不知天曹日日鑒心竅

呂祖親示奉行醒心真經果報條規三則

一凡讀是經者務於每日清晨盥漱焚香洗心滌慮志誠朗誦此經一遍然後料理諸事不得束置高閣

一持誦之後務須潛心玩味身體力行每夜省察一日所為有何罪惡久久行之自然功多過少慶集殃消不得口誦身違虛應故事

一是經為救人度世之經有能刻板流傳者自身榮昌子孫吉慶有能刷印廣施者救諸苦厄凡事如心有能奉行不倦有功無過者不論人等即成仙佛有秘藏毀謗見不奉行者殃及一身禍流後代慎之慎之

呂祖傳是經時先乩示曰吾奉

上帝勅命救人度世今觀近世以來人情匈匈陷溺紛紛深可憐憫我有醒心真經一卷久欲覺世今當為汝

等宣之時康熙丁亥孟春吉日

醒心經中指出二十九般趨惡之心總為三十心地
數也大率念上因緣牽纏明從憧憧往來之所致也
指出六般向善心總為七心充塞數也乃自猛醒以
後方寸之中空空洞洞一物不交一私不受之所養
也養心存心正心其中樞要原於空心即佛法四句
偈中空心之謂出佐入牝中間一尼虛空真空心也
呂祖所謂醒心醒空心也即大道也故曰吾教佐佐
關聖帝君正心為天君百體從令所關甚重

誦以彈醒心之誠焉

關聖帝君正心寶誥

吾奉
帝命巡行深憫人心陷溺或懷巨測或任尖深或似豺狼
或同蛇蝎不知人靈萬物實為心宰一身下手工夫當頭
要務虞廷傳精一孔氏重操存佛法曰明道家曰守原歸
一致非有殊途監觀有赫者在茲陰鑒無私者以此咨禍
有衆諦聽吾言試觀古往今來不爽逆凶惠迪心狠為江
刎首豈曰天亡心惡絕域須身誰云數蹇文種不永世心
計太深伯道無後嗣心情甚僻朱門乞丐祖先心過驕盈
白屋公卿家世心懷誠樸心巧禍變更巧心多失意尤多
陡受奇窮心原執拗平遭異禍心實奸邪心氣不和平不
徒無福兼無算心情多惰慢總為無用與無成善行執說
有心而未為天奪之魄惡事籍口無心而偶失鬼瞰其衷
心果坦平處處皆為坦地心如危險紛紛自蹈危機忌刻
心腸在我偏多不若貪瞞心腹有資倏被奇傾心有真知
心無成見生無疾狀何以家室花迷蝶浪只為心淫人有
賢稱何以子孫鬼腦蛇頭原由心毒心小般般無害心豪
事事難成禍自心生孽自心造凡茲有位心須自凜旦明
亦曰吾儒心須無愧幽獨紳後代因甚多生孽子敗孫

等文人緣何反獲高科巍第或心持勢力背主欺民或心
守譎虛專人約己其間有衆務當心抱慈祥一切吾民各
宜心存平實富者心殷周濟貴者心尚謹恭貧者心守儉
約賤者心懷廉恥事父兄心存孝弟待朋友心尚忠誠勿
心存慢客薄視姻親勿心好鎖營厚交勢利勿貌善心惡
勿口是心非心形直應物直而無曲心體圓處事圓而莫
方勉種心田何羨阡南陌北廣培心地不須庇蔭龍盤早
早回務求心得庶我心實獲而帝心簡在矣

張桓侯正心法言

自人得形各具良心無論富貴同此良心無論貧賤同此

良心及至成人漸漓此心見他色美便起淫心見他貨財便起利心人或與之便生歡心時或阻之便生憂心見人之有轉生忌心傷已之無又生恨心恃才恃富許多驕心倚勢倚權許多橫心由是而侈便起亢心由是而蕩便起狂心忽焉而躁便起慆心忽焉而怒便起鬬心忽焉希冀便生媚心忽焉咈逆便生嗔心哀告不應許多酷心巧計莫測許多機心更有逆民包藏禍心無知小民這樣頑心甚而脅肩全無恥心甚而靦目全無厭心事不干己忽生妄心善不及人轉生謗心如是種種只見欲心如是憧憧那有道心似此雜心何能純心似此偽心何能真心既無誠心是以紛心要歸一心莫如存心欲知存心當先收心之功在於清心清心之久自能正心正心而後便還良心良心既復仍歸一心心歸於一自見靈心　靈覺也

靈心即空心也即出佐入牝中間一片虛空之空心也空心虛心一心無非是者是非胷中肉團之心也胷中肉團之心乃此心之館也蓋人之生也二炁細縕先結此心無形無象一片虛空乃元精元炁元神混合所成真空無上法身名為道心又為空心虛心一心靈心中心此心結成在凡精凡氣未交之先精血既合然後真空道心與渾化為之元神入特着心經正心以省心者當受持焉要之不能正心不足以醒空心正心以醒心為修道者徹始終云

南海慈尊審多心經　歲壬申三月吳房弟子王志虛妄註

心經此註乃志虛一時妄念所妄註也註後即扶乩請教於鑒壇大仙判曰許刻而志虛終覺內愧惟恐有不當聖心處五月望日申陽信士鄧子錫智來遊語及真經不可妄註志虛益愧悔內省自覺多孟欲焚之矣但以所註道法乃恩師慕一張子口授非偽造也不欲自私心齋一日夜於十七日午前虔備法儀恭請天雷上相純陽帝君賜心經真解且欲問所註何如鸞

書曰　純陽子到業已註定不必再要合乎吾意哥斛留為庚甲之妙雖透徹佐中佐不識藥物也大難更要明得先天地方可下功學神仙學仙須要識先天陰陽不再後天間總要三千八百功圓滿丹書下詔上九天道法三千六百門各言佐關出陽神不知陰陽生萬物孤陰不能育羣生學道須要明佐理生天生地立人倫認真先後無二理可能不壞金剛身天宮有事去據呂祖所判或謂志虛此註尚未透先天後天真藥悉人無處下手乎。呂祖慈悲如是志虛敢直洩師傳曰人生十五以後後天也十五以前先天也後天人癸前後天之後天也先天人癸前先天之後天也先天人癸後先天之先天也先天人第一癸後先天之先天又後天也先天人第一癸後先天之先天又先天也志虛德薄未敢請益所聞只此云。

○觀自在菩薩。

註此本頌經挑水潤花根工夫鄒子曰植物命在根動物命在首命在首者根在首開花結子不在首也而花開而茂結子而成者其根潤也相經以山喻人則曰山根丹經以花喻人則曰花根水者兩目挑者作用文帝所謂鼻觀洞徹又曰目成達摩一指禪南海慈尊所謂慧眼一觀自見黑丹綠處不漏滴滴歸源者也空心之道始終成就當以此法輔之送歸土釜宇封固亦即此意自者目上一點且一點人陽也故觀自在也菩薩者華言普濟觀與挑洽皆作用也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

註蜜者採花而不損色香所釀成也但世上凡蜜採凡花而不損色香可以釀成若般若波羅蜜則採仙花不損色香所釀成也此蜜無形無象此花在天在淵而不能逮人非手摘採以行採之行行至連行行至大羅久墨深少者一紀或者兩紀三紀功行益深得蜜益多而自從初行功時即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五蘊者即河洛中五之蘊即道心也即空心也空中細蘊即本行經所謂佐象推遷結炁浮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即本行集經所謂凡夫學士盡得飛昇又白首綠面皆得化度紺髮朱顏少壯幼稚轉增形容光澤美好苦惱產平普蒙解脫也舍利子者能舍貨利而不貪之子其實舍利二字所該甚多春元夏亨秋利冬貞利者西方兌金少女舍利者不貪色也貪財色如馬有修道高人故五蘊皆空雖無所不度而必舍利子方能受度

不能舍利不能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也○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相行識亦復如是○

註此二十四字申解時照見五蘊皆空七字恐人想作頑空故說出色字色者花之光澤花者蜜所自出月中桂花有信日拂扶桑花盛日華月華色色中間一片虛空受於此受想於此想行於此行識於此識五蘊細縕即在如是中間即色即空之處方是色空不是頑空方有般若波羅蜜度一切苦厄舍利子也○金剛經開首說出如是二字○以下全部金剛俱從如是中間一片虛空處闡發故曰如是應住如是降伏其心也○俗語云這事辦得如是即度一切苦厄此理此道也○凡屬金為少女為口上弦月也○如於文本之卧人在下而上日日初出也○是於文得之如是中間虛空乃金剛經奧義○心經特醒如是二字○

舍利子是諸法空象○

註此申解舍利子言舍得貨利女色之子是真能空心空性空身空法之剛健中正純粹精的大丈夫可以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也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註此十二字申解諸法空相四字不生者不浪洩種生之精也不滅者金剛經所謂具足相即色相具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意不垢者龍飛水面水面尚留虛空真毫不沾水而況污泥故不垢也不淨者神龍出殁變化將山河大地四海四瀆一齊收攝在鱗爪心腹附近故不淨也不增者於父母初生真空無上法身空心道心之初不增分毫也不減者於父母初生真空無上法身空心道心之初不減分毫也合此六者真是諸法空相也　此上將大道全體妙諦已竟揭盡此下一連十餘無字是從九轉次第掃盡色相現出一片真空也

○是故空中無色○

註論築基也人疑築基有色其實空中無色空中二字十分妙諦即空心也豈抬頭四望無邊頑空也哉

○無受想行識○

註論得丹也此時混沌七日人疑有受想行識而不知無受想行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

註論結丹也結丹似我無凡俗眼耳鼻舌身意也即真

空無上法身也○

○無色聲香味觸法○

註論煉己也色者花之光澤聲者阿耨採花聲也香者花氣味者蜜味觸法者凡俗採花拙法此煉己純乎虛空於先天花之後天時候用乾雌天口伏蝕不用飲食之口服食故無色聲香味觸法也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註論還丹也用先天花之先天時候故比得丹不同得丹之時用後天花之先天時候築基之時用後天花之後天時候有淨土除夢之功至秘至要還丹火候有淨土除夢之功至秘至要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註論煉還丹也此時無論先天後天龍虎交戰風雷盛行或疑有無明凡火老死危機不知此時形骸已成至寶不但無無明且無無明之盡致也不但無老死且無老死之盡致也

○無苦集滅○

註論面壁也人疑面壁有苦而不知內景宇宙百美俱備無所苦也從前集經成道此時不再集也從前於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時但以神化志向普度衆生不再滅度衆生故無滅也

○道○

註大道圓成脫殼上昇從前論色空法空至此乃論大道也色空是道法大道已成法皆蹄筌無所不空也

○無智亦無得○

註真空大道法身初脫殼時如嬰兒然癡呆無智然嬰兒雖無智而知有欲得此真空不壞無上大道法身無受想行識亦無欲得渾然大道真清寧也此時當使真空不壞大道法身仍歸殼中混俗和光各因初生之時所賦數命立功立德道化斯世或出入將相或隱居林泉或周遊四方總要利物濟人扶植綱常勸諭忠孝功德無量然後時採佐珠候丹詔也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

註論採佐珠也菩薩中間虛空處著一提字是卧人在下而日出晨曉之時敬著手扶乃在菩薩中間虛空處也又果實下垂貌下垂者善提薩象提得佐珠乃真無象堅土也此無象堅土佐珠依然般若波羅蜜多但先天之先天又先天比尋常般若波羅蜜多不同非飛仙不能採非飛仙不能受所以

能採能受以無所得故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碍無罣碍故已成真空不壞無上法身出
入自由有何罣碍
○無罣碍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註此十八字緊接無罣碍來將上經文一束涅槃即金
剛經所謂無餘涅槃涅槃者染黑之槃無餘二字萬分
妙諦無大小物入於槃中皆無分毫餘空此真妙槃本
非尋意染皂而物之入者漸染漸黑深紫污濁之色以
漸而增故曰涅槃蓋槃藏真水水黑色故物之入者漸
成紫黑紫者水火木間色凡物之入此槃者皆帶木火
性否則不能入也故入之多者其色紫黑而槃中真
水含有真金其金無形真炁外達若有物具火力直於
槃外留虛空地火光燦金金炁外達細縕浮騰熏蒸是
物其物漸變白色始而淡白久而純白昔時一箇黑牛
今日渾身盡白即此金炁之所薰蒸也自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始事但是在涅槃外熏蒸至採佐珠仍是此法
而神明變化至極而無以復加故曰究竟涅槃也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註此二十二字收束以上全部經文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
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註此三十四字用贊語一總收束全部經文而又將全
部妙諦總揭一遍以示後學　慈悲祖慈悲至此至矣
盡矣咒於文前人解作以口呼咒此理甚是而未盡其
妙ノ上口陽口也し上口陰口也陰陽兩口中間一炁
虛空乃是至道所在故大神咒者無形象也且變化莫
測也大明咒者陽口為日陰口為月日月兩口中間一
炁虛空渾涵宇宙萬類也無上咒者生天生地生陰生
陽生生大道始於無始更無其上也等咒者一寸真土
在兩个口間也無等等咒者此一寸真土在兩个口間
無上無始無與等也凡所謂口皆非飲食之口不可錯
會前言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此一并繳清曰能除一切
苦真實不虛望人修道之意隱躍口端慈悲如是慈悲
何極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
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註此於全部真經贊後再說一咒總揭妙諦收繳經贊
如○玉皇本行集經補缺文○下收以金光咒○然要妙在
菩○提薩○婆訶五字揭諦揭諦者揭妙諦○又揭妙諦也○波
羅揭諦者○於坎月金水羅天揭妙諦也○波羅僧揭諦者○

於離日木火會坎月金水羅天揭妙諦也妙諦者何也
菩提薩婆訶也菩者雙十字中間六一口也六一者河
圖北方數也口者向中生炁處也薩者於雙十字中間
六一生ノ陽處了ノ陽也即於雙十字中間產萬化處
ヨ一陽也婆者女波本行經所謂壁總七星七者兌數
壁者北方佐武又水星也七壁二字聲音之妙洩盡佐
機故以七壁解女波也訶者一點三連乾口妙對丁火
之口乾卦開口兌也兌卦納丁正是配合配合中間具
有五蘊得一提字五蘊皆空故菩薩婆心能除一切苦
真實不虛也志虛妄註至此不覺長跪百叩而作贊曰

三光合一口　三光之光　會為太極
無所不應　有得之者　立造物基
定性立命　熙怡兩儀　元元宇宙　待其位置
元元宇宙　待其位置　慈悲上祖　如是如是
志虛欲人正心以醒空心恭錄醒心經正心實誥正心
法言於九皇經後志於道者可知求道之方矣而於修
道證驗尚未指陳恭錄　鍾祖論修道證驗以為入道
者考徵功力之資焉

鍾祖曰苦志行持終不見功者非道負人蓋奉道之人不
依時何患證驗不有也　呂祖曰所謂法者有數乎所謂
時者有數乎　鍾祖曰法有十二科匹配陰陽第一氣散
水火第二炁交媾龍虎第三烹煉丹藥第四肘後飛金晶第
五玉液還丹第六玉液煉形第七金液還丹第八金液煉
形第九朝元煉炁第十內觀交換第十一超脫分形第十
二其時則年中法天地陰陽升降之宜月中法月中往來
之數日中有四正八卦十干十二支一百刻六千分依法
區分自一日之後證驗次序以致脫質升仙無差毫末始
也煙邪盡罷外行煞修凡採藥之次金精充滿心竟自除
以熱陰鬼次心經上湧口有甘液次陰陽擊搏時時腹中
聞風雷之聲次魂魄不定夢寐多有恐悸之境次六腑四
肢或生微疾小病不療自愈次丹田自暖形容清秀次居
暗室目有神光次夢中雄勇物不能害人不能欺或如抱
得嬰兒歸次金關玉鎖封固絕夢泄遺漏次鳴雷一聲關
節通連驚汗四溢次玉液烹激以成凝酥蘇次靈液成膏
漸覺腥羶以充口腹次塵骨將輕而變神室出趺奔馬行
止如飛次對境無心而絕嗜慾次真氣入物可以療人疾
病次內觀明朗而不暗昧次雙目瞳人如點漆皺臉重舒
紺髮再生已老者永駐童顏次真氣漸足而似常飽所

食不多飲酒無量終不見醉次身體光澤神氣秀媚聖丹
生味靈液透香真香異味常在口鼻之間人或知而聞之
次目覩百步而見秋毫次身體之間舊痕殘屬黯自然消
除涕淚涎汗亦不見有次胎完氣足以絕飲食次內志清
高合乎太虛凡情凡愛心境自絕下盡九蟲上死三尸次
魂魄不遊以絕夢寐神彩精爽更無晝夜次陽精成體神
府堅固四體不畏寒暑次生死不能相干而坐亡內觀以
遊華胥神仙之國女樂樓臺繁華美麗殆非人世所有也
次功滿行足陰功報應密授三清真錄陰陽變化預知人
事先見災福次觸目塵冗厭與往還潔身靜處胎仙可現

身外有身是為神聖次真氣純陽吁呵可乾外來次胎仙
常欲騰飛祥光生於卧室次靜中時聞樂聲次常人對面
雖彼富貴之徒亦聞腥穢蓋凡骨俗體也次神彩自可變
移容儀成而仙姿可比玉樹異骨透出金色次行止去處
常有神祇自來朝現驅用指呼一如已意次靜中外觀紫
霞滿目金光罩體次身中忽火龍飛或仜鶴起便是神靈
脫凡骨而超俗流乃曰超脫次超脫之後彩雲繚繞瑞氣
紛紜天雨奇花仜鶴對飛異香散而玉女下降授天書紫
詔既畢仙冠仙衣之屬具備節制威儀前後左右不可勝
紀相迎相引以返蓬萊於紫府朝見太微真君契勘鄉原
名姓校量功行等殊而於三島安居乃曰真人仙子
呂祖在涵三壇責成學道弟子法言

法言甚多茲祇摘錄數條

人生在世最怕游移若能認真決斷何道不可聞何仙不
可希但恐所言諄懇而所行背謬耳
人生天地間不過一蜉蝣耳匪獨凡人然即往古來今為
仙為佛亦無不然然生也有涯而神無涯以吾生視天地
吾生一蜉蝣以吾神視天地天地亦一蜉蝣噫我視此蜉
蝣一日一生死一日一變化合之千萬年皆此一生死皆
此一變化人知蜉蝣生不知蜉蝣死人見蜉蝣死不知蜉
蝣化我視此蜉蝣天地同終始
人生濁界如隙駒過影一失脚蹉跎過去追悔無及午夜
清鐘回頭猛醒從前弄機關作把戲使乖巧詐多是那夢
夢時所為甚覺狂悖若不急早洗心從頭做一箇好人向
善處高步天界便愈超污下墮入苦劫累世難超而且禍
延子孫曠代殃滅況作惡自有盈滿之期報應只爭遲速耳
一不醒悟事不可惜
世上善事是行不盡的世上功行是立不盡的聖賢妥身
德愈高心愈下見善如不及望道如未見幹了許多事業
建了許多功勞其心猶歉然不足況其善其功尚未完竟

豈敢妄自尊大乎古人云滿招損謙受益實乃天道夫天道如是事有人道而外此乎

人言凡事有命有數然聖人云至人有立命之學使以造化由我命豈能拘數豈能圖乎至於生平無一善行無一善狀或福祿富貴不失者或由於祖宗之積累或本於前世之修為然而惡作不息便絕子孫享受富貴之根若其身福澤只有及身者則按其作為而[illegible]之太上之言果報事欺人語哉諸子勉為善事各自修省[illegible]負予一片心也

○作善作惡各有果報若使為善無徵又則善可不為若使作惡無過咎則惡可大作敬神非以[illegible]報只在共奉誠信此心便是善種子不必期效而無不效吾觀諸典甚言誦經功德此非誑人語蓋誦經者一念之誠便以蓋去從前之妄一時之善便已大異昔日之非去妄存誠革非從善誰云無果報乎但可惜一念之誠轉念即為狂妄一時之善移時即棄善從非如是又將何以迓天休而來善應乎故古昔聖經賢傳佛興仙錄無非以美言欣動為善者之心俾之從此益進於善以導迎祥氣耳非謂不誠不敬而徒口誦經文心思戲渝即可以消愆獲福也惟心一於敬始終不息則善矣

自古皆有死然其中亦有前劫善根未熟而死者亦有惡業未露而死者亦有學佛學仙中途改變以致善果未成惡業漸長而死者又有生平為惡無厭終年能改過自新臨命終時因此一念能自改悔轉劫遂好善修為正道者故此一生有男女富貴貧賤壽夭之不齊非上蒼有意區別皆由善惡自招若前生好善樂道今世又能好善樂道則天福自致天堂可躋如其不能則天路閉塞無門可入地獄惡報無由出離第一要發信崇心信奉三寶自能消曠劫罪愆出生死苦海證長生之大道第二要發懺悔心悔歷劫不知佐功未能修煉自心性體被無明煩惱敝錮以致淪於鬼趣此一悔心能生種種功德譬如磨鏡塵垢隨去還體光瑩故知生死心為根本心欲長生即當崇善乃福基惡實禍兆作善作惡總屬乎心心有一善如地生嘉禾灌溉滋茂收穫必美一念有惡如雲蔽虛空日為掩暗其光便滅若能改悟如風吹雲翳雲散光現虛空湛然學道之士性體虛明亦復如是世人不知修道真訣將謂愚昧凡夫何堪修道豈知道本在人不是離了心性別有一種道理若別有一道可修諸佛諸仙便屬欺世其實修心即是修道人但一心悔過自修道不遠矣試聽誦經共中語句雖多無非表此一心心本剛健中正純粹以精粕無一毫人欲之私何謂人欲蓋隨各人所欲或富或貴

或好色或美食種種貪妄之心皆名為欲此欲一萌即離天性遂至迷真逐妄落無數階級故不得名為天性而曰人欲也又此欲各各有各各異非大同之理非至公之心故云私今後但去此私心除却妄念令通體光明復還天性則道在邇矣若言下頓悟此性即是金丹大道日日恭

性命圭旨

性並無他物夫此性者先天一炁是也形於是遂有陰陽清濁之分然此天地之炁以成人生之初惟止一性而已及其既生時此一點真性投於母腹得父精母血而成形然此精血亦稟天地清寧之炁而生因此時既有精血遂有形象從清虛元陽無相中落於有相而先天之炁於是雜而無形故太上云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此之謂也方其未出母腹藏於無形其性其命尚渾而為一及墮地一聲已將太虛圓明光大之體一聲叫破於時性既發露命亦隨之遂有窮通壽夭之不齊但性體本善而既生之後性先隱而不見遂有心之名然性即心體心即性用二者各分天地故性曰性天心名心地至於用意又落第三階級愈流愈遠愈遠愈失所謂水出崑崙便不清

性命圭旨

也既有形相便有五官四肢百骸六根之不一太上云不物中物不有中有正謂是也惟仙佛深達此理直究本來所以仙家之七返九還亦祇是煉情歸性歸性即太上所謂歸根復命而佛法種種亦不過修明此性耳人自嬈劫來緻無明性迷失真宗夫此無明何得亦謂之性譬比溟渤同謂之海其波濤洶湧莫測之狀總屬海水不得謂溟渤是水其波濤非水也使波平濤息則海水清淨之體還復如是若人能降心除去妄想使情歸於性則太極真元全體造化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故聖門之忍性忍此無明呼門之煉性煉此無明是也然作罪根因又屬妄緣絕

性命圭旨

無是我種種計度以養此色身雖衣食充口體猶以為未足故太上煜中先示斷障之法令勿起貪瞋貪則有損人利已之事瞋則妒人之有恨己之無而怨天尤人之罪日積月深矣及至天曹考較地府減祿大數迫時撒手而往生平衣祿歸何處始悔從前錯用心

性命圭旨

天地未有先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氣故性為天地之心氣為天地之體夫豈有性而無氣乎抑豈有氣而無性乎然在天地不可以性言亦并不可以氣言如謂天地惟是性耳則高高下下者是何物如止以氣言天地則運行不息不震不墜者又是何主持故言天地者但曰道而已性

與氣兼該矣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是性而後有是氣有是氣而後有是形無是氣則形遂潰如無是性則氣安主乎氣如居宅性如主人尋著了主人不必更問居宅故見性明心不必再講許多煉氣煉形之事若初學之士不曾識得居宅如何便認得主人故欲尋主人先要訪居宅訪著了居宅自會遇著主人然亦有訪著居宅而不識主人者或主人翁不相照戀者此予所以掃除一切獨見性天為上耳但初學之士先要存形若不究明佐關養氣煉形則居宅一潰主人無處著脚果子輩欲求捷徑俟予三品告成依例修持形也固氣也全性也見區區嬰兒無煩

二十九

九轉自有陽神出現變化莫測之妙矣

三品妙典乃予傳世靈章三教法眼仙儒佛釋不須更求他道即此便是津梁惜茫茫宇宙無問道者不知細參耳設有誠求之士夙根清淨道氣渾堅何事再用師資言下便能解悟可知此典功德與玉經相等即天皇尚加鄭重故流通廣佈受福無涯微地通天感蒙利益非特度一時之劫尚能廣結良緣千萬劫賴以超證此誠救濟天下後世之位文爾等慎勿輕忽目之泛常視之也

人身皆陰止有一點陽精耳問一點陽精是何處示云此是成仙作佛的真種子真面目真命脈斯時那許輕談也

呂注北斗儿皇丹經

○大道至公佐功微妙負氣含形亦能覺知了悟遲私用智反生障礙迷離奈得透佐關一點三寶總屬耗糠打不破羈網千重六根皆是寃讐猛回頭大海茫茫登彼岸急下手虛空漠漠見青天只知身後慮身那管錯中更錯為子孫開基創業牛馬勞勞向人世積過崇愆刀鎗疊疊要知百年有限光陰豈能千載常存軀體好收拾意馬心猿用功夫龍降虎伏若不著用心機枉費摩挲縱教日誦佐文徒勞氣力從此各尋向上勿仍自失居諸爾等勉之予言不再

初蕭修恕云一派汪洋何處是岸何處是死處汝恐不能

三十

到死處去舍身何用不如此時尋真人枯禪無益暫且靜持三月在此間坐百晝夜看是如何方可到那死處地方去得未知生焉知死世上俗人連生處也不知連生處也去不得生處去得即死處去得在性定否耳

問劉守恕云於予言能會一二否即將一二說來守恕對云一是先天否答云一非先天曾著得一字即自昔說來去却皮膚便見骨髓

○又問守恕將虛實義講來守恕對云虛是先天答云何處立先天此先天基也非先天也除却精氣神方為先天鍊

三實是後天功夫到先天不事此矣先天是忘忘無無地位着不得一毫思議纔着一毫思議便不是先天矣

○問諸子有未曉者舉一義來吳一恕對云下手用工處此心如何使用答云方下手時此心貴一注意住關竅下手後得其徼妙此心貴無無所注意大丹秘訣如是如是

問嬰兒結就後是何地位時守恕誤對答云非我問爾此結就後是何地步結就後亦離後天已見先天之時知否先天無為者也彼嬰兒結就後既是先天便當無為若心不至於忘忘則念有所觸而生便非無為若既非無為則三災生焉

嬰兒既成切不可遽令出舍或養護一二十年三五十年然後可也若養護之法只在無為不然難脫三災矣子輩將予言與經文互參可也

吾門甚大吾法甚嚴吾道甚公吾戒甚肅能遵吾門之法律持吾教之戒行使當心口如一道念堅真屏迹幽居不干外事無自勞攘解縛脫繫毋取榮以致辱務棄邪以歸正守雌養元道乃真定

或問水火坎離示云水何物火又何物坎離又是何物如子云日月為天地結就大丹便從此着思日月又是何物予為子正之夫日為太陽熙太陽之中分得有一點陰精則日之所暄不生物而焦爛萬類表月為太陰熙太陰之中含得有一點陽氣若無這點陽氣則萌魄無魂不能照耀天下故月雖純陰而實不離乎陽然此日月分陰分陽陽交乎陰陰參乎陽者皆天地之氣絪縕度造而成故通謂之以日月方丹天地為爐陰陽為火候而太極先天為鼎本也若夫坎離其義亦如是蓋不曰乾坤而曰坎離者乾為獨陽坤為孤陰獨陽不生孤陰不長故道家言丹頭不曰乾坤而曰坎中一陽居二陰之內則陰色乎陽而有生育之功離中一陽居二陰之內則陽色乎陰而有成務之能是以道家先用坎離

配丹元然後取坎中一陽納入離中一陰之內逢變純乾復還先天本體也但人只知坎為水離為火而遂以水火交濟為丹訣而抑知不外乎吾身之一氣也蓋氣有陰有陽不知道者陰陽交雜不分故學道之士先要分別陰陽之炁而後取此資彼或取彼益此耳蓋精與神皆不外乎氣故道家不言精神而獨言氣也

昔演典談經龍沙顯跡八品住文闡自毘陵曾贊數萬計嗣又至振宗風宣演五品亦費數千玉於涵三闡教演清微典已較前節畧僅千餘矣後演禪宗蒙佛慈指示諸凡從俊以冀早成是歷來演典談經未嘗不大有布施然世

風漸替好道無人所以後此闡演皆量時度勢不多著墨
令某既肩斯任功德匪小予非欲從隨就簡不過體誌一上
官薄俸無其盈餘所以從儉行事非予自輕秘旨褻慢佳果
文以俾就於人也然應辦儀物仍不須節省演務重大稱
制莊嚴況開闡靈文衆真班列諸神侍衛非小可事也以
適中為妥
料理淨務又兼積誦經藏固是難事然必須善諭諸子姒
使誠意散渙毋致始勤終懈方有利益予不惜委曲開導
誠欲子等真切誠信發於自然方為功德果能能篤奉道
造處皆有感應不求福而福自至不圖報而報自豐天尊
感召捷於影響子等勉旃
書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但立心行善忠君恤民苗裔恩
民鎮之以威撫之以恩威恩交施柔剛並用詩云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能如是存心如是行事天必佑之
自然所願從心有求皆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

九皇丹經下拳後附錄涵三壇法言終

呂注北斗九皇丹經

註李青蓮妄註曰此腎在卦為坎內有一陽在天為水內有真金形如刀圭有日光月華之象靈似劍環有龍飛鳳騰之勢中藏一點真明與天地合其德外數方直大生與四時合其序鶴無腎而却得異上之二陽只下一斷龍濕腎而却本乎乾元之三陽故多生元山有腎而生玉石水有腎而生明珠人有腎而生命門如此而可以不益之乎益必淡泊寧靜方至腎中有鳴高致遠之美也可見交梨火棗為心中之真味龍肝鳳髓為腎家之佳餚飲石漿者壽可無數甲子吞玉芝者年可添至海屋至若夏倩盜播桃而伐毛退隨又作一異味解也爾凡人焉得乎鹿脯以足昔脉菊葉以換肌膚但欲生精補炁壯神非霧慾之飡雲食霞不可此五句係道君以蒼松古柏烹為佐霜冰藕也此一段係鄙陋之語倘有後世高明自知撈月非空景象也

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炁不足者補之以味神得味補而神益生神炁得味補而炁益和炁精得味補而精益添精精添而精則生炁炁和而炁則生神神生而神則煉精精得神煉而復還先天之精炁而復先天之炁神得炁而復還先天之神

註翠仙子稽首一註曰此一段文章從虛無中做來實有著脚處將精炁神三寶俱在味字裏添補說得親切清楚至極可見這味非凡味也雖難得先天之味却要後天之味得却後天之味亦可復我先天之精炁神復足再尋先天之味來化我復足先天之精炁神亦不遲也這味果然在甚麼把此味即是烏肝八兩兔腦半斤有此一斤烏肝兔腦用黃金買來放在造化爐中用文武火烹煉出些油加些水合做一箇餓饅頭將四門緊閉用真意吞下咀嚼到一百二十分田地吃時用蜜桃好酒一嚥吃得薰薰大醉猶如死的一般則腎裏桃源君心中丹元君神室內黃旋君血海中無英君華蓋下白元君五君問我此般佳餚從何處得來可常有否我對曰此般佳餚從一箇黃婆婆手十萬貫錢去向京城縣裏一箇高門大戶人家是那無情無慾的婬女兒蓄藏的珍饈過了三伏換了三冬藏得紫紫的一團好醬油被黃婆婆甜言蜜語買得來我方能如此受用你說常有只要有錢便有緣有緣便有鉛是這般得此真味方得精炁神三寶俱還先天故道君哀我生死出此法語只在生字活字添字煉字上著脚何愁性命沒得好飲食養之雖然杏林亦妄言也

總要爾等衆生不泄元陽不破混元未得子雞兒夫婦之

理。既得子當保父母之禮何必常把元陽耗散。何必常把真精走作。衹無情之慾止圖一時之樂。過此以往。淡而無味。不知情慾之勝。便是地獄之門。陽盡精竭。喪無日矣。

註翠虛子。稽首妄註曰。此道難言。非難言也。說不出口。故難言也。經無一字非無一字也。經在混元。技無一字也。但爾等衆生須要明道君所說。未得子難免夫婦之理。既得子當保父母之禮。這四句雖曰勸勉之詞。實係董戒之語。吾想人自婬媚以來。一種元陽真精。都為那一片白舌頭兩塊赤紅肉奪去奪來。可憐弄得渾渾由由。骨生涯。鏡裏嬌姿黃梁公案日間。貴盡千辛萬苦。

扶食夜間一上一下抽骨抽髓無子者。既向三十時辰兩日半中交媾以接祖宗之禮祀。故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或得一子。便曰獨子不如無。又去交媾。或生二子三子。以至六七八九子。亦云足矣。還向樂中尋樂。三要四妄。今夜此花明夜眠彼。人有幾多元陽。幾多真精。或勞或盛或疲。火或煎熬。皆從此元陽一泄真精一走。或四十或五十或六十。難免無常之大數也。死後還要問箇到底。有何好處。然在未交媾時。慾火一動。其樂無涯。既交媾後。真水一敗。四肢酸軟。有何搭撒。到不如反轉來。看虎頂金鈴誰人解。金鈴還是繫鈴人。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他是我的。便生男育女。我得他的。亦可成佛為仙。何樂不為。是必要臨死方悔前非乎。人生在世。如一雞犬。知慳悟者。雞能聽經聞法。犬能隨侍伴煉。不知慳悟者。雞遭一刀而死。犬被一棍而亡。吾但願後世之下。脫却陷阱之中。出乎網羅之外。不為美人枷住。而為色空法象。是吾之大願也。亦道祖純陽之大願也。

○凡彼衆生。當知臟腑之理。可識保養之功。不知臟腑之理。為鬼為蜮。不知保養之功。乃禽乃獸。能知臟腑之理。可神可仙。能知保養之功。永壽永年。

註紫賢道光子稽首妄註曰。此一段有知與不知數等

知即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即孟子云。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誰無五臟六腑。都是溫臟色腑。如有保身養命工夫。便是道臟佳腑。鬼蜮壞了臟腑。禽獸細小臟腑。神仙無為臟腑。壽年長久臟腑。此只在陰陽中。分一箇天堂地獄。便是生死關頭。可憐哉人。為男子身。八寶羅漢體。一入粉面裡。喪却前世根。今奉帝勅降註真經。道君赦罪。人當宜惺。

○人之初生固是此人人之未生豈宜成人。母血先虧。而父精從行。為男。父精先進。而母血後行。為女。佐黃未兆。形色未分。而兩腎先立一點元陽一身之本。萬形之根。資之以

為造化。藉之而為性命修仙者修此保己者保此。

註紫陽張子。稽古長註曰。道君言父之精母之血。先進後行為男為女總是依黃之始。形色之初。先有兩腎中一點元陽從虛無中立人身之本。作為形之根。試想道君此言。要人從父交媾時。從母懷胎時。仔細思量到傷心的田地。原來我身即父母之身。不該遭業孽踏。理應反本還源。知此造化藉此性命保之而為仙家修行妙道。則父母生成之恩不惟報之并可以超之。且與天地同體。日月同光。鬼神同其吉凶。四時同其節度。來不克在陽世三間把靈光靈性來一回也。何苦不向五行裏

尋造化也。去順洩中壞性命。今有道祖純陽開濶路徑。

以垂萬世。欲遂度盡凡夫之願。吾於悟真篇中。已透金丹要言。又神赴乩沙繼續一註。以為驥尾之附。願後世修仙者。思父精母血而悔此身。不易得可也。純陽子曰。此自東華。以至紫陽諸家。前後口說。皆是叫人做性之根。命之爭煉其已築其基。妙用功夫。總欲萬世下。有緣子一覺便醒。好向虛無中尋舍利子也。

○命門之火。腐熟五穀。烹煉真水。此火一動。真水一泄。

註始青天。大覺子註曰。火為相火。由於木生。水為元水。由於金傳。水火共居。火水同源。可謂赴中求生也。人當保此水火內。一點真明之炁。於夫婦未交已媾之際。可也。保此十八字。沒盡無上道法。誦者志心皈命寸也。

○此水一泄。相火必騰。萬邪蜂起。百病蠭生。人而無此炁。盡神罷。由於真精損衰故而龍雷難當。

註太青天。大悟子註曰。水隨火泄。火未隨水滅。故一身空乾。六淫之炁入而百病生焉。若修煉人。學得孫行者。過得火焰山。入得東海宮。便先保此水火。做運用真意法。活潑筋骨成一箇通天教主。何難為金液真人也。

○吾今所垂。衆生當養日炎邪視精以視耗炁。以視散神以視傷。

註始素天大元子註曰。此道君於本末水源。援求人以斷六賊之法。先於目示洞明象。故將精炁神三寶。先皈洞明君。不使洩於盜元賊。殺中去。

○耳多亂聽。精以亂耗炁。以聽散神以聽傷。

註此又於耳。示以洞空裏。欲人把三寶次皈洞空君。不使入於賊聽。賊殺中去。此耳目二者。最是弄人的埃猴屎也。

○心多邪思。精以思耗炁。以思散神以思傷。身多邪勞。精以勞耗炁。以勞散神以勞傷。

註太素天。大明子註曰。此二段道君繼耳目。示以洞住

象、洞清法欲人於心澄臺君、於身尋太無君、把三寶接晚無為天、不使墮入三途五苦中去、此一思一業、乃人日用之常、當以思神煉液不可以勞形費精也、○如此之類、皆是耗精散炁傷神精耗而走、炁散而損神傷形困。

註始丹天大靈子註曰此乃警覺語清淨言、人當推而看之玩耗散傷三字、誨人一行一止、無時不然、無處不有、○更有色慾過度斧鉞相加鹵暴橫行、刀鋸著身。

註大丹天、大動子註曰此進一層說法、人當血炁方割。○更有修真之子。明乎我之一身心為液之源、腎為炁之根、液中生炁、炁中生水、腎傳肝炁、肝導腎炁、而真炁朝心、心傳肺液、肺導心液、而真液入腎、液中正陽之炁、會合炁中真元之水。

註始梵天大佐子太梵天大妙子并出膳見合註曰此一段、正搆玉液源頭地仙本領、先有此玉液源頭、然後方有金液本領、先有此玉液源頭、然後方搆神仙源頭心腎肝肺、在玉液中為緊要功夫地也、液炁在清淨中為緊要藥物也、修真之子欲學金液神仙、先從玉液地仙起手、用一部大周天運肝氣運肺液、此功先從任脉用真意運動臍下一寸三分九九八一、使熱炁動於腎、腎中以盤旋絲絲之象傳於肝炁、以周回修修之象、動肝引導腎炁、過黃庭越院中出美女口、一點真炁有如蛇頭、而朝心家之上帝也、此前一周天也、又從督脉、

用真意運九九八一在尾閭上一寸三分鑰於刑送上天春雙關九九八一周回升升直入肺竅此入要從鳳門入入了肺肺一煖而液從大裏自生引導心液過絳神宮越神室從文昌宮透入兩臂而耳忽一响目忽一亮便是心液到臂掌象也此後一周天也是方叫肩井從降至於頭足皆為四藏所管四藏之真炁動此真液動則中入炁生神而上入炁下入炁無不生神矣炁原通天徹地液原周流一身至於遶上頂而用肇肩法皆糊吉也吾本中央故主不得不以黃庭真炁現身說法指人用玉液好尋金鼎也

○用年中之戚衰而養液炁之戚衰用月中之遞遷而行液炁之遞遷周日中之子午而保液炁之周流用時中之分刻而養液炁之添減觀天地升降而知液炁晦明而知液炁晦明

註赤腳子妄註曰道君以液炁配合年月日時分刻極其明肯缺人知天一大天人亦小天也不須揚適丹經子書只觀天地非降日月晦明而悟金丹正理依持玉液功夫皆是自然何有一毫強勉運枯坐皆非正途有天即有一地配之天亦帝也而何嘗離乎地而孤行周天度數有日即有月配之日亦陽也何嘗離乎月而孤行赤黃二道人亦天地之正炁所生也尺亦日之精華所成也怎麼使不熙天地大父母修持而必借靜坐孤修而配合一身獨立之孤陰孤陽乎怎麼不熙日月大光明行為而必踩空修盲煉而運用一團真炁之獨陰獨陽乎人能省此可悟無為大道則一身之液炁何難復還本來自在菩薩矣○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生則培之長而充之收則保之天地年年循環液炁年年周流一身年年如是何以喜身液炁年年非常

註此將液炁單根上天地升降說來怪人於迷霧中陡見天地循環正理春如今少年時液炁正是圓明夏如今中年時液炁還可充足秋如今老年時液炁便漸衰矣冬如今臨死時液炁皆難發生顏子三十二歲四豈曰非保養之人耗散炁液乎乃父母種植之天元薄故大數與炁數合休其精炁神三者至今猶浩然常存人當思此少年亡一理切莫把那輕薄少年短命自恃即來非彭祖八百歲終當曰能保養如是足矣却有四十妻九獨非耗散真元者乎而却不為大數所拘不為炁數所迫而獨脫數尸解而去至今猶在仙中住人當思此老夫娶少妻名曰枯楊生稊者一理切莫把那

老來色心不斷者抱著十七八歲女子漱來漱去良心何在天理何存這種地獄種子休得一比如有回頭真心向道裡參求看破莊周夢者須把天地春夏秋冬正理一一思到鬼神通的田地自將三丹田摩一摩實在否旬將泥丸宮搖一搖可畢否自將湧泉搥穴一搥可空否若是不實在常常畢已有空只恐後面粉魚常著此時要悔自己做錯了多少事便遲矣倘能稍明一二層依家之理或早晚聞一二依家講究或每在演經夜解趺台上侍立如木偶人便當自己活潑一活潑睡到一陣醒時回頭一想光陰有限祖師這番慈悲還不回頭等到棺木一蓋休矣

○月受日魄而何以為上弦月受日魄而何以為下弦又何以月滿而盈為望明何以月缺而損為晦朔

註此又將液炁單根上文日月晦明說來上弦下弦凡丹經子書皆未明言不過指出兩弦之氣以教人認先天後天月吾今欲遂度盡凡夫之大願明透真機以悍萬世迷途夫上弦者月光之金水二星過身落後之時也上弦在酉下弦者月光之金水二星將生而出之時也下弦在子足之後上弦為未來如草木將萌癸生之前下弦在壬足之後上弦為未來如草木將萌之際正是先天一點元葉在月宮丹桂枝上盤旋下弦

○液中真一之炁名曰陽龍炁中真元之水名曰陰虎虎躍真水而得真鉛龍騰真炁而得真汞汞以煉鉛鉛以煉汞而汞中添汞陽以煉陰而陰變為陽陰以養陽而陽純制陰陰無陽而丹不結陽無陰而不成再抽鉛須添汞不添汞而正陽不能生鉛添汞須抽鉛不抽鉛而真一之炁不能加汞

○明乎此理何慮大道不成

註人當急進可也

北同類之液炁乎方足二句云

乘註三丰張子註曰此一段道君透出龍虎鉛汞抽添正

呂注北斗北皇丹經

要後世有根有緣從此下手雖曰神仙還是神仙做吾
却偏曰凡人亦可做神仙只怕不明金丹理方入地獄
為歌曰此龍屬陽自陽一失却是一陰此虎屬陰自陰
有寶却是一陽龍即我之位關也虎即彼之位牝也龍
却好濕我却不洩真火加一東字偏一水添一點土偏要成一箇煉字收為金液至寶虎虎那怕你張口漏
要成一箇煉字收為金液至寶虎虎那怕你張口漏
牙把人亡魂走胆我却有伏虎手段將你為空中色色
中空用龍一戲把你為龍虎風雲會不怕你不為我把
你虎穴中虎子得來入我三田之中龍龍縱任你是
濕慾之物我却有降龍手段那怕你變化無窮我用一
那吒金剛圈降住你抽你助做為一條養性接命的金
帶時時繫著那怕你不去向太極真人前請一點真一
不二法門來與我為混合之大道也鉛即兩弦之鉛汞
即我身天地之汞有日月之光明天地纔成地天泰不
為天地否人身自父母生來原有一汞一鉛男女交媾
之理故曰乾為父坤為母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為先
天之太極人不明此一理只把汞去投鉛生生男生女
把鉛來投汞成佛成仙這箇鐵饅頭打得破何難為三
丰中之三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於此乃得真解

○保腎必要養心不養心而心火常熾腎終不能保之蓄精
必要固炁不固炁而炁常散精終不能蓄之養神必要添
精不添精而精常泄神終不能養之還先天必要補後天不
補後天而先天終不能還補後天必要健脾胃不健脾胃
而後天終不能補養腎家必要培壬水不培壬水而腎終
不能養正心家必要收意馬不收意馬而心終不能正
註此一段道君明明指人不須煩註功夫在後還返之
中也

○心不正而丙火見色而起慾見情而發風下則真精泄兩
腎傷命門損元陽走真炁耗陽神散因而脾土弱飲食不
能以保身肝木衰而邪火常來冲頂門肺金鈍而痰喘常
來入絳宮若能不耗不損不傷不斲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註此一段道君明明成人不須煩註功夫在前土府之
中也

○一心向善萬慾撇開拿穩心火緊閉命門動裏養靜靜中
尋靜陽時煉陰陰時補陽養成白玉之體煉就金精之質
註此一段先要善字根源方得養靜補陽養成煉就大
事不然後半仙家佐宗功夫効驗從何做從何得也

○向子至邠而用陰中陽半之功向邠至午而用陽中陽之
功向午至酉而用陰中陰半之功向酉至子而用陰中陰

之功

註漢武侯妄註曰此一段係道君將煉己築基真訣用在三鼎分足之象一箇為朝屯子邨時用之一箇為暮蒙午酉時用之一箇守他金花現於子午進退用之沐浴則在屯蒙之上向子至邨子至邨正在水生木時故有陰中陽半之功夫向邨至午邨至午正在木生火時故有陽中陽功夫向午至酉乃火盡金生陽極陰來故有陽中陰半功夫向酉至子正是金盡之中癸水又生乃陰盡無陰之時故有陰中陰功夫此曲一子循環無端凡為修煉金丹者安可一時無鼎使火熄也必是陰中有陽陽中生陰之鼎方足補我陽中陰陰中見陰之體也不然焉得為仙又焉得為仙中之神乎

(子)時一陽生心腎相交端然正坐定息伏氣豎起脊骨運動湧泉潤閭泥丸不使神昏外遊夢寐希有日日如此神定炁足(午)時一陰生剝卦欲變坤端然正坐閉口吞津運動神室吞入黃庭心無毫念靜裏養元日日如此補老還元邨百二時推論自見

註默陽張子妄註曰此係採藥行符之功也如無孔笛吹盡之後沒絃琴彈盡之時便豈空空無功以運用乎道君為金丹元仙之始祖尚且至今猶在採藥煉丹以為十二萬年會會不壞之功也凡夫烏知僅為一笑殊不知此理自混元之始以至復混沌之際皆難脫此真一法門此一段不須煩解只用兩語盡之訣曰玉枕泥丸常寄信炁脊雙關每流泉叅此二語打通關節自好向先天一粒中下手也(此)是秘密語精微言妄傳獲罪於天謹慎自保長年有能從此年用年月用月日用日時用時刻用刻分用分丹結丹田上舍下舍金液玉液龍交虎黃芽顆圓蟾九轉七返脫質昇仙超凡入聖扳祖歸天

註此一段正從上許多功夫說來叫人常在年月日時分刻做去先有玉液後得金液獲了神仙境界脫質超凡入聖扳祖歸天仙之象(盡故下文)又將九轉七返係道君親囑傳教大真人總細細言之何為九轉一段係之中也子時一陽生至扳祖歸天止

註口訣在何為難言四字之中也子時一陽生至扳祖歸天止希夷陳子妄註曰(智)者秉天地之清悟大清靜起手可以行週天之運用(愚)者受覆載之駁雜須悟真搬運起手可以活動骨之貫通行居坐卧皆有龍虎騰躍語默動靜不離水火升降是功也先將兩手交扳兩肩頭站立腳根顛來四十九起一頓尾閭動天潮下降脊骨通又將兩手又腰擺擺動雙腰兩腰

開前後任督皆通竅四十九次休放倒卽用左手向右○
右向左如同開弓勢相當左右各分四十九○雙關可開
通泥丸開了此關又托天兩手上升四十九○托天夾脊
一路俱已開○揚頸泥丸宮盡得自在○玉枕也從此處開○
做過此點頭點腦運下來從此端然又腰坐○坐下凝精
定神真意注中宮○中宮一注百節到○一呼一吸數天然○
(是)此以後來睡下○一足伸來一足縮○左手托着玉枕骨○
不落枕頭是天然○用意只在泥丸上○泥丸百節都有神○
如此日日不放閒玉液不洩在小便○又能運化骨節去○
關關通是真言○此又簡此又便○愚者行之活活現堅

心百日如此用再接陰陽煉已圓○吾平生只會養一牯
牛(牯音古是養牛之男子也)先是要放(養牛之男子也)又要收(收之若養牛之男子也)自後熟來不放(放之若養牛之男子也)不收(收之若養牛之男子也)常在家
園同卧處○不覺人間四十秋○

○何為九轉九轉難言何為七返七返難言三陽聚頂五炁
朝元○先有層次難逃年月

註關尹子妄註曰此一段人之未生也無精無血人之
有生也父精母血合之已生也我精我血人之婚姻也
妻精妻血人之交媾也奪精奪血人之生育也傳精傳
血人之常理也散精散血人之行洗也耗精耗血人之
中年也敗精敗血人之將老也枯精枯血人之耳聾目

盲手酸足軟也墮精墮血人之炁斷神飛魂散魄走也
乾精乾血人之欲修性也保精保血人之欲修命也養
精養血人之清靜一身也運精運血人之築基煉已也
採精採血人之子午抽添也攝精攝血人之煉大還丹
也炁精炁血人之點化陽丹也還精返血人之懷胎出
神也凝精聚血人之超凡入聖也開精化血人之面壁
九年也二精一血人之脫殼尸解也精無其精血無其
血人之謁 帝封仙也精神其精血神其血如此始終
無非精血起手得手不離精血打破精血自見精血精
中有血血裏有精精色乎血血乎已精三丹田之三陽
炁

隨精血而聚於泥丸五真臟之五炁隨精血而朝於元
海熙吾注精血之層次自難逃煉精煉血之年月此段
吾師自李下腋生以來皆著於竹帛以垂愚智明者可
以領悟迷者亦宜猛省道德五千言句句不脫補精還
血黃庭一卷書字字皆含骨節精血我今一字經經
俱向精血中化生萬世下負陰抱陽者皆當如此精血
中作一雙慧眼觀看自可見龍復為龍麟復為麟復龍
復麟更當復還元根

○一月生胞金丹一還想人始生父母媾精二炁化醇懸人
元宮會於脾土土能生物因結胞元凝形於巳六陽純全

先有壬水以生次有丁火相合更有己土寄旺自然丁壬化木而結胞元誠能修煉卦用豫隨火候抽添而用丁丑戊寅周天自得東方九陽之木氣成凝必獲帝真胞命元一正潢之炁而生胞元宮主泥丸天虺壽早無量天

註純陽子曰凡修大還丹者於築基煉己之後要修此十月懷胎工夫須用先天無為之鼎當作先天自然之功婦人受精而懷孕也先於一月生胞此胞非胞裏之胞即人之泥丸也故人生先生鼻而為鼻祖此鼻即從泥丸生形所以鼻之竅通乎肺筒十二重樓具根實通乎腦理無非關乎泥丸之百節道君於此經中講出生胞之理無非闡明此理以醒世人其真言只欲修大還丹者先於無為之精炁真血奪一點於命門成胞生胎之時自將先天無為之精炁真血盤捉又於泥丸生出明中奪此一點精元入元宮用脾土真意煉就一胞長就泥丸好為下步成胎之地岸也此一月功夫只在注意於自己泥丸上其胞自成一泥丸也故蜈蚣蛉子有似我似我之說

○二月生胎金丹二還想人始生精入血凝含入胞元亦會脾土主能生物因結胎形卻屬戊土乃陽中藏陰先有癸水成壬更得戊來化火故而始生命門而成胎氣誠能修煉卦用蠱臨火候抽添而用己卯庚辰周天自得南方三陽之火氣凝成必獲帝真胎命元真一之炁而生胎根宮主泥丸天虺梵監須延天火候主乎辛巳壬午還當觀與噬嗑抽添

註此中正理道君已明言於上但婦人懷孕成了胞胎之形便有靈魂盤於胎中只將自己精血盤旋為一無為之象修大還丹者到此便加進一層功夫於先天無

為之精血運来招我台光幽精爽靈之真魂用一步呼之之法將靈性舍於此真精真血之內把一箇上丹田成完一形自頂以至兩眉間左右前後無不是靈光透徹此第三箇月雖曰將先天精血還於自身無為中之却自己本来之精血已得一返矣此從生胞生胎生嬰乃一部大還丹乃三天大仙鼎成就到此功夫接接不斷自必似我皆真矣○三丰張子妄註曰一月一月却是少運花裏真精血不須妄爐立鼎只用無為抽徹也不候兩弦忘到候只候印堂星閒也不候八兩半斤為活子候只候五千四百八正當用不用神交與體隔用

上呼下吸兩口說一来渾身熄二来耀門徹三来天目閒便見大千世界此等效驗處方是生胞生胎生魂的的和吩咐世上修仙子須向雲中跨鶴切莫沙土中埋○紫陽張子順顛作禮而妄註曰三月功夫三箇丹丹丹不離釣魚竿真精血真寶船撑来會合精血了大還不須三三又三三但用盤盤又盤盤何曰應星應潮宜運圓陀圓圓丹田中鶴息絲絲絳宮中火炁聯聯泥丸宮第一仙明堂第二仙宮上丹田第三仙此一部乃修仙之首著為大羅之妙天道君明言孚佑恩無違張三丰直透真言我紫陽敫曰知薄識淺不將悟真骨髓垂

○四月生魄金丹四還二返想人始生恨有七魄引人作禍作患一塊純陰歸室只在午時出門則在子時午時正陽陰見陽而懼故修煉者於午而用武炁子時一陽初動純陰乘一陽而遊奏我心意告我常行故修煉者於子而用文火誠能拘制七魄保肺金而生真陽之水養心火以赴肺金七魄之陰自覆北方五陽之水氣凝成必得帝真魄命元陽冥潰由之炁而從七魄宮主洞房天虛寂然澄寧天火候堂外癸未甲申抽添難少資剎周天

註大法天師註曰婦人家一塊純陰之體便是十二時

申女妖魔陣自受夫精而懷孕成肥成胎生魂生魄則陰中一陽凝聚化成男兒形象在妊娠中便有九靈真炁入竅是九靈也在玉樞寶經中名之一段內叅詳有此九靈名入修煉大還丹者這七魄之一各尸狗一名伏尸三名雀陰四名天賊五名飛毒六名陰穢七名具肺此七魄從三尸之躊躇蹀躞搬弄而作禍作患又有三尸中之三虫一曰青姑作人之耳目六賊虫也二曰白姑作人之嗜味嗜慾之五臟虫也三曰黃姑作人之好淫好貪之六腑虫也人死都為此三虫生九虫九虫生一萬二千虫孔孔有虫竅竅有虫死則虫飛虫則飛尸

神散尸神散則真魄走魄走則陽魂飛子大還者必須務煉陽魂以伏七魄伏七魄以助陽魂則真炁不散精血凝成而為先天一點欲行此功肺金當為心火煉入洞房宮中此宮在明堂宮入一寸三分內名為寂然兆率天即人之腦海也真魂常在泥丸陰魄常寓腦海此理不可不透徹參悟以了大還修天神二仙者先不於兩箇魄魄煉一箇魂真魄如同嬰兒怎成為大羅也

佐佐孫紫陽張子繼老祖猶白元尊神脾之神曰黃庭吾分說源從肺金流自腦海人之好善好淫皆爾作道君制度慧劍斬滅胎形化解陰轉陽鉄不生亦不滅先天採來配日月煉成一團萬萬劫劫常存宇宙道炁揮開紫陽特說萬世當為金剛不壞老祖爺 佐佐孫三丰張子繼老祖而妄註曰老祖名為降魔護道祖貫通七魄制於酉酉內有真金金能保長生帝真魄命元從此妙佐佐洞房燭花夜對景忘情耶嗒哩唧嚦叱木叱啶唵唧哆密唧 純陽子曰七魄為第一魔王非龍虎山真大人出現用雌雄二劍急急如律令法水一口不能制也老祖有真魄制度之說紫陽又有慧劍斬滅之說三丰又請觀音從南海中來觀世上一切音可謂說之盡矣從任萬世下有大羅出焉未敢於畫蛇處添一足也

五月生五臟金丹五還三返五臟以心為主心之神曰司命肝之神曰無英公子肺之神曰白元尊神脾之神曰黃帝主宰腎之神曰保命修煉者誠能以心神而生五神以腎神而運五神便得東北之炁凝成而獲帝真五仙中靈之炁以復五臟宮主絳宮天號波羅彌尼不驕樂天火候則在乙酉丙戌抽添必由復元妄週天

註婦人懷孕到五了月小兒便有心肝脾肺腎則五臟之真神皆附焉修大還丹者如此一月內採先天無為之精血保護嬰兒之真體以心為主三昧真火蒸之蒸之故宮主絳宮天號波羅彌尼不驕樂天絳宮如一幌然乃心之真胞絡是也司命之神寓於此宮故天亦有是號也其功務俯視五臟仰呵真炁使五臟精華變為四象歸於中宮以為養命之元也

六月生六腑金丹六還四返六腑為五臟之使胃有運化尊神膽有決斷將軍大腸有九曲文昌小腸有七元郎官惟膀胱津液之府神曰導引童子修煉者誠能不絕胃炁不滯陽臟腑不竭膽汁不耗民火自得西北之炁凝成而獲帝真腑命元高燕冲融之炁而生六腑宮主中丹田宮天號洞靈元應聲天火候不免丁亥戊子抽添難少大畜

頤週天

註婦人懷孕到了六箇月小兒便有六腑生焉六腑皆有神名寓於經上修大還丹者於先天無為之精血生成嬰兒有象之六腑此功當從泥丸一齊做下自上丹田以至中丹田將洞靈元應聲天時時不放則天耳通天目通他心通我性通宿命通如意通舉此六通力放大光明此六腑自輔五臟而成似我之真炁矣

○七月開心七竅金丹七還五返人有此心而虛靈具天地造化之理應無極太極之真惟賴七竅含北斗七元之靈夥賾者誠能以竅開竅以心煉心惟見紅光照體白氣神頂必得帝真廓然靈元之炁以合東南楚寶之炁而開心竅火候不免已丑抽添難少大過與坎週天宮主元谷宮天號靈元梵輔天

註婦人懷孕到了七箇月小兒便有七竅俱成此七竅上應北斗之生炁自應一已之七孔修大還丹者以先天無為之精血用為一已之心血見此先天之精血不用此須力七竅之心血便不覺自開能知過去事未來事古今人物相故道君曰誠能以竅開竅以心煉心彼兩箇竅一對心將彼竅開此竅將彼心入此心無其心竅合其竅心家之紅光自照胞胎之魂魄廓

家之白炁自中臟腑之真液要得此七竅生成於嬰兒之體中當把腕中元各宮開通我身之七竅故玉樞寶經有慧光生三字從忘形忘物忘我中來也方得與道為一始叫做道在天地天地不知有情無情惟一無二矣○紫陽張子妄註曰臟腑有真炁五老煥元神無極中含象原是道常存清靜為寂靜金丹專煉金人能撤三一位牝自通靈虛雲與祥烟庀户合生門三十六節處臟腑炁來榮欲修大還丹挈穩白猿心心能透三昧七竅合七星天聰與天明天虛並天靈天元與天位天真降七真此為七竅名北垣斗有聖猎人精同血返我

心無心一旦真皇靈恍惚智慧生了性又了命雙修號丹成○三丰張子妄註曰道君座太微降生大天尊垂此真法語引人上玉清一箇弼下字訣七箇月象形左二右三名為五太極潭然有五靈五靈方得七竅開須把天目運此來叫人修真的的是穿破機關上璞臺了此為位闢天根子火煉真金不壞體能將璧直有剛柔便曰谷神真不死

○八月八景生神金丹八還六返神即先天元神先有此元神而生炁炁以生精精復生此元神以足炁炁以化精修煉者誠能復還元神必得帝真自然位照之氣以合東北

正陽之炁而生神火候堂少庚寅抽添不免離咸週天宮
主柱陰宮天號高虛清明天
註純陽子曰此段即是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化精
循環煉化還於虛一之地也婦人懷孕到此已有形象
完成只少一口炁回地一聲也修大還丹者到此精炁
神皆借先天無為之精血而復返先天也神為元神精
炁皆歸於元神之中合而為一其功猶在命門之極陰
宮時時用真精血盤旋這高虛清明天主降於此炁盤
膝而坐請問明堂宮之玉皇上帝演說一十七道大光
明熙微無極世界一如同琉璃玻瓈便於元神之後九
竅通時化為陽神出現於泥丸之宮以朝三清矣
○九月九竅開通金丹九還七返修煉者最難九竅開通
竅通萬竅通九竅開萬竅開現出九頭獅子身坐九朵蓮
花寶座鍾液煉成金體玉液煉成玉質陽還陰丹而返老
轉童陰還陽丹而換影脫形元神常現真陽常出即是神
仙境界猶少聚頂飛昇朝元脫質修煉者誠能以中央戊
己之炁而得帝真上皇仙境之氣以開道九竅則宮乃下
丹田宮天號波黎答光天其火候至此而辛邠壬辰抽添
至此而恒遛週天
註婦人懷孕到此九月便有胚熟自落之機○却少圓通
中七竅之一開也
○十月形神堅固脫質升仙金丹十還聖胎成丹炁滿元陽
聚頂真炁朝元指日飛昇超入仙界拔祖出幽救宗脫罰
修煉者誠能以黃芽而變為白玉以黍米而長為仙珠則
大道成而宮主黃庭金丹就而天號極尊至火候猶有癸
巳甲午抽添只在大壯與晉週天
註婦人懷孕至此而生者多多矣○故修大還丹者到了
九箇月是神仙○十月滿足是天仙此地○不用鼎不用月
只用面壁閒通泥丸正照黃庭處胎黃移庭要
出穴至於一尺到一丈○一丈到十丈試試陽神胆何如

到了此名為極至尊便有玉旨下天門傳玉符授金籙
功夫滿足百日升天鶴跨飛在十二金樓○掃却一切前
面苦行收了一切無邊法界○便是自在如來○南無佛○南
無法○南無僧○只有玉皇大天尊那有十殿與泰華真人
○紫陽張子妄註曰自純陽道祖闡教以來○真仙已洩○
七八○今於此十月懷聖胎之時○又將天機十分透徹○只
在好道求命者○知十月○月月不離先天精血○知我身○身
身不外梵炁總是忘中尋忘靜裡養靜○八字真竅以通
乎仙牝之二竅也○三丰張子妄註曰○弄玉仙姑吹玉
簫○聲聲吹入佐鬧蛾○此竅名為天地根○先天足來八景
自生神○八景生了二十四諸天○九竅自通靈聖胎原備
真一炁○王母瑤池汎金波蓮花心心含著黃芽生香
在裡錦乾坤奪得真香妙氣氳○保我劫劫長存自我純
陽道祖一洩○此萬世賢良細用心蓬萊島○當留名瀛洲
會○須劾許真君○白日間扳宅飛昇三丰○今日苦叮嚀但
願人人俱有壽○個箇盡長生○陽合仕根○

○凡被眾生在道之子欲得修持必如婦人懷孕次第年月
方可成就若不得真傳妄執一見泛濫羣書不探真本而
依假借徒費歲月疪而後已

註此一段在叮嚀欲得修持者必如婦人懷孕上又在
切戒妄執一見者不可定依假借

○吾今所說即是至真妙道○尊經○

註以了此一卷經名也

○定為十品以為眾生入道之門進德之基○第一品九還七
返超證天仙○第二品煉丹結元脫質神仙○第三品保炁固
液毒人仙○第四品養心益腎魂歸地仙○第五品修善積
德奪胎免仙○第六品功深行大廣種福田○生為帝子○第七
品修身方便普濟孤窮生為王子○第八品博施濟眾哀憐
癉殘生為宰子○第九品解事分難正直無私生為富子○第
十品持齋誦經向道歸依生為貴子○

二十九

註此將五仙分明又示人以歸著之路也

○除此十品之外生在中國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左有兄弟
右有朋友六親不至於繐寡孤獨猶是前生善念但善不
能始終如一或一念行惡之人多招如此
又一念行惡不倦始終如一為來世根

註此乃叮嚀好善者當樂善不倦始終如一為來世根本

○若生在困苦又屬子立絕嗣短食少衣或生在邊城苦寒
之地或生在無人荒僻之鄉皆是前生十惡第罪不好善
行不存善心誹謗正教大斗小秤明瞞暗騙造踏穀米損
壞五倫大則雷擊火燒水淹刀砍小則為孤為苦更有胎

生卵生變禽變獸皆是前生為惡造罪更有男變女身或作娼妓或作乞婆皆是前生色慾過度遭踏人家兒女生則不見報於妻女死則亦現報以還宿債此理一定斷不爽失吾今垂此教法由爾受下宣行

註此一段乃說遭踏尊經迷惑大道一味為惡者有如此報應不與正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也

○長春真人聞說及此不覺歡然鼓舞稽首作禮而謝曰道君真大慈悲真大恩澤立此教法淺而易明簡而易行人雖至愚皆可以為

註此一謝恩語又一指人語在淺而易明簡而易行八字中參求真是大道不覺些須力真經原無一字求也

○如有不從者真永墮地獄無出日矣

註此三句乃戒執著並一世為人者又為結足上文之詞

如是而作頌曰

妙哉此經　超度衆生　可出幽冥
智者易悟　大道活現　修品廣昇
諄諄誥誡　愚者可行　提耳面命　棒打腦心
從此前進　循循誘人　孽消愆除　福祿來臨
修真之子　此理一明　大可飛昇　小可長生

呂注北斗儿皇丹經

卻病驅疾　保體固身　道君說法　大慈悲心
妙哉此經　妙哉此經　贊莫能窮　贊莫能盡

註如是一頌在四句妙哉此經上參一頌字真味

○斯時

○昊天上帝薩公真人皆作禮而退與一切法筵清衆俱大歡喜皆歎此義而作偈曰

太上功德大　寶臺說妙經　道味無窮盡
位理最幽深　九宮八卦數　層層闡佐論
九轉七返訣　一一透光明　坦視一大路
指人向前行　無隔亦無礙　可仙亦可神

此經真難遇　從此皆可成
不論聖合智　六月下炎冰　冬天加葛巾
此經真難遇　黃河年年清　此經真難遇
東海波日平　此經真難遇　日出南北分
此經真難遇　月向南北行　既得遇此經
前緣亦非輕　我今說偈辭　萬古放光明

註斯時一偈在幾箇此經真難遇上參這一偈中真訣

88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卷中終

註又找完經名可見這先天之尊經本自太清發於紫

徵存於中天台乎北斗九皇七元人能於九皇真炁上
用七元神竅真功夫念動尊經入我神會中能救生於
長生不老能濟死於脫殼昇奉豈非至尊妙道也乎哉
○吾於此註一畢不覺掀髯而大歌曰經兮經兮實為西方
真金兮道兮道兮實用南方火鼎兮一粒兮一粒兮實為
亘古永壁兮聖胎兮實乃精血結胎兮道君慈悲
兮立為萬古長生之碑純陽廣化兮又作黃律卓鶴之書
拔此度凡夫兮凡夫只須根基有能真體貼兮體貼當要
著力一言難盡兮靜裡乾坤須叅之叮嚀不已兮口含真
訣入希夷　又偈曰

中卷一部　大道滿載○

二十三

金液次得。玉液先在。清靜起手　打通靈台。
先天得手　無為安排。中有後天　煉聚所待。
年老修法　全倚月胎。此註一演　候有緣來。
張大真人偈曰。

開闢以來　混沌之後。先天大道　無為居首。
能度生死　此一先天　名為首經。
元氣未破　含入虎口　吞入龍腹。
臟腑皆春　骨節皆靈。冤之最難　得之最易。
不須採取　只須呼吸。三昧火到　來自虛無。
有緣得此　金剛不壞。可與三清　同證天台。
道陵留偈　萬世逢萊。借吾慧劍　斬斷塵埃。
葛大真人頌曰。

妙哉天尊語　仁哉孚佑言。字字傳口訣
行行吞先天。欲少以至老　皆有妙住住。
由男以至女　皆有真永鉛。人能體貼為
立證通明天。如有不知悟　永墮獄無間。
許大真人偈曰。

白虎首經至寶　華池神水真鉛。火文火武煅煉
採取鉛內先天　汞銀死過　次用朱砂成元
不用白鉛黑鉛　不須硫黃砒仙。只用金鼎溫養
獨取丹田三元。人能明此至理　白銀黃金皆金。
一粒吞入中宮　可為大羅天仙。孚佑仁慈演正
恢宏大德無邊。

薩大真人頌曰。

一朵金蓮並頭開　却向瑤池火種來。
蓮台先為斗姆座　默朝功夫先自栽。
蓮花却為玉毋踏　一駕鐵船採靈台。
萬世有緣修真子　可上蓮舟會逢萊。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中註歌偈頌終

昔斗姆元君三十一片

呂注北斗九皇丹經

(七)曰天關破軍。
註此星有內垣外垣之分。有天皇帝座之尊。此竅有侵缺缽。要呵運動魁魁魁魁魁。妙有北流之降。大矣至矣。功亦難言矣。開自與北斗七元同其天度也。此能保命延年。此能南宮煉度人何不照吾訣而力行之。
○竅開天關。異有鬼門主宰一立。大破三軍。
註此竅二句。正形容天關二字處。在斗為天關。在心為守竅。故如是言之。此主宰一立二句。正是玩此竅有工夫處。其功乃紀紀紀紀紀紀紀紀。先提。唵字。有聲。後運紀字。無音。七七四十九遍。方得西方庚辛之金氣。午命主北。要知金浮肺家妙用。方得乾元振振兩字。入此竅之門。何有一心之主宰不立。三軍之萬魔不破也哉。
○鬼從此滅爽。妖從此亡魂。
註正是紀字效驗。有此肺家金炁。被午火魁發。入於此竅。合並為一。始能制三百六十骨節之鬼爽。降一萬二千大數之妖魂。此竅非天元地元日月以下諸元俱開本宮。怎得那白衣白冠幾種。三百六十。降入朱陵天宮之中。人能如此默朝無不效驗。無不通徹。無不成真。大哉妙言。
○七竅同度。萬慾不侵
註有人能萬慾拋開。竅全功。先用肝導腎氣。而上朝於心。後用肺傳心液。而下降於腎中。用戊己合。將吱吠哩。哪唵嘚唎哪吧吽。呵運動魁魁魁魁魁。炁。此來臨。則七竅無不開。自與北斗七元同其天度也。此能保命延年。此能南宮煉度人何不照吾訣而力行之。
○至哉妙道。此理渾然無形。千古無人打破混沌。
註此數語。乃贊上斗訣妙處。又嘆萬世罕得此言。故天尊於此處說妙道二字。言此工夫。亦可以為真妙之大道也已。
○我今告汝諦聽。
註乃天尊復叮嚀之意也。已下各將左右輔弼二星。以應肝肺二竅。另有一段大工夫。開通此二竅門戶。
○左有天皇大帝。右有紫微大神。為輔為弼。羊陀二尊。
註此總只一輔弼名號也。
○人能見此道。炁合真主世長年。胎結聖成。
註人怎能見得此二星。人怎能得開此二竅。夫肝乃心之母也。母竅不開。怎使子竅能開。肺乃心之妻也。欲開夫竅。先開妻竅。此生剋之理。一定不移。人如用鈴鈴鈴鈴鈴鈴鈴。壯壯壯壯壯壯壯。升升升升升升升。此十二個字。在肝家盤旋四十九遍。則龍雷之大一發。而肝竅開。上而薰蒸子府。心竅同開。如能用黑黑黑黑黑黑黑。宜宜宜宜宜宜宜。平平平平平平平。里里里里里里里。

十六字。運用於肺竅中。則金液降而肺竅開。下而流滿於心。則夫受而腎竅俱齊開。此以先當用唵字。從肝之如肺之子。宮中提起一口。真炁方得有如此妙處。此斗姆大法語。烏可忽焉。

○上有三台。映我一身三宮合之。光照崑崙。

註三台。即虛精六淳。浮曲生也。虛精者。映我泥丸宮。六淳者。映我百合宮。曲生者。映我玉枕宮。此雖俱在我顛頂。此為崑崙。光照其實。却是華蓋上肺俞兩穴而來。此兩穴不開。三宮怎開。要他開。只一唵字長長提動起來。

○聖即以此而聖。神即以此而神。小人反是。愚蠢不省。

註此四句以上。有如此工夫。效驗。反覆這四等人。指明愚人省之。

○大哉此理。包乎一心。窮理明斗。注長生。

註此四句總接上文。收於一心之內。天尊復加大哉二字讚美之。

○授汝指照。流傳警人。下

註此二語。天尊又復叮嚀於孚祐也。

且孚祐。方作禮歡忻稽首而歌曰。

天清地寧　日月照臨。生人生物　萬類咸亨。

上帝仁愛　元始弘慈。大慈大悲　超度羣生。

千古以後　此理闡明。人能醒此　乃聖乃神。

天罡在手　北斗居心。理以制欲　一以合精。

保我身體　錫我康寧。綱常皆持　性命各正。

太和周身　與道長存。

○爾時法筵會中。有一真人。名曰　長春。越班而出。稽首作禮而請曰。仰維

○天尊聖慈。加憫芸生劫數。

註此時光中孚祐問說經法之後。長春真人。又出班請旨。說劫數二字者。有大小之劫數。有一日一時之劫數不同。下方發揮此二字。

○或為水火漂焚而死。或為刀兵殘戮而亡。或為瘟瘟瘟。天災默傳。或饑饉蟲荒。或水旱餓莩。天下眾生。遭此大厄。值此磨難。固十惡不赦之罪。當發哀憫之心。

註此俱是劫數中事。以此求天尊哀憫。說法濟度也。

○引誘開導。勸戒警覺。使改惡以從善。令懺罪而除殃。

註此係長春求天尊說法。改過修善處。

○更有眾生。或為毒藥所害。或為橫惡所傷。或為虎狼吸食。或為鬱悶憂亡。或為弔頸懸梁。或為枷鎖械死。一切冤枉。孤魂遊魄。鄧都鐵圍幽冥地獄。永難解脫。

註此亦眾生遭劫數中事。從生至死。求天尊說法。超離

諸苦。

○當為超度伏望

○天尊廣開方便大作弘恩垂立教法為近世衆生救生濟死設置科律為未來脫難超魂。

註此是長春求天尊說法超脫處。

○天尊凝神遐想定氣端坐良久沉吟輾轉悲憫曰汝今言念末劫衆生而請問於我豈不善乎。

註此先從口業說起可見

、註天尊開口說法處

○近世衆生三塗五苦九災八難皆是前生不捨業垢今生又其罪障今生不捨結習來生受厥痛杜。

註此四字說衆生所以遭劫數處

○吾今囑命汝當諦聽傳佈衆生改惡歸仁。

○長春真人於是再拜稽首而請曰先請除業之法次請救業之策。

註此天尊叮囑長春聽法長春復請除業救業之所以然處。

Q於是

○○○天尊復吐紫焰重放祥光口詠洞章宣說寶法。

註此正是天尊開口說法處使有紫焰祥光從元始口中而來可見這洞章寶法不可不聽。

白主之詩不可不留連玩味也。

Q若知口業除法只在敬謹心發乎言言為心聲心敬口謹言自合心。

註此天尊以敬謹二字為衆生作除業第一法門。

○或講大道以盡五倫或說仁義以勸化行或注報應以警醒愚昧或立功過以董戒貪嗔或演說靈章以弘大化或誦持寶經體貼天心勿出淫聲勿欵邪論勿發妖言勿傳怪行。

註此一段方指出口中脫却離欵之訣以使人照此力行或字俱活勿字却死

Q口出一切清音法語人所樂聞鬼神尊敬

上帝通聽吉什災重
註此首一句歸總上論大道等類俱是人所樂聞之
青法語。鬼神尊敬云者。乃是口中有如此清音法語。使
有如此之效驗。人當非聞一層看。不可執著只有這些
子。

○夫此一身，關係匪輕
註是天尊將口業除法說畢。又從身之元來說至遺却
難處。

○父母凝賢，天地賦形，
註乃說身之生成處

○頭似乾元。上注三清　玉皇宮殿泥丸崑崙瑤臺環府。
○神室焉庭。俱在顛頂下佈三宮九府。臟腑羣神。
註乃形容頭之一處為身之至大。與天同體。可見身業
之重。

○足履坤元。柔順合演。湧泉竇穴。上注天庭。尾閭關口。直入
黃庭。
註此以足為身之至極處。亦是形容之詞。可見足與地
同體。業之不可為也如是夫。

○節節有神。神神有名。
註此雖接上文。從頭至脚。皆有神有名。不可輕之。却又
起下文耳目等類。盡見業之不可為也。

○耳本天聰。聽無不開。巽氣風貫。兩腎穴門。自人好情多聞
罪聲。聲以亂耳。敗我聰靈。
註此又分說身之節節神神處。配卦配道言之
也。此耳為腎家之門戶。壞在一個情字上。故有亂邪出
來。

○目本至明。明無不視。慈眼天生。三魂永久。魄無喪傾。兌金
尅木。青龍燒睛。肝府位冥。黑白分明。上耀日月。下照太溟。
中注丹田。童子推輪。自人多慾。損其本明。邪視淫色。壞我
精神。

註此說目之所以然。處將神名與魂魄日寫於目。夜舍於
肝。無不指出與人看。壞在一個慾字上。便有損壞出來。

○鼻係乎肺。白虎大神。中藏呼吸。出壯入弛。天地正氣。定息
結凝。伏氣服炁。兌入坎吞。精液周流。玉柱胎成。自人好惡。
嗅香避腥。香以累鼻。腥以污金。散我妙香。喪我息音。
註此又說鼻之所以然。處將神名與魂魄日寫於目。夜舍於
將神之名。與所以去累去污。無不指出與人看。此壞在
一悉字上。故有散喪二字出來。

○口乃丹朱。吐穢除氛。齒神羅列。白玉森森。能剛能柔。驅邪
舍真。舌神活命。千口液精。華池湧灌。丹田水升。左有陽精

穴口有陰精門源頭正倫乾液死門靈臺心苗離心騰騰
朱雀赤光南宮飛昇自
命門酸甜損脾胃傷甘素
註此種人玩不自覺可見有身之名無身之實自然無
側隱是非羞惡辭讓等心非貪財而何到了一死用然
聖賢皆不免黃土一邱北卻枯得化得更快吾想天尊
這樣警覺人還不惺奈何
業者無指黑出與人看此之有敗傷元陽命門者皆人
不知真味上多去好世味也此以上內有大道存焉可
見這些業斷不可為也已
○五官排面百體繫身
註上一句以五官二字結足耳目口鼻等上文下一句
以身字揭起下文身業一段
○內而周天之甲子外而營衛之五行
註未說生如何有業與除業之法先天身之內外有如
此實處
○不減不淪可保長生一傷一損促壽傾命
註此又說學道修其身者有長生之妙嗜慾而不修其
身者有促傾之禍先以此四句提明下方嗚言之
○人不愛身賊毀美倫父母遺體天地骸形或鑿於淫慾或
斲於酒色或為雇麗所援或為富貴功侵或為貧賤勞餓
體膚筋骨皆為業累
註此一支正說人之所以為業累其身者皆不自愛之
過也
○生則人面獸心死落枯骨化土一項
註此種人玩不自愛可見有身之名無身之實自然無
側隱是非羞惡辭讓等心非貪財而何到了一死用然
聖賢皆不免黃土一邱北卻枯得化得更快吾想天尊
這樣警覺人還不惺奈何
○若知身業清淨修善避惡積德累行
註是天尊開除身業大法門要得清淨只在修避積累
四字上看又只在善惡德行四字上斟酌
○如保赤子人良金不染淫穢不粘色羣不踏羅網不落
火坑不立巖墻不犯非刑處無身業方是知命
註此數句正是人自覺起先有善與德行三端為綱領
次以如保等類為保目此方是知命之人焉有業累於
一身哉
○更為參道修身煉魂採陽化陰先天炁足後天補精
精以養炁氣以生精精氣充足自現元神鬼妖喪胆精怪
亡魂呼風吸雨掣電驅使雷霆證仙超道保萬炁長存
註乃是天尊這一層說法能如此清淨行持在先自無
業累死後自是鬼仙何也煉魂則魂不散捉魄則魄不
走採陽則陽炁常昇化陰則陰炁常降此二句一路功

夫不外乎午運用周天之甲子總在卯酉沐浴營衛之五行先天居乎命門後天存乎黃庭看能煉之採之者自使元氣足於命門之中元精補自黃庭之內精一語而鬼天地悉得養而精更生真精動者充心於一身則水火常得既濟於中宮心腎常得交感於神室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綵綵不已而一點元神自從虛足精炁中化現出來元神得現便是真人有像一切鬼妖精怪見之遁形亡跡安能撤弄元精元炁元神也這種不是外來的却是自身中九幽八地裏藏伏的人能如此常清常淨一聲呼吸便成風雨一點靈光便成神電一降靈炁便來雷霆改大宗元成有炁化為長虹之說總是養得足也既能養道如此修身如此則一身之萬炁自長存於宇宙不隨影逐形這般靈性煉就是以仙可證道可超而身雖死精炁神則萬古不死人乎其力行之乎

○至若衆生言必有行行亦從身

註又是天尊降一等說法為衆生開一身中的內外之法門

○既有形象難免死生

註古人一落後天氣質便有生死但自古人生誰無死只要留得丹心照汗青

○父母生我行在家庭顧復劬勞罔極深恩冬溫夏清晨昏定省

註此言為子者當自思其身從何來如此行孝便無業累於冥冥

○君王養我行在朝廷位列三台身為大臣靖共厥職忠心主敬鞠躬盡瘁成仁殺身

註此言為臣者當自致其身於朋友如此行在忠乎上自無業累於朝廷此二者乃人生一身之大行也勿論凡人不可不盡心竭力在此即修仙者當先要盡此兩端方得大行無虧故俗言那有不忠不孝的神仙

○臣死忠史冠乾坤名聲萬古魂超帝廷罡炁變像紅光煉形神王大聖皆是此人驅魔降鬼保護摩真

註此又是天尊極言子日之行處一片朱衷丹心浩然之炁充塞天地自如此魁罡自必為神為將觀十七史與諸神傳多有此類

○行仁行義行禮行智行道德行性命行經典行乘昇行方便行功行廣種福田廣結善緣憐孤寡恤貧賤餓饉瘡殘疾痛顛連排難解紛損事濟言

註上之九忠孔孝人所難為天尊故又以此人所易行

者指出。此皆人性分之所固有。與職分之所當為者。

○皆善行也。非惡行也

註乃總結之語。又點醒之詞。

○善行而不行。終不得善根。惡行而强行。終久落惡魂。

註又是加一層點醒處。

○不進天堂大路。走入地獄無門。惡鬼拿惡人。惡神害惡人。

惡將救惡人。惡鷹鷹惡人。惡地生惡人。惡家載惡人。

註此又是天尊以强行惡行者。抽出狠狠提醒人處。

○想來不可作惡人。還是為善人

註又雖是從惡特到善處。亦點醒之詞。

○不騙不語。不殺不盜。不謀財害命。不慈火焚身。不刁唆訟非。不暗箭傷人

註此又是天尊接着。還是為善人當於此推行處。

○一心行正道。那怕惡鬼神

註又是天尊將善行與惡行總歸在一心。更從一心指出。為善的好處

○閻王見我齊拱手。無常見讓進行。牛頭馬面遠遠迎。子夜文簡簡迎。奔只見選仙橋上選亡魂。仙童仙女幢幡來迎。無量佛。太乙救苦大天尊。阿彌佛。慈悲救難觀世音。離地獄上天堂。叅　三寶揚

○玉皇脫鬼趣。列仙行貶庸。曹官俱是善人職。土地社令總是善人鄉。仙卿真官皆是善人類。城隍部將總是善人郎。

註此正是為善人的有這般善報。千古以來。凡為鬼仙者。皆不外一善字。外不能煉魂魄等。做清靜許多功夫。自加上一等為地仙也

○爾等下方。善男善女。善有善報。緩待休忙。

註此總是一個善字。加在男女上。天尊怕他望速報不至。有埋怨。退悔處。故又以此提醒之。

○虔誠拜　金剛志心禮　虛皇自無地獄。必得天堂。

註此是為吃素誦經念佛者說法。

○更有修真之子。怡神凝想。修持妙道。叅透佐綱。

註此又轉到正為地仙上。先有無許之善。更有勤修之功。能得清靜妙道。精曉住家的綱。此等人可謂修真之子。

○靜中養靜。忘裏尋忘。靜無不靜。忘無所忘。為無可為。自然而然。功成緣滿神化無方

註此正說修真者修持叅透之處。既已靜矣。何為靜中又去靜養。既已忘矣。何為忘裏又去尋忘。此正是金丹文叅。如若不靜。則顛之倒之。下手兩白訣。乾坤顛倒天地支。三雖入住關一竅。如若不於靜中養靜。怎能以永知為

接鉛的景界若知不忘非佰來投乘則鼎必有道如若不忘裏尋忘怎能鉛乘除會運入中宮此皆是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繞得靜無不靜忘無所忘出住入北到回風混合田地百日功處三年有成面壁緣滿陽神出現變化無方總皆從靜中一養字忘裏一尋字得來此中有大候有抽添皆在中卷上細玩之

○仰朝

○玉帝勅封位皇登證仙果永佐帝鄉

註此乃得道之後上而神為玉帝之良民

○祖宗解脫六親拔出地網子孫位嗣繼續仙榜

十五

註此亦得道之後下而神為三代之津梁

○天地同體太極包藏

註此見修真而得道者有金丹為不壞法身有陽神為先天真炁故而千劫萬劫千會萬會能與真元一體也

○淨此三業總由一心

註此三業上邊皆是人所自造之業總來人心最壞譬如先信大乘正教者而後走入岔路反生毀謗大乘正教即此一端可見日用尋常之間一切五官百體言行等類無往不是業海所以天尊指人欲盡除其業者俱關乎一心之內人當於清夜平旦時向腔子裏摩一摩問我虛靈舍愚否

○別業易除心業更見難行

註乃足上語

○心有五使一曰志二曰意三曰念四曰魂五曰魄志為帥氣使意為人鬼使念為在茲使魂為陽神使魄為陰神使

註此從心業中分出言之

○志在心竅氣之帥吾之使志衰吾衰志弱氣弱委頓不堪

○學之樹木無根花果從何而生枝葉從何而敷譬之三軍無主萬將從何聽令百卒從何使軍無主而自散雖有大將之才無主罔然樹無根而枯雖有雨露之恩無根固然

十六

註此係天尊加一譬語欲衆生悟悟處

○人無志而無根無主雖有學道之心欲前不前欲後不後半上半下將信將疑大道雖叫我而為只恐能說難以力行

註請到志字不立弊病處先從學道者不立志說起可見此經重在學道處

○是故為亂臣為賊子為奸黨為惡人皆是此志不立因而

此心敗壞。志之所係。於心夫何大焉。

註此一段又將壞人說他不立志處。方有此等壞心。大惡大好出來。

○為聖賢為神仙。為忠孝。為節烈。皆此志堅立。確乎不拔。雖有鼎鑊加身。刀斧臨頭。此志不衰。心之所貴乎志。豈曰小哉。

註一段。將好人說他能立志處。方有此等真心大忠出來。天尊以此兩段好的七指人看。壞的七指人看。看人還是顧做那一種。是如一場戲。人當見善或移而生起。方是一點本來真實光明處。

○蔥之一仏之微動之萌。善惡此時而分。理欲此時而別。禍福自此而辨。人所不知。我所獨知。鬼神不能測其機。天地不能窺其微。

註此一段又丟了志說到意上。稱意有這般做處。可見這正為人當仔細檢着。

○於此時而不察。能察而不守。隨其意之所之。直任一己之情慾。不顧理道之安危。直圖一心之快樂。不計所為之非禮。直憑一日之逆順。不顧後來之憂患。則我即非我。心即非心。禽獸真釋焉。

註此一段先以察守二字。示人除心中意業之法。人當細玩。自不容不察。而不察。便有無許任意處。到了禽獸的田地。纔知此人鬼關。第一要過得去。過得此關。方是人過不得此關。是鬼。所以大學於誠意章。說到至精至微處。

○是故過此是人。着此是鬼。一慎其獨。自無厭然之醜。

註此是聖賢大學問。天尊提出。重在一慎獨處。下面方指出慎獨當這般這般。

○若爾衆生。不欺暗室。不懼衾影。不行私事。不起機巧。吉神護持。惡神遠避。

註天尊先於衆生當誠意除心業說來。以不欺四句。指意當如此誠。方得吉神護持二句。妙處。自誠字中致神意。向真意裏感通而出。

○更有修真之子。一意不苟。意不苟。心若太虛。意若明鏡。

註此五句。有大講究。乃金丹正下手處。合前靜中養靜二句。摘來一齊看。方得精微處。何也。正在那空中已已。中空之際。必如對上帝。如事吾父母。敢領住中妙起。意一苟。心便不若太虛之空了。只當一箇昏鏡子照。見男女的形像。認不真。怎得這住中靈丹入我寶藏庫裏來。不能意意無半點苟且。此便是明鏡高懸。照見太虛中無一毫氣塵。此何愁認不真。

○坦然無礙。廓然大公。
註又是上意。言此心之意。記如結月當空。自然坦然廓然。那有里碍。那有私念使如阿羅漢得了舍利子。定無半點着相處。

○則心廣體胖。有如芝蘭之秀。冰玉之潔。玉液凝體。金液還丹。點點朝上帝五色紫炁。常覆頂焉。
註此說的是無苟且處景象。內著玉液凝體。金液還丹。人正當此着眼。上帝紫炁。皆是自身中的。切不可看做另外的。

○至於念頭。最關於心。
如天尊又將心中之念使。大大說來。聽見學神仙者。不可先有箇念頭。不准此也。凡在人世。皆要有箇好念頭。是岸則過矣。

十九

○一念差。萬念皆差。一念善。萬念皆善。
註天尊既要人從吾字立起念頭來。一差便是了許多路。

○念頭即是金丹頭緒。若存乾乾不息。念茲在茲。允厥在茲。行居坐臥。不離這箇語默動靜。常有一定。毛猿不狂。馬不奔。
註此是天尊着力在學神仙的人頭上說法。金丹出來。雖從心使中說。即根念頭一真來。總有常守二字。

○晝不外馳。夜不外遊。日寫於目。夜舍於肝。
註此正是魂之常守其念也。但此三魂者。一曰天魂。二曰地魂。三曰人魂。天魂屬陽。主乎目。地魂屬陰。主乎肝。人魂主乎陰陽二氣。陽則日寫於目。司五臟之精華。陰則夜舍於肝。為心腎之子母。夢魂仁見即魂也。陰則夜舍於肝。為心腎之子母。夢魂魂也。修真之子。能把念頭拿在三才上。三魂自無馳遊。定然常守虛靈中。那有搬弄者。能敵這一把降真精。

二十

註此是常守三魂的工夫。全在一真字上。首一句。乃下三句之綱。精炁神俱從元陽發來。伏存煉俱從提字中足來。將他命門中一點元陽提在我命門中會合。我之元陽。則我之從天精炁神。皆變為先天之真精炁神。覺可以伏得住。存得着。煉得到。這般提法。不是醍醐灌頂之提法。却是如偬偬兒我要提着一根真消息。才得便是生伏不是伏藏之伏。却是內呼吸。盤旋於三田之間。生不長。雖曰伏天地。只看夏天三伏。何曾藏着真炁。不炎酷。却真炁在天地中無旋做一團。養之存。非得動的。不是死死存着那

二十一

一塊無所轉移。如是這般。何以叫做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測之謂神也。煉字有沐浴有抽添。不是死死只在我身中一塊出精處去煉。却在這化爐中。常常煉方得他月裏一點真炁。煉來成就。我的一日輪中真精。如此念頭。只在命上。着腳。那有三魂之不常其舍乎。

○魂不歸陰。常朝命門。真工夫。魂自有這真歸陽處。天尊提此是言上有這出命門二字。這命門不是臍下三步的命門。却是我生我死的。真命門。魂之所以常朝者。當魂去朝生我之門。元我戶乎。是乃我戶上。則一點真魂。自不離臍下一寸三分之命門中也。人當活看

○時會黃庭。

註這竅是我身中得他真魂處。來會我真魄也。我之魄原不真。一得真魂。魄亦真。他往那裏走。這黃庭真處在何地。黃庭也有化為中宮者也。有化為神室者。其名多端。何名是真。北正藏氣處。結胎處。人將一黃字認為中央之色。便比就脾胃殊不知脾雖土母。凡胎元固從脾家元炁。提住一經絡而另有一地。此地即在脾胃央中處。離外肉皮有三寸三分罩分一經絡。結為婦人之子

二十二

胎。將何處是子宮。却此地一經絡。實通往男子之陽。故常人洩精時。心必一痒。非心痒。乃此一點真炁走洩。帶牽母之心酸。此理淵微。道書不傳。其真應洩天機。吾今既盡大願。只得一一指出真理。庭以黃名者。不過因脾家取號。黃而有庭者。即實是炁居脾胃。上通心液。下通腎水。左通肝汁。右通肺液。人能修持神仙者。自於清夜中回想夫婦交媾時。那一點精從何來。從何去。便知這黃庭真口訣也。妙哉天尊洪慈普渡。妄哉孚佑要心濟人。人當體貼神仙何難。

縱有七魄。擬弄其人為好。為歹魄。是禍根。名為尸神。姓則

三彭。隨地作弄便是死門
壯此又因魂說到魄上來心棄之一使也。夫魂屬陽而
魄為陰。魂最怕人死。魂怕脫生。入於婦人
血海苦地獄中故怕人死。魄怕人之所以常在者。人一
死。則魂散而獨有魄守其尸。只圖享祭祀。故樂人死也。
能用提伏存煉之功者。使魂修為至真妙道。縱有心之
赤魄。肝之青魄。脾之黃魄。肺之白魄。腎之黑魄。頭之上
關魄。足之下關魄。安能以好多搬弄我之一身內外。此
一種尸神。常為我之三昧火七曲水烹煉做一團。隨魂
聽用。故老子云三魂永久之後。七魄自無喪傾。以此死
門變為生門。則三彭必變為老彭。這其中都要一番降
龍伏虎的手段方得真魂歸於結成之嬰兒內。七魄亦
隨附於陽神之外。聽我調動他那能隨地作弄。為禍根
也。凡修道者。先於此魂魄上下狠狠工夫。仗真真降魔
劍。方可斬盡六賊安魂而定魄矣。
註子時者。陰極陽生之時也。心腎正交人在貪眠之際。
忽有一醒。便有無許慾念。此時陽一旺。這箇東西。他便
來搬你做一段好快活事情。你去做他卻去說。使將精
也損。神也傷。慾也孔更於庚申甲子。此二日子時。正上
帝提陰曹內一些陰魂。發在五殿點卯過數。人於
此日此時。最難躲脫此一卯也。如修持有三魂永久。七
魄喪傾之妙者。到子時。便無此等。若未到手。而欲躲此
卯者。或靜坐拿住念頭。或誦經典靈文。或拜本命星君。
或行金玉運丹。則尸神遠遠謹守。他豈敢弄我。而去自
說其善惡。自說其禍福。縱有大意之時。他或去告奏陰
曹察對。亦不准也。他那得脫身。我那得之魂。故諸子丹
書有云。命之壽夭。供在我自為之。又吾師云。我命由我
不由天。總是從金丹中真下手降住七魄。我命自在
焉。
笑世之愚人云。閻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
五更。此言可對愚昧頃刻五臟六腑。若是修道者
能使元陽中精炁神妙運於臍腑之內。則可道炁常存。
焉有此哉。
若爾衆生。當力為善切莫起惡心。急早回頭。還有後程。若
是終久為惡。永坐地獄之門。不得超昇。
註此係一總束語。仍轉到當為善。莫為惡上。以一善字
為修道之始。進德之基。以急早回頭還有後程八字。為
平素不知修者。有開一法門。人當對的此八字。想起昇。
不想坐地獄。便向回頭是岸上走一走。不想回頭。只想

為忌。地獄七妻人生堪笑俗人云只見活人受罪。那見死鬼帶枷。此二句真可為地獄中無間的種子

○若要超生。當誦此經

註此則正轉乃天尊無奈人何。說此妙經。為救生濟死的一杯甘露水。

○長春真人聞此妙義。不覺歡然稽首作禮再拜而請曰天尊真大慈心。真大悲心。惟願衆生。人人向善。箇箇成真。敢啟

○天尊重展洪恩。再呈秘法。普救衆生。使末劫衆生。生當何以消災解脫。死當何以解脫

註此又是長春子聞天尊說到無許造業除業處。更進一步。求天尊使衆生消災解脫。只重在人人向善。箇箇成真。一願字。此八箇字上人當看到此處。着力體貼神仙們度人心腸。

○天尊於是重宣寶經。吾今告汝汝當諦聽非人勿傳。切勿輕褻。敬之慎之。寶之重之。此乃妙法語。實是秘密言。以此超生。消災解厄。永除冤毒大劫大難。皆得脫離。以此濟死。酆都鐵圍。長夜九幽。孤魂野鬼。六親宗祖。一切罪衆。皆得解脫。超證仙境。

註此一段。乃天尊開衆生。人人向善。箇箇成真。等不覺。又大發慈悲。以消災解脫之法。實說於後。先以鄭重其詞。使萬世欲上超祖宗。下拔幽魂。中成己道者。好去向後妙語。秘言上行持也。

○長春真人歡喜踴躍。稽首靜默而聽。一切法筵清衆。皆誠敬拱聞。

註此長春子聞天尊如此慈悲語。便遂意而不覺歡喜踴躍。長春子尚且靜默而聽。誠敬拱聞。後世看此註者到天尊教生濟死處。亦當靜默參悟。誠敬行持可也。

○天尊曰。人人皆可長生。不知本命。自喪天年。

註此以人人皆可。十二字提出。人當夢中一驚。呵。我的本命。原長生可作仙。何自苦海中去犯天年喪也。天尊於此開口時。便說本命二字。可見人當向本命中尋北斗七元。要一箇真把柄。

○各有本命。掌於

○七元。各認本命。各守一元。齋戒禮誦。虔誠志心。每逢三七庚申甲子。每遇朔望三元。朝北方。心注斗口。酌水獻花。焚香燃燈。隨力建功。盡心懇願。始終如一。歷久不變。惟兢惟業。不怠不惰。每逢子時。沐浴凡體。洗濯凡心。廣呈

註此天尊將本命的源頭並朝本命的星君。與日子時候一切行儀。盡和盤托出。人只照此行之可也。但其中妙用機關。只在一箇每逢子時上。這子時。真真是我本命星君當要認得實在

(子)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一宮陽明貪狼太星君

註子生人一段。先將口誦志心朝禮六字講明。以後便不復說。有志心二字。便不徒口唱誦。有朝禮二字。便不徒心謹誌。此乃默朝運用之功也。口乃內氣出入之門戶。口開神炁散。欲要口中真誦字。必須四門緊閉。將一團真炁養定於我本命宮中。然後纔好用志心朝禮之功。心字加一志字者。神寫於心。志乃心之所之。志而去(人)心神欲往本命宮去。必隨心之所之。志而去(人)能將呼吸欲出不出。欲入不入。舌抵上腭。心注斗口以自來津液一口一口送下本命宮去。便是朝禮也(北)一箇志心內有七十二箇唵字。默運腎炁而起。必須有一點心痒處。纔是本命星君所管一箇竅閘。活活現出一箇北斗來(北)六字如此行持。先生後熟。有無窮的妙處。子生人。必朝北斗第一者何也。別生庚不在此第一分中。而必以陽明貪狼屬之。豈別生庚不能朝。或此第一星君不能管乎。非也。其中有奧理存焉。大心之為竅。左肝之血海一竅。即與命門正相通連。子生人。欲見此位星君降我本命。須靜養心神。靜伏腎炁。靜存真精。則志心朝禮四字。都向我一箇簡唵字在舌抵的舌根下。不覺一陣陣的正朝於此一竅中去了。七日來復。忽然青衣青冠。現光於我本命斗牛宮中也。

(丑)亥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二宮陰精巨門元星君。

註丑亥生人一段。運朝口訣。前已註明。但此第二星君。居心左第二竅中。必丑亥生人屬之。以亥乃(腎)宮正位。丑乃(脾)土寄旺。經絡俱通此竅。能照前訣運朝者。未得

如前見光。

(寅)戊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三宮真人祿存真星君。
註此位星君屬心在第三竅以寅戊生人。默朝感格更快者。以寅乃(肝)家正位戊乃(脾)土正旺。經絡互通此第三竅。能照前訣講究行持亦得如前見光。

(卯)酉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四宮文曲位冥紐星君。
註此位星君。又屬心在第一宮。有能感格者。卯乃(肝)家輔佐。酉乃(肺)家弱位經絡各有通會。只照前訣運用便見光照形現

(辰)申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五宮丹元廉貞罡星君。
註此位心竅在第二其實却居心竅略中。則然不開。凡人一派應事應物皆是此心竅為之主宰。但此竅雖常開。此竅中一種真罡炁。除非是真真忠孝節義決烈漢。方得一時流露。即我之先天一點真性是也。必辰申生人感格以辰乃天罡正位。屬(肺)土中宮。申乃白元正座。屬(肺)家天達。經絡無不聯貫。此竅一得前訣。將一種直罡炁。即時現像於紅光之中。

(巳)未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六宮北極武曲紀星君。
註此位星君屬心竅在第三下正映六腑。上正總五臟。此竅輕易難開。必巳未生人乃本命者。以巳為第二之火。未為地十之土。經絡度數各各相通。依前訣。亦得前驗。

(午)生人。口誦志心朝禮　北斗七宮天關破軍關星君。
註此位星君總提全星上使有南宮謏衛。必午生人在人之三昧。在罡為正步。行之不獨此一位星君洛為連七竅。元始容緊吾身祖炁。此以上七星默朝。總要七竅中一點真靈炁收攝祖炁中一點真靈元始雖曰在天。實屬吾心七竅。起方得各人本命生庚做

○此乃斗宮妙法語。
註斗宮雖曰在天。實屬吾心七竅。

○題於白玉龜臺之上錄之中
註白玉龜臺。即我之腎家天梵炁之中。

○人間稀有。古今未聞
註此種真臺真炁。本是稀有未聞之事。

吾今授汝。汝當諦聽

註乃叮嚀之詞

○設法演義。教導羣生

註乃申命之詞

○昔者　斗姥元君。在西竺彌羅之國圓明清淨之天。修持住靈妙道。勤奉　三寶天尊

註此元君雖是七星之母。實是七竅之主。當日斗姥。雖曰有七曲華池。而人之身孰無此也。我能提定真魂。如如不動。即叶在七曲華池之中。則如來自在真身。坐之爲有不如斗姥之蓮花寶座也哉。特人認錯此華池耳。混元紫府。即先天一炁之府也。得却七曲華池。而身坐之。其自然光明。遍於混元紫府之上。可見元君之身。非凡身也。光爲神光也。

○現七真彩炁。自然成文結爲　七元真君。

註此總是真　　光所現所結也

○前有天罡。名曰魁魍

註此天罡。乃在雷城十二門之前。觀雷經自知其妙。在人爲十二經絡之細。凡志心朝禮者。如不先運起天罡之炁。總有前功妙訣。七竅即難一開。此訣。即前七十二節唸字。一口氣到底也。故名曰魁魍。夫魁魍者。一炁至之云爾。此可爲之一解。使智愚皆明。若論其實精微。則此二字。在祖炁中藏。又於十二時辰。寫於臟腑。各有所運所主。方是此魁魍真名號也

○正氣充塞天地。左右輔弼。光如車輪。精彩直貫斗口

註正炁充塞一句。乃足天罡語。見此罡爲七元換術。作寶臺座我。上有華蓋迎我真神也

七竅開頭。其惡大不可藐視。左右輔弼。此說到聖機。弄作玩持念是陀羅。爲七元內外之隱光。洞明此二星。把持羣羅。帝座上歷二宮。其光甚大。無不貫徹。雷城皆爲洞洞灼灼。能見之者。使可長生。此精彩之光。如何得見。(內)在我肝肺真竅。通七竅處。見(外)在我兩目。平輪連真元處見。(若得此光一見。必須先要煉一煉。

○凡彼下方。天子侯王。學士大夫。皆是七元主持。神化導博。德潤蒼生。道高千古。恩施萬物。可以超難超亡。衆生可以拔難拔之窮魂。可以修自己之妙道。可以證最上之仙品。功德無量。不可思議。可以使天下太平。王道興隆。致國家享萬年有道之福。使家庭和順。人物康寧。獲百世慶衍之樣。

註此乃天尊柾贊七元主持人身處。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皆以七元爲本(全)

○或遭水旱蝗。持念七元寶號。水旱即平。蝗蝗即滅。或遭兵戈盜賊。持念是七元寶號。兵戈即退。盜賊自安。或遇疫癘瘟瘴。持念是七元寶號。疫癘鬼散。瘟瘴神滅。或爲疾病生產。持念是七元寶號。而疾病皆痊。生產無癘。或爲星辰運限。凶惡或爲妖怪鬼魅所侵。或爲吐血蠱毒瘡疥癰疽所苦。持念是七元寶號。皆得解厄除殃。消災散毒。或方好做多少功夫。

○此經至大。此經至妙。吾今所說即是。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妙經。

註天尊說畢。又以此經指明。即所說之本經也。玩味一大字。兩妙字。此一卷　尊經。果大也。果妙之又妙也。人當時時念念。方得妙經之妙處。

○校與下世教化衆生。非道根深重。夙有善緣。不能得睹是經。汝當尊之。切勿洩漏於匪人。

註此天尊叮嚀。請說經人處。重在道根善緣四字上。又重切勿洩漏四字上。人當於此着眼。

○○天尊於是重宣妙經而說偈曰。

大道在一心　泰然座天君。　包涵諸天衆
渾然化無形。　我今說妙法　盡在此一經。
消災並度厄　濟死又救生。　亡魂得超度
萬民皆遐齡。　滅去萬種罪　錫我吉祥臨。
求子可得子　保命即長命。　生產無災難
冤枉可自伸。　富貴皆如願　證仙得歸正。
度敖歷七元　必不負誠心。　此經故難遇
永載北乾坤。

○北斗咒曰。　北斗七元。　本命星君　紫微天皇。　三十五

輔弼二星　中天大聖。　琉曰七真　貪狼巨門。
祿存位冥　斗元廉貞。　武曲破軍　上有三臺。
天罡聽令　魁魁魁魁。　魁魁大神　魁魁將。
請降來臨　金光覆護。　保衛身形　三十六節。
節節生榮　百千萬孔。　孔孔　惟我七寶。
寶寶通靈　七元合一。　道炁常存

○魁魁魁魁魁魁魁魁急急如律令。

註北斗偈訶。一咒語俱各有所重處。偈重在大道在一心上。咒重在急急如律令上。一起首。一煞尾。皆有極妙真理存焉。人只將此偈起句。此咒煞句。仔細玩味。便曉得肯綮。應合。與此一卷尊經所說的也。

○長春真人興　諸天神王　飛天大聖　日月星宿
官將雷神。一切會衆聞說寶經皆大歡喜。舞蹈瑤墀。稽首
紫庭。齊聲遍唱而作頌曰。

大哉此經　萬世沾恩。　天地同體　日月合明。
拔救衆生　超度鬼魂。　住座說法　元始天尊。
消愆賜福　大顯威靈。　拯提趣類　拔濟漂沉。
孚祐演教　慈悲仁心。　監察無私　責罰不誠。
監持鄧卓　上將雷神。　收捉邪魔　三十六節。
主壇將軍　木蘭之神。　都督號令　誰敢不從。　三十六

代天宣化　普救衆生。　大哉此經　大哉此經。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上終

註此乃長春子聞說而喜。以一頌詞作一卷大總結。重在三箇大哉此經上。首一箇大哉此經。先天之大哉此經也。後二箇大哉此經。乃後天之大哉此經也。人當着眼。從出鄧卓二君來監持。可見大道中。少不得這二將監察真炁。真經中。少不得這二將監察

○吾註至此而畢。不覺歎然而說歌曰

大哉此經　先天無形。　大哉此經　後天有名。

人欲修持　先培善行　除業消罪　拜斗通心
默運真炁　唸提罡臨　念頭拿穩　保固本命
子時志心　雖曰斗法　首卷如此　中卷可併
即是仙經　首卷如此　中有大道　能延長生
五仙自分　天尊慈悲　合而參之　人當猛省
恩頂此經　若要識得　萬世之下　壽陽住根
永遠刊行　天地同體　首善立念　日月長明

○張大真人偈曰

法中有施　大道起手　三為內觀　先從心家
祖炁生發　一為鎖猿　四為採霞　二為發陽
借斗默運　北斗七元　次在煉劍　三在補築　借用後天
施中有法　只一先天　五為坐照　六為提撥
孚祐大慈　人當着眼　九為運用　十為擬踏
○薩大真人頌曰　首在默運　末後一着　默契先天
此經名為尊經　即是元始口生　此註名為仙桂　熟之又熟　始終同煉

寶賴孚祐洪仁　一字皆金玉　一句當作大乘
上卷起手之卷　七斬六慾七情　次立善念一端
專行默朝用運　梵炁祖炁九炁　純熟節節生蒙
先從此地起手　後好行持吞金　萬世有緣之子
一得真一法門　力而為之不怠　頃刻可見三清
己未大種此德　月沐口姿心　培德在善　行善要樂
心中有斗　如不默朝　節節不過　起手一着
好採大藥　孚祐演註　全重此處

太清紫微中天北斗九皇七元
救生濟死至真妙道尊經
卷上註歌偈讚頌終

呂祖三品經

蜀西蘇明泉棻棟敬持

光緒丁丑夏月重刊

是經玅為簡帙以便朝夕玩索奉持幸勿褻視是禱

中國道教協會

余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者何蓋謂天之生民賦氣成形而理即具焉本由微而之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則所謂道心者人人所固有人人所同然自食息起居以及應事接物無一時無道心固未嘗不甚著也何所謂微但囿於氣質者半昏於物欲者半平旦之氣尚存幾希幾希云者正微之謂也始固由微而之著繼乃由著而之微微者著之機著者微之漸由著而微人心之清為之也由微而著人心之清為之也天得一以清人心之清即本天心天心之清自具人心清微之義矣

呂真人由儒而道眷萃羣經涵濡諸子本儒家傳心之祕奧為道家明心之準繩此清微三品經所由著也言明且切易簡而該蓋為天下學道者多而入道恒少由於未識位宗莫參位妙位之為言即坤卦天位之位其色為青黑太上守黑之說主一靜字其理為空寂莊子守寂之說主一虛字心靜則生明心虛則生靈既明且靈無一物足以蔽之無一事足以擾之不為形役

不為俗累其氣自沖其精自聚其神自完積氣生精凝精歸神如一泓之止水萬慮不沾如一輪之皓月萬象俱涵皆由此心之清而靜清而虛以契道心則由微而之著其在斯乎至於學道之妙蘊我　呂師揭出宗旨為天下學道人示所從入斯經粲然具備余何敢妄贊一詞惟以清微命名有深意焉適霞門嗣子有志為善鋟刻斯經廣傳海內俾學道人得參位妙請序於余雖不敏竊維　呂真人既具婆心度盡天下且其及門掃盡塵氛刊除俗態宏具願力樂與人以為善洵為流灌一氣不愧霞門弟子余尤未敢過却故樂而為之序云爾

光緒丁丑花朝日玉局杜真官降筆於道山二香社

三教本自同原雖所入之途不一而其成功則無異致儒家從實處用功釋家從空處着想而道家則從虛處契念要之實者何欲其養此心也空者何欲其了此心也虛者何欲其斂此心也既從心上用力則儒家所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釋家所謂無人相無我相無壽者相也而吾道由位位悟到無位無所為無無所為有無無無有無無何嘗不與儒釋兩家若合符節但近世聰明者少於是有以儒闢釋者有以釋謗道者有以道訾儒與釋者如是分門別戶異說紛騰三教宗旨不明而吾道愈晦矣壬午之歲涵三壇頒有清微三品經余豈敢言道特因道之不行故即其淺且近者言之使知所由行也亦因道之不明故即其簡且易者言之使知所由明也壇內諸子刊刻成帙歷有年所矣嗟夫時序輒更近失其傳余為感念久之茲適及門中閭張子有志重刊具大願力發大慈心未始非吾道干城之一助也所望刊是經者由此心而擴充之於以化民成俗

贊揚盛治閱是經者本斯旨而玩索之於以洗心滌慮。
葆養性真則演經之心慰矣至於三教同宗本經已詳
其旨歸且揭其綱領無俟余之多贅也。因喜吾徒有志
且望天下人偕之大道故樂而為之序云爾。
光緒丁丑年二月既望純陽子降筆於道山二香社

清徵三品經序

清徵三品。呂祖所演也。江夏諸生顧行恕與同學宋體誠並吳一恕。喬以恕恭恕等友善相約請乩。敦延呂祖久矣。以恕善撫琴。一日操絃曲將終而仙降。叩之則呂祖也。觀其詩意飄然脫屣塵垢。運筆如飛。試以事輒驗。庠相驚服。無何遂有闡演三品之諭。即於宋氏樓頭開演。一時嚮道而至者。郡諸生魯思恕。於慎恕。耶律盡恕。日學楊傳恕。漢陽諸生傅敬恕。江邑諸生殷由恕。同恕。與其弟為恕。先後羣集。復有魯循恕。王遵恕。馬慕恕。安依誠諸人左右之。尋因宋樓狹隘。復遷喬宅。然演典重務。雲輒尊嚴。住宅囂塵。慮有褻越。爰卜壇於城東北隅。得西陵陳太史大章舊宅。陳與殷故姻戚。聞其事欣然樂施。即以原鐲為助。建資而皈依焉。一時會中若安恒恕。李務恕。宋真恕。王醒恕。錢能恕。陳崇誠等。莫不爭先群捐。鳩工庀材。不一載而殿閣次第告成。所謂涵三宮是也。演上卷時。

中國道教協會藏

規條未備。至移壇於宮。始制規例。有供職演壇者。有皇壇誦經者。有司疏奏者。有校字義者。有侍香燭給孤貧者。恪遵職事。自壬午迄甲申。靈文始就。原鶴梵板二副。一送武當山一貼。本宮壬辰鶴印完備。天工大竣。嗣是仙經彌布。莫不奉為典型。自上元孫公守恕後改鶴便函者不一而足。昔佛語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能此未曾說。以說時未至故。孔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信乎仙佛談經。聖賢立教。皆不外於時也。余懼三品始事諸善信。歷時久遠。而其姓字或淹沒無傳也。故詳述之以冠經首。沙溪一行子黃誠恕謹序

呂祖三品經小序

生平未嘗閱二氏書。甲寅始得呂祖所演三品經讀之。喟然歎曰。非是始虛過一生。經凡三卷。盡四字成句。雖長句分之仍是四字句。如萬斛泉源隨地涌出。又如黃河之水發源天上。千曲百折。一瀉而入海。殆非人力所能為也。由其研究天人。貫徹儒釋。而三清就人身指出。尤為妙諦。昔朱子序中庸有云。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端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蓋吾於三品亦云。

目錄前有各序
三品經
呂祖晉秩位元誥命
清微三品經自序
梓潼帝君讚
高虛清明天主開經偈
三品真經上卷
玉鼎真人讚

紫霞弟子張中閒重刊並校

呂祖晉秩位元誥命

萬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奉元始誥命。眷爾純陽道士孚佑真人呂嵓三千苦行。八九位功。廣推救劫之仁慈航普度。宏開覺世之化。實筏頻施。宣教東南道法闡先天之祕。演經翼軫。靈章洩太極之精。茲當典務告成。爰頒申錫。寵命特晉階玉清真宰道極無為。至位至聖萬炁持衡。孚佑現化三教宗師。位元廣法天尊圓通文尼真佛。爾受茲勅益。勵位功。載錫嘉命。

敕爾衛道柳棨。佐佑位功。趨承演務。晉救左輔元化。無上極尊。玉樞右宰。宏教真君。敕申寵命。敕爾無上護法萬明揚晉救九天宣化總司五雷監正仙籍功過點陟。統帥江湖行雨龍王。佐化宣道神君萬法位通天尊惟茲二臣。共贊元化。於戲爾孚佑真人。功詣無量。化被遐方。益展道德之宗風。尚冀位元之極品。欽哉。

清徵三品經自序

蓋聞大道無言至言無文文也非天下之至言道而言言也非天下之至道道原無所庸於言言原無所事於文文以文其言言以言其文道何與乎言何為乎文何用乎顧言無文不足以行遠道匪言不能以傳世傳道其必有事於言言傳其必有取於文文不可已也獨是言而文而文靡蔓其為文也失實道而言而言虛浮其為言也無物以無物之言言道道原無庶或不無小補爰於壬午歲偶經夏汭降於涵三壇乃以子一家言會合三教宗旨闡演斯典庸示後學吾嘗窺乎道原當先天始兆太極初分動而為陽靜而為陰陰陽一陰一陽大道以名根陰根陽厥生五行惟人與物造化其形太極之理二五之精絪縕融結萬化斯神儒也此道也釋也此道也曾何可分明乎斯旨二也一之妙乃能以其言正詖言之謬以其道正左道之非予何人斯予何人斯敢肩此任哉但以流弊既深江河日下予幸竊聞斯道之萬一敢不以微言闡明斯道而聽彼左道狂瀾日浸日盛俾大道不著耶雖鄙樸無文不足以發至道之光然而敷揚帝澤消息化機挽迴劫運庶或不無小補爰於壬午歲偶經夏汭降於涵三壇乃

反以言而隱以失實之文文言反以文而晦然則言未嘗不用於文道未嘗不可以言所惡乎言者畔道之言所惡乎文者離經之文文而離經至言晦矣言而畔道道至道隱矣今天下大道不明羣言蜂起依門傍户盜竊名字者率皆以誕漫無稽之言作為艱澀聱牙之文以文其猥瑣鄙陋不可究詰之左道致聖言莫行大道閉塞予甚憫焉夫闢邪說以廣聖言拒詖行以衛正道必有賴於明道之人蓋其究乎大道之精通乎至言之妙乃能以其言正詖言之謬以其道正左道之非予何人斯予何人斯敢肩此任哉但以流弊既深江河日下予幸竊聞斯道之萬一敢不以微言闡明斯道而聽彼左道狂瀾日浸日盛俾大道不著耶雖鄙樸無文不足以發至道之光然而敷揚帝澤消息化機挽迴劫運庶或不無小補爰於壬午歲偶經夏汭降於涵三壇乃以子一家言會合三教宗旨闡演斯典庸示後學吾嘗窺乎道原當先天始兆太極初分動而為陽靜而為陰陰陽一陰一陽大道以名根陰根陽厥生五行惟人與物造化其形太極之理二五之精絪縕融結萬化斯神儒也此道也釋也此道也此道曾何可分明乎斯旨二也一

也無等無倫且夫入世者為天地贊化為羣品立命為綱常作主為造物立心則出世之人賴此入世者以為護持而出世者開張元化主持劫會救度羣迷蘭啟至治則入世之人賴有出世者以為之調燮未可畸視未可定譏未可去取烏用是分門樹幟同類相戕哉古聖

先賢傳有秘典其道之精湛言之純一丈之位妙乎皆有所不逮然祇各道其所道而未嘗統會而言之予故集三教之宗旨而為斯言道云乎哉文云乎哉第一家之言云爾爾諸多士有能用心參究直窺無始之妙道則由乎言之所及以求乎言之所未及由夫能言之道以悟夫所不能言之道毋徒以乎言為文而以文視求毋徒以言求道而窺吾道於語言文字之中將至位至妙之道自此而昌明而一切詖行淫辭邪說左道不

待闢之而自息其廓清宗門之荊榛掃滌大道之蕪穢厥功詎不懋哉此予立言之初心而亦示教之本旨諸士其敬承之

清微三品經讚偈

梓潼帝君讚

道法位位妙清微道德尊萬言妙諦示良因紫氣貫鴻鈞和氣氤氳妙理洩黃庭

高虛清明天主留開經偈

人身有三寶為神與精氣生天生地人無極而太極後天本先天一元分妙緒五德配五行五常權五位三才合撰者三教總歸一斷障除根賊情泯昭位契天地道法位位涵精義玉清上清境太清位關秘透洩示天人修行有階級至哉妙道言宇宙滑消汾化彼諸衆生溥為增利益

清微三品至道極位參同妙典大乘度刼真經上卷

爾時位元廣法天尊在玉清聖境清微宮中與諸大天

尊無極神王飛天大聖同詣元始座下推閱刼會檢錄位圖天尊憫念下方衆生惡孽過多刼運深重慨爾太息爰迺出班頫首（音俯）顒首（音仰）作禮上白元始天尊前曰下方衆生客氣用事分門立戶互為謗訕交相攻擊以致一切無知凡愚接踵效尤罔所忌憚故諸厄刼因仍無已臣今欲以微言往復開示俾此三教之人咸知殊塗同歸之義庶彼衆生無起障礙稍保真宗且修道之士誤守陳言用功舛錯謬述亂靈臺終喪本根臣今以己意

撫（音甫）拾往訓作為三品妙諦。聊當漆室一燈。俾升仙成佛。無難言下了悟。未審此時可以出示思惟聖慈明降玉音。元始天尊曰善善如爾之言。女今發此願力廣為衆生說法。是誠無比最上功德。我為女說。女諦聽之。是諸衆生各執成見。惟反復詳明。委曲開導。務使衆生各各明了其中因緣。吾准女下方有夫誠竭力勤協成功之人。度三十類與正無上妙果。列諸天班。與諸一切金仙同位。大羅有能出力效用者咸與各各受福。俾各始

無所染。終無所累。相與均如所意。女宜勉之。於是天尊於甲申歲開壇結制。與諸弟子闡演靈章。天尊曰。夫人一身惟精氣神。此精氣神是名三寶。至聖無為。皆自此得。此三寶物雖由後天。然人少知。不可思議。即彼先天。莫或失。此失此三寶。不能無為。則昧先天所謂先天。不但無為無所為。至無無為無無無為。乃無無無如是。本在地為能。為俞為關。為萬類形。為嶽為瀆為竅。為靜為鎮。定宗為安。敦仁在人為神。為眼中光。為心思慮。為智為睿。為良知能。為升乘胚。為精氣宰。為覺為悟。為軀以成後天。既成後天。乃得三寶。此三寶物。為人乃全。念佛無難。言下了悟。未審此時可以出示思惟聖慈明降玉音。元始天尊曰善善如爾之言。女今發此願力廣為衆生說法。是誠無比最上功德。我為女說。女諦聽之。是諸衆生各執成見。惟反復詳明。委曲開導。務使衆生各各明了其中因緣。吾准女下方有夫誠竭力勤協成功之人。度三十類與正無上妙果。列諸天班。與諸一切金仙同位。大羅有能出力效用者。咸與各各受福。俾各始

資為萬物幹。為山水原。為生為殺。為發為藏。為世運刦。為盛衰。升降為萌。為甲（音火）在人為氣。為肢體運動作舉持。為聲為明。為臭為聽。為身使令。為死生關。其一曰神。其所謂神在天為樞。為真主宰。為默運行。為日月星斗曜。為精靈。為風吹萬。為雷閃震。為慈為威。為造化工。為生物本在地為能。為俞為關。為萬類形。為嶽為瀆。為竅為靜。為鎮定宗。為安敦仁。在人為神。為眼中光。為心思慮。為智為睿。為良知能。為升乘胚。為精氣宰。為覺為悟。為軀

穀原為壽夭基如是三寶得之匪易既匪易得能弗護惜所護惜故功在清靜不搖其精無使滲漏安居本舍真真如如一晝夜間周行三百六十一度還歸本舍如如不動為丹鉛資然所謂精皆氣所攝氣一外馳精逸洩故固其精當在守氣氣何以守要必無慾清虛澹靜毋故作為所謂氣者只在位闢方寸之中引養引恬常常自在其氣渾灝混混沌沌彌綸圓間如是如是然後下與精合不隔乃復水乳交融為一大丹藥物漸次完備止加火候入鼎奏功何為火候其神為是蓋所謂精非氣莫攝而精與氣非神莫運固精養氣止在存神存神之功貴絕思慮內無所出外無所入感兆悉捐漠漠淡營豈然融液閒（俱入聲作閒誤）寂無因如是存存存其神存宮所謂存宮只在丹府丹府既固神斯靜專統運精氣以結大丹狀如嬰兒還如我相髮膚貌體宛然具足乃從顛門出遊三界一呼吸間遍歷十方無所阻滯優游自得亦莫思議然株守比不開大道不遇真人則有三災來相侵蝕（音食亦作蝕）乃飞不悟成功盡廢三災為何一曰罡風如是罡風其利如刃其銳如錐透入顱門一時三刻穿諸骨節直至泥泉肢體毛髮一時解脫化為羽絲飄蕩無着乃此罡風無能侵蝕則有毒火從下而上透入頂門還攻臟腑旁灼四肢毛孔髮際一瞬息間化為灰燼乃此風火均無所害如是功能亦可云至第未聞道則有五雷各率所部環相攻擊道未開時一瞬息間精神四散永不凝聚故知大道不可不究不究

大道難脫三災所有三寶俱為烏有惟彼達士知此言故黽勉相隨跋涉山川訪求高真為說大道永離三災然此大道亦甚難言所難言故直窺無始無始之始至無無始無無始乃為先天先天之道不可擬議無可凝議有何言說不能言說而為言說所與言說端於何起蓋可說道只於有為何名有為以無為得蓋此無為於有為始所謂有為若何用功究所用功當問心君所謂心若具大解悟觀諸陰陽動靜變化仰體太陽法其

剛運仰體太陰通其消息更相四時則其循環默會太極究其本原如是博觀一切造化冥心寂坐冥氣獨存寂坐獨存於是心君了無一物向所養成大丹所結嬰兒我相與天地通然必廣求高真指示不遇真人指示精微罔明大道即有所明亦在皮膚其中位與終無所得未得其奧安明大道故知大道必求真傳蓋此真傳各有師承暗中一撥豁然了了既能了了遂通位位乃通位位則知大道既名有知遂為有得得此至位遂可

無為然雖功至又宜積行或三千行或千五百或積千行或五百行如是圓滿各證正果乃積行後又當立功或立千功或八百功或五百功或三百功或百五十或積百功如是功行圓滿具足各證正果功行大者證大果或為金仙列諸天班或在人世作萬法主或住三洲享清靜福功行次者亦住大羅為無為樂或住名山或遊濁界為道宗公功行淺者長住泉石不生不滅永脫三災故知開道有先後殊無有難易但

所正果則視功行所積功行各不共果然欲正果須聞大道欲聞大道須重三寶無是三寶莫獲長年有限歲月功不深至莫聞大道大道未聞所積何為即其所積皆非宏功巨業不立大行未滿遠思上聖即得大道如無所得觀彼至人所為入道汲汲皇皇如恐弗及遍訪高真為說位妙投諸險阻無所畏避投諸患難無所震慴投諸水火無所恐怖投諸魔障無所回惑投諸一切種種磨苦無所悔憾如是誠虔上感高真為示其要

乃能徹悟無所罣誤還歸趺坐默運位功仰觀俯察通乎位位猶不自已混跡塵世閩音閩浙音輻輳廛井之間行種種行立種種功乃思此等功行或淺或深誓行無量行立無量功願盡累劫一切有知無知衆生俱聞大道登諸彼岸乃此功行須千百劫尚不能殫如是功行果能具足乃正無上至於無為至無無為如是無為必有盡天有所為故天亦老地有所為故地亦荒至人

無為既為無為有何荒老未有天地此至人存既有天地此至人出天地荒老此至人妄微乎微乎如是至人我亦難名然究其極人人如是何以如是以先天故如是先天人人所有乃人有此而多昧昧此又何故蓋有先天不無後天既有後天乃有六根既有六根遂生六識六根謂何其一目是乃此目根觀諸色相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耳根聽諸聲音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口根出諸是非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鼻根聞諸臭味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舌根餂諸甘苦生種種心而昧先天其一身根歷諸境界生種種心而昧先天故此六根是名六賊欲閘大道先除六根六根不除生諸惡識此六根者於何得除昔有達士知所除道一切聞見境界因緣都無所住觀不以目聽不以耳鉞口吸舌終日如愚息氣以踵置身無用一切舉動皆以神運如是六根完全具足若如無有無有六根有何惡識乃無惡識安生惡趣以無識趣故無罣礙無罣礙故心君泰宲如是心君果無染着乃安爐竈投諸三寶能結火丹所結治故用坎中水噀音巽異地風運離宮火共撰三寶此三為一大丹乃成既成大丹龍虎伏降陰陽定位然必拜求高真指授祕訣精徹以正其果維彼下士罔知其故妄意造作搬弄採鍊種種邪術背道愈甚如此背誤則有種種魔障相尋上干天怒下犯刑憲若彼隱倫躭心泉石知此種故鍊氣宲神聚此三寶欲成大丹然或指示不得真方終罹音灰三災可知大道亦甚難言

如此等衆尚莫能遁況彼眾生不明大道固惜三寶六根寖熾七情孔彰視此三寶若非己物夫人一身止精氣神不愛其精任意作喪如彼漏卮注一勺水無所增益漸次洩泄不瞬息間遂無涓滴不愛其氣任意縱橫如彼瓣香置諸紅爐聽其焚灼更加炭火不瞬息間即為灰燼不愛其神任意耗斁如彼孤燈置諸風前聽其煽搖無所遮護不瞬息間漸為撲音卜滅危乎危乎失此三寶則失其生墮諸惡趣展轉循環靡所止住我悲

眾生。為說此道。若有善士。依吾所說。或遁深山。或居塵世。或住道院。或搆節庵。錄此三寶。如是不懈。自有真人。明示其要。第此眾生。以六根故。生彼六識。以六識故。生彼七情。七情豈知七情迷惑本真。本真既失。七情斯狂。然此七情每種於愛。此何以故。蓋此愛者為情之根。無所於愛。乃無所欲。既無所欲有何所喜。無所可喜斯無所惡。無喜無惡有何忿怒。乃無忿怒。恐懼不作。乃無恐怖哀悲感捐。故知愛者種諸情根。不絕其根而故強制其所

制者。皆為末流。如彼滓水。洞洞邊邊。勢稽於天。不塞其原。不清其流。任意隄防。終遭墊溺（音店）。如彼炎火。熯熯（音汗）赫赫。氣沖九霄。不拍其薪。不截其道。任意撲滅。反助炎威。即隨所觸。旋為撕伏。如彼海汎。滭滭（音涕）蒼蒼。混混湯湯。時此息彼。作彼做此。猶有何紀。極感之召。俱隨此心。所有而我殉之。如蜮逐臭。如蟻附羶（一作膻）。如蜂鑽窓。見限撒（音薩）手坦行。無所阻滯。克明厥道。爰躋高真。我悲眾生。為此一愛。生種種魔。起種種障。迷惑顛倒。自離母腹。以迄死亡。鮮所悔悟。即有高人。提耳面命。如鼓聾夫。如燭瞽瞍。終無所覺。歎哉歎哉。乃復狂誕。妄希聞道。以乞長生。學仙學佛。如彼盲史。履蹙（音戚）學而毀（音賄）。如彼屠兕。淬擊（音激）刀事。神如盜胠（音區）篋（音挾）。禁（音琴）籙祈福。匪為弗得。亦有其尤。然則欲聞至道。位妙非割。所愛以斷七情。終屬妄想。我為女說。此種因緣。女宜諦聽。夫此七情。於何

能除。其所除道。當思無我。曷名無我。我本非我。我非此我。我有何愛。惟既有我。而執為我。執我為我。無手非我。無非是我。無我弗愛。固非我有而愛殉之。凡諸一切有聲有臭有形有色種種外物。均非所有。而我殉之。如蜮逐臭。如蟻附羶（一作膻）。如蜂鑽窓。見睨（音詣）撲到。以至貪婪（音藍）饕餮（音叨鐵）。趨騖（音務）如鶩。趨風（音汛）如轗（音坎）軻。嗜如嗜（音市）毒。嗜（音皆）皆（音堦）爾攫我。搏（音博）撮（音昨）如野鶩。趨嗄（音戟）蒸（音赴）。未罔所止。足煞（音殺）思我。未有我時。曾何如是。應為爽然。

匪惟此說。隙駒豹音勺影光陰朝露。不瞬息間。我為烏有。我既無我。我愛何為。我自捫心。啞音阨然一笑。以此參究。愛何弗除。既除其愛。無所弗除。欲也惡也。喜也哀也。懼也怒也。私也情也。俱隨此愛。一時而盡。第人於愛。如膠如漆。輒難解脫。人溺於愛。如墮廣奄音斌余奉上泗音求出。茫無涯音堯埃音四。我深憫惻。為施實筏音法。以渡羣溺。柰何衆生沈淪已久。無梯我航。嘆哉采生。予為女計。予有一術。其術為何。必先能忍。曷為能忍。當自思維。旋加猛省。我聞昔人。享極富貴。子女盈室。親友滿座。凡諸玩好。綺音起繡膏粱。羅列四筵。高堂廣廈。沙上畫梲雕楹。娛音鮐音魚心悅目。一旦捐滅。其所可愛。心印斯道。於是此時。則有魔障嬌啼。宛轉勸阻。毀謗。甚至涕淚相環。抱引不得解脫。而此高人。忍心弗顧。視如墮甑。棄如敝屣。罹音跡窠音棘音巢音窗之間。罔所叩音希噉音翅。於是啟音杜彔音蝉音爰音森谷。窗音窗音窗音

養其大丹。然或為不正之衛。匪為昧道。亦且昧本性。蓋所謂性迺天仆。屢說治心者。為此性故。心之必治。性何可睽。然則養性功弗可緩。性何以養。蓋此性者。原於無始。竊之太極判乎後天。後天之性有理有氣。理分真妄。妄失本真。氣分清濁。濁固有既。既失不可名性。而曰後天。若彼太極理氣渾然無妄無濁。是為性天。至於無始不可言性。亦不為命。非性非命何以謂性。原於無始。要知無始非性非命。是為太虛一點種子。此點種子。

子種為極根。於是有命而復成性。養其性者。養此種子。然此種子。恍恍惚惚。渺渺冥冥。無聲無臭。無形無影。於何下手用功養之。養之之道。先養後天。後天之性有理有氣。清濁真妄。一不可齊。於何能養。養之治之。去妄澄濁。去妄匪易。澄濁維難。我悲眾生。指示此道。先從此始。何從此始。惟清無欲。無欲斯真。惟真無偽。無偽斯清。則能明真。則能體於何可。可以明之。體之清真之至。無弗燭。燭照之明。何道弗體。然此妄濁。當復何除。閒淨下界。妄濁相滓。我為指示。必須佥（音軒）然高舉。火（音見）顯無與世緣。眄（音又）坐睇（音梯）膝。莫見莫聞。此心清淨。無一塵滓。然後可以除妄。而澄其所稟濁。既澄此心清淨。更無客塵來相染着。然人有心。斯具此性。既具此性。豈能無情。故治心者。必除五覺。以去五障。乃明五性。而通五位。何為五覺。一無因覺。蓋人此身。靜坐圜內。萬竅俱寂。衆象未呈。耳無所受。目無所接。湛然默默。混混沌沌。悶悶悪悪。兀兀存存。忽起一念。挺（音山）扔（音仍）縱橫。如狻（音廷）猊

骰（音投）如鹿斯奔。上溢月窟。旁極天根。覺（音梭）之莫得。捨（音赦）之不能。其為害道不為不甚。故學道者。先除此覺。此覺何由可以除之。除之之道。去妄存誠。一未然覺。境所未歷。事所未至。便當放下。庶使此心。澹然而清。淵然而靜。清兮靜兮。為道之根。何忽無端。先境而生。未事而動。萬慮攫搏（音博）。百念攻擾。及至履境接事。應物殊為不然。即使所念與之相合。徹精勞神。耗氣殆甚。何如無覺。委諸自然。故學道者。此覺不除。難與閒道。除此覺道。忘境還

事。打疊此心。如太虛然。一聲色覺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姘（音延）嫉（音吐）美惡態度萬千。自我觀之。如夢幻然。無柰不悟。而實着之。先意豫逆。周張計畫。憧憧擾擾。紛紛紜紜。盱盱（音宝）木體。翳翳其陰。如氓（音戕）如愚。罔弗能清。安究大道。宜殲厥身。故學道者。杜聰黜明。使主人翁。常自惺惺。若此覺存。是為煩惱。煩惱顛倒。無有出期。忐（音坦）忑（音弋）罔宜心君出舍。必為除之。朗朗靈靈。無緣無因。外內悉平。以耳為目。以目作耳。縱極聲色。不見不聞。一過去覺。貞吉悔吝。情隨境忘。何得何失。何弱何強。彼昏不知。多事糾纏。忘忘（音占）懵懵（音至）心莫宜憃（音郁）混混擾慢（音幼）無事而妄為之。顛狂以此。體道如汎梏（音觉）舟。航東洋海。無畔無援。繩（音蠅）一線（音綫）綆（音梗）墜千仞。淵非為弗得。亦貽後患。故學道者。必除此覺。毋為執着。無為留滯。渾渾淪淪。無物不化。更無妄覺。以淸（去音）真覺。一私知覺。自作聰明。罔由正道。豈知私知（智音）害道。尤甚。霓（音況）霾（音埋）反覆。汩汩（音骨）莫伸。非惟害道。實斫（音灼）性命。故學道者。務除此覺。此覺不除。雖除他覺。究昧正覺。夫此大道。如坦塗然。不從正覺。以履邪徑。千條百派。混踪其中。雖有棒喝。鮮能悔悟。雖有指南。無復奉行。四覺俱忘。而存此覺。終喪厥真。可勿戒乎。我悲此士。為開斯言。靜然漠然。一循自然。毋故作為。失其本然。何為本然。此心之性。性中之覺。謂之真覺。真覺之覺。是名正覺。正覺之覺。迺為大覺。此大覺者。先覺是也。不倚於數。不倚於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率其本吉。任其自然。上通三天。下徹九淵。明乎無始。達乎無終。微乎微。乎位而又位。道曰聖智。儒曰通神。佛曰寂照。皆真覺也。皆正覺也。皆大覺也。皆先覺也。覺非其覺。是謂妄覺。妄覺不除。昧真覺矣。然除五覺。尤去五障。何為五障。一曰魔障。蓋此魔障。或生於心。或着於境。或動於物。或屬於身。生於心者。為人我見。為榮譽見。為得失見。為是非見。為強弱見。為利名見。為好勝見。塵（音梅）賓（音宋）靈臺。固能解脫。屬之身者。疾患相侵。饑寒相侵。苦樂相侵。得意相侵。得適慊（音欠）惰。反復相侵。囘（音迥）引糾

縛。動相迕觸。更以履境。有順有逆。順則為易。逆則為難。入世斯易。出世甚難。乃復遇物美好。盈前娛心。快志意。戀斯專如是。魔障人皆有之。學道之士。不去此障。死難閒道。然此魔障一一去之。又有疑障。不可不知。何為疑障大道易知。大道簡能明師一點。暗室之燈。晃晃朗朗。如琉璃瓶。素何疑障種根。一人談道。衆口叩音咄。咄音哉。罵德。憑生背正。即邪以偽亂真。若處喬木。下墜幽岑。至哉聖言。谷神不死。衆妙之門。大哉聖道。虛無因應。清靜恬淡。何用異說。恣肆紛紜。乃為疑障。自惹遣音捲。迪音牒。可憐不悟。終落孽因。我告修士。必正師承。毋惑邪說。毋走旁門。清虛淡定。養精養神。位關位牝。黃婆嬰兒。陰陽水火。坎離乾坤。只在方寸。諸名何用。諸色不存。如是簡易。有何疑團。不去此障。惑端叢焉。然此障除。又有理障。此理障者。害道愈甚。各執偏障。罔或達觀。儒障在實。道障在虛。釋障在空。障於實者。執其偏理。履耗氣。以為此皆理所應為。不知此言。皆為障也。若夫人生仁義慈惠忠孝節烈。此皆天地浩然之氣。執實而行。未可虛視。然使所見理解未融。獨持偏理。反落惡因。煦音許之仁。孑孑之義。小忠愚孝。儒門所識。況學道者。嘆哉衆生。為陣於實。每墮火坑。無有悟者。我為說法。其靜惟之。聖賢心印。默識音志精參。會通徹悟。無一間焉。障於虛者。偏執其理。一味頑坐。淨其塵垢。或且謂此。道在是矣。罔求祕訣。涵養三寶。雖曰致虛。而實非道。夫此至道。不在於實。亦不徒虛。虛虛實實。方為位要。障於空者。執其偏理。罔知真性。徒談空空。空非所空。乃為頑空。究於本來。真如自在。懵懵音夢然也。凡此諸障。未能終同。以致門户參差。不一反唇相譏。視為冰炭。儒議道虛。道議釋空。釋議儒道。反覆譏議。終無已時。不知天地。教雖分三。其實一本。為彼理障。則歧視之。嘆哉實障。則迷迷則難悟。虛障則枯。枯則無實。空障則寂。寂則反滅。古之聖人。實而能虛。虛而能實。觀空不空一作了空。空無所空。

是為至道參合而得惟落理障無有知之學悉之士可無戒乎理障可除則有一障此障之根起於文字惟文字障實為心障五千祕言皆從佐悟作文字觀更失其旨乃或不悟墮此障中則有種種邪言曲說新奇可喜沁如七菜入心脾害性戕形即古至人立為真諦多屬寓言或曰坎離或曰爐鼎或曰姹女或曰嬰兒或曰龍虎或曰陰陽或曰佐牝或曰牡（音注古義未詳）物皆寓言也障於文字多作撮弄豈知大道在精氣神養此三寶是養種

子此種子者種為極根如彼諸說皆此一氣一氣之元即是種子認得種子非道真詮以身體之一切可捐捐其又何為則此文字非文字又慎師承惟此師承為障之由尤宜明察遍訪高真指授佐妙不得其人則有終生身心障矣蓋彼初學於道夢夢一誤投師授以外道紛紛紜紜罔能徹悟奉為指南終生循之身心牢錮即有真人指示正覺心或誹之身或背之一味浮言以邪售邪以邪信邪於是種

種障礙生焉故學道者慎擇高明去身心障此障旣除諸障潛蹤諸障旣消靈臺清淨通可與明五性之妙何為五性一曰水性一曰火性一曰木性一曰金性一曰土性土性多濁濁者多厚金性多斷斷者多果木性多慈慈者多仁火性多剛剛者多躁水性多柔柔者多靡靡易悠游躁易忍刻仁易和煦果易強勇厚易暗塞暗塞者愚強勇者亂悠游者奸和煦者陷剛忍者殘故五性偏功貴交濟柔以克剛剛以克柔仁濟以果果濟以

有同異。是非混淆。得失舛亂。逞其臆說。不顧道理。雖同一教。譬如讐敵。不攻不擊。一息不寧。誰復平心。公論罔爽。嘆嘆要言。何人解悟。嗟彼同門。猶如是險。況其他乎。且又有說。人心之壞。壞於文字。以文字學。則工於外。一切語言。咸崇粉飾。粉飾之辭。專心於外。心乎外者。必遺於內。心乎悅人。必至忘己。心乎傳世。忘乎自治。心乎斬勝。忘乎自斂。心乎誇博。忘乎反約。心乎綺麗。忘乎矢誠。巧偽日增。本質日斲。蓋文字興。性命理微。可不戒乎。可

不慎乎。吾嘗聞之。天文燦爛。昭於河漢。地文絢熳。草木變幻。人文璀（音催）璨。樂和禮辨。皆出自然。無故巧飾。至文不文。文出於實。出於實者。文斯為至。後世多文。亦如無文。文非無文。為文非文。非文之文。文實非文。更可嘆者。習於文字。無乎不聞。聞非所聞。醜記狂博。至尊無文。至親無文。皆以文行。巧偽生矣。本非忠孝。文為忠孝。本非不孝不弟。不慈不正。而且有甚。奸盜詐偽。顯為不法。勢狠柔惡。陰肆毒謀。古道不存。今生罔悟。江河下逝。無與挽者。儒教失實。其流所及。愈遠愈分。愈偽愈亂。猶勿自悟。結社要盟。互相標榜。動生毀謗。矯誣上帝。喝佛罵祖。欺滅鬼神。譏呵釋道。正教正宗。誚為異端。仙經佛典。所為邪說。謂道謂釋。毀棄倫常。豈知若輩。宜惟毀棄。抑且流禍斯世斯民。此何以故。蓋此儒流。為民之望。表之

不正。影愈邪焉。然此之輩。是為小儒。為腐為妄。若彼大儒。則必不然。大儒所見。直窺本原。知儒之道。與道與釋。同條共貫。無有二者。儒與釋教。總原於道。道根於性。性仍於天。天無二理。人無三教。教分於三。從後起見。溯原究委。有一無二。大儒知此。固所分別。各盡其道。事君以忠。因分自盡。事親以孝。竭力趨承。兄友弟恭。視處何位。造端夫婦。以正防淫。事神維誠。治人以仁。愛及草木。恩被蟲昆。畏天明命。履地惕乾。無慚幽獨。克承以謙。知道

變化。教匪一端。但辨邪正。無妄讖焉。是為聖賢道極於天。作君作師。經綸參贊。君臣定位。父子分嚴。友恭道立。兄弟情連。夫婦道正。陰陽無愆。天地以位。萬物熙恬。風雨調和。寒暑以時。嘉祥洊至。沴戾氣以除。民物仁壽。仙佛何殊。生為世榮。終歸上清。立極天人。與天地存。釋教清微。肇於浩劫。觀空以空。虛無寂滅。昔有至人。名曰然燈。立於中古。轉大法輪。教化度脫。無量眾生。佛傳始

甲寅之歲。西印度國有迦衛其國王者。名曰淨梵。四月八日。太子斯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風願故。舍國修道。雪山六載。精思苦行。鵲巢於頂。藤穿鄂脛。臘月八日。覩明星出。豁然超悟。具六通識。負龍象力。開來繼往。闡教西域。初於鹿苑。繼祇陀林。說金佈地。佛教崇興。四十九年。應化不一。是時比丘。比丘尼。并優婆塞。與優婆夷。凡數千人。俱同聽法。無不得度。有舍利佛。智慧第一。佛嘗因之。宣說法要。有大弟子。名大迦葉。得佛心印。傳佛正宗。佛親授記。是為初祖。又有弟子。名阿難陀。多聞第一。於佛滅後。傳佛教典。流佈人間。今之佛藏。皆所宣傳。延及達摩。以大神通。一夕收攝三十六處。邪魔外道。設洪誓願。自西印度。歷恒沙河。至南贍部。說法演教。宗門大展。授祕密旨。從超悟得。明心見性。佛法無多。一切掃除。片言隻字。參悟本來。凡諸聰明。聞見知識。杜絕不事渾渾默默。領悟諦因緣。無無所無。空無所空。內觀此心。如虛空際。如千江月。如鏡如泡。如花中

香。如是空空。以無無空。故無所執。一字之妙。通達無礙。然自喪。以因緣故。得無因緣。禪宗乃熾。又有歷代諸大法師。通經律論。取大法藏。開譯文字。搜剔妙蘊。傳諸三千大千。一切閻浮提界。廣為眾生。說無量因。解諸煩熱。化清涼境。拔諸苦惱。離火宅厄。濟諸幽魂。脫地獄趣。化諸六道。獲天人樂。利賴無窮。象教以昌。流傳既久。厥旨無聞。凡彼緇流。罔得真傳。東西剿竊。言語為宗。機鋒相

呂祖三品經

三品經

中卷

玉函妙相真人讚

通天位。復明此因。乾坤定位。大丹乃成。若夫道位。匪假言說。將以為實。何實非虛。將以為虛。何虛非實。將欲言其虛虛實實。實於何在。虛於何明。虛中之實。不可名實。實中之虛。不可言虛。實莫為實。虛莫為虛。虛實而究不無虛虛實實。而究難言虛虛實實。微乎微乎。不可為虛。而實是虛。不可為實。而實本實。不可以言虛虛實實。而實不外虛虛實實。至哉道位。無所名象。淵淵其淵。難探厥旨。故悟斯位。丹九轉矣。至於法位。受之師承。原

諸天命。流行坤輿。大道既陳。法極神妙。變化由心。神通莫測。天地一囊。日月壺中。芥子須彌。大千毫末。揮斤八極。塵視六合。乍合乍離。倏無倏有。入幽出顯。虛空泯漠。驅神役鬼。雷電交作。謂之為虛。何所不有。謂之為實。何者非無。得心應手。心手相印。心無其心。手何所增。不於手得。隨心而運。變幻無端。天地為證。微乎微乎。生生不已。惟通道位。通臻斯詣。故通法位。道斯成矣。其一位位。無所言說。並絕思維。微妙恍惚。極於希夷。更千百劫。未

有傳者。我今為世敷揚此旨。爾諸弟子。靜諦聽之。蓋此位位。在昔元始天尊言之。竊聞其說。自天而上。至無量天。中有至人。位之又位。天為之宰。地為之攝。人物幽明。咸會諸極。運化古今。而無輟速。主持刦會。而無端倪。聖不可聖。神不可神。無無無無。無而亦有。虛虛虛矣。虛而亦實。聖不見增。愚不見損。天位乎中。天亦不知。地承其流。地亦不識。極一切物。皆運不覺。其存非存。其過非過。斯其位位。從何擬議。從何想象。若透斯旨。位而位矣。夫

此五位。通之匪易。學道之士。究參厥旨。屏棄一切。潛心討探。位解超然。冥悟獨契。深晰精微。始覺本真。歸求祕鑰。丹鉛自具。爐火抽添。無煩異授。陰陽定位。龍虎交調。不事搬弄。自然而然。若弗明此。客塵染著。六根主權。七情孔熾。墮落火宅。安究位微。我今開說。誰復能悟。則有種種異論紛起。分門別户。各持一端。反脣譏誚。始猶執理。互為攻勸。各存一見。持論立說。要皆為道。左右保護。雖或出言。不無過激。明道之心。總屬公誠。其流既遠。私弊叢生。彼此相擊。各樹黨援。名為衛道。而實為己。究所從來。本先滿矣。嘆哉嘆哉。此種之人。在儒為腐。在道為賊。在釋為孽。其必夢夢。有何殊乎。豈知三教本出一原。會通斯旨。並可不立。義古以前。有何異趣。宣聖誕生。太上現化。所參同契。性通昌明。為一為出。為一為入。入世之教。先敦倫常。君父尊嚴。臣子忠孝。兄弟孔懷。夫婦造道。生育種類。乾坤萬古。誕養羣品。天地為補。化機不失。造物是輔。斯教不明。萬世龍蛇。蓍物盈土。滿洪荒之初。世

界混茫。上下失怙。故知此教。為道之倚。然遡其始。詎何擬議。惜哉至教。久乃不然。窮通貴賤。貧富高低。大小強弱。多寡彼此。名利時勢。束縛塵纓。流浪生死。顛倒相尋。爭奪攘竊。譎詐環生。計巧百出。以術愚人。奸雄鬧發。濁亂人倫。相結以勢。相傾以能。舌鋒肆起。是非莫分。往復駁辯。同類相侵。各樹赤幟。一理紛紜。一見為此。一見為彼。相同者附。相異者譏。莫分真辨。得失是非。莫究厥旨。莫晰厥微。豈知斯道。異中之同。同中之異。異同之中。更

有同異。是非混淆。得失糾亂。逞其臆說。不顧道理。雖同一教。譬如讐敵。不攻不擊。一息不寧。誰復平心。公論罔爽。嘆嘆要言。何人解悟。嗟彼同門。猶如是險。況其他乎。且又有說。人心之壞。壞於文字。以文字學。則工於外。一切語言。咸崇粉飾。粉飾之辭。專心於外。心乎外者。必遺於內。心乎悅人。必至忘己。心乎傳世。忘乎自治。心乎靳勝。忘乎自斂。心乎誇博。忘乎反約。心乎綺麗。忘乎矢誠。巧偽日增。本質日斲。蓋文字興。性命理微。可不戒乎。可不慎乎。吾嘗聞之。天文燦爛。昭於河漢。地文絢煜。草木變幻。人文璀（音催）璨。樂和禮辨。皆出自然。無故巧飾。至文不文。文出於實。出於實者。文斯為至。後世多文。亦如無文。文非無文。為文非文之文。文實非文。更可嘆者。習於文字。無乎不聞。聞非所聞。醜記狂博。至尊無文。至親無文。皆以文行。巧偽生矣。本非忠孝。文為忠孝。本非友恭。文為友恭。放肆閨門。作為綺語。凡諸所為。敗閑蕩檢。以文文之。以致流弊。禍及椎（音垂）魯。皆昏污染。變質而

不正。影愈邪焉。然此之輩。是為小儒。為腐為妄。若彼大儒。則必不然。大儒所見。直窺本原。知儒之道。與道與釋。同條共貫。無有二者。儒與釋教。總原於道。道根於性。性仍於天。天無二理。人無三教。教分於三。從後起見。溯原究委。有一無二。大儒知此。固所分別。各盡其道。事君以忠。因分自盡。事親以孝。竭力趨承。兄友弟恭。視處何位。造端夫婦。以正防淫。事神維誠。治人以仁。愛及草木。恩被蟲昆。畏天明命。履地惕乾。無斁幽獨。克承以謙。知道

變化。教匪一端。但辨邪正。無妄識焉。是為聖賢道極於天。作君作師。經綸參贊。君臣定位。父子分嚴。友恭道立。兄弟情連。夫婦道正。陰陽無愆。天地以位。萬物熙恬。風雨調和。寒暑以時。嘉祥洊（音薦）至。沴（音戾）氣以除。民物仁壽。仙佛何殊。生為世榮。終歸上清。立極天人。與天地存。釋教清微。肇於浩劫。觀空以空。虛無寂滅。昔有至人。名曰然燈。立於中古。轉大法輪。教化度脫。無量眾生。佛傳始威次有佛出。號釋迦文。自種民天。降神瞻部。是時周昭

甲寅之歲。西印度國有迦衛其國王者。名曰淨梵。四月八日。太子斯誕。三相八十種好。以風願故。舍國修道。雪山六載。精思苦行。鵲巢於頂。藤穿郗腔。臘月八日。覩明星出。豁然超悟。具六通識。負龍象力。開來繼往。剏教西域。初於鹿苑。繼祇陀林。黃金佈地。佛教崇興。四十九年。應化不一。是時比丘。比丘尼。幷優婆塞。與優婆夷。凡數千人。俱同聽法。無不得度。有舍利佛。智慧第一。於佛滅後。傳佛教典。流佈人間。今之佛藏。皆所傳佛正宗。佛親授記。是為初祖。又有弟子。名阿難陀。多聞第一。於佛滅後。傳佛教典。流佈人間。今之佛藏。皆所宣傳。延及達摩。以大神通。一夕收攝三十六處。邪魔外道。設洪誓願。自西印度。歷恆沙河。至南贍部。說法演教。宗門大展。授祕密旨。從超悟得。明心見性。佛法無多。一切掃除。片言隻字。參悟本來。凡諸聰明。聞見知識。杜絕不事。渾渾默默。領（音撼）領宗旨。悟諦因緣。無無所無。空無所空。內觀此心。如虛空際。如千江月。如鏡如泡。如花中

香。如是空空。以無無空。故無所執。一字之妙。通達無礙。前無無前。後無無後。匪由聞見。位覽超忽。任諸見聞。頹然自喪。以因緣故。得無因緣。禪宗乃熾。又有歷代諸大法師。通經律論。取大法藏。闡譯文字。搜剔妙蘊。傳諸三千大千。一切閻浮提界。廣為眾生。說無量因。解諸煩熱。化清涼境。拔諸苦惱。離火宅厄。濟諸幽魂。脫地獄趣。化諸六道。獲天人樂。利賴無窮。象教以昌。流傳既久。厥旨無聞。凡彼緇流。罔得真傳。東西剽竊。言語為宗。機鋒相

對口舌爭雄所謂禪者開演秘奧認本來面無用浮飾若究厥弊貽害後人迷失真宗累主人翁出居故舍入無何有渺茫漂泊墮野狐禪迷罔狂悖呵佛罵祖儼大知識抑又甚者謬妄罔悟以誣傳誣誣以誣承我佛如來法法何法為究本根故空諸法文字不立非去文字恐後學流求文字中昧失本來故去文字豈知文字正難盡去去文字者曾何沿流但執文字作文字觀弗從文字究佛秘旨離失真宗是文字障斯害道矣更可憫

者罔知是經是佛心印傳流人間為彼衆生廣為說法俾有解悟即彼下等愚暗不明資經懺悔原令此輩生恭敬心朝夕諷誦久或明生了生死念力諸善行脫輪迴趣或悟精微超諸上乘非第口誦無悔悟心便可宿罪即假口誦求獲利益是彼誦時生大歡喜高吟朗咏令諸幽明一切衆生邪魔異類幽魂餘孽得聞是經普沾勝利咸蒙濟度非說是經但假口誦無持受心無恭敬心無誠信心無踴躍心無均利心無無私心乃為誦經乃獲功德自流日下日下日壞一切佛典指為衣食誦經之家以虛文求誦經之人以虛文應一切衆生以虛文故故輕是經而諸佛法罔有存者要知是經具大解脫如廣陵散化諸煩燥如摩尼珠化諸煩惱如般若船渡諸溺者如波羅蜜生諸津液如漆室燈燭諸幽暗具此種種無量利益但作文字草草看過便如糟粕曾何所賴以故禪宗知此等故掃除一切冥心內觀空內外相寂坐位默領一參頭究極旨趣有歸於空空無所

空以無空故乃明斯旨若住暗室張一焰炬無物不見無不明朗罔所障礙無障礙故心體備異性天完足與天地俱不為物囿不有於物斯之為梵梵音清徹幽明交濟斯之為禪禪理淵微天人悉究厥旨者佛菩提種如是如是西來大意作如是觀佛法盡矣若夫道者開於元始示諸祕旨流衍位綱道爰生法法傳靈寶顯無量應金科玉律運御乾坤統率神人但彼衆生罔獲聞道道法無傳太上降生厥多神異聖母誕育從左腋

下。脫胎靈舍。於祥李下。鬚髮皤然。指李為氏。八十一年。始離母腹。與尼山聖及雪山佛共出一時。為三教祖師。表羣倫傳法無疆。五千餘言言妙諦。隱柱史中開化羣倫。冏有契者。紫氣東來青牛西度。有一善世關門尹喜。夙悟真位未獲其旨。覩茲靈跡知有異人。自關而出。爰矢誠悃膝地頫首。向座乞法道德祕文。親相授受傳諸後世。為道宗旨。入世出世得開斯言。利賴普被領其旨要。長生天地。與諸浩劫脫諸度趣。超證人天。隨軟輪迴。深可哀惻。復有一種妄意大道。其人亦知此種惡因。爰事正覺。未獲真傳。求諸紙上一切陳言。誤認精粕。

呂祖三品經一卷。位匪可年計。與天地同。不與天地同。其荒老迨後。八十六度。度諸真人。超證位理。道法廣佈。為諸神仙。被以梯航。能悟之者。靜坐圜（音圓）中。清虛寂淡。悟徹本原。一切作為。搬弄偷換。舉不屑為。自獲真宗。爰正天人。得無量果。迨後道傳清靜法門。冏或繼者。於是則有修命之說。分合陰陽。交配水火。取坎填離。透關位關。開基打乘。安鼎起爐。鍊氣鎔精。鼓舞神元。撰結金丹。涵養孕育。受靈胎。以成我相。是以從天。諸種種功。復還先天。未來真體。雖於太上道德。真詮。落歸第二。然亦修行正法眼藏。乃其流遠。支派愈紛。遂有種種旁門左道。竊其餘說。創為邪論。充塞正途。則有採取真陰。以滋鼎鉛。採取真陽。以益鼎汞。則有一種偷陰換陽。吸月呵精。以助之長。於是邪人妄附。遁辭迴置。鼎器損人利己。更復猖獗。造諸惡孽。巧誘無知。誤墮惡術。迷失真宗。喪失性命。永劫輪迴。深可哀惻。復有一種妄意大道。其人亦知此種惡因。爰事正覺。未獲真傳。求諸紙上一切陳言。誤認精粕。

以為法乳。遂有靜坐舁氣。凝神於子午中。抽添火候。豈知位關一點真竅。本位不明。從何能透。乃至升水。水不可升。提挈真陽。出離本舍。無復收攝。較諸枯坐。一無所事。其禍慘烈。豈知大道。止在清靜。一有作為。斡業生矣。夫此大道。原諸無極。為太極根。生陰生陽。造化羣品。養育生靈。功用浩博。本體如如。無形無像。無色無聲。無臭無味。法以無所。無故無所。事清虛淡定。寂靜道源。乃於本體無所障礙。以無損壞。以無損壞故。無所失。

以無失故道體具足本體圓明妙用顯行變化莫測因應無心通諸幽明洞諸天地貫諸古今昭諸人倫無終無始無鉅無細無乎不在無乎不行出有入無為物祖根故知遡流不如窮源得其源者厥流斯晰若究其流雖可得源然流斯極功反多緒以故至人言清靜教在於玉局開示真位無他作用獨指本源俾從位超掃除一切大道乃明大道者無所用心而實此心以無用故故無不得無不有得乃無不通以無不通是為真人

待斯真人衍斯妙道無柔風會漸漓醨以斯風會生斯種人以斯種人習斯種教宗儒教者斥釋與道縱其論辨止道其迹未悉厥原故所辨駁自多敗缺夫究極旨儒者此命此心此性道者亦然釋亦同態其始賦受無有異者其中功詣或有不同為儒為實先致其知致何別乎是故三教鼎分角立而不可無微乎顯乎有一無二儒以治世道以濟時釋以其教主持嘶世為度衆生普欵感會自開闢來人皆宗儒人皆修道人皆學佛

為釋亦然但其用功各有師承佛教言空故小聲聞以斯聲聞落第二層此何以故蓋聲聞覺弄精神通用聰明得以斯所為若或誤用易墮他途反失佛性即無所誤而尋途轍終有所係其於佛法超然冥契不存些子罔所罣礙究非厥旨故於文字一切掃除獨尋真宗真宗既微萬化通焉維彼聲聞即是格致維彼衆悟即是誠正誠則必明又何所事格致之功蓋知為道為夢覺關而誠與正人鬼攸分既意已誠是脫鬼趣超正人天

為聖為賢。孰臻斯詣。為仙為佛。孰造其極。習儒教者。儒冠儒服。儼儒中人。而實非儒。博聞醜記。獵取聲名。修己之業。曾無所事。反諸幽獨。負慚多矣。心地不明。誠理盡喪。揆之詩書所踐。何事罔然。志氣高談闊論。動引昔賢巧為依傍。而實大誤。以墮本來。是諸儒者。發清靜心。無墮惡因。無人無我。各盡所事。踐形復性。克履厥言。於君盡忠。於親盡孝。友愛恭順。信實不欺。慈以接眾。仁以育物。不驕不吝。虛中善受。不侮鰥寡。不虐無告。不貪不淫。不拂本性。道之真。仙釋之古佛。不過如是。如是之人。乃能奉佛。佛即等倫。不假修鍊。道體能祀神。神即其人。乃能祀神。即其人。永貞不假。參悟佛性。圓明不假。養氣大丹。自成不假。知悟禪理。印真在天。為天尊其名。在人為人。人共尊親。長存三界。俎豆斯馨。萬世永賴。三教師承。是大聖賢。為萬世尊。出入陰陽。理治乾坤。上覆下載。悠久無倫。佛仙也。仙也釋也。道也無乎不奉。無乎不欽。不生不滅。無等無倫。三教宗師。一炁歸根。爾諸弟子。信受奉行。

玉函妙相真人讚

解徹位位妙。三教總歸宗。一元開闢洩。宗風道法啟鴻濛。萬象咸空。奧典利無窮。

目錄
三品經
下卷
廣化真君讚
柳真師後記

清微三品至道極位參同妙典大乘度劫真經

大道之根。原於無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物不有。無乎不存。或靜息機。或動行神。出有入無。為萬化根。入幽出顯。為造物心。古不為古。匪今斯今。微乎微乎。不可以名名之。為道亦起於人。我聞在昔太極未闢。一炁渾淪。陰陽交雜。混混沌沌。天地倒亂。五行紛更。乾坤失敘。日月無明。人物銷鑠。世界咸湮。乍有若浮。若沈惝恍。渺忽汩沒。紛紜或上或下。飄蕩無憑。是諸上聖仙佛真人。帝天神宰。祖位高尊。一切金剛。不壞法身。遇茲劫會。感化遭迍。以茲銷鑠。漸喪其神。形神互化。罔保元真。一失永失。盡撥本根。萬年苦行。累劫良因。以斯厄故。無與為存。中有至人。名曰元始。憫茲劫運。大顯威神。攝諸帝釋。上聖高真。暨諸位宰。佛菩提根。一切聖神。納諸黍米。珠中藏之。又復收攝萬炁祖根。於一指甲。奉與至人。號曰無象。納諸位宰。經三萬度。歷一大會。涵養孕育。哺以位炁。運以神精。轉以靈胎。胞以元意。由子入丑。大氣初

凝。位風漸鼓。元宰陶鈞。始乃一炁。上浮氤氳。於是清輕。
凝結渾灝（音浩）環轉周輪。如是輪轉經三萬度。無所停息。
轉轉不已。漸次洵勻。而斯一氣累落渣滓漸結為地。維
重為濁。網維八極。粗者為峙。聳池上清者為流。以茲流峙。
鎔化山河。凡諸一切五行本質。各以其精。撰形成色。遍
佈堪輿。互聚元炁。永固坤貞。維彼昊天。鼓舞盤旋。一氣
包舉。重復凝精。以斯地道。亘古無傾。與天對待。化化生
生。上者施與。下者順成。靡終靡極。或載或成。無軀之化。

天地成能。以斯天地交感。化生內出。盤古是大至人。憫
茲宇宙混沌不清。氣機尚塞。化育難行。為此之故。特顯
化身。一晝一夜。十二變。變諸種類。各肖其形。終變妙
相。厥體具均。頂天履地。是名為人。得理之正。得氣之清。
得精之妙。得神之靈。乃為三才。角立鼎分。可知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各類無乎不肖。無乎不神。非此至人。奚何
有因。是此至人。秉教無象。御居玉清。極之恍惚。無可思
議。清微之境。主持一切。天道地道。人道魔道。水澤幽冥。

坎水蒙屯。歸極戊土。中和為君。出大神咒。變理六陰。陰
靜而動。陽極斯伸。一陰一陽五行。聚精妙合。闢塞虛空。
涵凝是諸五方。配諸五行。各有一帝。各居其心。各司厥
職。各運乃神。各奉位令。各奏厥成。是諸帝屬。各各有守。
以宣元運。以佈皇仁。而此元始。以無量身。度無量劫。保
固元氣。任數推遷。無意無必。妙極自然。是此元始。居玉
清中。運無量身。極大神通。分身應化。各以其神。入居人
身。各各一頂。各一元始。寓居其中。為一身主。為萬氣宗。

是此人身。各以所得元始化身各顯神通極諸不可思議之時無所侵害無所危殆無生無滅無動無靜神含安然無乎不注以斯之故故雖刼運更代遞嬗而此位宰仍無毀壞各以其所分化化身復歸玉清還集元始。得匪所增仍圓妙相故知元始統於一元一元分化極於萬象萬象森羅總歸一元一元變化無所端倪無所思維靜極而動動亦如如動極而靜靜亦如如一動一靜一靜一動任諸動靜或分或合或復或離無不各有

一元始相各以其相各成妙體各以其相無假收攝各復本來仍歸一體而元始相尊居玉清微乎微乎是此玉清聖境莊嚴在大羅天極無上至無所擬於無能者至虛至位絕頂之處非具金剛純一妙體極無所上功德苦行為諸天尊至尊真人望瞻翹首渺忽莫憑終無由至以無至者故其位境微妙莫測但以刼運循環往復皆所稟受是故五老偕諸真宰上詣玉清請授要旨乃見元始坐玉清中法座莊嚴天所希有是諸法界無有等者清虛廣漠寂淡逍遥衆所罕覩俄見其天五色並麗忽有罡風轉如車輪運行廓外而此玉清化諸億萬莫可度量此億萬天各各現化一一元始尊出衆妙音如一妙音普為上下帝釋真人說衆妙因解消厄會躋斯衆生咸脫苦趣詣位都境講說因緣蓋此因緣原諸浩刼為諸天宰此種微妙匪可言傳惟在學人各以所得論於元始剖析精深至哉斯境包含周遍罔有外者是諸天人欲觀斯勝惟絕思維端居靜坐趺坐凝神

空彼衆有如無此身如無此心廣宴浩渺如虛空際神開氣靜息機於密則有妙境從坐而開是諸玉清一切勝概星羅碁同棋布森然具現而此元始應化化身端拱位寂坐法座中現諸法象與吾神接蓋此元始一理撰結萬氣歸根至真無妄為無妄者乃見其神微乎微乎非虛非實若有若無無耳口鼻無聲色味無意想識乃契厥微乃獲覩之自位教息無與言者我今指示玉清妙道學道之士克體淵源屏絕思議默位靜悟心不著

物以無無意解祕密因參同妙契於子午時調息氣機萬神攝伏外內太素攝諸法象咸歸無有入泰米珠觀諸天地現一切法日月星辰山河嶽瀆萬昌億類大千世界一切形聲色相體質無不具足外相清好觀者各以其意得之出入極外立乎天根見諸天地如一脫粟是諸色相各於微塵刹中現之無所不有而實無有是此位微曾何擬議至哉微乎誰造其極我聞元始為開此妙極於無為觀空非空空無所空視有非有有則俱有惟空不空而實空空惟有不有而實有有乎空乎空乎空有乎空中之有有不為有有中之空空不為空空其所有有其所空是為真位位而又位寓諸天中為天地根寓居人中為人身祖修性修命修道之士修此祖根祖根完具萬氣俱凝氣歸於命命統乎性性也氣也命也道也位也真也祖也根也是為元始玉清妙道夫

淨未可與聞迺者至人法號靈寶憫茲下土未獲聞此至位妙道累劫經生無由脫解至於終極輾轉輪迴爰現法身右香林苑開演靈章金科玉律運化乾坤拔度天人利濟羣品拯救幽魂是諸妙法廣佈閻浮流傳濁界依法持修超證妙果遵律虔行普周六道然此法典金格精嚴持修之士非清淨體非清淨心非清淨行莫究位微蓋斯妙法變化無端極恆河沙亦難比擬上通於天極天外天至無極天天位之天乃無所象並無能容無非是法所周流處下通於地極諸扶桑至虞淵谷及於地所不載之處無非是法流通環轉放而行之彌於六合卷而藏之退歸於密云有非有以無非無象則成像空亦如空匪可思議究何言說本之於心應之無迹來鮮端倪去仍罔極視之不見聽之無聲造化由我天地為因因應匪測度數莫尋微乎妙哉無古無今無等無倫清虛位密罔所由明惟此至人以至位道演至位法流通宇內雖至愚夫獲聞位訣咸得奉行無有弗

應無有弗靈無弗如意無弗從心故知妙法無有不欽無有不伏無有不承究厥由來本乎至真真實無妄萬法歸身以身體法以法衛生生生不息法法斯神神明變化極乎無因在閻浮提為法之師鬼神敬禮天人悉欽宗風以震役御雷霆呼風喚雨救濟羣倫驅邪縛魅宇宙澄清人倫以正道德昌明入無出有法法遞承至道法備德行崇深功業廣被神歸上清若夫修士苦參位與養氣鍊形則有魔王統率眷屬來相侵擾乃仗斯

法收服邪精靡所侮克究位冥無所恐怖無所礙滯無所障蔽乃克悉心鍊氣鎔神故知斯法保護諸道無能外者然此妙法是靈寶尊在上清境親受元始位理所撰匪所易得靈寶尊居上清之境禹餘宮中手摶青圓太極分陰分陽以奇變偶以偶成三以三化萬至億萬萬以及無算還以無算仍復一奇歸諸太極無所虧缺亦無註漏並無盈數以斯之故睇觀位微知此至道各寓妙法乃以所見即成是法故知是法皆道之髓非體

道者是法不傳微乎妙哉我昔幸見禹餘聖境居天之心其色炳燿其象昭明其形空閬其體清淨無物不有無理不存紛紜雜遝萬象森森靜無所有而無不有無不形而實無形千真萬宰聖賢仙靈佛菩提衆圍不在焉下至凡夫愚與不肖莫不各各有一靈寶至妙至位無極變化至神明法惟落後天生種種障障蔽靈臺致使一切妙法神化無由著見久沒愈失本真本真既失萬法淫淪悲哉嘆乎一失均失無有存者墮落

火坑因仍流轉與蠢動同詎不悲乎夫此上清具神通界境致昭嚴其所具設無不華美而禹餘宮色相莊嚴上懸華蓋有五色雲四面繚繞放五色光照燭一切大千世界皆成五色祥光瑩徹無有隱者其中復出微妙異香化為氤氳和靄之氣徧佈諸天諸地之處一切天人饗是位氣皆各滿足無有厭者以斯勝概集諸天人咸至其下俄見上清聖境廓開現諸樓閣琪花珠寶玉樹瓊枝仙禽異獸各各一名罔可形狀又現一切殿閣

樓臺金碧煜煌霞彩燦爛一切真聖位宰高士星冠劍履環珮瑤琚往來出入各顯妙相復有天真玉女之輩霞髻雲髮瓔珞彩裳各捧摩尼寶珠一粒環繞道前忽現天尊神人之像猙猱奇狀各執利刃弓矢戈戟現三首眼各能言視化六手臂各有捧持環立拱護變化無端是諸天人遠觀遲矚(音竹)莫能相即讚嘆希有無有異者夫此妙境罕所覩聞罕有能至位至妙幾絕形容豈知此中更有位奧抱其位奧真為叵測太極渾涵萬象具足以一黍米藏諸世界以一芥子納諸須彌以一毫端建諸梵刹以一微塵現諸法像以一窾聲化億萬聲以一孔氣變千萬形俄而日月任其盤旋俄而風雷恣其怒號以有為無原無而有非真非幻造化無方是諸靈寶出大妙音為諸真宰啟諸道藏宣說靈妙無量之法傳以清靜不二之儀金符玉篆科律森嚴傳授祕密無上心印金章玉質丹黃妙色無極位文轉授天人流佈塵世依科修奉乃者天尊慈悲度劫各以所得靈寶心印妙法真傳金科玉律下度人世遇諸真人道德崇高可與授者遂設玉局親相指示廣被遐裔流諸後世罔敢不遵緣是慈腸遂各苦行以衍無疆歷千萬劫保固天地燮理陰陽調和元氣養育羣品利賴幽明超證神仙安奠五嶽建宰五方化及草木莫有異者是此妙法天子得之建太平治諸侯得之立齊治本士庶得之厥身以正鳥獸得之厥性以靈昆蟲得之而全其命草木得之而遂其生山川得之而鍾靈異湖海得之而儲其神修道之士得此至要正位天真儒流得之而文明感釋氏得之而見性真凡諸無情無聲無色得此妙法各悟原因幽明罪衆得之而永脫乎輪迴故知妙法無可思議無可想像無可言說無可指示以我觀物以物觀理以理觀數以數觀天以天觀道以道觀法因法成象因象成形因形成質因質成名因名成物因物成人因人成教爰有太上宗靈寶法垂範後人故知上清真境妙法開道德教無窮無極豈不微乎豈不微乎是

此太上。原於元始。傳於靈寶。降生塵世。示諸靈異。聖躬誕育髮髫。皓然。凡諸語言文字。位與無用師資。各體其要。各會其微。浩劫之前。一切因緣。各各明了。浩劫以後。一切道法。各各貫通。上極於天。上天之載。一切位微。各各徹悟。下極於地。至於幽冥。一切祕密。各各了然。中極於人事倫常道德禮樂國政度數文章。至理淵微。至道位要。一切宏綱細目。端委各各通達。心心印證。至聖尼山。深相讚歎。古今希有。以斯絕倫妙質。殊才誥觀。位微具

大神通。無邊法力。憫諸衆生。罕聞大道。如聾如瞽。盲心昧志。愛闡靈章。極五千言。發揚道德。清靜無為。至位真要。與理昌明。教法廣備。冏有遺旨。爰有至人。誕生其時。隱諸下吏。為關門尹。法諱曰喜。生而靈異。聰慧超羣。一瞬息間。千行俱透。博極羣書。廣參位與。惜乎無傳。一聞未達。邇者太上。放大毫光。照燭是處。產此異人。實為道器。可傳斯旨。迺駕青牛。西度函關。惟時至人。默坐位晒。皆知有真人自東而來。爰伸積愫。長跽道旁。丐求位祕

是時太上知是傳人。乃著道德真經授之。是此至人言下大悟。豁然了了。遂得天地不傳妙寶。永垂至教。被於無疆。因著文始真經九篇。闡揚道德。太上以斯妙道有傳至教。已立後世。永賴乃複一氣歸於太清大赤宮中。為道宗師。是此天宮在太清境。為諸天地位關至。與一切天尊帝釋真宰聖賢仙道佛菩薩祖。皆從此天印證位與。得聞斯祕。乃可得入大羅仙班。是茲天宮為位之。鍵一切有為無為至聖至神真人。如欲得觀靈寶妙相。

乃欲求進。仰窺玉清聖境。莊嚴必從是天。經歷位妙。威幸得覩是此太清為神仙都。凡諸境界。一切勝境。光景迴異。見諸異卉奇葩。音巴香豔炫晴。擬目素所希見。復有山陵陵谷。怪石異木。靈巖絕壑。藏諸珍禽異獸。虎文豹采。墨麟白澤。青鳥赤鳳之物。種種不同。變現靈異。各有殊觀。又復各現雲臺方丈。綺閣雕楹。朱甍音萌畫檻。白玉為街。黃金甃音砌。砌五色寶石。編佈諸地。其中復有上位真宰天尊大聖羽士。黃冠金童玉女。各佩五色雲霞之

衣從容雅步出入逍遙自然快樂內復有諸天神雲將
或御虬音求龍或駕赤虎各執寶械環衛諸天是時太上
默坐睇膝無所宣示爾乃五帝長跽音忌几前乞法垂教
頻懇恭恪未敢遽起太上慈顏忽爾開霽乃為五老指
示精微概爾言曰吾之至教久著一經名曰道德授於
尹喜傳流人世依教持行登證仙道是時五帝各白道
前是此道德清靜真經幽深位遠下士修道罕窺其密
伏願聖慈示以位要爾乃太上為五帝言此至真妙道

之位微眇可口授要諸心參若或求諸語言之間人皆
泛視不由師承妄為臆揣多墮旁門故第言其清靜無
為收攝一切容塵妄動然後示以至道位微之所端倪
俾其漸悟默會真位今爾再四求指其要我為言之子
宜靜聽蓋此太清居天之中為天樞紐名曰位關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咸從此天先地而生有此一天然後氣
切有情無情魔障相尋中有所言亦各無心極彼分擲
不見不聞如是清靜無所緣因乃得默運真元之精由
於氣海上至太清自太清境徧歷周身一切法界至於

機逐息故諸仙佛聖賢真宰非通是天無由會見玉清
聖境此固修士道德具足之時所宜急講者也吾昔於
世以我觀天因見我身亦有太清至位之境其中位關
統攝諸氣先天後天咸於此判分陰陽界立水火門上
不於上必通於下下不於下必通於上上下相通必經
是關左而會右右而會左必通是關然後歸一引陰交
陽必度是關引陽濟陰必度是關是諸真水度關濟火
是諸真火度關濟水渾水火而共出一原會陰陽而歸

於太極判極為兩合兩為一總會此關無有逾者然此
位關居臍之中非上非下非左非右非前非後非淺非
深盼音眸睞音賽二氣嘿音默會神精始由下被終圜上升匯
虛匯實匯形匯聲形聲俱泯象態難名凡諸修士趺坐
屏息澄清慮調伏元神內無物擾外無塵攖任彼一
切有情無情魔障相尋中有所言亦各無心極彼分擲
不見不聞如是清靜無所緣因乃得默運真元之精由
於氣海上至太清自太清境徧歷周身一切法界至於

上清禹餘宮中經乎氣機至出納司上會玉清還乃下
濟至於太清大赤宮中與諸一切三寶法物融結成境
渾為太極先天之妙開基空闊納諸眷屬無有遺者爾
乃得以收攝元神居處其中各家眷屬環相圍繞如坐
鐵城如入奧室如登極頂如入廣淵罔有見者是諸天
宮更現光景供其娛玩復獻妙飲瓊漿玉液供其啖食
復有祥光四面繚繞照燭一切無為法界是諸真宰羣
相引導香花徧滿供具各足乃獲登於大羅仙班是此

至要總極位微睡所易得爾諸五老各以其身保護斯
人得正妙果我昔聞此至位要道以為此身此心此理
本之三清還乃以所始得之身仍從太清詣玉清境是
則此身與天無異三清妙道取之於己各各具足無或
闕焉但此妙道傳於太上至精至微至位至奧雖極顯
揚初學之士未獲師承無能致力我今於世廣施法乳
開方便門示以截徑為彼三教各述良因俾爾後學按
法習行雖於至道未悉位微然苟力行亦或有得是諸

弟子劇淨異同人我之見詳視審聽無生障礙共證是
因蓋人一身惟精氣神固精養氣心神安宓藏其位宰
無俾喪傾然此功要先淨六根六賊既伏七情無因既
無情識乃無苦惱以無苦惱因無情想以無情想因無
妄心乃得此心清靜無為若太虛然無所不有而如無
有無無有故始無所障無所障礙乃無不靈惟靈斯神
惟神斯通通無弗通遂明位奧我示修士先須主靜欲
靜須誠欲誠須敬欲敬須慎慎無妄言慎無妄動慎無

妄意慎無妄因至無妄因雖歷煩雜嘈嘖之處罔有妄
者以無妄故內斯寂謐主一無適以存其誠如是存誠
乃與歸靜靜之極明自生焉由其能明是以能行儒
者敦行一切倫常罔有愧怍則可入德希聖希天釋者
能行觀空得空而非頑空求佛於心以心印佛即心即
佛即佛即心相彼如來如是如是道士志人能敦厥行
始以其神御諸元氣既以其氣收攝其精精足則一切
氣皆足氣足則一切神皆足神足其氣氣足其精精足

其神如是具足大丹乃成是諸三教分門別户究所由來皆從一極尊原究委則彼歸宿仍會極中匪惟始終歸本太極無二無三即其功行由知而行由敬而誠由誠而靜由靜而明由明而神其中次第無所分更惟彼儒者多事格物其教為實惟彼釋氏從事靜參止明性體不修命元其教為空若夫道流性命雙修先固本根後參位要虛不為空實不徒實故其為教合天地人無有外者至哉道乎立於無始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運化古今磅薄宇宙入幽出顯拔度羣倫或儒或釋為聖為賢為佛為菩薩皆於斯道是二是一以至王侯將相宰臣修此妙道福祿爾昌治國宓民聖明天子修此妙道運祚悠長綿歷無疆噫哉斯道推運刦會敦固坤輿遷流時序升沈二象運行陰陽體統太極保固天根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因應變化神乎其神修道之士克會位微錬精氣神立其命原固其本真徐悟本來親見由然然後積累三千八百深宏功行以正金仙復由太清清靜

無為受法靈寶開揚玉清元始真一至道積種種功行種種完足迺始親受玉皇誥命為大羅天無上無為至真位宰號為天尊與天地俱微乎妙哉爾諸弟子諦聽斯旨各各明了至位至道微妙因緣如法修持生大智慧無二無疑乃有十方至真上宰默為保護一切魔王咸為俯首在世長年或膺寵祿位極人臣或住名山逍遥快樂天尊等榮無與等者為演此經永垂後世至哉妙道無等亦無倫一切有無情咸蒙是經利

廣化真君讚

寶濛法同虛位得未曾元皇演化闢蒼寞靈寶九天開赤烏萬法歸宗復一元道德天微傳炁教混淪濁界露天心上清蓬壺希觀相攀勃婆羅轉滬輪位炁坱升扉碧落雲篆凝虛現始青玉符頒御吞浩刦化化無端徧玉京蘭林香噴陵谷易鳥篆虬章定玉衡祖根盤結天根固三十六宮盡含春真師洩漏位位妙

一字因緣証上乘。

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

嘗謂天經地緯絪爲璀璨之文章海藏河沙衍夫位妙之義蘊久矣玉局宏開兩間盡網緼之氣聿哉貝書廣譯三乘極梯筏之言古今來聖賢心印仙佛傳燈載諸金石播諸竹帛雖徧五千四十八數而增益之烏足計經典之旨歸也哉則是仙經位範之昭垂於宇宙間者朗朗炳如日星煌煌然光被上下又烏可以燭照而數計也尚何品之云乎尚何三品之

云乎我孚佑帝師普無量度人之願現身說法普濟羣迷一片婆心隨時方便憫茲下土凡愚汨沒日甚斷喪日深更兼左道狂瀾肆行妄誕愈見浸熾而於三教本原不特渺焉莫究且復彼此交譏互相攻擊正道之榛蕪聖言之閼遏非我孚佑帝師振臂一呼大施覺路幾幾乎墜地斯文糜爛人心矣爰於壬午之歲鸞駕臨凡降夫夏汭集衆弟子結涵三壇闡演靈章恢宏正化歷十餘載至壬辰歲始告竣天工

付厥鐫印其經典之透闡三教宗旨理致淵深分者合之二者一之晦者明之疑者晰之統發乾坤之祕大彰今古之微誠希有之真文實至住之寶籙津梁末學啟迪後人其功德力豈榮之所能殫述哉又豈榮之所敢仰讚也哉第憶數十年來凡經營典務榮幸忝列侍從得以稍伸贊勳忝走後先時親優渥含哺法乳饗聽妙音見聞斯道之萬一於聖側固屬洹三諸弟子因緣際遇然皆我孚佑帝師惓惓不已不厭不倦之訓勉而成斯懋績也於是大典鐫印之後我師即證無上玉清之果而諸子亦被利賴無窮之休獨惜近念餘年沿習漸微廣佈未幾甚有於斯典計慮者迺得金陵孫子守恕夙慕位宗久飴道位復親餘澤仰覩鴻文欣然拜悅矢力重梓以廣流通復慮經軸莊嚴奉持者未免慄科律之戒不能朝夕玩之榮敢肆筆道其始末以誌冊尾將以為天下後世開知者勉修厥德云爾是為記。

時康熙歲在甲午春三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讀學士前提督浙江學政加一級年家眷弟王崇簡頓首拜撰

清微三品真經。太上老君清靜妙經。相表裏者也。清者本體之自然。人能澄其心而神自清。夫然後心無其心。形無其形。物無其物。以至於湛然常寂。寂無所寂。靜之至也。其經所云欲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即儒所云克己復禮為仁是也。其經所云三五蘊皆空是也。三教聖人同出一時。余嘗譬之安行利行勉強而行。及其成功則一。今人甫讀儒書便絀二

氏之學。毋乃其太不知量乎。太上以函關得道。再傳而得我 呂祖。為三教師。本清靜之旨而演為清微之經。太上以數十言了之。我 師則以千萬言盡之。由清而至於無無亦無。故曰靜。由清而至於位之又位。故曰微。微乎微乎。自我 師著之為經。剴切詳明。則又未嘗不由微之顯者也。此書放之可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反覆丁寧。實為學道指所從入之路。大旨皆教人去種種妄心。以葆此精氣神。令通體光明。復還天性。是即所謂清也。是即所謂道也。既能除去妄心。自無一切貪求煩惱憂苦濁辱。而有不漸入於真道哉。充而至於太極真元。全體造化。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亦不外是。余素習儒業。於三教之旨常相印證。覺殊流同源。本無二派。喜見三品真經。能詭為異寶。深羨我 師當日以慈悲心運廣長舌而言之不已。乃長言之也。惜日久失其傳。負我 師牖世一片之苦心。故為之重刊以廣傳於世。豈敢自以為明道。將由是以求進於道也。 師

或者亦鑒此向道之誠。以心心相印乎。是為序。

光緒丁丑年四月望後二日紫霞弟子張中閎謹序

桂林唐文光堂刊刷

道書集真

無生經

民國七年中秋月重刊

敬誦供奉
慎重勿褻

無生經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慨自世風不古、人意反常。父兄師友之雅望、能副者甚少。天地民物之重責、敢任者不多。予幼讀儒書、長好仙道、繼奉佛經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北遊燕京、觀帝王之化南登洛伽、瞻菩薩之靈東入海島、訪佛仙之妙。深知佛祖仙真、明君賢相、與我大成聖師、周流列國、刪定諸書、普渡千秋之意、無二致也。倘歧而視之、則淺矣。今無生母著經將養身之決、與修仙之路、及勸世之功三而一之。閱者必踐其實、始悟此經之妙也。平原修經子記

先賢朱老夫子諱熹字
諡聞天命謂性率性謂道道不可離可離非道
發性歸平中節怒中節性得其和致中得中天地位焉
致和得和萬物育焉此所謂性性準乎理此所謂道道
出乎欲乃中庸之原爲後學之要至儒者爭名非聖教
之真至儒者爭利豈聖學之實哉今遵
聖師法語昌明聖道與佛祖仙師合爲一教予不敏謹暢
師意焉嗚乎肇取功名心無主持藉聖道以網名名來

而實未識藉聖道以取利利大而義弗存豈聖人有此
論乎乃儒者沿爲風耳嘗李耳爲史官與孔師聚談旬
餘出謂及門曰老子猶龍此吾之師未嘗謗仙也至家
居語曰西方有聖不言而自化不教而自治未嘗謗佛
也此二者記在書册由來多矣設也三教相爭各護已
師如三國鬬智各保其主今聞
孔師命敘無生仙經故傳此訓以告儒者勿限於聖教
之處俗而不悟仙教佛教之能脫俗也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宋儒朱熹夫子敘文
東厨司命竈君訓
無上宮鎮殿將軍訓
東斗五星諱
東嶽天齊諱
泰山靈官訓
散仙長到
無生經
三教諸子皆到
無上宮靈官訓
呂祖仙師訓
宋儒蔡沈訓
無上宮第二鎮殿訓
無上宮無生老母臨壇詩
第一篇存神養氣周身暖
宏教真君讚
孚佑帝君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一共十篇
普經由來
福德正神土地訓
無上宮玄靈訓
東方七宿諱
碧霞宮女元君訓
東方青帝諱
關聖帝君到

長春真人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玉嬪仙師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如來佛祖讚
彌勒佛祖讚
三寶道人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生經
關聖帝君讚
玉陽仙師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赤松子讚
洞賓仙師讚
地府牛剛將軍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上宮桃花女童讚
亞聖呂祖讚
第三篇元氣順行生男女
李拐仙師讚
第四篇元氣逆行修佛仙
釋伽佛祖讚
正陽帝君讚
修經子證云
第五篇仙心快活俗心悶
桓侯大帝讚
修經子證云
第六篇身內乾坤腹內爻
武聖帝君讚
地府閻羅泰廣王讚
酆都大帝鬼由讚
第七篇十月温養育真體
無上宮瑞花女童讚
陳摶仙師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覺老祖讚
無上宮白梅女童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上宮瑞雪女童讚
仙師孫不二讚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生經
奎星帝君讚
靈官王天君讚
李仙長庚七律跋
純陽祖師七律跋
先天道祖袁公身法
無上宮無生老母經
無上宮香蓮仙女婦女經
修經子證云
第八篇百骸皆通大週天
無上宮女童曹班氏讚
修經子證云
第九篇不食五穀斷陰氣
丹陽仙師讚
修經子證云
第十篇奉行衆善修天仙
酆都大帝鬼由讚
曹仙國異歌
杜仙拾遺七律跋
先天道祖原委論
關聖帝君切要論
無上宮曹門班氏婦女經
南海觀音菩薩養身法

尤緒丙申秋月上橋劉莊、劉某爲母求壽設壇叩懇
無生慈母親筆著經普救世界、
善念通天堂小神驚惶急將此事稟回府說禎祥。
竈神也。速走、
土地到、忽聞求著無生經、不敢執杖來此庭。慙耳細聽
天上語速離壇座侍院中。急退、
斗大大清國祿氣衝上蒼祥光忽閃耀、善念大昭彰。吾
無上宮鎮殿將軍魁光也 仙女臨壇特來護法。

無上宮女童蓮芳到、善矣哉劉母孝矣哉劉生爲母增
壽求著經、菩極了 無生。過午著經
東斗五星青原聿兆幸到、
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到、
東嶽天齊黃飛虎到、
秋豔佳香菊花開碧霞宮中喜信來。無生慈母經將
著掃塵候鴈細蓮排。吾乃
碧霞宮中女童也。問 母著經特來伺候。

東嶽泰山護法靈官到 龍鬚劍鞭手中擡妖魔聞聲跑
不跌飛步護持仙女體。常將正氣賽關爺
東方青帝產氷到、散仙長柳子到、
伏魔大帝關羽到、三教諸子皆到、
春搖擺水映山青。夏搖搖日送火風秋。搖搖樹蓮華淡。
冬搖搖雪壓波冰。令逢秋來設壇求經吾奉
母命來掃壇塵。先作一詞調名西風吹秋月。
瑞氣罩滿空萬聖來臨八方同花笑瓶口外香飛遍心
中。佛觀大肚彌勒仙看瘦體赤松黑臉白牙孔仲尼赤
面長鬚關羽公。皋妖邊去諸魔藏精千怪萬鬼衆精靈、
莫敢現形。吾乃
癡癡道人也專管看守門戶。忽聞 慈母著經自叨掃塵。
因作俚言、所得斧正。
崇正黜邪意森嚴、笏隨仙衆降塵寰。五色祥雲罩聖體、
愁看迷子溺俗緣。吾乃
無上宮靈官鎮清也仙童差吾巡壇汝等各加虔誠。

粉面油頭胭脂污矣、若帖懷姻俗人。貢髮蒼顏幾日在
秋風掃葉夢遊魂。吾乃
無上宮侍童清香子也。奉命臨壇先作古風一篇。
春風嫋嫋蕙花開、紅顏紫唇杏桃腮。得意當時衣錦繡、
乘機權勢旌旗牌。幾多顯官榮華過、兒女放蕩露巧乖。
衣食過度黃金盡、耳聾眼花口發呆。治家原為敗家治、
窄人每因笑人窄。古今顯報一個樣、葫蘆照樣摘。
隱居不貪功名富、淡飯粗衣常自在。天心平淡持衡穩
得意前來細細聽。吾

無過不及怡應該、及早窺開生死路。不貪名利自舒懷、
得閒靜坐辦理欲、或鍊神光照靈台。呼吸得明升降慰、
周身和順陰霧開。採得長生藥入鼎、結丹養丹成仙材。
普渡迷人功圓滿
玉帝丹詔下金階。九族超昇離苦海。千秋普渡化塵埃。
鍊形古有鍊形法、採拍搥舞蹈排。採取日光月華外、
上只為壇君　無生經。吾
飛雲走霧急如風、萬古千秋伺　無生。今宵持戟來壇
第二鎮殿月光清也　慈母將至、特來守壇。諸子各加小
心、萬勿褻瀆自取罪戾。止

月明星朗雲歸山、含淚臨壇請道原。可憐許洲梁兒女
爲此新修大法船。一孔吾乃
無上天宮無生母也。諸兒免蹤、聽母傳經。第一篇存神養氣周身畧
自開闢至今日六萬餘年午運終未運始運會相連
世街上人心祿千形萬狀獨有這金線路永久相傳
貼紅蓮閉赤兒鼻中吸氣入腹內過膝下直到足尖
從足尖轉足跟復往上走過膝灣穿脊管上至泥丸
前邊降後邊升接連不斷鼻中出放勿急須要自然

一晝夜十二時無有間隔百日內太和氣出於丹田
陰氣散私欲淨心如赤子陰神出凡體樂別有地天
玉皇經心印篇迴風混合就是此一身法無覺無偏
純一子兩月內曾經此景也因着許渡世願心甚堅
此一段爲第一專養凡體氣血調筋骨活周身舒担

純陽子讚

調用步步登高

純純純、專心遵崑崙。陽氣漸長、陰氣不存。好一似猛虎
穿山林子曰學而時習不捨晝夜惺陰魂。

閉目觀閉口鼻穩住身形往前鑽下入地底上至天邊
無有間斷一百天和氣內裏陰氣少躁。宛然似大雨淋
滴一身間。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第二篇陰剝陽復百病消
春風暖百草生人氣舒和依基成陰氣淨萬病消磨
身體軟精神亮心意快樂不貪名不奪利逍遥等娑
快活景世街上無一能比而且說陰神出能上大羅

這妙景並非是求諸身外不求人不破財即脫奈河
離中虛坎中滿童子身體這就叫後天卦無有錯訛

調用水浮萍

太和和平轉春容。不急不遲氣流行春風波春浪春
日照春逢温温照照恰似春氣滿蓬瀛。

孟軻到

浩然之氣實乾坤崇正不容邪氣侵道心不動千年久
名利祇堪擾俗人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三篇　元氣順行生男女

陽氣全陰氣盡自在逍遙　陰神出九情斷堪上天曹
倘若是舜大乘願修正果　須看清六陽時生長丹苗
丹氣動心關下如同雀躍　一身氣覺清亮恰似月高
元氣走到右腎如同駐驛　從右腎出命門尻骨下消
過谷道入外腎乘入尾內　從筋內散周身溫暖同袍
這就是氣順行生男育女　元氣衰九形敗漸歸陰曹
可嘆的生平心未能滿足　使壞了這皮囊難以再高

有兒孫也不過襲前哭叫　陰靈回也不能再逢英豪
倘若是有錯過陰司受罪　縱然是有銀錢閻君不饒
或脫生陽世間貧賤困苦　任憑你胡謅怨嘆受哀嚎

玉蟾子讚

調用風送白雲飛

西湖金波水中山多翠竹千仞仙花萬朵古寺頭陀念
彌佛波羅波羅。
李拐讚　春風綠葉生翠雨潤鮮花嫩秋來結子百八
珠圓正堪便。
調名自在整提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四篇　元氣逆行修佛仙

仙門中求長生不迷九情　看透了元陽氣能壯身形
吃淡飯飲清水不貪厚味　穿衲衣踏敝履不求華容
口內清方覺出甘露下降　身樣素纔能配太璞圓融
到子時小下動元氣出現　採清風入尾閭神氣充盈
藥行到命門外薄膜向後　不教這元氣回漫散肚中
撮藏道凝神氣穿脊上走　到玉枕用氣力十分綫行
消放鬆元氣降不能再上　良春管如鉄石數日背疼

能一氣過玉枕將藥入鼎　千萬的入鼎底消化汞宮
倘若是用力過藥行額上　氣不散如釘釘難以輕鬆
採入鼎真陰降味甜如蜜　舌尖上美味甲渾身雍容
吃一口長生藥數日快樂　這就叫不老丹百骸順通
共採藥過不了三十六次　藥苗盡祖殼中元氣不生
坎中陽斷抽淨變為坤卦　離中陰漸落淨乾卦原形
誰學會就譬如胎在腹中　先天卦須從這後天變就
這一段養身法名叫採藥　長生藥採淨了另換丹工

如來讚　調用蓮花盆

春陽坎宮生過玉到頭轂東風吹開冷氣上到空中阿
彌陀佛地中陽真升入玉皇宮

釋伽讚　調用倒杀禪

心下雀跳躍平心靜氣觀所到。雀出命門外急用巽風
將雀覓大風吹入天宮內無極圖落下長生藥。

彌勒讚　調用捉虎上山

猛虎出穴雄壯士大胆當頭迎捉住虎項抱住虎形一

口氣拿虎直上崑崙峯

正陽子讚　調用長板坡

胆大於身趙子龍匹馬單鎗任縱橫青虹出壳血染袍
紅。七出七入萬軍中千古大英雄。

三丰道人讚　調用栁花落

香隨風飛滿樹花笑詐腮白帶紅淺眼紫轉粉微。日落
西照明山暇笑含陽光堆。

修經子證云築基成了九時查採藥完時色慾衰。

渾身上俱慾貼自覺從容

藥入鼎頭因盈耳目聰明
耳中靈常聞見鈞天妙樂
目中光常看見佛仙現形
身中妙口欲語無話可說
快意事真難以言語形容
欲立功心氣緩不能使急
願養德意不暇諸事來迎
雖有這性靈足不敢任性
光怦怕俗情擾身心不寧
父母體遺於我不能不重
有損傷暗愧悔不善養生
思從前誠心學養身之法
用陽氣換陰氣晝夜用工

十五

竭力用百十天陰氣散淨
一身內太和氣等於玩童
男子身十六歲元氣長足
女子身十四歲元氣充盈
男十六女十四周身氣足
宛然似築基好一樣情形
採藥完元氣出盡入離火
後天卦變先天坎離換宮
到此時乾在南坤卦在北
伏羲氏先天卦一樣相同
想當年子成人尚未落草
真性命未改變即是此形
到此時已成了先天弟子
許善願立大志感動天庭
佛與仙查驗準果有真意
聖合神試探行纔顯聖靈

關羽讚　調用陀頭恭禪

圓光罩陀頭，真性明亮熙。九州幾番課，佛號幾番運。運舟辛勤過，安樂悠高枕。石眠笑看名利爭千秋。

張飛作讚，調名張翼德。

呵呵呵，吾作歌。長矛一丈二，大喊長板坡。人靜馬閒，曹兵任他亂如梭。

玉陽子讚，調用春蝴蝶

百花盛開笑向遊子來。蝴蝶會意，展翅闖仙懷。鼻吸香氣足，蹬粉腿。不暇管遊子作賦才。

修經子證云築基未成陰氣滿身元氣雖動而不覺。築基既成陰氣散淨元氣一動心即知。且無陰氣攙襍方名真藥。順其自然從命門到尾閭至筋頭散周身此順行生人之所以然也。逆而採之從命門上夾脊過玉枕入泥丸此逆行成仙之所以然也。古云欲要不老還精補腦。又云欲點長明燈須用添油法。俱是此意。真藥採完再學結丹。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六篇　身內乾坤順內交

先天氣在鼻窩邊不動，須得起意率氣緩往下行。從蓮溪下行到丹田氣海，坤中氣下邊駐在此招停。用坤氣載乾氣上行到肺，再往上不能行艮於胸中。乾下降坤下走復到氣海，坤上拖乾上起又到膻庭。乾再降坤再落又到臍下，坤復起乾復升又過胸中。下而上上而下來往不斷，交會久乾坤氣各降真精。真精出交會於祖竅以內，仙門中起名叫丹結黃庭。

結丹時總得有羣真護佑，佛門內也得是如此纔行。三千士僅得了性中善功，浩然氣善於養自然充盈。公孫丑得大意不敢多口，所以這四書內未嘗言明。今在此皈一壇明言丹法，爲的是學道人不明丹工。結丹前總得求佛仙神聖，善願大纔能以感動神靈。或者是有明師求天護道，也能以乾坤交結的丹成。倘若是輕神明慢待師長，斷不能金丹就萬古流名。

赤松子讚　北風陣陣吹、雪天亂絲飛、雪葉滿天追鴻鴈、扇翅向南歸暘氣在南、千點紅塵向南堆、好像似蒼蠅白雪盡入了戊巳刀主。　調用白雲飛、

關羽讚　秋香綠狀、無窮荷葉隨風拖、花開笑日照、娑天氣暖夜露多、蓮子香凝清心直可過碧羅一

洞賓讚　乾道純陽能生男、天地交泰結金丹、學到此際大、凡寓聖、善養金丹列地天。

閻君讚　身內生身、凡中有真、脫了生死簿辦道隨仙君。

阿彌陀佛可好了、替我操操渡世的心。

牛剛讚　生在紅塵中、死死又生生、到是何日了、那如習丹工。仙丹結祖殼、光明月在空、佛仙真弟子、奧妙遍蒼宮、千秋渡世界、九族盡超昇、

鬼白讚　幾多鬼魂叫屈冤、全為名利將心喪、生死輪迴無限苦、看不開佛仙聖道、如登山有人看、破生死路跳出苦海歸佛仙。一朝養成真仙體、阿彌陀佛永不入枉死城中鬼魂班。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七篇　十月證菩提真體

從收心至結丹功效數層、俗中俗聖中聖超出塵情

妙處在身以內無窮快樂　人不懂但看着別具形容

似三月春風暖百骸串透　如十六陽氣足一身雍容

雖有那不平事心無惡氣　雖有那患難境也無懼情

七情去性淨潔毫無俗念　八識泯心純正絕無惡形

君子心坦蕩蕩無望無碍　賢者行常謙謙不同凡庸

今日事今日辦莫待明日　明日事明日辦不能留停

昔道陵養丹日天龍相護　老君他助仙方十月鍊成

十箇月小心景臨深履薄　無一處放大胆自是自橫

又有那張子房避穀四九　全因着拜明師名黃石公

今以後皈一道大興於世　傳丹書明大道先學養生

養生法不學會難以身慰　學會了這丹法能奔大乘

衆兒女誰不願快活安息　自古來靡強其這樣工程

修經子證云古今之妙竟妙　樂於此法之樂乃無欲之真

樂於此法之妙古今之樂莫　境立有爲之大根。

桃花女童讚　調用穿花針

繡花繡新花穿紗穿細紗。家中有母母中有家霞襯新出月月襯新出霞瓜熟秋風美美風秋熟瓜華容春色笑笑色春容華艷綻癡癡綻艷好巧巧妤蛙盤沙中沙盤蛙。

瑞花女童讚　調用水底月

萬派朝東洋龍女開鏡照粉牆。新花插滿鬢鮮衣配雲裳香囊帶扣釦拂塵掃粉粧。五色雲門外圍繞天仙女

終不慌張　調用蓮花寶座

陳摶讚

金烏飛過崑崙山玉兎跳出東海邊萬里江山皆似水千點明星具合煙幾時異風吹百骸。三更甘露濕舌尖。任小盜宛轉跳壁一盒相稔坐佛龕。

修經子證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神在上田氣在中田。精在下田乃人身之三寶。結丹以前三寶分處結丹之際三寶合居。又生出真神真氣真精名為真人。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八篇　百骸貫通大週天

從記的金丹結腹內輝煌上照透九霄外先天清陽下照透九泉下閻羅地府橫照透四海外四面八方呼吸氣上下上周流不斷湧泉穴泥丸宮自覺舒張兩手昔串十指轉入手掌到耳後會頭頂同下上堂不丟鬆不使急悠悠蕩蕩自然的不過熱不過寒涼從結丹從養丹大約十月混沌袋脫了去將到天堂七八月胎氣動動也無妨女兒國飲陽水胎生腹內

雖然是脫混沌仍未出腹數十日內呼吸不聞不忙繞關開尾閭關再走脊梁直等到天諭定起名掛號只得是住在此欲歇量量上行至天谷中難往前走只得是住在此欲歇量量修到此智慧開天理無盡順嘴說好言語車載斗量三年畢清虛過須鍊避穀斷百穀絕萬慮再學純陽修經子解云丹在中田養丹十月出祖竅入下田跳躍不止。祖師議定名號使真人上升天谷。清虛之宮養丹三載後天之氣周流一身四肢無處不到名大週天。

無党讚　調用鴻雁南飛

北陸寒雁向南日晷暗遲朔風冷連青空高萬里白雪氣相纏冬至一陽來復大寒二陽相撓回寅三陽開泰運萬千春風暖塵寰

曹班氏讚　調用花笑午日紅

春風陣陣催百花醞釀朝陽隈葉綠風嫩染枝青風姿的笑臉胭粉飛

白梅女童讚　調用祥雲捧日

春日鏡高懸紫雲東升徵相連白鶴橫飛碧落廣含舒雙翼伸頸喚叫醒了天下的迷人莫貪眠

修經子證云結丹之後溫養十月乳哺三年此三四年中丹靈發越內而五臟六腑外而四肢百骸無不舒暢至於談道論德應事接物俱臻敏妙自然而然不化之化若出於不自知似發於不自覺直至避穀方閉目養神閉口養氣專用前升之功氣滿則不思食焉

無上天宮無生老母經　第九篇　不食五穀斷陰氣

築基成採藥盡結就金丹性靈中清光溢道理圓穩從此後再將這百穀免淨園圃內無論是何樣蔬菜總得是斷思慮靈光不擾呼吸氣用前降降至足下十二時不間隔專心致志

南天門撞不開斷不拉倒拾氣力費辛苦定要開關許大願不辭苦千秋普渡任祖師試驗準不敢嫌煩直用到七七足四十九日食物中皆因着地氣生長天陽氣地陰氣總得削削前築基大汗出散去陰氣那陰氣習染的紅塵萬緣這避穀大汗出又散陰氣這陰氣百穀中地氣盤旋散淨了食中陰一身輕妙行動時好像似不與地粘口中言能靈敏不勞思索應答內活潑潑月在波間

到此時再鍊身身學面壁　會萬緣訓萬惡不染仙丹

瑞雪女童讚　調用香合包

清香撲鼻端穿筋透骨體嫻姍一陣爽活一陣甜酸汙出汪洋直薰的香透了昆嵛山

丹陽子讚　調用一掃光

陰雲淡淡遊長空露不透鮮明萬里太陽紅忽然巽風起連連不斷吹蒼穹雲漸稀日漸明一色蔚藍天大晴日光普照光明世界大千同

孫不二讚　周用普救丸

春風吹陰氣歸萬衆桃花萬點飛天飄紅雨人遊山隈暖氣薰遶南天扉

修經子證云避穀之法前降前升上衝頂門晝夜不懈則腹中氣滿僅可飲水或飲米湯偶食五穀及園中諸菜樹上百菓則腹中撐脹欲吐不出欲瀉不下每食一次數日不慰必待食物消盡腹中方快避穀共四十九日周身汗出食陰去盡以後用面壁之工

避穀後食氣清食陰去完大腸內鎮腸糞三個去全能飲水飲滾水不飲茶水為的是茶刮油腸胃發乾避韭芥蒜葱椒概不準喫飲滾水免酒肉並戒五辣獨有這薑胡椒花椒數品此三辣不同那五辣氣傚不用戒可常吃能以延年戒酒色戒財氣漸了俗緣造廟宇塑神像福祿綿綿印書文及經卷陰功浩大

修橋梁平道路方便第一濟貧苦救殘疾仁及同類重五穀惜百草不受凍餓捨藥材拯疾病已身康健施棉衣周貧寒身無惡症講善書傳善事功德無邊放飛禽救魚蟲積壽長年敬字紙重書冊聰明暗添施茶飯免饑渴不斷福田放粥飯飽餓人腹少灾譴拜佛仙得護佑時常平安古聖人祭如在祭神神在不媚竈不媚奧不得罪天不信神不怕人只顧眼前今世上無知人任意妄作

金丹道避穀後奉行衆善　三百條大善功就成地仙
能行上大善事千三百件　玉皇詔勅封爲天仙狀元

本星讚　調用萬佛塔

千善萬善不離一念孔道卓爾孟氣浩然八仙同赴蟠
桃筵大肚仔佛笑黑臉的鬼判俱都是分別善惡自己
心寓裡算。

鬼由讚　調用全然鼓

笑紋迷糊頭吃菜不吃油有金不換米有馬不騎牛有
天

無生經

妻不疼母有師偏逍由百年片刻到底常愁。

王靈官讚　調用雷火鞭

吹開妖氛斬斷孽根任花無情笑任魚有沫賢正氣不
隔自然的紅塵不染染心。

曹國舅歌

坐得了箇得嘎滑了箇滑西王母的桃甜無生母的淚
連。你若是不信萬歲皇爺年要錢

修經子云　道同明月生深夜　普似春風鼓太和

洞賓仙師七律跋　仙丹不外一身中清氣周流百骸遍
呼吸春風花醉酒精明秋水月當空。丈凝雨露舍新慈
培養鼎盤濯蒼勁。葉落羣山爭出現。紅塵弗染插蒼穹。

醉仙李白七律跋　醉抹楓林胭脂紅斜陽返照萬里同
幾番黃葉飄雲外千點蒼蘆花綴水中雁識寒霜南夜渡
龍催細雨東皋濛物華天寶羣山秀脫俗月光照滿空。

詩聖杜甫七律跋　醉入桃園鼓化工養生妙意寫蒼穹
黑雲飛淨星千點黃葉落完山半空高臨峯頭春信裡

無生經

辰着鞋認緣波中。水心明月無形白海面太陽有意紅
丹熟別具香氣沸道成自爾樂情遍菩提樹下珠圓亮
羅貝花前露洽融笑歌迷人蝴蝶夢愁看濁世杜鵑風。
輕搖柳線鸝音嫩淡抹松敘鶴背籠斗室祥開天上路
拳盤吉兆夜來臨九霄玉詔傳金闕幾次鉛靈聚火宮。
喚佛枝間鸚鵡坐送仙戶外鳳鸞多。今宵得見三生幸
明晚再談一寸爽

修經子云　養生須食長生藥　修己不離克己方

先天道祖原妥論

自伏羲畫八卦起名先天
先天卦論的是後天天外
母腹內兒在胞呼吸臍內
坤六陰在臍內不增不減
至胎完頭落地衣胞已破
乾中陽墜下去名為離卦
先食乳後食穀身長氣壯

自此後人心動人身勞苦
消耗到八八年六十四歲
人在世全憑着後天之寶
有惡人說惡話常辦惡事
上丹田神光壞性靈不足
下丹田精血衰腰疼腿軟
有善人看透了生死有路
有卓見看透了生死在已

玉文主變先天後天留傳
在人身說的是兒在生前
乾六陽在頂中神光圓全
乾在頂坤在臍此名先天
乾中陽墜落在坤卦中間
坤中陰得乾陽坎卦變全
精氣神十六歲後天長完

人身上漸消耗不及從前
先天寶精氣神一概消完
後天的精氣神撐持身間
把善性淨作踐敗壞丹田
中丹田氣不順腹病暗添
全因着不好善壞了心田
養神氣養精血名叫養丹
錬後天變先天未生一般

先天氣再錬成三教真體
佛教中錬性光普照世界
仙教中論的是命門相火
聖教中論的是在止至善
神教中論的是善惡有報
報應漫報應在兒女身上
也有那報難淨陽間不了
再就是來生報人生命運

今生命全抖是前生種就
今生事今日報神不暇辦
耐一日再學着耐上一月
耐一年再學着耐上三載
一輩仔不過是數十餘載
能耐心勤錬丹錬法不乂
無生母疼兒乂不肯棄捨
汝等來願行善當把經造

也學神也學聖也學佛仙
大綠慈大光明普救三千
錬成了自能以出入地天
不學善就名叫邪說異端
報應早就報在自已身邊
或受罪或享福全由祖先
到陰曹脫不了受罪陰間
或貧賤或富貴或成佛仙

將此訓鐫在那經文以後　勸世間男共女休迷世間
要緊的穿樸素身勿俊俏　吃齋飯喝淡水別貪酒煙
男女欲先學戒後學能斷　身體壯私欲少纔能鍊丹
三丹田人身上人人皆有　誰會鍊誰能以成佛成仙
就算是鍊不成身少罪孽　强其那貪名利死去白玩
小心着行善事越行越會　仔細些鍊丹田多鍊多添
斷別了會一點就要自滿　自滿人學鍊丹難到天仙
看世間學道人多有任意　不好問不好學偏要上天

孔聖人從十五學問問學　到老來願學易求壽加年
曾三省顏四勿誰敢自是　禹惜寸陶夏分俱是謙謙
人衣食學知足聖賢稱讚　公子荆善居室萬古流傳
若學善與鍊丹切莫自足　若自足是自棄永迷凡間
勸汝等回心想百年如夢　何不學元陽子少年成仙
縱然你不圖好不管報應　親遺體也該知教人言歡
倘若是不修丹也不爲善　人身上這張皮不能常穿
先天乩訓　後世實爲　勿謗於口　貴體於身

先天道祖養身法　光緒丙申乩諭
乾首坤腹震爲脚巽股離眼坎耳刀兌口艮手各占位
八卦之靈無人找。
自天地定位公議生人人身一性儒曰天理道曰真魂
釋曰靈光名爲三教仙鍊真氣氣貫一身百病漸消首
之氣乾神掌管鍊首氣閉目反聽合口調息使首中之
靈氣不散腹之氣坤神掌管鍊腹氣戒酒除葷去妄念
忌淫慾使腹中之靈氣不散手無過持足無過行股肱

無過勞苦善養身體。再加搓手搓面操脚操膝一身氣
血周流不斷疾病自少。更加拍捶舞蹈凡體倍壯壽限
雖少以善增壽無不延年。如無養身工夫皮囊敗壞內
而精氣漸衰外而筋骨漸老雖陽壽尚多亦不能生汝
等各有善性各有善心當看清報應立志順天前生今
世天自冊處得暇用壯身之工以作行善之資至於貧
富全由勤儉與命半在人亦半在天非已所獨主今後
大劫非善莫免切記。

關聖帝君切要論　光緒丙申冬月乩訓

自清定鼎二百餘年至道光二十七年南京荒亂至同治七年山東搖擾此雖天數亦由人心今洋人練勇清兵安閒終有後患汝等陽壽未已當速行善事以求免劫。夫善之切者勤儉養生孝悌盡性而已學此四字可以爲富翁可以爲正人從此擴而充之善事無窮得爲則爲多多益善。如欲守中鍊性當改過收心遷善造福存神養氣許願格天自能成道嘗見學道有成之仙佛

無思無慮能忍能耐修其天爵終歸上乘後學之錯錯在不勤而懶不儉而奢不孝而肆不悌而傲至於爲善更不竭力無怪乎心好道而身受貧愁身好道而天加災殃也。今後大道明傳任人自擇能遵吾訓必能有成倘師心自用不聽吾訓恐善道中人成惡魔中人矣。大道混全徹底清周身氣血路分明。迴風吹散陰凝聚瑞雨潤開體會通。金線穿成關口破玉芽長就鼎心平乾坤合罷真人出九九純陽課細程。

無上宮女童都門王氏婦女經　第一篇

俗情擾擾亂如麻
壇下善男信女列
想當年在漢朝幼讀孝經
師父細講論教我敬聽
先修腳要周正莫要偏側
後修頭要潔淨莫要蓬鬆
身上衣要樸素不要華美
腰中帶要緊記莫要胡懵
五官上用鏡照平和爲貴
四肢上學安雅恭謹爲宗
口欲言未開口先看人面
既開口要細心不可惡聲

聞已言聞已聲並聞已意
察人眼察人面更察人情
千萬的順天理莫背天理
幾十年雖安生焉能長生
凡作活學勤苦不學懶懶
凡作飯要熟成尤學精工
翁婆老固然是小心伺候
翁婆少也不該粗心傲容
好媳婦孝翁婆並睦妯娌
舉家人老合少無不心疼
見鄰里遇親戚處處周到
勸汝等學會了這篇乩訓
再來訓更有訓給着你聽
倘若是聽了訓不念不辦
對不住賜訓的一片恩情

無上宮女童誦香仙子婦女經　第二篇

勸婦女在世上該學善良　有好話學會說不要荒張
婦女跪壇前皆欲問善言謹將俚語寫熟誦養心田
言語未出口先從心想　像個理纔可以合人面皇
面目上學和順莫帶惡樣　有惡樣說好話也不算強
修頭腳學乾淨不要後俏　正道人斷不學奇怪荒唐
針線活學結實切莫奇巧　飯食上學熟成莫要腳臟
逢初一遇十五竈前掃淨　斷不該輕神靈忘了燒香
過日子切記着勤苦為上　斷別了學懶巴不學賢良

吃要省喝要省儉省自己　待旁人要厚道切莫淒涼
孝尊長總得是學問學答　見同輩也要學不柔不剛
處晚輩雖然是輩面不大　也得是小心着不可強梁
命運好凡事順謝天謝地　命不好事不順仔細思量
或者是求明人指點正路　或者是認不是暗禱上蒼
誠心求自有那靈神暗護　斷別了說怨人發橫逞強
婦道家從古來柔和為貴　天有眼報應好給好兒郎
到老來享安穩不愁不病　這就是現世報天理之常

無上宮女童誦香仙子婦女經　第三篇

婦女跪壇前皆欲問善言謹將俚語寫熟誦養心田
人一生不過是數十餘年　能幾識為兒女戚笑親前
倘若是出了閨身難自主　總然是願盡孝也得作難
何不思勸苦些早報親德　彈其那親歿後哭叫蒼天
人為女不出嫁勤惰任意　到婆家有翁婆不能由咱
雖然是夫婦和不吵不鬧　不孝順就惹的人人憎嫌
好媳婦能勤謹斷不任意　察親心觀親面纔敢開言

該說的小心說不敢大胆　該做的仔細做不敢多言
孝父母敬兄妹全家和順　無論誰說起來皆誇良賢
好名聲天心悅福星護佑　妖魔鬼聽見說不敢近前
常言說人好了上天見喜　福祿加命運順隨時安然
到老來兒女孝照樣行好　這就叫報應快現在眼前
人老了自覺着老而無用　斷別了說怨人發橫逞強
性光足照透了三界以外　靡盤其多念佛打坐參禪
就算是圖心靜身也舒坦　斷不該多說話挑三和四
惹人嫌遭天報疾病干連

或者是燒心香恭拜慈母　或者是拜日月祖師相連
學行好先學者會說好話　學勸善善人多更覺喜歡
天保佑加恩點不愁不怒　安了生到西天穩坐金蓮
蓮花香强其那五味之美　周身上直薰的得意忘言
汝等記此女訓得開就念　省的到陰曹府難見十閻
閻王爺專管着不善之鬼　行善人好處去不到陰間
陰曹府在地下黃泉以外　無日月無晝夜悽悽慘慘
愁紋人無天地幽暗寒冷　唬紋人縛罪鬼碓搗磨研

分了形脫生在濕化以內　爲魚蝦爲蚊蚤實在可憐
論其來占想贏能有多少　到落的不成人難乎不難
何如這學仁厚不爭不鬪　幾十年就能到自在仙盤
切記住口念佛學佛救世　斷不可再發惡胡說胡談
願養身勤學這無生經卷　再學着多行善培養福田
精氣神鍊成了天仙證果　耐着心渡世界永不落凡
從今後千萬教合爲一教　無非是勸世人同上天盤
有緣人早回頭速歸正路　塵世上不是咱久住家園

觀音菩薩養身法　紅顏白髮一世空
憂可歎塵世不久住　勞心身水上漚

今日裡天氣暖善女跪壇　善心誠能感動千萬佛仙
命我來對善女傳道傳法　衆善女細留心側耳聽言
一口氣鍊成了純陽證果　不過是養身法無窮無偏
先念佛定心神穩住氣血　次叩齒通筋骨身壯體堅
再吹氣兩手掌搓耳搓目　耳不聾眼不花老如童顏
到夜間用雙手輪流搓腹　能去寒能順氣能消食痰

清晨起手吹浴常操腰腎　能採去多少年腰疼虛寒
兩足跟通背後太陽經絡　上通頂前通目大背之間
搓足跟用津液手無燥火　搓久了筋骨壯行走不難
手搓久或有火津液洗淨　再就是吹清氣手軟如綿
有力者用滾水大加洗盪　水剋火筋骨舒皮肉鬆環
前邊訓誰能學越學越好　學會了更有法對汝細談
縱得把名利事不離不即　說善語存善念培養福田
善惡報天作主不由人算　養身法學熟了再接亂傳

除痰妙法

除痰妙法

一

除痰妙法不用食藥能將一身痰涎盡從口鼻撤出。每用此法先飲滾水三碗。待水氣潤透周身痰活。然後用除痰字音引痰出殼。但所用之字多有音無形。故每借用字音不必溺於字面。祈閱者諒情。更盼博雅君子細加改正使完璧無瑕。令後之讀書學道者。單憑太古元音掃淨一身中糊塗黏痰。豈不樂哉。

除痰妙法

二

赫音黑。○赫赫赫。○赫赫赫。○赫赫赫。○赫赫赫。食△△燊痰涎往外催。○隨音催在咽喉內。○咳嗽一聲吐一回。○

哏音痕。○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哏。△胃中痰火往外趁。○趁到咽喉往外吐。○吐罷胃痰咽清津。○

吭音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吭。胃中食水走入腸。○氣隨音動往下降。○大小二便不能藏。○

鏗音坑。○鏗鏗鏗　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閉口頂薦鼻中鏗。○鏗出鼻痰傍人中。○上堂有痰用舌捕。○外搽內吐鼻中空。○

嗚呼呼。嗚呼呼。嗚呼呼。嗚呼呼。呼。呼。呼。呼。
兩箇嗚呼呼。一箇嗚呼嗚呼嗚呼呼。再將呼呼
一直念。肺中痰涎能吐出。氣衆中。出痰法。
呵音喝。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心中浮火往上拖。隨音喘在口以外。
次吐痰涎淨心窩。

咳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心包絡中痰上來。隨音來到咽喉內。
咳嗽一聲吐塵埃。
哈音■。合。哈。哈。
長音一字哈。心下臍上痰外拉。痰隨氣走至喉
內。恩哏一聲吐了他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臍下尾頂氣動了。氣隨音行引痰上。
痰到咽喉吐一遭。
恩哏哏。恩哏哏。恩哏。恩哏。恩哏。恩哏哏。
兩箇恩哏哏。一箇恩哏恩哏恩哏哏。念得肝胆
濁痰上。咳嗽一聲吐出昏。

唉咳咳。唉咳咳。唉咳。唉咳。唉咳。唉。
兩箇唉咳咳。一箇唉咳唉咳唉咳咳。再把唉音
念無數。右腹痰出復念唉。唉音哀答膺聲
唵喊喊。唵喊喊。唵喊。唵喊。唵喊。唵喊喊。
唵音下行氣轉上。喊音轉上氣到頭。念得背痰
到鼻口。哼哼吐吐痰勿留。唵音安。喊音舍。

嘻音豪獃叫聲。嗷音放衆口怒聲。

嘻音氣到腰以下。續念嗷音氣升喉。吐出腰痰

爲一次。舌攪清津噓噪頭。

噯咳嘆哇哈音亥矣聲。矣音哀應聲也驚問也嘆也

先念噯咳嘆哇哈。次念唉音登登排。膝上腰下

痰上走。口吐鼻噴亨痰出來。

除痰妙法

膝上腰下之痰。升於腹中者。從口出。升於胸

後者。從鼻出。

唱哈咿嗳欽。唱音阿。清真寺中。掌教人。稱爲

阿訇。咿音一。嗳音哀。欽音哈。

能念唱哈咿嗳欽。痰在膝縫往後拉。逆行至頂

下鼻竅。舌攪上腭吐痰哈。

唉噯。咿噯。咿噯。欽。唉音哀。欽音哈。腰膝足痰往後拉。

唉噯咿噯咿噯欽。腰膝足痰往後拉。隨音轉到

鼻與嗓。亨吐即是除痰法。

亨音亨。亨亨亨。亨亨亨。亨亨亨。亨亨亨

亨音閉口從鼻出。頭上之痰藏不住。隨音來到

鼻與口。除痰兼用亨與吐。

除痰妙法

唱哈。哈哈。唱哈。咳。唉。唉。

唱哈哈哈唱哈咳。接念唉音兩字排。手臂肘肩

痰到嗓。咳嗽一聲痰出來。

以上共十八段除痰字音緊接避穀掃淨周身痰涎身。

心清淨凡一切救世。佛仙聖神入殼出殼毫無妨碍。

則神人合體普渡八方。隨緣度日再用中九轉工夫。

中華民國七年中秋重刊

通天經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通天經由來　平原皈一子記

嘗思天道好生、人心惡死、鬼狐精怪隨意而來、佛仙聖神因緣普渡。大清光緒丙申有請余治病者、診其脉精靈祟也、請通天教主處之。乩命誦通天經、念日月咒。遵訓行持、病即痊愈。因著此經及日月二咒。但出貲刊印、獨力難成。故邀會衆善敬付梨棗。此光緒二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目錄
先賢朱夫子諱熹字晦庵敘文

第一品　先修五倫入善道
第二品　戒侄三妄用佛功
第三品　願意無病習養氣
第四品　會捨善財得仙方
第五品　結丹總得天加護
第六品　温養學成大僊人

第七品　悟開理障出苦海
第八品　去淨爭心即天堂
第九品　總而言之學寡過

正陽帝君跋文
鬫聖帝君跋文
燃燈佛祖跋詩
醉仙李白跋詩
唐尚書王維跋詞
附日月咒

附長歌一篇
附桓侯訓語
先賢程頤跋詩
左拾遺杜甫跋

過天教主九品仙經敘文

慨自天運午末、人生艱難。雖王化恩深、而人習驕詐。雖天恩高厚、而俗尚紛華。父訓師教、誨者諄諄、聽者邈邈。所以風愈下趨、天愈高貽、盼會佛仙聖神、公議

通明宮、三日始定。凡有請乩、無弗賜訓。昨聞

通天教主、藉乩著經、吾竊遙觀、喜不自已。今

因設壇、特來作敘。

人性無弗善也、談惡者謗書。至善人之性也、作惡者背性。今不得已、三教合一。佛寂滅、無私念耳。仙清淨、無欲心耳。聖人忠恕、教人不失本性之善。寡私寡欲、以天理爲準、以人情爲度。無非無欲、所推身體善性所包。不可自滿、滿則招損。不可自棄、棄性中所有靈光一也。正氣、不靈、然僅以理傳、則氣之何以正、正之極何以妙、不明矣。且僅以理傳、則光之何以靈、靈之極何以大、不顯矣。清太祖歸五台捨富貴榮華、愛鉢盂裂裟、非無識者所能爲也。昔有張良得天下以尋漢高歸山、不仕豈俗人所能爲者。遍觀古今數萬餘年、億兆之衆有學佛成佛者、有學仙成仙者、獨少學聖成聖者。何讀書人竟不及佛仙弟子之大有造耶。

孔聖聖師、命吾昌明聖教、與佛教仙教同舟普渡、臨壇勸世、以助王化、以明天心、以慰父兄師友之雅望。使人人皆成善人、歲歲皆成豐歲、天悅於上、民安於下、君王無爲於宮中、豈不懿歟。

大清光緒廿二年、歲在丙申。荷花生日、越後三旬有七日。新安縣儒士配享大成殿十哲之餘、居西南第一位。姓朱名熹、字晦庵、乩著。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一品

精靈妖魔滿世街　萬法歸一從此開
奉命普救崇症好　因此傳經化塵埃
吾通天教主也　壇上用酒不用諸肉

目堯王　第二年　降生於世
春正月　十一日　子時降生
十一歲　睡夢中　有神相告
世界上　惟有這　修煉爲宗
學收心　看破了　名利由命
習養性　不求那　衣食美豐
獨有這　父母恩　不得不報
聽呼喚　任管教　莫忘恩情
處兄弟　常記念　同胞詣重
能幾載　不去世　同歸幽冥
處妻子　勤孀託　學勤學儉
敬尊長　和鄉里　善處家庭

交朋友　先分別　善惡好歹
斷不該　交兇人　不論人情
不架訟　不撥唆　息詞解鬪
勸男女　學忍耐　各求太平
一方安　一國治　忠在一國
天下安　八方寧　恩遍蒼生
佛仙聖　渡世界　先教寡欲
能寡欲　自和順　斷不豪橫
不限定　受君爵　食君之祿
能勸善　這就是　忠於皇廷
大忠臣　莫大於　佛仙神聖
盡心力　受辛苦　普化衆生
今有這　歸一壇　求傳經典
先將我　十一歲　神語著經

第一盡倫常　諸想根通天堂
誰誦第一品　改俗學善良

白四終

遍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二品

金落鐲

萬物皆天生、各安太平。誰求道德、誰求功名、那知全是前生種。今世事種來生、阿彌陀佛須學會。善言善貌善心行。吾年過十一歲好善好道拜。黃龍道祖爲師。每入師房問道問法。必叩三十六叩。然後聽講。會記師歌一段。

歌曰笑人生似蜉蝣、貧富貴賤幾到頭、今日忙忙明日游、游不覺不知入丑牛子媳孫男哭晝夜親戚朋友弔去留陰魂入冥難聞難見空思愁。

吾跪師前求不死之方。師云有方、汝聽吾傳。歌曰心戒妄想妄想勞神。身戒妄動妄動勞筋。口戒妄言妄言勞聲。音戒在三妄纔有工夫入道門。

吾叩謝還家立志戒妄非要言不言非要行不行。非要事不想。數月之後又去拜師。師云吾收弟子已足四萬五千餘人。皆好善言善貌善心行。求道求道而不行。道行道而不悟。道悟道而不勒道。惟汝回帶空光毫無自足之病。吾再作歌汝熟讀審思而力行之。

歌曰垂竹簾閉兌宮調息綿綿不聞聲。心課佛字字清一連一氣不透風。念的心身皆無相。清淨靜空見性明。

師命用此坐工百日以後再來問道。吾叩謝還家每逢開時即專心課佛。數日之後漸覺天地人物俱見自然。內無雜念外無死擾。百日之內如別有天地。心身安泰。窅若神仙。自思學未深入即得妙境。若竭力深求必更有奧邃。因復造師室叩懇指示。二品終

妄想妄言妄動去　佛心佛口佛形來

落梅花

西風陣陣寒涼、涼透黃房。嬰兒降地、復上天堂。妓女尋踪、不離上皇。阿彌陀佛、黃婆作媒。燬理巧陰陽。

吾造師室、備述前效。師合掌良久、喜而笑曰、自開闢至今六萬餘年、劫運之會應汝掌教。普渡生靈。吾先傳汝道工得閒即用。百日後再來見吾。

歌曰、性似火中龍、時時飛騰。降入靈關鎖、滄溟下窮地府、上拜天庭。不捨晝夜不消停。身去百病心得一誠。塵世上那有這春容。吾得道工歸家勤習志以率氣充滿一身陽復陰剝體如烈火。夢寐中太和氣動身似甫陽燦。周身百病盡消耗。阿彌陀佛、宛若純陽到天曹。

吾向世人詳言、皆疑而笑。或猜爲迷、或謗爲魔。無一有真識者。吾見世人不悟迷於俗見、不求出苦心甚悲之。亦無法救度。自思道淺空言無補不如學習法術、令人帖服再令歸道、方能有成。因再造師室、求教法術　三品終

有事敦倫盡性無事課佛養心。動能有爲靜能有守矣。然更當以一身之氣去一身之病。陰寒消散陽熱充盈。如孟子之浩然似顏子之卓爾。父母遺體疾病全無也。昔女媧創道氣壯三千年。彭祖養生壽高八百載。無非神凝不散氣聚能生耳。此養身之法爲踐形之本。人人皆可學者。亦人人皆易學者。閱者思之。

平原萬法子記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四品

闘天鵝

吸吸吸、心降至尾閭。黃芽出土來腎際。腹問後、谷上起、十分氣力往上提。鹿車牛車俱上走。車與頂齊墜入離火甘露下蓮溪。尋叩懇祖師求教法術。師大怒曰、內丹未鍊、凡身僅慰即興心救世。汝不自成便想成人。譬如未步學趨、必見立蹶。吾不教汝。尋跪任責、求師指正。師云、汝能捨財樂善、即三天祖師勸善佳文。使男女老幼向善順天。吾再教汝。尋受師命還家費錢數百吊、印善書數百樣。求師施送。師合掌瞑目良久、笑容可掬。

歌曰、陰功浩大普救世人歸王化盡倫常戒貪詐。順天地救上下太平世界人不辣。

尋復跪求道師曰、汝有此功德吾纂明〇〇上帝準汝採藥結丹。聽吾口訣。

藥是元陽一日六時出黃房長到命門外吸氣逼藥上天堂。九鼎內化似烊。金丹變化吾尖嘗採盡長生藥不見。急結丹陰陽。

尋叩謝口訣、還家急煉數日之內、丹芽採淨。尋不知結丹之工、再造師室。師合掌瞑目良久開顏。謂尋曰、汝結金丹作何事業。尋對師曰、已幸得道、脫離輪迴。結丹之後普渡紅塵。師曰、普渡一生中乘法也。普渡千秋大乘法也。但渡一身小乘法也。汝於三乘願修何法、尋對師曰、願修上乘、普渡千秋。師作一歌。

歌曰、修小乘鍊性情、還善改過丹道不求高明。修中乘擒虎龍、陰神出殼陽神未成普渡同時三代超天庭。修大乘鍊鉛汞、陰剝淨陽純明、金丹鍊成太陽紅。九族超度萬古化導無俗情。〇歌畢命尋附耳賜尋結丹之法。尋得訣而歸。

四品終

月兒高

無極光、土裏藏、心下腎上正當央。光變精精化氣、一直走到腎中地。急急採緊緊鍊。入鼎不動爲正辦。等到藥盡離變乾乾坤交、丹成金不換。

尋歸家後用三下降。用三上升。上上心關下尋歸家後用三下降。用三上升。上上心關下下丹田、凝結於喜怒不發之中。交會數刻、忽覺佛賜佛光、仙賜仙氣、聖賜聖理、神賜神靈、如夢非夢、如醉非醉。周身之靈川會海。百骸之氣雲歸山。凝聚中黃樂莫踰、別有天地非人間。因作歌以自娛。

歌曰、後天乾下降、降到下田。後天坤上起、起到肺間。一來一往相接相連、宛然似天地陰陽常相撓。腹中快、身上安、幾幾乎自覺第一仙。

勿促、似鹿運尾閭、似龜納鼻息、方能養成大丹、照開乾坤也。今作一歌、汝切記之。

歌曰心似太空、烈似遊龍、不急不遲周身通。行也嘗嘗、立也嘗嘗、坐卧無情也有情。十月丹圓跳出苦海上洪濛。

五品終

孑、告父母兄弟、皆相驚訝、孑告妻子奴婢、俱相慶賀。孑告鄉里親朋、悉加猜疑。孑心自忖莫若告師。師曰此後當生憂懼、勿生歡喜。恐喜則氣散、走失眞丹。再者諸佛菩薩、羣仙衆聖、皆來試探。志之大小心之純駁、俱屬品格。妖魔鬼怪、魍魅魍魎或來偷丹、或來結親、或來欺壓、千百變幻、難以數計。且新丹初結、未能堅固。如鷄抱卵、如龍養珠、收氣勿急、放氣

過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六品

打鞦韆

閉目仔細觀、下至陰曹上至天。息勿太忙、勿忘勿助走徜徉去去復來、翻身一台。行行行似停、舟浮水面風送蓬。盹到天、

予得師訓謹遵法語。敢少違忽。一日有一書生、到門請見。予邀入室。生問予曰、吾聞天下之事俱待人爲。汝藏焉修焉、息焉游焉、閉戶齋居將自暴而不言善言自棄而不行善行乎。聞汝素有大志、志在行道於當時傳道於後世。今杜門不出謝絕塵間、何也。予曰、天下之事有德者主之。有能者處之。予自覺無德無能、拜師學道。待學道有得之後、德見諸行、行學寡過、方敢立言。汝以吾同於劣僧、毫無佛心。予豈無佛心者。汝以吾同於劣道、毫無仙心。予豈無仙心者。汝以吾同於劣儒、毫無聖心。予豈無聖心者、且學問之道、實至名歸。義至利來。普天之下、盡求名利。不務實行不思義盡。將見佛仙聖神弟子墜入地獄。謗學佛仙聖神者、變爲蛇蠍。天覆而不欲覆、冬降瘟疫夏降瘧疾。地載而不欲載、水不直流、土不發生。人欲愈奇、天報愈甚。予將先修身而後化世。先成己而後教人。無他意也。書生笑曰、且看後來。今暫少談。長揖而去。予思久之自作一歌。

歌曰、勤修勿怠惰。三省四勿細琢磨。何爲當克之。已何爲無私之佛心。何以致中行何以致和。浩然之氣何以養。彌高之道何以卓。阿彌陀佛參玄悟妙鍊波羅。

發丹十月忘形忘言。世人不解。每多疑問。不知修丹之工。如讀書然。須閉戶十年方能大成。超出俗人萬萬也。　畈一子誌

六品終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鳳凰展翅

笑迷人、逐日愁、不知命運各自由。何必喜
喜傷禮無束無拘任自已何必怒、怒傷腹
膨悶脹飽成氣臌。今生前生報、今世來世
兆、何用哭來何用笑。

尹居家數月、詣師請安。師曰人命各不同有
枯也有榮全是自家種、老天一樣疼。汝居家

數月何面有矜色、切戒自矜。尹告以書生問
答。師曰、汝言雖是、但未學成、即欲撥辯、恐走
丹靈、以後戒辯。作一小歌、汝常自警。

天不言四時行、地不語萬物生。佛仙聖神與
誰爭、丹中妙幾人明。發得圓全有性靈。口勿
耗氣心勿耗精。安閒自得常太平。笑我我不
管、謗我我不明。欺我坑我我仍舉。任世上千
強萬壯、躭擱不了我那修大乘。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八品

尹歸至中途、遇一尼僧。左肩負米、右手提酒、
見尹即笑。笑又唱曲尹趨而過之。回家熟讓
師歌、歌熟於心、仍用溫養丹工。忽腹內脹滿、
從心下跳出一物、跳至下田、跳躍不止。尹驚
疑不解、速造師室、對師細說。師合掌瞑目、良
久開顏、歌曰溫養仙丹勿燥勿寒。週身之氣、
上下相連。一年如此、名小週天。丹全脫殼、先
在下田。他日飛升天谷之間。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　第八品

要孩兒

煉傑湯護用週天、金丹跳躍在下田。倏然
劍首氣回轉、仙丹跳上天谷間。瞑目卧、細
心參、清淨空洞堪養丹。

尹問師歌、爭心清意用小週天忽下田跳急、
如不能容、從下田降入尾閭從尾閭上升天
谷。尹因師歌辯明、安之若素不料有一惡人

謗毀丹道杜門喝罵予速請戒氣歌以自勸
歌曰忍氣氣不傷報應在現時天堂讓人人
怒消報應在解怨爲高兇人兇神嫉不多年
陷入網羅天父地母一樣看作惡的終趁了
衆人的願
予讀戒氣歌數遍心若罔聞有家人怒曰人
謗於門汝不出問在此靜坐何也予曰天下
之人皆天地兒女有能包屈者天心憐之有

好想贏者天心憎之量大容人學爲君子心
小好鬬終成小人小人見小智小享福終小
君子心高智高免禍終高諺云不與惡人爲
讐惡人自有對頭人不能報天必報之汝等
勿因惡人而生惡氣數日之後聞此惡人得
一惡疾醫藥罔效晝夜哀嚎不死不愈予家
安泰無少虧損可見天道好善惡惡無負於
天下人也

八品終

節節高

積福福常多多道多德多波羅。丹圓圓如
天天視天聽天保全佛仙聖聖佛仙仙法
仙助仙無邊玄奧妙奧妙玄玄幾玄理玄
更玄人似傻傻似神神心神慧神崑崙
予居數月詣師問安師曰汝未閱世吾教汝
法且賜一歌每晨將一天所作先識其要臨

機小心觀變切勿自是事過當分別可否求
高明指點以生悔悟每晚以賬自記功畫一
圈罪抹一叉至月晦總功總罪自勸自戒待
善滿三百地仙證品與佛仙聖神列地祇者
共議救世待壽足一千三百與天上佛仙聖
神共議救世汝改過遷善切莫自畫
歌曰人齊天地方對佳三才一氣心超天外
天外天祖師見愛有過速改改淨過始免災

祖無善不遷遷盡誓、三天衆祖共差公幹。與天地參

人之一生、僅數十年耳。髮白顏蒼黃泉路。九品終

近回視已往所作、幾同幻夢。故

陳摶祖云紫綬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

貧、言富貴無常也、又云愁聞劍戟扶危主、

悶聽笙歌聒醉人、言文武不久也。茲因李

悟淨素有祟症醫巫雙愁請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跋文　第一篇

日朝拜。精靈妖魔轉爲護法。不第前病皆

愈、抑且後病永無矣。夫九品仙經、一敎倫

二課佛、三餐身四願、命五借假成眞、六重

道脫俗、七性命出苦、八冤讐消散、九順天

度世、寡欲立功、如遵訓行持、去病猶小者

耳。且能延年誠力行、久遠卽長生亦有望

矣。然不可徒日誦也。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跋文　第一篇

日色曈曨妍似花、夜雨初晴現朝霞

昨聞壇著通天卷、特來藉乩作新跋

吾正陽帝君也、

自盤古至今、六萬餘載、午運將終、未運將

始。交運之際、陰陽五行俱難純正、世事人

情、駁雜異常、上自天子下逮庶民、奇怪之

事、千變萬化。

上帝奉〇〇先天法旨命將傳眞詞普渡紅

塵。惜數十年末得高徒、故淹沒至今昨聞

通天仙師親著經卷、拔傳眞詞本義錦上添

花、畫中複色、欲廣大覺、金丹之傳使天下

家喻戶曉、人知養性、世少惡魔、吾掌仙盤、

喜不自勝、今幸設壇、故來賜訓、且作一歌。

羣心疑　衆口諺　百千萬秋

看不透　金丹道　仙家所留

小壺驗　準能以　小病皆去
大壺驗　直可以　無病不瘳
用三段　通體內　自覺貼慰
六段　混沌開　衆仙同儔
九轉完　毒功大　天仙證果
三天上　立妙境　任己周遊
今宵訓　畧敘談　此卷大意
奧妙處　總得是　勤心運舟

受的苦　包的屈　捨的名利
纔能以　一步步　登山到頭
無論是　何等人　皆能修煉
不過是　有多少　不能同籌
吾弟子　今已滿　一億之數
逼天師　派度世　著經傳留
凡精靈　誰生謗　與妖怪　皆屬師僧
誰生謗　脫不了　患難憂愁

闔聖帝君跋文　壇設土橋、香椿劉韭、蓋聞積善餘慶、作善降祥誠意毋欺、正心無滯始能擇善、以止至善、古大儒修身齊家、以化一方、杏壇道通千古由善根深則善葉茂耳、今儒書思各利、夜迷烟色儼然聖賢衣冠可笑也已、下少眞學士上少眞忠臣君恩寧借以縱欲天怒彰借以網利、朝野上下幾無完人、

上帝悲憫、命降神於庭、藉語於乱、以教迷人、奈迷人不悟、或生疑謗、不識天心、妄生惡口、天必誅之、神必絕之、定其謗善之罪明、犯于帝暗犯天律、誰使之惡、誰同其禍、天道福善禍惡、千古不易、豈至於今、獨不然哉、今通天經著畢、吾不詳跋、但知爲勸善養身寶卷、故來作跋、以教迷人、倘悟乱渡、或脫冥罰、不然惡報速至、後悔無及、汝等

觀古觀今當認清果報急急爲善以盡己
性、切莫好善不專、如遊子迷途、徜徉不進
也。汝細思天下之人、或貧或富、或賤或貴、
俱有由來。豈善惡報哉。然不
可自以爲倆、妄加擬議、不求高明指點、枉
勞工夫也。今既有經、更當求訓。如眼於所
見、自滿自肆、猶井中蛙耳。焉知天光之何
如大也。切囑諸子 跋文終

桓侯大帝張飛到　善人天喜悅惡人神怒
生草芥螻蟻命當罰吾定能去
帝君救世、非一日矣。其嚴也、嚴於嚴父。其慈
也、慈於慈母。蓋由心同日月、氣貫乾坤。故
聲香俎豆、遍天下也。今跋遍天經、慕古悲
今、體天憫人、猶恐好善學道者、自滿自肆
不向壇中求眞傳、迷迷糊糊費心田。縱然
好善學道切不得指點不圓全。侍壇子記

通天教主九品仙經跋詩跋詞

燃燈佛祖訓　七字評
誰家積德誰福厚　誰家作惡誰禍多
學善無道終迷路　學道離善無奈何
通天教主傳經卷　三界共議笑呵呵
諸子印送功德大　猗靈妖怪亦波羅
先賢程頤訓　七字頌
一部金丹立妙經　無窮奧意透瓏玲

白眉赤子皆堪讀　眞道高僧盡可銘
濂士昔年曾禮斗　趙生今日更排星
天堂公議通天卷　茅屋爭看燈影青
醉仙李白訓　七律讚
瑞烟香透九霄天　新卷爭傳渡後仙
性善楚楚稱人是寶　道高蜀話牛穿烟
黃昏霧散窺涼月　紅火焰消放碧蓮
趙子乩心聞至味　楊枝甘露灑三千

粹語香穿九九天　金光道味悅羣仙
百花院裏鸚鵡綠　萬笏堂中龍虎丹
紫氣東升函谷月　黃芽上吐玉爐烟
欲知新卷通玄路　掃淨塵心意萬千

唐尚書王維訓　梅花調

蓮香擺、胭脂腮、眼子出泥看仙才頭頭
俊俏、瓣瓣麗乖、自古爭誇荷花開月似

鏡燈明齋好以似遍天寶卷誇天台

膽經書懷

苦讀詩書慕古賢　青雲萬里命無緣
忽聞丹訣能離俗　隨學黃庭思永年
忘却空中烏逐兎　專求身內汞投鉛
愚衷幸得天憐憫　常使皮囊伺佛仙
功名不得志隨起成仙作佛之念幸佛
仙垂憐每令扶乩將使予終爲弟子幸

東方結璘大帝君　仁同天地愚同蒼
大公無私能普照　去寒添暖養人身
我今朝拜添和氣　再學仁德如春温
凡事多問多商議　不敢迷糊似雲陰
學的明德同日月　普勸世界出迷津

功圓果滿心無礙　永證無上純陽真

凡誦此咒一句一叩念三遍畢叩三十六、

光明世界夜中燈　照開烟霧亮洪濛
三界十方俱洞徹　八萬由旬鏡在空
我今叩拜求清氣　凡火消散二目中
桂花賜我香滿體　百骸清淨百脉通
供奉鸞儀仙君位　三十六叩廣寒宮
元氣出殼升天月　祈願學十惡解、習四聖經、改過遷善、自然靈通、

傳真詞

中華民國七年戊午秋月重鐫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傳真詞由來

幸得芹香門曼薪探醫方累累病變層層有友贈養身法數種誠心默試應驗如神用工數月諸病皆痊復懇借道經購買丹書隨閱隨用愈試愈靈沉心數十載獲效萬千層欲公諸世惜不能文因被設館房次山求訓數月有餘方得告竣欲養身者按法用之內調氣血外和皮肉中舒筋骨週身之處貼莫可以形容此醫書之上乘勿藥有喜閱者請嘗試之

三教收一傳真詞目錄

傳真詞由來
傳真詞敘文
傳真詞五戒
傳真詞一轉
傳真詞二轉
傳真詞三轉
傳真詞四轉
傳真詞五轉
傳真詞六轉
傳真詞七轉
傳真詞八轉
傳真詞九轉
傳真詞十篇
傳真詞補空
傳真詞小引
傳真詞敘解
傳真詞戒解
逆提心猶過滄海
順轉性能上碧天
天堂地府來往走
雄風烈火晝夜焚
採得長生藥入鼎
結成不老丹養身
男兒懷胎是奇事
道者說乳別有天
參贊化育各盡性
佛仙聖神普渡人

乩訓三教畧一傳真詞引敘解

○傳真詞引

引曰、壯志悠悠超萬古道心耿耿貫千秋。○今度世時如此、○堪嘆無人能解悟吾、燃燈也

吾幼希賢聖長則學仙繼乃好佛、境雖殊理無異焉。○後之信釋者輕仙修道者輕佛、業儒者不希賢聖、偏輕仙佛果解仙佛乎。今三教子設壇求三教畧一之訓吾在天盤現

傳真詞

太上仙釋伽佛大成聖公議其揭三教眞諦彩者一編使後世有志佛仙聖者免入歧途焉

○吾先賜敘

敘曰三教之中佛法最玄以慈悲爲立功之要仙心學淨以感應爲化世之方。○感應爲化世之方聖門主靜以忠恕爲教人之的。○輪迴苦渡紅塵今畧一途、圓者宜會其全焉。○

○吾自解佛法習空以慈悲爲立功之要

解曰、空者即金剛經所謂空心空身空世心身世不能證空

須漸漸習之、故曰習空。○慈悲者慈是愛人之爲善悲是悲憫衆人之作惡。○爲立功之要者佛家立功以勸諸戒惡爲要也

○吾自解仙心學淨以感應爲化世之方。

解曰淨者心無欲學淨者仙家寡欲清心使心漸至於淨也。○感應無感卽應以吾感卽有善應以惡感卽有惡應化者勸化令世之爲惡者轉而至善爲善者進而益善以感應爲化世之方者談善惡感應勸化宇宙內也然非心中無欲則化

傳真詞

世之功。○豈能大而且久哉。

○吾自解聖門主靜以忠恕爲教人之的

解曰靜者空也淨也心無欲也無事之時心在欲外固謂靜。○有事之頃心在理中亦可謂靜乃主一無適敬字之基主靜者以此爲主也以思忽爲教人之的是教人以忠恕修己用一貫眞傳盡心以求至善以忠恕化世度衆情所願盡心以求至善的者準也聖門教人以忠恕爲準焉

○總之三教內功皆錬太極三教外功不離中庸

乩訓三教皈一傳真詞五戒詳解

太上仙 釋伽佛 三師公議戒律一篇命吾送來吾敬書之○學道之士大成聖 宜守五戒五戒者一戒諸葷二戒口過三戒身過四戒心過五戒無心之過永守五戒方能鍊成無極 吾洞賓也退

三師命吾與三教諸友解清五戒吾先解一戒字○戒者禁也○八生所欲、孰爲能遏無須漸漸掃除始能免去 吾光明也○光昌到 三教著作難以數計要皆勸規至意茲僅五戒包○拓無遺入三教者勿輕戒律之少可也

傳真詞 三

○二金剛註解而去三教友讓吾作解吾解諸葷一句○葷者、混也氣濁也諸葷者凡有氣之物固謂葷即五辣亦謂葷五辣、北方葱韮芥蒜秦椒南方有薤無芥乃葱韮薤蒜秦椒也以味能混神故諸葷之內有五辣焉○ 吾丘明霞也

○長眷眞人退壇衆友讓吾吾亦作解○口有二工用內工先叩漱次咽津又次貼蓮蓮者舌如蓮瓣貼者頂上堂也用外工凡一切善言善行善念無一弗言令問者胥皈於善戾斯則爲口過 吾張艮也

傳真詞 四

善當擴而充之心在於惡當戒而止之靜則養動則察人心常在於天理久則惡念少而善念多心過可漸漸寡矣○顏回到 吾在天盤查往年新舉善惡簿以定今春進士榜閔兄召吾解無心之過辭不獲已故臨壇○無心者一切內工外工悉以無心處之有過不知見善不遷任意浮沈此謂無心世所謂無心人也無心之過更人之所當戒者○五戒解完吾口吟數語 寬過能無過宜存徙義心養察識有志方寸四時春 吾閔損也

乩訓三教皈一傳眞詞　第一轉

釋伽佛師訓

雙膝對盤、雙手皈依、心率目交、疑印堂際。吸吸吞吞、泥丸轉入夾脊、從腎中間上升到心窩、暫留故道緩放息、斯為黎禪九轉第一。

光明到、

釋伽佛師命吾來解黎禪一節。敬從命。

盤膝之法有六、足心雙朝天、此上等也、此法未易促學、但雙

膝對盤可也。皈依者、合掌當胸也。心之所思、目即至焉。故曰心率目即。堂者、二眉中間也。泥丸者、頂中也。夾脊者、背中脊骨也。脊中有管、乃先天炁道。先天之時、炁從臍至內腎、從內腎上而至於夾脊。泥丸前壁至鼻而止。至落鼻剪臍後、炁從咽喉出入、則先天炁道漸次於黎禪之法、盤膝合掌、鼻中吸炁、心目率之、由頂至背至內腎、轉心窩中稍停。心目復率炁從舊路轉回至鼻放出。此為一節。

太上仙師訓

端拱一吸吞降尾閭。從尾閭、老母緩緩的放了息。

呂同賓到、

仙師命吾來解拜、

母詞故急臨壇。

端拱者、左手在上、右手在下、雙手若舉揖也。尾閭者、尾乃男子之陽關、乃人之穀道也。

老母、乃三皇天以上、無生母也、此母不生不滅二十四萬餘年一孕生太極。太極分成天地、天地陰陽之炁、復生萬物。

母者、拜此母也、拜畢緩緩放出、息息放時勿急急則傷炁。此母法也。

大成聖師訓　第三轉

吸吸、中心三音入臍裏、如心下、如心上、无嘗頂。足週三週、拜一拜、　無生老母中心三音而已矣、

朱熹劉　君註書一世、惜於義易一經、未能深解誠懇事也今在三界中無事閑遊忽聞　孔聖師將一貫眞傳明示於三教子壇中君喜不自勝因將生時所疑與後所聞作二小解以洩君生前未解之憾。

吸吸者收炁三次也中心者忠字也臍裏者皮裏血肉際也如心者恕字也嘗頂足者炁貫一身也此段用法收視返聽舌頂上腭以鼻吸、皆似忠字。炁三收至足從足下轉後上至於頂下上皆似恕字之音復由頂降鼻而出為一次。以共三次每次用忠字音三收用忠字音三放用恕字音下上三次後拜　母一次前段拜

母炁從尾閭轉求　母恩使任督二脈通此段拜

母炁從足下轉求　母恩使週身之脈通與後段築基拜

母稍異築基拜　母在先此段拜　母在三週後。

釋伽佛師訓　第四轉

先拜

母後築基、築基法在吸吸。前降溟泉穴後升泥丸、際前降後升母必先行拜

仙佛聖三師著書於此特來作解。

築基之工次於拜

母之禮然後築基築基之法吸炁三次使炁從上而下至於溟泉、溟泉者尾心為溟泉穴也復使炁從下而上至於泥丸、泥丸者頭頂為泥丸宮也。如此迴環人則元炁自動元炁動時須有神助方能煉去三尸而得眞藥動以後用採藥之工、王敦到　此仍用後天之炁上下迴環使溜炁隨清炁而出則體中宿疾漸去然必戒去諸葷與男女交媾之事方能築基有成。

太上仙師訓

採藥之工、炁動於中。至於內腎吸息、炁降尾閭、頭先薄腹後、撮聚將藥吹入泥丸宮、

東方朔到

仙師命吾來解採藥一節、書細解之。

藥乃築基之後、中丹之元炁、中者心下腎上際也。薄腹者、薄腹向背撮聚者、聚道內撮、如忍大便採藥之法。撮藥從中而出至於內腎用後天炁降於尾閭之頃、薄腹撮聚將藥吹入泥丸、凝炁樂即、

孔頌眞樂莫能詳、謂無人能以言語形容也。

泥丸凝聚不動而後已、此為一次、大約採三十六次、坎漸為坤、離漸為乾、此下須用結胎之方。

乾坤升交會於中陽光現、聖胎凝藥莫能窮、

邵雍到

吾著皇極經世一書、情少解人。雖明初、諸名儒各註講、語但講焉。

乾者乾卦頂中離變為乾也。坤者坤卦腎際坎變為坤也。變乾變坤之後、乾而降壬、坤至內腎際、坤前升迎乾、至心關間。從心微降降至於中中間喜怒未發之中、交會於此不數次、忽爾仙露滿、佛光現、五臟之靈、內樞周身之脈皆湊中內胎凝矣、樂即、

釋伽佛師訓　第七轉

胎既結、養勿遲。三寶慈住七情如愚。前降後升無游移。溫養光昌至、

釋伽佛師命吾來解養胎一節、故復來、

三寶宜日日住是不妄動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愚是不輕發溫養者、前降後升勿忘內工使胎不過寒勿添躁令使胎不過熱溫養平月胎已長全脫出其胞。

大成聖師與

丹基天谷天谷者玉枕際也

太上仙師訓　第八轉

升天谷須乳哺前降後升清忍常蒲伽於腹三年之內者樣工夫

丘明霞到　吾曾元初冒著西遊一書意在度世惜舉世無能解其詳者今來慈壇願解乳哺一節

乳哺者溫養以後胎居天谷之時仍用前降後升之工使清忘常盈仙胎腹內如小兒食乳然斯爲乳哺者樣工夫三年內皆此樣工夫也

大成聖師訓　第九轉

乳已過易功深時運玄秘乾門漸開太極復錬爲無極

燃燈佛師訓

聖嗣朱傳已入孔門中惟丘子習易多年晝夜勞心能知其理孟谷丘子解之

丘誠到　吾一生讀易歿後仍讀易今

燃燈過佛師命吾解易歿從命

易者上是日字下是昔月字乃陰陽俱全即太極圖也易功易者乃陰陽俱全即太極圖也易功深聖胎中陰少陽象也

習乳哺後仍用剝陰復陽之功是也

通玄秘能通三界也乾門泥丸也滿開開必數次也太極鍊成無極者坤陽多陰少之太極鍊成純陽無陰之無極也

吾者太極圖說惟採月窟而踵天根爲最要之語惜舉世無能知者吾今解之月是真中坎採取也取坎卦中爻轉入於離離得中爻成乾離即天根踵行也坎行入離也即

仙師所言採藥之法　吾周敦頤也

水火相間陽經傳未濟者不行敦良法業易斷難成　吾程顥也

程子言敦良法未解即去吾解之

升後降人腎水中名敦良

燃燈過佛師去矣我來此壇口吟數語悉勉人皈善千經萬典同誰能將過了孰樂極圖中　吾曾參也

乩訓三教歸一傳真詞跋文

關聖帝君訓

威風凜凜震八方此心常存日月光漢室三分終退恨大義
空留姓字香吾
關羽到　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義爲主吾先人累世以春秋傳
家吾故以義字終身去世後封伏魔大帝實出吾外昨在空
虛天聞
燃燈道佛師議著三教歸一之書心竊疑之

十三

傳真詞

太上仙　釋伽佛　大成聖師反復賜訓始知三教之理名雖異而實相成其中奧
妙即纂神亦難曉解吾欲辯神職永聆誨於
仙佛聖師之旁來獲許允然度人救世之念起而建功立名之志
淡然矣今書已著畢
仙佛聖師命吾作跋因先述此事始末以自明
天地間皆道生也自太極判於身內而陰陽不能復合焉
仙佛聖教人合身中陰陽另生真體欲生則壽過商彭欲去則脫若

傳真詞

莊周非本身外別一異物也事主者有太公隱居者有道陵
立功而出塵者又有子房他若西漢朔中唐泌尤唱導道有
成能隱能現之人斯書備悉道中之要乃
仙佛聖師隨壇親著三教中高明隱壇詳解數月始竣後之有志
離塵者宜珍焉勿褻
二哥作跋已完吾亦口吟數語
妊臣臧子聖雖尚在日中矣吾
張飛也

十四

傳真詞補登

三教子
清風明月最宜人
不求金印三生望
惟買玉壺萬古春
棋到爭時常撒手
丹從煉後須留神
道岸克登在自新
養身先學心無欲
傳真詞告竣餘紙尾半幅因附驥有願遂塗鴉貽臭
盛興之所到似不容已此仍乎之偏見也愧愧

光緒二十三年書

妙丹經

民國七年中秋月重刊　此經焚香供誦能避一切惡魔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嘗聞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是祥殃之降在天而祥殃之所以降在人也今德州南關徐印成德者爲父病還願請扶乩著經夫經者修行之正路也身之所行非善修不能寶過氣之所行非善修不能成丹蓋太和之氣人得於生初則中和之理當學於生後使不順理雖有氣多穢氣也使不養氣空說理難行理也此經所載氣爲理之本氣正則理亦正理爲氣之官理善則氣亦善矣余見及此深者弗識不敢多贅

平原純一子謹誌

文仙李門孫氏勸衆小心侍壇去世後兒善惡陪伴無生從昔年學行善苦用佛工加小心悅老母能免災星囑咐你壇前的善男信女倘若是不謹愼容貌放肆或者是心意內不願敬恭神心怒背地裡撥動魔鬼不多日就教你身不安寧你們想孔聖人何等道德祭如在靡一刻敢有惰容你再想古禹王何等功業非飲食孝鬼神多歷心誠像你們論善功怎比禹善論善心誰跟上孔聖心靈

偏隨着自己意不恭不敬招了災知難受不知神情我看見衆鬼祟四外待信單治那有錯的斷不容情吃喝嫖賭吹耍全有鬼怪上神差遵法語輕重全行增福神在空中四下觀望誰說好誰學好寫在賬中不多日問竈神此人平素或行好或壞孽仔細調停斷不能白行好白辦好事現放着古來的報應分明雖小善也不能擱在賬後按先後加善報條條開清勸衆善加小心多辦好事老天爺待善人額外心疼

妙丹經目錄
第一頁　經名及小序一篇
第二頁　小心伺壇一篇
第三頁　全經目錄
第四頁　呂祖師訓　著經功德數第一
第五頁　朱夫子訓　三教衰甚皈一與
第六頁　子思夫子訓　奉命附乩結善緣
第七頁　淨壇道人歌　護法靈官歌
第八頁
第九頁
妙丹經　二
第十頁　童言讖訓　普傳皈一渡千秋
第十一頁　無生母經　爲善自有真善路
第十二頁　呂祖善如花詞　韓祖丹如寶詩
第十三頁　無生母經　築基完了百病消
第十四頁　孟夫子訓　禍福無定在已求
第十五頁　徐龍神訓　賺頭數着爲善多
第十六頁　無生母經　採得仙藥能延壽
第十七頁　蟾仙嘆世歌　天童嘆世歌
第十八頁　天童歌　靈官歌　土地歌　濟顛僧歌
第十九頁　第一道高數鍊丹
第二十頁
第廿一頁
第廿二頁
第廿三頁　無生母經　結成靈丹仙有根
第廿四頁　先天訓劉　無極不明三教衰
第廿五頁　無生母經　靈丹養好過三界
第廿六頁　曾夫子訓　戒惡行善有後程
第廿七頁　文佛吟　天師詩　雍仙詩　伏魔訓
第廿八頁　無生母經　不餐百殺斷陰氣
第廿九頁　李拐仙訓　第一道高數鍊丹
妙丹經　四
第廿五頁　伏魔跋文　二帝盼人學好人
第廿六頁　輔星詩　鬼由詩　呂祖賜字
第廿七頁　三仙連訓　敬神學悅神人心
第廿八頁　穩心咒　繞身佛　聰明神咒
第廿九頁　訓徐某　天香薰成佛心人
第四十一頁　訓李某　仙根斷別迷紅塵
第四十二頁　大家多爲善　小心吃仙丹
第四十三四頁

宇佑帝君訓

孝道通天廿四香。頂令徐子學流芳。嘗嘆漢文追聖主。
採薪孔弟效賢郎。芸芸童子真堪教。此日成人更可望。
勉爾報恩思罔極。善風吹起悅青蒼

幸哉徐子以難醫之症得速愈之方。非天爲之實人爲
之也。夫人生在世前生善多今生福多前生惡多今生
禍多如農夫之種田。似園工之養菜。先盡人力後待天
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自古爲然於今仍尙。徐子成德

以弱冠之歲發通天之心救父之病立己之功較修廟
塑神之功固大較修橋補路之善亦長。至於濟貧救苦、
善在一時。建醮唱戲、善僅一心。天地懸絕矣。聖門四子
着爭千秋普渡仙門羣真著經八方宣化佛教一性不
迷萬類生光所以然者文筆撐天三綱五常賴以不墮、
亂爭變世羣黎百姓豈不藉以明心哉。浩浩大劫已
臨頭德州南關仙訓留紙因孝是第一善功德水中撐
蓮卅。光緒念五年六月初十日序於德州南關李宅。

宋儒朱熹夫子訓　換茶　換酒

自玉帝出則養生復性之法備至五部爭圖利貪名
之欲興我師　孔聖上繼往古下教後生使人心歸道
輕俗。乃狂士興歌文人歷跡甚詮微服於宋絕糧於陳
天非故意加困人實無知妄作及至秦火亦聖道之衰
甚天理終有昌明之日人心終有向善之時明太祖分
封丁祭、清太祖按書命題千古奧旨萬筆彰明於今
已數百年矣奈士多口談不學實踐如道士之背道戀

俗似和尚之不和而勞三教失真簡民作僞天不得已、
命三教宗師及眞道祖合爲一家。借乩筆以勸世或
顯像以警人使世道更新人心革舊今徐子爲病著經
求痊吾遵　聖師之命特來作序並讚以詩。

文宣聖道本開天。萬古常明照大千。洙泗淵源通性海。顏
曾閔等峰泉。淨土人心新月亮。蓬山道氣嫩花鮮。諸
子觀玩識妙理隨緣得中意豁然。余荒疏多年期諸
子斧正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十日序於德州南關李宅乩書

致中心純靜達和事無偏學到聲臭杳、工夫人合天、吾孔仪也。衆友邀吾作序辭不獲已故臨壇。

昔在杏壇吾　祖訓教及門專以至善爲主。及門諸子。亦各以至善爲鵠。獨顏伯父有過不貳。伸伯父聞過則喜。吾　祖家訓嘗盛稱焉。曾叔父年幼心誉。好用省身省心之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杏壇衆賢亦有戲之者曰、人生百年、夜眠一夢、弟何拘謹若斯耶。曾叔父下拜曰、視兄顙皷、處事如彈丸、周正圓合、又如水到渠成、雖

地有高深、而水盡平穩、弟天性愚魯、而年庚又小、祈視兄多賚清心几小弟之錯時加指示。弟感德無既。再拜求允。久而久之無與戲者。一日吾　祖講乾卦初爻曰、此伏儀氏開天之一畫也。昔聞呐仙云、無極陽光、靜極生動、生出太極。太極陰陽融洽光變爲氣、而理寓焉、子字一萬零八百年、清陽正氣浮結而爲天。伏儀畫一陽爻曰。此天之純一不襍、發生萬類。恃此陽氣耳。又畫一斷爻曰。此陰像也。丑字一萬零八百年、混濁之氣凝而

為地堅者成石。柔者成水。半堅半柔。或堅柔交錯者成地。天陽氣也。有時而陰氣乘之。地陰氣也。有時而陽氣入之。天地相交。萬物發生。物之最靈者惟人。人性盡善其不善者。皆氣變惡而其性未嘗變也。自世風愈衰而人心愈詐。降至於今。衰詐日甚。吾　祖在中皇天、垙傳道諸師。共議著萬善同歸一慮。莫染一書。命吾作序。吾心迂拙。吾學淺陋。本不能文。乃三教祖師。墨真良友。共迫吾臨壇。祈文人學士大加增刪。君在天盤蒙情不

盡。或乞帝恩。益爾福壽。緣爾子孫。實良心所當然。亦天理所應爾。斷別容指君錯而不加更正也。孔仪拜託

大道無形。本杳茫。墨迷焉得洞衷腸。三綱不振。五倫敗。一性不明。十義亡。漫說神仙能脫俗。專求富貴不嫌忙。

青年也有超塵志。白髮恐無養命糧。那曉前生生後世。何勞地上上天堂。梅開弗管千山雪。萍動慣搖萬里航。

忘却黃粱驚短夢。偏同綠水繞垂楊。幾誠眷花根未斷。連番夜月影添涼。版入乩傳心莫變。似霜猶勝菊香長。

夕陽返照西牆西、多少閒人戲中迷、李宅仙壇乩司到
帶熱操筆米上題、

吾癡癡道人也、老母命吾掃淨壇場、吾來空中、見壇無
乩手、街有大戲戲、戲皆舊戲、未見淨生、弄假成真、今似古、
看要會看軍民工、皆借人觀、已我如誰觀、戲未畢、壇中
請乩、吾作一歌、清水清茶清酒香、鮮果鮮殺鮮餚強、
侍壇諸子吾細看、熱氣蒸蒸汗流光、吾不會文見笑
見笑、

崇正降魔壯志高、九霄雲外意自豪、在世不遇流水轉
飛空常把彩霞繞、變真氣慣除狂犬肺、雄風愛送順鴻毛、
無生老母無生殿、八大將軍鎮虎牢。吾乃
鎮殿將軍第一名、實無吉也、老母未至、吾作一歌、
可怪迷人迷不休、終日奔忙不自由、不是疼老是疼少、
不是養馬是養牛、能待幾時不衰老、何苦額外多憂愁、
勸人常把輪廻想、得過且過且優游、閒中課佛將心淨、
或是鍊丹學仙儔、強其戀俗俗白戀、閻王殿下淚空流、

花笑忙人忙鳥歌、香風祥此壇講老母童女下天堂。吾
無生老母、梳髮女童也。老母命吾掃淨壇場、吾來空中、見壇無
想當年趙純一鍊丹書堂、心清亮氣穩順穿徹皮囊
築基成採藥完金丹結好、三天上千萬祖大家商量
三教理萬祖道明儒實講、有緣人聞妙法夢醒黃粱
傳真詞前九轉鍊到避穀、陰氣淨食勝空心如神堂
遊燕京看透了功名富貴、居東海訪遍了僧道兩行
朝洛伽滅盡了水府妖怪、渡江南教好了魍魅魍魎

行醫術救人命仙方活俗、傳善書教會了四面八方
中九轉又鍊到無吸境界、天時變命飛藥免人災殃
妖魔怪不遵法罪過難恕、憑衆議加責譴輕重各當
衆善人誰學善先善自己、誰憎惡先觀心斷別荒張
學鍊丹先宜欲一心清淨、無惡念有善願神助丹房
上天堂下神護精靈遊遊、不辭苦能鍊到上朝玉皇
奔絕頂直鍊到雷音定品、這善名合丹工萬古流芳
衆諸人誰有志就可修到、斷不可戀俗氣輪廻汪洋

無生母明善眞經

世歎世人夢裡遊不知壽數妄生愁黃泉能有脫身路
丹道宛如渡海舟發願悅天天暗佑受勞救已已勤修
今朝暘訓疼兒女拭目逆觀幾點頭

春風鼓冬氣散萬物發生　學丹法習和平與天相通
不作惡無惡事不墜罪孽　上天喜無惡累準鍊丹工

倘若是作惡久又欲爲善　善功勤也許他念無字經
若心急恨不能立刻成佛　許大願習苦修也許前行

如無志又好懶且有惡累　捨的錢花的好也感天庭
善巾願第一要普渡萬古　善中錢第一要刻印丹經
丹道高學好了能爲大善　無丹學光好善陰陽不通
通陰陽人與神合辦善事　善事廣從善中再傳丹工
不學善光鍊丹丹工不驗　縱驗了妖魔怪也來盜精
所以是人無善不必學道　有道工總得是多用善工

第一要五常理能憧能辦　第二要五倫事能講能行
第三要五事幾能見能穩　第四要五體氣能鍊能通
第五要五方俗能勸能正　第六要五蘊心能了能甲
第七要五行運能補能瀉　第八要五老宮能求能與
第九要五刑罪能解能免　第十要五福報能享能空
上十善人總診樣樣皆會　學不會也不碰自己養生
世界上人無數各有所好　總不外想方法養己身形
獨有這性本善人人知到　偏不學辦好事在世貴寵
也有那知善好常爲善事　但只是花錢多光怕受窮
我勸你學勤善莫學懶惰　虛度了這光陰虧對天庭

草與木皆於人各有所用　白活着無用處空被人形
倒不如紮紙人不吃五穀　不吃喝穀與菜天地生成
該說的總得說小心謹慎　該辦的總得辦不可胡慵
你不看南王他平定洪水　全仗着能勤苦天下太平
晉陶侃惜分陰早晚運甓　總不願空活着不學有能
再囑咐學倦省不可妄費　屑花了銀仔錢難免受窮
就算是財足用何不行善　花善財如種地五穀豐登
善中事第一要孝順父母　父母心無一處不把兒疼

縱然你能盡孝教親喜悅　一輩仔報不淨參預心情
能盡孝能盡悌能勸夫婦　信朋友勤勸規更要盡忠
不必然作高官食君俸祿　能勸的出善人即對君情
天下的官員多或文或武　那一個他不該勸化愚蒙
善無數全在人隨時着意　能見善能辦善勸善總行
善心圓善言穩總得學道　智慧多方能以辦大善功
倘若是不學道不鍊丹法　心不清氣不順不能圓融
嘛在會無數的善男信女　學順氣氣平和辦善更行

凡諸事離不了諸人謀畫　無丹工氣浮躁棱角層生
抖知到諸葛亮辦事巧變　你不知他原是學仙心誠
酒與色財與氣一點不戀　有妻子有朋友並無私情
你們這小智慧更該修鍊　打掃的私欲淨清氣即生
氣不混心不亂諸事能辦　你不聞陶朱公貿易出名
金銀錢分三次仍不受罪　皈隱後卧陶山成仙飛空
只要你善心全丹工鍊好　辦何事皆能以善在其中
玉皇爺命衆神賞諸善類　誰為善為常了命運興騰

純陽仙師讚　諸性為花根善言善行培植深善報如同
天雨露花紅葉綠喜煞人觀花花愈笑賦花花傳神那
知花色爭豔全仗着花根費辛勤　退
元陽也七成虧華胥從叔父愈頗知綱常事大名利事小十
一點性靈萬古春笑指漁翁神在水愁看舟子影搖津
壇前諸善信乎否乩筆傳薪學識真吾
一入泮十三學道諸君過　正陽仙師指明丹訣晝夜吐
納身如空虛用工數年陽神出竅即拜三天衆師及三
界羣真遂捨家普化因妻年幼恐其失節教以修養妙
訣亦成女仙今明傳大道度盡波三界即胎卵濕化之中
凡有靈機者任其學習絕無阻擋汝等皆被人體且見
祖師親傳倘不着意過寶不拾何愚如之
南柯春夢莫迷魂真性圓明是主尊富貴何常花笑露
貧窮有度月寒門黃粱悟透黃泉客白面朝防白髮痕
誰為善為常了命運興騰

無生母經基真經

悶坐天宮鎮日愁無邊兒女順水流幾個思娘倫兒面
千番喚子不回頭當年悔把親生捨今日更將何法收
幸有求經祈療病快操乩筆叫蜉蝣
純一子順母命普渡眾生　不辭苦不避謗到處善與
世人開善名也知說好　爲甚麼自己辦就學懶惰
不勤苦怎能以多辦善事　不習學怎能以辦善圓通

古唐堯爲好善二女下降　古禹王爲好善四載通行
孔聖人爲好善周遊列國　孟夫子爲好善遊說侯庭
降至今天運氣午字將盡　未字氣已發動漸漸出生
運氣轉天下的君臣受苦　三教中四民內各難安寧
德州地南門外徐子受症　許善願設乩盤求著真經
著經完鳩成板印送勸世　接善功加福壽削去疾星
誰能看眼生光性花開放　誰能印或捨財或勤募化
誰立志按經語修真養性　用一步添一步步高登

川的多回然是能成正果

第一層在淨室焚香掃地　第二層神位前供獻燈燭
第三層誠心叩繼加懇惠　第四層在丹房身心空明
第五層吹腎氣浴手洗面　第六層叩牙齒筋骨輕鬆
第七層嚥清液穩心潤肺　第八層心課佛方寸光明
第九層穩身形盤膝合掌　第十層閉兌口運還天宮
上十條按次序小心習錬　定住心穩住身總錬丹工
上丹田性所居雙目外誘　閉二目性不散如捣神龍
性下行赤莖氣直往下走　從脚指到脚根再往上升
直升到崑崙頂暫停丹氣　閉不住從鼻內放了丹工
用此工能不斷吸吸皆要　漸漸的起武火氣如迴風
拋俗情去褻念心清如月　專心用直用的一身皆通
渾身上陽氣足陰寒外散　熱烝烝似火燒識神燒空
陰靈滅不來開善無阻擋　天差下助願仙勸化愚蒙
善功純道工驗不可懈怠　志願大佛仙喜越用越靈
探真藥結大丹三天共助　預備着大功成普救無窮

先賢孟軻夫子訓
自古壇明理千秋莫能改。至哉勸經書言各成書山
中名士得志或為好臣廟內高僧課佛常思宦戶士不
學道混稱道士不純善即呼善人彼謗善者加以禍
而仍謗彼輕道者罰以災而仍輕。倒黃河之水難洗黑
心舉泰山之重莫壓兇胆。滔滔者皆是蠢蠢者孰非三
教明於日月人能贊而不能行。十惡罪於冀土世見人
而不見己。昔秦政以不韋之孽子尚欲修真、清祖以

天下之明君畢竟皈佛佛心光同霽月一塵不染仙心
活似春風千變莫窮聖心慈等天地一視同仁。他如千
門萬戶諸子百家各有正理孰無善心哉今三教皈一、
萬法皈一無不皈一四海一家萬國一家千秋一家。道
在一心心有志則道能成善在一身身無惡則善功大。
菩薩多女而亦有男。仙佛多男而亦有女誰學誰成在
人活在陽世間能有幾載不為善死了後白搭空拳
善兒惡剩下善尚封神品多行好會順氣更能成仙
靈霄殿常聽見佛仙商議大小的成神仙強其作官

生前好救人歿後為靈神多虧李家母得來壇上云云
靈神徐殿魁也。回思去世十餘年矣昔到臨司開玉盌
吾善惡玉帝封為靈神喜出望外真得意事也不幸
在本城西鄉劉姓之家其子孫不善不孝累我革職入
輪嗟哉何其痛乎近因吾子病重吾孫聽李張等善人
之言請乩著經吾子病愈吾亦出輪入寶喜哉何樂如
之囑子徐慶買寶經一分酬賠賺全在財神善娶多為、
惡要別作於人之不是處須求一是於己之極是處、

一不是自然改己之過遷人之善不但去病且成善人
吾孫成德亦當切記吾今此來因瑞弟老母在無生
面前總恩命吾臨壇故敢操筆惜無深學強作俚歌、
人生在世界上為善當先真強其作買賣積贊銀錢
只要是穀吃穿也就罷了額外的多發財更覺勞煩
人活在陽世間能有幾載不為善死了後白搭空拳
善兒惡剩下善尚封神品多行好會順氣更能成仙
靈霄殿常聽見佛仙商議大小的成神仙強其作官

無生母採藥真經

築基成一身中陰靈化完　月孛看耳好聽以後不然
鼻聞味舌食香永無此欲　身孛動意好思絕不相纏
六根清六塵淡十惡不犯　此體中識神斷私欲無纖
陰神出離此體能近能遠　不入殼這就叫坐化歸天
願再鍊陽神出得成正果　許大願費辛苦哀告上天
上天喜查驗准勑旨下降　派助修內撥轉採藥結丹
藥本是心關下元精元氣　心純靜纖能以真正看見

中庸上載致中致的此處　內無欲如虛空藥地純全
直靜到內無已外無人世　纖覽著藥出土新月一般
渾身上清涼景如月相照　藥苗長一身亮月明中天
藥下行漸行到內腎之地　命門小暫歇在右腎裡邊
此藥出本來是一身元氣　不會採任着他下行尻間
從尻骨漸走入外腎之子　灌滿了再前走衝入筋間
聚完了這元氣陽物溫暖　挨筋數一條條分散周全
散完了這陽氣全身皆暖　不傷損身體壯能以延年

倘要是身形壯不許採養　縱色慾瀉元氣淫形如拘
脚懶抬身懶動嘴懶說話　好像個癱瘓病難乎不難
也知到色傷人如刀刮骨　無志氣戒不住不必學仙
仙品中俱都是識高胆大　迷魂陣斷不肯死在裡邊
立大志定於要盡最高古　不教這俗情中私欲牽連
一口氣鍊好了千秋得吉　破家業立大功種下福報
破家業立大功種下福報　捨身體辦道中鉛汞抽添
按元氣正行到命門之口　赶急的吸清氣抻腹裡邊

前肚皮往後貼週氣經藥　下邊要撮竅道忍便一般
將真藥直圓的牢牢固固　用心領用目瞩週藥上鑽
過夾脊上玉枕仍往上走　直走到頭囟地降入泥丸
採一遍中一遍毫無差錯　採淨了這元氣變成先天
抻為腹仍然是胞中氣象　乾為首又鍊的純陽氣全
到此際起名叫採藥已畢　後天身鍊成了先天一般
周身上慰貼得宛如童子　十五六卦氣全容貌同仙
此工夫自女媧傳至今日　不傷損身體壯能以延年
誰學會得快活源其作官

玉蟾仙師宣新例　瑞雪飄飄下九天無窮陰陽隱顯消刪
諸子悟開此語否彫光照透三十三　自趙子錬丹三
天共議將三教妙旨聖真奧訣盡令趙子發露者經傳
訓普告三界上而天神下而妖怪剛學者任其自錬皆
多領賞作惡受罰今　老母著經吾續一歌　笑世人
太糊迷明知詩數谷不齊黃泉不遠目下到黑心何苦
令人疑富者積錢塵有識貴者來名無了期或爲酒色
受大困或爲財氣逆更低說不完迷人迷不已累仙佛

破上辛苦將你提
無上天宮真子詩　香氣馥馥上九霄無邊仙佛下天曹
三千世界掌中指一點丹誠氣外豪幾見臨壇思悟道
累逢拜祖乞神勞諸君各有出塵意過立功步步高
因　母未來吾作一歌　哈哈吾作歌天上何等清
亮世上何等落瑣不是圖吃就是圖喝不是吹煙就是
玩博何不課佛心淨何不修丹波羅幾識未見真顏已
成玻瓈駁嗚呼嗚呼捨性命光炎你的小姐小哥
吾真哥歌非吾亦作歌　哈哈吾也作歌天上清閒世
上忙活爲親盡孝也有爲子受苦甚多念佛歸佛不少
學仙侍仙更得獨有扶乱救世大約着後日入彌陀
靈官作歌　好好好好的畢竟離不了歹歹歹歹的後日
入苦海看看看看見報應仔細算明明明明了丹工奔
大成

土地作歌　笑笑笑人生在世瞎胡鬧仗着一口氣喜怒
合哀樂一口氣不來麻也不知到真來可笑真來可笑
樵夫山徑唱仙曲世外高人不會愁　吾遊遊四大名
山適觀此壇著經論氣滿空特來侍　母大駕盡吾孝
心吾昔日在世玩賊所用之酒肉乃是佛家妙用而人
不知覓認作大肉燒酒今之僧人俱是酒肉當先佛教
規矩大壞俗語云地獄門前僧道多眞實言也
佛酒甘露水佛肉無極光欲用佛酒肉志先注蓮鄉課
佛心無欲誦經氣亦香調息歸淨土免去私慾臧

無生母船母真經

將真藥採入鼎化爲乾陽把真陰送下去甘流上堂舌尖兒接甘露嚥入喉內過重樓到土釜滿腹舒暢將真陰入坎宮變爲坤卦腹成坤首成乾先天陰陽從此後藥不生無藥可採再想仙祟祖師結母黃房上天書眾眞善願終久不退派眾祖師裝法寶不多不少心神大交陰陽上乾卦純陽氣下往下走下降到肚臍間艮在中央下坤氣往上起起到心關暫停踵再下落落在中黃

三教祖萬法師皆來相商如此錬大約着數刻以後三等志三樣待眾祖議定接善願賜法寶母內細裝佛管着三天上陽光無極按此人所許的善願多大裝多少得多少渾身活光接善願裝仙氣總要恰當裝不好全因爲口願不大所以說命在天命仍在已些小的善功德怎能甚良有志氣無志氣問已心腸上等志善救這千秋萬世中等志普救那四面八方下等志專爲已逍遙快樂不管他甚麼切全不商量

三等志三樣待眾祖議定
佛管着三天上陽光無極
仙管着純陽氣發生萬類
聖管着真天地褒貶萬靈
羣真師各帶着自已法寶
眾祖師裝法寶不多不少
這陽光就譬如男女交會
金丹結一身內如仙如佛
大快活三界內莫能相倣

從此後加小心刻刻細緻百條事斷不準一刻荒張一身上自在樣不閒不忙心安閒氣恬靜呼吸貼息身不辦財與氣怎樣逞强心不思酒與色是何言味鼻內氣更聞見如麝之香口中甜直覺着如蜜之美耳內靈有時聽仙佛商量眼中光有時亮鬼神露影手持物真正是不彔不剛足適步自然的不緊不慢這快活最元妙更比那强善於養這美景鬼也誇獎

金丹結周身內快樂無盡

先天道祖訓劉生人生七十古來稀　汝今七十一一
自欠母心神交各露性光　二光凝名無極光原純陽
精血合陰陽會太極圖象　下生腎上生瞳兩儀分張
自此後生三臟生全百體　十個月長成人有陰有陽
母吸氣從口入子從臍入　入臍內到腰中行走脊梁
從脊管升泥丸轉出鼻外　此一吸先天路不開不忙
頭中性純乎陽名爲乾卦　腹中氣純乎陰坤卦名彰
伏藏氏先天卦乾南坤北　表明的人生前八卦八方

故後人有道者學習慕靜　靜中動一身內氣血舒暢
口夫久心火退身中貼慰　百念斷名寂滅性生光芒
養長了性光大照透三界　上天堂下地府盡能周詳
氣不躁遍天地以和爲尚　所以人稱和尚戒牒名揚
酒與色財與氣一概要戒　吃與喝嫖與賭更不沾腸
倘若是吃酒肉戀財與色　和不和尚非尚枉把頭光
佛教中第一要參禪打坐　心無私行無欲纔對佛堂
傳真詞通天經無生經卷　大慈悲創金丹女媧娘娘
汝年老得真傳速速用力　衆祖師可憐你說的精詳

調呼吸去陰氣漸添陽氣　純陽氣鍊好了心通上皇
渡世界傳丹法也傳俗法　也修仙也勸化普渡羣氓
後世人命孤獨求神保佑　白花費善人財泥於神旁
既非士更無道混稱道士　有其名無其實白沾神光
○孔聖人傳一貫唯獨曾子　對門人曰忠恕曰症開方
忠盡心恕公道平和處世　不戀己不嗔人用行舍藏
倘若是一以貫就是此講　何孔子單呼參夢破黃粱
七十二大賢人唯僅曾子　端木氏尚不能一聽就詳

後世人爲戀己讀書識字　難道說比孔門衆賢更強
或得名也不過祖先積德　一大些自覺着能圓能方
並不管嘴上饞佛緊可否　心內懶何面目對住爹娘
偏大胆混爭理謗仙謗佛　却忘了孔夫子敎人心腸
○今劉子求丹法欲出塵世　先將這一篇訓刻板宣揚
參禪法誠心用暗有神助　不懂處問趙子口講周詳
傳真詞通天經無生經卷　三皈一頭二皈傳留慈航
汝年老得真傳速速用力　衆祖師可憐你說的精詳

經生母養丹真經
結丹完養丹法最要小心 五體動須刻刻仔細留神
豈如那龍養珠全體穩護 好像似雞抱蛋不令人侵
目少視耳小聽聰明不散 口少言身少動精神不混
內五臟合六腑清清亮亮 調呼吸用文火常令身温
眼內視耳內聽舌頭上捲 咬銀牙閉兒口氣貫一身
氣下降以直的降到足下 從足下往上走上到脊根
從脊脛兩分開下行手背 到手指轉手心氣往上奔
氣行到耳輪後上至頭頂 再下降直走到兩個足心
這口氣兩手指兩腳指頂 皆走到纔放出聲鼻聽聞
如此鍊十個月以後脫體 脫去了混沌殼移居臍輪
臍輪下下丹田跳躍自得 大約略數十日就上鼻梁
行走到玉枕關不能前進 在此處養虛靈不祿不混
直養到三年後金丹養好 點接着避百穀不許沾唇
前十月清陽氣一身皆到 二目閉往下觀腹中留神
心在腹自在腹氣常在腹 便腹內紫金丹全體皆温

後三年金丹在玉枕之地
二目閉目中光常照玉枕 結
倘若是心不專胡思亂想 脫
就算是丹養成內有祿氣 難
所以是要學道須有大願 善
無大願善心小不甚重用 不
有大志心不俗脫然無累 空
專用工調清氣不緊不慢 定
一心在玉枕閉調養丹頭
鍊清氣入丹腹腹內清真
脫祿氣入丹內清氣不純
難鍊到天仙品陪伴天尊
善願大纔能悅佛仙聖神
不過是成散仙渡化迷人
空淨靜三聖心如同一心
定住心穩住身鍊氣修真

養金丹全仗着這口清氣
雖有事如無事七情皆省
倘若是分了心就擱乳哺
多費事還不知受與不受
就算是包大屈人人不悅
金丹妙能出苦能脫大劫
救自己救衆人更救後世
養十月乳三年毫無差錯
不過火不欠火善養丹神
此金丹關係大不可分心
瞎了丹再從頭仔細修真
那如這心純靜養氣養神
壞不了這仙丹值千萬金
人是仙又是佛又是聖神
這好法那一樣可以同論
再學着避了殺胥勸紅塵

先賢曾參夫子訓
自三教貫而衆祖興至四民愚而諸洋入。此天意乎。抑
人爲也諸善人求著丹經普勸迷人。爲徐子療病出苦
今已看經數日。吾來補空。
天地間皆氣生也而理主之。古今來按理處也而氣成
之。今世風不古人欲橫行。天降大刼人不小心中毒不
定。外洋不平非吉兆也。當早備之積善成名名不求而
自至積惡受刑刑欲逃而不能。薰善有善報如月之當

空。惡有惡報如霜之殺草。隋煬弒父殺兄富貴幾載。虞
舜順親諧弟光明千秋。天道固不同人心亦各異。桃園
爲朋友之首。杏壇稱師弟之宗。皆學也。孰能及哉。然
而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跖之徒也。汝等前修
世勿後退。天眼鑒視汝心勉旃。
古來丹道不輕傳。今後弟同昔日然。三十三天公議定。
九千九獄各爭先。誰家修養誰家樂。幾個辛勤幾個仙
諸子既聽壇訓好。正當酌意悅蒼天。

老母看經吾來作禮。牛個人身牛陰陽。俗子不鍊各分
張丹客鍊出寶中寶。仙丹妙味勝天堂。吾
文佛釋伽牟尼也。西牛賀洲學佛多。來到東土無奈何。
脫俗常掛饑寒累。迷塵又怕見閻羅。只得是量已求資、
度已過活偷閒爾多念幾句阿彌陀
天師張仙道陵詩。永水西流下上堂。重樓走過入丹房。
鉛金飛到崑崙頂。已土變成日月光。三十三天同讚佑。
九千九獄盡消亡。工夫逃出混沌外。自在逍遙永不妨。

天師夫人雍仙詩。繡得鴛鴦宿橄花。花香鳥語似仙家。
蝴蝶飛飛枝上聚。杜鵑哀哀稍頭啼。同是五行生性命。
何爲一樹各枒杈。須知後果前因種。心地吉祥開妙葩。
吾張門雍氏也。母著經隨天誥女。
伏魔大帝關聖到。義氣光爭日月明。不欺萬類對天庭。
今到此壇掛吾號。託稟老母盡孝情。
伏魔副帝桓侯到。草莽忠臣遍地生。各傳正理說分明。
三個歌一遍吾筆與妙淺顯盡天庭。

無生母避穀真經

養金丹十月畢三年已完　學避穀單飲水滋潤心田
也須用薄米湯稍引穀氣　從二便降濁陰洗刷腸間
不吃饃不吃餅不吃米飯　凡百穀靡一樣敢到舌尖
園中菜無論是香甜酸辣　那一樣也不準任意少餐
要像那牛羊猪山珍海味　更不致用鼻聞撲壞仙丹
並不是強忍着情願餓死　有丹工在腹內陽氣長添
周身氣稍往下微微到足　即向來往上走直冲頭顛

直冲的頭頂上陰氣漸散　這口氣往下走仍往上鎖
直鎖到頭頂上陰氣將盡　衆祖師差神靈全來開關
將頭囟打掃的陰氣乾淨　預備着陽神出朝拜諸天
共用上好工夫四十九日　陰氣開大汗出身動如仙
腿腳輕舞行走似不沾地　一身中慰貼樣總說不完
看世上戀俗人皆涉沾滯　竟忘了自己死光知掙錢
白天裡能看見天堂地獄　晚中神堝牛鬼常常接談
北斗星將災難一筆勾淨　酆都帝查鬼籍一筆勾完

倘若是前生孽尚未兌淨　全寫在仙籍上再兌前愆
或遭謗或挨罵或受人賺　或被衆或受坑不能說冤
待兌淨前生孽無罣無礙　再勸善兼勸道大種福田
積數了三百善並無惡累　若再能鍊丹丁謹遵師命
路接着避穀後直往前用　不怕苦不嫌忙聽命佛仙
從無吸往下鍊名後九轉　中九轉再鍊到無吸纔完
大混沌任憑他幾生幾滅　再鍊到陽神化無地無天
金丹工用全了絕不相干　即向來往上走直冲頭顛

這部經講透了全丹九轉　前九轉用完了凡體封仙
遍明宮衆神靈一概通信　衆祖師差神靈全來開關
渡一已渡六方或渡萬古　商量着辦善事並勸學丹
上天知查三代並查前世　在自己拿主意真明上天
因爲歷劫丹法習了何用　查明了再考驗鍊丹根源
能受官宛在煞更添喜悅　酒色財貪嗔癡戒全不全
看透了宛一回了一回宛　看透了宛一回了一回宛
所以得邱處機死過十次　不退志更加工修成天仙
北京城白雲觀碑銘俱在　元太祖拜仙師長生問安

勸汝等當輩仔修完固好　修不完孰下　楊三世有緣
大幸會親眼見此筆傳道　不圖吃不圖喝又不要錢
倘若是拜凡師叩頭求教　要引師要保院還得銀錢
王省煞管茶飯送鞋襪　說好話無其數尚不喜歡
如了意傳一點不準洩漏　洩漏的人皆知怎麼想錢
也不是學道的該學刻薄　求明師費指點也是花錢
弈衣服顧身家誰無此意　難道說學金丹就像閒玩
不花錢不費事也不珍重　誰願意捨身家白把道傳

當和尚當道士認師作父　任皆教任打罵不準逃還
學手藝給老師受苦三載　出了課稱師徒第了要錢
讀書人學忠恕隨過隨了　講吃喝講東俏教上一年
金丹道三皈一無不全備　有志氣加小心着意乱言
怕汝等有偏見認理有錯　一點錯一點禍惡魔相纏
受上罪再求饒不定怎樣　那裡如諸葛亮小心歸天
一輩仔當謹慎不敢大意　好像似戰兢兢如臨深淵
你們的聰明小不及諸葛　斷別了不細心自找禍纏

○春氣成風萬物生陰寒散淨築基成心明認定丹芽動
吸聚吹教白月行半刻神仙完妙體數年涵養盡幽情
工夫二次純陽到大汗淋淋雨後晴七律一首總結
上文再作長短歌一篇以跋此經喜嘻嘻金丹工夫
全由你好好有志不退鍊法寶此事在自己勤用勤
靈丹在裡總得多領教請師訪友得真道真道越用越
覺好渾身快活說不了別說富貴不能比就算貧了也
不及別說酒色合財氣公侯將相也難娘古來數頭層

清心寡欲纔能行你說好不好脫俗成仙須要早汝等
快着修功德水中撐蓮舟莫要嫌煩不用就完休得嫌
慢工夫純了有天見普多超三代孝道出乎尋常外道
高渡九玄飛昇玉闕樂萬年不是瞎唠仙家是証家吾
季扔也家居城西微落南二十餘里舊家園少年胡鬧
不堪說壯年一心學神仙幸得雲房師指點夢中常把
仙道傳仙道全憑一口氣鍊的好了真喜歡鍊的不好
是有錯總要求師細指點

○削平禍亂鎮乾坤忠心貫日救世人祇爲漢室分三國
至今談及尚沉吟吾
關羽也　嗟哉天運以曹賊之奸先占中原以皇叔之德
僅得西隅吾桃園結義誓除奸黨不意壽未花甲竟入
小人之網惜哉然吾志在春秋遵奏誓貶惡之意以定
塵寰吾凡身雖殁壯志仍存　上帝因吾忠義封伏魔
大帝吾三弟爲伏魔副帝吾大哥爲巡查遊仙凡人聞
善惡君在空虛天觀聽最近上報　玉帝下達　冥王

有善必賞無惡不罰故世人供吾者甚多今
無生母者經已完吾來作踐
自孔師刪定千古莫能移從秦政焚坑羣儒殘滅淨盡
陰陽之氣有純有駁當其純也君臣民物各安太平及
其駁也朝野上下俱沾昏愚好習數者順天而不必盡
人好談理者盡人而不必順天夫天以報應之道賞罰
三界或數十年一報或數百年一報報在後而作在先
天已定人不能改也然人之善惡既作於前而天因而

賞罰之是善惡在人賞罰亦因人而加也聖門晰理理
悟其全則不疑仙門養氣氣同太和則不偏佛門穩心
心無所蔽則不迷三教主師俱不戀已三教弟子每好
與人固三教之衰亦衆人之患也今三天共議飛綫開
化普救羣迷扶乱者加福膺訓者減災講善者神助敬
善者天喜現報在目前不服入劫內汝等細思斷別粗
心清洋將闔生死相關囑汝在會弟子或課佛學佛或
誦經行經或勸善爲善或鍊丹傳丹總要思已之過有

過速改斷勿訐人之短有短莫傳普救干秋志遠則所
學必遠廣勸八方心寬則立功必寬專修一己氣清則
立品必清各行其是俱不爲非吾雖奔忙終日頗閒上
聖妙旨汝等刋印此經廣化近遠凡有善緣者無不首
肯凡有冤緣者更宜神悟矣
桓侯跋　善人終得善報天堂地府知到惡人必有惡報
後世人間孰矣人生數十餘載何苦任意胡閙縱不修
仙作佛也須行好修道汝等仔細想想那樣後來快樂

北斗左輔星君到　燄火炎炎熱滿庭。仙壇還願著新經。一靈氣變心常白。
九轉工完眼共青。孽海波遊勤鍊已。蓬山頂上喜添丁。
春風不住花開笑。混俗和光日月星。丹經著畢差吾
查徐子全家善惡以備當劉吾故來此。
酆都大帝鬼王到　慾緣迷人不錄丹。紅塵障目苦熬煎。
修仙何等逍遙樂。戀俗常教名利牽。幾回辭勞歸佛地。
累劫承乏在神班。勸爾速刻此經捨。普渡羣氓悅九天、

六字穩心咒　唵字到心叭字到
左脇嗞字聚氣在下田吽字放出一放唵嘛呢叭嗞吽
十字繞身佛　大慈大悲南無阿彌陀佛大字到膻慈字
到膝大字到足悲字到足跟南字到腿肚無字到腿根。
阿字到脊骨彌字到五枕陀字到頭頂佛字放氣出。
聰明咒　唵摩羅摩羅三摩羅因他利醯尾秫利耶尾秫
拖耶唵摩羅摩羅娑哩耶娑婆訶。　每念此咒先焚香。
叩拜觀音下天堂將我愚癡智慧情願伺候不嫌忙。

凝癡道人批供歌　老母差我下天堂專因徐子供饗香
方纔仙真訓四敬。吾再作歌發新腔。茶香酒香饌更香。
飲少蜜菓不能嘗。汝等飲茶濕作病。皆因不懂茶有傷。
○有酒無餚酒火燥。口乾舌澁肺火狂。心混失禮言行亂。
不如餚多酒味強。二分食餚一分酒。酒少餚多壯皮囊。
不供酒餚光供酒。知汝不明餚之良。有饌有餚少菜湯。
乾喊傷脾且傷腸。周公周禮食最細。孔子鄉黨該酌量。
○焚化紙箔合表香。神仙花費理應當。不花誰肯白効力。

飲食衣服有定量。許願無非善中忙。捨身捨財只兩行。
先許後辦神記賬。隨許隨辦靈驗長。敬神學神誰最强。
此法自來重天堂。吃齋念佛學佛念。爲善勸善得吉祥。
上帝用人處三界。賞善罰惡萬古忙。勸的惡人能行善。
閻王省事鬼歇涼。汝等細看這篇訓。能講能辦盲味長。

普法版 中九轉一

中九轉

中華民國七年重刊

九轉丹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中九轉小序

人爲萬物灵等而上之、佛仙聖神也。等而下之、胎蛋濕化也。成地仙、三代超昇非孝乎學渡世八方苦勸非忠乎。且修成天仙超內九族、超外七祖、非大孝乎。隨緣普渡使羣倫善使萬古安非大忠乎。不第此也爲天父之肖子。爲玉帝之忠臣。一心不退萬苦不辭非有善心能如此乎。非有道心能如此乎。古云苦心人天不負有志者事竟成。願好善好道者求奔上乘。

平原純一子誌

目錄數行、餘紙半幅。謹書俚言、以告諸儒。儒宇從人從需、儒乃有用之人也。俗人用、爲賢人用、爲聖人用、用不同也。爲富貴用、爲佛仙用、爲天地用、用不一也。余採芹後、入訓蒙中、旁觀者喜、當局者懼。懼籠中鳥懼轅內駒、由人不由已、乃博觀羣書、遍遊四海、靜則鍊丹、動則勘善前九轉年雖多、又將完矣。余無才不能著書、叩懇祖師代筆、將已之所學、明告於世、以待高明細加斧政、使千秋共登天堂、此余之厚望也

中九轉 一

中九轉題目錄

中九轉前序
一轉除痰方
二轉頓首禮
三轉習藝門
四轉大武火
五轉新文火
六轉金丹經
七轉停吸工
八轉鍊體方
九轉無吸証
中九轉後跋
寶仙明善歌
光天祖師破迷歌
太陽神訓太陽工

中九轉 二

光天道祖中九轉序

自天皇至今日四萬餘年、錄有道工有善行纔入神盤、若子牙封神榜封的有道、封神後三千年來至今日、又該着再封神神家換班、班皈一道爲的是各道不睦、光說是已道好不廣善緣、那一道也有箇祖師爲首、爲首領大半是能鍊汞鉛、學道的知道好拜師受業、學的淺越就妥道越不全、知學好並不懂好字怎講、子與玄分陰陽各占半邊、陽是氣他生在中黃庭內、順而行生男女子孫綿連、陰是神他長在心關以內、睜雙眼他半在二目中間、神氣合鍊好了長生不死、可嘆這學道人多靡學完、今三皈公議着純一演道、嚴管教總逼他將道學全、傳道工擇良善不准混雜、廢工夫白教調愚魯梗頑、講善功也得是因材賜教、錯指引不小心白受勞煩、即乩訓先細講再教人驗、貼單張散成本勸衆詳觀、今大劫數十年方纔過淨、全因爲前世裡自招罪愆、

汝修道須誠心輕財而苦
鍊不完也落筒善人名號
萬八百為一會午會將盡
有丹工先能以不生悶氣
立善功準能以兌去前孽
傳眞詞通天經無生經卷
妙丹經將入手如何習鍊
今皇清光緒爺二十六載

錬好了就能成大羅神仙
總强其不行善不學錬丹
未會首擇善人製造坤乾
看準了七情傷也是報還
善常遷惡常改終能悅天
前九轉明指點大覺金丹
惟恐人不明白難上法船
中九轉又著完全憑乩盤

派純一掌此道不準私度
三皈一三界內神人夥辦
順者吉上天喜鬼神護佑
天下人原不能盡成一樣
渤壇中有識者速修速錬
再若是溺名利自投羅網
罪孽大大地獄永無出日
何如你耐着心苦修苦錬

說不說學不學暗有佛仙
或早皈或晚皈終要皈完
逆者凶鬼神怒受苦千端
自造自自報自各樣圓全
衆祖師教調你多麼耐煩
輪廻苦細想來有甚香甜
如陽間罪不滿常鎖牢監
好結果如眼子大開紅蓮

金丹人人有、皆為痰氣淤滯、痰淨氣和順、中轉透仙機、
愁俗人少壯老渾身是痰 痰多了氣血滯疾病漸添
皆因為飲粥飯飲茶飲水 不熱了飲肚內脾胃生寒
濕寒輕腹微疼飲食不甘
細心人用熱藥掃除濕冷 五苓散加附子合理中丸
貧賤戶錢艱難怕請醫士 姜紅糖花胡椒多吃亦痊
倘若是不撂心積久病起 寒氣生痰亦生咳嗽勞煩

寒氣降痰亦降或瀉或痢
治水腫要健脾帶着利水
學金丹前九轉用完避穀
先飲上熱滾水飯碗三碗
周身內皆温潤筋骨舒適
腹中痰膝下痰哈音上引
手中痰手指痰各有音引
除一回歇一回一日一遍

脾氣虛陽氣隔腫症漸深
總得把脾胃暖掃去陳寒
緊接着除痰法預備延年
緩緩行輕輕舞水氣相連
按經絡用字音引動黏痰
肓中痰胸跟痰哼音上牽
足中痰足指痰皆能除完
好工夫全用在子後午前

內筋骨外皮肉痰皆去淨　十二經百八絡痰皆掃全
一身內將黏痰掃除潔淨　人皮內如虛空各處不黏
脾胃內毛草塵全抖去淨　大小腸內中積淨淨乾乾
這一轉痰迷殼淨到好處　筋骨內臟腑寬渾身坦然
或吃多多無碍腹能消化　清陽氣化食快眞不費難
或吃少少也飽不覺餓餓　陽氣滿中尸去食少不饑
飲滾水滾水熟內有暖氣　養一身太和氣水味清甜
戒茶水不光是寒性不用　熱性茶溫性茶眉也不沾

茶水中因樹葉水不清亮　串四肢覺混濁氣不清連
凡肉食固然是不敢入口　蒜薤韭芥蓼椒亦不敢餐
不光是不吃葷怕壞清氣　一切肉直懼怕他人偶談
倘有人好說話言及諸肉　耳中聽心中厭腹氣上翻
清眞教修鍊到阿訇以後　眞清眞不教人輕將肉談
混濁物一概躲不敢少用　混濁事混濁話斷不沾邊
從此後凡體內類乎庶字　來往的也有神也有佛仙
除痰法仔細學另有書在　許尊渡求仙助吐的自然

光天道祖乩傳頓首禮　中九轉內第二轉

大道少人傳三皈渡有緣、禮拜求指點聽我仔細言、
禮盡敬心盡誠始格上天　純一子學誠敬受苦萬千
一跪三二跪六三跪九叩　訓常禮共磕了三十餘年
三十六四十九五十三叩　求丹工重頓首萬萬千千
一百二二百四三百六十　求傳法頂嚮的三界心酸
一千二兩千四三千六百　苦頓首筋骨麻雙手屢翻
跪地久兩腿疼不能忍耐　伸一腿慢慢的足向青天

偷家叩道家叩不得不然　頓根轆頂觸地累歇再叩
俱抖是頓首久式樣換添　理門叩回門叩其中皆有
天庭上如珠形不能改遷　磕破頭疼難動氣血凝聚
慢慢行輕輕足如臨深淵　跪破腿皮肉縫不能驟好
借三光入二目徹地通天　禮太陽禮太陰禮拜星斗
消鬼賬登仙冊抽丁抽完　拜玉帝拜閻君拜求鬼由（音伏）
求指引求幫助叩戀仙佛　前生孽未免淨立功輸罪
頭稍低疼處躲再嚮不難　頓首久頭疼甚不敢着地

響一響改一改着地之處
磕完了雙手揩髮過額上
朝東嶽重頓首玉皇頂上
朝南海重頓首洛伽山頂
心朝禮三天上諸佛諸祖
苦中苦爲的是萬物一體
前九轉避了穀食陰去淨
求的苦心不退方爲有志

三百六三千六髮際如盤
帶上帕絕不見額上土沾
三百六直響的人疑是仙
三百六又響的大衆衆觀
身朝禮三界內寺院觀屋
人中人纔能以一貫萬千
中九轉學禮拜求恩上天
苦中甜心不驕纔塚仙傳

觀天文虛空中常與神語
虛塵世存善心名利不溺
講經卷淨手口誠心朝拜
書符籙習吞嘘靈光滿體
學渡世先得學渡化自己
改已過過不犯纔是眞改
隨人渡隨地渡隨時超渡
三皈二從清朔創立凡論

察地理地中鬼樂與接談
療瘡病察舊氣鬼崇釋完
著經神親撥轉說彼玄關
鍊陽神出凡殼俗體變仙
掃六根戒十惡清淨心田
還人善善常還纔是眞還
傳佛言傳仙言傳聖法言
有緣人纔準他發此法船

光天道祖乩傳習藝門　中九轉內第三轉

渡世有仙方處俗學和光、人間應用藝眞傳躲禍殃、
學改世不迷財亦不溺名　不過是免饑寒養身就行
不迷財纔非是一概白捨　論的公處的活不同錢虫
不溺名亦非是任意錯辦　無知人起訕謗不必與情
天下飯斷不該白吃白用　古三教衆祖師各有奇能
佛教人學慈悲心如天地　疼愛人疼愛物仁等天庭
仙教人行方便隨時善處　能增福能免禍仙風流行

聖教人學中和養身盡性　修五事重五倫天下太平
後世人學三教不遵祖訓　先學些外皮毛內少實情
皈一道合爲一不分三教　連萬法也皈在三皈道中
前九轉轉的是三教皈一　避百穀斷諸菜已入仙庭
中九轉轉的是萬法皈一　無吸前學仙藝渡化愚蒙
世上人不評命心故妄想　命一定不輕改限於五行
降生時陰陽氣干支數定　富與貴貧與賤不易改更
學會了講命理能批八字　勸世人遵命運多把善行

吉凶事難預知苦無主宰　占六爻斷八卦可問吉凶

勸人善戒人惡隨機應便　卜筮中勸戒人暗積陰功

陰陽宅關生人亦關後代　五行氣生與尅大不相同

先人骨含靈魂畏寒喜暖　不受風得生氣後代簪榮

陽宅內論七星何星爲主　北斗神分派的有吉有凶

能學成好地理爲人造福　也得是事主家善多該興

療神崇認清楚何等爲崇　或超度或紙箔祟去病輕

內臟腑外皮肉或瘡或病　該煎藥該九藥對症施行

倘若是壽數盡不願身死　立大功增陽壽亦能辦成

先爲善後添壽神按賬管　容許願不化錢神家不聽

學針礴熬膏藥亦能救苦　能救苦能救人亦能養生

唸善歌講善訓刷印善冊　勸人多更能以喜悅天宮

傳丹訣明仙道善中求德　不善的斷不可輕將丹明

上稟天下稟地中稟神佛　考的住添福壽纔講黃庭

渡世法能養生不白叨饒　因材幹賜教訓不重不輕

靜中動動中靜各勿虛度　乾健剛坤順柔一樣生成

光天道祖乩傳大武火　中九轉內第四轉

丹田神氣精人身仗此生　呼吸長身軀壯修道根基

人一身少壯老全在呼吸　呼吸長身軀壯修道根基

尋常人吸氣入只到腹內　錬丹法吸氣入通腳通脊

前文火小週天溫養十月　大週天學乳哺三載一齊

中九轉第四轉專用武火　周身上氣貫滿大呼大吸

定心佛鎖住了遊情雜念　盜丹的考驗妥也不敢欺

學丹的精靈魔全來開眼　着不見誰撥轉背後遲疑

原來是光天祖管住眞性　能被擒不能動諸事不知

先天祖攝住氣不能間斷　伏住虎任操縱不敢支離

直錬到氣滿身各處皆到　陽氣勝筋骨暖慰貼身軀

此工夫氣爲主三年一樣　世上事身上業知如不知

此工完再學着普渡世界　善中理丹中法破人愚迷

內修丹周身上宛若一氣　筋骨肉無隔碍只包一皮

渡迷人說道言無人細解　只得是講因果暗消惡機

渡精靈偶有錯精灵傍笑　管渡神氣不平每用雷擊

不報德光憑氣死傷億萬　無法開再講合勉强從依
佛家光仙家氣聖家眞理　抽出來鍊成形如舊形軀
貌如舊德維新好道好善　糾解破精灵怒學上天梯
前幾年精灵刼一概虛妄　該賞的該罰的皆不忍棄
渡妖魔變其心並變其氣　添灵光長智慧法遵太虛
渡鬼魂無論他男女老少　或鍊丹或課佛或伺神祇
或渡僧談佛工參禪打坐　能看見性光露卽是禪機
或渡道談丹工採清揑濁　添陽氣減陰氣靜如希夷
有善功不求報求天記賬　用報時祈天恩多少酌還

渡商賈習公道不習巧取　義中利有財運更能發基
渡農圃學勤苦莫學懶惰　勤有功戲無益切勿自棄
渡老年講教調子孫向善　孝與悌勤與儉竭力前趨
渡幼年學孝敬切勿玩耍　知養生知盡性識高識低
渡富貴談種福莫教福淨　借前福培後福兒孫多奇
渡貧賤學耐心守已薄命　心田好天見喜終脫泥犁
渡世法無窮盡全在怡好　如春氣育萬衆暗添生機
渡心切求天助三界共準　明有人暗有神兩相憑棲

光天道祖乩傳新文火　中九轉內第五轉

動極歸於靜靜中復生動、文火週身暖俗氣皆去淨、
學渡世千萬法因人結緣　破工夫受辛苦又經數年
添閱歷長知識雖然化板　筋骨勞思慮雜漸多俗緣
願修成入正果不可退志　誠心求衆祖師掃淨心田
前生專今生報已經改正　或受辱或破財願兒前愆
今生事來生報不願輪轉　求現報眼前錯不結後冤
有善功不求報求天記賬　用報時祈天恩多少酌還

昔天師張道陵曾如此報　全虧來李老君將命增刪
用道工無俗事前來攪擾　心純靜氣不雜一身安然
眼耳口鼻身意六根清淨　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不沾
曾三省顏四勿暫且不用　禹惜寸陶情分悉入丹田
辭俗業不暇管並非惰懶　紫金丹細火鍊添暖去寒
隔世情亦非是輕世肆志　耽擱了長生藥不成仙丹
內家庭外世務一概辭脫　游情去襍念無精神貼然
飲清飲食素食心中清亮　衣不衣服不服身上安恬

眾祖師勤指點工如何用　眾仙童細運轉丹如何圓
眾護法嚴巡查草仙塘益　眾仙佛共商議俗氣變仙
或豎轉湧泉穴上通乾鼎　或橫轉左右手一氣相連
前邊降後邊升固是常法　後邊降前邊升亦或偶然
或平轉上而下下而復上　無隔礙氣通順挨次盤旋
或斜轉左行右右復行左　如虛空氣流行綿綿連連
筋中病骨中病一切皆化　腑中疾臟中疾各處皆完
此文火有人聽視之不見　有人聽耳無聞希夷眞詮

十二

鍊完了這段工不敢自樂　再想法求天指廣勸愚頑
身無病不怕那嚴寒酷暑　衣遮體不必備單袷皮綿
也渡窮也渡富以善爲準　也渡貴也渡賤以改爲言
上等人性靈做偶談丹道　養身法用對了却病延年
中等人談性命居仁由義　能守經能達權希聖學賢
平等人談聚禍學着改過　戒作惡看爲善能種福田
過惡人談立功能以兌罪　惡變善更能以喜悅天盤
渡世法天指引謹遵師意　巧湊合彎萬類不令酣眠

十三

光天道祖乩傳金丹經　中九轉內第六轉

金丹渡有緣、乩筆大法船、訓文道三界、皈一出眞傳、
自女媧創丹訣教人純陽　後世人學會了修鍊性光
只因爲人心雜多不能用　所以纔收徒弟不可荒張
志在道先得是良心不昧　身心口守五倫昌明五常
性中理能行持眞有人味　再鍊丹纔能以修到仙鄉
倘若是有惡念不能掃淨　心不專氣不順閒裏白忙
傳丹訣錯傳了天雷擊首　爲的是徒敗壞師的道場

玉帝準乩盤上明傳大道 因此纔著丹經永渡賢良
傳真詞前九轉明傳實解 派純一玉真報地府天堂
通天經能釋崇先唸後講 有識見學鍊丹如登慈航
無生經惟恐人不明丹道 說仔細講明白教人參詳
妙丹經傳無生慈母盼望 丹工訣說周到入門妙方
乩筆傳鍊丹法詞歌無數 俱扑是明指點醒人悶腸
今皇清光緒君二十六載 中九轉乩筆傳丹鍊純陽
築基成理純陽欲念鍊淨 凡體中三尸神收歸上方

遊穀完氣純陽食陰皆淨 身中氣甚慰貼普化愚氓
中九轉鍊完了陽光滿體 光純陽呼吸無效驗異常
世上人識見短不認眞道 留丹經預備着後賢詳量
金丹道誰願學抽丁掛號 天不派私渡人學道白忙
縱然有善功助微見靈驗 無眞師終難破一夢黃粱
皈一道渡的是有緣男女 無緣的不能入佛果仙堂
善功多天見喜改性換命 再入此皈一道亦到蓬鄉
天不棄有志的善男善女 各自勉多爲善好脫汪洋

丹道先調吸中九有停吸、吸停周身滿數載方無吸、
停吸工中九轉日數最多 朝於斯夕於斯心存心窩
吸氣入貫雙足又貫雙手 氣上升更貫滿泥丸頭陀
前前降後後升足背手首 助丹的小仙童奔走如梭
日積月月積歲收心數識 養浩然直不敢任意嘍呵
倘若是言語多耗散神氣 言語完細停吸長養太和
勞力事更不敢任意受苦 筋骨勞氣血養多麼落瑣

費思慮亦不敢勞神過度 心勞了氣無主丹工停擱
或包屈不生怒心中忍耐 前世冤今世考去如刀割
爲的是難九九八十一節 不受魔不成佛何怕魔磨
占相應莫忘恩切記報德 心田好就能以喜悅大羅
重倫常積功德求免已錯 斷不可誇已善自家起魔
一自是就慢人有過不覺 學救人因材料細加琢磨
動有功無論是身動嘴動 斷不可動無補枉勞娑婆
靜修丹停吸工越川越好 直覺着快活的身如彌陀

你們想這樣福勝於富貴
一口氣直貫滿周身皮袋
氣愈滿光愈亮一身如鏡
鍊一日添一日陽光遍體
貪嗔癡去不淨工不能用
倘若是善功來仍得爲善
過惡人善處妥休結冤債
直鍊到收不動能停數刻

十六

所以那出世的逃出奈河
無一處不充實般若波羅
陰漸無陽漸足日照山河
稍躭擱光不添身長陰魔
心無欲工不隔陽光日多
無善事培植着難入高科
用丹工不結怨不受搓挪
身越靜氣越穩越覺快活

世間事並非是皆不暇管
心不放自然的諸事謹慎
人孝天用上心替天救世
從古來修丹的雖有魔考
許善願能竭力三天共護
現如今扶鸞筆談善談道
這口氣鍊淨了處有佛味
救人的好方法先得救已

看的破管的活處的圓合
況且說求神助吉星暗拱
天豈肯薄待人使受坎坷
不過是試驗人並非折剁
動爲善靜修丹如船在波
不同那自足的貪夜瞎摩
性不敗身不壞喜悅閻羅
法不錯再救人纔似活佛

光天道祖乩傳鍊體方　中九轉內第八轉

俗身能延年法從佛仙傳、筋骨氣血變益壽自不難、
停吸工鍊的是氣靜生光、氣監轉氣橫轉周流有常
十二經氣調順毫無隔碍、百八絡氣流行到處充暢
獨有這骨中髓不易改變、伸筋法睡暖後仔細晃盪
筋中髓隨呼吸漸慢活動、骨中髓隨筋變輕暖異常
從前的骨中病漸漸消化、筋中病亦漸覺不同往常
或坐臥固然是一身舒泰、或行走亦能步道路遠長

十七

搓足跟能壯筋越搓越好、搓足心搓久了二目生光
摇雙足活筋骨常用有驗、摔雙足筋骨響能除陳傷
左右腮或極着竭力蹬踹、左右手或極着用力抑揚
頭上頂伸頸筋頸筋舒展、拍天谷捶玉枕滿頭舒昌
攪雙耳耳去垢耳聾稍減、搓雙耳耳去火听漸清詳
採二月用手掌鼻中徹火、口中吸鼻中呼不可荒張
大指背揉大背睡醒更驗、目去火瞳生明視物亮堂
能叩齒齒堅固牙齒落晚、法不錯再救人纔似活佛

着力頓三百六聲聲用力　渾身內筋骨麻能去寒凉
能搓齒齒力壯飲食得力　味養神仔細嚼額外味香
能吹齒叩頓搓皆去齒病　獨虫牙用葱種烟薰無妨
舌刷齒舌刷口赤龍攪海　吐濁痰嚥清液如嚥清漿
搖雙膀筋骨活鼻哼背氣　背氣出兩膀輕異於尋常
擺腰跨筋骨動順氣活血　腰跨輕身體面貼立正當
踢雙腿伸筋骨化板爲活　腿有力自然的身體安康
舞雙手任廻旋仙師撥動　肘臂中血氣舒手不氷凉

或前躍或後躍身輕體健　或左舞或右舞膂力愈剛
或揉腹腹中疾皆可消化　有食積有痰積皆揉消亡
或搥胸胸氣動開口緩放　不亞如寬胸藥利便胸膛
搓雙手吹雙手吹搓手慰　乾洗手手舒坦如洗熱湯
手搓好再搓臉從上而下　遍數多搓的好而目和暢
梳頭髮用指甲不緊不慢　髮通血血活動少生癩瘡
此段工鍊筋骨亦鍊氣血　去舊病添新力丹客便方
工夫勤身體壯雖老不弱　身不敗氣不衰不見閻王

光天道祖乩傳無吸証　中九轉內第九轉

丹工本仙傳、廣渡諸女男、無吸中九轉、陽光一身全、
從除痰至無吸中九又完　你們看鍊丹法難乎不難
從前的九轉丹避穀爲証　四十九單飲水穀菜不咬
氣純陽無陰氣一身輕快　遊八方渡萬衆到處結緣
中九轉遊八方內有丹訣　鍊金丹兼勸善相隔相連
停吸工用長了渾身皆亮　陽光足能照見四生輪環
吸鍊無總得是一塵不染　酒與色財與氣心不能沾

內無慾纔能對佛仙師友　身無惡纔能渡好道有緣
今天下無吸工竝不多見　只有這純一子廣開道源
世間人不懂道育修瞎鍊　白費工不靈驗終是枉然
求眞道出不了三個皈一　用一段有一段效驗相連
直用到無不皈萬物一體　帶肉體能飛升拔宅歸天
凡間人靡眼見他不肯信　迷紅塵就只顧圖吃圖穿
老病死每輪中全不能免　那如這鍊丹法延壽長年
無吸工眞用到口鼻氣盡　裝金丹一身滿陽光圓全

吸愈停停愈久陽光愈穩　光愈穩穩愈堅谷氣愈刪
終鍊到吸皆無陽光四照　再普渡方傳方救拔大千
神中鬼仙中妖佛中魔障　悉遵法替上帝教化梗頑
誰不遵皈一訓屏諸教外　輕者罰重者抓火燒黑烟
燒淨了邪魔怪另變世界　三千年一大刼諸神換班
今皇清光緒君二十八載　此刼數如姜尙下崑崙山
誰心好誰善大封吉神位　誰作惡誰惡大獄入無間
好善輕惡惡重封凶神位　善惡雜無主意生在人寰

上等的富與貴公侯將相　下等的蠢啞喑凡事多艱
四牲內或飛禽或爲走獸　或蚊蠓或魚蝦常在深淵
免罪完纔許他再生人道　免不淨不準他生入人盤
汝等想古今人那機最好　靡强其學鍊丹成佛成仙
成佛仙並不是不管世事　動爲善靜修道喜悅地天
若圖名尤圖利縱已所慾　只怕是這人皮不能常穿
千萬的學三皈誠心修鍊　衆仙佛接功勞稟明上天
不信的任憑他胡說胡辦　天有眼脫不了地獄刀山

光天道祖中九轉皈
自皇清同治君在位九年　那知道仙佛功大於聖賢
世上人抖說是仙不管俗　把一貫講淺薄忽就完
聖賢道人傳錯講成理字　他不懂經師問嘗對曰然
端木賜三千內聰明出衆　借佛仙與聖賢圖名圖錢
今三教門弟子多不懂道　因改成三皈一渡化良賢
三教師見弟子敗壞大道　萬法門也皈一夥渡人間
衆祖師見玉帝共議改道

三界內羣靈首也要夥辦　尤添上無不皈三皈纔全
三教皈皈的是一心替帝　順帝意纔對住賢聖佛仙
萬法皈皈的是一心勸善　好善切就教他雲開見天
無不皈皈的是善道廣渡　誰學善誰學道苦中得甘
今三教合萬法無不皈一　三天上衆祖師商議已完
派趙子挨着學三個皈一　不準開不準忙仔細開源
創一樣傳一樣普救世上　三千年不能改大覺法船
今皈一前九轉早已着畢　傳眞詞書著在光緒元年

中九轉又著完萬法皈一　光緒君廿六載在不二壇
自同治十三年學完避穀　光緒君元年冬掛號地仙
學除痰學求助更學眞藝　學文火學武火尤學傳丹
學停吸學鍊體且學吸吞　中九轉學完了別有地天
前九轉四五年避穀爲証　七七日不用食俗體變仙
中九轉呼吸無丹工靈驗　鍊陽氣變陽光凡愈不凡
再往後後九轉鍊完方著　暫把這中九轉告於塵寰
誰學丹丹有靈誰該著作　爲的是渡後世有緣女男

因皈一求道祖扶乩代筆　三天上衆祖師共將丹傳
用一步有一步效驗爲証　不白忙呼與吸空到老年
前九轉用完了閻君勾賬　地府中管不着永脫輪環
三代親超昇在天堂以內　活着的無憂慮也無艱難
死了的或封神或賜陪仙佛　總不能再入輪生死往還
中九轉鍊完了九族超度　上四輩下四輩皆在天盤
後九轉用完了超度七祖　外祖父全沾光永不落凡
誰願學總得是誠心不二　心不誠丹不驗再懇師傳

懇祖師細講究前工錯處　丹錬錯所以總效驗不准
用對了自然的有工有效　多少遍何如效這段就完
完前段添後段怎樣習錬　再用上多少遍效驗又添
效驗對無差錯方是眞效　效驗完再換工另錬金丹
世上人不懂的道無止境　會一點就覺着丹工已全
所以纔學道多成道甚少　心嘗笨並不思怎能了凡
也因爲俗師口謗已謗世　躭擱的後學們迷糊丹緣
今皈一中九轉出筐著畢　有識見有志氣自求登船

此丹書光天上道祖親著　不信的生謗毀自造罪愆
皈一門掌教化三千餘載　誰不皈總救他心不得安
玉皇爺考功過查道查善　誰能以修的多暗加昇遷
不二壇衆善人多學多問　學問多纔能以會吃仙丹
能勸化合善會捐貲刊印　勸人多就是你廣結道緣
總令生道根淺難入正果　待來生再修鍊不費艱難
若有志求明師勤加指點　看破名脫破利當世成仙
千萬的別作惡免去功德　作惡的斷斷有大覺金丹

今庚子光緒君二十六載大劫數遍地起乃頭一年五百年放賬的今生齊賬欠賬的總得還不準不還或命賬拿命還不能逃脫明有人暗有神不死不完或錢賬用錢還本利足數不論貴不論富總得化錢欠色賬還色賬或妻或女得氣厥送了命魄了前冤或燒身或燒宅或燒祠舍被人奸被人殺前冤當然不明白今生事前生自種也因着前世冤按賬還全

今以後數十年方了前賬光怨人太狠毒更添冤纏勸弟子學包羞莫學占先想贏事占多了吃虧在後公平理天作主管着人盤看被世習修鍊逃出苦海或陪佛或陪仙或陪聖賢文菩薩先念佛少生悶氣受氣多兌賬多終登香蓮穩心咒用熟了心淨氣順啞麻呢嘎嘛吽即是仙丹十字佛能繞身一字一進渾身上佛光護晝夜安恬乾洗手乾搓臉各有好處能叩齒能咽津口生香甜養身法離不了行善改過若作惡天不容不用問丹

民國七年中秋刊

北斗新經

直隸河間府交河縣
泊鎮益店街常存板

五斗之中北斗爲首管男女諸命陰陽二宅今陳子希曾爲父病求痊請乩著經。光天道祖賜序一篇。北斗九星各著經一篇。先天道祖賜跋二篇。共十二篇。使人趨吉避凶養生去病。發前聖所未發明後人所欲明。經當初著病去大半。經未告竣病即好完迫經著成病去福添食多身壯心靜神安喘氣穩順辦事圓全災盡去殼仙來鍊丹。蓋此新經。恐是天言。普渡四海廣救萬年學誦學懂悟永悟鉛能令天喜好上仙船。

北斗新經題目錄　乩訓共十二篇
光天道祖序明著經坛規香表茶菓酒殽饌饌
北斗第一　生氣貪狼木星　訓明長生大道
北斗第二　天乙巨門土星　訓明五行生尅
北斗第三　禍害祿存土星　訓明北斗源流
北斗第四　六煞文曲水星　訓明水氣吉凶
北斗第五　五鬼廉貞火星　訓明五鬼性情
北斗第六　延年武曲金星　訓明性本光天
北斗第七　絕命破軍金星　訓明莫犯凶星
北斗左輔星君　訓明斗管二宅
北斗右弼星君　訓明避凶學三皈
先天道祖初跋　北斗新經　訓明避禍養生
先天道祖次跋　北斗新經　指点訓如義船
北斗新經十二篇　天星地理發真銓
得門而入求皆得　丁利壽名聖佛仙
大清光緒廿七年　平原純一子贅言

光天道祖序明著新經坛規
禮尽敬意尽誠神方顯灵
菓配茶菜配酒饌配饌飯
自天子至庶人皆遵聖道
燒檀香焚金銀敬神之禮
佛避酒仙免肉聖齋皆躲
神品肉百般灵各樣俱有
吃諸葷生身体並養神氣

今三皈佛仙聖全來賜訓
茶不分葉與熱溫氣平氣
酒不辨稻與黍高粱加瑕
饌不思麵粗細用油用水
粗心人断不能大乘有望
談善報行善事縱有大志
鍊丹法為的是身康氣壯
丹氣足真能以延年益壽

光緒廿七年
三月廿四日王官庄訓
衆弟子听乩訓切記心中
祭祀時如神在聖人章程
誰不服記賬內暗中出凶
無味香請的是小位神明
獨祀神用三牲不怕諸腥
為的是管賞罰不徇人情
預備着拿有罪按律用刑
茶酒饌菓菜饌一概要清
就是你廳見過茶譜茶經
不明白古之人造酒養形
也不想冷與熱德敬神灵
吃與喝飽七用尙不精明
不仔細身体敗幾日與騰
辦善事能勞心也能勞形
壽長远善圓滿絕立大功

願永渡衰凡容童顏鶴髮　上通天下徹地中懂人情
不願渡脫凡殼性歸樂境　再鍊丹妨備着苦勤愚蒙
今萬法更添上最真妙用　中九轉內藏着與妙無窮
後九轉他日著等待行志　有主意奔大乘照樣前行
三十年大劫過丹經著畢　再學丹不是這隨便就聽
你們這鴻福小清福不大　得聞道就是你根種前生
或用多或用少皆能養體　少得病能去病也沾仙風
善外人不準他偷學丹道　縱窃去少大效不能成功

純一子禀三天查完方告　或有用或無用因材派工
汝不看金丹經多麼奇妙　不輕談就是你談亦不中
待等着可傳人三界共助　前世積今世報天教丹成
不善人前世裡惡根未斷　能改過經許他漸入丹庭
黃庭宮出來了千佛萬祖　鍊好了直可以拔宅飛昇
從天皇至今日拔宅有數　九千家尽抖是去濁添清
閻王爺情願意鬼籍漸少　成道的全仗着勸規顯賢
玉皇爺常盼着世無惡党　善人多就賞給天下太平

北斗第一生氣貪狼木星訓明長生大道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五日

天盤八萬四千星
丑會地關山土水
清光聚在子會中
寅會生人三才成

自子會清氣昇聚而成天　陽光起日月外是光廻環
衆星名共合殼八萬之數　有零數大約畧又有四千
無名星此數外尚有幾萬　零碎是看不真散處其間
人身上共毫毛八萬之數　零四千是整數長在身边
小毫毛似乎無又似乎有　人身上放大汗毛竅全沾

學丹道到四轉周身氣透　四轉完陰氣散陽氣尽全
熱氣蒸宛然是三伏天氣　熱透了一身內百病尽删
氣流通身体內毫無隔碍　外百骸內五臟熱皆相連
氣蒸的筋骨透陰魄皆變　一身內並無有半点陰寒
三尸神藏不住出売逃走　三百六二百四陰灵尽竄
熱透了凡体內陰氣化淨　太和氣從無極出竅下鑽
鑽至足鑽至手鑽至頭頂　鑽完了身氣變汗出如泉
從此後陽氣淨陰神亦變　性光全能出売入地上天

到此時性不回不願渡世　捨波羅在塵世性遊仙山
此工夫用成了也名出苦　再不在生死中常受勞煩
小乘法是這樣百日就要　玉皇的心印經已會明言
若有志學中乘再往下鍊　採真藥入乾鼎填離抽坎
採淨了坎中陽皆入離卦　坎變坤頭內丙離卦變乾
變完後乾前降坤氣前起　乾坤交又生出真氣一團
此真氣名真人再不生滅　佛經中鍊到此名叫涅槃
湟不生槃不滅長生不老　說的是真陽氣結成大丹

凡体堅願住世也有妙法　中九轉鍊好了筋骨皆堅
肉皮袋鍊好了不癢不病　不作惡準不怕地府十閻
形不壞凡身固自然延壽　生在世願長生並不費難
自古來鍊形体不可勝數　得真訣不退志數萬數千
汝不學三皈道但知行善　善功大享鴻福也得喜歡
爲財主成官宦金銀足用　吃美食穿俊衣熱鬧自然
享福完再按賬查功查過　再一世又免着前生心田
此一篇爲第一貪狼星訓　告壇下衆善信我回天盤

北斗第二天乙巨門土星訓明星中生尅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六日
天堂羣星護地煞七星轄佛仙聖神外萬灵遵賞罰
自唐堯分四時細驗四星　春鳥星夏火星南方正中
秋虛星冬昴星宵中午位　四仲定四季明各有証憑
五行星木火土金星與水　謂緯星按四時各有路程
五行星再添上日月二位　名七政能整齊天下太平
廿八宿分四方圍環帝座　此帝座是玉帝在紫微星
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箕好風良方揚主傷子宮

北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　春在北夏在東秋在離明
西七宿奎婁胃昴畢嘴參　參七星三星大平頂光明
南七星井鬼柳星張翼軫　春在南夏在西秋在朔宮
此廿八名經星時有定處　考四時離不了二十八星
今光緒正當着二十七載　經星神顯灵聖夏日之中
你們這好善的鍊丹學道　吾巨門屬陽土好生喜戴
吾巨門屬陽土好生喜戴　前生緣今世修大雅春容
愛人多陽宅上以吾作主　疼人穷疼人弱疼人無能
添人緣發家業各樣興騰

吾管着陰陽宅主丁主富　若佔在木宮地尅的不灵
若佔在火宮地生土氣旺　宮生星元氣壯準能顯榮
若佔在水宮地土氣尅水　土受勞星尅宮終是無情
若佔在金宮地雖然洩氣　相生處卽心疼有吉無凶
若佔在土宮地相親相得　一樣性一樣情百事和平
生我者名父母水源木本　我生者爲兒女那有不疼
尅我者能傷我如官似鬼　雖怕他不喜他光懼傷生
我尅者心不悅難以合好　尅不動也難免彼此相爭

同我者如一人不分你我　愛同愛憎同憎一氣渾融
五行氣五老管生尅難改　玉皇爺靠五行萬物生成
今清洋水尅土相爭難已　午運完未運定總得安生
山東地善多處貪的禍少　全仗着欒會多刻印丹經
印乱訓勸世界改惡向善　天神喜灾難消人得安寧
總有刼也挑着惡人加罪　善長迁神長護終有後稱
今辛丑山東省不能無刼　天盤上已定準大動刀兵
惡者去善者存如苗鋤草　死淨了大惡人五穀豐登

北斗第三禍害祿存土星訓明斗星源流　光緒廿七年三月廿七日

師道輕於毛奸佞逢迎英豪天心清似水對鏡怎能逃
從天皇管三界先定天堂　衆星宿八萬餘各守星章
吾老母名天后修眞養性　一萬七脫凡体魂居上方
後世人錯傳名稱爲斗母　太岁山斗母宮斗母娘娘
舊名号名天后人多不講　也因着學道人不明性光
今純一命演道人與天語　將天機漸洩出刻板傳揚
吾老母生吾等兄弟不一　五十七皆學道無一荒唐

吾姊妹七十一尽學修鍊　皆脫俗各封僧菩薩同行
吾兄弟共考準賞罰不錯　派管着北斗星遵命玉皇
輔弼星也是我同胞兄弟　他二人心流活心無主張
吾性傲專憎嫌作惡之輩　加以禍再不改定添災殃
過大害也因他遭禍不改　惡越多罪越重自找被傷
天皇主勅封我因名禍害　又喜我佑善人祿存名香
衣食祿財帛祿報其善腸　只要是有善心卽添福祿
五行中吾心實氣屬陰土　禍害惡祿存善各加精詳

汎吾管第三星常遊世上　管陽宅禍害門禍害主房
管陰宅禍害向並禍害水　禍害水斷不喜他來朝堂
今堪輿看陽宅知躲禍害　看陰宅多不懂禍害遁志
天之道報善惡吉神定衆　地之理犯凶煞善亦被戕
昔鳳雛犯地名立刻要命　別說是陰陽宅人鬼家鄉
汝壇下知天道好善憎惡　不懂的地理上凶神心腸
富貴命犯凶星變爲貧賤　聰明人犯凶星變爲瘋狂
按着人冲犯的或輕或重　再查他素日的善惡兩行

天統地地承天因人處妥　細緻人究地理究到天堂
吾管着寅戌日所生男女　若修鍊改命運按功查詳
六十日查一遍吾所掌管　吾星宮管賬的七十二房
房外的巡查神記名有數　七萬億俱都是賞罰各常
不記名不掛号不知其數　也隨着有名的处置天
人拜斗不知到拜管已曜　鬼魂賬無人查誰給更張
叛一道不入者仙籍難入　有識見分真假仔細參詳
此一篇北斗中祿存星訓　有心人見此訓夢破黃粱

道無止境○學求全工○禍福自找○切省已衷○
天好生全仗着水氣周全　水不足內太極根土發乾
無論是天合地人與萬物　那一樣缺了水即竭本源
天河水人共見隨天運轉　先天景光天界水更全環
自文王一白水佔在坎卦　天生一水開源發生之端
地六成謂成全水之本領　不教水任流蕩洪波滔天
七星中第四星命吾掌管　五性情好文雅微涉懶閒

喜流活遠執扭每好遷就　凡處事不認真隨緣處緣
你們學看陽宅六煞主事　大半是合家人不學梗頑
北斗經難細解六煞情意　誰犯着六煞主無人掌權
有子宮不甚多僅能不斷　財帛土不刻薄大發亦難
您在壇學善事刻印乱訓　各種下來生福富貴雙全
您若能苦修鍊三個皈一　能修已能處世也能昇仙
六煞水搖不動浩然之氣　修好了真可以性照三千
六字名屬陰數不甚明顯　總因爲水不簡易於被涂

水多了主聰明又主放蕩　欠實誠少耿介却不嫌煩
水主財陰水旺財似無主　如水動隨風力東西朔南
水氣衰火來暖反能生育　若金生水太盛更多不安
水懼土陽土來亦主成就　陰土尅陰太過水氣更寒
水在人名腎水生人之本　腎水虛身体弱鬼氣來纏
腎水固骨髓滿筋油滋潤　口能言足能行氣力圓全
人養腎先戒色莫起淫念　淫人腎水不足早到黃泉
水之源屬金氣金能生水　人養氣不愁慾腎亦安然

凡坛下學養身先學養腎　腎水足身体壯總能鍊丹
丹本是陰陽氣人身運動　陽氣添陰氣換凡中變仙
傳眞詞講斷色築基以內　爲的是腎水全命火亦全
命陽氣腎陰氣腎中有命　陰陽配正相當龜蛇相纏
陰與陽不相配有多有少　腎與命不均勻築基不完
海水鹹江水甜河水味淡　井中水味不同地脉使然
今陳子求著經爲父增壽　也得學丹氣足總能延年
光著經不學丹凡体自敗　閻王爺不來叫自投陰間

可恨不良人攪撓事紛紜應犯五鬼宅報應前後勻
昔天皇勅封我北斗星中　第五星吾掌管名叫廉貞
總管着陰陽宅五鬼撥亂　誰遇見準備着吉變爲凶
此非我好禍人不生好意　全因人不小心不怕凶星
任意修任意葬不講地理　冲犯着五鬼火不吵也爭
每五神爲一夥專主攪鬧　恃已廉諍已貞不得安生
三界中我管着諸樣五鬼　幹五鬼枝五鬼皆在賬中

人若能修金丹動能爲善　廉貞火也能助仙丹光明
一正管二翳辦兩個指使　共五位管二宅不重不輕
世上人不懂的地理要緊　那知道犯凶煞破財傷丁
總有禍也不饒暗中撥轉　不論他貴與賤或富或窮
現放着五鬼書細心查閱　就知道君子人細躲凶星
廉貞火因着人不廉起火　又因着世上人心歪欠貞
不學廉即學貪恋已靡够　起奸火燒厚道私意橫行
因不貞起邪火燒毀正念　不端方尤焉能處事公平

辰申日降生者屬我轄管　六十天吾規身查考人情
助我者三界內各有記号　不準他局外人混在其中
吾本是廉貞品專嫌貪婪　不廉人不貞人難免暗攻
論人丁五鬼主也不缺後　一兩個也能以養老送終
今天下正當着五鬼天運　大殺伐數十年各處刀兵
因世人多謗善不喜學道　財色心惹禍事甚不太平
五鬼運待數滿延年管事　君心昏臣心忠民心謙恭
幹五鬼枝五鬼斗中五鬼　年五鬼月五鬼各不相同

日五鬼時五鬼變轉有例　俗人們不通神分別不清
天盤中論罰惡五鬼考驗　考驗完再定準或吉或凶
地理中犯五鬼試探真意　試探透再講究福衰福興
你們這學善的不可恃善　恃學善全不怕坑人不輕
羅計星遞日月日食月食　玉皇爺見凶神替另加恭
汝這些善合丹共有多点　不小心入禍內自找頭疼
三皈一誰掌管諸事謹慎　妖魔怪祟魍魎暗窺素行
說人短誇己長不是善念　不二過純乎善方能大乘

北斗第六延年武曲金星訓明性本光天　光緒廿十年四月初一日
延生能長生年月永無窮武火間文火曲尽仙丹工
自光天變先天又變後天　真陽光屬乾金明照萬緣
金生水水生木木又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生氣廻環
論天一能生水一是金氣　金明亮水清潔一氣相連
金光神能管住天地人物　人之性物之性渾光生全
光大者耳甚聰听言即解　不受人諞賺語糊籠巧言
目甚明看事清認人不錯　觀於外知其內智慧難瞞

心中竅共九究佛仙足數　彀七究稱聖人通達心田
彀五究成賢人能超大衆　彀三究也能以富貴佔先
止一究這樣心終身困苦　不明白常糊塗如在夢間
心究內一点光名叫真性　性本是光明天分下塵寰
因前生所作的善惡功过　拔報應秤分兩裝入心間
足一兩大灵明佛仙神聖　彀半兩也能以言行超凡
有一錢就能以不同流俗　有一分就能以光顯人前
彀一厘在世上言動領袖　彀一毫或一忽浮沉庸凡

天下的隨風倒無真主意　大半是毫厘忽性光不圓
堯舜禹性中光足敎一兩　湯文武性中光卽不能全
孔聖人求加年學無大過　比後人好自是相隔天淵
光不足能學善善光漸大　能修丹丹中光越鍊越添
丹鍊到築基完陽光一淨　七情無八識斷言行安閒
丹鍊到避百穀性光又淨　飲食灵出凡敎不在胃間
除疫淨凡身內如庙淸淨　光愈大漸滿了一身光圓
大武火燒陰氣渾身如袋　氣充滿也能食也能少餐

新文火周身用無所不可　能順轉能倒轉怎轉怎圓
停吸工光越鍊光越堅固　若鍊到無吸境光通三天
這性光不鍊丹斷不能敎　鍊敎了整一兩總是光全
此工夫先學着平心論理　再學着調呼吸出入綿綿
理又了神不悅氣卽不順　氣又了身不慰理難安恬
現如今光緒君二十七載　誰善多誰丹驗可聆延年
武曲星心好武神撥人意　專管教作惡人改換心田
管不改仍然鬧不知爲善　入死賬鬼來拿去見十閻

北斗第七絕命破軍金星訓明凶星莫犯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二日

天不可欺　人心自愚　斷絕善念　自入死機
自吾母封天后姊妹高昇　吾兄弟五十七共謝天宮
吾之心嫌惡人如嫌臭屎　斷不叫作惡的在世橫行
因吾心不容惡派管北斗　在末尾我守着第七個星
世上人誰發惡吾絕其命　縱然有千萬軍盡滅其營
自幼來心好善不肯儌惡　到壯時心不改少年性情
勅封我名絕命知我嚴緊　又名我破軍金第一殺星

昔唐朝汾陽王幼學仙術　耳報神說分明是吉是凶
每平賊斬其魁脅從罔治　戒殺傷喜生養救世有功
秦白起最好殺狠心害理　萬萬年變猪狗永免人形
唐李靖救英雄不救惡類　配仙藥救人命上悅天廷
今大劫數十年方經過淨　配九散救人病也養已躬
無心人看此訓看完就了　不真辦仍露出非真聰明
不信的暗獲罪無所祝禱　迷俗情戀名利善報不惺
死了後再脫生輪廻難斷　總教個迷糊鬼嘗七騰七

吾絕命管陽宅並管陰宅　誰犯我就是他敢惹凶星
不順着地之理修宅造塋　這迷人不懼神神怎能容
就算是該長命不應短命　冲犯我定教他命歸陰城
並非我不疼人度量窄小　大胆人不怕神那有善情
曾三省顏四勿絕不鬆懈　皆懂的止至善君子時中
你們這學行善不詳地理　須知到地理神管死管生
拜北斗認清了管已星曜　求免難求成丹出此凡籠
入仙册總得到俗氣化淨　身雖俗心不俗名利看空

古今來生死簿閻君掌管　誰怎生誰怎死根在斗星
南斗星總管着清福鴻福　北斗星總管着大凶小凶
凶神班不光是人入神品　人以外無數的妖魔精灵
誰犯着吃其氣並吃其血　解饞心壯身軀也添聰明
譬如這世界上吃肉之輩　吃的胖吃的壯氣大心兇
學行善吃素食並說素話　念佛灵念經灵鍊丹更灵
不吃肉爲的是氣清神亮　孔聖齋禹王孝神享其誠
全因爲左輔心無大主宰　灵向漫成的晚多費苦工

北斗第八左輔星君訓明斗管二宅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三日

天無不覆　地無不載　人性皆善　應無不愛
自天皇勅封我左輔星君　氣屬木輔長兄我木屬陰
生氣木主發生丁財雨旺　陰陽宅得生氣百事順心
我心意好閒靜不喜熱鬧　人不旺財不興淡薄養神
雖然是陰木氣凋零有漸　就譬如秋風凉木氣歸心
修陽宅偏於左名爲左輔　偏於右名右弼吉凶細分
八封門如乾主門佔乾地　或在左或在右輔弼星君

若變宅雙五行輔靠生氣　陽生陽陰生陰各不紛紜
若動宅單五行門君四正　山到門門到山四正翻金
四隅門從門口轉到向地　按向星往內生五層房門
一天井謂靜宅一門一主　主何星管陽宅就是何神
吉神管此宅內主出吉事　凶神管此宅中凶神撥心
獨左輔門與主家主衰落　不出禍漸漸的衰敗家門
全因爲左輔心無大主宰　清凉氣不發生難以如春
看二宅求吉星生氣第一　東四宅門合主生財生人

延年金西四宅吉星第一　人緣旺錢財聚因士生金
就好比人心眼對緊合好　易所謂人同心利能斷金
此地理吉合凶七星撥轉　能爲善勤修丹神也變心
善大的凶神喜加禍相試　斷不肯發狠心死净滿門
丹通灵若鍊到陰陽不隔　凶神鬧也心怯讓禍幾分
總然是天合地管着萬物　得罪天得罪地皆不小心
人在世好像似人身虱蟣　人若怒指一動命就歸陰
天上神善心多養育萬類　地下神多憎惡常禍惡人

學天理學地理先學人理　人理懂竭力行也別惹神
自古來輕神灵各代皆有　終不能長興旺任意欺人
此篇訓說大意難以講透　二宅書看透了再問地神
古堯舜敬天神並敬地祇　類上帝禋六宗遍於羣神
禹致孝湯伐葛文王帝謂　那一個聖與賢皆順神心
外盡禮供豐潔人必沐浴　口吃齋心戒欲誠心要真
人身中有人神灵光四照　人無神縱有氣亦是廢人
人身中有人神灵光四照　不信神不懂神那有明人
別說我不信神一心長正　看的清守的定是有主意

北斗第九弼星君訓明當學三皈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四日

世事變迁　不然而然　何爲沾滯　自取作難
自光天變後天光不如前　至先天變後天氣不及先
後天氣雖清輕仍通陰氣　就不同先天氣純陽無間
天地交生萬物人類最貴　人身內光是性陽氣抱環
氣爲命光爲性性命相隔　性外出無晝夜不肯稍間
命在人心關下陽時生育　人壽到六十四先天氣完
能修丹三丹田精氣神足　髮雖白氣血活面如童顏

縱活到數百年身体仍壯　商老彭妻數十不妨成仙
心能靜不爭名亦不奪利　身慰貼深沉氣不動如山
學俗人求名利閻君所管　不教人任私心妄想靡完
學佛人存佛心學佛博愛　佛掌賬吉合凶佛管其全
壽數尽佛處妥閻君不管　上等人從此後常坐香蓮
學仙人入仙門祖師記賬　好工夫全仗着心不戀凡
有妻子也是已前生賬戶　或要賬或还賬兌完就完
看的清守的定是有主意　拋不開心罣念不能學仙

學聖道止至善隨時檢点　不省身不改過就是異端
有功名貪財色罪孽更大　文廟內斷不祀大惡大奸
學神道須知神喜善憎惡　心不善常燒香神不喜歡
如好色如惡臭總是誠意　不懂善不懂惡神也惱嫌
十大惡心身口須要全戒　八大德孝及耻不可稍偏
五常理皆是善人性全有　五事內細講究熟看洪範
人一生不過是數十餘載　法乎上得乎中豈可糊塗
修好了當下報三界喝彩　這先体真能以動地驚天

吾名弼不上獐神皆喜我　但只是善惡簿我不掌權
你們學三皈一未能深造　先演習養身法莫教病纏
不學養內五臟四肢百骸　縱行善病來纏能活几年
佛仙聖學養身仗身行善　身不鍊氣不變善亦不圓
上古時人壽大萬年仍在　中古時几千歲猶如壯年
因為他心無欲不爭不鬪　氣常足血常盈不自傷殘
後來人貪酒色自找速死　爭財氣吸黑烟不等鬼籤
假聰明他偏笑修丹學善　真正是大傻仔自誇烟仙

先天祖師跋北斗新經訓明避禍養生　光緒廿七年四月初五日
理無窮盡　學期周全　善心不退　非丹不完
形不敗氣不衰此身能生　善多了入仙籍仙助丹工
三丹田戒住色精不下漏　筋骨壯有氣力善多能撐
戒住氣息已過不怒人過　氣平和心肺間靄如春風
戒住神不乱想淨如秋月　佛心空仙心淨聖心靜同
精氣神鍊丹工三家皈一　精越足氣越和神越灵明
用對了多暫用多暫灵驗　不灵驗是不對學的不清

不尋師混拜師師未學好　再教人糊塗話隨口懞籠
不訪友說泛話要言不問　白躭擱好歲月怎到華峯
現如今傳真詞明傳實講　縱行善病來纏能活几年
中九轉又著出萬法皈一　為的是學丹人不受糊籠
北斗經講善報也談地理　靜學丹動學善內外亨通
遇吉神管陽宅陽宅安穩　因為這陰陽宅有吉有凶
陰宅內論九星以水為斷　逢凶神管陽宅宅不安寧
人之生是何日干支為主　全在這水來處看是何星
北斗中誰管着在世一生　真正是大傻仔自誇烟仙

拜北斗求免禍先許爲善　不作惡直學到北斗顯形
或夢告或耳報皆是效驗　作惡人學此方斷不準灵
七星諱魁音斗魁字勺韻　魑音觀魁音衡魑音必同
魁音夫魑音票七星神諱　左輔星石弼星一共九星
總管着衆天星賞罰三界　誰爲善誰作惡暗中查清
陽宅內無論老無論幼小　作了惡準被着凶煞暗攻
陰宅內鬼有錯接錯加禍　不教這糊鬧鬼任意橫行
凶神班多少的妖魔精怪　全喜善全嫌惡全懂丹工

凡鍊丹吉神護吉神撥道　凶神來考不住就是不誠
誠了心如好色捨命破死　不退志極着鍊越鍊越精
周姜尚大功成凡体西去　捨空棺在空院年久聚蜂
漢張良避穀後滅秦興漢　入終南修仙道拜師赤松
劉伯溫埋石牌後人傳美　他歸山養凡体真能御風
現如今三皈一普傳普渡　誰有志學仙丹皆能有成
上等的奔大乘九族超度　中等的奔中乘三代超昇
下等的丹不明語亦不大　也能以出輪廻再不脫生

自清朝光緒君二十七年　光緒廿七年
上而君中而臣下而民庶　四月初六日
誰善多或在心或在身口
誰惡多或受戮或是情願
現世報不等着远年死後
你們這听乩訓得聞天語
四部洲吉凶神全來影辦

大惡人出大禍人不能躲
小惡人出小禍亦要圓全
勸八方化萬世如大義船
內中有真宝貝不是要訛
佛身上皆真金穩坐香蓮
無半点俗人氣真活神仙
怎麼瞧怎麼好找間無間
自頭頂到脚指胖的周全
歷点因他瘦的教人可憐

說正理不怕死包文正樣黑頭臉如五閻也在其間
赤紅臉長鬍子関聖帝樣白関平黑周倉列在兩边
香案上沉香木檀香木在香烟起直薰的渾身舒坦
古經卷有粗解也有細解新經卷有俗言也有道言
求功名求財帛求壽求後有準方真灵驗試過多年
這隻船萬宝全要麻麻有告訴你也要錢也不要錢
誰入艙如到了天堂佛果越仔細越看見無數佛仙
粗心人不小心上船觀景也看見喜善的大家樂談

北斗經這一部天理地理尽人理悦天地如撐法船
先學念次學懂再學真辦不作孽長行好能結仙緣
白晝間一切事皆有善在只要你細留神即見善端
黑夜間認本命朝拜北斗學懺悔求斗星免災消譴
學修丹細養身先學養氣養身法靡强其大覺金丹
丹書中全是些陰陽變化身以內大快活樂成金仙
作惡人不許他學此樂景妖魔怪擋的他瘋七顛七
能悔過能迁善方許添驗無志人心不定不能學全

中華民國七年新刊

北斗仙經

交邑城東泊頭鎮常存板

先賢宋熹天子序　光緒二十六年　平原李家樓

幸遇仙壇設悠哉奧妙光有形皆後育無極乃前芳
杳杳真非杳煌煌實至煌南離陽氣廣即拜一身香
天非他清陽氣也日非他純陽光也星非他光之散見
者也昔無極光天炁位道祖振先天祖師製造後天使
陽氣成天陰氣成地五行之光成日月星星共八萬四
千個配人身八萬四千毛南斗六星名魁魄魁魄魁魄魁魄
口念一諱連叩六叩共叩三十六叩以共叩三十六叩夜

爲一功求福求祿求子求孫求壽求仙凡有益之事皆
可叩求南斗總管周朝生人修丹爲善二百餘年
玉帝丹詔封長壽星君其所屬員共三萬六千餘神皆
鍊丹好善樂於救人者誰善事廣多加福廣多善事淺
小加福淺小因人而處上應天心今南斗著經以廣新
傳吾作詩以序祥光照耀遍三千南極星君煥赤天
丹訣原來傳帝道紅塵須破醉魔緣拜神各得神相助
朝斗豈無斗可憐三十六參心不亂凡身變入俗中仙

南斗仙經第一篇　光緒二十六年夏　平原城東李家樓　還鄉壇著

此壇求著南斗經　聽我細講南斗星
南斗六星魁爲首　挨次魄魁魄魁魄
自天開光明氣上升天盤　日月星號三光照耀塵寰
日陽光三界內精華所聚　送陽氣生萬靈長養世間
月陰魄純寒氣常現日對　納日光在月內夜照於天
日月外星散布天盤以上　以共是整八萬零着四千
南斗星管人生名各有賬　富與貴貧與賤個個皆全

皆因爲人之性從天下降　生在世雖迷俗仍不能刪
誰能善加福緣挨功開賞　或是貴或是富或多人緣
誰修丹求出世先得渡世　或操心或勞力或撐法船
挨丹工加清福不愁不病　渡八方超萬古志向永堅
功勞大品位高天加福報　玉皇爺高善人福額外添
倘若是鍊內丹並鍊肉體　少陰氣添陽氣病災不纏
自古來鍊丹工用好了道　能壯身能延年能通仙緣
仙丹人身全會用皆自然　總得別作惡纔能魔來纏

南斗仙經第二篇　光緒二十六年　四月初五過午　李家樓著

善大福更大惡多禍也多北斗接過錯災病灾折磨。

北斗諱共七字經中早傳　魁音斗魁音勺斗勺真詮

魑音觀魁音衡音萬不錯　魑音必魑音府音庾當然

魑音票七星諱以共七字　拜北斗念一諱七叩連叅

以共是七七數四十九叩　香表供齋戒誠心注星盤

拜北斗求免病求免禍患　誠則靈也得是普行善言

拜南斗念一諱連叩六叩　六六足以共是三十六完

多言語多辦善多思善念　求福祿求兒孫或求延年

凡增福壽增壽南斗皆管　功德多福壽大樣樣周全

老壽星他本是周朝人氏　修鍊在終南山二百餘年

妒救人好養身凡體堅固　丹詔下封壽星神居是間

星光中神修造樓台殿閣　管賬房增福神全在裡邊

今以後三皈一天人夥辦　神用人人聽神處妥塵凡

亂筆傳總包全千秋萬古　好傳論戒世人少作孽端

有高識有正氣助天傳道　到後來出了名神聖佛仙

南斗經　三

汝看看古今人那個該學　用上心就能以學的沾邊

汝看看那樣人該當戒禁　能戒住無惡衆心身緜歡

乩筆傳總包全千秋萬古　四書理五經義皆在裡邊

有高識有正氣助天傳道　到後來出了名神聖佛仙

彈其那迷俗人生忘死後　就知到痛妻子積儹銀錢

墜下罪無人替地府受罪　白費精終露傻究乎不究

古來善人能悅天　天不虧人加倍還

愚人不悟善中妙　作惡終被惡孽纏

南斗仙經第四篇　光緒二十六年　四月初六過午　李家樓訓

早知惡不饒　誰肯下陰曹　行善天堂路　自在任逍遙

從天開至地陷十二萬年　善有賞惡有罰總是一般

可嘆處精過了精變成傻　倒不如學老成常得安然

今天下大刼到男女受苦　自報自種下的許多罪愆

遭水刼或送命或是受罪　不改過難盼着不受水淹

遭旱刼不行善難獲好雨　善人多纔能以大有豐年

遭亂刼不悔過不能免禍　暗中有多少神細看心田

南斗星愛增福福的善念　斷不肯福惡人得罪上天

北斗星管灾難灾的惡譴　斷不能妄加禍隔斷善緣

或惡瘡或怪病全是自找　善的好惡不好理各當然

南北斗管生死全該禮拜　囑弟子聽神訓益壽延年

能鍊丹更能以修仙修佛　南北斗勾了賬來不入凡

誰誠心誰有望並非難事　有志向能不退越用越堅

物類中鍊好了尚成正果　何況是萬物靈性降自天

有志事竟成　誠心無不靈　古來佛仙聖　那個敢胡行

南斗仙經第五篇　光緒二十六年夏　四月初七日頭午　李家樓訓

至誠能感神　拜斗獲天恩　吃齋常好善　肉體亦仙人

口吃素氣不混濁味不添　週身上清淨樣先擋外瀆

意念內無惡氣陽光漸長　常叩拜發眞心神也喜歡

增食祿飲食倍肚腹無病　五臟安六腑和四肢舒坦

增衣祿身康健氣血順適　不生瘡不得病儼然神仙

增財祿運財神晝夜不斷　凡花費該多少永不艱難

增福祿伺候的所用不缺　神頭備早安排各樣周全

增壽祿益神智兼壯筋骨　貌舒展心靈明老年童顏

增人祿誰相近有神護佑　不缺吃不缺用大家歡然

增神祿護法的越換越好　能助道能助善能助銀錢

地下鬼背地裡常來護庇　爲的是助善人喜悅蒼天

天上神滿空中常往下看　也願欲助善人多種善緣

妙中妙凡間人猜摹不透　就知到行好的天暗保全

到脫殼朝玉帝拔功授爵　千萬世件上帝普渡愚頑

舉家的男合女皆出苦海　封三代超九族誥登仙盤

2138602

ZW 21101000727253

一起頭離不了持齋戒惡　求神佑指明路脫俗入仙
誰誠心誰得福神皆有報　丹工密善功圓能到光天

一部南斗經　乩傳世間聽　廣勸男台女大家上蓬瀛

關聖帝君南斗跋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初七過午　李家樓訓

自清升爲天、卽光凝成日。晚納陽光爲月、影含陽光成星。五斗煥於五方、九曜明於九地。各有神管、並非虛懸。獨南斗管生、求長生者、着意北斗管死、欲不死者留心。蓋脫鬼籍、得入仙班。則不降生、卽不病死。然世人迷於

名利泥於妻子。但顧生前、不管死後。亦知死不能免、偏忘生不能長。勸以爲善必昌、不暇爲也。警以作惡必殃、不思避也。卒至身傾性離。輪廻形換。不知回頭、回肯念。何其愚哉。今南斗著經、君來作跋。

天地人爲三才也。而人可質天地日月星爲三光也。而日能明月星東斗三星西斗四星中斗五星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各有所管。獨南斗管人性之生。凡生於世者皆在南斗賬中。今乩筆渤世使人與天通明。神家所辦

皆賞善罰惡。善者福之、惡者禍之。無二致也。今平原縣東李家樓內、新著南斗真經。指人求福之路。有能行者、上等也。有能講者中等也。有能誦者、末等也。吾逐查空虛天於人最近。誰立善功、吾必佑之。誰作惡孽、吾必罰之。仍吾好善憎惡之性。盡吾福善禍惡之心。焚香焚表、獻茶獻供、隨其意之所爲。酌以理之所當。增福增壽添子添孫。神不詎人。人莫疑神。不靈由於不誠。多魔由於多惡。省躬覓愧、猶是自是。爲善自誇、仍非知非。孔子曰、

可無大過。還得學易。孟子云、君如彼何、強善而已。聖賢不自恃汝等思之。

皈一全憑乩筆傳。深深淺淺各細言。善到頂好覺善少桓侯大帝張飛訓　南斗經跋完。

行入妙境如撐船　能得福。總得換心田。　聽我說要言。求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藏外道书　　22
作者=
页数=892
SS号=10482176
出版日期=